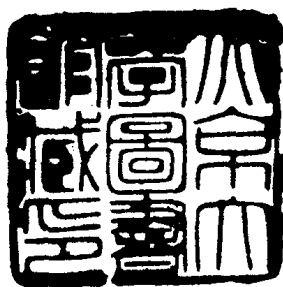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一五九冊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9 787533 304782 >

787/03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一五九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9.12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一五九冊目次

子部·雜家類

權衡一書四十一卷

〔清〕王植撰

武漢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元年崇雅堂刻本

.....一

權衡一書四十一卷

〔清〕王植撰

武漢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元年崇雅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權衡一書四十一卷》提要

書意

昔人有作書曰論衡又有曰權衡論者余初其說之及讀其書猶惜其一家私言非能有以盡事理之變而亦未探其本也夫人生事物之來紛投沓至且有時不及瞬心有時不及謀非酌輕劑重一一稱平而出之則失之累黍謬以鈞石近或集警於乃躬遠且貽災於民世經曰可與立未可與權傳曰天下之事猶持衡此聖賢之學所必以稱物平施爲至也余以爲天下古今之故萬有不齊理則一而已然不極萬事之曠無以觀理不參伍錯綜于古今之變無以揆事事與理在髣髴影

權衡一書

響之間則亦何以使輕重不爽而銖兩之悉稱哉夫記稱屬辭比事春秋之教而先儒以爲制事之權衡者亦必曰春秋然則聖人與權持衡之書固莫善於手所筆削之春秋乎嗣是代有史人有作上之遺言往行美不勝摻次而野錄稗官議可兼採至於時勢所值淺深異趣人有不必盡醇事有不必皆馴而博觀約取舍短用長則舉古今來所爲折難明之理應難處之事燭難察之幾發未聞之論者無一不見春秋之大義而事理之權衡亦於是乎畧備矣余嘗檢箇中所有擇其有闡事理之實足資識守而裨身心者托始于裴麟之經而每

通乎古今之故以爲權衡之一書焉視仲任所謂銓輕重之言立真偽之平老泉所謂于此爲銖于此爲石者以今較昔誠未知其何如而矻矻孜孜求什一千千百余之用力亦少勤矣嗚呼二酉四庫代有聞人然以上蔡之博聞強記不免玩物喪志之譏更如明道之泛濫百家未若返求六經之益使但合兩分銖逐物求稱而聞聞見見罔知鏡已則殉物之累其與坐馳者幾何此余於仁敬兩言所先取以立權衡之準用挈春秋之綱領也哉至于年世可紀者詳之不盡知者闕之書之不能追其原始者隨所見註之亦竊附於郭公夏五之義

權衡一書

書意

二

焉爾乾隆元年六月六日深澤王植書于粵秀書院

例言

理緣事而義異猶天賦物而形殊非秉理以燭幾卽乖窮理之學不隨事以求理終難制事之才是以盱古鏡今因常盡變卽事林之疎漏可指而理城之闔塹已周

六籍皆爲載道之文麟經獨有刪書之義蓋事理之林卽權衡之樞也不明春秋之義者學雖博不適于用守雖正不通于權故屬辭比事必履端于此

莊言可錄也諧言亦可並錄端人可取也僉人亦可節取正書可收也他書亦可兼收蓋衆美所會如採玉

權衡一書

例言

三

于崑岡一善足存若揀香于樹岡惟欲能擇皆足我師

紀懿行者貴紀其立德之實錄豐功者必錄其經世之模非是皆空言也旣稱其識必超人之遠見如取其議必特出之微言非是皆浮詭也事惟求其所以然學乃歸于有實用

敘事以時代爲先後同時以年月見初終間以類從仍分世次焉夫人人我我豈必相謀而開始之智足以型今繼起之英時能合古以此見人性之咸備亦可識天理之常存

道學經濟之言前人各有成編襲舊搜述滋爲贅矣提要綱英期于自得則人不必著其終始事不必晰其本末言不必罄其端委別求淹通自在宏博之業纂述陳編不紀所出甚則懷人爲我卑哉陋矣然考盲左腐遷所撰成時與古史遺經相表裏呂覽說苑而下互見錯出尤多欲追厥始不綦難乎但從所見爲緣起不敢以弁陋自欺亦不欲以旁摻費日也古今雅士通人時具錦心玉唾而學不扼要僅屬綺語支詞理非近思難免玩物喪志此賢關之樞鍵歸于求仁而聖域之家珍莫如主敬也以此爲書筭鎖鑰權衡一書

庶知滌慮忧心不至入耳出口

聖朝得統之正遠軼前古盛德鴻烈無蠟不兼紀事纂言曷加于此然傳聞之語恐或以訛爲真紀載之餘不免舉一漏百私史失實敢不是戒乎倘得與讀秘府之編獲以楊花文明之盛志焉未逮中心藏之

耄齡授書卽喜紀錄每得前賢懿事樂爲座右良箴久而所收漸多遂復其奇難棄非欲與博物家闕珍積也一二愚見附入者亦云疑義與質寧有奇文可欣凡在同人必能諒我

權衡一書

例言

四

編目

求仁	聖賢言仁 先儒言仁
主敬	持敬 存養 省察
稽古	論經傳 論史鑑
訂訛	理之近似 事之失實 言之匪倫 書之賡作 物之僞傳
論世	論歷代之君 論歷代之臣
經國	開國大猷 馭世大權
審權	臨御大體 救時遠畧 君父兩難之事 恩義輕重之衡
權衡一書	處世權宜之道 前哲論權之義
目錄	五
正學	善教 善學 實學 文學
崇識	所見之大 所慮者遠
啟悟	燭遠 先見 知人
修辭	慎言之道 立言之體 言語之妙
審變	審處之道 應變之畧 辨事之才
致果	斷人所難決 威已所必行
弘謨	服遠之宜 折敵之謀 詰盜之法
枚亂	弭變之畧 定亂之才

量入

出身之正 難進之節

退休之勇 潔已之行

篤契

忠義 納諫 盡禮 剛直 貞烈

飭治

撫字 教誨 幹畧 官箴

貞守

守正不阿 守志不屈 守身不亂

明義

大義之明 慷慨之節 意氣之豪

砥廉

清約之德 辭受之節

自奉之儉 嗜好之淡

用諫

直諫 婉諫 諷諫 納諫

慎獄

體欽恤之意 審寬嚴之宜

權衡一書

目錄

六

折難斷之獄 詰難窮之奸

雪難白之冤

敦厚

報德 隱惡 救過 成美 忘已

裕量

恩怨不校 寵辱不驚 喜愠不形

造次不亂 才華不露 改過不吝

治家

事親 教子 嚴宗 定嗣

友恭之誼 倡隨之道

篤親

宗族 外親 鄉鄰 僕從

慎交

朋友之交 寅協之誼 朋黨之論

肅神

神祇 聖賢 祖宗

應天

災服之變 祥瑞之徵 辰象之學

辨妄

辨淫祀之非 明神效之妄

祛詐偽之端 正異教之失

任官

擢薦之公 選舉之道 建官之制

察吏之法 用人之當 流品之清

足民

井地之遺 田賦之法

重農之事 輸將之義

恤荒

積貯 賑救

因地

都城 險要 興築

詰戎

軍制 陣伍 邊政 屯牧 逸計

權衡一書

目錄

七

制勝

料敵 謀畧 慎重

肆應 仁義 用間

擇術

曆法 星卜 堪輿

相術 五行

樹型

后妃 賢母

成教

婦德 婦才 婦節

右大目四十細目一百四十有九每大目一爲一

卷惟制勝分爲上下共四十一卷

權衡一書卷一

求仁 目二

聖賢言仁

深澤子輯錄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論○朱子曰仁者本心之全德禮者天理之節文也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爲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此章乃傳授心

權衡一書

求仁

法切要之言故惟顏子得聞之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程子曰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惟謹獨便是守之之法或問出門使民之時如此可也未出門使民之時如何曰此儼若思時也有諸中而後見於外觀其出門使民之時其敬如此則前乎此者敬可知矣非因出門使民然後有此敬也

權衡一書

求仁

二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訥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訥乎○朱子曰仁者心存而不放故其言若有所忍而不易發蓋其德之一端也夫子以牛多言而蹠故告之以此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樊遲問仁子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智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措諸枉能使枉者直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程子曰醫書以手足痿痺爲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已也認得爲已何所不至若不屬已自與已不相干如手足之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已故博施濟衆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

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

憲問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朱子曰：「仁則天理渾然自無四者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之也。」人條○植按：以上皆答門人之問，仁也。仁一而已，何以問同而答異？蓋仁之渾淪圓足，充滿洋溢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而人各隨所見，無非是物焉。江之流者，此也；湖之渟者，此也；河之渾灝潭之清泓者，此也。卽一沼一沚之具體而微，亦無非此也。諸賢所詣，淺深不同，自經聖人爲之指示，則皆可會於渾淪圓足，充滿洋溢之本體。

權衡一書

求仁

三

不必同而無不同。卽推之若齊王之愛一牛，而以爲仁之術，惻隱之心，人皆有之，而以爲仁之端，于此見仁之至大，無人不可見，無人不可爲，挹之以自滋，引之以潤物，無適而不可也。譬若鑿井得泉，爲水無多，而曰水不在是，豈理也哉？故曰：「仁者人也，我欲仁，斯仁至矣。」其斯之謂歟。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楊氏曰：此三人者，各得其本心，故同謂之仁。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朱子曰：管仲雖未得爲仁人，而其利澤及人，則有仁之功矣。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

權衡一書

求仁

四

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朱子曰：愚聞之師曰：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今以是而觀二子之事，雖其制行之高，若不可及，然皆未有以見其必當于理，而真無私心也。今以他書考之，文子之相楚，所謀者無非僭王猾夏之事。文子之事齊，既失正君討賊之義，又不數歲而復反於齊焉，則其不仁亦可見矣。四條

○植按：此皆論古人之仁也。微箕子之去與奴比干之死，夷齊之逃，皆各得其心之所安，理之所極，後世無以易之矣。若管仲之功及門所羞稱，而聖人亦亟許之，曰：「如其仁。」此又見聖人之言仁，重本體，未嘗不重。

事功官仲之處已先不能去不能死其輔子糾以爭國也亦焉肯讓而逃律以微箕夷齊之行必非其所能爲然而夫子許之且亟許之仁固以及物爲大也他日子貢以博施濟衆爲仁而子曰何事于仁正謂施濟之難不若欲立立人欲達達人之盡人可勉而爲豈謂此非仁之道而別有所爲仁哉至于三仕三已違而去之疑亦近於微箕之事乃但許以忠清而不許其仁此朱子謂未必皆當理而果無私心者也再觀朱子所云三仕三已已獨自底管仲出來畢竟是做得仁之功一條見先儒則聖人之所取于仁之言仁

權衡一書

求仁

五

事者可識矣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張子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自已過此幾非在我者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亦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二條論語○植按此論及門之仁也所謂不

知者豈夫子之于諸賢真不能知哉正以或出或入不能如顏子之三月不違其存亡有不可必者即日月至焉之意也此外及門之論仁如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堂堂乎張也雖與並爲仁矣可知諸賢之業在爲仁諸賢之相與切磋無非同事于仁特所造有淺深耳至于難能堂堂之語又與切問近思剛毅木訥各章相爲發明

權衡一書

求仁

六

論語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又曰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又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植按此皆言仁者之事也仁者盡性性定而情自正仁者無欲無欲而氣自伸仁者盡道道在而生死不足計也大學傳惟仁人放流之逆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惟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也孟子曰仁者無敵勇之謂也殺身成仁則比于諫而死亦其一矣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又曰剛毅木訥近仁○楊氏曰剛毅則不屈于物欲木訥則不至于外馳故近仁
又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植按此三條言近仁之事也巧言令色鮮矣仁剛毅木訥

近仁反正相足。而子夏所謂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仁在其中者。又與夫子之言相發明也。再按中庸一書。脈絡貫通。人皆知之。至通一書而實尋工夫入手處。鮮能言之者。余嘗舉似諸生。三達德爲入道之門。既以舜顏子路之事明之。而三達德從何入手。久而未有復者。余謂其義在夫子好學力行知耻之三言。故朱子于第十一章之下。特註一語曰。見第二十章。此先儒融會貫通。切已體認。指出入德之途。以示人而讀者。僅以閒言略之。並不思此語因何註入。然則欲于記誦詞章中求善讀書人。正亦談何容易。

權衡一書

求仁

七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以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以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又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上。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又曰。當仁不讓於師。

又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又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又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六條論語
○植按此皆勉人爲仁之語也。欲仁而仁至。志仁即無惡。用力于仁。即無不足。仁何其易也。然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君子去仁。惡乎成名。仁又何其難也。故當仁不讓於師。而甘於爲小人。則無復可望於仁矣。聖人之言。反復諄至。前後相足。他日又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蓋聖人之心。如天焉。無一息不流行。亦無一息不生物也。於此正可觀聖人之仁。

權衡一書

求仁

八

子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論語○植按此又言徒仁之蔽也。然則何以破愚。曰。好學。學何所好。曰。莫大乎春秋。學春秋。則能權能權。則智足。以善仁之行。義足以盡仁之宜。因事衡理。而歸于一。是夫何蔽之有。余常以春秋一書爲仁之至。知言者想不以爲誣也。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謝氏曰。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非有所存而自不亡。非有所理而自不亂。如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也。知者謂之有所見。則可謂之有所得。則未可有所存。斯不亡。有所理。斯不亂。未能無

意也。安仁則一利仁則二。

又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

又曰。智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又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

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

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四條論語

孔子告哀公曰。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

仁。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

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朱子曰。仁者天地生物之

九

權衡一書

求仁

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人指人身而

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深體味之。可

見。庸。○植按。仁者安仁二條。兼言仁智。餘仁智兼言

勇。或仁智兼言禮。而為政在人一條。即又兼言仁義

禮。也是開孟子言仁義禮智之端。為後儒言五性之

始。然孔子言仁之處。禮記所載尤多。如表記取數多

者。仁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厚於仁者。薄於義。親而

不尊。厚於義者。薄於仁。尊而不親。禮運義者。仁之節

也。仁者義之本也。雖未必盡出于夫子。要皆言之粹

者。至易文言。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

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又實孟子所本以論四

德之旨。此孔子所以師表萬世也。

有子曰。其為仁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

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

者。其為仁之本與。○或問孝弟為仁之本。此是由孝

弟可以至仁否。程子曰。非也。謂行仁自孝弟始。孝弟

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

可。蓋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之中。只有箇仁義禮

智四者而已。曷嘗有孝弟來。然仁主於愛。愛莫大於

愛親。故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朱子曰。仁者愛

之理。心之德也。論語○植按。此及門言仁之最親切者。

孟子言親親仁民愛物。正與此相足。故先儒發明此

章有三坎之說。嘗有問於余曰。孝弟為仁之本。義禮

智之本何在。亦可分為三坎乎。予甚奇其問。以為非

但為章句之學者也。因而思之。仁之為德。實統義禮

智之三者。親親仁民愛物。皆仁也。其必先親而後及

民物。即所以為義也。其於此而品節之。即禮。其知此

而不紊于施。即智也。觀孟子仁之實一章。可見若于

孝弟之外。別求一義。禮智之本。于親與民物之外。別

求一義。禮智之三坎。則是四德各為一理。不相貫攝。

權衡一書

求仁

十

而支離牽合之說必有務奇而反以害道者。以是答問者之意。不知以為何如。○又按本朝大學士李光地榕村講授云。辛未進士張長史。言西銘有一橫一直之理。直上是父母。橫去便是兄弟。直上是祖宗。橫去便是族姓。直上是天地。橫去便是民胞物與。因其橫出兩旁者。皆與我自直上生來。必須究到上頭。方纔免得兩邊住。故人能以父母之心為心。未有不能愛其兄弟者。也能以祖宗之心為心。未有不能收其族姓者。也能以天地之心為心。未有不能仁及民物者也。按此三橫三直之理。與三坎之說是相發明。

權衡一書

求仁

十二

亦言仁者所宜知也。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論語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又曰。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

又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

求仁莫近焉。孟子三條。○植按。萬物皆備。即仁也。所謂兼

四端統萬善者是也。誠者。實有此皆備之仁。非仁外

有誠也。強恕而行。求仁莫近。即夫子言能近取譬為

仁之方之意。

又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民而愛物。○植按。上六條皆專言仁也。有子子夏之言。至為親切。至孟子而厥旨大暢矣。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朱子曰。仁者心之德。程子所謂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是也。然但謂之仁。則人不知其切于己。故反而名之曰人心。則可以見其為此身酬酢萬變之主。而不可須臾失矣。

王子塾問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謂尚志。曰。仁義

權衡一書

求仁

十三

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

又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于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

為。達之于其所為。義也。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

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植按。仁義二字。是孟子一生本領。故一見惠王。即以

仁義為言。蓋孔門雖兼言義。而學歸于求仁。孟子雖

有專言仁。而開口常兼言仁義。此聖賢各有實得之

處無取相襲後儒勦舊說而無心獲之趣則談心談理不過只作做文字一類真儒之所以難得也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舞之

又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

權衡一書

求仁

三

其聲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朱子曰天地以生物爲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然物欲害之存焉者寡故不能察識而推之政事之間惟聖人全體此心隨感而應故其所行無非不忍人之政

又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

又曰智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爲務堯舜之智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孟子曰○植按張南軒嘗類聚論語中言仁處爲一編名曰洙泗言仁錄○今按程伊川與門人言仁曰在諸公自思之將聖賢所言仁處類聚觀之體認出來朱子曰類聚孔孟言仁處以求夫仁之說程子爲人之意可謂深切然專一如此用功

權衡一書

求仁

四

却恐不免長欲速好徑之心滋入耳出口之弊亦不可不察也又答張南軒云謂類聚言仁亦恐有病者正爲近日學者厭煩就簡避迂求捷若又更爲此以導之恐益長其計獲欲速之心耳然却不思所類諸說其中下學上達之方蓋已無所不具苟能深玩而力行之則又安有此弊愚謂仁者萬善之總會所性之本源所謂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各得以爲心者也故其發之最先莫切於身所從生之一本而推其量之大則仁民愛物無一物不獲其所而始盡焉造乎其極必至于渾然天理流行無一毫人欲之私而究

其實卽在持已與人日用作止語默之間切已反求以復其所性之初而萬理之原萬事之本卽已在我孔孟之學所以必以求仁爲先者此也使後之學者不知仁之體段氣象爲何如功夫切要爲何如其爲弊也或流于泛濫支離而不得其要或偏于小善曲行而不識其真誠恐大原既差終生皆悞此程子所欲人類聚觀之而南軒所以有洙泗言仁之錄也然或因此而略觀大意不復隨處體認實求諸已則欲速捷獲之心不免入耳出口勦襲貌取之慮適以導其不仁而已此又朱子切示學人之深意所爲善體

權衡一書

求仁

五

伊川之指者吾人有志於學所當深察乎此

先儒言仁

朱明道程子曰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

又曰周茂叔窓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子厚觀鵝鳴亦謂如此

又曰觀天地生物氣象遺書三條

伊川程子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易傳

又曰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

權衡一書

求仁

六

問仁與心何異曰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陽氣發處乃情也

又曰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公只是仁之理不可將公便喚做仁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只爲公則物我兼照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也

問仁曰此在諸公自思之將聖賢所言仁處類聚觀之體認出來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後人遂以愛爲仁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爲仁孟子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既曰仁之端則不可便謂之仁退之

言博愛之謂仁。非也。仁者固博愛。然便以博愛爲仁。則不可。

又曰。義訓宜。禮訓別。智訓知。仁當何訓。說者謂訓覺。訓人皆非也。當合孔孟言仁處。大槩研窮之。二三歲得之。未晚也。五條遺書

程子又曰。觀物于靜中。皆有春意。切脉最可體仁。

又曰。觀雞雛。此可觀仁。性理二條

朱子仁說曰。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爲心者也。故語心之德。雖其總攝貫通無所不備。然一言以蔽之。則曰仁而已矣。請試

權衡一書

求仁

七

詳之。蓋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貞。而元無不統。其運行焉。則爲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氣。無所不通。故人之爲心。其德亦有四。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包。其發用焉。則爲愛恭宜別之情。而惻隱之心。無所不貫。故論天地之心者。則曰乾元坤元。則四德之體用。不待悉數。而足論人心之妙者。則曰仁人心也。則四德之體用。亦不待遍舉。而該蓋仁之爲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卽物而在。情之未發。而此體已具。情之既發。而其用不窮。誠能體而存之。則衆善之原。百行之本。莫不在是。此孔門之教。所以必使學者汲汲于

權衡一書

求仁

六

求仁也。其言有曰。克己復禮爲仁。言能克去己私。復乎天理。則此心之體無不在。而此心之用無不行也。又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則亦所以存此心也。又曰。事親孝。事兄弟。及物恕。則亦所以行此心也。又曰。求仁得仁。則以讓國而逃。諫伐而餓。爲能不失乎此心也。又曰。殺身成仁。則以欲甚于生。惡甚于死。而能不害乎此心也。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則塊然生物之心。在人則溫然愛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貫四端者也。或曰。若子之言。則程子所謂愛情仁性。不可以愛爲仁者。非與。曰。不然。程子之所詞。以愛之發而名仁者也。吾之所論。以愛之理而名仁者也。蓋所謂情性者。雖其分域之不同。然其脉絡之通。各有攸屬者。則曷嘗判然離絕。而不相管哉。吾方病夫學者。論程子之言。而不求其意。遂至於判然離愛而言仁。故特論此。以發明其遺意。而子顧以爲異乎。程子之說。不亦誤哉。或曰。程氏之徒。言仁多矣。蓋有謂愛非仁。而以萬物與我爲一。爲仁之體者矣。楊龜山亦有謂愛非仁。而以心有知覺。釋仁之名者矣。謝上蔡今子之言。若是然。則彼皆非歟。曰。彼謂物我爲一者。可以見仁之無不愛矣。而非仁之所以爲體之真也。彼謂心有知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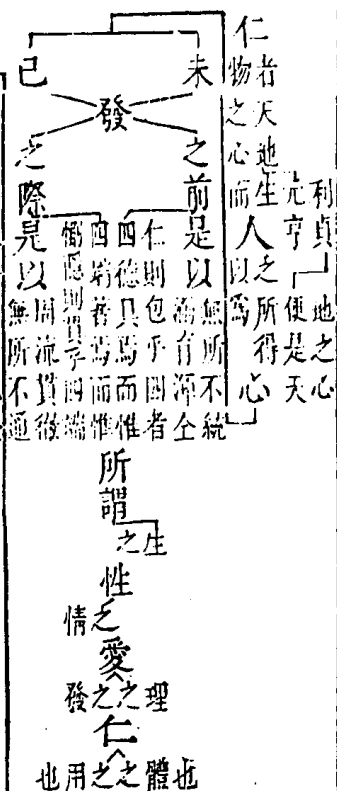
者可以見仁之也。平智矣。而非仁之所以得名之實也。觀孔子答子貢博施濟衆之間。與程子所謂覺不可以訓仁者。則可見矣。予尚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抑凡言同體者。使人含糊昏緩。而無警切之功。其弊或至于認物爲己者有之矣。專言知覺者。使人張皇追躁。而無沉潛之味。其弊或至于認欲爲理者有之矣。一忘一助。二者蓋胥失之。而知覺之云者。于聖門所示樂山能守之氣象。尤不相似。予尚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因并記其語作仁說。文集

仁說圖 性理

權衡一書

求仁

九



又曰。百行萬善。固足都合着力。然如何件件去理會得。
孝弟其用也。知覺之事。
克己復禮爲仁也。仁則愛。
公者所以體仁也。仁則愛。
偏言則未發是體已發是用。
克己復禮爲仁也。仁則愛。

百行萬善總于五常。五常又總于仁。所以孔孟只教人求仁。求仁只是主敬。求放心。若能如此。道理便在這裏。

又曰。今日要識得仁之意。思是如何。聖賢說仁處最多。那邊如彼說。這邊如此說。文義各不同。看得箇意思。定了。將聖賢星散說底。體看處。處皆是。這意思。初不相背。始得集注說。愛之理。心之德。愛是惻隱。惻隱是情。其理則謂之仁。心之德。德又只是愛。謂之心之德。却是愛之本柄。要識仁之意思。是一箇渾然溫和不氣。其氣則天地陽春之氣。其理則天地生物之心。今

權衡一書

求仁

子

只就人身已上看。有這意思。是如何。纔有這意思。便自恁地好。將此意看聖賢許多說仁處。都只是這意思。這不是待人旋安排。自是合下都是箇渾全流行物。事此意思。纔無私意間隔。便自見得人與己一物與己一公道。自流行看孔門弟子所問。都只是問做工夫。若是仁之體段意思也。各自自理會得了。今却是這箇未曾理會得。如何說得做工夫。且如程先生云。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上云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恰似有一箇小小底仁。有一箇大大底仁。偏言則一事。是小小底仁。只做得得仁之一事。專言則包四

者。是大大底仁。又是包得禮義智底。然仁只是一箇。雖是偏言。那許多道理也。都在裏面。雖是專言。那許多道理也。都在裏面。如春是生物之時。到夏秋冬也。只是這氣流注去。但春則是方始生榮意思。到夏便是結裏定了。是這生意到後逐漸老了。

問程子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見持如何。以此便謂仁曰。亦是仁也。若能到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處。皆可謂之仁。如博學篤志。切問近思。能如是。則仁亦在其中。如克己復禮。亦是仁。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亦是仁。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亦是仁。看從那

禮一書

求仁

主

路入但從一路入。做到極處皆是仁。又曰。仁者愛之理。是將仁來分作四段看。仁便是愛之理。至于愛人愛物皆是此理。義便是宜之理。禮便是恭敬之理。智便是分別是非之理。理不可見。因其愛與宜恭敬與是非。而知有仁義禮智之理在其中。乃所謂心之德。仁能包四者。所謂保合太和是也。仁是箇生理。若是不仁便死了。人未嘗不仁。只是爲私欲所昏。才克己復禮。仁依舊在。汪正甫問。三仕三已。不爲仁。管仲又却稱仁。是如何。曰。三仕三已是獨自底。管仲出來畢竟是做。得仁之功。且如一箇人坐亡立

化有一箇人仗義死節。畢竟還仗義死節底。是坐亡立化。濟得甚事。晏亞夫問。殺身成仁。求生害仁。曰。求生畢竟是心不安理。當死即得殺身。身雖死而理即在。四條

陳安卿問。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所得以爲心者。其體則通天地而貫萬物。其理則包四端而統萬善。蓋專一心之全德。而爲性情之主。卽所謂乾坤之元者也。故於此語。其名義則以其冲融涵育溫粹渾厚常生生而不死。因謂之仁。人惟已私蔽之。是以生道息而天理隔。人之所以體夫仁者。必此身私欲淨盡。廓

禮一書

求仁

主

然無以蔽其所得。天地生物之體。其中真誠懇惻。藹然萬物之春意。常存徹表徹裏。徹巨徹細。徹始徹終。渾是天理流行。無一處不匝。無一事不到。無一息不貫。于一元之氣。流行無間。斷乃可以當渾然之全體。而無愧若一處稍有病痛。一微細事照管不到。一項刻稍有間斷。則此意便私。私意行而生道息。理便不流通。便是頑麻絕愛處。烏得渾全是仁。如人之一身。渾是血氣周流。便是純無病人。纔一指血脉不到。便是頑麻不仁處。顏子三月不違仁。三月之後。則微有少違。然當下便覺融化。依然復不見其違焉。竊意三

月之內渾是中心安仁底氣象。三月之後便是勉而中。否曰中後又不須勉。但久則又不免于有違耳。歐陽希遜問觀孔子言仁如告顏子以克己復禮。所以爲仁之機。殆若發露而無餘蘊。至孟子論仁。雖嘗指人心而言。然其意使人自惻隱之心推之。要其指歸多主于愛之一辭。雖所以指示于人者。豈不精切而確實。然不似聖人之言仁。廣大渾全。而使人自得于精思力行之餘也。意者孟子適當夫好戰嗜殺人之時。爲救焚拯溺之計。不可不自夫受病之所而藥之歟。曰惻隱之類。程子所謂偏言之也。克己之類。所謂

權衡一書

求仁

重

專言之也。然卽此一事。便包四者。蓋亦非二物也。不可謂孟子之言。不如孔子之周遍。孟子亦有專言之者。如仁人心是也。孔子亦有偏言之者。愛人是也。又謂孟子以世人好殺而言惻隱。尤非也。孔子雖不以義對仁。然每以智對仁。更宜思之。二條周明作問仁曰。聖賢說話有說自然道理處。如仁人心是也。有說做工處。如克己復禮是也。語類程瑛請曰。論語多是說仁。孟子却兼說仁義。意者夫子說元氣。孟子說陰陽。仁恐是體。義恐是用。先生曰。孔孟之言。有同有異。固所當講。然今日當理會何者爲

仁。何者爲義。曉此兩字義理分明。方於自己分上。用力處。然後孔孟之言。有同異處。可得而論。且道如何說箇仁義二字。大凡天之生物。各付一性。性非有物。只是一箇道理之在我者耳。故性之所以爲體。只是仁義禮智信五字。天下道理不出於此。韓文公云。人之所以爲性者五。其說最爲得之。五者之中。所謂信者。是箇真實無妄底道理。如仁義禮智。皆真實而無妄者也。故信字更不須說。只仁義禮智四字於中。各有分別。不可不辨。蓋仁則是箇溫慈愛底道理。義則是箇斷制裁割底道理。禮則是箇恭敬節節底

權衡一書

求仁

重

道理。智則是箇分別是非底道理。凡此四者。具于人心。乃是性之本體。方其未發。漠然無形象之可見。及其發而爲用。則仁者爲惻隱。義者爲羞惡。禮者爲恭敬。智者爲是非。隨事發見。各有苗脉。不相殺亂。所謂情也。故孟子言四端。謂之端者。猶有物在中。而不可見。必因其端緒發見于外。然後可得而尋也。蓋一心之中。仁義禮智各有界限。而其性情體用。又自各有分別。須是見得分明。然後就此四者之中。又自見得仁義兩字。是箇大界限。如天地造化。四序流行。而其實不過于一陰一陽而已。于此見得分明。然後就此

又自見得仁字。是箇生底意思。通貫周流于四者之中。仁固仁之本體也。義則仁之斷制也。禮則仁之節文也。智則仁之分別也。正如春之生氣貫徹四時。春則生之生也。夏則生之長也。秋則生之收也。冬則生之藏也。故程子謂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正謂此也。孔子只言仁。以其專言者言之也。故但言仁。而仁義禮智皆在其中。孟子兼言義。以其偏言者言之也。然亦不是。于孔子所言之外。添入一義字。但于一理之中。分別出來耳。其又兼言禮智。亦是如此。蓋禮又是仁之著。智又是義之藏。

權衡一書

求仁

重

而仁之一字。未嘗不流行乎四者之中也。若論體用。亦有兩說。蓋以仁存于心。而義形于外言之。則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而以仁義相為體用。若以仁對惻隱。義對羞惡而言。則就其一理之中。又以未發已發。相為體用。若認得熟。看得透。則玲瓏穿穴。縱橫顛倒。無處不通。而日用之間。行著習察。無不是着工夫處矣。

右于重問仁者。心有知覺。謂知覺為仁。則不可知覺。却屬智也。理一而分殊。愛有差等。殊與差等。品節之却屬禮施之無不得宜。却屬義也。禮也智也。皆仁也。

惟仁可以包夫三者。然所以得名各有界分。須索分別。不然混雜為一。孰為仁。孰為義。孰為智。曰仁字之說。甚善。要之須將仁義禮智作一處看。交相參照。方見疆界分明。而疆界分明之中。却自有貫通總攝處。是乃所謂仁包四者之實也。近年學者專說仁字。而于三者不復致思。所以含糊溟滓。動以仁包四者為言。而實不識其所以包四者之果何物也。今得尊兄精思明辨。如此。學者益有賴矣。二條文集又曰。仁是根。惻隱是萌芽。親親仁民愛物。便是推廣到枝葉處。

權衡一書

求仁

重

問謝顯道初見明道。自負該博。史書盡卷。不遺一字。明道曰。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謝聞此言。汗流浹背。而發赤。明道曰。卽此是惻隱之心。夫為師問所折難。而愧形于顏色。與惻隱之心。似不相屬。明道乃云。爾者何也。曰。此問却要商量。且何不曰羞惡之心。而謂之惻隱之心。只是謝顯道聞明道之言。動一動。為他聞言而動。便是好處。却不可言學者必欲其動。且如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不是四件物。合下都有。觸其一。則心皆隨之。言惻隱之心。則羞惡辭遜。是非在其中矣。二條語類

答何叔京曰。仁無不統。故惻隱無不通。此正是體用不相離之妙。若仁無不統而惻隱有不通。則體大用小。體圓用偏矣。觀謝子爲程子所難。直得而赤汗下。是乃所謂羞惡之心者。而程子指之曰。只此便是惻隱之心。則可見矣。集○植按以上十三條。皆朱子所以發明孔孟言仁之指。而仁之體段言之。異同學之實功。皆在其中矣。亦宜類聚觀之以詳說而反約。

權衡一書

求仁

毛

廣便看不見得何處是仁。
又曰。易言乾元資始。坤元資生。元者天地生物之端倪也。元者生意。在亨則生意之長。在利則生意之遂。在貞則生意之成。若言仁便是這意思。仁本生意。乃惻隱之心也。苟傷着這生意。則惻隱之心便發。若羞惡也是仁。去那義上發。若辭遜也是仁。去那禮上發。若是非也是仁。去那智上發。若不仁之人。安得更更有義禮智。二條語類
又曰。仁流行到那田地時。義處便成義。禮智處便成禮智。且如萬物收藏。何嘗休了。都有生意在裡面。如殺

種桃仁杏仁之類。種着便生。不是死物。所以名之曰仁。見得都是生意。語類○植按悅心集真德秀曰。凡天下至微之物。皆有箇心。發生皆從此出。緣是稟受之初。皆得天地發生之心。以爲心。故其心無不能發生者。一物有一心。自心中發出生意。又成無限物。且如蓮實之中。有所謂公荷者。便儼然如一根之荷。他物亦莫不如是。故上蔡謝氏論仁。以桃仁杏仁比之。謂其中有生意。才種便生。故也。惟人受中以來。全具天地之理。今爲學之要。須要常存此心。平居省察。覺得胸中盎然有慈祥和厚之意。此卽所謂仁也。便當存

權衡一書

求仁

吳

之養之使之不失。則萬善皆從此而生。又明葉子奇云。草木一根。莖之微。而色香臭味花實。枝葉無不具于一仁之中。及其再生。一一相肖。此造物所以顯諸仁而藏諸用也。此二條發明穀種桃仁之理。至爲詳盡。
又曰。公而以人體之此一句。本微有病。然若真箇曉得。方知這一句說得好。所以程先生又曰。公近仁。蓋這箇仁。便在這入字上。你元自有這仁。合下便帶得來。只爲不公。所以蔽塞了。不出來。若能公仁。便流行譬如溝中水。被沙土捲報壅塞了。故水不流。若能撥去

沙土。輒輒。水便流矣。又非是去外而別。擡水來放溝中。是溝中元有此水。如克已復禮爲仁。所謂克已復禮者。去其私而已矣。能去其私。則天理便自流行。不是克已了。又別討箇天理來。放在裡面也。故曰。公近仁。仁之發處。自是愛。恕是推。那愛底。若不是恕去推。那愛也不能及物。也不能親親。仁民愛物。只是自愛而已。若裡面元無那愛。又推箇甚麼。如開溝相似。若裡面元無此水。如何會開着便有水。若不是去開溝。縱有此水。也如何得他流出來。愛水也。開之者。恕也。陳淳問。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施與用。何以別。曰。施

問程門以知覺言仁。克齋記乃不取何也。曰。仁離愛不得。上蔡諸公。不把愛做仁。他見伊川言。博愛非仁也。仁是性。愛是情。伊川也不是道。愛不是仁。若當初有人會問。必說道。愛是仁之情。仁是愛之性。如此方分曉。情門人只顧那意。便專以知覺言之。于愛之說若

將免焉。遂蹉過仁地位去。說得仁更無安頓處。覺在智上。却多只些小。搭在仁邊。三條類或問。謝上蔡以覺言仁。是如何。曰。覺者。是要覺得箇道理。須是分毫不差。方能全得此心之德。這便是仁。若但知得箇痛癢。則凡人皆覺得。豈盡是仁者耶。醫者以頑痺爲不仁。以其不覺。故謂之不仁。不覺固是不仁。然便謂覺是仁。則不可。性理

問先生答湘湖學者書。以愛字言仁。如何。曰。緣上蔡說得覺字太重。便相似說禪。龜山言。萬物與我爲一。說亦太寬。仁者。固能覺。謂覺爲仁。不可。仁者。固能與萬物爲一。謂萬物爲一。爲仁。亦不可。譬如說屋。不論屋是木。做柱。竹。做壁。却只說屋。如此大容得許多物。如萬物爲一。只是說得仁之量。語類

問遺書中。取醫家言仁。又一段云。醫家以不識痛癢爲不仁。又以不知覺。不識義理爲不仁。又却從知覺上說。曰。覺是覺于理。上蔡說。覺纔見此心耳。今說知痛癢。能知覺。皆好。只是說得第二節。說得用。須當看如何。識痛癢。血脈從何而出。知覺從何而至。某云。若不見見原本。却是不見理。只說得氣。曰。然。伊川言。穀種之性。一畝最好。語類○植按。不識痛癢者。體之頑痺不

仁也不知覺不識道理者。心之蔽于物誘也。卽知痛
癢矣。不過一體之和。遂可以言仁乎。卽能知覺。識義
理矣。不過本心之明。遂可以言仁乎。此朱子所以有
只說得第二節之云也。然不識痛癢。仍是比喻之詞。
陳氏安卿所謂理不流通。便是頑麻絕愛。如人之
身。繞一指血脈不到。便是頑麻不仁處。乃爲本指。此
云當看如何。識痛癢血脈從何而出。仍只于身體上
說。恐有記錄未全。語意未融之處。知覺從何而至。句
蓋如石氏子重。所謂仁者心有知覺。謂知覺爲仁。則
不可知覺。却屬智也。此語得之。

權衡一書

求仁

三

問遺書謂切脈可以體仁。莫是心誠求之之意否。曰還
是切脈底是仁。那脈是仁。曰切脈是仁。曰若如此。則
當切脈時。又用着箇意思。去體仁。復問蜚卿曰。仲思
所說如何。曰以伯羽觀之。恐是觀雞雛之意。雞雛便
是仁也。曰卽脈體仁。又如何。曰脈是那血氣周流。卽
脈則便可以見仁。曰然。恐只是恁地。脈理通貫乎一
身。仁之理亦是恁地。又問雞雛如何是仁。道夫曰。先
生嘗謂初與嫩底便是。曰如此看。較分明。蓋當是時。
飲啄自如。未有所謂爭鬭侵陵之患者。只此便是仁
也。語類

答林擇之曰。切脈觀雞之說固佳。然方切脈觀雞之際。

便有許多曲折。則一心二用。自相妨奪。非惟仁不可
見。而脈之浮沉緩急。雞之形色意態。皆有所不暇觀
矣。竊意此語。但因切脈而見血氣之周流。因觀雞雛
而見生意之呈露。故卽此指以示人。如引醫家手足
頑痺之語。舉周子不去庭草之說。皆此意耳。集文。植
按以上十條。皆朱子所以發明程子之說。而朱子語
仁之全體大用。亦不外乎是。竊欲以先儒之說爲洛
陽言仁錄。以廣南軒之意。吾人當深味而實體之。以
此爲講學進德之樞要可也。

權衡一書

求仁

三

主敬目三

持敬

宋明道程子曰。學。只。要。鞭。辟。近。裏。着。已。而。已。故。切。問。而。近。思。則。仁。在。其。中。矣。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于。前。也。在。與。則。見。其。倚。于。衡。也。夫。然。後。行。只。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在。莊。敬。持。養。及。其。至。則。一。也。

又曰。思。無。邪。毋。不。敬。只。此。二。句。循。而。行。之。安。得。有。差。有。差。者。皆。由。不。敬。不。正。也。

權衡一書

主敬

一

又曰。敬。勝。百。邪。

又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若。以。敬。直。內。則。便。不。直。矣。必。有。事。焉。而。勿。正。則。直。也。

又曰。司。馬。子。微。嘗。作。坐。忘。論。是。所。謂。坐。馳。也。

又曰。昔。在。長。安。舍。中。閒。坐。見。長。廊。柱。以。意。數。之。已。尚。不。疑。再。數。之。不。合。不。免。令。人。一。聲。言。數。之。乃。與。初。數。者。無。差。則。知。越。着。心。越。把。捉。不。定。

伊。川。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

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今。人。主。心。不。定。視。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

事。當。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少。得。者。不。可。惡。也。

又曰。人。多。思。慮。不。能。自。寧。只。是。做。他。心。主。不。定。要。作。得。心。主。定。惟。是。止。于。事。如。舜。之。誅。四。凶。四。凶。已。作。惡。舜。從。而。誅。之。舜。何。與。焉。人。不。止。于。事。只。是。攪。他。事。不。能。使。物。各。付。物。物。各。付。物。則。是。役。物。為。物。所。役。則。是。役。于。物。有。物。必。有。則。須。是。止。于。事。

又曰。學。者。先。務。固。在。心。志。然。有。謂。欲。屏。去。聞。見。知。思。則。是。絕。聖。棄。智。有。欲。屏。去。思。慮。患。其。紛。亂。則。須。坐。禪。入。定。如。明。鑑。在。此。萬。物。畢。照。是。鑑。之。常。難。為。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難。為。使。之。不。思。慮。若。欲。免。此。

權衡一書

主敬

二

惟。是。心。有。主。如。何。為。主。敬。而。已。矣。有。主。則。虛。虛。謂。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謂。物。來。奪。之。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于。一。事。則。他。事。更。不。能。入。者。事。為。之。主。也。事。為。之。主。尚。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于。敬。又。焉。有。此。患。乎。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義。不。一。則。二。三。矣。至。于。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于。屋。漏。皆。是。敬。之。事。也。

又曰。心。要。在。腔。子。裏。遺。書。○。植。按。字。皆。有。平。直。橫。豎。左。右。撇。捺。之。形。蓋。庖。羲。一。畫。直。豎。之。則。為。一。左。右。倚。之。則。為。ノ。為。人。縮。之。則。為。、。曲。之。則。為。乚。凡。字。無。不。以。此。

結構者。惟心之爲字。無一正畫。誠有見于心之爲物。變動不測。舉天下之物。無足似之者。然居中深藏而五官六腑四體百骸。皆以衛之。則又非任其縱馳。不可收拾之物矣。要猶言欲也。心之邪廓。無時不在腔子裏。而心之神明。又無時肯在腔子裏。其在不在。亦在乎人之欲不欲而已矣。然欲之時。卽在之時。卽心是我。卽我是心。豈二物乎哉。

又曰。嚴威儼恪。非敬之道。但致敬須自此入。

又曰。閑邪則固一矣。然主一則不消言閑邪。有以一爲難見。不可下工夫。如何一者。無他只是。整齊嚴肅。則

權衡一書

主敬

三

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

又曰。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捉一箇誠。將來存着。今人外面役役于不善。于不善中尋箇善來存着。如此則豈有入善之理。只是閑邪則誠自存。故孟子言性善皆自內出。閑邪更着甚工夫。惟是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敬只是主一也。主一則既不之東。又不之西。如是則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是則只是內。存此則自然天理明。學者須是將敬以直內。涵養此意。直內是本。尹彥明曰。敬有甚形影。只收斂身心。便是主一。且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時。其心收斂。

更着不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

問人之燕居。形體怠惰。心不慢。可否曰。安有箕踞而心不慢者。昔呂與叔六月中來。纔氏閒居中。某嘗窺之。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遺書四條

伊川先生甚愛表記。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之語。蓋常人之情。纔放肆。則日就曠蕩。自檢束。則日就規矩。

學小

朱子曰。聖人言語。當初未曾開聚。如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等類。皆是敬之目。到程子始開聚說。

權衡一書

主敬

四

出一箇敬來。教人然敬有甚物。只是畏字相似。不是塊然兀坐。耳無聞目無見。全不省事之謂。只收斂身心。整齊純一。不恁地放縱。便是敬。

又曰。聖賢言語。大約似乎不同。然未始不貫。只如夫子言非禮勿視聽言動。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言忠信行篤敬。這是一副當說話。到孟子又却說求放心。存心養性大學。則又有所謂格物致知正心誠意。至程先生又專發明一箇敬字。若只恁看似。乎參錯不齊。千頭萬緒。其實只一理。道夫曰。汎汎于文字間。祇覺得與實下功。則貫通之理始見。曰。然只是就

一處下工夫。則餘者皆兼攝在裡。聖賢之道。如一室然。雖門戶不同。自一處行來。便入得。但恐不下工夫耳。二條

答廖子晦曰。

二先生所論敬字。須該貫動靜。看方得。夫方其無事而存主不懈者。固敬也。及其應物而酬酢不亂者。亦敬也。故曰。毋不敬。儼若思。又曰。事思敬。執事敬。豈必以攝心坐禪而謂之敬哉。文集

又曰。持敬之說。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齊嚴肅嚴威儼恪。動容貌。整思慮。正衣冠。尊瞻視。此等數語。而實加功焉。則所謂直內所謂主一。自然不費安排。而身心肅

權衡一書

主敬

五

然表裡如一矣。語類

答林擇之曰。比因朋友講論。深究近世學者之病。只是合下欠却持敬工夫。所以事事滅裂。其言敬者。又只說能存此心。自然中理。至于容貌詞氣。往往全不加功。設使真能如此存得。亦與釋老何異。又况心慮荒忽。未必真能存得。耶。程子言敬。必以整齊嚴肅正衣冠。尊瞻視爲先。又言未有箕踞而心不慢者。如此乃是至論。而先聖說克己復禮。尋常講說。于禮字每不快意。必訓作理字。然後已。今乃知其精微縝密。非常情所及耳。

答呂伯恭曰。詳考從上聖賢以及程氏之說。論下學處

莫不以正衣冠。肅容貌爲先。蓋必如此。然後心得所存。而不流于邪僻。易所謂閑邪存其誠。程氏所謂制之于外。所以養其中者。此也。但不可一向溺于儀章器數之末耳。二條

問閑邪則固一矣。主一則更不消言閑邪。曰。只是覺見

邪在這裡。要去閑他。則這心便一了。所以說道閑邪則固一矣。既一。則邪便自不能入。更不消說又去閑邪。恰如知得外面有賊。今夜用須防他。則便惺了。既惺了。不須更說防賊。

權衡一書

主敬

六

先生問近來全無所問。是在此做甚工夫。義剛對曰。偶看遺書數版。入心。遂乘興看數日。先生曰。遺書錄明道語。多有只裁古人全句。不添一字底。如曰。思無邪。如曰。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夫是當時舉此句教人去思量。先生語至此。整容而誦。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夫曰。便是聖人也要神明。這箇本是一箇靈聖底物。事自家齊戒。便會靈聖。不齊戒。便不靈聖。古人所以七日戒。三日齊。制叔器曰。齊戒只是敬。曰。固是敬。但齊較謹于戒。湛然純一之謂齊。肅然警惕之謂戒。到湛然純一時。那肅然警惕也無了。二條

鄭子上問和靖論敬以整齊嚴肅然專主于內上蔡
于。事。上。作。工。夫。故。云。敬。是。常。惺。惺。法。之。類。曰。謝。尹。二
說。難。分。內。外。皆。是。自。己。心。地。工。夫。事。上。豈。可。不。整。齊
嚴。肅。靜。處。豈。可。不。常。惺。惺。乎。文集

或問謝氏常惺惺之說佛氏亦有此語曰其喚醒此心
則同而其為道則異吾儒喚醒此心欲他照管許多
道理佛氏則空喚醒在此無所作為其異處在此
又曰聖門學者問一句聖人答他一句便領畧將去實
是要行得如今說得儘多只是不會就身已做看某
之講學所以異于科舉之文正是要切已行之若只

權衡一書

主敬

七

恁地說過依舊不濟事若實是把做工夫只是敬以
直內義以方外八箇字一生用之不窮
或問持敬忠不能久當如何下工夫曰某舊時亦曾如
此思量要得一箇直截道理元來都無他法只是習
得熟熟則自久

或問一向把捉待放下便覺恁衰颯不知當如何曰這
箇也不須只管恁地把捉若要丟去把捉又添一箇要
把捉底心是生許多事公若知得放下不好便提掇
起來便是敬曰靜坐久之一念不免發動當如何曰
也須看一念是要做甚底事若是好事合當做底事

須去幹了或此事思量未透須著思量教了若是不
好底便不要做自家纔覺得如此這般便在這裡
有待坐而困睡者先生責之敬子曰曾家言常常提起
此志令堅強則坐得自直亦不昏困一縱肆則塔
然類放矣曰固是道家修養也怕昏困常要直身坐
謂之生腰坐若昏困倒靠則是死腰坐矣五條語類
答何叔京曰持敬之說今見諸鄉具道尊意乃得其所
以差者蓋此心操之則存而敬者所以操之道也
尊兄乃于覺而操之際操其覺者便以為存而于
操之道不復致力此所以不惟立說之偏而于日

權衡一書

主敬

八

用工夫亦有所間斷而不周也愚意竊謂正當就此
覺處敬以操之使之常存而常覺是乃乾坤易簡交
相為用之妙若便以覺為存而不加持敬之功則恐
一日之間存者無幾何而不存者什八九矣

其潘叔度曰來論謂敬之為言所以名持存之理者于
鄙意似未安蓋人心至靈主宰萬變而非物所能宰
故纔有執持之意即是此心先自動了此程夫子所
以每言坐忘即是坐馳又因點數倉柱發明其說而
其指示學者操存之道則必曰敬以直內而又有以
敬直內便不立矣之云也蓋惟整齊嚴肅則中有主

而心自存非是別有以操存乎此而後以敬名其理也。二條文集

江文卿博識羣書因感先生之教自咎云某五十年前枉費許多工夫記許多文字日也不妨如今若理會得這要緊處那許多都有用如七年十載積得柴了如今方點火燒

又曰今之言持敬者只是說敬非是持敬若此心常在軀殼中爲主便須常如烈火在身有不可犯之色事物之來便成兩畔去又何至如是纏繞

廖謙初見先生云某自到此與朋友亦無可說古人學

權衡一書

主敬

九

問只是爲已而已學者須是切已方有所得若使切已下功聖賢言語雖散在諸書自有箇通貫道理須實有見處自然休歇不得如人趁錢養家一般一日不去趁便受飢餓今人事無小大皆潦草過了只如讀書一事頭邊看得兩段便揭過後而或看得一二段或看得三五行殊不會仔細理會如何會有益問爲學大端曰且如士人應舉是要做官故其工夫勇猛念念不忘竟能有成若爲學須立箇標準我要如何爲學此志念念不忘工夫自進蓋人以渺然之身與天地並立而爲三常思我血氣之身如何配得天

地且天地之所以與我者色色周備人自污壞了今之爲學須是求復其初求全天之所以與我者始得若要全天之所以與我者便須以聖賢爲標準直做到聖賢地位方是全得本來之物而不失如此則工夫自然勇猛臨事觀書常有此意自然接續若無求復其初必爲聖賢之心只見因循荒廢了

常訓門人曰今請歸家正襟危坐取大學論語中庸孟子逐句逐字分曉精切求聖賢之意切已體察着已踐履虛心體究如是兩三年然後方去尋師證其是非方有可商量有可議論方是就有道而正焉者入

權衡一書

主敬

十

道之門是將自家身已入那道理中去漸漸相親久之與已爲一而今人道理在這裡自家身在外面全不曾相干涉五條語類作敬齋箴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罔敢或輕不東以酉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它其適不貳以二不參以三惟精惟一萬變是監從事于斯是日持敬動靜弗違表裏交正須臾有間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冰而寒毫厘有差天壤易處

三綱既淪。九流亦散。嗚呼。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敢告靈臺。性。○植按。人心不過方寸。為地無多耳。而積古今不可枚數之事。經史汗牛充棟之言。納之此。至微至窄之中。無不受之。而安存之。而久按之。而無形出之。而不竭。此中突與思之。甚奇。無他所性。而然心實具之。故也。然虛靈善動之地。變幻不測。頃刻千端。苟任其所之。則潛馳默轉。愈去愈遠。而習之所移。境之所引。天君之府。反為萬物奴役。下入于幽昧汗濁之地。而不自知矣。惟其本來至虛至靈。故喚之。即返。崇之。即尊。果能一旦有覺。隨時提醒。舉日用間之

權衡一書

主敬

十二

所接何人。所應何事。所讀何書。所遇何境。一動一息。一語一默。常使此惺惺虛靈者。皆在腔子中。以為之。覺而主之。則如鑑。何私可容。如舟方虛。何理不載。此所謂操之。有欲仁斯至者矣。故曰。敬德之聚也。明儒陳真戩以主敬二字為玉鎖匙。而胡居仁用敬名其齋。是乃聖學之正脉。為已之實功。余故揭之。為一書之綱要。

存養

宋程子曰。學之而不養。養之而不存。是空言也。問。君子存之。如何其存也。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乃存之之道也。

或曰。惟閉目靜坐。為可以養。曰。豈其然乎。有心于息。虛則思慮不可息矣。性三善

明道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

李願問。每常遇事。即能知操存之意。無事時。如何存養。得熟。曰。古之人。耳之于樂。目之于禮。左右起居。盤盂

權衡一書

主敬

三

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熟矣。敬以直內。是涵養意。二條

呂與叔嘗言。思慮多。不能驅除。曰。此正如破屋中禦

寇。東面一人來。未迷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前後。驅逐不暇。蓋其四面空疎。盜固易入。無緣作得主定。

又如虛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實之。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入來。蓋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

自然無事。遺。○植按。明道言。有主則實。伊川言。有主則虛。詞若相反。理則一也。以理。依心。豈非實乎。無欲

能入豈非虛乎。惟實故能虛。惟虛故能實。試於此心收斂時。自爲體驗。其理自見。

又曰。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箇胡車。流轉動搖。無須臾停所。感萬端。若不倣一箇主。怎生奈何。張天祺昔嘗言。自約數年。自上着牀。便不得思量事。不思量事後。須強把他這心來制縛。亦須寄寓在一箇形象。皆非自然。君實自謂吾得術矣。只管念箇中字。此又爲中所繫縛。且中亦何形象。有人胸中。嘗若有兩人焉。欲爲善。如有惡。以爲之間。欲爲不善。又若有羞惡之心。者本無二人。此正交戰之驗也。持其志。使氣不能亂。

權衡一書

主敬

主

此大可驗要之聖賢。必不害心疾。

又曰。今志于義理。而心不安樂者。何也。此則正是剩一箇助之長。雖則心操之則存。捨之則亡。然而持之太甚。便是必有事焉。而正之也。亦須且恁去。到德盛後。自無窒碍。左右逢其原也。

明道先生在澶州。日修橋。少一長梁。曾博求之民間。後因出入見林木之佳者。必起計度之心。因語以戒學者。心不可有一事。

又曰。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敬不可謂中。但敬而無失。卽所以中也。四條

又曰。性靜者可以爲學。

謝顯道從明道先生于扶溝。明道一日謂之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顯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盍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二條

伊川程子曰。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

涵泳于其間。然後可以自得。但急迫求之。只是私已。終不足以達道。

問出辭氣。莫是于言語上用工夫否。曰。須是養乎中。自然言語順理。若是慎言語。不妄發。此却可着力。遺書

蘇季明問。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可否。曰。不可。既思

權衡一書

主敬

主

于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又却是思也。既思卽是已發。纔發便謂之和。不可謂之中也。又問。呂學士言。當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如何。曰。若言存養于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可。若言求中于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不可。又問。學者于喜怒哀樂發時。固當勉強裁抑。于未發之前。當如何用功。曰。于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更怎生求。只平日涵養。便是涵養久。則喜怒哀樂發自中節。曰。當中之時。耳無聞。目無見。否。曰。雖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賢且說靜時如何。曰。謂之無物。則不可。然自有知覺處。曰。既有知覺。却

是動也。怎生言靜人說復其見天地之心。皆以謂至靜能見天地之心。非也。復之卦。下面一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或曰。莫是于動上求靜否。曰。固是。然最難釋氏多言定。聖人便言止。所謂止如為人君止于仁。為人臣止于敬之類是也。易之艮言止之義曰。艮其止。止其所止也。人多不能止。蓋人萬物皆備。遇事時各因其心之所重者。更互而出。纔見得這事重。便有這事出。若能物各付物。便自不出來也。或曰。先生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下動字。下靜字。曰。謂之靜則可。然靜中須有物始得。這裡便是難處。學者莫若且先

權衡一書

主敬

主

理會得敬能敬。則知此矣。或曰。敬何以用功。曰。莫若主一。季明曰。兩管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他事如麻。又生。如何。曰。不可。此不誠之本也。須是習習能專一時。便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求一書。○植按朱子語類云。此條記得極好。只中間謂之無物。則不可無物字。恐當作有物字。

又曰。敬則自虛靜。不可把虛靜喚做敬。遺書

伊川每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外書

張子曰。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為。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

正

朱子曰。平居須是儼然若思。

又曰。三國時。朱然終日欽欽。如在行陣。學者持此。則心長不放矣。

又曰。如居燒屋之下。如坐漏船之中。

又曰。心不是死物。須把做活物看。不爾。則是釋氏入定坐禪。操存者。只是于應事接物之時。事事中理。便是存。若處事不是。當便是心不在。若只管兀然守在這裡。驀忽有事。至于吾前。操底便散了。却是舍則亡也。仲思問于未應接之時。如何。曰。未應接之時。只是戒謹恐懼而已。又問。若戒謹恐懼。便是把持。曰。也須是

權衡一書

主敬

主

持。但不是硬捉在這裡。只要提教他醒。便是操。又曰。用力甚不多。但只要常知提醒耳。醒則自然光明。不假把捉。今言操之。則存又豈在用把捉。亦只是說欲常常醒覺。莫令放失。便是此事。用力極不多。然功成後。却應事接物。觀書察理。事事賴他。如推車子。初推却用些力。車既行後。自家却賴他。以行。五條。答項平父曰。持守之要。大抵只是要此心。常自整頓。惺惺了。了。即未發時。不昏暗。已發時。不放縱耳。文集。又曰。心只是一箇。非是以一箇心治一箇心。所謂存所謂收。只是喚醒人。惟有一心。是主要。常常喚醒。

又曰。古人警史誦詩之類。是規戒警誨之意。無時不然。便被他恁地炒。自是使人住不着。大抵學問。須是警省。且如瑞巖和尚。每日間。常自問主人翁。惺惺否。又自答曰。惺惺。今時學者。却不如此。

又曰。今日學者。不長進。只是心不在焉。嘗記少年時。在同安夜聞鐘鼓聲。聽其一聲未絕。而此心已自走作。因此警惕。乃知爲學。須是專心致志。

又曰。程子曰。存養于未發之前。則可。又曰。善觀者。却于已發之際。觀之何也。曰。此持敬之功。貫通乎動靜之際者也。就程子此章論之。方其未發。必有事焉。是乃

權衡一書

主敬

七

所謂靜中之知覺。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已發。隨事觀省。是乃所謂動上求靜。艮之所以止其所也。然則靜中之動。非敬其孰能形之。動中之靜。非敬其孰能察之。故又曰。學者莫若先理會敬。則自知此矣。然則學者。豈可舍是而他求哉。

問。存心曰。非是別將事物存心。孔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便是存心之法。如說話。覺得不是。便莫說。做事覺得不是。便莫做。亦是存心之法。五條語類

荅林擇之曰。心體通有無。該動靜。故工夫亦通有無。該動靜。方無遺漏。若必待其發而後察。察而後存。則工

夫之所不至多矣。惟涵養于未發之前。則其發處。自然中節者。多不中節者。少。體察之際。亦甚明審。易爲着力。與異時無本可據之說。大不同矣。文集

又曰。平日涵養之功。臨事持守之力。涵養持守之久。則臨事愈益精明。平日養得根本固善。若平日不曾養得。臨事時。便做根本工夫。從這裡積將去。若要去討平日涵養。幾時得。

或問。初學恐有急迫之病。曰。未要如此安排。只須常恁地執持。待到急迫時。又旋理會。二條語類

荅方賓王曰。所論涵養本原之功。誠易間斷。然纔覺得

權衡一書

主敬

太

間斷。便是相續處。只要常自提撕。分寸積累。將去。久之自然接續。打成一片耳。

荅陳膚仲曰。來書云。今日又復諸書。以收放心。至涵養工夫。日有所奪。未見其效。此殊不可曉。夫讀書固收心之一助。然今只讀書時。收得心。而不讀書時。便爲事所奪。則是心之存也。常少。而其放也。常多矣。且胡爲而不移。此讀書工夫。向不讀書處。用力。使動靜兩得。而此心無時不存乎。然所謂涵養工夫。亦非是閉目合眼。如土偶人。然後謂之涵養也。只要應事接物處。之不失此心。各得其理而已。

答呂子約曰。文字雖不可廢。然涵養本原。而察于天理。人欲之判。此是日用動靜之間。不可頃刻間斷。底事若于此處見得分明。自然不待流入世俗功利權謀裡去矣。某亦近日方實見得。向日支離之病。雖與彼中証候不同。然其志已逐物。貪外虛內之失。則一而已。程子說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已。已立後。自能了得天下萬物。今自家一箇身心。不知安頓去處。而談王說霸。將經世事業。別作一箇伎倆。商量講究。不亦誤乎。三條文集

權衡一書

主敬

充

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便是渾然天理。事物之來。隨其是非。便是見得分曉。是底便是天理。非底便是逆天理。常常恁地收拾得這心在。便如執權衡以度物。或問延平先生何故驗于喜怒哀樂未發之前。而求所謂中。曰。只是要見氣象。陳後之曰。持守良久。亦可見未發氣象。曰。延平卽是此意。若一向這裡又差。從釋氏去。二條語類

答梁文叔曰。李先生意。只是要得學者靜中有箇主宰存養處。然一向如此。又不得也。文集

一之問存養多用靜否。曰。不必然。孔子却都就用處教。

人做工夫。今雖說主靜。然亦非棄事物以求靜。既爲人。自然用事。君親交朋友。撫妻子。御童僕。不成捐棄了。只閉門靜坐。事物之來。且曰。候我存養。又不可只茫茫隨他事物中走。二者須有箇思量。倒斷始得。頃之復曰。動時也有靜。順理而應。則雖動亦靜也。事物之來。若不順理而應。則雖塊然不交于物。以求靜心。亦不能得靜。惟動時能順理。則無事時能靜。靜時能存。則動時得力。須是動時也做工夫。靜時也做工夫。兩莫相靠。使工夫無間斷。始得。雖然。動靜無端。亦無截然爲動爲靜之理。如人之氣。吸則靜。噓則動。問答之際。答則動。止則靜。凡事皆然。且如涵養致知。亦何所始。但學者須自截從一處做工夫。程子爲學。莫先于致知。是知在先。又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則敬也在先。從此推去。只管恁地。

權衡一書

主敬

子三

又曰。明道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蓋精神不定。則道理無湊泊處。須是靜坐方能收斂。二條語類

又曰。心于未遇事時。須是靜。及至臨事方用。便有氣力。如當靜時不靜。思慮散亂。及臨事時已先倦了。伊川解靜專處云。不專一。則不能直遂。閒時須是收斂定。做得事便有精神。語類

攻乎異端何謂也。予未敢對。因請其說。傅公笑曰。予有一說。試質之。攻乎二字。讀異端二字。句人欲制此心。而刻意攻治之。端緒互紛然而起矣。此心學也。不然。孔子時將指何人爲異端。何以不復再及。而斯害一語遂足以辭而闕之乎。予卽傅公之說。思之。攻猶孟子所謂助長也。異端猶易所謂朋從爾思也。攻乎異端。卽程子所謂持之太甚。便是必有事焉而正之。而其大指。卽程子所謂敬守此心。當栽培深厚。涵泳于其間者也。孔子本意。未知是如此否。而于持敬工夫。則闢發入微。所宜三復。

省察

宋周子曰。誠無爲。幾善惡。通書。明道程子曰。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問敬義何別。伊川程子曰。敬是持已之道。義便知有是有非。順理而行。是爲義也。若只守一箇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且如欲爲孝。不成只守着一箇孝字。須是知所以爲孝之道。所以侍奉當如何。溫清當如何。然後能盡孝道。

或問思慮雖多。果出于正。亦無害否。曰。且如在宗廟則主敬。朝廷主莊。軍旅主嚴。此是也。如發不以時。紛然

無度。雖正亦邪。

又曰。人于夢寐間。亦可以卜已所學之淺深。如夢寐顛倒。卽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四條遺書

程子又曰。學始于不欺闇室。

又曰。尸居却龍見。淵默却雷聲。二條性理

張子曰。正心之始。當以已心爲嚴師。凡所動作。皆知所懼。如此一二年。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

又曰。矯輕警情。二條語類

朱子曰。幾者。動之微。是欲動未動之間。便有善惡。須就這處理會。若至于發著之甚。則亦不濟事矣。所以聖

賢說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又說慎其獨。蓋幾微之際。大是切要。大全

又曰。方未有事時。只得說敬以直內。若事物之來。當辨

別一箇是非。不成只管敬去。敬義不是兩事。

又曰。敬有死敬。有活敬。若只守着主一之敬。遇事不濟。

之以義辨其是非。則不活。若然後敬便有義義便有

敬。靜則察其敬與不敬。動則察其義與不義。如出門

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不敬時如何坐。如尸立如

齊。不敬時如何須敬。義夾持循環無端。則內外透徹。

又曰。存得此心。便是要在這裡。常常照管。若不照管。存

權衡一書

主敬

三

養要做甚麼用。三條

荅李伯諫曰。承論及從事心性之本。以求變化氣質之

功之說。此意甚善。然愚意此理初無內外本末之間。

凡日用間涵泳本原。酬酢事變。以至講說辨論。考究

尋繹。一動一靜。無非存心養性。變化氣質之實事。學

者之病。在于爲人而不爲己。故見得其間一種稍向

外者。皆爲外事。若實有爲己之心。但于此顯然處。嚴

立規程。力加持守。日就月將。不令退轉。則便是孟子

所謂深造以道者。豈離外而內。惡淺而深。舍學問思

辦力行之實。而別有從事心性之妙也哉。文集

陳芝問。今當讀何書。曰。聖賢教人都提切已說話。不是

教人向外。只就紙上讀便了自家。今且剖判一箇義

利。試自睹當自家。今是要求人知要自爲己。孔子曰。

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又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

學者爲人。孟子曰。亦有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

雖是爲時君言。在學者亦是切身事。大凡爲學。且須

分箇內外。這便是生死路頭。今人只一言一動一步

一趨。便有箇爲義爲利在裏。從這邊便是爲義。從那

邊便是爲利。向內便是入聖賢之域。向外便是趨愚

不肖之途。這裡只在人割定脚做得去。無可商量。若

權衡一書

主敬

語

是已認得這箇了。裏面煞有工夫。却好商量也。

又曰。人有一正念。自是分曉。又從旁別生一小念。漸漸

放濶去。不可不察。二條

廖德明問。涵養于未發之初。今不善之端潛消。則易爲

力。若發後則難制。曰。聖賢之論。正要就發處制。惟子

思說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孔孟教人多從發處說。

未發時固當涵養。不成發後便都不管。德明云。這處

最難。因舉橫渠戰退之說。曰。此亦不難。只要明得一

箇善惡。每日遇事。須是體驗見得是善。從而保養。自

然不肯走在惡上去矣。又云。今且要收斂此心。常

提撕省察。且如坐間說時事。逐人說幾件。若只管說有甚是處。便截斷了提撕。此心令在此。凡遇事應物。皆然。問當官事多。膠膠擾擾。奈何。曰。他自膠擾。我何與焉。濂溪云。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中與仁是發動處。正是當然定理處。義是截斷處。常要主靜。豈可只管放出不收斂。截斷二字最緊要。類○植按宋史李道傳。雖不及登朱熹之門。而訪求其遺書。篤于踐履。于經史未有論著。曰學未至不敢于詩文未嘗苟作。曰學未至不暇一日以疾謁告。真德秀造焉。臥榻屏間大書喚起截斷四字。知其用功慎獨如此。此可

權衡一書

主敬

三

謂善學朱子者。

又曰。講學固不可無。須是更去自己分上做工夫。若只管說不過一兩日。都說盡了。只是工夫難。且如人雖知此事不是。不可為。忽然無事。又自起此念。又如臨事時。雖知其不義。不要做。又却不知不覺。自去做了。是如何。又如好事。初心本自要做。又却終不肯做。是如何。蓋人心本善。方共見善欲為之時。此是真心發見之端。然纔發。便被氣稟物欲。隨卽閉錮之。不教他發。此須自去體察。存養看得此。最是一件大工夫。又曰。文字講說得行。而意味未深者。正要本原上加功。

須是持敬。持敬以靜為主。此意須要于不做工夫時。頻頻體察。久而自熟。更看有何病痛。知有此病。必去其病。此便是療之之藥。如覺言語多。便用簡默意思。疎濶。便加細密。覺得輕浮淺易。便須深沉厚重。所謂矯輕警惰。蓋如此。

又曰。問居無事。且試自思之。其行事有于所當是而非。當非而是。當好而惡。當惡而好。自察而知之。亦是工夫。

又曰。人不自知其病者。是未嘗去體察警省也。四條答任伯起曰。示論靜中私意橫生。此學者之通患。能自

權衡一書

主敬

三

省察至此。甚不易得。此常以敬為主。而深察私意之萌。多為向事。就其重處。痛加懲窒。久之純熟。自當見效。不可計功于旦暮。而多為說以亂之也。論語別本。未曾改字。俟後便寄去。然且專意就日用處做涵養。省察工夫。未必不勝讀書也。文集

先生問潘時舉。觀書如何。時舉自言。常苦于粗率。無精密之功。不知病根何在。曰。不要討甚病根。但知道粗率。便是病。在這上。便更加于細便了。今學者亦多來求病根。某向他說。頭痛炙頭。脚痛炙脚。病在這上。只治這上。便了。更別討甚病根也。

可學問稟性太急。數年來力于懲忿。上做工夫。似減得分數。然遇事不知不覺。忿暴何從而去。此病曰亦在乎熟耳。如小兒讀書。遍數多自記得。此熟之驗也。大抵稟賦得深。多少年月。一旦如何便盡打疊得。須是日夜懲戒之。以至于熟。久當自去。

陳文蔚問私意竊發。隨卽鉏治。雖去枝葉。本根仍在。感物又發。如何。曰只得如此。所以曾子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或問人之思慮。有邪有正。若是大段邪僻之思。却容易制。惟是許多無頭面。不緊要之思慮。不知何以制之。

權衡一書

主敬

主

曰此亦無他。只是覺得不當思慮底。便莫要思。便從脚下做將去。久久純熟。自然無此等思慮矣。譬如人坐不定者。兩脚常要行。但纔要行時。便自少覺莫要行。久久純熟。亦自然不要行。坐得定矣。四條語類

問人心所繫着之事。果善。夜夢見之。莫不害否。曰雖是善事。心亦是動。凡事有朕兆。入夢者却無害。捨此皆是妄動。入心須要定。使他思時方思。乃是今人都由心。曰心誰使之。曰以心使心。則可。人心自由。便放去也。外書

先生問學者曰。公今在此坐。是主靜。是窮理。久之未對。

曰便是公。不曾做工夫。若不是主靜。便是窮理。只有此二者。既不主靜。又不窮理。便是心無所用。閑坐而已。如此做工夫。豈有長進之理。佛者曰十二時中。除了着衣喫飯。是別用心。夫子亦曰。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須是如此做工夫。方得公等。每日只是閒用心。問閒事。說閒話。底時節多。問緊要事。究竟自己底事。時節少。若是真箇做工夫底人。他自是無閒工夫。說閒話。問閒事。

或問靜時見得此心。及接物時。又不見。曰心如何見得。接物時。只要求箇是應得。是便是。心得其正。應得不

權衡一書

主敬

主

是便是。心失其正。所以要窮理。且如人唱喏。須至誠還他。咄人問何處來。須據實說某處來。卽此便是應物之心。如何更要見此心。浙間有一般學問。又是得江西之緒餘。只管教人合眼端坐。要見一箇物事。如日頭相似。便謂之悟。此大可笑。夫子所以不大段說心。只說實事。便自無病。至孟子始說求放心。然大概只要人不馳騁于外耳。其弊便有這般出來。以此見聖人言語不可及。二條語類

答曾光祖曰。求其放心。乃爲學根本田地。既能如此。向上須更做窮理工夫。方見所存之心。所具之理。不是

兩事隨感即應自然中節方是儒者事業不然却亦與釋子坐禪攝念無異矣

荅王子合曰所論思慮不一有次凝滯此學者之通患然難驟革莫若移此心以窮理使向于彼者專則繫于此者不解而自釋矣

又曰致知敬克已此三事以一家譬之敬是守門戶之人克已則是拒盜致知却是去推察自家與外來底事伊川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不言克已蓋敬勝百邪便自有克猶善守門戶則與拒盜便是一等事不消更言別有拒盜底若以涵養對克已言之

權衡一書

主敬

三

則各作一事亦可涵養則譬如將息克已則譬如服藥去病蓋將息不到然後服藥將息則自無病何消服藥能純于敬則自無邪僻何用克已若有邪僻只是敬心不純只可責敬若初學則須是工夫都到無所不用其極

三條文集

問何以窒慾伊川曰思此莫是言慾心一萌當思禮義以勝之否曰然又問思與敬如何曰人于敬上未有用力處且自思入庶幾有箇已概處思之一字于學者最有力

又曰思與觀同如言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

是非蓋是非既見自然欲不能行

二條語類

權衡一書

主敬

三

稽古目二

經傳

春秋左傳敘曰左氏發凡以言例皆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修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幾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卽以爲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爲例之情有五一日微而顯文見于此而起義在

權衡一書

稽古

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辟壁假許田之類是也四曰盡而不汙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楨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附於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

又曰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爲仲尼自

衛反魯修春秋立素王邱明爲素臣言公羊者亦云

黜周而王魯危行言遜以避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孔丘卒敢問所安答曰異乎余所聞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爲感也曰然則春秋何始于魯隱公答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隱公能強宣祖業光啓王室則西周之美可等文武之迹不墜是故因其歷數附其行事所書之王卽平王也

權衡一書

稽古

所用之歷卽周正也所稱之公卽魯隱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若夫制作之文所以章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既作之後方復隱諱以避患非所聞也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而云仲尼素王邱明素臣又非通論也先儒以爲制作二年文成致麟旣已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據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數故余以爲感麟而作起獲麟則文止于所起爲得其實至于反袂拭面稱吾道窮亦無取焉

二條晉杜預

穀梁傳敘曰春秋之傳有三而臧否不同。褒貶殊致。左氏以鬻拳兵諫爲愛君。文公納幣爲用禮。穀梁以衛輒拒父爲尊祖。不納子糾爲內惡。公羊以祭仲廢君爲行權。妾母稱夫人爲合正。夫以兵諫爲愛君。是人主可得而有也。以納幣爲用禮。是君喪可得而婚也。以拒父爲尊祖。是爲子可得而叛也。以不納子糾爲內惡。是仇讐可得而容也。以廢君爲行權。是神器可得而窺也。以妾母爲夫人。是嫡庶可得而齊也。若此之類。傷教害義。不可得而通者也。左氏斃而富其失也。誣穀梁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

權衡一書

稽古

三

晉范

隋王通曰春秋之于王道是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也。合此則無所取衷矣。春秋傳綱領唐孔穎達曰晉杜元凱爲左氏集解而劉炫性好非毀。規杜氏之失。凡一百五十餘條。習杜義而攻杜氏。猶蠹生于木而還食其木。非其理也。雖規杜過。義又淺近。所謂捕鳴蟬于前。不知黃雀在其後。按僖公三十三年。經云晉人敗狄于箕。杜註云卻缺稱人者。未爲卿。劉炫規云晉侯稱人與殺戰同。按殺戰在莒。文公之前可得云背喪用兵。以賤者告其戰在莒。文公之

後非是。皆喪用兵何得云與殺戰同。此則一年之經數行而已。曾不勘省上下。妄現得失。又襄公二十一年傳云邾庶其以漆間邱來奔。以公姑姊妻之。杜註云蓋寡者二人。劉炫規云是襄公之姊。成公之姊。只一人而已。按成公二年。成公之子公衡爲質。及宋逃歸。按家語本命云。男子十六而化生。公衡已能逃歸。則十六七矣。公衡之年如此。則于時成公三十三四矣。計至襄公二十一年。成公七十餘矣。何得有姊而妻庶其。此等皆其事歷然。猶尚妄說。况其餘錯亂。良可悲矣。春秋正義敘

權衡一書

稽古

四

唐柳宗元曰或問儒者稱論語孔子弟子所記信乎曰未然也。孔子弟子曾參最少。少孔子四十六歲。曾子老而死。是書記曾子之死。則去孔子也遠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畧無存者矣。吾意曾子弟子之爲之也。且是書載弟子必以字。獨曾子有子不然。由是言之。弟子之號之也。然則有子何以稱子曰孔子之歿也。諸弟子以百子爲似夫子。立而師之。其後不能對諸子之問。乃此遷而退。則因嘗有師之號矣。今所記獨曾子最後死。余是以知之。蓋樂正子春子思之徒與爲之耳。或曰孔子弟子嘗雜記其言。然而卒能成其

書者曾氏之徒也。柳文

宋橫渠張子曰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仲尼所自作惟孟子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壅

宋伊川曰其年二十時看春秋黃絳問其如何看某答曰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偽二條

又曰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于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之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禁從宜者為難知也或抑或縱或與

權衡一書

希古

五

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本傳又曰五經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又曰五經如藥方春秋猶用藥治病聖人之用全在此書春秋傳宋胡安國曰春秋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也公好惡則發乎詩之情酌古今則貫乎書之事與常典則體乎禮之經本忠恕則導乎樂之和著權制則盡乎易之變百王之法度萬世之準繩皆在此書不學是經而處大事決大疑能不惑者鮮矣本傳

又曰傳春秋者三家左氏敘事見本末公羊穀梁詞辨而義精舉經以傳為按則當闕左氏玩詞以義為主則當習公穀如惠公元妃繼室及仲子之歸于魯即

隱公兄弟嫡庶之辨攝讓之實可接而知也當閱左氏謂此類也若夫來則仲子以為豫凶事則誣矣王正月之為大一統及我欲之豈不得已也當習公羊氏謂此類也若夫母以子貴勝妾許稱夫人則亂矣段弟也弗謂弟公子也弗謂公子賤段而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于殺也當習穀梁氏謂此類也若夫曲生條例以大夫日卒為正則鑿矣萬物紛錯懸諸天

權衡一書

希古

六

衆言淆亂折諸聖要在反求于心斷之以理精擇而慎取之故今所傳事按左氏義取公穀之精者大綱本孟子而微詞多以程氏之說為証大全宋朱子曰某嘗疑孔安國書是假書如毛公詩如此高簡大段爭事漢儒訓釋文字多是如此有疑則闕今此却盡釋之豈有千百年前人說底話收拾于灰燼屋壁中與口傳之餘更無一字訛舛理會不得兼小序皆可疑堯典一篇自說堯一化為治之次序至讓于舜方止今却說是讓于舜後方作舜典亦是見一代政事之終始却說歷試諸艱是為要受讓時作也

至後諸篇皆然。况先漢文章。重厚有力量。今大序格致。極輕疑。是晉宋間文章。况孔書至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不曾見可疑之甚。又答孫季和曰。小序決非孔門之舊。安國序亦決非西漢文章。向來語人。人多不解。惟陳同父聞之不疑。要是渠識得文字體製。意度耳。讀書玩理外。考証又是一種工夫。所得無幾。而費力不少。向來偶自好之。固是一病。然亦不可謂無助也。文集

又因論詩。歷言小序大無義理。皆是後人杜撰。先後增益。湊合而成。多就詩中採摭言語。更不能發明詩之

權衡一書

稽古

七

大旨。纔見有漢之廣矣之句。便以為德廣所及。才見有命彼後車之言。便以為不能飲食教職。行葦之序。但見牛羊勿踐便謂仁及草木。但見戚戚兄弟。便謂親睦九族。見黃耆台背。便謂養老。見以祈黃耆。便謂乞言。見介爾景福。便謂成其福祿。隨文生義。無復倫理。卷耳之序。以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為后妃之志。事固不倫矣。况詩中所謂嗟我懷人。其言親暱太甚。寧后妃所得施于使臣者哉。桃天之詩。謂婚姻以時。國無鰥民。為后妃之所致。而不知為文王刑家及國。其化固如此。豈專后妃所能致耶。其他變風諸詩。

未必是刺者。皆以為刺。未必是言此人。必傳會以為此人。桑中之詩。放蕩流連。止是淫者相戲之辭。豈有刺人之惡。而反自陷于流蕩之中。子衿詞意輕佻。亦豈刺學校之辭。有女同車等。皆以為刺忽而作。鄭忽不娶齊女。其初亦是好底意思。但見後來失國。便將許多詩。盡為刺忽而作。考之于忽。所謂淫昏暴虐之類。皆無其實。至遂目為狡童。豈詩人愛君之意。况其所以失國。正坐柔懦濶疎。亦何狡之有。幽厲之刺。亦有不然。甫田諸篇。凡詩中無譏詆之意者。皆以為傷今思古而作。其他謬誤。不可勝說。後世但見詩序。巍

權衡一書

稽古

八

然冠篇首。不敢復議其非。至有解說不通。多為飾辭。以曲護之者。其誤後學多矣。大序却好。或者謂補湊而成。亦有此理。又曰。詩序實不足信。向見鄭漁仲有詩辨。妄力詆詩序。其間言語太甚。以為皆是村野妄人所作。始亦疑之。後來仔細看一兩篇。因質之史記國語。然後知詩序之果不足信。因是看行葦賓之初筵。抑數篇。序與詩全不相似。以此看其他詩序。其不足信者。煞多。詩人假物興辭。大率將上句引下句。如行葦勿踐履。戚戚兄弟。莫遠具爾。行葦是比兄弟。勿字乃興莫字。此詩自是飲酒會賓之意。序者却牽

合作周家忠厚之詩。遂以行輩爲仁及草木。如云酌以土。以祈黃耆。亦是歆合之時。祝壽之意。序者遂以爲養老乞言。豈知祈字本只是祝頌其高壽。無乞言意也。抑詩中間無有好語。亦非刺厲王。如於乎小子。豈是以此指其君。兼厲王是暴虐大惡之主。詩人不應不述其實。只說謹言節語。况厲王無道。謗訕者必不容。武公如何恁地指斥曰。小子國語以爲武公自警之詩。却是可信。大率古人作詩。與今人作詩一般。其間亦自有感物道情。吟咏情性。幾時盡是譏刺他人。只緣序者立例。篇篇要作美刺。說將詩人意。

權衡一書

稽古

九

思盡穿鑿壞了。且如今人見人纔做事。便作一詩歌美之。或譏刺之。是甚麼道理。如此一似里巷無知之人。胡亂稱頌。說把持放鵬。何以見先王之澤。何以爲性情之正。詩中數處皆應答之詩。如天保乃與鹿鳴爲唱答。行輩與既醉爲唱答。蟋蟀與山有樞爲唱答。唐自是晉宋改號。時國名自序者以爲刺僖公。便牽合謂此晉也。而謂之唐。乃有堯之遺風。本意豈因此而謂之唐。是皆繫說。但唐風自是尙有勤儉之意。作詩者是一箇不敢放懷底人。說今我不樂。日月其除。便又說無已太康。職思其居。到山有樞。是答者便

謂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宛其死矣。他人是保。這是答他不能享些快活。徒恁地苦選。詩序亦有一二有憑據。如清人碩人。載馳諸詩。是也。昊天有成命。中說成王不敢康。成王只是成王。何須牽合作成王業之王。自序者恁地附會。便謂周公作此。以告成功。他既作周公告成功。便將成王字穿鑿說了。又幾會是郊祀天地。被序者如此說。後來遂生一場事端。有南北郊之事。此詩自說昊天有成命。又不會說着地。如何道祭天地之詩。設使合祭。亦須幾句說及后土。如漢諸郊祀詩。祭某神。便說某事。若用以祭地。不應只說天

權衡一書

稽古

十

不說地。東萊詩記却編得子細。只是大本已失了。更說甚麼。向管輅之論。此如清人載馳一二詩。可信。渠却云。安得許多文字証據。某云。無証而可疑者。只當闕之。不可據序作証。渠又云。只此序便是証。某因云。今人不以詩說詩。却以序解詩。是以委曲牽合。必欲如序者之意。寧失詩人之本意。不恤也。此是序者大害處。諸類

又記永嘉儀禮誤字曰。儀禮人所罕讀。難得善本。而鄭計賈疏之外。先儒舊說多不復見。陸氏釋文亦甚疏畧。近世永嘉張淳忠甫校定印本。又爲一書以識其

誤號爲精密然亦不能無舛謬若其經首冠以鄭氏目錄而其開卷第一叔士冠禮篇中第三行卽云主人玄冠朝服則是于天子諸侯之士朝服皮弁素積此諸侯二字按賈疏所載本在天子字上而爲絕句自釋文所引誤倒其文而此本固之遂無文理蓋日視朝之服天子皮弁而諸侯朝服君臣同之故鄭氏之意以爲此主人玄冠朝服則是諸侯之士若天子之士則當服皮弁素積與此不同耳又少牢饋食禮日用丁巳乃戊巳之巳故注云取其令各自丁寧自變改而下條之註又云不得丁亥則已亥亦可用其

理甚明而諸本或寫已爲辰巳之巳釋文遂以祀音張氏亦不能覺其誤也其尤甚者則如鄉射篇橫而奉之奉或誤寫作拳而釋文遂以權音張亦不能正而曲從之推此而言則其他舛謬計必尙多姑記此三條以告觀者

文集

又曰春秋是聖人據魯史以書其事使人自觀之以爲鑒戒耳其事則齊威晉文有足稱其義則誅亂臣賊子若欲推求一字之間以爲聖人褒善貶惡專在于是竊恐不是聖人之意如書卽位者是魯君行卽位之禮繼故不書卽位者是不行卽位之禮若威公之

書卽位則是威公自正其卽位之禮耳其他崩薨卒葬亦無意義春秋有書天王者有書王者此皆難曉或以爲王不稱天貶之其謂若書天王其罪自見宰嚭以爲冢宰亦未敢信其他如莒去疾莒展與齊陽生恐只是據舊史文若謂添一箇字減一箇字便是褒貶其不敢信威公不書秋冬史闕文也或謂貶天王之失刑不成議論可謂亂道夫子平時稱顏子不遷怒不貳過至作春秋却因惡魯威而及天子可謂桑樹着刀穀樹汁出者魯威之弑天王之不能討罪惡自著何待于去秋冬而後見乎又如貶滕稱子而

滕遂至于終春秋稱子豈有此理今朝廷立法降官者猶經赦復豈有因滕子之朝威遂併其子孫而降爵乎全植按明車清臣却氣集云天王使宰嚭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寫此一句便見賄諸侯之妾毀壞綱常更不必問其他書法天王兩字春秋方是第言外自可見春秋只消得如此平看張主一有春秋集註集傳中間義理自善但此照語孟例不得語孟是說道理春秋是紀事且首數句便難明了惠公仲子不知惠公之仲子耶或惠公同仲子耶尹氏卒一

邊道是婦人一邊道天子之世卿諸儒議世卿之說自是明訓恐是舉燭尚明之論理自是而事則非也至夫人子氏薨忽云不書葬者婦人從君故君存則葬禮未備待君薨而合前也本朝后雖先崩必俟合葬于山陵蓋古之遺制與此說可駭穀梁云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程子云公在故不書葬于此見夫婦之義矣此不過所尊有嫌遂不書葬耳安得待君薨而合葬也本朝后先崩必備葬禮而葬但神主享于別廟暨帝崩既葬然後以神主合歸于太廟典故甚明安得如張氏之言也公及邾儀父盟于蔑程

權衡一書

稽古

三

子曰盟誓以結信出于人情先王所不禁也後世屢盟而不信則罪也諸侯交相盟誓亂世之事也此語極其完全是與不是皆已著明胡氏傳刑牲歃血殆不獲已仰位之初而汲汲以求焉惡隱公之私也此語已是傷巧張主一云昔公之及盟以譏其徇習俗之私而不出于由東之信魯邾之好卒不能以久成尤巧矣聖人春秋寫一句在這裏則物無遁形如何有許多工夫譏人聖人固有特筆處却不在此只消寫一句是非自見私意不公也見屢盟長亂也見好不久成也見此論亦得朱子之意

或問讀左傳法朱子曰也只是平心看那事事情勢春秋十二公時各不同如隱桓之時王室新東遷號令不行天下都星散無主莊僖之時桓文迭霸政自諸侯出天下始有統一宣公之時楚莊王盛強夷狄盟中國諸侯服齊者亦皆朝楚服晉者亦皆朝楚及襄公之世悼公出來整頓一番楚始退去繼而吳越又強入來爭霸定哀之時政皆自大夫出魯有三家晉有六卿齊有田氏宋有華向被他肆意做終春秋之世更沒奈何大全元金履祥曰史記謂孔子序書編次其事夫周書諸篇

權衡一書

稽古

古

多失其次愚於武王成王之編皆嘗考正之矣計古者事時前後已具編年之史而書則每事自爲首尾固未必諸篇相爲次第也然或諸篇本有次第而孔安國伏生時失之前漢書言張霸作書首尾後漢書言衛宏作詩序自前賢以詩書之序皆出孔氏朱子嘗引後漢書以証詩序之偽矣獨書序疑而未斷方漢初時秦書且有偽書何況書序且孔鮒見藏書之時上距孔子沒垂三百年其同藏者論語孝經諸語既有子曾子門人所傳孝經又後人因五經之訓而推引詩書旁取傳記語附會成書何獨古書首

尾向是夫子舊本則其爲魯諸儒次序附會而作序亦可知也。聖人于夏殷之禮不曰吾能知之而曰吾能言之。此蓋記禮之時語也。聖人生知之資其於禮之義理則知之素矣。此其所言蓋謂其制人文公之詳耳。雖聖人之資觸類旁通皆能歷歷言之。但聖人謹重之意必欲將文獻以証成之而卒不可得。故終于從周而幽厲傷之又終于從魯而郊禘又非禮後世不得見其成書之盛其間見于禮記所傳者又多繆以門人經師之說惜哉。至于詩則子王子嘗謂今之三百篇非盡夫子之三百篇也。夫子刪繁蕪之三千取雅正者三百而三千之中豈無播詠于世俗之口者。夫子之詩既燬于秦火矣。漢興管絃之聲未衰諸儒傳夫子之詩而不全。後見世俗之流傳管絃之謚在者槩以爲古詩取以足夫子三百之數而不辨其非也。不然若孔子之誦詠如素絢棠棣諸詩經書之所傳如狸首鸞采先正繁渠諸詩何以皆不與于今之三百而孔子已放之鄭聲何以猶存而不削耶。至于易象繫象說卦文言魏伯陽顏師古所謂十翼者此則夫子之意而門人述以成書謂皆夫子所筆則亦非也。象傳例有發明中間豈無未盡之意。

象傳句多重複中間寧無填塞之詞蓋門人得夫子之說而欲足成其書不得不爾。何以知之以繫辭知之也。十翼莫粹于繫辭或不以子日起文或以子日起文或引子曰以答問或中引子曰以爲証或未引子曰以爲斷。子王子謂與子思作中庸同體蓋繫辭傳門人以夫子之意發明非夫子之親筆也。繫辭傳之成文且非夫子之全筆則象傳之具體小象之比辭安得爲夫子之全筆耶。獨大象乃夫子之筆辭簡義精體明用切三聖所作之外此自當爲夫子之一經而門人得夫子之言獨文言無所附會。乾卦文言各以子曰答問深審明暢其後申述卦爻之義不以子曰起文者意便不及如所謂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無咎迥與前章不同其六十四卦之中發明爻義者亦文言之體門人不敢足成三百八十四首故于乾坤二卦文言之外餘卦文言雜諸繫辭傳是爲得之後之學者于禮記十翼但欲見夫子著述之多而不敢別其爲門人發明之辭與其足成之體今姑論其梗槩如此。前。植按池北偶談云孔子但正樂使各得其所而已未嘗刪詩觀自衛反魯章可見且一則曰詩三百再則曰誦詩三百家語對哀公問郊

亦曰臣聞誦詩三百不可以一獻知古詩本來有三百篇非孔子自刪定也又左傳列國卿大夫燕饗賦詩率皆三百篇中之詩多在孔氏之前其非夫子手刪了然可見葉小心習學記言云史記言古詩三千孔安國亦言刪詩為三百篇按詩周及諸侯用為樂章今載于左氏者皆史官所採定就有逸詩殊少矣不待孔子而後刪十取一論語稱詩三百本謂古人已具之詩不應指其自刪者言之也其說與予見略同此段與仁山言詩處不同存參之

權衡一書

稽古

七

春秋者所當知也隱傳之誤如仲子之贈子氏之薨尹氏之卒是也左氏既誤以隱妻子氏之薨為仲子故此以仲子為未薨而王贈之其曰不及哀尸謂贈惠公之後曰豫凶事謂贈仲子之豫也文之四年十有一月成風薨五年王使榮伯歸含且贈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以此例之則歸贈當是惠公仲子俱歿之後其沒在春秋之前左氏蓋誤解矣惠公妻其妾嫡其庶王法所當正也平王不惟不之正而反成之其後隱弒桓篡桓之子孫又自相殘奪者終春秋之世馬平王在位五十年晚節舉措如此王室

其有不衰乎前編

元汪克寬泰定中棄科舉業盡力于經學春秋則以胡安國為主而博考眾說會萃成書名之曰春秋經傳附錄纂疏

元趙訪築東山精舍讀書者述其中造詣精深尤邃于春秋初以聞於九江黃澤有為春秋師說三卷復廣之為春秋集傳十五卷因禮記經解有屬辭比事春秋敘之語乃復著春秋屬辭八篇又以為學春秋者必考左傳事實為先杜預陳傳良有得於心而各有所蔽乃復著左氏補註十卷

權衡一書

稽古

七

明太祖時朱升力學不倦尤邃經學嘗曰先儒作傳註求以明經也俗學皆雜誦經注使經文斷裂旨趣不融乃作諸經旁註離觀則逐字為訓合誦則條達成章辭約而義精

明婁諒吳興弼門人也景泰間著三禮訂訛四十卷謂周禮皆天子之禮為國禮儀禮皆公卿大夫士之禮為家禮以禮記為二經之傳分附各篇如冠禮附冠義之類不可附各篇者各附一經之後不可附一經者總附二經之後其為諸儒附會者以程子論黜之著春秋本意十二篇不採三傳事實言是非必待三

傳而後明。是春秋為棄書矣。四條明

明區慶雲周禮論曰。周禮建官之缺。公孤也。條。狼之晉。羣臣也。媒氏之會男女也。調人之辟讐難也。司寇之入鈞金也。王府內府之貯貨寶也。皆前賢之所指摘。而以為疑者也。夫王者出而條狼氏辟除行人小故耳。卽扈蹕官司小有不戒。法未至死也。何以于馭曰車轅。于大夫曰鞭五百。于太史曰殺。小史曰墨。周法豈若是酷哉。且車裂之刑。而君所造。古未聞也。周家以忠厚立國。君臣之際有常禮。寧忍以不關小失而置大夫左右于極刑哉。王者防民範之以禮義。猶恐

權衡一書

稽古

尤

其納于邪。仲春之會。男女奔者不禁。非導之淫乎。鄭衛之風何誅焉。父母之讐。不共戴天。兄弟之讐。不與同國者。子弟之自為情耳。若謂人之設。使之相避。是王者伸私情而誣國法也。噬嗑所謂得金矢利艱貞。吉。謂聽訟決獄者。如金之堅。矢之直也。若為司寇者。先入束矢鈞金。而後聽之。是富者常操勝算。而貧者終困抑而不伸也。釋者曰。入矢以明其直。入金以明其不變。此求其說不得。而強為之辨也。既有大府以掌九賦九貢九功之入。頒其貨于受藏之府。頒其賄于受用之府。以此經國制用足矣。而又設王府以掌

王之金玉玩好。內府以掌王之良兵良器。四方之幣。悉入焉。其餘若山師川師。皆使各致異珍之物。是為瓊林大盈作俑也。旅人貢。召公非之。越裳獻雉。周公不納。此其意獨不可釋乎。若夫有六卿而無公孤。與周官異解之者。曰六卿上兼師保之任。三公下行端揆之職也。是不然。議道揆者主格。壬心握樞。于奧尸法紀者主宣王政。敷治于明。不相攝也。戰國以來。公孤之任久失其官。故偽撰者遂以六卿率屬為篇首。而不知周官一書考據甚明。不得而廢也。凡此皆理之可質者也。稽古

權衡一書

稽古

子

明霍韜議郊禮疏有曰。周禮出自劉歆。胡宏曰。周禮王莽劉歆偽撰。不足準也。如司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享射則鷩冕。祭羣小祀則玄冕。按祀炎帝以夏日。若服大裘則炎暑而裘。非所堪也。又衮冕十二旒。天子之服也。鷩冕九旒。諸侯之服也。以祀先公。謂不敢以天子之服臨其祖。猶可言也。玄冕三旒。大夫之服也。祭羣小祀。乃服大夫之服。上下制以辨也。此周禮之可疑也。大司樂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按大濩殷人之樂。大武周

人之樂舞大武以享先祖可也。舞大濩以享先妣。抑何義也。且謂妣亦分祀矣。鄭氏曰。先妣姜嫄也。周人別廟祀之。魯人謂之閼宮。按周人無別廟。姜嫄之禮。周頌有郊祀后稷之樂。無廟祀姜嫄之樂。其徵也。魯頌閼宮。美僖公修宗廟。非以姜嫄也。祭法周人禘嘗而郊稷。是故姜嫄帝嚳元妃也。如姜嫄可廟祀。並祀嚳可也。不然是知有母不知有父。禽獸之道。聖世所無也。此王莽劉歆偽爲之蓋。媚太后之術也。天官冢宰掌建邦之六典。一治典。二教典。三禮典。四政典。五刑典。六事典。此天子之權。六卿之職也。乃今冢宰實

兼之。又曰。祭祀以馭其神。法則以馭其官。賦貢以馭其用。禮俗以馭其民。刑賞以馭其威。田役以馭其衆。亦天子之權。六卿之職也。乃今冢宰實專之。又曰。以八統詔王馭萬民。以九職任萬民。以九賦斂財。賄以九式均節財用。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以九兩繫邦國之民。皆經國大政。天子之權也。冢宰實握之。是冢宰之權偏重也。考之虞廷。禹平水土。稷教稼穡。伯夷典禮。皋陶明刑。后夔典樂。各司其職。而統于天子。未聞冢宰專六卿之職。奪天子之權也。載考周官三公論道經邦。三孤貳公弘化。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

牧。是故天子統公卿。公卿倡九牧。周室之制也。未聞冢宰上兼公孤。下統六卿。奪天子之權也。王莽于漢自名其官曰宰衡。是故重冢宰之權。所以陰奪國柄。專六卿之職。所以暗收衆心。而潛移國祚也。內小臣掌王后之命。正其服位。闢人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宮女之戒。令內監掌內外之通令。皆天子內臣也。九嬪掌婦學之法。世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女御掌御敘于王之燕寢。女祀掌王后之內祭祀。女史掌王后之禮職。皆天子之官人也。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爲之版。以待夕擊柝而比之。

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頒其衣裘。掌其誅賞。皆天子宿衛臣也。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庖人掌其六畜六獸六禽。內饗掌王及后世子膳羞。割烹煎和之事。食醫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酒正掌酒之政令。醬人掌共王之六飲。醯人掌四豆之實。皆天子飲膳切近之臣也。內臣也。官人也。宿衛之臣也。飲膳之近臣也。一皆屬之冢宰。是天子肘腋之託。命脈重輕之權。皆寄於冢宰。是古今所無。蓋王莽外總朝綱。內制官版。故爲此制。以誣天下之人。是其所以進椒漿也。是其所以篡竊也。或曰。然則官府一體非歟。曰。官府

賞罰不宜異同。王者之政也。官府屬之冢宰。纂竊之禍也。或曰。官嬪內寺屬之冢宰。大臣所以格君心也。曰。大臣得以格君矣。孰格大臣乎。世有大臣如周公可也。不幸如王莽。如曹操。將誰制之乎。或曰。是以衰世論也。周制乃隆古之典也。曰。以隆古待其臣。獨不以隆古盛德待其君乎。何待大臣厚而待君薄也。杜佑通典云。成周之官六萬三千六百有奇。今冬官已缺六官之員。額不可稽矣。惟曰地官司徒稽焉。若曰上士猶夫今之郎中也。若曰中士猶夫今之員外郎也。若曰下士猶夫今之主事也。今輿圖萬里。戶部郎

權衡一書

稽古

三

中員外郎皆十三人而止矣。周官司徒上士蓋九百四十八人。中士二千八百九十八人。戶部主事二十六人而止矣。周官司徒下士蓋一萬八千一百九十六人焉。積六官稽之。豈不知其紀矣。周制王畿千里。設官如是其冗。抑猶有卿大夫焉。猶有府史胥徒焉。祿食何從給足也。再考司徒之屬。比長五家下士一人。然則五家之夫不耕出一井。何從出公田之粟。爲下士之祿也。况于閭閻二十五家中士一人。族師每族上士一人。祿食何從給足也。此猶司徒一職耳。舉六官卿大夫上中下士而祿之。蓋將一夫之耕給

一官之祿矣。不知民何以堪也。府史胥徒何從仰給也。故曰。周禮非周公書也。王莽誅天下之術也。然則莽以前無稱周禮者歟。曰。豈有之矣。皆周制之土宜也。惟莽集其大成。莽之流禍天下後世烈矣。文獻南植按周禮一書。先儒以爲天理爛熟之書。又謂廣大精密。周家法度在此。而諸儒疑之者。亦頗多其說。今考其書之廣大精密。誠非聖人不能作。然孔孟去古未遠。皆未嘗言及此。書如孟子之時。顏爵之制。諸侯已惡而去其籍。况傳至新莽之時。豈無附會增損。參入後人之說者。朱子固曰。其間節目有不可曉處。只

權衡一書

稽古

五

得且缺之矣。至于冢宰一篇。朱子戊申封事云。古先聖王。凡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臣官妾之政。無一不領于冢宰之官。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且謂乃周公輔導成王。垂法後世。用意最深切處。欲知三代人主正心誠意之學。于此可見其實。朱子之說如此。而霍文敏極詆之。或不免因噎廢食之見耶。考古者所宜詳考而折衷之。明王應龍篤好周禮。謂周禮自宋以後。胡宏季本各著書。指摘其瑕。至數十萬言。而余壽翁吳澄則以爲

冬官未嘗亡。雜見于五官中。而更次之。近世何喬新陳鳳梧舒芬亦各以已意更定。然此皆諸儒之周禮也。覃研十數載。先求聖人之心。溯斯禮之源。次考天象之文。原設官之意。推五官離合之故。見綱維統體之極。因顯以探微。因細而釋大。成周禮傳註數十卷。以爲百世繼周而治。必出于此。嘉靖中。以其書就正羅洪先。洪先大服。胡松樵江西刊行于世。明史

明王宗沐曰。哀公二年。晉趙鞅納衛世子蒯賁于戚。公穀謂輒弗受。父之命以尊王父命也。而左氏則謂夫人違遺命立郕。郕辭乃立輒。夫使輒而誠受。蓋公命人違遺命立郕。郕辭乃立輒。夫使輒而誠受。蓋公命

權衡一書

稽古

五

今不得納父亦宜。委于所可立。使不失社稷而身從父焉。如程子所論。乃可耳。况靈公未嘗命輒。而輒之立。不過以國人故。則宜速逆父還而奉以位。如高閭氏所論。此天理人倫之至。奈之何他人納其父。而反拒之。故春秋再書。饋曰世子。世子正也。屬辭比事。則輒之得罪萬世不可掩矣。評說

明來知德字矣鮮。萬曆間著周易集註一篇。用力甚篤。自言學莫達于易。初結廬釜山。學之六年。無所得。後遠客求溪山中。覃思者數年。始悟易象。又數年。始悟文王序卦。凡子雜卦之意。又數年。始悟卦變之非。蓋

二十九年而後書成。明史

本朝高士奇曰。詩東分東。分方將萬舞。子貢毛詩皆以爲伶官之詩。申公曰。東伶官名。耻居亂邦。故自呼而嘆曰。東兮東兮。汝乃白晝而舞于此乎。政如東觀漢記。淮陰侯拊胸嘆曰。信乎信乎。碌碌乃與噲等爲伍乎。毛本譌東爲簡。故朱傳以簡傲釋之。謬矣。易曰。震用伐鬼方。郭璞謂震乃摯伯之名。王季妃太任父也。程傳以震揚威武釋之。則三年有賞于大國。何人也。書曰。巧言令色。孔壬。郭氏亦謂孔爲共工之氏。壬其名也。蔡傳以包藏姦惡釋之。與驩堯三苗不類。以知考

權衡一書

稽古

五

古之學其難如此。天祿。植按。粵撫傅公泰嘗論關雎一章。文王固無自思好迷之理。如以爲宮人所作。則語氣殊不似。且何至有展轉反側之苦。又何以有琴瑟鐘鼓之樂乎。蓋后妃欲爲文王求淑女。以廣嗣續。故曰君子稱其夫之詞也。曰友之樂之容。接其下之義也。按此亦本箋疏而暢其說。朱傳不取。未知何義也。當存以備考。

本朝大學士張鵬鵬曰。春秋春王正月。王微生云。夏時冠周月。閏陽明集。却是時月俱改。余謂以夏時冠周月。是謂停周。聖人豈取時月俱改。則以冬爲春。以秋

為冬矣。本經何以書六月雨。冬無冰耶。若以六月應雨。冬宜冰。則時月俱未嘗改。善哉。楊用修之言曰。周建子為歲首。以是月為元。旦行朝覲會同之禮。耳。農時仍依春夏秋冬之序。此通論也。信陽子。○植按。胡傳以春秋為夏時。冠周月。子嘗考之。蓋時月俱用。周時。孔氏謂周正。即周春。月改則春移也。按先儒三傳。談理則曰公穀紀事。必以左氏。魯昭公十有七年。左氏傳。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平子禦之曰。惟正月朔。日有食之。有伐鼓用幣。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當夏四月。謂之孟夏。據此。蓋平

權衡一書

稽古

三

子以正月為歲首之月。而太史謂為正陽之月也。故曰當夏四月。謂之孟夏。然則經書六月。即周月傳明其為四月。乃夏月。胡氏夏時周月之說。固未確矣。又如僖公十五年十一月。秦伯獲晉侯。周月也。傳作九月。夏月也。此類不一而足。則經之所書。皆周月可知。不考之此。而肆為辨博。不知其於此傳作何解耶。若周改建子。而周之幽風。全用夏時。如四月惟夏六月徂暑之類。亦夏時也。故朱子謂或是當時二者並行。惟人所用。信陽子所引。楊用修之言。蓋本于此。

本朝

曰。世傳孔氏三世出妻。蓋本檀弓。孔氏不

喪出母。自子思始之說。竊以孔子大聖。子思大賢。豈不能齊家若此。間嘗反覆其文。思得其解。其曰。昔者子之先君。喪出母乎。出母者。所生之母也。呂相絕秦書。康公我之自出。則出之為言。生也。明矣。其曰。子之不喪出母。何居。蓋嫡母在堂。不得為三年喪耳。其曰。為伋也。妻者。則為白也。母云云者。蓋妾意也。必白為妾。所出而子思不令其終三年喪耳。讀者不察。遂傳為孔氏出妻。豈不負冤千古。偶鈔。○植按。齡時見古人懿行名論。常鈔存以備遺忘。而未知紀其書目。今不能追補也。但以偶鈔別之。以俟再考。

權衡一書

稽古

三

本朝高士奇曰。左傳昭公十年。子皮歸。謂子羽曰。夏書云。欲敗度。縱敗禮。我之謂矣。註曰。逸書也。又十七年。太史曰。在此月也。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月朔之謂也。註逸書也。按今文尚書。欲敗度兩言。今見于太甲篇。乃商書也。子皮以為夏書。杜預遂以為逸書。辰不集于房。四語。今見于胤征。正是夏書。只差一不字。而杜乃註為逸。殊可訝也。天祿餘識。○植按。左傳引尚書。有以禹謨作夏書。如僖二十四年。地平天成。文七年。戒之用休。襄三年。成允成功。二十六年。與其殺不辜。寧哀十八年。官占惟能蔽志。是也。

有以卑陶謨作夏書如莊八年卑陶邁種德是也有以洪範作商書如文五年沉潜剛克襄三年無偏無黨是也此蓋古今氣書不同惟大甲之爲夏書則不免于誤耳○又按喜于叛古固非虛受之理然替守師說使耳目心思日錮于章句之中亦非能有心得之趣者也冬夜箋記一條云四十五十而無聞是不聞道非無聲聞也又余師李穆堂公毅於論語之說有三段其一賢賢易色竭力父子致身君臣也有信朋友也何以首句又言賢人之賢未免與朋友相複且何以必說到易色此應以夫婦一倫而言方與下

權衡一書

稽古

三

三句相合其一犬馬皆能有養方言事父母忽下及于養犬馬既擬之不以其倫非人所忍言且敬人之子以養而斥以養犬馬之甚亦非聖人渾淪之意蓋服勞奉事皆謂之養犬馬之奉勞于人亦猶人子之致養于親猶就人子言之于意義爲合其一傳不習乎爲人謀與友交皆已之于人而傳獨曰師之于我亦不相類蓋亦我之傳于人者也以此教人而未必能以此自習如所謂君子道四丘未能一者猶此義耳又潮州太守龍君爲霖有一說無所取材以材爲裁似非本義且上方以浮海許之而此又以取裁抑

之語亦不符蓋材卽指梓之所需材木而言言海可資而梓之材無所取諸也如此則不度于義之意自在言表予謂此五條皆有獨得之見而犬馬有養傳習取材皆已見于註疏此可悟今人之意所及者古人已有此說而朱子所不從又必自有所見固非善讀書人不能別有悟入但若專于立異乃足爲病耳

權衡一書

稽古

戶

史鑑

春秋傳序曰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仲尼因魯史成文考其真偽而制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敘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則皆卽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畧不必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修之晉杜預○植按六經之中惟尚書春秋具有史體尚書多紀傳之義春秋皆編年之體故言史者必祖春秋唐劉知幾曰作史有三長才學識缺一不可袁樞

權衡一書

稽古

三

曰史有五難煩而不整俗而不典書不實錄褒貶不中文不勝質此五者史之所以難也宋曾鞏曰作史有四足明足以周萬事之理道足以適天下之用智足以知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情元揭傒斯論作史曰必得有學識有文章知史事而心術正者乃克爲之卽此數子之言可以知史家之得失矣漢司馬遷自其父談世爲太史公納蘭臺金匱石室之書作史記始改編年爲紀傳體作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班固因之作漢書朱范曄因之作後漢書晉陳壽作三國志唐太宗作晉書梁沈

約作宋書蕭顯作南齊書唐姚思廉作梁書陳書陳李百藥作北齊書北齊魏收作北魏書唐李延壽作南史北齊魏收作新唐書五代史元脫脫作宋史金史遠史明宋廉作元史偶鈔

漢班固曰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于天漢其言秦漢詳矣至于宋經撫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畧或有抵牾又其是非頗謬于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

權衡一書

稽古

三

所蔽也然自劉向楊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遷書晉范曄曰司馬遷班固父子有良史之才遷文直而事覈固文瞻而事詳若固之敘事不激諱不抑抗瞻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靡盬而不厭信哉其能成名也彪固譏遷以爲是非頗謬於聖人然其議論常排死節否正直而不敘殺身成仁之爲美則輕仁義賤守節愈矣回傷遷博物洽聞不能以智免極刑然亦身陷大戮智及之而不能守之嗚呼古人所以致

論于目睫也。後漢書

晉張輔嘗論班固司馬遷云遷之著述詞約而事舉敘三千年事惟五十萬言班固敘三百年事約八十萬言煩省不同不如遷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獎勸惡足以鑒誠人道之常中流小事亦無取焉而班皆書之不知二也毀貶見錯傷忠臣之道不知三也遷爲蘇秦張儀范雎蔡澤作傳逞詞流麗亦足以明其大才故述辨士則辭藻華靡敘實錄則隱核名檢此所以遷稱良史也。晉書○植按本朝顧炎武救文格論一條論兩漢書亦有前人所未備其言曰紀傳之謬後

權衡一書

稽古

三

人猶能正之表志則讀者罕矣故有千年而未正者漢書王子侯表中長沙頃王子高成節侯梁一卷中兩見一始元元年六月乙未封一元康元年正月癸卯封然則王子中多一侯矣後漢書地理志侯城改屬玄菟而遼東復出一侯城無慮改屬遼東屬國而遼東復出一無慮必有一焉宜剛者然則天下郡國中少二城矣夫以二劉之精核章懷太子之詳明馬貴與之淹博而皆仍其失又何歟是雖讀史者之所忽而不可不察也

晉陳壽漢魏吳蜀三國志時人稱其善敘事有良史之

才或云丁儀丁廙有威名于魏壽謂其子曰可覓千斛米見與當爲貴公作佳傳丁不與之竟不爲立傳壽父爲馬謖參軍謖爲諸葛亮所誅壽父亦坐被髡諸葛瞻又輕壽壽爲亮立傳謂亮將略非長無應敵之才言瞻惟工書名過其實議者以此少之。晉書○明黃汝良曰陳壽三國志宋裴松之稱其詮敘可觀事多審正良有以矣至其書具紀傳而缺志表竊意鼎峙之際運祚日淺故稽古禮文之事或多闕略歟三志所載惟蜀爲簡壽歸咎于相亮之不設史官似也而後主紀乃云史官言景星見豈是時史官主祿祿

權衡一書

稽古

三

不司記註耶即使史缺專官而當時蜀士泰然譙周之倫皆博雅好論著聞見實非乏也相亮具王佐之才其用兵經武司馬畏之如虎八陣圖木牛流馬迄今無能窺其秘者壽爲蜀人親見其行事乃謂管蕭亞匹將累其其所長豈所謂修邨于相亮父子者不盡耶抑亮所敵者司馬氏而壽後爲晉臣不得不枉其筆耶。三國志本序

晉書敘曰始爲晉書者何承天崔鴻臧榮緒之屬凡十八家至唐貞觀中詔房玄齡與許敬宗褚遂良之徒刪緝之其事例屬李樞天文律曆屬李淳風掌故屬

于志寧紀傳屬顏師古孔穎達輩而宣武二紀陸機王羲之傳天子稱制以敘論之最稱彬彬詳雅說者乃以爲晉曆僅百年不能當漢東京之半而文倍之諸載記僭王雄武兇悖妖祥之變往往過實而世說語林幽明錄搜神記亦所不廢循正者卑之以裨官責核者外之以誣史而是書稍屈矣世貞

魏書敘曰魏書一百三十卷北齊右僕射魏收撰收褒貶肆情衆口沸騰號爲穢史魏雖享國百餘年典章制度內外風俗大抵與劉石慕容苻姚略同道武太武暴戾甚于聰虎孝文之強不及苻堅其文章儒學

權衡一書

稽古

壹

之流既無足紀述謀臣辨士將帥功名又不可希望前世而修史者言詞質俚取舍失衷終篇累卷皆官爵州郡名號雜以冗委瑣曲之事學者陋而不習故數百年間其書亡遺不完者無應三十卷宋范祖禹植按文本于實實事無可紀述而欲強飾文藻固不免官爵名號冗委瑣曲之請也豈惟史事爲然

新唐書進書表云其事則增于前其文則省于舊本宋劉元城曰此正新唐書之所以失處治安宋蘇洵曰司馬遷之詞淳健簡直足稱一家而乃裂取六經傳記雜于其間以破碎汩亂其體五帝三世紀

多尙書之文齊魯晉楚宋衛陳鄭吳越世家多左傳國語之文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傳多論語之文夫尙書左國論語之文非不善也雜之則不善也其自序曰談爲太史公又曰太史公遭李陵之禍是與父無異稱也先儒反謂固沒彪之名不若遷讓美於談吾不知遷于紀于表于書于世家于列傳所謂太史公者果其父耶抑其身耶此遷之失也班固贊漢自創業至麟趾之間築趾遷論以足其書者過半彼既言矣申言之何益及其傳遷楊雄皆取其自敘屑屑然曲記其世系彼遷雄自序可也已因之非也此固之

權衡一書

稽古

美

失也范曄之史之傳若酷吏宦者列女獨行多失其人間才甚者董宣以忠毅槩之酷吏鄭衆呂強以廉明直諫槩之宦者蔡瑛以忍耻妻胡槩之列女李善王忱以深仁厚義槩之獨行與夫前書張湯不載于史記姚杜仇趙之徒不載于遊俠遠矣又其是非頗與聖人異論竇武何進則戒以宋襄之違天論西域則情張騫班勇之遣佛書是欲將相苟免以爲順天平中國叛聖人以事戎神乎此曄之失也陳壽之志三國也紀魏而傳吳蜀夫三國鼎立稱帝壽獨以帝當而以臣視吳蜀吳蜀於魏何有而然哉此

謬之失也。噫。固譏遷失。而固亦未為得。謬固失。而謬益甚。詩復爾。史之才。誠難矣。後之史。宜以是為監。無徒譏之也。薛文

五代史。彼曰。廬陵歐陽公。五代史。蓋潛心累年。而後成。書其事。迹實錄。詳于舊記。而褒貶義例。仰師春秋。由遷固而來。未之有也。至于論朋黨。宦女。忠孝。兩全。義子降服。尤非小補。宋陳師錫

宋司馬光。約戰國至秦二世。如左氏體。為通志。以進。英宗悅之。命續其事。就崇文殿開局。許自選官屬。得借龍圖天章三館秘閣書籍。給御府筆墨。繪帛。及御前

權衡一書

稽古

迄

錢以供果餌。以內臣為承受。光遂與劉放。劉恕。范祖禹。及子康。編集神宗即位。賜名資治通鑑。製序文。賜之光。外出前後六任。聽以書局自隨。光于是徧閱舊史。旁采小說。扶摘幽隱。按計毫釐。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終五代。又畧舉事口。年經國緯。以備檢。為目錄。又參考羣書。詳其同異。俾歸一塗。為考異。合三百五十四卷。歷十九年而成。續編。○金履祥曰。左氏終于趙魏韓之亡。智伯而通鑑始于趙魏韓之為諸侯。又推其始。以及于趙魏韓之滅。智伯又推其始。以及智伯之立。後舉數十年之事。悉下附于威烈二

十三年之內。年之不接于春秋者。避續經之嫌也。事之接于左氏者。敘記事之實也。前編

宋袁樞常喜誦司馬光資治通鑑。苦其浩博。乃區別其事。而貫通之。號為通鑑紀事本末。孝宗讀而嘉嘆。以賜東宮。又分賜江上諸帥。且令熟讀。曰。治道盡在是矣。宋史

朱子綱目後序曰。司馬公推本荀悅漢紀。以為資治通鑑一書。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珠貫繩聯。粲然可考。其功可謂偉矣。至于帝曹魏而冠。蜀漢帝朱梁而冠。河東繫武后之年。黜中宗之號。與夫屈原四時

權衡一書

稽古

美

之見削楊雄荀彧之見取若此之類。其于春秋懲勸之法。又若有未盡同者。此子朱子綱目之所為作也。踵編年之成文。還策書之舊制。一年之內。網別其條。一條之下。採摭其要。綱做春秋而參取羣史之良目。做左氏而稽合諸儒之粹。至于大經大法。則一本于聖人之述。作使明君賢輔。有以昭其功。亂臣賊子。無所逃其罪。而凡古今難制之變。難斷之疑。皆得參驗稽決。以合于天理之正。人心之安。而後世權謀術數。利害苟且之私。一毫無得參焉。則是繼春秋而作。未有若此書之盛者也。然則麗澤先生呂公之為大事

記也。固接于獲麟。今則不然。何也。曰。事記之書。用司馬遷之法者也。故續獲麟而無嫌。綱目之書。本春秋之旨者也。故續獲麟而不可。夫固各有當也。宋李方子宋尹起莘曰。先正朱文公先生。修通鑑綱目。其書法有正例。有變例。正例則終始典廢災祥因革。及號令征伐殺生除拜之類。義固可見。若其變例。則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皆特筆書之。如張良在秦而書曰韓人。陶潛在宋而書曰晉處士。楊雄在漢而書曰莽大夫。呂后在一統之時。而以分注紀其年。武后改號光宅。而止書中宗嗣聖之類。是皆變文見意者也。至于其

權衡一書

稽古

堯

間微詞與義。又有不可得而偏舉。如陶侃以藩鎮入擊賊。而必書溫嶠以陶侃討峻。褚淵以舊臣爲司空。而必書于齊王道成。稱帝之下。唐宇文士及。邪佞之臣也。而卒書其爵。五代馮道失節之人也。而卒具其官。凡若此類。殆未易察。倘徒習其句讀。而不究其指歸。則先正書法之義隱矣。此固鯁生所以妄意發明。有不容自己者。綱目發元金履祥嘗謂司馬文正公。光作資治通鑑。秘書丞劉恕爲外紀。以記前事。不本于經。而信百家之說。是非謬于聖人。不足以傳信。自帝堯以前。不經夫子所定。

曰。野而難質。夫子因魯史以作春秋。王朝列國之事。非有玉帛之使。則魯史不得而書。非聖人筆削之所加也。况左氏所紀。或闕或誣。凡此類皆不得以辟經爲辭。乃用邵氏皇極經世曆。胡氏皇王大紀之例。損益折衷。一以尙書爲主。下及詩禮春秋。旁採舊史諸子。表年繫事。斷自唐堯以下。接于通鑑之前。勒爲一書。名曰通鑑前編。凡所引書。輒加訓釋。以裁正其義。多先儒所未發。史元○植按綱目之作。卽麟經之意也。而魯隱以上。無書春秋之作。繼壁經之義也。而陶唐以前。不錄。蓋古者史無專官。事無正紀。雖或雜見于

權衡一書

稽古

早

左國諸書。而欲核實詳錄。并年月而追紀之。雖孔子不免無徵之嘆。仁山何以獨爲其難乎。然迹之難信者。核之以經。事之不經者。衷之以理。嗜古而不擇者。此固足正之。明鄭瑗曰。綱目書曹操責孫權任子權。不受命。蓋欲其遣質子。而權不遣也。發明謂操負多罪。乃欲越江漢而責人。所謂有諸已而欲非諸人者。此似不考文義之過。南宋徐羨之傳。亮謝晦廢其主義符而弑之。及文帝立。能正其弑逆之戮。而不德其迎立之私。宜書討誅。以明帝心。綱目乃誤書討殺尹氏。求其說而不

得乃謂宋主下詔暴其殺二王之罪而不正其大逆之謀使羨之等罪止于殺二王則討而殺之足矣予按宋書元嘉三年之詔首云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又云羨之等實受顧託任同負圖送往無復言之節事君關忠貞之効逞其悖心不畏不義播遷之始謀肆醜毒至止未幾顯行怨殺如此而謂不正其大逆之謀可乎大抵不考本末輕于立論而欲得書法之意見是非之實難矣劉友益編目書法文甚峻潔但有因本文之誤而曲爲之說者如東晉晉王保故將陳安降漢先是漢改號趙矣此猶書漢誤也考之提要

權衡一書

稽古

聖

漢正作趙初無他義書法謂書漢所以志仇國而爲安惜唐永王璘反肅宗命而適討之其云上皇遣誤也書法謂不以肅宗主之所以著自反不縮之戒皆鑿也唐諸臣狄仁傑郭子儀李光弼等有卒書識者亦誤也又皆各爲之說可謂求索之過蓋綱目節義浩繁朱子僅成書而未及修改故大義雖明而其間容有未備者如帝或書上弑或書殺卒或書薨之類可見不必曲爲之辭并觀明柯維騏嘉靖間以宋史與遼金二史舊分三書維騏乃合之爲一以遼金附之而列二王于本紀褒貶去

取義例嚴整閱二十年而始成名曰宋史新編明史本朝顧炎武曰元史列傳八卷速不台九卷雪不台一人作兩傳十八卷完者都二十卷完者拔都亦一人作兩傳蓋其成書不出于一人之手宋濂序云洪武元年十二月詔修元史臣濂臣王禕總裁二年八月書成順帝時無實錄可徵因未得爲完書上復詔儀曹遣使行天下其涉于史事者令郡縣上之三年七月書成凡前書有所未備願補完之總裁仍濂禕二臣然則元史之成雖不出于一時一人而宋王二公亦難免于疎忽之咎矣救文格論

權衡一書

稽古

聖

本朝寶應朱克生作漢孝平元始元年至光武建武元年綱目序云孝平之世王莽以外戚擅權官闕恃太后朝堂列奸黨弑帝弑后篡奪國璽朱文公綱目初始二年編年之下雖不與莽于甲子則書莽而創帝嬰猶未敢以爲然也是年莽廢帝嬰爲定安公而嬰尙存光武建武元年正月方望以帝嬰復位于臨涇則嬰儼然帝也客曰嬰廢於定安第及長不辨六畜方望以嬰稱帝于臨涇而綱目不許之以其不成帝也應之曰帝嬰二歲太后已立爲皇太子後改元安得不與以帝乎王莽篡位而帝嬰在定安猶夫春秋

之公在乾侯。宋末之帝。在歷山也。既不許莽。正統則甲子。應書帝。嬰在宛。安第。莽之偽號。明焉。至于六畜不辨。乃莽使人守第。禁出入。則莽之罪也。客曰。莽之竊位。冠以帝。嬰。綱年而更始。亦附書。何也。予曰。綱目亦未之許也。綱目又不許更始。以正統。則正統仍在。嬰矣。更始以諸將立之。其去劉盆子。劉信也。幾何。後身降。赤眉。降王長沙。則更始之不得稱帝。奚待辨哉。予從綱目。孝平元始起。迄初始二年以下。皆冠以帝。嬰之號。歷十七年。至乙酉。建武元年止。夫建武則漢有正統。而帝。嬰已滅。予乃題朱文公之意。而

權衡一書

稽古

聖

非敢與之諍也。

本朝長洲宋寶穎。作黜朱梁紀年圖論。略云。王莽不得為新安。祿山不得為燕。全忠愍獨得為梁乎。且其時移檄興復唐室者。有晉岐蜀淮南四國。或為唐之臣子。或為唐之賜族。則唐實未嘗亡也。今黜朱梁紀年。而以晉岐淮南之稱。天祐者為主。始于天祐四年。至後唐莊宗同光元年而止。亦春秋公在乾侯之義也。圖如左。○唐昭宣光烈孝皇帝。天祐四年夏四月。朱全忠僭稱皇帝。偽國號梁。偽年號開平。廢唐帝為濟陰王。淮南四川。移檄興復唐室。○晉岐淮南稱天祐

五年春正月。晉王李克用卒。子存勗立。朱全忠弑昭宣帝。夏五月。晉王伐偽梁。夾寨破之。○晉岐淮南天祐六年六月。偽梁劉知俊奔岐。岐遣劉知俊伐偽梁。靈州大敗梁人。○晉岐淮南天祐七年。偽梁遣兵襲鎮州。取深冀。鎮定推晉王為盟主。晉遣兵救之。○晉岐吳天祐八年。偽梁改號乾化。晉王伐偽梁。軍于柏鄉。大破之。○晉岐吳天祐九年春正月。晉王及鎮定之兵伐幽州。二月。朱全忠救之。大敗而還。六月。朱全忠為子友珪所殺。○晉岐吳天祐十年二月。朱友貞殺友珪而自立。○晉岐吳天祐十二年。朱友貞改偽

權衡一書

稽古

聖

年號曰貞明。○晉岐吳天祐十七年。朱友貞改為年號曰龍德。○晉岐吳天祐二十年。晉王李存勗建國號曰後唐。改元同光。冬十月。唐主入大梁。朱友貞自殺。唐毀偽梁宗廟。廢朱溫朱友貞為庶人。○後唐莊宗光聖神武皇帝。同光元年。○按益都鍾尙書羽正作正統論。略云。三代漢唐。宋正統也。東周君。蜀漢昭烈帝。晉元帝。宋高宗。正而不統者也。秦始皇。晉武帝。隋文帝。統而不正者也。雖非正統。不可不以帝子之。以天下無久虛之理也。若夫王莽。曹丕。朱溫。不得言正。又不得為統。而乃從而帝之。誤已。○二條池植按

經史同體而異用麟經記事之史也。而朱子本以作綱目尚書記言之史也。而同馬遷本以作史記史記之書。雖或譏其是非。頗謬於聖人。然而文直事覈。善敘事理。其摹寫處。往往若畫工之筆。形勢如繪。精神俱出。覽者如將見之。後世孰能及此。神品者。前後漢書皆遜此矣。然論者謂其贗而不穢。詳而有體。非若三國志之以私廢公。甚至帝魏寇蜀之大舛也。晉書固不逮古。然出自房玄齡許敬宗諸人之手。其天文律歷。掌故紀傳。各屬之爛。於此事之人。用其所長而成之。固亦一代著作之林矣。南北朝專史中。隋志最

權衡一書

稽古

望

優以其有倫有要。且備五代典章也。魏書最劣。以其褒貶任情。甚至穢史之口也。南史北史。雖刪繁補漏。遠過專史。然非白莫承。無藍易青。勢亦烏能大改於其舊哉。新唐書亦因舊唐書更修之。而事增文省。短長錯見。固不如廬陵自修之五代史矣。義例仰師春秋。不愧儒者之筆。而又能得龍門之意。班范以還。固未或有過於此者。宋史失之靡蔓。而南宋尤甚。遼史失之簡畧。而金史又蕪元史。且以削稿太速。未盡審覆之勞。尚何問詳畧乎。奪之悉當哉。昔人謂三國志爲必改之書。竊謂宋遼金三史亦當修改。近世王維

儉有宋書之作。稿本藏於宋漫堂家。卽以綱目之精。而新會林阜亦有通鑑綱目大成之編。十年閉戶而

成之。稿本藏於其家。且自唐宋以來。諸儒評史之論。往往散見於文集雜著。如唐宋諸列傳中。有事不關朝廷行。不必卓偉。或武功止在一方。無當於定國勤事之義者。其傳之可芟者。一有一事而關數人。彼此互載者。其文之可省者。一或不傳中一二事足錄。并及他項事者。其蕪穢可已者。又一若夫小說外史。足以傳信他書。遺事可備。佚實則不一而足也。遼三長之儒臣。務博考而精擇。或採輯論斷於本傳之外。

權衡一書

稽古

吳

或另擬改本於各帙之中。彙成一書。集史事之大成。其事雖勞。而有功於文獻者。當亦非淺。

補錄

周易魏王弼註。尚書漢孔安國傳。毛詩漢鄭玄箋。禮記亦鄭玄註。春秋左傳。晉杜預傳。上五經皆唐孔穎達疏。周禮儀禮俱鄭玄註。唐賈公彥疏。春秋公羊傳漢何休註。唐陸氏疏。穀梁傳晉范甯註。唐楊士勛疏。孝經唐玄宗註并疏。宋邢昺較論語魏何晏註。邢昺疏。爾雅晉郭璞註。亦邢昺疏。孟子漢趙岐註。宋孫奭疏。十三經。○植按經之名始於禮有經解。迨樂亡而五矣。故漢武時有五經博士之官。若益以儀禮周禮以爲七。白漢文翁始又分春秋三傳以爲九。自唐鄭覃

權衡一書

稽古

四十七

始。再益以孝經論語爲十一。白唐劉孝孫始。至益以爾雅孟子以爲十三。則宋淳化間所定也。然三傳皆以詮經。而不可以傳爲經。孝經非盡孔門之書。爾雅必非周公所作。詳見訂訛則先儒多辯之。論孟今已列之四書。亦不以經名矣。是以前明止纂五經大全。以此取士。本朝因之。更爲周易折中詩書春秋傳說近又成三禮義疏。此古今經傳之權衡也。
元草廬吳氏澄曰。禮記四十九篇。精粗雜記。無所不有。雖不能以皆醇。然先王之遺制。聖賢之格言。往往賴之而存。第其諸篇多記者。旁搜博採。剿取殘篇斷簡。

權衡一書

稽古

吳

會粹成書。無復詮次。朱子晚年編校儀禮經傳。所附載記數篇。或削本篇之文。而補以他篇之文。今則不敢故止。就本篇中。科分櫛剔。以類相從。俾其上下章文義聯屬。章之大旨。標識於左。庶讀者開卷瞭然。若其篇第。則大學中庸。程朱既表章各爲一書。而投壺奔喪。實爲禮之正經。亦不可雜之於記。其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六篇正釋儀禮。則輯爲傳。以附經後矣。此外猶三十六篇。曰通禮者。九曲禮內則少儀玉藻通記。小大儀文而深衣附焉。月令王制專記國家制度。而文王世子明堂位附焉。曰喪禮者。十有一喪。大記雜記。喪服小記。服問檀弓。曾子問六篇。旣喪而大傳問傳。問喪三年問。喪服四制五篇。則喪之義也。曰祭禮者。四祭法一篇。旣祭而郊特牲。祭義祭統三篇。則祭之義也。曰通論者。十有二禮。器禮運經解一類。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一類。坊記表記緇衣一類。儒行自爲一類。學記樂記其文雅馴。非諸篇比。則以爲是書之終焉。庶篇章文句秩然有倫。先後始終。頗爲精密。禮記纂言序

宋鮑照河清頌引孟子語曰影從表瑞從德又曰孟軻曰千載一聖是旦暮也梁處士傳序引孟子曰今人之於爵祿得之若其生失之若其死此不知何所據姑錄之以備考釋史

漢楊子雲太玄多奇創語童之次五曰蒙蒙求兌其德不美言小人不義而取富貴如人之蒙突荆棘以求兌獸雖得之豈足慶也上九曰童蒙觸犀灰其首言以弱觸強適足喪其首而已增之次八曰兼具以役前慶後亡言貪賂者之必敗也上九崔巍不崩賴彼峽岬峽岬小山也高山不崩由於小山相輔以喻人

權衡一書

稽古

四九

主不可無弼士也交之次五曰交于鴛鴦不獲其榮鴛鴦猩猩能言之物交不擇地而惟利口者是近何榮之有從之次六曰從其目失其腹言從外失內即老子為腹不為目之古也格之次六曰息金消石往小來奕金喻美石喻惡言養善除惡雖小去而大來也更之次五曰童牛角馬不今不古言恣已意而變天常則亦何所合也次八曰駟馬踟躕而更其御言政不調則當改輩又不可泥常也大之次八曰豐牆峭附三歲不築崩言厚其牆而薄其足必有崩墜之憂君子不可不隆其本也守之上九曰與茶有守餘

于盧首茶為白盧為黑言任老成而謝新進也視之次八曰翡翠于飛離其翼狐貂之毛躬之賦言以文取禍也去之次八曰月高弦火幾懸不可以動有愆言月弦而將虧火縣而歲晚人之年老不可復仕也窮之次五曰羹無糝其腹坎坎不失其範羹無糝約矣雖不充豈失其正哉割之次七曰紫蜺荷雲朋圍日其疾不割雲五色為慶三色為喬紫蜺以象小人而雲以象君子二者並進若不刊除其邪斯為疾矣失之次六曰滿其倉蕪其田食其實不養其根此之為務末忘本者戒也次八曰鷓鴣鳴于辰牝角魚木

權衡一書

稽古

五十一

牝宜童而角魚宜水而木言反正也山齊錄明王圻曰史記父子兩手所作父文字密子文字疎蕩西漢父子及班昭三人之文叔度文字頗跌宕近于子長有波瀾段落孟堅則工細習世叔之妻則平而無意味矣東漢三四種文字有班叔度孟堅之文有范滂之文有蔡邕之文有范曄之文二班有旨趣如隗囂公孫述馬文淵之傳是也如黃叔度郭林宗范滂乃父子家傳之作其他撫事而無文氣皆范曄之文也伯喈文字不多亦不及二班又曰史遷好撫拾不經之言為傳又或辨其有無噫不

足辭也。經曰：趙盾弑其君，則盾固未嘗殺于靈公，而盾之善終，何嘗死于屠岸賈？史之不足信者多矣。老蘇論史遷之傳廉頗也，議救閼與之失，不載焉。見之趙奢傳，傳食其也，謀撓楚權之謬，不載焉。見之留侯傳，傳周勃也，汗出浹背之耻，不載焉。見之王陵傳，傳董仲舒也，議和親之疏，不載焉。見之匈奴傳，皆功十而過一焉。苟列一以疵十，後之庸人，必曰十功不能贖一過，將苦其難而怠矣。本傳晦之，他傳發之，其與善也不隱而彰乎？遷論蘇秦，稱其知過又不獨使蒙惡聲，論北宮伯子，多其愛人長者，因贊張湯，與其推

權衡一書

稽古

五十一

賢揚善，贊酷吏，人有所褒，不隱其惡，皆過十而功一也。苟舉十而廢一，後之凶人，必曰雖有善不錄矣。吾復何望哉？是室其自新之路，而堅其肆惡之志者也。故於傳詳之，於論復明之，其懲惡也不亦直而寬乎？

南園漫錄云：史記于項羽爲本紀，至班固始改爲列傳。余觀鴻門之宴，羽東向坐，范增南向坐，漢高北向坐，張良西向侍，一時之分封王侯，其以人君自處，而衆亦尊以爲君，可見矣。故史記據實而爲本紀，非尊之也。夫所謂紀者，卽通曆之紀年，如不立項羽本紀，則

秦統滅之後，漢未得天下之先數年之曆，當屬之何人耶？蓋本紀之立，爲通曆立，非爲項羽也。項既亡秦而立楚懷王，殺義帝，殺卿子冠軍，分王諸侯，皆項王之制，安得不爲羽立本紀耶？若班固作漢書，所紀之曆，皆屬漢矣，而項羽之事，但載紀耳，自當作傳無疑。班孟堅漢書，大抵沿襲史記，至季布、蕭何、袁盎、張敖、衛霍、李廣等贊，率因史記舊文，稍增損之，或有全用其語者，前作後述，其體當然。至如司馬相如傳贊，乃固所自爲，而史記反全載其語，而作太史公曰：何耶？又遷在武帝時，雄生西漢末，安得謂楊雄以爲靡麗之

權衡一書

稽古

五十二

賦，勸百而風一哉？諸家註釋，皆不及之。又公孫弘傳，在平帝元始中，贈弘子孫爵，徐廣註謂後人寫此以續卷後，然則相如之贊，亦後人剿入，而誤以爲太史公無疑。至若管仲傳云：後百餘年有晏子，孫武傳云：後百餘歲有孫臏，屈原傳云：後百餘年有賈生，皆以其近似類推之耳。至于優孟傳云：其後二百餘年，素有優旃，而淳于髡傳亦云：其後百餘年，楚有優孟，何耶？殊不思優孟在楚莊王時，淳于在齊威王時，楚莊春秋之世，齊威乃戰國之時，謂前百餘年，楚有優孟可也，今乃錯謬若此，且先傳髡而後叙孟，其次序曉

然謂之非誤可乎。

班史古今人物表如傳道者曾子乃列於顏閔仲弓之下。首霸者齊桓乃居於四公之次。魯隱列於下下而葛伯及於下中。若以讓桓爲行善而未盡彼廢祀仇餉者惡未極乎。嫪毐列于中下而於陵仲子與之同等。若以好名者誠非中道。彼淫穢叛逆者尚可齒乎。夔后夔也。居夔于上下。出后夔于下上。韋豕韋也。寅韋于下上。列豕韋于上下。是以一人而二之。郵無恤與三良並著。范武子與士會俱垂。是一謚而離之。且漢書紀漢事也。乃總古今以著人表名義乖矣。張宴

權衡一書

稽古

五三

曰。老子玄嘿。仲尼所師。文伯之母。達于禮典。而在第四。田單以卽墨孤城。復強齊之大。魯連忽于榮利。蘭子伸威。秦王退讓。廉頗乃在第五。大姬巫怪。陳人化之。國多淫祀。寺人孟子。違于大雅。以保其身。既被宮刑。怨刺而作。乃在第三。下隨務光。亦巢許之儔也。而巢許獨在第二。龍逢殺身。亦箕子比干之徒也。而龍逢獨列第三。視鮑叔人也。而與史魚之直同列。商鞅殘刻之人。白起苛暴之尤也。而與薛居州樂正子之善士同科。二世胡亥。何以賢于燕喜魏假。而在下中。智伯子噲。何以高于齊愍王。越王無疆。而居下上。令

尹子蘭與上官大夫一類也。一中中。一中下。且上官大夫卽靳尚也。而兩出之。田單周衍。何以列于莊周惠施之上。元咺白公。何以居于亥唐倚相之列。左邱明與顏淵並列第二。南宮适與公伯寮同在第四。又如宋昭公。曹共公。皆一人而兩出。他如此類。不可更僕數也。

漢末之董卓承耿紀。晉初之諸葛母邱。齊興而有劉康袁粲。周滅而有王謙尉遲斯。皆破家殉國。視死猶生。而歷代諸史。皆書之曰逆。將何以激揚名教。以勸事君者乎。古之書事也。令賊臣逆子懼。今之書事也。使忠

權衡一書

稽古

五四

臣義士羞。南董有靈。必切齒泉下。隋書爲魏鄭公所修。然義例欠精。而與奪殊舛。今卽其所名目。而按其所傳。如崔弘昇治狀無愆。而列之酷吏。辛彥之崇信佛道。而廁之儒林。王頰逆黨也。而取其文學。崔順登仕途。以死徐則本黃冠之流。而目爲隱逸。凡此皆當改削者也。

齊武帝使沈約撰宋書。疑立袁粲傳。而謂粲自是宋家忠臣。何爲不可。歐陽公五代史。乃不爲緯通立傳。此當時所以議其爲第二等文字。神考嘗問荆公會看五代史否。對曰。臣不會仔細看。但見每篇首必曰

嗚呼則事事皆可嘆也。余謂公真不曾仔細看。若使
曾仔細看。必以嗚呼爲是。五代之事。豈非事事可歎
者乎。

明王圻曰。前代史。凡事更時未久。曰亡何。曰居亡何。曰
居無幾何。曰未幾。其最近者。曰頃之。曰少選。曰爲聞。
曰已而。曰既而。至宋人作唐書。事或踰年。或數月。或
數日。率用俄而字接。俄爲頃速之義。惟其近久用之。
故後人相効。如敘宋太祖太宗授受之際。一則曰俄
而殂。一則曰俄而帝崩。以致燭影斧聲之疑。紛紛異
說。嘗考之。開寶六年冬十月壬子。帝以後事屬晉王。

權衡一書

稽古

五五

癸丑夕。崩于萬歲殿。太祖夜召晉王。時夜已四更鼓。
盡前後二夕。而曰俄而一字不當。害事如此。敘事之
文。可不慎歟。○斧聲燭影之疑。瓊山邱氏辨之。新安
鄭克勤氏受終考一書。尤爲信核。太宗天資忍薄。固
不無可議。然謂其弑逆。則誣枉甚矣。其不踰年改元。
宋后崩殯于佛寺。皆五代故習。當時以爲固然。踵而
行之。而後之儒者。吹毛索癥。遂指以証其無兄之心。
而以其後日之乖違。實其前日之兇逆。此皆先入之
疑勝而不考之故也。

明瞿宗吉爲集覽鐫誤。陳伯濟爲集覽正誤。二書皆不

可廢。朱子謂其所刻。與提要本多不同。今汪克寬考
異。徐昭文辨正。與尹氏發明互有異同。欲以此書如
春秋官本。大書正文。以分註如胡氏傳書之。而外以
諸書參酌。先儒所論。并楊廉夫史鉞等書。附爲小註。
庶爲讀史一助。十一條植按稗史多不錄原書所出。
今但就所見書之。不必盡王氏說也。

權衡一書

稽古

五六

訂訛目五

理之近似

春秋隱公八年公及莒人盟于浮來莒小國人微者而公與之盟故特言及以譏失禮易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隱公可謂謙矣何以譏之為失禮曰謙亨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屈千乘之尊下與小國之大夫盟豈稱物平施之謂乎太卑而可踰非謙德矣僖公二十有二年冬十有一月宋公及莒人戰于泓宋師敗績泓之戰宋襄公不貳人于險不鼓不成列先

權衡一書

訂訛

師以為至仁大義雖文王之戰不能過也而春秋不與何哉物有本末事有終始順事恕施者王政之本也襄公伐齊之喪奉少奪長使齊人有殺無虧之惡有敗績之傷罪一也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而一會虐二國之君罪二也齊人不服盡姑省德無闕然後動而興師圖之罪三也凡此三者不仁非義而獨愛重傷與二毛則亦何異盜跖之以分均出後為仁義陳仲子以避兄離母居於陵為廉乎故宋公書及以深貶之

二條胡傳

襄公二十有四年春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

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句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冢常氏在周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祧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

昭公五年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于禮乎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

權衡一書

訂訛

二

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駒弗能用也好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于禮不亦遠乎

昭公二十年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過臺子猶馳而造焉公曰惟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

所謂石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同之不可也如是三條左傳

跡之徒問于跡曰盜有道乎跡曰奚啻其有通也夫妄意關內中藏聖也人先勇也出後義也仰時智也分均仁也不通此五者而能成大盜者天下無有備說非六王五霸以為堯有不慈之名舜有不孝之行禹有洛涸之意湯武有放弑之事五霸有暴亂之謀世皆譽之人皆諱之或也故死而操金椎以葬曰下見六王五霸將殺其頭矣辨若此不如無辨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

權衡一書

訂訛

三

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荆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為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齊之好勇者其一人居東郭其一人居西郭卒然相遇于塗曰姑相飲乎觴數行曰姑求肉乎一人曰子肉也我肉也尚胡求肉而為于是抽刀而相啖至死而止勇若此不若無勇紂之同母三人其長曰微子啟其次曰中衍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紂也甚少矣紂母之生微子啟與中衍也尚為妾已而為妻而後生紂紂之

父紂之母欲置微子啟以為太子太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而不可置妾之子紂故為後用法若此不若無法呂氏春秋

宋嘉祐六年司馬光上劄子論君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仁者非嫗煦姑息之謂興教化修政治養百姓利萬物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煩苛伺察之謂知道諠議安危別賢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強亢暴戾之謂惟道所在斷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續綱目

宋朱子門人問周子誠無為幾善惡或疑有類于胡子權衡一書訂訛

四

同體異用之云者遂妄以意揣量為圖如後

此明周

誠

幾

善幾

子之意

此証胡

誠

幾

善幾

子之失

善惡雖相對當分賓主天理人欲雖分派必省宗華自誠之動而之善則如木之自本而幹自幹而未上下相達則道心之發見天理之流行此心之本主而誠之正宗也其或苟榮側秀若寄生疣贅此雖亦誠

之勤而人心之發見私欲之流行所謂惡也非心之固有蓋客寓也非誠之正宗蓋廢尊也于此可見未發之前有善無惡而程子所謂不是性中尤有此兩物相對而生又云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蓋謂此也若以善惡為東西相對彼此角立則天理人欲同出一源未發之前已具此兩端所謂天命之謂性亦甚汗雜矣此胡氏同體異用之意也曰此說得之性理朱子答廖子晦曰為政以寬為本者謂其大體規模意思當如此耳施之于政便須有紀綱文章關防禁約裁然而不可犯然後吾之所謂寬者得以隨事及人

權衡一書

訂訛

五

而無類弊不舉之處人之蒙惠于我者亦得以通達明白實受其賜而無間隔欺蔽之患聖人說政以寬為本而今反欲其嚴正如古樂以和為主而周子反欲其淡蓋今所謂寬者乃縱弛所謂和者乃哇淫非古之所謂寬與和者故必以是矯之乃得其平耳文集○植按讀史錄記明洪武二年前上召元舊臣問元政事得失馬翼對曰元有天下寬以得之亦寬以失之上曰吾聞寬則得之未聞以寬失之也夫步急則蹢弦急則絕民急則亂居上之道正當用寬元季君臣耽於逸樂循至淪亡其失在于縱弛實非寬也此與

朱子所論正同

明陳世寶曰信步行將去從天分付來此古人之名言也然余嘗改之曰順理行將去從天分付來如此則理正而辭順為無弊矣謂之信步則有荒唐不檢之思何所不為哉

明徐官曰謙者有而不居之意而卑屈之可羞者則謂之諂儉者止而不過之意而鄙吝之可恥者則謂之吝英氣者道氣所發不容北者也而客氣則氣質之偏而難近者也英氣由武害事而况客氣乎是數者理實相懸而述若相似焉者故有屈節以諛人則曰

權衡一書

訂訛

六

吾尚謙也惜財以廢禮則曰吾尚儉也矜已而傲物則曰英氣不可無也不有以辨之則藉口聖賢之教以恣其私者何有極哉二條悅心集

事之失實

春秋隱公二年。杞子伯莒子盟于密。凡闕文有斷以大義。削之而非闕者。有本據舊史。因之而不能益者。亦有先儒傳授承誤。而不敢增者。如隱不書即位。桓不書王。則莒成風。王不書。天吳楚之君。卒不書葬之類。皆斷以大義。削之而非闕也。甲戌己丑。夏五。紀子伯莒子盟于密之類。或曰。本據舊史。因之而不能益者也。或曰。先儒傳授承誤。而不敢增者也。闕疑而慎言。其餘可矣。必曲爲之說。則鑿矣。

桓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或問桓非惠公之嫡子乎。

權衡一書

訂訛

七

曰。古者諸侯不再娶。于禮無二嫡。惠公元妃既卒。繼室以聲子。則是攝行內主之事矣。仲子安得爲夫人。母非夫人。則桓乃隱之庶弟。安得爲嫡子。隱公繼室之子。于次居長。禮當嗣世。其欲授桓所誣。誰已。所有以與人者也。豈曰攝之云乎。然則公羊所謂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子以母貴者。其說非歟。曰。此徇惠公失禮而爲之詞。非春秋法也。仲子有寵。惠公欲以爲夫人。母愛者子抱。惠公欲以桓爲嫡。嗣禮之所不得爲也。禮不得爲而惠公縱其邪心。而爲之。公羊又肆爲邪說而傳之。夫婦之大倫亂矣。二條胡傳

魯哀公問于孔子曰。樂正夔一足。信乎。孔子曰。昔者舜

欲以樂傳教於天下。乃令重黎舉夔于草莽之中。而進之舜。以爲樂正。夔于是正六律。和五聲。以通八風。而天下大服。重黎又欲益求人。舜曰。夫樂天地之精也。得失之節也。故唯聖人爲能和樂之本也。夔能和之以平天下。若夔者。一而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也。宋之丁氏。家無井。而出溉汲。常一人居外。及其家穿井。告人曰。吾穿井得一人。有聞而傳之者。曰。丁氏穿井得一人。國人道之。聞之于宋君。宋君令人問之于丁氏。丁氏對曰。得一人之使。非得一人于井中也。

權衡一書

訂訛

子夏之晉。過衛。有讀史記者。曰。吾師三不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已亥也。夫已與三相近。豈與亥相似。至于晉而問之。則曰。吾師已亥涉河也。呂氏春秋唐柳宗元曰。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于唐。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耶。周公宜以時言于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與人。與小弱弟者。爲之主。其得爲聖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也。設有不幸王以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

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富。雖十易之。不爲病。要于其富。不可使易也。而況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故不可信。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柳文

宋歐陽修曰。孔子於書。斷自唐虞以來。著其大事。可爲世法者而已。雖所作本紀。出于大戴禮。世本諸書。今依其說圖考之。堯舜夏商周。皆同出于黃帝。堯之前也。下傳其四世孫。舜之前也。復上傳其四世祖。禹而舜禹皆壽百歲。稷契于高辛爲子。乃同父異母兄弟。今以其世次而下之。湯與王季同世。湯下傳十六

權衡一書

訂訛

九

世而爲紂。王季下傳一世而爲文王。二世而爲武王。是文王以十五世祖。臣事十五世孫。紂而武王以十四世祖。伐十四世孫。而代之。王何其謬哉。

歐陽修與曾鞏論氏族書。畧曰。近世士大夫于氏族尤不明。其遷徙世次多失。其序至于始封得姓。亦或不真。如足下所示云。曾元之曾孫樂爲漢都鄉侯。至四世孫據遭王莽亂。始去都鄉而家豫章。考于史記。皆不合。蓋曾元去漢近二百年。自元至樂似非曾孫。然亦當仕漢初。則據遭莽世失侯而徙。蓋又二百年。疑亦非四世。以諸侯年表推之。雖大功德之侯。亦未有

終前漢而國不絕者。亦無高祖之世。至平帝時侯纔四傳者。宣帝時分宗室趙頃王之子景封爲都鄉侯。則據之去國亦不在莽也。而都鄉已先別封宗室矣。又樂據姓名皆不見于年表。蓋世次久遠而難詳。如此若曾氏出于鄒者。蓋其支庶自別有爲曾氏者耳。非鄒子之後皆姓曾也。蓋今所謂鄒氏者是也。皆宜更加考正。二條歐文集

宋蘇洵曰。史記載帝嚳元妃曰姜嫄。次妃曰簡狄。簡狄行浴。見燕墮其卵。取吞之。因生契。爲商始祖。姜嫄出野。見巨人跡。忻然踐之。因生稷。爲周始祖。其神奇妖

權衡一書

訂訛

十

濫不亦甚乎。使聖人而有異于衆庶也。天地必將備陰陽之和。積元氣之英。以生之又焉用此二不祥之物哉。燕墮卵于前。取而吞之。簡狄其喪心乎。巨人之跡隱然在地。走而避之。且不暇。忻然踐之。何姜嫄之不自愛也。又謂行浴出野而遇之。是以簡狄姜嫄爲淫佚無法度之甚者。帝嚳之妃稷契之母不如是也。史遷之意。必以詩有天命胤鳥降而生商。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而言之。此又遷求詩之過也。毛公之傳詩也。以胤鳥降爲祀郊禘之候。履帝武爲從高辛之行。及鄭箋而後有吞踐之事。遷之說出。于疑詩而鄭

之說。又出于信。遷矣。甚矣。遷之以不祥。誣聖人也。然則稷何以棄。曰。稷之生也。無苗無害。或者姜嫄疑而棄之乎。鄭莊公。寤生。驚姜氏。姜氏惡之。事固有然者。吾非惡夫異也。惡夫遷之以不祥。誣聖人也。舊文。○植按。朱子詩傳曰。巨跡之說。先儒或頗疑之。而張子曰。天地之始。固未嘗先有人也。則人固有化而生者矣。蓋天地之氣生之也。猶氏亦曰。凡物之異于常物者。其取天地之氣。常多故其生也。或異麒麟之生。異于犬羊。蛟龍之生。異于魚鱉。物固有然者矣。神人之生。而有以異于人。何足怪哉。斯言得之矣。余謂老泉

權衡一書

訂訛

十二

所辨其論甚醇。其理甚實。而朱子復取史遷之說。必非無見。姑兩存以俟考。

宋胡寅曰。太史公記湯崩。太子登死。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相繼而崩。然後伊尹立太甲。非其實也。何以知其非實耶。二帝官天下。定于與賢。三王家天下。定于立嫡。立嫡者。敬宗也。敬宗者。尊祖也。尊祖者。所以親親也。兄死弟及。非所以敬宗尊祖也。且本支亂而爭奪起矣。豈親親之道哉。且成湯伊尹。以元聖之德。戮力創業。乃舍嫡孫而立諸子。亂倫壞制。開後嗣爭奪之端乎。公儀仲子。舍孫而立子。言偃問曰。禮歟。孔子

曰。否。立孫。夫孔子殷人也。且知其先王之故矣。而不以立弟爲是。此以義理知其非者一也。夫賢君必能遵先王之道。不賢者反之。以殷世考之。自三宗及祖乙。祖甲皆立子。其立弟者。沃丁耳。必有所不得已也。豈有諸聖賢之君。皆不遵先王之制。而沃丁小甲諸中材之君。反能之耶。此以人情知其非者二也。商自太丁始立弟。太史公陽甲之紀曰。自仲丁以來。廢嫡而更立諸弟。子諸弟。子諸弟。或代立。比九世亂。以其世考之。自沃丁至陽甲。立弟者九世。則仲丁之名誤也。沃丁既以廢嫡立諸弟。子生胤爲罪。則湯未嘗立

權衡一書

訂訛

十三

外丙仲壬明矣。不然是成湯首爲亂制。又可罪沃丁乎。此以事實知其非者三也。唐李淳風通于小數。猶能逆知帝王世數。以節康節極數。知來其作皇極經世史。亦無外丙仲壬名。世此以歷數知其非者四也。經所傳者。義也。史所載者。事也。事有可疑。則棄事而取義可也。義有可疑。則假事以証義可也。若取事而無義。則雖無經史亦可也。胡氏大紀

宋洪氏容齋隨筆曰。宋恭王當七夕夜。令楊玉天伺織女渡河。曰。見當報我。不見當殺汝。翟公異作祭儀十卷。云或祭于春。或祭于旦。皆非是。當以鬼宿渡河

為侯而鬼宿渡河。常在中夜。必使仰占以候之余。按經星終古不動。鬼宿隨天西行。春昏見于南。夏晨見于北。秋夜半見于西。冬昏見于東。安有所謂渡河及常在中夜之理。織女昏晨與鬼宿正相反。其理則同。杜詩云。牛女漫愁思。秋期猶渡河。牛女年年渡。何曾風浪生。唐人七夕詩。皆有此說。此自是牽俗遺詞之過。故杜老又有詩云。牽牛出西河。織女處其東。萬古永相望。七夕誰見同。神光竟難候。此事終朦朧。蓋自洞曉其實。非他人比也。文獻通考

元金氏履祥曰。史記稱姜嫄帝譽元妃。蘇氏古史因之。

權衡一書

訂訛

三

遂以稷為譽之子。嫄果元妃何嫌。于不夫而棄其子。稷果譽元妃之子何為舍嫡不立而立摯。又立堯周郊太祖何為祖稷而不祖舜。周祀姜嫄何為舍祖而獨祀妣。命禹治水時堯之年已七十餘矣。而禹猶暨稷。學之遺嫡何其少。堯之嫡兄弟何其賢。勞也。堯有嫡兄弟不能立。又不能舉。待舜而後舉之。則堯何足以為堯乎。鄭康成謂姜嫄為高辛氏世胃之妃。其說固足以濟史記之不通矣。抑以世胃之妃生子又何嫌而棄之哉。前編○植按此條論姜嫄宜與老泉之說參看。

又曰。史稱黃帝之曾孫譽之。子堯則堯黃帝之玄孫也。又稱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歷窮蟬敬康。句望。橋牛以至瞽瞍而生舜。則舜黃帝八世孫也。堯舜俱出于黃帝。則二女之妻不亦亡宗續姓。亂常無別已乎。世系之傳。史記之失考也。昔歐陽氏謂司馬漢史其紀漢之初已不知高祖之世系。于父曰太公而猶不知其名。母曰劉嫗而猶不知其氏。而其上記五帝之世。母妻嫡廢。子孫名氏一無所遺。耳目所及。尚如此。則二千餘年所傳聞者。其詳尚足信乎。或曰。世本也。非談遷所自言也。抑世本果出於三代之時乎。以

權衡一書

訂訛

古

世本為三代之書。猶以爾雅為周公之書也。故米子謂世本或出于附會。假托不可憑據。今以其叙舜之事推之。其不可憑也。審矣。曰然則舜果何出乎。考之于書曰。虞舜曰。嬪于虞。是虞者有國之稱也。參之國語。史伯之言曰。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夏能應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夏禹能平水土。以虞虞類者也。商契能和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棄能播殖穀疏。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後皆為王公侯伯。夫以虞夏並稷。契而不言則。幕為有功始封之君。虞為有國之號。而舜所自出者也。考之左

氏史趙之言曰自幕至于瞽瞍無道命舜重之以明德夫自幕以至于瞽瞍則非自黃帝昌意顓頊窮蟬敬康句望橋牛以至瞽瞍也且黃帝氏沒少昊氏作國語稱少昊氏之衰九黎亂德顓頊受之則少昊似一代之通稱後世始衰非少昊帝之世即衰也而史記于黃帝之後不及少昊懸紀顓頊指為黃帝之孫隔遠無叙少昊之代何所徂而黃帝之孫何其壽也莫難明者譜牒莫易知者朝代史記叙朝代尚有遺則其叙譜牒豈足信乎且顓頊未必黃帝之孫則五帝豈皆黃帝之後上古有同產而為夫婦者帝高陽投諸海外之野况一父之子各易其姓而遂使之男女相及豈理也哉書稱帝堯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使堯舜果同出于黃帝如史記之世系則堯之視舜為同高祖之族為羣從玄孫之行正九族之內也舜在九族內為父母弟所惡屢瀕于死耕稼陶漁而堯不一顧省豈足謂之親睦迨四岳明揚又直妻以二女豈足謂之克明俊德則史記世本誣陷聖人之罪不可勝誅矣然則堯舜之不同出于黃帝以書決之書無明文以堯之妻舜決之也

又曰史記曰舜母死瞽瞍更再娶而生象象傲腹愛後

妻子常欲殺舜也然瞽瞍特出于愛憎而舜又非有大過惡何至欲殺之哉嘗考其情則虞氏自幕故有國至瞽瞍亦無違命則相能守其國者也其欲殺舜蓋欲廢嫡立幼而象之欲殺其兄亦欲奪嫡故耳不然豈以匹夫之微愛憎之故而遽欲殺之哉然則舜固有國之嫡而其為耕稼陶漁之事何也曰古之國家子弟固非如後之養養舜之為曰漁而人從之又非必如今之漁人陶工也或者見逐于父母故勞役之或避世嫡不敢居而自歸于田漁亦因是以行其政教而濟時之窮故有謂舜見器之苦惡而陶河濱見時之貴糴而販負夏孔子曰耕漁陶販非舜事也而往為之以救敗爾此說雖出雜書而實得聖人之意又瞽瞍之欲殺舜在其初年之間而堯之舉舜則在其克諧之後史記反覆重出而莫之辨故也然孟子當時亦不辨萬章之失何也蓋孟子不在于辨世俗傳說之迹而在于發明聖人處變之心務使學者得聖人之心以推天理人倫之至則其事迹之前後有無皆不必辨矣

又曰伯益即伯翳秦聲以入為去故謂益為翳也字有回聲古多轉用如益之為翳契之為嵩鼻之為咎君

牙之爲君。雅此古聲之通用也。有同音而異文者。如陶之爲孫。垂之爲倕。鯀之爲鯀。施之爲備。紂之爲受。罔之爲羿。此古字之通用也。太史公見書孟子之言。益也。則五帝本紀言益見秦記之爲翳也。則秦本紀從翳蓋疑而未決也。疑而未決。故于陳杞世家之末。又言垂益夔龍。不知所封。則遂謬矣。胡不合二書而思之乎。夫秦記不燒。太史所據以紀秦者也。秦紀所謂佐禹治水。豈非書所謂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者乎。所謂馴服鳥獸。豈非書所謂益作朕虞。若于上下鳥獸者乎。其事同。其聲同。而獨以二書字異。乃析一人而二之。可謂誤矣。唐虞功臣。獨四岳不名。而姜姓則見于書傳。其餘未有無名者。夫豈別有伯翳。其功如此。而反不見于書。又馴服鳥獸者。孰加于伯益。雖未虎熊羆。亦以類見。果又伯翳才績如此。而書反不及乎。夫以伯翳不得爲伯益。則禹不得爲契。咎繇不得爲皋陶。倕不得爲垂。鯀不得爲鯀。他如仲偃。不得爲仲虺。紂不得爲受。羿不得爲同。君雅不得爲君牙。乎。史記本紀。世家及總叙之謬如此者。多不惟叙益爲然也。重黎二人。而合爲一。則楚有二祖也。四岳爲齊世家之祖。而總叙齊又伯夷之後。則齊又二祖。

也。此其前後必出于漢遷二手。故其乖刺如此。而羅氏路史因之。直以翳益爲二人。又以伯翳爲皋陶之子。則巖鄧李三姓無嫌矣。且楚人滅六之時。秦方盛于西。徐延于東。趙基于晉。使伯翳果皋陶之子。臧文仲安得云皋陶不祀乎。又以益爲高陽氏之才。子噴。猷至夏啟時。則二百餘歲矣。夫堯老而舜攝。舜耄期而齔禹。豈有禹且老而齔二百歲之益。以爲身後之計乎。其非事實。不可以不辨。又曰。讀西伯戡黎。微子之書。祖伊之辭。在于誓紂。初不及于咎周。微箕諸公。在于嘆紂之必亡。而未嘗忌周之必興。蓋祖伊箕子比干與武王周公皆大聖賢。其于商周之際。皆可謂仁之至。義之盡。豈有一毫私意。利欲行乎其間哉。然觀微子之所自處。與箕子之所自處。微子者。不過遜出而已。孔氏遂有知紂必亡而奔周之說。何微子叛棄其君親而求爲後之速也。此必不然矣。傳又有武王克商。微子面縛啣璧。衰絰與纘之說。是尤傳之訛也。夫武王伐商。非討微子也。使微子未遜。則面縛啣璧亦非其事。且如孔氏之說。則微子久已奔周矣。如左氏之說。則微子面縛請降矣。武王豈不聞微子之賢。縱其時周家三分有二。業已

武成載其時事。但曰一戎衣而天下大定。不書紂之死。爲武王諱。且不忍書也。他書謂紂自焚死。意謂近之。武王之于紂。非有深讐宿怨。特爲民去亂耳。使紂悔過遷善。武王必不與師而踰孟津。及紂兵已北。使紂不死而降。武王必將封之以百里之邑。俾奉其宗廟。必不忍加兵于其身也。况紂已死乎。吾意武王見紂之死也。不踊而哭之。則命商之羣臣。以禮葬之。豈復有餘怒及其既死之身乎。司馬遷乃謂武王至紂死三射之躬。斬其首。懸太白之旗。此皆戰國薄夫之妄言。遷信而取之。謬也。漢高祖猶能不殺子

權衡一書

訂訛

充

獲也。追武庚再叛。卒于就戮。始求微子以代殷後。微子于此義始不可辭。爾前日奔周之說。勿乃譏謬已乎。至于箕子比干俱以死諫。偶比干逢紂之怒。見殺箕子偶不見殺耳。因爲奴如漢法髡鉗爲城旦。春論爲鬼薪是也。說者又謂箕子之不死。以道未及傳也。夫道在可死而曰吾將生以傳道。則異日楊雄之美新。擬易可以自附于箕子之列矣。箕子豈知他日之必訪已而顧不死以待之哉。此皆二千餘載間。誣罔聖賢之論。故不可以不辨。四條

明方孝孺曰。武王牧野之兵。非武王之志也。聖人之不

幸也。武成載其時事。但曰一戎衣而天下大定。不書紂之死。爲武王諱。且不忍書也。他書謂紂自焚死。意謂近之。武王之于紂。非有深讐宿怨。特爲民去亂耳。使紂悔過遷善。武王必不與師而踰孟津。及紂兵已北。使紂不死而降。武王必將封之以百里之邑。俾奉其宗廟。必不忍加兵于其身也。况紂已死乎。吾意武王見紂之死也。不踊而哭之。則命商之羣臣。以禮葬之。豈復有餘怒及其既死之身乎。司馬遷乃謂武王至紂死三射之躬。斬其首。懸太白之旗。此皆戰國薄夫之妄言。遷信而取之。謬也。漢高祖猶能不殺子

權衡一書

訂訛

三

嬰魏文帝。猶能奉山陽終其身。曾謂武王聖人而忍其君至此乎。吾決知其不然矣。正文。植按一書云。父死不葬。爰及于戈。可謂孝乎。此史記載夷齊諫武王語也。按書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諸侯五月而薨。豈有十三年而文王猶未葬者乎。大抵史遷叙商周間事。多據拾齊東語而不必覈。如衛武公虛聖也。而至謂其篡父兄自立。其背謬不經多類。此論亦可參。

明鄭瑗曰。太誓言子有亂臣十人。論語以爲有婦人焉。扶風馬融因以爲文母。按文王受西伯之命九年而

崩壽九十七。武王即位十有三年而伐商。又六年而崩。壽九十三。文王受命時。武王當年六十有五。克商時。武王年已八十。有七。文母不應尚在。然則雖微劉氏子。無臣母之說。亦決知婦人之非文母矣。以邑姜當之。理或然也。然舊說以邑姜爲太公望女。亦恐未然。夫太公八十歸周。在文王爲西伯之後。豈得猶有未字之女。可配武王。是時武王已幾七十。又豈得始納公女爲元妃哉。史記顏回少孔子三十歲。三十二而蚤卒。是時孔子蓋年六十一。家語記孔子年二十而生伯魚。伯魚卒年五十。計年當在顏子之後。今魯

權衡一書

訂訛

至

論顏路請車。孔子已言。鯉死則家語誤矣。鯉死既在回之前。子思之生。又不知前此幾年。然則孔子卒時。子思亦應不甚幼。孔叢子載子思與孔子答問之說。雖未必然。要亦難斷其必無也。更記年表。孔子卒在敬王四十一年。魯繆公立。在威烈王十九年。上下相去七十一。年而子思之壽止于六十。有二。宜不及見繆公之立也。孔叢子載繆公薨時。子思居衛。孔叢子固不足據。然孟子亦屢言繆公之子子思不應有誤。年表之錯明矣。子謂既信壽六十二之說。卽不當信相去七十年之說。凡傳記所紀年月。如此抵牾者。不

可勝計。盡信書不如無書。信哉。非觀。○植按。論人而以其事核之。論人之事而以其歲月考之。皆決疑辨僞之要法。哲人所以剖幾老吏所以折獄。皆是道也。不此之問。而肆辨于博者。不免詞備而理絀。切林皋家譜前編叙曰。家譜前編何殊之乎。家譜也。傳其信。不傳其疑也。何以疑之。自長林受姓之始。曰食邑清河。移封博陵。其嗣曰襲封博陵。爲冀州牧。所謂博陵。邑耶。國耶。以爲邑。則天子之卿士大夫及附庸耳。未聞卿士大夫若附庸。可以爲州牧者也。以爲國。則周封八百。見于春秋著之路史。未有以二名命國

權衡一書

訂訛

至

者也。此不可信者一也。岳牧虞官也。其在周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故台康公之命齊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未聞周之有州牧也。此不可信者二也。三閭大夫掌昭屈景三族序其譜屬。而率其賢良。楚同姓實爲之。于三世曰爲三閭大夫。此不可信者三也。曰垂曰寵。距得姓之始十二世。且十三世耳。猶周代也。曰司隸校尉曰車騎將軍。則皆漢官也。此不可信者四也。放字子邱。志之闕里。曰字文表。謬矣。曰桓王時爲卿士。尤可異也。古者五十而厭官。政子邱卽不以年。亦必弱冠然後能爲大夫也。孔子蓋景王

之十年行年十七而始為人師耳。桓王之崩至景王十年百六十二歲矣。子邱既為桓王卿士而又學于孔氏之門。子邱之年齒何其長也。此不可信者五也。蒲圃之役。楚怒馬而勝于衛。蓋敬王之十八年矣。距桓王百有九十年。曰為桓王太僕。此不可信者六也。清之役。不狙死之。不狙于放。蓋同時之人也。今以為六代之孫。此不可信者七也。被字茂彥。起家臨汀令。遷別駕。具載唐書。今日字德安。為金紫光祿大夫。此不可信者八也。以此八不可信之譜。系傳疑于後人。誰執其咎。然則盡去其籍乎。去之則後之反本修古。

權衡一書

訂訛

重

之士必曰惜矣。某之嗣修家乘者。滅其祖而火其書也。然則因其舊乎。因之則後之博聞志古之士必曰。陋矣。誣其祖而傳妄以疑後之人也。此編所為作也。嶺南文獻

本朝顧炎武曰。山東鄒平縣南五里有景相公墓。通鑑周顯德元年七月癸巳。以樞密院直學士工部侍郎長山景範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此地唐時屬長山也。不知何年。謬傳為晉之景延廣。而邑志載之。以後山東通志等書。襲舛承訛。無不以為延廣墓。有令於此者。謂延廣于晉為誤國之臣。遂至皆其後人而毀。

其祠子至其邑。有諸生二人來。稱景氏之孫。請問其祖。因取通鑑及五代史世宗紀示之。又示以延廣傳。曰延廣字航川。陝州人也。乃謝而去。及寫碑文以來。其文為翰林學士知制誥扈載所撰。雖刻落者五之一。其曰故中書侍郎平章事景公諱範。字甚明白。其文有曰我大周聖神恭肅文孝皇帝。建大功于漢。為北藩于魏。又曰今皇帝嗣位。登用舊臣。其末曰顯德三年歲次丙辰十二月己未朔越十日戊申。因嘆近日士人之不學。以本邑之人書本邑之事。而猶不可信。以明白易見之碑。而不之視。以子孫而不識其。

權衡一書

訂訛

重

先人推之天下。郡邑之志如此者多矣。山東考古錄又曰春秋傳。齊侯歸。遇杞梁之妻于郊。使弔之。婦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于罪。猶有先人之敝。墮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左氏之文。不過如此而已。穆弓則曰。其妻迎其柩于路。而哭之哀。孟子則曰。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言哭者。始有二書。說死則曰杞梁華舟。逃國殺二十七人而死。其妻聞之而哭。哭為之隨。而隱為之崩。列女傳則云。杞梁之妻。無子。內外皆無。五屬之親。既無所歸。乃枕其夫之屍于城下而哭。道路過。

莫不爲之揮涕十日而城爲之崩言崩城者始自二
夫左氏桓弓俱言有先人之敝廬何至枕尸城下
且莊公既能遠弔豈至暴骨溝中子政之言沒其知
禮而掩其盡哀此殆于細人之見也然其崩者城耳
未云長城長城築于宣王之時去莊公百有餘年而
齊之長城又非秦所築之長城也後人相傳乃謂秦
築長城有范蠡之妻孟姜送寒衣至城下聞夫死一
哭而長城爲之崩則與杞梁之事全不相蒙矣夫范
郎者何人哉梁漢曰范杞梁妻嘆者齊邑范梁殖之
妻所作也杞而加之以范蓋自此始而轉爲秦代之

權衡一書

訂訛

重

人則又不知其傳譌之所自矣余過長清縣之長城
舖見有杞梁妻祠人尚呼之爲姜女廟又杞梁死地
當在今之莒州非長清也因書此以質後之君子
考古○植按小說之譏十六七傳奇之誣十八九丹
鉛總錄一條云世傳西施隨范蠡去不見所出只因
杜牧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之句而附會也予竊
疑之未有可証以折其是非一日讀墨子曰吳起之
裂其功也西施之沉其善也喜曰此吳亡之後西施
亦死于水不從范蠡去之一証墨子去吳越之世甚
近所書得共真然猶恐攷之別有見後檢修文御覽

見引吳越春秋逸篇云吳亡後越浮西施于江令隨
賜夷以終乃嗟曰此事正與墨子合杜牧未之審也
蓋吳既滅卽浮西施于江浮卽沉也隨賜夷者子胥
之譜死西施有力焉胥死盛以賜夷今沉西施所以
報子胥之忠故云隨賜夷以終范蠡去越亦號鴟夷
子杜牧遂以子胥賜夷爲范蠡之賜夷乃隨後人于
疑網又聽而增紀一條云宋孫汝權乃名進士有文
集行世玉蓮則王十朋女也十朋劾史浩八罪乃汝
權族之理宗雖不聽而史氏子姓怨兩人刺骨遂作
荆釵記誣之以玉蓮爲十朋妻而汝權有奪配事其

權衡一書

訂訛

美

實不根之謗也又冬夜箋記一條云每觀傳奇輒嘆
前賢父母妻妾爲其淵亂如呂蒙正父匭圖多內寵
與妻劉不睦並蒙正出之頗淪躓窘乏劉誓不復嫁
及蒙正登仕迎二親同堂異室孝養備至傳奇乃以
蒙正妻爲其父所逐更爲淵亂又筆談一條云商文
毅公輅浙淳安人公父爲嚴州掾公生于吏舍中刺
史是夕夢天門開有神人乘鸞車降公廨詰旦公生
故名輅今俗行傳奇造言生事不知公之父親見公
發解絕無遺腹之事此四條皆有開名實非淺推此
以求或涉謫而濤翻或架虛而樓現俗人不復深考

輒信以為然。不亦異乎。

國朝蒲城屈復曰。兩京求舊錄云。金川門之變。建文閣宮自焚。野史紛紛以思恩所獲僧楊應祥。詎為楊應能。又以太監吳誠。詆為吳亮。且隱應祥之類獄。而云老佛迎入西內。陸文裕云。聖金山寶錄云。正統五年。有僧年九十餘。自雲南至廣西。語人曰。我建文帝也。土官岑英。執送總兵柳溥。械至京。會官鞠之。姓名楊行祥。勻州人。洪武十七年度為僧。上命銅錦衣獄而死。同謀僧十二人。俱戍邊。二說不同。但是歲吳誠坐征麓川失利。論辟宥死。又崇禎中。鞏都尉承圖請以

權衡十書

訂註

三七

建文帝入祀典。思陵曰。建文無陵。從何處祭。論者謂可祛西山不封不樹之訛。况建文以洪武丁巳年生。至正統初。不過六十餘歲。而楊行祥自稱九十餘。假托立見。予至燕訪之。近景陵處。並無疑塚。可指為天下大師墓者。遜國記述建文出亡事。明是偽撰。所稱官秩皆國初所無。蓋人心不平。樂聞此語。為口實。以快意。谷應泰紀事本末。據為正史。貽誤將來。不淺。弱集

言之非倫

春秋隱公三年左傳。周鄭交質。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而况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明鄭守益曰。周即衰。鄭即強。然一天子一諸侯。分稟如也。君子不曰尊卑無辨。而但曰信不由中。至等而夷之。曰二國言之不倫。一。至是乎。評苑

桓公十年左傳。虢叔譖其大夫詹父于王。詹父有辭。以王師伐虢。宋呂祖謙曰。屈天下之理。以信天下之分。非善持名分者也。虢叔譖其大夫詹父於桓王。詹父有辭。王為之伐虢。而出虢公。數傳至於襄王。晉文公

權衡十書

訂註

元

以元喧執衛侯而請殺之。襄王曰。君臣無獄。今元喧雖直。不可聽也。襄王之意。豈非矯桓之失乎。所謂君臣無獄者。固可以為萬世訓。至若元喧雖直之一語。猶未免世俗之見也。苟如襄王之說是。元喧之理未嘗不直。所以不可聽者。恐亂君臣之分耳。有所謂理。又有所謂分。是理與分判然二物也。君子言分必及理。言理必及分。理與分得。失則俱失。失當詹父元喧未訴君之時。其理固直。既被訴君之口。則已陷於滔天之惡矣。君臣之際。本非較曲直之地。後之為治者。非公分與理為一。亦安能洗犯上之習。而還於

古哉

宣公二年左傳趙盾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
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對曰
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鳴
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戚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
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
惡惜也趙境乃免元金履祥曰此非夫子之言也方
靈公欲殺趙盾至于伏甲攻之盾力圖出亡而趙穿
攻靈公于後穿何怨于公而為此是必有所受命矣
盾非果奔也故未出山實使穿也故不討賊夫子書

權衡一書

前說

元

因董狐之舊登又為是言乎而反為趙盾謀也且盾
成弑君之惡矣縱使越境又安免弑逆之罪乎以是
知決非夫子之言也前編

漢成帝詔劉向子歆典領五經卒父前業歆總羣書而
奏其七畧有輯畧六藝畧諸子畧詩賦畧兵書畧術
數畧方技畧其叙諸子分為九流曰儒曰道曰陰陽
曰法曰名曰墨曰雜曰農曰醫以為九家皆起于
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
之術遂出並作各引一論崇其所善雖有微短合其
要歸亦六經之支流餘裔使其人遭明王聖主得其

所折中皆股肱之材也宋胡寅曰法家慘刻名家苛
繞墨氏二本而縱橫者妾婦之道是皆六經之棄也
若六經則固儒者之所修也今列儒于九家而曰修
六藝之術以觀九家之言則修六藝者為誰氏耶歆
之言多舛如此方之董相豈直什伯相遠哉綱目
宋朱子曰子由古史辨紀所論三事其一許由者是已
然當全載史遷本語以該下隨務光之流不當但斥

權衡一書

前說

平

一許由而已也然太史公又言箕山之上有一許由家
則又明其實有是人亦當世之高士但無堯讓之事
耳此其曲折之意蓋子亦有所未及也其一管輅殺
舜蓋不可知其有無今但當知舜之負罪引慝號泣
怨慕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與夫小杖則受大杖則走
父母欲使之未嘗不在前欲求殺之則不得行而已
耳不必深辨管輅之殺舜有無也其一舜禹避丹朱
商均而天下歸之則蘓子慮其避之足以致天下之
逆至益避啟而天下歸啟則蘓子又議其避之為不
度而無恥于是凡孟子史遷之所傳者皆以為謬妄
而不之信今固未暇質其有無然蘓子之所以為說
者類皆以世俗不誠之心度聖賢則不可以不之辨
也聖賢之心淡然無欲豈有取天下之意哉顧辭讓

之發則有根于所性而不能已者苟非所據則雖危
酒豆肉猶知避之況乎乘權據重而天下有歸已之
勢則亦安能無所休然于中而不遠引以避之哉避
之而彼不吾釋則不獲已而受之何病于逆避之而
幸其見舍則固得吾本心之所而又何恥焉如蘧子
之言則是凡世之爲辭讓者皆陰欲取之而陽爲遜
避是以其言反于事實至于如此而不自知其非也
夫太甲賢而伊尹告歸成王冠而周公還政宣王有
志而共和罷此類多矣當行而行當止而止而又何
恥焉若曰受人之寄則當遂有之而不可歸歸之則

權術十書

訂說

至

爲不度而無恥則是王莽曹操司馬懿父子之心而
楊堅夫婦所謂騎虎之勢也乃欲以是而語聖賢之
事其亦誤矣性理

元熊禾曰商鞅徙木立信果可以爲信乎曰此小人狙
詐之術非信也然則溫公稱其信以畜民荆公贊其
令之必行非欺日溫公不識王霸故有此等議論若
荆公者方以其術禍天下無怪乎喜而贊之也昔者
聖人之治皆因其自然之理當行之路而立教養之
法耳一政之出堅如金石一令之施確如四時豈有
一毫私意于其間哉商鞅以刻薄狙詐之資欲售其

富強吞併之術恐民驚駭而不之信于是特假徙木
之小事而立五十金之重賞行不測之賞誘之于先
用不測之刑驅之于後于是驅之方木則務農矣驅
之戰鬪則死敵矣驅之弑父弑君而皆不敢違矣嗚
呼小人之術正如毒藥攻病非無一時捷效而其潰
腸刻骨之禍蓋有不旋踵者斯文
明太祖嘗御文樓太子侍間近與儒臣講何史封曰漢
七國事上問曲直安在曰曲在七國上曰此講官一
偏之語也景帝爲太子時以傳局殺吳世子及爲帝
又輕聽晁錯黜削諸侯七國之變實由于此若爲諸

權術十書

訂說

至

子講此則當言蕭王當上尊天子毋撓天下公法耳
如此則爲太子者知隆親親之恩爲諸子者知夾輔
王室盡君臣之義矣明紀全載

本朝王阮亭曰陳同父論曹操當合張魯之資乘漢中
之勢整兵臨蜀則劉璋震恐欲召劉備而無所及備
雖至而亦不能禦況荆州用武之區備必不釋以予
人而徑入蜀則璋不得不降璋降蜀平然後命夏侯
淵張郃守之躬自還邲整兵向荆使許洛之兵衝其
膺蜀漢之兵擣其脊絕吳之糧援則荆州破荆州破
則備廢然後傳檄江東雖有智者不能爲吳謀矣近

日臨川傳占術論劉曄則云操破張魯劉曄說以乘勝取蜀操不聽說者各操失此機事令蜀得漢中吾以為不然操既平張魯其威已極士皆思歸若復規益州難在轉運是強弩之末非所以保勝而自全也定河北討烏丸猶在躊躇前却荆吳果謀襲許幸而未成耳烏林以來操有戒心于江東久矣安肯遠涉巴蜀操之用兵必顧萬全皆類此也二說相矛盾予嘗考其時昭烈入益州在建安十九年操破漢中在二十年是時昭烈已領益州牧有諸葛公為股肱法正為謀主趙張馬趙之屬為爪牙綱舉目張蜀中

權衡十書

訂說

章

已成磐石之勢安得謂蜀人懼操之威必不拒守且謂備不入蜀璋必出降如矜者之道黑白耶地北本朝周亮工曰世以考亭稱文公予癸巳陪巡過建陽宿麻沙見晦翁後人所藏家譜知考亭是黃氏之亭按五季亂黃端子稜隨父禮部尚書入閩見建陽山水秀麗遂家焉歿而葬三桂里子稜乃築亭于半山以望其考因名曰望考文公居近其地世因以考亭稱之以地稱人可也以他人之考稱文公于理甚悖然公在日實無以此稱之者後人謬誤急當改正閩小

書之廣傳

春秋公羊傳叙曰傳春秋者非一本據辭而作其中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說者疑或至有倍經任意反傳違戾者是以講誦師言至于百萬猶有不解時加讓嘲辭援引他經失其句讀以無為有甚可閤笑者不可勝記也漢何宋朱子曰管子非仲所著仲當時仕齊國之政事甚多稍間時又有三歸之溺決不是閑工夫著書底人著書者是不見用之人也其書老莊說話亦有之想只是戰國時人收拾仲當時行事言語之類著之并附

權衡十書

訂說

語

又曰家語只是王肅編古錄雜記書雖多疵非肅所作孔叢子乃所注之人偽作讀其言幾章皆左傳句已疑之及讀其後叙乃謂渠好左傳便可見二條語類又曰會稽官書有子華子者云是程本字子華者所作即孔子所與頌蓋而語者好奇之士多喜稱之以予觀之其詞故為艱澁而語實淺近其體務為高古而氣質輕浮其理多取佛老醫卜之言其語多用左傳班史中字其粉飾塗澤俯仰態度但如近年後生巧于模擬變換者所為不惟非先秦古書亦非



百十年前文字也。原其所以祇因家語等書有孔子與程子傾蓋而語一事而不見其所語者為何說故好事者偽造此書以傳會之。正如麻衣道者本無言語祇因小說有陳希夷問錢若水骨法一事遂為南康軍戴師愈者偽造正易心法之書然戴生亦陋予嘗識之其書鄙俚不足惑人此子華子者則必一能文之士所作其言精麗過麻衣易遠甚如論河圖云二與四抱九而上躋六與八蹈一而下沉五居其中據三持七巧亦甚矣惟其巧甚所以知非古書也又以洛書為河圖亦仍劉牧之謬尤足見其為近世之

權衡一書

訂訛

章

作至其首篇風輪水梘之云正其並緣釋氏之說其卒章宗君二祥蒲壁等事皆剽剽他書傳會為說其自叙出處又與孔叢子載于順事畧相似大抵學不知本而眩于多愛又務欲出于衆人之所不知者以為博是以其弊至此可不戒哉

文集

又曰文中子議論多是中間暗下一段無分明其間第于問答姓名多是唐輔相恐亦不然蓋諸人更無一語及其師人以爲王通與長孫無忌不足故諸人懼其忌而不敢言亦無此理如鄭公豈畏人者哉七制之主亦不知何故以七制名之此必因其續書中會

採七君事迹而名之曰七制如二典體例今無可考大率多是依倣而作如以董常為顏子則是以孔子自居謂諸公可為輔相之類皆是撰成要安排七制之君為他之堯舜考其事迹亦多不合伊川謂文中子有些格言被後人添入壞了看來必是阮逸諸公增益張大衍借題者以為重耳世之偽書甚多如鎮江府印關子明易并麻衣道者易皆是偽書至如世傳繁露王杯等書皆非其實大抵古今文字皆可考驗古文自是莊重至如孔安國書序並注中語多非安國所作蓋西漢文章雖粗亦勁今書叙只是六朝

權衡一書

訂訛

美

軟慢文體因舉史記所載湯誥并武王伐紂言詞不典不知是甚底齊東野人之語也

全書

宋陳氏曰元豐中毛漸正仲奉使京西得古三墳書唐州民舍其詞說誕不經蓋偽書也三墳之名惟見于左氏右尹子華之言蓋自孔子定書斷自唐虞以下前平唐虞無徵不信不復采取于時固已影響不存去之二千載而其書忽出何可信也況皇謂之墳帝謂之典皆古史也不當如一手所錄其偽明甚人之好奇有如此其僻者見公武云張商英偽作以比李筌陰符經

文獻通考

○植按三墳書之不足信其說非一



錢易書一卷。故人以嗜利僞作爭獻。時無劉向輩論考。卽并藏之。但以卷帙多爲貴。往承平時三館歲曝書。吾每預其間。凡世所不傳者。類冗陋鄙淺。無足觀。及唐末五代。書尤甚。然好奇者或得其一。爭以誇人。不復更考。是非此亦藏書一僻也。漢武帝時河間獻王以樂書來獻。乃周官大司樂章。當時六經猶未盡出其謨。固無足怪。齊高帝時雍州發古墓。得十餘簡。以示王僧虔云。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缺文。世旣無此書。僧虔何從証之乎。此亦好奇以欺衆耳。本朝公卿家藏書。惟宋宣獻最精好。而不多。蓋凡無用與

蕭子良大都出于毛氏彼爲毛氏之詩者欲自實其

師說故借名周孔以行世耳。且一字本一言一言本一義。今動以十數言而總一義。其于言理能無闕乎。至于描寫物情亦多窒碍。使有值例自例。今謂值爲例。例自例。言自言。今謂例爲言。值自值。袍自袍。今謂值爲袍。衣自衣。微自微。今謂微爲微。諸如此類。不可枚舉。此豈善言理者耶。詩奉璋。璋。璋。璋。謂助祭之士。執圭璋。戔戔然耳。今云戔戔祭也。伐木丁丁。丁丁者。伐木聲也。鳥鳴嚶嚶。嚶嚶者。鳥聲也。今云丁丁嚶嚶。相切直也。此豈善言物者耶。故余嘗疑此書非出于一人。亦非出于一地。謂華爲孝。謂草木初生爲笋。謂蘆

權衡一書

訂訛

耳

筭爲蘆。謂蘆絡緒爲筭。此皆江南語。豈作爾雅者亦有江南人。爾其間耶。嗚呼。六經懸諸日月。且半爲俗儒所壞。況于爾雅。能無俗儒之補綴。而大亂真者耶。方土之音。既殊。正俗之文。雜出。傳寫者多從簡易。刪剔者復失校讐。陰附杖杖。胡可勝道。故余謂讀古人書。疑而有矣。非疑也。疑則疑矣。非誤也。不知其疑而自謂無疑者。其誤小。知其疑而妄改之。以去疑者。其誤大。文獻明鄭瑒曰。古史謂莊子讓王盜師說劍諸篇。皆後人攙入者。今考其文字。體製信然。如盜跖之文。非惟不類。

先秦亦不類。西漢入文字。然自太史公以前。卽有之。則有不可曉者。嘗觀其馬蹄。脂。脂。脂。脂。諸篇。文氣亦凡近。視逍遙遊。大宗師。諸篇。殊不相侔。意其內七篇。是莊氏本書。其外雜等二十六篇。或是其徒所述。因以附之。然無可質據矣。

又曰。太公六韜。黃石公三畧。李衛公問對。皆僞書也。宋戴少望作將鑑論。斷乃極稱三畧。通於道而適于用。可以立功而保身。且謂其中多知足戒貪之語。張良得之用。以成名。謂問對之書。與廢得失。事宜情實。兵家術法。燦然畢舉。皆可垂範將來。以予觀之。問對之

權衡一書

訂訛

耳

書。雖僞然必出於有學識謀畧者之手。故朱子云。問對是阮逸僞作。三畧純是剽竊。老氏遺意。迂緩支離。不適于用。其知足戒貪等語。蓋因于房之明哲而爲之辭。非子房反有得于此也。蓋圯橋授受之書亡矣。此與所謂素書。皆其贗本耳。如曰高鳥益。良弓藏。敵國滅。謀臣亡。亡者謂廢其威。奪其權也。皆取諸舊史而附會之。痕迹宛然可見。而戴亟稱之。無乃未之思與。二條井明楊慎曰。石鼓文。韋應物以爲周宣王臣史籀作。韓退之。蘇子瞻皆以爲然。而後人或以爲後周宇文時所

刻則疑之早之甚矣。余按宣王之世。去古未遠。所用
皆科斗籀文。今觀說文所載籀文。與石鼓文不同。石
鼓乃類小篆。可疑一也。觀孔子篆比于墓。及吳季札
墓。尚是科斗。則宣王時豈有小篆乎。又按南史。襄陽
人伐古墓。得玉鏡竹簡古書。江淹以科斗字推之。知
為宣王時物。則宣王時用科斗字可知矣。鞏豐云。岐
本周地。平王東遷。以陽秦襄公矣。自此岐地屬秦。秦
人好田獵。是詩之作。其左獻公之前。襄公之後乎。地
秦地也。字秦字也。其為秦物可知。此說有理。書之以
俟知者。升卷

權衡一書

訂訛

聖

又曰。李密陳情表。有少事偽朝之句。責備者謂其篤于
孝。而妨于忠。嘗見佛書引此文。偽朝作荒朝。蓋密之
初文也。偽朝字。蓋晉改之以入史耳。劉靜修詩。若將
文字論心術。恐有無邊受屈人。蓋指此類乎。升卷
植按。傳以有經也。而左之失誣。是傳且不足信。況後
世之書乎。好事者。或雖有是書。而傳會以難之。或本
無是書。而假名以傳之。淺士為其所惑者多矣。然則
何以辨之。曰。于義理。觀辭。疵于事實。離合于文體。
詞氣。類同異于字畫。形聲。審時代。虛心以求。庶亦可
得其真乎。

物之偽傳

春秋宣公三年。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
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
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
九牧。鑄鼎象物。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
不若。桀有昏德。鼎遷于商。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
休明。雖小重也。其奸回昏亂。雖大輕也。成王定鼎于
郊。廓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
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左傳

周顯王四十二年。九鼎淪入于泗水。宋繇氏曰。禹鑄九

權衡一書

訂訛

聖

鼎。用器也。時象物以飾之初。不以為寶也。周遷之洛
邑。以朝諸侯。而後世鼎之為周患。遂有不可勝言者。
秦齊楚三雄。日睥睨於周者。徒以九鼎之故。鼎之淪
于泗水。此周人毀鼎以緩禍。而假之神妖。以為之說
也。及後秦皇漢武。乃萬方以出鼎。此與兒童之見何
異。夫易所謂正位凝命。豈三趾兩耳之謂哉。讀史筆記
漢神爵中。美陽得鼎。獻之下有司議。多以為宜薦見宗
廟。如元鼎時故事。張敞好古文字。按鼎銘勒而上議。
曰。岐梁豐鎬之間。周舊居也。固宜有宗廟壇場祭祀
之藏。今鼎出于岐東。中有刻書曰。王命尸臣。官此枸

邑賜爾旂鸞黼黻玃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丕烈休命臣愚不足以述古文竊以傳記言之此鼎殆周之所以褒賜大臣于孫銘刻其先功藏之于官廟也昔寶鼎之出于汾陽也鼎大八尺一寸高三尺六寸殊異于衆鼎今此鼎細小又有款識不宜薦見于宗廟制曰京兆尹議是漢書

唐裴休尚古好奇嘗繪諸日有親表宰于曲阜者土人墾田得古器曰盎腹容三斗淺項瘳足規口矩耳隱隱有古篆九字曲阜令不能辨能入體書字者曰此大篆也九字曰齊桓公會于葵丘歲鑄邑宰大奇其

權衡一書

前記

聖

說葦至河東公之門公以爲麟經時物得以言古矣寶之猶鍾瑒部鼎也視草之服輒引親友之分深者觀之獨劉舍人說以爲非當時之物公不悅曰果有說于曰某切專即明之書其載桓公九合諸侯蔡邱之會第八盟又按禮經諸侯五月而莖同盟至既葬然後反虞虞然後卒哭卒哭然後定謚則蔡邱之役不得以謚稱此乃近世矯作也秉公恍然而悟命擊碎然後舉爵盡歡而罷唐則

宋哲宗元符元年咸陽縣民段義于劉銀村修舍得古玉印上之詔蔡京等辨驗京以爲秦璽帝御大慶殿

受寶行朝會禮廣義云傳國璽者秦之前以金銀爲方寸璽秦得和氏璧乃以玉爲之在六璽之外李斯篆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號曰傳國璽漢高定三秦子嬰獻之王莽篡逆就元后取之莽敗更始將李松取璽送上更始更始以奉赤眉赤眉立劉盆子盆子奉王光武後董卓作亂掌璽者投諸井中孫堅入洛討卓見井中有五色光浚井得璽袁術僭逆乃拘堅妻妾之術死爲徐璆所得以上獻帝而漢以傳魏魏以傳晉後劉曜入洛陽執懷帝取璽曜又爲石勒所得冉閔滅勒得璽閔敗璽存于閔將蔣幹其後

權衡一書

計說

器

謝尚得之于幹以晉穆帝永和八年還建康晉元興三年又爲桓玄僭逆而得玄敗劉裕得之齊蕭道成篡宋復得璽蕭衍篡齊爲梁又得之其後盜竊璽而歸之于齊又其後陳得之于齊隋得之于陳而秦王世民又得之于竇建德妻曹氏厥後唐昭宣帝四年遣使奉寶冊如宋梁則是璽得之矣後梁主又爲盜竊之以迎唐而不晉滅唐唐主從珂攜傳國寶登玄武樓自焚死嗚呼璽至此蓋已亡矣由是後之得國者各自爲之故晉作受命寶其文曰受天明命惟德永昌周又更作二寶其一曰皇帝承天受命寶一日

皇帝神寶今綱目大書得泰原于咸陽者何哉所以
深著蔡京愚惑哲宗之罪也噫泰原之文如此宜其
享國長久何至二世而亡假令其重之真亦智者之
所不貴况其偽者乎

綱目

宋岳珂曰嘉定庚午余在中都燕亭奉寧坐上客有葉
知幾者以博古知音自名前旬日有士人攜一古琴
至李氏醫之其名曰冰清斷紋鱗鱗皆謂數百年物
腹有銘稱晉陵子題鳳治內書貞元十一年七月八
日再修士雄記葉以爲至寶客又有憶誦灑水燕談
中有是名者取而閱之銘文歲月皆照合李一償百

鐘衡一書

訂訛

星

萬錢器者擇拒不肯余旁坐不平漫起周視讀治中
字皆歷歷可數因得其所疑乃以袖覆琴而問葉曰
琴之熾惡余姑謂弗知敢問正元何代也葉未應坐
人曰是固唐德宗何以問爲余乃指治字示之曰元
上一字在本朝爲胎陵治中書正從卜從貝是矣
而貝字闕其旁點爲字不成蓋今文書令也唐何自
知之是蓋爲賢者徒取燕談以實其說不知闕文之
熟于用而怠益之又何疑焉葉慚曰是猶佳琴特非
唐物而已李勉強薄酬頗損值十之九得焉

史

○棺

按物之傳于後者必曰周鼎秦璽然物之貴傳之久

者必多偽故金石之器古玩之遺往往以贗亂真勢
則然也惟君子不貴異物則無所售其欺

鐘衡二書

訂訛

吳

補錄

明王圻曰。堯都平陽而陟在秦之東平。去一千餘里。豈河東土厚。久無尺地可爲衣冠之藏。意堯老舜攝。端拱無爲。乘彼白雲。遊于帝鄉。至究徂落而遂卜國。山耶。禹陵會稽。史言巡狩會計諸侯。崩而遂葬。浙與江淮地邇。則禹葬真偽誠未易言。惟舜陟方死。蒼梧而葬。吾決不敢謂然。堯舜之時。五嶺未入中國。人物罕少。渺然大荒。秦鑿山通道。始徙賈人贅婿。實之猶過半。厲死舜何事而得臨之。蒼梧韶石。決知其無舜車塵也。然則蒼梧之說何如。曾聞前輩何子元先生

樓衡一書

訂訛

卷七

云。青淮東海之間。有山名蒼梧。在今海州。宋元以前。頗有長碑大甃。人恒取爲琴石。墨研地。與鳴條不遠。正合孟子所云。意舜陟方。因山之封。應在此處。至世人以湘君湘夫人爲帝之二女。從舜南巡。不及而死。又指湘中斑竹爲淚沾成。尤妄。吾嘗題湘妃圖云。舜陟蒼梧。百一旬。英皇亦是老人身。白頭歲晚。遂同死。湘竹何緣染淚新。其說出于秦漢陋儒。千百數年。任其談夢。無人爲一洗之何耶。

漢劉歆典校山海經。爲十八篇。謂出唐虞之際。禹平洪水。伯益主驅禽獸。奠山川。及禹任土作貢。而益等類

物之善惡。著山海經。至晉郭璞註。亦以爲禹初書。淳熙庚子。尤遂初跋云。山海經。夏禹爲之。非也。其間或援啟及有窮后羿之事。漢儒謂伯益爲之。亦非也。屈原離騷。多取狄山。則言帝堯葬于陰。帝舜葬于陽。且繼以文王皆葬其所說夏斟之尸也。則曰湯伐夏桀。于章山。克之。其論相顧之尸也。則曰伯益父生四岳。光龍。按此三事。則不止及夏啟后羿而已。是周初亦嘗及之。人以爲先秦書信矣。大抵如穆天子傳。竹書紀年。多荒怪不經之事。

樓衡一書

訂訛

卷八

秦漢以前書籍之文。言多譬況。常求于意外。如尚書說。桀傳。巖之野。築之爲言。居也。後世猶有卜築之稱。求其說而不得。遂謂傳說起于版築。雖孟子亦誤矣。子貢多學而識。故孔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莊子便謂子貢乘大馬。中紺表素之衣。太史公立貨殖傳。便首誣子貢。如此。則子貢一猗頓耳。聖門四科。子貢善言語。太史公信戰國游士之說。載子貢一出。而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考左傳。齊之伐魯。本于悼公之怒季姬。而非田常吳之伐齊。本怒悼公之反覆。而非子貢。若如太史公之言。則子貢一蘇秦耳。又論語。爲命。裨諶草創之。左氏遂謂裨諶謀于野。則獲益因

草之一字誣之也。孔父正色而立朝。左氏遂謂孔父之妻美而艷。蓋因色之一字誣之也。姑發此以諭知者。

史記宰予字子我。爲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耻之。司馬貞索隱曰。按左氏無宰我與田常作亂之文。然有闕止字。子我因爭寵。爲陳恒所殺。恐字與宰我相涉。因誤云然。予按左傳哀公十四年。齊簡公在魯。闕止有寵焉。及即位。使爲政。成子憚之。諸鞅謂公曰。陳闕不可並也。其擇焉勿聽。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如公子我屬。徒攻闕與大門。皆不勝。乃出陳。

權衡一書

訂記

史記

氏追之殺諸郭闕。庚辰。陳恒執公子野州。公曰。吾早從鞅之言。不及此。說苑直諫篇與左氏同。然以字同子我而易闕止爲宰予。雖洗田常同亂之逆名。猶以爲死于非命也。惟蘇子由古史辨之曰。使宰予與田恒之亂。恒既殺闕止。殺簡公。則尚誰族宰予者。知此則宰我既非與田恒作亂。亦未嘗與田恒爭政。以至于殺身。乃不至以子我之字含冤千載矣。

宋張商英註素書一卷。謂卽圯上老人以授張子房者。其曰晉亂有盜發子房塚於玉枕中。獲之。自是始傳人間。又曰上有秘戒。不許傳于不道不仁之人。若非

其人必受其殃。得人不傳。亦受其殃。此可以見其僞矣。子房以三寸舌爲帝者師。而卒之謝病辟穀。明哲保身。安有死而葬以玉枕。其僞一也。自晉逮宋。歷年久遠。豈是書既傳。而薦紳君子未聞一言及之。其僞二也。書有秘戒。乃近世術家欲神其術之俚言。而謂圯上老人爲之。其僞三也。且書中之言。往往竊吾儒之緒論。而飾以權詐。蘇文忠謂圯上老人。而其言若是。烏足以授子房。其爲張氏之僞爲明矣。上五條神史

論世目二

論歷代之君

春秋隱公。宋胡安國曰。春秋作于隱公。按魯孝公之末。幽王已爲犬戎所斃。惠公初年。周既東矣。春秋不作于孝公。惠公者。東遷之始。流風遺俗。猶有存者。鄭武公入爲司徒。善于其職。則猶用賢也。晉侯捍王于穀。錫之秬鬯。則猶有誥命也。王曰其歸視爾師。則諸侯猶來朝也。義和之薨。諡爲文侯。則列國猶有請也。及平王在位日久。不能自強于政治。棄其九族。葛藟有

權衡一書

論世

一

終遠兄弟之刺。不撫其民。周人有東藩蒲楚之譏。至其晚年。失道滋甚。乃以天王之尊。下昭諸侯之妾。于是三綱淪九法。數人望絕矣。夫婦人倫之本。朝廷風化之原。平王于母適冢正后。親遭褒姒之難。廢黜播遷。而宗國顛覆。亦可省矣。又不是懲而賄人。寵妾是拔本塞源。自滅之也。春秋于此。蓋有不得已焉耳。胡莊公九年夏。齊小白入于齊。宋李琪曰。春秋之世。盛衰凡三變。桓公之未興與桓公之方霸。及桓公之既沒。世變各異也。王臣下聘而不報。王師出伐而無功。凡伯書戍戎強於北。蔡師書敗荆盛于南。鄭分許鄙。宋

權衡一書

論世

二

廢鄭嗣紀小而并于齊。鄭弱而逼於魯。此桓公之末與也。王禁明而王臣不下聘者六十年。盟會同而諸侯無私爭者三十載。序績名陵而荆服矣。陳旅亞北而狄退矣。獻捷過魯而戎解矣。此桓公之方霸也。天王出居而官守不問。衛滅懿親而義師無討。楚書子而主會矣。狄書人而參盟矣。此桓公之既沒也。然桓公一人之身。盛衰又凡三變。圖霸之初。與定霸之日。及成霸之後。得失頗殊也。伐鄭侵宋。侯度未一入蔡。侵鄭戎疾未殄。滅遂降鄆。履事未久。設施多舛。遇穀盟扈。閭理未熟。檢防易肆。蓋桓公圖霸之初也。貫澤

成公十有八年左傳。晉使荀息士鮒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詳見宋楊至之問晉悼公。朱子曰。甚次第他才大段高觀。當初人去周迎他時。只十四歲。他說幾句話。便有操有縱。才歸晉。做得便別。當時厲公恁地素

得狼當。被人攬撮。胡亂殺了。晉室大段費力。及悼公歸來。不知如何。便被他做得恁地好。如久雨晴。陰忽遇天晴。光景便別。赫然爲之一新。又問勝成文否。曰。儘勝。但威文是白地做起來。悼公是見成基址。某嘗謂晉悼公。宇文周武帝。周世宗。三人之才。一般都做。得事。都是一做便成。及才成。又便死了。不知怎生地。

漢高帝。宋劉安世。與馬永卿論圖棋。曰。高低棋。不甚相遠。但高棋。識先後著耳。若低棋。卽以後著爲先著。故敗。昔有高棋。曰。漢高帝。方黥布以窮來歸。故跣足不。

權衡一書

論世

三

起。以挫其銳。布欲自殺。後見張御從官如漢王。則又大喜。過望。此識先後著也。又有低棋。口梁武帝。方侯景以窮來歸。遽裂地而王之。其後景凡有所須。輒痛挫抑之。故景反而梁亡。此以後著爲先著也。又圍棋有過行者。必須皆是高棋。而當局者爲利害所昏。故藉旁人指之耳。若低棋。雖提耳而明告之。亦不悟也。昔漢高帝。聞韓信欲爲假王。輒大怒。慢罵。良平躡足。此過行法也。高棋。見處不甚相遠。但高帝當局而迷耳。使良平遇暗主。雖累千萬言。亦何益哉。性○明鄭玉曰。天下塗炭。身犯鋒鏑之險。爲天下拯焚救溺者。

天下重於吾身。及親陷賊庭。危在頃刻。則舍天下。以全吾親者。親重於天下。昔者漢楚之爭。會于廣武。項羽置大公子于組上。告高祖而殺之。所謂危在頃刻者也。高祖于此。所宜卑詞請降。迎歸其父。然後以項羽既弑其君。又欲殺人之父。以挾其子。與師問罪。與之決勝負于一戰。未晚也。豈可大言索羹。以吾親之重。爲天下之一擲哉。向非項羽有婦人之仁。高祖得項羽之援。則太公烹于組上矣。使羽既殺太公。分羹高祖。然後布告天下。謂高祖不顧其父。挾人殺之。而食其羹。與師問罪。則高祖負殺父之名。此身且將無所。

權衡一書

論世

四

容于天地之間。又安能與之爭天下哉。幸而獲免。天下遂以高祖爲得計。索羹爲名言。使後世臣子懷必勝之心。忘君親之難者。未必不自此言發之也。正統文植按。堅瓠集載朝鮮試文。一論漢高置太公于組上。而不顧。乃爲義帝發喪。豈移孝爲忠之道。此亦發人所未發者。漢孝文帝。宋馬端臨曰。後之儒者。皆以爲短喪。自漢文遺詔始。以爲深議。然考三年之喪。自春秋戰國以來。未有能行者矣。子張問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蓋亦嘆今人之不能行也。勝文。

公欲行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魯不能行。則他國可知。漢初禮文大率皆承秦舊。孝文遺詔。大概欲革秦之苛法耳。蓋古人所謂方喪三年。所謂爲天王斬衰者。亦以資父事君。其義當然。然桓弓言天子崩三日祝先服。五日官長服。七日國中男女服。三月天下服。又言君之喪。諸達官之長杖。則亦未嘗不因其官之崇卑。情之淺深。而有所隆殺。秦務欲尊君卑臣。而驅之以一切之酷法。意其所以令其臣民者。哭臨之期。衰麻之制。必有刻急而不近人情者。是以帝矯其敝。釋其重服。而爲大功。

權衡一書

論世

五

小功纖釋其久。臨而爲三十六日。詔語忠厚。惻與異時振貸勸課等詔。皆仁人之言。豈可訾也。古者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雖通喪必以三年。然亦以葬後爲卽吉之漸。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于葵邱。故書曰。宋子晉悼公卒。既葬未終喪。而平公會諸侯於溴梁。則書以晉侯矣。自春秋以來。諸侯多不能守五月之制。蓋欲急於從吉也。至秦始皇以七月崩於沙邱。九月葬。漢高崩二十三日而葬。葬之一日而惠帝卽位。文帝崩七日而葬。葬之三日而景帝卽位。景帝之所遵者。惠帝之法。惠帝之所遵者。春秋

以來至亡秦之法耳。豈孝文遺詔爲之乎。文獻漢孝景帝。宋胡寅曰。班固稱文景五六十載之間。移風易俗。周云成康。漢言文景。人文景養民厚矣。稽諸仲尼之言。則亦富庶之而已。未有以教之也。然文帝寬厚長者。以德化人。無事則謙抑。如不能有事則英氣奮發。景帝刻薄任數。以詐力御下。平居則誅賞肆行。緩急則惴惴失措。其大致懸絕如此。而又以無寵廢正后。而夫婦之道薄。以無罪廢太子。而父子之恩睽。過愛梁王。輕許傳位。而兄弟之好不終。信讒用譖。細申屠嘉。戮龍錯。殺周亞夫。而君臣之道乖缺。其視文

權衡一書

論世

六

帝益相遠矣。獨節儉愛民一事。克遵前業耳。夫豈可與成康同得美稱哉。綱目漢昭烈帝。宋南宮靖曰。蜀漢之興。諸葛勸進之詞曰。曹丕篡漢。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裔。宜卽帝位。味斯言也。名正言順。漢賊逆順之勢判于此矣。帝寬仁大度。能得人死力。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迹其崎嶇戎馬之間。降于呂布。歸于曹操。借勢于袁紹。爲客于劉表。兵日以弱。迹日以孤。而顛沛艱難。信義愈明。追景升之顧。則情動三軍。戀赴義之士。則甘與同敗。屈體英雄。要結同志。摧阻勅敵。因敗爲功。當是時也。孔明

抱膝長吟。自比管樂。及昭烈三顧。則慨然從之。比曹
瞞下荊州。所得者韓嵩。蒯越。和洽。王粲之徒。而天下
第一流。乃為昭烈所有。加之關羽張飛為之牙爪。法
正為之主謀。許靖。糜竺。簡雍為之賓友。蔣琬。費禪。稷
之器。馬超。兼文武之資。黃忠之勇冠三軍。龐統之冠
冕南州。皆一時之名臣。而董和。黃權。李嚴。輩。劉璋之
所授用也。吳懿。費觀。劉璋之姻親也。彭素。劉璋之所
排擠也。劉巴。宿昔之所忌恨也。咸擢居顯要。盡其器
能。及其托孤之際。君臣肝膽相照。無纖芥形迹。何其
盛也。方之曹操。沉命留連。妾婦之態。相去何如哉。昭

權衡一書

論世

七

烈謂禪曰。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惟賢
惟德。可以服人。旨哉斯言。皆可師法。則知玄。德。天。資。
既高。克己亦力。其從盧植。陳元方。鄭康成。遊。啟。告。詳。
至弘益多矣。鴻書

魏武帝。唐太宗。貞觀十九年。至鄴。自為文。祭魏太祖曰。
臨危制變。料敵出奇。一將之智。有餘。萬乘之才。不足
目。宋劉安世曰。溫公退居洛。一日語某曰。昨夕看
三國志。識破一事。因取三國志及文選示某。乃理會
武帝遺令也。公曰。遺令之意如何。某曰。曹公平生之
姦。至此盡矣。故臨死諄諄作此令也。公曰。不然。此

操之微意也。遺令者。世所謂遺囑也。必擇緊要言語。
傳囑子孫。至纖細不緊要之事。則或不暇矣。且操身
後事。有大干禪代者乎。今遺令諄諄百言。下至焚香
責履之事。家人婢妾。無不處置詳盡。無一語及禪代
之事。其意若曰。禪代之事。自是子孫所為。吾未嘗教
為之也。是實以天下遺子孫。而身享漢臣之名。此遺
令之意。歷千百年。無人識得。昨夕偶窺破之。某因此
歷觀曹操平生之事。無不如此。夜臥枕圓枕。瞰野葛
至尺許。飲酖酒至一盞。皆此意也。操之負人多矣。恐
人報已。故先揚此聲。以誑時人。使無害已意也。然則

權衡一書

論世

八

遺令之意。亦揚此聲。以誑後世耳。性理
隋高祖。唐太宗。問房玄齡。蕭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對
曰。文帝勤于為治。臨朝或至日昃。五品以上。引坐論
事。衛士傳餐而食。雖性非仁厚。亦勵精之主也。上曰。
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則照有
不通。喜察則多疑。于物事皆自決。不任羣臣。一日萬
幾。豈能一一中理。羣臣既知主意。則惟取決受成。雖
有愆違。莫敢諫諍。此所以二世而亡也。朕擇天下賢
士。實之百官。使思天下之事。關白宰相。審熟便安。然
後奏聞。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不竭心力以修職業。

乎。綱目

唐太宗宋胡寅曰。武王伐商。數紂之罪多矣。隋煬皆有之。而弑父殺兄。則紂所未有。其當討無疑。李淵聲其大逆不道之罪。而舉兵討之。則雖德非成湯。亦無愧于自毫之載。世民不必用宮人私侍以叔父也。不必詐為敕書發民。以鼓怨也。不必稱臣笑厥也。不必尊江都而立代王也。不必推獎李密。以驕其志也。堅守晉陽。收召豪傑。厚集其衆。分擊二京。義聲既震。羣盜自下。乃遣良將。總銳師。南指揚州。則不逾旬時。罪人斯得。天下歸唐。其孰能禦之。惜乎世民有安天下之

權衡一書

論世

九

志才足以撥亂而無湯武反身之學。故雖乘時成功。而用智術違義理者多矣。宋司馬光曰。武德九年。秦王世民殺太子建成。齊王元吉。立世民為皇太子。決軍國事。夫立嫡以長。禮之正也。然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隱太子以庸劣居其右。地嫌勢逼。必不相容。向使高祖有文王之明。隱太子有太伯之賢。太宗有子臧之節。則亂何自而生哉。既不能然。太宗始欲俟其先發。然後應之。如此則事非獲已。猶為愈也。既而為羣下所迫。遂至蹀血禁門。推刃同氣。貽譏千古。惜哉。綱目。明謝鐸曰。君子於天下事。惟其可久

權衡一書

論世

十

不變而以吾心之安者行之。否則未有不至於大壞而極敝者也。唐取天下。大抵皆太宗之謀。高祖嘗謂曰。事成當以汝為太子。既而將佐皆以為請。高祖亦欲立之矣。太宗乃固辭以止。嗚呼。不有叔齊之心。亦焉用是為哉。晉王季受太王之傳國也。詩人美之曰。帝度其心。曰。貽其德。晉曰。載錫之光。未嘗有貶詞焉。使太宗不為虛讓之美。以成高祖之初志。則其骨肉之間。必不若是之大壞極敝。而不可救者。溫公責太宗以子臧之節。予亦惜太宗不知王季之義。而過為好名。以自速其戾也。嗚呼。君子于天下事。亦惟其可

統正

唐明皇朱劉安世曰。世以明皇初節儉。後奢侈。疑相去遼絕。不知此正一箇見識耳。夫錦繡珠玉。世之所有也。已不好之。則不用可已。何至焚之。且焚之必于前殿。是欲人知之。此好名之弊也。夫恭儉不出于天性。而出于好名。好名之心衰。則其奢侈必甚。此必至之理也。故當時識者見其焚珠玉。知其必有末年之弊。若仁宗則不然。恭儉出於天性。故四十二年如一日。若非大臣間諛。則無由見其黃紬被。漆唾壺。性理

唐德宗宋孝宗以進讀陸贄奏議終篇宴講官于秘書省帝從容語曰自古人主讀書少有知道知之亦罕能行之唐德宗豈不知書然所行不然與陸贄論事皆使中人傳旨且事有是非面相詰難猶恐未盡傳旨安能盡耶投機之會間不容髮惟其若此誤事多矣故朕每事以德宗爲戒

續綱目

宋太祖明張時泰曰嘗讀宋史至史臣曰太祖得國視晉漢周亦豈甚相絕哉未嘗不嘆其言之爲至公也夫古有朝委裘植遺腹之大義烏可因其主之幼自立爲君而廢之而臣亂稱尊號廢少主與周如出一

權衡一書

論世

士

轍非纂而何或曰此舉始于麾下將士而成于匡義趙普豈太祖之汲汲哉曰不然使太祖守義之心如石之不可轉雖烏獲弗能奪今彼衆得以售其謀者豈非平日聞知其素志之有在耶故他日杜太后曰吾兒素有大志今果然矣皆迹夫宋祖篡國之心不在陳橋兵變之日乃萌于去年周主殂而幼子即位之時也使周主不殂匡亂守義之心自若周主雖殂而嗣君賢而且長匡亂守義之心亦自若今周主既殂嗣君亦幼故其朶頤之勢突然以興彼一杯守義之水安得勝夫與新射利之火哉惜天資素美之主

而卒蒙萬世首惡之名者守義之不堅也曰宋與周得國不異如此周祚何其促而宋祚何其遠耶曰篡迹雖同而修德則異故也○植按堅韞集載蒙泉岳正詠陳橋兵變云阿母素知兒有志外人剛道帝無心又云黃袍不是尋常物誰信軍中偶得之四語亦斯事之鐵案也

宋仁宗元脫脫曰仁宗四十二年之間吏治若媮惰而任事蔑殘刻之人刑法似縱弛而決獄多平允之士國未嘗無弊倖而不足以累治世之體朝未嘗無小人而不足以勝善類之氣君臣上下惻怛之心忠厚

權衡一書

論世

士

之政有以培宋三百餘年之基爲人君止于仁帝誠無愧焉

宋史

明嘉靖初王漸逵乞陳愚見疏有曰漢之文帝武帝唐之太宗憲宗宋之仁宗神宗皆不世出之主也然漢文帝澹泊節儉長養民財以致殷富海內賴安矣而禮樂未遑之對卑之無甚高論之言其規模局隘氣象委靡卒使古帝王經世之迹不復見于今是有保天下之心而無高天下之識者也武帝講求典制使天下燦然知先王之法崇尚儒籍使天下曉然知先王之經其識見廣大有過人者然從事邊夷征斂百

出海內虛耗國脈漸虧是有治天下之器而無守天下之道者也。唐太宗明經制倣古法盡人情尚通變其氣勢張羅者亦大矣。然晚年善政漸不克終而閨門倫理發邇見遠者甚或歎焉是有安天下之才而無風天下之本者也。憲宗委任武元衡裴度以孚衆望得古人君之明志在削平僭逆不沮不懼卒能成功得古人君之剛然四方稍平遂忘警戒瘡痍未安。教養弗講有見于已而無見于民是有一天下之器而無存天下之心者也。宋仁宗循謹守法不愆不忘無裂大體無作禍基承業之主也。然元昊數城偪據

權衡一書

論世

三

而不能奮削平之功幽燕貽禍邊陲而不能復中國之舊宋之社稷終以不靖是有持天下之量而無遠天下之慮者也。神宗具明沛之資操有爲之志銳意治平留情恢復比于卑巽苟止者不同矣。然任安石而遺知人之名泥古法而失變通之道富國強兵之術外本內末之政是果成周之治乎是有達天下之幾而無化天下之術者也。南文獻

論歷代之臣

春秋隱公元年左傳鄭伯克段于鄆遂寘姜氏于城穎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穎考叔爲穎谷封人有獻于公公賜之食食舍肉曰小人有母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繫我獨無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遂爲母子如初君子曰穎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宋呂祖謙曰穎考叔以孝聞于鄭一言而同莊公念母之心固可嘉矣使能推

權衡一書

論世

十四

而極之則寒乎天地橫乎四海凡天下之理未有出于孝之外者奈何伐許之後反爭一車而殺其身隱一其與莊公問答之際溫良樂易何其和也其與子都爭鬪之際忿戾攘奪何其暴也昔左氏嘗舉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之詩以美之然能舍肉而不能舍車則其孝有時而匱能化莊公而不能化子都則其類有時而不能錫矣考叔三復是詩能無愧乎。東萊傳議莊公九年夏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秋七月丁酉莖齊襄公八月及齊師戰于乾時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元金履祥曰桓公殺公子糾管仲不死程子言

此大約以桓兄糾弟爲斷。而荀子又有桓公殺兄之說。觀當時事體。子糾必弟也。然其是非不待兄弟而後可斷。顧子糾名義已失。不得爲正耳。何者。方齊之將亂也。鮑叔牙奉小白奔莒矣。襄公之弑。子糾固在內也。所當正君。赴難。明義討賊。以靖國也。而乃奔魯。若能乞師復讐。猶之可也。及雍廩殺無知。內難已定。方圖再入。旣而桓公自莒先入。靖國人。葬襄公。正位君齊矣。糾何爲者。耶。而管召方輔之伐國。是直以亡公子而抗齊君耳。前無正君討賊之義。後有抗君爭國之非。則是仲之輔糾爲不義罪已可殺。桓公不殺。

權衡一書

論世

五

而用之則安得而讐桓乎。此夫子所以不責其死也。然其事之是非。則明書于春秋。書公伐齊納糾。伐而納之內不受也。糾不稱子。不宜立也。書齊小白入于齊。係之齊可立也。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稱齊人國討也。稱子譏齊也。稱取弱魯也。糾之死。固當。而桓公殺之爲已甚耳。又曰。周惠王之世。北有狄人之患。南滅至于衛邢矣。南有荆楚之難。北伐至于鄭矣。公羊所謂南夷北狄交。而中國不絕若綫也。桓公北却狄而南帖荆。其有功于諸華。可謂大矣。然其却狄也。緩而帖荆也。僅蕞北之次。待邢人之奔。楚邱之城。在

二年之後。此桓公之緩也。若夫楚之爲中國患。又有什伯于狄者。吞噬羣蠻。蓋不足道。僭王號者數世。盡漢陽之諸姬。伐蔡滅息。比年伐鄭。鄭諸夏之襟喉也。舍齊桓固未有問罪焉者。然管仲之詞。文而不及大。桓公之言。私而不及德。菁茅微物。楚所易從。昭王舊事。楚所可脫也。而不敢及其僭王猾夏之罪。以爲討其僭猾。則楚未易卒服也。此管仲之小也。桓公知誇先君之好。而不及天下之體。知誇攻戰之衆。而不及名義之大。所以楚人之辭。猶未服也。僅得屈完之盟。姑保不戰之勝。齊桓兵革之會。莫盛于召陵。而僅僅

權衡一書

論世

六

乃爾。曾西所謂功烈之矣。孟子所謂小補以聖賢作用觀之。是誠可謂卑小已矣。前編
襄公二十有九年。吳子使札來聘。明繆昌期曰。自獨孤及之論。吳季子謂其以讓國生亂。而胡康侯從史其說。以傳于夫子。書名之例。嗟乎。春秋之時。臣弑君子。弑父。以跳踉恣睢于天下者。不可勝誅。夫子不惟賊是仇。而先紉讓王之公子。其何以勸至季子卒。而夫子手題其墓曰。嗚呼。有吳延陵君子之墓。吾聞之。碑墓非古也。自夫子之于延陵季子始也。夫子何以碑季子。無以其遜國高子臧之義。與三讓有太伯之風。

與掛劍不怠徐君之誼與葬子台先王之禮與聞樂知六國之興衰與歷聘闢闢者閱覽博物之稱與之數者當世能道之史冊能記之而烏用碑凡碑者表也表厥幽也夫季子之隱應在家庭骨肉之間而其潛德至行在子其兄以讓而不專其名避其兄之子于墓而不居其實此季子之苦心調劑而不可以告人入弗知而夫子獨知之者何也諸樊之遜于季子非其心也上迫于先王之命下迫于國人之望而姑為是以飾觀聽也不然彼既儼然南面以稱孤矣而其臨沒遺言欲授餘祭次夷昧以及季札立嫡乎抑

權衡一書

論世

七

立賢乎且何以不言嗣札者何人也札之後當有吳國者嫡乎賢乎序乎其端愈紊而愈不可測矣札故不得已而退耕于野以絕吳人之望若曰兄實與之而我固捐之身有叔齊之節而兄不失伯夷之高此季子之心也至夷昧死而吳事又大變矣僚之貪而操也光之殺而忍也其耽耽焉目眈而齒擊蓋未嘗一日而忘乎此位也使季子一日有國則窟室之慘不中于僚而中于札矣光之借札以辭也非為札地也札如聽之而專諸之匕首又將轉屬焉勢也札自是終身不入吳國矣若曰兄之子固子之而我實逃

之身有泰伯之讓而兄之子不失武王之業此又季子之心也故夫子之碑之也稱嗚呼以吊其人稱有吳以不奪其國稱延陵君子以不沒其志而季子有此以不朽然則春秋何以書名曰名吳之臣以退夷也凜然大防哉札無以與也嗟乎泰伯之讓讓以賢也當周德之興而吳以建季子之賢賢以讓也當周德之衰而吳以亡二君子之所處其有幸有不幸歟書○植按明陸樹聲老餘雜識曰季札之辭國而不立胡氏議其辭國以生亂然札之不立札之義也吳之亂札之不幸也且札之來聘在襄公二十九年後

權衡一書

論世

八

又二十七年至昭公二十五年始有遜僚之事後二年至昭公二十七年僚始見弑于光中間相去蓋三十年即使亂由札生法為可貶夫子必因其既事而後貶寧有先事而預貶者乎此論與繆氏所論正可互參定公四年吳入郢明程敏政曰父子之親君臣之義一也不幸而處其變則如之何曰君臣之合以人父子之合以天以人合者可絕而以天合者不可絕也然又當權其中使親義不至於偏廢若以有過之父而誅於有道之君則不敢以親賊義無廢而禹與是也

以無過之。父而見殺于無道之君。則不敢以義掩親。伍奢見殺。而子員復仇。是也。而孫轅乃譏員逆天傷義。夫平王之爲君也。殺其子。妻其婦。樊奸回。戮忠良。有臣如湯武者。弔民伐罪可也。如伊霍者。廢昏立明可也。員上不能爲湯武。下不能爲伊霍。則以吳之師。破楚八郢。而鞭墓以發至憤。其志亦可悲矣。禮曰。父母之讐。弗共戴天。而謂逆天傷義可乎。然予獨悲夫。員之所處。尤有可憾者焉。昔張良佐高帝。襲殺項羽于固陵。讐復恥雪。則遂謝病辟穀。以明其心之爲韓也。使員當八郢之後。投戈解甲。飄然退處于深山長谷之中。以示其所遭之不幸。豈不可以盡全歸之孝哉。惜乎志不及此。而反以譏見禍于他人之手耳。文斯正。粵麻州太守西秦張珣。美曰。伍員覆楚。世皆稱其能報父之讐。爲仁于親矣。余獨以爲不然。平王君也。伍奢父子臣也。仁其親。而屠其君。覆其國。是陷父兄爲不忠不義之鬼。所謂仁親者。安在哉。夫聽讒言以殺伍奢。在平王固爲大謬。然不共戴天者。君父之仇。君與父一也。曩使伍奢而在。見平王之屍。爲他人掘之。鞭之。奢且將寢不安枕。食不甘味。思得一旅雪恥。以爲社稷圖存計。卽不然。亦必披堅執銳。席蓐飲

矣。必不與倖苟存目。視君父之辱。乃今以一身之死。而使生事之君死。後而受僇于子。謂奢之心安乎。不安乎。況奢之死。于讒則死。奢者無極也。伍員不仇進言之無極。而仇父事之平王。不更謬耶。論者謂員當八郢後。辭吳之爵祿。退處深山窮谷。以示所遭之不幸。亦可盡全歸之孝。余更以爲不然。員之所處。旣不直道。吳而入楚。卽入楚矣。惟執無極之族。而赤之迎太子建。而立之。謝吳而歸隱。居僻處。猶之可也。若復仇讐其君。卽退處不得爲孝矣。厥後見讒伯嚭。卒至伏劍自殺。員知死于吳之爲忠。于吳卽可知父死于楚之爲忠。于楚以忠于楚者。而仇楚而覆楚。謂員忠于吳。而孝于親也。豈篤論哉。史記室。植按此于前論外。又出一見于君臣大義所關不小。余謂人品不一。有聖賢之事。有豪傑之事。聖賢所爲。皆天理人心之安。豪傑所爲。或出情理之外。若伍員者。所謂豪傑之士也。學者賞其奇。而不可不知其敝。哀公二年。左傳。初衛侯遊于郊。子南僕公曰。余無子。將立汝。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圖之。君夫人在堂。三揖而下。君命祗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爲太子。君命也。對曰。郢異于他子。

君沒于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子。輒在乃立。輒金履祥曰。夫郢辭國。卒釀衛國之亂。似亦賢者之過。管思之。郢既支度。而外荆內輒。皆必爭之人也。靈公欲立。不命于朝。而言于野。此郢之所以辭也。觀其言。君夫人云云。則是謂靈公當與卿大夫命之。于朝。即名正言順。而亂源塞矣。靈公不悟。朝無明命。及公沒。夫人立之。又辭此。尤見郢之明也。若立即受制于南子。而事皆不可爲矣。况正犯蒯聵之所必爭乎。吁。此郢之所以爲賢也。

孔子金履祥曰。孔子生長于魯。五十餘年。天下之士多

權衡一書

論世

主

從之。魯之君臣。豈有不知其賢者。定公十年。始起而用之。論語左氏。皆不言其故。獨孟子稱孔子于季桓子。見行可之仕。而論語謂季桓子受女樂。不朝。孔子行是。孔子此時之行。藏係季桓子之用舍也。何哉。魯自三家四分公室。季氏專魯。魯公無民久矣。使魯之君而欲用孔子。豈能遽奪季氏之權。以畀孔子。季氏亦豈肯遜已之權。以與孔子哉。自定公初年。季平子卒。其家臣陽虎始用事。五年。執桓子囚之。而專魯政。辱之于晉。陷之于齊師。且盟且詛。九年。又將享桓子而殺之。僅而獲免。當是時。非惟魯國不可爲。而季氏

權衡一書

論世

主

亦自不可矣。矣。霜降水涸。涯涘自見。桓子于此。亦謀所以爲靖亂興衰之計。故舉孔子于公。而試用之。已而政聲四達。卻齊歸地。于是攝行相事。墮三都。夫三都者。三家強邑也。當是時。公山弗擾在費。而郈侯犯之。亂未久也。三家之有三都。已非公室之便。而三都之爲三都。至是亦非三家之便也。故仲孫氏始墮郈。繼而季桓子墮費。惟孟孫氏不肯墮成。圖之弗克。公歛處父之言曰。無成是無孟氏也。夫三都已墮其二。則成之不墮。固亦未害。夫子久之。必有處矣。既而齊人歸女樂。以沮之。夫使上下之交方固。桓子之志未移。則一女樂。豈足以間之。齊人歸女樂。是殆必得其間矣。季氏權臣也。桓子舍已權。以聽孔子。而墮其名。都以強公室。其中豈無介介者。顧以衰敗之餘。藉之振起。爲是降心以相從耳。今紀綱既定。外侮既却。桓子豈甘于終絀者。縱桓子甘之。季氏私人。必有以爲不利者。信任之意。必已漸衰。故齊人歸女樂。以促之。而又君臣荒淫。其中三日不朝。此其心術蠹壞。不復可與有爲。故孔子去之。然考之孟子與史記。蓋爲臆肉不至而行也。論語則以爲女樂。蓋孔子之行。決于此。而特發于臆肉。所謂去父母國之道也。此孔子

處之本末事情也。二條前編

燕樂毅宋朱子曰或問樂毅伐齊文巾子以為善藏其用東坡則責其不合效王者事業以取敗二說孰是曰這是他們愛去立說都不去考教子細這只是那田單會守不奈他何當時樂毅自是兼秦魏之師又因人怨滑王之暴故一日下齊七十餘城及既殺滑王則人心自是休了他又怕那三國來分他底連忙發遣了儘以燕之力量也只做得恁地樂毅也只是戰國之士又何嘗是王者之師他當時也恣意去鹵掠正如孟子所謂毀其宗廟遷其重器不過如此舉

權衡一書

論世

三

措看當時那鼎也扛來豈是不要他底但是田單與他皆會兩箇相遇智勇相角至相持三年便是樂毅也煞費氣力及騎劫用則是大段無能後被田單使一箇小術乘勢殺將去便是國不可以無人

趙爾相如朱子門人問爾相如其始能勇于制秦其終能和以待廉頗可謂賢矣然使相如能以待廉之術待秦乃為善謀蓋柔乃能制剛弱乃能勝強今乃欲以匹夫之勇持區區之趙而關強秦若秦奮其虎狼之威將何以處之今能使秦不加兵者特幸而成事耳先生曰子由有一段說大故取他說他不是戰國

之士此說也太過其實他只是戰國之士龜山亦有一說大槩與公說相似說相如不合要與秦爭那壁要之恁地說也不得和氏璧也是趙國相傳以此為寶若當時驟然被人將去則國勢也解不振古人傳國皆以寶玉之屬為重若子孫不能謹守便是不孝當時秦也是強但相如料得秦不敢殺他後方恁地做戰國時如此等也多黃歇取楚太子也是如此當時被他取了秦也不會做聲只恁休了二條語類戰國四君李京曰七雄之世有四君者皆藉王公之勢競為游俠以取重諸侯而顯名天下夫信陵拙身以

權衡一書

論世

古

迎侯贏交毛薛威伸強秦義存弱趙急人之難不居其功凜乎有烈士風焉田文雖好客納諫然特雞鳴狗盜之徒耳未足稱也平原君謬聽馮亭喪趙卒四十萬有一毛遂而不知謂之佳公子然乎春申好以固位殞命於李園宜矣四君烏可概以人豪稱哉史讀筆荀卿宋蘇軾曰昔者嘗怪李斯事荀卿既而焚滅其書盡變古先聖王之法于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讐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于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者豈為異說而不讓敢為高論爾

不顧者也。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惡，桀紂也。堯舜偽也。由是觀之，意其爲人必也剛戾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彼見其師歷詆天下之賢人，自是其愚以古先聖人皆無足法者。其父殺人，報讐其子，必且行劫。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集文漢張良、宋楊時曰：子房之志爲韓報仇而已。其事高祖，非本心也。蓋自博浪之謀，不遂其心，固未嘗一日忘

權衡一書

論世

三

秦也。以爲奮匹夫之身，以僥倖於一日，不若陰求天下之豪傑而徐圖之。及得沛公而知其足以濟吾事也。于是委身從之，教以滅秦之計，及事之濟，則去漢歸韓。而但教以燒絕棧道，其心固將輔韓成以馳騁于中原，而不欲漢王之東也。及成爲項羽所殺，則韓之子孫無若成之賢者。而子房之志，無所復伸矣。然羽之讐不可以不報，而欲報羽則非漢又不足資。以成功也。于是不得已復西，以再致吾復讐之志。使漢事得成而吾責亦塞。然後自託于神仙之說，以遂其不欲仕漢之本心焉。此子房之智謀節義，所以遠過

于人，而千有餘歲未有能窺之者。惟程子嘗言之，又以爲非高祖能用子房。實子房能用高祖，可謂知子房矣。綱目。植按：留侯始終爲韓，先偏表之詳矣。詰之者曰：酈生勸立六國後，而留侯止之。夫既爲韓，何不爲韓立後，以爲後裔，則良非爲韓者也。此其說甚辨。余嘗以實求之，蓋其辨詰雖力，而于事之先後則未之考也。按：留侯諫立六國後，在漢之三年，而韓王成之見殺，先在漢之元年。成見殺後，而留侯固已絕望于韓矣。且漢業不成，則重瞳不滅，重瞳不滅，則韓之讐可卒復乎？故不得已以滅羽者輔漢，而卽以爲漢者

權衡一書

論世

三

爲韓，此其不得已之深心也。以留侯之賢而論世之士，猶有不考事之本末，不審勢之可否而敢于立異者，嗚呼異哉！漢韓信明茅坤曰：太史公紀陳稀爲鉅鹿守，辭淮陰侯。淮陰侯辟左右與之謀，令畔而已從中起。此情似輕。稀漢信幸臣也，偶過拜淮陰，淮陰何以遽與謀反？及稀反後，才無往來迹，且稀之反自周昌所言倉卒激之，安得與淮陰有夙謀？此皆忌口，慎陽侯輩諛之不然。漢廷謀臣詐以此論殺之耳。史記漢陸賈明李陽曰：漢世守成功臣，陸賈其稱首乎？新

語未奏之先帝不知尊太公既奏之後帝遂能尊孔
子則漢之文治賈啟之也況和平勃誅諸呂立孝文
其功尤偉乎太史公僅以辨士傳之淺之乎知賈矣

讀史

漢王陵宋胡寅曰高后議立諸呂爲王王陵爭之陳平
周勃曰無所不可且謂陵曰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
社稷定劉氏之後君亦不如臣自巳然論之王陵之
不如平勃固也然使太后未崩而平勃先死則如此
言何哉是亦僥倖而已矣向使太后有議而將相大
臣皆以爲不可太后亦安能獨行其意乎平勃許之

權衡一書

論世

老

猶且數月再遣張釋風諭大臣而後乃王諸呂則知
向者平勃阿意之罪大矣故程子論之曰漢祖之與
羣臣以力相勝而臣之耳其臣之者非心悅誠服而
願爲之臣也是以當此之時無一人肯死節者其後
成功亦幸而已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爲正至哉言乎

細

漢曹參明謝鐸曰天下之治惟其時識其時而酌其事
之當與否斯善治天下矣方秦氏之吞併諸侯也阡
陌井田郡邑封建坑焚學校天下之民塗炭已極曹
參石見于此而一以清淨無爲爲治是猶出烈燄之

中而沃以清冷之水固可謂識時矣然時雖厭于有
爲而事之不可不爲者君子不容以概不爲也參惟
蕭何之法是守不知何之佐高帝也俗忽于馬上之
治先王良法美意之變于秦者會修什一千千百乎
況時至孝惠秦灰已冷楚坑已平可以有爲之日也
帝察參不事事且使其子諫之帝亦非常主矣使參
能與帝有爲三代之治未有不挽而上也奈何一
意極秦遂至酣歌廢事卒使漢家之治因循雜伯而
已嗚呼參但知清淨之藥足以調擾亂之民而不知
王道之救粟所以養民生者不可一日無此所以徒

權衡一書

論世

天

能療秦民疾苦而終不能復元氣于三代也斯文正統
漢周亞夫明茅坤曰古之所謂大臣必其身卑于匹夫
而後可以擁四海之功明察于幾微而後可以免禍
亡之及斯二者非學術不足以持之學術定于中然
後其心措而不亂足以勝其重而制其變否則未有
不災及其身者也條侯亞夫自父勃以功佐劉氏勃
死而亞夫復繼父爲太尉出將三十六將軍以定吳
楚之難非所謂挾不賞之功而擁震主之威于上者
乎而梁孝王帝之同母弟也方吳楚之始圖梁王急
亞夫特守便宜以梁委之堅壁昌邑而不救梁王幾

沒也。吳楚平而梁王太后母子兄弟攜手帷席且歡且泣道其所以故。亞夫之功日少而短日多。而竇太后請帝之封后弟王信。蓋所以悅帝。亦所以自廣外家也。亞夫乃欲執法以爭之。爭之誠是也。然梁王倚太后諛之于上。信倚后諛之于下。而亞夫欲以區區吳楚之功。處于骨肉左右。怨議之間。彼景帝者。梟錯之所教習。以申韓刑名之學。亦以術數任臣下者也。其為梁王后弟信之諛者。必曰亞夫父子相繼定國。難功多不能盡封。非以法誅之不可。又不然則曰亞夫自多其功。驕縱無人臣禮。讒一至而不疑。再至

權衡一書

論世

无

則攘臂而起。三至則令人陰伺其過而法削之矣。故以君臣之間。賜食而不為置箸者。以梁王與后弟信之讒既深。特怒而察之耳。廷尉按買尚方甲楯。而曰君縱不欲反地上。即欲反地下。非有所受于左右之指。安忍附會其獄至是哉。善乎漢世之功。能獨然完名聲。施後世者。蕭曹子房陳平三四人也。彼皆能為黃老言。而短少其術。以自便者。雖非為學術之至。彼其中所持者亦深矣。嗚呼。以亞夫累世之功。且不免于難。況後世疎遠之臣。而不幸有所獲焉。欲其無危也得乎。

漢司馬相如。宋蕝賦曰。司馬長卿始以汚行不齒于蜀人。既而以賦得幸天子。未嘗有所建明。立絲毫之善。以自贖也。而創開西南夷。逢君之惡。以患苦其父母之邦。乃復矜其車服節旄之美。使邦君負弩先驅。豈詩人致恭桑梓。萬石君下車里門之義乎。卓王孫暴富遷虜也。故敗而喜耳。蜀多君子。于長卿何喜之有。

二條
鴻書

權衡一書

論世

子

漢丙吉。宋司馬光曰。漢丙吉為丞相。出逢羣盜格鬪。過之不問。見牛喘而問之。以為詰姦盜賊。守令之事。陰陽不調。乃宰相職也。談者美之。愚竊以為當丙吉為政之時。政治之不得。刑罰之失中。不肖之未去。忠賢之未進。可勝紀哉。釋此不慮。而慮于牛喘。以求陰陽之不亦疎乎。且京邑之內。盜賊橫政。之不行。孰甚于此。若曰守令之職。牛令不賢。責何人。昔士會為政。晉國之盜逃奔于秦。子產為政。桃李于街者莫援。若盜賊不禁。而曰長安令之職。風俗不和。而曰三老之職。刑罰不當。而曰廷尉之職。衣食不足。而曰司農之職。推而演之。天下之事。各有其官。則宰相居於其間。悉無所與。而曰主調陰陽。陰陽固可坐而調耶。張安世。司馬光曰。或稱張湯矯偽刻薄。而後嗣顯榮。

七葉不絕。意者積善餘慶。積惡餘殃。近虛語。即應之曰。不然。所謂積者。繼世相因之謂也。改傳稱八元八凱。世濟其美。饗發三族。世濟其凶。此非積善積惡之謂耶。樂書有惠于晉。晉人思之。雖剛愎。猶得保其宗廟。至盈無德。鄉族遂亡。然則德之所以存。書之餘慶也。盈之所以亡。德之餘殃也。祖父有德。子孫為不善。未免禍敗。慶何有焉。祖父不善。而子孫有德。福祿將集。殃何有焉。是以堯舜雖至德。朱均不能免其災。齊魯雖大惡。舜禹無所虧其聖。湯雖險。諛而有子安。世保輔漢室。實有大功。子孫嗣之。率皆忠恪。信厚恭。

權衡一書

論世

三

儉周客是以光顯于後。彌歷永世。又何異焉。

漢趙克國。宋張拭曰。漢將當以趙克國為最。凡將之病。患於勇而不詳。克國聞西羌之事。則不敢以遽。而以兵難遙度。願馳至金城。圖方上畧。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將之病。在于急近功。克國則圖其萬全。陳屯田十二利。持久而為不可動之計。其規模與孔明渭上之師。何以異。將之病。在果於殺而不恤百姓。克國任閭外之寄。而為國家根本之慮。使百姓安邊。國強而西戎坐消焉。此殆三代之將。非戰國以來。權鋒折敵者。所可莊也。予謂克國在宣帝時。且不獨多。

賢將殆可相也。使其為相。必能安養百姓。為邦本計。魏相輩當在其下風矣。惟理

漢劉惔。蘇軾曰。漢東海劉惔。讓爵于其弟荆。而詔聽之。丁鴻亦以陽狂讓其弟。而其友人鮑駿責之以義。鴻乃就封。其始自以為義而行之。其終也。知其不義。而復之以其能復之。則其始之所行。非詐也。此范氏所以賢鴻而下惔也。其論稱太伯夷。未始有其讓。故太伯稱至德。伯夷稱賢人。及後世徇其名。而昧其致。于是詭激之行興矣。若劉惔之徒。讓其弟。使弟受非服而已。受其名。不已過乎。范氏之論。固已得之。而猶

權衡一書

論世

三

有未盡者。夫先王之制。立長所以明宗。明宗所以防亂。非有意私其長而沮其少也。天子與諸侯。皆有太祖。其有天下。一國皆受之太祖。而非已之所得專也。夫劉惔。丁鴻之國。不知二子所自致。耶將亦受之其祖耶。受之其先祖。而傳之于所不當立之人。雖其弟之親。與塗人均耳。今劉惔舉國而讓其弟。非獨使弟受非服之為過也。將以壞先王防亂之法。輕其先祖之國。而獨為是非常之行。則惔之罪大矣哉。蘇文植按東坡之論。蓋即鮑駿之說。而暢之。駿之讓鴻曰。昔伯夷。吳札。亂世權行。故得申其志耳。春秋之義。不

以家事廢王事。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絕父不滅之基。可謂智乎。言簡而理盡矣。宜鴻之感悟垂涕嘆息而還就國也。范氏之論于駿言外自申一義而東坡之論又于蔚宗論外更出一說。究之東坡所言又仍不外駿之本意也。于此并可悟文字轉換之法。蜀諸葛亮宋明道程子曰。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王者如天地之無私心焉。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爲。孔明必求有成而取劉璋。聖人寧無成耳。此不可爲也。若劉表子琮將爲曹公所并。取而與劉氏可也。近錄

權衡一書

論世

重

魏荀彧明唐順之曰。天下有公是之忠而矯之以自文者。弗與焉。荀彧之死。漢所以爲非其真也。吾觀彧之時。漢事已日非矣。所持以維持名分者一昭烈耳。舍此一事而干操。屬心彧志不在漢矣。不然何遲遲之始。遠以爲子房哉。甘以子房自居。則必以高帝居操。操而高也是以子嬰處獻以項籍處獻矣。彧之所以處漢者何如。而謂其能死之乎。且有漢則無曹。曹強則漢弱。彧有反正之圖。固當杜堅冰之漸。方運籌設策以遂其邪志焉。彧之所以爲漢防患者何如。而謂其能死之乎。說者曰。彧之死以九錫也。九錫得篡

權衡一書

論世

重

奪之謀決矣。彧之死。靜是爲漢惜名器者也。噫。非然也。曹之強。獻將委命矣。雖不有九錫其能無篡乎。不惜之于其漸。于是而始防焉。晚矣哉。且彧于曹公非有腹心之固。不過以智計相資耳。操之大計垂成。則視夫同危共難之臣。將從而剪之。彧之才能。固操之所忌。而九錫之靜。又有以阻其好大之心。勞軍之命。輒留之。怒其意可知也。上不得君之忻。下不愜士大夫之議。彧之計至此窮矣。與其徒死而無名。孰若邀名于漢代。飲藥之舉。彧有深情焉。綱目書曰。侍中光祿大夫參軍荀彧自殺。夫不沒其官。明非漢所命也。不諱其名。明非漢所臣也。不隱其自殺者。明非漢所致死也。死非以漢。則彧之殺皆操殺也。然則操不怒彧未必死也。雖然。溫公有仁先管仲之許。東坡有道似伯夷之稱。然則彼皆非歟。嗟夫。伯夷不立於惡人之朝。彧助惡者也。管仲相桓以尊周室。彧無漢者也。君子謂二公于是乎過與矣。不有綱目之筆。則稱忠于萬世者。皆此類也。而心迹之辨荒矣。斯文。晉王導謝安。或問朱子曰。老子之道。曹參文帝用之。皆有效。何故以王謝之力量反做不成。曰。王導謝安又何曾得老子妙處。然謝安又勝王導。石林說王導只

是隨波逐流底人。謝安却較有建立也。然有心于中原。王導自渡江來。只是恁地。都無取中原之意。此說也是。但謝安也被這清虛絆了。都做不得。語類

晉王猛本朝廉州太守。張珩美曰。王猛問桓溫。溫入關。被褐謁之。捫虱而談。當世之務。溫欲與猛俱還。猛不就。夫猛之謁溫。欲為溫用也。欲為溫用。即欲為晉用也。及見溫問三秦豪傑。未有至。是不以已至者為豪傑。矣。雖與而稱之。以為江東無比。猛蚤已知溫有跋扈。不臣之心。且必不能用已。與其為不臣于晉者用之。毋寧就不為晉臣者而用之。故他日呂婆樓。于符

權衡一書

論世

雲

堅一見如舊友。猛遂終其身以事秦。平燕定蜀。有如拾芥。蓋正以事晉之心。轉而事秦耳。不然。猛未見溫之先。豈不能委身符氏。而必被褐以謁溫。果何為哉。至于寢疾上疏。堅親訪以後事。則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統相承。上下安和。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為圖。是猛之心。如青天白日。用秦數十年。未聞畫一圖晉之策。迨至臨卒。猶諄諄以全晉為念。可知猛雖事秦。其志未嘗一日忘晉也。使桓溫有吐握之勤。汲而引之。猛豈為秦用。而亦豈甘心事秦者哉。濯硯堂

晉陶淵明朱子叙向薈林文集曰。陶元亮自以晉世宰

輔子孫。取復屈身後代。自劉裕篡奪。勢成遂不肯仕。雖其功名事業。不可概見。而其高情逸想。播于聲詩者。後世能言之士。皆自以為莫能及也。蓋古之君子。其于天命民彝。若君臣父子大倫大法之所在。惓惓如此。是以大者既立。而後節概之高。語言之妙。乃有可得而言者。文集

隋王通。孟子曰。凡人著書。須自有箇規模。自有箇作用。處。或流于申韓。或歸于黃老。或有體而無用。或有作用而無體。不可一律觀。且如王通這人。于世務變故人。情物態。施為作用。處極見得分曉。只是于這作用曉

權衡一書

論世

吳

得處却有病。韓退之則大體處見得。而于作用施為處。却不曉。如原道一篇。自孟子後。無人似他見得。郊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享。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說得極無疵。只是空見得箇本原如此。下面工夫。都空疎。更無物事。撐住觀簾。所以于用處。不甚可人意。緣他費工夫去作文。讀書。只為作文用。而于經綸實務。不會究心。兼他說我這箇便是聖賢事業。自不知其非。如論文云。自屈原荀卿。孟軻司馬遷。相如楊雄。之徒。却把孟軻與數子同論。可見無見識。都不成議。

論荀卿則全是申韓。觀成相一篇可見。他見當時庸君暗主。職關不息。憤悶惻怛。深欲提耳而誨之。故作此論。然其要卒歸于明法制。執賞罰而已。他那做處。粗如何。豈得王通。楊雄則全是黃老。某常說楊雄最無用。只是一腐儒。他到急處。只是投黃老。如反離騷。并老子道德之言可見。這人身命也。奈何不下。如何理會得別事。如法言一卷。議論不明快。不了決。如其爲人。他見識全低。語言極猥。甚好笑。荀楊二人。自不可與王韓同日語。問王通病痛如何。曰。這人于作用處。曉得急欲見之于用。故便要做周公底事業。便去

權衡一書

論世

毛

上書要與太平及知時勢之不可爲。做周公底事業。不得則急退而續詩書。續元經。又要做孔子底事業。殊不知孔子時接三代。有許多典謨訓誥之文。有許多禮樂法度名物度數。數聖人之典章。皆在于是。取而續述。方做得這箇家具。成王通之時。有甚麼典謨訓誥。有甚麼禮樂法度。乃欲取漢魏以下者爲之。書則欲以七制命議之屬爲續書。高文宣光武明章七制蓋以此二典也詩則取曹劉沈謝者爲續詩。續得這般詩書。發明得箇甚麼道理。樂如何有雲英戚范漢武之樂。禮又如何有伯夷周公制作之禮。如中說一篇。都是要學孔

子。論語說泰伯三以天下讓。他便說陳思王善讓。論語說殷有三仁。他便說荀氏有二仁。又捉幾箇公卿大夫來相問答。便比當時門人弟子。正如梅聖俞說歐陽永叔。他自要做韓退之。却將我來比孟郊。王通便是如此。中說一書。同是後人假托。非王通自著。然畢竟是王通平生好自誇大。紛紛述作。所以起後人假託之故。如世人說坑焚之禍。起于荀卿。荀卿著書立說。何嘗教人焚書坑儒。只是觀他無所顧惜。敢爲異論。則其末流便有坑焚之理。然王通極開爽。說得廣闊。緣他于事上講究得精。故于世變興亡人情物

權衡一書

論世

毛

更革沿革。襲施爲作用。先後次第。都曉得識得箇仁義禮樂。都有用處。若用于世。必有可觀。只可惜不會向上透一著。于大體處有所欠闕。其病亦在不曾子細讀書。若是不細讀書。知聖人所說義理之無窮。自然無工夫開做。又曰。中說一書。子弟記他言行也。煞有好處。雖云其書是後人假託。不會假得許多。須真有箇人坯模如此。方裝點得成。假使懸空白撰得一人如此。則能撰之人亦自大有見識。非凡人矣。全書唐王珪魏徵宋尹起莘曰。先儒辨論太子藩王之分。深責王魏不能死于其難。竊有疑焉。夫臣之事君。固當

始終一節。若君臣之分未定。遽死于其難。則亦君子之所不。彼王珪爲太子中允。魏徵爲太子洗馬。是果誰之命耶。若出于太子之命。則太子其君也。若出于高祖之命。則高祖其君也。太子其長也。萬一高祖或遷王。魏于秦府而爲秦府之屬。則將逆高祖之命。而必欲盡節于太子乎。抑亦順高祖之命。以其所以奉太子者。奉秦王乎。又不幸太子得罪于高祖。而高祖誅之。亦將必死于所事。而魯高祖乎。藩王交關。則固有高祖在焉。卽不幸諸王互相攻擊。其僚屬必欲各死于所事。此則大亂之道也。故夫爲王魏者。于

權衡一書

論世

堯

建成未敗之前。知其不可輔。則當引身而去。于建成既敗之後。知其不義而死。則當席藟聽命。自請其不能正救之罪。或高祖赦之。使事新君。則亦惟上所命可也。有如異時太宗以張元素爲廢子。于志寧爲詹事。旣而太子承乾罪廢。元素以不諫見黜。志寧以諫諍見褒。于時魏王泰亦與承乾爲敵。是二人者。亦將盡節所事。而魯魏王乎。抑將聽命其君。而惟太宗黜陟之從也。大抵東宮官屬與諸王官屬皆出于朝廷。所擢故太子臣子也。藩王亦臣子也。其僚屬亦臣子也。任是職者。固當以一人爲主。不得以所事爲主。昔

後周高祖謂其弟齊公憲侍讀裴文舉曰。卿雖陪侍齊公。不得遽同爲臣。欲死于所事。斯言得之矣。或曰。齊桓子糾之事。將如之何。曰。非也。齊桓子糾均爲公子。亦旣出奔于外。齊襄旣沒。齊國無主。故桓糾若敵國。然各君其君。各臣其臣。非若唐高祖在上。制命出于一人者也。然則王魏非惟不能警太宗。亦不當警太宗。其失在于不能請命高祖而已。使綱目果罪二子。反君事讐。則當書曰。以故太子洗馬魏徵中允王珪爲諫議大夫矣。斯事係臣子之大節。不得不辨。發○植按人臣有節義之士。有功名之士。節義之士有

權衡一書

論世

早

殺身以成仁。功名之士常留身以有爲。王魏皆功名之士也。本朝廉州太守張珪美史論曰。太子國之儲貳。謂貳于人主者也。人臣事君。君固其主。太子爲繼體之君。亦卽其主。況木人主之命以奉太子。則太子存與俱存。死與俱死。不然。如人臣之義。何魏徵王珪爲太子中允。洗馬。勸建成以大軍擊劉黑闥。因結山東豪傑以自安。其爲建成計者。欲以河北一旅之功。敵秦王百戰之力。不知當晉陽起兵時。皆秦王之計。唐王嘗謂世民曰。事成當以汝爲太子。此非徒勲勞相較。而可以圖安全者也。當此之時。王魏揆高祖之

意當進以東海王故事。強力請去。庶不使高祖有廢嫡立幼之嫌。秦王有借兄謀位之失。顧計不出此。既導建成立功。以圖自安。又與元吉協謀。共傾秦王。直至元武構難。禍及儲君。吾不知平日之所謀自安者。何其終不能自全也。禮曰。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輔太子制命也。受天子之制命。以事太子。太子既死而皆爲秦王川。豈忘其所事乎。論者謂王魏當建成既敗之後。當請命高祖。以陳不能救正之失。或高祖赦之。使事新君。則惟上所命。然則死與不死。人臣之義也。豈一請命而遂可不死乎哉。

權衡一書

論世

聖

唐李白宋黃微曰。世俗誇李太白。賜衣調羹爲榮。力士脫靴爲勇。愚觀玄宗于白。豈真樂道下賢者哉。其意急得說詞。蝶語以悅夫人耳。白之論。撰亦不過爲玉樓金殿。鴛鴦翡翠等語。社稷蒼生。何賴說者。以爲謀謨潛密。歷考前集。愛國憂民之心。如于美語。一何鮮也。力士閹閹腐庸。惟恐不當人主意。挾主勢驅之。何所不可。脫靴乃其職耳。自退之爲蚍蜉撼大樹之喻。遂使後學吞聲。余謂其文章豪逸。誠一代偉人。如論其心術事業。安可施之廟廟。李杜齊名。真忝竊也。

唐張巡許遠。韓愈張中丞傳後序云。李翰此傳頗詳。然尚未爲許遠立傳。遠材雖不及巡。然開門納巡。位本在巡上。讓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死。或以爲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于賊者。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圖守時。外無蚍蜉蟻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耳。賊來勢益衆。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遠之不畏死亦明矣。豈有城壞人俱死而獨蒙愧恥求活耶。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城陷自遠所分。以此詬遠。與兒童之見何異。人之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

權衡一書

論世

聖

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小人之好議論而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衆。蔽遮江淮。阻遏其勢。其誰之力也。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強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于逆亂。設淫詞而助之攻也。

外史

唐韓愈明道程子曰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病然自孟子而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者才見此人至如斷曰孟子醇乎醇又曰苟與楊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不是他見得豈千餘年後便能斷得如此分明又曰學本是修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却倒學了因學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如曰軻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

近思錄

唐杜黃裳本朝廉州太守張珣美曰杜黃裳唐之賢相

權衡一書

論世

聖

也史稱有經濟大畧而不修小節故不得久在相位本傳亦稱頗通餽謝無潔白名余觀蕭相國陳平馬援及宋之趙普皆以賄聞然有無其實而徒受人之誦者亦有有其事而已身實出于不知者夫古大臣公而忘私國而忘家身家且不可有乎貨財何有乎餽遺交際故簠簋不飾未可以小節而忽之也黃裳歷相三朝多所建白嘗為裴延齡所惡稍遷至太常卿即勸其婿帝執誼帥羣臣請太子監國且勃然曰黃裳受恩三朝豈得以一官相買乎上欲討蜀關議者以為蜀險固難取黃裳獨曰闕在懸書生取之

如拾芥爾若專以軍事委高崇文勿署監軍關必可擒他日上與黃裳論及藩鎮黃裳曰德宗自經憂患務為姑息陛下宜先振舉紀綱以法度裁制藩鎮于是始用兵討蜀以至威行兩河皆黃裳啟之也若佐郭子儀破李懷光之陰謀為太常不過王叔文之門論帝王勞于求賢而逸于用人一皆知大體湛深經術夫何餽謝往來而不知所檢乎然以黃裳之事考之當李師古跋扈憚黃裳為相命一幹吏寄錢數十萬候于門及見從婢二人青衣藍縷者曰相國夫人師古遂抑其謀終身不敢失節是黃裳清儉之德內

權衡一書

論世

聖

乎深閨外服強藩如此史何以無潔白稱之哉豈黃裳于未相之前偶一有之抑當時小人以餽謝譖之之乎胡氏謂當舍小以取大厚賜予之而資其長善夫必待朝廷厚加賜予乃為長善則不為小失而為趨利不為不修小節而為已踰大閑又烏足稱賢相哉

宋王安石

王安石石菴賦朱子答汪尚書云王氏菴氏皆以佛老為聖人既不純乎儒者之學矣而王氏支離穿鑿尤無義味甚者幾類俳優本不足以惑衆徒以一時取舍人主假利勢以行之至于已甚故特為諸老先生

之所誅詆至若蘓氏之言高者出入有無而曲成義理下者指陳利害而切近人情其智識才辨謀爲氣概又足以震耀而張皇之故聽者忻然而不知倦然語道學則述大本論事實則尚權謀術浮華忘本實貴通達賤名檢此其害豈盡出王氏之下也哉但其身與其徒皆不其得志于時無利勢以輔之其說雖行而不能甚久故諸老先生得以置而不論使其行于當世亦如王氏之盛則其爲禍不但王氏而已主名教者亦不得恣然而無言也蓋王氏之學雖談空虛而無精形雖急功利而少機變其極也陋如薛昂之徒而已蔡京雖名推尊王氏然其滯修縱恣所以敗亂天下者不盡出于金陵也若蘓氏則其律身已不若荆公之嚴其爲術要末忘功利而詭秘過之其徒如秦觀李廌之流皆浮誕佻輕士類不齒相與扇縱橫極圖之辨以持其說而世之樂放縱惡拘檢者已紛然向之使其得志則凡蔡京之所爲未必不身爲之也世徒據其已然者論之是以蘓氏猶得在近世名卿之列而君子樂成人之美者亦不欲逆探未形之禍以加譏貶至于論道學邪正之際則其辨有在毫釐之間者雖欲假借而不能全書

宋岳飛明蔡清口岳公報國之志所以終不酬者果天耶人耶彼高宗秦檜無端矣獨恨公之未知也孝子之于親也從治命不從亂命公向者親受高宗肺腑之囑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今乃無故一日十二金牌召班師非檜之爲而誰爲檜爲之而高宗聽之則亦亂命之類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利社稷專之可矣公素好左氏獨不知斷以此義耶况其時萬世之悲憤既積吾胸中不世之機會又在吾目前正當馳表而南極陳此時之難得不敢自墮于奸臣之計以負陛下肺腑之托在朝諸臣未必無起而和之者胡爲以不得擅留一語自解夫殉君命之爲忠孰若爲吾君報不共戴天之讐之爲忠也且高宗所以忍與敵和而急召公者亦懼吾力之不足以克而反速其禍耳今自揆吾力必克無疑矣既克之日安集之餘人民府庫籍之于朝將士卒伍亦約束以俟朝命吾將遂頭跣足自劾其違命進兵之罪亦足以存王法而白此心此乃所謂權也夫權出于不得已者也是故以天下與人上世未有也而堯始行之君無道而伐之上世未有也而湯始行之君廢典聖而放之上世未有也而伊尹始行之萬世之下不聞其

爲名教罪人者。公而出此。誰得而罪之。嗚呼。使公當日雪恥之志既酬。而後爲槍所害。愚亦爲公甘之矣。○植按持論者。事後而議前人之已事。指摘易施。就事而盡勢理之曲折。物情始盡。岳武穆之奉詔班師。或以爲不知權。然以此時金人之勢言之。武穆不過當郾城朱仙鎮一面耳。金之疆域固無恙也。不過當兀朮一人耳。金之智臣勇將固非少也。無論違詔徑行。已犯無將之戒。君子所不肯爲。卽云利國家安社稷。君命可以不受。而唾手燕雲。果可必之旦夕乎。稽首稱藩。果可操之左券乎。兵家之事。勝負無常。

權衡一書

論世

思

設稍不如意。而進無恢復之奇勳。退獲遺命之重譴。將何以善其後。況史稱張俊楊沂中之徒。于武穆功名不無疑忌。假令岳家軍北去。而姦相假王言以責跋扈之罪。諸將合衆力以動義旅之名。斯時將徑情直前。而後有牽制將上表自理。而勢必中阻。恐莫須有三字。不待解兵之後。而岳家父子之心。天日難表矣。嗚呼。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于闕外者。當武穆憤惋泣下時。固當痛心極慮。思之至熟。會以精忠智勇之偉人。而所見不及一叩馬之書生乎。

補錄

明王圻曰。或問漢唐孰能用諫。曰。漢祖實副其名。唐宗名過其實。名實懸然。莫如文帝。終身受言。得之賈山。終身務農。得之賈誼。終身重穀。得之晁錯。梁肅衍不從蕭頴川請師于魏。以爲求救。狄示弱天下。其見固高出唐太宗。肅宗資突厥回紇王。乾奴與彭龍奴一也。實建德斬之。漢光武封之。光武殆愧于建德。李并嫁神氏。過漢高不能處戚姬。李璟保景遷。過漢惠不能保如意。劉曜欲王劉熙。而立劉胤。爲太子。胤卽下秦朔。秦立止之。曜亦嘉其忠。公視長孫無忌欲立治。不立恪之心何如。論者多畧僭閥。崇正統。初不知僭閥君臣所行。有正統君臣不能及者。殊多漢樊舞。陽特酒肉僉父耳。當擁盾入軍門。其語壯。能使意盛者錯。及排闥入臥門。其語悲。能使氣衰者動。此非鼓刀舌端所易辦。故自高于絳侯一等。

權衡一書

論世

四六

漢劉向盡忠。帝室而欲爲王莽之臣。稽康不從晉昭而紹死。湯陰之難。父子不同性矣。孔明爲時。卽龍而誕短智。輕能。成晉之勢。文文山爲宋盡節。而弟璧甘心降元。兄弟不同辭矣。張湯之子爲安世。上蓋父愆。桓溫之弟爲桓冲。仰懲兄惡。古之聖賢。已不係于世類。

矣。否則丹朱累堯。象累舜。鯀累禹。管蔡累周公。而天下鮮全人。萬古無元聖。

或言東晉純虛名。鮮實效。然則王茂弘之宅建康。收人望。果虛名乎。謝安石之却苻秦。阻桓溫。非實效乎。斯言過矣。

漢孟敏既已破矣。視之何益之言。郭林宗以爲有分決。近見賓退錄。載劉卞功事。言卞六歲時。誤觸甕碎。家人譙之。則曰。候釘校者來。甕全之人。破尚可修。矧甕乎。語未絕。釘校至。相與料理。如初。予謂破甕之戒。有使人安敗。棄退之心。釘甕之言。有使人補過遷善。

權衡一書

論世

早九

之義。劉所見。固優于流。稽史

權衡一書 卷六

經國 四

開國大猷

春秋成公十有八年正月。晉欒書中行。偃使荀瑩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對曰。羣臣之願也。敢不惟命是聽。庚午盟。而入。辛巳朝于武宮。遂不臣者。七八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卽位于朝。始命百官。施舍已責。逮鰥寡。振廢滯。

權衡一書

經國

一

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導賦歛。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欲無犯。時使魏相士魴。趙武爲卿。荀家荀會。樂驥韓無忌。爲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恭儉孝弟。使士渥濁爲太傅。使修范武子之法。右行辛爲司空。使修士蒍之法。并糾御戎。校正屬焉。使訓諸御。知義荀賓爲右。司士屬焉。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祁奚爲中軍尉。羊舌肸佐之。魏絳爲司馬。張老爲候奄。鐸過寇爲上軍尉。籍偃爲之。司馬使訓卒。乘親以聽命。程鄭爲乘馬御。六駟屬焉。使訓羣駒。知禮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

深 王植輯錄

不歸德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民無謗言所以復霸傳
漢王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曰兵出無名事故不
成項王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
不以力大王宜率三軍爲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
此三王之舉也于是漢王發喪哀臨三日告諸侯曰
天下共立沛公北面事之今項羽弑之大逆無道寡
人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願從諸侯王擊楚之弑義
帝者○宋胡寅曰天下苦秦諸侯並起各其師者曰
誅無道秦可矣今秦已滅諸侯各有分地而漢又起
兵難曰項羽爲政不平顧亦伸已私忿耳及董公獻

權衡一書

經國

二

言漢王大臨然後項羽弑君之罪無所容于天地之
間而天下歸于漢王可坐而策矣
沛公西入咸陽諸將皆爭取金帛財物蕭何獨先入收
丞相府圖籍藏之以此得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
強弱之處○初漢王以項羽負約怒欲攻之蕭何曰
能絀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
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
秦天下可圖也王曰善乃就國以何爲丞相何待太
子守關中計關中戶口轉漕調兵以給軍未嘗乏絕
宋胡寅曰用賢所以養民也蕭相國乃謂養民以致

賢人此無所因襲獨見之言高祖問言即悟漢業之
興宜哉

漢王以韓信爲大將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
軍何以教寡人乎信辭謝曰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
孰與項王王然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
亦以爲大王不如也臣嘗事項王項王暗啞叱咤千
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匹夫之勇耳見人慈愛
言語嘔嘔至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刻敝忍不能與此
婦人之仁也雖霸天下不居關中而都彭城背約而
以親愛王諸侯不平逐義帝置江南所過殘滅民不

權衡一書

經國

三

親附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故其彊易弱今大王誠
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
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
秦王將秦子弟數歲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
諸侯及項王坑秦卒惟此三人得脫秦父兄怨之痛
入骨髓而楚強以威王之大王入關秋毫無所害除
秦苛法于諸侯之約又當王關中而失職入漢中秦
民無不恨者今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王大喜
自以爲得信晚

漢更始元年大司馬秀至河北所過郡縣考察官吏黜

陟能否平遣囚徒除王莽苛政復漢官名吏民喜悅
爭持牛酒迎勞秀皆不受南陽鄧禹杖策追秀及于
鄴秀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
秀曰卽如是何欲爲禹曰但願明公威德加于四海
禹得効其尺寸垂功名于竹帛耳秀笑因留宿問語
禹進說曰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更
始既是常才而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崛起志在財
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
圖欲尊主安民者也歷觀往古聖人之興天時人事
二科而已今以天時觀之更始既立而災變方興以

權衡一書

經國

四

人事觀之帝王大業非凡夫所任分崩離析形勢可
見明公雖建藩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也况明公素
有盛德大功爲天下所嚮服軍政齊肅賞罰明信爲
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
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秀大悅因令禹常
宿止于中與定計議綱目
漢先主以徐庶言諸葛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
室傾頽姦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于天下
而智術淺短遂用弱綱目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
計將安出亮曰自董卓以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

不可勝數曹操比于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
克紹以弱爲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
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
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
以爲援而不可圖也荆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
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
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
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
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
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

權衡一書

經國

五

荆益保其巖阻而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孫權內修
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荆州之軍以向宛洛
將軍身率益州之衆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箠食壺
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成漢室可興矣先
主曰善蜀志
用顯德二年王朴獻策于世宗曰中國之失吳蜀幽并
皆由失道今必先觀所以失之之原然後知所以取
之之術其始失之也莫不以君暗臣邪兵驕民困姦
黨內熾武夫外橫因小致大積微成著今欲取之莫
若反其所爲而已進賢退不肖以收其才恩隱誠信

以結其心。賞功罰罪。以盡其力。去奢節用。以豐其財。時使薄歛。以阜其民。俟得才既集。政事既治。財用既充。士民既附。然後舉而用之。功無不成矣。彼之人觀我有必取之勢。則知其情狀者。願為間諜。知其山川者。願為鄉導。民心既歸。天意必從。凡攻取之道。必先其易者。唐與吾接壤幾二千里。其勢易擾也。擾之當以無備之處為始。備東則擾西。備西則擾東。彼必奔走而救之。奔走之間。可以知其虛實強弱。然後避實擊虛。避強擊弱。未須大舉。且以輕兵擾之。南人懦怯。聞小有警。必悉師以救之。師數動。則民疲而財竭。不

權衡一書

經國

六

悉師。則我可以乘虛取之。如此江北諸州將悉為我有。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行我之滂。江南亦易取也。得江南。則嶺南巴蜀可傳檄而定。南方既定。則燕地必望風內附。若其不至。移兵攻之。席捲可平矣。惟河東必死之寇。不可以思信誘。必當以強兵制之。然彼自高平之敗。力竭氣阻。必未能為邊患。且以為後圖。俟天下既平。然後伺間一舉可擒也。今士卒精練。甲兵有備。群下畏法。諸將効力。期年之後。可以由師宜。自夏秋蓄積實邊矣。世宗欣然納之。綱目

明劉基素以金陵有王氣。知天命有歸。與章溢葉琛等

諸應天陳時務十八策。太祖大喜。語基先生有至計。勿惜盡言。于是築禮賢館。以處基等。寵禮甚至。太祖故延奉小明王。元旦。中書省設御座。將行慶賀禮。基大叱曰。牧豎耳。奉之何為。不拜。因見太祖。陳天命所在。太祖感悟。遂與基定征取計。及殲陳友諒。其後取張士誠。北伐中原。遂成帝業。基密謀居多。每遇急難。計畫立就。夙夜呼吸。則敷陳王道。帝每恭已以聽。曰。吾子房也。又曰。數以孔子之言導予。明史

權衡一書

卷經國

七

太祖畧地至妙。山定遠人。馮國用偕弟勝來歸。甚見親信。太祖嘗從容詢天下大計。國用對曰。金陵龍蟠虎踞。帝王之都。先拔之以為根本。然後四出征伐。倡仁義。收人心。勿貪子女玉帛。天下不足定也。太祖大悅。俾居幕府。明史○值按朱子嘗言。欲寫出蕭何韓信初見高祖時一段。鄧禹初見光武時一段。武侯初見先主時一段。將這數段語。及王朴平邊策。編為一卷。今依此錄出。閱之。非第見數君開國之模。而數千識見之遠。胸襟之大。坐言起行。若持左券。誠所謂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者。足令握麈者眼孔一開。亦使蹈虛者壯心自戰。

取世大權

春秋成公二年夏四月。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纆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左傳

晉文公入于晉。從亡賤臣壺叔曰。君三行賞。賞不及臣。敢請罪。公曰。夫導我以仁義。防我以德惠。此受上賞。輔我以行。卒以成立。此受次賞。矢石之難。汗馬之勞。

權衡一書

卷經國

八

此復受次賞。若以力事我。而無補吾缺者。此受次賞。三賞之後。故且及于晉人聞之。皆說。左傳

晉文公將與楚人戰于城濮。召各犯而問曰。楚衆我寡。奈何。而可。咎犯對曰。臣聞繁禮之君。不足于文。繁戰之君。不足于詐。君亦詐之而已。文公以咎犯言告雍季。雍季曰。竭澤而漁。豈不獲得。而明年無魚。焚藪而田。豈不獲得。而明年無獸。詐僞之道。雖今偷可。後將無復。非長術也。文公用咎犯之言。而敗楚人于城濮。反而爲賞。雍季在上。左右諫曰。城濮之功。咎犯之謀也。君用其言。而賞後其身。或者不可乎。文公曰。雍季

之言。百世之利也。咎犯之言。一時之務也。焉有以一時之務。先百世之利者乎。呂氏春秋

趙襄子出國。賞有功者五人。高敖爲首。張孟談曰。晉陽之中。救無大功。賞而爲首。何也。襄子曰。寡人之國危。社稷殆。身在憂約之中。與寡人交而不失君臣之禮者。惟赦吾是以先之。仲尼聞之曰。襄子可謂善賞者矣。賞一人而天下之爲人臣者莫敢失禮。呂氏春秋。植按說苑。赦作赫。但晉陽之圍。在貞定王十四年。上距敬王四十一年。孔子卒時。已二十餘年矣。尚託仲尼之言爲辭。于此見聖言足重。而書之不足盡信。亦可知矣。

權衡二書

卷經國

九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初命三晉爲諸侯。宋司馬光曰。天子之職。莫大于禮。禮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謂禮。紀綱是也。何謂分。君臣是也。何謂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周道之衰。綱紀散壞。禮之大體什喪七八。然猶歷數百年。宗主天下。徒以名分尚存故也。今晉大夫暴蔑其君。剖分其地。天子既不能討。又寵秩之。使得列於諸侯。是區區之名分。而并棄之。先王之禮于斯盡矣。或者以爲當是之時。周室微弱。三晉強盛。雖欲勿許。其可得乎。是大不然。夫三晉苟不顧天下之誅。則

不請命而自立矣。不請命而自立，則為悖逆之臣。天下苟有桓文之君，必率禮義而征之。今請于天子而許之，是受天子之命而為諸侯也。誰得而討之？故三晉之列於諸侯，非三晉之壞禮，乃天子自壞之也。哀哉。

綱目

周烈王時，齊威王初即位，委政卿大夫。九年之間，諸侯並伐，國人不治。於是威王召即墨大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民人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曰：「自子之守阿，譽言日

權衡一書

卷經國

十

聞然使人視阿，田野不闢，民貧苦。昔日趙攻鄆，子弗能救。衛取薛陵，子弗知。是子以譽厚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人人不敢飾非。齊國大治。

史記

漢二年，楚擊九江王黥布。破之，布間行與隨何歸漢。漢王方罵床洗足，召布入見，布悔怒，欲自殺。及出，就舍帳，御食飲從官皆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漢益其兵，與俱屯成皐。宋蘇洵曰：「為將者不可責以廉隅細謹，顧其才何如耳。是以人君當觀其才之小大，而為制御之術，以稱其志。譬之養驥，驥者必豐其芻

權衡一書

卷經國

土

粒潔其羈絡而後責之千里。彼驥驥者，其志常在千里也。豈以一飽而廢其志哉？至於養鷹，則不然。獲一雉，飼以一雀，獲一兔，飼以一鼠。彼知不盡其力于搏擊，則共勢無所得食。故然後為我用。漢高一見韓信而授以上將，一見黥布而以為淮南王，一見彭越而以為相國。項氏未滅，天下未定，而三人者已極富貴矣。高帝知三人之志大，不極於富貴，則不為我用。至干樊噲、滕公灌嬰之徒，則拔一城，陷一陣，而後增數級之爵。否則終歲不遷也。夫豈高帝至此而嗇哉？知其才小而志小，雖不先賞，不怨而先賞之，則彼將泰然自滿而不復以立功為事也。嗚呼！高帝可謂知大計矣。

治史

高帝五年，以季布為郎中。斬丁公以徇。初，楚人季布為項籍將，數窘辱帝。籍滅，帝購求布千金。布乃髡鉗為奴，自賣于魯朱家。朱家心知其季布也，身之洛陽，見滕公曰：「季布何罪？臣各為其主用職耳。項氏臣豈可盡誅耶？」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且以布之賢，漢求之急，此不北走胡，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之墓也。滕公言于上，上乃赦布，召拜郎中。布母弟下公亦為項

蕭何縱指示功人也。群臣皆莫敢言。

羽將逐帝彭城。百短兵接。帝急顧曰。蕭何豈相厄哉。丁公乃還。至是來謁帝。以狗軍中。曰。丁公爲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也。遂斬之。曰。使後爲人臣無效。丁公也。綱。植按一書云。人皆知雍齒當封。紀信愈當封。不知丁公可斬。項伯尤可斬。此亦發人未發。

高帝六年。始剖符封功臣爲徹侯。鄧侯。蕭何。食邑獨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顧反居臣等上。何也。帝曰。諸君知獵乎。追殺獸兔者。狗也。發蹤指逝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

漢文帝十四年。上輩過郎署。問馮唐。父家安在。對曰。趙人。上曰。昔有爲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于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

之爲將也。上拊髀曰。嗟乎。吾獨不得頗牧爲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陛下雖得之。弗能用也。上曰。何以知之。對曰。古之遺將。跪而推轂。曰。闕以外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于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李牧爲趙將軍。市租皆自用饗士。賞賜不從中覆委任。而責成功。故收得盡其智能。而趙幾霸。今臣竊聞魏尚爲雲中守。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私養錢。自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敵會一入。尚擊之所殺甚衆。文吏以法繩之。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有頗牧

弗能用也。上悅。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爲雲中守。而拜唐爲車騎都尉。綱。彭鈺曰。唐言切中後世文墨吏。據據邊帥之弊。讀史筆記

唐太宗卽位。定勲臣爵邑。命陳叔達唱名示之。且曰。所敘未當。宜各自言。于是諸將爭功不已。淮安王神通曰。臣舉兵關西。首應義旗。今房玄齡杜如晦等。專弄刀筆。功居臣上。臣竊不服。上曰。叔父雖首唱舉兵。蓋亦自營脫禍。及竇建德吞嚙山東。叔父全軍覆沒。劉黑闥再合餘燼。叔父望風奔北。玄齡等運籌帷幄。坐安社稷。論功行賞。固宜居叔父之先。諸將乃相謂曰。

陸下至公淮安王仰無所秘遂皆悅服綱目

貞觀五年詔議封建十一年命諸州刺史子孫世襲十三年詔停襲封刺史○宋初寅曰太宗嘗讀周官書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之言慨然歎曰不井田不封建不足以法三代之治詔群臣議封建其本于此乎夫封建與天下共其利天道之公也郡縣以天下奉一人人欲之私也魏徵蓋未嘗詳考古制鹵莽甚矣而近世范蘇二公亦謂封建不可行始皇李斯柳宗元之論聖人不能易也嗚呼豈其然乎宗元之言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誠使上古

權衡一書

經國

古

諸侯已爲民害聖人不得已而存之則唐虞之際洪水懷襄民無所定武王周公誅紂伐奄滅國五十皆天下之大變也此數聖人不能因時之變更立制度以爲郡縣乃盡壞裂土修明侯甸之法何哉宗元又曰德在人者死必奉其嗣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爲其德之不可忘是以憫其絕此仁至義盡而出于人心之固然者固非聖人之私意而歸之勢可乎宗元又曰諸侯國亂天子不得變其君夫孟子所言貶爵削地六師移之之法皆先王之制也烏在其不敢變乎漢不能制侯王未萌之惡及大逆不道然後

勒兵而夷之此漢之失豈可舉此以例禹湯文武所

爲哉三代盛時諸侯或自其國入爲三公王室有難諸侯或釋位以間王政至其衰也五伯雖強大猶且攘夷狄以尊戴天下之共主宗元皆畧而不稱乃摘取衰微禍亂之一二欲舉封建而廢之是猶見別者而欲廢天下之屢也宗元又曰湯資三千諸侯以黜夏武資八百諸侯以剪商故不敢變易也是聖人千未舉兵之前要結衆力及成功之後姑息苟安此十六國五代庸主之所行而謂湯武爲之乎宗元又曰封建非公之大者公天下自秦始皇夫謂三代聖王無

權衡一書

經國

五

公心以封建自私是伯夷而爲盜蹠之事也謂秦無私意以郡縣公天下是飛廉而有比干之忠也亦何不類之甚歟宗元又曰諸侯繼世而立又有世大夫食祿采地以盡其封域雖聖賢生其時無以立於天下天子聖明公卿必得其人諸侯不敢越亂法度世固多賢也而又有鄉舉里選之法有明明側陋之揚何患乎材之不用也若上無明君下無賢臣如周之衰如秦之季如漢魏隋唐之末在位者無非小人而興邦之良佐悉沉于民伍不見庸也雖守宰徧宇內將何救于此故凡宗元封建論皆無稽而不可信也

夫爲君如堯舜禹湯無以加矣。井天下之田使民各有以養其生。經天下之圖使賢才皆得以施其用人。自治不過千里。大小相維。輕重相制。外無強暴。侵陵微弱。不立之患。內無廣土衆民。奢泰恣肆之失。是以義處利。均天地之施。故曰封建之法。天道之公也。若秦則妬民之兼并。而自爲兼井。究天下之利以自奉。故曰郡縣之制。人欲之私也。或曰然則封建今可行乎。曰何獨封建也。二帝三王之法。孰不可行者。在人而已矣。然欲行封建。先自井田始。范子謂今之法不可用于古。猶古之法不可用于今。夫後世之法私。

權衡一書

經國

太

意。妄爲固不可行于古。而爲天下者。不以二帝三王善政良法爲則。則又何貴于稽古而建事哉。綱○朱子曰。柳子厚封建論。全以封建爲非。胡明仲輩破其說。則專以封建爲是要之。天下制度無全利而無害之理。但看利害分數如何。封建則根本較固。國家可恃。郡縣則截然易制。然來去無長久之意。不可恃以爲固也。又古史餘論曰。蘇子始皇紀論封建不可復。然則爲今之計。必封建而後可以爲治耶。而度其勢亦必行而無弊耶。曰非必封建而後可爲治也。但論治體則必如是。然後能公天下以爲心而遠。

權衡一書

經國

七

君臣之義。于天下使其恩禮足以相及。情意足以相通。且使有國家者各自愛惜其土地人民。以爲遺其子孫之計。而凡爲宗廟社稷之奉。什伍閭井之規。法制度數之守。亦皆得以久遠相承。而不至如今日之朝成而暮毀也。若猶病其自恣而廢法。或強大而難制。則雖建于郡縣之間。又使方伯連帥分而統之。察其敬上而恤下。與其違禮而越法者。以行慶讓之典。則何爲而有弊耶。前條文類
唐玄宗美張守珪之功。欲以爲相。張九齡曰。宰相者代天理物。非賞功之官也。上曰。假以名可乎。對曰。不可。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且守珪纔破契丹。卽以爲宰相。若盡滅奚厥。將以何官賞之上。乃止。綱○宋德宗幸梁州。在道民有獻瓜果者。上欲以散試官授之。陸贄奏宜賜錢帛。上曰。試官虛名。無損於事。贄曰。當今所病。方在爵輕。若又自棄。將何勸人。今之員外試官。雖則授無費祿。然軍功皆以是酬之。若獻瓜果者。亦以授之。則彼必相謂曰。吾以忘軀命而獲官。此以進瓜果而獲官。是以吾之軀命同于瓜果矣。誰復爲用哉。綱目

宋藝祖推戴之初。陳橋守門者拒而不納。遂如封邱門。

抱關吏望風啓鑰及卽位斬封邱吏而官陳橋者以旌其忠智囊

太祖命趙贊等屯守延州慶州環州原州靈武以脩西夏李漢超等屯守瀛州常州易州棗州以拒北敵郭進等控守西山晉州隰州昭義以禦太原其家族在京師者撫之甚厚郡中憲權之利悉與之恣其周回貿易免所過征稅令召募驍勇以爲爪牙凡軍中事許便宜從事每來朝必召對命坐賜以飲食錫賚殊異由是邊臣皆富于財得以養募死力使爲間諜洞知番情每入寇必能先知預爲之備設伏掩擊多致

權衡一書

經國

太

克捷續編○按宋史稱太祖之置將也隆之以恩厚之以誠富之以財小其名而崇其勢畧其細而求其大久其官而責其成諸將每朝見必命坐賜與優厚撫而遣之嘗令有司爲郭進治第悉用甌瓦有司言非親王不可用上曰進控扼西山十餘年使我無北顧之憂豈減兒女耶此可謂隆之以恩矣取董遵誨于仇讐取姚內斌于俘虜皆用之不惑軍校有訟郭進者予進使自治此可謂厚之以誠矣西北邊軍市之租多賜諸將不問出入往往賞賚又輒以十萬李漢超守關南屬州錢七百餘萬貫悉以給與漢超猶

權衡一書

經國

七

私販權場規免商算有事聞上卽詔漢超悉免關征故邊將養士足以得死力用間足以得敵情以居則安以動則勝此可謂富之以財矣漢超與進皆終于觀察使所居不過巡簡使之名終不以大將處之然皆得以便宜從事進在山西上每遣戍卒諭之曰汝等謹奉教我猶赦汝郭進殺汝矣其假借如此故進所至兵未嘗少闕此可謂小其名而崇其勢矣王彥昇之好勇馮繼業之自伐然彥昇守原州繼業守靈州皆邊境以安此可謂畧其小而求其大矣何繼爲屯隸州二十餘年董遵誨屯通遠軍四十年其餘皆不減十餘年邊境賴之此可謂久其官而責其成矣夫寵之以非常之恩則其感深待之以赤心則其志固養之以惠則其力足小其名而不撓其權則位卑者有赴功之心而勇知者得以騁畧其過則材能進久其任則功利悉自古用將之術不易于是纂要乾德三年王全斌之入蜀也屬冬暮大雪太祖設氍毹帷於講武殿衣紫貂裘帽以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若此體尙覺寒念西征將士衝犯霜雪何以堪處卽解裘帽遣中黃門馳賜全斌仍諭諸將以不徧及也全斌拜賜感泣及破蜀有奪民家子女玉帛不法等

事召還議罪。全斌責授崇義軍節度觀察留後。特建隨州爲崇義軍。以處之。及開寶末。車駕幸洛陽郊祀。召全斌侍祠。以爲武寧軍節度。謂之曰。朕以江左未平。慮征南諸將不遵紀律。故抑卿數年。爲朕立法。今已克金陵。還卿節鉞。仍以銀帛金錢千萬賞之。宋史宋高宗論諸將使臣。假多。歲增俸廩。因曰。大將奏功。率以所愛偏裨。多轉官資。而出戰士卒。往往不及。不惟無以勸有功。兼亦蠹國。朕嘗謂行賞當先。自下行罰。當先自上。趙鼎曰。聖慮高遠。豈諸將所及。衍義明太祖三年。大將軍徐達北征。偏將胡德濟失律。械至

權衡一書

經國

三

京。上使勅達曰。將軍欲效衛青。不斬蘇建。獨不見穰苴之待莊賈乎。胡右丞之失律。正當就軍中戮之。足以警衆。所謂閫外之事。將軍制之。若送至朝廷。則須議其功過。又非閫外比矣。彼嘗有守信州之功。守諸暨之勞。故不忍加誅。懼將軍緣此。緩其軍法。是用遣使諭意。自今有違令者。一以軍法從事。治安明永樂時。交趾平。帝問遷官與賞孰便。夏原吉對曰。賞貴于一時。有限。遷官爲後日費。無窮也。帝從之。明史明都御史韓公雍征大藤峽。出兵令五鼓戰。將領者聞賊已覺。恐遲失事。二更即發。大破之。公賞其功而問

以違令之罪。以軍法當斬。乃具聞。請釋曰。萬一不用命而敗。奈何。人謂公得將將之體。畜德錄

衡一書

經國

三

臨御大體

春秋僖公二十有五年。晉侯以左師逆王。王入於王城。戊午。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溫。原。欒。茅之田。左傳

鄭簡公謂子產曰。飲酒之不樂。鐘鼓之不鳴。寡人之任也。國家之不義。諸侯交之不得志。子之任也。子無入寡人之樂。寡人無入子之朝。自是子產治鄭。城門不閉。國無盜賊。道無饑人。孔子曰。若鄭簡公之好樂。雖抱鐘而朝可也。尸子

權衡一書

經國

圭

魏文侯與田子方飲。文侯曰。鐘聲不比乎。左高。田子方笑。文侯曰。何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樂官。不明樂音。今君審於音。臣恐其聾于官也。文侯曰善。治安纂要

漢文帝六年。賈誼疏曰。古者聖王制為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諺曰。欲投鼠而忌器。鼠近於器。尚憚不投。况於貴臣之近主乎。廉耻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無戮辱。是以黥劓之辱。不及大夫。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者也。古之所謂伯父也。舅也。夫已嘗在

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禮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

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若夫縛束之繫。縲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小吏。詈罵而榜笞之。始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右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曰。蓋簋不飾。坐汙穢淫亂者。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舉矣。猶未斥然正以呼之也。尚遷就而為之諱也。其在大譴大呵之域者。則白冠履。繫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舉耳不執。縛繫引而行也。其有中舉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鑿而加也。其有大舉者。北面再拜。

權衡一書

經國

圭

跪而自裁。上不使人掉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群臣自意。嬰以廉耻。故人矜節。行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皆願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故可以記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也。上深約其言。綱目

漢神爵三年。秋八月。詔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祿薄。欲其無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下。俸十五。書。孤按漢蕭望之云。小吏俸率不足。常有憂父母妻子之心。雖欲案身為廉。其勢不能。宋夏竦曰。衣食關於家。雖嚴父慈母。不能制其子。况

君長能檢其臣乎。渠倏切於身。雖巢許夷齊。不能固其節。况凡人能守清白乎。二子之言。似不足以知。臣而常臣。則誠有如所言者。然一命之榮。潔已尚以望通顯。而升斗之祿。節用或可免饑寒。未為甚也。若內外胥吏。既無微指。可清同事多人。又不能俱有微名之望。而終歲竭蹶。公門舍室。家就糠朴。意欲何圖。責之曰。爾勿剥民。自補是餓。魯而望其為伯夷之行。雖愚者知其不能也。然則將任其啼饑乎。抑聽其外取乎。有犯而強辭以責之乎。抑遂原情以恕之乎。皆不可也。則莫如給復工食。若古代耕之義。此亦推

權衡一書

經國

重

重祿之一端也。

唐貞觀二年。命自今大辟。皆令中書門下四品以上。及尚書議之。庶無冤濫。既而引四。至岐州刺史鄭善果。上曰。善果官品不卑。豈可與諸囚為伍。自今三品以上犯罪。聽于朝堂候進止。宋胡寅曰。貴近之臣。不使與諸囚同引。得待臣以耻之道矣。然諸囚蒙引而貴近之臣。反不見引。設有誣陷冤抑。欲面訴而無由。其所失又多矣。不使與囚同引者。別引可也。

貞觀二年九月。令致仕官位在本品之上。
唐姚元之嘗奏請序述郎吏。玄宗仰視殿屋。再三言之。

終不應。元之懼。趨出。罷朝。高力士諫曰。陛下新總萬幾。宰臣奏事。當面加可否。奈何一不省察。上曰。朕任元之以庶政。大事當奏聞。共議之。郎吏卑秩。乃以煩朕。耶聞者皆服。上識人君之體。三條綱目

明皇時。廣州都督裴仙先抵罪。帝問法如何。張嘉貞請杖之。張說曰。不然。刑不上大夫。以近君也。士可殺。不可辱。向姜皎得罪。官三品。且有功。若罪應死。即殺。獨不宜廷辱。以卒伍待也。况勳貴在八議乎。事往不可咎。仙先豈容復濫哉。上然之。新唐書

唐元和初。上嘗與宰相論自古帝王或勤勞庶政。或垂

權衡一書

經國

重

拱無為。何為而可。杜黃裳對曰。明主勞於求賢。而逸於任人。此虞舜所以無為而治。至於簿書獄市。煩細之事。各有司存。非人主所宜親也。昔秦始皇以衡石程書。魏明帝自按行尚書事。隋文帝衛士傳餐。皆無補當時。取議後世。所務非其道也。人主患不推誠。人臣患不竭忠。苟上疑其下。下欺其上。將以求理。不亦難乎。上深然之。

唐武宗元年。詔群臣言事。勿得乞留中。上復謂宰相曰。文宗好聽外議。諫官言事。多不著名。有如匿名書。李德裕曰。此乃李訓鄭注教文宗以術御下。遂成此風。

人主但當推誠任人有欺罔者威以明刑孰敢哉上善之二條綱目

唐宣宗臨御天下得君人法每宰臣延英奏事左右前後無一人繞處分坐宸威不可仰視奏事下三四刻龍顏忽怡然曰可以閒話矣自是詢問里間事話宮中燕樂無所不至一刻已來宸威復整肅是將還官也必有戒勵之言每謂宰臣曰長憂卿負朕撓法後度不得相見趙國公令狐綯每謂人曰十年持政柄每延英奏對雖嚴冬盛寒亦汗流浹背東觀奏記

權衡一書

經國

美

憤跪足而坐却立不肯進宋主還索冠帶而後召入儀曰陛下創業垂統宜以禮示天下惡豪傑聞而解體宋主欲客謝之自是對近臣宋嘗不冠帶續綱目

宋太宗時孔守正拜殿前都虞候一日侍宴北苑守正大醉與王榮論邊功於駕前忿爭失儀侍臣請以屬吏上弗許翌日俱詣殿廷請罪上曰朕亦大醉漫不復省

宋大中祥符七年王欽若馬知節同在樞府因奏事忿爭真宗召王旦至欽若猶諱不已知節流涕曰願與欽若同下御史府旦叱欽若使退帝大怒命付獄旦

從容曰欽若等恃陛下厚顧上煩譴訶當行朝典願且還內來日取旨明日召旦前問之旦曰欽若等當黜未知坐以何罪帝曰坐忿爭無禮且曰陛下奄有天下使大臣坐忿爭無禮之罪或問外國無以威遠願至中書召欽若等宣示陛下含容之意且戒約之俟少間罷未晚也帝曰非卿言朕固難忍月餘欽若等皆罷二條宋史

宋仁宗景祐三年詔曰致仕官舊給半俸而仕嘗顯者或貧不能自給非所以遇高年養廉耻也自今兩省大卿監正刺史開門使以上致仕給俸如分司長吏

權衡一書

經國

三

歲時以朕意勞賜之續綱目
仁宗時沈起監冀州轉般倉聞父病委官歸侍有司劾其擅去帝謂輔臣曰觀過知仁今由父疾而致罪何以厚風俗而勸天下之為人子者乃特遷之宋史

宋故事都而後就奉祀不敬不以赦論治平中郎中易如食大官醉飽失容御史以不敬聞韓魏公請論如律曰今而不行後將廢禮英宗曰寧以他事坐之士以飲食得罪使何面目見士大夫乎後山談叢
宋熙寧三年知金州張仲宣坐枉法贓罪至死法官接例杖春黥配海島判審刑院蘇頌奏曰古者刑不上

大夫仲宣官五品。今貸死而黥之。使與徒隸為伍。雖其人無可矜所重者。汗辱衣冠耳。遂免杖黥流海外。因為定法。宋史

收時遠思

春秋公二年。行文公大布之水。大帛之冠。務財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僖公二十有七年。初。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

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戍而霸。文之教也。

襄公三十有一年。鄭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太叔美芳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詞。令。神。讎。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不。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門。閭。之。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神。謀。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太。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三條左傳

齊桓公問管仲曰。何以成民。管仲曰。四民者。勿使雜處。

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周燕處工。就工府處商。就市井處田。就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是以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子弟之學。不勞而能。乃制國以爲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農之鄉十五。公帥十一鄉。國子帥五鄉。高子帥五鄉。工立三族。市立三宰。澤立三虞。山立三衛。以重其民。而布其教。公曰。何以富國。仲曰。請官山海。謹鹽筴。與鐵官。而諸侯之財可籠而有也。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奈何。曰。今未用師。而歲聚其衆。而費之。國先自敝矣。請作內政。而寄軍令焉。於是制國以五家爲軌。軌有長。十軌爲里。里

權衡一書

經國

辛

置有司。四里爲連。連有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因之以爲軍令。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軌長帥之。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帥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帥之。五鄉爲一師。故萬人爲一軍。五鄉之帥帥之。春以終旅。旅以補治兵。內教既成。勿令遷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相恤。人與人相瞻。家與家相瞻。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君有此士三萬人。以方行天下。誅無道。以屏周室。天下莫之能禦也。讀史。按管仲制國爲二十一鄉。卽周禮六

鄉之法。制衛爲五屬。卽周禮六遠之法。唐太宗謂管子兵法本于王制是也。然周禮比閭族黨鄰里鄒鄙。所以經紀其民而安治之。不爲兵設也。其兵制一起于井甸。卽牧之法。仲之時。田制既壞。乃不以田而以人。故倣周制之比閭族黨。而倍其數。以軍法陰節勒之。故曰。以內政寄軍令。及其發之爲兵也。車用六之一。士用十之三。于是國中之士。爲兵。卽里之民爲農。而兵農之分自此始。治安

桓公相管仲三日。公曰。寡人有大邪三。其尚可以爲國乎。對曰。臣未得聞。公曰。寡人不幸而好田。寡人下幸

權衡一書

經國

辛

而好酒。寡人有淫行。不幸而好色。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人君惟優與不敏。爲不可優則亡。衆不敏不及事。公曰。善。吾子就舍。異日請與吾子圖之。對曰。時可將。歟。夷吾何待。異日乎。公曰。奈何。對曰。公子舉。博聞而知禮。好學而辭遜。請使遊于魯。以結交焉。公子開方。巧轉而兌利。請使遊於衛。以結交焉。曹孫宿。小廉而荷狀。足恭而辭結。正荆之則也。請使往遊。以結交焉。遂立行三使者。而後退。相三月。請論百官。公曰。諾。管仲曰。升降揖遜。進退閒習。詳辭之剛柔。臣不知。屈請立爲大行。嬰草入邑。辟土聚粟。多衆盡

其之利臣不如寧戚請立爲大司田平原廣牧車不
終輟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
王子城父請立爲大司馬決獄折中不殺無辜不誣
無罪臣不如賁胥吾請立爲大司理犯君顏色進諫
必忠不辟死亡不撓富貴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爲
大諫之官君若欲治國強兵則五子者存矣若欲伯
王夷吾在此公曰善管子

漢高后時陳平嘗燕居深念陸賈往直入坐而平不見
陸生日何念之深也平日生揣我何念生日足下極
富貴無欲矣不過患諸呂少主耳平日然奈何生日

權衡一書

國

重

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調和則士豫附
天下雖有變權不分爲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君何
不交驩太尉因爲平畫呂氏數事平用其計兩人淡
相結呂氏謀益衰

曹操既得荊州順江東下遣孫權書言治水軍八十萬
衆與將軍會獵于吳張昭等曰長江之險已與我共
之而勢力衆寡又不可論不如迎之魯肅獨不然勸
權召周瑜于番陽瑜至謂權曰操雖托名漢相實漢
賊也將軍割據江東兵精足用當爲國家除殘去穢
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耶請爲將軍籌之今北土未

平馬超韓遂爲操後患而操捨鞍馬仗舟楫與吳越
爭衡又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
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瑜請得
精兵數萬人保爲將軍破之權曰孤與老賊誓不兩
立因拔刀砍案曰諸將敢復言迎操者與此案同竟
敗操兵于赤壁

晉簡文帝時秦苻堅用王猛爲相堅端拱于上百官總
已于下軍國之事無不由之猛剛明清肅善惡著白
放黜尸素顯拔幽滯勸課農桑練習軍旅官必當才
刑必當罪由是國富兵強戰無不克秦國大治

權衡一書

國

重

隋末河南山東大水餓殍滿野詔開黎陽倉賑之吏不
時給死者日數萬人徐世勣言于李密曰天下大亂
本爲饑饉今更得黎陽倉大事濟矣密遣世勣帥麾
下五千人濟河襲破黎陽倉據之開倉恣民就食浹
旬間得勝兵三十餘萬泰山道士徐洪客獻書于密
以爲大衆久聚恐米盡人散師老厭戰難可成功勸
密乘進取之機因士馬之銳沿流東指直向江都執
取獨夫號令天下密壯其言以書招之洪客竟不出
莫知所之

唐至德初上問李泌今敵強如此何時事定對曰臣觀

賊所獲子女金帛皆輸之范陽。此豈有雄據四海之志耶？以臣料之，不過二年天下無寇矣。上曰：何故？對曰：賊之驍將不過史思明、安守忠、田乾真、張忠志、阿史那承慶等數人而已。今若令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陘，郭子儀自馮翊入河東，則思明、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守忠、乾真不敢離長安。是以兩軍繫其四將也。從祿山者，獨承慶耳。願勅子儀勿取華陰，使兩京之道常通。陛下軍於扶風，與子儀、光弼互出擊之。彼救首則擊其尾，救尾則擊其首，使賊往來數千里疲于奔命。我常以逸待勞，賊至則避其鋒，去則乘其弊，不

權衡一書

經國

重

攻城不遇路來春復命建寧為范陽節度大使並塞北出與光弼南北犄角以取范陽覆其巢穴賊退則無所歸留則不獲安然後大軍四合而攻之必成擒矣。上悅。

五條綱目

宋景德元年，契丹大入，急書一夕凡五至。寇準不發，飲笑自如。明日同列以問帝，大駭，以問準。對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耳。因請帝幸澶州。同列俱欲退，準止之，令候駕起。帝難之，欲還。內準曰：陛下入則臣不得見，大事去矣。請毋還而行。乃議親征，召群臣問方略。既而契丹圍瀛州，直犯貝魏，中外震駭。王欽若、江南

人也，請幸金陵；陳堯叟、蜀人也，請幸成都；帝問準。

準心知二人謀乃陽若不知，曰：誰為陛下盡此策者？罪當誅也。今陛下神武將臣協和若人，駕親征，賊當自遁。不然，出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師，勞佚之勢我得勝算矣。奈何？弁廟社欲幸楚蜀，遠地所在人心崩潰，賊乘勝深入天下，可復保耶？遂請帝幸澶州。及至南城，契丹兵方盛，衆請駐蹕，以視軍勢。準固請曰：陛下不過河，則人心益危，敵氣未懾，非所以取威決勝也。且王超領勁兵屯中山以扼其吭，李繼隆石保吉分大陣以扼其左右，肘四方征鎮赴援者日至，何疑

權衡一書

經國

重

而不進，高瓊亦固以請。即麾衛士進，輦帝遂渡河，御北門城樓，遠近望見，御蓋陽曜，懽呼聲聞數十里。契丹相視驚愕，帝盡以軍事委準。準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士卒喜悅，敵數千騎乘勝薄城下，詔士卒迎擊，斬獲大半。乃引去。上還行宮，留準居城上，徐使人視準。何為？準方與楊億飲，博戲，譔歡呼。帝喜曰：準如是，吾復何憂？相持十餘日，其統軍捷覽出督戰，中弩死。乃密奉書請盟，準不從而使者來請益堅。帝將許之，準欲遣使，其稱臣且獻幽州地。帝厭兵，欲羈縻不絕，而已有諸準幸兵以自取重者，準不得已許之。帝遣利

用如軍中議歲幣。日百萬以下皆可許也。準召利用至帳。語曰。雖有勃汝所許。毋過三十萬。過三十萬。吾斬汝矣。利用至軍。果以三十萬成約。而還河北。罷兵。準之力也。宋史。明馮猶龍曰。按是役。準先奏請乘契丹兵未逼鎮定。先起定州軍馬三萬南來鎮州。又令河東兵出上門路會合。漸至邢洛。使大名有恃。然後聖駕順動。又遣將向東傍城塞牽拽。又募強壯入敵界。擾其鄉村。俾敵有內顧之憂。又徵令州縣堅壁。鄉村入保。金幣自隨。穀不徙者。隨在瘞藏。寇至勿戰。故敵雖深入而無得。方破德清一城而得不補失。未戰

權衡一書

經國

美

而困若無許多經畧。則渡河真孤注矣。智囊

宋神宗一日行後苑。見牧殺猪者。問何所用。牧者曰。自太祖來。嘗令畜自稚養至大。則殺之。更養稚者。累朝不敢易。亦不知何用。帝命革之。月餘忽獲妖人。急索猪血澆之。禁中卒不能致。方悟祖宗遠畧。行營雜錄

宋高宗建炎元年。以李綱為相兼御營使。入對言曰。今國勢不逮靖康間遠甚。然而可為者。陛下英斷于上。群臣輯睦于下。庶幾中興可圖。然非有規模而知先後緩急之序。則不能以成功。夫外禦強敵。內銷盜賊。修軍政。變士風。裕財賈。民力。改弊法。省冗官。誠號

令以感人心。信賞罰以作士氣。擇帥臣以任方面。選監司郡守以奉行新政。俟吾所以自治者。政事已修。然後可以問罪金人。迫還二聖。此謂規模也。至于當急而先者。則在於料理河北。河東。蓋兩路國之藩蔽。料理稍就。然後中原可保。而東南可安。今河東所失者。恒代。太原。澤潞。汾晉。河北所失者。真定。懷衛。滑其餘諸郡。皆為朝廷守。兩路士民兵將。皆推豪傑以為首領。多者數萬。少亦不下萬人。朝廷不因此時置司遣使以大撫慰之分。兵以授其危急。臣恐糧盡力疲。危迫無告。憤怨必生。金人因得撫而用之。皆精兵也。

權衡一書

經國

毛

莫若于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有材畧者為之。使宣諭天子恩德。所以不忍棄兩河于敵國之意。有能全一州復一郡者。以為節度防禦團練使。如唐之方鎮。使自為守。非唯絕其從敵之心。又可資其禦敵之力。最今日先務也。帝善其言。問誰可任者。綱薦張所。傳亮。宋呂中曰。當建炎之初。河北惟失真定等四郡。河東惟失太原等六郡。其他固在也。李綱招撫經總之事。既沮。故當時無連衡合從相援之勢。敵兵方盛。又非一州所能敵。既破一州。又取一州。使忠臣義士守孤城。以待盡。豈不惜哉。續綱目

紹興四年金兵自淮引還詔議攻守措置之方李綱疏

言守備之宜當料理淮甸荆襄以爲東南屏蔽夫六朝之所以保有江左者以強兵巨鎮盡在淮南荆襄間也今當以淮南東西及荆襄置三大帥府屯重兵以備之加以戰艦水軍上連下接自爲防守敵馬雖多不敢輕犯東路以揚州爲帥府以江東之財用給之西路以廬州爲帥府以江西之財用給之荆襄以襄陽爲帥府以湖北之財用給之則藩籬成而守備之宜莫大于是矣然後議攻戰之利亦當分責于諸路大帥如淮東西之帥則責以收復京東西路荆襄

權衡一書

經國

美

之帥則責以收復京西南路川陝之帥則責以收復陝西五路此事雖若落落難合然在聖意決斷行之無不可成之理

讀史筆記

宋淳熙十五年以朱熹爲兵部郎官未上而罷熹既歸投匭進封事言大本急務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用大臣振舉紀綱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于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間則雖億精勞心不可爲矣疏入夜漏下七刻帝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崇政殿說書熹

不至續綱

宋帝熈時詔天下勤王文天祥提兵至臨安除知平江府陛辭上疏言宋愆五季之亂削藩鎮建郡邑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亦以寢弱故敵至一州則破一州至一縣則破一縣中原陸沉痛悔何及今宜分天下爲四鎮建都督統御于其中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閩于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閩于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閩于番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閩于揚州責長沙取鄂隆興取贛番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使其地大力衆足以抗敵約日齊奮有進無退

權衡一書

經國

美

日夜以圖之彼僞多力分疲于奔命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伺間出于其中如此則敵不難却也時議以爲潤遠不報宋史植按天下之勢猶奕棋然着着皆在此盤中惟在人相勢而佈置之如唐肅宗時安祿山已據范陽李泌欲李光弼自大原出郭子儀自馮翊入帝軍扶風而建寧從塞北與光弼相犄角此一佈置也宋高宗建炎初金人已踞燕晉李綱欲料理河北河東置招撫經制司紹興初河北河東之局已變矣則欲料理淮南東西及荆襄置三大帥府而責以收復此兩番佈置也至帝熈時即河南之局又大變

夫文天祥欲分四大鎮于長沙臨興番陽揚州而責以進取此又一佈置也因局審勢各不相襲歸于足以自固足以進取時眼不知其妙而回手已着着爭先矣其如當局者迷毫無成算隨手應付歸於滿盤皆空豈非爽世之明鑒哉

審權 目四

君父兩難之事

春秋桓公十有五年鄭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嬖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哉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于郊吾或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左。明邵竇曰事之難者有之矣東萊呂氏獨以祭仲之女于南之子當之卒乃引伐國不問仁人謂君子必無此事而不必講也予謂棄疾于于南父子也

于楚子君臣也當是時子南無君之漸萌矣一旦君以殺其父告使棄疾而洩命則子南必先圖楚子否則坐視親之將見殺而不顧也由前則黨父以讐君由後則從君而賊父為棄疾之道者既聞是命必免冠徒跣號泣于庭告其父以棄位出奔以全先大夫之祀再三不從則再拜而自盡若申生之為者吾親之心庶其有感而君父之難萬一可解也豈不愈于自經溝瀆哉若夫雍姬之事尤有可論者國君殺大夫而專之非法也且命其嬖以賊其舅君非義令臣非義共君不可諫夫可諫也諫其夫以逃不義一舉

而全。二天此雍姬之道也。諫而不從夫道絕矣。則作于父而自經焉以明吾心其亦可也。不明此義乃洩其謀而視其夫被戮以死豈不誣哉。雖然棄疾不惟可以諫父而亦可以諫君。雍姬不惟可以諫夫而亦可以諫父。不從則死之死于君猶死于父也。死于父猶死于夫也。死於君爲忠死于父爲孝死于夫爲義。嗚呼孰謂天下果有難處之事哉。斯文正統

襄公二十有二年左傳楚觀起有寵于令尹子南有馬數十乘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爲王御士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

權衡一書

卷權

二

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爲。王遂殺子南于朝。棄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讐吾弗忍也。遂縊而死。明李攀龍曰棄疾之爲臣子過矣。夫父果無罪而君欲殺之則號泣而請不得則奉父而逃孝也。亦不失爲忠。父果有罪而君既殺之則敬共其職以益父愆而中實隱痛焉。忠也。亦不失爲孝。今也不然始則視父若塗人雖死莫爲救也終則指君爲讐人雖死莫爲用也。見謂不洩君命爲忠而責成其不

孝見謂不事父讐爲孝而實見其不忠去留無據遂自裁焉。嗚呼謂棄疾不幸哉。許允

楚石奢者昭王也。堅直廉正無所阿避。行縣道有殺人者相追之乃其父也。縱其父而還自繫焉。使人言之王曰殺人者臣之父也。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廢法縱罪非也。臣罪當死。王曰追而不及不當伏罪。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王法非忠臣也。王赦其罪上惠也。伏誅而死臣職也。遂不受令自刎而死。史記。植按石奢之縱父而自繫以請罪焉是也。君命治事則可以無死矣。卒以自刎何爲者

權衡一書

卷權

三

耶夫竊負而逃是謂能權。鯨鱓禹闢不失爲孝以一死蔽君之恩揚父之過得無所謂好仁而愚者歟。楚申鳴者孝聞于國王欲授之相申鳴辭不受其父曰王欲相汝汝何不受乎。申鳴對曰舍父之孝子而爲王之忠臣何也。其父曰使有祿于國立義于庭汝樂吾無憂矣。吾欲汝之相也。申鳴曰諾。遂入朝。楚王因授之相。居三年白公爲亂殺司馬子期申鳴將往死之父止之曰棄父而死其可乎。申鳴曰聞夫仕者身歸于君而祿歸于親今既去于事君得無死其難乎。遂往而以兵圖之。白公謂石乞曰申鳴者天下之勇

士也。今以兵圍我，爲之奈何？石乞曰：「申鳴者，天下之孝子也。往劫其父，以兵申鳴，聞之必來，因與之語。白公曰：『善。』則往取其父，持之以兵告申鳴。曰：『子與吾，吾與子分楚國。』子不與，吾子父則死矣。申鳴流涕而應之曰：『始吾父之孝子也。今吾君之忠臣也，吾聞之也。食其食者死其事，受其祿者畢其能，援桴鼓之，遂殺白公。其父亦死，王賞之金百觔。』申鳴曰：『食君之食，避君之難，非忠臣也。定君之國，殺臣之父，非孝子也。名不可兩立，行不可兩全也。如是而生，何面目立于天下？遂自殺也。」

權衡一書

權衡

四

漢靈帝時，遼西太守趙苞到官，遣吏迎母，道經柳城。值鮮卑萬餘人入寇，劫質苞母，載以輦，郡苞出戰，賊出母示苞。苞悲號謂母曰：『爲子無狀，欲以微祿奉養朝夕，不圖爲母作禍。昔爲母子，今爲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毀忠節。唯當萬死，無以塞罪。』母遙謂曰：『人各有命，何得相顧？』以爲忠義，奮其勉之。苞卽時進戰，賊悉摧破。其母爲賊所害，苞歸葬訖，謂鄉人口食祿而避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有何面目立于天下？遂歐血而死。程子曰：『以君城降賊，而求生其母，固不可矣。然亦當求所以生母之方，奈何不顧而遽戰乎？』

必不得已，身往降之可也。徐妻于此蓋得之矣。綱目
漢末徐庶從先主爲曹公所迫，被獲，庶母庶辭先主，指其心曰：『木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于事。請從此別，遂詣曹公。』蜀志

權衡一書

權衡

五

唐德宗時，李懷光子璿爲監察御史，及懷光屯咸陽，不進，璿密言于上曰：『臣父必負陛下，願蚤爲之備。』臣聞君父一也，但今日陛下未能諒臣父，而臣父足以危陛下，故不忍不言。上驚曰：『卿大愛子，當爲朕委曲彌縫之。』對曰：『臣父非不愛臣，臣非不愛其父與宗族也。顧臣力竭不能廻耳。』上曰：『然則卿以何策自免？』對曰：『臣父敗，則臣與之俱死，復有何策哉？』使臣賣父求生，陛下亦安用之？及懷光死，璿自殺。宋胡寅曰：『嗟乎李璿之死也，知父之非義，而說之弗從，知君之不可背，欲事之不可得，德宗既欲全之，則宜預詔馬璵以懷光叛逆，止其身，念管勤王，特宥其子，則懷光必使璿勿之死，而璿亦可以不死矣。』綱目明李廷機曰：『世之論李璿者，曰：『將謀告君，忠也。父死與俱，孝也。懷忠全孝，實志以沒于君，悲之予謂其志可悲，而處之未當也。夫懷光頓兵不進之時，意雖快快，而稱戈』

犯閭之謀。尚未決也。璿。據。知。其。意。則。當。長。跪。進。諫。不。聽。則。當。立。隨。之。又。不。聽。則。以。其。飲。死。于。既。敗。之。後。者。死。于。此。時。懷。光。亦。未。必。不。隱。然。動。心。也。奈。何。不。知。此。義。坐。視。其。父。之。為。逆。而。輸。情。于。君。側。後。雖。甘。心。俱。死。亦。何。救。於。君。父。哉。昔。楚。棄。疾。之。死。春。秋。非。之。棄。疾。者。李。璿。斷。罪。之。明。例。也。斯文正統

後唐同光四年。鄴都亂。遣李紹榮招諭之。不克。遣李嗣源將親軍討之。親軍劫嗣源入鄴都。嗣源奔相州。紹榮奏嗣源與賊合。嗣源遣使上章自理。唐主遣嗣源長子從審。喻嗣源至衛州。紹榮欲殺之。乃還。唐主賜

權衡一書

審權

六

名繼環待之如子。嗣源所奏。皆為紹榮所過。不得通。乃引兵向大梁。武勣繼環亡去。不從。唐主亦屢遣之。繼環固辭請死。唐主聞嗣源在黎陽。強遣繼環召之。道遇紹榮見殺。宋歐陽修曰。君父人倫之大本。忠孝臣子之大節。豈其不相為用。而又相害者乎。作私與義而已耳。以其私則兩相害。以其義則兩相得。其父以兵攻其君。為其子者從父乎。從君乎。曰。身從其君。志從其義。可也。身居君所。則從君。居父所。則從父。其從於君者。必辭其君曰。子不可以射父。願無與兵焉。則又號泣而呼其父曰。盡舍兵而歸吾君乎。吾

敗。則。死。之。父。敗。則。終。喪。而。事。君。其。從。于。父。者。必。告。之。曰。君。不。可。以。射。也。盡。舍。兵。而。歸。吾。君。乎。君。敗。則。死。之。父。敗。則。得。罪。于。君。君。救。已。則。終。喪。而。事。之。從。環。之。于。莊。宗。知。所。從。而。得。其。死。矣。五代史

元至元六年。大丞相伯顏漸有異謀。所養弟之子脫脫。深憂之。私請于父馬札兒台曰。伯父驕縱已甚。萬一天子震怒。則吾族亦矣。易若于未敗圖之。其父亦以為然。脫脫復質于師吳直方。直方曰。傳有之大義滅親。大夫但知忠于國耳。餘復何顧焉。一日見帝乘間自陳。忌家狗國之意。帝猶未之信。乃遣世傑班阿魯

權衡一書

審權

七

與脫脫遊。日以忠義之言相與往復辨論。帝始無疑。及伯顏擅貶宣讓威順二王。帝不勝忿。決意逐之。一日泣語脫脫。脫脫亦泣下。歸復與直方謀。直方曰。此大事。議論之際。左右為誰。曰。阿魯及脫脫木兒直方。曰。子之伯父。挾震王之威。此輩苟利富貴。其泄一語。則主危身戮矣。脫脫乃選二人于家。置酒張樂。晝夜不令出。遂與世傑等謀。欲俟伯顏入朝擒之。至是伯顏以所領兵衛諸帝出。脫脫勸帝稱疾不往。伯顏固請。乃命太子燕帖古思出次柳林。脫脫遂與阿魯等合謀。悉拘京城門鎖。命所親信列布城門下。是

夜奉帝居玉德殿。召省院大臣。先後入見。出五門聽命。夜二鼓。遣快薛月可察兒。率三十騎抵營中。取太子入城。又名楊瑞。范匪入草詔。數伯顏罪狀。出爲河南行省左丞相。命平章政事只兒瓦歹。賁起柳林。黎明遣騎士至城下問故。脫脫僞城上宣言有旨出丞相一人。諸從官皆無罪。可各還本衛。伯顏奏乞陞辭不許。韋賁南恩州行至江西隆興驛病死。續綱。植按脫脫之事。吳直方教以大義滅親。是已。但未知其平日之會諫與否耳。伯顏既以脫脫爲子。則脫脫之諫。宜若可行者。若婉詞幾諫。繼以涕泣。必不可回。不審之。

構衡一書

審慎

人

恩義輕重之衡

春秋隱公四年左傳。衛州吁弑桓公而立。未能和其民。石厚聞定君于石子。石子曰。王觀爲可。曰何以得觀。曰陳桓公方有寵于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碯使告于陳曰。衛國福小。老夫耄矣。無能爲也。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蒞于衛。衛人使右宰醜蒞殺州吁于濮。石碯使其宰獮羊肩泄殺石厚於陳。君子曰。石碯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按州吁之弑桓公而自立。天王既已失刑。國人莫思討。

構衡一書

審慎

九

賊其見執于陳。則石碯以計致之也。左傳書其實。以見父子之道。君臣之義。而難之處。則有大義滅親。所謂變事知權也。而春秋則深沒其文。稱國稱人。稱地。以見亂臣賊子在官。在官殺之。無赦。不必士師。天地之間。無所逃死。不必木國。故逆惡之人。稱人以殺。皆爲討賊之辭。此入經以來。莫大之凡例也。故曰春秋聖人之刑書。桓公十有六年左傳。初衛宣公蒸于夷姜。生急子。屬諸右公子。爲之娶于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于左公子。夷姜縊。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公使諸齊。使

盜待諸華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壽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十一月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明張瑄曰。宣公使盜殺。而壽以告之。且勸之行。是時急可以去矣。而曰棄父命也。卒不去。及壽載旌先往。且代之死。是時急可不死矣。而曰我之求也。卒死之。噫。父命固不可逃矣。不曰從治。不從亂。乎。上以掩其父之惡。下以成其弟之志。度為得禮。乃汲汲焉。惟死之安。非所謂好仁而思者耶。或曰。然則

權衡一書

審權

十

申生之死非歟。曰申生不飲被弑父之名以出。急則無此名也。可以出而不死矣。許亮

莊公二年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宋彭龜年為嘉王府直講。因講魯莊公不能制其母云。母不可制。當制其侍御僕從。王問此誰之說。對曰朱熹說也。自後每講必問熹說如何。續綱

莊公三十有二年。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何以不稱弟殺也。殺則曷為不言刺。為季子諱殺也。曷為為季子諱殺。季子之過惡也。莊公將死。召季子至。而授之以國政。曰寡人即不起此病。吾將焉致乎魯國。季子

曰。般也存。君何憂焉。公曰。庸得若是乎。牙謂我曰。魯一生一及。君已知之矣。般父也。有季子曰。夫何敢是。將為亂乎。夫何敢。俄而牙弑。械成。季子和藥而飲之。曰。公子從吾言而飲此。則必可以無為天下戮笑。必有後乎魯國。不從吾言。則必無後乎魯國。于是從其言而飲之。至平王提而死。公子牙今將爾。辭何為與。親殺者同。君親無將。將而誅焉。然則善之舉。曰然。季子殺母兄。何善爾。誅不得。得。君臣之義也。然則何為不直誅而酖之行。誅乎。兄隱而逃之。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公羊

權衡一書

審權

十一

漢文帝時。太后弟薄昭殺漢使者。帝不忍加誅。使公卿從之飲酒。欲令自引分。昭不肯。使羣臣喪服往哭之。乃自殺。宋司馬光曰。李德裕以為漢文誅薄昭。斷則明矣。于義則未安也。太后惟一弟而殺之。何以慰母氏之心哉。愚以為法者天下之公器。惟善持法者。親疎如一。無所不行。則人莫敢有所恃而犯之也。夫薄昭殺漢使者。非有恃而然乎。若又從而赦之。則與成哀之世何異。程子曰。二公皆執一之論。未盡于義也。義既未安。則非明也。有所不行。豈害其為公器哉。蓋不得于義。則非恩之正。害恩之正。則不得為義矣。

使薄昭盜長陵土。則太后雖不食而死。昭不可不誅也。其殺漢使爲類。亦有異焉。若昭有罪。命使往治。昭執而殺之。太后之心。可傷也。昭不可赦也。若必喪其生存。昭以全后。可也。或與忿爭而殺之。則貸昭以慰母心。可也。此之謂能權。蓋先王之制也。八議設。而後重。輕得其宜。義豈有屈乎。法主于義。義當而謂之屈。法不知法者也。綱目

唐神龍元年春正月。張柬之等舉兵討武氏之亂。張易之。昌宗伏誅。帝復位。遷太后于上陽宮。上尊號曰則天大聖皇帝。宋胡寅曰。武氏之禍。古所未有。惜張東

權衡一書

審權

三

之等第。知反正廢主而不。以大義處非常之變。爲唐室討罪人也。武后以太宗才人。盡滅嗣帝一罪也。戕殺主母二罪也。黜中主而奪之三罪也。殺君之子三人四罪也。自立爲帝五罪也。廢唐宗廟六罪也。誅勅宗室七罪也。穢德彰聞八罪也。尊用酷吏毒痛四海九罪也。兵旣入宮。太子復位。卽以武氏至唐太廟。數其九罪。廢爲庶人。賜之死。以滅其宗。中宗不得而與焉。然後足以慰在天之靈。雪臣民之憤。而天地之常經立矣。昔者文姜預弑魯桓。哀姜預弑二君。聖人例以遞書。若其去而不返。以深絕之。所以著恩輕而

權衡一書

審權

三

義重也。束之等乃膠常守故。不能討治。使得從容傳位。又受顯州竊尊稱。以足見爲大臣討大事而無學。不能善始善終。決矣。或曰。文姜哀姜與開子弑武氏未嘗弑也。比而同之。不亦過乎。曰。弑君立君。宗廟猶未亡也。罪已當絕。况移其宗廟。改其國姓。是滅之矣。豈不重于弑君者耶。夫惟如是而不能討。故不旋踵而希氏肆行。無所忌憚。意可以爲常事也。綱目。植按朱子語類云。胡氏欲廢爲庶人而賜之死。這般處便是難理會處。在唐室言之。則武后當殺在中宗言之。乃其子也。宰相大臣今日殺其母。明日何以相見。問南軒欲別立宗室如何。曰。以後來言之。則中宗不了。以當時言之。中宗亦未有可廢之事。今生在數百年之後。不見得當時事情。亦難如此。斷定須身在當時。親看他時節及事情如何。若人心在中宗。只得立中宗。若人心不在中宗。方別立宗室。是時承乾亦有子在。若率然安舉。失人心。則不行矣。此論所當參看。周世宗父光祿卿致仕柴守禮。世宗旣爲太祖嗣人。無敢言守禮子者。但以元舅處之。優其俸給。未嘗至大梁。嘗以小忿殺人。世宗知而不問。宋胡寅曰。世宗不知其姓出于柴氏。而守禮又亡。則無責矣。其父固在。

乃以元舅處之。果何義也。然則宜奈何。爲郭氏立。後封以大國。如周之杞。宋得川天子禮樂。以不忘撫愛。富貴之恩。而復姓曰柴。尊守禮爲太上皇。立柴氏宗廟。以別生分類正本。始以示天下。則其道並行而不悖矣。綱目

處事權宜之道

春秋莊公三年秋紀季以鄆入于齊。劉氏曰。紀季見齊之必將滅已。故請先下齊。以退敵兵。以安君存國之故。援存亡繼絕之義。使宗廟血食。後嗣復見。十二年叔姬歸也。可謂明于權矣。大全

莊公十有三年冬公會齊侯盟于柯。始及齊平也。世仇而平。可乎。于傳有之。敵惠敵怨。不在後嗣。魯于襄公有不共戴天之仇。今易世矣。而桓公始合諸侯。安中國。攘夷狄。尊天王。乃欲修怨怒鄰。而危其宗社。可謂孝乎。故柯之盟。公與齊侯皆書其辭。則以爲釋怨而

乎可也。胡傳

僖公二十有一年。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公子目夷諫曰。楚強而無義。請君以兵車之會。往。宋公曰。不可。吾與之約。以乘車之會。自我爲之。自我墮之。曰。不可。終以乘車之會。往。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宋公謂公子目夷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吾不從子之言。以至乎此。公子曰。夷復曰。君雖不言。國固吾之國也。于是歸設守城而守國。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矣。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神。雖吾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

國于是釋宋公。宋公走之衛。公子目夷復曰：「國為君守之，君曷為不入？」然後進襄公歸。公羊傳

成公九年，鄭伯如晉，晉人討其弑于楚也。執諸銅鞮。鄭

人圖許，示晉不意也。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圖許，為將改立君者，而將晉使晉必歸君。鄭人立

髡頑，樂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有諸侯伐鄭，鄭子罕賂以襄鍾

子然，盟于侑澤。子駟為質，辛巳，鄭伯歸。左傳。植按：明

正統之北狩也，于謙立景泰帝，蓋用此計。然鄭伯歸而殺叔申，天順立而戮忠肅，權之難諒于人也如是。

權衡一書

權衡

夫

孔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叛，蒲人止孔子，謂曰：「苟無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耶？」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史記

秦王政二十有二年，使王翦將六十萬人伐楚。王曰：「送

至灞上，請美田宅甚衆。」王曰：「將軍行矣，何憂乎貧？」

王曰：「為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請田宅為子孫業耳。」王大笑。既行，又數使使者歸請

之，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王曰：「王恒中而不信人，今空國而委我，不有以自堅，顧令王坐而疑我耶？」

綱目

漢孝景三年，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欲發

兵應之。其相曰：「大王必欲發兵，應吳臣願為將，王乃屬相兵，淮南相已將兵，因城守不聽王而為漢淮南，以故得完。」史記

漢杜密去官還家，每闕守令，多所陳託。同郡劉勝亦自

蜀郡歸里，閉門掃軌，無所干及。太守王昱謂密曰：「劉

季陵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知昱激已，對曰：「劉勝

位為大夫，見禮上賓，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惜已，自同寒蟬，此罪人也。今尚義力行之賢，而俗達之違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罰得中，令聞休

權衡一書

權衡

七

揚不亦萬分之一乎？昱慚服，待之彌厚。後漢書。明陸樹聲曰：「為劉勝易為杜密，難使密所陳託一出于公而足以取信，則可不然，寧為季陵之不失已。」老餘雜識

漢杜根永和九年為郎中，時和熹皇后臨朝，權在外戚

根以安帝年長，宜親政事，乃與同時郎上書直諫。太

后大怒，收執根等，令盛以練囊，于殿上撲殺之。執法

者以根知名，私語行事人，使不加以力，既而載出城外，根得還，因逃竄，為宣城山中酒家保，積十五年。及鄧氏誅歸鄉里，徵拜侍御史。或問根曰：「往者遇禍，天下

同義知故不少，何至自苦如此？」根曰：「周旋民間，非絕

跡之處。避。近。發。露。禍。及。知。親。故。不。為。也。

漢靈帝初中常侍張讓父死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

名士無往者。讓甚恥之。陳其乃獨弔焉。及後誅黨人。

讓以實故多所全。有漢書二條後

漢末孫策從容與呂範基範曰。今將軍事業日大。士衆

日盛。而紀綱猶有不整者。範願暫領都督。佐將軍部

分之事。曰。子衡卿。阮士大夫。加手下已有大衆。立功

千。亦宜宜屈小職。知軍中細碎事。範曰。不然。今

令本土而託將軍者。非為妻子。欲濟世務也。猶同舟

涉。海。一。事。不。牢。即。俱。受。其。敗。此。亦。範。計。非。但。將軍也。

權術一書

審權

六

策笑無以答。範出便釋縛着袴。範詰問下啟事。

自稱領都督。策乃委以衆事。自是軍中肅然。成禁大

行。江表傳

齊王敬則初補暨陽令。時軍荒之後。縣有一部劫。逃入

山中。為民患。敬則遣人致意劫帥。可悉自首。當相申

論。治下廟神甚酷烈。百姓信之。敬則引神為誓。必不

相負。劫帥既出。敬則廟中設會。于座收縛曰。吾先啟

神。若負誓。還神十牛。今不違誓。即殺十牛解神。并斬

諸。劫。百姓說之。齊書。植按敬則之事。變詐而已。非能

權也。然視見制于賊。與攝于神。而不敢變者。覺成功

頗易。而民之免于寇攘者。亦賴之。其奸雄作用有脫

然于迂謹之迹。片固亦足快人意也。故附存之。

唐汾陽王常于親仁里啟第。任人出入。不問王夫人及

愛女。方杜梳對鏡。往往麾下將吏。皆令汲水持鏡。視

之不異僕隸。他日子弟焦烈。啟諫不聽。繼之以泣。曰

大人功業已成。而不自崇重。貴賤皆遊臥內。某等以

為雖伊霍不常如此也。公笑而謂曰。爾曹固非所料。

且吾馬食官粟者五百匹。官餼者一千人。進無所往。

退無所據。向使崇垣局戶不通。內外一怨。將起構以

不臣。其有貪功害能之徒。成就其事。則九族蠶粉。噬

臍。莫追。今蕩蕩無間。四門洞開。雖譏毀是興。無所加

也。諸子皆伏。鴻書。

梁開平二年。侵晉潞州。築夾寨守之。晉王存勗立。與諸

將謀曰。上黨河東之藩蔽。無上黨。是無河東也。且朱

溫所憚者。獨先王耳。聞吾新立。以為童子。未開軍旅。

若簡精兵倍道趣之。出其不意。破之必矣。乃大閱士

卒。以丁會為節。招討使。帥周德威等發晉陽。五月初

晉王伏兵三垂岡下。詰旦大霧。進兵直抵夾寨。梁軍

無斥候。將士尚未起。晉分兵二道填壘。燒寨鼓噪。而

入梁兵大潰。南走。梁主聞之大驚。既而嘆曰。生子當

權術一書

審權

七

臍莫追。今蕩蕩無間。四門洞開。雖譏毀是興。無所加

也。諸子皆伏。鴻書。

梁開平二年。侵晉潞州。築夾寨守之。晉王存勗立。與諸

將謀曰。上黨河東之藩蔽。無上黨。是無河東也。且朱

溫所憚者。獨先王耳。聞吾新立。以為童子。未開軍旅。

若簡精兵倍道趣之。出其不意。破之必矣。乃大閱士

卒。以丁會為節。招討使。帥周德威等發晉陽。五月初

晉王伏兵三垂岡下。詰旦大霧。進兵直抵夾寨。梁軍

無斥候。將士尚未起。晉分兵二道填壘。燒寨鼓噪。而

入梁兵大潰。南走。梁主聞之大驚。既而嘆曰。生子當

如李亞子克用爲不亡矣。至如吾兒豚犬爾。宋胡寅曰。喪不二事。故春秋于背喪卽戎者皆深譏之。惟門庭之寇存亡係焉。然後從權制而無避此費誓。所以得列典謨訓誥之後也。若李存勗夾寨之戰。與是類耳。梁置夾寨距晉陽不百里。可謂危急之勢矣。使存勗執哀戚之常情。忽國家之大計。上黨淪陷。則晉陽不存。又豈所以爲孝乎。是以審緩急。量輕重。出奇制勝。以走梁師。君子美之矣。綱目

唐莊宗同光四年。魏王破蜀王衍。朝京師。行至秦川。而明宗軍變于魏。莊宗東征。處衍有變。遣人馳詔魏王。

權衡一書

審權

子

殺之。詔書已印。盡張居翰。視之。詔書言誅衍一行。居翰謂殺降不祥。乃以詔柱。措去行字。改爲一家。時蜀降人與衍俱東者千餘人。皆獲免。

後唐郭崇韜素廉。自從入洛。始受四方賂遺。故人子弟。

或以爲言。崇韜曰。吾位兼將相。祿賜巨萬。豈少此耶。

今藩鎮諸侯多梁舊將。皆主上斬祛射鉤之人也。若。

一切拒之。能無反側。且藏于私室。何異公帑。明年天。

子有事南郊。乃悉獻其所藏。以佐賞給。二條五代史

宋靖康之變。金人盡欲得京城宗室。或謂宗正寺玉牒。

可據。虜酋立命取籍。會虜以事暫還。戶部卻澤民。

爲交務官。索視之。每二三板則掣一板。投火中。嘆曰。力不能過存也。俄虜使至。遂按籍取之。凡宗室獲免者。澤民力也。而人多不知。開禧

宋陸九齡調興國軍教授。未上。會湖南茶寇剽廬陵。衆。

請主義社以備寇。門人多不悅。九齡曰。文事武備一。

也。古者有征討。公卿卽爲將帥。比閭之長。則伍兩之。

率也。士而恥此。則崇俠武健者專之矣。遂領其事。調。

度屯禦皆有法。郡縣倚以爲重。宋史

宋光宗紹熙五年正月。壽皇有疾。夏四月。帝及后幸玉。

津園。羣臣請問疾。重華宮不從。五月。壽皇疾大漸。六。

權衡一書

審權

子

月崩。帝稱疾不出。左丞相留正請壽聖皇太后代行。

喪禮。葉適言于正曰。帝疾不執喪。將何辭以謝天下。

今嘉王長。若預建喪。決則疑謫。釋矣。正從之。率宰執。

入奏。請建太子。不報。越六日。又請御批云。甚好。明日。

擬旨以進。乞帝親批。付學士院降詔。是夕。御劄付丞。

相云。歷年歲久。念欲退閒。正得之大懼。初正議皇太。

子監國。若未倦勤。當復明辟。設議內禪。太子可卽位。

而趙汝愚請以太皇太后旨。禪位嘉王。正議與汝愚。

異。遂稱疾而遁。正既去。人心益搖。會帝臨朝。忽仆于。

地。汝愚憂危不知所出。內禪之議益決。謀可以白內。

禪意于太皇太后者。乃遣知閣內事韓侂胄。胄琦五世孫。太后女弟之子也。侂胄因所善內侍張宗尹奏。太后不獲命。將退。內侍開禮見而問之。具述汝愚意。禮令少候。人見太后而泣問。對曰。聖人讀書萬卷。亦嘗見有如此時。而保無亂者乎。太后曰。此非汝所知。禮曰。此事人人知之。今丞相已出。所賴者趙知院。旦夕亦去矣。言與眾俱下。太后驚曰。知院同姓。事體與他人異。乃亦去乎。禮曰。知院未去。恃皇太后耳。今定大計。而不獲命。勢不得不去。去將如天下何。願聖人三思。太后問侂胄安在。禮曰。臣已留其俟命。太后

日事順。則可諭令好爲之。禮報侂胄。且云。來蚤。太后于壽皇梓宮前。垂簾引執政。汝愚令殿帥郭杲等。夜以兵分衛南北內。關禮使人密製黃袍。翌日甲子。羣臣入嘉王亦入。太后垂簾。汝愚率同列再拜。奏皇帝疾未能執喪。臣等乞立皇子嘉王爲太子。以係人心。皇帝批出。有甚好二字。繼有念欲退開之旨。取太皇太后處分。太后曰。既有御筆。相公當奉行。汝愚曰。茲事重大。須議一指。抑因袖出所擬。太后指揮以進云。皇帝以疾。至今未能執喪。會有御筆。欲自退開。皇子嘉王擴可。卽皇帝位。尊皇帝爲太上皇帝。皇后爲太

上皇后。太后覽畢。曰。甚善。汝愚又奏。上皇疾未平。驟聞此事。不無驚疑。乞令都知楊舜卿提舉本宮。任其責。遂召舜卿至。簾前而諭之。乃命以旨諭皇子卽位。就重華殿。舜卿卽以寢殿爲泰安宮。以奉上皇民心。悅懌。中外晏然。汝愚之力也。續綱

明宣宗時。三楊學士爲上所倚。任士奇退朝。輒閉門謝客。榮通請謁。上召責之。榮對曰。臣日侍彤庭。與天顏相接。他人欲見。而無由。若不啟門。以延天下之士。兵民休戚。何自知之。上悅。續史

時振初作居第。公預令人度其齋閣。使松江作剪絨毯。遺之。不失尺寸。振大喜。凡公上利便事。振悉從中贊之。江南至今賴焉。續史○植按晉杜預在鎮。數傳遺洛中書要。或問其故。曰。吾但恐爲害。不求益也。余謂文襄之意。非有所趨附于閭宦。亦取不從中阻撓。以敗吾事而已。此等事。醇儒所不肯爲。亦迂儒所不能爲。不善學之。而委蛇近侍。比之匪人。至于卑污而不堪。自封者。雖干事有濟。亦君子所齒冷也。

明天順時。都指揮門達有能。權傾中外。橫恣羅織。惡錦衣指揮袁彬。質直不阿。自計得以進言。別是非。于御

前者惟李賢與穆二人而已。謀排去之。乃使邏卒撻拾彬陰私數十事。上之上欲法行。不以彬沮。下獄拷掠。達欲置彬死罪。有彩漆匠楊順者。憤然不平。上疏論救。言昔者駕留房庭。獨彬一接。尉保護聖躬。備嘗艱苦。今卒然付獄。乞御前審錄。則死無恨。并條陳達不法二十餘事。擊登聞鼓以進。上令達速問。達逼順令供李賢主使。順懼拷死于獄。乃得應諾。口此實李閣老教我為之。但我言于此。無人証見。不若多官庭勸我對衆言。彼無得辭。達信之。遂以聞。命中官會法司官訊于午門。順大言曰。死則我死。何故妄指他人。

權衡一書

審權

壹

鬼神昭鑒此實門指揮教我。按指也。達失色計沮。彬遂得從輕。調南京。順亦得免。通考文獻。○楠按君子樂于守經。達士多言行。權權非反經之謂。乃通經之謂也。守經而不達變。則拘滯而有所不行。故權以通之。交權之既行而經之理益明。此其所貴也。不然。一于變而遺其正。則為憊心為詭行。為無忌憚。而藉名以濟其私。且徒曰惜其變而已矣。則盟柯之舉。其不為忌仇者幾何。夾寒之政。其不為忌親者幾何。目夷之歸立。淮南相之設守。其不為背君者幾何。而王翦之請田宅。郭崇韜之受賂遺。其不為嗜利無恥者又幾

何若杜客之多。陳託郭汾陽之任。出入楊榮之通請。謁是汚行也。陳實之往弔。周忱之遺毯。是通闊也。呂範之領都督。陸九齡之主義社。是不能尚志也。况覆盟如王敬則。說詞如楊順。其不至機械變詐。而無以自立者。亦僅矣。故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正謂可與立而後可與權。云爾。豈謂脂肱諂張之人。遺正失守。而反可以通權變之理乎哉。

權衡一書

審權

壹

前哲論權之義

春秋桓公十有一年宋人執鄭祭仲。祭仲者何。鄭相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祭仲以爲知權也。莊公死已。葬祭仲將往省于留。塗出于宋。宋人執之。謂之曰。爲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少遷殺之。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是不可得。則病。然後有鄭國。古之人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權者何。反于經。然後善者也。公羊傳。○明鄒德溥曰。公羊謂祭仲知權。若果知權。宜效死勿聽。使宋人知難殺祭仲。猶不得鄭宋。

權衡一書

審權

三

誠能殺鄭忽。則不待執仲而劫之。如宋不能而誇爲大言。何故聽之。又不能是。則待許而進。至其國而背之。執突殺之。可也。黜君以行權。亂臣不將藉口哉。

僖公五年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鄭伯逃歸不盟。進者匹夫之事。以諸侯之尊。下行匹夫之事。深戾之也。或曰。首止之會。非王志也。王惡齊侯定世子。而使周公名鄭伯曰吾撫汝以從楚。可以少安。鄭伯喜于王命。而畏齊侯。逃歸何罪乎。曰。春秋道名分尊天。王而以大義爲主。夫義者權名分之中。而當其可之謂也。諸

侯會王世子。雖衰世之事。而春秋與之者。是變之中也。鄭伯雖承王命。而制命非義。春秋逃之者。亦變之中也。賢者守其常。聖人盡其變。處父子君臣之變。而不失其中。此春秋所以爲春秋。胡傳。

北朝魏爾朱榮女。先爲肅宗嬪。榮欲魏主子攸。納以爲后。魏主疑之。黃門侍郎祖瑩曰。昔文公在秦。懷嬴入侍。事有反經合義。陛下獨何疑焉。遂從之。宋胡寅曰。反經合道。先儒釋經之言。而道之盡也。反猶背也。經卽常也。既已背常。能合道乎。此言既行。世之違犯正理者。輒以自解。其賊道多矣。或曰。如舜不告。禹傳子。

權衡一書

審權

三

湯放桀。武王伐紂。周公殺管叔。仲尼出妻。若此者。非反經乎。曰。此聖人處事之變。是謂之權。權者猶衡之石焉。進退前却。與所懸之物。輕重適等。故雖權也。而輕者不使之重。重者不使之輕。乃所以爲經。故權者道之中處也。濟經而有權。則道之用不窮。豈變詐亂倫之謂哉。

唐李晟等收復京城。上問陸贄。今至鳳翔。諸軍甚盛。因此遣人代李楚琳。何如。贄奏曰。如此則事同賜執。以言除亂。則不武。以言務理。則不誠。用是時巡。後將安人議者。或謂之權。臣竊未喻其理。夫權之爲義。取類

權衡今輦路所經。首行脇奪。易一節而虧萬乘之義。得一方而結四海之疑。是重其所輕。而輕其所重。謂之權也。不亦反乎。夫以反道為權。以任數為智。此古今所以多喪亂而長姦邪也。不如俟莫枕京邑。徵授一官。彼時奔走不暇。安敢復勞誅鉏哉。二條綱目

權衡一書

審權

元

權衡一書 卷八

深澤王植輯錄

正學 目四

善教

春秋穀梁傳叙曰。春秋舉得失以彰黜陟。明成敗以著勸戒。拯頹綱以繼三王一字之褒。寵踰華衮之贈。片言之貶。辱過市朝之撻。德之所助。雖賤必申。義之所抑。雖貴必屈。信不易之宏規。百王之通典也。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莫善於春秋。晉范甯○植按師道之統。開自尼山。春秋一書。又其手所筆削也。因行事之實。極權衡之妙。故教之善者。莫踰于此。亦莫先於此。

權衡一書

正學

於此

漢董仲舒治春秋為博士。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者皆師尊之。綱目

漢建武十九年。車駕幸太學。會諸博士。論難于前。桓榮被服儒衣。溫恭有醢。藉辨明經義。每以禮義相厭。不以辭長勝人。儒者莫之及。後漢書

唐陽城為國子司業。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為忠與孝也。諸生有久不省親者乎。明日。謁城還養者二十輩。有三年不歸侍者。斥之。新唐書○植按堅詠集宋洪浩遊太學。十年不歸。其父作詩寄之。浩即告歸。

養。詩曰。太學何蕃。且一歸。十年甘旨。誤庭闈。休辭客。路三千。遠須念人生七十。稀。樓下雖無季子印。篋中幸有老萊衣。歸時定約春前後。免使高堂賦式微。讀此詩。則知人親望子之切。而陽公之所全者大矣。宋晏元獻公。留守南京。范文正公。遭母憂。寓居城下。晏公請掌府學。范公常宿學中。訓督學者。皆有法度。勤勞恭謹。以身先之。夜課諸生。讀書寢食。皆立時刻。往往潛至齋舍。詞之。見有先寢者。詰之。其人給云。適疲倦。暫就枕耳。問未寢之時。觀何書。其人亦妄對。則取書問之。不能對。乃罰之。其後宋人以文學有名于場。

權衡一書

正學

二

屋朝廷間者。多其所教也。開家。宋安定先生胡瑗。字翼之。患隋唐以來。仕進尚文辭。而遺經業。苟趨祿利。及為蘇湖二州教授。嚴條約。以身先之。雖大暑。必公服。終日以見諸生。嚴師弟子之禮。解經至有要義。懇懇為諸生言。其所以治已而後治人者。學徒千數。日月刮磨。為文章。皆傳經義。必以理勝。信其師說。敦尚行實。後為太學。四方歸之。庠序不能容。其在湖學。置經義齋。治事齋。經義齋者。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者。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治民治兵。水利算數之類。其在太學亦然。其弟子

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遇之。不問可知。為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語。稱先生。不問可知。為胡公也。學。○胡瑗自慶曆中。教學於蘇湖間。二十餘年。是時方尚辭賦。獨湖學以經義及時務。其出而應仕。往往取高第。及為政。多適于世用。若老于吏事者。由講習有素也。文獻通考。宋明道程子曰。昔受學于周茂叔。每令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近思錄。宋神宗初。程顥為御史。秉行上言。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為本。宋興百餘年。而教未大醇。風俗未盡美。則

權衡一書

正學

三

學校不修。師儒不立。無以風勸表勵之。而然也。宜先命儒臣。及方岳州縣之吏。悉心推訪。有明先王之道。德業克脩。足為師表。其次篤志好學。才良行修者。以名聞上者。朝廷厚禮延聘。次者州縣敦遣。其學明德尊者。以為太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其教自小學。泮。掃應對進退。以往。孝弟忠信。周旋禮樂。所以誘掖激勸。漸厚成就。皆有節度。其要在干擇善修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以至于聖人之道。自州縣學。歲論其賢者。能者。于朝。凡選士之法。必性行端潔。居家孝悌。有康。禮。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以寬

薦私非其人者。見免。如此則教養之法。一出于仁義。道德而升進者。又專于行實才能。諸般律小碎糊名。一切無義理之弊。盡屏不用。不數年學習。丕變。豈惟得士浸廣。天下將日漸于謹淳。王化之本也。治安纂要

明道程子曰。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欲且教之歌。舞。如古詩三百篇。皆古人作之。如關雎之類。正家之始。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日使人聞之。此等詩。其言簡。與今人未易曉。別欲作詩。略言教童子洒掃應對事。長之節令。朝夕歌之。似常有助。近思錄○植按。教童子之事。朱子小學一書備矣。然遽以語之。亦恐未易盡。

權衡一書

正學

四

曉而且病其繁也。欲依其事目。別為詩歌。使詞約而理明。三五七言。不拘一體。如將上堂。聲必揚之類。即用成句。古人故事。約以二語。或四語。該一事。為一小冊。令誦且歌。隨讀隨講。即學即行。亦蒙養之要事。

朱謝顯道云。明道先生善言詩。他又渾不曾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遠矣。曷云能來。思之切矣。終日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歸于正也。又云。伯淳常談詩。並不下一字訓詁。有時只轉却一兩字點綴。地念過。便教人省悟。又曰。古人所以貴親炙之也。

呂氏童蒙訓曰。今日記一事。明日記一事。久則自然貫穿。今日辨一理。明日辨一理。久則自然浹洽。今日行一難事。明日行一難事。久則自然堅固。渙然冰釋。怡然理順。久自得之。非偶然也。小學

宋楊時語羅仲素曰。某嘗有數句。教學者讀書之法云。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于幽閒。靜一之中。超然自得。于書言象意之表。蓋某所自為者如此。性理朱籍溪胡氏憲教諸生。於功課餘暇。以片紙書古人懿行。或詩文銘贊之有補於人者。粘置壁間。俾往來誦。

權衡一書

正學

王

之。咸令精熟。性理○植按。宋吳弁善讀史。凡往事可師者。錄置座右。積久暗膺。皆發言也。蓋得力于此。或問讀書之法。其用力也奈何。朱子曰。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思。○又曰。小立課程。大作工夫。○又曰。聖賢之言。須常將來眼頭過。口頭轉。心頭運。○又曰。讀書須是虛心。切已。虛心方能得聖賢意。切已則聖賢之言。不為虛說。全書

又與魏應中書曰。三哥年長。宜自知力學。以副親庭責望之意。不可自比兒曹。虛度時日。逐日早起。依本點禮記左傳各二百字。參以釋文。正言讀。儼然端坐。

各誦百遍。詒孟子三二十遍。復脫味。說看史數板。反復數遍。大抵所讀經史。切要反復精詳。方能漸見旨趣。誦之宜舒緩。不迫。令字字分明。更須端莊正坐。如對聖賢。則心定而義理易究。不可貪多務廣。涉獵鹵莽。纔看過了。便謂已通。小有疑處。即更思索。思索不通。即置小冊子。逐日抄記。以時看閱。俟歸日。逐一理會。切不可含糊護短。耻於資問。而終身受此點暗。以自欺也。起居坐立。務要端莊。不可傾倚。恐至昏怠。出入步趨。務要凝重。不可漂輕。以害德性。以謙遜自牧。以和敬待人。凡事切須謹飭。無故不須出入。少

權衡一書

正學

六

說閒語。惡廢光陰。勿觀雜書。恐分精力。早晚頻自點檢。所習之業。每旬休日。將一旬內書溫習數過。勿令心少放佚。則自然漸近道理。講習易明矣。

白鹿洞書院揭示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教之目也。而其所以學之之序。亦有五焉。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修身。以至于處事接物。亦各有要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修身之要也。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處事之要也。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

不得反求諸已。接物之要也。文集

元許衡既辭左丞。乃以為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親為擇蒙古弟子。俾教之。衡喜曰。此吾事也。因請徵其弟子王梓。耶律有尚。姚燧等十二人。分處各齋。以為齋長。時所選弟子。皆幼穉。衡待之如成人。愛之如子。出入進退。其嚴若君臣。課誦少暇。即習禮。或習書算。少者則令習拜跪揖讓。進退應對。或射。或投壺。負者罰讀書。若干遍。久之。諸生人人自得。尊師敬業。下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為生人之道。元○衡為祭酒。家事悉委其子師可。凡賓客來學中者。皆謝絕之。嘗曰。

權衡一書

正學

七

學中若應接人事。諸生事業。必有所妨。每說書不務多。惟懇款周折。若未甚領解。則引証設譬。必使通曉。而後已。嘗問諸生。此章書義。若推之自身。今日之事。有可用否。大凡欲其踐行不貴徒說也。每謂書中無疑。看得有疑。有疑却看至無疑。方是有功。嘗曰。敬數五教。在寬。則是為教者當以寬容存心也。今日學中大體。須要嚴密。至就中節目。須且寬緩。蓋人品不一。有夙成者。有晚成者。有可成其大者。有可成其小者。且一事有所長。必一事有所短。千萬不同。難遽以強之也。且教人不止相因。共材。當隨其學之所至。而漸

進之教人與用人正相反用人當用其所長教人當
于其所短故衡之教人也因其所明開其所蔽而納
諸善時其動息而弛張之慎其萌孽而防範之日漸
月浸不自知其變也日新月盛不自知其化也以是
凡為衡弟子者皆能自立為世用周家

明正統中李時勉為祭酒六年列格致誠正四號訓勵
甚切時勉在太學崇廉耻抑奔競別賢否示勸懲諸
生貧不能婚葬者節省簪錢力為贍給督令讀書燈
光達旦宵聲不絕時勉與陳敬宗為南北祭酒敬宗
方嚴肅下時勉平恕得士終明之世稱賢祭酒者曰

權衡一書

正學

八

南陳北李

明吳海嘗言揚墨釋老聖道之賊管商申韓治道之賊
釋官野乘正史之賊支辭艷說文章之賊上之人宜
敕通經大臣會諸儒定其品目頒之天下民間非此
不得輒藏坊市不得輒鬻如是數年學者生長不涉
異聞其養德育才豈曰小補因著一書曰書禍以發
明之二條明史纂

明成化中陳恭愍公選督學南畿言稱古昔動必以禮
頒冠昏喪祭若射儀于學宮令歲時肄習訓生徒一
至于躬行所巡行宿于學宮端然危坐以率之比入

夜齋館燈燭如白晝伊唔之聲鉤然選時以二燈前
導省勸之祥士競奮其教人必本朱文公小學以達
于四書五經及西銘性理諸書諸生翕然乎化畏信
如神明治安縣志

明王守仁有一屬官因久聽講先生之學曰此學甚好
只是簿書獄訟繁難不得為學先生聞之曰我何嘗
教汝離了簿書獄訟懸空去講學汝既有官司之事
便從官司的事上為學才是真格物如問一詞訟不
可因其應對無狀起箇怒心不可因他言語圓轉生
箇喜心不可惡其嘲訕加意治之不可因其請求屈

權衡一書

正學

九

意從之不可因自己事務煩冗隨意苟且斷之不可
因旁人譴毀羅織隨人意思處之這許多意皆私只
汝自知須精神省察克治惟恐此一毫偏意枉人是
非這便是格物致知簿書獄訟之間無非實學若離
了事物為學却是著空傳習錄○黃羅石平生好善惡
惡甚嚴自舉以問陽明日好字原是好字惡字原是
惡字黃子言下躍然背練

善學

春秋昭公七年。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我將獲沒。必屬說與何忌于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左傳

晉平公問于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師曠曰。何不炳燭乎。平公曰。安有為人臣而戲其君乎。師曠曰。臣聞之。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炳燭

權衡一書

正學

十

之明。孰與昧行乎。平公曰。善哉。說苑
周寧越中。年鄰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爲而可以免此苦也。友曰。莫如學。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寧曰。請以十歲人將休。吾將不敢休。人將卧。吾將不敢卧。十五歲而周成公師之。矢之速也。而不過二里止也。步之遲也。而百舍不止也。今以寧越之材。而久不止。其爲諸侯師。豈不宜哉。呂氏春秋
公明宣學于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宣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宮庭。親在叱咤之般。未嘗至于犬馬。宣說之學而未達。

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說之學而未

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肅而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學

而未能。宣說此三者。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

子之門乎。曾參避席謝之曰。參不及宣其學而已。說

漢宣帝初。夏侯勝黃霸以事下獄。既久。繫獄欲從勝受

尚書。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贊其言

遂授之。繫再更冬。講論不怠。漢書○植按。明史。葉成祖

入漢趙二王。請求官僚罪過。遂繫金問。與黃淮楊溥

等行在獄。三人相得甚密。各持一經誦論。獄吏曰。此

何地。公等乃讀書自喜乎。笑不應。或餽遺之。苟非義

權衡一書

正學

士

必謝去。如是者十年。仁宗卽位。乃出之。此與夏侯勝

黃霸事畧相等。
漢匡衡勤學而無燭。鄰舍有燭而不逮。乃穿壁引其

光。以書映光而讀之。邑大姓家富多書。衡乃與其傭

作。而不求償。曰。願得主人書。徧讀之。主人感歎。資給

以書。遂成大儒。西京雜記○植按。古人讀書之不敢自足

如是。陳眉公有詩云。見曹莫恨咸陽火。焚後殘書讀

盡無。此言所宜三復。

漢光武受尚書。通大義。召桓榮入說。善之。每朝會。輒令

桓榮奏經義。帝視朝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

分乃麻皇太子見帝勤勞言之帝曰我自樂此不為疲也

漢李固司徒邵之子也嘗收易姓名杖策騎驢負笈從

師每到太學必寄入公府定省父母不令同業諸生知其為邵子也

漢郭泰嘗止陳國童子魏昭求入其房供給酒掃泰曰

年少當精義書何為求近我乎昭曰聞經易遇人師難遭故欲以素絲之質附近朱藍耳泰大其言聽與共止

漢末孫權謂其臣呂蒙曰卿今當塗掌事不可不學蒙

權衡一書

正學

主

辭以軍中多務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為博士耶但當涉獵見往事耳卿言多務孰若孤孫常讀書自以為大有所益蒙乃始就學及魯肅過潯陽與蒙議論大驚曰卿今者才畧非復吳下阿蒙蒙曰士別三日即當刮目相待大兄何見事之晚乎肅遂結友而去

北朝魏李賢九歲從師授業略觀大旨而已不尋章句

或謂之曰學不精勤不如不學賢曰人各有志賢豈能強學待問領徒授業耶惟當粗聞教義補已不足至如忠孝之道實銘之于心問者慙服

宋趙普少習吏事寡學術及為相太祖常勸以讀書晚

年手不釋卷每歸私第闔戶啟篋取書讀之及次日臨政處決如流既死家人發篋視之則論語二十篇也

權衡一書

正學

主

仕後讀之愈覺句句實際宋史李沆為相常讀論語或問之沆曰沆為宰相如論語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趙李二公所見正同

宋太宗勤于讀書詔史館修太平御覽一千卷日進三

卷宋琪以勞瘁諫帝曰開卷有益不為勞也朕欲周歲讀遍是書耳

宋范純仁資警悟八歲能講所授書晝夜肄業夜分不

寐置燈帳中帳頂如墨色宋史宋邵康節學于李挺之請曰願先生微開其端勿竟其

說性理

宋歐陽修言孝經一千九百三字。論語一萬一千七百五字。孟子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周易二萬四千一百七字。尚書二萬五千七百字。詩三萬九千二百三十四字。禮九萬九千一十字。周禮四萬五千八百六字。春秋左傳一十九萬六千八百四十字。準以中人之資。日讀三百字。不過四年半可畢。冬夜。植按各經書字之多寡。雖無關要義。然亦非實在留心者不之知。又如六經中無真字。仙字。大學無斯字。論語無此字。尚書無也字。之類。今人亦鮮留心者。

權衡一書

正學

南

宋神宗御經筵時。方講周官。從容問前朝後市何義。侍講官以王氏新義對曰。朝陽事市陰事。故前後之次如此。上曰。何必論陰陽。朝者君子所會。市者小人所集。義欲向君子而背小人也。侍臣皆驚嘆。富簡。宋伊川程子每讀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敗。然後却看有不合處。又更精思其間多有幸而成。不幸而敗。今人祇見成者。便以為是。敗者便以為非。不知成者。然有不是。敗者。然有是底。又曰。凡讀史不徒要記事。迹須要識其治亂安危興廢存亡之理。且如讀高帝紀。便須識得漢家四百年終始治亂當如何。是

亦學也。近思錄。○植按性理張九成曰。如看唐胡事。則

若身預其中。人主情性如何。與命相如何。當時在朝士大夫孰為君子。孰為小人。其處事孰為當。孰為否。皆令胸次曉然。可以口講而指畫。則會機圓熟。他日臨事必過人矣。蓋先儒讀史之學類如此。宋張子曰。二程從十四五時。便脫然欲學聖人。近思錄。宋蘇文忠公有人問曰。公之博洽可學乎。曰。可。吾讀漢書。蓋數過而始盡之。如治道人物。地里官制。兵法貨財之類。每一過。專求一事。不待數過。而事事精覈矣。參伍錯綜。八面受敵。沛然應之。而莫禦焉。陽居乙記。○朱

權衡一書

正學

圭

子曰。東坡教人讀書有法。其取以示學者曰。讀書要當如是。故願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興亡治亂。聖賢作用。且只作此意求之。勿生餘念。又別作一次求事迹文物之類。亦如之。若學成八面受敵。與涉獵者不可同日而語。性理。蘇軾作李氏山房藏書記曰。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悅于人之耳目。而不適于用。金石草木絺麻五穀之材。有適于用。而用之則敝。取之則竭。悅于耳目。適于用。而不敝。不竭。隨其才分不同。而求無不獲者。惟書乎。自孔子聖人。其學必始于觀書。當是時。惟周之柱下

聘為多書韓宜子造魯然後見易象與魯春秋季札聘於上國然後得聞詩之風雅頌而楚獨有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士之生于是時得見六經者蓋無幾其學可謂難矣而皆習于禮樂深於道德非後世君子所及自秦漢以來作者益眾紙與字畫日趨于簡便而書益多然學者日以苟簡何哉余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轉萬紙而後生科舉之士皆束書不觀遊談無根此又何也文獻通考

權衡一書

正學

六

宋崇寧中禁元祐學姦人用事出其黨為諸路學使專糾其事伊川之門學者無幾雖宿素從遊間以趨利叛去馬時中仲方自吏部為西京司法曹事銳然為親依之計至則因張繹求見先生辭焉時中曰使伸得聞道雖死何憾况不至于死乎先生聞而嘆曰此真有志者遂引而進之自爾出入凡三年公暇雖風雨必一造焉性理
宋尹和靖曰呂正獻公嘗言讀書不須多讀得一字行取一字伊川亦嘗言讀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行得便是會讀書冬夜箋記

宋胡安國云謝顯道先生初以記問為學自負該博對

明道舉史書成篇不遺一字明道曰賢都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謝問此語汗流浹背面發赤及看明道讀史又却逐行看過不蹉一字甚不服後來省悟却將此事做話頭接引博學之士

謝顯道與伊川先生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一年做得甚工夫曰只是去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點檢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此人為學切問近思者也二條近思錄

權衡一書

正學

七

宋徐積字仲車初從安定胡先生學潛心力行不復仕進其學以至誠為本事毋至季白言初見安定先生退頭容少偏安定忽厲聲云頭容直某因自思不獨頭容直心亦要直也自此不敢有邪心小學
宋張九成年十四游學校閉閣讀書雖寒折膠暑鑠金不越戶限比舍穿隙以窺則見欽齋端坐對大編若與神明伍遂更相敬服偶鈔
宋羅從彥初為博羅主簿聞楊時得程氏之學慨然慕之時為蕭山令從彥徒步往學見時三日即醵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續綱目

宋呂氏謙少十愈。一日誦孔子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懣。渙然冰釋。朱熹常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宋史。○植按。閑家編。明呂氏新吾曰。予嘗怒一卒。欲重治之。名之。久不至。減于怒之半。又久而後至。詬之而止。因此笑曰。是怒也。始發而中節。耶。中減而中節。耶。終止而中節。耶。惟聖人之怒。初發時。便恰好。終始只是一箇念。頭不變。此論怒之情。真是過來人語。吾人當怒時。常思此意。便是切已之學。

權衡一書

正學

大

熟積習讀。去後來却。無書不讀。思錄。又曰。昔陳烈先生苦無記性。一日讀孟子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忽悟曰。我心不會收得。如何記得。書遂閉門靜坐。不讀書百餘日。以收放心。却去讀書。遂一覽無遺。性理

元廉希憲篤好經史。手不釋卷。一日方讀孟子。聞召急。懷以進。世祖問其說。遂以性善義利仁暴之旨。爲對。世祖嘉之。目曰廉孟子。元劉因初爲經學。究訓詁疏釋之說。既歎曰。聖人精義。殆不止此。及得周程張邵朱呂之書。一見能發其微。

曰。我國訓當有是也。及評其學之所長。而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其高見遠識如此。二條元史

明呂氏新吾曰。學者讀書。只替前人解說。全不向自己身上照一照。譬之小郎。替負貨。努盡筋力。覓得幾文錢。更不知此中是何細軟珍重。又曰。今之爲舉子業者。遇爲學題目。每以知行作比。試思知箇甚麼。行箇甚麼。遇爲政題目。每以教養作比。試問做官養了那箇。教了那箇。若資口舌浮談。以自致其身。以要國家寵利。此與誑騙何異。吾輩宜惕然省矣。閑家編

權衡一書

正學

尤

實學

僖公十一年。周內史過曰。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與也。不敬則禮不行。傳左○植按主敬之學。宋儒始大為發明。而六經孔孟以下。言敬親切者。莫如禮之與一語。此後儒理學之權輿也。

漢武帝即位。始表章六經。置博士。治申韓蘊張之言者。皆罷之。治安

漢董仲舒為江都相。王問。越大夫泄庸種蠡。伐吳滅之。以為越有三仁。何如。對曰。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

權衡一書 正學

五霸。為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王曰善。董文

漢昭烈帝。敕太子禪曰。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綱○植按。堅瓠集。明太宗嘗曰。為惡或免禍。然理無可為之惡。為善未必福。然理無不可為之善。此與昭烈帝語。可相發明。

蜀漢諸葛武侯。戒子書曰。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慚慢則不能精。險躁則不能理。性年與時馳。意與歲去。遂成枯落。悲歎窮廬。將復何及也。學小○明楊慎曰。非淡薄

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非寬大無以兼覆。非慈厚無以懷眾。非平正無以制斷。此五語。出淮南子主術訓下篇。而孔明又舉以教子也。然五語之中。淡薄寧靜二語。足該下三語矣。孔明博學而精擇。如此。集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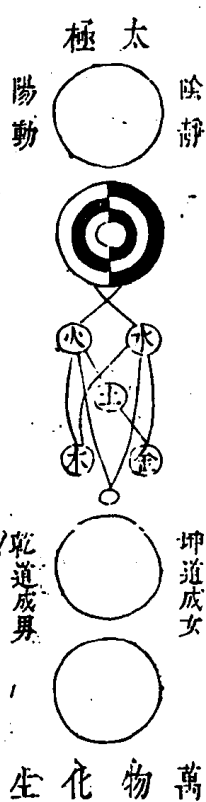
唐孫思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小學宋趙清獻公。拈每夜嘗燒天香。必擎爐默告。若有所秘祝者。客有疑而問公。公曰。無他。吾自少盡日所為。夜必哀。敬奏知上帝。已而復曰。吾一夫區區之誠。安在能必達。姑亦自防檢。使不可奏者。知有所畏。不敢為。

權衡一書 正學

主

耳悅心

宋周敦頤。博學力行。著太極圖。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又著通書四十篇。發明太極之蘊序者。謂其言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得孔孟之本源。大有功于學者。採南安時。程珦使二子顥頤往受業焉。敦頤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二程之學源流乎此。宋史



周子太極圖說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

權衡一書

正學

三

子修之吉小人恃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性理
宋張載少喜談兵至欲結客取洮西之地年二十一以書謁范仲淹仲淹因勸讀中庸載讀其書猶以為未足又訪諸釋老累年究極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與二程語追學之要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屏居南山下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背其志道精思未嘗須臾息也其學

以易為宗以中庸為體以孔孟為法黜怪妄辨鬼神之其家婚喪葬祭率用先王之意而傳以今禮又論定井田宅里發欽學校之法皆欲條理成書使可舉而措諸事業程頤言其所著西銘明理一而分殊撫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宋史
子訂頑曰乾坤稱父坤稱母子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惛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

權衡一書

正學

三

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與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恃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有英才類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于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汝于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性理
按禮哀公問孔子云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張子此篇蓋發明其理所以形容仁之體用者

最爲精切故名之曰訂頑頑之爲言卽庶靡不仁之別名云耳後程子改之曰西銘

宋程顥自十五六時與弟頤開汝南周敦頤論道遂歷

科舉之學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濫于諸家出入于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資性過人克養有道純粹之氣益于面背同人交友從之歲久未嘗見其忿厲之容遇事優爲雖當倉卒不動聲色元豐八年卒文彥博采衆論題其墓曰明道先生續綱目

程子定性書曰橫渠先生曰定性未能不動猶累于外物何如曰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

權衡一書

正學

雷

苟以外物爲外率已而從之是以已性爲有內外也且以性爲隨物于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內是有意于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爲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爲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曠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于外誘之除將見滅于東而生于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入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遠道大概患在于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

能以明覺爲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

地是反鑑而素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

不見其人孟子亦曰所惡于智者爲其鑿也與其非

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

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爲累哉聖人之

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

怒不繫于心而繫于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于物哉

烏得以從外者爲非而更求在內者爲是也今以自

私用智之喜怒而觀聖人喜怒之正爲如何哉夫人

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第能于怒時速忘其

權衡一書

正學

重

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于道亦

思過半矣近思錄

朱程頤于書無所不讀其學本于誠以大學論語孟子

中庸爲標指而達于六經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爲師

平生誨人不倦故學者出其門最多謝良佐游酢楊

時呂大臨號程門四先生續綱目

皇祐二年仲川年十八上書闕下勸仁宗以王道爲心

間遊太學時海陵胡翼之先生方主教導以顏子所

好何學論試諸生得先生所試大槩卽延見處以學

職年譜○論曰或問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顏子爲

好學夫詩書六藝三千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經好者何學也曰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其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其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慥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于中正其心養其性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于邪僻梏其性而亡之然學之道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誠之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

權衡一書

正學

美

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于是顚沛必于是出處語默必于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學之之道也然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其與聖人相去一息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兵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後人不達以謂聖本

生知非學可至而爲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已而求諸外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辭爲工榮華其言鮮有至于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近思錄宋張思叔釋座右銘曰凡語必忠信凡行必篤敬飲食必慎節字畫必楷正容貌必端莊衣冠必肅整步履必安詳居處必正靜作事必謀始出言必顧行常德必固持然諾必重應見善如已出見惡如已病凡此十四者我皆未深省書此于座隅朝夕視爲小學

宋李侗師羅從彥從彥好靜坐侗退入室中亦靜坐從彥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久之而於天下之理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各有條叙從彥亟稱許焉侗嘗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是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又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云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求之文字以資誦說其不爲玩物喪志者幾希矣朱子子曰延平李先生涵養得自是別真所謂不爲事物所勝者如尋常人出近處必徐行出遠處行必稍急先生出近處也如此出遠處亦只如此尋常人叫一人叫之一二般不至則般般必厲先生叫之不至其般

權衡一書

正學

毛

不加于前也。又如坐處壁間有字，某每常亦須起頭一看。若先生則不然，方其坐時固不看也。若是欲看，則必起就壁下視之，其不為事物所勝大率若此。常門先生後生時極豪邁，一飲必數十盃，醉則好馳馬，一驅三二十里，不回。後來却收拾得恁地純粹，所以難及。全書

宋朱熹之學大要窮理致知反躬踐實而以居敬為主。築室武夷山中，四方遊學之士從之者如市。淳熙十五年，周必大薦為江西提刑，入奏事，或要于路曰：「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慎勿復言。」熹曰：「吾平生所學。」

權衡一書

正學

天

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子乎？續綱
宋張栻頴悟夙成，父浚愛之，自幼學居敬，莫非仁義忠孝之實。長師胡宏，宏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栻益自奮勵，以古聖賢自期。朱熹嘗言已之學乃銖積寸累而成，如敬夫則大本卓然，先有見地者也。栻嘗言學莫先于義利之辨，義者本心之當為，非有為而為也。有為而為則皆人欲，非天理矣。學者稱為南軒先生。續綱
○植按：附書李士謙，或謂其多陰德，士謙曰：「所謂陰德者何？猶耳鳴已獨聞之人，無知者今吾所作吾子皆知，何陰德之有？」又堅蘇集載呂叔簡曰：

一里人事專利已，屢為訓說不從，後頗作善。好施貧，救難，余善之。稱曰：「君今日作事，每每在天理上留心，何所感悟而然？」答曰：「近日讀司馬溫公語，有云：『不如積陰德于冥冥之中，以為子孫長久計。』余笑曰：『君依舊是利心。』」子孫安得受福？此皆南軒註腳也。

宋汪應辰少從呂居仁、胡安國游。張栻、呂祖謙深器許之，皆以造道之方，嘗釋克己之私，如用兵克敵，易懲忿窒慾，背剛制于酒慾，窒剛制皆克勝義，可不常省察乎？其義理之精如此。宋史

宋慶元二年，韓侂胄之黨沈繼祖誣論朱熹十四罪，並

權衡一書

正學

天

竊蔡元定于道州，元定貽書訓諸子曰：「獨行勿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其志。」續綱
宋沈渙始與臨川陸九齡為友，從而學焉。人品高明，而其中未安，不苟自恕。嘗曰：「晝觀諸妻子，夜卜諸夢寐，兩者無愧始可以言學。」續綱
○植按：一書云詩書乃聖賢之供案，妻妾乃屋漏之史官，語亦可參。又按山前聞明盛啟東寅嘗夜夢有人寄椒于家久矣，急欲椒遂私發而賜之，既自覺深咎曰：「豈吾平日義心不明，以致此耶？」迄不能寐，坐以待旦，此亦憂寐無愧之義也。

宋真德秀輯聖賢心學格言以爲經而爲之贊曰舜禹授受十有六言萬世心學此其淵源入心伊何生于形氣有好奇有樂有忿有懼惟欲易流是之謂危須臾或放衆慝從之道心伊何根于性命曰義曰仁曰中曰正惟理無形是之謂微毫芒或失其存幾希二者之間會弗容隙祭之必精如辨白黑知及仁守相爲始終惟精故一惟一故中聖賢遵典體姚法如提綱挈維昭示來世戒懼謹獨閉邪存誠曰忿曰怒必窒必懲上帝實臨其敢或式屋漏難隱寧使有愧四非常克如敵斯攻四端既發皆擴而克意必之萌雲卷

權衡一書

正學

三

席撤子諒之生春噬物苗鷄犬之放欲其知求牛羊之牧濯濯是愛一指肩背孰貴孰賤簞食萬鍾辭受必辨克治存養交致其功舜何人哉期與之同維此道心萬善之主天之與我此其大者欽之方寸太極在躬散之萬事其用弗窮若寶龜龜若捧拱璧念茲在茲其可弗力相古先民以敬相傳操約施博孰此爲先我來作州茅塞是懼爰輯格言以滌肺腑明窓槩几清晝蠲蕪開卷肅然事我天君心經

宋趙康靖公槩既休致居鄉里晏居之室必置三器几上一貯黃豆一貯黑豆一空有閒投數豆空器中人

莫喻其意問之曰吾平日與一善念則投一黃豆與一惡念則投一黑豆用以自警則黃多於黑近則二念俱亡亦不復投矣史○植按善惡二念俱亡近于二氏非吾儒所宜言然投豆自警亦所謂常惺惺法也主人不惺惺則一念之起悠悠任之無形之黑豆有暗積器中而冥然罔覺者衆矣是以君子必慎其獨

權衡一書

正學

三

元金華處士許謙從金仁山學多所自得嘗自謂吾非有大過人惟爲學之功無間斷耳卒之日正衣冠而坐戒其子以孝友語終門人朱震亨進曰先生視微偏矣謙更肅容端視久之視微顯遂卒讀史筆記明揚引好學能詩文駙馬都尉陸賢從受學入朝舉止端雅太祖喜問誰教者以引對立召見賜食他日賢以藥服見引太息曰是其心易我不可久居此矣即引去時方不火用人有司類以孝廉文學善書薦皆不起復以纂修徵亦不就其教學者先操履而後文藝嘗揭論語鄉黨篇示人曰吾教自有養生術安事

偃仰吐納爲安福劉球稱其學探道源文範後世去

就出處卓然有陶潛徐稚之風

明史

明薛瑄少學詩賦既長得周程張朱書曰此道學正脉也嘗教學者曰讀書窮理須是實見得反之身心體而力行之不然無異于買櫝而還其珠也

明天順中漳州布衣陳真晟以理學倡閩中初應舉見有司防察過嚴無待士禮遂罷舉爲聖賢踐履之學其學以主敬爲要曰大學誠意爲鐵門關主敬二字乃其玉鎖匙也

史筆記

明胡居仁餘干人其學以至忠信爲先以求放心爲要

權衡一書

正學

三

操而勿失莫大乎敬因以敬名其齋端莊凝重對妻子如嚴賓手置一冊書得失用自程考鵝衣單食晏如也四方來學者皆告之曰學以爲己勿求人知語治世則曰惟王道能使萬物各得其所

明成化中大儒蔡清門人蔡烈主簿詹道嘗請論心烈曰宜論事孔門求仁未嘗出外也堯舜之道季弟而已矣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明夏寅弘治初以山東布政致仕寅清直無黨援嘗語人曰君子有三惜此生不學一可惜此日閑過二可惜此身一敗三可惜世傳爲名言

明馮子咸萬曆初再會試不第遂不復赴講求濂洛之學嘗曰爲學須剛與恒不剛則墮不恒則退

明顧憲成萬曆間爲文選郎中削籍里居益覃精研究一以程朱爲宗力闢無善無惡心之體之說邑故有東林書院宋楊時講道處也憲成與弟允成倡修之偕同志高攀龍錢一本輩講學其中學者稱涇陽先生憲成嘗曰官箴殺志不在君父上官封疆志不在民生上居水邊林下志不在世道上君子無取焉

明史

明陳繼儒齋世通言曰一生都是命安排求甚甚今日

權衡一書

正學

三

不知明日事愁甚甚不禮爹娘禮世尊敬甚甚兄弟姊妹皆同氣爭甚甚兒孫自有兒孫福憂甚甚奴僕也是父娘生凌甚甚當官若不行方便做甚甚公門裏面好修行兒甚甚刀筆殺人終自殺刁甚甚舉頭三尺有神明欺甚甚文章自古無憑據誇甚甚榮華富貴眼前花傲甚甚他家富貴生前定妬甚甚誰人保得常無事謂甚甚豈可人無得運時急甚甚人世難逢開口笑苦甚甚補破遮寒暖卽休擺甚甚纔過三寸成何物饒甚甚死後一文裝不去慳甚甚前人川流後人收佔甚甚得便宜處失便宜貪甚甚聰明

反被聰明候巧甚。虛言折盡平生福。謊甚。是非到底自分明。辨甚。暗裏催君骨髓枯。淫甚。嫖賭之人。沒下稍。耍甚。治家勤儉。勝求人奢甚。人爭閒氣。一場空。惱甚。惡人自有惡人磨。憤甚。冤冤相報。幾時休。結甚。人生何處不相逢。狠甚。世事真如一局棋。葬甚。穴在人心不在山。謀甚。欺人是禍。饒人福。卜甚。

明王道規書屏語曰。氣象要高曠。不可疎狂。心思要縝密。不可瑣屑。趣味要冲澹。不可枯寂。操守要嚴明。不可激烈。○明屠隆清言曰。樓前桐葉。散為一院清陰。

桂衡一書

正學

語

枕上烏鵲喚起半窗紅。日一泓。濠上便同莊叟之觀。片石松間。堪下米顛之拜。醇醪百斛。不如一味太和。湯良藥千包。不如一服清涼散。天下無難處之事。只要兩個如之何。天下無難處之人。只須三個必自反。無求于人。欲于己。可以養德。澹泊明志。清虛毓神。可以養志。刻苦自勵。節用少求。可以養廉。恐不足于前。留有餘于後。可以養福。病從口入。能節飲食。病何從入。禍自口出。能寡言語。禍何從出。○又曰。鄙吝一消。白雲亦可贈客。渣滓盡化。明月自來照人。閱人世海濶。天空足。半生得閒日月。見吾性。鸞飛魚躍。竟一

笑可老乾坤。口中不設雌黃。眉端不掛煩惱。可稱烟

火神。仙隨宜而栽花竹。適性以養禽魚。此是山林經濟。天下奇觀。看盡不如書卷好。世間滋味。嘗來無過茅根長。○明陳繼儒格言云。隱不得談仕者事。老不可幹少者事。貧不宜隨富者事。愚不必問慧者事。乃吾人受用不盡處。○張敬堂座右銘曰。多事為讀書第一病。多慾為養生第一病。多言為處世第一病。多智為立心第一病。多費為作家第一病。○張時代。○無名氏格言云。知足便足。待足何時足。偷閒便閒。求閒何日閒。身安茅屋。穩性定茶根。香世事靜。方見人情。

桂衡一書

正學

語

淡始長。二條悅。

明范氏竹溪曰。酒裏學顏色。裏學潔。財裏學廉。氣裏學忍。○富以能施為德。貧以無求為德。貴以下人為德。賤以忘勢為德。○富莫富于常知足。貴莫貴于能脫俗。貧莫貧于無見識。賤莫賤于無骨力。○以愛妻子之心。事親則孝。以保富貴之心。事君則忠。以責人之心。責己則寡。過以恕己之心。恕人則全。交。○言行操之古人。則德進。功名付之天命。則心閒。報應念及子孫。則事平。受享慮及疾病。則用儉。○錢從戈。戈者爭也。宜取者有必爭之勢。銀從艮。艮者止也。何貪者無

知止之期。○仁厚刻薄。是修短關。謙抑盈滿。是禍福關。勤儉奢惰。是貧富關。保養縱慾。是人鬼關。○司空貯以典籍。屋陋澗以梁書。腹餒飽以古今。貌瘠肥以精神。體病醫以陰德。子孫愚智以義方。○教子孫守禮法。却不可導之退縮。迂緩戒子孫貪財貨。却不可縱之輕費。暴殄○呂氏新吾曰。捫不過底事。莫如早行悔。無及之言。何似休說。○觀操守在利害時。觀精力在飢疲時。觀度量在喜怒時。觀存養在紛華時。觀鎮定在震驚時。○崔氏後渠曰。千林之木。不足以勝雙斧。萬金之子。不足以當坐費。○晁氏文元曰。非理

權衡一書

正學

美

外至當如逢虎。即時而避。勿恃格虎之勇。非理內起。當如探湯。即時而止。勿縱染指之欲。闕家明張侗初熊云。吾家却金堂。舊有四箴。先太史本其意。而潤飾之。箴曰。士大夫當為子孫造福。不當為子孫求福。謹家規。崇儉朴。訓耕讀。積陰功。此造福也。廣田宅。結姻援。爭什一。鬻功名。此求福也。造福者。裕而長。求福者。澁而短。士大夫當為此生惜名。不當為此生求名。敦詩書。尚氣節。慎取與。謹威儀。此惜名也。競標榜。邀津賞。驚矯激。習模稜。此市名也。惜名者。靜而休。市名者。躁而拙。士大夫當為一家用財。不當為一家

傷財。濟宗黨。廣末俗。救飢荒。助義舉。此用財也。靡宮苑。教歌舞。奢譏會。聚寶玩。此傷財也。用財者。損而益。傷財者。滿而溢。士大夫當為天下養身。不當為天下惜身。省嗜慾。減思慮。戒忿怒。節飲食。此養身也。規利害。避勞怨。營窟宅。守妻子。此惜身也。養身者。尚而大。惜身者。羶而細。集堅錄○植按。古今格言甚多。畧存數則。以備箴銘。苟能隨處留心。則片紙可當全經。隻詞無非金鑑。

權衡一書

正學

美

明崇禎時劉宗周。其學以誠意為主。而歸功于慎獨。通籍四十五年。立朝僅十之一。臨歿時。語門人曰。為學之要。一誠盡之。而至敬其功也。敬則誠。誠則天。若良知之說。鮮有不流于禪者。明史○植按。朱子伊洛淵源錄一書。叙道學之正統也。予竊取其意。而廣之以為此篇。蓋先儒之學。不必皆出一途。而其為實學。則一濂洛關閩而外。如江都之正誼明道。武侯之滄泊寧靜。延平之體認天理。南軒之先辨義利。與元定之勿愧魯齊之無間。敬軒之反身。所造雖有淺深。而無非先王正道。譬之遼京師者。齊秦楚越。各從其所知。之途以進。而皆足以自達。其雖不必躬至。而所言實合于正途者。亦皆可採焉。惟所由非道。而所期至者。

不必在京師。則岐途之悞愈去愈遠。往往出自資性高明之人。此則深爲惜之。而於學術之辨。有不收苟焉耳。○又按朱陸之辨。紛如聚訟。宋史特置道學列傳。以表程朱諸子。及其門人。自周子至黃灝。計二十三人。而金溪僅列儒林中。其識遠在後儒之上。後此宋儒守程朱正塗者。若真西山。德秀。魏鶴山。了翁。何子恭。基。王魯齋。栢。陳潛室。埴。皆道學之淵源。而外此不雜者鮮矣。元儒之不雜者五人焉。許魯齋。衡。趙江漢。復。金仁山。履祥。許東陽。謙。陳氏滄。此五子者。闡經之精力。或不及草廬。然論者不以吳先之爲其惑於

陸也。明儒之不雜者十人焉。薛敬軒。瑄。曹月川。端。胡敬齋。居仁。羅整菴。欽。順。陳士賢。選。呂新吾。坤。馮少墟。從吾。蔡虛齋。清。高景逸。攀龍。劉念臺。宗周。此十子者。其精神魄力。風格議論。多不及陽明。白沙。然論者不以王陳先之。亦爲其入於陸也。夫陸王之學。豈亦自知爲禪。而樂與吾道顯相悖哉。蓋其初因一時偶有悟入。誤認此中虛靈之明爲心。而卽以心爲理。且卽以爲性。遂心曠神怡。如酒醒夢覺。沾沾然自以爲聖學之捷徑。在是矣。於是厭傳註誦習爲支離。視精義窮理爲煩苦。其言曰。六經皆我註脚。曰。無善無惡心

之體。而不知此卽異學頓悟之景象。於下學上達之正脉。何啻冰炭不相入乎。其曰尊德性。曰致良知。改頭換面。正復一理。特陸隱而王顯。陸弱而王強。文成之事功議論。旣足聳動當世。而其才情力量。又足自濟其說。世儒亦遂忘其爲金溪之變相。直欲以諸周程之上。而不以爲誣也。或者謂高明沉潛。得力不同。志道則一。是卽草廬所謂朱陸未嘗有異。而陽明顛倒朱子中年之書。以爲晚年定論者也。夫水火冰炭。斷無調停參合之說。其爲此說者。陽若恕。陸實陰以抑朱。否則亦信道不篤者之憤憤耳。篇中於濂洛正

傳外。所附汪應辰。沈渙。趙暨。宇文亮。楊引陳真晟。夏寅。馮子咸。顧憲成。及格言數段。但取其深警親切。足資正學。而共生平言之詳。未及深考。尚俟異日。

文學

春秋襄公二十有五年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

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左傳

漢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傑

交遊故其文疏宕有奇氣又自以救李陵獲罪貧不

能贖無故人賓客出力相救故其文得之悲憤感慨

者為多治安○植按上一段宋蘇轍語下一段明茅

坤語也皆足發明遷史文妙

漢楊雄以為賦者將以風也必雅類而言極麗靡之詞

閎侈鉅衍就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歸之于正然覽

權衡一書

正學

毛

者已過矣往時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賦欲以風

帝反標縹有陵雲之志由是言之賦勸而不止明矣

又頗似俳優淳于髡優孟之徒非法度所存于是輟

不復為漢書

漢郭泰卒同志者共刻石立碑蔡邕為文既而謂涿郡

盧植曰吾為碑銘多矣皆有慙德惟郭有道無愧色

耳後漢書○植按不情之諛詞勿為可也不得已則蔽

其所短表其所長庶幾近之過為諂附以不肖為賢

則君子唾之矣

趙盾子建與楊德祖書云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

人議論其文有不善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嘗作小文

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為也敬禮謂

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麗吾自得之後世誰知定吾

文者耶吾嘗嘆此達言以為美談客語

晉張芝高尚不仕善草書精勁絕倫家之衣帛必先書

而後練臨池學書池水盡墨每書云匆匆不暇草時

人謂為草聖王僧虔名書錄

晉衛瓘子恒善學隸書為四體書勢曰字有六義一曰

指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日月是也三曰形聲江河

是也四曰會意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老考是也六曰

權衡一書

正學

四

假借令長是也指事者在上為上在下為下象形者

口滿月虧效其形也形聲者以類為形配以聲也會

意者止戈為武人言為信也轉注者以老壽考也假

借者數言同字其聲雖異文意一也晉書

晉衛夫人有筆陣圖王羲之跋其後云夫紙者陣也筆

者刀稍也墨者漆也水視者城池也心意者將軍

也本領者副將也結構者謀畧也出入者號令也屈

折者殺戮也側鈔

晉王羲之善隸書為古今之冠論者稱其筆勢以為飄

若浮雲矯若驚龍羲之每自稱我書比鍾繇當抗行

此張芝草書當屬行也。書○植按右軍有永字八法一側即點也。二勒即上之橫畫也。三努即下之豎畫也。四趯即豎畫下之一鉤也。五策全之短橫畫也。六掠左之一撇也。七啄右之短撇也。八磔右之一捺也。一字而八法備焉。或又廣之爲乃鈞建國龍鵠風光八字以盡八法之變。學書者于數字時臨摹亦握要之法也。

北齊顏之推曰。文章者原出五經。詔命策檄生于書者也。序述論議生于易者也。歌詠賦頌生于詩者也。祭祀哀誄生于禮者也。書奏箴銘生于春秋者也。顏氏家訓

權衡一書

正學

聖

元魏祖瑩以文學見重。嘗語人云。文章須自出机杼。成一家風骨。何能共人同生活也。魏書

隋李諤爲治書侍御史。以屬文之家。體尙輕薄。上書曰。魏之三祖。崇尚文詞。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競一韵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指儒素爲古拙。用詞賦爲君子。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軌模。構無用以爲用也。上以諤所奏。頒示天下。陳書

隋李伯藥見文中子而論詩。子不答。伯藥退謂薛收曰。

吾上陳應劭。下述沈謝。分四聲八病。剛柔清濁。各有端緒。音若墳簞。而夫子不應。我其未達歟。薛收曰。吾嘗聞夫子之論詩矣。上明三綱。下達五常。於是微存亡。辨得失。故小人歌之以貢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聖人采之以觀其變。今子營營馳騁乎末流。是夫子之所痛也。不答。則有由矣。文中子

唐太宗時。羣臣或請集上文章。上曰。朕之辭令。有益於民者。史皆書之。足爲不朽。若其無益。集之何用。梁武帝父子。陳後主。隋煬帝。皆有文章。何救于亡。人主患無德。政文章何爲。遂不許。綱目○植按帝王之學。德政

權衡一書

正學

聖

無非文章。不以文爲事。如漢詔未必爲文字計。而至今不朽者。其溫厚惻怛之旨。有溢于文之表者也。然書曰。聖謨洋洋。嘉言孔彰。若以經國訓世之詞。抒爲鴻文。則絲綸所出。文章無非德政。亦何嫌于文之有。唐韓愈與李翱論文書曰。愈之爲此。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憂乎其難哉。其觀于人。不知其非笑之爲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僞。與雖正而不至者。昭昭然若黑白。

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于心而泝于手也。汨汨然來矣。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為喜。譽之則以為憂。以其猶有人之說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遊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韓文

唐神龍正月晦日中宗幸昆明池。羣臣應制賦詩。於帳殿前結綵樓。命上官昭容選一篇為新番御製曲。從臣悉集其下落紙如飛。各認其名而懷之。惟沈宋二

權衡一書

正學

聖

詩不下移時一紙飛墜。乃沈詩也。評曰。二詩工力悉敵。但沈詩落句已竭。宋猶陡健。謂宋詩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獨勝也。沈乃服。外史

昆明池者。漢孝武所幸。有捕魚利京師。賴之。唐中宗朝。

安樂公主請焉。帝曰。前代以來。不以與人。不可。主不

悅。因大役人。徒別掘一池。號曰定昆池。既成。中宗往

觀。令公卿賦詩。李黃門曰。知詩云。但願覽思居者逸。

無使時傳作者勞。及府宗即位。謂之曰。當時朕亦不

敢言非卿忠正。何能若是。無何遷侍中。隋唐

唐張說既謫岳州。而詩益悽惋。人謂得江山之助。新唐書

唐杜甫作詩善陳時事。世號詩史。新唐書○朱子曰。杜陵

七歌。豪宕奇崛。詩流少及之者。顧其卒章嘆老嗟卑。

則志亦陋矣。人可以不聞道哉。續延思錄

唐韓愈于文章慎許可。至歌詩獨推曰。李杜文章在。光

燄萬丈長。新唐書○宋王荊公集四家詩。蔡天啟問何

下李白答曰。白才高而識卑。其中言酒色者。蓋十八

九。山堂肆考

唐賈島字浪仙。初為僧。嘗跨驢吟詩云。鳥宿池邊樹。僧

敲月下門。又欲下推字。于驢上以手作推勢。不覺

衝至京尹韓愈第三節詰之以實對。愈曰。敲字佳。與

權衡一書

正學

聖

共論詩為布衣交。偶○植按。推者。暗來敲者。明往我

門。乃可月下敲。僧人欲推誰家門耶。此有微意。不但

聲韻之鏗鏘而已。

唐孟浩然集有到得重陽日。還來就菊花之句。刻本脫

一就字。有擬補者。或作醉。或作賞。作泛。作對。後得繕

本是就字。乃知其妙。蓋崔顥詩。玉壺清酒就君家。李

鄣詩。聞說故園香。稻熟片帆歸去就鱸魚。杜工部詩。

題有秋日汎江就黃家亭子。就字有自來矣。丹鉛錄○

杜工部嘗題壁詩。林花着雨胭脂濕。其濕字為蝸涎

所蝕。宋蘇長公黃山谷秦少遊偕詩僧佛印特遊觀

之原都不記濕字各出一字補之。蘇云潤字黃云老字泰云嫩字僧云落字。竟集驗之乃濕字也。濕字出于自然而四人遂分生老病苦之說詩之言志信矣。

筆

唐高達夫適官兩浙觀察使過杭之清風嶺即謝家東山景也。題詩云絕嶺秋風已自涼。鶴翻松露濕衣裳。前村月落一江水。僧在翠微開竹房。厥後達夫以月落時江水隨潮退止半江矣。思改一為半字及事竣復登僧舍索筆改前詩僧云前月有一官過稱此詩極佳但一字不如半字已改而去達夫驚問何人則

權衡一書

正學

聖

義烏駱賓王也古人一字斟酌不苟但識見有遲速耳。堅。○唐僧皎然以詩名有僧補詩謁之皎然指其玉溝詩云此波涵聖澤波字未穩當改僧作色而去皎然度其必來乃于掌作中字握之僧果來云欲更中字如何皎展手示之遂定交。鴻。○唐張泳詩云獨恨太平無一事江南閑殺老尚書蕭楚才曰恨字未安宜改幸字泳曰子吾一字師也又鄭谷見僧齊已梅詩數枝開改作一枝開齊已下拜人以鄭谷為一字師其詩云萬木凍欲折孤根煖獨回前村深雪。昨夜一枝開。偶鈔。

唐馬兒佛堂楊妃縊所爾後賦咏者皆以翠翹香鈿委

千塵泥紅淒碧怨令人悲傷雖調苦詞清無逃此意也丞相鄭畋為鳳翔從事日題詩曰肅宗迴馬楊妃死雲雨雖亡日月新終是聖朝天子事景陽宮井又何人觀者以為真輔國之句。關史。

唐張長史云褚河南論書云用筆如印泥畫沙始不悟後於江岸以錐畫字始信蓋貴藏鋒也。偶鈔。

唐天寶中禮部尚書席豫性謹畏與子弟屬吏書不作草字。

唐張旭善草書自言始見公主擔夫爭道又聞鼓吹而

權衡一書

正學

吳

得筆法觀公孫大娘舞劍器而得筆神。二條新唐書。

唐顏魯公書如銀鈎鉄畫。偶鈔。

唐柳公權書法結體勁媚自目一家宣宗詔自書謝章

無限真行當時大臣家碑誌非其筆人以子孫為不

孝。新唐書。

唐人崇事法書其治書有四種曰臨曰摹曰硬黃曰嚮榻臨置紙法書之傍觀其大小濃淡形勢而倣為之若臨深之臨摹籠紙法書之上隨其曲折婉轉用筆曰摹硬黃嫌紙性暗澁置之熱熨斗上以黃蠟塗勻則瑩徹透明纖毫必見嚮榻坐暗室中穴牖如盎大

以紙覆帖上。映而取之。欲其透射畢。見以法書年久。練色沉暗。非此不徹也。集

宋真宗初即位。暇日召翰林學士王禹偁。與之論文。禹

偁奏曰。夫進賢黜不肖。闢諫諍之路。彰為誥命。施之

四方。延利萬世。此王者之文也。至于雕織之言。豈足

軫慮。思較輕重于瑣瑣之儒哉。願乘衣務大。以成宗

社之計。上顧曰。卿愛朕深矣。國老○真宗在儲宮時。

太宗令習草書。乃再拜曰。臣聞王者事業。功侔日月。

一照使隱微盡曉。草書之跡。誠為秘妙。然達者蓋寡。

倘臨事或誤。則罪有所歸。豈一照之心哉。謹願罷之。

權衡一書

正學

聖

太宗大喜。天麻

識餘

宋范希文作嚴先生祠堂記。李太伯在坐間。曰。公此文

一出名世。只一字未安。公曰。何字。曰。先生之德。不如

以風字代德字。公欣然改之。蓋太伯因記中有貪夫

廉懦夫立六字。迷思間伯夷柳下惠之風一段。因得

此風字也。紀○植按文正公祠堂記。雲山蒼蒼二句。

讀者類以為興體。余嘗過嚴瀨。登釣臺。見其雲山如

畫。江水東趨。實有此境。非僅作文中綢繆也。始知先

正之文。無一字妄下。

歐陽公在翰林時。嘗與同院出遊。有奔馬斃犬。公曰。

試書此事。一曰。有犬卧于通衢。逸馬蹄而殺之。一曰。

有馬逸于街衢。卧犬遭之而斃。公曰。使子修史。萬卷

未已也。曰。內翰云何。公曰。逸馬殺犬。于道相與一笑。

○植按文叙次處。貴簡淨。描寫處。貴精神。唐人云。

本之太史。以著其潔。則最淨鍊者。宜莫如腐遷矣。然

其每叙一事。則人之神情笑貌。事之端尾曲折。無不

繪影繪聲而出。是云寫生神手。若一以簡寂為潔。非

歐公意也。

宋蘇洵上歐陽公論文云。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為

喚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

權衡一書

正學

異

河渾浩流。轉輓魚蛟龍。萬怪慄慄。感執事之文。紆徐委

備。往復百折。而條達踴暢。無所間斷。此三者皆斷然

自為一家之文也。治安○明楊慎曰。李耆卿評文云。

韓如海柳如泉。歐如瀾。蘇如潮。余謂柳如泉。未允。易

泉以江可也。楊升

宋蘇軾與弟轍師父洵為文。既而得之于天。嘗自謂作

文如行云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于所當行。止于所

不可不止。雖嬉笑怒罵之辭。皆可書而誦之。其體渾

灑光芒。雄視百代。有文章以來。蓋亦鮮矣。宋史

或問作文害道否。明道程子曰。害也。凡為文不專意則

不工。若專意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書。曰玩物喪志。為文亦玩物也。呂與叔有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子。得心齋。此詩甚好。古之學者。惟務養性情。其他則不學。今為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非俳優而何。曰古之學者。為文否。曰人見六經。便以為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只據發胸中所蘊。自成文耳。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何嘗秉筆。學為詞章。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豈詞章之文耶。性理

權衡一書

正學

兗

伊川程子曰。人多說某不教人習舉業。非也。人若不習舉業。而望及第。却是責天理而不修人事。但舉業既可以及第。即已。若更去上面盡力。求必得之道。是惑也。近思。○植按性理。朱子嘗論科舉。曰非是科舉累人。自是人累科舉。若高識遠見之士。讀聖賢之書。據吾所見。而為文以應之。得失利害置之度外。雖日日應舉。亦不累也。居今之世。使孔子復生。亦不免應舉。然豈能累孔子耶。又陳埴曰。應舉求合程度。乃道理當爾。若不合程度。而萌僥倖之心。不守尺寸而起冒為之念。此則妄矣。應舉何害義理。但克去此等妄念。

方是真舉子。合三儒之言。作舉業者。可知所畏已。

朱子因說科舉文字。多是輕浮。不明白着實。因嘆息曰。最可憂者。不是說秀才做文字不好。這事大關世變。東晉之末。其文一切含糊。是非都沒理會。○又曰。前輩作文者。古人有名字。皆模擬作一篇。故後有所作。時左右逢原。○譚兄問作時文。曰。畧用體式。而槩括以至理。○因改謝表。曰。作文自有穩字。古之能文者。纔用便用着這樣字。如今不免去搜索。脩改。又曰。歐公文亦多是脩改。至妙處。頃有人買得他醉翁亭記。藁初說滁州四面有山。凡數十字。末後改定。只曰。

權衡一書

正學

辛

環滁皆山也。五字而已。語類。朱范文正公。淮上遇風。云。一棹危於葉。旁觀亦損神。他年在平地。無忽險中人。雖弄翰戲語。卒然而作。濟險加澤之心。未嘗忘也。陳輔之。朱梅堯臣工詩。嘗語人曰。凡詩意新語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為善矣。必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于言外。然後為至也。世以為知言。宋史。朱明道程子曰。某寫字時。甚敬。非要字好。只此是學。性理。或問倉頡作字。亦非細人。朱子曰。此亦非自撰。出自是理。如此。如心性等字。未有時如何撰得。只是有此理。

自流山類語○植按古者字多通用後則踵事增加于是名水則旁加土名地則旁加土如山鳥獸則从馬从牛从鳥从蟲名物則从艹从木形體則从月从影从耳从目疾病則从疒久而忘其初又久且并古而疑之矣又堅瓠集云今官私文書一至十字用同音畫多者蓋明高皇時開濟在戶部所定以防奸胥改竄之弊壹貳字音義俱同肆伍陸玖拾字音同義異叁字字書所無蓋以叁字微變之然古語勿貳以二勿叁以三考工記參分共股漢志參分橫一則參可作三也柴亦無字按東哲賦朝刻九鼎之奉夕宿奈娥之房奈古七字太玄七政亦作奈何不用奈而用奈乎捌字見急就章農器也此又字之因事而起者不可不知

因說叶韵朱子曰此謂有文有字文是形字是聲文如從水從金從木從日從月之類字是皮可工奚之類故鄭漁仲曰文服學也字耳學也蓋以形聲別也○又曰大凡字只聲形二者而已如楊字木是形易是聲其餘多有只從聲者語類

朱子書字銘云握管濡毫伸紙行墨一在其中點點畫畫放意則荒取妍則惑必有事焉神明厥德○又跋

韓魏公帖云張敬夫嘗言平生所見王荆公書皆如大忙中寫不知公安得有如此許忙事此雖戲言然實切中其病今觀此卷因省平日得見韓公書蹟雖與親戚畀勿亦皆端嚴謹重畧與此同未嘗一筆作行草勢蓋其胸中安靜詳密雍容和豫故無頃刻忙時亦無纖芥忙意與荆公之躁擾急迫正相反也書札細事而於人之德性其相關如此文集

元尚野大德中爲國子博士海人先經學而後文藝每謂諸生曰學未有得徒事華藻若持錢買水所取有限能自鑿井及泉而汲之不可勝用矣元史

明楊廷和爲文簡暢有法不好爲聲律華藻之學惟考究掌故民瘼邊事及一切法家言鬱然負公輔望明業○植按文以經學爲上次則史學而兼之者尤貴於此無本而徒貌漢魏唐宋之體製與藻艷之浮詞甚則故爲險怪離奇之言而實際杳如乃文之下者也

明陳濟爲文根據經史不事藻藻管云文貴如布帛菽粟有益於世耳明史

明王孟端舍人綬作詩清麗永樂中有久客京師而別妾婦者孟端作詩寄之云新花枝勝舊花枝從此無

心念別離。可信秦淮。今夜月有人相對。數時期。共人得詩感泣而歸。南唐詩話

明于忠肅公謙平生居高位。甘清苦。不以詩名。然間有題咏肝胆畢見其童年題石灰詩云。千錐萬谷山深。山烈火坑中過一番。粉竹碎身都不惜。只留清白在人間。及為河南方伯入覲。題詩云。首帕簷菇與線香。本資民利反為殃。清風兩袖朝天去。免被閭閻話短長。讀其書可想其人。雪詩

明謝榛當李攀龍王世貞輩七子結社之始。尚論有唐諸家。茫無所從。榛曰。取李杜十四家最勝者熟讀之。

權衡一書

正學

聖

以會神氣歌詠之。以求聲調玩味之。以哀精華得此三要。則浩乎渾淪。不必塑謫仙而畫少陵也。諸人心師其言。明史

本朝王阮亭曰。予嘗見一布衣有詩名者。其詩多有格格不達。以問注鈍翁琬云。此君坐未能為時文故耳。時文雖無與詩古文。然不能八股。即理路終不分明。近見玉堂嘉話一條云。作文字當從科舉中來。不然而汗漫披猖。是出入不由戶也。亦與此意同。池北偶談
本朝潘鼎珪云。安南書法。遵宋體。盡國之人。點畫形勢無不同。不甚分醜好。大都我中土人學書。合一字格。

權衡一書

正學

書

代學彼則裂一字之點。盡分之。使其材質靡不同。然後合為一字。亦一法也。安南紀述○植按裂一字之點。盡而分學之。此法不惟宋體。凡楷書無不宜然。如一點一鉤。一橫一直。一撇一捺之類。就此一畫而臨摹必肖。然後再及一畫八法。供熟則于書法已思過半矣。此幼學習書之善教也。○又按言心之聲也。而言可象曰。字字成理。曰文。文有韻。曰詩。是以庾肩吾有書品之評。鍾嶸有詩品之錄。劉勰有文心雕龍之書。三者其事各分而理則一。夫文于漢字于晉。詩于唐。各名其家。不以相易矣。然如太史以周覽遊歷。而文多奇宕。燕公得山川之助。而詩更悽惋。其事同也。文之競奇爭巧。而風雲月露。詩之上陳下述。而聲病剛柔。其弊亦同也。善文者薄麗靡。去陳言。用穩字。自出機杼。斷然成一家之文。作詩者不當如是乎。能詩者酌推敲師一字。健結句。本于忠正。不愧輔國之句。作文者不當如是乎。即書法之工者。如銀鈎鐵畫。如馬卧龍跳心意。本領結構屈折之妙。作詩與文者。不又當如是乎。余謂是皆本心而發于聲。故程子之作字甚敬。與荆公之甚忙中寫字足見德性。而詩文可知文正之卒然弄翰。與溫公之造次間語。詩足徵生平而

文字可知筆陣圖妙矣書字一銘則尤微一存
必有事焉豈僅字之云乎成一家風骨是矣而以文
為玩物喪志則尤至元凱成癖相如類俳豈僅文之
謂乎夫心正則筆正即詩文無不正漢文晉字唐詩
合宋人之理而一之斯文學哉

補錄

宋寇萊公六悔銘曰官行私曲失時悔富不儉用貧時
悔藝不少學長時悔見事不學用時悔醉發狂言醒
時悔安不將息病時悔
宋邵堯夫讀書于百原山中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
者三年

宋劉摯于書無所不讀而其教子孫必先孝弟而後文
藝每曰士無實德一號為文人無足觀矣

宋潘叔度與呂伯恭同年進士潘年長自視其學非伯
恭比即俯首執弟子禮而師事之畧無難色

宋朱子曰作詩間以數句適懷亦不妨但不用多作便
是陷溺當其不應事時平淡自攝豈不勝思量詩句
宋陸象山曰寫字須一點是一點一畫是一畫不可苟
口王文康公父訓誨童蒙必盡心力脩脯不計每與同
輩論師道曰天地君親師五者並列師位何等尊重
後生以師事我則終身成敗榮辱俱我任之若不盡
心竭力誤人子弟與庸醫殺人等罪又喜為童子講
孝弟故事曰學者先心術而後文藝先敦本而後施
仁如孝弟有虧雖才華震世不足重也

七條
人譜

明曹端爲教職留心窮理之學座下足著兩碑處皆穿靜專之功多在霍庠造就士子務躬行實踐弟子出其門者亦循循雅飭遵其教不忍違方岳重職不敢以屬禮待至其郡必敬謁之凡考校諸庠士必請端主其去取事畢乃還後調蒲庠霍士爭之不釋竟終于霍一郡人罷市巷哭童子亦悲泣初父好善信佛洎聞端言聖賢之道卽從之于是作夜行燭一書與父誦之所著四書詳說太極圖解傳于世

明吏部尚書魏驥浙人篤尚斯文性好吟詠矍然若不勝衣初爲松江教官汲汲成就人材諸生在學居者

權衡一書

正學

五七

候一更盡必携茶酒往視之見書聲者供酒一甌而反至三更將盡必携粥以隨向有誦書者供粥一碗且嘉其勤如此者亦不頻數間旬一行士子咸感激後出其門者顯官甚盛中官王振亦重之呼爲先生贊見惟帕一方亦不較也以引年致仕

朱趙清獻公座右銘安本分莫妄想爭先徑路機關惡退後語言滋味長爽口物多終作病快心事過必爲殃得便宜處莫再去怕人知事莫萌心盛喜中勿許人物盛怒中莫答人簡良田萬頃日食二升大厦千間夜卧八尺說得一尺行得一寸

老杜香霧雲鬟濕清輝玉臂寒二句畫出閨人月下納涼風態白樂天霽色鮮宮殿王摩詰鑾輿迫出千門柳閣道回看上苑花孟浩然春流飲去馬暮雨濕歸裝此等句正所謂有聲畫畫工不能貌也

老杜詩花蘂上蜂鬚妙在上字李白詩清水出芙蓉妙在出字章蘇州詩微雨暗更深更妙在暗字

唐元和中長安有沙門不記名善病人文章尤能捉語意相合之處張籍頗恚之冥搜愈切思得句云長因送人處憶得別家時謂僧曰此應不合前輩意僧笑曰此有人道了卽吟曰見他桃李發思憶後園春

權衡一書

正學

五八

籍因撫掌大笑見撫言

李太白去婦詞憶昔初嫁君小姑纔倚牀今日妾辭君小姑如妾長回頭語小姑莫嫁如兄夫古今以爲絕唱然特怨恨決絕之詞耳若谷風去婦之詞曰無逝我梁無發我荀雖遭放棄而猶反顧其家戀戀不忍乃知國風優柔忠厚信非後世詩人所能彷彿也古今賦詠君詞多矣惟樂天云漢使却迴憑寄語黃金何日贖蛾眉君王若問妾顏色莫道不如宮裏時前輩以爲高出衆作之上亦謂其有不忘君之意至荆公云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則悖理傷

道甚矣。東坡韓文公廟碑詩云。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方作諫書時。亦冀諫行而跡隱。豈是故為詆訐。要為南海之行。後世詞人多有此意。不知君臣義重。家國憂深。聖賢去魯去齊。不若是忍。者非以一去為難也。見鶴林玉露。

宋張先字子野。吳興人。高齋詩話。以其詩有浮萍斷處見山影。雲破月來花弄影。隔牆送過鞦韆影。人目為張三影。後山詩話。又改後二影。謂簾幕捲花影。墮絮輕無影。張每舉後山者。自言之。

書斷曰。古文者。黃帝史蒼頡所造也。仰觀奎星圖曲之

權衡一書

正學

五九

勢。俯察龜文鳥跡之象。合而為字。孝經授神契曰。奎主文章。蒼頡倣象是也。大篆周太史史籀所作。始變古文。或同或異。謂之篆籀文。亦史籀所作。與古文大篆小異。小篆秦丞相李斯所作。增損大篆。異同籀文。亦曰秦篆。八分者。秦上谷王次仲所作。以古書方廣少波勢。以隸書作楷法。隸書者。秦下邳人程邈所作。待罪繫獄。覃思十年。改篆為隸。是也。今楷字。始皇以奏事煩多。篆字難成。乃用隸字。以為隸人佐書。故曰隸書。行書者。後漢潁川劉德升所造。即正書之小變。務從簡畧。相間流行。晉世以來。工書者多。以行書著名。鍾

元常王粲之獻之。並造其極焉。草書者。後漢檇土張伯英所造。羽檄相傳。望烽走驛。以篆隸難就。故作赴急之書。蓋今之草書也。玉海云。宋任珍。字茂度。五體書文。五體曰。篆曰。八分曰。真曰。行曰。草。其體雖五。其流惟三。篆則統乎科斗。玉筋。垂露。薤大小之屬也。隸則統乎義。獻。虞。顏。柳。真。草之輩也。八分則酌乎篆隸之間。通是三者。可冠羣書。

真書以平正為善。此論唐人之失也。古今真書之外。無如鍾元常。王逸少。今觀其書。皆瀟灑縱橫。何拘平正。良由唐人以書判取士。而士大夫字畫。類有科舉習

權衡一書

正學

六十

氣。故其下筆。應規入矩。無復魏晉飄逸之氣。且字之長短大小。斜正疎密。天然不齊。孰能一之。謂如東字之長。西字之短。口字之小。體字之大。朋字之斜。黨字之正。千字之疎。萬字之密。畫多者宜瘦。畫少者宜肥。魏晉書法之高。由各盡字之真態耳。或者專喜方正。極意歐顏。或者專務勻員。獨仰虞永。豈足以盡法書之美哉。真書用筆。自有八法。今畧言其旨。點者。字之眉目。全藉顧盼精神。有向有背。隨字異形。橫直畫者。字之骨體。欲其平正勻淨。有起有止。所貴長短合宜。結束堅實。撇捺者。字之手足。伸縮異度。變化多端。要

如魚翼鳥翅。有翻翻自得之狀。挑剔者。字之步履。欲其沉實。晉人挑剔。或帶斜拂。或橫引向外。轉折者。方圓之法。真多用折。草多用轉。折欲少住。住則有力。轉欲不滯。滯則不遒。然真以轉。而後通。草以折。而後勁。不可不知。懸針者。必欲極正。自上而下。端若引繩。垂而復縮。謂之垂露。朱老曰。無垂不縮。無往不收。此必至精至熟。然後能之。用筆不欲太肥。肥則形濁。又不欲太瘦。瘦則形枯。不欲多露鋒芒。多露則意不持重。不欲深藏圭角。深藏則體不精神。不欲上小下大。不欲左低右高。不欲前多後少。王逸少云。字多肉少骨。

權衡一書

正學

卷一

者謂之墨猪

草書之體。如人坐臥行立。揖讓忿爭。乘舟躍馬。歌舞踣踞。一切變態。非苟然者。又一字之體。率有多變。有起有應。如此起者。當如此應。各有義理。又草法。用筆如折股。如屋漏痕。如錐畫沙。如壁折。此皆後人之論。折股。如欲其曲折方圓。而有顛力。屋漏痕。如欲其無起止之迹。錐畫沙。如欲其勻而藏鋒。壁折者。欲其無布置之巧。然皆不必若是。筆正則藏鋒。筆偃則鋒不發。銳一起一倒一晦一明。而神奇出焉。常欲筆鋒在。人畫中。則左右皆無病矣。又草書須接前連後。字

有墨者。字竟乃安。點線書太急。則墨不入紙。鍾繇弟子宋翼。每畫一波三折。筆作一戈。如百鈞弩。作一點。如高崖墜石。作一牽。如百歲枯藤。作一縱。如驚蛇入草。

漢以火德有天下。後漢都洛陽。字旁有水。以水克火。故就佳。隨以魏周齊不遑。寧處文帝。恐之。遂去走單書。隋字。夫文字者。致理之本。豈以漢隋兩不經之忌。而可法哉。宜依古文。去佳書走。

朱陳後山云。金陵人善解字。以同田爲富。分貝爲貧。碑

權衡一書

正學

崇識 日二

所見之大

春秋文公十三年。知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于民而不利于君。知子曰。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爲。知子曰。命在養民。死之長短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于繹。五月。知文公卒。君子曰。知命。左傳

齊桓公之平陵。見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公問其故。對

權衡一書

崇識

一

曰。吾有子五人。家貧無以妻之。吾使傭而未返也。桓公以外御者五人妻之。管仲入見曰。公之施惠。不亦小矣。公曰。何也。對曰。公待所見而施惠焉。則齊國之有妻者少矣。公曰。若何。曰。令國丈夫三十而室。女子十五而嫁。

齊宣王出獵于社山。社山父老十三人相與勞王。王曰。父老苦矣。謂左右。賜父老田。不租。父老皆拜。問卹先生。不拜。王曰。父老以爲少耶。謂左右。復賜父老無後。役。父老皆拜。問卹先生。又不拜。王曰。拜者去。不拜者。前日先生獨不拜。寡人得毋有過乎。問卹先生曰。惟

聞大王來遊。所以勞大王。望得壽于大王。望得富于大王。望得貴于大王。王曰。天殺生有時。非寡人所得與也。無以壽先生。倉廩雖實。以備蓄。無以富先生。大官無缺。小官卑賤。無以貴先生。對曰。此非人臣所敢望也。願大王選良富家子。有修行者。以爲吏。平其法度。如此。臣可少得以壽焉。春秋冬夏振之以時。無煩擾于百姓。如是。臣可少得以富焉。願大王出令。令少者敬長。長者敬老。如是。臣可少得以貴焉。今大王幸賜臣田。不租。然則倉廩將虛也。賜臣無後役。然則官府無使焉。此固非人臣之所敢望也。齊王曰。善。願

權衡一書

崇識

二

請先生爲相。二條 說苑

周威烈王時。趙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乎。公仲曰。富之可貴。之則否。烈侯曰。然。鄭歌者拾石二人。善。賜之田。人萬畝。公仲曰。諾。不與。烈侯屢問公仲。乃稱疾。不朝。番吾君謂公仲曰。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公仲亦有進士乎。曰。未也。曰。牛畜苟欣。徐越皆可。公仲進之。番侍以仁義。烈侯道然。明日。欣侍以選練舉賢。任官使能。明日。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允。君悅。使謂公仲曰。歌者之田且止。

漢文帝朝而問右丞相周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

謝曰。不知。問一歲。殺幾人。勃又謝。不知。汗出

沾背。愧不能對。於是上亦問左丞相陳平。平曰。有主

者。上曰。主者。謂誰。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

穀。責治粟內史。上曰。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謝曰。陛下

不知其驚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

順四時。下育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

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帝乃稱善。右丞相大慚

自知其能不如平遠矣。居頃之。謝病免。史記二條

漢卜式爲郎。爲武帝牧羊上林。歲餘。羊肥息。上過見其

權衡一書

崇識

三

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也。以時起居。惡

者。輒斥去。勿令敗羣。上以式爲奇。拜爲綠氏令。史記

植按。北齊神武帝高歡。初歸爾朱榮。因隨榮之廢廐

有惡馬。榮命剪之。神武乃不加羈絆。而竟不蹄齧

已而起曰。御惡人亦如此矣。榮遂屏左右而訪時事

此與卜式之言可謂豪傑所見畧同

漢荆州牧劉表。不供職貢。多行僭僞。遂乃郊祀天地。擬

斥乘輿。詔書班下其事。孔融上疏。以爲齊兵大楚。惟

責包茅。今王師未即行誅。且宜隱郊祀之事。以崇國

體。若形之四方。非所以塞邪萌。智囊

晉元帝時。過江人士。每至暇日。相要出新亭飲宴。周顗

中坐而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山之異。皆相視流

涕。惟王導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

至作楚囚對泣耶。衆收淚而謝之。晉書

唐貞元三年。柳渾張延賞。李泌同平章事。上謂泌曰。自

今凡軍旅糧儲事。卿主之。吏禮委延賞。刑法委渾泌

曰。陛下不以臣不才。使待罪宰相。宰相之職。天下之

事。咸共平章。不可分也。若各有所主。是乃有司非宰

相矣。上笑曰。朕適失卿言是也。綱植按。宰相之

職。如心。然任賢理而不主一事者。天君之所以異於

權衡一書

崇識

四

耳目手足也。總百揆而不遺一事者。一思之所以統

乎貌言視聽也。郭侯之言。正與陳平相足

唐憲宗初。李錡反。鎮海兵馬使張子良。執送京師。斬之

有司籍其家財。輸京師。翰林學士裴鉉。李絳言。錡害

剝六州。以富其家。今以輸上京。恐遠近失望。願以賜

浙西百姓。代今年租賦。上嘉歎從之

唐乾符中。宰相有奸施者。嘗以囊貯錢。自隨。行施有者

每出。襁褓盈路。有朝士以書規之曰。今百姓疲弊。寇

盜充斥。相公宜舉賢任能。紀綱庶務。捐不急之費。杜

私謁之門。使萬物各得其所。何必如此行小惠乎。宰

相大怒二條

綱目

唐柳大夫此謫授瀘州都守。渝州有年磨秀才。即都校。年居厚之子。文承不高。執所業謁見。柳獎佈甚勤。子弟以為太過。柳曰。巴蜀多豪士。此押衙之子。獨能好文。苟不誘進。渠即退志。以吾稱譽人。必榮之。由此滅三五員草賊。不亦善乎。智業

宋藝祖時。錢忠懿王入朝。進寶犀帶。藝祖顧謂曰。朕有三條帶。與此不同。假請宣示。藝祖笑曰。汴河一條。淮河一條。楊子江一條。俟大愧服。西湖志

宋李相沆。真宗嘗問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薄新進。

權衡一書

崇識

五

喜事之人。此最為先。問其人曰。如梅詢曾致堯輩是矣。沆嘗言居重位。實無補。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此少以報國耳。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施行。一事即所傷多矣。陸象先曰。庸人擾之是也。儉人苟一時之進。豈念萬民耶。

宋薛奎為江淮發運使。薛王且且無他語。但云東直民力竭矣。奎退而曰。真宰相之言也。宋史

慶曆中。郎官呂覺者。揚公事。因登對。自陳衣緋已久。乞改章服。上曰。符別差遣。與卿換朕不欲。因鞠獄。與人恩澤。慮刻薄之徒。望風希進。加入人罪耳。行營雜錄

宋石介作慶曆聖德頌。褒貶甚峻。於夏竦尤極詆斥。未幾黨議起。介得罪。罷歸卒。會山東舉子孔直溫謀反。或言直溫嘗從介學。於是竦遂謂介實不死。北走塞外矣。詔緝管介之子于江淮。出中使與京東刺史發介棺以驗。虛實時。呂夷簡為京東轉運使。謂中使曰。若發棺空。而介果北走。雖孥戮不為。酷萬一介實死。朝廷無故剖人塚墓。非所以示後也。中使曰。然則何以應中旨。夷簡曰。介死必有棺殮之人。又內外親族及會葬門生。無慮數百。至于舉柩空棺。必用凶肆之人。今悉徹至。劾問。苟無異說。即皆令具軍狀以保。結

權衡一書

崇識

六

之亦足以應詔也。中使如其言。及入奏。仁宗亦悟竦之謂尋有旨。放介妻子還鄉。智業

宋范文正公少有大節。其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嘗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小學

宋尹源洙之兄。通判涇州。時知滄州劉渙坐專斬部卒。降知密州。源上書言渙為主將。部卒有罪。不伏笞。輒呼萬歲。渙斬之不為過。以此謫渙。臣恐廷兵愈驕。輕視主將。所繫非輕也。渙遂獲免。

宋建炎初。李綱為相。一日論靖康時事。上曰。淵聖勤於

政事有覽章奏至終夜不寐然卒致播遷何耶綱曰人主之職在知人進君子而退小人則大功可成否則衡石程書無益也。因勉上以明恕盡人言以恭儉足國用以英果斷大事上皆嘉納之。二條 宋史

元廉希憲禮賢下士常如不及為中書平章時江南劉整以尊官來謁公不命之坐劉去宋諸生藍縷衣冠袖詩請見公亟延入坐語稽經抽史飲食勞苦如平生歡既罷弟希貢問劉整貴官而簡薄之諸生寒士而優禮之有說乎公曰非爾所知也大臣語默進退繫天下輕重劉整官雖尊貴然背國叛主而來者若

權衡一書

崇職

七

宋諸生何罪而屬囚之今國家崛起朔漠我于斯文不加厚則儒術由此衰熄矣。智業

元張珪弘範之子也至治二年丞相拜往問宰相之體何先珪曰莫先於格君心莫急于廣言路

元天曆元年孔思勉疏曰人倫之中夫婦為重此見內外大臣得罪就刑者其妻妾即斷付他人似與國朝旌表貞節之旨不侔夫沒終制之令相反況以失節之婦配有功之人又與前賢所謂娶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之意不同今後凡異國之臣籍沒奴婢財產不必罪其妻子當典刑罰之不必斷付他

人庶使婦人均得守節請著為令。元史

明永樂時以三殿災詔求直言群臣多言都北京非便帝怒殺主事蕭儀日方遷都時與大臣密議久而後定非輕舉也言者因劾大臣帝命跪午門外執政大臣爭言言者夏原吉獨奏曰彼應詔無罪臣等備員大臣不能協贊大計罪乃在臣等帝意解兩宥之或尤原吉背初議曰吾輩歷事久言雖失幸上憐之若言官得罪所損不細矣眾始嘆服。明史

明仁宗謂尚書樊義曰御史為朝廷耳目之官須用老成識治體者新進小生遽授斯職遇事風生以喜怒

權衡一書

崇職

八

為威福以意見為是非妄為矯激不顧大體甚老貪穢無賴賢人君子枉被呵斥又安在其為朝廷耳目哉自今須慎選操以清風紀。讀史筆記○植按人臣相為朋蔽而官邪不能上聞民隱不能上達泄泄相安至於國是日紊民生日困此國家廢痺不振之病不可一日安者也然精明之朝或不免求治太急聽言太廣之弊上以聰察為明下必以攻訐為職攻訐行則人相窺伺自生堤防其流足以使人心險刻而風俗澆薄其始上之所尚即下之所成其究則下之所為人心即上之所為治體下之所為風俗即上之所為

國脉也。况夫僚友不信。上下不親。相承以貌。而無忱誠之懷。相奉以文。而無固結之氣。觀其外。雖若釐然大治。而本根元氣之所損者。非少矣。書曰。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故上聖之治。博厚高明。必成以悠久。蓋惟悠之能久也。仁宗之言。所見豈不大哉。

明正統間。朝廷勅一邊將。本左軍都督府之職。而誤寫右軍邊將。既受勅。具疏請于何府支俸。疏下內閣。召武選司主事鄭某至。眾詰其誤。惟東陽先生徐曰。鄭主事何出身。對曰。生曾與會試。東陽曰。然則豈不解王言如絲。其出如綸乎。勅書既云。右府。即令於右府。

權衡一書

崇識

九

帶俸何誤之辨。眾釋然。時調得體。錄。正統十三年。彭可齋中狀元。上表謝恩之夕。坐以俟旦。至四鼓。乃隱几不寐。竟失朝。糾儀御史奏。令錦衣衛逮已奉旨。宗伯胡公濙從容出班。奏狀元彭時不到。合着錦衣衛尋上是之。不然。新狀元被拘如囚人。斯文不雅觀矣。神史

所慮者遠

春秋宣公九年。楚伐鄭。鄭伯敗楚師于柳。夢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

成公十有六年。晉楚遇于鄢陵。范文子不欲戰。曰。惟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蓋釋楚以爲外懼乎。晉侯及楚子戰于鄢陵。楚子敗績。厲公伐之。晉童殺三卻。卒見弑於匠麗。左傳

齊人攻魯。出單父。單父之老請曰。麥已熟矣。請任民出穫。可以益糧。且不資寇。三請而宓子不許。俄而齊寇逮於麥。季孫怒。使人讓之。宓子蹙然曰。今茲無麥。明

權衡一書

崇識

十

年可樹。若使不耕者獲。是使民樂有寇。夫單父一歲之麥。其得失于魯。不加強弱。使民有倖取之心。其制必數世不怠。季孫聞而愧曰。地若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智業

唐元和七年。上嘉翰林學士崔羣。謫直。命學士自今奏事。必取群連署。群曰。必如是。後來萬一有阿媚之人。爲之長則下位。直言無自而進矣。遂不奉詔。綱目

唐王彥爲京兆丞。時李嶠判度支。每年江淮運至京。水陸脚錢。斗計七百。京國米價。斗四十。議欲令江淮不運米。但每斗納錢七百。鐸曰。非計也。若於京國糴米。

且耗京國之食若運米自淮至京國燕齊無限貧民也時糴米之制已行竟無收沮其議者都下米果大貴未經旬而度支請罷以民無至者也識者皆服鑠之察事以此大用智業

宋陳恕為三司使真宗命條具中外錢穀以聞恕久而不進屢趣之恕曰陛下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克實恐生侈心矣臣是以不敢進真宗嘉之

宋真宗時契丹犯邊王旦從幸澶州雍王元份留守東京遇暴疾命旦馳還權留守事旦曰願宣冠準臣有所陳準至旦奏曰十日之間未得捷報時當如何帝

權衡一書

崇識

十一

然良久日立皇太子旦既至京直入禁中下令甚嚴從人不得傳播及駕還旦子弟及家人皆迎於郊忽聞後有騶訶聲驚視之乃旦也旦為兗州景靈宮朝修使內臣周懷政偕行或乘間請見旦必俟從者盡至冠帶出見于堂皇白事而退後懷政以事敗方知旦遠慮內臣劉承規以忠謹得幸病且死求為節度使帝語旦曰承規待此以填目且執不可曰他日將有求為樞密使者奈何遂止自是內臣官不過留後二條

真宗李宸妃生仁宗章獻劉太后以為己子仁宗即位

妃默處先朝嬪御中未嘗自異仁宗不自知為妃所出也明道元年薨太后欲以宮人禮治喪於外丞相呂夷簡奏禮宜從厚太后遽引帝起有頃獨立簾下召夷簡問曰一宮人死相公云云何歟對曰臣待罪宰相事無內外無不當傾太后怒曰相公欲離間吾母子耶夷簡從容對曰陛下不以劉氏為念臣不敢言尚念劉氏則喪禮宜從厚太后悟因請治喪用一品禮殯洪福院夷簡又謂內侍都知羅崇勳曰宸妃當以后服殯用水銀實棺異時勿謂夷簡未嘗道及崇勳如其言後章獻太后崩燕王為仁宗言陛下乃

權衡一書

崇識

十二

李宸妃所生死以非命仁宗號慟自責尊宸妃為皇太后幸洪福寺祭告易梓宮親哭視之妃玉色如生袍服一如皇后以水銀養之故不壞仁宗歎曰人言其可信哉待劉氏加厚宋史本朝張太守瑄美曰夷簡一言而宸妃涼薄生前崇高身後太后闔族一旦蒙庶誠先見之功哉然太后與夷簡先帝時之母子郭后與夷簡仁宗時之母子也何以宸妃之葬于太后甚怒之下可委婉切諫而郭后之廢于仁宗猶豫之際反極力唱導于劉氏何其厚于郭氏何其薄哉吾以為夷簡之厚于劉者心存平富貴冀後日之厚

於已也。薄于郭者。心存乎忌刻。不忘前日之薄于已也。究之母后猶母也。大臣猶子也。天下無不是底父母。安見能安祖母者之為順孫。而不能安生母者之為孝子哉。百世而下。卒與李義府許敬宗同蒙惡聲惜矣。史論

仁宗時。大內火。百官晨朝。而宮門不開。輔臣請對。帝御拱辰門。百官拜樓下。呂夷簡獨不拜。帝使人問其故。曰。宮庭有變。羣臣願一望清光。上舉簾見之。乃拜。宋史
○慶曆初。仁宗服藥久不視朝。一日聖體康復。思見執政。坐便殿。急召二府宰臣。夷簡聞命。移刻方赴召。

權衡一書

崇識

主

既見上。曰。久疾。方平。喜與卿等相見。而遲遲其來。何也。公曰。陛下不豫。中外頗憂。一旦忽召近臣。臣若奔馳。以進。恐人心驚動耳。上以為得輔臣之體。智囊
宋熙寧中。高麗入貢。所經郡縣。悉索地圖。所至皆造送。至揚州。牒取地圖。是時陳秀公守揚。給使者欲盡見兩浙所供圖。倣其規制。供之。及圖至都。聚而焚之。具以事聞。

宋太宗仁宗嘗獵於大名之郊。題詩數十篇。賈昌朝刻於石。韓琦留守日。以其詩藏于班瑞殿之壁。客有勸琦摹本以進者。不聽。韓絳來遂進之。琦聞之。嘆曰。昔

豈不知進耶。願上方銳意邊事。不當更導之耳。

宋劫盜張海將過高郵。知軍見仲約度不能禦。諭富民出金帛牛酒迎勞之。事聞。富弼議欲誅仲約。范仲淹曰。郡縣兵械足以戰守。遇賊不禦。而反賂之。法在必誅。今高郵無兵與械。且小民之情。隳出財物而免於殺戮。必喜戮之非法意也。仁宗乃釋之。弼愠曰。如此何以整衆。仲淹密告之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事。奈何欲輕壞之。他日手滑。恐吾輩亦未可保。弼不謂然。及二人出按邊。弼自河北還。及國門。不得入。未測朝廷意。比夜旁徨。繞床歎曰。范六丈聖人

權衡一書

崇識

古

也。三條

宋富鄭公弼為樞密使。值英宗卽位。煩賜大臣。已拜受。又例外特賜鄭公力辭。東朝遣小黃門諭公曰。此出上例外之賜。公曰。大臣例外受賜。萬一人主例外作事。何以止之。辭不受。老條

宋喻樗字子才。紹興初。高宗親征。樗見趙鼎曰。六龍臨江。兵氣百倍。然公自度此舉。果出萬全乎。或姑試一擲也。鼎曰。中國累年退避。不振。敵情益驕。義不可更屈。故贊上行耳。若事之濟否。則非鼎所知也。樗曰。然則當思歸路。母以賊遺君父愛。鼎曰。策安出。樗曰。張

德遠有重望居閩今莫不使其為江淮荆湘福建等
路宣撫使來路即朝廷歸路也鼎入奏于帝遂起浚
知樞密院事金既退鼎浚相得歡甚人知其將並相
樁獨言二人宜且同在樞府他日趙退則張繼之立
事任人未甚相遠則氣脈長若同處相位萬一不合
而去則必更張是賢者自相悖戾矣後稍如其言宋史
劉豫揭榜山東言中官馮益遣人收買飛鴿因有不遜
之語知泗州劉綱得而上之張浚請斬益以釋謗趙
鼎曰益事誠曖昧然疑似間有關國體若朝廷畧不
加罰外議必謂陛下實遣之有累聖德不若暫解其

權衡一書

崇識

主

職姑與外祠以釋衆惑上欣然出之浚意未決鼎曰
自古欲去小人者急之則黨合而禍大緩之則彼自
相擠今益罪雖誅不足以快天下然不若謫而遠之
既不傷上之意彼見奪職責輕不復致力營救又幸
其去必以次規進安肯容其復入耶若力排之此輩
側目吾儕其黨愈固而不可破矣賢爽
宋哲宗時右司諫賈易言事侵宰相文彥博純仁太
后大怒欲峻責之呂公著言易言頗直但過詆大臣
其心非有他也固救之乃止但罷外人皆為之悚息
公著曰諫官所言未論得失顧主上方富於春秋異

時有導諫惑上心者正賴左右力諫不可使人主輕
厭言者治安

明王振調楊士奇等曰朝廷事虧三位老先生然三先
生亦高年倦勤矣其後當何如文貞公士奇曰老臣
當盡瘁報國死而後已文敏公榮日楊先生休如此
說吾輩衰殘無以効力行當擇薦後生報聖恩耳振
喜令具名來翌日即同薦陳循高穀苗義等振欣然
用之文貞或讓文敏文敏曰彼厭吾輩矣吾輩縱自
立彼豈自已乎一旦內中出片紙命某入閣則吾輩
束手而已今數士竟是我輩人當一心協力也文敏

權衡一書

崇識

十六

歎服九朝野記

明憲宗好寶玩命中官至兵部查宣德間王三保出使
西洋水程時項忠為兵部尚書劉大夏為車駕司郎
中忠使一都吏于庫中檢舊案大夏先入檢得之藏
置他處都吏檢查不得被笞復入檢三日不得大夏
秘不言會科道連章諫事遂寢忠呼都吏詰曰庫中
案卷焉得失去大夏在旁微笑曰三保太監下西洋
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者亦萬計縱得珍寶于國家
何益此一時失計大臣所當切諫者舊案雖在亦當
毀之以拔其根尚何追究其有無哉忠聳然出位揖

而謂之曰公陰德不細此位不久屬公矣。後大夏果至兵部尚書。明紀。成化初王直好邊功以安南黎灝侵占城殘八百敗於老撾欲乘間取之言于帝索永樂間討安南故牘大夏匿之吏不能得尚書余子俊榜吏大夏徐告曰兵燹一開西南立廢燭矣籍有無不足詰也子俊悟事得寢朝鮮入貢紆道經鴉鵂關請改由鴨綠江尚書將許之大夏曰鴨綠道徑祖宗朝豈不知顧紆迴數大鎮此殆有微意不可許乃止。明史

明武廟實錄將成時首輔楊廷和以忤旨罷歸中貴張權衡一書

崇識

七

永坐罪廢翰林林立山奏記副總裁董中峰曰史者萬世是非之權衡昨聞迎立一事或曰錄中或云內閣誅賊彬或云錄廷和或云錄永疑信之間茫無定據今上方總覈名實書進二事必首登乙覽恐將以永寶有功廷和實有罪君子小人進退之機決矣董白總裁費鸞湖乃據實書慈壽太后遣內侍取夾內閣天子錄是傾心宰輔宦寺之權始輕。智囊

明嘉靖中大同初叛之歲失總兵官所佩征西前將軍印職方請給新印鄭端簡時為主事言總兵印交柳葉篆請改印文或稱別將軍或增減其字遂原印在

叛軍處有事時行文奏報宜仍不可辨誤事非小也。言今

明萬曆間吏部尚書宋鍾疑重石識議事不苟石星代為戶部嘗語鍾曰某郡有奇美可濟國需鍾曰朝廷錢穀寧蓄久不用勿搜括無餘主上知物力克美則侈心生矣星撫然有郎言漕糧宜改折鍾曰太倉之儲寧紅腐不可隱絀一旦不繼何以措手中外條陳帝多不省或直言指斥輒曰此沽名耳不罪于慎行稱帝寬大鍾慨然曰言官極論得失要使人主動心縱罪及言官上意猶有所警醒概置勿問則如痿痺

權衡一書

崇識

六

不可療矣後果如其言。明史

權衡一書 卷十

啟悟 日六

燭遠

春秋哀公三年夏。桓宮僖宮火。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
僖乎。傳左。桓僖親盡矣。其宮何以存。季氏者。出于桓。立
于僖。世專魯國之政。其諸以是為悅。而不毀歟。傳初。
植按聖人之燭。遠亦以理而已。非以數也。家語。孔子
適齊。舍於外館。景公造焉。賓主之使。既接。左右白曰。
周使適至。言先王廟災。公問曰。何王之廟。孔子曰。必
釐王之廟。公曰。何以知之。曰。釐王變文王之政。而作

權衡一書

啟悟

玄黃華麗之飾。宮室崇峻。與馬奢侈。而弗可振。天災
所宜加也。俄頃果報。釐王廟災。公驚曰。善乎聖人之
智。過人遠矣。桓宮僖宮之火也。其理亦類此歟。

漢昭帝元鳳元年。鄂也。長公主燕王旦。上官桀安等。謀
反。公主桀安詐令人為燕王上書。言霍光出都肄郎
羽林道上稱蹕。擅調益幕府校尉。專權自恣。疑有非
常。候伺光出沐日。奏之。帝不肯下。明且光聞之。止晝
室中。不入。上問大將軍安在。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
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
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

上曰。將軍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
止將軍為非。不須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
驚。而上書者果亡。

漢光武初。隗囂使辨士張玄。說竇融與隗蜀合從。曰。高
可為六國下。不失尉佗。融名豪傑。議之。其中識者皆
曰。今皇帝姓名見於圖書。前世皆言漢有再受之符。
觀符命而察人事。他姓殆未能當也。融遂遣長史劉
鈞等。奉書詣洛陽。帝賜融璽書曰。今益州有公孫子
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
便有輕重。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欲三分

權衡一書

啟悟

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時定今之議者。必有任羣教
尉佗制七郡之計。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已事。而
已。因授融涼州牧。璽書至河西。河西皆驚。以為天子
明見萬里之外。綱目

漢建武十五年。是時天下墾田多。不以實。詔下州郡。檢
覈其事。而刺史太守多不平均。時諸郡各遣使奏事。
帝見陳留吏牘上有書。視之。云。潁川弘農可問。河南
南陽不可問。帝詰吏由。趣吏不肯服。抵言于長壽街
上。得之。帝怒。時顯宗為東海公。年十二。在幄後。言曰。
吏受郡敕。當欲以墾田相方耳。帝曰。即如此。何故言

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爲準帝令虎賁將詰問吏乃實首服如顯宗對後漢書

吳主亮嘗食生梅使黃門至中藏取蜜蜜中有鼠矢各問藏吏藏吏叩頭亮曰黃門從爾求蜜耶吏曰向求實不敢與黃門不服亮令破鼠矢矢中燥因大笑謂左右曰若矢先在蜜中中外俱濕今外濕裏燥必黃門所爲也詰之果服左右驚悚綱目○宋裴松之曰鼠矢新者亦表裏皆濕黃門取新矢則無以得其好也緣遇燥矢故成亮之慧三國志註

權衡一書

敬悟

三

晉僞趙石勒雅好文學雖在軍旅常令儒生讀史書而聽之每以其意論古帝王善惡嘗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大驚曰此法當失何得遂成天下至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其天資英達如此晉書

元魏陸侯爲懷荒鎮大將未期諸高車莫弗訟侯嚴急無恩還請前鎮將即孤世祖詔許之徵侯還京既至言曰不過周年孤身必敗高車必叛世祖切責之明年諸莫弗果殺即孤而叛世祖大驚即召侯問之侯曰高車上下無禮臣所以蒞以威嚴節以憲綱欲漸加訓導使知分限而惡直隴正實繁有徒故訟臣無

恩稱之之孤獲還鎮欣其稱譽必加恩于百姓愈以寬惠治之無禮之人易生驕傲不過期年無復上下然後收之以威則人懷怨怨既多敗亂彰矣世祖笑曰卿身乃短慮何長也即日復除散騎常侍魏書

梁長沙宣武王將薨而車府忽于庫失油絡欲推主者御史中丞樂藹曰昔晉武庫火張華以爲積油萬石必然今庫若有灰非吏罪也既而檢之果有積灰時稱其博物弘恕梁書

唐開元元年上半年欲以姚元之爲相張說疾之使殿中監

權衡一書

敬悟

四

姜皎言于上曰陛下欲擇河東總管而難其人臣今得之矣問爲誰皎曰元之文武全才真其人也上曰此張說之意汝何得面欺皎叩頭首服

唐宣宗以于延陵爲建州刺史人辭上曰建州去京師幾何對曰八千里上曰卿到彼爲政善惡朕皆知之勿謂其遠此階前則萬里也卿知之乎綱目二條

宋康定元年元旦日食富弼請罷宴徹樂就館賜北使酒食執政不可弼曰萬一契丹行之豈不爲朝廷羞既而聞契丹罷宴帝深悔之

宋紹聖元年以呂惠卿知大名府御史常安民言惠卿

賦性深險。背王安石。其事君可知。今將過闕。必言先帝而泣。以感動陛下。希望留京矣。帝納之。及惠卿至京。請對見帝。果言先帝事。而泣帝正色。不答。計卒不施而去。時論快之。二條續

元阿魯渾薩理宿衛內朝。會有江南人言宋宗室反者。命遣使捕至闕下。使已發。阿魯渾薩理趣入諫曰。言者必妄。使不可遣。帝曰。卿何以知之。對曰。若果反。郡縣何以不知。言者不由郡縣而言之。闕庭必其仇也。且江南初定。民疑未附。一旦以小民浮言。輒捕之。恐人人自危。徒中言者之計。帝悟。立召使者還。俾械言。

權衡一書

啟悟

五

者下郡治之言者立伏。果嘗貸錢不從。誣之。帝曰。非卿言幾誤。元史

先見

春秋僖公二年。虢公敗戎于桑田。晉卜偃曰。虢必亡矣。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後五年。晉滅虢。襄公八年。鄭人侵蔡。獲蔡公子。蔡人皆喜。惟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

襄公十有四年。晉士鞅奔秦。秦伯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欒黶汰侈。

權衡一書

啟悟

六

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欒黶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黶之怨實章。將于是乎在。秦伯以為知言。二十有一年。欒盈奔楚。復入于晉。晉殺欒盈。三條左傳

周赧王五十七年。秦攻趙。趙之始伐趙也。魏諸大夫皆以為便。相孔斌曰。不然。秦貪暴之國也。勝趙必且及我。先人有言。燕雀處堂。子母相哺。自以為安。竈突炎上。棟宇將焚。燕雀顏色不變。不知禍之將及已也。今日之勢。何以異此。孔斌既不用。于魏遂以病去。曰。不

出三年天下其盡為秦矣筆記

漢宣帝時霍氏奢侈茂陵徐生上疏言霍氏泰盛陛下即愛厚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亡其後霍氏誅滅而告霍氏者皆封人為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為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不應俄而家果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于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在于上行餘各以功次坐而不錄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無火患今論功而請賓曲突徙薪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耶主

權衡一書

啟悟

七

人乃寤而請之今往事既已而徐福獨不蒙其功惟陛下察之上乃賜福帛十疋以為卹漢書漢建武中諸王皆在京師競修名譽招遊士馬援謂呂种曰國家諸子並壯而舊防未立若多通賓客則大獄起矣卿曹戒慎之後果有告諸王賓客生亂帝詔捕諸王賓客更相牽引死者以千數种亦與禍臨命綱目漢曰馬將軍神人也綱目漢和帝時大將軍竇憲納妻天下郡國皆有禮慶漢中郡亦遣使戶曹史李邵諫曰竇將軍椒房之親不修德禮而專權驕恣危亡可翹足而待願明府一心王

室勿與交通太守固遣之邵不能止請求自行遂所在遲留以觀其變至扶風而憲就國凡交通者皆坐免惟漢中太守不與焉後漢書○植按堅瓠集明胡梅林以總制開府于浙有幕客謂胡公某受公惠久無可報稱今嚴相國勢且敗敗則蔓延及其黨公必不免今為公計當以厚幣伴函薦某于彼為記室彼必重用某某暇時凡公有片紙隻字必為公匿而焚之嚴雖敗公無患矣胡公如其計及嚴敗胡公果無累此客亦知幾者然不諫之于先而僅足救禍不如李邵之于郡守為能並完其節也

權衡一書

啟悟

八

魏夏侯霸降蜀姜維問之曰司馬懿既得彼政當復有征伐之志否霸曰彼方營立家門未遑外事有鍾士季者其人雖少終為吳蜀之憂然非非常之人亦不能用也後十五年而會果滅蜀漢書晉羊祜與王沉俱被曹爽辟沉勸就徵祜曰委質事人復何容易及爽敗沉以故吏免因謂祜曰常識卿前語祜曰此非始慮所及其先識不伐如此晉書晉何曾嘗侍武帝宴退謂諸子曰主上開創大業吾每宴見未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道也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汝輩猶可以免指諸孫

曰此必死干難及孫秘被誅于東海王越兄嵩哭曰我祖其殆聖乎

晉太安初齊王開專政張翰顧榮皆處及禍翰因秋風起思菰菜蓴羹鱸魚膾嘆曰人生貴適志耳富貴何為即日引去榮故酣飲不省府事以廢職徙為中書侍郎潁川處士庾亮聞期年不朝嘆曰吾室卑矣禍亂將興帥妻子逃于林慮山中二條王敦既死王含欲投王舒子應勸投王彬含曰大將軍平素與江州云何汝欲歸之應曰此乃所以宜往也江州當人強盛時能立同異此非常人所及瞻困

權衡一書

啟悟

九

尼必興愍惻荆州守文豈能意外行事舍不從遂去投舒舒果沈其父子于江彬聞應來寄具船以待之既不至深以為恨晉書

唐神龍元年既誅二張張柬之勒兵景運門將逐夷諸武洛州長史薛季昶勸曰二凶雖除產祿猶在請除之會日暮事遽桓彥範不欲廣殺因曰三思忤上肉耳留為天子藉手季昶嘆曰吾無死所矣俄而三思亂政五王皆不免新唐書

唐姚元崇與張說同為宰相頗懷疑阻屢以事相侵張說之頗切姚既病誠諸子曰張丞相與吾不叶然其

人好服玩吾身沒之後當來叩汝其盛陳吾生平服玩寶帶重器羅列于帳前若不顧汝速計家事舉族無類矣自此便當錄其玩用致于張公仍以神道碑為請既獲其文登時便寫進仍先磨石以待之便令鐫刻張丞相相見事遲于我數日之後必當悔若却徵碑文當引視鐫刻仍告以上聞姚既沒張果至目其玩服三四姚氏諸孤悉如教誡不數日文成敘述該詳時謂極筆後數日果遣使取文本以為辭未周密欲加刪改姚氏諸子乃引使視碑仍告以奏御使者復命悔恨撫膺曰死姚崇猶能算生張說吾今日方

權衡一書

啟悟

十

唐末岐梁爭長東院主者知其將亂日以穀粟作粉為土壑也附而墁之增其屋木一院笑以為狂亂既作食盡樵絕民所寄藏為李氏所奪皆餓死主者沃壁為糜毀木為薪以免國憲家猷

宋景德初李沆為相王旦叅知政事以西北用兵或至肝食且嘆曰我輩安能坐致太平得優游無事耶沆曰少有憂勤足為警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又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旦以為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

剛不留聲色。大馬則士。水甲兵禱祀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此象政他日之憂也。沈沒後。真宗封岱祀汾。大營宮觀。蒐講墜典。且乃以沈先識之遠。嘆曰。李文靖真聖人也。宋史

宋神宗升遐。會程顥以檄至府。舉哀罷。留守韓康公之子宗師問朝廷之事如何。曰。司馬君實。呂晦叔作相。夫又問果作相當如何。曰。當與元豐大臣同。若先分黨與。他日可憂。韓曰。何憂。曰。元豐大臣皆嗜利者。使自變其已甚害民之法。則善矣。不然衣冠之禍未艾也。君實忠直。難與議。晦叔解事。恐力不足耳。已而皆

權衡一書

啟悟

士

宋元祐三年。呂公著為相。時熙豐用事之臣雖去。其黨分布中外。起私說以搖時政。鴻臚寺丞常安民貽公著書曰。善觀天下之勢者。猶良醫之視疾。方安寧無事之時。語人曰。其後必將有大憂。則衆必駭矣。惟識微見幾之士。然後能逆知其漸。故不憂于可憂。而憂之于無足憂者。至憂也。今日天下之勢。雖登進忠良。而不能搜致海內之英才。使皆萃于朝。以勝小人。恐端人正士未得安枕而臥也。故去小人。豈不難。而勝小人為難。陳蕃賣武。協心同力。選用名賢。天下想望。

太平然卒死。曹節之手。遂成黨綱之禍。張柬之五子中興唐室。以謂慶流萬世。及武三思一得志。至于竄移淪沒。此皆前世已然之禍。今怨忿已積。一發其害必大。可不為大憂乎。公著得書。默然。續綱

宋徽宗初。欲革紹聖之弊。以靖國。于是大開言路。衆議以瑤華復位。司馬光等叙官為所當先。陳瓘時在諫省。獨以為幽廢母后。追貶故相。彼皆立名以行。非繼故也。今當先辨明誣罔昭雪。非辜誅責造意之人。然後發詔以禮行之。庶無後患。不宜欲速貽悔。朝議以公論久鬱。速欲快人情。遽施行之。至崇寧間。蔡京

權衡一書

啟悟

士

用事。悉改建中之政。陳瓘方赴召命。至闕。聞有旨。令三省徵進。而後臣僚章疏之降出者。瓘謂宰屬謝聖藻曰。此必有奸人圖益。已愆而為此。謀若若盡進入。則異時是非變亂。省官何以自明。因舉蔡京上疏請滅劉摯等家族。乃妄言攜劍入內。欲斬王珪等數事。謝驚悚。即白時宰。錄副本于省中。其後京黨欺誣益抹之說。不能盡行。諱有此迹。不可泯也。智崇寧初。鄒浩召自新州。入對帝。首及諫立后事。獎嘆再三。詢諫草安在。對曰。已焚之矣。退告陳瓘。瓘曰。禍其在此乎。異時奸人妄出一箠。則不可辨矣。蔡京用事。

乃使其黨偽為浩疏有劉后殺卓氏而奪其子以為
已出欺人可也詎可以欺天子之語帝詔暴其事遂
追冊茂為太子而竄浩于昭州果如瑾言

續綱目

宋趙汝愚以太后命奉嘉王擴即位韓侂胄欲推定策
功汝愚曰吾宗臣汝外戚也何可以言功但遷侂胄
防禦使侂胄大失望徐誼告汝愚曰侂胄異時必為
國患宜飽其欲而遠之不聽葉適言于汝愚曰侂胄
所望不過節鉞宜與之不從適嘆曰禍自此始矣遂
力求補外

續綱目

明建文初燕王來朝戶部侍郎卓敬密疏言燕王智慮

權衡一書

敬悟

三

絕倫雄才大畧酷類高帝北平形勝之地士馬精強
金元所由興今宜徙封南昌羽翼既剪變無從生夫
將萌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可為者勢也勢非至剛
莫能斷幾非至微莫能察帝大驚翌日語敬曰燕王
骨肉至親卿何得為此言敬叩首謝曰楊廣隋文非
父子耶帝默然良久曰卿休矣

明正德間彭澤將西討流賊鄢本恕問計楊廷和廷和
曰以君才賊不足平所戒者班師耳澤後破誅本
恕等即班師而餘黨復蟄起不可制澤既發復留乃
嘆曰楊公先見吾不及也

二條明史

明分宜嚴相謾口宜春令劉巨塘入覲時隨衆往祝祝
後因嚴相倦令關門劉公不得出有嚴辛者嚴相紀
綱僕也導劉往問道過其私居留飯飯已辛曰他日
望臺下垂青劉公曰汝主正當隆赫烏用垂青為也
辛曰日不常午願臺下無忘今日之托不數年嚴相
敗劉公適守袁州辛方以賊二萬滯獄劉公憶昔語
且憫其知幾為減去賊若干得出獄從成

瑣言

權衡一書

敬悟

四

知人

春秋文公五年。晉陽處父弑于衛。及過寧。寧嬴從之。及溫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商書曰。沉潛剛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沒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余懼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明年晉殺陽處父。左傳

漢高帝病甚。呂后問陛下百歲後。蕭相國即死。令誰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上曰。王陵可。然少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有餘。然難以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復問其次。上曰。此後

權衡一書

敬悟

主

亦非而所知也。史記

漢靈帝時。汝南許劭。與從兄靖。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共題品。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曹操往造劭。而問之曰。我何如人。劭鄙之不答。操劫之。劭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操喜而去。綱目○魏武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懷遠國。使崔季珪代當之。自捉刀立牀頭。事畢。令問謀問曰。魏王何如。使曰。魏主雅望非常。然牀頭捉刀人。乃英雄也。王聞之。馳殺此使。商書

吳靈帝時。孫堅泰張溫軍事。溫以詔書召董卓。良久乃

至。溫責讓之。卓應對不順。堅前耳語溫曰。卓不怖罪。而鳴張大語。宜以刀不特至。按軍法斬之。溫不從。卓後果樹不能制。綱目

吳武陵部從事樊仙。與諸夷。圖以武陵屬劉備。外白遣萬人往討之。權特召問潘濬。濬者以五千兵往。足可擒仙。權曰。卿何以輕之。濬曰。仙頗能弄唇吻。而實無辯論之才。昔嘗為州人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亦侏儒觀一節之驗也。權大笑。即遣濬將五千人往。果斬平之。吳志

蜀諸葛亮。以馬謖才術過人。深加器異。昭烈臨終。謂曰。

權衡一書

敬悟

主

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未以為然。引謖參軍事。每與談論。自晝達夜。至街亭之戰。謖違亮節度。致敗。乃收殺之。綱目

吳主權。以諸亮恪等輔太子登。登使侍中胡綜作賓友。目曰。英才卓犖。則諸葛恪精識。時機則顧譚。凝辯宏達。則謝景。究學。甄微則范慎。羊衝私駁。綜曰。元遜才而疏。子思精而狠。叔發辯而浮。孝敬深而隘。而衛卒以此言見咎。不為恪等所親。後四人皆敗。吳人謂衛之言有徵。江表傳

魏正始中。夏侯玄何晏鄧飴俱有盛名。欲交傳。殷殷不

受荀彧怪而問之。假曰：夏侯太初志大其量虛，聲而無實才，何平叔言遠而情近，好辯而無誠，所謂利口覆邦國之人也。鄧玄茂外邀名利，內無關鑰，貴同惡異，多言而妬，前多言多毀，妬前無親，以吾觀此三人，皆將敗家遠之，猶恐禍及况昵之乎？皆如其言。

魏李恢與尚書僕射杜畿及東安太守郭智善，智子冲有內實而無外觀，州里弗稱也。冲嘗與恢子豐俱見畿，既退，畿嘆曰：孝然無子，非徒無子，殆將無家。君謀為不死也，其子足以繼其業，時人以畿為誤，及李豐誅死而冲為郡守，卒繼父業。綱目二條

權衡一書

敬悟

七

晉嵇康從孫登遊三年，問終不答。康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于用光；人生有才而不用其才，果在于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識真，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于今之世矣。康不能用，果遭非命。

晉褚裒正旦朝太尉庾亮，亮大會府州人士，孟嘉坐次甚遠。裒問亮聞江州有孟嘉其人何在？亮曰：在坐。卿但自覓。裒歷觀指嘉，謂亮曰：此君小異，將無是乎？亮欣然而笑。裒得嘉奇，嘉為裒所得。二條

隋開皇末，高孝基名知人，見房玄齡，歎曰：僕聞人多矣，未見如此。此者異日必為偉器，恨不見其大成耳。見杜果之兄孫如晦，謂曰：君有應變之才，必在棟梁之重，俱以子孫託之。綱目

唐高宗時，王勃、楊炯、盧照隣、駱賓王，皆有文名，謂之四傑。裴行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而後文藝。勃等雖有文才，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耶？楊子沉靜，應得令長，餘得令終為幸。其後勃溺南海，照鄰投潁水，賓王被誅，炯終盈川令，皆如行儉之言。小學

權衡一書

敬悟

大

凡而待家人，怪問其故，曰：彼外陋內險，左右見必笑，使後得權，吾族無類矣。新唐書

唐李紳赴薦，嘗以古風求知呂溫。溫謂員外郎齊照及弟恭曰：吾觀李二十秀才之文，斯人必為卿相。果如其言。詩曰：春種一粒粟，秋成萬顆子。四海無閒田，農夫猶餓死。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雲溪友議

○植按：言者心之聲也。故即言可以知人。宋丁謂有天門深九重，終當掉臂入之句。王禹偁曰：入公門猶鞠躬如也。天門豈可掉臂入乎？此人必不忠。後果如其言。即是二者人之于言，可不慎哉。

宋太宗欲相呂端或曰端為人糊塗太宗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決意用之

朱景德初丁謂與寇準善屢以謂才薦于李沆沆不用準問之沆曰顧其爲人可使之在人上乎準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沆笑曰他日後悔當思吾言也

宋薛簡肅公開封府時參政編爲府曹官簡肅

待之甚厚以公輔期之其後公守秦益常辟以自隨優禮特異有問于公何以知其必貴者公曰其爲人端肅言簡而理盡凡人簡重則尊嚴此貴臣相也

權衡一書

啟

元

其后果至參知政事時皆服公知人

歸田錄

宋天聖中王融嘗使河北過真定見曹瑋謂曰君異日當柄用願留意邊防融曰何以教之瑋曰吾聞趙德明嘗使人以馬權易漢物不如意欲殺之少子元昊方十餘歲諫曰我戎人本從事鞍馬而以資鄰國易不急之物已非策又從而斬之失衆心矣德明從之吾嘗使人覘元昊狀貌異常他日必爲邊患融殊未以爲然也比再入樞密元昊反帝數問邊事融不能對始嘆瑋之明識

宋史

宋嘉祐初王安石名始盛蘇老泉作辨奸論曰昔山巨

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夫以王衍之爲人容貌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不岐不求與物浮沉使吾無惠帝衍亦何從而亂天下盧杞之奸固足以敗國然不學無術容貌不足以動人非德宗之暗杞亦必不用也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以爲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趨楚王衍盧杞合爲一人也其爲世禍必矣夫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爲人奸惡及後安石柄用竄逐賢良變法以亂天下人始稱洵先見

治安○熙

權衡一書

啟

子

寧二年王安石既執政士大夫多以爲得人御史中丞呂誦稱言其不通時事大用之則非所宜將對學士司馬光亦將詣經筵相遇並行光密問今日所言何事誦袖中彈文乃新奏也光愕然曰衆喜得人奈何誦之誦曰君實亦爲是言乎安石雖有時名然奸偏執已見輕信奸回喜人佞已聽其言則美施于用則疎置諸宰輔天下必受其禍且上新卽位所冀圖治者二三執政而已苟非其人將敗國事此乃腹心之疾願可緩耶上疏言大奸似忠大詐似信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詐囁嚅慢上陰賊害物誠恐陛下

從其才辯久而倚毘大奸得路羣陰彙進則賢者盡去亂由是生臣究安石之迹固無遠畧惟務改作立異于人徒文言而飾非將罔上而欺下臣竊憂之誤天下蒼生者必斯人也疏奏帝方眷注安石還其章疏誨遂求去乃出知鄞州誨既斥安石益橫光由是服誨之先見自以爲不及也續綱目

宋陳忠肅公璘因朝會見蔡京視日久而不瞬每語人曰京之精神如此他日必貴然矜其稟賦敢敵太陽吾恐此人得志必擅私逞欲無君自肆矣及居諫省遂攻其惡時京與辭命奸惡未彰衆咸謂公言已甚

權衡一書

啟悟

主

京亦因所親以自解公誦杜詩云射人先射馬擒賊須擒王攻之愈力後京得志人始追思公言智囊朱秦檜既相制下朝士相賀吏部侍郎晏敦復獨有憂色曰奸人相矣問者以其言爲過至竄胡銓敦復謂人曰頃言秦之奸諸君不以爲然今方策圖敢爾他日何所不至耶宋史明太祖時李善長罷相帝欲相楊憲憲素善劉基基力言不可帝怪之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大宰相持心如水以義理爲權衡而已無與焉者也憲則不然問汪廣洋曰此福淺殆甚于憲問則惟庸曰譬之駕懼其

債賴也帝曰吾之相無逾先生基曰臣疾惡太甚又耐繁劇爲之且孤上恩天下何患無才惟明主悉心求之目前諸人誠未見其可也後憲廣洋惟庸三人皆敗明史

明建文時翰林王艮初開北平兵起軌受憤不食及度淮與妻子訣曰吾不能復生矣安能顧若等哉北師入城胡靖解縉吳溥爲艮鄉人皆集溥合縉陳說大義靖亦憤激慷慨艮獨流涕不言溥曰三子受知最深事在頃刻若溥去就固可從容也隨別去溥于與弼尚幼嘆曰胡叔能仗義大是佳事溥曰不然獨王

權衡一書

啟悟

主

叔死耳語未竟隔牆聞靖呼曰外間甚可看猶溥顧與弼曰一猪不忍寧自忍乎須臾艮含哭聲動已伏鴆死矣靖改名廣降于燕明紀事本末明陸公樹聲出爲大宗伯不數月引疾歸沈太史一貫當晚携榼報國寺訪之訝公無病意問亟歸之故公曰我初入都江陵留我閨中飯甚盛意也第飯間江陵從者持驂根刷雙鬢者再更換所穿衣服數四此等舉動必非端人正士且一言不及政事吾是以不久留也見聞雜紀

識微

春秋桓公二年。初晉穆公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干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

僖公十一年。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受玉情。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情于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與也。

權衡一書

啟悟

重

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僖公二十有二年。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披髮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是年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

成公二年。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王遣夏姬歸。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及共王即位。使屈巫聘于齊。巫臣盡室以行。申叔隄從其父將。適郢。遇之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

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

成公十有三年。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脤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以定命也。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敦在養民。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膳。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成肅公卒于軍。左傳

襄公十有八年。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吾驟歌北風。又

權衡一書

啟悟

重

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左傳。植按。師曠之識微。以聲董叔以時。而叔向以德。以德者。識更微矣。

公十有七年八月。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于雒。與三塗。襄弘謂劉子曰。容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于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遂滅陸渾。周大獲。

定公十有五年正月。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

高其容仰公受玉。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于是乎取之。朝祀喪戎。于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若也。驕近亂。若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五月公薨。孔子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

二條
左傳

齊桓公合諸侯。衛人後至。公朝而與管仲謀伐衛。退朝而人衛姬望見君。下堂再拜。請衛君之罪。公問故。對曰。妾望君之入也。足高氣盛。有伐國之志也。見妾而

權衡一書

啟悟

二至

有動色伐衛也。明日君朝。揖管仲而進之。管仲曰。君舍衛乎。公曰。仲父安識之。管仲曰。君之揖朝也。恭而言也。徐見臣而有慚色。臣是以知之。

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于國。桓公怪之。管仲曰。國必有聖人也。桓公曰。誰曰之。役者有執蹠痛而上視者。意者其是耶。乃令復役。少頃東郭牙至。管仲曰。此必是已。乃令賓者延之而上。管仲曰。子耶言伐莒者。對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也。管仲曰。子何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顯然善樂者。矚

鼓之色也。湫然清淨者。衰經之色也。艱然充盈。手足矜者。兵革之色也。日者。臣望君之在臺上也。艱然充盈。手足矜者。此兵革之色也。君喏而不吟。所言者。舊也。君舉臂而指。所當者。莒也。臣竊以慮諸侯之不服者。其惟莒乎。臣故言之。凡耳之聞以聲也。今不聞其聲。而以其容與臂。是東郭牙不以耳聽而聞也。故聖人聽于無聲。視于無形。

二條
春秋

衛靈公適晉。舍濮上。夜聞琴聲。召師涓聽而寫之。至晉為平公鼓之。師曠聞而止之。曰。君奚為得此亡國之音也。昔師延為紂作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延投于濮

權衡一書

啟悟

美

水以死。得此音者。其必于濮水之上乎。涓曰。然。曰可亟絕之。不然則君之國削矣。

治安
纂要

周貞定王十有二年。智伯欲伐衛。遣衛君野馬四百白璧一羣。臣皆賀。南文子有憂色。曰。此小國之禮。而大國致之。君其圖之。衛君以其言告邊境。智伯果起兵襲衛。至境而反。曰。衛有賢人。先知吾謀也。已而又欲襲衛。亡其太子。使奔衛。南文子曰。太子顏甚有寵。亡必有故。使人迎之于境。曰。車過五乘。慎勿納。智伯乃止。

貞定王十有六年。智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驂乘。智

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國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也。絳疵謂智伯曰。韓魏必反矣。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以人事知之。夫從韓魏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城降有日。而二子無喜志。有憂色。非反而何。明日智伯以其言告二子。二子曰。此讒臣欲為趙氏遊說。使疑二家而懈于攻趙也。不然。二家豈不利朝夕分趙氏之田。而欲為此危難不可成之事乎。二子出。絳疵入曰。主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臣見其視臣端而

權衡一書

敬悟

志

疾趙知臣得其情故也。通鑑

周顯王時。魏相公叔座病且死。謂惠王曰。座之中庶子衛鞅。年雖少有奇才。願王舉國而聽之。即不聽。必殺之。勿令出境。王許諾。公叔名執謝曰。吾先君而後臣。故先為君謀。後以告子。子必速行矣。鞅曰。君不能用子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子之言。殺臣乎。卒不去。漢楚元王好書。與魯申公穆生白生俱受詩于浮丘伯。及王楚以三人為中大夫。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為設禮。及孫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遂稱疾臥。申公白生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歟。

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為道存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為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戊稍淫暴。後與吳通謀。申公白生諫。戊戾胥靡之衣之赭衣。使雅舂于市。二條。漢靈帝時。汝南范滂等。非許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巾屠蟠獨嘆曰。昔戰國之世。處上橫議。列國之王。互為擁篲。先驅卒有坑儒焚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于梁碭之間。因樹為屋。自同傭人。居二年。滂等果罹黨錮之禍。

權衡一書

敬悟

矣

漢蔡邕在陳留。其鄰人有以酒食召邕者。比往而主以酣焉。客有彈琴于屏。邕至門試潛聽之。曰。嘻。以樂名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將命者告主人。主人遽自追問故。邕具以告。彈琴者曰。我向鼓絃。見螳螂方鳴。蟬將去而未飛。螳螂為之一前一却。吾心聳然。惟恐螳螂之失也。此豈為殺心而形于聲者乎。邕莞然而笑曰。此足以當之矣。二條後。北朝魏孝明帝神龜二年。羽林虎賁作亂。殺將軍張彝。時高歡至洛陽。見彝之死。還家傾貲以結客。或問其故。歎曰。宿衛相帥。焚大臣之第。朝廷懼其亂而不聞。

為政如此事可知矣財物可常守耶

新日

隋王令言妙達音律大業末煬帝將幸江都令言之子當從于戶外彈胡琵琶作翻調安公子曲令言時臥室中聞之大驚急呼其子曰此曲與自登晚對日頃來有之令言遂歔歔流涕謂其子曰汝慎無從行帝必不反子問其故令言曰此曲宮聲往而不返宮者君也吾所以知之帝竟被弑于江都

隋書

唐李嗣真多藝數調露中為始平令時章懷太子作寶慶曲閱于太清觀嗣真謂道人劉機輔偃曰宮不召商君臣乖也角與徵戾父子疑也死聲多且哀若國

權衡一書

敬悟

元

家無事太子任其咎俄而太子廢時雍州裴知古亦善樂律為太樂令神龍元年正月享太廟樂作知古密語萬年令元行冲曰金石諧婉將有大慶在唐室子孫乎是月中宗復位人有乘馬者知古聞其嘶乃曰馬鳴言主必墜死見新婚者聞珮聲曰終必離訪之皆然

新唐書

唐憲宗時平盧都將劉惲執李師道斬之上欲移惲他鎮恐惲不受代復須用兵密詔田弘正察之弘正乃遣使者修好以觀其所為惲得鄆州三日教手搏而庭觀之搖肩攘臂雜坐以助其勢弘正聞之笑曰是

何能為密表以聞上乃以惲為義成節度使惲聞制

下手足失墜明日遂行

綱目

晉王仁裕性曉音律高祖初定雅樂宴羣臣于永福殿奏黃鐘仁裕聞之曰音不純肅而無和聲當有爭者起于禁中已而兩軍校閱昇龍門外聲聞于內人以為神

五代史

宋建隆中曹彬潘美伐江南城既破二公先登舟召李煜飲茶船前獨設一木脚道煜徘徊不能進曹命左右掖而登焉既一啜曹謂李歸辨裝詰旦會于此同赴京師未幾如期而赴焉潘始甚惑之曰詎可放歸

權衡一書

敬悟

予

曹曰適來獨木版尚不能前畏死甚也既許其生赴中國矣焉能取死衆皆服其識量

養病漫筆

宋卻康節先生行洛陽天津橋忽聞杜宇聲嘆曰北方無此物異哉不及十年有江南人以文字亂天下者平客曰聽杜鵑何以知此康節曰天下將治地勢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後果至王安石亂法

開元錄

宋紹興中金元虬之敗欲棄汴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退矣元虬曰岳少保以五百騎破吾十萬京師日夜望其來何謂守生日自古未有獲

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外者皆少保。且不免泥。欲成功乎。元尤悟遂留。宋史

宋御史臺有老隸。素以剛正名。每御史有過。即直其挺。

臺中以為賢否之驗。范諷一日名客親論。奄人指揮數四。既去。又呼之。顧老隸挺直。怪而問之。曰。大凡役人者。授以法。而責其成。苟不如法。自有常刑。何事喋喋。使中丞宰天下。安得人人而諷之。諷甚愧服。召囊

明洪武初。嘉定安亭萬二元之遺民也。富甲一鄉。有人

自京師回。二問何所見。聞人曰。皇帝有詩曰。百僚未起朕先起。百僚已睡朕未睡。不如江南富足翁。日高

權衡一書

敬悟

三

丈五猶擁被。二嘆曰。兆已見矣。以其貲付幹僕買舟。載妻子汎湖湘而去。不一年江南大族多籍沒。獨二獲令終。客座新開

明長洲尤翁開錢典。茂底閣外閱聲。出視則鄰人也。司典者前訴曰。某將衣質錢。今空手來取。反出詈語。有是理乎。其人悍然不遜。翁徐諭之曰。我知汝意。不過為過新年計耳。此小事。何以爭為。命檢原質。得衣帷四五事。翁指絮衣口。此禦寒不可少。又指道袍曰。與汝為拜年用。他物非所急。自可留也。其人得二件。嘿然去。是夜竟死于他家。涉訟經年。蓋此人因負債多。

已服勞知尤富。可許。既不獲。則移于他家耳。或問尤翁何以預知而忍之。翁曰。凡非理相加。其中必有所恃。小不忍。則禍立至矣。人服其識。智囊

權衡一書

敬悟

三

敏悟

春秋僖公二十九年冬介葛盧復來朝魯介葛盧問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左傳

魯邠成子聘于晉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樂酒酣而送之以璧顧反過而弗辭其僕曰邠者右宰穀臣之觴吾子也甚懼今侯深過而弗辭邠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懷也陳樂而不樂告我愛也酒酣而送之我以璧寄之我也由是觀之衛其有亂乎倍衛三十里聞衛喜之亂作右宰穀臣死之還車而臨三舉而歸至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異之分祿而

權衡一書

敏悟

聖

食之其子長而反其璧邠成子之觀右宰穀臣也深矣妙矣不觀其事而觀其志可謂能觀人春秋趙簡子盡名諸子與語母邠最賢簡子乃告諸子曰吾藏寶符于常山上先得者賞諸子馳之常山上求無所得母邠還曰已得符矣簡子曰秦之母邠曰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簡子于是知母邠果賢乃以為太子史記○植按常山一望而即欲謀人之國果足賢乎迨後遂有磨斧之事皆簡子一片雄心啟其侵奪戕害之謀耳其善悟若可取其不善繼述也實可戒楚相作燕相書其燭暗而不明楚相曰舉燭書者不察

遂書舉燭字一書中燕相得之曰舉燭者欲我之明

于舉賢也于是舉賢退不肖而燕國大治故曰不是

鄧書乃成燕說朱子

漢武帝坐未央殿前新雨止東方朔執戟獨語上問之

對曰殿後柏樹上有鵲立枯枝東向而鳴視之果然

朔曰以人事言之風從東方來鵲尾長羽風則傾背

風則慶必常順風而立故知東向新雨生枝滑枯枝

盡故知立枯枝也上大笑漢武別傳

漢龐參字仲達永初四年拜漢陽太守郡人任棠有奇

節隱居教授參到先候之棠不與言但以瑾一大本

權衡一書

敏悟

聖

水一孟置戶屏前自抱孫兒伏于戶下主簿白以為倨參思其微意良久曰棠是欲曉太守也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瑾者欲吾擊強也抱兒當戶欲吾開門邠孤也嘆息而還自是參在職果能抑強助弱以惠政得民後漢書魏楊修為魏武主簿時作相國門始構橫槊魏武自出看題門作活字便去修見即令壞之曰門中活闔字王正嫌門大也人偷魏武一杯酪魏武噉少許蓋上題合字以示衆衆莫敢解次至修修便噉之曰公教人噉一口也復何疑嘗過曹娥碑下碑背上題作黃絹

幼婦外孫。壅曰八字。魏武謂修曰。解否。答曰。解。魏武曰。卿未可言。俟我思之。行三十里。魏武乃曰。吾已得。令修別記所知。修曰。黃絹色絲。千字爲絕。幼婦少女。于字爲妙。外孫女之子也。千字爲好。壅曰。受五辛之器。千字爲辭。所謂絕妙好辭也。魏武亦記之意相同。嘆曰。吾才去卿乃三十里。魏武既平漢中。欲討劉備。不得進。欲守又難爲功。護軍不知進止。魏武出教。惟曰。雞肋。外曹莫能曉。修曰。夫雞肋食之無所得。棄之則可惜。公歸計決矣。乃私語營中。戒裝。俄果班師。魏周宜善占夢。文帝以爲中郎。嘗有問宜曰。吾昨夜夢。

權衡一書

啟悟

壹

見芻狗其占何也。宜曰。君欲得美食耳。有頃出行。果遇豐膳。又問宜曰。昨夜復夢見芻狗何也。宜曰。君欲墜車折脚。宜戒慎之。果如宜言。後又問昨夜復夢見芻狗何也。宜曰。君家欲失火。當善護之。俄遂火起。語宜曰。前後三時皆不夢也。聊試君耳。何以皆驗耶。對曰。此神靈動。君使言故與真夢無異也。又問三夢芻狗。而其占不同何也。宜曰。芻狗者祭神之物。故君始夢當得飲食也。祭神既訖。則芻狗爲車所轢。故中夢當墜車折脚也。芻狗既車轢之後。必載以爲樵。故後夢憂失火也。魏志。

權衡一書

啟悟

美

高皇微行至田舍。見一翁。問其生庚。翁言年月日時。皆與高皇同。高皇曰。爾有子乎。曰。無。有田產乎。曰。無。然則何以自給。曰。養蜂耳。曰。爾蜂幾何。曰。十五桶。高皇默念。我有京省。渠有蜂桶。敵之。此年月日時。相合之符。又問歲割蜜幾次。翁曰。春夏花多。蜂易采。每月割之。秋以後花漸少。故菊花蜜不盡割。割十之三。留其七。蜂自啖。爲卒歲計。我以春夏所割蜜。易錢帛米粟。量入爲出。以餬其口。而蜂亦不餒。他養蜂者。卽秋亦盡割之。故蜂多死。今年有蜜。明年無蜜。皆莫我若也。高皇嘆曰。民猶蜂也。上不務休養。而竭澤取之。民安得不貧。以死民死。則稅安從出。蜂丈人之言。可以爲養民者法。雪齋集。

幼慧

春秋僖公二十有七年。楚子將圖宋。使子文治兵于蔭。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于蔭。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薦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夏四月。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僖公三十有三年。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于王。曰。秦師輕而

權衡一書

敬信

零

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夏四月。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左傳

秦甘茂有孫曰甘羅。羅年十二。事文信侯呂不韋。秦使

張唐往相燕。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間之地。張唐不可。文信侯不快。未有以強也。甘羅曰。臣請行之。文信侯叱曰。去。我身自請之。而不肯。汝焉能行之。羅曰。夫項橐七歲為孔子師。今臣生十二歲於茲矣。君其試臣。何遽叱乎。于是甘羅見張卿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卿曰。不如也。羅曰。應侯之用于秦也。孰與文信侯。專曰。文信侯專。羅曰。應侯欲攻趙。武安君難之。去咸

陽七里而直死于杜郵。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不

肯行。臣不知卿所死處矣。張唐曰。請因孺子行。合裝治行。行有日。甘羅謂文信侯曰。借臣車五乘。請為張唐先報趙。文信侯言之。始皇使羅于趙。趙襄王郊迎。羅說趙王曰。王聞燕太子丹入質秦。歟。曰。聞之。曰。聞張唐相燕。歟。曰。聞之。燕太子丹入秦者。燕不欺秦也。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燕秦不相欺者。伐趙危矣。燕秦無異故。欲攻趙而廣河間。王不如齎臣五城。以廣河間。請歸燕太子。與強趙攻弱燕。趙王立自剖五城。以廣河間。秦歸燕太子。趙攻燕。得上谷三十城。

權衡一書

敬信

零

令秦十有二甘羅還報秦。乃封羅為上卿。復以始甘茂田宅賜之。史記

漢三年。楚圖外黃。數日乃降。項羽欲盡坑之外黃。令舍

人兒年十三。說羽曰。彭越強劫外黃。外黃恐。故且降。以待大王。今又坑之。百姓安所歸心哉。且如此。則從此以東。十餘城皆莫可下矣。羽從之。綱目

漢張湯父為長安丞。出湯為兒守舍。還而鼠盜肉。其父怒。言湯湯掘窟得盜鼠及餘肉。劾鼠掠治。傳爰書。訊鞠論報。并取鼠與肉具獄。獄堂下其父見之。視其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史記

漢朱暉蚤孤有氣決年十三王莽敗天下亂與外氏家屬從田間奔入宛城道遇羣賊白刃劫諸婦女畧奪衣物昆弟賓客皆惶迫伏地暉拔劍前曰財物皆可取耳諸母衣不可得今日朱暉死日也賊見其小壯其志笑曰童子納刀遂舍之而去

漢杜安年十三入太學號奇童京師貴戚慕其名或遺之書安不發悉壁藏之及後捕案貴戚賓客安開壁出書印封如故竟不罹其患時人貴之

漢黃琬祖璿爲魏郡太守建和元年正月日食京師不見而璿以狀聞太后詔問所食多少璿思所況琬年

權衡十書

敬

元

七歲在傍曰何不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璿大驚卽以其言應詔而深奇愛之

漢吳祐字季英父恢爲南海太守祐年十二隨從到官

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大人踰越五嶺舊多珍怪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嫌疑之間誠先賢所慎也恢乃止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四條後漢書

漢徐孺子年九歲嘗月下戲人語之曰若令月無物當極明耶徐曰不爾譬如人眼中有翬子無此如何不暗世說

漢孔融年十歲隨父詣京師時河南尹李膺不妄接士

敕外自非當世名人及與通家皆不得白融欲觀其人語門者曰我是李君通家子弟門者言之膺請融問曰高明祖父嘗與僕有恩舊乎曰然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衆坐莫不嘆息大中大夫陳煥後至曰大人小而聰了大未必奇融應聲曰觀君所言將不遜乎膺大笑曰高明必爲偉器後漢書○孔融四歲與兄食梨輒引小者人問之曰小兒法當取小者見世說○植按南史王僧孺少時有餽其父冬李先以一與之不受曰大人未見不容先嘗此可與文舉並美

權衡一書

敬

單

魏楊修九歲甚聰慧孔君平詣其父不在修爲君平設果有楊梅君平曰此實君家果修應聲答曰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也後漢書

司馬朗九歲人有道其父字者朗曰慢人親者不敬其親者也客謝之魏志○植按晉書孫盛子放字齊莊庚翼子爰客嘗侯盛見放而問曰安國何在放答曰庚稚恭家爰客大笑曰諸孫大盛有兒如此也放又曰未若諸庚翼翼旣而語人曰我故得重呼奴父也余謂此僂僂之語正朗所謂慢人親者不敬其親也雖稱令慧何取焉

魏太祖子冲。字舍舒。生五六歲。智意所及。有若成人之智。時孫權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訪之羣下。咸莫能出其理。冲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稱物以載之。則校可知矣。太祖大悅。即施行焉。時軍國多事。用刑嚴重。太祖馬鞍在庫。爲鼠所嚙。庫吏懼必死。議欲面縛首罪。猶懼不免。冲謂曰。待三日中。然後自歸。冲于是以刀穿單衣。如鼠嚙者。綵爲失意貌。太祖問之。對曰。世俗以爲鼠嚙衣者。其主者不吉。今單衣見嚙。是以憂戚。太祖曰。此妄言耳。無所苦也。俄而庫吏以嚙鞍聞。太祖笑曰。兒衣在側。尚嚙。况鞍懸柱乎。一無所問。魏志

吳陸績。字公紀。年六歲。見袁術。術出橘。績懷三枚去。拜辭。墜地。術謂曰。陸郎作賓客。而懷橘乎。績跪答曰。欲歸遺母。術大奇之。吳志

吳虞翻。餘姚人。少有高氣。年十二。客有候其兄者。不過翻。翻追與書曰。僕聞虎魄不取腐芥。磁石不受曲鍼。過而不存。不亦宜乎。客得書。奇之。由是見稱。英雄記 晉愍懷太子遼。宮中嘗夜失火。武帝登樓望之。太子時年五歲。牽帝裾入閣中。帝問其故。曰。暮夜倉卒。宜備非常。不宜令照見人。君也。由是奇之。

晉王戎。字濬冲。幼而穎悟。年六七歲。于宣武場觀戲。猛獸獸在檻中。虓吼震地。衆皆奔走。戎獨立不動。神色自若。又嘗與羣兒戲于道側。見李樹多實。等輩競趨之。戎獨不往。或問其故。戎曰。樹在道邊。而多子必苦李也。取之信然。
晉明帝幼聰哲。爲元帝所寵異。年數歲。常坐置膝前。屬長安使來。帝曰。汝謂日與長安孰遠。對曰。長安近。不聞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也。元帝異之。明日宴羣僚。又問之。對曰。日近。元帝失色曰。何異間者之言乎。對曰。舉目見日。不見長安。由是益奇之。晉書

梁柳惲。少子。偃年十二。引見武帝。詔問讀何書。對曰。尚書。又曰。有何句美。對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衆咸異之。梁書

周李遠。幼有器局。嘗與羣兒爲戰鬪之戲。指麾部分。便有軍陣之法。郡守見而異之。名使更戲。羣兒懼而散走。遠持杖叱之。復爲向勢。意氣雄壯。殆甚于前。郡守曰。此兒必爲將軍。非常人也。周書

唐李泌。七歲。知爲文。玄宗召至宮。方與張說觀弈。因使說試其能。說請賦方圓動靜。泌逡巡曰。願聞其畧。說因曰。方若碁局。圓若碁子。動若碁生。靜若碁死。泌即

答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騁材靜若得意說因

賀帝得奇童

新唐書

唐李德裕少神俊憲宗賞之坐於膝上父吉甫每以敏

辨誇于同列武相元衡名謂曰吾子所嗜何書意欲

探其志也德裕不應翌日元衡以詰甫甫歸責之德

裕曰武公身為帝弼不問理國調陰陽而問所嗜書

書者成均禮部之職也其言不當是以不應元衡聞

之大慚由是振名

北夢瑣言

唐蘓頲年五歲襄談過其父頲方在乃試誦庾信枯樹

賦將及終篇避諱字因易其韵曰昔年移柳依依漢

權衡一書

啟悟

聖

陰今看搖落悽愴江渚樹猶如此人何以任談駭嘆

久之知其他日必主文章也

廣人志

朱翬準年八歲吟華山詩云只有天在上更無山與齊

舉頭紅日近回首白雲低其師謂準父曰賢郎他日

必作宰相

偶錄

宋文彥博幼時與羣兒擊毬毬入柱穴中不能取公以

水灌之毬即浮出

後錄

宋司馬光幼時羣兒戲于庭一兒登甕足跌沒水中衆

皆棄去光持石擊甕破之水迸兒得活

朱劉恕少穎悟八歲時客有言孔子無兄弟者恕應聲

曰以其兄之子妻之一坐驚異

宋朱熹幼穎悟甫能言父松指天示之曰天也熹問天

之上何物松異之就傳授以孝經一閱題其上曰不

若是非人也嘗從羣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

之八卦也

宋趙方為荆湖制置使一日方賞將士恩不償勞軍欲

為變子葵時年十二三覺之亟呼曰此朝廷賜也本

司別有賞資軍心一言而定

宋史

元許衡幼有異質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

為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師大奇之每授書

權衡一書

啟悟

聖

又能問其旨義久之謂衡父母曰兒穎悟不凡他日

必有大過人者吾非其師也遂辭去如是者凡更三

師稍長遭世亂逃難嘗暑中過河陽渴甚道有梨衆

爭取啖之衡獨危坐樹下自若或問之曰非其有而

取之不可也人曰世亂此無主衡曰梨無主吾心獨

無主乎

元史

○植按不取道旁之卒可觀王戎之智不

取無主之梨可見許衡之仁

元岳柱方八歲觀畫師何澄畫陶母剪髮圖柱指陶母

手中金釧詰之曰金釧可易酒何用剪髮為也何大

驚

元史

○植按長公外紀蜀中有杜處士善畫所寶

以百數有戴崇牛一軸尤所愛錦囊玉軸常以自隨
一日曝書畫有一牧童見之撫掌大笑曰此畫闕牛
也牛鬪力在角尾插入兩股間今乃掉尾而闕謬矣
處士笑而然之然則童稚之悟有過于宿師者往往
然矣

明蘓福潮陽人五歲始能言自是矢口成章洪武間舉
童子科其咏朔月詩云氣朔盈虛又一初嫦娥底事
半分無却于無處分明有渾是先天太極圖王世貞
謂湛若水恐不能到廣東

明彭昂七歲入佛寺不拜僧強之叱曰彼不衣冠而袒

權衡一書
說何拜為

明韓邦靖正德中進士五歲論語至三分天下有其
二以服事殷掩卷思曰將如是則武王非矣其父大
異之二條明

明李東陽四歲能作大字六歲時程敏政以神童同舉
英宗召見過宮門不能度上曰秀才脚短李曰天子
門高時御羞有蟬上曰蟬解一身甲冑程曰鳳凰通
體文章李曰蜘蛛滿腹經綸上又曰鵬翅高飛壓風
雲于萬里程曰蒼頭獨占依日月于九霄李曰龍顏
端拱位天地于兩間上悅曰他日一箇宰相一箇翰

林命皆原于翰林堅瓠

明弘治間刑部尚書何喬新年十一時侍父京邸修撰
周旋過之喬新方讀通鑑續編旋問曰書法何如綱
目對曰呂文煥降元不書叛張世傑溺海不書死節
曹彬包拯之卒不書其官而紀養軒多採怪妄似未
有當也旋大驚異明史

明王陽明守仁年十一時過金山寺父海日與客酒酣
賦詩陽明從旁曰金山一點大如拳打破維揚水底
天醉倚妙高樓上月玉簫吹徹洞龍眠客大驚異復
使賦蔽月山房詩隨應曰山近月遠覺月小便道此

權衡一書

敬悟

異

山大千月若人有眼大如天還見山小月更濶益奇
之集。植按天賦之優蚤慧驚人其終身成就往
往見端于此如溫公之救薨兒朱子之書孝經魯齋
之問讀書何為此天生之理學也外黃舍人見之說
項羽朱暉之禦切賊趙葵之安軍心此性有之經濟
也王孫滿策秦師敗吳祐諫父遠謫李贊皇不應武
拒之問此稟成之睿智也其餘眼前妙理絕世聰明
傳人非一理至為尚若張湯之獄鼠雖異卒以酷吏
名家太孫之牽裾甚奇竟以失學蚤殞一則習與性
成一則美以疵敗君子當以為戒可也又如楊修虞

翻之聰穎尚疑過自炫長冠華福之吟咏或有事
後潤飾此當分別觀之至若手指之無妄傳風慧口
轉倖鹿徒放依階與一切荒唐附會不經之談削而
勿存焉可也。又按明哲聰穎皆知之事也而必以
能行為踐履之實予嘗設喻為行艱說云人之行以
足足濶二寸長七寸或濶焉載七尺之軀搖曳反側
而不躓疾趨頓跌而不傾予于而前窮乎荒微躋于
仰之巔而不憊異哉其才也。且傲之曰若何能吾
不涉應則之楚而之燕之秦而之越之奔之汚之險
矣且而一日而百里僅免吾一瞬而十里數十里升

權衡一書

啟悟

聖

之高而數千百里瞭若指掌若自謂如吾何心又傲
之曰嘻而鄙若耶而又何能盡而之才僅與若伯若
仲余不敏嘗試一息而無遠弗屆端居一室而四海
之濱前古後今之遙引而與之周旋焉而吾力猶沛
然有餘子又將謂何居久之天君子聞而詔之曰來
吾語若若各有能不以相易夫目能瞬瞬非至也心
能意意非實也亦步亦趨無欲速無中息惟爾足之
力是視爾才而不力則傲汝者固無駭矣書不云乎
知之非艱行之維艱

權衡一書卷十一

深澤王植輯錄

修辭目三

慎言之道

春秋哀公十有四年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
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子謂之曰
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
有事于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
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傳左○植按洪範五事二曰言
言曰從從者順也順者信也信者慎也言不從諛
邪遁而已從而不信是食言多矣誰能聽之信而不

權衡一書

修辭

慎惟口出好與戎白圭之玷可磨乎子路之信人知
之其慎人不知也慎以成其信故子路為百世師
孔子之周觀于太廟右陛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
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無多言多
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
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何憂其禍
將然勿謂莫聞天妖伺人焚災不滅炎災奈何涓涓
不壅將成江河綿綿不絕將成網羅青青不伐將尋
斧柯孔子顧謂弟子曰記之此言雖鄙而中事情說
漢張釋之從行登虎圈文帝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十餘

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園裔夫從旁代尉對甚悉
帝曰吏不當若是耶乃詔釋之拜裔夫爲上林令釋
之久之前日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
也又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
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爲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
口豈效此裔夫謀謀利口捷給哉今以裔夫口辨而
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靡爭爲口辨而無其實且
下之化上疾于影響舉錯不可不審也帝曰善乃止
不拜裔夫史記○植按天祿識餘云對字莘下從口漢
文帝以口多非實改從土然則文帝固不以口辨爲

權衡一書

修辭

二

善者或亦因釋之言而謹之歟

晉樂廣善談論每以約言析理以厭人之心王衍自言
與人語甚簡至及見廣便覺已之煩

晉王獻之與兄徽之操之俱詰謝安二兄多言俗事獻
之寒溫而已既出客問王氏兄弟優劣安曰小者佳
客問其故安曰古人之詞寡以其少言知之晉書

宋王惠字令明恬靜不交遊陳郡謝瞻才辨有風氣嘗
與兄弟羣從造惠談論鋒起文史間發惠時相酌應
言清理遠瞻等慙而退素不與謝靈運相識嘗得交
言靈運辨辭義鋒起惠時然後言時荀伯子在坐

退而告人曰靈運固自蕭散直上王郎有如萬頃波
焉南史

梁東陽太守何遠言不虛妄每戲語人曰卿能得我一
妄語則謝卿以一縑衆共伺之不能記也梁書

宋司馬君實嘗問伊川先生曰欲除一人給事中誰可
爲者先生曰初若泛論人才却可今既如此願雖有
其人何可言君實曰出于公口入于光耳又何害先
生終不言近思錄

司馬光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居處有法動作有禮自少
至老語未嘗妄自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

權衡一書

修辭

三

有不可對人言者耳宋史

宋劉忠定公見溫公問盡心行已之要可以終身行之
者公曰其誠乎劉公問行之何先公曰自不妄語始
劉公初甚易之及退而察括日之所行與凡所言自
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自此言行一
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常有餘裕學小○植按一書載
利泰西之言云造物者製人兩其手兩其耳而一其
舌意使多聞多爲而少言也其舌又置之口中與深
而以齒如城唇如郭鬚如櫟三重固之誠欲甚警之
使訥於言矣不爾易此嚴乎此亦論之佳者未詳何

時人

宋呂公著自少講學即以治心養性爲本于聲利紛華

泊然無所好簡重清靜蓋天稟然王安石博辨騁解

人莫敢與亢公著獨以精識約言服之安石嘗曰疵

吝每不自勝一請長者卽廢然而反于講說尤精語

約而理盡司馬光曰每聞晦叔講便覺已語爲煩其

爲名流所敬如此宋史

宋范益謙座右戒曰一不言朝廷利害邊報差除二不

言州縣官員長短得失三不言衆人所作過惡四不

言仕進官職趨時附勢五不言財利多少厭貧求富

權衡一書

修辭

四

六不言淫媾戲慢評論女色七不言求覓人物干索

酒食學小○植按一書有云喜時之言多失信怒時之

言多失體又云謙美德也過謙者多懷詐默懿行也

過默者或藏奸數語亦名言

明呂氏新吾曰士君子之偶聚也不言身心性命則言

天下國家不言物理人情則言風俗世道不規目前

過失則問平生德業傍花隨柳之間吟風弄月之際

都無鄙俗媒娼之談謂此心不可一時流於邪僻此

身不可一日令之偷惰也若一相逢不義狎便是亂

講此與僕隸下人何異只多了這衣冠耳閑家編

又曰與上大夫言問問如也朱註曰問問和悅而諄也

亦一諄字十分扶持世道近世見上大夫少不了和

悅只欠一諄字少了聖人一邊便入妾婦之道閑家編

○植按論語中如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

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三語尤謁見尊

長之至理有恃愛而妄言問難恢謔當言而囁嚅畏

縮誤事者過猶不及也昔人終身一部論語良非偶

然

權衡一書

修辭

五

出言之體

春秋成公九年。晉侯觀於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執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伶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臣聞之。對曰。其爲太子也。師保奉之以朝於嬰齊。而夕於側也。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太子。無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君盡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左傳

權衡一書

修辭

六

周赧王時。趙平原君好士。有公孫龍者。善爲堅白異同之辨。平原君客之。孔子之玄孫穿。自魯適趙。與龍論臧三耳。龍甚辨析。穿弗應。平原君問之。穿曰。幾能令臧三耳矣。然謂三耳甚難。而是非也。謂兩耳甚易。而實是也。不知君將從易而是者乎。其亦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謂龍曰。公無復與孔子高辨事也。其人理勝於辭。公辭勝於理。辭勝於理。終必受誅。

漢元和二年。帝祀孔子於闕里。大會孔氏男子六十二人。帝謂孔僖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

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非臣家之私榮也。

帝大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二條綱目

吳主孫權嘗問衛尉嚴畯。寧念少時所閱書不。畯因誦孝經仲尼居。張昭曰。嚴畯生臣。請爲陛下誦之。乃誦君子之事。上咸以昭爲知所誦。吳志○植按齊書載王儉之事。與此同。

晉陳留時爲大郡。號稱多士。王澄行經其界。太守呂豫遣吏迎之。澄問吏曰。此郡人士爲誰。吏曰。有蔡子尼。江應元。是時郡人多居大位者。澄以姓名問曰。甲乙等。非君郡人耶。何但稱此二人。吏曰。向謂君侯問人。

權衡一書

修辭

七

不謂問位。澄笑而止。到郡。以吏言謂豫曰。舊名此郡有風俗。果然。晉書○植按陳留吏不肯以官溷於人。此古今名言。亦千秋炯鑑也。夫爲官必自爲人始。爲人者終身之事。爲官僅壯盛時二三十年。晚仕者或數年事耳。爲人無愧。可以不官而貴。卽可以不負其官。但言官而不顧其人。則患得患失。善諂善驕。將無所不至。雖位通顯。握龍榮。而生平之名行。僅僅矣。揚揚得意。時試回一顧。爾之人無恙乎。赫赫勢焰中。更曠心一想。爾之官。何在乎。吾輩人幸叨一命。慎勿自負。曰。做官時便是做人時也。

晉王述性沉靜每坐客馳辨異端起而述處之恬如也年三十尙未知名人或謂之癡司徒王導以門地辟爲中兵屬既見惟同以江東米價述但張巨不答導曰王掾不癡人何言癡也晉書

唐河東租庸使裴誦入奏事代宗問權酤之利歲入幾何誦不對復問對曰臣自河東來所過見菽粟未種農夫怨愁臣以爲陛下見臣必先問人之疾苦乃責臣以營利臣是以未敢對也上謝之綱目

宋建隆初春宴方就次雨大作樂舞失容上色愠范質乃言曰今歲二麥必倍收上喜動色命滿泛入夜方

權衡一書

修辭

八

罷莫不沾醉裴瑒

宋韓億奉使契丹時副使者章獻外姙也妄傳皇太后旨于契丹諭以南北歡好傳示子孫之意億初不知也契丹主問億曰皇太后卽有旨大使何獨不言億對曰本朝每遣使皇太后必以此戒之非欲達于北朝也契丹主大喜曰此兩朝生靈之福也人謂副使經失詞而億更以爲恩意甚推美之宋史

宋宗汝霖公澤政和初知掖縣時戶部提舉司科買牛供在京惠民和劑局合藥用督責急星火州縣百姓競屠牛取黃既不登所科之數則相與飲錢以

賂吏胥汝霖獨以狀申提舉司言牛遇歲疫則多病有黃今太平日久和氣充塞縣境牛皆充牣無黃可取使者不能詰一縣獲免

宋李綱欲用張所然所嘗論宰相黃潛善綱頗難之一日遇潛善嘆語曰今當艱難之秋四方士大夫號召未有來者前議署河北宣撫司獨一張所可用又以狂妄有言得罪如所之罪孰謂不宜第今日勢迫不可不試用之如用以爲臺諫處要地則不可使之借官爲拾撫冒死立功以贖過似無嫌也潛善欣然許之二條
智囊

權衡一書

修辭

九

明成祖嘗御便殿召二三給事中詢其姓名其一修偉者對曰臣姓黃名某由進士出身除給事中上曰問汝姓名只對以姓名何用縷陳某曰臣幼讀魯論對君不可不詳上喜壓爲山西布政司稗史
嘉靖初講官顧鼎臣講孟子咸丘蒙章至放勳殂落語侍臣皆驚顧徐云堯是時已百有二十歲矣衆心始安智囊

言語之妙

春秋僖公十有五年冬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圍也。曰。必報讐。寧事夷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感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爲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

權衡一書

修辭

十

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爲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餽七牢焉

僖公二十有六年夏齊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于展禽齊侯未入境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于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懸磬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太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缺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

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

僖公三十年晉人秦人圍鄭以其無禮于晉且二于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汜南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于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供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爲晉君賜矣許君

權衡一書

修辭

士

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惟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叔楊叔戍之乃還晉侯亦去之

三條左傳

襄公三十有一年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以敝邑之爲盟主繕完葺墻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于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問而未得見不敢輸幣亦不敢暴

露其輪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爲盟主也。宮室卑庠。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廩繕修。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巧人以時填官室。諸侯賓至。旬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轄。隸人牧圉。各贍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今銅鞮之館數里而諸侯舍于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若又勿變。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

權衡一書

修辭

主

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使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左傳。○按繕完葺牆繕完葺三字皆一義一牆也。繕未足而又加完與葺焉。于義複矣。審思完乃字字之誤。唐李蔡酒浩云爾。臧宜伯修賦繕完亦當作字不然則繕完何物哉。天錄。昭公五年。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吳子使其弟蹇由犒師。楚人執之。將以累鼓。王使問焉。曰。汝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于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

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爲之。傅尙克知之。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滋敝邑休殆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若奮焉。震電馮怒。虐執使臣。將以累鼓。則吳知所備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爲一人使臣。獲累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爲吉孰大焉。乃弗殺。左傳

齊晏子使吳。吳王謂行人曰。吾聞晏嬰。蓋北方辨于辭。嫺于禮者也。命饋者曰。客見則稱天子請見。明日晏子有事。行人曰。天子請見。晏子感然者三。曰。臣受命敝邑之君。將使於吳王。之所以不敏而迷惑。入于天

權衡一書

修辭

主

子之朝。敢問吳王烏乎存。然後吳王曰。夫差請見。見之以諸侯之禮。晏子使楚。以晏子短。楚人爲小門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狗國者從狗門而入。今臣使楚。不當從此門。偵者更道。從大門入。見楚王。王曰。齊無人耶。對曰。齊之臨淄三百閭。張袂成帷。揮汗成雨。比肩繼踵而在。何爲無人。王曰。然則齊何爲使子乎。對曰。齊命使各有所主。其賢者使使賢王。不肖者使使不肖王。嬰最不肖。故直使楚。晏子將至楚。楚王欲辱之。晏子至。楚王賜晏子酒。酒酣。吏二縛一人過王。王曰。縛者何爲者也。對曰。齊人也。坐盜。王曰。晏子曰。

齊人固善盜乎。晏子避席對曰：嬰聞之，橘生江南則爲橘，生于淮北則爲枳，所以然者，何水土異也。今民生長於齊，不盜入楚，則盜得無楚之水土，使民善盜耶？王笑曰：聖人非所與嬉也。寡人反取病焉。晏子○植按：世之傳晏子者，紀其行如晏倩，述其言近優孟。考晏子生平，忠而能敬，非滑稽詼諧者比。惟左氏載踊貴屨賤一語，因事納規，語涉于諧，然諧不失正，非便肆口者也。夫鄰國之君相見，有儀豈有戲褻？謔浪于堂陛之間，而足以服人者，哉仲尼稱久而敬之於朋友，且然況鄰國之主與吾君有兄弟之義，而豈其

權衡十書

修辭

古

出此此特好事者。鑒空撰成以誣古人，不可以不辨。齊景公謂子貢曰：子誰師？曰：臣師仲尼。公曰：仲尼賢乎？對曰：賢。公曰：其賢若何？對曰：不知也。公曰：子知其賢而不知其奚若，可乎？對曰：今謂天高無少長，愚智皆知高，高幾何？皆曰：不知也。是以知仲尼之賢而不知其奚若。○趙簡子問子貢曰：孔子爲人何如？對曰：賜不能識也。簡子不悅，曰：夫子事孔子數十年，終業而去之，寡人問子，子曰不能識，何也？子貢曰：賜嘗渴者之飲，江海知足而已。孔子猶江海也，賜則奚足以識之？簡子曰：善哉！子貢之言也。說○植按：史記載齊田

常穆公欲伐魯，孔子使子貢使齊。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明楊慎曰：太史公信戰國遊士之說，載子貢存魯亂齊之事，其文霞耀，其詞便利，人皆信之。獨蘇子由之作古史考，而其事始白。若如太史公言，則子貢一蘇秦耳。此論最爲有識。愚謂如說苑所記，庶得子貢言辭之妙者，故特存之，而史記之言無取焉。

周顯王三十六年，燕趙韓魏齊楚六國合從以擯秦。是時秦強，數侵伐列國。諸侯患之，魏人蘇秦乃發憤往之燕，說燕文公與諸侯從親。文公喜，資秦車馬以北。

權衡十書

修辭

主

說趙肅侯曰：當今山東之國，莫強於趙。秦之所害亦莫如趙。然而秦不敢伐趙者，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秦之攻韓魏，無名山大川之阻，稍蚕食之，韓魏不能支，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中於趙矣。夫衡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與秦，衡成則身享其榮，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竊爲大王計，莫如合韓趙魏齊楚燕從親以擯秦。今天下將相會於洹水之上，約爲兄弟，秦攻一國，則五國各出銳師以撓秦，有不如約者，五國共伐之。則秦甲必不敢出函谷以害山東矣。肅侯大悅，厚賜資之以約於諸侯。乃往說韓王曰：韓地

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強弓勁弩皆從韓出。今大王事秦。秦必求割地。地有盡而秦求之無已。鄙諺曰。寧為雞口。毋為牛後。以大王之賢。挾強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竊為大王羞之。韓從其言。乃說魏王曰。大王之地方千里。武士三十萬。荅頭奮擊。所徙十萬。乃聽羣臣之說。而臣事秦。非計之得也。願大王燕察之。魏王以為然。乃東說齊曰。齊四塞之國。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邱山。臨淄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袂成帷。揮汗成雨。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為與秦接壤也。秦之攻齊。則不然。雖欲深入。則恐

權衡一書

修辭

六

韓魏之議。其後秦之不能害齊明矣。不料秦之無奈。齊何而欲西面而事之。是權臣之計過也。齊王許之。乃南說楚王曰。楚天下之強國也。地方六千里。帶甲百萬。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秦強則楚弱。楚強則秦弱。其勢不兩立。故為大王計。不如從親。以孤秦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者相去遠矣。楚王亦許之。於是六國相與約。盟于洹水。以蘇秦為從約長。并相六國。○彭越曰。蘇秦合從。最為六國久遠之計。向使六國者果能信用秦計。一心致志。以橫秦。秦攻一國。五國悉力以助之。秦雖強。

未必能得志于六國也。奈秦既不能以一人之力。固

六國之勢。而六國之臣。多受秦間金。卒愚其主。而甘受張儀之詐。自後范雎入秦。教以遠交近攻之策。于是秦人遠釋齊楚燕。而專事韓魏趙。三國者。竟不思三晉為之屏蔽。而反為秦助之攻。及三晉折而入秦。而三國遂相繼亡矣。讀史至六國解約。爭入地以事秦。雖三尺童子。皆識其謬。而六國顧信而從之。亦獨何哉。
讀史筆記

周赧王時。秦攻趙。趙王新立。太后用事。求救于齊。齊人曰。必以長安君為質。太后不可。齊師不出。大臣疆諫。

權衡一書

修辭

七

太后明謂左右曰。有復言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請見。太后盛氣而胥之。入左師公徐趨而坐。謝曰。老臣病足。不得見久矣。而恐太后體之有所苦也。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日食得毋衰乎。曰。恃弱耳。太后不和之色稍解。左師曰。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之。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太后曰。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臣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少乎。對曰。甚于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為媼之愛燕后。賢于長安君。太后曰。君過矣。不如長安君之甚。

左師曰。父母愛其子。則爲之計深遠。嫗之送燕后也。持其踵而哭。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則祝之曰。必勿使反。豈非爲之計長久。願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曰。今三世以前。至于趙王之子孫。爲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于侯。則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嫗尊長安君之位。封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于趙。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托于趙哉。太后曰。諾。悉君之所使之。于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

權衡一書

修辭

太

于齊齊師乃出秦師退

綱目

秦末趙王武臣與張耳陳餘北畧地。燕界王間出爲燕軍所得。燕將囚之。欲與分趙地半。使者往。燕輒殺之。以求地。有廝養卒。乃走燕。堡問燕將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欲得趙王耳。曰。若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趙養卒乃笑。曰。君未知此兩人之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顧其勢初定。且以少長先立武臣。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爲求趙王。實欲

燕殺之。而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況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滅燕必矣。燕將以爲然。乃歸趙王。養卒爲御而歸。史記

漢陸賈從高祖定天下。名爲有口辨士。居左右。常使諸侯。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陸賈賜尉佗印。爲南越王。陸生至。尉佗椎結箕踞見陸生。陸生因說佗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今足下棄反天性。捐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爲敵國。禍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惟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藉倍約。自立爲西楚霸王。

權衡一書

修辭

尤

諸侯皆屬。可謂至強。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諸侯。逆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強于此。漢誠聞之。掘燒君王先人塚墓。夷種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越則殺王。已降。漢如反手耳。於是尉佗乃歎然起坐。謝陸生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陸生曰。我就與蕭何曹參韓信賢。陸生曰。王似賢。復問我孰與皇帝賢。陸生

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強楚爲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王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嘗有也。今王衆不過數十萬。皆蠻夷踣距山海之間。譬若漢一郡。何可乃比于漢王。尉佗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遠不若漢。乃大悅。陸生與留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陸生橐中裝直千金。陸生拜尉佗爲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祖。大悅。拜爲大中大夫。說苑漢建安二十四年。先主爲漢中王。遣司馬費詩拜關羽。

權衡一書

修辭

手

爲前將軍。羽聞黃忠爲後將軍。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受拜。詩謂羽曰。夫立王業者。所用非一。昔蕭曹與高祖。少小親舊。而陳韓亡命。後至論其班列。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此爲怨。今王以一時之功。隆崇于漢室。然意之輕重。寧當與君侯齊乎。且王與君侯譬猶一體。同休等戚。禍福共之。愚謂君侯不宜計官號之高下。爵祿之多少。爲意也。僕一介之使。銜命之人。君侯不受拜。于是便還。但相爲惜此舉動。恐有後悔耳。羽大感悟。遂即拜受。蜀志吳遣使張溫聘蜀。百官皆集。而泰宓未往。諸葛亮累遣

使促之。溫曰。彼何人也。亮曰。益州學士也。及至。溫問曰。君學乎。宓曰。五尺童子。皆學。何必小人。溫復問曰。天有頭乎。宓曰。有之。曰。在何方。宓曰。在西方。詩云。乃眷西顧。以此推之。頭在西方。溫曰。天有耳乎。宓曰。天處高而聽卑。詩云。鶴鳴九皋。聲聞于天。若其無耳。何以聽之。曰。天有足乎。宓曰。有。詩云。天步艱難。之子不猶。若其無足。何以步之。曰。天有姓乎。宓曰。有。溫曰。何姓。宓曰。姓劉。何以知之。宓曰。天子姓劉。故以此知之。溫曰。日生于東乎。宓曰。雖生于東。而没于西。答問如響。應聲而出。于是溫大敬服。蜀志○植按。蜀志又載伊

權衡一書

修辭

至

籍東使于吳。孫權聞其才辨。欲逆折以詞。籍適入拜。權曰。勞事無道之君乎。籍卽對曰。一拜一起。未足爲勞。蜀使之機捷如此。宜吳之重其人也。曰。孫楚少時欲隱居。謂王濟曰。當欲枕石漱流。誤云漱石。枕流。濟曰。流非可枕。石非可漱。楚曰。所以枕流。欲沈其耳。所以漱石。欲厲其齒。晉袁宏自吏部郎出。爲東陽郡。祖道于治亭。時賢皆集。謝安欲以卒迫試之。臨別執其手。顧左右取一扇。而授之。曰。卿以斯行。宏應聲答曰。當年楊仁風。怨彼黎庶。時人嘆其卒。而能要焉。二條晉書

梁李膺有才辨武帝謂之曰今之李膺何如
臣以爲勝昔時李膺仕桓靈之朝今之李膺奉唐
之主衆肯悅服贊

唐與元元年大赦上以中書所撰赦文示陸贄贄言勅
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今茲德音悔
過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辭不得不盡宜洗刷疵垢
宣暢鬱理使人各得所欲上然之乃下制曰致理興
化必在推誠忘已濟人不吝改過小子長于深宮之
中暗于經國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
艱難不恤征戍之勞苦澤靡下究情未上通事既壅

權衡一書

修辭

三

隔人懷疑阻由昧省已遂用興戎遠近騷然衆庶勞
止天譴于上而朕不悟人怨于下而朕不知馴致亂
階變與禍邑萬品失序九廟震驚上累祖宗下負丞
庶痛心覲貌罪實在予自今中外書奏不得言聖神
文武之號李希烈弔枕王武俊李納等咸以勳舊各
守藩維朕撫御乖方致其疑懼皆山上失其道下罹
其災朕實不君人則何罪宜并所管將吏等一切待
之如初朱泚雖緣衆訛連坐路遠必不同謀念其舊
勳特在弘貸如能效順亦與維新朱泚反易天常盜
竊名器暴犯陵寢所不忍言獲罪祖宗朕不敢赦其

脅從將吏百姓等官軍未到以前並從赦例赴奉天
及京城將士並賜名奉天定難功臣其所加墊陌
錢稅間架竹木茶漆榷鉄之類悉宜停罷赦下人心
大悅後李抱真入朝爲上言山東宣布赦書士卒皆
感泣臣見人情如此知賊不足平也綱目

唐憲宗久親政事忽問京兆尹幾員李相吉甫曰京兆
尹三員一員大尹二員少尹以爲善對國史補

唐長慶二年以王庭湊爲成德節度使遣韓愈宣慰其
軍庭湊不解深州之圍詔愈至境更觀事勢勿遽入
愈曰止君之仁死臣之義遂往至鎮庭湊拔刃弦弓

權衡一書

修辭

三

以逆之及館甲士羅于庭庭湊言曰所以紛紛者乃
此曹所爲非庭湊心愈厲聲曰天子以尙書有將帥
材故賜之節鉞不知尙書乃不能與健兒語耶甲士
前曰先太師爲國擊走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朝
廷乃以爲賊乎愈曰汝曹尙能記先太師則善矣夫
逆順之爲禍福豈遠耶自祿山思明以來至元濟師
道其子孫有今尙存者乎田令公以魏博歸朝廷子
孫孩提皆爲美官王承元以此軍歸朝廷弱冠建節
劉悟李祐皆爲節度使汝曹亦聞之乎庭湊恐衆心
動麾之使出謂愈曰侍郎來欲何爲愈曰神策諸將

唐僖宗時黃巢反諸道兵皆會關中獨平盧不至王鐸遣判官張濬往說之時平盧留後王敬武已受巢官爵不出迎濬見而責之曰公爲藩臣侮慢詔使不能事上何以使下敬武愕然謝之旣宣詔將士皆不應濬徐諭之曰人生當先曉逆順次知利害黃巢前日取鹽虜耳公等舍累葉天子而臣之果何利哉今天下勤王之師皆集京畿而淄青獨不至一旦賊平天

齒

子。返。正。公。等。何。而。見。天。下。之。人。乎。將。士。皆。改。容。引。咎。曰。諫。議。之。言。是。也。敬。武。卽。發。兵。從。潯。而。西。

宋靖康元年。徽宗還次南都。以書問改革政事之故。且

召吳敏李綱。或慮太上意有不測。綱曰。此無他。不過欲知朝廷事耳。綱至。具道皇帝聖孝。思慕欲以天下養之意。請陛下早還京師。徽宗泣數行下。因及行宮止。遍角等事。曰。當時恐金人知行宮所在。非有他也。且言皇帝仁孝。惟恐有一不當。太上皇帝意者。每得詰問之。詔輒憂懼不食。臣竊譬之家長出而強寇至。子弟之任家事者。不得不從宜措置。置長者但當以其

能保田園之計而慰勞之苟誅及細故則爲子弟者何所逃其責哉陛下回鑾臣謂宜有大慰安皇帝之心勿問細故可也徽宗感悟出玉帶金魚象簡賜綱且曰卿輔助皇帝捍守宗社有大功若能調和父子間使無疑阻當遂書青史垂名萬世

明土木之變。上皇在北。歲餘。敵屢貢奉。迎未知誠僞。欲

遣使而難其人。左都御史楊善慨然請往。敵將也先
密遣一黠者來迎。且探其意。相見云。我亦中國人。被
虜于此。因問向日土木之困。南兵何故不戰而潰。善
曰。太平日久。將卒相安。況此行止。扈從隨駕。初無號

養

令對敵被爾家陡然冲突如何不走雖然爾家幸而得勝未見爲福今皇帝卽位聰明英武納諫如流有人獻策云北人散入中國者只犯好馬扒山過嶺越關而來若令一帶守邊者俱做鉄頂獮子上留一空安尖頭錐子但係人馬所過山嶺遍下錐獮來者無不中傷卽從其計又一人獻策云今大銅銃止用一個石砲所以打的人少若裝錐子大石頭一斗打去迭開數丈濶人馬觸之卽死亦從其計又一人獻策云廣西四川等處射虎弩弓毒藥最快若傳箭頭一著皮肉人馬立斃又從其計已取藥來天下選三十

萬有力能射者。演習會將罪人試驗。又一人獻策云。如今放火鎗者。雖有三四層。他見放了。又裝藥。便救馬來衝。若做大樣。兩頭銃。裝鉄彈子。數個。漆上毒藥。排于四層。候馬來齊。發俱打穿肚。會試驗。三百步之外者。皆然。獻計者皆墜官。加賞。天下有智謀者。聞之。莫不皆來。所操練軍馬。又精銳。可惜無用矣。北人曰。如何無用。善曰。若兩家講和了。何用北人開言。潛往報知。次日。善至。管見也。先曰。兩家和好。許多年。今番如何拘留我使臣。減我馬價。與的段匹。一疋剪爲兩疋。將我使臣閉在館中。不放出。這等計較。如何。善

權術一書

修辭

天

曰。比先差使臣進馬。不過三十餘人。所討物件。十與二三也。無計較。今差來使臣。多至三千餘人。一見皇帝。每人便賞織金衣服一套。雖十數歲孩兒。也一般賞賜。只是要官人面上好看。臨回時。又加賞宴。差人送去。何曾拘留。或是帶來的小厮。到中國爲奸爲盜。懼怕使臣。知道從小路逃去。或遇虎狼。或投別處。中國留他何用。若減了馬價一節。亦有故。先次官人家書一封。着使臣王喜。送與中國某人。會喜不在。誤着吳良收了。進與朝廷。後某人怕朝廷疑怪。乃結權臣。因說這番進馬。不係正經頭目。如何一般賞他。以此

減了馬價。及某人送使臣去。反說是吳良詭計。減了。意欲官人殺害吳良。不想果中其計也。先曰者。北語者。然詞也。又說買鍋一節。此鍋出在廣東。到京師。萬里一鍋。賣絹二疋。使臣去買。只與一疋。以此爭鬪。賣鍋者。閉門不賣。皇帝如何得知。譬如南朝人問使臣。買馬價少。便不肯賣。豈是官人分付他來也。先笑曰。者。又說剪開段疋。是跟隨人回。回所爲。若不信。去搜他行李。好的都在也。先又曰者。如今事已往。都是小人說壞。善見其意。已和乃曰。官人爲北方大將帥。掌領軍馬。却聽小人言語。忘了大明皇帝厚恩。便來殺

權術一書

修辭

老

捕人民。上天好生。官人好殺。脫逃者。拿住。便剗心。摘胆。高聲叫苦。上天豈不聞知。今日兩家和好如初。可早出號。令收回軍馬。免得上天發怒。降災也。先笑曰。者。者問皇帝回去。還做否。善曰。天位已定。誰再更換也。先曰。堯舜當初。如何來。善曰。堯讓位于舜。今日兄讓位于弟。正與一般。有平章昂克。問汝來取皇帝將何財物來。善曰。若將財物來。後人說官人愛錢了。若空手迎去。見得官人能順天道。我監修史書。備細寫上。著萬代人稱贊也。先笑曰。者。者都御史寫的好者。次日見上皇。又次日也。先遂設宴。與上皇送行。○

植按楊善在永樂初與章惇同繫獄給觀其方孝孺文集而首于官善復職惇遂獲以是爲清議所棄其後又饋遺中貴媚事王振而于謙王文之死皆有力焉其非正人可知惟迎上皇一事非惟言語之妙其忠懇亦非人所及者然明史蔡稱其應對旋給滑稽多笑對客少莊語夫善言之人往往滑稽者優爲之此亦任人之一道歟○又按一書載一清客從二老遊一老言及子息曰我止一子奈何客進曰佳兒不在多一老驟問曰我乃有數子又何如客進曰佳兒不嫌多二老皆大悅又一清客從當事爲登高之前須自一檢點

補錄
齊伐魯取岑鼎魯人以賈應之齊人知其誑也必以柳下惠之言爲信魯人以告柳下惠曰奚不以真者與之曰吾所愛也柳下惠辭曰吾亦愛吾鼎
宋富鄭公年八十猶書座屏曰守口如瓶防意如城
宋陳了翁先生雖閒居容止常自莊敬言不苟發一日與家人語家人戲問是實否公退自責者累日曰吾豈嘗有欺于人耶何爲有此問也
明賀欽學於陳白沙之門與人言論侃侃白沙曰得無鋒芒太露乎須涵養令深沉和平於是作書室于後園扁書深沉和平四字以自警
明呂光詢按吳有給事欲爲富人居間適陸粲在座不果言而別語所親曰昨日陸公諄諄言地方利病又勸其奏請蠲租彼爲公激昂吐辭我乃懷私喋不敢言思之甚愧遂却富人金曰吾爲陸公所化矣人語○植按諸內又載古語云羣居閉口獨坐防心又云俗語近于市纖語近于如譚語近于優又云面諛之詞有識者未必感背後之譏衡之者常刻骨又云凡一事而聞人終身縱實見實聞不可着口凡一語而傷我長厚雖聞談酒謔慎勿形言

審變日三

審處之道

春秋隱公元年鄭伯克段於鄆遂寘姜氏於城穎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穎考叔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遂爲母子如初事詳論世○植按明楊守魯氏謂考叔於此直宜就倫理論之可也而必爲泉隧以文其好君子蓋無取焉此固然已然進言當因乎人莊公有英明之姿而性近梟忍雖有悔心可利導而不可逆

權衡一書

審慶

觸且卽多方婉論不免另起詞說不若祇就黃泉相見一語導以必從之勢觀考叔所以釋其前誓之疑者乘機就間處置最善固不煩詞費而全人母子之恩必欲以直言庭諍爲正亦未必或愈於此也

漢孝景時梁孝王使人刺殺故相袁盎帝召田叔案梁具得其事時太后憂梁事不食日夜泣不止田叔等還至霸昌廐悉燒梁獄詞空手來見帝曰梁有之乎對曰死罪有之其事安在叔曰上無以梁事爲問也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卧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上大然之使叔等謁太

后曰梁王不知也爲之者幸臣羊勝公孫詭之屬耳謹已伏誅梁王無恙也太后立起坐餐氣平復梁王因上書請朝來謝罪太后帝大喜相泣復如故以田叔爲賢擢爲魯相綱目

漢主父偃說武帝曰古者諸侯不過百里強弱之形易制今諸侯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爲滯亂急則阻其強而令從以逆京師今以法割削之則逆節萌起前日鼂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寸地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

權衡一書

審慶

二

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不削而稍弱矣于是上從其計史記

漢光武帝思念欲定功臣爵土不令以吏職爲過遂罷左右將軍官耿弇等亦上大將軍印綬皆以列侯就第朱祐等薦賈復宜爲宰相帝方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並不用帝雖制御功臣而每能曲宥其小失遠方貢珍甘必先徧賜諸侯而大官無餘故皆保其福祿無誅謫者綱目本朝廉州郡太守張瑄美曰人君待功臣不思爵位不厚而在保全克終漢高起豐沛及天下大定而韓信布越之徒多不得其死光武

爲中與令主念欲完功臣爵土不令以吏職爲過遂罷左右將軍官光武之意非謂功臣不可用也不用功臣而能保全功臣其權在上用功臣而能保全功臣其權在上亦不在上倘既用而不克終功不能以掩其罪故不如其勿用也論者以鄧禹賈復輩皆公輔之器宜爲宰相平章大論惜其不復任使無以陳經國遠猷所以忽于託孤之際不免政歸房閨爲光武病不知高帝初用功臣矣乃呂氏臨朝稱制而淮陰九江諸臣反皆死于其手又何也史論

權衡一書

審變

三

入寇議加兵守邊召兵部郎中裴光庭謀之光庭曰封禪告成功也今將升中于天而我狄是懼非所以昭盛德也突厥屢求和親未許今遣一使徵其大臣從封泰山彼必欣然承命突厥來則戎狄君長無不偕來可以偃旗臥鼓矣說即奏行之遣使論突厥突厥乃遣大臣阿史德頡利發入貢因扈從東巡唐至德二年廣平王俶郭子儀收復西京捷書至鳳翔上即日遣中使啖庭瑤奏上皇召李泌曰朕已表請上皇東歸朕當還東宮復修人子之職泌曰上皇不來矣上驚問故泌曰理勢當然上曰爲之奈何泌曰

今請更爲群臣賀表言自馬鬼請留靈武勸進及今成功聖上恩慈晨昏請速還京師就孝養之意則可矣上即使泌草表立命中使奉以入蜀其後成都使還言上皇初得上表彷徨不能食欲不歸及羣臣表至乃大喜命食作樂下詔定行日上召李泌告之曰皆卿力也

權衡一書

審變

四

唐河隴既沒于吐蕃安西北庭及西域使人在長安者歸路阻絕皆仰給于度支德宗時李泌知胡客皆有妻子買田宅安居不欲歸命停其給凡四千人皆詣政府訴之泌曰此皆從來宰相之過豈有外國使者留京師數十年不聽歸乎今當假道回紇各遣歸國不願者當于鴻臚自陳授以職位給俸祿人生當乘時展用豈可終身客死乎于是胡客無一人願歸者泌皆分隸神策兩軍禁旅益壯三條綱目

德宗卽位淄青李正己以帝歲歲獻錢三十萬緡以觀朝廷帝意其詐未能答崔祐甫曰正己誠詐陛下不如因遣使勞其軍以所獻就賜將士若正己奉詔是陛下恩洽士心若不用彼自歛怨軍且亂又使諸藩不以朝廷爲重賄帝曰善正己慙服新唐書

唐元和四年戎德節度使王士真卒子承宗自爲留後

上密問諸學士曰。今欲用王承宗爲成德留後。劉其德棣二州。更爲一鎮。使輸二稅。請官吏何如。李絳等對曰。德棣隸成德。爲日已久。一旦割之。恐其疑怨。望復爲鄰道。構扇萬一。旅拒倍難。處置不若使承宗祭使。以其私諭承宗。令自表請幸。而聽命于理。固順若其不聽。體亦無損上從之。

元和七年。魏博節度使田季安卒。子懷諫年十一。李吉甫請與兵討之。李絳曰。魏博不必用兵。當自歸朝廷。上意以吉甫議爲然。絳曰。兩河藩鎮之跋扈者。恐諸將權重而謀已。故常分兵以隸之。不使專在一人。諸

權衡一書

審變

五

將勢均力敵。莫能相制。雖欲爲變。莫敢先發。跋扈者恃此以爲長策。然亦必得嚴明主帥。能制諸將之死命者。以臨之。然後粗能自固。今懷諫乳臭子。不能自聽斷。軍府大權。必有所歸。諸將不服。怨怒必起。然則向日分兵之策。反爲今日禍亂之階矣。田氏不爲屠肆。則悉爲俘囚。何煩天兵哉。但願陛下按兵養威。嚴勅諸道。選練士馬。以須後勅。不過數月。必有自效。于軍中者。至時惟在朝廷應之敏速。中其機會。不愛爵祿以賞其人。使兩河藩鎮聞之。恐其麾下效之。以取朝廷之賞。必皆恐懼。爭爲恭慎矣。此所謂不戰而屈。

人兵者也。上曰。善。既而懷諫幼弱。軍政皆決于家僮。

蔣士則數以愛憎移易諸將。眾皆憤怒。兵馬使田興晨入府。士卒大譟環拜。請爲留後。興驚仆。久之起。謂眾曰。汝肯聽吾言乎。勿犯副大使守朝廷法令。申版籍。請官吏。然後可。皆曰。諾。興乃殺蔣士則等十餘人。遷懷諫于外。監軍以聞。上亟詔絳曰。卿揣魏博若符契。李吉甫請遣中使宣慰。以觀其變。絳曰。今田興奉其土地。兵眾坐待詔命。不乘此際。推心撫納。必待勅使至。彼持將士表來。然後與之。則是恩出于下。而其感戴之心。非今日比矣。上乃以興爲魏博節度使。制

權衡一書

審變

六

命至魏州。興感恩流涕。士眾鼓舞。絳又言。魏博五十餘年。不沾皇化。一旦來歸。不有重賞。過其所望。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鄰勸募。請發內庫錢百五十萬。緒以賜之。宦官以爲太多。絳曰。田興不貪專地之利。不顧四鄰之患。歸命聖朝。陛下奈何愛小費。不以收一道人心哉。借使國家發十五萬兵。以取六州。暮年而克之。其費豈止如此而已乎。上悅。曰。朕所以惡衣菲食。蓄聚貨財。正爲平定四方。不然。貯之府庫。何爲。卽遣知誥裴度。至魏博宣慰。頒賞軍士。六州百姓。給復一年。軍士受賜歡聲。刊書成德。充鄆使者。數輩見。

之相顧失色。嘆曰：「偏強者果何益乎？」

唐敬宗時，朝廷遣中使賜幽州節度使朱克融時服。克融以爲疎惡，執留敕使，奏以春衣不足，乞度支給三十萬端。又奏欲將兵馬及丁匠五千，助修宮闕。上患之以問宰相，欲遣使臣宣慰，仍索勅使。裴度對曰：「克融無禮已甚，殆將斃矣。譬如猛獸，自于山林中咆哮跳踉，久當自困，必不敢輒離巢穴。願陛下勿遣宣慰，亦勿索敕使。旬日之後，徐賜詔書，云聞中使至彼，稍失去就俟還，朕自有處分。時服有司製造，不謹，朕甚欲知之，已令區處其將士春衣，非朕所愛，但素無。」

權衡一書

審變

七

此例不可獨與，所稱助修宮闕，皆是虛語。若欲直挫其姦，宜云：「丁匠宜速遣來，若欲且示含容，則云不假。」

唐武宗時，李德裕以此年將帥出征屢敗，其弊以諸鎮宦者監軍，以意見指揮軍事，將帥不得專進退。又監使悉選軍中驍勇數百爲牙隊，其在陣戰關者皆怯弱之士，勢小却輒引旂先走，陣從而潰。德裕乃與樞密使楊欽義、劉行深議，約敕監軍不得預軍政，每兵千人聽取十人自衛，有功隨例需賞，白上行之。自此將帥得以施其謀畧，所向有功。

唐宣宗與令狐綯謀盡誅宦官，綯密奏曰：「但有罪勿令有闕，勿補自然漸耗至干盡矣。」

唐天復初，崔胤欲盡除宦官，上召韓偓問之，對曰：「陛下詔書云：『四家之外餘無所問。』既下此詔，則守之宜堅。今不若擇其尤無良者數人，明示其罪，寘之于法。然後撫諭其餘，擇其忠厚者使爲之長，有害則獎，有罪則懲。此曹在公私者，以萬數，豈可盡誅耶？夫帝王之道當以重厚鎮之，公正御之，至于瑣細機巧，此機生則彼機應矣，終不能成大功。所謂理絲而勢之者也，上深以爲然。」
六條綱目

權衡一書

審變

八

南唐烈祖輔吳，四方多壘，然群校多從禽聚飲，近野或搔擾民庶。上欲糾之以法，而方藉其材力，思得酌中之計，問于嚴求，求曰：「無煩繩之，易絕耳。」請敕泰興、海鹽諸縣罷採鷹，烈祖從其計。其月之間，近校無復遊墟落者。
南唐近事

宋劉安世問馬永卿曰：「太祖既平孟蜀，而兩浙錢王入朝，群臣自趙普以下爭欲爾之，聖意不允。一日趙相拉晉王于後殿，奏事畢，晉王從容言錢王事。太祖曰：『我生平不曾欺善，怕惡于後數日，錢王陛辭，太祖封一軸文字與錢王。』曰：『到杭州開之。』錢王至杭會其臣。」

開視乃滿朝臣僚乞留錢王表劉君臣北面再拜謝恩。至太平興國四年河東既平乃令錢王納土此何意也。永興對曰此所謂不欺善也曰此固然也錢氏久據兩浙李氏不能侵藉使錢王納土使大將鎮之未必能用其民須本朝兵去鎮服又未必能守兩浙必不敢附李氏李氏既平則兩浙安歸乎此聖模之宏遠也。性理

宋乾德初帝因晚朝與石守信等飲酒酒酣帝曰我非爾曹不及此然吾為天子殊不若為節度使之樂吾終夕未嘗安枕而卧守信等頓首曰今天命已定誰

權衡一書

審變

九

敢有異心陛下何為出此言耶帝曰人孰不欲富貴一旦有以費袍加汝之身雖欲不為其可得乎守信等曰臣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之帝曰人生駒過隙耳不如積金市田宅以遺子孫歌兒舞女以終天年君臣之間無所猜疑不亦善乎守信謝曰陛下念及此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稱疾乞解兵權帝從之。宋史

乾德元年初以文臣知州事自五代諸侯強盛朝廷不能制每移鎮受代先命近臣諭旨且發兵備之尚有奉詔者宋初異姓王及宰相印者不下數十人案

主用趙普謀漸削其權或因其卒或因遷徙致仕或因遙領他職皆以文臣代之

開寶二年鳳翔節度使王彥超及諸藩鎮入朝宋主宴於後苑酒酣從容謂之曰卿等皆國家宿舊久臨劇鎮王事執掌非朕所以優賢之意也彥超諭意即前奏曰臣本無勲勞久冒榮寵今已衰朽乞骸骨歸却園臣之願也明日皆罷鎮奉朝請○元胡一桂曰太祖深思唐末以來生民塗炭知所以處藩鎮收兵權之道既以從容盃酒之間解石守信等兵權復以後苑之宴罷王彥超節鎮于是宿衛藩鎮不可除之痼疾一朝而解矣

權衡一書

審變

十

開寶四年唐王使其弟從善上表于宋先是唐王以銀五萬兩遺趙普普以白宋主宋主曰此不可不受但以書答謝少賂其使者可也普辭宋主曰大國之體不可自為削弱當使之弗測及從善來朝常賜外客賚白金如遺普之數唐君臣皆駭服。綱目三條續

宋太平興國中諸降王死其群臣或宣怨言太宗盡收用之真之館閣使修群書如冊府元龜文苑英華太平廣記之類廣其卷帙厚其廩祿贍給以役其心多卒老于文字之間云。綱目

宋張忠定知益州。王繼恩爲招安使。討李順。復成都。官軍恃功驕恣。民有訴王帥帳下卒恃勢。奪取民財者。其人聞知。縋城夜遁。詠差捕之。戒曰。爾生擒得。則渾衣撲入井中。作逃走投井。申來。是時群黨誦誦。聞自投井。故無他說。又免與主帥有不協名。智囊

宋大中祥符九年。張旻爲馬軍副都指揮使。被旨選兵。下令太峻。兵欲爲變。上召二府議之。王旦曰。若罪旻。則自今帥臣何以禦衆。捕謀者。則震驚都邑。今但擢旻。使解兵柄。反側者當自安矣。帝從其言。兵果無他。帝語左右曰。王旦善處大事。真宰相也。續綱目

權衡一書

審變

十一

宋康定元年。西鄙用兵。大將劉平戰死。議者以宦者監軍。主帥不得專。故平失利。詔誅監軍黃德和。或請罷諸帥監軍。仁宗以問呂夷簡。對曰。不必罷。但擇謹厚者爲之。仁宗委夷簡擇之。對曰。臣待罪宰相。不當與中貴私交。何由知其賢否。願詔都知押班。但舉有不稱者。與同罪。仁宗從之。翼日。都知叩頭乞罷。諸監軍宦官士大夫嘉夷簡之有謀。

宋范仲淹知延州。移書諭元昊。以利害。元昊復書悖慢。仲淹具奏其狀。焚其書。不以上聞。夷簡謂宋庠等曰。人臣無外交。希文何敢如此。庠遂言仲淹可斬。仲淹

奏曰。臣始聞虜情。過故以書誘諭之。會任福敗。虜勢益振。故復書悖慢。臣以爲使朝廷見之。而不能討。則辱在朝廷。故對官屬焚之。使若朝廷初不聞者。則專在臣矣。杜衍時爲樞密副使。爭甚力。于是罷庠知楊州。而仲淹不問。

宋時交趾貢異獸。謂之麟。司馬光言。真偽不可知。使其真。非自至。不爲瑞。若僞爲遠夷。笑願厚賜而還之。條

宋仁宗時。明鎬爲龍圖閣直學士。知并州。時邊任多統。袴子弟。鎬乃取尤不職者。杖之。疲軟者皆自解去。遂

權衡一書

審變

十二

奏擇習事者守堡砦。軍行娼婦多從之。鎬欲驅逐。惡傷士卒心。會有忿爭殺娼婦者。吏執以白鎬。曰。彼來軍中。何邪。縱去。不治娼聞。皆走散。

仁宗時。契丹與元昊構兵。元昊求納款。契丹使來。請勿納。元昊朝廷未知所答。禮部郎中吳育因上疏曰。契丹受恩爲日久。久不可納。叛寇失繼。世兄弟之。權今二蕃自關。久不解。可觀形勢。乘機立功。萬一過計。亟納元昊。臣恐契丹窺兵。越魏朝廷。不得元昊毫髮之助。而太行東西且有煙塵之警矣。宜使人諭元昊曰。契丹汝世姻。一旦自絕。力屈而歸我。我所疑也。

若無他者。當順契丹如故。然後許汝歸款。告契丹曰。已詔元昊。如能投謝轅門。即聽內附。若有堅拒。當為討之。如此。則彼皆不能歸罪我矣。于是召兩制同上對。不易有議。二條

宋陳瓘嘗為主試。或語蔡卞曰。聞瓘欲盡取史學。而黜通經之士。意欲沮壞國是。而動搖荆公之學也。卞既積怒。謀因此害瓘。而遂禁絕史學。計畫已定。惟俟瓘所取士。求疵立說。而行之。瓘固預料其如此。乃于前五名。悉取談經及純用王氏之學者。卞無以發。然五名之下。往往皆博洽稽古之士也。瓘嘗曰。當時若無

權衡一書

審變

三

矯揉則勢必相激。史學往往遂廢矣。故隨時所以救時。不必取快目前也。智囊

宋建炎初。駕幸錢塘。留張忠獻于平江。為後鎮。時湯東野為守將。聞有赦令。當至。心疑之。白張公。公曰。亟遣吏屬解事者。往視。緩驛騎。而先取以歸。湯遣官發視。乃苗劉偽詔也。度不可宣。而事已彰灼。卒徒急于望賜。懼有變。復謀之張公。公曰。今便發庫錢。示行賞之意。乃屏偽詔。而陰取故府所藏。登極赦書。與中迎登。譙門讀而張之。即去其階。禁無敢觀者。而散給金帛如郊賚時。于是人情畧定。乃決大計。賢奕

明大將軍達之。蹙元帝于閭平也。謂其圍一角。使逸去。常聞平怒亡大功。大將軍言是。嘗久帝天下。吾主上又何加焉。將裂地而封之乎。抑遂甘心也。既皆不可。則縱之。回便閭平。且未。然及歸。報上亦不罪。

明王璋。河南人。永樂中。為右都御史。時有告周府將為不軌者。上欲及其未發。討之。以問璋。璋曰。事未有迹。討之。無名。上曰。兵貴神速。彼出城。則不可為矣。璋曰。以臣之愚。可不煩兵。臣請往任之。曰。若用眾幾何。曰。但得御史三四人。隨行足矣。然須奉敕。以臣巡撫其地。乃可。遂命學士草敕。即日起行。黎明。直造王府。周

權衡一書

審變

四

王驚愕。莫知所為。延之別室。問所以來者。曰。人有告王謀叛。臣是以來。王驚跪。璋曰。朝廷已命邱大帥將兵十萬。將至。臣以王事未有迹。故未論。事將若何。王舉家環哭不已。璋曰。哭亦何益。願求所以釋上疑者。曰。愚不知所出。唯公教之。璋曰。能以王護衛為獻。無事矣。王從之。乃馳驛以聞。上喜。璋乃出示曰。護衛軍三日不徙者。處斬。不數日而散。二條

明宣德元年。漢王反。帝親征。破擒之。師還。次單橋。侍郎陳山迎謁。因請乘勝襲彰德。執趙王楊榮。力贊決塞。義夏原吉亦以為然。榮遂以帝意。令楊士奇草勅。數

趙王罪士奇曰事當有實天地鬼神可欺乎吾不能
為辭也榮曰今逆黨言實與趙謀何患無辭士奇曰
太宗皇帝惟三子今上惟兩叔父有罪者不可赦其
無罪者厚待之疑則嚴防之使無虞而已何遽加兵
傷皇祖在天意乎時惟楊溥與士奇合請偕入以死
諍義原吉以士奇言白帝帝意不懌而移兵事亦罷
自是道中有顧問士奇溥皆不及比至京師帝始思
士奇言謂曰今議者喋喋多言趙王事奈何吾欲封
群臣章示王令自處何如士奇曰善更得一璽書幸
甚于是發使奉書至趙趙王得書大喜泣曰吾生矣

權衡一書

審變

五

即上表謝且獻護衛言者頓息帝待趙王日益親而
薄陳山謂士奇曰趙王所以全卿力也明史
明天順時法司奏石亨等既誅其黨冒奪門功陞官者
數千人俱合查究上召李賢曰此事恐驚動人心賢
曰朝廷許令自首免罪事方妥于是冒功者四千餘
人盡首改正智榮

明永樂間邊塞來降者多安置于河間東昌諸郡方也
先入寇之際皆慮其乘機騷動至景泰元年發兵征
湖廣貴州及廣東廣西寇盜于謙請籍其有名號者
厚與賞犒隨軍征進事平遂奏留于彼于是數十年

積患一旦潛消明紀

明莊浪土酋魯麟為甘肅副將求大將不得恃其部落
強徑歸莊浪以子幼請告有欲予之大將印者有欲
召還京予之散地者劉尙書大夏獨曰彼虐不善用
其衆無能為也然未有罪今予之印非法召之不至
損威乃為疏獎其先世之忠而聽其就開麟卒快快
病死

明黔國公沐朝弼犯法當逮朝議皆難之謂朝弼綱紀
之卒且萬人不易逮逮恐激諸夷變張君正擢用其
子而馳單使縛之卒不敢動既至請貸其死而錮之

權衡一書

審變

六

南京人以為快

明土官世及輒轉展結勒索以致怨叛輕中朝士人
胡世寧令土官生子即問府子弟應世及者年且十
歲朔望或有事調集皆携之見太守太守為識年數
狀親父兄有故按籍為請官于朝土官大悅服

明嘉靖中張瀚補大名守庚戌北狄薄都門詔遣司馬
郎一人持節徵回郡兵入衛使者馳至真定諸守相
錯愕且難庭謁禮躊躇久之瀚聞報以募召游食饑
附飽賜不可用披所屬編籍選丁壯三十之一即令
三十人治一人餉得精銳八百人馳謂諸守此何時

也。而與使者爭苛禮乎。司馬郎誠不尊于二千石。願
春秋之義。以王人先諸侯。要使令行威振耳。藉令然
格。使者令謂勤王。何諸守色動。遂使人謁。翰首請
使者。閱師使者許然。口何速也。比閱師。則人人精銳
絕出望外。使者乃服守文武才。

明萬曆時。耿司馬公定力。知成都府。益俗不喪而冠素。
亟禁之。適兩臺撥捕蝗。公寢未發。道逢三素冠。皆豪
子弟也。數之曰。法不汝貴。能掠蝗自雪乎。其人擊額
遍募人。掠之蝗盡。民無擾者。五條

明鄭貴妃有寵於神廟。熹宗大婚禮。妃當主婚。廷臣謀

權衡一書

審變

七

于中貴王安曰。主婚者與政之漸。不可長也。奈何。或
獻計曰。以位則貴妃尊。以分則穆廟恭。妃長。盍以恭
妃主之。曰。奈無璽何。曰。以恭妃出令。而以御璽封之。
誰曰不然。安從之。自是鄭氏不復振。囊○植按天下
一事有一理。自古聖賢未見有難處之事也。然幾務
所乘間不容髮。應之失宜。則大足以釀亂。而小亦且
以召悔。故當其事者。不僅欲出之我者有道。而且欲
受之人者能安。夫親而宮庭近。而諸王大臣遠。而敵
國屬夷。下而寺宦驕。而將卒逆。而姦黨強。藩一人之
身。眾望所矚。一時之事。數世所關。也可不審乎。傳曰。

物來而順應。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理雖不在事
外。然非識勝而見之。明神定而應之。捷固未足以語
此。

權衡一書

審變

七

應變之畧

春秋僖公三十有三年。秦師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于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于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為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孟明曰。鄭有備矣。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

成公二年。戰于鞏。齊師敗績。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駟絙于木而止。韓厥執紼。繫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羣臣為魯衛請。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載齊。

權衡一書

審變

大

侯以免

昭公七年。楚子享公于新營。使長鬚者相。好以大屈。既而悔之。遂敗驅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備禦。三鄰慎守寶矣。敢不賀乎。公懼。乃反之。左傳。齊公子糾走魯。公子小白奔莒。既而國殺無知。未有君。糾與小白皆歸。爭先入。管仲射小白中鉤。鮑叔御小白。僂管仲以為小白死。告糾曰。安之。公子小白已死矣。鮑叔因疾驅先入。故小白得以為君。鮑叔之智。應射而令公子僂也。其智若鐵。天也。

管子得于魯。魯束縛而檻之。使役人載而送之。齊共謳

歌而引管子。恐魯之止而殺已也。欲速至齊。因謂役人曰。我為汝唱。汝為我和。其所唱適宜。走役人不倦。而取道甚速。二條呂氏春秋

齊田單嘗出見老人涉淄而寒。解裘衣之。襄王惡之曰。

單將欲以是取吾國乎。歲下有貫珠者。聞之言于王。曰。王不如因以為己善。下令曰。寡人憂民之饑也。單收而食之。寡人憂民之寒也。單收而衣之。寡人憂勞百姓而單亦憂之。稱寡人之意。單有是善。而王嘉之。單之善亦王之善也。王曰。善。乃賜單牛酒。貫珠者復

權衡一書

審變

九

見王曰。王朝日。宜召田單而揖之。于庭口。勞之。乃布令求百姓之饑寒者。收穀之。乃使人聽于閭里。聞丈夫相與語曰。田單之愛人。嗟乃王之教也。綱目

楚漢久相持。羽謂漢王曰。天下洶洶數歲。徒以吾兩人願與王挑戰。決雌雄。毋徒苦天下父子為也。王笑謝曰。吾寧關智。不能關力。因數羽罪十羽。大怒。伏弩射漢王。傷胸。王乃捫足曰。虜中吾指。因病創卧。張良強起行勞軍。以安士卒。王從之。疾甚。因馳入成。日。植按桓公中鉤而詐以死。漢王傷胸而捫其足。一以誦敵。一以安眾。其智則同。

漢陳平初爲項王都尉。懼誅。乃間行。伏劍亡。渡河。船人見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腰中富有金玉寶器。目之。欲殺平。平恐。乃解衣裸而佐刺船人。乃止。史記

漢高帝八年。楚王韓信之國人有上書告信反者。帝問陳平。平曰。人言信反。信知之乎。上曰。不知。平曰。陛下兵精孰與楚。上曰。不能過。平曰。諸將用兵有能過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如此而舉兵攻之。是趣之戰也。竊爲陛下危之上。曰。爲之奈何。平曰。古者天子有巡狩會諸侯。陛下第出。僞遊雲夢。會諸侯于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以會出遊。其勢必無事而郊迎謁。

權衡一書

審變

子

謁而因擒之。此特一力士事耳。帝以爲然。乃因會執信以歸。至洛陽。赦信封淮陰侯。綱目尹起莘曰。韓信之國人告其反。綱目不以反書。是信未嘗有反謀也。書執信以歸。而不書所以執之由。是信無故見執也。然則赦之爲侯。不知所赦何罪哉。僞遊雲夢。會諸侯于陳。甘爲詐誘之事。論其謀則深矣。語其功則高矣。進之王者之事。則未也。此漢氏所以雜霸發明漢呂后崩。太尉勃丞相平等誅諸呂。乃召代王。代郎中令張武等。請稱疾勿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曰。夫以呂太后之嚴。立三王。擅權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

軍。一呼士皆左袒。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于是王遣薄昭往見勃。勃等具言迎立王意。昭還報。王乃令昌乘至渭橋。群臣拜謁。稱臣。王下車答拜。太尉勃進曰。願請間。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勃乃跪上天子璽符。王謝曰。至邸而議之。既至。丞相平等請王卽天子位。王西向讓者三。南向讓者再。遂卽位。卽夜拜宋昌爲衛將軍。鎮撫南北軍。綱目漢末孫堅少爲縣吏。年十七。與父共載船至錢唐。會海賊胡王等掠取賈人財物。方于岸上分之。行旅皆住。

權衡一書

審變

廿

船不敢進。堅謂父曰。此賊可擊。請討之。卽操刀上岸。以手東西指麾。若分部人兵以羅遮賊狀。賊望見以爲官兵捕之。卽委財物散走。堅追斬得一級。以還父。大驚。由是顯聞。吳志漢先主歸曹公。公禮之甚重。謀臣勸公殺先主。公慮失英豪望。不許。公從容謂先主曰。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先主方食。失匕箸。會天震雷。先主曰。聖人言。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一震之威。乃至于此。華陽志建安中。丞相主簿楊脩謀立曹植爲魏嗣。太子丕患之。

以車載廢簾。納朝歌長吳質與謀。脩以白太祖。未及推驗。太子懼告質。質曰。何患。明日復以篋受。得車內以惑之。脩必復重白。推而無驗。則彼受罪矣。從之。脩果白而無人。太祖由是疑焉。魏志

晉蕩陰之敗。元帝叔東安王繇為成都王穎所害。帝恐及禍。將出奔。穎先令諸關津無得出。貴人帝既至河陽。為津吏所止。從者宋典後來。以策鞭帝馬而笑曰。舍長官禁貴人。汝亦被拘耶。吏乃聽過。晉書。植按北史。東魏與魏芒山之戰。周文馬中流矢。驚逸陸地。敵人追及左右。皆散。李穆下馬以策擊周文背。因大罵。

權衡一書

審發

三

曰。籠陳軍士。爾曹主何在。爾獨住此。敵人見其輕侮。不疑是貴人。捨而過。遂俱逸。李穆之罵。即宋典一笑之善變也。

晉王導善于因事。時帑藏空竭。庫中惟有練數千端。鬻之不售。而國用不給。患之。乃與朝賢俱制練布單衣。于是士人翕然競服之。練遂踊貴。乃令主者出賣之。端至一金。

晉王敦從子允之。總角敦謂為似已。恒以自隨。敦嘗夜飲。允之辭醉先卧。敦與錢鳳謀為逆。允之悉聞其語。慮敦或疑已。便于卧處大吐。衣面並汚。鳳既出。敦果

照視見允之卧吐中。不復疑之。時父如拜廷尉。允之求還定省。至都以敦鳳謀議事。白舒舒即與王導俱啟帝。

王敦以溫嶠為丹陽尹。嶠懼錢鳳為之姦謀。因敦餞別。嶠起行酒至鳳前。鳳未及飲。嶠因偽醉。以手板擊鳳。憤墮。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真行酒而敢不飲。敦以為醉。兩釋之。臨去言別。涕泗橫流。出閣復入者再三。及發。後鳳入說敦曰。嶠于朝廷甚密。而與庾亮深交。未必可信。敦曰。太真昨醉。小加聲色。豈得便相譏貳。由是鳳謀不行。嶠得還都。乃具奏敦之逆謀。請先為

權衡一書

審發

三

之備三條

晉蘇峻之亂。諸庾逃散。庾冰時為吳郡。吏民皆去。惟郡卒獨以小船載冰出錢塘口。遂蔭覆之。時峻賞募覓冰所在。搜檢甚急。卒泊船市渚。因飲酒醉還。舞棹向船。曰。何處覓庾吳郡。此中便是。冰大驚怖。然不敢動。監司見船小。裝狹。謂卒狂醉。都不復疑。自送過浙江。寄山陰魏家。得免。後事平。冰欲報卒。卒曰。生自廝下。不願名器。少苦執鞭。恒患不得快飲。使其酒足餘年畢矣。冰為起大舍。市奴婢。使門內有百斛酒。終其身。

太平御覽

晉孝武時桓溫疾篤。詔朝廷求九錫。屢使人趣之。謝安王坦之故緩其事。使袁宏具草。安見。輒改之。由是歷旬不就。溫薨。錫命遂寢。綱。植按。植史。宋苗劉之亂。朱忠靖勝非從中調護。六龍反正。有詔以二箇爲淮南兩路制置使。其屬張遼爲畫計。使請鎮券。既朝辭。遂造堂袖劄以懇。忠靖顧吏取筆判奏行給賜。令所屬檢詳故事。如法製造。不得任滯。二箇大喜。遂引遁。明日將朝。郎官傳宿扣漏院白急速。命延入宿。曰。昨得堂帖。給賜二將鎮券。此非常之典。今可行乎。忠靖取所持帖。顧執政秉燭同閱。忽顧問曰。檢詳故事。

權衡一書

審變

苗

曾檢得否。曰。無可檢。又問。如法製造。其法如何。曰。不知。又曰。如此。可給乎。執政皆笑。宿亦笑。曰。已得之矣。遂退。此與坦之皆不煩詞費。而折奸于無形。非大有本領者不能。

晉王緒素譏殷仲堪于王國寶。殷甚患之。求術于王東亭。曰。卿但數詣王緒。往輒屏人。因論他事。如此。則二王之好離矣。殷從之。國寶見王緒問曰。比與仲堪何所道。緒云。故是常談。國寶謂緒于已有隱情。好日疎。讒言用息。智囊

隋高祖爲周丞相時。相州總管尉迥陰圖不軌。朝廷微

知之。遣帝幸寬馳往代迥。幸寬將至鄴。因詐病以察其變。幸寬兄子藝爲魏郡守。乃言迥反狀。幸寬于是携藝西走。每至亭驛。盡驅傳馬而去。復謂驛司曰。蜀公將至。宜速具酒食。迥尋遣騎追幸寬。追人至驛。輒逢盛饌。又無馬。遂遲留不進。幸寬與藝得免。書。植按。幸寬之計。使驛傳無馬。而絕人之追者也。元史至元二十四年。或告乃顏反。詔伯顏覘覘之。乃多載衣裘入其境。輒以與驛人。既至。乃顏爲設宴。謀執之。伯顏覺。與其從者趨出。分三道逸去。驛人以得衣裘。故手獻健馬。遂得脫。此以驛人獻馬。而速已之去者也。

權衡一書

審變

圭

唐薛萬徹尙丹陽公主。太宗嘗謂人曰。薛駙馬材氣。主羞之。不與同席。數月。帝聞而大笑。置酒召對。握槊賭。所佩刀。帝佯不勝。解刀以佩之。罷酒。主悅甚。薛未及就馬。遽召同載而還。重之逾于舊。

唐徐敬業十餘歲。好彈射。英公每曰。此兒相不善。將赤吾族。嘗因獵。命敬業入林逐獸。因乘風縱火欲殺之。敬業知無所避。遂屠馬腹伏其中。火過浴血而立。英公大奇之。二條

唐顏真卿爲平原太守。安祿山逆狀牙孽。真卿度必反。陽托霖雨。增陴浚隍。料丁壯儲糗。歷日與賓客泛舟。

飲酒以紓祿山之疑。果以爲書生不虞也。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祿山破東都。遣段平光傳李愬。愬與蔣清首狗河北。真卿畏衆懼。給諸將曰。吾素識愬等。其首皆非。是乃斬子光。藏三首。他日結芻績體。飲而祭之。新唐書

唐令狐楚除守兗州境方旱。米價甚高。迺吏至公首問米價。幾何。州有幾倉。問訖。屈指獨語曰。舊價若干。四倉出米若干。定價難則可以賑救矣。左右聽之。流語達郡中。富人競發所蓄米。價方平。宋史。植按程史。朱泰檜在相位。民間乏見。鑄貨壅莫售。府尹白檜。檜笑。

權衡一書

審變

三

曰。易耳。卽席命召文思院官。亟諭之曰。適得旨。欲變錢法。煩公依舊夾錫樣。鑄一綰。將以進入。廢見鑄不用。院官退。夜呼工。滿液富家聞之。盡輦宿藏。爭取金粟。泉溢于市。此與令狐同一機括。

唐李抱真鎮潞州。軍資匱闕。計無所爲。有老僧大爲郡人信服。抱真因詣之曰。假和尚之道。以濟軍中。可乎。僧曰。無不可。抱真曰。但言擇日。鞠場焚身。某當于使宅鑿一地道。通連候火作。卽潛以相出。僧喜從之。遂陳狀。贊言抱真命于鞠場積薪貯油。因爲七日道場。晝夜香燈梵唄雜作。抱真亦引僧視地道。使之不疑。

權衡一書

審變

七

佐守汴。或言相國寺佛有汗。玄佐遽命駕自持金帛以施。繼遣其家屬往禮之。翼日復起齋場。由是士庶畢集。輸貨甚衆。乃令將吏籍其物。十日乃閉寺。曰。佛汗止矣。所得數十萬。盡以贍軍事。與抱真頗同。新唐書亦載此事于玄佐本傳內。而云其權譎若此。蓋亦不甚取之矣。

唐建中四年。段秀實爲司農卿。會朱泚反。秀實與將軍劉海濱。涇原將吏岐靈岳等謀誅泚。未發。泚遣韓旻將銳兵三千。聲言迎駕。實襲奉天。秀實謂靈岳曰。事急矣。使靈岳詐爲姚令言符令。旻且還。竊其印。未至。

秀實倒用司農印印待進之曼得符而還

梁開平二年淮南張顥徐溫弑其節度使楊渥溫弟隆演立顥以溫鎮潤州嚴可求說溫曰公舍牙兵而出顥必以弑君之罪歸公溫驚曰奈何可求曰顥懷而暗于事請為公圖之乃往見顥曰公出徐公于外人言公欲奪其兵權而殺之多言亦可畏之顥曰右牙欲之非吾意也業已行矣奈何可求曰止之易耳明日可求邀顥詣溫可求瞋目責溫曰古人不忘一飯之恩況公楊氏宿將今幼嗣初立多事之時乃求自安于外可乎溫謝曰苟諸公見容溫何敢自專

權衡一書

審變

尤

由是不行溫與可求謀密結將軍鍾泰章等壯士三十人斬顥于牙堂暴其弑君之罪初顥與溫謀弑威王溫曰參用左右牙兵心必不一不若獨用吾兵顥不可溫曰然則獨用公兵顥從之至是窮治逆黨皆左牙兵也由是以人以溫為實不知謀隆演以溫為左右牙都指揮使軍府事成取決焉以可求為楊州司馬綱植按此助人作賊不足取也存之正以為戒晉和凝天福五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高祖將幸鄴而襄州安從進反迹已見凝曰陛下幸鄴從進必因此時反則將奈何高祖曰卿將何以待之凝曰先人者

所以奪人也請為宣勅十餘通授之鄴王有急則命將擊之高祖以為然是時鄴王為開封尹留不從幸

高祖至鄴從進果反鄴王即以宣勅命騎將李建崇焦繼勳等討之從進謂高祖方幸鄴不意晉兵之速也行至花山遇建崇等兵以為神速遂敗走五代周顯德中唐張易通判歙州刺史宋匡業使酒陵人果于誅殺無敢犯者易赴其宴先故飲醉就席酒甫行尋其小失遽擲盃推案攘袂大呼詆責蜂起匡業愕然不敢對唯曰通判醉性不可當也易鬼蜮暗啞自如俄引去匡業使吏掖就馬自是見易加敬不敢復

權衡一書

審變

尤

使酒郡事亦賴以濟智業

宋真宗不豫李文定公迪宿內殿祈禳時太子尚幼八大王元儼頗有威名問疾留禁中累日不出執政患之偶翰林司以金盃貯熱水過問之曰王所需也文定取案上墨筆挽水令盡黑王見之大駭意其為毒即上馬去沂陽子曰知彼知已百為百中蓋文忠素知元儼胆怯者可駭而走也樣警宋丁謂執政不許同列留身奏事惟王曾一切委順未嘗忤其意一日曾謂丁曰曾無子欲以弟之子為後欲面求恩澤又不敢留身丁曰如公下坊文正固獨

對進文字一卷具道了。去數步大悔之不數日。
丁遂有珠崖之行。

宋寶元元年黨項圍延安七日。鄰於危者數矣。范侍御
雍為帥。憂形於色。有老軍輟出曰。某邊人遭圍城者
數次。其勢有近於今日者。敵人不善攻。卒不能拔。今
日萬萬無虞。某可以保任。若有不可。某甘斬首。范嘉
其言壯。人心亦為之小安。事平。此較大蒙賞。拔言知
兵。苦料敵者。首稱之。或謂之曰。汝敢肆妄言。萬一不
驗。須伏法。較笑曰。若未之思也。若城果陷。誰暇殺我。
聊欲安衆心耳。智二條

權衡一書

審變

辛

宋文彥博知永興軍。起居令人毋混。鄆人也。至和中。上
言。陝西鐵錢。不便于民。乞廢之。朝廷雖不從。其鄉人
多知之。爭以鐵錢買物。賣者不肯受。長安民多閉肆。
僚屬請禁之。彥博曰。如此是愈使民間擾惑也。乃召
絲絹行人。出其家練帛數百匹。使賣之。曰。納其直者。
盡以鐵錢。勿以銅錢也。于是衆知鐵錢不廢。市肆復
安。天祚
宋至和三年。帝有疾。先是富弼用朝士李仲昌策。自潼
州商湖河穿六澗渠入橫隴故道。北京留守賈昌朝。
素惡弼。陰結內侍武繼隆。令司天官二人俟執政聚

權衡一書

審變

世

時于殿庭抗言。國家不當穿河于北方。致上體不安。
彥博知其意有所在。然未有以制之。後數日。二人又
上言。請皇后同聽政。亦繼隆所教也。史志聰以其狀
白執政。文彥博視而懷之。徐召二人詰之。曰。汝今日
有所言乎。曰。然。曰。天文變異。汝職所當言也。何得輒
預國家大事。汝罪當族。二人懼。色變。彥博曰。觀汝直
狂。愚耳。未忍治汝罪。自今無得復然。二人退。乃出狀
示同列。同列皆憤怒。曰。奴敢爾。僭言何不斬之。彥博
曰。斬之則事彰。灼于中宮不安。衆皆曰。善。既而議遣
司天官定六澗方位。復使二人往。繼隆白請留之。彥
博曰。彼本不敢妄言。有教之者耳。繼隆默不敢對。二
人至六澗。恐治前罪。更言六澗在東北。非正北也。帝
疾尋愈。宋史
宋英宗初即位。有疾。詔請太后權同聽政。治平元年。夏
五月。帝疾大瘳。韓琦欲太后撤簾還政。乃取十餘事
稟帝。帝裁決悉當。琦即詣太后覆奏。后每事稱善。琦
因白。后求去。后曰。相公不可去。我當居深宮耳。遂起
琦。即厲聲命撤簾。簾既落。猶于御屏後見。后衣也。帝
親政。宋呂中曰。當國家危疑之日。大臣之能任事
者。一曰德望。二曰才智。而無德望以鎮之。則

未足以服天下之心。有德望而無才智以充之。則未足以辨天下之事。韓魏公自慶曆嘉祐之時。可謂大事。德望服人心久矣。至于處事應變。胸中才智又足以運用天下。此其所以正英宗之始歟。在真宗之初。則有呂端。在仁宗之初。則有王曾。皆安國家。定社稷之名臣也。續綱目

宋宗澤建中靖國間。為文登令。同年青州教授黃榮。上書自始。蘇編至某州道。文登感寒疾。不能前。牙校督行甚厲。不得已使人致殷勤于宗。宗即具供帳于行館。及命醫診候。至調理安完。而了不知牙校所在。

權衡一書

潘變

世

密訊其從行者云。自至縣。即為縣之胥魁。約飲于營妓。而以次胥吏口更王。席此枝嗜酒食色。至今不肯出戶。屢追促之。乃始同進。

宋建炎初。北使講和。云使來必百官郊迎。其書在廷失色。秦檜恬不為意。盡遣部省吏人迎之。朝見使人必。要褥位。此非臣子之禮。是日檜令朝見。殿廷之內皆以紫幕鋪滿。北人無辭而退。

宋趙汝愚與韓侂胄既定策。欲立寧宗。尊光宗為太上皇。汝愚諭殿帥郭杲。以軍五百至祥禧殿前。祈請御寶。杲入索于職掌內。侍羊馴劉慶祖二人私議曰。今

外議洶洶如此。萬一墮入其手。或以他授。奈何。汝愚開函奉璽之際。慰聖自內出璽與之。智囊

明已之變。北狄南犯。謀報欲據通州倉糧。朝議先焚倉廩。會周文襄公忱至京師。都御史陳儋敏公鑑問計。周曰。賊未至而棄軍實。非計也。何若檄示在京官軍。旌校預給一歲之糧。各令自支。則糧歸京師。又免輦運之費。不數日。賊至通州。無所獲而去。長水日抄

權衡一書

審變

世

解之明日。偽加封識。而藏舊封于懷。俟會間使郵卒持以付已。佯不知而啟之。讀數語。即併舊封還中官。曰。此非吾所當聞。欲杖郵卒以謝罪。中官反為解救。歡笑而散。神史

韓雍旬宣江右時。忽報寧府之弟某王至。公托疾乞少需。密遣人馳召三司。且索白木几。公匍匐拜迎。王入。具言兄叛狀。公辭病。莫聽。請書王索紙左右。昇几進。王詳書其事而去。公上其事。朝廷遣使按無跡。時王兄弟相歡。諱無言。使還朝廷。坐韓離間親王罪。械以往。韓上木几親書方釋。

韓襄毅公在獄中有一郡守治酒具進用金約妓于內徑入幕府公知必有隱物召郡守入問金令妓奉酒畢仍納于盒中隨太守出

明楊繼宗成化中知嘉興時內臣往來百方索賂宗曰請出牒取庫金送太監買布絹入饋因索印券附卷案以便他日磨勘內臣昨吾不敢受

明有御史怒其縣令密使嬖兒侍御史御史暱之遂乘間竊篋中篆去御史顧篆篋空心疑令所爲而不敢發因稱疾不視事聞某教諭有奇才因其問疾密諭之教諭教御史夜半厨中發火火光燭天郡縣

權衡一書

審變

苗

俱赴救御史持篆授縣令他官各有所護及火滅縣令上篆篋則篆在矣或云教諭海瑞也未詳四條明王守仁既擒宸濠乃以付太監張永而身至京口欲朝行在聞巡撫江西俞乃還南昌太監張忠安邊伯許泰已先至恨失宸濠故縱京軍犯守仁或呼名嫚罵守仁不爲動撫之愈厚病者予藥死者棺京軍喪必停車慰問良久始去京軍謂王都堂愛我無復犯者忠泰言寧府富厚甲天下今所蓄安在守仁曰宸濠異時盡以輸京師要人約內應蕭可拔也忠泰故嘗納宸濠賄者氣懾不敢復言已輕守仁文士強之

射固辭不得徐起三發三中京軍皆歡呼忠泰益壯會日長至守仁命居民巷祭已上塚哭時新喪亂悲號震野京軍離家久聞之無不泣下思歸者忠泰不得已班師明史

王陽明既擒逆濠囚于浙省時武廟南幸駐蹕留都中官誘令陽明釋濠還江西俟聖駕親征擒獲差二中貴至浙省諭旨陽明責中官具領狀中官懼事遂寢寧藩既獲聖駕忽夜巡遊群奸意叵測陽明甚憂之適二中貴至浙省陽明張燕于鎮海樓酒半屏人去梯出書簡二篋示之皆此輩交通逆藩之迹也盡

權衡一書

審變

荳

數與之二中貴感謝不已陽明之終免于禍多得二中貴從中維護之力智囊明張佳胤尹滑之三年是爲嘉靖癸丑有盜魁任敬高章稱錦衣使投刺公延入後堂敬拉公左手章擁背敬揪髯笑曰公不知我耶我霸上客來借公帑中萬金耳遂與章共出七首公始知爲賊亦不爲動從容語曰爾所圖者非報仇也卽不七首吾書生能搏爾耶且既詐稱錦衣使奈何使人窺之賊以爲然遂袖七首公曰滑小邑安得萬金且爾僅兩人囊中可裝五千耶抑何策出此官舍耶賊曰公當爲我具大車

一乘載金其上。仍械公如詔。逮故事。勿令一人從。從
卽先刺公。俟吾黨去。然後釋公耳。公曰。逮我。盡行人。
必困爾。卽刺我。何利不若夜行。便二賊稱善。公又曰。
帑金易物色。亦非爾利。邑中多富民。不若如數貸之。
因屬章傳命。召吏劉相來。相有心計人也。相至。公謬
語曰。吾不幸遭意外事。今錦衣公有大氣力。能免我。
吾欲具五千金爲壽。汝邑人富而好義。吾令汝爲貸。
遂取紙筆。手書某也。上宜若干。某也。中宜若干。共九
人符五千金數。九人者。善捕力士也。公又語相曰。天
使在九人者。固富室宜盛服謁見。勿以貨金故作宴。

權衡一書

審變

共

人狀相乃大悟。出公取酒食與酬酢。先飲食以示不
疑。且戒二賊勿多飲。賊益喜。酒畢。囊所屬九人各鮮
衣如富家子。以紙裹鐵器。手捧之。陸續門外。二賊聞
金至。且見其富家狀。不復疑。公呼天平來。又索長几。
橫之後堂。奈章不離公左右。公起持法馬語章曰。汝
不當代官長較視。輕重耶。章稍就几。而九人者捧其
所裹鐵器。競前認爲發金狀。公乘間脫走。大呼擒賊。
敬起撲公不及。自剄樹下。生縛章。拷訊出王保等三
賊。至名。並捕之。已亡。命入京矣。爲上狀。令都督陸炳
盡付諸理。磔于市。居來擒盜志

明徐階。隆慶時。南京振武營兵屢譁。階欲汰之。慮其據
孝陵。不可攻也。先令操江都御史唐繼祿督江防兵。
駐陵旁。而徐下兵部分散之事。遂定。群小瑄。毆御史
于午門。都御史王廷相糾之。階曰。不得王名。勒何益。
且慮彼先誣我。乃使人以好語誘大瑄。先錄其王名。
廷疏上。乃分別逮治。有差階之應變多此類。明史
明神廟雖定儲。而鄭貴妃權。論有寵。東宮不無危疑。侍
衛單敝。資用多匱。彌縫補救。司禮監王安之力爲多。
福邸出藩。貴妃傾宮界之。或迎附東宮。勒止最後十
箱。昇至宮門。安知之。諫曰。此非太子之道也。或曰。業

權衡一書

審變

老

已昇至。奈何安曰。卽昇還之。更簡箱之類。此若十枚。
實以器幣而贈之。乃謂妃曰。適止箱于宮門。欲以彷彿
箱制也。上及貴妃皆大喜。
明梅少司馬國禎。萬曆初仕固安令。固安多中貴。狎視
令長稍強項。則與之爭。公平氣以待。有中貴操豚蹄
餉公。乞爲徵負。公爲烹蹄設飲。使召負者前。訶之。負
者訴以貧。公叱曰。貴人債何債。而敢以貧辭乎。今日
必償。徐之死杖下矣。負者泣而去。中貴意似惻然。公
覺之。乃復呼而慰。額曰。吾固知汝貧甚。然無如何也。
亟齋而子與而妻持錢來。雖然。吾爲汝父母何忍使

汝骨肉離姑寬汝一日夜歸與妻子訣此生不得相見矣負者聞言愈泣中貴亦泣辭不願徵爲之破券嗣是中貴家徵負者皆從寬焉二條

明楊璉授丹徒知縣會中使如浙所至縛守令置舟中得賂始釋將至丹徒璉遜害泗水者二人令若耆老衣冠先馳以迎中使怒曰令安在汝敢來謁我令左右執之二人卽躍入江中潛遁去璉徐至給曰聞公驅二人溺死江中今聖明之世法令森嚴如人命何中使懼禮謝而去雖歷他所亦不復恣智植按君子之于人以忠不以詐以正不以諂以誠意不以

權衡一書

審變

艾

機心此其常也然偶值事變之來或乘于猝或阨于險或投以艱或示以疑尙欲爲刻舟之求守株之待則有時腐顏而爭不如談笑而道也極口而辯不如無言而解也累久而濟不如俄頃而定也竭力而瘁不如出局而明也風濤萬端澄波一鏡劍戟交吼微吟自如此則應變之才有不在尋常意中者然正人用之以獲理勢之通小人用之以盡機械之變取捷一時難以再試毫釐有差豈但謬以千里哉故曰惟一誠字顛撲不破

辦事之才

春秋公二十有五年楚爲掩爲司馬子木使定賦數甲兵甲午爲掩書土田度山林鳩穀澤辨京陵袁淳南數疆塗規假豬町原防牧隰臯井衍沃量入修賦賦車籍馬賦車兵徒兵甲楯之數旣成以授子木禮也左傳

漢自元康以來比年豐稔穀石五錢五鳳四年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言歲豐穀賤農人少利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用卒六萬人宜耀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供京師可省漕卒過半

權衡一書

審變

艾

漢成帝時河決河平元年河隄使者王延世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盛以小石兩船夾載而下之三十六日而隄成綱目

經和二年宋能浚川疏河者待詔賈讓奏言治河有上中下三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使水入卑下以爲汙澤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也故曰善爲川者決之使道自戰國壅防百川各以自利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隄防壅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從河內黎陽至魏郡昭陽東西五有石隄激水使還百餘里間

河再西三東。迫阨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堤。勢不能遠。汎濫。月自定。今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乃多穿漕渠于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可從淇口以東。爲石隄。多張水門。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則填淤加肥。禾麥更爲秔稻。轉

權衡一書

審變

早

漕舟船便。此三利也。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乃繕完故隄。增卑培薄。勞費無已。豈逢其害。此最下策也。目。本朝河東制府王公士俊曰。賈讓三策。塗聽耳食之徒。信爲奇計。然據其上策。謂徙空冀州之民。捐地以予河。此說果可輕率行乎。無論今日河道南徙。迥不相謀。卽令漢成帝時。毀壞城郭田廬塚墓。以萬萬計。拱手讓之。然河性不常。潰走靡定。以大禹故道。猶不能循軌久安。而果止于冀州。不再徙乎。徙之而我復避之乎。卽云西薄大山。東薄金堤。勢不能遠。汎然而金堤亦難

倚恃于漢文帝十二年。已經東潰矣。詎非前車之鑒。矧燕冀齊豫。豈有半屬汪洋之理。是其不得妄動也。明矣。至于中策。謂據堅地。作石隄。多穿漕渠。引水灌田。作高下之門。以時蓄洩。此說近似。然恐緩流之時。積沙淤澱。怒流之時。水門衝決。資漕漕而時啟閉。聽我驅策。河又未必煩首從也。惟故堤增卑培薄。雖謂下策。實乃古今共由之道。蓋治河與治兵不同。治兵可以出奇制勝。治河不可以出奇制勝。非不可也。勢有所不得也。夫相其事。勢析其原。委籌其緩急。究其分合。老成持重之計如是而已。豈有一勞永逸之計。

權衡一書

審變

早

漢劉脩攻劉璋。拔成都。軍用不足。脩甚憂之。劉巴曰。易耳。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價。令吏爲官市。脩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克實。零陵先。植按宋崇寧中。沈晦論當十錢。畧曰。小錢之便于民久矣。古者軍興用乏。或以一當百。至于當十。此權時之術。非可行于無事之世。今當十之議。固足矜目前。然使游手鼓鑄。無故有倍稱之息。何憚而不爲。雖日加斷斬。勢不可止。恐夫能期歲。東南小錢輕。錢輕則物重。物重則民益困。盜賊所由起也。所論最爲劉當不可不知。

蜀費福識悟過人。爲尙書令。省。漢。文。書。奉。封。意。終。亦。不。忘。常。以。朝。脯。聽。事。其。間。接。納。賓。客。飲。食。博。盡。人。之。歡。而。事。無。廢。闕。及。董。允。代。禪。始。欲。殺。之。旬。日。之。中。已。多。愆。滯。乃。歎。曰。人。才。相。遠。如。此。非。吾。所。及。也。乃。聽。事。終。日。而。猶。有。不。服。焉。綱目

晉陶侃爲廣州刺史。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甕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其勵志勤力。皆此類也。後都督荆雍益梁州諸軍事。時造船。木屑及竹頭悉令舉掌之。咸不解。所以後正會積雪。始晴。屢事前餘。猶濕。于是以木

權衡一書

審變

聖

屑布地。及桓溫伐蜀。又以侃所貯竹頭作丁裝船。其綜理微密。皆此類也。晉書

晉安帝時。劉裕以劉穆之領軍司穆之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壅滯。賓客輻輳。求訴百端。內外咨稟。盈階滿室。日覽詞訟。手答牋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不相參涉。悉皆賅舉。又對客。語實。言談笑賞。未嘗倦苦。裁有閑暇。自手寫書。尋覽校定。宋書

齊高帝輔政。有意欲鑄錢。建元四年。奉朝請。孔顗上鑄錢均貨議。其畧以爲。鑄錢之弊。在輕重屢變。重錢患難用。而難用爲累。輕錢弊盜鑄。而盜鑄爲禍。深人

所以盜鑄而發法不禁者。由上鑄錢惜銅愛工也。惜銅愛工。欲令輕而數多。使省工而易成。不詳慮其爲患也。自漢鑄五銖。至宋文帝歷五百餘年。制度世有廢興。而不變五銖錢者。明其輕重可法。得貨易之宜也。以爲泉府鼓鑄錢重五銖。一依漢法。若官鑄已布于人。使嚴斷剪鑿。輕小破缺。無周郭者。悉不得行。史南隋煬帝幸廣陵。既開渠。而舟至寧陵界。每阻水淺。以問虞世基。答曰。請爲鐵脚木鵝。長一丈二尺。上流放下。如木鵝。住卽是淺處。帝依其言。驗之。自雍邱至灌口。得一百二十九處。智囊

權衡一書

審變

聖

唐玄宗開元十八年。宣州刺史裴耀卿。朝集京師。玄宗訪以漕事。耀卿條上便宜曰。江南送租庸調物。以歲二。月至揚州。入斗門。四月以後。始度淮入汴。常苦水淺。六七月乃至河口。而河水方漲。須八九月水落。始得上河入洛。而漕路多梗。船楫阻隘。江南之人。不習河事。轉雇河師。水手。重爲勞費。其得行日少。阻滯日多。今漢隋漕路。瀕河倉廩遺跡。可尋。可於河口置武牢倉。登縣置洛口倉。使江南之舟。不入黃河。黃河之舟。不入洛口。而河陽柏崖太原永豐渭南諸倉。節級轉運。水通則舟行。水淺則舫於倉。以待則舟無停留。

而物不耗失此甚利也。新唐書○開元二十二年以裴耀卿爲江淮河南轉運使。耀卿于河口置輸場。場東置河陰倉。西置柏崖倉。三門東置集津倉。西置太原倉。鑿清渠十八里以避三門之險。先是舟運江淮之米至東都含嘉倉。僦車陸運三百里至陝。率兩斛用千錢。耀卿以江淮舟運悉輸河陰倉。更用舟運至含嘉倉。及太原倉。入渭輸關中。凡三歲運米七百萬斛。省僦車錢三十萬緡。綱目

唐德宗時度支劉晏有精力多機智。變通有無。曲盡其妙。常以厚直募善走者。置遞相望。覘報四方物價。不

權衡一書

審變

望

數日皆達。食貨輕重之權。悉制在掌握。國家獲利而天下無甚貴甚賤之憂。晏以爲辨集衆務在于得人。故必擇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其勾檢簿書出納錢穀事。雖至細必委之士類。吏惟書符牒不得輕出一言。其屬官雖居數千里外。奉教令如在目前。無敢欺罔。晏又以爲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故其理財常以養民爲先。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雨雪豐歉之狀以告。豐則貴糴。歉則賤糴。或以穀易雜貨供官用。而於豐處賣之。知院官始見不稔之端。先申至某月須如干蠲免。某月須如干救助。及期晏不俟州

縣申請。卽奏行之。不待其困弊流殍然後賑之也。晏專用權鹽法。充軍國之用。以爲官多則民擾。故但于出鹽之鄉置官收鹽。轉鬻于商人任其所之。其去鹽鄉遠者。轉官鹽于彼貯之。或商絕鹽貴。則減價鬻之。謂之常平鹽。官獲其利而民不乏鹽。先是運關東穀入長安者。以河流湍悍。率一斛得八斗。晏以爲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各隨便宜造運船。教漕卒緣水置倉。轉相受給。自是每歲運穀或至百餘萬斛。無斗升沉覆者。於楊子置場造船。般給千緡。或言用不及半。請損之。晏曰不然。論大計者不可惜小費。凡事必爲永

權衡一書

審變

望

久之慮。今始置船場。執事者多當先使之私用。無窮則官物堅完矣。若遽典之。胥肩較計。安能入行乎。異日必有減之者。減半以下猶可也。過此則不能運矣。後及咸通中有司計費而給之。船益脆薄。漕運遂廢。晏爲人勤力事無閑劇。必于一日中決之。後來言財利者皆莫能及。

梁吳越王錢鏐。自少在軍中。夜未嘗寐。倦極則就圓木小枕。或枕大鈴。寐輒輒歌而寤。名曰警枕。置粉盤于卧內。有所記則書盤中。比老不傳。綱目

宋祥符中。禁中火。時丁謂至營復官室。患取土遠。乃命

鑿通衢取土不日皆成巨壑乃決汴水入壑中引諸道竹木簾筏及船運雜材盡自壑中入至公門事畢却以拆棄瓦礫灰壤實于壑中復爲街衢一舉而三役濟計省費以億萬計智囊

宋王旦在中書祥符末內帑災繼帛幾罄三司使林特請和市于河外草三上旦悉柳之既而特率屬僚訴于宰府旦徐曰瑣微之帛固應自至奈彰國弱于四方居數日外貢併集受帛四百萬蓋且先以密符督之也國老談苑

宋王欽若爲亳州判官監會亭倉天久雨倉以水濕故

權衡一書

審變

吳

不爲受納民自遠方來輸租者深以爲苦欽若悉命輸之倉奏請不拘年次先支濕米太宗大喜因識其名由是大用智囊

宋真宗問李迪陝西兵數對曰臣爲轉運使時以方寸小冊記兵及糧以備調發今猶置佩囊中卽書其數以進上曰不意頗牧在吾禁中偶鈔

宋田瑜慶曆中爲兩浙轉運按察使杭州龍山堤歲決水冒民居輒賦芻塞之瑜與民約每芻十束使輸石一尺率五歲得石百萬爲石堤堤固而歲不調民矣

宋史

宋神宗世衛知澠池縣旁山有廟世衛葺之其深重大衆

不能舉世衛乃令縣幹剪髮如手縛者驅數對于馬前云欲詣廟中教手縛傾城人隨往觀既至謂觀者曰汝曹先爲我致廟梁然後觀手縛衆欣然趨下山共舉之須臾而上馮猶龍云近于欺矣褒姒雖啟齒恐烽火從此不靈也必也實教手縛爲兩得之

宋時蘇州至崑山縣凡七十里皆淺水無陸途民頗病涉久欲爲長堤而澤國艱于取土嘉祐中人有獻計就水中以蓮蔕芻蕘爲牆兩行相去三尺去牆六丈又爲一牆亦如此澆水中淤泥實蓮蔕中俟乾則

權衡一書

審變

吳

以水車汰去兩牆間之舊水牆間六尺皆土留其半以爲堤脚掘其半爲渠取土以爲堤每三四里則爲一橋以通南北之水不日堤成卽今費門塘也二條宋楊佐爲陵州推官州有鹽井深五十丈皆石也底用栢木爲幹上出井口垂綆而下方能及水歲久幹摧敗欲易之而陰氣騰上人者輒死唯天有雨則氣隨以下稍能施工晴則亟止佐教工人以木盤貯水穴竅灑之如雨滴然謂之雨盤如是累月井幹一新利復其舊宋史

宋初兩浙獻龍船長二十餘丈上爲宮室層樓設御榻

以脩遊幸歲久腹敗欲修治而水中不可施工熙寧中宦官黃懷信獻計於金明池北鑿大澳可容龍船其下置柱以大木梁其上乃決注水入澳引智囊苗梁上卽車去澳中水完補訖復以水浮船撤去梁柱以大屋蒙之遂爲藏船之室永無暴露之患

宋蘇軾知杭州杭本近海地泉鹹苦居民稀少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於水白居易又浚西湖水入清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頃民以殷富湖水多葑自唐及錢氏歲輒開治宋興廢之葑積爲田水無幾矣清河失利取給江湖舟行市中潮又多淤三

權衡一書

審變

哭

年一淘爲民大患六井亦幾於廢軾見茅山一河專受江湖鹽橋一河專受湖水遂浚二河以通漕復造堰牐以爲湖水蓄洩之限江湖不復入市以餘力復完六井又取葑田積湖中南北徑三十里爲長堤以通行者吳人種麥春輒芟除不遺寸草且募人種菱湖中葑不復生收其利以脩修湖取救荒餘錢萬緡糧萬石及請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堤成植芙蓉楊柳其上望之如畫圃杭人名爲蘇公堤宋史

宋高宗南渡駐驛臨安草創行在方造一殿無瓦而天雨郡與漕司憂之忽一吏白曰多差兵士以錢錢分

俵關廟舖店賃借樓屋腰簷瓦若干旬月新瓦到如數倍還郡司從之殿瓦咄咄而辨智囊

宋張翥知處州嘗欲造大舟募僚不能計其直翥敕先造一小舟量其尺寸而十倍算之又欲築紹興園神廟垣召匠計之云費八萬緡翥敕之自築一丈長約算之可直二萬卽以二萬與匠者宋史植按丈量法欲量高樹止量其影法用一丈竿植日中視竿影得若干尺卽以此分樹影之長短如丈竿每丈得五尺則樹影卽以每五尺作一丈無疑也凡事無死法人自悟入耳

權衡一書

審變

哭

宋創都錢唐需材木甚大所在鼎沸鄧光祖知嚴州姝不經意徐集各里正以朝廷所降木色丈尺人予一紙令各具界中寺廟館驛官道木與所降色樣合者供之既供令匠往視皆合令里正自伐官特予糧須災木大集民間毫無所苦池北偶談

宋河中府浮梁用鐵牛八維之一牛且數萬斤治平中水暴漲絕梁牽牛没于河募能出之者真定僧懷丙以二大舟實土夾牛維之用大木爲灌衝狀鈎牛徐去其土舟浮牛出轉運使張燾以聞賜紫衣宋史口趙從善尹京日宣寺欲窘之科降設醮紅卓子三百

隻。內批限一日辦集。從善。命于酒坊茶肆取卓相類者。三百淨洗糊以白紙。用紅漆塗之。又兩宮幸聚景園。夜過萬松嶺。立索火炬三千。從善命取諸瓦舍妓館。不拘竹簾蘆簾。實以脂卷而繩之。繫于夾道松樹左右。照耀比于白日。智囊

金張穀。大定中為同州觀察判官。是時出兵脩邊。州徵箭十萬。限以鵬鴈羽為之。其價翔踊不可得。穀曰。矢去物也。何羽不可。節度使曰。當須省報。穀曰。州距京師二千里。如民急何。萬一有責下官身任其咎。一日之間。價減數倍。尚書省竟如所請。

權衡一書

審變

辛

元至正初。國子祭酒虞集。嘗論京師恃東南運糧為實。竭民力以航不測。與同列進曰。京師之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濱青齊。萑葦之場也。海潮日至。淤為沃壤。用浙人之法。築堤捍水為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合其衆分授。以地官定其畔。以為限。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為萬夫之長。千夫百夫亦如之。察其惰者。易之。三年視其成。以地之高下定額于朝廷。以次漸征之。五年有積蓄。命以官。十年佩之符印。得以傳子孫。如軍官之法。可以近衛京師。外禦島夷矣。事竟寢。

權衡一書

審變

辛

元至正十一年。賈魯治河功成。特命翰林學士承旨歐陽玄。製河平碑文。玄以遷固記河渠。清江薩載治水之道。不言其方。使後世無所考。則乃作河防記。其言曰。治河一也。有疏有濬。有塞。壘河之流。因而導之。謂之疏。去河之淤。因而深之。謂之濬。抑河之暴。因而扼之。謂之塞。疏濬之別。有四。曰生地。曰故道。曰河身。曰減水。河生地有直有紆。因直而鑿之。可就故道。故道有高有卑。高者平之以趨卑。高下相就。則高不壅而潰。卑不瀦而堙。河身有廣狹。狹難受水。水溢悍。故狹者以計闊之。廣難為岸。岸善崩。故廣者以計禦之。減水河者。水放曠。則以制其狂。水驟突。則以殺其怒。治隄一也。有創築。脩築。補築之名。有刺水隄。有截河隄。有護岸隄。有縷水隄。有石船隄。治埽一也。有岸埽。水埽。有龍尾欄頭馬頭等埽。其為埽臺及推卷牽制。蘊掛之法。有用土。用石。用鐵。用草。用木。用杙。用繩之方。塞河一也。有缺口。有豁口。有龍口。缺口者。已成川。豁口者。舊常為水所豁。水退。則口下于隄。水漲。則溢出。于口。龍口者。水之所會。口新。河入故道之源也。每埽不等。以蒲蒿綿腰索。徑寸許者。縱鋪。廣可一二十步。長可二三十步。又以曳埽索。徑三寸。或四寸。長二面。

餘尺者。衝鋪之相間。復以竹葉麻絲大綫長三百尺者。爲管心。亦就繫綿腰索之端于其上。以草數千束。多至萬餘。勻布厚鋪于綿腰索之上。繫而納之。丁夫數千。以足踏實。推卷稍高。卽以水工二人立其上。而號于衆。衆聲力舉。用小大推梯。推卷成埽。高下長短不等。大者高二丈。小者不下丈餘。又用大索四五爲腰索。縛致河濱。選健丁操管心索。順埽臺立踏。或掛之臺中。鉄猶大槓之上。以漸縋之下。水埽後。掘地爲渠。陷管心索。渠中以散草厚覆。築之以土。其上復以土牛雜草小埽梢上。多寡厚薄。先後隨宜修疊。爲埽

權衡一書

審變

至

臺務使牽制上下。縝密堅壯。互爲犄角。不使動搖。積累既畢。復施前法。卷埽以厭。先下之埽。量水淺深。制埽厚薄。疊之多至四埽而止。兩埽之間。置竹絡高二丈。或三丈。闊四丈五尺。實以小石土牛。旣滿。繫以竹纜。其兩旁並埽。密下大橋。就以竹絡上大竹腰索。繫于橋上。東西兩埽。及其中竹絡之上。以草土等物。築爲埽臺。約長五十步。或百步。再下埽。卽以竹索或麻索長八百尺。或五百尺者一二。雜廁其餘管心索之間。俟埽入水之後。其餘管心索。如前蘊掛。以管心長索。遠置五七十步之外。或鉄猫。或大橋。曳而繫之。通

管束累日所下之埽。再以草土等物。通修成隄。又以龍尾大埽。密掛于護隄大橋。分析水勢。龍尾者。伐大樹連稍繫之。隄旁隨水上下。以破壩岸浪者也。曾又思障水入故河之方。逆流排大舡二十七艘。前後連以大桅或長棒。用大麻索竹紐絞縛。綴爲方舟。又用大麻索竹紐。同舡身繳繞上下。令牢不可破。乃以鉄猫于上流。碇之水中。又以竹紐絕長七八百尺者。繫兩岸大槓上。每紐或碇二舟。或三舟。使不得下。船腹畧鋪散草。滿貯小石。以合子板釘合之。復以埽密布合子板上。或二重。或三重。以大麻索縛之急。復縛橫

權衡一書

審變

至

木三道于頭桅。皆以索維之。用竹編笆。夾以草石。立之桅前。約長丈餘。名曰水簾。復以木梢柱。使簾不偃仆。然後選水工便捷者。每船各二人。執斧鑿立舡首尾岸上。搥鼓爲號。鼓鳴一時。齊鑿。須臾舟穴。水入舟沉。遇決河水怒溢。故河水暴增。卽重樹水簾。令後復布小埽土牛白關長稍。雜以草木等物。隨宜填壩。以繼之。石船下詣實地。出水基址漸高。復卷大埽以壓之前。船勢畧定。尋用前法沉餘船。以竟後功。昏曉百刻。役夫分番。無少間斷。舡隄之後。草埽三道並舉。中置竹絡盛石。並掃置橋。繫纜四埽。及絡一如修葺水

隄之法。是役也。朝廷不惜重費。魯能竭其心思智計之巧。乘其精神胆氣之壯。不惜劬瘁。不畏譏評。以報君相知人之明。宜悉書之。使職史氏者有所考証。元至正十六年。董搏霄建議。海寧一境不通舟楫。軍糧唯陸運。陸運之方。每人行十步。三十六人可行一里。三千六百人可行百里。每人負米四斗。以夾布囊盛之。用印封識。人不怠肩。米不着地。排列成行。口五百回。計路二十八里。輕行一十四里。重行一十四里。日可運米二百石。人米一升。可供二萬人。此百里一日運糧之術也。四條元史

權衡一書

審變

審

明蘭芳。永樂間爲工部主事。按視河決。上言新築岸埽。止用草索。不能堅久。宜編木成大囤。貫樁其中。實以瓦石。復以木橫貫樁表。牽築堤上。則殺水固堤之長策也。詔從之。其後築堤者遵用其法。明史
明初踵元舊。用海運。然海險多覆溺。而陸運入衛。置通運所。每所民夫三千。車三百兩。民困其役。永樂九年。濟寧同知潘正叔建請。開舊會通以運。乃命工尙宋禮等董其事。發山東六郡丁夫十六萬。開濬之。老人白英以爲元導汶入洸。出濟寧而陽穀汶上東平之間。地高圩數丈。南旺之間。水淺涸膠。舟不任載。固其

理也。今築壩于東平州之戴村。抑汶水無東流。令盡入南旺湖。南旺者運道之脊也。得全汶而湖深廣。宜可漕。于是疏衛河達海。豐古河而築壩于汶上縣之戴村。橫亘五里。過抑汶水入南旺。至南旺而中分。分之四南流。以屬徐沛。分之六北流。以達臨清。又迹元舊相地勢。高下爲水閘。以時啟閉。便蓄洩。自分水至臨清。地降九十尺。爲閘十有七。而達于漳衛。自分水至沽頭。地降百十有六尺。爲閘二十有一。而達于河。淮又自汴城北金龍口。開黃河故道。分水下達魚臺縣塌場口。以益漣河。設清江衛提舉司。創造糧

權衡一書

審變

審

艘底平。倉潤度淺易脫。得水僅六季而足。六季者三尺也。于是運道通。命平江伯瑄專理漕事。瑄復疏清江浦。引水由管家湖入鴨陳口。達淮。以避淮河風濤之險。浚瓜州儀真三壩。祛潮港之壅。鑿徐呂二洪之巨石。以平水怒。行沛縣招陽濟寧南旺高郵甯社諸湖。築長堤以蓄巨漕。開泰州白塔河以通大江。鑿高郵渠四十里。以便舟楫。自淮抵臨清。增閘四十有七。自淮至通州。濱河置廬舍五百六十八所。居卒以治淺緣河堤。種樹鑿井。以待賜者。置倉于淮安徐州臨清通州。以便轉輸。亘四千里。漕河事宜。皆瑄所經營。

由是漕道便利歲運至四百萬石

治安募要

明張愷鄆縣人宣德三年以監生為江陵令時征交趾

大軍過總督日晡立取火爐及架數百愷即命木工

以方漆卓鋸半脚鑿其中以鐵鍋實之已又取馬槽

千餘即取針工各戶婦人以棉布縫成槽槽口綴以

繩用木椿張其四角飼馬食過便收卷前路足用遂

以為法智囊

明周忱巡撫江南嘗陰為冊記陰晴風雨或言某日江

中遇風失米者忱言是日江中無風其人驚服三殿

重建詔取牛膠萬斤為絲繪用忱適赴京遇勅使趣

權衡一書

審變

彙

之還忱不應至京乃言庫貯牛皮歲久朽腐請出煎

膠俟歸市皮價庫明史

明景泰四年徐有功督治張秋河嘗欲築一決口下木

石若無有者或以下有龍有異僧居山中貞往叩之

僧云聖人無欲貞沉思竟日悟曰僧蓋言龍有欲也

吾聞龍惜珠吾有以制之矣鐵能融珠乃鎔鐵數萬

斤下之龍一夕徙而決口塞讀史筆記

明時漕運京糧唯通州倉臨河近便自通州抵京倉陸

運四十餘里費殷而漕耗不給各處赴京操軍人役

用乏景泰中劉本道慮二者之病奏將通州倉糧于

各月無事之時令歇操軍旋運至京每三十石給賞

官銀一兩而漕運之糧止于通州交納就彼增置倉

廩三百間以便收貯歲積羨餘米五十餘萬石以廣

京儲上賜二品服旌之智囊

明陶魯字自強補廣東新會縣丞都御史韓公雍下令

索犒軍牛百頭限三日具公令出如山羣寮皆不敢

應魯踰列任之三司及同官交責其妄魯曰不以相

累乃榜城門云一牛酬五十金有人以一牛至即與

五十金明日牛爭集魯選取百頭肥健者平價與之

曰此韓公命也如期而獻公大稱賞檄魯隸麾下任

權衡一書

審變

彙

以兵政累遷至方伯智囊植按此即商君徙木之事

而善用之者也軍旅倥偬之際事固非此不集

明弘治十年命戶部劉大夏出理邊餉或曰北邊糧草

半屬中貴人子弟經營公素不與此輩合恐不免剛

以取禍大夏曰處事以理不以勢俟至彼圖之既至

召邊上父老日夕講究遂得其要領一日揭榜通衢

云某倉缺糧若干石每石給官價若干但願輸者米

自十石以上草自百束以上俱准告雖中貴子弟亦

不禁不兩月倉場充牣益往時糧百石草千束方准

告以故中貴子弟爭相為市自此法立有糧草之家

自得告輪中貴子弟。即欲收糴無處可得。公有餘積。家有餘財。

明汪應軫當武宗南巡。率同館舒芬等。抗疏以諫。廷杖幾斃。出守泗州。泗州民情。弗知農桑。軫至。首勸之耕。出帑金買桑于湖南。教之藝。募桑婦若干人。教之蠶。事郵卒馳報。駕且至。他邑傍徨勾攝爲具。民至塞戶。逃匿軫獨凝然弗動。曰。駕果至。費旦夕可貸而集。今駕來。未有期。而倉卒措辦。科派四出。吏胥易爲奸。儻費集而駕不果至。則奈何。他邑用執炬夫役以千計。伺候彌月。有凍餓死者。軫命縛炬榆柳間。以一夫掌。

權衡一書

審變

美

十炬及駕。夜歷境。炬伍整飭。反過他所。時中使絡繹。道路恣索無厭。軫計中人陰懼。可攝以威。乃率壯士百人列舟次。呼諾之聲震遠近。中使錯愕。不知所爲。軫麾從人速牽舟行。頃刻百里。遂出汨境。後有至者。方飲戢不敢肆。而公復禮遇之。於是皆咎前使而深德公。上至南都。諭令泗州進美女善歌吹者數十人。蓋中使銜軫。而以是難之也。軫奏泗州婦女荒陋。且近多流亡。無以應敕旨。臣向所募桑婦若干人。倘蒙納之官中。俾受蠶事。實于王化有神。詔且停止。二條。明嘉靖中。侍郎譚綸上言。足國必先富民。欲富民必重。

權衡一書

審變

美

布帛菽粟而賤銀。欲賤銀必行錢法。以濟銀之不及。今之議錢法者。皆曰。鑄錢之費與銀相當。朝廷何利焉。臣以爲。歲鑄一萬金。則國家增一萬金之錢。流布海內。鑄錢愈多。則增銀亦愈多。是藏富之術也。又謂錢者泉也。今之錢。惟欲布之于下。而不推輪之于上。是以錢之權輕。而上不得制其生息之柄。且錢識以年號。制度不一。盜鑄者得以行其僞。請自今歲出銀一百二十萬。發兩京開局。設官鑄造。制必精好。輕重適均。每錢重一錢十文。值銀一分。俱以大明通寶爲識。期可行之萬世。必使上下通用。民間得以錢輪官。除起運折色收銀。餘存留支用。及罪贖紙錢。一應以錢克用人情物之甚用。則貴惟恐其鑄之不給。不患其積之無用。是生財之柄。制之在我也。至于從前制錢。及先代錢。或諸僞鑄。不必禁限。反滋駭擾。但令以非此類者。不用于官。則新錢盛行。舊錢自止。富國足民之道。無害于此。治安。明張永明嘉靖間。授蕪湖令。蕪當孔道。使客厨傳。日不暇給。民生困憊。章聖梓宮南附。所過都邑。設綺紈帳。殿供器。治金爲之。又聞官原索賂。遺一不當意。輒辱官司。官司莫敢誰何。永明于潁江佛寺。聖其棟宇。代。

帳殿飾供器鎔金以代冶省節不貲而調度有方卒無譴駁于境上者智囊

嘉靖丁巳四月三殿十五門俱火海鹽鄭公曉時協理戎政率營軍三萬人打掃火焦鄭公白黃司禮磚瓦木石不必盡數發出如石全者半者一尺以上者各另團圓就便堆積白玉石燒成石灰者亦另堆積磚瓦皆然不數日工部欲改修端門外廊房爲六科並各朝房午門以裏欲補修燒柱墻缺又于謹身殿後乾清宮前隆宗景運二門中砌高墻一道攔斷內外內監工部議從外運磚運灰運黃土調灰一時起小

權衡一書

審變

卒

車五千輛民間騷動公告黃司禮曰午門外堆積舊磚石并石灰無數可盡與工部修端門外廊房其在午門以內者可與內監修理柱空并砌乾清宮前墻黃甚喜公又曰修砌必用黃土今工部起車五千兩一時不得集況長安兩門永天端門午門止可容人夫出入再加車輜阻難行見今大工動作兩門外多空地可充黃土用却命軍搬焦土填上用黃土蓋豈不兩便黃曰善公曰午門以裏臺基壞石移出長安兩門甚遠今厚載門修砌剝岸若命軍搬出右順門由啟明門前下北甚近就此石作剝岸填壩

權衡一書

審變

空

不須減工部估料但省軍士勞力亦可黃又曰善公曰舊例火焦木軍搬送琉璃黑密二廠徑四十里今焦木皆長大不惟皇城諸門難出外面房調路狹難行難轉況今災變各門內臣小房非燬即拆壞必須修葺方可容身莫若將焦木移出左右順門外並啟明長庚兩長街聽各內臣劈取焦木作炭木心可用者任便取去各修私房以皇城內物修皇城內房不出皇城四門亦省財力黃又曰善舊聞明隆慶六年河決運道大阻布政王宗沐言海運有二利巡撫梁夢龍然其議自行視海上因獻議海道南自淮安至膠州北自天津至滄海多商販往來島人出入其上舟楫通行淮安而東由登萊泊天津計里三千三百風便兩旬可達舟由近洋多島嶼聯絡可避風誠令五月以前風柔出海汛期不爽即千艘萬櫓保無虞也詔晉宗沐食都御史督漕宗沐進說曰唐人都秦右據岷涼左通河渭得險而不得水宋人都梁背負大梁面據淮汴得水而不得險我國家都燕北有居庸關巫閼以爲城南通大海以爲池燕都之受海猶憑左臂從腋下取物也河又日南終梗漕先臣邱濬有言會通一河譬則人身之咽喉一日

食不下咽。立有死亡之患。非主河以海佐之計。罔之矣。元人海道之敗。以其起太倉。嘉定以北。水多。蛟龍窟宅。居之若北海。視元道。且速。河道之窮。無便此者。詔試行。殊利便。乃與河道兼行之。續史。植按海運始于元至元二十八年。初。宋季有朱清張瑄殺人亡命。潛居沙門島。往來洋海。為椎劫。入元。就招為防海民。義伯顏稔其習海事。後議漕。清等請從海運。伯顏請試之。造平底海船六十艘。運糧四萬六千餘石。皆至京師。乃立都漕運萬戶府。令清瑄等督掌海運。其至元二十九年。海道自劉家港開洋。至撐腳。

權衡一書

審變

奎

沙轉沙嘴。至三沙洋子江。過鹽沙大洪。又過萬里長灘。放大洋。至青水洋。黑水洋。至成山。過劉島。至芝罘。沙門二島。放萊州大洋。抵界河口。明年。千戶殷明畧。又開新道。從劉家港入海。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轉西至劉家島。又至登州。沙門島。于萊州大洋入界河。雷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而已。自是春夏二運。增至三百萬石。史稱為一代良法。明初。于浙海置遮洋總督。海運以餉遼東。嘉靖中。胡應嘉建議罷之。至是。河大敗。漕科臣請復遮洋海運。宗沐因上言。海道舟楫屢通。

臣嘗遣指揮王惟精等。自淮安運米二千石。自膠州運麥一千五百石。令入海。由天津以試海道。無不利者。比之元人殷明畧。故道實為安便。故詔試行之。然是歲以三百艘試之。壞七艘。遂復罷而海道塞矣。明景藩役興。王舟涉淮。從鼓城達于寶應。俱頓千里。舳艫萬餘艘。兵衛夾途。錦纜而牽者五萬人。兩淮各除道五丈。直民廬輒撤之。范櫓令傍廬置敝。舡覆土板上。望如平地。居者以安。時諸郡括丁夫俟役。呼召甚棘。櫓畧不為儲待。漕撫大憂之。召為語。櫓謾曰。明公在何處耶。漕撫拂然曰。乃欲委罪于我。我一老夫何。

權衡一書

審變

奎

濟曰。非敢然也。獨仰明公。斯易集耳。曰。奈何。櫓曰。今王舡方出。糧舡必不敢入。開比。次坐候。日費為難。今以旗甲守舡。而用其十人。為夫。彼利得。假直趨役。必喜。第須一紙牌耳。曰。如不足。何。曰。今鳳陽以夫數萬。協濟於徐。役畢。必道淮而反。若乘歸途之便。資而役之。無不樂應者。則數具矣。都御史大喜。稱服。櫓進曰。然而無用也。復愕然起曰。何故。曰。方今上流蓄水。以濟王舟。比入黃則各閘皆洩。勢若建瓴。安用衆為。曰。是固然矣。彼肯恬然自去乎。曰。更計之。公勿憂。都御史歎曰。君有心計。吾不能及也。先是光祿寺劄沿途。

郡縣具王膳食品珍異每頓直數千兩。積神大明會典。爭于撫院曰。王舟所過州縣止供鷄鵝柴炭。此明證也。且光祿脩萬方王食以辦。此窮州僻縣何緣應奉乎。撫按然之。爲咨禮部。部更奏令第具膳直。王頓二十兩。如十兩省供費巨萬計。比至。擯遣人持鋌金逆于途。遺王左右曰。水悍難泊。惟留意于是。王舟皆窮日行。水漂疾如激箭。三泊供止千三百。比至儀真而一夕五萬矣。智業。

明王國光萬曆初爲戶部尙書。時京軍支糧通州者。候伺甚艱。國光請遣部郎一人司之。名坐糧廳投牒驗。

權衡十書

審變

畜

發無過三日。諸軍便之。天下錢穀散隸諸司。淆亂無紀。國光請歸併責成。議輔府州縣歸福建司。南畿歸四川司。鹽課歸山東司。關稅歸貴州司。淮徐臨德諸倉歸雲南司。御馬象房及二十四馬房芻料歸廣西司。遂爲定制。明史

明周之屏在南粵時。江陵欲行丈量。有司以獐獐田不可問。比入覲。藩臬郡邑合言于朝。江陵厲聲曰。只管丈周。悟其意。揖而出。衆尙囁嚅。江陵笑曰。去者解事人也。衆出以問之曰。相君方欲一法度以齊天下。肯明言有田不可丈耶。申縮當在吾輩。衆方豁然。

明萬曆中。鼎建兩宮大石。御史石僉用五城人。之工部郎中賀盛瑞川主事郭知易議。造十六輪大車。用騾一千八百頭。拽運計二十二日到京。費不足七千兩。又造四輪官車百輛。召募殷實戶領之。拽運木石。每日計騾給直。其車價每輛百金。每年扣其運價二十兩。以五年爲率。官銀固在一民不擾。慈寧宮石礎二十餘。公令運入工所。內監譚然言。舊公曰。石安得言。舊一鑿便新。有事我自當之不爾。累也。獻陵墳頂石重萬餘斤。石工言非五百人不能秤起。公念取夫于京遠。且五十餘里。用止片時。而令人往返。

權衡十書

審變

奎

百里給價難爲公。不給價難爲私。乃于近村壯丁。借片時人給錢三文。費不千餘錢。而石已合筭矣。神官監修造。例用板瓦。然官瓦黑而惡。乃每片價一分四厘。民瓦白而堅。每片價止三厘。諸閹陰耗食于官。密民瓦莫利也。盛瑞督事。乃躬至監。謂諸閹曰。監修幾年矣。老成者應曰。三十餘年。公曰。三十餘年而漏若此。非以瓦薄惡故耶。曰。然。公乃陰運官民瓦各一千記。以字而參聚之。于是邀監工中官至瓦所。公謂曰。瓦惟衆擇可者。食曰。白者佳。取驗之。民瓦也。公曰。民瓦既佳且賤。何苦而用官密。監者曰。此祖宗舊制。

誰敢違之。公曰：祖制用官審爲官，勝于民也。豈謂冒破錢糧不堪至此？余正欲具疏借監官爲證耳。遂去。監者隨至寓下，氣謂公曰：此端一開，官審無用，且得罪。請如舊，公不可。請用官民各半，復不可。監者知不可奪，乃曰：惟公命。第幸勿泄于他監工者。于是用民瓦二十萬，省帑金二千餘。金剛牆實土，而在工夫止二十餘名。二人一筐，非三五日不可。公下令曰：多擡土一筐，加錢二文。以朱木屑爲記。各夫飛走不終日而畢。○都城重城根脚下，爲雨水衝激，歲久成坑。噉將及城，名曰浪窩。監督員外受部堂旨，議運吳家

權衡一書

審變

奎

村黃土填築去京城二十里而遙，估銀萬一千餘兩。公建議，但取城壕之土以填塞，則浪窩得土而築之，固城壕去土而濬之，深銀省功倍，計無便此。比完工止費九百有奇。○徽州木商王天俊等十人，廣挾金錢，依托勢要，鑽求剗付買木十六萬根，賀念此差一出，勿論夾帶私木，卽此十六萬根木，逃稅三萬二千餘根，虧國課五六萬兩，方極力杜絕，而特旨下矣。一時奸商揚揚得意，賀乃呼至，謂曰：爾欲剗我，但知奉旨給剗耳。剗中事，爾能禁我不開載耶？于是列其指稱皇木弊一不許，希免關稅，益買木官給平價，卽是

交易，自應照常抽分。二不許磕撞官民，卽隻如違，照常賠補。三不許騷擾州縣派夫抽後，四不許攙越過關。五不許預支俟木到張家灣，部官同科道逐根丈量，具題給價。于是各商失色曰：如此則剗付直一空，紙領之何用？遂皆不願領剗，向東履剗，賦矣。○二條明沈廷揚崇禎十二年，帝以山東多警，巡道將梗議復海運，廷揚極言其便，且輯海運書五卷以呈。帝喜，卽命造海舟試之。廷揚乘二舟由淮安出海，抵天津，僅半月。寧遠軍餉率用天津船，自登州候東南風轉粟至天津，又候西南風轉至寧遠。廷揚請從登州直達

權衡一書

審變

奎

寧遠，帝用其議，省費多。○明史尹見心爲知縣，縣近河，河中有一樹，從水中生，有年矣。屢壞人舟，見心命去之。民曰：根在水中，甚固，不得去。見心遣能入水者一人，往量其長短，若干爲一杉木大桶，較木稍長，空其兩頭，從樹杪穿下，打入水中，因以巨瓢盡涸其水，使人入而鋸之，木遂斷。○陝西因汝水下大石塞山洞中，水遂橫流爲害。石之大有如屋者，人力不能去。州縣患之，雷簡夫爲縣令，乃令人各于石下穿一穴，度如石大，挽石入穴，審之水患遂息。

□楊雲才爲荊州同知。日當郡城改拓時。錢穀之額已
有成命。而臺使者檄下。欲增二尺許。監司謀諸守令。
欲稍益。故額雲才進曰。某有別畫。不須費一錢也。次
日馳至。陶所命取其模以獻。怒曰。不徒盡碎之。而出
已所製模付之。曰。第如式爲之。諸工視其式。無以異
也。然雲才實于中陰溢二分許。積之得如所增數。城
成。白其故。監司乃大服。

□蘇郡葑門外有減渡橋。相傳水勢湍急。工屢不就。有
人獻策。度地于田中。築基建之。既成。潘爲河三水。繇
橋下而塞其故處。人遂通行。故曰減渡。四條智囊

權衡一書

審變

矣

本朝兵部侍郎李公紱。漕行日記云。雍正元年。奉旨催
漕。漕船余至邢莊。開更定傳牌之法。蓋漕法本開下
板訖。然後發牌。交關役步行送上下二關。牌至然後
啟板。開之相去或遠。役步行又緩。漕行所以遲也。余
令傳牌人騎馬馳送。本關亦不待船畢。卽爲發牌。凡
關相距十里者。餘十艘卽發。距五里者。餘五艘卽發。
餘船進訖。而牌已能達。此關將開。彼關已啟。故其速
加倍。至張莊。關嚴打差。仲緯之法。凡糧艘上關。通幫
派夫幫引。謂之打差。打差之人。有各艘派出者。亦有
通幫公僱本地緯夫者。其弊甚多。如運丁先給緯值。

則緯夫或受錢而逸。如令船進再給。則運丁或揚帆
徑行。靳不與值。引緯之時。緯夫多不肯用力。嚴督鞭
笞之。則緯夫約有暗號。齊力猛掣。百丈立斷。船非觸
而兩傷。卽遇淺而破矣。余令平水之關。通幫派人水
陡急。卽兼和僱本地緯夫。其和僱法。先數錢掛船前。
再令緯夫引緯。船上卽發。兩不相欺。舊例緯夫止引
頭纜。稍纜則關夫與運丁引之。頭纜偶斷。則急以稍
纜繞閘柱。故船不至倒流。而運丁息。又以閘夫索錢。
多不掛稍纜。余嚴飭令如舊例。而緯夫亦不復爲掣
纜之弊矣。至彭家口。令加河通判加挑濬之功。蓋凡

權衡一書

審變

矣

中人大指與食指所及。爲一拿。合營造尺五寸。江南
浙江糧艘小而載輕。每丁不過六百石。水五拿卽可
行。江西糧艘較江浙加長二丈餘。載米九百餘石。或
一千一二百石不等。水七拿始得行。湖廣雖亦載米
六百石。因江湖之險。船式用水與江西同故也。至天
井關。漕艘壅塞不行。問故曰。法不能速也。天井至通
濟。此關啟則彼閉。彼關啟則此閉。一逼一漕。不能使
彼少而此多也。余曰。天井關下至在城關。止一里三
分。一漕所容。不過百二三十艘。而天井關上至通濟
關。長三十里。所容當二三千艘。多寡懸殊。豈有一逼

一漕之理。且兩關相去三十里。必俟會牌而後啟放。則此關已閉。俟送牌者行三十里而後彼關啟。彼關既閉。又俟送牌者行三十里而後此關啟。天井漕容船既少。每進百二三十艘。即須停步。行六十里往還之久。無怪乎日僅啟一漕。而船行阻滯也。今更定其法。天井關止。下與在城關會牌。而通濟關則聽其自為啟閉。即一日可進三漕矣。漕官爭曰。凡會牌者。恐兩關齊啟。則水速洩。致上關漕涸。而損船也。余笑曰。天井雖啟。在城猶閉。通漕長三十里。再啟天井。多一里耳。三十里漕。不畏洩水。三十一里。即洩而涸乎。濟

夫以小船載泥。至岸。船給大錢百四十夫。趨之一旦。又買泥百餘。船遂得行。已而思此河水涸時。已迫。恐妨丁守候。阻凍不能南迴。奏請截留尾幫數百艘。計五十萬石于天津。次年遞運通倉。而船無阻凍。遂志漕行時日。具其事端如此。外藥。穆按天下之事。有治人無治法。故遇事皆見才之地。而實學出于斯。崎嶇出于斯。古今來治河如賈讓之三策。鼓鑄如孔頴之兩言。轉漕如裴耀卿之節運。平準如劉晏之精。力固千古傳人矣。其他因事鑄奇。隨時匠意。當其既事。不過有成之規。方其創舉。皆屬無師之智。事有由。始。疇能揜之。然南軒有言。欲得辦事之臣。當求曉事之臣。夫不曉事。而但言辦事。則舞智任術。損國體而。害民者可勝言哉。

斷人所難決

春秋成公六年。晉樂書救鄭。楚師還。遂侵蔡。楚以申息之師救蔡。趙同趙括欲戰。請于武子。習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于此。是遷戮也。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若不能敗為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于是軍師之戰者。衆或謂樂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衆。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武子

權衡一書

致果

曰。善。均從衆。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為主。可謂衆矣。之不亦可乎。左傳

孔子為魯相。攝朝七日。而誅少正卯。門人問曰。少正。魯之聞人也。夫子為政而始誅之。得無失乎。孔子曰。人有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兼之。其居處足以聚徒成羣。言談足以飾邪營衆。足以及是獨立。此小人之傑。雄不可以不誅也。荀朱子曰。少正卯之事。論語所不載。子思孟子所不言。

雖以左氏春秋內外傳之誣且駁而猶不道也。乃荀况言之。是必齊魯諸儒憤聖人之失職。故為此以誇其權耳。文集

漢元朔二年。徙郡國豪傑于茂陵。軹人郭解。關東大俠也。亦在徙中。衛青為言。解家貧。不中徙。上曰。解布衣。權至使將軍為言。此其家不貧。卒徙解家。解平生所馳殺人甚衆。上聞之。下吏捕治。所殺皆在赦前。軹儒生侍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解專以奸犯公法。謂賢解客聞殺此生。斷其舌。吏以此責解。解實不吏奏解無罪。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

權衡一書

致果

此殺人解雖不知此罪。甚于解殺之。遂族解。

漢昭帝五年。有男子乘黃犢車。詣北闕。目謂衛太子。公車以聞。詔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議視。至者並莫敢發言。京兆尹雋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蒯瞶違命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上與大將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有經術明于大誼者。由是不疑名重朝廷。廷尉驗治何人。竟得姦詐。不疑陽人成方遂。○程子曰。不疑說春秋非是。然其處事

應機則不異於古人矣

昌邑王淫戲無度大將軍光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博士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驚愕失色莫敢發言大司農田延年離席按劍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鼎沸社稷將傾且漢之傳諡常為孝者以長有天下今宗廟血食也如漢家絕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于地下乎今日之議不得旋踵羣臣後應者臣請劍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于是議者皆叩頭惟大將軍令遂奏

權衡一書

效果

三

太后廢之

三條綱目

漢陳蕃為樂安太守民有趙宜莖親而不閉庭隧因居其中行服二十餘年鄉邑稱孝郡內以薦蕃蕃與相見問及妻子而宜五子皆服中所生蕃大怒曰聖人制禮祭不欲數以其易黷故也況乃寢宿家藏而孕育其中誑時惑眾誣汙鬼神乎遂致其罪後漢書北齊文宣帝高洋幼時高祖嘗試觀諸子意識乃使各治亂絲帝獨抽刀斬之曰亂者須斬高祖是之又各配兵四出而使都督彭樂帥甲騎偽攻之世宗等怖撓帝乃勒兵與彭樂敵樂免對言情猶擒之以獻帝

內雖明敏外若不足唯高祖異之謂薛舉曰此兒意識過吾北齊書

唐德宗建中元年劉文喜據涇州作亂朱泚等圍之久不拔文喜使其將劉海賓入奏海賓言于上曰臣必為陛下梟其首以獻但文喜所求者節而已願陛下姑與之文喜必息則臣計得施矣上曰名器不可假人爾能立效固善我節不可得也使歸以告而攻之如初城中勢窮海賓與諸將殺文喜以降綱目

米楚王元佐太宗長子也因伸救廷美不獲遂感心疾習為殘忍帝屢誨不悛重陽帝宴諸王元佐以病新

權衡一書

效果

四

起不得預中夜發憤遂閉牋妾縱火焚宮帝怒欲廢之會寇準通判鄆州召見帝謂曰卿試與朕決一事東宮所為不法他日必為桀紂之行欲廢之則宮中亦有甲兵恐因而招亂準曰請某月日令東宮于某處攝行禮其左右侍從皆令從之陛下搜其官中果有不法之事俟還而示之廢太子一黃門力耳太宗從之及東宮出得淫刑器有剗肉挑筋摘舌等物東宮服罪遂廢之智囊宋真宗時孫冲為河東轉運使會南郊賞賜軍士而汾州廣勇軍所得帛不逮他軍一軍大譟符守佐堂下

劫之約與善帛乃免。城中戒備。遣兵圍廣勇營。冲適至。命解圍。弛備。置酒張樂。推首惡十六人斬之。遂定。初。守佐以亂軍所約者上聞。詔給善帛。使者至。潞冲促之。還曰。以亂而得所欲。是愈誘之亂也。卒留不與。

宋史

宋慶曆初。范仲淹之選監司也。取班簿。視不才者一筆勾之。富弼曰。一筆勾之甚易。焉知一家哭矣。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遂悉罷之。續綱

宋英宗初。晏駕。急召太子未至。英宗復手動。曾公亮愕然。亟告韓琦。欲止勿召。琦拒之曰。先帝復生。乃一太

權衡一書

致果

五

上皇矣。愈促召之。

宋荆公王安石。裁損宗室恩數。宗子相率馬首陳狀云。均是宗廟子孫。那得不看祖宗面。荆公厲聲曰。祖宗親盡。亦視何况賢輩。二條

明楊靖。洪武中。爲刑部尚書。嘗鞠一武弁。門卒檢其身。得大珠。僚屬驚異。靖徐曰。偽也。安有珠大如此者乎。碎之。帝聞嘆曰。靖此舉有四善焉。不獻朕求悅一也。不窮追投獻二也。不獎門卒杜小人僥倖三也。千金之珠。卒然而至。畧不動心。有過人之智。應變之才。四也。

明宣宗卽位之明年。漢王及楊榮首勸帝親征。帝難之。夏原吉曰。獨不見李景隆已事耶。臣昨見所遣將。命下卽色變。退語臣等泣。臨事可知。且兵貴神速。卷甲趨之。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榮策善。帝意遂決。二條

明史

明弘治十八年。主事李夢陽疏陳二弊三害六漸。其末言貴戚驕恣尤切。皇后母金夫人及壽寧侯鶴齡切齒之。泣訴上前。乃下夢陽獄。金夫人泣訴求加重刑。既而鎮撫具獄以請。上徑批復職。久之。劉大夏被召入便殿。事畢。上問外間有何言。大夏頓首曰。近有旨

權衡一書

致果

六

釋李夢陽。中外權呼聖德如天地。上曰。夢陽言關戚。晚故下之獄。鎮撫本上朕問左右當何如。曰。此人狂妄。宜付錦衣。撻之。朕揣知此輩得旨便致之。斃以快中宮之怒。使朕受殺直臣名。其不忠如此。朕所以徑釋復職。更不令法司擬罪也。大夏頓首曰。陛下此舉。堯舜之仁也。前史

明大學士輩向高有裁斷。善處大事。錦衣百戶王曰乾者京師奸人也。萬曆中與孔學趙宗舜等相訐告。刑官謙未竟。曰乾乃入皇城。放砲上疏。刑官大驚。將擬曰乾罪。曰乾遂訐奏鄭妃內侍姜巖山與學宗舜等

用厭勝術詛咒皇太后皇太子死。擁立福王。帝震怒。遣殿行半日。曰：此大變異事。宰相何無言。內侍即跪上。向高奏帝讀之。奏言：此事大類往年妖書。然妖書匿名難詰。今兩造具在一訊。即情得陛下當靜處之。稍張皇。則中外大擾。至其詞牽引貴妃。聖王尤可痛恨。臣與九卿所見皆同。敢以聞。帝讀竟太息曰：吾父子兄弟全矣。明日向高又言曰：乾疏不宜發。發則上驚。聖母下驚。東宮貴妃福王皆不安。宜留中而別諭。法司治諸奸人罪。正國法。且速定明春之國期。以息羣噪。則天下帖然無事。帝盡用其言。太子福王得相。

明史
彙

安貴妃終不欲福王之國。阻撓萬端。言明年冬太后七十壽。王宜留慶賀。帝令內閣宣諭廷臣。向高留上諭弗宣。請今冬預行賀壽。禮如期之國。因封還手諭。帝不得已從之。福王乃之國。皇太子益安。向高力也。

威已所必行

春秋閔公二年。夫人姜氏遜于邾。左傳共仲通于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遜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宋胡安國曰：齊為盟主義得舉法。是伯者之所以行乎諸侯也。胡傳。

周赧王時。衛有胥靡亡之。魏嗣君使以五十金買之。不得。乃以左氏易之。左右曰：以一都買一胥靡。可乎。嗣君曰：治無小亂。無大法不立。誅不必雖有十左氏。無益也。法立誅必。雖失十左氏。無害也。綱。植按：荀子以嗣君為聚斂計。數之君。然未有法不立而可以為。

政者也。故愛克厥威者。于平世。僭可于亂民。鮮濟。漢彭越。昌邑人也。嘗漁鉅野澤中。為羣盜。陳勝項梁之起。澤間少年相聚百餘人。請越為長。越謝曰：臣不願與諸君。少年強請。乃許。與期旦日日出會。後期者斬。旦日十餘人。後後者至。日中。于是越謝曰：臣老。諸君強以為長。今期而多後。不可盡誅。誅最後者一人。令校長斬之。皆笑曰：何至是。請後不敢。于是越乃引一人斬之。徒屬皆大驚。莫敢仰視。乃行畧地。收諸侯散卒。得千餘人。沛公之從。楊北擊昌邑。彭越助之。文帝以申屠嘉為丞相。是時大中大夫鄧通方隆愛。

幸丞相入朝而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禮丞相奉事畢因言曰陛下幸愛臣則富貴之至于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坐府中嘉為撤召通請丞相府不來且斬通恐入言文帝帝曰女弟往吾今使人召若通至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通頓首盡出血不解帝度丞相已困通使使者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釋之通既至為帝泣曰丞相幾殺臣二條史記漢光武為大司馬時以祭遵為軍市令舍中兒犯法遵

權衡一書

致果

九

格殺之光武怒命收遵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眾軍整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乃以為刺姦將軍謂諸將曰當避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

漢順帝時蘇章遷冀州刺史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案其姦賊乃請太守為設酒肴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望風畏肅二條後漢書

漢延熹八年李膺復拜司隸校尉時小黃門張讓弟朔

為野王令貪殘無道畏膺威嚴逃還京師匿于兄家合柱中膺率吏卒破柱取朔付獄受辭畢即殺之讓訴冤帝召膺詰之對曰昔仲尼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今臣到官已積一旬私懼以稽留為愆不意獲速辰之罪自知費責死不旋踵乞留五日赴殄元惡退就鼎鑊始生之願也帝顧讓曰汝弟之罪司隸何愆自此宦官皆鞠躬屏氣畏李校尉綱目魏夏侯惇守濮陽呂布遣將偽降共執持惇責以貨寶軍中震恐惇將韓浩乃勒兵停營門召軍吏諸將皆案甲不得動遂詣惇所叱質者曰汝等凶逆乃敢執

權衡一書

致果

十

劫大將軍復欲望生耶吾受命討賊寧能以一將軍之故而縱汝乎因涕泣謂惇曰當奈國法何促召兵擊持質者賊惶遽叩頭言但欲乞費用去耳浩數責皆斬之惇既免太祖聞而善之乃著令自今已後有持質者皆當并擊勿領質由是劫質者遂絕魏志漢建興六年丞相亮伐魏參軍馬謖違亮節度敗績亮乃收殺之蔣琬謂亮曰昔楚殺得臣而文公喜今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于天下者用法明也今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耶綱目

吳呂蒙入南郡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蒙麾
下士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蒙曰不可以鄉里故而
廢法遂垂淚斬之于是軍中震慄道不拾遺吳志
晉荀晞都督青兗諸軍事其從母依之奉養甚厚從母
子求為將晞距之曰吾不以王法貸人將無後悔耶
固求之乃以為督護後犯法晞杖節斬之從母叩頭
請救不聽既而素服哭之曰殺卿者兗州刺史哭弟
者荀道將也其杖法如此書○植被晞後為青州刺
史以嚴刻立功日加斬戮流血成川號曰屠伯其殘
虐不可問矣夫執法宜嚴而用心宜恕世之幹臣鮮

權衡一書

效果

士

有不流為酷吏者道將之杖節行法或以為美談故
為究其始于此

唐左神策軍吏卒豎貸長安富人錢三歲不償京兆尹
許孟容收捕械繫立期使償日期滿不足當死一軍
大驚中尉許干憲宗憲宗遣中使宣旨送本軍孟容
徑不遣中使再至孟容曰臣不奉詔當死然臣為陛
下尹京畿非抑制豪強何以肅清輦下錢未償李豎
不可得上嘉其剛直而許之京城震栗
元和十一年京兆柳公綽初赴府有神策小將驪馬橫
衝前導公綽駐馬杖殺之明日入對延英憲宗怒詰

其擅殺之罪對曰京兆為輦轂師表今親事之初而
小將敢爾唐突此乃輕陛下詔命非獨慢臣臣知杖
無禮之人不知其為神策軍將也憲宗曰何不奏對
曰臣職當杖之不當奏憲宗曰誰當奏者對曰本軍
當奏若死于街衢金吾街使當奏在坊內左右巡使
當奏憲宗無以罪之退謂左右曰汝曹須作意此人
朕亦畏之唐書
唐太和九年薛元貨為京兆尹時禁旅暴橫元貨嘗詣
李石第聞石方坐廳事與一人爭辨甚喧使覘之云
有神策軍將訴事元貨趨入責石曰相公紀綱四海

權衡一書

效果

士

不能制一軍將使無禮如此何以鎮撫四夷即命左
右擒出仇士良召之曰屬有公事行當至矣乃杖殺
之而白服以見士良曰中尉宰相皆大臣也宰相之
人若無禮于中尉如之何中尉之人無禮于宰相庸
可恕乎中尉與國同體為國惜法元貨已囚服而來
惟中尉死生之士良無如何乃呼酒歡飲而罷
晉天福初劉知遠為馬軍都指揮嚴設科禁有軍士盜
紙錢一紙被擒左右詰之知遠曰吾誅其情不計
其直竟殺之由是眾皆畏服綱目
宋張詠在崇陽一吏自庫中出視其篋下有一錢詰之

乃庫中錢也。詠命杖之吏勃然曰：「一錢何足道？乃杖我耶？能杖我不能斬我也！」詠筆判云：「一日一錢，千日千錢。繩鋸木斷，水滴石穿。自仗劍下階，斬其首申府。」自効崇陽人至今傳之。智囊

宋皇祐四年秋，青計儂智高至廣南，合孫沔、余靖之兵，進次賓州。戒諸將無得妄與賊鬪。聽吾所為。廣西鈐轄陳曙乘青未至，輒以步兵八千擊賊，潰于崑崙關。殿直袁用等皆遁。青曰：「令之不齊，兵所以敗。」晨會諸將堂上，曙起，并召用等三十二人，按以敗亡狀，驅出軍門，斬之。沔相顧，眙諸將股栗。續綱目

權衡一書

主

宋呂公弼夷備子為成都府治，尙寬人疑少威，斷營卒犯法，當杖，并不受，曰：「寧以劍死。」公弼曰：「杖者國法，劍汝自請，杖而後斬之。」軍府肅然。宋史

權衡一書 卷十四

深澤王植輯錄

弘謨日三

服遠之宜

春秋隱公二年春，公伐于潛。秋八月，及戎盟于唐。戎狄舉號外之也。內中國而外四夷，使之各安其所也。韓愈氏言春秋謹嚴，君子以為深得其旨。所謂謹嚴者，何謹乎？莫謹于華夷之辨，而與戎狄血以約盟，非義矣。胡傳

僖公七年盟于甯母，謀鄭故也。管仲言于齊侯曰：「臣聞之，招携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修

權衡一書

弘謨

禮于諸侯，諸侯皆受方物。

昭公十五年秋，晉荀息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為？」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實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實，是失信也。吾不可以欲城而過，姦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軍吏曰：『獲城而不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鼓人告食竭。』

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二條左傳

漢孝文初立。將軍陳武等請討匈奴。以一討疆。帝曰。兵凶器也。雖克所願。動亦耗病。謂百姓遠方。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為動心。傷痛無日忘之。今縱未能銷距。願且堅邊。設候結好。通使休寧。北陲為功多矣。且無議軍。治安纂要

文帝元年。趙佗乘黃屋左纁。稱制與中國侔。帝乃為佗親家。在真定者。置守邑歲時奉祀。名其昆弟厚賜之。復使陸賈使南越。賜佗書曰。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也。棄外奉北藩于代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高

權衡一書

弘謨

二

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諸呂為變。賴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更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乃者聞王遣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修治先人家。前日聞王發兵于邊。為寇不止。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為也得王之地。不足以為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為富。服嶺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為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

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為也。願與王分棄前惡。終今

以來。通使如故。賈至南越。佗恐。頓首謝罪。願奉明詔。長為藩臣。奉貢職。下令國中曰。兩雄不並立。前賢不並世。漢皇帝賢天子。今去帝制。黃屋左纁。因為書稱蠻夷大長。老夫臣佗。改號不敢為帝矣。綱目宋張栻曰。以佗之倔強。高帝猶難於服之。而帝特施恩惠。遺以一紙書。佗即自去帝制。稱漢皇帝。賢天子。惶恐報書。觀文帝賜書曰。朕高皇帝側室子也。以天子而不為。夸辭彼亦豪傑也。見吾推誠如此。安得不服。故其報書曰。老夫故越吏也。文帝不以側室之子為諱。佗又

權衡一書

弘謨

三

安敢以越吏為歉哉。此一端見忠信之可行於蠻貊矣。讀史筆記王莽始建國三年。匈奴諸部分道人寇。令諸將出擊。嚴尤諫曰。臣聞匈奴為害。所從來遠矣。未聞上世必有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於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譬猶蠱蠱毆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謂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終齊輕糧。深入遠戍。雖有克獲之功。兵連禍結二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武。是為下策。秦始皇

不忍小耻。而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轉輸之。行。起於。貨。海。難。既。完。中。國。內。竭。是。爲。無。策。今。天。下。比。年。饑。饉。西。北。邊。尤。甚。發。三。十。萬。衆。具。三。百。日。糧。東。援。海。岱。南。取。江。淮。然。後。乃。備。計。其。道。里。一。年。尙。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師。老。械。弊。勢。不。可。用。此。一。難。也。邊。既。空。虛。不。能。奉。軍。糧。內。調。郡。國。不。相。及。屬。此。二。難。也。計。一。人。三。百。口。食。用。構。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牛。又。當。自。齋。食。加。二。十。斛。重。矣。邊。地。沙。鹵。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軍。出。未。滿。百。日。牛。必。物。故。且。盡。餘。糧。尙。多。人。不。能。負。此。三。難。也。邊。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風。多。

權衡一書

弘謨

四

齊釜鍤薪炭。重不可勝。食構飲水。以歷四時。師有疾疫之憂。是故前世伐之。不過百日。非不欲久。勢力不能此四難也。輜重身隨。則輕銳者少。不得疾行。敵徐道遯。勢不能及。幸而逢之。又累輜重。如遇險阻。銜尾相隨。敵要遮前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大用民力。功不可必立。臣伏憂之。不聽。綱。劉。琨。曰。嚴。尤。辨。而。未。詳。班。固。詳。而。未。盡。推。其。至。當。周。得。上。策。秦。得。其。中。漢。無。策。何。以。言。之。荒。服。之。外。聲。教。所。不。逮。其。叛。不。爲。之。勞。師。其。降。不。爲。之。釋。備。嚴。守。禦。險。走。集。使。其。欲。爲。寇。而。不。能。欲。爲。臣。而。不。得。也。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周。之。

道也。故曰周得上策。易稱王侯設險以守其國。築長城守障塞。所以設險也。趙簡子起長城以備胡。燕秦亦築長城以限中外。秦兼天下。益理城塹。城全國。滅人歸咎焉。後魏築長城。議者以爲人治一步。方三千里。役三十萬人。不旬朔而獲久逸。故曰秦得中策。漢以宗女嫁匈奴。而高祖亦審留元。不能止趙王之逆。謀謂能息匈奴之叛。非也。且冒頓手殺其親。而與其不與外祖爭強。豈不惑哉。然則知和親非久安計。而爲之者。以天下初定。紆歲月之禍耳。武帝時。中國又安。胡寇益希。疏而絕之。此其時也。方更糜耗華夏。連。

權衡一書

弘謨

五

年積兵。故嚴尤以爲下策。行義。漢光武二十一年。西域十八國遣子入侍。請都護。帝以中國新定。不欲遠事外夷。皆還其侍子。厚賞賜之。鄯善復遣子請都護。帝報曰。使者求兵。未能得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二十七年。匈奴國內疲困。求和親。帝不許。臧宮馬武請伐之。帝報曰。黃石公有言。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能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而欲遠事邊外。乎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人。自是諸將無敢言兵事者。治安。纂要。

漢班超在西域年老乞歸乃徵超還任尙代爲都護謂超曰猥承君後任重慮淺宜有以誨之超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酋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後尙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尙後竟失邊和如超言戒綱目

漢末安定太守母邱興將之官曹公戒之曰羌胡欲與中國通自當遣人來慎勿遣人往善人難得必且教羌人妄有所請求因欲以自利不從便爲失異俗意

權衡一書

弘謨

六

從之則無益事興至遣較尉范陵至羌中陵果教羌使自請爲屬國都尉公笑曰吾預知當爾非聖也但更事多耳魏志

漢後主建興元年蓋州郡耆帥雍閭殺太守又使郡人孟獲誘扇諸夷并荆越嵩皆叛應閭諸葛亮率衆討閭等泰軍馬謖曰南中恃其險遠不服久矣今日破之明日復反用兵之道攻心爲上願公服其心而已亮由越嵩入斬雍閭等孟獲素爲夷漢所服收餘衆拒亮亮募生致之既得使觀於營陣問獲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祇如此卽易勝耳乃縱使更戰七縱

七擒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吾人不復反矣四郡皆平亮卽其渠帥而用之或以誨亮亮曰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所食一不易也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夷累有廢殺之罪自嫌衆重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粗定夷漢相安故耳自是終亮之世夷不復反

漢魏以來羌人鮮卑降者多處之塞內諸郡其後數因忿恨殺害長吏漸爲民患晉武帝時侍御史郭欽請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畧漸徙內郡雜胡於邊地

權衡一書

弘謨

七

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此萬世長策也不聽卒有五胡之亂

隋開皇六年吐谷渾可汗呂夸在位百年屢因喜怒廢殺太子其小子嵬王河復懼誅謀帥部落降隋遣使請兵隋主謂使者曰父有過失子當諫諍豈可潛謀非法受不孝之名普天之下皆朕臣妾各爲善事卽稱朕心嵬王既欲歸朕朕惟教嵬王爲臣子之法不可遠遣兵馬助爲惡事嵬王訶乃止

唐貞觀四年突厥既亡其部落降唐者尙十萬口詔羣臣議區處之宜顏師古請寘之河北分立酋長領其

部。李百藥以爲突厥雖云一國。然種類區分各有
酋帥。宜因其離散。各署君長。使不相臣屬。則國分勢
敵。不能抗衡中國。仍於定襄置都護府。爲其節度。此
安邊之長策也。淵彥博請準漢建武故事。置於塞下。
順其土俗。以實空虛之地。使爲中國捍蔽。魏徵以爲
戎狄弱則請服。強則叛亂。若留之中國。數年之後。蕃
滋倍多。必爲腹心之疾。西晉之禍。前事之明鑒也。宜
縱之使還。故土。便彥博曰。王者之于萬物。天覆地載。
靡有所遺。今突厥以窮來歸。奈何棄之。若救其死亡。
授以生業。數年之後。悉爲吾民。還其酋長。使入宿衛。

權衡一書

弘謨

八

畏威懷德。何後患之有。上卒用彥博策。處之幽州。至
靈州。置定襄雲中二都督府。以統其衆。頡利以下拜
官。有差。因而入居長安者。近萬家。宋范氏曰。先王
之制。戎狄荒服。夷不亂華。所以辨族類。別內外也。太
宗苟欲冠帶四夷。以夸示天下。而不知亂華甚矣。是
以唐室世有戎狄之亂。豈非太宗之所啓乎。四條
貞觀五年。康國求內附。上曰。前代帝王。好招來絕域。以
求附遠之名。無益於用。而糜敝百姓。今康國內附。儻
有急難。于義不得不救。師行萬里。豈不疲勞。勞百姓
以取虛名。朕不爲也。遂不受。綱。植按元順帝時。順

江首長樂。求內附。請立宣撫司。及置郡縣。省臣將
許之。右司都事歸暘曰。既設郡縣。有事不救。則孤來
附之意。救之。則疲中國。而事外域。所謂受虛名而受
實禍也。可受其酋長。宣撫勿責其貢稅。此卽唐太宗
不納康國內附之意也。然太宗寄于處康國。而暗于
戍高昌。蓋其好大喜功之念。鼓之耳。一念不化。前後
賴若兩人。此足爲鑒。

貞觀中高昌既平。歲發兵千餘人。戍守其地。褚遂良上
疏曰。陛下取高昌。調人也。戍破庭。辨裝。死亡者衆。設
使張掖。酒泉。有烽燧之警。陛下豈得高昌一夫斗粟。

權衡一書

弘謨

九

之用。終當發隴右諸州兵食。以赴之耳。然則河西者。
中國之心腹。高昌者。他人之手足。奈何糜敝本根。以
事無用之土乎。願擇高昌子弟。使君其國。永爲藩輔。
內安外寧。不亦善乎。上弗聽。十六年。西突厥寇伊州。
上悔之曰。魏徵褚遂良。勸我復立高昌。吾不用其言。
今方自咎耳。綱目

唐文宗太和五年。李德裕鎮西川。吐蕃維州副使悉怛
謀請降。盡帥其衆奔成都。德裕遣兵據城。具奏其狀。
事下尙書省。集百官議。皆請如德裕策。牛僧孺曰。吐
蕃之境。四面各萬里。失一維州。未能損其勢。比來修

好約罷戍兵。中國禦戎。守信爲上。彼若來責曰。何事失信。義馬蔚如川。上平涼阪。萬騎綴回中。怒氣直詞。不三日至咸陽。橋此時西而數千里外。得百維州。何所用之上。以爲然。詔德裕以其城及悉怛謀等。歸之吐蕃。吐蕃誅之境上。極其慘酷。武宗會昌三年。德裕爲相。言維州據高山絕頂。三面臨江。在戎人平川之衝。是漢地入兵之路。初河隴盡沒。惟此獨存。吐蕃潛以婦人嫁此州門者。三十年後。兩男長成。竊開壘門。引兵夜入。遂爲所陷。號曰無憂城。從此得以併力西邊。憑陵近甸。韋臯欲經畧河隴。須此城爲始。急攻數

權衡一書

弘謨

十

年卒。不可克。臣到西蜀。空壁來歸。南蠻震懾。山西八國願內屬。可城八處。鎮兵坐收千餘里舊地。且維州未降前一年。吐蕃猶圍魯州。豈願盟約。當時不與臣者。望風疾臣。詔執送悉怛謀等。令彼自戮。臣累表陳論。答詔嚴切。審帥卽以此人戮于境上。絕忠款之路。快兇虐之情。乞追獎忠魂。各加褒贈。乃贈悉怛謀右衛將軍。○未司馬光曰。唐新與吐蕃修好。而納其維州。以利言之。則維州小而信大。以害言之。則維州緩而關中急。然則爲唐計者。宜何先乎。悉怛謀在唐。則爲向化。在吐蕃。不免爲叛臣。其受誅也。又何矜焉。且

德裕所言者。利僧孺所言者。義也。牛李之是非。可見矣。初寅曰。司馬公之言過矣。維州本唐地。爲吐蕃所侵。乃欲守區區之信。舉險要而棄之乎。僧孺所謂虜不三日至咸陽。特以大言怖文宗。非事實也。取我故地。乃義所當爲。司馬公不以義斷之。而以利害爲言。又斥德裕爲利。取僧孺爲義。是皆無所據矣。綱○植按。朱子嘗云。德裕所言。雖以利害言。然意却全在爲國。僧孺所言。雖義然。意却全濟其已私。且德裕既受其降矣。雖義有未安也。須別做處。置乃轉送悉怛謀使之。恣其殺戮。果何爲也。此論維州事。尤爲明析。然

權衡一書

弘謨

七

則溫公之說未確。而胡氏爲得之矣。唐陳覺使於周。既還。矯以世宗之命。謂唐主曰。聞江南連歲拒命。皆宰相嚴續之謀。當爲我斬之。唐主知覺與續有隙。固未之信。乃因鍾謨復命。上書言久拒王師。皆臣愚迷。非續之罪。世宗聞之大驚。曰。審如此。則續乃忠臣。朕爲天下主。豈教人殺忠臣乎。朱胡寅曰。敵國謀臣。我所惡也。蓋有設間用計而去之者矣。或有因其自相疑忌。而幸之者矣。未聞稱其忠。諭使勿殺。如世宗者。用心如此。天下有不服乎。○是連謨入貢於周。世宗曰。江南亦治兵修備乎。對曰。

既臣事大國不敢復爾。世宗曰不然。向時則爲讎敵。今日則爲一家。吾與汝國大義已定。保無他虞。然人生難期。至于後世。則事不可知。歸汝語。主可及吾時。完城郭。繕甲兵。據守要害。爲子孫計。謀歸以告。唐主乃城金陵。宋司馬光曰。或問五代帝王。唐莊宗周世宗皆稱英武。二主孰賢。應之曰。夫天子所以統治萬國。敦明信義。兼愛兆民者也。莊宗既滅梁。馬殷遣子希範入貢。莊宗曰。比聞馬氏之業。終爲高郁所奪。今有兒如此。郁豈能得之哉。郁馬氏之良佐也。希範兄希聲聞莊宗言。卒矯其父命而殺之。此乃市道商。

權衡一書

弘謨

主

賈之所爲。豈帝王之體哉。故勝梁之後。曾不數年。外內離叛。置身無所。誠知用兵之術。不知爲天下之道。故也。世宗以信令。御羣臣以正義。責諸國王。環以不降。受賞劉仁贍。以堅守蒙褒。嚴續以盡忠。獲存江南。既服則推誠盡言。爲之遠慮。其宏規大度。豈得與莊宗同日語哉。二條

宋初三徐名著。江左皆以博洽聞。中朝而騎省鉉尤最。會江左使鉉來。脩貢例。差官押伴。朝臣皆以詞令不及爲憚。宰相亦艱其選。請於藝祖。藝祖曰。姑退。朕自擇之。有頃左璫傳宣殿前司具殿侍中不識字者十

人以名入宸筆。點其一日。此人可在廷。皆爲中書不。敢請趣使行。殿侍者不知。所錄弗獲。已竟。渡江始。燕鉉詞鋒如雲。旁觀駭愕。其人不能答。徒唯唯。鉉巨。測強聒而與之言。居數日。既無辭復。亦倦。然矣。史。開寶八年。契丹涿州刺史耶律琮。贈書宋知雄州孫全。興請通好。全興以問宋主。命答書許之。契丹乃遣使。詣宋。秋七月。亦遣使如契丹。○呂中曰。和非中國得。已之計也。然和出於彼。則和可堅。和出於我。則和易。敗大祖專任邊將。來則拒之。去則禦之。且未嘗遣一。騎出境。亦未嘗命一使通和。必待其邊臣貽書而後。

權衡一書

弘謨

主

命邊臣以答之。必待其來。聘有禮而後遣通和之使。以報之。得中國之體矣。續綱

宋李繼遷。擾西鄙。保安軍奉獲其母。太宗與寇準謀。欲誅之。準退。過呂端相幕。告之。故曰。欲斬于保安軍北門外。以戒凶逆。端曰。必若此。非計之得也。願少緩之。端得覆奏。入曰。昔項羽欲烹太公。高祖顧。杯羹。夫舉大事。不顧其親。况繼遷悖逆之乎。端曰。八日。役之明日。繼遷可擒乎。若其不然。徒結怨。益堅其。叛心耳。太宗曰。然則如何。端曰。以臣之愚。宜置於延州。使善視之。以招來。繼遷雖不能即降。終可以繫其。

心。而其母生死之命在我矣。太宗拊膺稱善。曰。微卿。幾誤我事。即用其策。其母後病死。延州。繼遷等亦死。繼遷子竟納款請命。宋史

宋皇祐四年。饒智高陷賓州。交趾請出兵助討。余靖爲請於朝。狄青曰。假兵於外。以除內寇。非我利也。一智高橫踐二廣。力不能制。倘蠻兵貪得忘義。因而啟亂。何以禦之。願罷交趾助兵。帝從之。續編

元姚燧時高麗藩陽王父子。連姻帝室。傾貨結朝臣。一日欲求燧詩文。燧靳不與。至奉旨。乃與之。王贈謝幣帛金玉名畫五十篋。盛陳致燧。燧即時分散諸屬官。

權衡一書

弘謨

古

及史胥侍從。止留金銀付翰林院爲公用器皿。燧無所取。人間之燧曰。彼藩邦小國。唯以貨利爲重。吾欲輕之。使知大朝不以是爲意。元史

明永樂四年。討安南黎季犛。五年九月。安南平。置交趾布政司。六年。論交趾功。進封張輔。英國公。九年。復命英國公輔。勦交趾叛蠻。十四年。召英國公輔還。自交趾十六年。交趾黎利叛。陳建曰。自英國召還。而黎利作叛。當時交趾既平。即宜命英國守之。爲得策。洪武中。沐英既平雲南。太祖命沐英守之。故雲南終以善服。當時交人三叛。而英國三平之。交人之所畏者。

英國也使當時。即以英國鎮之。歷二三紀。世變風移。交南長爲中國有矣。奈何英國既召還。而交人所父母侍者。猶有一黃尚書及黃福以讒名。而交遂糜爛。使二十二州郡。復淪異類。情哉。讀史筆記

明正統二年。曲靖軍民知府晏穀言。土官承襲。或以子孫。或以兄弟。或以妻繼。夫或以妾繼。嫡皆無豫。定次序。致臨襲爭奪。仇殺連年。乞敕該部移文所司。預爲定序。造冊土官有故。如序襲職。下所司議行。明史

英廟蒙塵也。先以車載其妹。爲英廟配。問于吳官童。對曰。焉有萬乘君而爲胡婿耶。後史何以載却之。則拂

權衡一書

弘謨

五

其情乃給之曰。爾妹朕固納之。但不當爲野合。俟朕還中國。以禮聘之也。先乃止。又選胡女數人薦寢復却。曰。留俟他日。爲爾妹從嫁。當并以爲嬪御也。先益加敬焉。商書

明王崇古隆慶初。總督陝西。延寧甘肅軍務。時吉囊奄谷。強盛。又納叛人趙全等。擾邊者三十年。朝廷募獲全者。官都指揮。使賞千金。卒不能得。邊將士率賄寇求和。或反爲用。諸陷寇自拔歸者。輒殺之以冒功。賞敵情不可得。而軍中動靜。敵輒知。四年正月。詔崇古總督山西。宣大軍務。乃禁邊民開出。而縱其素通寇。

者深入爲間。又檄勞番漢陷冠軍民率衆降。及目於者。悉存撫之。歸者接踵其冬。把漢那吉來降。把漢那吉者。俺答第三子。鉢背台吉子也。幼失父。育于俺答妻一克哈屯。長娶大成比妓。不相得。把漢自聘我兒都司女。號三娘子。俺答見其美。奪之。把漢恚。又聞崇古方納降。遂率妻子十餘人來歸。崇古念因此制俺答。則趙全等可除也。留之。大同慰藉甚至。偕巡撫方逢時。疏於朝曰。俺答侵據邊圉。幾五十年。今骨肉離叛。千里來降。宜給宅舍。授官職。豐餼廩。服用以悅其心。嚴禁出入。以虞其詐。若俺答臨邊索取。則因與爲

市責令縛送全等。還被掠人口。然後以禮遣歸。策之上也。若遂桀驁稱兵。不可理論。則明示欲殺。以撓其志。彼望生還。必懼我制其死命。志奪氣沮。不敢大逞。然後徐行吾計。策之中也。若遂棄而不求。則當厚加資養。結以恩信。其部衆繼降者。處之塞下。卽令把漢統領他日。俺答死。子辛受必有其衆。因加把漢名號。令收集餘衆。自爲一部。辛受必忿爭。彼兩族相持。則兩利俱存。若互相讐殺。則按兵稱助。彼無暇侵陵。我遂得休息。又一策也。若猶舊例。安置海濱。使俺答日南望。侵擾不已。又或配給諸將。使之隨營立功。策取

苟乖。必怨望。屢去均爲無策。奏至。朝議紛然。大學士高拱張居正。力主崇古議。詔授把漢指揮。使賜緋衣。俺答方掠西番。聞變急歸。分道入犯。索把漢甚急。一克哈屯思其孫。朝夕哭俺答患之。疑把漢已死。既而遣使謂之。崇古令把漢緋袍金帶。見使者。俺答喜過望。因密請曰。我不爲亂。亂由全等。今吾孫降。漢是天遣之合也。天子幸封我爲王。永長北方。諸部孰敢爲患。又遣使爲辛受求官。并請互市。崇古以聞。帝悉報可。俺答遂縛全等十餘人。以獻。崇古亦遣使送把漢歸。帝以叛人既得。祭告郊廟。磔全等于市。乃封俺答

順義王。俺答率諸部受詔甚恭。使使貢馬。執趙全餘黨。以獻。崇古乃廣召商賈。聽令貿易。因收其稅。以充犒賞。自是邊境休息。七鎮數千里。軍民樂業。明宋訥嘗應詔陳邊事。言海內又安。蠻陬奉貢。惟沙漠尙煩聖慮。若置不治。久且爲患。窮追遠擊。則士馬疲敝。轉輸不繼。陛下爲聖子神孫計。不過謹備而已。備邊在乎實兵。實兵在乎屯田。漢本始中。匈奴率十餘萬騎而南。趙充國將四萬騎。分屯緣邊九郡。單于聞之。引去。陛下宜于諸將中。選謀勇數人。以東西五百里爲制。隨其高下。立法分屯。如充國兵數。斟酌損益。

率五百里屯一將布列邊地遠近首尾相應耕作以時遇敵則戰寇去則耕此長策也帝是之邊防多用其言二條明史纂

隆慶中貴州土官安國亨安智各起兵仇殺撫臣以叛逆聞動兵征勦弗獲且將成亂新撫阮文中將行謁高相拱拱語曰安國亨本為羣奸撓罷仇殺安信致信母疏窮兄安智懷恨報復其交惡互訐總出仇口難憑撫臺偏信智故國亨疑畏不服拘提而遂奏以叛逆夫叛逆者謂敢犯朝廷今蠻俗自相讐殺於朝廷何與縱粉提不出亦只違拘而已人臣務為欺蔽

權衡一書

弘謨

六

者地方有事匿不以聞乃生事倖功者又以小為大以虛為實始則甚言之以為邀功張本終則激成之以實已之前說是豈為國之忠乎宜虛心平氣處之去其叛逆之名止正其讐殺與違拘之罪彼必出身聽理今人好於前官事務有增加以見風采此乃小丈夫事非有道所為君其勉之阮至密訪果如拱言乃開以五事一責令國亨獻出撥置人犯一照蠻俗令賠償安信等人命一令分地安插疏窮母子一削奪宣慰職銜與伊男權替一從重罰以懲其惡而國亨見安智居省中恐軍門誘而殺之終不赴勘上疏

辨冤拱乃授意兵部以吏科給事賈三近往勘國亨聞科官奉命來勘喜曰吾係聽勘人軍門必不致殺我我乃可以自明矣於是出羣奸而赴省聽審五事皆如命願罰銀三萬五千兩自贖安智猶不從阮治其用事機置之人始伏智亦革管事隨母安插科官未至而事已定矣智襲

明崇禎十年水西安位死無嗣族人爭立朝議郡縣其地總督朱燮元上疏諫止傳檄土目諭以朝廷威德諸部爭納土獻重器燮元召將吏議以為眾建土司使其勢小力分則易制各欲保土地傳子孫則不敢

權衡一書

弘謨

无

為逆乃上疏曰臣按西南之境皆荒服也楊氏反播奢氏反萌安氏反水西而滇之定番彈丸小州為長官司者十有七二三百年来聞有反者非他苗好逆定番獨忠順也蓋地大者跋扈之資而勢弱者保世之策也請分水西之壤授諸渠長及有功漢人咸俾世守其俗虐政苛歛一切除之使參用漢法可為長久計上允所請西南遂底定焉明紀全載

折敵之畧

春秋宣公三年。莒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
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
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
九牧。鑄鼎象物。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
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
大輕也。成王定鼎于郊。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
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左傳
定公十年夏。公會齊侯於夾谷。孔子相。犁彌言於齊侯。
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

權衡一書

弘議

二十

焉。齊侯從之。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
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升。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
曰。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
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于
神為不祥。于德為愆義。于人為失禮。齊侯遽止之。退
而屬其臣。曰。夫人率其君與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
率我入。夷狄之俗。使寡人獲罪于魯侯。如之何。晏子
曰。小人之謝過也。以文。君子之謝過也。以質。君已知
過。則謝之以質耳。于是歸鄆。謹龜陰之田。胡傳
漢元帝時。單于入朝。上書願保塞。請罷備邊吏卒。鄆中

疾應明習邊事。以為不可上問。狀應曰。周秦以來。匈

奴暴桀。寇侵邊境。臣聞北塞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
木茂密。月蝕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兵器。來出為寇。至
孝武世。斥奪此地。于幕北建塞。微起亭隧。設屯以守
之。然後邊境得少安。漠北地平。少草木。匈奴來寇。少
隱蔽。從塞以南。經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
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且起塞以來。百餘年。
非皆以土垣也。或四山巖木石。豁谷水門。卒徒築治。
功費不貲。議者欲一切省。徭戍十年之外。百歲之內。
卒有他變。障塞破壞。亭壘滅絕。更發屯繕治。累世之

權衡一書

弘議

三十

功不可卒復。非長策也。乃詔戍守如故。治安
魏秦王禪為南豫州刺史。太胡山蠻時。鈔掠禪。乃設
畫名新蔡。襄城蠻。三十餘人。使觀射。先選左右能
射者二十餘人。禪自發數箭。皆中。然後命左右以次
而射。先出一。因犯死罪者。使服軍衣。亦參射。限命射
不中。即斬之。蠻魁相視股栗。又預敎左右取死四十
人。皆著綠衣。以候云。是鈔賊。禪乃臨坐。僞舉目瞻天。
微有風動。顧謂蠻曰。風氣少暴。似有鈔賊入境。不遇
十人。當在西南五十里許。即命騎掩捕。果縛送十人。
禪告諸蠻曰。爾鄉里作賊。如此合死。以不皆叩頭曰。

合萬死即斬之乃遣蠻還并加慰諭諸蠻大服自是境無暴掠魏書

唐代宗時回紇還國所過焚掠原給小不如意輒殺之無所忌憚李抱玉欲遣官屬置頓人人辭憚馬燧獨請行比回紇將至燧先遣人賂其酋帥約勿暴掠帥遺之旗曰有犯令者君自戮之燧取死囚爲左右小有違令立斬之回紇相顧失色涉其境者皆拱手遵約束抱玉甚奇之

唐大和七年李載義爲河東節度使先是回鶻入貢所過暴掠州縣不敢詰但嚴兵防衛而已載義至鎮回

權衡一書

弘謨

主

鶻使者李暢入貢載義謂曰可汗遣將軍入貢修好非遣將軍陵踐上國也將軍不戢部曲使之侵盜載義亦得殺之勿謂中國之法可忽也于是悉罷防衛兵但使二卒守其門暢畏服不敢犯令二條綱目

宋太祖時契丹自謂得傳國璽欲以歸太祖不受曰吾無秦璽不害爲國且亡國之餘又何足貴乎後山談叢

宋真宗時曹克明官融桂等十州都巡檢既至蠻酋獻藥一器曰箚洞藥箭中人以是解之可不死克明日何以驗之曰請試以鷄犬克明日當試以人乃取藥箭刺酋股而飲以藥即死羣蠻慙懼而去

大中祥符時契丹請歲給外別假錢幣王旦曰東封甚

近車駕將出彼以此探朝廷之意耳帝曰何以答之旦曰止當以微物而輕之乃以歲給三十萬物內各借三萬仍論次年額內除之契丹得之大慙次年復下有司契丹所借金幣六萬事屬微末今仍依常數與之後不爲比西夷趙德明言民饑求粟百萬斛大臣皆曰德明新納誓而敢違請以詔責之帝以問旦旦請勅有司具粟百萬于京師而詔德明來取之德明得詔慚且拜曰朝廷有人

宋慶曆二年契丹遣其臣蕭英劉六符來求關南之地

權衡一書

弘謨

主

富弼爲使報聘既至六符館客弼見契丹主問收契丹主曰南朝違約塞雁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將何以爲羣臣請舉兵而南弼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而不獲舉兵未晚也弼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苟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勸用兵者皆爲身謀耳契丹主驚曰何謂也弼曰晉高祖叛君末帝昏亂土宇狹小上下離畔故契丹全師獨克然壯士健馬物故大半今中國提封萬里精兵百萬法令修明上下

一心北朝欲用其能保其必勝乎就使其勝所亡士
馬羣臣當之與抑人主當之與若通好下絕歲幣盡
歸人主羣臣何利焉契丹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弱又
曰塞雁門者備元吳也塘水治于何承矩事在通好
前城隍修舊民兵亦補闕非違約也契丹主曰微卿
言吾不知其詳然所欲得者祖宗故地弱曰晉以盧
龍略契丹周世宗復取關南地皆異代事若各求地
豈北朝之利哉既退六符曰吾主耻受金帛堅欲十
縣何如弱曰本朝皇帝言朕為祖宗守國豈敢妄以
土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租賦耳朕不忍多殺兩朝

權衡一書

弘謨

言

赤子故屈已增幣以代之若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
假此為辭耳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實臨之今北朝首
發兵端過不在我天地鬼神其可欺乎明日契丹主
名弱同獵引弱馬自近又言得地則歡好可久弱反
覆陳必不可狀且言北朝既以得地為榮南朝必以
失地為辱兄弟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哉弱罷六符
曰吾主聞公榮辱之言意甚感悟今惟有結昏可議
耳弱曰結昏易生嫌隙本朝長公主出降齋送不過
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利哉弱復命帝許增幣契
丹主曰南朝遣我之辭當曰獻否則曰納弱爭之契

丹主曰南朝既懼我矣于二字何有若我擁兵而南
得無悔乎弱曰本朝兼愛南北故不憚更成何名為
懼或不得已至于用兵則當以曲直為勝負非使臣
之所知也契丹主曰卿勿固執古有之矣弱曰自古
惟唐高祖借兵于突厥當時贈遺或稱獻納其後頡
利為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弱聲色俱厲契丹主
知不可奪自遣人來議朝廷竟以納字與之三條
宋皇祐末契丹請觀太廟樂仁宗以問宰相對曰恐享
祀不可習也樞密副使孫沔曰當以禮折之請謂使
者曰廟樂之作皆本朝所歌以詠祖功宗德也他國

權衡一書

弘謨

言

可用耶使如能助吾祭乃觀之仁宗具言使者不敢
復請澠水燕談錄孫資政沔出師環慶宿管城值夏州
進奉使至或曰當避驛者公曰使夏國王自入朝亦
外臣也猶當在某下況陪臣乎羌使遂宿白沙仁廟
聞而喜之墨客揮犀
仁宗時于闐使者入朝過秦州經畧使以客禮享之使
者驕甚留月餘壞傳舍什器縱其徒入市掠飲食民
戶皆晝閉知鳳翔府陳希亮聞之曰吾嘗主契丹使
得其情使者初不敢暴橫皆譯者教之吾痛繩以法
譯者懼其使不敢動矣况此小國乎乃使教諒使持

符告譯者曰入吾境有秋毫不如法吾且斬若取軍令狀以還使者至羅拜庭下希亮命坐兩廊飲食之護出其境無一人譁者

宋蘇頌使契丹遇冬至其國曆後宋曆一日北人間孰是頌曰曆家算術小異遲速不同如亥時節氣交猶是今夕若踰數刻則屬子時爲明日矣或先或後各從其曆可也北人以爲然使還以奏神宗喜曰朕思之此最難處卿所對殊善

宋史二條

仁宗時契丹遣使論中國書所稱大宋大契丹似非兄弟之國今輒易曰南朝北朝輔臣多言此不關利害

權衡一書

弘謨

美

不從恐生怨隙梁莊肅公適曰此易屈耳但言宋蓋本朝受命之土契丹亦彼國號無故而自去非佳兆其年賀正使來復稱大契丹如故

穆史

宋高麗人貢使者凌蔑州郡押伴使臣皆本路筦庫乘勢驕橫至與鈐轄亢禮時蘇軾通判杭州使謂之曰遠人慕化而來理必恭順今乃爾暴恣非汝導之不至是不悛當奏之押伴者懼爲之小戢使者發幣於官吏書稱甲子公却之曰高麗于本朝稱臣而不稟正朔吾安敢受使者亟易書稱熙寧然後受之高麗僧壽介狀稱臨發日國母令黃金塔祝壽東坡見

狀密奏云高麗苟簡無禮若朝廷受而不報或報之輕則遠人得以爲詞若受而厚報之是以重禮答其無禮之愧也臣已一面令管勾職員退還其狀云朝廷清嚴守臣不敢專權奏聞臣料此僧勢不肯已必云本國遣來獻壽今茲不奏歸國得罪不輕臣欲于此僧狀後判云州司不奉朝旨本國又無來文難議投進執狀歸國照會如此處分只是臣一面指揮非朝廷拒絕其獻頗似穩便

明北狄也先殺其主脫脫不花自稱大元田盛大可汗遣使入貢上命羣臣議所以稱之者禮部郎中章綸

權衡一書

弘謨

志

言可汗乃彼國極尊之號今以號也先則非宜若止稱太師恐彼復慚忿犯我邊陲宜因其部落舊號稱爲瓦剌王庶幾得體從之

明土官安貴榮累世驕蹇以從征香爐山加貴州布政司叅政猶快快薄之乃奏乞減龍場諸驛以償其功事下督府勘議時兵部主事王守仁以建言諸龍場驛丞貴榮甚敬禮之守仁貽書貴榮畧曰凡朝廷制度定自祖宗後世守之不敢擅改改在朝廷且謂之變亂况諸侯乎縱朝廷不見罪有司執法以繩之雖遠至二三十年當事者猶得持典章議其後使君

何利焉。使君之先自漢唐以來土地人民未之或改者。以能世守天子禮法。不敢有所違越。故天子亦不得無故而加之。不然使君之土地人民富且盛矣。朝廷悉取而郡縣之。誰云不可。夫驛可減也。亦可增也。驛可改也。宜慰司亦可革也。且剷除寇盜。以撫綏平夏。亦守土常職。今纓舉以要賞。則朝廷平日之恩寵祿位。顧將何為。使君為參政已非設官之舊。今又干進不已。是無抵極也。宜慰守土之官。故得世有其土地。人民若參政則流官矣。東西南北惟天子所使。朝廷下方尺之檄。委使君以一職。或閩或蜀。弗行則方

權衡一書

弘謨

天

命之誅。不旋踵而至。若捧檄從事。千百年之土地人民。非復使君有矣。此言之雖今日之參政使君將恐辭之不速。又可求進乎。後驛竟不減。三條

智囊

明大同猶兒莊本遠人入貢。正路成化初來使。有從他路入者。上因守臣之奏許之。時姚文敏公夔為禮部。奏請筵宴賞賜。一切殺戒。北使有後言。姚令通事諭云。故迤北使臣進貢。俱從正路入境。朝廷有大筵宴相待。今爾從小路。疑非迤北頭目。只照他處使臣相待耳。北使不復有言。人以爲得馭遠之體。菽園

明少司馬梅衡湘公國禎總督三鎮北人忽以鐵故鎰

來獻曰。此沙漠新產也。公意必無此事。彼幸我弛鐵禁耳。乃慰而遣之。卽以其鐵鑄一劍。鐫云某年月某王贈鐵。因檄告諸邊。敵中已產鐵矣。不必市釜。其後敵缺釜來言。舊例公曰。汝國既有鐵。可自治也。北使譁言。無有公乃出劍示之。北使叩頭服罪。自是不敢欺公一言。智囊

權衡一書

弘謨

无

詰盜之法

春秋宣公十有六年。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晉侯請于王。以穀。昆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太傅。于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傳。○初。悼公時。國苦盜。有却雍者。能視盜而得其情。公使視盜。十百無遺。公喜。以告趙文子。曰。吾得雍而盜無容矣。文子曰。君恃何察而得盜。盜其可盡乎。且雍將不得其死。已而盜果殺雍。公召文子言之。文子曰。周諺有云。蔡兒淵中魚不祥。智料隱伏有殃。君欲無盜。莫若舉賢而任之。使教明于上。化

權衡一書

弘謨

三

行于下。民有恥心。則何盜之爲。于是公用士會知政。而盜奔秦。治安

襄公二十有一年。邾庶其以漆閭邱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于其從者。于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爲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爲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已干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是實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

在上位者。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左傳

漢宣帝地節四年。龔遂拜渤海太守。召見問何以息盜。對曰。海濱遐遠。不露聖化。其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于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耶。將安之也。上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絲。不可急也。惟緩之。然後可治。願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乘傳至渤海界。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勸屬縣。罷逐捕吏。諸持田器者。皆爲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乃爲

權衡一書

弘謨

三

賊遂單車至府。盜賊聞遂教令。卽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鋤鉤。于是悉平。遂乃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慰安牧養焉。遂見齊俗奢侈。好末伎。不田作。乃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民有帶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爲帶牛佩犢。勞來循行。郡中皆有畜積。獄訟止息。綱目

漢神爵初。長安市偷盜尤多。百賈苦之。上以問張敞。敞以爲可禁。既視事。求問長安父老。偷盜首長數人。居皆溫厚。出從童騎。問里以爲長者。敞皆召見。責問因賞其罪。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今一旦召詣府。恐

諸偷驚駭。願一切受署。敝皆以爲吏。遣歸休。置酒小。偷。來。賀。且。以。饋。汚。其。衣。裾。吏。坐。里。同。閱。出。行。諸。賊。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盡。行。法。罰。由。是。市。無。偷。盜。漢書

漢建武時。郡國盜賊並起。郡縣追討。到則解散。去復屯。十六年冬。遣使者下郡國。聽羣盜自相糾擿。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雖逗留。回避。故縱者。皆勿問。聽以禽討。爲救其牧守令長。坐界內有盜賊而不收。捕者。又以畏梗。捐城委守者。皆不以爲負。但取獲賊多少。爲殿最。惟破匿者。乃罪之。于是更相追捕。賊並

權衡一書

弘謨

三

解散

漢安帝時。鄧騭惡虞詡。欲以法中之。會朝歌賊數千人。攻殺長吏。州郡不能禁。乃以詡爲朝歌長。故舊皆弔之。詡笑曰。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盜賊。猶無以別利器。此乃吾立功之秋也。始到。謁河內太守馬稭。稭曰。君儒者。當謀謀廟堂。乃在朝歌。甚爲君憂之。詡曰。此賊犬羊相聚。以求溫飽耳。願明府不以爲憂。稭曰。何以言之。曰。朝歌背太行。臨黃河。去敖倉不過百里。而青冀之民。流亡萬數。賊不知開倉招衆。劫庫兵。守成臯。斷天下右臂。此不足憂也。今其衆新盛。難與

爭鋒。兵不厭權。願寬假。策勿令有所拘閣而已。及到官。設三科。以募壯士。探吏以下。各舉所知。攻劫者。爲上。傷人盜偷者。次之。不事家業者。爲下。收得百餘人。賞其罪。使人。賜中。誘令。掠劫。乃伏兵以待之。殺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絕者。備作。賊衣。以承。縱其。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于是駭散。二條

漢靈帝時。交趾屯兵反。有司舉賈琮爲交趾刺史。琮到。部。訊其反狀。咸言。賦歛過重。百姓莫不空單。京師遙遠。告冤無所。民不聊生。自活。故聚爲盜賊。琮卽移書。告示各使安其資業。招撫荒散。蠲復徭役。誅斬渠帥。

權衡一書

弘謨

三

爲大害者。簡選良吏。試守諸縣。歲間蕩定。巷路爲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後漢漢建安中。郡賊梁興。寇略諸縣。恐懼。左馮翊鄭渾。聚吏民治城郭。爲守備。募民逐賊。得其財物。婦女十以七。賞民皆願捕賊。賊失妻子者。皆降。渾責其得他婦女。然後還之。于是轉相寇盜。黨與離散。又遣吏民有恩信者。告諭之。出者相繼。遂討興平之。綱目齊王敬則。爲吳興太守。郡舊多剽掠。敬則錄得一偷名。其親屬于前。鞭之。令偷身長掃街路。久之。乃令偷舉舊偷。自代。諸偷悉爲其所識。皆逃走。境內以清。齊

植按近代有鐵鎖項之法。凡得偷審實者。依律責懲。外用鐵圈鎖項。交于練保。其制前有鎖。鎖實以鉛。後有紐。紐旁以大鉄牌。鐫其姓名。置籍該房。按時查點。三年無過。許為滌除。得他偷白贖。及訪得舊案真盜者。皆許審實。得代余任。和平口。嘗一傲為之。然官無久任。法久弊生。但照例刺字充警。不少姑息。置籍存房。按時查點。尤不易之法。

北齊彭城王勰為滄州刺史。為政嚴察。有一人從幽州來。驢馱鹿脯。至滄州界。脚痛行遲。偶會一人為伴。遂盜驢及脯。去明旦告州。勰乃令左右及府僚吏分市。

權衡一書

弘談

孟

鹿脯不限其價。其主見脯。識之。推獲盜者。轉都督定州。刺史時有人被盜黑牛。背上有白毛。長史韋道建謂中從事魏道勝曰。使君在滄州。日禽姦如神。若捉得此賊。定神矣。汝乃詐為上符市牛皮。估酬價。直使牛主認之。因獲其盜。建等乃服。又有老母姓王。孤獨種菜三畝。數被偷。汝乃令人密往書菜葉為字。明日市中看菜葉有字。獲賊。爾後境內無盜。政化為當時第一。北史

北魏高祖時。高祐為兗州刺史。設禁賊之方。令五五相保。風化大行。宋仁宗時。燕度知陳留縣。行保伍法。

以察盜民。無夜警。○哲宗時。許幾知鄆州。時梁山獠多盜。皆漁者窟穴也。幾籍十人為保。使晨出夕歸。否則以告。輒窮治。無得脫者。○按保甲之法。始于周禮。大司徒五家為比。使之相保。遞及五州。無不聯貫。三年受邦國之比。要比要者。即令甲冊。也是上達于天子矣。其重保甲如此。秦商鞅變法。令民什伍而相收。司吏坐告奸者。與斬敵同賞。不告奸者。與降敵同罰。復制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掌教化。有嗇夫。收賦稅。職聽訟。有游徼。巡察盜賊。民有什伍。善惡以告。皆保甲法也。至宋神宗時。行保甲法。王安

權衡一書

弘談

孟

石謂不特除盜。亦可練兵。見循時開封府韓維慮其驚擾。亦以持法稍苛耳。究之保甲。何可廢耶。古編北朝魏高謙之行河陰。令先是有入囊盛瓦礫。指作錢物。詐市人馬。因而逃去。詔令追捕。必得以聞。謙之乃偽枷一囚。立于馬市。宣言是前詐市馬賊。今欲刑之。密遣腹心。察市中私議者。有二人相見。忻然曰。無復憂矣。執送案問。悉獲其黨。并出前後盜處。失物之家。各得其本物。北史

北朝魏孝文帝問秘書令高祐曰。何以止盜。對曰。昔宋均立德。猛虎渡河。卓茂行化。蝗不入境。況盜賊人也。

苟守宰得人治化有方止之易矣綱目

北朝魏太和中李崇爲兗州刺史多劫盜崇乃村置一樓樓懸一鼓盜發之處槌鼓亂擊諸村始聞者揭一通次聞者再揭以爲佈俄頃之間聲布百里伏其險要無不擒獲說○宋真宗時李肅之知德州比戶置鼓有盜輒擊遠近響應此彷彿李崇遺制也史補元魏楊津爲岐州刺史有武功民齊肅三匹去城十里爲賊所劫時有使者馳驛而至被劫人因以告之使者到州以狀白津津乃下教云有人著某色衣乘某色馬在城東十里被殺不知姓名若有家人可速收

權衡一書

弘謨

美

祖有一老母行哭而出云是已子于是遣騎追收並緝俱獲自是台境畏服魏書

北朝魏柳慶領雍州別駕有胡家被劫郡縣按察莫知賊所隱延被囚者甚多慶以賊徒既衆似是烏合既非舊交必相疑阻可以詐求之乃作匿名書多榜官門曰我等共劫胡家徒侶混雜終恐泄露今欲首懼不免誅若聽先首免罪便欲來告慶乃復施免罪之榜居二日廣陵王欣家奴面縛自告勝下因此推窮盡獲黨與周書

後周韓褒爲北雍州刺史州多盜賊褒密訪之並聚右

所爲也而陽不之知厚加禮遇謂曰刺史起自營生

安知督盜所願卿等共分其憂耳乃悉名桀黠少年素爲鄉里患者署爲主帥分其地界有盜發而不獲者以故縱論于是諸被署莫不惶懼皆首伏曰前盜發者並某等爲之所有徒侶皆刻其姓名褒乃取盜名簿藏之因大榜州門曰自知行盜者可急來首卽除其罪盡今月不首者顯戮其身籍沒妻子以賞前首者旬日之間諸盜咸悉首盡褒取名簿勘之一無差異並原其罪許以自新繇是羣盜屏息北史唐太宗與羣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上曰朕當去

權衡一書

弘謨

美

者省費輕徭薄賦還用康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爲盜安用重法耶自是數年之後路不拾遺外戶不閉

唐高宗幸東都時關中饑饉上慮道路多草竊命監察御史魏元忠檢校元忠閱赤縣獄得盜一人神采語言異於衆命釋桎梏裝冠帶乘驛以從與其食宿託以詰盜比及東都士馬萬數不亡一錢綱目唐天后時嘗賜太平公主細器寶物直黃金千鎰歲餘盡爲盜所將去公主言之天后大怒召洛州長史謂曰三日不得盜罪死長史懼謂兩縣主盜官曰兩日

不得者死。尉謂吏卒游徼曰：「一日必擒之，擒不得，期死。」吏卒游徼，計無所出。徼中遇潮，潮別駕蘇無名素知其能，相與請至府。長史降階問計，無名曰：「請與君求見。」對玉階，乃言之。于是天后召之，謂曰：「卿得賊乎？」無名曰：「若委臣取賊，無拘日月，且寬府縣令，不追求，仍以兩縣擒盜吏卒盡以付臣。」天后許之。月餘，值寒食，無名盡召吏卒，約曰：「十人五人為侶，于東門北門伺之。見有胡人與黨十餘，皆衣綾絁，相隨出赴北門者，可踵之而報。」吏卒伺之，果得馳白。無名曰：「胡至一新塚，設奠哭而不哀，微奠即巡行塚旁相視而笑。」

權衡一書

弘謨

天

無名喜曰：「得之矣。」因使吏卒盡執諸胡而發其塚，剖棺盡寶物也。奏之，天后問卿何才智過人而得此盜？對曰：「臣非有他計，但識盜耳。當臣到都之日，即此胡出葬之時，臣一見即知是偷，但不知其葬物處。今寒節拜掃，計必出城尋其所，足知其墓，設奠而哭，不哀明所葬非人也。巡塚相視而笑，喜墓無損也。向若陛下迫促府縣捕賊，計必取之而逃矣。」天后曰：「善。」賜金帛，加秩二等。犯開
唐張鷟為河陽縣尉，日有一客驢繼斷，弄鞍失，三日訪不獲，告縣。鷟推勘急，夜放驢出，而藏其鞍，可直五千。

錢鷟曰：「此可知也。」令除却籠頭放之，驢向舊處，搜其家，其鞍于草積下得之。太平廣記。植按：凡物畜之性，熟處常不忘。余羅定任內，嘗有告人數月前竊其牛者，今物色得之矣。拘至不服，且鄰証俱來，謂牛係家特牛所生，畜已久，而告者所言之形體毛片口齒固無不符也。余謂牛識舊主，虛實易見，命役同兩造牽牛過失主之門，不肯入，輒之仍不入，告者遂無詞。
唐僖宗時，西川節度使崔安潛到官，不詰盜蜀人怪之。安潛乃出庫錢千五百緡，分置三市，榜其上曰：「有能告捕一盜賞錢五百緡，同侶告捕釋其罪，賞同平人。」

權衡一書

弘謨

天

未幾有捕盜至者，益曰：「汝與我同為盜十七年，賊皆平分，汝安能捕我？我與汝同死耳。」安潛曰：「汝既知吾有榜，何不捕彼來，則彼應死，汝受賞矣。」既為所先，死復何辭？立命給捕者錢，磔盜于市。于是諸盜相疑，散逃出境。綱目
唐懷州河內縣董行成能策賊。有一人從河陽長店盜行人驢一頭，并衣袋。天欲曉，至懷州行成至街中見之，叱曰：「箇賊住！」即下驢承伏人，問何以知之。行成曰：「此驢行急而汗非長汗也，見人則引韁，遠過怯也。以此知之。」捉送縣，有頃驢主尋蹤至。朝野僉載

後漢時有獻新櫻于慕容彥超俄為給役人盜食主者

白之彥超呼給役人偽慰之曰汝等敢盜新物耶主者証執耳勿懷憂懼各賜以酒晉書左右人黎蘆散既飲立皆嘔吐晉書

周世宗時寶儼上疏請令盜賊自相糾告以其所告資產之半賞之或親戚為之首則論其徒侶而赦其所首者如此則盜不能聚矣又新鄭鄉村團為義營谷立將佐一戶為盜累其一村一戶被盜累其一將每有盜發則鳴鼓舉火丁壯雲集盜少民多無能脫者由是隣縣克斥而一境獨清請令他縣皆效之亦止

權衡一書

弘漢

聖

盜之一術也衍義

宋神宗時李常知齊州齊多盜論報無虛日常得黠盜刺為兵使在麾下盡知盜藪悉發屋破柱拔其根株半歲間誅七百餘人姦無所匿吏治學

宋程顥知扶溝縣廣濟蔡河在縣境瀕河惡子無生理專脅取行舟財貨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顥捕得一人使用其類貫宿惡分地處之令以挽緯為業且察為奸者自是境無焚剽思史植按明史葉載萬觀永樂中為嚴州知府府境七里瀧有漁舟數百艇時剽行旅觀編十舟為一甲令盡地巡警不匝月盜屏

迹此即明道之意也近世取積盜為練總而分地責成者其法蓋亦本此而行之善否則存乎其人

宋陳襄知建州浦城縣一日官帑失金悉捕素嘗為盜者鞠之莫得其實因詐之曰某廟有靈鍾最能辨盜使盜摸之則有聲襄率同僚禱祭陰使人以墨烟塗鐘內引盜逐一令手入鐘摸之出驗其手皆有墨惟一盜無墨訊之遂承仇池植按宋史亦載此事然如諸人手悉有墨又當如何此皆所謂小智不足燭遠者也且我先以機心應之何以異于若輩他若彥超之吐櫻秦相之伐榴劉宰之分蘆長孺之真麥伎

權衡一書

弘漢

聖

爾相類而世豔傳之何足法也

宋徽宗時燕瑛為瑕邱尉縣人習為盜瑛榜論曰今平民或呼以盜必怒見詞色顧乃舍耕稼本業為人所不肯為者及陷于罪則終身不齒於鄉閭尉不忍以是待汝盜感悟為稍宋史

宋秦檜為相都堂左後閣前有榴每著實檜嘿數焉忽亡其二不之問一日將排馬忽顧謂左右取斧伐樹有親吏在傍倉卒對曰實佳甚去之可惜檜及顧曰汝盜食吾榴吏叩頭服蓋其機弄根于心弗自覺也史

宋劉宰為泰興令。有富室亡金釵。唯二僕婦在。置之有司。咸以為冤。命各持一蘆。曰：非盜釵者。詰朝蘆當自若。果盜則長于今二寸。明旦視之。一自若。一去其蘆二寸矣。即訊之。果伏其罪。宋史

臨安有人家土庫中被盜者。踪跡不類人出入。總轄謂其徒曰：恐是市上弄翻。試往脇之。不伏。則執之。又不伏。則令唾掌中。如其言。其人良。覺無唾可吐。色變。具伏。乃令縛。從天窓中入。內取物。或謂總轄何以知之。曰：吾亦不敢取。但人之驚懼者。必無唾。可吐。姑以卜之。幸而中耳。又一總轄坐在塢頭。蔽

權衡一書

弘謨

望

坊內有賣熱水人。持兩銀杯。一客衣服濟然。若巨商者。行過。就飲。總轄遙見。呼謂曰：吾在此。不得弄手段。客慚。陳謝罪而去。人問其故。曰：此盜魁也。適飲湯。以兩手捧盃。益陰度其廣狹。將作偽者。以易之耳。比韓王府中。忽失銀器數件。宰器婢呼為賊傷手。趙從善尹京。命總轄往府中。測視良久。執一親僕。訊之。立服。歸白趙云：適視婢。察口在左手。益與僕有私。竊器與之以刃。自傷。謬稱有賊。而此僕意。思有異。千衆是以得之。智囊

元胡長孺至大中。為寧海縣主簿。新有銅炭。惡少年

向其間。恒出鈔道。為過客患。官不能禁。長孺偽衣商人服。令蒼頭負貨。以從。陰戒騎卒十人。躡其後。長孺至巖中人。突出要之。長孺方遜詞。以謝。騎卒俄集。皆成擒。俾供其黨。真于法。羣姬聚浮屠。菴誦佛書。為禳祈。一姬失其衣。適長孺出。鄉姬訟之。長孺以牟麥。冥羣姬合掌中。命繞佛誦書。如初。長孺閉目叩齒。作集神狀。且曰：吾使神鑒之矣。盜衣者。行數周。麥當芽。一姬屢開掌視。長孺指縛之。還所竊衣。元史

權衡一書

弘謨

望

文振木鐸。以誦之。自是道不拾遺。明史。按一戶被盜。一甲償之。自見協力。盜所懼也。然其中恐滋詐擾。未為盡善。至署門一法。頗為警切。余前官粵東。肇高道時。嘗徧訪各道。巡檢備知盜賊姓名。揭示嚴諭。一通于諸盜門。首凡散千百紙。盜俱警縮。亦此意也。東

學古

明胡友信為順德知縣。鄉立四應社。一鄉有警。三鄉鼓而援之。不援者。罪同賊。賊不敢發。

明張淳。隆慶中。為永康知縣。巨盜盧十八。剽庫金十餘年。不獲。御史以屬淳。淳刻期三月。必得盜。而請御史

月下數十櫟及檟累下。淳陽笑曰：盜遁久矣，安從捕？寢不行吏某婦與十八通，吏頗為耳目，聞淳言以告十八，十八意自安淳，乃脅吏詐為買金繫獄，而願以婦代者，十八聞之，亟往視婦，因醉而擒之，及報御史，僅兩月耳。二條明史彙

明王世貞備兵青州，部民雷齡以捕盜橫萊濰間，海道朱購之急而遁，以屬世貞。世貞得其處，方欲掩取，而微露其語于王捕尉者，還報又遁矣。世貞陽曰：置之。又旬月而王尉擒得他盜，世貞知其為齡力也，忽屏左右，召王尉詰之。若奈何？匿雷齡，往立塔下，聞捕齡。

權衡一書

弘謨

留

者非汝邪？王驚謝，願以飛騎取齡，自贖。俄齡至，世貞曰：汝當死，然汝能執所善某某盜來，汝生矣。而令王尉與俱，果得盜。世貞遂言于宋而寬之。

明僉都御史楊武初為淄川令，善用奇邑，有盜人糴米者，求之不得。公攝其鄰，始數十人，跪之于庭而漫理他事，不問。已忽厲聲曰：吾得盜米者矣，其一人色動。良久復厲聲言之，其人愈色動。公指之曰：第幾人是盜米者？其人遂服。又一行路者於路傍枕石睡熟，囊中千錢人盜去，公令昇其石於庭，鞭之數十，而許人縱觀不禁，乃潛使人於門外候之，有窺覘不入者，即

擒之，果得一人盜錢者也。聞鞭石事甚奇，不能不來。

入，又不敢求其錢，費十文爾，餘以還枕石者。

明范檣會稽人，守淮安。景王出藩，大盜謀劫王布黨起，天津至鄆陽分徒五百人往來遊奕。一日晚，衙罷門卒報有貴客，人僦潘氏園寓，卒者問有傳牌乎？曰否。命詞之報曰：從者衆矣，而更出入心疑為盜，陰選健卒數十易衣，相如庄農曰：若往視其徒入肆者，陽與飲飲中，執與聞相執禁以來，而戒曰：慎勿言捕賊也。卒既散去，公命與謁客西門過街肆，持者前訴，即收之。比反得十七人，陽怒罵曰：王舟方至，官司不暇食。

權衡一書

弘謨

聖

暇問汝闔戶叱令就繫，入夜傳令儆備，而令吏飽食，以需漏下二十刻出，諸囚於庭，厲聲叱之，吐實如所料。即往捕賊，賊首已遁，所留卒妓也。於是飛騎馳報徐楊諸將吏，而薨十七人於獄，全賊散潰。

某御史巡按蜀中，交代亡其貲，新直指至，又穴而胠篋焉。成都守耿定力察胥謀，俱更番獨仍一養人，丞捕之，直指恚曰：太守外不能詰盜，乃向吾卧榻窮治耶？固以請比。至詰之曰：吾視穴痕內出，非爾而誰？即咋舌伏辜。四條

明蔡道憲宗禎間為長沙推官，地多盜，察豪民通盜者。

賈其罪而任之盜方劫富客分財收者已至召富客還所失物皆愕不知所自惡少年開戶謀為盜啓戶捕卒已坐其門爭散去奸人為斂手明史

李復亨年八十登進士第調臨晉主簿護送官馬入府宿逆旅有盜殺馬復亨曰不利而殺之必有仇者盡索逆旅商人過客同邑人囊中佩刀謂之曰刀蟻馬血火燬之則刀青其人歛伏果有仇者遷南和令盜割民家牛耳復亨盡召里中人至使牛家牽牛遍過之至一人前牛忽驚躍詰之乃引伏

王愷為平原令有麥商夜經村寺被劫陳牒於縣愷

權衡一書

弘讓

異

故匿其事陰令販豆者和少熟豆其中夜過寺門復切去令捕兵易服就寺僧貨豆中有熟者遂收捕不待訊而服自是羣盜屏跡

陳懋仁泉南雜志云城中一夕被盜捕兵實為之招直巡兩兵一以左腕一以胸次俱帶黑傷而不腫裂謂賊棍毆意在抵飾當事督責司捕辭甚厲余意棍毆處未有不致命且折亦未有不腫且裂者無之是必贗作問左右曰吾鄉有草可作傷色者爾泉地云何答曰此名千里急余令取搗碎別塗兩人如其處少焉成黑以示兩兵兩兵愕然遂得奸狀三條智囊

權衡一書

弘讓

異

朝黃思湖為東光令廉其西鄉有積高白五者令其如刑書朱某致之來宥其罪令開列強竊若兩人各有勿治惟取結錄所供行竊之事於卷俱結為土番以五為西鄉土番之總又以居址相近者五人內擇一為伍長餘東南西北三鄉俱取結錄供設總伍如西鄉例集而謂曰洗心改過卽是良民今當堂賞賜又編為土番使閭閻知爾等已為官役可謂免辱而增榮矣然稍有非為惟爾總是問五人中有犯惟爾伍長是責若外盜來侵或相勾他往爾等卽為拿首若某鄉更有失事亦惟爾總是捕嗣後或有新生匪類許卽首報審實編伍凡一歲內是鄉強竊無聞總伍及眾各賞資有差每朔望總伍率眾赴縣點卯內有患病不到許伍長具結存案如有賭博游手不務理他行遠出控病違卯者立拿重究總伍知而不舉連坐眾皆曰謹遵命土番中以南皮滄州勾黨來首仰賞之自是外盜不敢入境福惠全書

弭變之畧

春秋襄公十年冬。盜殺鄭公子騂。公子發。公孫輒。子孔當國。爲載書以位序。聽政辟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子產止之。請爲之焚書。子孔不可。曰。爲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爲政也。國不亦難乎。子產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之。乃焚書于倉門之外。衆而後定。

襄公二十三年。晉欒盈帥曲沃之甲。囚魏獻子以豎入。

權衡一書

救亂

一

絳樂王鮒侍生于范宣子。或告曰。欒氏至矣。宣子懼。王鮒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且欒氏多怨。子爲政。欒氏自外子在位。將何懼焉。欒氏所得其惟欒氏乎。而可強取也。竟亂在權子無懈矣。公有姻喪。王鮒使宣子墨衰。冒經。二婦人輦以如公。奉公以如固宮。范鞅逆魏舒。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執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鞅請乘持帶。遂起乘右。撫劍左。接帶命驅之。出僕請鞅曰。之公宣子逆諸塔。執其手。略之以曲沃。欒氏敗。盈奔曲沃。
左傳

漢光武爲大司馬時。誅王郎。收文書得吏人與郎交關。

誦毀者數千章。光武皆不省。會諸將軍燒之。曰。令反。

側子自安。後漢書。○植按。宋元徽二年。桂陽王休範舉。

兵。海陽蕭道成擊斬之。或詐稱桂陽王在新亭。士民。

惶惑。詣壘投刺者以千數。道成皆焚之。登城謂曰。劉。

休範已戮死尸在南岡下。我乃蕭平南也。諸君諦視。

之刺。皆已焚。勿懼也。蓋得光武之意。

齊劉坦除長沙太守。行湘州事。于是始與內史王僧粲。

自號湘州刺史。湘部諸郡悉皆蜂起。前鎮軍鍾玄紹。

潛謀應僧粲。要結數百人。尅日翻州城。坦聞其謀。僞。

權衡一書

救亂

二

爲不知因。理訟至夜。而城門遂不開。以疑之。玄紹未及發明。且詣坦問其故。坦久留與語。遣親兵收其家書。玄紹在坐未起。而收兵已報其得本末于坐。斬之。焚其文書。餘黨悉無所問。州郡遂安。
唐書

唐霍王元軌爲定州刺史。突厥寇定州。州人李嘉運。潛。

結賊。詔窮誅黨。與元軌以寇近。且強。人心危。但殺嘉。

運。餘無所詰。因自劾。帝喜曰。朕固悔之。非王之明。幾。

失定州矣。
唐書

唐代宗廣德二年。懷恩寇邠州。郭子儀遣子肅將兵救。

之。肅在邠州。縱士卒爲暴。節度使白孝德息之。而不。

敢言段秀實自請補都虞候。軍士入市取酒刺酒。翁壞釀器。秀實列卒盡取其首。注樂上。植市門。睨一營大譟。盡甲。孝德恐。秀實曰：「無傷也。請往解之。」選老嬖者一人馳馬至睨門。甲者出。秀實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睨出。秀實讓之曰：『副元帥助塞天地。當念始終。今常侍恣卒爲暴行。且致亂。亂則罪及副元帥。郭氏功名共存者幾何？言未畢。睨再拜曰：『公幸教睨以道。敢不從命。』此左右皆解甲。敢譁者死。」秀實因留宿軍中。旦俱至孝德所謝。

權衡一書

被亂

三

大曆四年。徙馬璘爲涇原節度使。璘先往城涇州。以都虞候段秀實知邠州。留後初四鎮北庭兵久羈旅。數遷徙。勞敝怨。誹兵馬使王童之謀作亂。期以辛酉旦。警嚴而發。前夕有告之者。秀實陽召宰漏者。怒之以其失節。令每更來。白輒延之。數刻遂四更而曙。童之不果發。告者又曰：「今夕欲焚馬坊草。因救火作亂。中夕火果發。秀實命軍中行者皆止坐者勿起。各整部伍嚴守要害。童之白請救火不許。及旦捕童之及其黨八人皆斬之。下令曰：『後徙者族。流言者刑。』遂徙于涇。○馬璘疾亟。以段秀實知節度事。秀實嚴兵以備非常。璘卒。軍中奔哭者數千人。喧咽門屏。秀實悉不

權衡一書

被亂

四

聽入命押衙馬頤治喪事於內。李漢惠接賓客於外。妻妾子孫位于堂。宗族位于庭。將佐位于前。牙士卒哭于營。伍百姓各守其家有離立偶語于衢路。輒執而囚之。非護喪從行者無得遠送。致祭拜哭皆有儀節。送喪遠近皆有定處。違者以軍法從事。都虞候史廷幹等謀因喪作亂。秀實知之。奏遣入宿衛。分徙其黨補以外職。不戮一人。軍府晏然。

唐崔寧在蜀十餘年。恃地險兵彊。恣爲淫侈。朝廷患之而不能易。德宗卽位。入朝。吐蕃與南詔合兵三道入寇。諸將不能禦。上憂之。趣寧歸鎮。楊炎言于上曰：「蜀

地富饒。寧既有之。貢賦不入。與無蜀同。若其有功。則義不可奪。是蜀地敗固失之。勝亦不可得也。不若留寧發范陽戍兵。雜禁兵往擊之。何憂不克？因得納親兵于其腹中。蜀將必不敢動。然後更授他帥。使千里沃壤復爲國有。是因小害而收大利也。上遂留寧使神策都將李晟將兵四千。又發邠隴范陽兵五千。使將軍曲環將之。與東川山南兵合擊吐蕃南詔。破之以崔寧爲朔方節度使。

德宗初卽位。王駕鶴典禁兵十餘年。權行中外。詔以爲東都園苑使。以白志貞代之。恐其生變。崔祐甫召駕

鶴與語留連久之志貞已視事矣

德宗時賈耽為山南東道節度使使行軍司馬樊澤奏
事行在澤既復命方大宴有急牒至以澤代耽耽內
牒懷中顏色不改宴罷召澤告之且命將吏謁澤牙
將張獻甫怒曰行軍自圖節賊事人不忠請殺之耽
曰天子所命則為節度使矣即日離鎮以獻甫自隨
軍府遂安

唐憲宗元和初以柳晟為山南西道節度使晟至漢中
府兵討劉闢還未至城詔復遣成梓州軍士怨怒謀
作亂晨聞之疾驅入城慰勞之曰汝曹何以得成功

權衡一書

救亂

五

對曰誅反者劉闢耳晟言聞以不受詔命故汝曹得
以立功豈可復使他人誅汝以為功耶眾皆拜謝請
詣成所

後漢乾祐三年平盧節度使劉銖貪虐朝廷欲徵之恐
其拒命因沂密用兵于唐遣郭瓊將兵屯青州銖置
酒召瓊伏兵幕下欲害之瓊知其謀悉屏左右從容
如會了無懼色銖不敢發瓊因諭以禍福銖感服詔
至即行

細目

宋張乖崖詠守蜀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大閱方出
軍眾忽高呼者三乖崖亦下馬東北望三呼援手復

行眾不致譴○沂陽子曰是舉也尊君而定亂聞于

朝雖權重而不疑心神完定乃能從容若此機警

宋真宗時黃德運判遂州嘗給兩川軍士緡後詔至西
川而東川獨不及軍士謀為變震白主者曰朝廷豈
忘東川耶殆詔書稽留耳即開州希給緡如西川眾
乃定明日詔至

宋李允則嘗宴軍而甲仗庫火允則作樂行酒不輟副
使請救不荅少頃火熄命悉瘞所焚物密遣吏持檄
瀘州以茗籠運器甲不洩旬兵數已完人無知者樞
密院請劾不救火狀真宗曰允則必有謂姑詰之對

權衡一書

救亂

六

曰兵械所藏倣火甚嚴方宴而焚必奸人所為若舍
宴而救事或不測

宋史

宋仁宗時王武恭公德用知定州是時契丹主在燕京
朝廷發兵屯定州者幾六萬人一旦倉中給軍糧軍
士以所給米黑譁紛紛長監官懼逃匿公自入倉視
之乃使召專副問曰昨日我不令汝給二分黑米八
分白米乎曰然然則汝何不先給白米後給黑米此
輩見所得米腐黑以為所給盡如是故誼耳專副對
曰然某之罪也公叱從者杖專副人二十又呼曰卒
謂曰黑米亦公家物不給汝曹當棄之乎汝何意元

四宰相顧曰。向者不知有八分白米故耳。某等死罪公又叱從者。亦人杖二十。召指揮使罵曰。衙官汝何不戢士使如此。欲求決配乎。指揮使百拜流汗。乃舍之。倉中肅然。賢爽

宋至和三年正月。帝方受朔疾暴作。扶入禁中。文彥博呼內侍史志聰問狀。對曰。禁密不敢漏言。彥博叱之曰。爾曹出入禁園。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何為耶。自今疾勢增損。必以告。不爾當行軍法。又與劉沆富弼謀。啟醮大慶殿。因留宿。毀廬志聰白無故事。彥博曰。此豈論故事耶。知開封府王素夜叩宮門上變。不

權衡一書

校亂

七

使入明旦言有禁卒告都虞候欲為亂。沆欲捕治。彥博召都指揮許懷德問都虞候何如。人懷德稱其愿可保。彥博曰。然則卒有怨誣之耳。當亟誅之以靖眾。乃請沆判狀。尼斬于軍門。帝疾愈。彥博等始歸第。當是時。京師業賴彥博。弼持重。眾心以安。沆密白帝曰。陛下違豫時。彥博擅斬告反者。彥博聞之以沆判呈帝意。乃解。宋史

文潞公彥博知成都時。大雪。會客帳下。卒有諍語。共拆井亭。燒以禦寒。軍將以聞。公徐曰。今夜誠寒。亭敝矣。正欲改造。可盡拆為薪。樂飲如常。明日乃究問。先拆

者。杜而流之。賢○植按。是舉也。先不鎮定。必啟亂機。後不究問。亦長亂萌。二者失一不可。

仁宗時。吳育知蔡州。設伍保法。以檢制盜賊。時京師有告妖人千數聚確山者。遣中使往招捕者十八。至則以巡檢兵往索之。育曰。使者欲得妖人還報耶。曰。然。曰。育在此。雖不敏。聚千人境內。毋容不知。此特鄉人用浮圖法相聚。以利財錢耳。一弓手召之。可致也。今以兵往。人相驚疑。請留毋往。中使以為然。頃之召十人者至。械送闕下。皆無罪釋之。而告者伏辜。宋史

權衡一書

校亂

八

疏論之。帝納其言。翼日韓琦出空頭勅一道。歐陽修已僉趙鼎難之。修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既而琦坐政事堂。召守忠立庭下。曰。汝罪當死。遂責斬州安置。取空頭勅填與之。印日押行。琦意以為少緩。則中變也。中外快之。續綱目○憲章錄云。成周之制。以冢宰統閭寺。西漢之制。以丞相監官中。宋人循周漢之遺。亦以宦官屬于宰相樞密。故內侍任守忠有罪。韓魏公得以檄召而議貶。梁彥俊言利。僕射葉顥得以逮至政事堂。而此責之三代以下。制置閹官之法。莫良于宋。故終宋之世。宦官鮮有專政亂國者。視漢唐大

不俾矣明紀全載

宋蘇頌遷度支判官。送契丹使宿恩州驛舍。火左右請出避火。頌不許。州兵欲入救火。亦不許。但令防卒撲滅之。初火時。郡中洶洶謂使者有變。救兵亦欲因而生事。頌頌不動而止。智囊

宋蘇軾知密州。有盜竊發。安撫使遣三班使臣領悍卒來捕。卒兇暴恣行。至以禁物誣民入其家。爭鬪殺人。且畏罪驚潰。將為亂。民奔訴軾。軾投其書不視。曰。必不至此。散卒聞之。少安。徐使人招出戮之。

宋趙挺之通判德州。哲宗卽位。賜士卒緡錢。郡守貪率。

權衡一書

秋亂

九

不時給卒怒。持白挺突入府。守趙避左右盡走。挺之坐堂上。呼問狀。立發庫錢而治其為首者。衆卽定。史朱

宋王益知韶州。州有屯兵五百人。代者久不至。欲謀為變。事覺。一郡皆駭。益不為動。取其首五人。卽日斷流之。或請以付獄。不聽。既而聞其徒曰。若五人者。繫獄當夜劫之。衆乃服。

呂公孺知永興軍。徙河陽。洛口兵千人。以久役思歸。奮斧鉞排關不得入。西走河橋。觀聽海洶。諸將請出兵掩擊。公孺曰。此皆亡命急之變。且生卽乘馬東去。

造牙兵數人迎諭之。曰。汝輩誠勞苦。然豈得擅還如渡橋則罪不赦矣。太守在此。願自首者止道左。皆斡立以俟。公孺索倡首者。黥一人。餘復送役所。語其校曰。若復偃塞者。斬而後報。衆帖息。二條

明正德初。劉瑾恣橫。朝臣稍忤輒竄斥。一日以匿名文書盡執朝官三百餘人。械繫錦衣獄。五年。安化王寘鐫反。以誅瑾為名。關中大震。起楊一清提督軍務。與太監張永討平之。一清密勸永誅瑾。永曰。吾欲為國除害久矣。但計無所出耳。一清曰。易與耳。公今還請上。間語寧夏事。上寘鐫為檄。因奏瑾亂。政為不軌。上

權衡一書

秋亂

十

英明必誅瑾。獨用公盡反瑾所為。以安天下。此不世功也。永曰。卽不濟。奈何。一清曰。他人或未必濟。出公事必濟。得請卽行事。無緩頃刻。稍洩族矣。永曰。善。老奴無惜。餘年報主。既還獻俘。一如一清策。請間言瑾流毒天下。天下共起以誅瑾。為名瑾懼。請將為不軌。宜早除之。因言瑾惡十七事。上猶豫。永曰。少遲我輩糞粉矣。陛下安之乎。乃可其奏。遂夜捕瑾。下獄誅之。吏其族

中官畢眞逆濠黨也。至自江西。聲勢赫。從牙士五百餘人。肆行殘賊。人人自危。留志淑知杭州。密得其

不可測之狀。白臺察監司陰制之。未幾。畢構市人火其居。延燒二千餘家。淑怒其因衆爲亂。閉門不出。止傳報諸衙門人母救火。餘數日。畢將發應濠臺察監司召淑定計。先提民兵伏畢門外。監司以常禮見出。淑入。畢怒曰。知府以我反乎。應曰。府中役從太多。是以公心跡不自。因令左右出報監司。既入。卽自堂上執畢手。與語當自白之狀。衆共語遣所不籍之人。以釋衆疑。畢倉卒不得已。呼其衆出。則民兵盡執而置之獄。僞與畢入視府中。見所藏諸兵器。詰曰。此將何爲也。畢不能答。乃羈留之。奏聞伏誅。智遠

權衡一書

杖亂

十二

武皇南征。駐蹕留都。大將江彬等統邊軍數萬扈從。屯處京城。彬恃恩跋扈。懷不軌心。喬白巖公宇時爲大司馬。獨任留守之重。持正鎮靜。每事裁抑。彬亦敬憚不敢肆。隱然虎豹在山之勢。一日晚。彬遣官兵索各城門鎖鑰。城中驚駭。不知所出。督撫遣人來謀于公。公曰。守備者所以謹非常。城門鎖鑰執敢索亦孰敢與者。雖天子詔奈何。督府以公言拒之。竟廢城中帖然。彬每假傳旨有所求。爲日數十道。公每得旨必請面奏。彬計遂不行。公又虞有他變。乃選精通武藝者數十人。克隸卒隨護。一日會公于演武場。彬欲逞鄙

下之勇。以恤人問曰。南京亦有能武藝者。可與我邊軍一較乎。公曰。善者固有。粹難至。吾從者亦畧諳此。可與較。彬易之。有與卒小而黑人呼爲鬼李。有神力善跌打。公呼出叩頭請較。公謂彬曰。今日較藝。傷死勿論。彬部下四人大而長。與李較。隨仆。彬失色。又命勇者對連勝七八人。後有劉鑑。廖清沙者。有重手法。來敵皆負。彬由是奪氣。新陽日記

權衡一書

杖亂

十三

至通州聽賞。於是邊兵盡出。彬遂成擒。神史明周思兼嘉靖中除平度知州。有郡僣民掠食。所司持之急。且爲亂。上官檄思兼治之作小木牌數千散四郊。令執牌就撫。悉服。以錢穀事遂定。明史明張嘉言司理廣州時。總兵秦游等官幕下各數千防守。日工食三分。然秦游兵每歲涉遠出汛。而總兵官所轄兵皆藉口坐鎮。不遠行。每三年五年修船。其秦游部下兵止給每日工食之半。卽非修船而僅不出汛。亦減每日工食三分之一。貯爲修船之用。獨總兵官部下兵無所減。彼此皆視爲固然。忽巡道申詳軍

門欲將總兵官所轄兵稍裁其工食留備修船之用。軍門允行。各兵聞然而譁。逼張公之堂。公意色安閒。命呼知事者五六人登階。述其故。衆兵俱擁而前。卽叱下。曰。人言譁亂。殊不便聽。衆兵乃下。六人曉曉稱舊無減例。張曰。此事我亦與聞。汝等全不出汎。却難怪上人也。汝欲不減。亦得。然非汝之利也。今使汝等與泰游兵。每歲更迭出汎。汝寧得不往乎。若往則汝等且稱泰游兵。工食減半矣。汝所爭而存者。非汝所能享而泰游兵之來代者所得也。何不聽其稍減。而汝等猶得歲歲稱大將軍兵乎。汝等試思之。六人俛首不能對。公曰。汝等姓名爲誰。各相顧不肯言。公罵曰。汝等不言姓名。上司問我誰來稟。何以對之。不妨說來。自有處也。乃始各言姓名。而記之。公曰。汝等傳語諸人。此事自當有處。甚無譁諸人而譁汝之六人者。各有姓名。上司皆斬汝首矣。六人失色。唯唯而退。後議諸兵每月減銀一錢。兵竟無譁者。○植按亂方兆而弭之于無形者。事則不勞。而物亦無驚。亂已成而定之于有頃者。幾不容髮。而事如反掌。預消之功。似倍于力。定勘定之事。又似難于潛息。要之皆非才勇兼至者不能。

定亂之才

春秋襄公二十六年。初齊人城邾之歲。其夏齊烏餘以廩邱奔晉。襲衛羊角取之。遂襲我高魚。克而取之。又取邑于宋。于是范宣子卒。諸侯弗能治也。及趙文子爲政。乃卒治之。文子言于晉侯曰。晉爲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地。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而貪之。是無以爲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諾。孰可使也。對曰。胥梁帶能。無用師。晉侯使往。是年春。胥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地。必周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烏餘以其衆出使諸侯。僞效烏餘之封者而遂執之。

盡獲之。皆取其邑而歸諸侯。昭公十有四年。南蒯之將叛也。盟費人。司徒老和慮葵僞廢疾。使請于南蒯曰。臣願受盟。而疾興。若以君靈不死。請待間而盟。許之二子。因民之欲叛也。請朝衆而盟。遂劫南蒯曰。群臣不忘其君。畏子以及今三年。聽命矣。子若弗圖。費人不忘其君。將不能畏子矣。子何所不逞。欲請送子。請期五日。遂奔齊。○左傳。漢呂氏崩。諸呂欲爲亂。未敢發。朱虛侯章以呂祿女爲婦。知其陰謀。告其兄齊王襄。令發兵西。已爲內應。以誅諸呂。立齊王爲帝。于是齊王發兵擊濟南。遺諸侯。

王書陳諸呂罪。產等遣灌嬰將兵擊之。嬰至滎陽。謀曰。諸呂欲危劉氏。今我被齊。是益其資也。乃諭齊王與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齊王乃還兵西界待約。時太尉勃不得主兵。酈商老病。其子寄與祿善。平勃使人劫商。令寄給說祿曰。高帝與呂氏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呂氏所立三王。皆大臣之議。諸侯亦以爲宜。今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不急之國。乃將兵留此。爲大臣諸侯所疑。何不歸將印。以兵屬太尉。請梁王歸相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祿然其計。諸呂老人或以爲不

權衡一書

救亂

五

便猶豫未決。九月。平陽侯竄見產。會郎中令賈壽。使從齊來。具以灌嬰與齊楚合從告產。且趣產急入宮。竄聞其語。馳告平勃。勃入欲北軍。不得。乃令襄平侯紀通持節矯內勃。北軍復令寄語祿解印。以兵授勃。勃入軍門。令曰。爲呂氏右祖。爲劉氏左祖。軍中皆左祖。然尚有南軍。平乃召朱虛侯章。佐勃。勃令章監軍門。令篇告衛尉毋入。產殿門。產欲入宮爲亂。至殿門。弗得入。徘徊往來。勃尚恐不勝。未敢公言誅之。乃謂章曰。急入宮衛帝。子卒千餘人入宮門。擊產殺之。帝遣謁者持節勞章。章欲奪其節。不得。則從輿載因節。

信。馳斬長樂衛尉呂更始。還報勃起拜賀。遂遣人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而廢魯王張偃。遣章告齊王罷兵。嬰亦罷歸。漢順帝時。廣陵賊張嬰。寇亂楊徐間。積十餘年。張綱爲廣陵太守。單車徑詣嬰壘門。嬰大驚。走閉壘。綱于門外罷遣吏兵。留十餘人以書喻嬰。請與相見。嬰乃出拜謁。綱延置上坐。譬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貪暴。故致公等懷憤相聚。二千石信有罪矣。然公所爲者又非義也。主上仁聖。遣太守來誠轉禍爲福之時。若聞義不服。天子震怒。荆揚兗豫大兵雲合。身首橫分。血

權衡一書

救亂

六

嗣俱絕。二者利害公其深計之。嬰聞泣下曰。荒裔愚民不堪侵枉。相聚偷生。若魚遊釜中。且喘息須臾間耳。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辰也。乃辭還營。明日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歸降。綱單車入壘。置酒爲樂。散遣部衆。任從所之。親爲卜居宅。相田疇。子弟欲爲吏者皆引召之。人情悅服。綱二條。漢建安中。張遼屯長社。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盡擾。遼謂左右曰。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令軍中曰。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陣而立。有頃皆定。卽得首謀者殺之。魏

唐高宗時。蠻群聚為寇。討之輒不利。乃以徐敬業為刺史。彼州發卒郊迎。敬業盡放。令還單騎。至府賊聞新刺史至。皆繕理以待。敬業一無所問。處分他事畢。方日賊皆安在。曰在南岸。乃從一二佐史而往。觀者莫不駭。懼賊初持兵。覘望見船中無所有。乃更閉營。藏隱敬業。直入其營。使告云。國家知君等為貪吏所苦。非有他惡。可悉歸田里。後去者為賊。惟召其魁首。責以早降之意。各杖數十而遣之。境內肅然。其祖英公聞之。壯其膽畧。曰。吾不辦此。然破我家者。必此兒也。

新唐書

權衡一書

校點

七

唐景龍四年。韋氏弑帝。謀作亂。相王子臨淄王隆基。罷潞州別駕。在京師陰聚才勇之士。密謀匡復。初太宗選官戶及番口驍勇者。隸左右羽林。中宗謂之萬騎。置使以領之。隆基皆厚結其豪傑。會章播數榜捶萬騎。皆怨。果殺萬順。陳玄禮見隆基訴之。隆基諷以誅諸帝皆踴躍自效。或謂隆基當啟相王隆基曰。我曹為此。以狗社稷。事成福歸于王。不成以身死。不以累王也。且萬一不從。將敗大計。遂不敢微服與劉幽求等入苑中。逮夜福順直入羽林營。斬諸韋與兵者。以徇。曰。帝后酖殺先帝。謀危社稷。今夕當共誅之。立

相王以安天下。敢有懷兩端。助逆黨者。罪及三族。羽林士皆欣然聽命。隆基勒兵入玄武門。諸衛兵皆應之。斬韋后及安樂公主。武延秀上官昭容比曉。內外皆定。隆基乃出見相王。叩頭謝不先白之罪。相王曰。社稷宗廟。不墜於地。汝之力也。遂收捕諸韋及其黨。皆斬之。相王且卽位。綱目

唐建中元年。曹王皋拜湖南觀察使。前帥辛京杲貪虐。使部將王國良戍武岡。賴其富。卽劾以死。國良恐據縣反。討之。再歲不能下。皋至。遣書曰。觀將軍非敢大逆者。特逃讎抗死耳。將軍遇我可以降。我固為京杲

權衡一書

校點

大

誣者。幸蒙雪。何忍以兵加將軍哉。以為不然。我以陣術攻法。破將軍。非將軍所度也。國良疑未決。皋卽日單騎稱使者。造國良壁。大呼其軍曰。有識曹王者乎。乃我也。來受良降。良今安在一。軍愕眙不敢動。國良迎拜。叩頭請罪。皋執手約為兄弟。則盡焚攻守具。散其兵。有詔赦之。新唐書

德宗時。陝虢兵馬使達奚抱暉。鴆殺節度使張勸。代總軍務。邀求旌節。上以李泌為陝虢都防禦水陸運使。欲以神策軍送之。對曰。陝城三面縣絕。攻之未可以歲月下也。臣請以單騎入。上曰。朕方用卿。當更使他

人往對曰他人猶豫遷延必不能入上乃許之泌見
陝州將吏在長安者語之曰主上以陝虢餽故不授
泌節而領運使欲令督江淮米以賑之今當使抱暉
將行營有功則賜旌節矣抱暉稍自安泌與馬燧疾
驅而前將佐不俟抱暉之命來迎泌曰吾事濟矣去
城十五里抱暉亦出謁泌慰撫之抱暉喜泌視事賓
佐有請屏人白事者泌曰易帥之際軍中煩言乃其
常理泌到自妥帖矣不煩問也由是反仄者皆自安
泌但索簿書治糧儲明日乃召抱暉語之曰吾非愛
汝而不誅恐自今危疑之地朝廷所命將帥皆不能

權衡一書

救亂

九

入故句汝餘生汝為我賫板幣祭前使慎無入關自
擇安處潛來取家保無他也泌之辭行也上籍陝將
預亂者七十五人授泌使誅之泌奏已遣抱暉餘不
足問上復遣中使必使誅之泌不得已械兵馬使林
洎等五人送京師詔誦成而抱暉遂亡命不知所之
德宗欲幸梁洋嚴振遣兵五千至盤屋以俟南幸其將
張用誠陰謀叛背輸款于李懷光朝廷憂之會梁州
將馬勛至上臨軒與之謀勛曰臣請計日至山南取
節度符召之若不受召臣當斬其首以復命上喜曰

幾日當至勛克日時而奏上勉勞而遣之勛既得振
符乃與壯士五十人偕行出駱谷用誠以為未知其
叛以數百騎迂助與俱之傳舍用誠左右森然助
曰天寒且休軍士左右皆退助乃令人多焚其草以
誘之軍士爭附火勛乃從容出懷中符示之曰大夫
召君用誠惶駭起走壯士自背束其手而擒之助馳
就其軍營士已披甲執兵助大言曰汝等父母妻孥
皆在梁州棄之從人反逆將欲滅汝族耶大夫使我
取張用誠不問汝輩乃何為乎眾誓伏于是縛用誠
遣送洋州振杖殺之助來復命譚賓錄

權衡一書

救亂

十

唐憲宗之代戎羯亂華四方徵師以靖邊患詔下南梁
起甲士五千人令赴闕下將起梁人作叛逐其帥又
懼朝廷討伐因團集拒命者歲餘憲宗深以為患擇
帥者久之京兆尹溫造請行憲宗問其兵備所費溫
不請寸兵尺刃而行至界梁人覘其所來止一儒生
皆相賀曰朝廷必不問罪復何患乎溫但宣詔勅安
存至則一無所問然梁師負過出入者皆不捨器械
溫亦不之誡他日毬塲中設樂三軍下士並執帶刀
劍赴之遂令于長廊之下就食坐筵之前臨堵南北
兩行長索二條令軍人各于面前索上掛其弓劍而

食。逡。巡。行。酒。至。鼓。噪。一。聲。兩。頭。齊。拜。其。索。則。弓。劍。去。地。三。丈。餘。軍。大。亂。無。以。施。其。勇。然。後。闔。戶。而。斬。之。南。梁。人。自。爾。累。世。不。敢。復。叛。王氏見

唐會昌三年四月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卒其子稹自爲留後宰相諫官多以爲回鶻餘燼未滅復討澤潞國力不支李德裕獨曰澤潞事體與河朔三鎮不同河朔習亂已久人心難化故累朝以來置之度外澤潞近處腹心一軍素稱忠義若又因而授之則諸鎮誰不思效其所爲天子威令不復行矣上曰卿以何術制之對曰稹所恃者三鎮但得鎮魏不與之同則稹

權衡一書

校亂

王

無能爲也上命德裕草詔賜成德節度使王元逵魏博節度使何弘敬曰澤潞一鎮與卿事體不同勿爲子孫之謀欲存輔車之勢但能顯立功効自然福及後昆上曰當如此直告之是也元逵弘敬得詔悚息聽命乃以元逵弘敬爲招討使與河東節度使劉沔河陽節度使王茂元合力攻討又詔以李彥佐爲晉絳行營招討使以盧鈞爲昭義節度使鈞在襄陽有惠政得衆心故使領昭義以招懷之德裕又言嚮日河朔用兵諸道利于出境仰給度支或陰與賊通借一縣一柵據之自以爲功坐食轉輸延引歲時今請

詔諸軍令元逵取邢州弘敬取澤州茂元取澤州彥佐沔取潞州毋得取縣上從之彥佐行甚緩德裕請賜詔切責仍以石雄爲副因以代之七月元逵破昭義兵拔宣務柵詔加元逵平章事切責彥佐沔茂元使速進兵且稱元逵之功以激厲之八月昭義大將李丕來降議者或謂賊故遣丕降欲以疑誤官軍德裕曰自用兵半年未有降者今安問誠之與詐且須厚賞以勸將來但不可置之要地耳時弘敬猶未出師元逵密表其懷兩端德裕言忠武累戰有功軍聲頗振王宰年力方壯謀畧可稱請詔弘敬以河陽河

權衡一書

校亂

王

東未能進軍賊屢出兵焚掠晉絳今遣王宰將忠武全軍徑魏博抵磁州以分賊勢弘敬必懼此攻心伐謀之術也從之弘敬蒼黃出師拔肥鄉平恩殺傷甚衆九月王茂元卒以王宰兼河陽行營攻討使石雄代李彥佐爲晉絳行營節度使十月徙劉沔爲義成節度使以李石爲河東節度使十二月王宰克天井關河東克石會關四年正月河東都將楊弁作亂初河東行營兵馬使王逢奏乞益榆社兵詔河東以兵二千赴之時河東無兵李石召橫水戍卒千五百人使楊弁將之詣逢先是軍士出征人給絹二疋石初

至軍用之人。纔得一足。軍士求過正。且而行。監軍趙之弁。遂作亂。石奔汾州。朝議喧然。欲罷兵。王宰又言。遊奕將得劉稹表。有意歸附。德裕言。宰擅受稹表。似欲擅招撫之功。昔韓信破田榮。李靖擒頡利。皆因其請降。潛兵掩襲。建立奇功。實在今日。必不可以太原小擾。失此事機。望即遣使督其進兵。必德與諸將舉族面縛。方可受納。兼諭石雄。以宰若納稹。則雄無功。可紀。當于垂成之際。自取奇功。德裕又上言。太原人心。從來忠順。止是貪虛犒賞。不足。況千五百人。何能爲事。必不可縱使所在動心。望詔李石還赴太原。召

權衡一書

枚亂

重

兵討亂上皆從之。詔王逢留太原。兵守榆社。以易定。汴堯兵還討。升又遣中使馬元寶至太原曉諭。且覘之。元寶受升賂。還於衆中大言。相公須早與之。節自牙門至柳子。列十五里。曳地光明。甲若之何。取之德裕曰。李相正以無兵。故發橫木。兵赴榆社。升何能遽致如此之衆乎。元寶曰。召募所致耳。德裕曰。召募須有貨財。李相止以欠軍士絹一疋。故致此亂。升何從得之。元寶辭屈。德裕曰。縱其有十五里光明。甲必須殺此賊。因奏升徵賊決不可恕。如國力不支。寧舍劉稹。河東兵戍榆社者。聞朝廷令。客軍取太原。恐妻孥

爲所屠滅。乃擁監軍自取太原。擒升盡誅。亂卒送升京師。斬之。德裕言于上曰。事固有激發而成功者。陛下命王宰趣磁州。而何弘敬出師。遣客軍討太原。而戍卒先取楊弁。今王宰久不進軍。請徙劉沔鎮河陽。仍令以義成精兵二千直抵萬善處。宰肘腋之下。若宰識此意。必不敢淹留。若宰進軍。沔以重兵在南。聲勢亦壯。上從之。七月。昭義將高文端降。八月。邢州將裴問請降于元達。洺州將王釗。磁州將安玉請降于弘敬。德裕曰。萬一鎮魏請占三州。朝廷難于可否。請以給事中盧弘正爲三州留後。上從之。詔盧鈞乘驛

權衡一書

枚亂

重

赴鎮潞人聞三州降。大懼。郭誼王協遂殺稹。請降于王宰。宰以狀聞。德裕曰。劉稹驕子耳。阻兵拒命。皆誼爲之謀主。及勢孤力屈。又賣稹以求賞。此而不誅。何以懲惡。宜及諸軍在境。並誼等誅之。上曰。朕意亦以爲然。乃詔石雄將七千人入潞州。盡執誼等送京師。詔昭義五州給復一年。橫增賦斂。悉從蠲免。所籍團兵並縱歸農。諸道將士等級加賞。加德裕太尉。賜爵衛國公。德裕辭上曰。恨無官賞卿耳。元和後數用兵。宰相或不休沐。或繼火。乃得罷。德裕從容裁決。率午漏下。還第休沐。輒如令沛然若無事時。綱目

宋乾德三年馮瓚知梓州無何蜀軍攻上宮進率亡命三千餘入掠民數萬夜攻州城瓚曰賊乘夜奄至此烏合之衆以鎗挺相擊必無固志可持重以禦之且自潰矣城中止有雲騎兵三百令分守城門瓚生城樓密令促其更籌未夜分擊五鼓賊悉遁去因縱兵追之擒上官進斬于市境內獲安宋史○植按馮瓚之促更本于檀祗見制勝段秀實之延更傳于曹翰亦見勝此二者用異而意同即古人增寵滅寵之活機也是謂神明之妙

宋真宗幸澶淵賜向敏中密詔盡付西鄙許便宜行事

權衡十書

救亂

三

敏中得詔藏之視政如常日會大雉有告禁卒欲依讎爲亂者敏中密使麾兵被甲伏廡下幕中明日盡召賓僚兵官置酒縱問無一人預知者命讎入先馳騁于中門外後召至階敏中振袂一揮伏出盡擒之果各懷短刃卽席斬焉既屏其尸以灰沙掃庭張樂宴飲

宋王禮知益州戊卒有夜焚營殺馬脅軍校爲亂者禮潛兵環營下令曰不亂者斂手出門無所問於是衆皆出令軍校指亂者得十餘人卽戮之及旦人莫知也二條宋史

宋薛簡肅公奎帥蜀一日置酒大東門外城中有戍卒作亂既而就擒都監走白公公命只于擒獲處斬決民間以爲神斷不然妄相攀引旬月未能了非所以安其徒反側之心也智葉

宋自太宗時李順以甲午歲叛蜀人記之至仁宗甲午歲民訛言相恐嚇西南夷有叩部川首領者妄言蠻賊儂智高在南詔欲來爲寇時轉運使攝守事移兵屯近郊益調集弓手發民築城日夜不休民人驚婚娶不以時賤鬻穀帛市金銀埋地中朝廷聞之使張方平鎮蜀方平言南詔去蜀二千里道險不通其間

權衡十書

救亂

三

皆難種夷不相役屬安能舉大寇爲智高使哉此必妄也臣當以靜鎮之道遇戍卒皆遣還令叩部川曰寇來吾自當之妄言者斬悉歸屯兵散遣弓手會上元大縱民觀燈城門通夕不開蜀人大安復爲奏罷蜀橫賊滅餘民遂以安治安

宋嘉祐間陳希堯爲京西路轉運使時石塘河役周元拒捕聚衆震動汝洛聞希堯聞之卽日輕騎出按吏請以兵從不許元等二十四人道遇希堯見希堯輕出意色開和不能測遂相與列訴道旁希堯徐問其所苦命一老兵押之曰以是付葉縣聽吾令既而令

日汝等以自者皆無罪然必有首謀者衆不敢隱片
斬其魁以徇流一人餘黨悉遣赴役如初吏治學

宋薛長孺爲漢州通判戍卒開門放火殺人謀殺知
州兵馬監押有來告者知州監押皆不敢出長孺挺
身出營諭之曰汝輩皆有父母妻子何故作此事然
不與謀者各在一邊于是不敢動惟本謀者八人突
門而出皆捕獲時謂非長孺則一城之人塗炭矣長
孺簡肅公姪也智囊

宋沈括知延州時種諤師次五原值大雪糧餉不繼殿
直劉歸仁率衆南奔士卒二萬人皆潰入塞居民怖

權衡一書

救亂

三

駭括出東郊餞河東歸師得奔者數千問曰副都總
管遣汝歸取糧主者爲何人曰在後即諭令各歸屯
未旬日潰卒盡還括出按兵歸仁至括曰汝歸取糧
何以不持兵符歸仁不能對斬以徇宋史

宋建炎三年叛將范瓊擁兵據上流召之不來又不
肯釋兵中外洶洶張忠獻浚與劉子羽密謀誅之一
日遣張俊與千人渡江若捕他盜者因召瓊後及劉
光世詣都堂計事爲設食食已相顧未發子羽坐廡
下恐瓊覺事中變遽取黃紙執之趨前舉以麾瓊曰
下有勅將軍可詣大理置對瓊愕不知所爲子羽願

左右擁至輿中以俊兵衛送獄使光世出撫其衆且
日所誅止瓊汝等固天子自將之兵也衆皆投刃日
諾悉麾隸他軍頃刻而定瓊伏誅賢爽

建炎之役及水濱而衛士懷家流言呂相頤浩以大義
諭解且林以利日先及舟者遷五秩署名而以堂印
志之其不遜倡率者皆側用印記事平悉別而誅賞
之智囊

宋淳祐中余玠爲四川制置使時利司都統王夔素殘
悍號王夜叉恃功驕恣桀驁不受節度所至劫掠蜀
人悉苦之玠至嘉定夔帥所部兵迎謁班聲如雷江

權衡一書

救亂

天

水如沸聲止圓陣卽合旂幟精明器械森然舟中皆
戰掉失色而玠自若也徐命吏班賞有差夔退謂人
曰儒者乃有此人玠久欲誅夔獨患其握重兵居外
謀于親將楊成夜召夔計事潛以成代領其衆夔才
離營而新將已單騎入矣將士皆愕貽不不知所
爲成以帥指譬曉之遂相率拜賀夔至斬之宋史
明仇鉞爲寧夏遊擊將軍正德五年安化王寘鐇及都
指揮何錦周昂指揮丁廣反鉞時駐城外王泉營聞
變欲遁去顧念妻子在城中恐爲所屠滅遂引兵入
城解甲覲寘鐇卽歸臥家稱病以所將兵分隸賊營

錦等信之時時就問計。誠亦謬輸心腹而陰結壯士。遣人潛出城令還報官軍旦夕至。誠因使使給錦廣。宜急出兵守渡口。過曹雄東岸兵勿使渡河。錦廣果。傾營出而昂獨守城。真鑄以碼牙召誠。誠稱病亟昂。來視誠方堅臥呻吟。伏卒猝起。錘殺昂。誠乃披甲橫。刀提其首躍馬大呼。壯士皆集。徑馳詣真鑄。第傳之。詐傳真鑄令立召錦等。還而密諭其部曲以擒真鑄。狀衆遂大潰。錦廣單騎走賀蘭山。爲邏卒所殺。舉事。凡十八日而敗。明史

明王公守仁討田州至蒼梧使人約降蘇受陽諾而陰

權衡一書

枚亂

元

持兩端擁衆二萬人投降。實來觀變。公遣門客龍光。往諭意。酋衆露刃如雪。環之數十重。呼聲震天。光坐。胡床引酋跪前。宣朝廷威德。與軍門寬厚不殺之意。辭懇聲厲。意態閒暇。光貌清古。鼻多髯。頗類王公。酋。故嘗物色公貌。竊疑公潛來。咸俯首獻款。誓不敢負。議遂定。然猶以精兵二千自衛。至南寧投見有日矣。而公所愛指揮王佐。門客岑伯高雅知公無殺蘇受。意使人謂須納萬金。可命酋大悔。患欲反。公有侍。知佐等謀。夜入帳中告公公大驚。達旦不寐。使人告。蘇受母信謠言。我必不殺若等。酋疑懼未決。言來見。

必陳兵衛公許之。復言軍門左右祇候須盡易。以田。州人公又許之。入軍門兵衛充斥。郡人大恐。公數之。論杖一百。蘇受不免甲而杖。杖人又田州人也。蘇是。安然受杖而出。諸酋咸帖。○植按嘉靖初田州岑。猛數調從官軍平諸盜。恃功驕恣。遂作亂。總督姚鏌。討猛誅之上。疏請改土爲流。田人聞置流官大懼。于。是盧蘇王受二酋復叛。官軍不能平。七年以守仁討。之。守仁馳至南寧。度岑氏未可滅而田人懼改流。故。亂可不戰下也。乃大布威信。罷撤諸調兵。招二酋。二酋投戈詣軍門。守仁數其罪。杖之一百。論曰。宥爾。

權衡一書

枚亂

三

死者朝廷天地之仁。必杖爾者。人臣執法之義。二酋。叩頭服願。殺賊自効。乃上疏言。田州之役。兵連禍結。者兩省荼毒已踰二年。縱使克平。置流官。兵約財匱。必不能守。有害無利。岑氏世有功伐。不如因而撫之。請降田州府爲州官。猛次子邦相爲州吏目。二酋授。土巡備。別立田寧府。設流官以統之。田州遂平。此陽。明因時制宜。不剝而撫之大畧也。○嘉靖間直隸安州值地震大變。州人乘亂搶殺。目無。官法。上司聞風畏避。莫知所出。楊少保守禮家食已。二十餘年矣。先期出示曉以朝廷法律。越二日亂如。

故公乃升牛皮帳川案丁率地方知事者擊斬首亂
四人懸其頭於四城門亂遂定

明浙中有幕府親兵四千五百人分爲九營歲以七營
防海汛其餉頗厚萬曆十年間吳中丞善言奉新例
減餉三之一其魁馬文英楊廷用遂倡亂擁吳至營
所窘辱備至迫書腹削狀以庫金二千犒賞始縱之
明日二魁陽自縛詣吳及兩臺言我實首事請受法
他無與也衆皆誣刃以俟諸公懼稔禍姑好言慰遣
而具其事上聞少司馬張維胤奉便宜命撫浙代吳
未至而民變復作初杭城設柵各設役夫司夜應役

權衡一書

救亂

圭

者自募游手克之前二歲始設其法必親受役憚役
者率倚豪有力以免而遊手失募利亦怨望上虞人
丁仕卿僑居素舞文與市大猾相結假利便言之監
司守令俱不聽意忿忿且謂官無如亂兵何而如我
何以此挑諸大猾會仕卿坐他法荷校諸大猾遂鼓
衆劫之響應至千人于是焚劫諸豪有力家以快憾
遂破臺使者門監司而下悉竄匿張公抵嘉禾聞變
問候人曰兵哨海者發那日發矣所留二營無恙耶
曰然公曰速驅之尚可離而二也記者皆恐公談笑
自如既抵臺治事而辟不逞諸豪悉聚揭竿立幟哀

白刃而嚮臺者可二千餘且欲毀垣以入公乃從數
卒乘肩輿出迎謂之曰汝曹毋反反則天子移六師
至族汝矣且汝必有所苦與甚不平何不告我衆以
司夜役不公爲言公曰易耳奈何以一憤易一族卽
下令除之衆始散然其氣益張夜復掠他巨室火光
燭天公秉燭草檄諭以禍福質明張之通衢衆取裂
之公怒曰吾奉命戢悍兵宜自悍民始命遊擊徐景
星以二營兵入召伍長撫之曰前幕府誠悞用汝死
力而不汝飽汝寧無快快樂衆唯唯則又曰市無賴子
亂成矣彼無他勞非汝曹例能爲我盡力討捕之我

權衡上書

救亂

圭

且令汝曹以功飽也然無多殺多殺不汝功衆踴躍
聽命復召文英廷用密謂曰向自縛而請者汝耶二
魁謝死罪公曰壯士固不畏死雖然死法無名汝爲
我帥衆捕亂詎論贖且賞矣卽不幸死寧死義乎二
魁亦踴躍聽命公乃召景星出所從驍勇爲中軍俾
營兵次之郡邑士團又次之嚴部伍明約束遂前薄
亂民連敗之縛百五十餘人而仕卿與焉公訊得其
倡謀挾刃而腰金帛者凡五十餘人皆斬梟之轅門
餘悉釋去于是群不逞皆散公念此悍卒猶未伏法
急之或生變假他事罪之或密掩之則非法因陽獎

二魁功予之冠帶。榜於營。復其餉如初。咸沾然。當二魁自縛時。要衆曰。吾以一死蔽汝等。姑予我棺殮。給妻子費。衆爲歛金數百。既免而不復反。衆頗恨。又各營倡亂者數十。公俱廉得之。屆明年春。汛七營。當復發。公于誓師時。密令景星以名捕營各一人。數其首亂。繫斬之。已捕馬楊二魁。至曰。汝故自請死。今晚矣。且汝既倡亂。又欺衆而攘其資。我卽欲貸汝。如衆怒。何又斬之。凡九首陳轅門外。而使使馳致諸營曰。天子不忍盡修汝。汝自揣合死否。今而後當盡力爲國。衆感泣。二條

權衡一書

校亂

三

明孔侍郎鏞知田州日。尚僚倉卒犯城。公莅任才三日。郡兵先已調發。衆議閉門守。公曰。孤城中虛能支幾日。祇應諭以朝廷恩威。庶自解耳。皆難之。公曰。此吾城。吾當獨行。卽命騎令開門出。衆請從以少士。兵公笑却之。衆乃乘城向賊啟門。賊以爲出戰。門啟一馬。乘官人出。二人控絙而已。門復隨閉。賊問故。公曰。我新太守也。當至爾。爾寨有所言。爾當導我。賊叵測。姑導以行。遠入林箐間。顧從夫已逸其一。既達賊地。一亦逸矣。賊控馬入深林。夾路冒裸人于樹者。彌望。見公。大呼求救。公不顧。徑入。尚賊露刃出迎。公下馬立。

其廬中。顧賊曰。吾乃爾父母官。可以座來。爾等來。衆見賊取榻置中公坐。呼衆前。衆不覺相顧而集。渠首問公爲誰。公曰。我太守也。賊曰。豈聖人兒孫耶。公曰。然。賊皆羅拜。公曰。我固知若曹本良民。迫于凍餓。聚此苟圖救死耳。前官不知此動。以兵加欲勦絕。汝我今奉朝廷命來作汝父母官。視汝如子孫。不忍便殺。害汝若能從我。當宥汝前罪。可送我歸府。我以穀帛資汝。爾後勿復劫掠。若不從。可殺我。後有官軍來問罪。汝自當之矣。衆錯愕。爭曰。誠如公言。公誠能相恤。終公任不復擾犯。公曰。我餒矣。可具食來。衆殺牛馬。

權衡一書

校亂

三

爲麥飯以進。公飽啖之。賊皆驚服。日暮。公曰。晚矣。我不及入城。可卽此宿。賊治中廬設床褥。公徐寢。賊侍衛明日賊復進食。公曰。我尚倦。行更宿。此又至明日。曰。吾今歸矣。爾等能從往取穀帛乎。賊曰。然。控馬送出林間。公顧曰。此皆好人。汝旣效順。可釋之。與我同返。賊解其縛。薄暮及城。衆疑拒。公笑語賊。爾等勿入城。我當自入。乃出犒汝。城開。公入。復閉。公命取穀帛從城上投與之。賊謝而去。迄終任不復出。神史

□吳惠爲桂林府知府。適義寧洞蠻結湘苗爲亂。監司方議征。請于朝。惠亟白曰。義寧吾屬地。請自招撫。不。

從而征之。未晚。乃從十餘人。肩輿入洞。洞絕險。山石
攢起如劍戟。華人不能置足。僑人則騰踔上下若飛。
惠至。告曰。吾若屬父母。欲來相活。無他。衆唯唯。因反
覆陳順逆。其魁感泣。留惠數日。歷觀屯堡形勢。數千
人衛出境。殲羊豕。境上惠曰。善爲之。無遺後悔。數千
人皆投刀拜。誓不反。歸報監司。遂罷兵。明年。武岡州
盜起。宣言推義寧洞主爲帥。監司威罪惠。惠曰。郡主
撫監司主征蠻夷。反覆吾任其咎。復遣人至義寧。義
寧僑從山頂。覘得惠使。具明武岡之冤。監司大慚。武
岡盜聞不復張。義寧人德惠如父母。訖惠在桂林。無敢
有騷竊境上者。智囊

權衡一書

救亂

量入

權衡一書卷十六

量八目四

深澤王植輯錄

出身之正

春秋襄公三十有一年。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
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
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僑聞學而後入政。未
聞以政學者也。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
登車射御。則敗績覆餗。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
左傳。植按。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此古今取人之
準的。亦士人量入之權衡也。少未知學。且不可況其

權衡一書

量入

他乎躁進而不自量者。讀此可以憬然。

漢武帝建元元年。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廣川
董仲舒對天人三策。言令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
而異指。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
絕其道。勿使並進。然後統紀可一。民知所從。乃詔治
申韓蘇張之言者皆罷之。治要
漢順帝時。徵處士楊厚。黃瓊。瓊將至。李固以書逆遺之。
曰。自生民以來。善政少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
爲志士終無時矣。常聞語曰。鳳鳴者易缺。敬啟者易
汗。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近魯陽樊君。被徵初至。朝廷

設壇席。循待神。則雖無大異。言行所守。亦無所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減者。豈非親聽望深。聲名太盛乎。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弘此遠謨。令衆人嘆服。一雪此言耳。瓊至拜議郎。稍遷尚書僕射。初瓊隨父在荳閤。習見故事。及後居職。達練官曹。爭議朝堂。莫能抗奪。後漢書

唐自元和之末。宦官益橫。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威權出人主之右。人莫敢言。太和二年。賢良方正劉蕡對策。極言其禍。其畧曰。陛下將杜纂弑之漸。則居正位。近正人。輔相得以專其任。庶職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褻

權衡一書

量入

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禍稔蕭牆。姦生帷幄。又曰。忠賢無腹心之寄。開寺持廢立之權。陷先君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又曰。陛下何不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制侵陵。延脇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既不能治於前。當治於後。既不能正其始。當正其終。昔秦之亡也。失於強暴。漢之亡也。失於微弱。強暴則賊臣畏死而害上。微弱則姦臣竊權而震主。伏見敬宗皇帝。不虞亡秦之禍。不剪其萌。伏惟陛下。深軫亡漢之憂。以杜其漸。又曰。陛下誠能揭國權。以歸相持。兵柄以歸將。則心無不達。行

無不孚矣。又曰。今夏官不知兵。籍六軍不主兵。事軍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內臣之職。首一戴武弁。疾文吏如仇。魯足一踏軍門。視農夫如草芥。謀不足以剪除克逆。而詐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軼里閭。羈縻藩臣。下陵宰輔。墮裂王度。汨亂朝經。張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藏姦觀釁之心。無伏節死難之臣。豈先王經文緯武之旨耶。又曰。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戮。蓋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困。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一命之寵哉。考官馮宿等。見蕡策皆嘆服。而

權衡一書

量入

三

畏宦官不敢取中第。李邵曰。劉蕡下第。我輩登科。能無厚顏。乃上疏言。昔所對策。漢魏以來。無與爲比。臣所對不及蕡遠甚。乞回臣所授。以旌蕡直。不報。細目宋王文正公會發解南省廷試。皆爲有冠。或戲之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喫著不盡。公正色曰。會平生之志。不在溫飽。小學宋蘇轍與兄軾同登進士科。又同策制舉。仁宗春秋高。轍慮或倦于勤。極言得失。而于禁廷之事。尤爲切至。考官胡宿請黜之。仁宗曰。以直言召人。而以直言棄之。天下其謂我何。宋史

宋伊川程子門人有居太學而欲歸應鄉舉者問其故曰蔡人鮮習載記決科之利也先生曰汝是心已不可入於堯舜之道夫子貢之高識何嘗規規于貨利特于豐約之間不能無留情耳聖人謂之不受命有志于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語也近思錄

謝湜自蜀之京師過洛而見程子曰爾將何之曰將試教官子弗荅湜曰何如子曰吾嘗買婢欲試之其怒而弗許曰吾女非可試者也今爾求為人師而試之必為此媼笑湜遂不行近思錄○植按一書載唐時有士子奔馬入都者人問何急急如此荅曰將赴

權衡一書

量入

四

不求聞達科此事可參一笑

宋李君行先生名潛虔州人入京至泗州留止子弟請先往曰科場近欲先至京師貫開封戶籍取應君行不許曰汝虔州人而貫開封戶籍欲求事君而先欺君可乎寧遲緩數年不可行也小學

宋高宗紹興二年廷試手諭考官皆崇直言抑諛佞得張九成以下二百五十九人凌景夏第二呂頤浩言景夏詞勝帝曰士人初進須別其忠佞九成所對無所畏避宜擢首選

紹興二十七年殿試特宜諭曰對策有指陳時事便處

切直者並置前列無失忠諫以稱取士之意得王十朋為第一前後廷對忠直未有其比二條

宋文天祥舉進士對策集英殿時理宗在位久政理浸怠天祥以法天不息為對其言萬餘不為蕪一揮而就帝親拔為第一考官王應麟奏曰是念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為得人賀宋史

明成化二年廷試羅倫第一程敏政第二時冢宰王一夔以敏政字精楷學士李賢曰以文不以書也倫用伊川語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官妾之時少執政欲截去下句倫不從卒以首選直

權衡一書

量入

五

聲震於時治安

明鄒立齋智年十六發解蜀省迎宴日間巷觀者藉藉嘆美公馬上占絕句云龍泉山下書生偶占三巴第一名世上許多難了事市兒何用喜相驚比上春官某省一解元妙於投擲科公初以為同志亟訪之才晤坐其人忽問曰子省榜首坊金觀衆舉子增幾何公大恚即拂衣起不答而出先進

明弘治間陳壽巡撫延綏擊火飾諸部大捷當戰捷時或勸注子弟名籍中壽曰吾子弟不知弓槊寧當與血戰士同受賞哉竟不許明史

明嘉靖十一年有旨諭正文體此廷試復令儀制郎中

約勒諸士林大欽後至未聞也策起不用對冒而文
氣甚奇學士張孚敬以置第三既呈覽御拔第一人
治安○植按文章關乎國是詞藝亦見實行廷試為
拜獻之始即學為依阿慕諛之詞而不致言拔陳
則異日焉能有氣節經義傳聖賢之心亦習為頌禱
揄揚之體而無能發明道理則臨事何得有貞操觀
林大欽之不用對冒自致大魁可見士之遇固不在
依違苟合靡靡者亦何為哉

明錢狀元福才高一世然頗狂縱不檢既被劾去有詩

權衡一書

量入

六

曰一失足為天下笑再回頭是百年人○植按少
年得志恣意肆行至一蹶不振者頗多此二語足銘
座隅

明陳良謨錢塘人遊學廣德本庠張教授使人招良謨

謂曰歸安武大尹乃蔡虛齋高第今科必入簾吾介
爾往其門以文字結知陳惟而出私念得失有命遂
托詞不往是歲中式適出武公門因嘆當時若從張
言彼此無以自明終身含愧多矣 偶鈔

難進之節

春秋襄公二十有六年鄭伯賞入陳之功享子展賜之
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
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降殺以禮也臣之位不
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公固予之
乃受三邑 左傳

齊宣王謂顏觸曰顏先生與寡人遊食太牢乘安車妻
子衣服麗都顏觸辭曰觸願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
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貞正以自娛遂辭而去 高士
傳

漢宣帝時嚴彭祖治公羊春秋為太子太傅廉直不事

權衡一書

量入

七

權貴或說曰天時不勝人事君以不修小禮曲意亡
貴人左右之助經說雖高不至宰相願少自勉強彭
祖曰凡通經術則當修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從俗
苟求富貴乎彭祖竟以太傅官終

漢元始中龔勝兄子曼容養志自修為官不肯過六百

石軋自免去 漢書

漢明帝初為太子大中大夫鄭興子衆以通經知名太
子及山陽王荆因梁松以維帛請之衆曰太子儲君
無外交之義漢有舊防藩王不宜私通賓客松曰長
者意不可逆衆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罷遂不往

及永平四年松敗賓客多坐之。惟衆不染於辭。綱○
植按唐文宗時以鄭注爲鳳翔節度使。請禮部郎常
溫爲副。使溫不可。或曰拒之必爲患。溫曰。擇禍莫若
輕拒之。止於遠。貶從之。有不測之禍。卒辭之二子之
不爲威惕。正善於脫禍者也。

漢章帝時。廬江毛義家貧。以孝行稱。南陽張奉慕其名。
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令。義奉檄而入。喜
動顏色。奉者志尚士也。心賤之。自恨來。固辭而去。及
義母死去。官行服。數辟公府。爲縣令。進退必以禮。後
舉賢良。公車徵。遂不至。奉嘆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

權衡一書

量人

八

之喜乃爲親屈也。

漢安帝廢太子爲濟陰王。而以北鄉侯爲嗣。崔瑗以侯
立不以正。欲說閭顯令廢立。不得見。乃謂長史陳禪。
欲與共說。顯白太后。引立濟陰王。禪猶豫未敢從。會
北鄉侯薨。孫程立濟陰王。是爲順帝。閭顯兄弟悉伏
誅。瑗坐被斥。門生蘇祗具知瑗謀。飲上書言狀。瑗聞
而遽止之時。禪爲司隸校尉。召瑗謂曰。第聽祗上書。
禪請爲之証。瑗曰。此譬猶兒妾耳。語耳。願使君勿復
出口。遂辭歸。不復應州郡命。二條後
蜀後主時。卻正爲秘書令。性澹於榮利。而尤耽意文章。

自在。與宦人黃皓比屋周旋。經三十餘年。皓從
微至貴。操弄威權。正既不爲皓所愛。亦不爲皓所憎。
是以官不過六百石。而免於憂患。蜀志

魏明帝時。中書監劉放。孫資。見信於主。制斷時政。大臣
莫不交好。辛毗不與往來。毗子敬諫曰。孫劉用事。大
人宜小降意。不然。必有謗言。毗正色曰。吾之立身。自
有本末。就與孫劉不平。不過令吾不作三公而已。何
危害之有。焉有大丈夫欲爲公。而毀其高節者耶。魏
晉韋忠。平陽人。裴頠爲僕射。數言之於司空張華。華辟
之。辭疾不起。人問其故。忠曰。吾笑簷賤士。本無宦情。

權衡一書

量人

九

且茂先華而不實。裴頠懿而無厭。弄典禮而附賊。后
此豈大丈夫之所宜行耶。裴嘗有心託我。常恐洪濤
蕩嶽。餘波見漂。況可臨尾。聞而闔沃焦哉。晉書
晉穆帝時。顧和母薨。去職起爲尙書令。遣散騎郎喻旨
和。每見。過便輒號咷。絕謂所親曰。古人或有釋其
憂服。以祗王命。蓋以才足幹時。故不得不體國殉義。
吾在常日。猶不如人。况今中心荒亂。將何以補於萬
分。祗足以示輕忘孝道。貽素冠之議耳。表疏十餘上。
遂不起。服闋。然後視職。晉書○植按宋孝宗時。起復劉
珙爲荆襄宣撫使。珙固辭不起。凡六疏。辭之。最後言

曰三年通表先王因人情而節文之至漢儒乃有金
革無遺之說此固已為先王之罪人矣然自漢儒
者曰魯公伯禽有為之也今以陛下威靈遠播幸
無犬吠之警臣乃冒金革之名為利祿之實不又為
漢儒之罪人乎又嘉定中吳淵丁父憂起復力辭
弗許再辭且貽書政府曰人道莫大於事親事親莫
大於送死苟月哀求榮則平生大節已掃地矣他日
何以事君時丞相史嵩之方起復或曰得無碍時宰
乎淵弗顧和之詞婉而決珙之詞切而盡至淵之詞
則直而不撓讀之令人肅然而起

權衡一書

量入

十

宋顧覲之為吳郡太守幸臣戴法興權傾人主而覲之
未嘗降意左光祿大夫蔡興宗與覲善嫌其風節過
峻覲之曰辛毗有云孫劉不過使吾不為三公耳覲
之常謂稟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惟應恭已守道信
天任運而聞者不達妄求僥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
乃以其意著定命論

宋書

朱王秀之為晉平太守朞年求還或問其故荅曰此郡
沃壤珍早日至人所昧者財財生則禍逐智者不昧
財亦不逐禍吾山資已足豈可久留以妨賢路乃上
表請代時人以為王晉平恐富求歸

南史

北朝魏韓子熙除國子祭酒儉素安貧常好退靜遷鄴
之始百司並給兵力時以祭酒閑務止給二人或有
令其陳請者子熙曰朝廷自不與祭酒兵何關韓子
熙事論者高之

北朝魏薛聰時政得失動輒匡諫事多聽允魏王宏欲

進以名位輒苦讓不受帝亦雅相體悉謂之曰卿天
爵自高固非人爵之所榮也

北史

齊主演欲以王晞為侍郎苦辭不受或勸之晞曰我少
年以來閱要人多矣得志少時鮮不顛覆且吾性實
疎緩不堪時務人主恩私何由可保萬一披猖求退

權衡一書

量入

十一

無地非不好作要官但思之爛熟耳

北齊和士開擅朝曲求物譽諸公因此頗為子弟干祿
世門之胃多處京官崔劼二子拱搆並為外任弟廓
之從容謂曰拱搆幸得不凡何不在省府之中清華
之所而並出外藩有損家代劼曰立身以來恥以一
言自達今若進兒與身何異卒無所求聞者莫不嘆
服

北齊書

周隋公楊忠子堅即文為小宮伯宇文護欲引為腹心
忠曰兩姑之間難為婦汝其勿往堅乃辭之

唐天寶十一年以楊國忠為右相兼文部尚書公卿以

下顧指氣使臺省官有時名不爲已用者皆出之或
勸陝郡進士張象謁之象曰君輩倚楊右相爲泰山
吾以爲冰山耳若皎日既出君輩得無失所恃乎遂
隱居嵩山

唐宣宗時常渙嘗奏事上欲以渙判戶部以心力衰耗
難處繁劇爲辭上不悅及歸其甥柳玘尤之渙曰主
上不與宰相會議私欲用我人必謂我以他岐得之
何以自明且爾知時事浸不佳乎由吾曹貪名位所
致耳遂出鎮河陽綱目三條

唐孔若思爲庫部郎中謂人曰仕至郎中足矣持一石

權衡一書

量入

三

水滿於座右以示止足之義偶鈔

宋宰相子授員外郎呂蒙正奏曰臣忝科甲及第釋褐
止授九品京官况天下才能老于巖穴不能需寸祿
者多矣今臣男始離襁褓未敢薦此寵命乞以臣釋
褐時官補之自是止授九品京官宋史

宋治平初韓琦會公亮欲遷歐陽修爲樞密使將進擬
修覺其意謂之曰今天子諒陰母后垂簾而二三大
臣自相位置何以示天下琦等服其言而止續綱
宋明道程子在鄆邑政聲流聞當路欲薦之而問其所
欲對曰爲士者皆以才之所堪不問志之所欲性理

宋呂榮公希哲自少官守處未嘗干人舉薦其子舜從
守官會稽人或議其不求知者舜從對曰勤於職事
其他不敢不慎乃所以求知也小學

宋范鎮舉進士禮部奏名第一故事殿廷唱第過三人
則首禮部選者必起次抗聲自陳率得真上列吳育
歐陽修號稱耿介亦從衆鎮獨不然同列屢趣之不
爲動至第七十九人乃從呼出應退就列無一言廷
中皆異之自是舊風遂革

宋陳瓘權給事中宰相會布使客告以將卽眞瓘語子
正彙曰吾與丞相議事多不合今若此是欲以官爵

權衡一書

量入

三

相餌也若受其薦進復有異同則公義私恩兩有愧
矣吾有一書論其過將投之以決去就汝其書之且
持入省布使數人邀相見甫就席遽出書布大怒爭
辨移時至箕踞諄語瓘不爲動徐起白曰適所論者
國事是非有公議公未可失待士禮布矍然改容信
宿出知秦州

宋徽宗時梅執禮爲博士大司成彊淵明賢其人爲宰
相言相以未嘗識面爲歉執禮聞之曰以人言而得
必以人言而失吾求在我者而已卒不往謁

宋朱震被召問出處之宜於胡安國安國曰子發學易

二十年此事當素定矣。世間惟講學論政不可不切切詢究。至於行已大政。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其飢飽寒溫。必自斟酌。不可決諸人。亦非人所能決也。吾生平出處。皆內斷於心。浮世利名。如蟻蝶過前。何足道哉。故渡江以來。儒者進退合義。以安國尹焞為首。四條宋史

朱范純夫言。曩子弟赴官。有乞書於蜀公者。蜀公不許。曰。仕宦不可廣求人知。受恩多難立朝矣。智囊

宋淳熙三年。陳俊卿劉珙薦朱熹為樞密院編修官。累召不至。梁克家奏乞褒錄之。帝曰。熹安貧守道。廉退

權衡一書

量入

古

可嘉。命主管台州崇道觀葉茂良言。熹操行耿介。除秘書郎。熹以改官之命。正以嘉其廉退。顧乃冒進。擢之寵是。左右望而罔市利也。力辭不至。續綱目

朱嘉泰間。陳仲微權莆田縣事。寓公有誦仲微于當路。而密授以薦牘者。仲微受而藏之。踰年其家負縣租。竟逮其奴。寓公有怨言。仲微還其牘。紙如故。其人慚謝。終任不敢撓以私。宋史

明天順二年。選行人徵處士吳與弼。弼篤志道學。家居授徒。累薦不起。大學士李賢稱其學行。石亨慨然疏薦之。至京。授左諭德。弼意不欲就官。上疏固辭。弼風

格高邁。持守嚴正。當時以石亨首藏故。不樂就官。而決去之。讀史筆記

明時政在內閣。士之始進。以翰林為極選。而競進者率規計恐後。戴公珮與華容劉公堅避不往。且曰。願就部曹。有聞民事為國家建勲業。甚幸。沒沒老文字。竊所恥也。後兩公咸為名臣。張村談

明劉一儒。張居正姻也。官刑部侍郎。居正當國。常貽書規之。居正不懌。歿而親黨多坐斥。一儒獨以高潔名。尋拜南京工部尚書。甫半歲。移疾歸。初居正女歸一儒子。珠珩綺紈。箱篋一儒悉倚之。別室居正死。貲

權衡一書

量入

古

產盡入官。一儒乃發向所緘物還之。明史

退休之勇

春秋襄公七年。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將立之。辭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又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無忌不才。讓其可乎。請立起也。與田蘇遊而曰。好仁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立之不亦可乎。庚戌。使宣子朝。遂老。晉侯謂韓無忌。仁使掌公族大夫。傳左。植按春秋之世。世官卿大夫。父終子及。請老者希矣。初。奚稱警立子。以能舉善。聞而韓獻子之告老也。又有無忌之能。讓以成其美。能退善矣。得人以嗣。尤善之善夫。

權衡一書

量入

夫

周元王四年。范蠡與勾踐深謀二十餘年。竟滅吳。北渡淮。以臨齊晉。反國。蠡以爲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勾踐可與同患。難與處安。反至五湖。辭曰。君王勉之。臣不復入越國矣。勾踐不許。蠡曰。君行制。臣行意。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終。呂氏大事記
漢高帝五年。張敖謝病。辟穀。良素多病。入關。卽杜門。導引不食穀。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千金之資。爲韓報讐。強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綱目

漢疏廣疏受。傳太子。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廣謂受

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今仕宦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

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後漢書

晉司徒魏舒稱疾遜位。舒爲事必先行。而後言。遜位之際。莫有知者。司空衛瓘與舒曰。每與足下共論此事。日日未果。可謂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矣。晉書

宋大明五年。司空沈慶之罷就第。慶之曰。不知書。家素富。產業累萬金。一夕徙居婁湖。以宅輸官。非朝賀不出。門車馬率素從者。不過三五人。遇之者不知其三公也。

權衡一書

量入

七

隋開皇中。常世康爲吏部尙書。十餘年。時稱廉平。常有止足之志。謂子弟曰。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因懇乞骸骨。不許。綱目
唐李日知爲侍中。頻乞骸骨。詔許之。初。日知將欲陳請。不與妻謀。及還。備裝將出。別業妻驚曰。家室屢空。子弟名宦未立。何爲辭職也。日知曰。書生至此已過。外人情無厭。若恣其心。是無止足也。大唐新語
唐蕭嵩爲相。韓休數與嵩爭論于上前。面折嵩短。嵩因乞骸骨。玄宗曰。朕未厭卿。卿何爲遽去。對曰。陛下未

厭臣故臣得從容引去若已厭臣臣首領且不保安得自遂乎綱目

唐白居易晚年放意文酒居履道里自稱醉吟先生又號香山居士與諸老結香山社○樂天香山九老會胡杲年八十九吉牧年八十八劉真年八十七鄭據年八十五盧真年八十三張渾年七十七白居易年七十四洛中遺老李元爽年一百三十六僧如滿年九十五狄兼謨盧貞二人年未及七十雖與會而不及列○樂天喜罷郡詩云五年兩郡亦堪嗟偷出遊山走看花自此光陰爲已有從前日月屬官家樽

權衡一書

量入

六

前免被催迎使枕上休閒報坐衙睡到午時歡到夜迴看官職是泥沙久因仕宦方味此詩之趣真樂天哉堅瓠

唐江西帥常丹與東林僧靈徹忘形之契常爲思歸絕句云王事紛紛無暇日浮生冉冉只如雲已爲平子歸休計五老岩前必共君徹酬曰年老身閑無外事麻衣草座亦容身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雲溪友議

唐乾寧元年二月以鄭綮同平章事綮好詆諧多爲歇後詩譏嘲時事上以爲有所蘊手注班簿命以爲相

堂吏往告之綮笑曰諸君大誤使天下更無人未至鄭綮吏曰特出聖意綮曰果如是奈人笑何既而賀客至綮驩言曰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矣累讓不獲乃視事復累表避位七月致仕○尹起莘曰唐末諸相率賂權宦以求進用及其得之也又相率植黨與以持之綮之初相獨驚怪而固辭既相未幾又獨致仕而速去使世之仕者人人如綮豈有欺君誤國貪權固寵之患哉

唐清泰二年荆南節度使高從誨性明達親禮賢士委任梁震以兄事之省刑薄賦境內以安震曰先王待

權衡一書

量入

九

我如布衣交以嗣王爲我今嗣王能自立不墜其業吾老矣不復事人矣遂固請退居從誨乃爲之築室於土洲震披鶴氅自稱荆臺隱士二條綱目

宋真宗初立錢若水請罷許之初太宗以劉昌言罷問左右曰昌言涕泣否及呂蒙正罷又曰望復相目穿矣若水因嘆曰上待輔臣如此蓋無棄節高邁全進退之道以感動之者耳即欲移疾會西邊用兵不敢言至是以母老請解樞務章再上乃罷爲集賢院學士續綱目

宋王質爲待制致仕號四足居士謂耕田以足食讀書

以足學儉用以足財節慾以足壽偶鈔

宋杜祁公家居出入從者十許人或勸為居士服荅曰老而謝事尚可竊高士名耶冬夜筆記

宋熙寧二年翰林學士范鎮上疏求去復極言青苗之害且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疏入王安石大怒持其疏至手顫遂以戶部侍郎致仕蘇軾往賀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鎮愀然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為此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

權衡一書

量入

子

元豐六年太師文彥博致仕彥博在河南與富弼等用白居易故事就弼第置酒相樂尚齒不尚官洛陽多名園古剎諸老景晉皓白衣冠甚偉都人常隨觀之一已而圖形妙覺僧舍謂之洛陽耆英會司馬光年未六十以秋兼故事與焉二條續綱目

宋紹興十一年韓世忠罷為醴泉觀使封福國公自此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時勝驢攜酒從一二奚童縱遊西湖以自樂平時將佐罕得見其面臥家凡十年澹然自如若未嘗有權位者宋史

潔已之行

春秋宣公十有七年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肝卒曰公弟叔肝賢賢也其賢之何也宣弒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為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為通恩也所以取貴乎春秋穀梁傳

成公十有五年會於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諸侯將見子臧于王而立之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曹人復請于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

權衡一書

量入

主

子臧反曹伯歸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襄公十四年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曰子臧去曹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札雖不才願附于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二條左傳

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閭鹿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耶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繆而遣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呂氏春秋

漢元始二年王莽專政。梅福知莽必篡漢。一朝棄妻子。去不知所之人。傳以為仙。其後人有見福于會稽者。變姓名為吳市門卒云。

王莽稱帝時。琅邪紀遠。齊薛方。沛唐林。唐尊皆以明經。飭行顯名。遂兩唐皆仕莽。封侯貴重。莽以安車迎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節。莽悅其言。不彊致。條

漢向長字子平。貧無資食。好事者更饋焉。受之取足。而反其餘。王莽時。王邑欲薦之。固辭潛隱於家。讀易至

權衡一書

量入

三

損益卦。喟然嘆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建武中。男女娶嫁。既畢。勅斷家事。勿相關。當如我死也。於是與同好北海禽慶俱遊五嶽名山。竟不知所終。後漢書

漢光武帝少與嚴光同遊學。及即位。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備安車玄纁。聘之。三反而後至。車駕即日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即其臥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理耶。光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固有志。何至相迫乎。於是升輿嘆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

累日因共偃臥。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臥耳。除諫議大夫。不屈。乃耕釣富春山。後漢書○植按宋范文正公

過嚴陵祠詩云。漢包六合網。英豪一箇冥。鴻惜羽毛。世祖功臣三十六。雲臺爭似釣臺高。又無名氏詩云。生涯千頃水。雲寬舒卷乾坤一。釣竿。夢裏偶然伸。隻脚。渠知天子是何官。此二詩可謂知子陵者。又有一詩。嘲之云。一着羊裘便有心。虛名傳說到如今。當初只着蓑衣釣烟水。范范何處尋。雖若苛論。亦有別義。漢延光二年。聘處士周燮。馮良。燮宗族勸之曰。夫修德

權衡一書

量入

三

立行所以為國。君獨何為守東園之陂乎。燮曰。夫修道者。度時而動。動而不時。焉得亨乎。與良皆自載至近縣。稱病而還。綱目

漢韓康字伯休。賣藥不二價。長安女子就買。伯休執價不移。女子曰。君乃效韓伯休耶。康遂其名。聞行。逕入灞陵山。

漢桓帝徵安陽魏桓。其鄉人勸行。桓曰。干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廐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曰。不可。桓乃慨然嘆曰。使桓生行死歸于諸子。何有哉。遂隱身不出。二條後漢書

延熹二年徵處士徐穉不至穉家貧非其力不食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屢辟不起初邠鄉侯黃瓊敦授於家穉從之咨訪大義及瓊貴穉絕不復交至瓊卒乃往弔進爵哀哭而去人莫知者諸名士曰必徐穉子也於是選能言者陳留茅容輕騎追及爲沽酒市肉穉爲飲食容問國家事穉不荅更問稼穡穉乃荅之容還以語諸人或曰可與言而不與言穉子其失人乎太原郭泰曰不然穉子之爲人清潔高廉飢不可得食寒不可得衣而爲季偉飲食此爲已知季偉之賢故也所以不荅國事者是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

權衡一書

量入

孟

也綱目

漢末龐公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劉表侯之龐公釋耕於壠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畝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爲無所遺也表嘆息而去

晉薛瑩爲散騎常侍或問吳郡陸喜曰薛瑩是國士之第一者乎答曰以理推之在乎四五之間問者愕然請問答曰夫孫皓無道肆其暴虐若龍蛇其身沉默其體清而勿用趣不可測此第一人也避尊居卑祿

代耕養玄靜守約中退澹然此第二人也體國思治心不辭貴以方見憚執政不懼此第三人也斟酌時宜在亂猶顯意不忘忠時獻微益此第四人也溫恭修容不爲諂首無所云補從容保寵此第五人也過此以往不足復數問者曰始聞高論終年啟寤矣書晉

魏范粲高亮貞正嘗爲武威太守轉太宰中郎齊王芳被廢遷於金墉城粲素服拜送哀動左右遂稱疾闔門不出特詔爲侍中持節使於雍州粲因陽狂不言

權衡一書

量入

孟

寢所乘車足不履地子孫有婚宦大事輒密咨焉合者則色無變不合則眠寢不安妻子以此知其旨以太康六年卒時年八十四不言三十六載終於所寢之車晉書

晉戴逵善鼓琴武陵王晞使人召之逵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能爲王門伶人竟不屈世說

晉陶潛字淵明或云名元亮大司馬侃之曾孫也少有高趣親老家貧執事者以爲彭澤令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嘆曰我不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人即日解印綬去職賦歸去來辭以遂其志

辭曰。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逕就荒。松菊猶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窓而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其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遊。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

權衡一書

量入

主

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邱。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爲乎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臯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屈身後代。自宋武帝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提其年月。義熙以前明書。晉氏年號。自末初以來。惟云甲子而已。南史。本朝

王阮亭曰。宋潛溪跋淵明像云。有謂淵明恥事二姓。在晉所作。皆提年號。入宋之時。惟書甲子。則或於傳記之說。而其事不得不辨。今淵明之集。具在其詩題。甲子者。始於庚子。迄於丙辰。凡十有七年。皆晉安帝時所作。初不聞題隆安元。與義熙之號。若九月閑居詩。有空視時運。傾軛古九章。有忽值山河改之語。雖未敢定於何年。必宋受晉禪後所作。不知何故。反不書甲子也。其說蓋起於沈約。而李延壽著南史。五臣注文選。皆因之。雖有識如黃庭堅。秦觀。李燾。莫德秀。亦踵其謬。而弗之察。獨蕭統撰本傳。以曾祖晉世宰

權衡一書

量入

主

輔。恥復屈身後代。宋元晦述綱目。遂本其說。書曰。晉徵士陶潛卒。可謂得其質矣。烏庠淵明之節。其待書甲子而後見耶。池北偶談
齊建元六年。南康公褚淵卒。世子賁。恥其父失節。服除。遂不仕。以爵讓其弟綦。屏居墓下。終身。綱目
梁陶弘景。武帝手敕。招之後。屢加禮聘。並不出。唯畫作兩牛。一牛散放。水草之間。一牛著金籠頭。有人執繩以杖驅之。武帝笑曰。此人欲效曳尾之龜。豈有可致之理。南史

周安平王武攸緒。少有志行。恬淡寡欲。嗣聖十二年。求

棄官隱於嵩山之陽。太后疑其詐。許之以觀其所爲。攸緒遂優游巖壑。冬。君茅椒夏居石室。太后所賜服器皆置不用。買田使奴耕種。與民無異。綱目

唐張志和。肅宗時不復仕。自稱烟波釣徒。陸羽嘗問孰爲往來者。對曰。太虛爲室。明月爲燭。與四海諸公共處。未嘗少別也。何有往來。新唐書

唐孔拯。侍郎爲遺補時。嘗朝回值雨。而無雨備。乃於人家簷廡下避之。過食時。雨益甚。其家乃延入廳事。有一叟出迎。甚恭。備酒饌亦甚豐潔。公侯家不若也。拯慙謝之。且假雨具。叟曰。某閉居不預人事。寒暑風雨。

權衡一書

量入

无

未嘗冒也。置此欲安施乎。令於他處假借以奉之。拯退而嗟嘆。若忘官情。語人曰。斯大隱者也。北夢瑣言

唐禮部員外司空。同棄官居虞鄉。王官谷。昭宗屢徵之。不起。天祿二年。柳燦以詔書徵之。圖懼人見。陽爲衰野墜笏失儀。燦復下詔曰。養高釣名。匪夷匪惠。難居公正之朝。可放還山。胡寅曰。唐末進退不汗者。惟司空圖一人。迹近而意遠。情疎而罪微。此蔡邕伍瓊周越之所難也。可謂賢矣。

唐末依政進士梁震。登第歸蜀。過江陵。高季昌愛其才。留之。欲奏爲判官。震恥之。欲去。恐及禍。乃曰。震素

不慕榮宦。明公不以爲愚。必欲使奏謀議。但以白衣侍樽俎。可也。季昌許之。震終身止稱前進士。不受高氏辟署。二條綱目

宋林逋。少孤。力學。性恬淡。好古。不趨榮利。家貧衣食不足。晏如也。結廬西湖之孤山。二十年足不及城市。真

宗聞其名。賜粟帛。臨終爲詩。有茂陵他日求遺稿。猶喜曾無封禪書之句。仁宗賜謚和靖先生。宋史

宋處士魏野。隱居不仕。常自詠曰。有名開富貴。無事散神仙。洗硯魚吞墨。烹茶鶴避烟。真宗時屢召不起。謂使者曰。九重丹詔休教彩鳳啣。來一片野心已被白

權衡一書

量入

无

雲留住上嘉其高。遂不復召。集賢堂。植按集中又載寇準自未與被召。野以詩送之。云。好去上天辭富貴。却來平地作神仙。準不悅。及貶雷州。遂題前詩於窗。朝夕吟哦。然則平地神仙。野白睨而且以貶人。萊公之朝夕吟哦。誠有味乎其言之也。

明陳遇。字中行。元末爲温州教授。棄官歸隱。居樂道。太祖發書聘之。至引湯文徵伊呂先主聘孔明爲喻。遇至與語大悅。遂留幕中。參密議。嘗三幸其居。語必稱先生及太祖。卽吳王位。授供奉司丞。不受。已卽皇帝位。問保國安民大計。遇對以不嗜殺人。薄歛。任賢復

先王禮教爲首務。三授翰林學士。皆不受。洪武三年。奉命至浙。廉察民隱。還。密有陳奏。賜金帛。除中書左丞。力辭。明年召對華蓋殿。賜座。命草平西詔。授禮部侍郎。兼弘文館大學士。復辭。西域進良馬。遇引漢故事以諫。除太常少卿。禮部尙書。皆固辭。自是不復。強以官。輒召問古今得失。廷臣或有過。被譴責。遇力爲解。多所全釋。帝嘗從容言。欲官其子。遇曰。臣三子皆幼。學未成。請俟異日。遇曰。開基之始。卽密侍帷幄。其計畫多秘。不傳。而龍體之隆。勲戚大臣無與比者。屢授爵秩。輒固辭。卒成其高。

權衡一書

量入

三

明倪瓚家雄於貴。工詩善書畫。所居有閤曰清閬。幽迥絕塵。藏書數千卷。皆手自勘定。古鼎法書名琴。奇畫陳列左右。四時卉木。縈繞其外。高樹修篁。蔚然深秀。故自號雲林居士。時與客觴咏其中。至正月初海內無事。忽散其貲。給親故人。咸怪之。未幾兵興。富家悉被禍。而瓚扁舟簞笠往來震澤三泖間。獨不罹患。張士誠累欲釣致之。逃漁舟以免。二條明史彙

補錄

宋寇萊公年十九。舉進士。時太宗取人。年少者往往罷退。萊公增年。公曰。吾初進。可欺耶。未幾。忠定公年既老。名益重。梁師成用事。能生死人心。萊公賢。使人啖以大用。因勸爲子孫計。公曰。吾爲子孫。不至是矣。廢斥三十年。未嘗有累。墨與權貴正欲爲元祐先人見。司馬君實于地下。不可破戒也。還其書不答。

明嚴嵩誕日。諸翰林稱壽。爭作恭求近時菊花滿堂。陸平泉獨退處。後同列問曰。何更退爲。答曰。此處怕見。

權衡一書

量入

三

陶淵明

明羅念菴年二十五。舉南宮廷試第一。時外舅曾太僕趨賀曰。喜吾婿幹此大事。念菴面頰發赤。徐對曰。丈夫事業。更有許大在。若此三年一人奚足爲大事也。是日猶補米信。友人聯榻蕭寺中。商學焉。四條人譜

篤業 目四

忠義

春秋定公四年吳入郢。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中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與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以薦食上國。虐始于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于君。疆場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以君之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

權衡一書

篤業

一

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卽安立。依于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申包胥以秦師至。吳師大敗。吳子乃還。左傳

漢天漢元年。遣中郎將蘇武使匈奴。會長水虞常等謀殺漢降人衛律。而劫單于母閼氏歸漢。單于使律治之。常引武副張勝。知其謀。單于怒。欲殺漢使者。勝請降。武不動。衛律勸武降。且曰。君因我降。與君爲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罵律曰。汝爲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爲降虜于蠻夷。何以

權衡一書

篤業

二

汝爲見單于。愈欲降之。乃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嘗雪與旃毛並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爲神。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日羝乳乃得歸。武既徙。廩食不至。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及李陵降。單于使至海上。爲武置酒設樂。說之。武曰。武父子無功德。皆爲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殺身自效。誠甘樂之。臣事君猶父子。事父也。子爲父死。無所恨。願勿復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一聽陵言。武曰。自分已死久矣。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懽。効死于前。陵

見其至誠。喟然嘆泣。下霜衿與武訣去。至昭帝始元六年。匈奴國內乖離。常恐漢兵襲之。于是與漢和親。乃歸武。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強仕出。及還。鬚髮盡白。綱目

漢霍光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爲人沉靜。詳審。每出入下殿門。進止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學小植按。能作廢立大事之人。而小心謹密如此。所以爲賢。

漢先主之襲徐州。使關羽守下邳。建安五年。曹公東征。先主奔袁紹。曹公禽羽。公壯羽爲人。而察其心神。無

久留之意使張遠以情問之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遠以羽言報曹公義之及羽殺顏良曹公知其必去重加賞賜羽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奔先主於袁軍左右欲追之公曰彼各爲其主勿追也蜀志

蜀漢建興五年丞相亮率諸軍出屯漢中以圖中原臨發上疏有曰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

權衡一書

篤業

三

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懼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日○宋胡寅曰孔明一代之英遠謀弘畧敵人懾服至其自明口謹慎而已以後主凡庸而孔明事之無專意恣行毫末可指者曹操聞之當愧死入地矣詩史筆記

唐廣德元年冬十月吐蕃入寇詔以郭子儀爲副元帥

出鎮咸陽以禦之子儀開廢日久部曲離散至是召募得二十騎而行至咸陽吐蕃帥衆三十餘萬渡渭上倉猝出幸陝州官吏六軍逃散子儀聞之自御宿川循山而東謂王延昌曰六軍逃潰多在商州速往收之得四千人軍勢稍振子儀乃泣諭將士以共雪國恥取長安皆感激聽約束進擊吐蕃遁去子儀爲上將擁強兵程元振魚朝恩譏謗百端詔書一紙微之無不即日就道○胡寅曰代宗于閭尹之言受命如響進退子儀如待奴隸自李光弼以下恃功負氣

權衡一書

篤業

四

夫豈堪此獨子儀無一毫纖芥于胸中一聞君命不俟駕而行蹈危履險死生以之眞可爲人臣師表唐建中四年涇原兵作亂上如奉天朱泚反據長安與元元年李懷光反帝奔梁州加神策行營節度使李晟同平章事晟得制拜興受命謂將佐曰長安宗廟所在天下根本若諸將皆從行誰當滅賊者乃治城隍繕甲兵爲復京城之計是時懷光朱泚連兵聲勢甚盛晟以孤軍處其間內無資糧外無救援徒以忠義感激將士其衆雖單弱而銳氣不衰○晟家百口及神策軍士家屬皆在長安朱泚善遇之軍中有言

及家者。晨泣曰。天子何在。敢言家乎。泚使晟親近。以家書遺晟。曰。公家無恙。晟怒曰。爾敢為賊為問。立斬之。軍士未授衣。盛夏猶衣裘褐。終無叛志。○晟等收復京城。朱泚亡走。晟遣掌書記于公異。作露布上行。在口。臣已肅清宮禁。祇謁寢園。鐘簷不移。廟貌如故。上覽之。泣下。曰。天生李晟。以為社稷。非為朕也。唐元和十五年。成德節度使王承宗卒。其下秘不發喪。立承宗之弟承元。承元時年二十。曰。諸公未忘先德。不以承元年少。使攝軍務。承元請盡節天子。以遵忠烈王之志。諸公肯從之乎。眾許諾。承元乃視事于都。

權衡一書

篇集

五

將聽事。不稱留後。表請除帥。諸將及鄰道爭以故事勸之。皆不聽。詔以田弘正為成德帥。承元移鎮滑州。將士諱譁。不受命。承元出家財以散之。謂曰。諸公之意甚厚。然使承元違天子詔。其罪大矣。昔李師道之未敗也。朝廷嘗赦其罪。師道欲行諸將固留之。其後殺師道者亦諸將也。諸公勿使承元為師道則幸矣。大將李寂等固留承元。承元斬以徇。軍中乃定。晉王存勗時。蜀吳屢以書勸王稱帝。適魏州僧得傳圖璽以獻。將佐將奉觴稱賀。張承業聞之。亟詣魏州諫曰。吾王世世忠于唐室。救其患難。所以老奴三十餘

年為王。拊拾財賦。召補兵馬。誓滅逆賊。復本朝宗社耳。今河北甫定。朱氏尚存。而王遽即大位。殊非從來征伐之意。天下其誰不解體乎。王何不先滅朱氏。復列聖之深讐。然後求唐後而立之。南取吳西取蜀。汎掃宇內。合為一家。當是之時。雖使高祖太宗復生。誰敢居王上者。讓之愈久。則得之愈堅矣。老奴之志無他。但以受先王大恩。欲為王立萬年之基耳。王曰。此非余所願。奈羣下意何。承業知不可止。慟哭曰。諸侯血戰本為唐家。今王自取之。誤老奴矣。即歸晉陽。邑邑成疾。不復起。綱目

權衡一書

篇集

六

宋淳化中。帝謂侍臣曰。士之學古入官。遭時得位。紆朱拖紫。足以為榮矣。得不竭誠以報國乎。錢若水對曰。高尚之士。不以名位為光寵。忠正之士。不以窮達易心操。其或以爵祿位遇之。故兩效忠於上。中人以下者之所為也。帝然之。續綱目朱魯公宗道為論德。其姑側有酒肆。號仁和酒。著名京師。一日真宗急召公。將有所問。使者及門而公不在。移時乃自仁和肆飲歸。中使與公約口。上若怪公來遲。當托何事以對。公曰。但以實告。中使曰。然則當得罪。公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也。中使嗟

嘆而去。真宗果問中使具知。公對。真宗問曰。何故私人酒家。公謝曰。臣家貧。無器皿。酒肆百物具備。適有鄉里親舊。自遠來。遂與之飲。然臣既易服。市人亦無識臣者。真宗自此奇公。以為忠實可大用。天祚識餘
宋韓琦早有盛名。識量英偉。臨事喜愠不見于色。論者以重厚比周勃。政事比姚崇。嘉祐治平間。再決大策。以安社稷。當是時。朝廷多故。琦處危疑之際。知無不為。或說曰。公所為誠善。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保。恐家無處所。琦嘆曰。是何言也。人臣當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于成敗。夫也。豈可豫憂其不濟。遂輟不為哉。

聞者愧服。宋史

宋張浚在京城。中親見二帝北行。皇族係虜。生民塗炭。誓不與敵俱存。故終身不主和議。隆興二年。浚罷相。朝廷遂決棄地求和之議。浚猶上疏言。尹穡姦邪。必誤國事。且勸帝務學親賢。或勸浚勿復以時事為言。浚曰。君臣之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吾荷兩朝厚恩。久居重任。今雖去國。惟日望上心感悟。苟有所見。安忍弗言。上如欲復用浚。即日就道。不敢以老疾為辭。如若等言。是誠何心哉。聞者聳然。續綱目 ○植按。宋曾鞏教授弟子。集古忠臣為一錄。孝子為一錄。教之

曰。忠孝綱常最大者。汝曹其識之。余之此編。志斯物也。惟古人所遭不同。因事盡道。有如魏公所云。良臣忠臣之異者。故分類以盡之云。

納諫

春秋閔公三年狄入衛衛康叔之後蓋北方大國狄何以能入乎臣昔嘗謂河南劉奕曰史氏記繁而志寡如班圖書載諸王淫亂等事盡削之可也奕曰必若此言仲尼刪詩如牆有茨鴉之奔奔桑中諸篇何以錄于國風而不削乎臣不能答後以問延平楊時時曰此載衛爲狄所滅之因也故在定之方中之前因以是說考于歷代凡淫亂者未有不至于殺身敗家而亡其國者也近世有獻議乞于經筵不以國風進讀者殊失聖經之旨胡傳

權衡一書

篇集

九

漢高帝初定天下大中大夫陸賈時時前稱說詩書帝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鄉使秦已并天下修仁義法先王陛下安得而有之帝因謂賈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賈乃粗述存亡之證凡著二十篇每奏帝未嘗不稱善號其書曰新語治安
漢董仲舒賢良策對曰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董文

後魏主珪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可以益人神智對曰莫如書籍珪乃命郡縣大索書籍送平城治安

唐太宗問給事中孔穎達曰論語以能問于不能以多問于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穎達具釋其義以對且曰非獨匹夫如是帝王內蘊神明外當玄默若位居尊極炫耀聰明以才陵人飾非拒諫則下情不通取亡之道也綱目

宋開寶三年太祖徵處士王昭素召見便殿年已七十餘問以治世養身之術對曰治世莫若愛民養身莫若寡慾帝愛其言書于屏几

權衡一書

篇集

十

宋仁宗卽位王曾以帝初卽位宜近師儒乃請御崇政殿西閣召侍講學士孫奭講論語帝在經筵或左右瞻矚及容體不正奭卽拱立不講帝爲疎然改聽續綱目

宋伊川程子在經筵入侍之際容貌極莊時文潞公以太師平章重事或侍立終日不懈上雖諭以少休不去也人或以問先生曰君之嚴視潞公之恭孰爲得失先生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輔導亦不敢不自重也伊川在講筵每當進講必宿齋豫成潛思存誠冀以感動上意而其爲說

常於文義之外。反復推明。歸之人主。一日講。顏子不
改其樂章。門人或疑此章。非有人君事也。將何以爲
說。及講。既畢。文義乃復。言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躬。志
其貧賤。人主崇高。奉養極備。苟不知學。安能不爲富
貴所移。且顏子王佐之才也。而簞食瓢飲。季氏魯國
之蠹也。而富於周公。魯君用舍如此。非後世之監乎
聞者嘆服。朱子全書

元祐中。危祖禹在邇英。守經據正。獻納尤多。嘗講尚書
至內作色。荒外作禽。荒六語。拱手再誦。却立云。願陛
下留聽。帝首肯再三。乃退。每當講。前夕必正衣冠。儼

權衡一書

篤業

十一

如在上側。命子弟侍。先按講。其說開列古義。蔡之時
事。言簡而當。無一長語。義理明白。粲然成文。蘇軾稱
爲講官第一。宋史

宋和靖尹氏。每赴經筵。前夕必沐浴更衣。薰香。設香
案。以來日所當講書。置案上。朝服再拜。拈香。又再拜。
齊於燕室。初夜乃寢。次日入侍講筵。學者問焉。曰。必
欲以所言感悟君父。安放不盡敬。性理

宋欽宗即位。召胡安國赴京。師入對。言明君以務學爲
急。聖學以正心爲要。語甚剴切。日昃始退。續綱目植
按正心之道。又莫要于慎獨。獨者何心之不能自欺。

者是也。夫行之可以不疑。言之可以無慙。而寤寐之
間。平旦獨覺之頃。豈無一事焉。歉然不能自快者乎。
此不能自快之心。卽道心之呈也。便當由此體察而
擴充之。勿以浮言自文。勿以羣下諛言自解。併勿以
一事之誤。自諱。勿以衆端之善。自原。而務期推其已
往。存之將來。久之將聖德日躋。而政事益醇矣。若稍
有飾詞。遂非自欺。欺人之意。始之歉然于心者。後亦
漸安焉。此心學之大累也。史稱安國語甚剴切。而未
詳錄其詞。愚僭爲推明其意如此。

宋高宗問尹焞曰。紂亦君也。孟子何以謂之一夫。曰。此

權衡一書

篤業

十二

非孟子之言。武王誓師之詞也。獨夫受洪惟作威。又
問君視臣如土芥。臣便何視君如寇讐。曰。亦非孟子
之言。書曰。撫我則后。虐我則雋。高宗大悅。稗史

宋真德秀曰。人君之學。必知其要。明道術。辨人才。審治
體。察民情。者。格物致知之要也。崇敬畏。戒逸欲者。誠
意正心之要也。謹言行。正威儀者。修身之要也。重妃
匹。嚴內治。定國本。教戚屬者。齊家之要也。四者之要
得。則治國平天下之道。在其中矣。治要真德秀進
讀大學章句。至明明德新民。奏云。聖人之道。不過成
己成物而已。明明德。成己之事也。新民。成物之事也。

成已者體也。成物者用也。只此兩言。體用備矣。至在止于至善。泰云。君止于仁。臣止于敬。子止于孝。父止于慈。且如陛下居人君之位。則所止在於仁。須是行愛人利物之政。使鰥寡孤獨各得其養。昆蟲草木咸遂其生。如此方為至。若祇姑息小惠。非仁之至也。又如陛下為先皇之子。不但生而謹奉養。沒而嚴祭祀。便謂之孝。須是坐則見先帝於牆。食則見先帝於羹。一念不敢少忘。又必能繼先帝之志。述先帝之事。以安社稷。保宗廟。然後為孝之至。不然則雖孝非至也。又如臣之事陛下。當止於敬。若但以擎蹠曲拳為敬。

權衡一書

篤業

主

此敬之末也。必如孟子所謂責難於君。陳善閉邪。非仁義不敢陳於王前。然後為敬之至。不然則雖敬非至也。其他如父之慈。與國人交之信。皆要到十分盡處。方謂之至。又讀至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處。奏云。下文只言天下。平此却曰。明明德於天下者。蓋天下之人皆已得其本心。皆已復其本性。書所謂黎民於變時雍。詩所謂人有士君子之行者。方是如漢文帝。唐太宗之時。天下可謂治矣。然先儒謂止是富庶而已。若教則未之及也。故聖人於此。不但曰天下平。必曰明明德於天下。見得須是天下之人皆明其明德。

方可謂之平。不然祇是粗安而已。未可謂之平也。斯

統正

元順帝時。漢巖侍經筵。凡四書六經所載治道。為帝細繹而言。必使辭達意。動帝要。敷暢旨意。而後已。帝一日覽宋徽宗書。稱善。巖進言。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帝問謂何。一事對曰。獨不能為君耳。身辱國破。皆由不能為君所致。人君貴能君他。非所尚也。嘗謂人曰。天下事在宰相。當言宰相不得言。則臺諫言之。臺諫不敢言。則經筵言之。備位經筵。得言人所不敢言。於天子之前。志願足矣。故於時政得失。有當匡救者。

權衡一書

篤業

古

未嘗緘默。元史

明弘治初。少詹楊守陳。請勸學。聽政。曰。臣昔備官僚。伏睹陛下進講者。經書訓詁之文耳。其于君子小人之精狀。政治之得失。萬民之疾苦。何由而知之。聞之。請如祖宗舊制。選端介博雅之儒。侍班進講。凡帝王之道。聖賢之旨。人臣之執。為忠邪。政事之執。為得失。天下何由而治。亂歷代何由而興亡。如是者。悉宜一一講明。凡經書諸史。百官題奏。皆聚之文華殿。日輪閣。臣一員。講臣二員。退朝之暇。便即御講。陛下下一日。居文華殿之時多。處乾清宮之時少。則慾寡而心清。惑

少而理明。而出治之本立矣。至若午朝有大政務。則召諸閣部大臣而議裁決。而內外官員見辭。赴任或入謁者。必降詞色。俯詢備細。凡地方之利害。兵民之休戚。俾以實對。因以察其賢否。而施其黜陟。則幽隱日陳於目前。視聽不偏於左右。而致治之綱立矣。方今進學之要。無以易此。若徒聽日講。以應故事。而百司題奏。止付內臣調旨。將來有不勝其弊者。上嘉納之。

明萬曆八年十二月。大學士張居正條祖訓實錄為款。曰。創業艱難。曰。勵精圖治。曰。勤學。曰。敬天。曰。法祖。曰。

權衡一書

篇紫

五

保民曰。謹祭祀。曰。崇孝敬。曰。端好尚。曰。慎起居。曰。戒遊逸。曰。正宮闈。曰。教儲貳。曰。睦宗藩。曰。親賢臣。曰。納諫。曰。去邪。曰。理財。曰。守法。曰。警戒。曰。務實。曰。正紀綱。曰。審官。曰。久任。曰。重守令。曰。馭近習。曰。待外戚。曰。重農。曰。興教化。曰。敦節儉。曰。慎刑獄。曰。褒功德。曰。屏異端。曰。飭武備。曰。御夷狄。凡三十五款。以進。曰。遠稽古訓。不若近事之可徵。上嘉先王不如家法之易守。昔伊周矢謨作誥。不過曰。明言烈祖之成德。曰。觀揚文武之光烈。而唐憲宗讀貞觀政要。不能釋卷。宋仁宗命侍臣講讀三朝聖政。前史書之。皆為盛事。我祖宗

開創洪業。列聖紹基。奎章肅漢。精深詳明。此正近事可徵。家法易守者也。臣謹纂輯為帙。請文華講罷。即將訓錄。繕講或臣等竊有見聞。亦得隨事獻納。諸司章疏。亦于講後。面奏請裁。自可開發聰明。練習政事。上嘉納之。二條讀史筆記

明萬曆間。皇長子出閣。焦竑為講官。故事。講官進講。罕有問者。竑請畢。徐曰。博學審問。功用維均。敷陳或未盡。惟殿下賜明問。皇長子稱善。然無所質難也。一日。竑復進。曰。殿下言不易發。得勿諱其誤耶。解則有誤。問復何誤。古人不恥下問。願以為法。皇長子復稱善。

權衡一書

篇紫

六

亦竟無所問。竑與同列謀曰。吾儕啓其端。以便下問。若何。衆然之。適講舜典。竑舉稽于衆。舍己從人。為問皇長子曰。稽者考也。考集衆思。然後舍己之短。從人之長。又一曰。舉上帝降衷。若有恒性。皇長子曰。此無他。卽天命之謂性也。時方十三齡。答問無滯。中外咸知。唐質之美。亦由竑善啓迪也。明文震孟崇禎時在講筵。最嚴正。嘗講君使臣以禮。章友覆規諷。帝卽出尚書。喬允升侍郎胡世賞于獄。一日進講。見帝足加膝。適講五子之歌。至為人上者。奈何不敬。以目視帝。足帝卽袖掩之。徐為引下。時稱真。

講官。二條明
史葉

權衡一書

篤業

七

盡禮

春秋僖公八年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王人之先諸侯何也貴王命也朝服雖敝必加于上弁冕雖舊必加于首周室雖衰必先諸侯穀梁

僖公九年夏會於葵丘王使宰孔賜齊桓公胙曰天子有事於文武使孔賜伯舅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以伯舅耄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遠顔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隕越于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

權衡一書

篤業

大

僖公二十有八年冬會于溫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於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左傳

成公十有三年三月公如京師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書如京師見諸侯之慢也四會伐而行矣又書公自京師以伐秦為遂事者此仲尼親筆明朝王為重存人臣之禮也胡傳

襄公四年春王三月陳侯午卒午者襄公名也孔子作春秋在哀公之世襄公哀公之皇考也曷不諱乎古

者死而無諱不以名為諱。周人以諡易名。於是乎有諱。禮然。禮律所載則有不諱者。夫子作春秋以法萬世。莊公名同而書同盟。僖公名申而書戊申。定公名宋而書宋。人後世不明此義。則有以諱易人之名者。又有以諱易人之姓者。詩書則諱臨文則諱。嫌名則諱。二名則偏諱。愚者違禮以為孝。諂者獻佞以為忠。而春秋之法不行矣。胡植按君之尊擬于天。冠履之分宜何所不嚴。故事君盡禮。不盡非禮也。然禮有盡而無加。有加則事君以非禮之禮。是以諂臣自待。而以好諛待君。實無禮莫甚焉。知事君之禮而又知

權衡一書

篤業

九

尊君之正則近于大臣之道矣。此二義兼收之意。

昭公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公去社稷。于今五年。每歲首月不書公者。在魯四封之內。則無適而非其所也。至是鄆潰客寄乾侯。非其所矣。歲首必書公之所在者。蓋以存君不與季氏之專國也。唐武后廢遷中宗革命自立。史臣列于本紀。欲著其罪。而君子以為非春秋之法。范祖禹復繫嗣君之年。黜武后之號。自以為竊取春秋之義。信矣。胡傳

漢元朔六年。大將軍衛青軍出定襄。擊匈奴。蘇建趙信并軍三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

信降單于。建盡亡其軍。獨以身得亡去。自歸大將軍。議郎周勃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威。青曰。青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罷而不敢自擅。專誅於境外。而具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以風為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遂囚建。詣行在所。詔贖為庶人。史記植按冬夜。箋紀許魯齋曰。月體本黑。借日之光。故白與日相遠。則光盛。猶臣于君遠。則聲名大。威權重。與日相近。則光微。愈近愈微。臣道陰道理當如此。故月星皆借日為光。近日却失其光。此理殊可玩索。愚謂

權衡一書

篤業

十

人臣而擅威福。是以光自炫而忘其為借日之光。且是星月而以日自居也。魯齋之言其義精矣。

漢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少子慶為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于諸子中。最為簡易矣。然猶如此。史記

蜀先主以馬超為平西將軍。封都亭侯。超因備待之厚。與備言常呼備字。關羽怒。請殺之。備不從。張飛曰。如是當示之以禮。明日大會。請超入。羽飛並挾刀立直。超顧坐席不見。羽飛見其面也。乃大驚。自後乃草率備。山陽公載記

魏明悼后崩議書銘旌或欲去姓而書魏或欲兩書司馬乎以爲天稱皇天則帝稱皇帝地稱后土則后稱皇后此乃所以同天地之大號流無二之尊名不待稱國號以自表不俟稱氏族以自彰是以春秋隱公三年經曰三月庚戌天王崩尊而稱天不曰周王者所以殊乎列國之君也八月庚辰宋公和卒書國稱名襄公十五年經曰劉夏逆王后于齊不云逆周王后姜氏者所以異乎列國之夫人也至于列國則曰夫人姜氏至自齊又曰紀伯姬卒書國書姓由此考之尊稱皇帝赫赫無二何待于魏乎尊稱皇后彭以

謚號何待于外乎遂從字議晉書

宋元嘉八年張邵坐賊當死將軍謝述上表陳邵先朝舊勳宜蒙優貸帝手詔酌納免邵官削爵土述謂其于綜曰主上矜邵風誠特加曲恕吾所言謬會故特見醉納耳若此述宜布則爲侵奪主恩不可之大者也使綜對前焚之綱○植按無成有終地道也臣道也綱目又載唐開元五年上幸東都過崤谷道隘不治欲免河南尹及知頓使官朱璟曰陛下方事巡幸今以此罪二臣臣恐將來民受其弊上遽命釋之璟曰陛下罪之而以臣言免之是臣代陛下受德也請

待罪朝堂而後赦之所見與謝述同
北魏道武帝時庾岳爲相州刺史楠其堂曰天顏咫尺
鄴舊有園池時果初熟丞吏送之不受曰未進御吾
何敢先食其謹如此吏治學古編

唐高宗卽位改官名犯帝諱者宋尹起莘曰二名不偏諱禮也太宗名世民令天下不連言者勿避是以其

之亦可謂有近古之風矣綱目○明邱濬曰周人以諱

事神故于先世之諱祭祀之際尤嚴焉然禮不諱嫌

名二名不偏諱詩書不諱後世乃以理易治以代易

世諱晉而不稱進士之名諱桓而并改音完之字則太甚矣雖然嫌名固不諱矣若姓同於國者名字有犯嫌音疑似之際可但已乎二名固不諱矣然以祖宗廟諱爲已之名朋友以命其子孫可乎故雖君上不爲之禁而凡爲臣子者心有所不安則耳有所不忍聞日有所不忍道也荀彧補

唐德宗中書令渾瑊性忠謹功高而志益下歲時貢奉必躬闔視每有賜予下拜跪受常若在帝前新唐書德宗之幸梁洋中書舍人齊映爲之御下洋州青源川見旌旗蔽野上心方駭俄見梁帥嚴振異纓鞭拜御

馬前具言君臣亂離。嗚咽流涕。上大喜。口勅令上馬前去。與朕作主人。朕身本短小。聲氣抑揚。乃曰。嚴振合與至尊。燕馬御膳。自有所司。頃之上。次洋州。行在召映責以儒生。不達時變。燭庭時。須始息。朕映伏奏曰。山南士庶。只知有嚴振。不知有陛下。今者天威親臨。令巴蜀士民。知天子之尊。亦足以盡振臣子之節。上深嘉嘆。乾順子

德宗初即位。顏真卿上言。上元中。政在宮壺。始增祖宗之謚。明皇末。姦臣竊命。累聖之謚。有加十一字者。按周之文武。言文不稱武。言武不稱文。豈盛德所不優。

權衡一書

篤業

三

乎。蓋羣臣稱其至者。故也。汝謚多。不為褒。少。不為貶。今累聖謚號太廣。有逾古制。請自中宗以上。皆從初謚。以正名教本。孝經衍義

唐元和十二年。節度使李愬。既平蔡。械吳元濟。送京師。屯兵鞠場。以待裴度。度入城。愬具橐鞬出迎。拜于路左。度將避之。愬曰。蔡人頑悖。不識上下之分。數十年矣。願公因而示之。使知朝廷之尊。度乃受之。細目。植按新唐書。寶曆元年。牛僧孺罷政事。為武昌節度使。山南東道。節度使柳公綽。具軍容伏謁。左右諫止之。荅曰。奇章始去。台席方鎮。重宰相。所以尊朝廷也。三

公所見相同。

宋皇祐五年。秋。青大敗儂智高。於邕州。時賊屍有衣金龍衣者。眾謂智高已死。欲以上聞。青曰。安知非詐耶。寧失智高。不敢誣朝廷。以貪功也。

宋劉敞知制誥。嘉祐祔享。羣臣上尊號。宰相請撰表。敞說止不得。乃上疏曰。陛下不受徽號。且二十年。今復加數字。不足盡聖德。而前美並棄。誠可惜也。今歲來頗有災異。正當寅畏天命。深自抑損。豈可于此時。乃以虛名為累。帝覽奏。顧侍臣曰。我意本謂當爾。遂不受。

權衡一書

篤業

五

宋宋守約為步軍副指揮使。神宗以禁旅驕惰。為簡練之法。屯營可併者。併之。守約率先推行。約束嚴峻。士始怨。終服。或言其持軍太急。帝密戒之。對曰。臣為陛下明紀律。不忍使恩出于臣。而怨歸陛下。帝善之。

宋蘇頌執政時。見哲宗年幼。諸大臣太紛紜。常曰。君長誰任其咎耶。每大臣奏事。但取決于宣仁后。哲宗有言。或無對者。唯頌奏。宣仁后必再稟。哲宗有宣諭。必告諸臣。以聽聖語。及貶元祐故臣。帝曰。頌知君臣之義。無輕議此老。宋史

宋程伊川在經筵。所講書有容字。中人以黃覆之。曰。上

藩邸嫌名也。先生講罷。進言曰。人主之勢。不患不尊。患臣下尊之過甚。而驕心生耳。此皆近習輩養成之。不可以不戒。請自今舊名皆勿復進。朱子全書

宋紹興二年。禮部太常寺言。淵聖御名。見于經傳。義訓者。或以威武為義。或以回旋為義。又為植立之象。又為亭郵表名。又為圭名。又為姓氏。又為木名。當各以其義類求之。以威武為義者。今欲讀曰威。以回旋為義者。今欲讀曰旋。以植立為義者。今欲讀曰植。若姓氏之類。欲去木為亘。又緣漢法。邦之字曰國。盈之字曰滿。止是讀曰國曰滿。其本字見于經傳者。未嘗改。

權衡一書

駕集

三

易司馬遷漢人也。作史記曰。先王之制。邦內畿服。邦外侯服。又曰。盈而不特。則傾于邦。字盈字。亦不改易。今來淵聖御名。欲定讀如前。外其經傳本字。即不當改。易庶幾萬世之下。有所考証。嘉定十三年。司農丞岳珂言。孝宗舊諱。從伯從玉。從宗考國朝之制。祖宗舊諱二字者。皆若令不許並用。既而禮寺討論。所有欽宗孝宗舊諱若二字。連用並令迴避。從之。宋史

明魏國公徐達。每宴見歡飲。有布衣兄弟稱而達愈謹。帝嘗從容言。徐兄功大。未有居欲以吾舊邸居。若達固辭。一日與達之邸。強飲之醉。而蒙之被。昇卧正寢。

而驚。趨下階。俯伏稱死罪。帝視之大悅。

明宋濂性誠謹。官內庭久。未嘗訐人過。所居室署曰溫樹。客問禁中語。即指示之。嘗與客飲。帝密使人偵視。翼日間濂昨飲酒否。坐客為證。俱何物。濂具以實對。帝笑曰。誠然。卿不朕欺。史記

明休寧程信為南司馬。征川貴時。詔以便宣之權付公。

公自發兵至凱旋。不爵一人。不殺一人。同事者以為言。公曰。刑賞人主之大柄。懼閭外事不集。而假之人臣。幸而事集。又竊弄之。豈人臣之誼耶。史記植羅定任內。因前官和平。署海豐。日有失報之事。奉劾卸事。

權衡一書

駕集

三

事既白。制府鄂公彌達慰之曰。前事不能無誤。然羅定民人。至今不厭舊官。吾所深知。舉劾者人臣之事。而予奪實天子之權。若當劾不効。當舉不舉。即有擅天子之權之意。吾必不敢出此。已而保薦之章。與撫軍楊公永斌同上。鄂公此論。以當舉不舉。當劾不効。為擅權。與程公以得人殺人為弄權。詞不同而理則互盡。

明范氏竹溪曰。人當蒙養之始。君臣之義。即宜講明。若知識既開。不與講明。以後綱微日深。便真見得做官一路。祇是貪富貴。保妻子。就畢乃事。求其精白一心。

致身君國何可得哉。今人教子弟。謂孝弟二字現前。切務忠字。始緩。豈知君臣之義。一生下來。便離不得。豈可緩乎。且豈有不忠之臣。而能孝能弟者。請觀蜜蜂。蟻。彼皆生而知有君臣之倫。會是人而不急之乎。開家。植按昔人言父子以天合。君臣以人合。子曰。不然。君臣之義。與父子之親。皆生而即具。非有先後也。或問焉。曰。人生只在此天地間。則纔出母身。便履君之土。纔離乳哺。便食君之毛。是爲子之日。卽爲臣之日。況吾未生以前。吾祖吾父。早無不履土食毛。爲大君之所覆育。豈必仕宦而後有臣道乎。此理之

易明者一也。人無賢愚。必不甘生爲異類。則纔知有詩書。卽莫非君之教化。纔博一冠帶。卽莫非君之功。名是纔得爲人。便已爲臣。況吾所從學之師。若長所讀之書。所業之學。無一非朝廷之教法。又豈待旣仕而後知君德乎。此理之易明者又一也。士人終身學道。何異人。而朝廷設官以教之。置廩以膳之。賓興以禮之。科第以榮之。幸叨一命。遂有肩輿以崇其身。體吏役以供其使令。胥皂猶曰辦公。至轎夫門子之役。則專爲此官而設。俸薪猶是舊例。至養廉之厚。則體恤無所不及。况封誥之典。上及祖父。蔭子之榮。下

及子孫。此而不知爲忠臣。何異于不孝之子。無所容于天地之間哉。此理之易明者又一也。予嘗作君臣之義題文。頗發其論。故復伸其說于此。

剛直

春秋僖公三十有三年夏四月晉人及姜戎敗秦于微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文嬴請三帥使歸就戮于秦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八月晉侯敗狄于箕先軫曰匹夫逞志于君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胄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而如生左傳○植按先軫之自討正其剛直之實際若但以一唾逞志于君是無君

權衡一書

篤業

无

陵上者所為耳何忠直之有

漢文帝三年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張釋之追止之遂劾不敬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乃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帝由是奇釋之拜為中大夫史記

漢昌邑王有罪大將軍霍光率羣臣奏太后廢之迎武帝曾孫病已入即位侍御史嚴延年劾奏大將軍光擅廢立主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然朝廷肅然敬憚之綱○植按霍光之功雖于伊尹而延年之奏可比伯夷各行其志不為苟同是乃大臣之節也卞壺之

于王導溫造之于李祐有其風焉○晉顯宗咸和元年司徒王導稱疾不朝而私送和鑒卞壺奏導虧法從私無大臣之節請免官雖事寢不行舉朝憚之○唐長慶四年夏綏節度使李祐進馬百五十匹侍御史溫造彈祐違勅進奉請論如法詔釋之祐謂人曰吾夜半入蔡州城取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膽落于溫御之矣

漢成帝時張禹以天子師每有大政必與定議時吏民多上書言災異王氏專政所攻上頗然之至禹第辟左右問禹禹曰見年老子孫弱恐為所怨勸勿信上

權衡一書

篤業

三

因此不疑王氏故槐里令朱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上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勵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逢龍比干遊于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御史遂將雲去于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叩頭曰此臣素著狂直于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因叩頭流血上意解得已及

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斬之以旌直臣

漢建武十九年陳留董宜為洛陽令湖陽公主蒼頭白
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以奴膝乘宜
候之駐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
因格殺之主即還宮訴帝帝大怒召宜欲誅殺之宜
叩頭曰願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宜曰陛下聖德
中興縱奴殺人將何以治天下乎臣不須筆請自殺
即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黄門持之使宜叩頭
謝主宜不從強使頓之宜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
文叔為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為天子威

權衡一書

篤業

三

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勅強項
令出賜錢三十萬宜悉以班諸吏由是能搏擊豪強
京師莫不震慄二條

漢明帝時吳良為郡吏歲旦與掾史入賀門下掾王望
舉觴上壽詔稱太守功德良千下坐勃然進曰望依
邪之人欺誦無狀願勿受其觴太守斂容而止

漢河間王政傲狠不奉法順帝以待御史沈景有強能
稱故擢為河間相景到因謁王王不正服箕踞殿上
侍郎贊拜景時不為禮問王所在虎責曰是非王耶
景曰王不正服常人何別今相謁王豈謂無禮者耶

王慚而更服景然後拜出住宮門外請王傳責以空

受爵祿無誦導之義曰捕諸姦人上案其罪出寬獄
百餘人政遂改節悔過自修二條後

漢張綱字文紀順帝永和六年遣八使分行州郡受命
各之部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
問狐狸遂劾奏大將軍梁冀河南尹不疑無君之心
十五事京師震慄

晉成寧中傅玄性峻急為司隸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
白簡整簪帶踈踊不寐坐而待旦由是貴游震懾臺
閣生風玄與尚書左丞崔洪善洪亦清厲骨鯁好面

權衡一書

篤業

三

折人過而退無後言人以是重之二條

晉王述字懷祖司徒王導辟為中兵屬嘗見導每發言
一座莫不贊美述正色曰人非堯舜何得每事盡善
導改容謝之晉書

北魏古弼忠慎質直嘗以上谷苑囿太廣乞減大半以
賜貧民世祖方與給事中劉樹園棋志不在弼弼侍
坐良久不獲陳聞忽起捧樹頭殿之曰朝廷不治實
爾之罪魏主失容曰不聽奏事朕之過也樹何罪置
之弼具以狀聞魏主可之弼曰為臣無禮至此其罪
大矣出詣公車免冠徒跣請罪魏主召入慰遣之世

祖岐于西河詔以肥馬給獵曉古弼悉以弱馬給之
魏主大怒欲還臺斬之弼官屬惶怖弼曰吾為人臣
不使人主盤于遊田其罪小不脩不虞乏軍國之用
其罪大今蠲蠲方強南寇未滅吾為國遠慮雖死何
傷且吾自為之非諸君之憂也魏主聞之歎曰有臣
如此國之寶也賜衣一襲

宋大明七年以蔡興宗為史部尚書宋主好狎侮羣臣
自太宰義恭以下不免穢辱常呼金紫光祿大夫王
玄謨為老儉僕射劉秀之為老慳顏師伯為慳其餘
短長肥瘦皆有稱目又寵一崑崙奴令以杖擊羣臣

權衡一書

篇集

三

惟憚興宗方嚴不敢侵媒議曹郎王耽之曰蔡豫章
昔在相府亦以方嚴不仰武帝宴私之日未嘗相召
蔡尚書今日可謂能負荷矣

唐顯慶初參知政事李義府恃寵用事洛州婦人淳于
氏美色繁大理獄義府屬大理丞畢正義枉法黜之
將納為妾事覺逼正義自縊以滅口上知而不問侍
御史王義方欲奏彈之先自其母曰義方為御史視
姦臣不糾則不忠糾之則身危而憂及于親為不孝
奈何母曰昔王陵之母殺身以成子之名汝獨盡忠
以事君吾死不恨義方乃奏曰義府擅殺六品寺丞

就云自殺亦由畏義府威殺身以滅口如此則生殺
之威不出上出漸不可長對仗叱義府令下義府顧
望不退義方三叱義府始趨出義方乃讀彈文上以
義方毀辱大臣貶為萊州司戶

綱目

唐則天太后嘗宴朝堂張易之兄弟列卿三品宋璟階
六品居下坐易之誚事璟虛位揖曰公第一人何心
坐璟曰才劣位卑卿謂第一何耶是時朝廷以易之
等內寵不名其官呼易之五郎昌宗六郎鄭普果謂
曰公奈何謂五郎為卿璟曰以官正當為卿君非其
家奴何耶之云二張積怨常欲中傷后知之得免唐新

權衡一書

篇集

三

則天時南海獻集翠裘珍麗異常后以賜張昌宗秋梁
公時入奏事命梁公與昌宗雙陸則天曰卿二人
賄何物梁公封曰賄昌宗毛裘以臣紫袍袍為對則
天笑曰此裘價賄千金卿袍安能敵此梁公起曰臣
此袍乃大臣朝見奉對之衣昌宗乃嬖倖寵遇之服
對臣之袍臣猶快快昌宗心報神沮累局連北梁公
對御就襪其裘拜恩而出至光範門付家奴衣之促
馬而去

語林

唐肅宗即位靈武時制度草創武人驕慢太將管崇嗣

在朝堂背闕而坐。言笑自若。監察御史李勉奏彈之。繫於有司。上特原之。唯曰。吾有李勉。朝廷始尊。綱目。宋殿中侍御史趙抃彈劾不避權倖。聲稱凜然。京師目爲鐵面御史。其言務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以爲小人雖小過。當力遏而絕之。君子不幸。誰能保全。愛惜以成就其德。

宋唐介爲監察御史。張貴妃伯父堯佐除宣徽使。知河陽。介謂同列曰。是欲與宣徽而假河陽爲名耳。不可。但已也。而同列依違。介獨抗言之。仁宗謂曰。除擬本出中書。介遂劾宰相文彥博守蜀日。造間金奇錦緣。

權衡一書

篤業

三

閣侍通官掖以得執政。今顯用堯佐。蓋自固結。請罷之。而相富弼又言。諫官吳奎表裏觀望。語甚切直。帝怒。卻其奏。不視。且言。將遠竄介。徐讀畢。曰。臣忠憤所激。鼎鑊不避。何辭于謫。時彥博在前。介責之曰。彥博宜自省。卽有之。不可隱。彥博拜謝不已。帝怒益甚。梁適叱介使下殿。貶春州別駕。王舉正以爲太重。帝旋悟。明日取其疏入。改置英州。而罷彥博相。吳奎亦出。又慮介或道死。有殺直臣名。命中使護之。由是直聲聞天下。士大夫稱真御史。必曰唐子方而不敢名。未知開封府包拯立朝剛毅。貴戚宦官爲之歛手聞者。

皆憚之人。以其笑比黃河清。童穉婦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師爲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宋史。

宋熙寧七年大旱。詔求直言。夏四月。權罷新法。再初光州司法參軍鄭俠爲王安石所獎拔。感其知己。思欲盡忠。及滿秩入京。安石問以所聞。俠曰。青苗免役保甲。市易數事。與邇邇用兵。在俠心不能無區區也。安石不答。久之。監安上門。會歲饑。征歛苛急。東北流民。每風沙霾晦。扶携塞道。羸疾愁苦。身無完衣。或斫木實草根。至身被鎖械。而負瓦揭木。賣以償官。累累不。

權衡一書

篤業

三

絕乃給所見爲圖奏疏。諸閤門不納。遂假稱客急。發馬廄上之銀臺司。且云。早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十日。不雨。卽乞斬臣。宣德門外以正欺君之罪。疏奏。帝反覆觀圖。長吁數四。袖入內。是夕寢不能寐。翌日遂命權罷新法。十有八事。民間懽呼相賀。是日果大雨。遠近沾洽。續編。宋馬仲靖康初爲御史。以論汪黃誤國。貶濮州監酒。死。嘗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今日何時。溝壑乃吾死所也。故其臨事奮不顧身如此。惟理。宋紹興十四年。趙鼎移吉陽軍。謝表曰。白首何歸。悵餘。

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秦檜見之曰。此老倔強猶昔。

宋呂祖儉。祖謙弟也。寧宗卽位。除太府丞。時韓侂胄浸用事。祖儉上封事。極論之。謫死高安。祖儉嘗言。因世變而有所摧折。失其素履者。固不足言矣。因世變而意氣有所加者。亦私心也。宋史二條

元成宗崩。丞相阿忽台奉皇后旨。集廷臣議。耐廟及攝政事。御史中丞何瑋難之。阿忽台變色曰。中丞謂不可行。獨不畏死耶。衆皆危懼。瑋從容曰。死。畏不義耳。苟死于義。夫復何畏。未幾以疾去位。

權衡一書

篤業

三

元文宗以西僧盤真吃刺思爲帝師。迎至京。有旨朝臣一品以下郊迎。大臣俯伏進觴。帝不爲動。李木魯翀時爲國子祭酒。舉觴立進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余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爲禮。帝師笑而起。舉觴卒飲。衆爲慄然。元史二條

明蔣恭靖公瑤。正德時守維揚。大駕南巡。六師俱發。所須夫役計寶應高郵站程凡六。每站萬人。議者欲悉集于揚。人情洶洶。公惟站設二千。更番迭遣。以迎計初議減五分之四。其他類皆遞減。卒之上供不缺。民亦不擾。時江彬與太監卽得挾勢要索。公不爲動。會

上出觀魚。得巨魚一。戲言直五百金。彬從旁言。請以昇守。促值甚急。公卽脫夫人簪珥及綿絹服。以進。曰。臣府庫絕無緡錢。不能多具。上目爲酸儒。弗較也。一日中貴出揭帖。索胡椒蘇木奇香異品若干。因以所無。冀獲厚賂。時撫臣邀公。他求以應。公曰。古任土作貢。出于殊方。而故取于揚守。臣不知也。撫臣厲聲令公自覆。公卽具揭帖詳註其下。曰。某物產某處。揚州係中土。偏方無以應。命上亦不責。又中貴說上選宮女數百。以脩行在。撫臣欲選之。民間公曰。必欲稱旨。止臣一女。以進。上知其不可奪。卽詔罷之。智囊

權衡一書

篤業

三

明馮恩嘉靖中爲南京御史。諫分建南北郊。令皇后營北郊。自意得重譴。及疏奏。帝不之罪。恩于是益感奮。十一年冬。彗星見。詔求直言。恩以天道遠。人道邇。乃備指大臣邪正。而極論大學士張孚敬方獻夫。右都御史汪鋐之奸。謂孚敬根本之彗也。鋐腹心之彗也。獻夫門庭之彗也。三彗不去。百官不和。庶政不平。雖欲弭災。不可得已。帝得疏大怒。逮下錦衣獄。日榜掠。竟論死。時鋐已遷吏部尚書。比朝審。鋐當主筆。東向坐。恩獨向闕跪。鋐令卒曳之西面。恩起立不屈。卒呵之。恩怒叱卒。卒皆靡。鋐曰。汝屢上疏欲殺我。我今先

殺汝恩。此日聖天子在上。汝為大臣。欲以私怨殺言官耶。且此何地。而對百僚公言之。何無忌憚也。吾死為厲鬼。擊汝。鉉怒曰。汝以廉直自負。而獄中多受人賄遺。何也。恩曰。忠難相恤。古之義也。豈若汝受金錢。鬻官爵耶。因歷數其事。鉉不已。鉉益怒。惟案起欲毆之。恩聲亦愈厲。都御史王廷相曰。馮御史無多言。我朝不殺諫官。百五十年矣。豈今日破祖宗法。又好謂鉉口公當惜大體。不可以私怒廢公義。夏言亦曰。此豈家宰私家耶。鉉稍止。然猶署情真。長子行可年十三。上書請代父死。不許。又刺臂血書疏。自縛闕下。

權衡一書

篤業

堯

謂臣父幼而失怙。祖母吳守節教育得為御史。圖報無地。乃欲為陛下作一吠犬之犬。而頓忘逆鱗之戒。祖母吳年已八十餘。憂傷之深。僅餘氣息。若臣父今日死。祖母亦必以今日死。即臣焚然一孤。必不獨生。冀陛下哀憐。置臣辟而赦臣父。苟延母子二人之命。陛下優臣不傷臣心。臣被優不傷陛下法。謹延頸以俟。白刃帝覽之。惻然。令法司再議。得遣戍雷州。而鉉亦後兩月罷矣。穆宗卽位。錄先朝直臣卽家拜恩。大理寺丞致仕。復從有司言。旌行可為孝子。

明嘉靖中兵部武選司員外楊繼盛疏論嚴嵩十大罪

五姦下詔獄杖之百。卒棄西市。臨刑賦詩曰。浩氣還太虛。丹心照千古。生平未報恩。留作忠魂補。初繼盛之將杖也。或遺之蚺蛇胆。却之曰。椒山自有胆。何蚺蛇為。椒山繼盛別號也。史一修明

明萬曆十三年起。海瑞為南僉都御史。旋進右都御史。時南京官為養望。號吏隱。右都雖長御史。然於諸御史無所短長。取相引為重。他吏事無關者。稍積歲月。且北遷矣。瑞以御史職刺衆。表百官南臺亦猶北也。約諸御史嚴且峻。有御史為戲宴。繼者瑞集諸御史。曰。爾等亦聞高皇帝有杖御史法乎。命以杖諸御

權衡一書

篤業

單

史事不能得。又以都察院無不當問。請有司關係民事。為釐剔其不平者。每一令。洞中情弊。鄙人傳誦。嗚呼。自大檢至。亦即無不稟奉法。而瑞初不為苛細。公退肅然杜門靜處而已。在官九閱月。政清弊格。威化大行。諸史

貞烈

春秋僖公九年冬。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稱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息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雖無益也。將焉辟之。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荀息立公子卓。十一月。里克殺卓于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荀息有焉。左傳○植按。明楊慎曰。晉公溺于嬖寵。廢長立少。荀息不能諫。正遽以死許之。是其言玷于獻公。未沒之先。而不可救于已沒也。此論足補左氏所未及。

權衡一書

篇集

聖

成公二年。齊頃公與晉郤克戰于鞌。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騎結于木而止。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郤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于此。將為戮矣。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左傳

衛懿公有臣曰弘演。有所于使。翟人攻衛。其民曰。君之所與位祿者。鶴也。所貴富者。宮人也。君使宮人與鶴戰。余焉能戰。遂潰而去。翟人至。及懿公于營澤。殺之。盡食其肉。獨舍其肝。弘演至。報使于肝。畢。呼天而啼。盡哀而止。曰。臣請為祿。因自殺。先出其腹。實納懿公之肝。齊桓公聞之。曰。衛之亡也。以為無道也。今有臣若此。不可不存。于是復立衛于楚邱。春秋

權衡一書

篇集

聖

難乎。蒯賁曰。善能言也。然亦晚矣。子早言。我能諫之。諫不聽。我能去。今既不諫。又不去。吾聞食其祿者。死其事。吾既食亂君之祿矣。又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入死。其僕曰。人有亂君。人猶死之。我君長可。母死乎。乃結轡自刎于車上。說苑晉景公時。趙盾卒。屠岸賈攻趙氏于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趙朔客公孫杵臼。謂朔友人程嬰曰。胡不死。程嬰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居無何。而朔婦免身生男。屠岸賈聞之。索于宮。

中夫人置兒袴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卽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脫。嬰謂杵曰：日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索之。奈何？杵曰：立孤與死孰難？程嬰曰：死易立孤難耳。杵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強爲其難者，吾爲其易者，請先死，乃謀取他人嬰兒負之。衣以文葆，匿山中。程嬰出，謬謂諸將軍曰：誰能與我千金，我告趙氏孤處。諸將軍許之，隨攻杵。杵曰：謬曰：小人哉！程嬰昔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孤，今又賣之乎？諸將遂殺杵，口與孤兒，以爲趙氏孤。良已死，然趙氏真孤乃反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

權衡一書

篇集

聖

晉景公疾，卜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爲祟。景公問韓厥。知趙孤在，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而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衆，乃脇諸將而見趙孤。趙孤名曰武，諸將不得已，皆委罪于屠岸賈。于是召趙武，程嬰徧拜諸將，相與攻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如故。及武既冠，爲成人，嬰曰：我將下報宣王，以公孫杵臼遂自殺。史記

周貞定王十六年，趙襄子殺智伯，漆其頭以爲飲器。智伯之臣豫讓欲爲之報仇，乃詐爲刑人，挾匕首入襄子宮中塗廁，左右欲殺之。襄子曰：智伯死無後，而此

人欲爲報仇，真義士也。吾謹避之耳。讓又漆身爲瘡，吞炭爲啞，行乞于市，其妻不識也。其友識之，爲之泣。日以子之才，臣事趙孟，必得近幸。子乃爲所欲爲，顧不易耶？何乃自苦如此？讓曰：委質爲臣，而求殺之，是二心也。吾所以爲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而懷二心者也。後又伏于橋下，欲殺襄子。襄子乃殺之。通鑑

燕昭王使樂毅伐齊，聞蓋邑人王歇賢，使人謂歇，欲以爲將。歇固謝燕人。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屠蓋邑，歇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用吾諫，

權衡一書

篇集

聖

故退耕于野。國旣破亡，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烹，遂懸其軀于樹枝，自奮絕脰而死。說苑
漢元始二年，大夫熊勝祁漢，以王莽專政，皆乞骸骨歸。莽始建國三年，遣使者奉璽書，印綬安車駟馬，迎龔勝。卽拜爲太子師友祭酒，使者立門外，勝稱病篤。爲牀室中，使者要說，至以印綬就加勝身。勝輒推不受，使者爲勝兩子及門人言，朝廷虛心待君，以茅土之封，雖疾病，宜移至傳舍，示有行意，必爲子孫遺大業。勝曰：吾受漢家厚恩，無以報，今年老矣，旦暮入地，誼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語畢，遂不復飲食，積

十四日死

漢建武五年遣將軍龐萌擊董憲。萌反。攻破彭城。將殺太守孫萌。郡吏劉平伏太守身上號泣請代其死。身被七劍。龐萌義而舍之。太守已絕。復繻渴求飲。平傾創血以飲之。二條網目

漢先主攻劉璋。張飛分定郡縣。破巴郡。生獲太守嚴顏。飛呵顏曰。大軍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戰。顏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飛怒。令牽去。斫頭。顏色不變。曰。斫頭便斫。頭何爲怒耶。飛壯而釋之。引爲賓客。蜀志

權衡一書

駕紫

望

晉永興元年。東海王越奉帝征太弟頴。徵前侍中嵇紹詣行在。侍中秦準謂紹曰。今往安危難測。卿有佳馬乎。紹正色曰。臣子危衛乘與死生以之。佳馬何爲。頴遣兵拒戰。乘與敗績于蕩陰。帝頻中三矢。百官侍御皆散。紹朝服登輦。以身衛帝。兵人引紹斫之。帝曰。忠臣也。勿殺。對曰。奉太弟令。惟不犯陛下。一人耳。遂殺紹。血濺帝衣。帝墮于草中。旣而左右欲浣帝衣。帝曰。嵇侍中血。勿浣也。綱目

晉辛勉。懷帝時爲侍中。及洛陽陷。隨帝至平陽。劉聰將署爲光祿大夫。因辭不受。聰遣其黃門侍郎喬度齎

藥酒逼之。勉曰。大丈夫豈以數年之命而虧高節乎。二姓哉。引藥將飲。度遽止之曰。主上相試耳。君真高士也。歎息而去。聰嘉其貞節。深敬異之。晉書

唐嗣聖十年。有誣皇嗣異謀者。武后詔來俊臣問狀。左右不勝慘楚。欲引服。大常工人安金藏大呼曰。公不信我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也。引佩刀自剖腹中。腸出被地。眩而仆。后聞大驚。與致禁中。命高醫納腸。稱桑杜紕之。聞宿而繻。后臨視嘆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不如爾之忠也。卽詔停獄。府宗乃安。新唐書

唐天寶十四年。常山太守顏杲卿起兵討安祿山。纔入

權衡一書

駕紫

哭

日守備未完。史思明等引兵至城下。杲卿晝夜拒戰。糧盡食竭。城遂陷。賊執杲卿及袁履謙。送洛陽。祿山數之曰。我奏汝爲判官。不數年超至太守。何負於汝。而反。杲卿罵曰。汝本營州牧羊奴。天子擢汝爲三道節度使。恩幸無比。何負于汝。而反。我世爲唐臣。祿位皆唐有。雖爲汝所奏。今爲國討賊。恨不斬汝。何謂反也。祿山大怒。并履謙縛而殺之。二人比死。罵不絕口。

天寶十五年。史思明陷河北諸郡。饒陽裨將張興力舉十鈞。性復明辨。賊攻饒陽。彌年不能下。及諸郡皆陷。

思明併力圍之外救俱絕城陷擒興謂曰將軍真壯士能與我共富貴乎興曰與唐之忠臣固無降理今數刻之人耳願一言而死思明曰試言之興曰主上待祿山恩如父子羣臣莫及不知報德乃與兵指關塗炭生人大丈夫不能剪除凶逆乃北面為之臣乎且足下所以從賊求富貴耳譬如燕巢于葦豈能久安何如乘間取賊轉禍為福長享富貴不亦美乎思明怒鋸殺之罵不絕口而死二條綱目

唐刑部員外甄濟天寶中隱於衛之青巖山十徵不起道安祿山朝奏京城懇於上前求為賓介玄宗可其

權衡一書

駕業

聖

奏祿山還至衛遣太守詣山中致命輟行信宿以俟之既慮不得免乃偽病其音踰年而祿山叛即日遣偽節度使蔡希德緘刀逼召且曰或不可強斬首來狗旣延頸承刃氣和色定若甘心然希德義而舍之代宗復洛命傳置長安肅宗高其行因授館於三司治所令從賊官囚慙拜之受污者莫不俯伏仰嘆時恨不即死於其地唐書

唐建中四年朱泚反召李忠臣源休姚令言及段秀實議稱帝事秀實勃然起奪休象笏前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吾恨不斬汝萬段豈從汝反耶因以笏擊泚中

其額激血灑地忠臣前助泚泚得脫走秀實遂見殺

唐德宗時盧杞惡顏真卿欲出之李希烈陷汝州上問計于杞杞對曰誠得儒雅正臣為陳禍福可不勞軍旅而服顏真卿三朝舊臣忠直剛決名重海內真其人也上以為然遣真卿宣慰希烈詔下舉朝失色真卿乘驛至東都留守鄭叔則曰往必不免宜少留須後命真卿曰君命也將焉避之遂行與其子書但救以奉家廟撫諸孤而已至許欲宣詔旨希烈使其養子千餘環繞慢罵拔刃擬之真卿色不變希烈麾眾令退館而禮之會朱滔等各遣使詣希烈勸進希烈

權衡一書

駕業

哭

召真卿示之曰四王見推不謀而同豈吾獨為朝廷所忌無所自容耶真卿曰此乃四凶何謂四王相公不自保功業為唐忠臣乃與亂臣賊子相從求與之同覆滅耶希烈不悅他日又與四使同宴四使曰都統將稱大號而太師適至是天以宰相賜都統也真卿叱之曰汝知有馬安祿山而死者顏杲卿乎乃吾兄也吾年八十知守節而死耳豈受汝曹誘誘乎希烈掘坎于庭云欲阮之真卿怡然見希烈曰死生已定何必多端亟以一剑相與豈不快公心事耶希烈乃謝之與元元年卒為希烈所殺

唐元和元年劉闢反推官林蘊力諫闢怒將斬之陰戒行刑者使不殺但數礮刃於其頸欲使屈服而赦之蘊叱之曰豎子當斬仰斬我頭豈汝礮石耶闢曰忠烈士也乃烈之

唐僖宗時羣盜陷澧州殺刺史李詢及判官黃甫鎮舉進士二十三尚不中第前時之賊至城陷鎮走問人口使君免乎曰賊執之矣鎮曰吾受知若此去將何之遂還詣賊竟與同死

梁王彥章字子明為人驍勇有力能跣足履棘行百步持一鉄鎗騎而馳突奮疾如飛他人莫能舉也嘗爲

權衡一書

篤業

兕

但語語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其子忠義蓋天性也莊宗既擒之愛其驍勇欲全活之使人慰諭彥章彥章謝曰臣與陛下血戰十餘年今兵敗力窮不死何待且臣受梁恩非死不能報豈有朝事梁而暮事晉生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遂見殺

五代史

宋靖康二年金人再邀帝出都吏部侍郎李若水扈從以行金人計中變通帝易服若水抱帝而哭詆金人爲狗輩金人曳山擊之敗而氣結仆地衆皆散留鉄騎十餘守視粘罕令曰必使李侍郎無恙若水絕不食或勉之曰事無可爲者公今日願從明日富貴矣

若水嘆曰天無二日若水寧有二主哉其僕亦來慰解曰公父母春秋高若少屈莫得一歸觀若水此之日吾不復顧家矣後旬日粘罕召計事且問不肯立異姓狀若水罵之爲劇賊粘罕令撻之去反顧罵益甚監軍搆破其唇喫血罵愈切至以刀裂頸斷舌而死金人相與言遼國之亡死義者十數南朝惟李侍郎一人

宋史

宋帝熈德祐元年文天祥以江西提刑起兵勤王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妓滿前至是痛自抑損盡以家資爲軍費每與賓佐語及時事輒撫几曰樂人

權衡一書

篤業

辛

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聞者爲之感動及五坡嶺被執見張弘範不屈弘範釋其縛以客禮之天祥固請死不許既而張世傑兵潰于厓山陸秀夫負帝赴海死之弘範等置酒大會謂天祥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今將不失爲宰相也天祥泣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救爲人臣者死有餘罪況敢逃其死而二其心乎弘範義之遣使護送赴燕道經吉州痛恨不食八日猶生乃復食至燕丞相博羅等召見于樞密院欲使拜天祥長揖不屈博羅曰自古有以宗廟土地與人而復逃者乎天

祥曰。奉國與人。是賣國之臣也。賣國者有所利而爲之。必不去。去者必非賣國者也。予前除丞相。不拜。奉使軍前。尋被拘執。已而國亡。當死。所以不死者。以度宗二子在浙東。老母在廣故耳。博羅曰。弃德祐舊君而立二王。忠乎天祥曰。當此之時。社稷爲重。君爲輕。子知立君爲宗廟社稷計也。從懷愍而北者。非忠從元帝爲忠。從徽欽而北者。非忠。從高宗爲忠。博羅語塞。忽曰。晉元帝宋高宗皆有所受命。二王不以正是篡也。天祥曰。景炎乃度宗長子。德祐親兄。尚何謂不正。登極于德祐去位之後。不可謂篡。陳丞相以太后

權衡一書

駕集

至

命奉二王出宮。不可謂無所受命。且天與之人。歸之雖無傳受之命。推戴擁立。亦何不可。博羅怒曰。爾立二王。竟成何功。天祥曰。立君以存宗社。存一日則盡臣子一日之責。何功之有。曰。既知其不可。何必爲天祥曰。父母有疾。雖不可爲。無不下藥之理。盡吾心焉。不可救。則天命也。今天祥至此。有死而已。何必多言。博羅欲殺之。元主及大臣不可。乃囚之。在燕三年。一日。元主召天祥入。諭之曰。汝移所以事宋者。事吾。當以汝爲相矣。天祥曰。天祥爲宋宰相。安事二姓。願賜之一死。足矣。帝猶未忍。左右力贊。從其請。遂詔殺之。

于都城之柴市。天祥臨刑。殊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向再拜死。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續綱目。宋德祐時。陳文龍知興化軍。元兵來攻。不克。使其姻家持書招降之。文龍焚書。斬其使。有風其納款者。文龍曰。諸君畏死耳。未知此生能不死乎。已而通判曹澄孫等皆降。執文龍至軍中。欲降之。文龍指其腹曰。此皆節義文章也。可相逼耶。遂不食死。宋史。元末。張士誠以書幣徵故左司員外郎楊乘于松江。乘

權衡一書

駕集

至

具酒醴告祖。禰頌曰。晴明曰。人生晚節如是足矣。夜分自經死。元蔡子英。以蔡罕菴仕至行省參政。元亡。從擴廓走定西。擴廓軍敗。子英單騎走關中。亡入南山。太祖聞其名。使人繪形求得之。傳詣京師。至江濱。亡去。變姓名。賃春關中。久之。復爲有司所迹。械過洛陽。見湯和。長揖不拜。抑之。跪不肯。和怒。熱火焚其鬚。不動。其妻適在洛。請與相見。子英避不肯見。至京。太祖命脫械。以禮禮之。授以官。子英不受。退而上書曰。陛下乘時應運。提三尺劍。削平羣雄。薄海內外。莫不賓貢。臣鼎魚

漏網假息南山。曩者見獲。傳送京師。垂及渡江。復得脫亡。七年之久。重煩有司追迹。既忤陛下。又忤大臣。揆之常情。萬死莫贖。而陛下以萬乘之尊。全匹夫之節。不降天誅。反療其疾。易冠裳。賜酒饌。授以官爵。陛下之量。包乎天地矣。臣感恩無極。非不欲自竭犬馬。上報深仁。但名義所存。不敢輒渝。初志自惟身本韋布。遭值亂離。操戈行伍。智識淺陋。過蒙主將知荐。仕至七命。躍馬食肉。十有五年。愧無尺寸功。以報國士之遇。及國家破亡。又復失節。何面目見天下士。蓋聞臣之事君。猶女之適人。一與之醮。終身不改。一食其

祿。終身無二。是故不正之女。中士羞以爲家。不貞之臣。中君羞以爲臣。管子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方今金城湯池。兵極其精。將極其猛。府庫充實。米粟紅腐。國家之盛。古未有也。陛下猶以爲未足。于是興學校。明人倫。褒死節。獎忠義。蓋以治天下之本。莫大乎禮義廉恥。以今天下之廣。人物之衆。不以臣一人而加少。不以臣一人而加多。授臣以官。何益于國。合臣不用。何損于事。陛下創業垂統。正當挈持大經大法。昭示子孫。臣民不宜以無禮義。無廉恥之倖。因而厠諸維新之朝。賢士大夫之列也。臣

自被獲以來。日夜思維。咎往昔之不死。至于今日。惟一死可以塞責。乃陛下待臣以禮。加臣以恩。臣固不敢賣死立名。亦不敢偷生苟祿。若察臣之愚。全臣之志。禁錮海南。畢其餘命。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陛下威加海內。不患不伸于匹夫之賤。然臣聞仁者不中道而改節。義者不毀志以徇時。故王蠋閉戶以自縊。李芾闔門以自屠。彼非惡榮利而樂死亡。顧禮義之所在。雖湯鑊有不得避也。眇馮之軀。上愧古人。死有餘愧。惟陛下载察。帝覽其書。益重之。館之儀曹。忽一夜大哭不止。人問故。曰。無他。思舊君耳。帝知不可奪。

洪武九年十二月。命有司送出塞。令從故主于和林。明王省建文時。爲濟陽教諭。燕兵至。爲游兵所執。從容引譬詞義。慷慨衆。令省省歸。坐明倫堂。伐鼓聚諸生。謂曰。若等知此堂何名。今日君臣之義。何如。囚大哭。諸生亦哭。省以頭觸柱死。女靜適卽墨。薄周岐鳳。聞燕兵至。濟謂父必死。三遣人往訪。竟得遺骸歸葬。明龔詡建文四年。年十七。爲金川門守卒。燕王兵至。谷王穗與李景隆等開門迎降。詡慟哭去。之隱居教授。杜門不出。宣德中。巡撫周忱欲薦爲學官。詡謝曰。詡仕固無告。恐負金川門一慟耳。竟以隱終。史彙

補錄

晉卞壺方正質實以純簡自持時貴游子弟多慕王澄謝鯤爲達壺厲色于朝曰悖禮傷教莫斯爲甚中朝傾覆實由於此欲推奏之丞相王導不從乃止然聞者莫不嚴憚高座上人于王丞相前恒偃卧其側見下令肅然改容云彼是禮法人

宋王曾質厚寡言笑望之端凝若神少與楊億同在侍從之列億喜談諧凡僚友無不狎侮至與曾言則曰吾不敢以戲也

宋司馬溫公爲相以身殉國勤勵庶政時已得疾賓客

權衡一書

篇斐

臺

見其瘦引諸葛食少事煩爲戒公曰生死命也爲之益力疾草不復自覺諄諄如夢中語皆朝廷天下事也

朱哲宗宮中戲折柳枝適程頤在經筵進以方長不折之說聞帝宮中益激憤水邊蟻因講畢請曰有是乎帝曰然恐傷之耳頤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四條人請

元之義士曰王用文蒙古人谷罕氏仕爲潮陽路總管

城亡自縊不死逃入福清山中若殆十年國朝旣一區宇使徵之慷慨賦詩竟仰藥死從容赴義有重泰山可以勸忠矣其詩曰昔日潮陽我欲死宗祀如絲我無子此時我死爲忠臣絕祀覆宗亦可耻今年辟書親到門丁男屋下三人存梅花片腦如雪白一死了却君親恩稗史

權衡一書

篇斐

五十五

飭治 目四

撫宇

春秋哀公二十有五年。鄭子產始知然明問爲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太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子太叔問政于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左傳

權衡一書

飭治

矣。入邑曰善哉。由忠信以寬矣。至庭曰善哉。由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而三稱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入其境。田疇草萊甚闢。此恭敬以信。故民盡力入其邑。墾屋甚尊。樹木甚茂。此忠信以寬。故民不偷入其庭。其庭甚闢。此明察以斷。故民不擾也。韓詩外傳

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簡子曰。以爲繭絲乎。抑爲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指其戶數。簡子謂無恤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爲少。無以晉陽爲遠。必以爲歸。及智伯攻襄子。乃走晉陽。三家圍而灌之。城不浸者三

版沈寔產。民無叛意。綱目

漢孝惠元年。以曹參爲齊丞相。齊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于春秋。參盡召長老諸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益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益公爲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于是避正堂。舍蓋公焉。齊國安集。大稱賢相。史記

漢元鼎間。吏治皆以慘刻相尚。獨左內史兒寬。勸農業。緩刑法。理獄訟。務在得人心。擇用仁厚士。推情與下。不求名聲。吏民大信愛之。取租稅時裁。濶狹與民相

權衡一書

飭治

假貸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當免。民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襁屬不絕。課更以最上由此愈奇寬。綱目

漢元帝時。召信臣爲上蔡長。其治視民如子。後爲南陽太守。其治如上。蔡信臣爲人勤力。有方畧。好爲民興利。務在富之。躬勸耕稼。出入阡陌。止舍離鄉亭。稀有安居時。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瀆以廣灌溉。歲歲增加。多至三萬頃。禁止嫁娶送終奢靡。務出于儉約。案其不法。以視好惡。其化大行。戶口增倍。吏民親愛號之曰召父。漢書

漢永始四年以何武為京兆尹武為吏守法盡公進善退惡其所居無赫赫名去後嘗見思武為刺史行部必先即學官見諸生問以得失然後入傳舍問墾田美惡已乃見二千石

漢建武七年以杜詩為南陽太守詩政治清平興利除害百姓便之又修治陂池廣拓土田郡內比室殷足南陽為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綱目二條

光武時張堪為漁陽太守捕擊姦猾賞罰必信吏民皆樂為用於狐奴開稻田八千餘頃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歧張君為治樂不可

權衡一書

飭治

三

支後漢書

漢孟嘗為合浦太守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寶與交趾比境普通商販貨糴糧食先時宰守並多貪穢詭人採求不知紀極珠漸徙于交趾郡界于是行旅不至人物無資貧者飢餓於道嘗至官華易前樊求民利病曾未踰歲去珠復還

政經

漢延光初黃香為魏郡太守郡舊有內外園田常與人分種收穀數萬斛入已香悉以賦人課令耕種吏治學古○植按州縣往往有地方餘利久以歸官者至上官察知不能入已又報出歸上何如仍散之民間而

已無所利之為得也黃香之事可為後世法

漢桓帝時劉寵官為會稽太守除煩苛禁非徒郡中大治被徵有五六老叟自若邪山谷間出人齎百錢送寵曰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他守時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絕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值聖明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耶勤苦父老為人選一大優愛之綱目○植按堅穀集云一錢太守廟在紹興錢清鎮王叔能過廟下賦詩曰劉寵清名舉世傳至今遺廟在江邊近來仕路多能者也學先生棟

權衡一書

四

大錢此詩可謂善誌

宋顧觀之為山陰令山陰民戶三萬海內劇邑前後官長晝夜不得休事猶不舉觀之理繁以約縣用無事晝日垂簾門塔閑寂務簡而績修莫能尚也

宋書

北齊宋世良除清河太守才識開明尤善治術天祿中大赦郡無一囚群吏拜詔而已

北齊書

後周太祖時裴俠除河北郡守躬履儉素愛民如子所食惟菽麥鹽菜而已吏人莫不懷之此郡舊制有漁獵夫三十人以供郡守俠曰以口腹役人吾所不為也乃悉罷之又有丁三十人供郡守役使俠亦不以

入私並收庸直為官市馬歲時既積馬遂成祥去職之日一無所取晉與諸牧守俱謁太祖太祖命俠別立謂諸牧守曰裴俠清慎奉公為天下之最今眾中有如俠者可與之俱立眾皆默然無敢應者朝野嘆服號為獨立君周書

隋開皇初公孫景茂為息州刺史值平陳之役征人在路多病者景茂減俸祿為值粥湯藥多方賑濟之全活者千數文帝聞而嘉之詔宣示天下

隋趙德深初為貴鄉長為諸縣最尋遷館陶閭境老幼如見父母貴鄉父老冒艱難詣闕請留詔許之館陶

權衡一書

飭治

五

父老復詣郡相訟以貴鄉文書為詐郡不能決達持節使者至乃斷從貴鄉貴鄉吏人歌呼滿道館陶眾庶合境悲泣因從而遷貴鄉者千百家二條更治學古編

隋趙軌為齊州別駕四年徵入朝父老相送者各揮涕

曰別駕在官水火不與百姓交是以不敢以壺酒相送公清若水請酌一杯水奉饒軌受而飲之隋書

唐宋璟為郡守愛民恤物人謂有脚陽春開元遺事

唐德宗時陽城出為道州刺史治民如治家賦稅不時

觀察使數詣貴州當上考功第城自署曰撫字心勞

催科政拙考下下唐書

唐柳仲邦以禮律身居家無事亦端坐拱手出內齋未嘗不束帶三為大鎮廐無良馬衣不薰香公退必讀書手不釋卷家法在官不泰祥瑞不度僧道不貸賍吏法凡理藩府意于濟貧恤孤有水旱必先期假貸

原軍食必精豐迹租必寬免館傳必增飾宴賓窮軍必盛而交化之際食儲帑藏必盈溢于始至境內有孤貧簪纓家女及笄者皆為擇婿出俸金為資裝嫁之小學

唐宣宗與宰相論元和循吏孰為第一周墀曰臣嘗守土江西間觀察使章丹功德被於八州沒四十年老

權衡一書

飭治

六

釋歌思如丹尚存詔史館修撰杜牧撰丹遺愛碑仍擢其子由為御史

唐光啟三年張全義為河南尹初東都薦寇亂居民不滿百戶全義遷麾下十八人材器可任者人給一

旗一榜謂之屯將使詣十八縣故墟落中植旗張榜招懷流散勸之耕藝蠲其租稅惟殺人者死餘但笞

杖而已由是民歸之者如市又選壯者教之戰陳以禦寇盜數年之後都城坊曲漸復舊制桑麻蔚然野

無曠土其勝兵者大縣至七千人小縣不減二千人為之置令佐以治之全義出見田疇美者輒下馬與

僚佐共觀之召田主勞以酒食有麥善者或觀至其家悉呼出老幼賜以茶縹衣物有田荒穢者則集衆使之或訴以乏人牛乃召其鄰里責使助之出是鄰里有無相助此戶豐實遂成富庶焉

晉王存勗時魏州稅多逋負晉王以讓司錄趙季良季良曰殿下何時當平河南王怒曰汝職在督稅何敢預我軍事對曰殿下謀攻取而不愛百姓一旦百姓離心恐河北亦非殿下之有况河南乎王悅自是重之每預謀議

漢隱帝乾祐三年汝州防禦使劉審交卒吏民詣闕上

權衡一書

飭治

七

書以審交有仁政乞留葬汝州得奉事其邱壟許之州人爲立祠歲時享之馮道曰吾嘗爲劉君僚佐觀其爲政無以踰人非能減其租賦除其繇役也但推公廉慈愛之心以行之耳此亦衆人所能爲但衆人不爲而劉君獨爲之故汝人愛之如此使天下二千石皆效其所爲何患得民不如劉君哉

上四條

宋仁宗時李璋知鄆州修路數十里夾道植柳人呼爲李公柳○元世祖時姜或知濱州課民種桑人名爲太守桑○按李公柳太守桑甘棠嘉話也周禮貴桑庶王制重林麓蘇秦策燕以果實足富于民程琳種

木萬株曰異日樓櫓可以不累皆此意耳

古語

嘉祐二年詔天下置廣惠倉初天下沒入戶絕田官自鬻之樞密使韓琦請留勿鬻募人耕收其租別爲倉貯之以給州縣郭內之老幼貧疾不能自贍者領以提點刑獄歲終具出納之數上之宋○杭按本朝雍正十二年河東制府王公士俊在河南置廣濟堂以收無告窮民通省州縣城內共一百二十九所凡孤獨殘疾及丐食者皆收而養之給官屋聚居日給米一升小口半之月給鹽薪錢百文歲給衣二次廣爲設法置義田爲永計士民願捐銀錢及地畝者分別

權衡一書

飭治

八

給扁旌與一時人皆鼓舞樂効捐銀七萬九千餘兩公私地三萬二千餘畝穀麥三萬七千餘石有力之家有捐銀至二千兩捐地至千畝者而制府于精勤守令嘉慰勤懇每就詳文內長批累牘示意一事之善獎勵惟恐不至經理未盡教誨惟恐不周善政有成薦達惟恐不力故奉行者相形益力余嘗過其地自入境至出境無一丐食于道者亦僅事也

宋熙寧中行新法吏牽迫不可爲或投効去節雍門生故友居州縣者皆貽書訪雍雍曰此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賜矣投効何

宋河東路財賦窘迫。官有科買。則物價翔踊。歲爲民患。程明道先生度所需。使富家預儲定其價。而出之富室。不失息。而鄉民所費。比常歲。十不過二三。民稅常移近邊。載往則道遠。就糴則價高。先生擇富民之可任者。預使購粟。邊郡所費。大省。伊洛淵源○植按。後得程子之意者。有蓋苗。元史蓋苗。延祐中。授單州判官。州稅糧歲輸。館陶倉距單五百餘里。載馱擔負。民甚苦之。春猶未足。是秋館陶大熟。苗先期令民糴粟倉下。十月初。倉券已至。省民力十之五。

明道先生作縣。凡坐處皆書視民如傷。字常曰。顓常愧此四字。近思錄○植按。明道大賢。而于視民如傷四字。自言有愧。此非詞之謙也。州縣最爲近民。故稱者必曰父母。其情不啻怙恃。然志不在民者。無正言。卽勤于民者。鞠訊必時。曰以起期限耳。奏報無失。曰以副考成耳。其視民之仇也。果如其子之餒于牀乎。其視民之閤也。果如其子之閤於墻乎。其視民之稍獲寧止也。果如其子之顧復無已。而其視民之疾苦。貼危不憚。冒利害以曲全之也。果如其子之一體相關。不暇自恤乎。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極而形之。則

曰。惟其疾之憂。視民如傷。卽此意也。明道所爲。白視欲然者。殆其心乎。斯民尚覺民與子之未能爲一乎。後世以善事上官爲心。而愛民之心。一問以曲奉功令爲心。而愛民之心。一問以樂居強幹爲心。而愛民之心。又一問至以貨賄爲心。以遷擢爲心。而其心遂不可復問矣。蹂躪戕伐。土苴魚肉。愚民之瘡痕。方自此起。于父母二字。何有哉。噫。宋蘇長公臨錢塘。日有陳訴。負錢不償者。公呼至詢之。云某家以製扇爲業。適父死。而又春雨天寒。所製不售。非故負之也。公熟視久之。曰。姑取扇來。吾當爲汝市也。須臾。扇至。公取白團夾絹二十扇。就判筆作草書。及枯木竹石頃刻而盡。以付之。曰。出外速償。所負也。其人謝出。始逾府門。好事者爭以千錢取一扇。所持立盡。遂償前逋。長公紀○植按。此小惠不足爲也。然儒者風流。偶一爲之。亦見字民之一事。宋范忠宣公知襄城。襄俗不事蠶織。鮮有植桑者。公患之。因民之有罪。而情輕者。使植桑于家。多寡隨其罪之輕重。後按其所植。榮茂與除。罪自此人得其利民懷之。宋時浙民歲輸丁錢。民生子卽棄之。稍長殺之。虞公允

文訪知江渚有菽場刊甚薄而為世家及浮屠所私
令有司籍其數以聞請代輸民之身丁錢符下日民
微呼鼓舞始知有父子生聚之樂二條
宋黃震提舉常平倉初常平有慈幼局為貧而棄子者
設久而名存實亡震謂收哺于既棄之後不若先其
未棄保全之乃損益舊法凡富免而貧者許里胥請
於官贖之棄者許人收養官出粟給所收家成活者
衆宋史

元成宗時杜溥為濟陽縣尹蒞事敏捷然一以誠懇將
之滿去人立碑頌德

權衡一書

飭治

士

明洪武初蔡誠知安陽縣田蕪不治誠乃置酒召富民
親書券借牛以助耕不足則官給之耕畢還富人穀
入次年便得自辦邑賴以富稱二條史治

洪武二年方以勤為濟寧知府為治以德化為本不喜
近名嘗曰近名必立威立威必殃民吾不忍也即尋
請之父明史

洪武中劉紹知延津縣務在屯積情農及犯輕罪者罰

之開荒土伐材木以備用教民勤織每婦女令月織
布二端官為檢視多者賞少者罰民無飢寒吏治學

明周文襄公忱巡撫江南時嘗去騶從入田野間與村

夫野老相語問民間疾苦每坐一處使聚而言之惟
恐其不得盡德○植按明史葉周思兼嘉靖中除
平度知州躬巡郊野坐盤輿中携飯一盂令鄉民以
次舁行因盡得閭閻疾苦狀悉酌除之蓋亦文襄之
意也

明朱勝繼况鍾知蘄州廉靜精敏下不能欺嘗曰吏貪
吾不多受牒隸貪吾不行杖獄卒貪吾不繫囚由是
公庭清肅民安而化之明史

明成化初陝西至朔襄唐鄧一路皆長山大谷綿亘千
里所至流民藏聚劉千斤等因之作亂都御史項忠

權衡一書

飭治

士

下令有司逐之道死者不可勝計祭酒周洪謨闕之
著流民說畧曰東晉時虛松滋之民流至荊州乃僑
置滋縣於荊江之南陝西雍州之民流聚襄陽乃僑
置南雍州于襄水之側其後松滋遂隸于荊州南雍
遂併于襄陽迄今寧謐如故此前代處置得宜之效
今若聽近縣者附籍遠諸縣者設州縣以撫之置官
吏編里甲寬徭役使安生理則流民皆齊民矣何以
還為巡撫李嶺深然其說至成化十一年流民復集
如前廩援洪謨說上之上命副都原傑往蒞其事傑
乃徧歷深山窮谷宣上德意延問流民父老皆欣然

願附籍爲良民。于是大會湖陝河南三省撫按合謀。僉議籍流民得十一萬三千餘戶。皆給與開墾田畝。令開墾以供賦役。建設州縣以統治之。遂割竹山之地置竹溪縣。割鄖津之地置鄖西縣。割漢中洵陽之地置白河縣。又陞西安之商縣爲商州。而析其地爲商南山陽二縣。又析唐縣南陽汝州之地爲桐柏南召伊陽三縣。使流寓土著參錯而居。又卽鄖陽城置鄖陽府。以紆卽及竹山竹溪鄖西房上津六縣之地。又置湖廣行都司及鄖陽衛于鄖陽。以爲保障之計。因妙選賢能薦爲守令。流民遂安。智囊

權衡一書

飭治

三

明弘治中都御史林俊建請敕省司招民輸贖入粟補散官及抵罪情輕法重者聽入贖爲常平本而募民各以其私立義倉義學義塚名阜俗三義得表門示旌詔行之。治安

明王守仁巡撫南贛汀漳等處置二匣行臺前榜曰求通民情願聞已過。本傳

休寧程從元卓守嘉興時或僞爲倖廳印紙與奸民爲市以充弊券之用。流布既廣吏因事覺視爲奇貨。謂無真僞當歷加追驗則所得可裨郡計不少。卓曰此不過僞造者罪耳。若一一驗之編民並擾吾以安。

民爲先利非所急也。乃喻民有誤買者許自陳立與換印。陳者畢至。一郡晏然。智囊

權衡一書

飭治

古

教誨

春秋襄公三十年。鄭子皮授子產政。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夫之患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從政一年。與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縗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左傳

定公十有二年。冬。公圍成。越明年。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與聞國政。三月而商賈信于市。男女別于途。胡傳漢文翁。景帝末為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僻陋有

權衡一書

勸治

圭

蠻夷風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數歲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爲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爲學官弟子。爲除更繇高者補郡縣吏。次爲孝弟力田。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縣邑吏民榮之。數年爭欲爲學官弟子。蜀郡學于京師者比齊魯焉。

漢宣帝時。韓延壽爲潁川太守。承趙廣漢之後。俗多怨讎。延壽欲更改之。教以禮讓。乃歷召郡中長老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畧依古禮。不得過法。于是令文學

校官諸生。皮弁執俎豆。爲吏民行喪嫁娶。禮百姓遵

用其教。賣偶車馬下里。爲物者棄之。市道數年。徒爲東郡太守。延壽所至。必聘其賢士。以禮待用。廣謀議。納諫諍。表孝弟。有行。修治學宮。春秋鄉射。陳鐘鼓。管絃。盛升降。揖讓。及都試。講武。設斧鉞。旌旗。習射御之事。治城郭。收賦租。先明布告其日。以期會爲大事。吏民敬畏趨向之。又置正伍長。相率以孝弟。不得舍姦人。閭里阡陌。有非常。吏輒周知。姦人莫敢入界。其始若煩。後吏無追捕之苦。民無箠楚之憂。皆便安之。二條

權衡一書

勸治

圭

漢卓茂爲密令。勞心諄諄。視人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人親愛而不忍欺之。漢魯恭拜中牟令。專以德化爲理。不任刑罰。訟人許伯等爭田。累守令不能決。恭爲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責。輟耕相讓。亭長從人借牛。而不肯還之。牛主訟于恭。恭召亭長。敕令歸牛。者再三猶不從。恭嘆曰。是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掾史泣涕共留之。亭長乃慙悔。還牛。詣獄受罪。恭貴不問。於是吏人信服。建初七年。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廉之。恭隨行阡陌。俱坐

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兒。親曰：兒何不捕之？見言雉方將雛。親瞿然而起。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政迹耳。今出不犯境一異也。化及鳥獸二異也。監子有仁心三異也。久聞徒擾賢者耳。安因上書言狀帝異之。

漢廉范建初中遷蜀郡太守。其俗尚文。辨好相持。短長。范每厲以淳厚。不受偷薄之說。咸都民物豐盛。邑宇通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而更相隱蔽。燒者日屬。范乃毀削先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為便。乃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無禍。今五

權衡一書

飭治

七

漢書
三條後

漢秦彭章帝時為山陽太守。以禮訓人有遵教化者。擢為鄉三老。以勸勉之。每春秋饗射。輒修升降揖讓之儀。為人設四誠。以定六親長幼之禮。吏治學漢任延為九真太守。俗以射獵為業。不知耕種。民常告羅交趾。每致困乏。延乃令鑄作田器。教之墾闢田疇。歲歲開廣。百姓克給。又路越之民。無嫁娶禮法。各因淫好。無適對匹。不識父子之性。夫婦之道。延乃移書屬縣。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齒相配。其貧無禮聘。長吏以下。各省俸祿。以賑助。

之同時相娶者二千餘人。是歲風雨順節。穀稼豐衍。其產子多名。子為任。政經

漢桓帝時仇香為蒲亭長。勸人生業。為制科令。令子弟就學。賑恤窮寡。養年大化。民有陳元獨與并居。母詣香告元不孝。香曉曰：吾近日過元舍。廬落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至耳。毋守寡養孤。苦身投老。奈何。以一旦之忿。棄歷年之勤乎。且母養人遺孤。不能成濟。若死者有知。百歲之後。當何以見心者。毋涕泣而起。香乃親到元家。為陳人倫。譬以禍福。元感悟。卒為孝子。綱目植按香一作覽。

權衡一書

飭治

六

桓帝時劉寬歷典三郡。溫仁多恕。吏人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有功善。推之。自下。災異或見。引躬克責。每行縣。止息亭傳。輒引學官祭酒及處士諸生。執經對講。見父老。慰以農里之言。少年勉以孝弟之訓。人感德興行。日有所化。後漢書桓帝時延篤為平陽侯相。到官即修龔遂之墓。立銘祭祀。擢用其後。吏治學植按表先德慰輿望。亦彌俗風世之一端也。編中又載北魏神鼎時高允為懷州刺史。歲時行縣。問民疾苦。見召公廟廢。乃表修之。宋慶曆間王獵為林慮令。見前漢杜喬墓在境中。獵建

祠其旁修其墓意與延篤同每見境內有先賢名人祠墓任其蕪沒者過客卽覘其不職此足羞矣
延熹四年以劉矩爲太尉初矩爲雍邱令以禮化民民皆感悟自華有訟者常引之于前提耳訓告以爲念志可忍縣官必不可入使歸更思訟者感之輒各罷去綱目

漢建安十年杜畿爲河東太守時天下郡縣皆殘破河東最先定少耗畿治之崇寬惠與民無爲民有相告者爲陳大義遣令歸諱思之若意有所不盡更來詣府鄉邑父老自相責怒曰有君如此奈何不從其

權衡一書

飭治

充

教自是少有詞訟班下屬縣舉孝子貞婦順孫復其繇役隨時慰勉之漸課民畜犍牛草馬下逮雞豚皆有章程百姓勤農家家豐實畿乃曰民富矣不可不教也于是冬月修戎講武又開學宮親自執經教授畿在河東十六年常爲天下最魏志
北朝齊蘓瓊字珍之除南清河太守其郡多盜及瓊至民吏肅然奸盜止息或外境姦非輒從界中行過者無不提送從此畜牧不收其鄰郡富豪將財物寄置界內以避盜郡中舊賊百餘人悉克左右人間善惡及長吏飲人一盃酒無不卽知瓊性清慎不發私書

道人道融爲濟州沙門統資產巨富在郡多出息常得郡縣爲微及欲求滿度知其意每見則談問玄理應對蕭敬研雖爲債數來無由啟口其弟子問其故研曰每見府君徑將我入青雲間何由得論地上事有百姓乙普明兄弟爭田積年不斷各相援據乃至百人瓊召普明兄弟對衆人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得者田地假令得田地失兄弟心如何因而下淚諸証人莫不洒泣普明兄弟叩頭乞外更思分異十年遂還同住每年春總集大儒衛覬隆等講于郡學朝吏文案之暇悉令受書時人指吏曹爲學生屋

權衡一書

飭治

三

禁斷淫祠婚姻喪葬皆教令儉而裹禮又蠶月預下綿絹度樣于部內其兵賦次第並立明式當時州郡無不遵人至境訪其政術北齊書
北魏宣武帝時李平爲相州刺史修飭太學簡試通儒以克博士選各郡聰敏者以教之圖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于講堂親爲立贊所部翕然古編
元魏張長年爲汝南太守郡民劉宗之兄弟分析家貧惟一牛爭之不決訟于郡庭長年曰脫有二牛豈有訟理卽以家牛一頭賜之于是境中咸敦敬讓魏書
隋開皇初卽茂爲衛國令有民張元預與從父弟思蘭

不睦。丞尉請加嚴法。茂曰：元預兄弟本相憎疾，又坐得罪，彌益其忿，非化民之意也。於是遣縣中耆舊更往教諭，道路不絕。元預等各生感悔，詣縣頓首請罪。茂曉之以義，遂相親睦。

開皇九年，辛公義除岷州刺史。土俗畏病，若一人有疾，即闔家避之。父子夫妻不相看養。由是病者多死。公義欲變其俗，命凡有疾病，皆與置廳事。暑月疫時，病人或至數百。廳廊悉滿，公義親設一榻獨坐其間，終日連夕對之理事，所得秩俸盡用市藥迎醫療之。躬勸其飲食，于是悉差。方召其親戚，諭曰：「死生由命，不

權衡一書

飭治

圭

關相着今我坐卧其間，若言相染，那得不死？汝等勿復信之。諸病家子孫慙謝而去。此風遂革。

隋劉曠為平鄉令，單騎之官。人有諍訟者，輒叮嚀曉以義理，不加繩劾。各自引咎而去。在任七年，風教大行。獄中無繫囚，盡皆生草庭。可張羅左僕射高顯疏言其狀，擢拜荊州刺史。隋書三條

隋梁念光高祖時為相州刺史，以四季月召士之勤學民之良善者，升堂設饌，有好爭訟情業者，坐之庭中，食以草具。于是人皆克勵，風俗丕變。吏治學古編

隋公孫景茂為道州刺史，悉以秩俸買牛犢雞猪散惠。

孤弱不自存者，好單騎巡行，家至戶入，問親百姓產業，有修理者，於都會時乃褒賜，稱述如有過惡，隨即訓導而不彰也。由是人行義讓，有無均通。男子相助耕耘，婦人相從紡績，大村或數百戶，皆如一家之務。

唐書

唐蒲州刺史陸象先，政尚寬簡，吏民有罪，曉諭遣之，嘗謂人曰：「天下本無事，但庸人擾之耳。苟清其源，何憂不治？」綱目

唐憲宗時，曹華治兗州，春秋祭孔子祠，立學官，身為儒士，講誦斥家資佐贍，給人人興感。吏治學古編

權衡一書

飭治

圭

宋陳文忠公堯叟嘗為廣西轉運使，其俗有疾不服藥，惟禱神，堯叟以集驗方刻石桂州驛舍，是後始有服藥者。嶺外少林木，井泉堯叟為植木道傍，鑿井置亭舍，至今為利。厚德錄

宋韓琦知并州，河東俗雜羌夷，用火堇琦為買田封表，刻石著令，使得莖其中，人遂以焚屍為耻。行義補

宋孫莘老覺知福州時，民有通市易錢者，繫獄甚衆，有富人出錢五百萬，拜佛殿請於莘老，徐曰：「汝輩所以施錢者何也？」眾曰：「願得福耳。」莘老曰：「佛殿未甚壞，佛又未露坐，孰若以錢為獄，以償官逋，使數百人釋枷

鎖。梗。錄。之。苦。其。福。德。豈。但。一。佛。宇。之。比。乎。富。人。從。之。全。活。甚。衆。釋。史。

宋古靈陳先生為仙居令。教其民曰。為吾民者。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夫。婦。有。恩。男。女。有。別。子。弟。有。學。鄉。間。有。禮。貧。窮。患。難。親。戚。相。救。婚。姻。死。喪。鄰。保。相。助。無。廢。農。業。無。作。盜。賊。無。學。賭。博。無。好。爭。訟。無。以。惡。凌。善。無。以。富。吞。貧。行。者。讓。路。耕。者。讓。畔。頌。白。者。不。負。戴。于。道。路。則。為。禮。義。之。俗。矣。小學。

宋張橫渠先生為雲巖令。政事大抵以敦本善俗為先。每以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縣庭。親為勸酬。使

權衡一書

勸治

重

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誡。子。弟。之。意。近。思。錄。○植按本朝雍正壬子。王進士嵩。令粵之新寧。除正臘月外。餘月分四鄉生監。與在城為五班。每朔望日。傳一班到城。聽講上諭。臥碑訓飭士子。文是日。集各官習儀。揖讓拜跪如禮。官為親講。講畢。諭以守分率俗之事。其健訟及有犯者。令跪聽以示懲勸。周而復始。或有故不能如期者。許于前一期預到。或後一期補到。再不至則有罰。分班則人不多。歲來四次。則事不擾時。聆聖訓。習禮儀。聽誠諭。則知理義而不敢肆。亦教誨之一端也。

不明道程子為澤州晉城令。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

孝弟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度鄉村遠近。為保伍。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姦偽無所容。凡孤。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于其途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為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為易。置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鄉民社會。為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耻。近。思。錄。

宋蘇東坡與朱鄂州書云。鄂岳間田野小人。例只養二男一女。過此則殺之。尤諱養女。以故民多鰥夫。女初

權衡一書

勸治

重

生。輒。以。冷。水。浸。殺。之。其。父。母。不。忍。牽。閉。目。背。面。以。手。按。之。水。盆。中。呶。呶。良。久。乃。死。薛。田。周。石。梁。戒。殺。女。歌。云。虎。狼。性。至。惡。猶。知。有。父。子。人。為。萬。物。靈。奈。何。不。如。彼。生。男。與。生。女。懷。抱。一。而。已。生。男。則。收。養。生。女。顧。不。樂。我。聞。殺。女。時。其。苦。狀。難。比。胞。血。尚。淋。漓。有。口。不。能。語。伊。嚶。水。盆。中。良。久。乃。得。死。吁。嗟。父。母。心。殘。忍。一。至。此。我。因。勸。吾。民。毋。輕。殺。其。女。荆。釵。與。裙。布。未。必。能。貧。汝。隨。分。而。嫁。娶。男。女。兩。得。所。此。歌。散。民。間。萬。姓。當。記。取。堅。執。錄。

宋陸九淵知荆門軍。民有所訴者。無旦暮皆得造于庭。復

令其自持。狀以追為立期。皆如約而至。為酌情決之多所勸釋。其有涉人倫者。使自毀其狀。以厚風俗。惟不可訓者。始寘之法。

宋劉清之。孝宗時知衡州。嘗作論民書一編。首言畏天。積善勸力。務本農工商賈。莫不有勸教。以事親睦族。教子祀先。謹身節用。利物濟人。婚姻以時。喪葬以禮。詞意質直。簡而易從。舟人家有其書。非禮之訟。日為衰息。念士風未振。每因月講。復具酒肴。以燕諸生。相與輪情論學。設為疑問。以觀其所嚮。然後從容示以先後本末之序。來者日眾。則增置臨蒸精舍居之。為

權衡一書

治

三

閱武場。凡禁軍役于他所。隱于百工者。悉按軍籍。俾詣訓閱。二條

宋朱子為治所。至必以興學校。明教化為先。中進士第。主泉州同安簿。蒞職。勤敏。纖悉必親。職兼學事。選邑秀民。克弟子員。訪求名士。以為表率。日與講說。聖賢修己治人之道。後差發遣南康軍事。憫愛民如已。隱憂興利除害。惟恐不及。至姦豪侵擾細民。執法害政者。懲之不少貸。由是豪強斂戢。里閭安靜。數詣郡學。諸生質疑問難。誨誘不倦。知漳州。以習俗未知禮操。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教子

弟禁僧尼之教。俗為大變。續近思錄

宋張栻初至郡。暇日召諸生告語。民以事至。庭必隨事開曉。具為條教。大抵以正禮俗。明倫紀為先。斥異端。毀淫祠。而崇社稷山川古聖賢之祀。續綱目栻按明史。彙承樂間曹端初。演謝應芳。辨惑編。篤好之一切。浮屠巫覡。風水時日之說。屏不用。上書邑宰。毀淫祠百餘。為設里社。里穀壇。使民祈報。蓋得南軒之意。元韓鎰至正中。為饒州路總管。凡境內淫祠。有不合祀典者。皆毀之。俾俊秀入學。官求宿儒。學行俱尊者。列為五經師。旦望必幅巾深衣。以謁先聖。月必考訂課

權衡一書

治

三

試以示勸勵。每治政之暇。必延見其師生。與之講論。經義。由是人人自力于學。而饒之以科第進者。視他郡為多。元史

元至正間。李民弼為沙縣尹。作三籍。識民之良與否。每月朔朗讀。示勸戒。民俗遂醇。吏治學古編

明張純洪武中為雲南布政使。凡十三年。朝士遷謫其地。皆接以禮意。或相薦引。凡土地貢賦。法令條格。皆純所裁定。民間喪祭冠婚。咸有定制。務變其俗。滇人遵用之。明史

明宣德中。何文淵守溫州。屬邑永嘉民。生良觀。良旦。兄

弟爭財訟于郡文淵訊知其情皆惑於婦言也乃屬其鄉之耆老立兩庭下以大誼開諭之因援筆判一詩于狀後有祇緣花底鶯聲巧致使天邊雁影分之句兄弟感泣伏罪遂相敦睦史釋○植按明史葉尚書馬森為太平知府時民有兄弟訟者予鏡令照曰若二人老矣忍傷天性乎皆感泣謝去與何公皆善全人兄弟之倫者

明兵部員外楊繼盛貶狄道縣典史狄道在陝西臨洮山中其民不畏法而縣令尊重繼盛不敢煩以事繼盛請于令曰余典史也願從典史之事令許之繼盛

權衡一書

飭治

毛

務益敬共其職受職竟日弗倦臨洮民翕然稱楊公神明監司有疑獄輒問楊典史云何不及令也少暇則進邑諸生講說文義狄道之旁地多瘠夷其子弟悉習梵典繼盛召而約束之為立二經師訓其有資賢者得三十人諸生來學日益眾無所取食乃集邑吏搜飛酒者伏糧得三十石賣所乘馬並衣裝買民地千畝倣古井田意割授諸生父兄使入粟以供筆札又買城西廢圃使藝蔬而引洮河之水灌溉之地益肥饒諸生勝讀矣邑故有煤山為生番所據百姓不能爭致承薪二百里外繼盛單騎往諭生番咸奉

命邑自是不乏薪為典史三年民呼楊父諸生稱關西夫子明紀

明新會知縣丁積嚴賭博竊盜之禁既寘於法復大榜于門曰某賭博某竊盜之家月朔令赴縣庭聽戒論俟其悔然後去其榜民窮于侈且僭積為申明洪武禮制參之文公冠婚喪祭之儀節為禮式一書使民有所守每鄉擇老成者數人主之月朔進問于庭優禮其能者春秋祭祀品物牲牢極精潔役者悉令沐浴更衣然後將事節義所關或廟或墓各置祭田擇人守之其不載祀典之祠無大小咸毀之白沙○植

權衡一書

飭治

天

按旌別淑慝表厥宅里樹之風殺古之道也本朝康熙庚子陳進士雅琛令清豐凡賭博有犯肯令于朔望日戴綠帽子來縣堂照卯能獲別起賭博者乃以代之賭風少衰此亦榜門遺意余于此欲推而廣之于開墾舊荒者書力田勸民四字早完稅糧者書急公義民四字解訟息爭者書息訟良民四字孝友好義之類悉給扁語皆註年月列姓名用印發給以為風示若民之頑者或竊盜醜類或賭博敗子或打架兇徒或唆訟惡棍法懲之後仍各書四字以榜其門竊盜三年餘二年不再犯始許稟明除免犯則倍處

似亦懲勸之一道也。

明邵寶弘治中爲江西提學副使。江西俗好陰陽家言。有數十年不葬父母者。寶下令士不葬親者不得與試。于是相率舉葬以千計。明史

權衡一書

飭治

子

幹畧

春秋文公六年晉趙宣子始爲國政制事典正法罪辟獄刑董連逖由質要治舊滂本執禮續常職出滯淹既成以授太傅陽子與太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爲常法。左傳

漢趙廣漢宣帝初爲潁川太守先是潁川豪傑大姓相與爲婚姻吏俗朋黨廣漢患之察其中可用者受記出有案問既得罪名行法罰之廣漢故漏洩其語令相怨咨又教吏爲鉞箭及得投書削其主名而托以爲豪傑大姓子弟所言其後彊宗大族家家仇怨姦

權衡一書

飭治

子

黨散落風俗大改本始三年入爲京兆尹廣漢尤善爲鉤鉅以得事情鉤鉅者設微細馬價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價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唯廣漢至精能行之他人效者莫能及。漢書。植按直隸定興縣現行禁止渡口需索法于北河兩岸各置瓦十枚殊標瓦上曰如有需索過渡人卽擊碎此瓦竟去本縣不時查勘渡夫視此爲懲此亦有所做而爲之益得廣漢鉞箭之意而善用之者也凡有禁約皆可澈行。

元康三年黃霸爲潁川太守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

以贖鰥寡貧窮者為條。教行之。民間勸以為善。防姦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初若煩碎然精力能推行之吏民見者語次尋繹問他陰伏以相參考聰明識事吏民不敢有所欺姦人去入他郡盜賊日少。勦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全安長吏曰數易長吏迭故迎新之費及奸胥因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甚多皆當出于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為亂凡治道去其太甚者耳。霸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治為天下第一。

權衡一書

飭治

三

漢尹翁歸拜東海太守治郡明察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奸邪罪名盡知之縣縣各有記籍自聽其政有急名則少緩之吏民小懈輒披籍縣收取點吏豪民案致其罪其有所取也以一磬百吏民皆服恐懼改行自新東海大豪鄉許仲孫為奸猾亂吏治郡中苦之二千石欲捕者輒以力勢變詐自解終莫能制翁歸至論棄仲孫市一郡怖栗莫敢犯禁東海大治以高第八守右扶風治如在東海故迹奸邪罪名亦縣縣有名籍盜賊發其比伍中翁歸輒召其縣長吏曉告以奸黠主名教使用類推迹盜賊所過抵類常如翁歸言無有遺脫翁歸為政雖任刑其在公卿之間潔

清自守語不及私然溫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甚得名譽于朝廷。二條

漢朱博本武吏不更文法及為與州刺史行部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官寺盡滿從事白請且留此縣錄見諸自言者事畢乃發欲以觀試博博心知之告外趣駕出就車見自言者使從事明敕吏民欲言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黃綬各自詣郡欲言二千石墨綬長吏者使者行部還詣治所其民為吏所冤及言盜賊辭訟事各使屬其部從事博駐車決遣四五百人皆罷去如神吏民大獲不意博應事變乃至于此後博徐

權衡一書

飭治

三

問果老從事教民聚會博殺此吏。博為左馮翊有長陵大姓尚方禁少時嘗盜人妻見斫劍着其頰府功曹受賂白除禁調守尉博聞知以他事召見視其面果有痕博辟左右問禁是何等劍也禁自知得情叩頭伏狀博笑曰大丈夫固時有是馮翊欲酒卿耻能自效不禁且喜且懼對曰必死博因敕禁毋得泄語有便宜輒記言因親信之以為耳目禁晨夜發起部中盜賊及他伏奸有功效博擢禁連守縣令久之召見功曹閉閣數責以禁等事與筆札使自記積受取一錢以上無得隱匿欺謾半言斷頭矣功曹惶怖

且自疏。竊。大小不敢隱。博知其實。乃令就席受教。自改而已。拔刀使削。所記遺出。就職功。曹後嘗戰。慄不敢蹉跌。博遂成就之。智囊

漢賈琮為冀州刺史。傳車垂赤帷裳。升車褰帷。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善惡。反垂帷裳。以自掩塞。耶。吏民聞之。無不震悚。偶鈔

梁始興王蕭憺都督荆湘六州軍事。自以少年。始居重任。思欲開導物情。乃謂佐吏曰。政之不臧。士君子所宜共惜。言可用用之。可也。如不用。於我何傷。吾開懷矣。爾其無吝。于是小人知恩。而君子盡意。民辭訟至。

權衡一書

飭治

重

者皆立前待符。效決於俄頃。曹無庸事。下無滯獄。民益悅焉。梁書

元魏宋世景才長從政。加之夙勤。不怠。世宗時為滎陽太守。終日坐于廳事。未嘗寢息。縣史三正及諸細民。至即見之。無早晚之節。來者無不盡其情。抱皆假之恩。願屏人密語。民間之事。巨細必知。發奸摘伏。有若神明。嘗有一吏。休滿還郡。食人雞豚。又有一幹。受人一帽。又食二雞。世景叱之曰。汝何敢食甲乙雞豚。取丙丁之帽。吏幹叩頭服罪。于是上下震悚。莫敢犯禁。

鏡

北魏章孝寬為雍州刺史。先是路側一里置一土墩。經雨。頽毀。每次修之。自孝寬臨州。乃勒部內。當墩處植槐樹。代之既免。修復行旅。又得庇廕。周文後見。怪問知之。曰。豈得一州獨爾。當令天下同之。于是令諸州。

來道一里種一樹。十里種三樹。百里種五樹焉。同書隋梁彥光初為岐州刺史。岐俗質厚。彥光以靜鎮之。奏課連為天下最。徙相州刺史。鄴自齊公。衣冠士人多遷入關。惟工商樂戶。移實州郭。風俗險詖。好與謠訟。目彥光為着帽餽。隋主聞之。免彥光官。彥光請復為之。發摘姦伏。有若神明。豪猾潛竄。閭境大治。于是招。

權衡一書

飭治

重

致名儒。每鄉立學。親臨策試。褒勳黜怠。風俗大變。無復訟者。綱目

隋趙巽為冀州刺史。州俗薄。市井多奸詐。照為銅斗。錢尺。置之于肆。百姓便之。隋書。植按事無細大。皆當知之。而為之制。以便民。守牧令所以名為知府。知州。知縣也。幸寬植槐。趙巽置斗尺之類。得其意矣。漢薛宣子惠為彭城令。宣至其縣。橋梁郵亭不修。宣心知惠不能。昔人之不忽於小如是。

宋初令諸路州軍。創天慶觀。別號聖祖殿。張文懿公時為廣東路都漕。請曰。臣所部皆窮困。乞以最上僧院。

吹克詔許之。仍詔諸路委監司守臣親擇堪為天慶寺院收額為之不得因而生事。智囊

宋張忠定公詠知崇陽縣。民以茶為業。公曰。茶利厚。官將權之。不若早自異也。命拔茶而植桑。民以為苦。其後權茶他縣皆失業。而崇陽之桑皆已成。為絹歲百萬匹。智囊淳化五年。張詠知益州。先是城中屯兵尚三萬人。無半月之食。詠知民間舊苦鹽貴。而廩有餘積。乃下其估。聽民以米易鹽。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詠度有二歲餘。乃奏罷陝西糧運。帝聞之喜曰。此人何事不能了。吾無憂矣。續綱目

權衡一書

飭治

重

宋嘉祐中以歐陽修參知政事。修以兵民官吏財利之要。中書所當知者。集為總目。遇事取視之。不復求諸有司。續綱目植按此卽州縣亦當知之。余歷任常置刑名錢穀二帙。其錢穀一帙。先列額徵銀若干。內應支各款若干。應解各款若干。雜賦若干。徵米若干。常平倉穀各款若干。而上司官衙同城職弁屬員履歷紳士姓名。吏役練保鄉村。齊祭月日。及年終奏銷季報月報各案件。比糧各衙甲月日。皆附之于後。刑名一帙。先列新舊欽部命盜大案。起發限滿月日。監倉人犯姓名。起解案犯刑具件數。輕重大小。及捕役所

分地方。積竊盜棍名籍。併上司批發詞狀。皆附之于後。又另為一冊。凡逐日審過事件。原被姓名。戶婚田產糧枷號人犯。及逐日審過事件。原被姓名。戶婚田產等事。由已結者銷號。未結者按催。置在案頭。時時檢點。無論坐堂公出。皆携之。應注者。隨手注入。應行者。卽時諭行。則內號所登各房所掌。我已握其綱要矣。當作縣時。常于公出日。值本府專人立催。邑中起解錢糧清數。獄中人犯姓名等事。該胥或束手莫應。余遂出冊界錄復之。此亦有何難事。只要手勤眼勤耳。仁宗時。龐籍知鄆州。治以愛民為主。明習法令。僚屬言

權衡一書

飭治

重

有可取能通法令之意者。雖文書已行。亦為改易。仁宗時。呂公著知單州。率五鼓起。秉燭視案牘。黎明出廳判決。以故郡無留事。下情悉通。二條吏治學古編宋趙尚寬。嘉祐中知唐州。唐素沃壤。經五代亂。田不耕。土曠民稀。賦不足以充役。議者欲廢為邑。尚寬曰。土曠可益。墾闢民稀可益。招徠何廢。郡之有乃。按視圖記。得漢召信臣陂渠故迹。益發卒復疏三陂一渠。溉田萬餘頃。又教民自為支渠數十。轉相浸灌。而四方之民來者雲布。尚寬復請以荒田計口授之。及貧民官錢買耕牛。比三年。榛莽復為膏腴。增戶積萬餘。仁

宗聞而嘉之。下詔褒焉。宋史

宋熙寧二年行青苗法。初陝西轉運使李參以部內多戍兵而糧儲不足。令民自隱度麥粟之贏先貸以錢。俟穀熟還官號青苗錢。經數年廩有餘糧。至是條例司請以諸路常平廣惠倉錢穀依陝西青苗錢例。民願預借者給之。令出息二分。隨夏秋稅輸納。願輸錢者從其便。既議定。出示蘇轍等。轍曰。以錢貸民。本以救民。然出納之際。吏緣為奸。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踰限。如此恐鞭箠必用。州縣之事煩矣。安石卒行之。綱目

權衡一書

飭治

毛

植按同一青苗法也。李參用之一路而利。安石推之天下而弊。一人之精力足以周所部而四方之官吏未必皆得其人故也。語云有治人無治法。卽此一端而天下之事莫不皆然。

神宗時王安石爲政。建保甲法。以十家爲保。保有長。五十家爲大保。有大保長。十大保爲都。有都保正。副主客戶民三丁以上選一人爲保丁。授之弓弩。教之戰陣。每十大保夜輪五人。備盜。凡告捕所獲。以賞格從事。戶不及五家者。外來徙居。收爲保。滿十家別爲保。置牌書其戶姓名以稽之。元祐初司馬光疏其害。

權衡一書

飭治

美

曰兵出于民。雖云古法。然古邱甸八百家。纔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閒民甚多。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不妨稼穡。自兩司馬而上。皆選賢士大夫爲之。無侵漁之患。故能卒乘輯睦。動則有功。今籍民二丁取一。授以弓矢。是農民半爲兵也。又令河北河東陝西置教場五日一閱。置使者提舉一丁教閱一丁。供送雖云五日而保正長以泥棚除草爲名。日聚之場中。必得賂乃縱。是三路耕作之業幾盡廢矣。自唐開元來。民兵法壞。盡募長征。民不習兵久矣。國家承平百餘年。戴白之老不識兵革。一旦獻畝之人。忽皆戎服。執

兵而馳者。舊嘆息以爲不祥。又巡檢指使按行鄉村。往來如織。保長倚爲權利。坐索供給。多資賂遺。中下之民不堪。供億流移。盜路又朝廷遣使徧行按閱。所至痛賞糜費。萬計皆取之民。農民之困。旣如彼。國家之費又如此。是終何益哉。況三路未至大飢而盜賊倡熾。萬一過數千里之鄉。早而武藝成熟之人蜂起。以應之。其奈之何。宜悉罷保甲。歸農。量州縣戶口。每五十戶置弓手一。畧依沿邊弓箭手法。許蔭本戶田二頃。免雜繇。惟多盜之地。嚴程科罰。聽縣令尉卽保甲中簡武力高強者。以充如此。卽不必教閱而武藝

自精一縣之中。壯狡者既爲弓手。其麤弱者雖使爲盜。亦且憚不敢逞。亦安在盡驅民而兵之也哉。于是諸府路保甲官並罷。治安纂要

宋時制置使司歲調明溫台三郡民船防定海。或淮東京口船在籍者。率多損失。每按籍科調。吏緣爲姦。民甚苦之。吳潛至立義船法。令三郡部縣各選鄉之有材力者。以主團結。如一都歲調三舟。而有舟者五六家。則衆辦六舟。半以應命。半以自食。其利有餘。賞俾蓄以備來歲用。凡丈尺有則印烙有文。調用有時。若爲成式。其船專留江漕。不時輪番下海巡緝。船戶

權衡一書

仿治

完

各欲保護鄉井。競出大舟以聽調發。且日于三江合民船閘之環海肅然。設永平寨于夜飛山。統以偏校。餉以生券。給以軍糧。使漁戶有籍而行。旅無虞。設向頭寨。外防倭寇。內蔽京師。又立烽燧。分爲三路。皆發軔於招寶山。一達大洋。壁下山。一達向頭寨。一達本府看教亭。從亭密傳一牌。竟達轅帳。而沿江沿海號火疾馳。觀者悚惕。智囊

宋葛源郎中。初以吉州太和簿攝吉水令。他日令始至。猾吏誘民數百。訟庭下。設變詐以動令。如此數日。令厭事。則事常在吏矣。源至立訟者兩廡。下取其狀視。

有如吏所爲者。使自書所訟。不能書者。吏受之。往往不能如狀。窮之輒曰。我不知爲此。乃某吏教我。所爲也。悉捕効致之法。訟故以少。縣志

宋楊霆辟荆湖制置司幹官。呂文德爲帥。素慢侮士。常試以難事。霆倉卒立辦。皆合其意。一日謂曰。朝廷有密旨出師策應淮東。誰可往者。即對曰。某將可。又曰。兵器糧草若何。即對曰。某營兵馬某庫器甲某處矢石某處芻糧。口占授吏。頃刻案成。文德大驚曰。吾平生輕文人。以其不事事也。公材幹如此。何官不可爲。密薦諸朝。除通判江陵府。江陵大府兵民雜處。庶務

權衡一書

仿治

罕

叢集。霆隨事裁決。處之泰然。暇日詣郡庠與諸生講學。又取隸官開田。增益廩積。選民之強壯當農隙訓練之時。付以器械。雜兵行肄習。親閱試行賞以激勸之。未幾有能擢甲騎射者。遂皆獲其用。宋史

元大德間。王玠爲壽光縣尹。建亭習射。練兵藝。精器備。盜不敢犯。吏治學古編

明宣德五年。以郎中况鍾爲蘇州知府。鍾始以吏事尚書。呂震震薦其才。進郎中。時大臣奏蘇州等九郡難治。乃擢鍾等授敕書。假便宜之任。鍾初至。爲木訥吏胥持文書問所欲。輒判胥久之。益玩爲姦。盡皆識之。

一日命具香燭。集僚屬鍾言某有朝廷赦未宜。既開讀。有僚屬不法徑自按治。于是諸吏皆驚。鍾坐堂上呼更老曰。吾聞郡人多武黠。傾誣善良。吾有彰彈之術。雖不能如閻羅老子。今以屬若。速以善惡戶報來。又召府中胥吏前曰。爾某日某事如此。應擬竊賄若干。某日某如之。鍾命裸之。俾皂有力者。昇之擲空中。頃刻斃六胥。肆諸市。復黜屬官貪暴者五人。庸懦者十餘人。吏民震悚。革心。蘇人稱之曰。况青天。正統四年。當代軍民數萬。詣闕乞留。陞正三品。仍知府事。學士楊士奇贈以詩云。十年不愧趙清獻。七邑重迎張。

權衡一書

飭治

聖

益州及卒。民立祠祀之。讀史。植按鍾所為。近于不教。而殺疑未必如是之甚也。按鍾在蘇。蠲煩苛。立條教。事不便民者。立上書言之。與周忱協心善政。必不如是之甚也。然世之樂居強幹者。方且樂道而效尤之。故守令不難得。能員而難得。賢員能員亦可以集事。而賢員乃足以利民。民國之本也。

明趙瑣弘治三年為濟南知府。豪猾吏舞文。瑣擇愿民教之。律令得二十餘人。逐吏而代之。明史。明陸光祖初授潯縣令。敵闖入塞。大司馬趙錦議役三輔。民築垣以備。陸持不可。司馬怒。以撓軍典劾之。陸

屹不動。已復言于直指。謂必役內地民。莫若更錢與邊民。如僱役法。直指上其議。竟得請。三輔乃安。

明北方州縣以審均徭為重。三年一審。自極富至極貧。定為九則。賦役皆准此而派。區中首領有里長老人書手。官唯據此三人。三人因得招權要賄。萬曆間。陳舜嚴蒞任開州。輪審均徭。尚在一年後。乃取舊冊。查自上上至下上七則戶。照名里開填。分作二簿。每日上堂。輒以自隨。或放告。或聽斷。或理雜務。看有曉事且朴實者。出其不意。喚至案前。問是何里人。就摘里中大戶。問其家道何如。比年間何戶驟富何戶。

權衡一書

飭治

聖

漸消隨其所答。手註簿內。如此數次。參驗所答畧同。又一日點查農民。有二百餘人。叩閉之後堂。各給一紙。令開本里自萬金至百金等家。嚴戒勿欺。又因聖節。先揚言齊點各役。至期拜畢。叩喚里老書手到察院。分作三處。各與紙筆。令開大戶。近年之消乏者。或殷厚如故。不必開也。以上四事。採訪編成底冊。審時一甲人齊跪下堂。公自臨視。擇其中二三篤實人。作為公正。與里長同舉。大戶應升應降者。諸人知底冊。甚明。咸以實舉。遂從而酌驗之。頃刻編定。一日審四五里。徃徃州官待百姓。不令百姓待州官也。二條。

萬曆間陳霽巖為楚中督學初到任江夏縣送進文書

千餘角書辦先將照詳照驗分為兩處公風聞前道有取提文書難以報完者必乘後道初到時賄囑吏書從照驗中混繳公乃費半日功將照驗文書逐一親查有一件取提該吏者混入其中先暗記之命書辦細查戒勿草草書辦受賄遲以無弊對公摘此一件質之重責革役後更不敢欺智。權按如舉有一善刀筆吏見不莊司巡檢中文內稱巡檢司弓兵某等拏獲巨盜若干名因語之曰弓兵獲盜官于何許文已將投不及竄收索其五金乃于司字傍直添一

權衡一書

飭治

聖

筆為同弓兵某等獲盜申文上而巡檢得旌矣見堅

筆集書吏之黠如此不欺豈易言哉

張需長于治民先佐鄖州渠有淤者廢水田及十年守相繼者莫能疏需甫至守言及此憚於動眾需往看之曰若得人若干三日可畢守怪以為妄需乃聚人得其數各帶器物分量尺數爭效其力三日遂畢守大驚以為神助遷鄖州守見其民游食者多每里置一簿列其戶每戶各報男女大小口數派其令種粟麥桑棗紡績之具雞豚之數徧曉示之暇則下鄉至其戶取簿驗之缺者罰之于是民皆勤力無敢偷

惜不二年俱有恒產生理日滋智

權衡一書

飭治

四

官箴

春秋昭公二十年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則多死焉故寬難子太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于崔符之澤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與徒兵以攻崔符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左傳

權衡一書

飭治

望

趙董安于治晉陽問政于蹇老蹇老曰曰忠曰信曰敢董安于曰安忠乎曰忠于王安信乎曰信于令安敢乎曰敢于不善人董安于曰此三者足矣

魯宓子賤為單父宰過于陽武曰子亦有以送僕乎曰有釣三焉請以送子夫投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橋也其為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為魚也博而厚味子賤曰善于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于道子賤曰車驅之夫所謂陽橋者至矣于是至單父請其耆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餘

苑說

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怠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宓子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故勞任人者故逸春秋○植按說苑謂子賤為單父宰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此其能任人之實也說苑又載介子推年十五而相荆仲尼使人往視還曰廊下有二十五俊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智于湯武合二十五人之力力于彭祖以治天下其因免矣乎即此足知任人之逸

權衡一書

飭治

望

漢武帝天漢二年暴勝之為直指使者衣繡杖斧所誅殺二千石以下尤多咸振州郡勸海人傳不疑見之曰凡為吏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樹功揚名永終天祿勝之深納其戒綱目

漢宋均常以為吏能弘厚雖貪污放縱循無所害至于苛察之人身或廉法而巧黜刻削弄加百姓災害流書心所由而作後漢

漢元和二年詔曰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朕甚賤之安靜之吏惴惴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夫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以輕為德以重為威四者或興則下有

忽言吾詔書數下冠蓋接道而吏不加治民或失職其咎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焉綱目

漢末袁紹問陳元方曰賢家君在太邱遠近稱之何所

履行元方曰強者綏之以德弱者撫之以仁世說

北魏孝文帝以高陽王雍為相州刺史帝誠曰為牧之

道亦易亦難其身正不令而行故便是易其身不正

雖令不從故曰是難北史

北魏度支尚書蘇綽為六條詔書奏施行之其一先修

心其二敦教化其三盡地利其四擢賢良其五恤獄

訟其六均賦役周文令百官習誦之綽嘗謂治國之

權衡一書

飭治

聖

道當愛民如慈父訓民如嚴師周書

南朝傅琰父子並著奇績時云諸傳有理縣譜子孫相

傳不以示人子嗣為官亦有能名時臨淮劉玄明歷

山陰建康令政為天下第一後嗣又代玄明為山陰

問玄明曰願以舊政告新尹答曰我有奇術卿家譜

所不載應別當相示既而曰作縣令惟日食一升飯

而莫飲酒此第一策也南史

唐柳仲郢先為京兆尹政號嚴明後為河南尹以寬惠

為政或問之曰輦轂之下彈壓為先郡邑之治惠愛

為本

唐古之奇作縣令箴有云不怒而明不如不明不通而

清不如不清二條

宋太宗書戒石銘賜郡國曰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

易虐上天難欺用蜀檇杌中所載蜀主孟昶戒石文

凡二十四句自熙陵表出言簡理盡遂成王言史

植按續綱目此銘至高宗紹興二年復以黃庭堅所

書頒于州縣又堅彖集云明高皇始命立于甬道面

鐫公生明廉生威六字以為守令警戒又按歐陽集

古錄云戒碑起唐明皇特不見其詞耳又明郎仁寶

七修類稿云元至元中浙西別有四句天有昭鑒國

權衡一書

飭治

哭

有明法爾畏爾謹以中刑罰

宋景祐初梅中丞摯知韶州嘗為瘴說其畧云仕有五

瘴急催暴斂剥下奉上此租賦之瘴也深文以逞良

惡不白此刑獄之瘴也昏晨酣宴廢弛王事此飲食

之瘴也侵牟民利以實私儲此貨財之瘴也盛揀姬

妾以娛般色此帷薄之瘴也有一于此民怨神怒安

者必疾疾者必殞仕者不之知而歸咎於土瘴不亦

謬乎程氏

宋明道程子曰安定之門人往往知稽古愛民矣則于

為政也何有近思錄

又曰。一命之士。苟存心于愛物。於人必有所濟。行狀
劉安禮問臨民先生曰。使民各得輸其情。問御吏曰。正
已以格物。小學

宋呂進明使河東。伊川程子問之曰。為政何先。對曰。莫
要於守法。曰。拘于法而不得有為者。舉世皆是也。若
某之意。謂猶有可遷就。不害於法。而可以有為者也。
昔明道為邑。凡及民之事。多眾人所謂于法有碍焉。
者。然明道為之。未嘗大戾于法人。亦不以為駭也。謂
之得伸其志。則不可求小補焉。則過之與今之為政
者遠矣。性理

權衡一書

飭治

晃

又曰。為政須要有綱紀文章。謹權審量。讀法平價。皆不
可闕。行義

宋呂氏童蒙訓曰。當官之法。惟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
知此三者。則知所以持身矣。學小○植按此三言者。無
以易矣。余嘗推此欲以儉配勤。謂勤儉者。平日治家
之道。實即居官理民之要也。鄰州嘗有一牧初蒞任。
號清。天一老生告余曰。此公清。未必到底也。問之曰。
見其費用。甚奢。未幾果以賄敗。故余朝考奏摺內有。
一聯云。早蒞晚蒞。風甘鹽壘之滄泊。豈敢曰廉。以儉
成節。寒暑兩習。見稼穡之艱難。庶幾哉拙惟勤補拜。

獻之語。固當終身以之也。

又曰。當官處事。但務着實。如塗擦文字。追改日月。重易
押字。萬一敗露。得罪反重。亦非所以養誠心。事君不
欺之道也。小學

呂居仁曰。當官者。凡異色人。皆不宜與之相接。巫祝。尼
嫗之類。尤宜踈絕。要以清心省事為本。○又曰。後生
少年。乍到官守。多為猾吏所餌。不自省察。所得毫末。
而一任之間。不復敢舉動。大抵作官嗜利。所得甚少。
而吏人所盜。不貲矣。以此被重譴。良可惜也。○又曰。
當官者。先以暴怒為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

權衡一書

飭治

辛

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又曰。前輩常言。
公罪不可無。私罪不可有。此亦要言。私罪固不可有。
若無公罪。則自保太過。無任事之意。○又曰。事君如
事親。事官長如事兄。與同僚如家人。待群吏如奴僕。
愛百姓如妻子。處官事如家事。然後為能盡吾之心。
如有毫末不至。皆吾心有所未盡也。○又曰。予嘗為
泰州獄掾。顏岐夷仲以書勸予治獄次第。每一事寫
一幅相戒。如夏月問罪人。早間在西廊。晚間在東廊。
以避日色之類。又如獄中遣人勾追之類。必使之畢。
此事不可更別遣人。恐其受賄已足。不肯畢事也。又

如監司郡守嚴刻過當者。須平心定氣與之委曲詳盡使之相從而後已。如未肯從再當如此詳盡其不聽者少矣。官箴

宋劉器之待制初登科與二三同年謁張觀參政三人同起身請教張曰某自守官以來常持四字勤謹和緩中間一後生應敬曰勤謹和既聞命矣緩之一字某所未聞張正色作氣曰何嘗教賢緩不及事且道世間甚事不因忙後錯了小學

宋王詹事守泉初到任會七邑宰勸酒歷告之以愛民之意出一絕云九重天子愛民深令尹宜懷惻怛心

權衡一書

飭治

至

今日黃堂一杯酒使君端為庶民斟七邑宰皆為之感動朱子全書○植按此謂王龜齡十朋也朱子稱其意思誠懇表裏如一所至州郡上下皆為風動又稗史載真西山帥長沙宴十二邑宰于湘江亭作詩勉之曰從來官吏與斯民本是同胞一體親既以膏脂供爾祿須知痛痒切吾身此邦祇似唐朝古我輩當如漢吏循今日湘亭一卮酒重煩散作十分春此即龜齡之意而暢之也

宋朱子謂李思永曰衡陽訟牒如何思永曰無根之訟甚多先生曰與他研窮道理分別是非曲直自然訟

少若厭其多不與分別愈見事多○又曰當官勿避事亦勿侵事語類

又曰狀牒煩多須集屬官同堂商量分判自無壅滯此非獨為長官者省事而屬官亦各得自效兼是簿尉等初官使之決獄聽訟得熟是亦教誨之也續近思錄○植按狀牒分之屬官理事之一道亦教習屬官之一事也然今之佐貳受訟往往不問曲直惟利是徇長官亦以是為屬員薪水之資而已此大不可欲于兩造到案日方送屬員受理立命分其曲直即時覆堂斟酌判決庶無叢事之憂亦不至有滋弊之處

權衡一書

飭治

至

又曰做守令如胥吏沉滯公事邀求于人其弊百端須嚴立程限決要如期他限日到自然邀索不得○又曰當官須有旁通曆逐日公事開項逐一記錄了即勾之未了須教了方不廢事○又曰凡聽訟必先論其尊卑上下長幼親疎之分而後聽其曲直之辭○又曰為政如無大利害不必議更張更張則所更之事未成必開然成損卒未已也續近思錄宋張栻曰治獄所以不得其平者蓋有數說吏與利為市固所不論而或矜智巧以為聰明持姑息以惠姦愚上則視大官之趨向而輕重其手下則惑胥吏之

浮言而二三其心不盡其情而一以威懷之不原其初而一以法繩之如是而不得其平者抑多矣無是數者之患而深存哀矜勿喜之心其庶幾乎性理

宋趙方從張栻學淳熙中知青陽縣告其守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無差是刑罰中教化人以爲名言

宋吳芾嘗曰視官物當如已物視公事當如私事與其得罪于百姓寧得罪于上官

權衡一書

飭治

蓋

宋詹體仁建寧人郡人真德秀早從之游嘗問居官蒞民之法體仁曰盡心平心而已盡心則無愧平心則無偏世服其確論

宋理宗時王遂守平江劉宰贈之言曰士友當親而賢否不可不辨財利當遠而會計不可不明折獄以情毋爲私意所牽薦士以才毋爲權要所奪當言則言不視時而退縮可去則去不計利而遲回庶幾名節之全不愧簡冊所載蓋格言也宋史

宋真德秀帥長沙谷目呈兩通判及職曹官願與同僚各以四事自勉而爲民去其十害四事曰律已以家

撫民以仁存心以公爲事以勤十害曰斷獄不公聽訟不審淹延囚繫慘酷用刑洗滌追呼招引告訐重疊催稅科罰取財縱吏下鄉低買買物是也政經元中書令耶律楚材常曰興一利不如除一害生一事不如省一事任尚以班超之言爲平平耳千古之下自有定論元史

元吳澄曰予間居思天下之治法以爲禹稷伊尹之志苟得一縣亦可小試何也縣之于民最近今之福惠所及最速莫是官若也世固有廉者矣其見不明則爲吏所蔽雖廉何補亦有廉而且明者矣其心不仁

權衡一書

飭治

蓋

則自謂無取于民不眩于事而深刻嚴酷又縱其下漁獵躡蹀畧無惻隱之意或其心雖仁而短于割裁徒有仁心而民不被其澤仁而不能故也或其才雖能而意之所向不無少偏終亦不免于小疵能而未公故也全此五善難矣哉性理

明曹端永樂中爲徐州學正監司大吏過必造謁知府郭晟問爲政端曰其公廉乎公則民不敢謾廉則吏不敢欺晟拜受教

明嘉靖中少卿潘府嘗曰居官之本有三薄奉養廉之也遠蔽色勤之本也去諛私明之本也又曰薦賢

當惟恐後論功當惟恐先

明劉忠宣公大夏嘗言居官以正已爲先不獨當戒利亦當遠名三條明史葉

明涇陽呂先生過某府太守侍坐太守子讀書樓上聲徹于樓下太守命止之曰當微誦恐傷氣既又促左右以時進食曰勿令飢又戒之曰當爲掖之恐或蹉跌先生謂太守曰公之愛子可謂至矣願推此心以愛百姓可也開家編

權衡一書

飭治

羣

補錄

明顧公憲成司理處州有兄弟訟累年不決者呼謂之曰汝兩手兩足相爭否兄弟手足也而相爭非怪事乎乃恬不以爲怪何也既相爭自相治可矣各授之狀謂其兄曰爲我朴若弟謂其弟曰爲我朴若兄兩人相顧愕然公故促之兩人叩頭請曰曩者官爲析曲直故不服今當服矣不知曲直也願得自新公喜令兄弟相揖謝兩人大哭而去

陳毅軒令諸暨其俗女多則淹之公委曲設法勸止又念民苦嫁女爲定上中下三則示以議婚之初卽

權衡一書

飭治

羣

爲定約夫家不得厚責粧資民甚便之其俗遂化二
諸人

貞守目三

守正不阿

春秋文公四年。齊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茲弓。茲矢。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厚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

昭公十有六年。晉韓起聘於鄭。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

權衡一書

貞守

一

宣子謁諸鄭伯。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太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可貳。吾子何愛於一環。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其共。一其否。爲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吾且爲郤邑。則失位矣。若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獨非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將焉用之。韓子買諸賈人。既成價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

權衡一書

貞守

二

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買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爲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鄭鄙邑也。亦弗爲也。敢私布之。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徼二罪。敢辭之。

昭公二十年。楚平王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未至而使遣之。太子建奔宋。王召奮揚。使城父人執已。以至。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苟二。奉初以還。不忍後命。故遣之。旣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敢

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左傳三條

楚莊王有茅門者。法曰。羣臣大夫諸公子入朝。馬蹄蹂雷者。斬其輶。而戮其御。太子入朝。馬蹄蹂雷。廷理斬其輶。而戮其御。太子大怒。入爲王泣曰。爲我誅廷理。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廟。尊社稷。故能立法。從令。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安可以加誅。夫犯法廢令。不尊敬社稷。是臣棄君。下陵上也。臣棄君。則主失威。下陵上。則上位危。社稷不守。吾何以遺子。太子乃還走避舍。再拜請死。說苑

漢宣帝時尹翁歸拜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
家在東海欲屬邑子兩人及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
其邑子既去定國乃謂其邑子曰此賢將汝不任事
也又不可干以私○唐太宗時孔詡為洛陽令置水
庭前得囑托書皆投水中一無所發彈治貴戚無所
迴避○宋神宗時豐稷知封邱縣縣為畿邑素苦權
要請託稷亦不峻拒第直其情取平於法終不以人
為重輕人亦不敢干以私○按是三策也革除情面
之習盡之矣尹翁歸得上策孔詡得中策豐稷得下
策苟或徇人是謂無策雖然有本焉道先於正己已

權衡一書

貞守

三

不正則人得而把持之亦得而覬覦之更得而訾議
之欲出上策固有不能欲出中下策亦有不故曰
自勝者強吏治學古編

漢光武帝嘗出獵車駕夜還上東門候郅憚拒關不開
帝令從者見而於門問憚曰火明遠遠遂不受詔帝
乃回從東中門八明日憚上書諫曰陛下遠獵山林
夜以繼晷如社稷宗廟何書奏賜布百疋貶東中門
候為參封尉後漢書○植按國老談苑宋王嗣宗為御
史中丞真宗一日幸相國寺回自北門嗣宗上言曰
天子行黃道豈可由後門臣任當風憲詎敢廢職上

悅其直給內帑三千緡以自罰子固賢得明君而
守益著

建武初大司空宋弘薦桓譚才學治聞拜議郎給事中
帝每譚輒令鼓琴好其繁聲弘聞之不悅伺譚內出
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譚頓
首辭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羣臣帝使譚鼓琴譚見
弘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弘乃離席免冠謝曰臣所
以薦譚者望能以忠直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
之罪也帝改容謝之後漢書

權衡一書

貞守

四

馮直任將帥直嘗坐臧受罪舉以此劾奏雄曰詔
書使選武猛不使選清高舉曰詔書使君選武猛不
使君選貪汙也雄曰進君適所以自伐也舉曰昔趙
宣子任韓厥為司馬而厥戮其僕宣子謂諸大夫曰
可賀我矣今君不以舉之不才誤升諸朝不敢阿君
以為君羞不寤君之意與宣子殊也雄悅謝曰是吾
過也綱目

漢桓帝時史弼為平原相時詔書下舉鉤黨郡國所奏
相連及者多至數百惟弼獨無所上從事坐傳責曰
青州六郡其五有黨平原何理而得獨無弼曰先王

疆理天下。畫界分境。水土風俗不同。他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良善。濫刑濫罰。以逞非理。則平原之人。戶可爲黨。有死而已。所不爲也。從事大怒。卽舉奏。弼會黨禁中。解弼以俸贖罪。得免。活濟者千餘人。後漢書

漢末。魏太祖辟邢原爲司空掾。原女早亡。時太祖有愛子倉舒亦沒。太祖欲求合葬。原辭曰。合葬非禮也。原之所以自容於明公。公之所以待原者。以能守訓典而不易也。若聽明公之命。則是凡庸也。明公焉以爲哉。太祖乃止。魏志

權衡一書

貞守

五

唐德宗以山陵近。禁屠宰。郭子儀之隸人犯禁。金吾將軍裴諝奏之。或謂曰。君獨不爲郭公地乎。諝曰。此乃所以爲之地也。郭公勲高望重。上新卽位。以爲羣臣黨附之者衆。吾故發其小過。以明郭公之不足畏。上尊天子。下安大臣。不亦可乎。

唐貞元十八年。齊總制劉以求。擢爲衢州刺史。給事中許孟容封還詔書曰。衢州無他虞。齊總無殊績。忽此超獎。深駭羣情。若有可錄。願明書勞課。然後超改。以解衆疑。詔遂留中。上召孟容獎之。二條

唐憲宗時。李絳爲戶部。帝問故事。戶部皆進羨餘。卿獨

無進何也。對曰。戶部所掌。皆陛下府庫之物。出納有籍。安得羨餘。若自左藏輸之內藏。是猶東庫移之西庫。臣不敢踵此弊也。帝善之。治要

唐魏謩爲起居舍人。文宗索起。君注謩奏古置左右史。書得失以存鑒戒。陛下所爲善。無畏不書。不善。天下之人亦有以記之。帝曰。不然。我旣嘗觀之。謩曰。向者取觀史氏失職。陛下見則後來所書必有諱屈。善惡不實。不可以爲史。且後代何信哉。乃止。新唐書

權衡一書

貞守

六

祖卽位。語群臣曰。世宗舊吏。不欺其主者。曹彬耳。由是委以腹心。通記。極按元史。世祖每顧侍臣。稱塞。旌旆之能不忽。尤從容問其故。帝曰。彼事憲宗。常陰資朕財用。卿父所知也。不忽尤曰。是所謂爲人臣懷二心者。今有以內府財物私結親王。陛下以爲若何。帝急揮以手曰。卿止。朕失言。此正曹彬之反照也。周顯德中。太祖克滁州。世宗遣實儀籍其府庫。太祖復令親吏取藏中絹。給麾下。儀曰。太尉初下城。雖傾藏以給軍士。誰敢言者。今旣著籍。乃公帑物也。非詔不可取。後太祖屢對大臣。稱儀有執守。宋史

宋真宗嘗謂李沆曰。人皆有密啟。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啟。夫人臣有密啟者。非讒即佞。臣常惡之。豈可效尤乎。續綱目

宋鮮于侁。閬州人。爲利州轉運副使。部民不請青苗錢。

王安石遣吏廉按。且詰侁不散之故。侁曰。青苗之法。願取則與民。自不願。豈能強之哉。侁治所去閬中近。姻戚旁午。待之無所私。各得其歡心。蘇軾稱侁上不害法。中不廢親。下不傷民。以爲三難。

宋陳師道。初游京師。踰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章惇在樞府。將薦於朝。及爲相。又致意焉。終不往。官穎時。蘇

權衡一書

貞守

七

軾知州事。待之絕席。欲參諸門弟子間。而師道賦詩嚮來一瓣香。敬爲會南豐之語。其自守如是。

宋高宗時。郭永知太谷縣。太原帥率用重臣。每宴饗。費

千金。取諸縣以給。飲諸太谷者尤亟。永以書抵幕府。

曰。非什一而取。皆民膏血也。以資豆觴之費。可乎。脫

不獲。命令有投。而歸耳。府不敢迫。部使者及郡文

移。有不便於民者。必條利病。反覆或遂寢。而不行。或

謂永世方雷。同毋以此賈禍。永曰。吾知行吾志而已。

皇恤其他。三條宋史

宋陳埴。史彌遠甥。紹定中。爲太常博士。上疏乞去君側

之蟲。始以正主德。從天下之公論。以新庶政。蓋指賈

貴妃及彌遠也。彌遠召謂曰。何爲好名。埴曰。好名孟

子所不取。然求士於三代之上。惟恐其好名。求士於

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因力請外。

宋慶元二年。禁用僞學之黨。會鄉試。清司取家狀。必令

書以不是僞學五字。撫州推官柴中行。獨申清司云。

自初習易。讀程氏易傳。未審是與不是。僞學如以爲

僞。不願考校。士論壯之。二條續綱目

明楊文定公溥。在內閣時。其子來自石首。脩言所過州

縣官。迎送饋遺。惟江陵知縣范理。頗不爲意。溥聞而

權衡一書

貞守

八

異之後。廉知其賢。即薦知德安府。再擢貴州布政司

或勸理宜致書謝理。曰。宰相爲朝廷用人。非私於理

也。及開溥卒。乃祭而哭之。以謝知己。藏閣雜記

明顧佐。宣德中。爲都御史。守正嫉邪。人敬憚之。每旦趨

朝。小憩外廬。立雙藤戶。外百僚過者。皆折旋避之。入

內直廬。獨處小夾室。非議政不與諸司羣坐。人稱爲

顧獨坐云。

明儲巘。孝宗時。吏部尚書耿裕知其賢。調考功郎中。考

註臧否。一出至公。嘗覈實一官。裕欲改其評。巘正色

曰。公所執何異。王介甫時。羣僚咸在側。裕大慙。徐曰。

郎中言是然非我莫能容也。二條明史

明毛文簡公澄嘉靖初上議選婚婦衣衛千戶女與焉。

內侍并皇親郡憲俱得重賂公在左順門厲聲曰衛

千戶是衛太監家人不知的姓何以登玉牒此事禮

部不敢擔當汝曹自爲之衆議遂息。智囊

明聞淵在南刑部時張璁桂萼先爲曹屬嘗題詩於壁

遣人屬淵勒石後堂淵曰此尚書堂也吾敢以相君

故爲郎官勒石卒不許。明史

明于慎行在翰林日御史劉臺以劾張居正被逮僚友

悉避匿慎行獨往視之及居正奪情偕同官具疏諫

權衡一書

貞守

九

居正聞而怒他日召慎行喪次謂曰子吾所厚亦爲

此耶慎行從容對曰正以公見厚故耳居正怫然及

居正敗侍郎邱樞往籍其家慎行遺書言居正母老

諸子覆巢之下顛沛可傷宜推明主惟蓋恩全大臣

簪履之誼詞極懇摯紳傳誦之。明史○植按守禮

守義守法守職皆守之正者也世人每以不苟取爲

操守固未盡然夫清約之士足以自潔而已若事物

之來中無定見是非利害之所在肯於苟同所爲確

乎不援而介然難移者何在乎河東制府王公士俊

嘗語予曰鄉原不可爲官原尤不可爲事關國是民

生能確見力持而不肯依違兩可以博和厚之名乃

是實心辦事足以報國益民不然是官原也官原二

字甚奇甚確知此而後可以言操守。

權衡一書

貞守

十

守志不屈

春秋成公三年夏。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於楚。以求知罃。于是荀息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王送知罃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以君之靈。罃臣得歸。骨于晉。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避。若從君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其請于寡君。而以戮于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而使嗣宗職。次及于事。而帥偏師以修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爲之禮而歸之。

權衡一書

貞守

士

襄公三年。晉侯之弟楊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曰。必殺魏絳。魏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劍。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臣聞師衆以順爲武。軍事有死無犯。爲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聞其死以及楊干。無所逃罪。請歸死於司寇。公跳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

襄公二十有五年。齊崔杼弑其君光。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

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

昭公元年。會于弇。季武子伐莒。取郕。莒人告于會。楚告于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潰齊盟。請戮其使。樂桓子相趙文子。欲求貨于叔孫。而爲之請。使請帶焉。弗與。梁其陘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爲。雖怨季孫。魯國何罪。趙孟聞之。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避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乃免叔孫。左傳

漢高十一年。殺梁王越。梟首洛陽。下詔收視者捕之。梁

權衡一書

貞守

士

大夫欒布使於齊。還奏事頭下。祀而哭之。吏捕以聞。上欲烹之。布曰。方上之困彭城。敗榮陽也。王與楚則漢破。與漢則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而陛下以苛小案誅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烹。于是上乃釋布。布拜爲都尉。

漢武時。衛青爲大將軍。尊寵於群臣。無二。公卿以下皆卑奉之。獨汲黯與抗禮。人或謂黯不可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耶。青聞。愈賢黯。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遇黯加于平日。二條

漢袁渙劉倫之爲豫州舉渙茂才後爲呂布所拘留布欲使作書譬辱倫渙不可再三強之不許布大怒以兵脅渙曰爲之則生不爲則死渙顏色不變笑而應之曰渙聞惟德可以辱人不聞以罵使彼固君子耶且不恥將軍之言彼誠小人耶將復將軍之意則辱在此不在彼且渙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慙而止

建安十年袁熙將焦觸自號幽州刺史驅率諸郡太守令長背袁向曹陳兵數萬殺白馬盟令曰違令者斬衆莫敢語各以次歃至別駕韓珩曰吾受袁氏父子

權衡一書

貞守

主

厚恩今其破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于義闕矣若乃北面曹氏所弗能爲也一坐爲珩失色觸曰夫與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可卒珩志以厲事

君二條

晉咸和八年涼公張駿欲假道於蜀通表京師成主李雄不許駿又遣治中從事張淳稱藩於蜀以假道焉雄僞許之將覆淳於東峽蜀人密以告淳淳言於雄曰寡君使小臣行無迹之地萬里表誠者以陛下矜戮力之臣義能成人之美節故也若欲殺臣者當顯於都市宜言衆目曰涼州不忘舊義通使琅邪爲表

忠誠取途於我主聖臣明發覺殺之當令義聲遠播天下畏威今盜殺江中威刑不顯何足以示天下也雄大驚曰安有此耶司隸景鸞言於雄曰張淳壯士宜留任之雄曰壯士豈爲人留且試以卿意觀之鸞謂淳曰卿體大暑熱可且遣下吏少往須涼淳曰寡君以皇興幽辱梓宮未返天下之恥未雪蒼生之命倒懸故遣淳來表誠大國所論事重非下吏能傳若下吏所了者則淳亦不來雖有火山湯海無所辭難豈寒暑之足避哉雄謂淳曰貴主英名蓋世土險兵盛何不稱帝自娛一方淳曰寡君以乃祖乃父世濟

權衡一書

貞守

西

忠良未能雪天人之大恥枕戈待旦何言自娛耶雄有慙色淳表卒達京師

晉書

晉帝奕時燕遣梁琛如秦至長安秦王堅方敗於萬年欲引見琛琛曰秦使至燕燕之君臣朝服脩禮洒掃宮廷然後敢見今秦王欲野見之使臣不敢聞命尚書郎辛勁謂琛曰天子稱乘輿所至日行在所何常居之有又春秋亦有遇禮何爲不可乎琛曰秦王恤患結好交聘方始謂宜崇禮焉義以固二國之歡若忽慢使臣是卑燕也豈修好之義乎夫天子以四海爲家故行日乘輿止日行在今海縣瓜裂天光分曜

安得以是爲言哉。禮不期而見曰遇。蓋因事權行其禮。簡畧豈平居容與之所爲哉。客使單行誠勢屈于主人。然苟不以禮亦不敢從也。堅乃爲設行宮百僚陪位。然後延之。琛從兄奕爲秦尚書郎。堅使典客館琛于奕舍。琛曰。昔諸葛瑾爲吳聘蜀。與諸葛亮惟公朝相見。退無私面。今使之卽安私室。所不敢也。奕數問琛東事。琛曰。兄弟本心各有所在。欲言國美恐非所欲聞。欲言其惡又非使臣之所得論也。堅使太子延琛相見。秦人欲使琛拜先諷之曰。鄰國之君猶其君也。鄰國之儲君亦何以異乎。琛曰。天子之子尚不

權衡一書

貞守

五

敢臣其父之臣。況他國之臣乎。禮有往來情豈忘恭。但恐降屈爲煩耳。乃不果拜。綱目晉秘書監孫盛作晉陽秋。直書時事。理直而詞正。咸稱良史。旣而桓溫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爲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言。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戶事。其子遲拜謝。請刪改之。時盛年老還家。性方嚴。有軌度。諸子乃號泣稽顙。請爲百口切計。盛大怒。諸子遂竊改之。晉書。植按新唐書載。吳兢與劉子玄撰定武后實錄。叙張昌宗誘張說。証証魏元忠事。後說爲相。讀之心不善。知競所爲。卽從容謬謂曰。劉生書魏齊公

事不少假借。奈何。競曰。子玄已亡。不可受証。地下競實書之。其草故在。聞者嘆其直。說屢以情祈改數字。競曰。徇公之請。何名實錄。卒不改。此與孫盛之春秋皆所謂不掩惡者。

晉桑維翰。裴晦禮部所放進士也。維翰已作相。嘗過裴。晦不迎。不送。人或問之。晦曰。我見桑公于中書。庶僚也。桑公見我于私第。門生也。何送迎之。有人以爲當五代史

唐昭宗時。常貽範以母喪罷相。日謀起復。求之李茂貞。上令韓偓草制。偓曰。吾腕可斷。此制不可草。卽上疏。

權衡一書

貞守

五

論之以爲此必駭物。聽傷國體。中使怒曰。學士勿以死爲戲。偓以疏授之。解衣而寢。中使奏之上。令罷草。明日班定。無白麻。可宣宦官。諠言韓侍郎不肯草麻。茂貞入見曰。陛下命相。而學士不肯草麻。與反何異。上曰。學士所陳事。理明白。若之何不從。茂貞出語人曰。我實不知書。生禮數爲貽範所誤。乃止。

後唐莊宗爲晉王時。嘗須錢蒲博。及給賜伶人。張承業斬之。乃置酒庫中。令其子繼岌爲承業舞。承業以帶馬贈之。王指錢積謂曰。和哥乏錢。宜與一積。帶馬未爲厚也。承業曰。卽君纏頭。皆出承業俸祿。此錢大王

所以養戰士也。承業不敢以爲私禮。王不悅。語侵之。承業怒曰：「僕老敕使耳，非爲子孫計。惜此庫錢，所以佐王成霸業也。不然，王自取用之，何問僕爲？不過財盡人散，一無所成耳。」王怒，顧李紹榮索劍。曹太夫人聞之，遽令召王。王惶恐叩頭謝，請承業痛飲以分其過。承業不肯，王入宮。太夫人使人謝承業曰：「小兒忤特進，已笞之矣。明日與王俱至承業第謝之。」二條綱目

權衡一書

貞守

七

開則不可遂求罷職出知杭州。宋史

宋神宗行新法，程顥爲御史，上言：「帝令顯詣中書議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顥徐言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之。」安石爲之愧屈。續綱目

宋元祐初，司馬溫公光入相，盡變新法。東坡言：「變法宜有漸，溫公不然之。」色忿然。東坡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爲諫官，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軾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溫公謝之。集訓

宋程伊川先生人或勸以加禮，近貴曰：「何不見責以盡。」

權衡一書

貞守

大

禮而責之以加禮，禮盡則已，豈有加也？近思錄

宋徽宗時，蔡京撰奸黨碑，令郡國皆刻石。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奸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罪，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于石，未恐得罪于後世，聞者愧之。」宋史

明歐陽銘洪武時知臨淄縣，副將軍常遇春過臨淄，卒入民家取酒，相毆，擊一市盡誣。銘咎而遣之，卒訴令罵將軍，將軍召銘詰，銘曰：「卒王師民亦王民也，民毆且死，卒不當咎耶？」銘雖愚，何至罵將軍將軍大賢，奈何！

何私一卒撓國法，常將軍意解爲責軍士以謝已而大將軍徐達至，軍士相戒曰：「是嘗抗常公健吏也，毋犯。」

明正統中，南京祭酒陳敬宗考滿入京師，王振欲致之不可得，知與巡撫周忱善，令通意。敬宗曰：「吾爲諸生師表，而私謁中貴，何以對諸生？」忱退謂振曰：「陳公倔強，未可以勢力致，願書法公誠以禮幣求書，彼來謝或可致耳。」振乃遂遣文錦羊酒求書，程子四箴敬宗書訖署名而已，反其幣終不往見。二條明史

明正德十三年上欲自稱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朱

壽巡邊。朱彬爲威武副將軍。扈從令內閣草制大學士楊廷和梁儲等疏諫不聽。遣中官數輩趣之。廷和稱疾召儲面趣之。儲曰。敕不敢草。上曰。何爲不可。對曰。陛下君也。乃自卑而列於臣。臣草敕。是以臣名君。故不敢。上怒。手劍立曰。不草。敕齒此劍。儲免冠解衣伏地流涕曰。臣逆命有罪。願就死。草敕以臣名君。死不敢奉命。上怒良久。擲劍入事乃寢。讀史筆記

明范希陽漆爲南昌太守。先是府官自王都院以後。跪拜俱在階下。蓬外風雨不問。漆欲復舊制。乃于陳都院初上任時。各官將見漆。且進。且顧曰。諸君今日隨

權衡一書

貞守

尤

我行禮進至堂下。竟入蓬內行禮。各官隨而前。舊制遂復。漆退亦更不言及前事而散。智囊

明陸光祖任京秩。以事見張居正。諸大僚無不屏息立。語光祖獨索坐。語且久。又調護劉基甚力。因改折事。與居正力辨。居正頗恚。光祖曰。相公奈何。訛訛拒人。自居正沒後。朝士更易殆盡。攻者益銳。獨光祖持正論。無附和時局。語人稱爲君子。明紀全載。植按守之不足者。或以勢絀。或以威怵。其寃也。苟附者。卽爲反噬之人。氣懾者。必無可仗之節。豈惟其人之失品。卽取人者。亦殊覺失計矣。顧有以附我爲誠。臣畏我爲恭。

士者得無不智之甚乎。

權衡一書

貞守

干

守身不亂

春秋桓公六年北戎伐齊齊侯使乞盟于鄭鄭太子忽帥師救齊六月大敗戎師公之未昏于齊也齊侯欲以交姜妻鄭太子忽太子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爲君子曰善自爲謀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太子曰無事于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遂辭諸鄭伯

左傳

文公八年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從已氏

權衡一書

貞守

廿

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寡欲者養心之要欲而不行可以爲難矣然欲生于色而縱于淫色出于性目之所視有同美焉不可掩也淫出于氣不持其志則放僻趨蹌無不爲矣以志狗氣肆行淫欲而不能爲之帥至于棄其家國出奔而不顧此天下之大戒也

胡傳

昭公元年晉侯有疾求醫于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爲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

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天有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爲四時序爲五節過則爲菑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

乎左傳

魯人有獨處室者鄰之婆婦亦獨處一室夜暴風雨至婆婦之室壞趨而託焉魯人閉戶不納婆婦自牖與之言曰子何不仁而不納我乎魯人曰吾聞男女不六十不同居今子幼吾亦幼是以不爾納也婦人曰子何不如柳下惠然嫗不建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魯人曰柳下惠則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聞之曰善哉欲學柳下惠未有似于此者期于至善而不襲其爲可謂智乎哉

家語

明呂氏新吾曰柳下惠坐懷此事之必無者也夫禮重

權衡一書

貞守

廿

于死生男女有別千古隄防當昏夜時值獨處室即吾女吾姊妹亦不當念其寒而生之懷彼女子何人也夜即寒未必至死惠肯冒天下之大嫌而恤一不必死之女乎況女也迫于寒夜而冒嫌以坐人之懷其昧禮犯義即死有不足恤者惠亦何爲破男女之大防而恤之且使室而有一人在其側也苟不至于縱欲敗度者必不肯亂若室無一人則言不亂者非懷人則坐懷人也此二人之言詎足信乎是故心迹之間不可不慎也與其信心而畧迹不若潔迹以明心即使天下後世信我之必不亂也亦不可令女子

生。吾懷然則男女之義當以魯男子閉戶爲正。萬不得已則以顏叔子秉燭爲法。開家編

漢光武帝以宋弘爲大司空。帝姊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群臣莫及。後弘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後漢書

唐太宗謂尉遲公曰。朕將嫁女與卿。稱意否。敬德謝曰。臣婦雖鄙陋。亦不失夫婦情。臣每聞說古人語。富不易妻。仁也。臣竊慕之。願停聖恩。叩頭固讓。帝嘉之而

權衡一書

貞守

三

止史通

唐太宗問居與上珪。語有美人侍側。指示珪曰。此廬江王瑗之姬也。瑗殺其夫而納之。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納之。爲是耶。非耶。上曰。殺人而取其妻。何問是非。對曰。昔齊桓公知郭公之所以亡。由善善而不能用。然棄其所言之人。管仲以爲無異于郭公。今此美人尚在左右。臣以爲聖心是之也。上悅。卽出之。

唐玄宗時。民間訛言。上采女子以充掖庭。上聞之。令有司具牛車于崇明門。選後宮無用者。載還其家。訛言乃息。宋尹起莘曰。蘇軾有言。操網罟而赴江湖。語

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網罟。而人自信明皇以盛年卽位。德信未孚。故民間有採擇女子之言。是未可以家至戶曉也。一出宮人而訛言自息。所謂止謗莫如自修。明皇蓋得之矣。二條綱目

唐有真娘者。葬吳宮之側。行客感其華麗。競爲詩題于墓樹。櫛比鱗臻。有舉子譚銖者。因書一絕。後之來者。稍息筆矣。詩曰。武邱山下塚。纍纍松栢蕭條盡。可悲何事世人偏。重色真娘墓上獨題詩。雲溪友議

宋張乖崖帥蜀時。仕蜀者不挈家。止帶給澣濯。糾縫二人。乖崖悅一姬。中夜心動而起。繞屋而行。但云張詠

權衡一書

貞守

茵

小人張詠。小人後稍令自近。及將歸山。帖子議親云。某家室女。房奩五百千。以禮遣之。果未嘗有犯也。

宋趙清獻公。卽蜀日。有妓戴杏花。清獻喜之。戲謂之曰。頭上杏花真可幸。妓應聲曰。枝頭梅子豈無媒。趙益惑之。謂直宿老兵。汝識某妓所居乎。爲我呼來。去已二鼓不至。復令人速之。旋又令止。老兵忽自幕後出。公怪問之。兵曰。某度相公不過一箇時辰。此念息矣。雖承命。實未嘗往也。二條神史

宋司馬溫公。初未有子。清河郡君爲置一妾。一日使盛飾入書室中。公畧不顧。妾思所以動之。取一帙問曰。

中丞此是何書。公拱手正色答曰。是尚書。旁逡巡而退。代醉編

宋胡康侯爲學官。京師多勸之買妾。事既集。慨然曰。吾親待養千里之外。曾是以爲急。遽寢其議。冬夜

宋劉元城先生自遷謫時。以父母惟其疾之憂。遂絕欲。

自絕欲三十年來。氣血意思只如少年。終日接士友劇談。雖夜不寐。翼朝精神如故。每日觀書未嘗晝寢。

歲時家廟跪拜七十有二。未嘗廢閣。心常前知。開家編

宋岳飛事親孝。家無姬侍。吳玠素服飛。願與交。懼名姝遺之。飛曰。主上宵旰。大將安樂時耶。玠益敬服。

權衡一書

貞守

芝

宋史

宋胡澹菴銓。貶海外十年。北歸日。飲于湘潭胡氏園。喜

侍姬黎倩。題詩贈之。有云。君恩許歸此一醉。傍有梨

頰生微渦。乃知情慾移人。賢者不免。厥後朱文公見

之題。絕句以自警云。十年浮海一身輕。歸對梨渦却

有情。世上無如人慾。陰幾人到此誤平生。

宋沈詹事持以坐葉丞相論恢復。貶筠州。沈方售一妾。

携以俱行。處筠七年。歸呼妾父母以女歸之。猶處子

也。時會稽潘方仲矩爲安吉尉。賦詩云。昔年單騎向

筠州。覓得歌姬共遠遊。去日正宜供夜直。歸來渾未

識春愁。禪人尚有香囊愧。道士猶懷炭婦羞。鐵石心腸。延壽藥不風流處。却風流。二條堅

宋建炎節臣楊邦乂。少處郡學。目不視非禮。同舍欲墮

其守。拉之出。託言故舊家。實娼館也。邦乂初不疑。酒

數行。娼女出。邦乂愕然。疾趨還舍。解其衣冠焚之。流

涕自責。宋史

元伯顏伐宋。江州呂師夔迎降。設宴庾公樓。選宋宗室

女數人。盛飾以獻。伯顏怒曰。吾奉聖天子明命。興仁

義之師。問罪于宋。豈以女色移吾志乎。斥遣之。元史

明叅政太倉陸容。少美風儀。天順三年。應試南京。館人

權衡一書

貞守

芝

有女善吹簫。夜奔公。公給以疾。與期後夜。女退。遂

作詩云。風清月白夜窓虛。有女來窺笑讀書。欲把琴

心通一語。十年前已薄。相如遲明托故而去。稗史植

按昔有責人以犯十字罪者。曰。睚眦生惡念。邂逅起

邪心。又有教人以修攝之道者。曰。心死可以身生。養

精可以聚神。此四語不必醉于正學。而警人甚切。予

于此蓋屢遺而復存之也。

胡仲彞以梓有獨宿吟云。孤鶴清寒霜天獨宿。緊摠

肩。暖覆足。被擁爐。香香樓。餽心兵不起。媚幽獨。安眠

到曉日烘窓也。算人生自在福。堅楓集

□江西舉人龍復禮美髯髯。自言平生未嘗與妓苟合。蓋恐構精受孕。生男必爲樂工。生女必爲娼婦。父母之遺體。淪于污賤矣。此言似迂而實。後飲一士夫家。兩行樂工排列。有一未冠者。而貌形與主人甚相似。問之曰。花生子有母而無父。已而咨訪。蓋主人曾與其母私。不肯認爲己子也。碣石剩談

補錄

宋二程先生一日同赴士大夫家會飲。座中有二紅裙。有

觴。伊川見妓。卽拂衣起去。明道同他客盡歡而罷。次

早明道至伊川齋所。語及昨事。伊川猶有怒色。明道

笑曰。某當時在彼座中。有妓心中。原無妓。吾弟今在

齋頭。齋中本無妓。心中却還有妓。伊川愧服。

程伊川先生嘗自言。吾受氣甚薄。早年多病。晚乃愈康。

年七十二。不減壯盛時。門人問曰。先生豈以受氣之

薄。而過爲攝持歟。先生曰。吾深以忘生。狗欲爲恥。

明李夢陽爲江西提學時。中丞俞諫督兵平寇。諸監司

皆長跪以見。夢陽獨直立。諫怪之。問曰。足下何官耶。

夢陽曰。公奉天子詔。督諸軍。吾奉天子詔。督諸生。語

畢。竟出。以是名重天下。

明唐臯少時讀書燈下。有女調之。屢將窗紙。僞破。公補

訖。因題于上曰。僞破紙窗。容易補。損人陰德。最難修。

後臯大魁天下。

明曹文忠公鼐以明經作泰和典史。因捕盜。獲一女子。

于驛亭。色殊艷。意欲就公公。奮然曰。處子可犯乎。取

片紙書曹鼐不可四字。火之。終夜不輟。天明召其母

領去。五條人譜

宋范希文貶饒州。朝廷方治朋黨。莫敢有送者。王侍制獨扶病餞于國門。大臣讓之曰。君何自陷朋黨。希文曰。范公天下賢者。質何敢望之。若得爲范公黨。人公之。賜厚矣。聞者嘆服。

明謝本齋遷少館于毘陵某家。有女年踰二十而未嫁。一日乘父母出。密叩館門求見。屢進屢退。公問來故。女直前獻笑。持其衣。公諭之曰。汝爲女子。未嫁而我敗之。是自汙也。亦將使父母夫族難施面目。吾婉轉爲汝諭。夫家來娶則可。女伸欸再三。公色愈厲。明日束裝辭歸。釋史

權衡一書

貞守

二十九

權衡一書 卷二十

明義 日三

大義之明

春秋閔公二年冬。齊高子來盟。高子齊大夫也。其稱子賢之也。何賢乎高子。莊公薨。子般卒。閔公弒。慶父夫人亂乎內。魯于是曠年無君。齊桓公使將南陽之甲至魯而謀其國。其命高子必曰。魯可取。則兼其國以廣地。魯可存。則平其亂以善鄰。非有安危繼絕一定不可易之計也。高子至。則平魯難定。僖公魯人。賴焉以爲美談。至於久而不絕。曰。猶望高子也。聖人美其

權衡一書

明義

一

明人臣之義得奉使之宜。特稱高子以著其善。胡傳文公元年。晉侯伐衛。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襄公既祥。使告於諸侯而伐衛。及南陽。先且居曰。效尤禍也。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於溫。先且居晉臣伐衛。

文公二年。初戰於穀也。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躡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爲右。箕之役。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躡怒其友曰。盍死之。躡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汝爲難。躡曰。死而不義。非勇也。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

深澤王植輯錄

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曠于是乎。君子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

宣公四年。楚子與若敖氏戰于阜。遂滅若敖氏。箴尹克黃使于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左傳

吳季札聘於魯。北過徐。徐君好季札劍。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爲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于是乃解其寶劍。繫之徐君冢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

權衡一書 明義

子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

史記

周赧王時。秦伐趙。圍邯鄲。魏王使晉鄙救趙。秦王使謂魏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諸侯敢救者。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止晉鄙壁鄴。又使新垣衍入邯鄲說趙。欲共尊秦爲帝。以却其兵。魯仲連聞之。往見衍曰。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彼卽肆然而爲帝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不願爲之民也。且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昔者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紂醢九侯。鄂侯爭之強。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嘆。

故拘之牖里之庫。欲令之死。今梁秦俱據萬乘之國。

各有稱王之名。奈何睹其一戰之勝。欲從而帝之。卒就脯醢之地乎。且秦無已而帝。則將行其天子之禮。以號令天下。變易諸侯之大臣。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又使女子譏妾爲諸侯妃姬。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衍起再拜曰。吾今乃知先生天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矣。及公子無忌。襲殺晉鄙。奪其軍。以進。大破秦軍平原。君欲封仲連。仲連不受。以千金爲壽。連答曰。所貴爲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卽有取。是商賈

權衡一書 明義

三

之事。連不忍爲也。遂辭去。終身不復見。

秦莊襄王三年。魏信陵君率五國之師。敗秦。安陵人縮高之子。仕於秦。守管。信陵君攻之不下。使人召高。將以爲五大夫。使攻管。高對曰。父攻子守。人之笑也。見臣而下。是倍主也。父教子倍。亦非君之所喜。敢辭。信陵君怒。使謂安陵君曰。生束縮高而致之。不然。將率師以造城下。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襄王以守此城也。手受太府之憲。其上篇曰。子弑父。臣弑君。有常不赦。國雖大。赦降城亡子。不得與。今縮高辭大位。以全父子之義。而君曰必生致之。是使我負襄王之

詔而廢太府之憲也。縮高聞之曰：此辭反必為國禍。吾已全已，豈可使吾君有魏患乎？乃刎頸而死。信陵君聞之，縞素辟舍而遣使謝安陵君。

燕樂毅奔趙，趙王欲與謀伐燕。毅泣曰：臣疇昔之事昭王，猶今日之事大王也。若復得罪在他國，終身不敢謀趙之奴隸。況子孫乎？趙王乃止。三條

漢高帝五年，故齊王田橫懼誅而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帝聞之，以為後恐為亂，乃使使赦橫罪而召之，曰：田橫來，大者王，小者乃侯耳。不來且舉兵加誅焉。田橫乃與其客二人乘傳詣洛陽，未至三十

權衡一書

明義

四

里至尸鄉廐，置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為天子而橫乃為亡虜，北面事之，其耻固已甚矣。且吾烹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其主，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我，我獨不媿於心乎？遂自剄。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帝為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為都尉，以王者禮葬田橫。既葬，二客皆自剄。餘五百人在海中者，聞田橫死，亦皆自殺。

漢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張敖禮甚卑。高祖箕倨，言甚慢易之。趙相貫高趙午等怒，欲殺高祖。怨家知其謀，上變告之。于是皆并逮捕趙王，貫高等十餘人

皆爭自剄。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為之？今王實無謀，公等皆死，誰白王不反者？乃與客十餘人皆自髡，錯為王家奴。從來貫高至對獄，曰：獨吾屬為之王，實不知吏治榜笞數十刺，剄身無可擊者，終不復言。廷尉以問上，曰：壯士！使泄公持節問之，泄公勞苦如生平驩與語，問張王果有計謀不？高曰：人情寧不各愛其父母妻子乎？今吾三族皆以論死，豈以王易吾親哉？顧為王實不反，獨吾等為之具道。本指所以為者，王不知狀。泄公具以報上，乃赦趙王。因赦貫高，高曰：所以不死一身無餘者，白張王不反也。今王已出，死不恨。

權衡一書

明義

五

矣。且人臣有篡弑之名，縱上不殺我，我不愧于心乎？乃仰絕脰，遂死。二條

漢更始時，鄧禹西征到桐邑，赤眉大眾且至。禹欲引師進，就堅城，而衆人多畏賊，迫憚為後拒。禹乃書諸將名于竹簡，署其前後，亂著簡中，令各探之。偏將軍張宗獨不肯探，曰：死生有命，張宗豈辭難就逸乎？禹歎息，謂曰：將軍有親弱在營，奈何不顧？宗曰：愚聞一卒畢力，百人不當；萬夫致死，可以橫行。宗今擁兵數千，以承大威，何遽策其必敗乎？遂留為後拒。赤眉至，宗戰卻之。於是諸將服其勇。

漢朱暉初同縣張堪嘗於太學見暉甚重之接以友道乃把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暉以堪先達舉手未敢對自後不復相見堪卒暉聞其妻子貧困乃自往候視厚賑贈之暉少子頤怪而問曰大人不與堪爲友平生未嘗相聞子孫竊怪之暉曰堪嘗有知己之言吾以信於心也漢書二條後

漢戴就仕郡倉曹掾揚州刺史奏太守成公浮賊罪遣部從事薛安按倉籍領收就於錢塘縣獄幽囚考掠五毒慘至就慷慨直辭色不變容主者窮竭酷慘至臥就覆船下以馬通薰之一夜二日皆謂已死發船

權衡一書

明義

六

視之就方張眼大誓曰何不益火而使滅絕又復燒地以大鍼刺指爪中使以把土爪悉墜落主者以狀白安安呼見就謂曰太守罪穢狼藉受命考實君何以骨肉拒扞耶就據地答言太守剖符大臣當以死報國卿雖銜命固宜中斷冤毒奈何誣枉忠良強相掠理令臣誅其君子證其父就考死之日當白之于天安深奇其壯節即解械更與美譚表其言辭解釋郡事徵浮還京師免歸鄉里漢書
漢靈帝時殺前司隸校尉李膺門生故吏並被禁錮時侍御史景毅子顧爲膺門徒而未有錄牒不及於譴

毅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漏脫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歸後漢書
漢末華歆王朗乘船避難有一人欲附歆難之朗曰幸尙寬何爲不可後賊追至王欲舍所携人歆曰本所以疑正爲此耳既已納其自託寧可以急相棄耶遂携拯如初智藏

漢臧洪爲太守張超功曹時董卓弑逆洪說超與諸牧守糾合義兵赴國難超遣洪詣劉虞行至河間值幽冀交兵因寓于袁紹紹甚奇之以洪領青州刺史徙爲東郡太守時曹操圍張超于雍邱甚危急超謂軍

權衡一書

明義

七

吏曰今日之事惟臧洪必來救我或曰袁曹方睦而洪爲紹所用恐不能收好遠來超曰子源天下義二終非背本者也或見制強力不相及耳洪始聞超圍乃徒號號泣並勒所領將赴其難自以衆弱從紹請兵紹竟不聽超城遂陷洪怨紹絕不與通紹舉一圍之歷年不下使洪邑人以書譬洪洪無降意城中糧盡外無救援洪自度不免呼吏二謂曰袁紹無道所圖不軌且不救洪郡將洪於大義不得不死念諸軍無事空與此禍可先城未被將妻子出將吏皆垂泣不忍舍去男女七八十人相枕而死真有離叛城陷

生執洪紹欲屈服救之。知終不爲用。乃令殺焉。洪邑人陳容時在坐。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爲天下除暴而專先誅忠義。豈合天意。紹慙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疇。空復爾爲。容顧曰。夫仁義豈有常所。頭之則爲君子。背之則爲小人。今日寧與臧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生也。遂復見殺。在紹坐者無不嘆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戮二烈士。後漢書

權衡一書

明義

八

千故舊。今爲賊所圍。汝宜赴之。慈留三日。單步徑至都昌。夜伺間隙。得入見融。融欲告急平原相劉備。城中人無由得出。慈自請行。融難之。慈曰。老母遣慈赴府君之急。固以慈有可取而來。必有益也。今衆人言不可慈亦言不可。豈府君愛顧之義。老母遣慈之意耶。融乃然之。于是嚴行。辱食須明。便帶鍵攝弓上馬。將兩騎自隨。各作一的持之。開門直出。圍下人並驚駭。兵馬互出。慈引馬至城下。墮內植所出的各一出射之。射畢。徑入門。明晨復如此。圍下人或起或臥。慈復植的射之。畢復入門。明晨復出如此。無復起者。于

權衡一書

明義

九

是下鞭馬直突圍中馳去。比賊覺知慈行已過。又射殺數人。皆應絃而倒。故無敢追者。遂至平原。說備曰。慈東萊之鄙人也。與孔北海親。非骨肉比。非鄉黨特以名志相好。有分災共患之義。今北海孤窮無援。危在旦夕。以君有仁義之名。能救人之急。故延頸恃仰。使慈冒白刃。突重圍。從萬死之中。自托于君。惟君所以存之。備歛容言曰。孔北海知世間有劉備耶。即遣精兵三千人隨慈。賊散走。吳志

晉劉敏元。永嘉之亂。自齊西奔。同縣管平年七十餘。隨敏元而西。行及滎陽。爲盜所劫。敏元已免。乃還謂賊曰。此公孤老。餘年無幾。敏元請以身代。願諸君舍之。賊曰。此公於君何親。敏元曰。同邑人也。窮窶無子。依敏元爲命。諸君若欲役之。老不堪使。若欲食之。復不如敏元乞諸君哀也。有一賊瞋目叱敏元曰。吾不放此公。愛不得汝乎。敏元奮劍曰。吾豈望生耶。當殺汝而後死。此公窮老。神祇尚當哀矜之。吾親非骨肉。義非師友。但以見投之故。乞以身代。諸大夫慈惠。皆有聽吾之色。汝何有。覲面目而發斯言。願謂諸盜。長曰。夫仁義何常。當使所過稱詠盛德。奈何容畜此人。以損盛美。當爲諸君除之。以成諸君霸王之業。前將刺

之盜長遽止之而相謂曰義士也乃俱免之

晉龔壯巴西人也父叔爲李特所害壯積年不除喪力弱不能復讐及李壽成漢中與特孫李期有嫌壯欲假壽以報乃說壽曰節下若能并有西土稱藩于晉人必樂從且舍小就大以危易安莫大之策也壽然之遂率衆討期克之壽猶襲偽號欲官之壯誓不仕賂遣一無所取上書說壽以歸順壽不納壯謂百行之本莫大忠孝既假壽殺期私仇以雪又欲使其歸朝以明臣節壽既不從壯遂稱龔終身不至成都二條

權衡一書

明義

十

宋謝弘微精神端審時然後言叔父混見而異之晉義熙八年混以劉毅黨見誅妻晉陵公主詔與謝氏離絕公主以家事委之弘微混仍世幸輔僅僕千人惟有二女年數歲弘微經理生業事若在公一錢尺帛出入皆有文簿高祖受命公主降爲東鄉君聽還謝氏自混亡至是九載而室宇修整倉庫充盈門徒業使不異平日田疇墾闢有加於舊東鄉君嘆曰僕射平生重此子可謂知人僕射爲不亡矣中外親舊東鄉之歸者入門莫不嘆息或爲之涕泣咸弘微之義

周宣政元年殺徐州總管王軌初太子贊多失德宮尹

鄭譯等有寵就等言之周主邑杖太子除譯等名及贊立鄭譯用事軌自知及禍謂所親曰吾昔在先朝實中社稷至計今日之事斷可知矣此州控帶淮南鄰接強寇欲爲身計易如反掌但忠義之節不可虧違正可於此待死冀千載之後知吾心耳綱目唐武德二年李密歸朝廷徐世勣據密舊境未有所屬謂長史郭孝恪曰人衆土宇皆魏公有也吾若獻之是利主之敗爲已功吾所羞也乃錄郡縣戶口以啟密請自上之使至高祖訝世勣無表使者以意聞帝

權衡一書

明義

十一

喜曰純臣也新唐書

唐武宗時吐蕃尙婢婢好讀書不樂仕進國人敬之年四十餘彝素贊普強起之使鎮部州婢婢寬厚沉勇有謀畧訓練士卒多精勇論恐熱謀篡國恐婢婢襲其後舉兵擊之婢婢故迎伏以驕之恐熱喜曰待吾得國當位以宰相婢婢笑曰我國無主則歸大唐豈能事此犬鼠乎

唐遣司空孫晟奉表于周世宗遣中使以晟詣壽春城下示劉仁贍且招諭之晟謂仁贍曰君受國厚恩不可開門納寇世宗聞之怒晟曰臣爲唐宰相豈可教

節度使外叛耶世宗釋之二條

宋紹聖四年流范純仁等千嶺南純仁時因疾失明聞

命欣然就道諸子欲以與司馬光議役法不同為請冀得免行純仁曰吾用君實薦以致宰相昔同朝論事不合則可汝輩以為今日之言則不可也有愧心而生不若無愧心而死其子乃止續綱目

明洪武三年徐達李文忠等出邊攻元上都捷至百官賀上謂劉炳曰爾本元臣今日之捷爾不當賀因命榜示凡地方捷至管仕元者不許稱賀續綱目

明季本初仕為建寧府推官值宸濠反王文成公方發

權衡一書

明義

主

兵討之而建寧有分水關自江入閩道也本請於所司身往守之會巡按御史某以科場事檄郡守與本並入守以書趣本本復書曰建寧所恃者惟吾兩人兵家事在呼吸而科場往還動計四旬今江西勝負未可知微吾兩人其誰與守拒違按院之命孰與誤國家事哉守深服其言竟不往智囊

慷慨之節

春秋哀公十有四年春衛公孫成來奔成以富見惡于

衛侯夫富者怨之府也使成積而能散以財發身不為貪人之所怨于以保其爵位倘庶幾乎胡傳

齊孟嘗君問門下諸客誰習計會能為收責於薛者馮

援署曰能於是約車治裝載券契而行辭曰責畢收

以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援至薛召

諸民當償者悉來既合券矯令以責賜諸民悉焚其

券民稱萬歲長驅至齊孟嘗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見

之曰責畢收乎曰收畢矣以何市而反援曰君云視

權衡一書

明義

主

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官中積珍寶狗馬實外廐美人充下陳君家所寡有者義耳竊以為君市義孟嘗君曰市義奈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封愛其民因而賈利之臣竊矯君命以責賜諸民因焚其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為君市義也孟嘗君不悅曰先生休矣後暮年齊王疑孟嘗使就國未至薛百里民扶老携幼爭趨迎於道孟嘗君謂援曰先生所為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戰國策

漢樊重好貨殖管理產業物無所棄課役童隸各得其宜上下戮力貲至巨萬而賑贍宗族恩加鄉閭外孫

何氏兄弟爭財重耻之以田二頃解其忿訟縣中釋
美年八十餘終其素所假貸人間數百萬遺令焚削
文契賣家聞者皆慙爭往償之諸子從勅竟不肯受
子宏光武時封長羅侯

漢馬援少有大志就邊郡曰我有牛馬羊數千頭穀數
萬斛既而嘆曰凡殖貨財產貴其能施賑也否則守
錢虜耳乃盡散以領昆弟故舊二條後漢書

吳魯肅家富于財性好施與爾時天下已亂肅不治家
事大散財貨標賣田地以賑窮敝結士爲務周瑜爲
居巢長將數百人故過候肅并求資糧肅家有兩園

權衡一書

明義

古

米各三千斛乃指一園與瑜瑜益知其奇遂相親結
定僑札之分吳志

晉郗超少卓犖不羈父愔積錢數千萬嘗開庫任超所
取超性好施一日中散與親故都盡晉書○植按超之
能散善矣然或非善則歸親之義乎必也稱父命以
施乃爲得之

魏恭帝二年宇文泰得庾季才厚遇之令參掌太史季
才散私財購親舊之爲奴婢者泰問其故對曰僕聞
克國禮賢古之道也今郗都覆沒其君信有罪矣搢
紳何咎皆爲皂隸鄙人羈旅不敢獻言誠竊哀之故

私購之耳泰乃悟曰吾之過也因出令免梁浮數千
口綱目

唐郭震字元振年十六入太學薛稷趙彥昭爲友時有
家信至寄錢四十萬以爲舉糧忽有緣服者扣門云
五代未葬各在一方今欲同時遷窆乏於資財聞公
家信至頗能相濟否公卽命以車一時載去畧無遺
者亦不問姓名深爲薛趙所誚元振怡然曰濟彼大
事亦何誚焉其年擢絕竟不成舉樞言

唐嚴震鎮山南有人乞錢三百千去過活震召子公弼
等問之公弼曰此忠風耳大人不足應之震怒曰爾

權衡一書

明義

主

必墜吾門只可勸善力行善事奈何勸吾悵惜金帛
且此人不辨向吾乞三百千的非凡也命准數與之
於是四方之士歸心恐後亦無造次過求智藥

宋眞宗右司郎中查道字湛然初赴舉貧不能上親族
哀錢三萬遺之道出滑臺過父友呂翁家翁喪貧窶
無以塋其母兄將蓄女以襄事道傾橐中錢與之且
爲其女擇壻別加資遣朱史

元孫秀實喜周人急里人王仲和嘗托秀實貸富人鈔
二千錠貧不能償棄其親逃去數年其親思之疾秀
實日餽薪米存問終不樂秀實哀之悉爲代償取券

還其親復命。奴資金助仲和使歸。父子歡聚。聞者莫不嘆美。元史

明尚書董澤陽公份家富而勤於交接。凡衣冠過賓。無不延禮厚贈者。其孫禮部青芝公嗣成。工於詩字。往往以手書扇軸及詩稿贈人。尚書聞之曰。以我家勢。雖日以金幣為懽。猶恐未塞人望。奈何效清客行事耶。且縉紳之家。自有句面。豈得以詩字得人憐乎。將來破吾家者。必此子也。後民變事起。青芝公遂致破產。智囊

明魏文靖公驥。官吏部侍郎。奉命往南都考察京官。時權衡一書

明義

夫

官舍止携一蒼頭。歷年所積俸貲。乃召同鄉同年子。官刑曹郎者付之。其人請封綸公。佛然曰。後生輩何待前輩薄乎。其人不敗復言。先進遺風

明蔡乞兒者。乞燕市三十年矣。肌體半露。糟粕不充。視財貨淡如也。一日得遺金七十餘兩。告人曰。某得金一封。果失主也。還之。有詐認者。問多寡。不合。問重輕。不合。乞兒笑曰。汝何異竊哉。不與有捶而欲奪之者。乞兒怒曰。汝何異劫哉。我可死金不可得。亦不與埋而藏之。越數月。金主不來。一日乞兒過橋畔。有夫婦被逮而泣者。問之曰。昔貸富人金。息過百。鬻產且鬻。

一女猶不足。今訟我于兵馬司矣。乞兒曰。咄。是我所索乞者也。奈何為是。止。吾救汝。乃走謂富人曰。公之寄十百于某。乃復鍾人管。而吸之耶。設某夫婦旦暮死。天道謂何。渠負汝幾許。曰。百金。乞兒曰。某為償七十公。寬其三十可乎。乃之。里所得金焉。與富人富人媿曰。汝能如是。我獨無人心耶。受五十金。曰。是吾故物。其息免諸。夫婦泣謝而去。乞兒問夫婦。汝女鬻幾何。曰。五金。乃如數給之。贖其女。以還。餘十五金。遍聚其友。以金與木綿商。得二百餘斤。均分而去。身不多餘兩。開家編

權衡一書

明義

七

口東海錢翁。以小家致富。欲卜居城市。或言某房者。眾已償價七百元。將售矣。亟往問之。翁閱房。竟以千金成券。子弟曰。此房業有成議。今驟增三百。得無溢乎。翁笑曰。非爾所知也。吾僂小人彼遠眾。而售我不稍溢。何以塞眾口。且夫欲未驟者。爭端未息。吾以千金而獲七百之舍。彼之望既盈。而他人亦無利於吾屋。歌斯哭斯。從此為錢氏世業矣。已而他居多。以價虧求貼。或轉贖。往往成訟。惟錢氏貼然。魯○植按。積而能散。慷慨以慨。豪士義俠之行。彼錙銖而斗筲者。誠堪為之愧死矣。然而郭元振之不問姓名。便為傾囊。

倘後有續來何以應之。又如董潯陽之續紳局面金幣爲權。倘子孫效尤。奚所底止。余謂用財之道。當量已併當審人。夫由親而疎。由貧而富。由賢而不肖。此人之等也。假令慨施于外人。而不計父兄僅足衣食。或樂及於疏遠。而不知親族未免寒餓。又或願助于勢貴。而不念窮檐莫沾升斗。甚或歸千百于釋優巧匠。以逞豪華。而不免算分厘于窮備貧佃。以苛愚弱。此可謂能用財乎。至于已之所處。亦有不同。如家本素封。此祖父辛勤累積之物也。善用之則爲克家。不善用之則爲墮業。倘仕而獲祿。此朝廷鄭重之渥澤。

權衡一書

明義

大

而小民終歲勤動。分積毫湊之脂膏也。善用之則爲推恩。不善用之則爲負德。士有揮金如土者。子問之曰。子之三黨皆陶朱翁乎。子之財庫有聚寶瓊乎。若猶未也。請再思之。諺曰。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余爲益一語曰。豪傑仗義用之有方。

意氣之豪

春秋僖公二十三年。晉公子重耳過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皆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于中原。其避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天將興之。遠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左傳

權衡一書

明義

尤

擊怒謂子方曰。富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富貴者安敢驕人。國君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失其國家者。未聞有以國家待之者也。夫士貧賤言不用。行不合。則納履而去。安往而不得貧賤哉。擊乃謝之。通鑑

孔子高遊趙。別其友鄒文李節文節流涕交頤。子高惟握手而已。分袂就道。其徒問之。子高曰。人生有四方志。豈鹿豕而常羣聚乎。孔叢

周赧王時。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爲好會于西河澠池。趙王畏秦。欲勿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

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及會。秦王飲酒。酣請趙王鼓瑟。趙王鼓之。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于是相如請秦王擊缶。秦王怒。不許。于是相如前進缶。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缶。相如曰。五步之內。臣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擇。爲一擊缶。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爲趙王擊缶。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史記

報王時。趙王使平原君求救於楚。約其門下文武備具。

權衡一書

明義

子

者二十人與俱。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毛遂自薦。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如錐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門下三年。於此矣。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臣得早處囊中。乃脫穎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乃與之俱。至楚。與楚王言。合從之利。久而不決。毛遂按劍歷階而上。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日中不決。何也。王怒叱之。遂拔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

十里而王天下。文王以百里而臣諸侯。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伯王之資也。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趙之所羞。而王不知惡焉。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王曰。唯唯。乃與楚王歃血定從。而歸。平原君曰。勝不敢復相天下士矣。因以毛遂爲上客。

報王十有六年。趙武靈王自號主父。將自雲中九原南襲咸陽。於是詐爲使者入秦。欲以觀秦地形及秦王之爲。人秦王不知。已而怪其狀甚偉。非人臣之度。使

權衡一書

明義

子

人逐之。主父行已脫關矣。秦人大驚。秦昭襄王五十二年。武安君死。鄒安平王稽等皆叛。王臨朝而歎。應侯懼。不知所出。燕客蔡澤聞之。西入秦。先使人宣言於應侯曰。蔡澤見王必奪君位。應侯召澤讓之。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商君吳起大夫種。何足賴。應侯謬曰。何爲不可。君子有殺身以成名。死無所恨。澤曰。身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次也。三子之可願。孰與閔天周公哉。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進退贏縮。與時變化。今君怨已讐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爲君

危之。應侯曰：善。遂薦澤于王。因謝病免。王悅澤計，以爲相。三條

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鉄冶富。秦破趙，遷卓氏。夫妻推輦行，詣遷處。諸遷虜少有餘財，爭與吏求近處。處葭萌，唯卓氏曰：「此地陁薄，吾聞岷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至死不饑，民工于市，易買乃求遠。」遷致之臨邛，卽鐵山鼓鑄，運籌策富擬于王君。史記

沛公過高陽，高陽人酈食其家貧落魄，爲里監門。其里人有爲沛公騎士者，食其謂曰：「諸侯將過此者，吾問之，皆齷齪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今聞沛公慢而易

權術一書

明義

三

人多，大畧此真吾所願從遊。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非狂，騎士曰：公不好儒，客冠儒冠來者，輒解而溺其中。」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生曰：「第言之。」騎士從容言之。沛公至，傳舍，則使人召酈生。生至，入謁沛公。方踞床，使兩女子侍。足而見生，生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攻秦也？」沛公罵曰：「豎儒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而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乎？」生曰：「必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公乃輟洗而起，延生上坐，問計。生曰：「足下兵

不滿萬，欲以經入強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

天下之衝，又多積粟，臣善其令，請得使之令下，于是

遣生行，而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生爲廣野君。綱目

漢高后七年，諸呂擅權用事。朱虛侯章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常入侍高后，燕飲。高后令爲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章爲耕田歌曰：「深耕穡種，立苗欲疎，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劍，斬之，還報左右，皆大驚。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因罷。自是諸呂憚朱虛侯。史記

權術一書

明義

三

漢武帝時，終軍爲諫大夫。初，軍從濟南，當詣博士，步入關。關吏與軍繙軍問，以此何爲？口爲復傳，還當以合符。軍曰：「大丈夫西遊終不復傳，還棄繙而去。」軍爲謁者，使行郡國，建節東出關。關吏識之，曰：「此使者乃前棄繙生也。」

漢宣帝時，田延年爲河東太守，行縣至平陽，悉召故吏五六百人，親臨見。令有文者東，有武者西。次到尹翁歸，獨伏不肯起。對曰：「翁歸文武兼備，唯所施設，功曹以爲佞，傲不遜。」延年曰：「何傷？」遂召上辭問，甚奇其對。除補卒史，便從歸府。案事發奸，窮竟事情。延年大重。

之自以能不及翁端

漢書二條

漢建武二十年。馬援征交趾。軍還。平陵人孟冀迎勞之。援曰。方今匈奴未平。而卿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尸還葬耳。何能臥床上。在兒女子手中耶。冀曰。諒為烈士當如是矣。

漢東平王蒼正月朔旦。當入賀。故事。少府給璧。是時陰就為府卿。貴驕。吏傲。不奉法。蒼坐朝堂。滿且盡。而求璧不可得。顧謂掾屬曰。君之何朱。暉望見少府主簿持璧。即往給之。曰。我數聞璧而未嘗見。試請觀之。主簿以授暉。暉顧召令史奉之主簿。大驚。遽以白就。就

權衡一書

明義

二

曰。朱掾義士。勿復求。更以他璧朝。蒼既歸。召暉謂曰。屬者掾自視。孰與蒯相如。

漢光武太尉趙憙。少有節操。從兄為人所殺。無子。憙年十五。常思報之。乃挾兵結客。後遂往復仇。而仇家皆疾病。無相距者。意以因疾報殺。非仁者心。且釋之。而去。顧謂仇曰。爾曹若健。遠相避也。仇病愈。悉自縛詣憙。不與相見。後竟殺之。

漢書三條後

漢班超有大志。家貧。為人傭書。久勞苦。投筆嘆曰。大丈夫無他志。畧猶能効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間乎。後平伐西域。封定遠侯。

漢延熹九年。捕李膺杜密。黨二百餘人下獄。時黨獄

所染。皆天下名賢。皇甫規自以西州豪傑。恥不得與。乃自上言。臣前薦故大司農張奐。是附黨也。太學生張鳳等上書。訟臣是為黨人之所附也。臣宜坐之。朝廷不問。綱目

蜀彭萊往見龐統。統與萊非故人。又適有賓客。萊徑上。統床卧。謂統曰。須客罷。當與卿談也。少頃。問統客既罷。往就萊坐。萊又先責統食。然後共語。因留住宿。至千經日。統大善之。志。蜀。植按此已開魏晉清曠之風。然至如人達則放矣。禮非為我設。君子忍為是言乎。

權衡一書

明義

三

晉元帝以祖逖為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疋。不給鎧仗。使自召募。逖將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辭色壯烈。眾皆慨嘆。屯于江陰。起冶鑄兵。募得三千餘人。而後進。

晉時王猛字景畧。有大志。桓溫入關。猛被褐而謁之。一面談當世之務。捫腹而言。旁若無人。

晉書二條

宋宗彊少時。叔父炳問其志。彊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及元嘉二十二年。伐林邑。彊自奮請行。討破之。朱書北朝魏李元忠。以平賊功。拜趙郡太守。及爾朱兆弑敬

宗元忠棄官歸。謀舉兵討之。會高歡東出。元忠乘露車載素竿濁酒以迎歡。歡未即見。元忠下車獨酌。謂門者曰。今問因士到門。不吐哺。輒洗其人。可知。遂告刺勿通也。門者以告。歡遽見之。引入。勸再行。取爭鼓之。長歎慷慨。歡謂。謂。歡曰。天下形勢可見。公猶事爾。朱耶歡曰。富貴皆彼所致。敢不盡節。元忠曰。非英雄也。歡曰。趙郡醉矣。使人扶出。孫騰曰。此君天遣來。不可違也。歡乃復留與語。元忠因進策。結高乾。邕兄弟起兵信都。

唐龍朔二年。百濟故將福信。引兵圖劉仁願。詔以劉仁

權衡一書

明義

三

軌為刺史。發新羅兵救仁願。仁軌請唐曆及廟諱而行。曰。吾欲掃平東夷。頒大唐正朔于海表。仁軌御軍嚴整。轉關而前。所向皆克。與仁願大破百濟。立唐社稷。頒朔而還。二條綱目

唐陳子昂居京師。不為人知。時東市有賣胡琴者。其價百萬。日有豪貴傳視。無辨者。子昂突出于眾。謂左右可輦千緡市之。眾驚問。答曰。余善此樂。皆日可得一聞乎。曰。居宣陽里。明日專候。來晨集者百餘人。皆當時重譽之士。子昂大張氍毹。具珍羞食畢。捧琴語曰。蜀人陳子昂有文百軸。馳走京穀。碌碌塵土。不為人

所知。此樂賤工之役。豈思留心哉。遂舉而棄之。昇文軸兩案。徧贈會者。一日之內。聲華溢都。蜀志

唐天寶十五年二月。河北採訪使顏真卿擊魏郡拔之。先是清河客李萼年二十餘。為郡人乞師于真卿曰。公首倡大義。河北諸郡恃公以為長城。今清河公之西鄰。國家平日聚江淮河內錢帛于彼。以贍北軍。今有布三百餘萬疋。帛八十餘萬疋。錢三十餘萬緡。糧三十餘萬斛。昔討默啜。甲兵皆貯其庫。今有五十餘萬事。戶七萬口。十餘萬。竊計財足以三平原之富。兵足以倍平原之強。公誠資以士卒。撫而有之。以二郡

權衡一書

明義

三

為腹心。則條郡如四支。無不隨所使矣。真卿曰。吾兵新集未練。何暇及隣。然子之請兵。欲何為乎。萼曰。清河非力不足。而借公之師也。亦以觀大賢之名義耳。仰瞻高意。未有決詞定色。僕何敢遮言所為乎。真卿奇之。欲與之兵。眾以為萼年少輕慮。必無所成。真卿不得已辭之。萼執館驛。謂其曰。清河去逆效順。奉粟帛器械以資軍。公乃不納而疑之。僕回轅之後。清河不能孤立。必有所繫。託將為公西面之強敵。公能無悔乎。真卿大驚。遽詣其館。以兵六千借之。送至境。執手別。因問之曰。兵已行矣。可以言子之所為。

平葦曰。聞朝廷遣程千里。將精兵十萬出崞口。賊據險拒之。不得前。今當引兵先擊魏郡。執其守將。分兵開崞口。以出千里之師。因討汲郡。以北至于函陵。然後帥諸同盟兵十萬南臨孟津。分兵循河據守。要害制其北走之路。討官軍東討者不下二十萬。河南義兵西向者亦不減十萬。公但當表朝廷堅壁勿戰。不過月餘。賊必有內潰相圖之變矣。冀卿曰善。命參軍李擇交等將其兵會清河博平兵五千人。軍于堂邑祿山所署魏郡大守袁知泰逆戰大敗。遂克魏郡。軍聲大振。綱目

權衡一書

明義

天

唐石孝忠為人猛悍多力。州里患之。後折節事李愬。為前驅。元和中。蔡平命吏部侍郎韓愈撰平淮西碑。碑中盡歸功丞相而愬特與光顏重胤等。孝忠熟視其文。大恚怒。因作力推倒其碑。吏不能止。執以上聞。孝忠度必死。苟虛死則無以明愬功。乃偽為祇畏伺吏隙。用柳尾拉一吏殺之。天子聞而震怒。俾送闕下。親訊之。孝忠叩頭曰。臣萬死不足塞責。但得一面天顏。赤族無恨矣。臣事李愬久。平蔡之日。臣從在軍。如吳秀琳。蔡之奸賊也。而愬降之。李祐。蔡之驍將也。而愬擒之。蔡之爪牙脫落於是矣。及元濟受縛。雖丞相與

諸將軍不能知也。蔡平刻石紀功。盡歸丞相。愬無所言矣。脫不幸更有一淮西其將畧如愬者。肯為陛下用乎。臣不推神無以為吏擒不殺吏無以見陛下。臣言已矣。請就刑。憲宗多其義。赦之。召學士段文昌更撰平淮西碑立之。外史

唐光啟大順之際。褒中有盜發塚墓者。經時搜索不獲。長吏督之甚嚴。忽一日擒獲人。皆以為不謬。及臨刑。傍有一人攘袂大呼曰。王法豈容枉殺平人者乎。發塚者我也。斯人何罪。速請釋放。旋出邱中所獲之賊。驗之畧無差異。具獄者亦出其賍驗之無差。及藩帥

權衡一書

明義

无

躬自訪問之。曰。錐楚不禁。遂令骨肉偽造此賍。希其一死。藩帥大駭。具以聞于朝廷。坐其獄吏枉陷者獲免。自言者補衛職而賞之。玉堂閒話
宋太祖在顯德初。從世宗伐唐。乘皮船入壽春。壕中城上發連弩射之。矢大如橡。將張瓊以身蔽之。矢中瓊。髀死。而復獲鐵箭。不可出瓊。飲酒一大卮。令人破骨出之。流血數升。神色自若。綱目
宋張齊賢為布衣時。側僮有大度。孤貧落魄。常舍道上逆旅。有羣盜十餘人。飲食其間。居人皆惶恐。竄匿。齊賢徑前揖之。曰。賤子貧困。欲就一醉飽可乎。盜喜曰。

秀才乃肯自屈。何不可也。顧吾輩粗疎。恐爲秀才笑耳。卽延之坐。齊賢曰。盜者非齷齪兒所能爲也。皆世之英雄耳。僕亦慷慨士。諸君又何問焉。乃取大罍滿酌。飲之一舉而盡。如是者三。又取狔肩一指。分爲數段。舉而啗之。勢若狼虎。羣盜視之。愕怡皆咨嗟曰。真宰相器也。不然何能不拘小節如此。他日宰制天下。當念吾曹皆不得已而爲盜耳。競以金帛遺之。齊賢皆受不讓。重負而返。宋史○植按北史崔瞻在御史臺恒宅中送食。備盡珍羞。別室獨冷處之。自若。有一河東人士姓裴亦爲御史。伺瞻食便往造焉。瞻不與交。

權衡一書

明義

手

言又不命匕筯。裴坐觀瞻食罷而退。明日裴自携匕筯恣情飲噉。瞻謂曰。君遂能不拘小節。昔劉毅在京口。冒請鶩炙。豈亦異是。君定名士。于是每與同食。齊賢之事畧同。亦所謂非齷齪兒所能爲者歟。

宋張詠少學劍術。于陳希夷客長安旅次。聞鄰家夜哭。叩其故。此人遊宦遠郡。嘗私用官錢。爲僕夫所持。強要其長女爲妻。詠明日陽假僕往探一親。僕遲遲強之而去。導馬出城。至林麓中。卽疏其罪。僕倉惶聞詠以袖椎揮之墮崖而死。歸曰。盛价已不復來矣。速歸汝鄉。後當謹于事也。智囊

宋蘇舜欽字子美。豪放不羈。好飲酒。在外舅杜祁公家。

每夕讀書。以斗酒爲率。公深以爲疑。使子弟密覘之。子美讀漢書張良傳。至良與客狙擊秦皇帝。撫掌曰。惜乎擊之不中。遂滿飲一大白。又讀至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于留。此天以授陛下。又撫案曰。君臣相遇。其難如此。復舉一大白。公聞之大笑曰。如此下酒。物一斗不足多也。語林○植按龍門進遊俠。君子或譏之。夫荆軻聶政之屬。行類劫盜。固無足具論矣。然生人負質各殊。不妨自成。一是世之拘牽曲謹者。磨蟻其身。井蛙其見。欲其高視遠矚。遠俗孤往。斷斷難。

權衡一書

明義

手

之此孔子不得已而思往簡者乎。春秋戰國以來。如曹沫之劫齊。相如之叱秦。毛遂之抗楚。當其英氣電張。王公辟易。何其壯也。于高不肯爲鹿豕之聚。卓氏不肯安葭萌之居。伏波不肯沒兒女子之手。皇甫不肯辭附黨之名。以至孝忠朴碑。于昂破棗。張詠戮僕。壯志雄心。破空直行。洵足振靡而起懦矣。又如終童棄繻。班生投筆。景畧捫髭。乘風之事。各具雄杰不羈之才。以成一代瑰偉之士。若必執矩矱方繼足比步。萬軸一轡。不敢泛軌大造。且無此鑄人之法。明廷且無此律十之程。而臧否之口。可任意以爲取汰。

哉若夫狂而不節則蕩。豪而不檢則暴。也。節也。適足。以自貶而已。故曰。過猶不及。亦曰。寧拘毋放。

書卷二十一

祗廉目四

深澤王植輯錄

清約之德

春秋襄公五年冬。季文子卒。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左傳

周威烈王時。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董江都集

漢光武嘗召見諸郡計吏。問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能否。

樓衡十書

祗廉

一

蜀郡計掾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漢仁以惠下。威能討姦。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職。口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後漢書建武初。宣乘為河南尹。性節約。常服布被。蔬食瓦器。光武嘗幸其舍。嘆息而去。即賜布帛帷帳什物。吏治學編建武十二年。以姑臧長孔奮為武都郡丞。姑臧在河西。最為富饒。奮在職四年。力行清潔。為衆人所笑。以為身處脂膏。不能自潤。及從孔融入朝。諸守令財貨連轂。淵竟川澤。惟奮單車就道。帝以是賞之。綱目漢羊續清介。饋遺不受。府丞常獻生魚。續却之。不能受。

而懸於庭。丞後又獻之。續乃出前所獻者以杜其意。

吏治學古編

漢桓帝太尉楊秉。性不飲酒。又早喪夫人。遂不復娶。所

在。以淳白稱。常從容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漢後書

漢諸葛亮表於帝曰。臣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

子弟衣食。自有餘饒。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臣死之日。

綱目

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至亮卒。果如其言。

權衡一書

砥廉

二

吳陸績爲鬱林郡守。罷秩泛海而歸。不載寶貨。舟輕以

太平記

巨石重之人號鬱林石。

魏光祿大夫徐逸。或問盧欽曰。徐公當武帝之時。人以

爲通。自在涼州。及還京師。人以爲介。何也。欽曰。往者

毛孝先。崔季珪。用事。貴清素之士。於時皆變易車服。

以求名。而徐公不收其常。故人以爲通。比來天下。蒼

靡相倣倣。而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

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無常。而徐公之有常也。魏志

晉胡威父質。以忠清著稱。威遷徐州刺史。入朝。武帝語

史南

及平生。因歎其父清。謂威曰。卿孰與父清。對曰。臣不

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及遠也。

晉吳隱之爲廣州刺史。未至州二十里。地名石門。有水

曰貪泉。飲者懷無厭之欲。隱之既至。乃酌而飲之。因

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飲。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

不易心。在州清操逾厲。後至自番禺。其妻齋沉香一

斤。隱之見之。遂投於湖。亭之水。晉書

齊裴昭明。歷郡皆清勤。常謂人曰。人生何事。須聚畜一

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若不才。我聚彼散。若能自立。

則不如一經。故終身一不事產業。史南○植按一書載

權衡一書

砥廉

三

一郡守樹石道旁。云子孫勝如我要錢。做甚麼。子孫

不如我要錢。做甚麼。此卽昭明之意也。後土擁石脚。

掩去做甚麼。三字。則子孫勝如我要錢。子孫不如我

要錢矣。遂成一大笑柄。竊謂不要錢。何必樹石。卽此

便非自治實心。然則土之所掩。豈卽此公在官時底

裏耶。

梁王僧孺爲南海太守。時外國舶物。州郡就市。回而卽

賣。其利數倍。歷政以爲常。僧孺嘆曰。昔人爲蜀郡長

史終身無蜀物。吾欲遺子孫者。不在越裝。並無所取。

以充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矣。然人君之患不自外來。常由身出。蓋欲盛則費廣。費廣則賦重。賦重則民愁。而國危。朕常以此思之。不敢縱欲也。目網侍書御史權萬紀奏言。宜饒部中可鑒山冶銀。歲取數百萬。帝讓曰。天子所乏嘉謀善政。有益於下者。爾不推賢進善。乃以利規我。欲方我。漢桓靈耶。斥使還第。

權衡一書

砥廉

四

丞崔寬第舍宏侈。亟毀撤之。綱目

唐尚書左丞李廌有清德。其妹劉宴妻也。宴方秉權。嘗造廌延至寢室。見其門簾甚敝。乃令為度廣狹。以竹

織成。不加緣飾。將以贈廌。三携至門。不敢發言而去。國史

補

唐咸通十一年。路巖謫劉瞻。斥廉州刺史。鄭畋草制。有

曰。安數畝之居。仍非已有。却四方之賂。惟畏人知。巖怒謂畋曰。君乃表薦劉相耳。志廣東

周太祖時。或言營田有肥饒者。不若鬻之。可得錢數十萬緡。以資國用。太祖曰。利在於民。猶在國也。朕用此。

錢何為。綱目

宋王質以貧為賈叔。且為舍人時。貸金贍兄弟。過期無還。輒以乘馬償之。質得其券。曰。此前人清風也。又得顏魯公為尚書時。乞米帖刻石。遺親友。雅尚如此。故所至有永藥聲。偶鈔

宋胡文定公家至貧。轉徙流寓。遂至空乏。然貧之一字。於親故間。非唯口所不道。亦手所不書。嘗戒子曰。對

人言貧。意將何求。汝盲志之。稗史

宋汪信民嘗言。人常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胡康侯聞之。擊節嘆賞。小學

權衡一書

砥廉

五

明臨海趙太守洪武間卒業太學。為中貴題蠶婦圖云。

蚕未成絲。葉已無。鬚雲撩亂粉痕枯。宮中羅綺輕如

布。爭得王孫見此圖。太祖幸中貴宅。見之。即召除肇

慶知府。在郡有廉聲。及歸。嘆曰。昔趙清獻持一硯。今

吾倍之。遂持二硯歸。時號趙雙硯。仰山錄

明正統初。東莞令盧秉安。任十九年。清操不易。臨行。受

士民之詩。自賦云。不食自古人。為寶今日貧。民詩滿

囊。

明成化中。修撰羅倫。剛毅慷慨。既辭仕。結茅金牛山。取給隴畝。客至。瓶粟罄矣。之旁舍求之。比舉火已近午。

恬然不以爲意。學者稱一峯先生。二條讀史筆記

明劉璽嘉靖間爲叅將。其歷官自常俸外不入一錢。時

以萊劉稱之。十三年督漕總兵官缺。人所司以璽名

上帝喜曰。是窮劉也。卽擢都督僉事。任之。及罷歸。裝

蕭然。書數卷而已。

嘉靖間吳嶽知廬州。時王廷守蘇州。公事遇京口。嶽召

爲金山遊。携酒一瓶。肉一斤。菜數束。延笑曰。止此乎。

嶽亦笑曰。我兩人食足矣。懽懽竟日而還。

明隆慶時刑部侍郎鄭世威謝病歸。環堵蕭然。躬課耕

作客。遇諸田間。曰。爲我通主人翁。世威諾而入。須臾

權衡一書

砥廉

六

衣冠肅客。卽向持刺入者。也。三條明史

明海剛峯掌院留都政尙嚴峻。大僚及郎丞無不股栗

奉法。御史陳海樓買米減市價。蓋積弊然也。剛峯集

諸御史執高皇帝律。欲加懲治。諸御史懇求得免。仍

責皂隸。枷於陳之衙前以辱之。海樓恨入骨。及剛峯

死。憲副王用汲同海樓諸御史入視。見葛幃敝簾。檢

其宦囊。止俸金八兩。葛布一端。舊衣數件。其清苦有

寒士所不能堪者。海樓乃嘆曰。迴吾怨恨之心矣。喪

出江上。士民送者兩岸無隙地。沿途祭奠數百里不

絕。聖孤

明刑部尙書嚴清張居正當國尙書不附麗者獨清居

正卒沒馮保家得其籍。廷臣僂遣者悉罷去。清獨無

名。神宗深重焉。清初拜尙書。不能具服色。東素犀帶

以朝。或嘲之曰。公釋褐時七品。玳瑁帶猶在耶。清笑

而已。明史○植按澹泊明志。廉約飭躬。清素之士未

有不以自盟者。必如徐邈之不改其常。乃非勉以徇

世。必如胡質之心。畏人知。乃非藉以立名。若楊紱制

下而賢者之庭立。滅聲樂。李廣德清而至親之贈不

敢發言。尤非僅涓涓爲潔。適足自完者。是爲真清之

權衡一書

砥廉

七

辭受之節

春秋哀公十年。晉率諸侯滅偃陽。以與向戌。向戌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偃陽光啟寡君。羣臣安矣。其何貺如之。若專賜臣。是臣與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乃予宋公。

襄公二十有二年。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於公。召室老宗人立段。而使黜官薄祭。祭以特羊。殷以少牢。足以共祀。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

襄公二十有八年。齊慶氏亡。召羣公子。與晏子邾殿。其

權衡一書

祗廉

九

鄆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能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邾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非惡富也。恐失富也。左傳三條

楚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數封我矣。吾不受也。為我死。王則封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之邱者。地不利而名甚惡。荆人畏鬼。而越人信禪。可長有者。其唯此也。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而子辭。請寢之邱。故至今不失。呂氏春秋○馮猶龍曰。本不欲受。慮患乃第二義也。晉書

魯國之法。魯人為人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其金於府。子貢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讓。不取其金。孔子曰。賜失之矣。取其金。則無損於行。不取其金。則不復贖人矣。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必拯溺者矣。孔子見之以細。觀化遠也。呂氏春秋

子思居於衛。緼袍無表。二旬而九食。田子方聞之。使人遺派白之裘。恐其不受。因謂之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也。如棄之。子思辭而不受。曰。伋聞之。妄與如遺棄物於溝壑。伋雖貧也。不忍以身為溝壑。是以不敢當也。談苑

權衡一書

祗廉

九

魯公儀休為相。奉法循理。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相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為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能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史記

漢鍾離意。顯宗徵為尚書。時交趾守張恢。坐贓千金。徵還伏法。以資物班賜羣臣。意得珠璣。悉以委地。而不拜。賜帝問其故。對曰。臣聞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回車於勝母之間。惡其名也。此贓穢之寶。誠不敢拜。

漢安帝時。楊震為東萊太守。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

才王密為昌邑令。謁見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後轉涿郡太守。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為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漢永壽元年，張奐為安定屬國都尉。羌豪帥感奐恩德，

上馬二十四匹，先零酋長又遺金銀八枚，奐並受之。而召主簿於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金馬還之。羌性貪而貴吏，

權衡一書

祗廉

十

清前有八都尉，率好財貨，為所患苦。及奐正身潔已，

威化大行。

三條後漢書

魏華歆字子魚，嘗從會稽還郡。賓客贈遺累數百金，子

魚皆無所拒，密各題識，臨去語曰：「本無拒諸君之心，

而所受遂多，單車遠行，將無以懷璧為罪。」乃各留所

贈。世說

晉王述初試宛陵令，頗受贈遺，而修家具。為州司所檢，

王導使謂之曰：「名父之子，不患無祿。」屈臨小縣，甚不

宜。爾答曰：「足自當止。」時人未之達也。比後屢居州郡，

清潔絕倫，祿賜皆散之親故，始為當時所嘆。晉書

齊甄彬有行業，嘗以一束苧就荊州長沙寺庫質錢。後

贖苧還，於苧束中得五兩金，以手巾裹之。彬得送還

寺庫。道人以金半仰酬，往復十餘，彬堅然不受。因謂

曰：「五月披羊裘而負薪，豈拾遺金者耶？」梁武帝布衣

而聞之，及踐祚後，以彬為郢縣令，將行，同列五人帝

誠以嫌慎至彬，獨曰：「卿昔有還金之美，故不復以此

言相屬。」南史

北魏自太和遷都之後，國家殷富，庫藏盈溢，錢絹露積

於廊廡間，不可校數。太后賜百官負絹，任意自量。朝

臣莫不稱力而去。章武王融與陳留侯李崇負絹過

權衡一書

祗廉

十

任，蹶倒傷踝，惟侍中崔光止取兩匹。太后問曰：「侍中

何少？」對曰：「臣有兩手，惟堪兩匹，所獲多矣。」洛陽伽藍記

北朝魏寇雋性廉恕，不以財利為心。家人會賣物與人，

而刺得絹一匹，雋於後知之，乃曰：「得財失行，吾所不

取。」遂訪主還之。周書

梁劉歊曰：「受人遺者，必報。否則有愧。吾無以報人，豈可

常有愧乎？」劉勰○植按：古人言一介不取，一介不與，二

者實相因。夫廉於取者，自無長物，可以遺人。不然則

其勢將不能給客於與者，亦必不得妄取。不然則人

將持其短長而有以挾之。康熙初年，邵公嗣堯為清

范令僚友有言費用之乏者曰吾束手來西手去耳
卻笑曰吾則不然東手亦不來西手亦不去人以爲
美談予謂不取固難不與尤難非真廉介之士而欲
絕餽遺者吾見亦罕矣

唐開元十二年杜暹因按事至突騎施突騎施饋之金
暹固辭左右曰君寄身異域不宜逆其情乃受之埋
於幕下出境移牒令取之敵大驚追之不及及安西
都護闕還自給事中居母憂詔起爲之綱目

唐天寶中有書生旅次朱州時李勉少年貧苦與同店
不旬日書生疾作臨絕語勉曰某家住洪州將於北

權衡一書

砥廉

士

都求官於此得疾且死其命也因以藥金百兩遺勉
曰某之僕使無知有此者足下爲我畢死事餘金奉
之勉許爲辦事餘金乃密置墓中同葬後數年勉尉
開封書生兄弟齋洪州牒來尋生行止至朱州知勉
爲主喪事詰金之所勉請假至墓出金付焉尚書
周顯德五年曹彬使吳越致命訖卽還私覲之禮一無
所受吳越人以輕舟追道之至於數四彬曰吾終拒
之是近名也遂受而籍之以歸悉上送官世宗強還
之彬始拜賜悉以分遺親舊而不留一錢

宋開寶中劉溫叟任莒丞太宗在晉陽遣吏遺錢五百

千溫叟受之野廳事西舍令府吏封署而去明年重
午又送角黍執扇所遣吏卽送錢者視西舍封識宛
然還以白太宗太宗曰我錢尙不用况他人乎昔日
納之是不欲拒我也乃命輦歸邸因與上論當世名
節士具道溫叟前事太祖再三嘆賞宋史

宋范文正公少貧悴嘗與一術者遊會術者病篤告曰
吾善鍊水銀爲白金吾兒幼不足以付今以付子卽
以其方與所成白銀一斤封誌納文正懷中文正方
辭避而術者已絕後十餘年文正爲諫官術者之子
長文正呼而告之曰而父有神術昔之死也以汝尙

權衡一書

砥廉

士

幼故俾我收之今以還汝出其方並白金授之封誌
宛然朝野

宋石徂徠先生介讀書南都侍郎王濟餉以盤餐不受
曰今日固好明日又何如偶鈔

元世祖時宋故官禮謁大府必廣致珍玩廉希憲拒之
且語之曰汝等身仍故官或不次遷擢當念聖恩盡
力報効今所饋者若皆出已物我取之爲非義一或
係官事同盜竊若飲於民不爲無罪宜戒慎之元史
明宣宗時山雲鎮守廣西帥府老隸鄭牢性鯁直敢言
公問曰世謂爲將不忌貪廣西素尙貨利我亦可貪

否牢曰公初到如一新白袍一沾汚點墨終不可滴洗也公又曰人言土酋餽送之物苟不納彼必疑且忿奈何牢曰居官贖貨則朝廷有重法乃不畏朝廷反畏蠻子耶公笑而領之鎮廣西十餘年廉潔之操終始不渝雖不由牢之言而牢亦可尙云水東日記○植按宋洪邁容齋隨筆錄油污衣詩云一點青油污白衣斑斑駁駁起人疑縱使洗盡千江水爭似當初不汚時與此言正和表裏

明劉忠宣公大夏戊肅州貧甚諸司憚逆瑾母敢館穀者三學生徒輪食之有叅將某遣使致餽收其使不

權衡一書

砥廉

古

受勿返公曰吾老惟一僕日食不過數錢若受而僕竊之逃不將隻身陷此耶尋同成鍾尙書橐貲果爲僕竊而逃人服公先識云智囊

明鄭端簡公曉官文選時里中士宦有饋金銀首飾承篋以將而上覆之茗公直以爲茗也受之入夫人手撥茗知之亟請公入以語公公適然不動聲色第整理其茗篋如初出坐亭中召其人還謂曰吾初以家適乏茗故拜君惠頃入內詢家尙有餘茗心謝尊意已授之令持歸名賢錄

明謝杰萬曆中除行人冊封琉球却其餽其使入謝仍

以金餽卒言於朝而返之後巡撫南贛屬吏被薦者多賄謝杰曰賄而後薦干戈之盜薦而後賄衣冠之盜人以爲名言明史

明布政豐慶一日行部有知縣以百金爲燭饋之公未之省既而廳子以告公公徯曰試然之廳子曰然而不然也公曰不然則還之耳次日從容謂知縣曰汝燭不然自今無復爾矣名臣錄

明武起潛天啟中爲武清知縣有諸生爲人所訐納金酒甕以獻起潛邀學官及諸生貧者數人置甕庭中謂之曰美酒不可獨享與諸君共之酒盡金見其人

權衡一書

砥廉

主

惶恐請罪卽以金畀貧者明史
明陸樹聲曰魏沈介以舟行遇風絕糧從姚彪貸百斛鹽以易粟姚命覆鹽於江中曰明吾不惜惜所與耳弗與已矣而以惡言辱之爲不仁矣晉王脩齡貧乏陶範以一船米遺之却曰王脩齡雖飢當就謝仁祖索食何須陶胡奴不受已矣而以不屑詬之爲已甚矣故凡處人已之間遇事之可否以理裁之則可以氣加之則不可雜錄○植按君子立身之大節出處進退而外辭受最所宜嚴每讀古人名言字字珠璣如子思子曰妾與如棄物不忍以身爲器楊震曰

子知我知何謂無知。冠傷曰得財失行。吾所不取。廉希憲曰。所饋者一或係官。事同盜竊。若飲於民。不爲無罪。此數言何其厲而決也。公儀休曰。以嗜魚。故不受華歆曰。單車遠行。將無以懷璧爲罪。劉歆曰。吾無以報人。可常有愧乎。石徂徠曰。今日固好。明日又何如此。數言何其婉而旨也。欲覺晨鍾。令人深省。至於子路拯溺而受其牛。聖人亦以爲是。曹彬受饋而不竊其名。明主不以爲非。清也。而通斯大矣乎。

自奉之儉

春秋昭公三年。齊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居近市。湫隘隘。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辭曰。居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乃卒。復其舊宅。左傳
漢蕭何置田宅。必居窮僻處。爲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母。爲勢家所奪。
漢文帝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爲。史記

漢武帝時。霍去病爲將軍。天子爲治第。令視之。封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爲也。綱目
漢甄宇。字博士。每臘詔令賜博士羊。羊有大小肥瘦。議欲殺羊。稱分其肉。宇曰。不可。又欲投鉤。復恥之。宇因先取其最瘦者。由是不復有爭。後召會。詔問瘦羊甄博士。京師因以號之。東觀漢記
齊庾杲之。爲尚書郎。清貧自業。食惟有韭菹蒹菲。生韭雜菜。或戲之曰。誰謂庾郎貧。食鮭常有二十七種。言三九也。
齊中書郎周顒。於鍾山西立隱舍。清貧寡欲。獨處山舍。

王儉謂曰卿山中何所食曰亦米白鹽綠葵紫蓼文惠太子問菜食何味最勝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二條

齊書
隋文中子之服儉以潔無長物焉綾羅錦繡不入於室

曰君子非黃白不御婦人則有青碧小學

唐開元二年上以風俗奢靡制乘輿服御金銀器玩令有司銷毀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繡焚於殿前后妃以下毋得服用○司馬光曰明皇之始治能自刻厲節儉如此晚節猶以奢敗甚哉奢靡之易以溺人也治安纂要

權衡一書

砥廉

太

玄宗相張嘉貞不營家產有勅其市田宅者曰吾貴為將相何憂寒餒比見朝士廣占良田身沒之日適足為無賴子弟酒色之資吾不取也綱目

唐鄭餘慶清儉有重德一日召親朋官數人會食皆凌晨詣之餘慶呼左右曰爛蒸去毛莫切折項諸人以為必蒸鵝鴨之類逡巡每人前下粟米飯一器蒸葫蘆一枚相國發美諸人強進而罷雜說

唐肅宗為太子嘗侍膳尚食有羊臂臠上顧太子使割肅宗既割餘汚漫以餅潔之上熟視不憚肅宗徐舉餅啖之上大悅曰福當如是愛惜史氏

唐李師古跋扈憚杜黃裳為相未敢失禮乃命一幹吏寄錢數千緡并氈車子一乘亦近直千緡使者於宅門伺候有緣與白宅出從婢二人皆青衣襪襪問何人曰相公夫人使者遽歸以白師古師古乃折其謀終身不敢失節幽閑鼓吹

唐文宗性儉素聽朝之暇惟以書史自娛聲樂遊畋未嘗留意駙馬常處仁著夾羅巾上謂曰朕慕卿門第清素故有選尚如此巾服聽其他貴戚為之卿不須爾綱目

文宗嘗與六學士對便殿帝稱漢文恭儉因舉袂曰此權衡一書砥廉

充

三泮矣學士皆賀獨柳公權無言問之對曰人主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服辭濯之衣此小節耳非有益治道者帝徐曰卿有諍臣風可屈居諫議大夫乃自舍人下遷仍為學士知制誥新唐書

唐夏侯孜為左拾遺嘗著綠桂管布衫朝謁文宗問孜衫何太麤濫具以桂布為對此布厚可以欺寒他日上問宰臣朕察拾遺夏侯孜必貞介之士宰臣具以寄行今之類冉上嗟嘆久之亦效著桂管布滿朝皆倣效之布為之貴芝田錄

周太祖命王峻疏四方貢獻珍美食物下詔悉罷之詔

有曰所奉止於朕躬所害被於此庶又曰積於有司之中甚為無用之物○明邱濟曰唐白居易詩割我心頭肉市汝眼前恩進入瓊林庫歲久化為塵可與此詔並傳補衍義

宋太祖時永寧公主嘗衣貼繡鋪翠襦入宮帝止之曰汝後勿復為此公主曰此用翠羽幾何帝曰不然主家服此宮闈戚里必相效京城羽價高小民逐利傷生寢廣實汝之由汝生長富貴當念惜福豈可造此惡業之端主嘗言官家作天子豈不能用黃金裝肩與帝曰我以四海為富宮殿悉以金銀亦足辦但念

權衡一書

砥廉

子

我為天下守財古稱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苟以自奉養為意使天下之人何仰哉讀史筆記

宋太宗問蘇易簡物品何珍對曰物無定味適口者珍臣一夕痛飲夜半吻燥中庭月明殘雪中覆一盂羹連咀數根自謂仙廚鸞脯鳳胎殆恐不及欲作水壺先生傳因循未果也上笑而然之

宋真宗相李沆治第封邱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沆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為宰相廳事誠隘為太祝奉禮廳事已寬矣宋史二條

宋寇準出入宰相三十年不營私第處士魏野贈詩曰

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泊準南遷時北使至內宴語譯者曰孰是無地起樓臺相公談苑

宋仁宗嘗春日步苑中屢問顧皆莫測聖意及還宮中顧嬪御曰渴甚可速進熱水嬪御進水曰大家何不外面取水而致久渴耶帝曰吾屢顧不見僚子苟問之即有抵罪者故忍渴而歸天祿識餘○仁宗一夕因不寐而甚饑思食燒羊侍臣曰何不降旨取索仁宗曰比聞禁中每有取索外面遂以為例誠恐自此逐夜宰殺以備非時供應則歲月之久害物多矣豈可不忍一夕之餒也東軒筆錄

權衡一書

砥廉

主

宋張文節公知白為相自奉養如為河陽掌書記時所親或規之曰公今受俸不少而自奉若此公雖自信清約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譏公宜小從衆公嘆曰吾今日之俸雖舉家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由儉人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至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常如一日乎溫公家訓

宋杜和公為相食於家惟一麵一飯或美其儉公曰衍本一措大耳名位服用皆國家有俸入之餘以給親

族之貧者。常恐浮食。焉敢以自奉也。一旦名位爵祿。國家奪之。却為一指大。又將何以自養耶。比事摘錄

宋范文正公仲淹在杭州。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間請治第洛陽。樹園圃為逸老之地。公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况居室哉。吾今年逾六十。生且無幾。乃謀樹第治園。顧可待而居乎。吾之所患。在位高而難退。不患退而無居也。俸賜之餘。宜以贖宗族。無以吾為慮。類書

宋司馬光曰。吾家本寒族。世以清白相承。吾性不喜華靡。自為乳兒時。長者加以金銀華美之服。輒羞赧棄。

權衡一書

砥廉

圭

去之年二十。忝科名。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年曰。君賜不可違也。乃簪一花。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敢服垢敝以矯俗。干名但順吾性而已。先公為羣牧判官。客到未嘗不置酒。或三行。或五行。不過七行。酒沽於市。果止於梨棗栗柿。肴止於脯醢菜羹。器用瓷漆。當時士大夫家。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酒非內法。果饌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案。不敢會賓友。常數日營聚。然後敢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為鄙吝。故不隨俗奢靡者。鮮矣。嗟乎。風俗頹弊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

忍財之乎

明太祖造乘輿服御諸物。應用金者。命皆以銅。有司言費小不足。斬上曰。朕富有四海。豈吝於此。然所為儉約者。非身先之。何以率下。小用不節。大費必至。開奢汰之原。啟華靡之漸。未必不由小而致大也。明紀洪武三年。禁庶民之家。不得用金繡錦綺。紵絲綾羅。其首飾。並不許金玉珠翠。筆記○植按。帝王之家。皆不為僭。而太子可以啖潔餅。公主戒其衣翠襦。馬不許戴羅巾。貴而不侈。况臣民乎。若漢文計百金。則曰此中民十家之產也。每讀此語。覺愛民之心。溢於毫

權衡一書

砥廉

圭

褚宋祖曰。我為天下守財。當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大哉王言。具仁藹如矣。席寵之族。以蕩陵德。亦獨何哉。然而清士以飭躬為先。聖主以立制為大。錦繡金玉。禁越制之服飾。是成俗之本也。衫袖三浣。充儉德而進之。是帝德之宏也。義有相深。理取相發。書中凡一事而兼收二義者。大率以此。

嗜好之淡

春秋襄公十五年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
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爲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
我以不貪爲寶爾以玉爲寶若以予我皆喪寶也不
若人有其寶左傳

漢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帝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
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於
是還其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
方勿復來獻綱目

宋武帝清簡寡欲初朝廷未備音樂長史殷仲文以爲

權衡一書

祇廉

云

言帝曰日不暇給且所不能仲文曰屢聽自然能之
帝曰政以能則好之故不習耳寧州常獻虎魄枕光
色甚麗價盈百金時將北伐以虎魄燦金劍上大悅
命碎分賜諸將廣州常獻入筒細布一端八丈帝惡
其精麗勞人即付有司彈太守以布還之並制嶺南
禁作此布南史

魏世祖時有獻虎者問虎何食曰食肉詔曰下民屢糟
糠何忍以肉飼虎命虎賁射殺之虎苑

唐文宗將有事南郊有司進相撲人上曰我方清齋豈
合觀此事左右曰舊例皆有已在門外祇候上曰此

應是要賞物可向外相撲了即與賞物令去又嘗觀
聞雞優人稱歎大好鷄上口鷄既好便賜汝晉書
宋王旦被服質素有貨玉帶者弟以爲佳呈旦旦命繫
之曰還見住否弟曰繫之安得自見旦曰自負重而
使觀者稱好無乃勞乎亟還之宋史

宋至和元年京師疫內出犀角二令太醫和藥以療民
其一通天犀也左右請留供服御帝曰吾豈貴異物
而賤百姓哉立命碎之綱目

宋孫之翰人嘗與一石硯值三千貫曰此石呵之則水
流孫曰一日用一挑水僅值一文何所用之不受偶

權衡一書

祇廉

重

元尙文爲中書右丞西域賈人有奉珍寶進售者其價
六十萬錠省臣平章頤謂文曰此所謂神忽大珠也
六十萬酬之不爲過矣一坐傳玩文問何所用之平
章曰含之可不渴熨面可使目有光文曰一人含之
千萬人不渴則誠寶也若一寶止濟一人則用已微
矣吾之所謂寶者米粟是也有則百姓安無則天下
亂以功用較之豈不愈於彼乎元史
元仁宗平居服御質素不事遊燕不喜征伐不崇貨利
近侍有言胡賈美珠帝曰吾服御雅不喜珠玉生民
膏血不可輕耗也讀史

元至正十九年。方國珍以溫台慶元三郡附明。又。以金玉飾馬鞍轡來獻。太祖曰。吾方有事。日方所需者。文。武。材。能。所。用。者。穀。粟。布。帛。其。他。實。玩。非。所。好。也。悉。却。之。續綱目

明永樂二年。山西民言介休縣出五色石。可備器用者。上曰。此覬倖小人不可聽。官府求一物。即百姓受一害。數年兵革災荒。百姓困苦未息。何得更以此困之。乎。杖而遣之。讀史筆記

補錄

吳有被裘而夏月荷薪于道。道有遺金。不顧。季札見而呼之曰。荷薪者何不取金。翁笑曰。君何居之高。視之卑。貌之君子而。言之野也。吾有君不君。有友不友。當暑衣裘。君疑取金者乎。請問姓氏。曰。君乃皮相之士。何足與言姓氏。遂去。

趙簡子乘敝車。瘦馬。衣羊殺裘。其宰進諫曰。車新則安。馬肥則往來疾。狐白之裘。溫且輕。簡子曰。吾非不知也。吾聞之。君子服善則益恭。細人服善則益倨。我以自備。恐有細人之心也。

宋范文正公為諸生時。貧甚。嘗讀書僧舍。每日不再舉火。盡粥斷齋。以供朝夕。安如也。

朱范忠宣公平生自奉粗糲。無重食。不擇滋味。每退食。自公易衣短褐。率以為常。子弟有請教者。公曰。惟儉可以助廉。可以成德。

宋司馬溫公在洛下。與諸故老時游集。相約酒行果實。食品皆不得過五兩。之與率會。○蘇子瞻居黃州時。子瞻既絕俸而往還者亦多貧困。乃微溫公真率會。而後殺為三。自言有三養。一曰安分以養福。二曰寬。冒以養氣。三曰省費以養財。○子瞻曰。吾借王叅軍。

地種菜不及半畝而吾與子過終年飽菜夜半顧而
煮之味含土膏氣飽霜露雖菜肉不能及也因作詩
曰秋來霜露滿東園蘆服生兒芥有孫我與何會同
一飽不知何苦食雞豚

宋呂汲公以百緣遺伊川先生伊川辭之時族兄子在
旁勸伊川受之伊川曰公之所以遺願者以願貧也
公為宰相能進天下之賢隨材而任之則天下受其
賜何獨願貧也公帛固多恐公不能周也

宋孫薪擢元祐中第與黃葆為太學舊遊後黃以御史
出守處州薪不肯詣郡謁黃約以勸農日會于涸溪

權衡一書

砥廉

天

至期有欲賄黃者將因薪納之先俾家僮導意薪曰
謹勿語使吾聞是入耳

明王端毅公恕為太宰嘗語人曰宋人有言凡仕于朝
者以餽遺及門為恥仕于外者以苞苴入都為恥今
動輒曰贊儀贊儀而不羞于人我寧不自恥哉

明章拯楓山先生姪也官至司空清操淳樸與楓山等
致政歸有俸餘四百金楓山知之大不樂曰汝此
行做一場買賣同大有生息拯有慚色

明董損齋成進士後造謁劉忠宣公留之飲飯麥糲饌
惟糟蝦一碟無他具董因感省終殊持雅操云十餘

明京師魏孝廉琦與山東毛相國東堂公交最驩當相
國歸寄二箱于孝廉即命置堂廡下亦不問所貯何
物至十四五年相國卒孫來襲廕始索之孫意棄擲
若此必無長物既發內貯金千餘兩亦有劄記其數
並謂出俸賜之餘無不大駭和史

權衡一書

砥廉

二七

用諫 四

直諫

春秋隱公五年春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寶。器用之資。阜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畧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及臧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于

權衡一書

用諫

寡人寡人不敢忘。莖之加一等。

桓公二年取郕大鼎于宋。納于太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今滅德立違。而與其賂器于太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郕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義士猶或非之。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于太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于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左傳。○植按。周季世。卿執政。罕知匡君之義。如臧孫父子。濟美以直諫。顯于時。春秋二百四

十年中。鮮其婉矣。

齊景公田。十有八日。不反。晏子往見曰。國人皆謂君安野而好獸。無乃不可乎。公曰。寡人有吾子。猶心之有四肢也。有四肢。故心得佚。晏子曰。若心有四肢而得佚。則可令四肢無心乎。公乃罷田而歸。晏子

趙簡子有臣尹綽。赦厥簡子曰。厥愛我。諫我必不于衆人中。綽也不愛我。諫我必于衆人中。尹綽曰。厥也愛君之醜。而不愛君之過也。臣愛君之過。而不愛君之醜。孔子曰。君子哉。尹綽。面訾不譽也。說苑

漢武時。汲黯好直諫。數犯主之顏色。天子方招文學儒

權衡一書

用諫

二

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羣臣或數黯。黯對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于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史記

漢陽朔二年。王氏愈盛。郡國守相刺史。皆出其門。劉向謂陳湯曰。今外家日盛。其漸必危。劉氏。吾幸得以同姓末屬。累世蒙漢厚恩。上以我先帝舊臣。每進見。常加優禮。吾而不言。孰當言者。遂上封事。極諫。有曰。王氏與劉氏。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

之危。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于外親。降爲卑隸。縱不爲身。奈宗廟何。書奏。天子召見。向歆。息悲傷其意。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然終不能用其言。

周主贊時樂運與。槐詣朝堂。陳帝入失。其一事多獨斷。不參宰輔。其二采女實宮。儀同以上女。不許輒嫁。其三入後宮。數日不出。所須開奏。多附宦者。其四寬刑未幾。更嚴前制。其五高祖斲雕爲樸。今乃遽窮奢麗。其六徭賦下民。以奉俳優。角抵。其七上書字誤者。卽治其罪。其八玄象垂戒。不能修布德政。若不革茲。

權衡一書

用諫

三

八事。臣見周廟不血食矣。周主大怒。將殺之。元巖嘆曰。臧洪同處人猶顧之。況比干乎。若樂運不免。吾將與之同斃。乃詣閤請見。曰。樂運不顧其死。欲以求名。陛下不加勞而遣之。以廣聖度。周主感悟。召運賜御食而罷之。二條綱目

隋開皇初。上嘗怒一郎于殿前。笞之。諫議大夫劉行本進曰。此人素清。其過又小。願陛下少寬假之。上不顧。行本于是正當上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臣左右。臣言若是。陛下安得不聽。臣言若非。當致之于理。以明。豈得輕臣而不顧也。因置笏於地而退。上歎。

容謝之。遂原所笞者。隋書

唐二十二年。廢太子勇爲庶人。帝召東宮官屬。切責之。皆惶懼無敢對者。沈馬李綱獨曰。廢立大事。今文武大臣皆知其不可。而莫敢發言。臣何敢畏死。不一爲陛下別白言之乎。太子性本中人。可與爲善。可與爲惡。向使陛下擇正人輔之。足以嗣守鴻基。今乃以唐令則爲左庶子。鄒文騰爲家令。二人惟知以絃歌鷹犬娛悅太子。安得不至於此。是則此乃陛下之過。非太子之過也。因伏青蒲。泣涕鳴咽。帝慘然。會尚書右丞缺。有司請人。帝指綱曰。此崔右丞也。卽用之。綱目

權衡一書

用諫

四

唐魏徵容貌不逾中人。而有膽畧。善回人主意。每犯顏苦諫。或上怒甚。亦爲之霽威。上嘗得佳鵲。自贊之。望見徵來。匿懷中。徵奏事故。久鵲竟死。懷中嘗謂告上。冢還言于上。曰。人言陛下欲幸南山。嚴裝已畢。而竟不行。何也。上笑曰。初實有此心。畏卿嗔。故中輟耳。房玄齡高士慶。嘗遇少府監竇德素于路。問北門近何營繕。德素奏之。上怒讓玄齡等曰。君但知南牙政事。北門小營繕。何預君事。玄齡等拜謝。徵進曰。玄齡等爲陛下股肱耳目。于中外事。豈有不應知者。使所營是則當助成之。非則當請罷之。不知何罪而責亦何。

罪而謝也。上甚愧之。及卒。上謂侍臣曰。人以銅爲鏡。可以整衣冠。以古爲鏡。可以見興替。以人爲鏡。可以知得失。魏徵沒。朕亡一鏡矣。綱目貞觀十三年。魏徵上疏曰。臣奉事幃幃十餘年。陛下許臣以仁義之道。守而不失。儉約樸素。終始弗渝。德音在耳。不敢忘也。頃年以來。寢不克終。謹用條陳。裨萬分之一。陛下在貞觀初。清淨寡欲。化被荒外。今萬里遣使。市索駿馬。并訪怪珍。昔漢文帝却千里馬。晉武帝焚雉頭裘。陛下居常論議。遠希堯舜。今所爲更欲處漢文。晉武下乎此。不克終一漸也。貞觀初。護民之勞。煦之如子。

權衡一書

用諫

五

不輕營爲。頃既奢肆。思用人力。乃曰。百姓無事。則易驕。勞役則易使。自古未有百姓逆樂而致傾敗者。何有逆畏其驕。而爲勞役哉。此不克終二漸也。貞觀初。役已以利物。比來縱欲。以勞人。雖愛人之言。不絕於口。而樂身之事實切。諸心無端。營構輒曰。弗爲此。不便我身。推之人情。誰敢復爭。此不克終三漸也。貞觀初。親君子。斥小人。比來輕褻小人。禮重君子。重君子也。恭而遠之。輕小人也。狎而近之。近之莫見其非遠之。莫見其是。莫見其是。則不待間而疎。莫見其非。則有時而昵。此不克終四漸也。貞觀初。不貴異物。不作

無益。而今難得之貨。雜然並進。玩好之作。無時而息。上奢靡而望下樸素。力役廣而冀農業。與不可得已。此不克終五漸也。貞觀初。求士如渴。賢者之所舉。卽信而任之。取其所长。常恐不及。比來由心好惡。以衆賢舉。而用以一人毀。而棄雖積年任而信。或一朝疑而斥。夫行有素履。事有成迹。一人之毀。未必可信。積年之行。不應頓虧。陛下不察其原。以爲臧否。使讒佞得行。守道疎間。此不克終六漸也。貞觀初。高居深拱。無田獵畢弋之好。數年之後。志不克回。鷹犬之貢。遠及四夷。晨出夕返。馳騁爲樂。變起不測。其及救乎。此

權衡一書

用諫

六

不克終七漸也。貞觀初。遇下有禮。羣情上達。今外官奏事。顏色不接。間因所短。詰其細過。雖有忠款。而不得伸。此不克終八漸也。貞觀初。孜孜治道。常若不足。比恃功業之大。負聖智之明。長傲縱欲。無事與兵。問罪遠夷。親狎者阿旨。不肯諫疎。遠者畏威。不敢言積而不已。所損非細。此不克終九漸也。貞觀初。頻年霜旱。畿內戶口。並就關外。携老扶幼。來往數年。卒無一戶亡去。此由陛下矜育撫卹。故死不携二也。比者疲于徭役。關中之人。勞敝尤甚。雜匠當下。顧而不遣。正兵皆上復。別驅任市物。綴屬于屋。通子背望于道。脫

有一穀不收。百姓之心。恐不能如前日之怙泰。此不克終十漸也。千載休期。時雖再得。明主可為。而不為臣。所以鬱結長嘆也。疏奏。帝曰。朕今聞過矣。願收之以終善道。新唐書

唐高宗永淳元年。作奉天宮。李善感諫曰。數年不稔。餓殍相望。四夷交侵。兵車歲駕。陛下宜恭默思道。以禳災譴。乃更廣營宮室。勞役不休。天下莫不失望。上不納。自褚遂良韓瑗之死。中外以言為諱。幾二十年。及善感始諫。天下謂之鳳鳴朝陽。綱目

唐德宗時。陸贄輔政。不敢自顧重事。有可否必言之。所

權衡一書

用諫

七

言皆剴拂。帝短想。到深切。或規其太過者。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違他恤乎。新唐書

唐貞元中。陽城自處士徵為諫議大夫。拜官不辭。人皆想望風采。及至。諸諫官紛紛言事細碎。天子益厭之。而城方與客日夜痛飲。人莫能窺其際。皆以為虛得名耳。韓愈作諍臣論。以譏之。城亦不以屑意。及陸贄等坐貶。上怒未解。中外惴恐。以為罪且不測。無敢救者。城即帥諫官守延英門。上疏論裴延齡姦佞。贄等無罪。上大怒。欲罪之。太子為營救。乃解。令宰相論遣之時。朝夕相延齡。城口脫以延齡為相當。取白麻毀

之。慟哭于廷。上乃以城為國子司業。

唐憲宗時。李絳嘗面陳吐突承璀專橫。語極懇切。上作色曰。卿言太過。絳泣曰。陛下置臣于腹心耳目之地。若臣畏避左右。愛身不言。是臣負陛下言之。而陛下惡聞。乃陛下負臣也。上怒解。曰。卿所言皆人所不能言。真忠臣也。他日盡言。皆應如是。遂以為中書舍人。學士如故。上嘗欲近獵苑中。至蓬萊池西。謂左右曰。李絳必諫。不如且止。

唐敬宗遊行無常。昵比羣小。大臣罕得進見。浙西觀察使李德裕獻丹。展六箴。一曰宵衣。以諷視朝稀晚。二

權衡一書

用諫

八

日正服。以諷服御乖異。三日罷職。以諷徵求玩好。四日納誨。以諷侮棄。五日辨邪。以諷信任群小。六日防微。以諷輕出遊幸。其納誨箴。畧曰。漢成帝流湏。舉白浮鍾。魏叔明後汰陵。胥作官忠。雖不忤。善亦不從。以規為瑣。是謂塞聰。防微箴。畧曰。亂臣猖獗。非可連數玄服。莫辨觸。如什。何谷微行。射豕塞路。俱漢書

唐明宗時。大理少卿康澄上疏言時事。其言曰。為國家者。有不足懼者五。深可畏者六。三辰失行。不足懼。天象變見。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崩川竭。不足懼。

水旱虫蝗不足懼也。賢士藏匿深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狗深可畏。廉耻道喪深可畏。毀譽亂真深可畏。直言不聞深可畏也。皆切中時病。

五平

宋趙普剛毅果斷。未有其比。嘗奏薦某人為某官。太祖不用。普明日復奏其人。亦不用。明日又奏。太祖怒。碎裂奏牘。擲地。普顏色不變。跪而拾之。以歸。他日補綴舊紙。復奏如初。太祖乃悟。幸用其人。又有羣臣當遷官。太祖素惡其人。不與。普堅以為請。太祖怒曰。朕固不為遷官。卿若之何。普曰。刑賞天下之刑。賞陛下豈得以喜怒專之。太祖怒甚。起。普亦隨之。太祖入宮。普

權衡一書

用諫

九

立於宮門。久之不去。竟得俞允。

宋史

宋端拱二年。作開寶寺塔。藏佛舍利也。高三百六十尺。費億萬計。踰八年始成。知制誥田錫嘗上疏云。衆謂金碧煒煌。臣以為塗膏燬血。帝亦不怒。及為諫議大夫。直言時政得失。每指斥將相備位。無所籌謀。封疏凡五十二奏。悉焚之。曰。直諫臣職也。豈可藏副。示後以賣直耶。咸平六年卒。真宗謂李沆曰。田錫直臣也。朝廷少有關失方在。思慮錫之章疏。已至矣。嗟惜久之。

續綱目

宋太宗以姚坦為益王府胡善王。普於邸中為假山。既

成。召賓僚置酒共觀之。坦獨俛首。王強使視。曰。但見血山耳。安得假山。王驚問故。坦曰。在田舍時。見州縣催租捕人父子兄弟送縣。鞭笞流血。被體。此假山皆民租稅所為。非血山而何。是時太宗亦為假山。聞而毀之。

宋史

宋天聖中。太后臨朝。叅政魯宗道屢有獻替。后嘗問唐武后何如。主對曰。唐之罪人也。幾危社稷。后默然。有小臣方仲弓請立劉氏七廟。后問諸諸臣。衆不敢對。宗道獨進曰。若立劉氏七廟。如嗣君何。乃止。后嘗與帝同幸慈孝寺。欲乘輦先行。宗道以夫死從子之義。

權衡一書

用諫

十

爭之后。遽命輦後乘輿。宗道剛正嫉惡。遇事敢言。貴戚用事者皆憚之。目為魚頭。叅政因其姓。且言骨鯁也。

續綱目

宋王素既升。莖憲風力愈勁。嘗與同列奏事。上有不懌。衆皆引去。素方論列是非。俟得旨乃退。帝嘆曰。真御史也。

言行錄

宋神宗召見蘇軾。問方今政令得失。安在。雖朕過失。指陳可也。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忠不明。不惠不勤。不思不斷。但思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鎮以安靜待物之來。然後應之。神宗悚然曰。卿三

言朕當熟思之

宋元祐初范祖禹間禁中覓乳媪以帝年十四非近女色之時上疏勸進德愛身又乞宣仁后保護上躬言甚切至既而宣仁論祖禹以外議皆虛傳祖禹復上疏曰外議雖虛亦足為先事之戒臣侍經左右不敢避妄言之罪凡事言於未然則誠為過及其已然則又無所及言之何益陛下寧受未然之言勿使臣等有無及之悔

宋史二條

宋劉安世除諫官數年正色立朝面折廷諍或逢盛怒則執簡却立俟威少霽復前抗辭旁列者見之蓄縮

權衡一書

用諫

士

聳汗蘇軾嘗評元祐人物曰器之真鐵漢

續綱目

宋大觀三年左正言陳禾除給事中時童貫權益張與黃經臣胥用事陳禾曰此國家安危之本也未拜命

首抗疏劾貫經臣怙寵弄權願亟竄之遠方論奏未終上拂衣起不引上衣請畢其說衣裾落上曰正言

碎朕衣矣禾言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報陛下此曹今日受富貴之利陛下他日受危亡之禍言

愈切上變色曰卿能如此朕復何憂內侍請上易衣上却之曰留以旌直臣翌日貫等相率前訴謂國家

極治安得此不祥語竟謫監信州酒稅

宋徽宗自政和後多微行及蔡京謝表輕車小輦七賜

臨幸自是邸報聞四方秘書省正字曹輔上疏略曰

陛下厭居法宮時乘小輦出入屋陋之中郊垌之外

極遊樂而後返臣不意陛下當宗廟社稷付託之重

玩安忽危一至於此夫君之與民本以人合合則為

腹心離則為楚越畔服之際在於斯須甚可畏也萬

一當乘輿不戒之初一夫不逞包藏禍心雖神靈垂

護然亦損威傷重矣又況有臣子不忍言者可不戒

哉王得疏出示宰臣令赴都堂審問太宰余深曰輔

小官何敢論大事輔對曰大官不言故小官言之官

權衡一書

用諫

士

有大小愛君之心則一也少宰王黼陽顧左丞張邦

昌右丞李邦彥曰有是事乎皆應以不知輔曰茲事

雖里巷細民無不知相公當國獨不知耶會此不知

焉用彼相黼怒其侵已令吏從輔受詞輔操筆曰區

區之心一無所求愛君而已退待罪於家黼奏不重

責輔無以息浮言遂編管郴州輔將言知必獲罪召

子紳來付以家事乃開戶草疏夕有惡鳥鳴屋心知

其不祥弗恤也

宋靖康初胡安國在省一月多在告之日及出必有所

論列或曰事之小者蓋姑置之安國曰事之大者無

不起於細微。今以小事為不必言。至於大事。又不收言。是無時而可言也。人服其論。

宋高宗時杜莘老嘗嘆曰。臺諫當論天下第一事。若有所畏。姑言其大。是欺其心。不敬其君者也。及任言責。

極言無隱。取衆所指目者。悉擊去。聲振一時。都人稱。

骨鯁敢言者。必曰杜殿院。

宋史四條

宋任伯雨性剛鯁。為諫官。僅半載。所上一百八疏。皆係。

天下治體。號懋章。

東都事畧

宋孝宗時張栻每進對。必自盟於心。不可以人主意。輒有所隨順。帝嘗言。伏節死義之臣。難得。栻對當於犯。

權衡一書

用諫

主

顏敢諫中求之。若平時不能犯顏敢諫。他日何望其。伏節死義。帝又言。難得辦事之臣。栻對陛下當求曉事之臣。若但求辦事之臣。則他日敗陛下事者。未必非此人也。

續綱目

宋淳熙十年黃洽為御史中丞。直言無隱。然所論列。未嘗撓撫細故。嘗奏云。因言固可以知人。輕聽亦至于失人。是故聽言不厭其廣。廣則庶幾其無壅。擇言不厭其審。審則庶幾其無誤。帝深然之。

宋史

元世祖暮年桑哥專權。納賄中書之政漸弛。上初不知也。徹里為御史中丞。力言之。至再不聽。且怒。命批其。

頰。遣之一日上。坐便殿中。徹里入。上作色迎謂之曰。

又欲言桑哥耶。曰。然。臣諱思之。國家置臺諫。猶人家。

畜犬也。賊至而犬吠。主人不見。乃雖犬吠。遂不吠。豈。

良犬乎。上悟。領之。未幾桑哥敗。

東園友聞

明太祖時歐陽韶授監察御史。常侍直。帝乘怒將戮人。

他御史不敢言。韶超跪殿廷下。倉卒不能措詞。急捧。

手加額呼曰。陛下不可。帝察韶朴誠。為霽威。從之。

明史

明妖僧繼曉有寵於憲祖。為建末昌寺。太監梁芳主其事。刑部主事林俊草疏極言。疏成。鎖吏閣中。使書每。

權衡一書

用諫

古

遇繼曉及梁芳名。空之。書成。使填吏大駭。叩頭泣泣。不已。妻覺之。俊御家素嚴。不敢諫。令其僕告於俊所。厚侍讀吳希賢力諫止之。俊曰。吾志已決。不可回也。但事後煩君為傳耳。因貨其所乘馬。區處家事畢。費赴通政司投之。語通政司張某曰。請屏人視。張閱之。竟嘆曰。君能言人所不能言。吾輩愧之。然雷霆之下。恐未易處。君宜再思。俊曰。吾思已三矣。云再也。真疏於案而去。疏入。詔下錦衣獄。杖謫姚州判官。後軍都督府經歷張敬爭之。亦坐謫。宗州知州南京兵部尚書王恕極言。二人之謫非罪。有詔召還。復職。改調南。

京後出見者莫不為之吐舌而後慨然無所顧慮繼
曉亦坐是尋竄寺不成建矣通紀○植按後疏有曰
今年以來南京地動災疫接日月繼蝕野熊入城
陝西山西河南連年饑饉人民流離繼曉以奸淫匿
罪之徒欺罔聖聽發帑數十萬建大鎮國寺以有
限之財供無益之費臣謂不斬繼曉異日之禍未可
知也而梁芳引用邪佞以進貢買辦為名盜祖宗百
餘年之府庫殆盡今內而朝臣外而閭井莫不欲食
梁芳繼曉之肉而卒不敢以此言進者所惜者官所
畏者死耳臣獨何忍畏而不言以為陛下仁聖之累

權衡一書

用諫

十五

耶可謂直言不諱故觸怒特甚而直聲亦震天下

明世宗享國日久不親朝深居而專意齋醮督撫大
吏爭上符瑞禮官輒表賀廷臣自楊最楊爵得罪後
無敢言時政者戶部主事許嘉靖四十五上年疏
曰陛下天姿英斷過漢文遠甚然精銳未久妄念牽
之而去二十餘年不親朝法紀漸廢名器日濫二王
不稱見人以爲薄於父子以猜疑誹謗辱臣下人
以爲薄於君臣樂西苑而不返人以爲薄於夫婦吏
貪官橫民不聊生水旱無時盜賊滋熾修齋建醮相
率進香仙桃天藥同辭表賀建宮築室則將作竭力

經營購香市寶則度支差求四出無一人肯為陛下
正言者夫齊熙所以求長生也然堯舜禹湯文武未
能久世不終下之亦未見方外士歷漢唐宋至今存
者陛下師事陶仲文仲文則已死矣彼不長生而陛
下何獨求之乎帝得疏大怒抵之地少頃復取讀之
日再三為感動太息留中者數日又曰朕不自謹惜
致此疾困使朕能出御便殿豈受此人詬詈耶遂逮
瑞下詔獄帝崩始獲釋明史

權衡一書

用諫

十六

姚鍊

春秋宣公十有一年冬。楚子爲陳夏氏仇故伐陳。殺微舒。因縣陳。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微舒不道。寡人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汝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微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

權衡一書

用諫

七

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

昭公三年。齊景公欲更晏子之宅。辭曰。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旣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繫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賤景公爲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昭公九年。晉荀息卒。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請以公使尊許之。而遂酌以飲。工曰。汝爲君耳。將司聽也。君之卿佐。是爲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汝弗

聞而樂是不聰也。又飲外嬖嬖叔曰。汝爲君目。將司明也。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而汝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味以行氣。氣以賀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公說。徹酒。初。公欲廢智氏而立其外嬖。爲是悛而止。

昭公二十有八年冬。晉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贈以女樂。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閭沒女。寬曰。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庭。饋入召之。比置三嘆。旣食。使坐。魏子曰。諺曰。惟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

權衡一書

用諫

六

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久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嘆。中置自告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嘆。及饋之畢。願以小人腹爲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解。梗陽人。左傳

齊桓公問於管仲曰。國何患。對曰。患夫社鼠。桓公曰。何謂也。對曰。夫社。束木而塗之。鼠因往託焉。燬之則恐。燒其木。漚之則恐。敗其塗。此鼠所以不可得而殺者。以社故也。夫國亦有社鼠。人主左右是也。內則蔽善。惡於君上。外則賣權重於百姓。不誅之則爲亂。誅之則爲人主所察。據腹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人有

酤酒者爲器甚潔。清置表甚長。而酒酸不售。問之里人。其故里人曰。公之狗猛。人孳器而入。且酤公酒。狗迎而噬之。此酒所以不售也。夫國亦有猛狗用事者。也有道術之士。欲明萬乘之主。而用事者迎而蔽之。此亦國之猛狗也。左右爲社鼠。用事者爲猛狗。則道術之士不得用矣。此治國之所患也。諫苑

衛靈公寵彌子瑕。子瑕蔽明。擅政。字。見于公曰。向者

夢見竈爲見君矣。公曰。吾聞夢見日者爲見君。而胡以竈耶。無說則死。對曰。日者光明燭於天。非物所得而燭之也。竈者前一人燭之。則它無由以見。今得無

權衡一書

用諫

充

有煬君者。乎使舉國之人。徒見其人之威權赫赫。而不知有君臣。是以知君之爲竈也。公曰。善。乃絀子瑕。

治安

周威烈王時。魏文侯使樂羊伐中山。克之。以封其子擊。

他日問於羣臣曰。我何如主。皆曰。仁君。任座曰。君得

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何謂仁君。文侯

怒。座起出。次問翟璜。對曰。仁君也。文侯曰。何以知之。

對曰。君仁。則臣直。向者任座之言。直是以知之。文侯

悅。使璜召座而反之。親下堂迎爲上客。綱目

魏王莖有日矣。天大雨雪。至于牛目。群臣多諫于太

子者曰。雪甚如此而行葬。民必甚疾之。官費又恐不給。請弛期更日。太子曰。爲人子者。以民勞與官費用

之故。而不行先王之葬。不義也。子勿復言。群臣皆莫敢諫。犀首曰。是其惟惠公乎。請告惠公。惠公曰。諾。駕

而見太子曰。葬有日矣。太子曰。然。惠公曰。昔王季歷

葬於渦山之尾。樂水齧其墓。見棺之前。文王曰。謠

先君必欲一見群臣百姓也。天故使樂水見之。於是

出而爲之張朝。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此文王

之義也。今葬有日矣。而雪甚及牛目。難以行。太子爲

及日之故。得無嫌於欲亟葬乎。先王必欲少留而撫

權衡一書

用諫

子

社稷安黔首也。故使雨雪甚。因弛期而更爲日。此文王之義也。太子曰。甚善。更擇葬日。呂氏春秋

齊孟嘗君將西入秦。賓客諫之百通。則不聽也。日以人

事諫我。我盡知之。若以鬼道諫我。我則殺之。謁者入

曰。有客以鬼道聞。曰。請客入。客曰。臣之來過淄水上

見一土偶人。方與木梗人語。木梗人謂土偶人曰。子

先土也。持子以爲偶人。遇天大雨。水潦立至。子必沮

壞。應曰。我沮乃反吾真耳。今子東國之桃也。刻子以

爲梗。遇天大雨。水潦並至。必浮子汎汎乎不知所止

今秦四塞之國也。有虎狼之心。恐其有木梗之患於

是孟嘗君遂巡而退卒不敢西嚮秦說苑

漢高帝六年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爭功不決上在洛陽宮從複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偶語問留侯對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所封皆故人所誅皆仇怨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又恐見疑故相聚謀反耳上愛曰奈何留侯曰陛下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數害我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則羣臣人人自堅矣乃封齒爲什方侯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羣臣喜曰雍齒且侯我屬無患矣○宋司馬光曰張良爲高帝腹心宜其知

權衡一書

用諫

主

無不言安有聞諸將謀反待帝自見然後乃言之邪蓋以帝數用愛憎行誅賞群臣往往有缺望自危之心故良因事納忠以變移帝意使上無阿私下無猜懼可謂善諫矣綱目

漢張釋之從文帝行至霸陵上頓謂羣臣曰以北山石爲樽用紆絮斷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前進曰使其中有可欲者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其中無可欲者雖無石柁又何戚焉帝稱善史記漢景帝時田叔爲魯相民以王取其財物自言者百餘人叔取其渠率二十人笞怒之曰王非汝主耶何敢

自言主魯王聞之大慙發中府錢使相償之相曰王自使人償之不爾自王爲惡而相爲善也王好獵相常從入苑中王輒休相就館相常暴坐苑外終不休日吾王暴露獨何爲舍王以故不大出游

漢元帝永光元年秋上耐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御史大夫薛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汙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上不悅先驅光祿大夫張猛進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耶乃從橋二條漢書

權衡一書

用諫

主

元帝時石顯專權五鹿充宗用事京房嘗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耶將以爲賢也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也上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必然之道也幽厲何不覺寤而更求賢易爲卒任不肖以至於此上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寤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然則任豎刁趙高政治日亂盜賊滿山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寤乎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

耳房因免冠頓首曰。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
示萬世之君。今陛下卽位以來。春秋所紀災異盡備。
陛下視今爲治。耶亂耶上。日亦極亂耳。尚何道。房曰。
今所任用者。誰與上日然。幸其愈於彼。又以爲不在。
此人也。房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後之視今。
猶今之視前也。上良久乃曰。今爲亂者誰哉。房曰。明
主宜自知之上。日不知也。如知何故用之。房曰。上最
所信任。與國事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上
亦知之。謂房曰。已論房罷出。後上亦不能退顯也。目綱
○植按宋儒胡致堂寅以房爲交淺言深。不明語默。

權衡一書

用諫

三

進退之幾。余謂國政有失。大臣不言。則小臣亦當言
之。似未可輕議。而其善言婉入。有納約自牖之義。諫
疏之中。豈易多得。房之學易不醇。自另是一事。未可
以彼而概之此也。

漢光武時。郭皇后廢。郭憚言於帝曰。臣聞夫婦之好。父
不能得之於子。況臣能得之於君乎。是臣所不敢言。
雖然。願陛下念其可否之計。勿令天下有議社稷而
已。帝曰。憚善。恕已量主知我。必不有所左右而輕天
下也。後漢書

魏陳羣前後數密陳得失。每上封事。輒削其草。時人及

其子弟。莫能知也。論者或訛羣居位拱默。正始中。詔
撰羣臣上書。以爲名臣奏議。朝士乃見羣諫事。皆嘆
息焉。魏書

晉時。劉聰太保劉殷。不爲犯顏忤旨。然因事進規。補益
甚多。嘗戒子孫曰。事君當務幾諫。凡人尚不可面斥。
其過况萬乘乎。夫幾諫之功。無異犯顏。但不彰君之
過。所以爲優耳。綱目

魏文成帝時。高允好切諫。事有不便。允輒求見。屏人極
論。或自朝至暮。或連日不出。語或痛切。魏主不忍聞。
令左右扶出。然終善遇之。時有上書爲激訐者。魏主

權衡一書

用諫

三

謂羣臣曰。君父一也。父有過。子何不作書于衆中。諫
之。而于私室屏處。諫者豈非不欲其父之惡彰於外。
耶。至於事君。何獨不然。君有得失。不能面陳。而上表
顯諫。欲以彰君之短。明已之直。此豈忠臣所爲乎。如
高允者。乃真忠臣也。朕有過。未嘗不面言。朕聞其過。
而天下不知。可不謂忠乎。

唐高祖與蘇世長有舊。以爲諫議大夫。嘗侍宴披香殿。
酒酣。謂唐主曰。此殿煬帝之所爲耶。唐主曰。卿諫似
直而實多詐。豈不知朕之所爲乎。對曰。臣實不知。但
見其華侈如傾宮鹿臺。非興王之所爲耳。昔侍陛下

於武宮。見所居宅。僅庇風雨。當時亦以為足。今因隋之宮室。已極侈矣。而又增之。將何以矯其失乎。唐主深然之。二條

唐太宗時。閹豎使還。妄有所奏。發太宗甚怒。魏徵諫曰。閹豎狎近左右。言語輕而易信。浸潤之譖。為患特深。以今日之明。必無所慮。為子孫後。不可不杜絕其原。太宗笑曰。非公朕安得聞此言。名臣奏議

文德皇后既薨。帝念后不已。於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嘗引魏徵同登。徵熟視曰。臣昨昏不能見。上指示之。徵曰。臣以為陛下望獻陵。若昭陵。則臣固見之矣。帝

權衡一書

用諫

三

泣為毀觀。○太宗問魏徵曰。羣臣上書可采。及召對多失次。何也。對曰。臣觀有司奉事。常數日思之。及至上前。三分不能道一。况諫者拂意。觸忌。非陛下借之詞色。豈敢盡其情哉。上由是接羣臣詞色愈溫。綱目

唐永徽中。谷那律嘗從獵。途中遇雨。高宗問雨衣若為得不漏。那律曰。能以瓦為之。不漏也。高宗深賞之。賜絹帛二百疋。大唐新語

唐嗣聖中。李昭德密言於太后曰。魏王承嗣權太重。太后曰。吾姪也。故委以腹心。昭德曰。姑姪之親。何如父子。子猶有負。其父者。况姪乎。太后默然。遂罷承嗣。

政事。○太后自垂拱以來。任用酷吏。誅唐宗戚大臣。補闕朱敬則上疏曰。李斯相秦。用刻薄變詐。以屠諸侯。不知易之以寬和。卒至土崩。此不知變之禍也。漢高祖定天下。陸賈叔孫通說之以禮義。傳世十二。此知變之善也。自文明草昧。天地屯蒙。三叔流言。四凶構難。不設鉤距。無以應天。順人不切。刑名不可。推姦息暴。故開告端。以禁異議。然急趨無善迹。促杜少和聲。向時之妙策。乃當今之芻狗也。伏願覽秦漢之得失。考時事之合宜。室羅織之源。掃朋黨之迹。使天下蒼生坦然大悅。豈不樂哉。太后善之。賜帛三百段。○

權衡一書

用諫

三

宋胡寅曰。凡說人以善而不深得其為惡之本情。則情不可格。而善無自入。武后猜阻。辨詐。豈易諫哉。而李昭德朱敬則。變其所難。如反手之易。得其情。故也。苟直曰承嗣不可。相制獄不可。用是以水沃石而已矣。綱目

唐肅宗即位。張后與李輔國謀。徙上皇西內。端午日。帝召見山人李唐。帝方擁幼女。顧唐曰。我念之勿怪也。唐曰。太上皇今日亦當念陛下。帝泣然泣下。

唐憲宗謂李絳曰。比諫官多朋黨。論奏不實。皆陷謗訕。欲出其尤者。若何。絳曰。此非陛下意。必儉人以此獎

誤上心自古納諫昌拒諫亡夫人臣進言於上豈易哉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如有雷霆之危被晝夜思始欲陳十事俄而去五六及將以聞則又憚而制其半故上達者財十一二何哉千不測之禍顧身無利耳雖開納獎勵尙恐不至今乃欲遣訶之使直士杜口非社稷利也帝曰非卿言我不知諫之益唐書二條新

唐元和十五年柳公權爲翰林學士穆宗見其書跡愛之問曰卿書何能如是之善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上默然改容知其以筆諫也綱目

唐敬宗將幸東都大臣切諫不納趣有司檢料行宮中

權衡一書

用諫

意

外莫敢言裴度從容奏國家建列都本備巡幸自艱難以來宮闈署屯百司之區荒圯弗治假歲月完新然後可行倉卒無備有司且得罪帝悅曰羣臣諫朕不及此如卿所言誠有未便安用往耶因止行唐書

唐天成四年唐主與馮道從容語及年穀屢登四方無事道曰臣昔在先皇幕府奉使中山歷井陘之險臣受馬蹏執轡甚謹幸而無失逮至平路放轡自逸俄至顛隕凡爲天下者亦猶是也唐主深以爲然綱目

周太祖自魏以兵入京師召趙延義問漢祚短促者天數耶延義言王者撫天下當以仁恩德澤而漢法深

酷刑罰枉濫天下稱冤此其所以亡也是時太祖方以兵圍蘄逢吉劉錫第欲誅其族聞延義言悚然因貸其族二家獲全五代史

宋英宗初卽位暴得疾太后垂簾聽政帝疾甚舉措或改常度遇宦者尤少恩左右多不悅者乃共爲譏間兩宮遂成隙韓琦與歐陽修奏事簾前太后嗚咽流涕具道所以琦曰此病固耳病已必不然子疾母可不容之乎太后意稍和後數日琦獨見上上曰太后待我無恩琦對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爲少矣然獨稱舜爲大孝豈其餘盡不孝耶父母慈而子孝此常事

權衡一書

用諫

天

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爲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耳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帝大感悟宋史

宋熙寧四年右諫議大夫呂誨以疾表求致仕曰臣本無宿疾偶值醫者用術乖方妄投藥劑寢成風痺遂艱行步非祇憚炎戾之苦又將虞心腹之變勢已及此爲之奈何雖然一身之微固未足恤其如九族之託良以爲憂蓋以身疾論朝政也續綱目

宋李衡紹興中爲樞密院檢討高宗屢引見僧徒談性空之理一日因對論及禪宗公奏曰昔周公亦坐禪上愕然公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

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非坐禪。而何。陛下誠能端坐而思。所以愛人利物之道。即坐禪也。何必他求乎。神史

元至元二十七年。桑哥遣人理算天下錢穀。已徵入數百萬。未徵者尚數千萬。民不聊生。集賢直學士趙孟頫。勸阿剌渾撒里奏帝。盡與蠲除。桑哥怒。孟頫曰。凡錢糧未徵者。其人死已盡。何所從取。非及是時。除免之。他日言事者。倘以失陷錢糧數千萬歸咎尚書省。豈不為丞相深累耶。桑哥悟。民始獲穩。

元不忽朮受學于國子祭酒許衡。衡每稱之以為有公

權衡一書

用諫

三

輔器。世祖嘗欲觀國子所書字。不忽朮年十六。獨書貞觀政要數十事。以進。帝知其寓規諫意。嘉嘆久之。

二條元史

明解學士縉。應制題虎顧衆彪圖云。虎為百獸尊。誰敢觸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傾。文帝素不悅仁宗。聞此惻然。即遣夏原吉迎于南京。虎苑

明尚書劉南坦。嘉靖中。請老家居。有直指使以飲食苛求屬吏。有司患之。公曰。此我門生。當曉諭之。俟其來。留款之。曰。老夫欲設席。恐妨公務。家常便飯。能對食乎。使不敢辭。自朝過午。連進苦茗。饑甚。比食至。惟

脫粟飯。腐一盂而已。各食三碗。使已過飽。少頃。佳餚美醢。羅列盈前。不復下箸。公過強之。對曰。飽甚。不能矣。公笑曰。可見飲饌原無精粗。饑則易為食。飽則難為味。時勢使然耳。使喻其諷。已後不復以盤飧責人。

悅心集

明崇禎十五年。召還黃道周。仍任少詹事。時周延儒承上眷最深。凡上怒。莫能回。延儒能談言微中。至是上偶言及岳飛事。嘆曰。安得將如岳飛者而用之。延儒曰。岳飛自是名將。然其破金人事。史或多溢詞。即如黃道周之為人。傳之史冊。不免曰其不用也。天下惜

權衡一書

用諫

三

之上默然。甫還宮。即傳旨復官。明紀事本末○植按以言

規過。非切直不能中事情。非激烈無以聳聽聞。倘厭直好婉。即啓拒諫之端。故直諫尚矣。然孔子論五諫。曰。吾從其諷。而蘓洵作諫論。欲以儀秦之術。行比干之心。蓋諫者欲于事有濟耳。事關存亡。幾在頃刻。或疏遠小臣。面闕非易。或屢諫不聽。計無復之。不得不急出于此。若職居禁近。事可以徐陳而入。過可以屏人而言。而必大庭極論。詰以懇詞。雖朋友有所不堪。況萬乘乎。即易地未必甘受。況上陳乎。如拚一言以成已之名。而不顧其情之所安。不問其事之是否可

濟則此心已難自問。尚何以規君之過乎。魏文成帝謂君父一也。子不欲彰父之惡。人臣何必揚君之短。是言也。人君必不可存此心。人臣則不可不知此義。

諫諍

春秋襄公十有五年。鄭尉氏司氏之亂。餘盜在宋。鄭人納賂于宋。以馬四十乘。與師箴師慧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翻司齊與之。鄭人醢之。師慧過宋。朝將私焉。其相曰。朝也。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易淫樂之賂。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

昭公五年。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爲介。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爲閹。而以羊舌肸爲司官。

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遼啓疆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恥匹夫不可以無備。况恥國乎。城濮之役。晉無楚備。以敗于鄆。鄆之役。楚無晉備。以敗于鄆。自鄆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欲恥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奈何。韓起之下。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智盈。羊舌肸之下。祁午張趯。籍談女齊。梁丙張骼。簡驪苗賁皇。皆諸侯之選也。晉人若喪韓起。羊肸五卿八大夫。輔韓須揚石。因其十家九縣。長穀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奮其武怒。以報其大恥。伯華謀。

之中行伯魏舒帥之其幾不濟矣君將以親易怨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羣臣往遺之會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

左傳

楚相孫叔敖死其子困窮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之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即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像孫叔敖楚王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為壽莊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慎無為楚相不足為也如孫叔敖之為楚相盡忠

權衡一書

用諫

三

為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于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邱四百戶

史記

齊有得罪于景公者景公大怒召左右肢解之敢教者

誅晏子左手持頭右手磨刀仰而問曰古者明王聖

主其肢解人不審從何肢解始也景公離席曰縱之

罪在寡人

外傳詩

景公有馬其國人殺之公怒援戈

將自擊之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請為君數之

乃舉戈臨之曰汝為吾君養馬而殺之而罪當死汝

使吾君以馬之故殺閭人而罪又當死汝使吾君以

馬故殺人聞于四鄰諸侯而罪又當死公曰大子釋之勿傷吾仁也

說苑

吳王欲伐荆告其左右曰敢有諫者死舍人有少孺子者欲諫不敢則懷丸操彈遊于後園露沾其衣如是者三旦吳王曰子來何苦沾衣如此對曰園中有樹其上有蟬蟬高居悲鳴飲露不知螳螂在其後也螳螂委身曲附欲取蟬而不知黃雀在其傍也黃雀延頸欲啄螳螂而不知彈丸在其下也此三者皆務欲得其前利而不顧其後之有患也吳王曰善哉乃罷其兵

說苑

權衡一書

用諫

三

魯宓子賤治亶父恐魯君之聽說人而今已不得行其術也將辭而行請近吏二人於魯君與之俱至于亶父邑吏皆朝子賤令吏二人書吏方將書子賤從旁時掣搖其肘吏書之不善子賤為之怒吏甚患之辭而請歸報于君魯君太息而歎曰宓子以此諫寡人之不肖也寡人之亂子而今宓子不得行其術必數有之矣令告宓子曰自今以來亶父非寡人之有也子之有也有便于亶父者子決為之矣宓子敬諾乃得行其術于亶父

韓氏城新城期十五日而成段嘉為司空有一縣後二

日段喬執其吏而囚之。囚者之子走告封人子高曰。唯先生能活臣父之死。願委之先生。封人子高曰。諾。乃見段喬自扶而上城。左右望曰。美哉。城乎一大功矣。子必有厚賞矣。自古及今。功若此其大也。而能無有罪戮者。未嘗有也。封人子高出段喬使人夜解其吏之束縛也。而出之。封人子高爲之言也。而匿已之爲而爲也。段喬聽而行之也。匿已之行而行也。說之行若此其精也。封人子高可謂善說。二條呂氏春秋魏師經鼓。梁文侯起。僂賦曰。使我言而無見。違師經。接梁而撞文侯。不中。中旒。潰之。文侯謂左右曰。爲人臣

權衡一書

用諫

圭

而撞其君。其罪如何。左右曰。罪當烹。提師經下堂一等。師經曰。臣可一言而死乎。文侯曰。可。師經曰。昔堯舜之爲君也。惟恐言而人不達。桀紂之爲君也。惟恐言而人達之。臣撞桀紂。非撞吾君也。文侯曰。釋之。是寡人之過也。懸桀于城門。以爲寡人符。不補旒。以爲寡人戒。說苑秦王與中期爭論。不勝。秦王大怒。中期徐行而去。或爲中期說。秦王曰。得人耳。適遇明君故也。向者遇桀紂。必殺之矣。秦王因不罪。智囊

漢武帝好方士。東方朔曰。陛下所使取藥者。皆天地間

藥。不能使人不死。獨天上藥。能使人不死耳。上曰。天何可上。朔對曰。臣能上天。既辭去。出殿門。復還曰。今臣上天。似謾誕者。願得一人爲驗。上卽遣方士與俱。期三十日。而返。朔既行。日過諸侯傳。飲期且盡。無上天意。于是方士晝寢。良久。朔遽呼之曰。呼君極久。不應我何耶。今者曷從天上來。方士大驚。乃具以聞。上以爲面欺。詔下朔獄。朔啼曰。朔頃幾死者。再上曰。何也。朔對曰。天公問臣下方人何衣。臣曰。衣蟲蟲。何若。臣對曰。蟲。豚。犢。犢。馬。色。邪。邪。類。虎。天公大怒。以臣爲謾言。使使下問。還報曰。有之。厥名蠶。天公乃出臣。

權衡一書

用諫

圭

今陛下苟以臣爲詐。願使人上天。問之上。大驚曰。善。欲以喻我止方士也。書武帝欲殺乳母。乳母告急於東方朔。朔曰。帝忍而愎。傷人言之益。死之速。汝臨去。但屢顧我。我當設奇以激之。乳母如言。朔在帝側。曰。汝宜速去。帝今已大。豈念汝乳哺時恩耶。帝愴然遂舍之。西京雜記○植按班固稱東方爲滑稽之雄。而曰劉向所錄。朔書具是矣。世所傳他事皆非也。由此知事不出于朔。而好事附著之者。多有第取其事之可傳。而不必其人焉。可也。

漢魯國陳正字。叔方。爲太官令。黃門侍郎與正有隙。因

進御食以髮貫炙中光武見髮怒勅斬正正曰臣罪有當死者三黑山出炭既治吐炎焦膚爛肉而髮不銷臣罪一也臣出佩刀匠石砥礪筋骨不能斷髮臣罪二也臣與丞及庖人六目齊視不如黃門兩目臣罪三也詔乃罪黃門而釋正謝承後漢書

蜀先主時天旱禁酒釀者有刑吏于人家索得釀具論者欲與作酒者同罰簡雍與先主遊觀見一男女行道謂先主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何以知之對曰彼有其具與欲釀者同先主大笑而原欲釀者蜀志

權衡一書

用諫

三

魏太祖欲易太子常屏除左右問於賈詡詡默然不對太祖曰與卿言而不答何也詡曰適有所思故不即對耳太祖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太祖大笑於是太子遂定魏志

吳諸葛瑾與孫權談說諫喻未嘗切愕微見風形粗陳指歸如有未合則舍而及他徐復托事造端以物類相求于是權意往往而釋權嘗怪校尉殷模罪至不測羣下多爲之言權怒益甚與相反復惟瑾默然權曰子瑜何獨不言瑾避席曰瑾與殷模等道本州顛覆生類殄盡棄墳墓携老幼披草萊歸聖化在流隸

之中蒙生處之福不能躬相督厲陳咨萬一至今模孤負恩惠自陷罪戾臣謝過不暇誠不敢有言權聞之愴然乃曰特爲君赦之吳志

宋廢帝素銜謝莊及卽位將誅之或說帝曰死是人之所同政復一往之苦不足爲深因莊少長富貴今且繫之尚方使知天下苦劇然後殺之未晚也帝然其言繫之左尚方太宗定亂得出宋書

齊文宣末年昏縱朝臣罕有言者裴謁之上書正諫言甚切直文宣將殺之白刃臨頸謁之辭色不變帝曰卿漢何敢如此楊愔曰望陛下殺之取後世名耳帝

權衡一書

用諫

三

投刃嘆曰小子望我殺爾以取名我終不成爾名遣人送出北史

唐開耀元年少府監裴匪舒善營利奏賣苑中馬藝歲得錢二十萬緡上以問劉仁軌對曰利則厚矣恐後代稱唐家賣馬冀非嘉名也乃止匪舒又爲上造鏡殿上與仁軌觀之仁軌驚趨下殿上問其故對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適觀四壁有數天子不祥孰甚焉上遽令剔去綱目

唐劉玄佐鎮汴嘗以讒怒欲殺軍將翟行恭無敢辨者處士鄭涉能諧隱見玄佐曰聞翟行恭抵刑願付屍

一觀玄佐恠之對曰嘗聞枉死人面有異一生未識故借看耳玄佐悟乃免

唐辛京果以私杖殺部曲有司奏京果罪當死上將從之李忠臣曰京果當死久矣上問其故忠臣曰京果諸父兄弟俱戰死獨京果今日尚存故臣以爲久當死上惻然乃左遷京果智囊

唐莊宗好畋獵獵于中牟踐民田中牟縣令當馬切諫爲民請莊宗怒叱縣令去將殺之伶人敬新磨知其不可乃率諸伶走追縣令擒至馬前責之曰汝爲縣令獨不知吾天子好獵邪奈何縱民耕稼以供稅賦

權衡一書

用諫

五

何不饑汝縣民而空此地以備吾天子之馳騁汝罪當死因前請亟行刑唐主大笑縣令乃得免去五代史

明石亨矜功恃寵一日上登翔鳳樓見亨新第極偉麗顧問恭順侯吳瑾撫寧伯朱永曰此何人居永謝不知瑾曰此必王府上笑曰非也瑾頓首曰非王府誰敢僭妄如此上不應始疑亨智囊

明憲宗時汪直用事勢傾中外中官阿丑者善詼諧嬉戲上前一日丑作醉人醺酒一人伴曰某官至醺罵如故又曰駕至醺亦如故曰汪太監來矣醉者帖然其人曰駕至不懼而懼汪太監何也曰吾知汪太監

耳何有天子山是直寵漸衰王越陳錢皆知直得權丑一日作人持雙斧而行或問何故曰吾左右惟此兩鉞耳上笑而頷之通御史徐鏞等劾直罪惡上命法司問遂逐直并其黨中外快之讀史筆記

明正德十三年秦王丐開中開田爲收地江彬錢寧張忠等皆爲之請帝排羣議許之命閣臣章嵩楊廷和蔣冕引疾帝怒甚梁儲度不可爭乃上劄草曰太祖高皇帝著令茲土不畀藩封非吝也念其土廣饒藩封得之多蓄士馬富而且驕奸人誘爲不軌不利宗社王今得地宜益謹毋收聚奸人毋多蓄士馬毋聽

權衡一書

用諫

四

狂人謀不軌震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欲保親親不可得已帝駭曰若是其可虞事遂寢

武宗好佛自稱大慶法王番僧乞田百頃爲法王下院中旨下部稱大慶法王與聖旨並禮部尚書傅珪伴不知執奏孰爲大慶法王敢與至尊並書大不敬詔勿問田亦竟止史彙二條明

納諫

春秋襄公二十有三年已卯仲孫速卒。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于也而哀如是。季叔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疾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疾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疾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左氏

或謂趙簡子曰：君何不更乎？簡子曰：諾。左右曰：君未有過，何更？君曰：吾謂是諾，未必有過也。吾將求以來諫者也。今我却之，是却諫者。諫者必止，我過無日矣。說苑

權衡一書

用諫

聖

其御公孫龍諫曰：君以白鴈殺人，人重乎？鴈重乎？梁君悅曰：人獵，惟得禽獸，吾欲得善言而歸矣。新語

齊孟嘗君聘于楚，楚王遣之象床，登徒直送之，不欲行。謂公孫成曰：足下能使僕無行者，有先人之寶劍，願獻之。成許諾。入見曰：小國所以致相印于君者，悅君之義，慕君之廉也。今始至楚而受象床，則未至之國，何以待君哉？孟嘗君曰：善，遂不受。成趨出，未至中閭，孟嘗君召而反之曰：子何足之高志之揚也？成以實對。孟嘗乃書門版曰：有能揚文之名，止文之過，私得寶于外者，疾入諫。○宋司馬光曰：孟嘗君可謂能用。

諫矣。苟其言之善也，雖懷詐諂之心，猶將用之。況盡忠無私，以事其上者乎？詩云：采芣采芣，無以下體。孟嘗君有焉。

漢文帝每朝，郎從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用，采之。未嘗不稱善。二年五月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也。其除之。

漢建武二十八年，上大會羣臣，問誰可傳太子者。羣臣承望上意，皆言太子舅陰識可。博士張佚正色曰：今

權衡一書

用諫

聖

陛下立太子，爲陰氏乎？爲天下乎？卽爲陰氏，則陰侯可爲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帝稱善曰：欲置傅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況太子乎？卽拜佚爲太子太傅。

漢建安十二年，曹操將擊烏桓，諸將皆曰：深入征之，劉備必說。劉表以冀許萬一爲變，事不可悔。操卒從郭嘉言，擊破之。斬劉琮。時天寒且旱，二百里無水，軍又乏食，殺馬數千匹以爲糧。鑿井三十餘丈，方得水。既還，科問前諫者皆厚賞之。曰：孤前行，乘危以徼倖，不可以爲常。諸君之諫，萬安之計，是以相賞。後勿難言。

之。四條
綱目

吳大司馬呂岱親近徐原。慷慨有才志。岱知其可成。賜巾繡與共。言論後遂薦拔。官至侍御史。原性忠壯。好直言。岱時有得失。輒諫諍。又公論之人。或以告岱。岱嘆曰。是我所以貴德淵者也。及原死。哭之甚哀。曰。德淵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于何所聞過乎。吳志

晉建興中。張寶令所部民吏有能舉共過者。賞以布帛。羊米。賊曹佐。曉璜曰。明公為政。事無巨細。皆自決之。羣下畏威。受成而已。此雖賞之千金。終不敢言也。謂宜少損聰明。延訪羣下。使各盡所懷。然後采而行之。

權衡一書

用諫

望

則嘉言自至。何必賞也。實悅從之。綱目

魏崔浩嘗與太宗論事。語至中夜。賜浩御酒。醪酒十觚。水精戎鹽一兩。曰。朕味卿言。若此。鹽酒故與卿同其旨也。魏書

梁天監元年。詔公車府。勸木肺石各置一函。若肉食莫言。欲有橫議。投勸木函。若有功勞才器。沉寃莫達者。投肺石函。

唐貞觀元年正月。制諫官隨宰相入閣議事。閏三月。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數延見問民疾苦。政事得失。上謂太子少師蕭瑀曰。朕少得良弓十數。自

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木心不正。則脈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朕以弓矢定四方。識之猶未能盡。況天下之務乎。

太宗文學辯敏。羣臣言事者。引古今以折之。多不能對。劉洎上書諫曰。以至愚而對至聖。以極卑而對極尊。虛矜以納其說。猶恐未敢對。敬況動神機。縱天辨。辭而折其理。引古以排其議。欲令凡庶何階應答。且多記損心。多語損氣。願為社稷。自愛。上飛白答之曰。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比有談論。遂致煩多。輕物驕人。恐由茲道。形神志氣。非此為勞。今聞讜言。

權衡一書

用諫

愚

虛懷以收。

唐嗣聖十五年。狄仁傑為相。通事舍人元行沖。博學多通。仁傑重之。行沖數規諫。仁傑且曰。凡為家者。必有儲蓄。脯醢以適口。參朮以攻疾。僕竊計明公之門。珍味多矣。行沖請備藥物之末。仁傑笑曰。吾藥籠中物。何可一日無也。綱目

唐睿宗時。侍御史楊孚。彈糾不避權貴。權貴毀之上。曰。鷹搏狡兔。須急救之。不爾。反為所噬。御史懲姦惡。亦然。苟非人主。保衛之則亦為姦惡所噬矣。補唐開元二十一年。以韓休同平章事。休為人峭直。守正。

不阿。上或宴樂遊獵。小有過差。輒謂左右曰。韓休知否。言終諫疏已至。左右曰。韓休為相。陛下貌瘦于舊。何不逐之上。歎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蕭嵩奏事常順指。既退。吾寢不安。休常力爭。既退。吾寢乃安。吾用休為社稷耳。非為身也。綱目

唐建中中。陸贄言于德宗曰。下之情莫不願達于上。上之情莫不求知于下。然而下常苦上之難達。上常苦下之難知。者。有九弊焉。九弊者。上有六。下有三角。好勝人。恥聞過。騁辯給。術聰明。厲威嚴。恣強愎。上之弊也。諂諛。願望。畏懦。下之弊也。好勝而耻過。必甘佞辭。忌

權衡一書

用諫

聖

直言則諂諛者進而忠實之語不聞矣。騁辯而術明。必折人以言。虞人以詐。則願望者自便。而切摩之益不盡矣。厲威而恣愎。必不能降情接物。引咎在已。則畏懦者至。而情理之說不申矣。新唐書

唐武宗。聞楊州倡女善為酒令。敕監軍選而獻之。監軍請節度使杜悰。不從。監軍怒。表其狀。左右因請。敕悰同選。上曰。敕藩方選倡女入宮。豈聖天子所為。杜悰得大臣體。朕甚愧之。遽敕勿選。召悰入相。勞之曰。卿不從監軍之意。朕知卿有致君之心。今相卿如得一魏徵矣。

唐宣宗樂聞規諫。凡諫官論事。門下封駁。苟合于理。多屈意從之。得大臣章疏。必焚香盥手而讀。嘗欲幸華清宮。諫官論之上。為之止。魏謩為相。每議事。正言無所避。上每嘆曰。蔡綽有祖風。我心重之。綱目

宋太祖建隆二年。詔令每月內殿起居百官。以次轉對。指陳時政得失。事有急切。許非時入閣。上章不候次對。○邱濟曰。唐人有轉對之制。宋祖因之。許令百官以次轉對。遂為一代良法。言論得以相接。上下之情得以交通。非惟得以周知天下之事。而凡臣下才器之高下。學識之淺深。心術之邪正。亦于是得以悉之。

權衡一書

用諫

吳

後世所當法也。治安纂要

宋慶曆三年。蔡襄知諫院。上疏曰。任諫非難。聽諫為難。聽諫非難。用諫為難。忠正盡言。邪人不利。必造為禦之之說。其說不過有三。臣請為陛下辨之。一曰。奸名。夫忠臣引君當道。論事惟恐不至。若避奸名之嫌。無所陳。則土木之人皆可為矣。二曰。好進。前世諫者之難。激于忠憤。遭世昏亂。死猶不辭。何好進之有。近世獎拔太速。但久而毋遷。雖死是官。猶無悔也。三曰。彰君過。諫爭之臣。蓋以司過舉耳。人主聽而行之。足以致從諫之譽。何過之能彰。至于巧者亦然。事難言則

暗而不言。擇其無所忤者。時一發焉。猶或不行。則退而曰。吾嘗論某事矣。此之謂好名。默默容容。無所愧恥。躡資累級。以挹顯仕。此之謂好進。君之過失。不救之于未然。傳之天下。後世其害愈不可述。此之謂彰君過。願陛下察之。毋使有好諫之名。而無其實。宋史宋包拯直諫院。危言正議。傾動朝野。仁宗常溫顏優納。近侍以爲難。帝曰。忠鯁之言。固苦口而逆耳。蓋有所益也。設或無益。亦無所害。又何必拒而責之。墨客揮犀宋王鞏曰。先公謂王爲諫官。論王德用進女口。仁宗初詰之曰。此宮禁事。卿何從知。先公曰。臣職在風聞。有

權衡一書

用諫

聖

之則陛下當改。無之則爲妄傳。何至詰其從來也。仁宗笑曰。朕真宗子。卿王旦子。與他人不同。自有世契。德用所進女口。實有之。在朕左右。亦甚親近。且留之如何。先公曰。若在疏遠。雖留可也。臣之所論。正恐親近。仁宗色動。呼近瑞曰。王德用所進女口。各支錢三百貫。卽今令出內東門了。急來奏。先公曰。陛下旣以臣奏爲然。亦不須如此之遽。且入禁中。徐遣之上。曰。朕雖帝王。然人情同耳。苟見其涕泣。不忍去。恐朕亦不能出之。卿且留此。以待報。先公曰。陛下從諫古之哲王所未有。天下社稷幸甚。久之。中使奏宮女已出。

東門上復動容而起。開口元不忽求。居則簡默。及帝前論事。吐詞洪暢。引義正大。以天下之重。自任知無不言。世祖嘗語之曰。太祖有言。人主理天下。如右手持物。必資左手承之。然後能固。卿實朕之左手也。元史明仁宗卽位。加楊士奇少保。楊榮太子少傅。金幼孜太子少保。賜銀閣書各一。其文曰。繩愆糾繆。論之曰。卿等皆舊臣。事先帝二十年。又事朕于東宮。今朕嗣位之初。賴卿等協心贊輔。凡政有闕失。羣臣言之。或卿等言之。而朕未從。悉用此印。密疏以聞。一日。閱廷臣

權衡一書

用諫

吳

詰命謂三人曰。卿三人及寇夏二尚書。皆先帝親任舊臣。朕方倚以自輔。凡朕所行。卿等共知。其有未善者。卽當盡言。觀前代人主。有一履帝位。輒自尊大。惡聞直言。左右之人。雖素所親信。亦畏威順旨。緘默取容。或賢良之臣。不肯默然。言之至再而不見聽。亦退而絕口。以圖自全。致令人主因循肆志。卒致覆敗。朕與卿等當深以爲戒。因取五人詰命。親筆增二語云。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曰。此實朕心。卿等勉之。明紀全載明萬曆四年春。設起居記注。以日誦六人。直起居御門。

早朝記注官立頭之下。駕出扈從。上一日。還宮。偶有戲言。自失曰。莫使起居聞之。聞則書矣。讀史筆記

慎獄 日五

體飲恤之意

春秋昭公六年。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詣子產。書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于書。雖刀之末。將盡爭之。盼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左傳。元魏高祖詔仕城王澄曰。昔鄭子

產鑄刑書。而晉叔向非之。此二人皆是賢士。得失竟誰對曰。鄭國寡弱。攝于強鄰。民情去就。非刑莫制。故鑄刑書。以示威。雖乖古式。合今權道。隨時濟世。子產為得。而叔向議議。示不忘古。可與論道。未可語權。書子羔為衛政。別人之足。衛之君臣亂。子羔走郭門。郭門閉。別者守門曰。于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曰。于彼有竇。子羔曰。君子不遂曰。于此有室。子羔入。迫者罷。子羔將去。謂別者曰。吾不能虧法。而親別子之足。吾在難中。此乃子之報怨時也。何故逃我。別者曰。斷足固我罪也。無可奈何。君之治臣也。傾側法令。先後臣

以法欲臣之免于法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于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仁人之心。其固然也。此臣之所以脫計也。孔子聞之。曰。善為吏者。樹德。不善為吏者。樹怨。公行之也。其子羔之謂歟。說苑

沛公入咸陽。還軍霸上。召諸縣父老豪傑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凡吾所以來。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乃使人與秦吏行鄉縣邑。告諭之。秦人大喜。爭持

權衡一書

慎獄

二

牛羊酒食。獻亭軍士。公又讓不收。曰。君粟多非乏。不欲費人人。又益喜。惟恐沛公不為秦王。史記

漢文帝十三年。齊太倉令淳于意有罪。當刑。詔逮繫長安。意無男。有五女。當行。會罵其女曰。生女不生男。緩急非有益也。少女緹縈。白傷悲泣。乃隨其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後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也。妾願沒入為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憐悲其意。遂下令除肉刑。名臣奏議

漢景帝中六年。丞相劉舍御史大夫衛綰請答者。善長

五尺。其本大一寸。末薄半寸。皆平。其節當答者。皆督勿得。更人畢一罪。乃更人。自是答者得全。循義

漢宣帝地節四年。詔曰。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患禍。猶蒙死而存之。誠愛結于心。仁厚之至也。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

元康四年。詔曰。朕惟耆老之人。髮齒墮落。血氣衰微。亦亡暴虐之心。今或罹文法。拘執囹圄。不終天命。朕甚憐之。自今以來。諸年八十以上。非誣告殺傷人。他皆勿坐。漢書

宣帝時。路溫舒上書曰。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

權衡一書

慎獄

三

之吏是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上下相敝。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相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極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秦當之成。雖答縣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何者。鍛鍊者眾。而文致之罪明也。故天下之患。莫甚于治獄之吏。王乃詔置廷平。秩六百石。秋後請獄。帝常幸齋室而決事。治安纂要

漢光武時。鮑昱為比陽長。時有趙堅者。殺人繫獄。其父母詣昱。自言年七十餘。惟有一子。適新娶婦。今繫獄。

當死苦無種類涕泣求哀。昱憐之。令堅妻入獄。解止宿。遂有姪後得子。按趙堅犯殺人之律。雖未明指其殺人之故。然必非極惡不赦者比。是以鮑昱得法外施恩。綿一家之嗣。續若罪無可寬。則情亦無所用。概以惡人無子而解其枷鎖。弛其桎梏。仰圖周之地。為倡隨之場。有是理乎。史治學

漢章帝時。有兄弟共殺人者。帝以兄不訓弟。故報兄重。而減弟死。中常侍系章。宜詔言兩報重。尚書奏章矯制。罪當腰斬。帝問郭躬。躬曰。法令有故誤。章傳令之。謬于是為誤。誤者于文則輕。當罰金。帝曰。章與四同。

律術一書

慎獄

四

縣疑其故也。躬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不逆詐。且王法天刑。不可以委曲生意。帝善之。衍義

魏太祖議復肉刑。陳羣對曰。漢除肉刑而增加笞。本與仁惻而死者更眾。所謂名輕而實重也。名輕則易犯。實重則傷民。若用古刑。使淫者下。竊盜者刑。其足則永無淫放穿窬之奸矣。三千之屬。未可悉復。若斯數者。宜先施用。魏志。植按刑期於止姦。而過重或傷民。肉刑既去。更議復之。似乖德仁之旨。然名實輕重之間。不可不審。且煩刑而姦不止。何裨於治。本朝處竊盜。向有割足筋之刑。不足傷其軀命。而姦可自

息。亦刑之遺意也。

魏夷母卽儉族。險孫女適劉氏。以孕繫廷尉。主簿程咸議曰。女適人者。若已產百。則成他家之母。於法不足懲姦亂之原。於情則傷孝子之恩。男不遇罪。於他族而女獨嬰戮。于二門非所以哀矜女弱。均法制之大分也。臣以為在室之女。可從父母之刑。既醮之婦。則從夫家之戮。朝廷從之。晉紀

晉安帝時。燕王盛十口一決獄。不多拷掠。多得其情。下詔曰。法律律公侯有罪。得以金帛贖。此不足以懲惡。而利於王府。甚無謂也。自今皆令立功自贖。

律術一書

慎獄

五

齊永明九年。律書成。初。晉張斐杜預共注律三十卷。自泰始以來。用之。律文簡約。或一章之中。兩家所處。生殺頓異。臨時斟酌。更得為姦。齊主詔獄官詳正舊注。公卿參議。眾不能一。皆制言平決。是歲書成。二條。魏太武太平真君六年。詔諸有疑獄。皆付中書。以經義量決。時高允據律詳刑。內外稱平。允以獄者民之命也。常嘆曰。臯陶至德也。其後英夢先亡。劉項之際。英布黥而王。經世雖久。猶有刑之餘。彘况凡人能無咎乎。魏書

北朝。以有罪徙邊者多逃亡。乃制一人逃亡。閭門充

後光州刺史崔挺諫曰。善人少。惡人多。若一人有罪。延及閭門。則司馬牛受桓魋之罰。柳下惠嬰盜跖之誅。豈不哀哉。孝文從之。除其法。

周武成元年。周主毓詔有司。毋得糾赦前事。唯庫廩倉廩與海內所共。若有侵盜。雖經赦免。罪微。仍如法。

隋文帝開皇元年。命高頴裴政等修定律律。政練習典。故達於從政。乃採魏晉舊律。下至齊梁沿革重輕。取其折衷。去梟輶鞭法。非謀叛無族罪。始制死刑二絞。斬流刑三。自二千里至三千里。徒刑五。自一年至三年。杖刑五。自六十至百。笞刑五。自十至五十。又制議。

權衡一書

慎獄

六

請減贖官當之科。以優士大夫。除訊囚酷法。考掠不得過二百柳杖大小。咸有程式。民有枉屈。縣不為理者。聽以次經郡州省。若仍不為理。聽詣閤仰訴。自是法制遂定。後世多遵用之。三條綱目

開皇中。辛公義遷秦州刺史。下車先至獄中。露坐牢側。親自驗問。十餘日。開決斷盡。方還大廳。受領新訟。書。

○辛公義為登州刺史。每禁囚。心慘慘不樂。人或問之曰。民吾子也。豈有禁之在獄。而心自在乎。罪人聞之。感泣。後有欲訟者。父老曉之曰。此小事。何忍勤勞使君訟輒寢。吏治學古編

太宗問醫方。見明堂圖。五藏之系。咸附于背。乃愴然曰。今律杖笞。奈何令髀背分受。乃詔不得笞背。

貞觀中有河內人。妄為妖言。大理丞張蘊百以其素狂病。不當坐。太宗以有情。令斬之。尋悔已無所及。自後每決死刑。皆令五覆奏。唐二條書

唐高宗時。唐臨為大理卿。帝嘗錄囚。餘司斷者。輒紛訴不承。獨臨所訊無一言。帝問故。答曰。唐卿斷囚不冤。所以絕意。帝嘆曰。為獄者固當如是。唐書

唐李傑勤於聽斷。雖行坐飲食。治不少廢。由是府無淹獄。吏民愛之。○宋神宗時。王安禮以翰林學士知開。

權衡一書

慎獄

七

封府事。至立斷。前滯獄不得其情。及具按而未論者。幾萬人。未三月。囚繫皆空。○徽宗時。化愈為高密丞。攝縣事。判決如流。民俱懷餅餌。以俟。不待宿舍。無不感悅。吏治學○植按事至立決。剖斷如流。此非至敏者。不能行。坐飲食。治不少廢。此則可勉而能也。子粵東正署六任。凡訟牘兩造到案者。不另懸牌示日。皆即日審決。應立案者。當堂出讞語。如兩造齊而差不到房。則責差。差已到房。而房不送案。則責吏。六載中。未嘗有一事留至次日者。每自愧蒞官無善狀。此事差堪告人耳。

周廣順二年勅民有訴訟必先歷縣州及觀察使處決不直乃聽詣臺省或自不能書牒倩人書者必書所倩姓名居處若無可倩聽執素紙所訴必須已事母得挾私妄訴綱目

宋太祖開寶二年五月帝以暑氣方盛深念縲繫之苦乃下手詔兩京諸州令長史督獄保五日一檢視灑掃獄戶洗滌桎械貧不能自存者給飲食病者給醫藥輕繫即時決遣無淹滯自是每仲夏申勅官吏歲以為常

太祖嘗讀二典嘆曰堯舜之罪四凶止從投竄何近代

權衡一書

慎獄

八

法網之密乎謂宰相曰五代諸侯跋扈有枉法殺人者朝廷置而不問人命至重姑息藩鎮當若是耶自今諸州決大辟錄案開奏付刑部覆視之遂著為令二條

宋史

宋太平興國三年始用儒士為司理判官衍義補

宋王曾知審刑院舊違制無故失率坐徒二年曾請須親被告乃坐既而有犯者曾乃以失論帝曰如卿言是無復有違制者曾曰天下至廣豈人人盡曉制書如陛下言亦無復有失者帝悟卒從曾議

宋王質通判蘇州州守黃宗旦得盜鑄錢者百餘人下

獄治退告曰吾以術釣致得之喜見於色質曰以術釣人置之死而又喜仁者之政固如是乎宗旦慙阻為薄其罪質旦之姪也

宋仁宗恭儉仁恕出于天性大辟疑者皆令上獄歲常活千餘人吏部選人一坐失入死罪皆終身不遷每諭輔臣曰朕未嘗嘗人以死况敢濫用乎三條

宋中書習舊弊每事必用例五房吏操例在手惟意所去取于欲與仰檢行之所不欲或匿例不呈韓魏公令刪取五房例及刑房斷例除其舛謬不可用者為綱目類次之封磨謹掌每用例必自閱自是人始知

權衡一書

慎獄

九

賞罰可否出宰相吏不得高下其間智囊

宋趙清獻公朴出察青州每言一人入獄十人罷業株連波及更屬無辜且獄禁中更有疫疾濕蒸冬有瘡疥凍裂或以小罪經年桎梏或以輕繫迫就死亡獄卒囚長需索凌辱尤可深痛時令人馬上飛飭置簿查勘以獄囚多少定有司賢否行之期年郡州縣屬吏無敢妄繫一人者邵堯夫每稱道其事智囊植按明萬曆四十四年廣東兵巡道吳依檄屬縣曰罪犯如斬絞流徒不許踈縱併不許凌虐外他如衙官私理里約安呈勢惡板響上豪逼債等項或捕快託之

徂亡或押差謾為無保以致一槩拘囚經年繫累若不檢點旋至遺忘徒令禁子居為奇貨直房寢為濫觴陰幽之中更加蠶蝨桁楊之後倍易摧殘心驚鬼燐冤銷行卒呼天搶地度日如年今日呈調理明日告相埋骸豕莫甦齒齒誰掩靡非民命孰為司牧各州縣官宜加稽覆應禁者着意撫恤可寬者陸續處分早結早發或保或放更于朔望兩日親為查點仍於佐貳等官統為督攝勿得濫禁一人多淹一宿此即宋祖之意而惕之予予和平志亟為載入

宋馬默知登州沙門島囚眾官給糧者纔三百人每溢

權衡一書

慎獄

十

數則投諸海若主李慶以二年殺七百餘人默責之曰人命至重既貸其生又從而殺之不若即時死鄉里也汝胡不以乏糧告而顯殺之如此欲按其罪慶懼自縊死默為奏請更定配島法凡二十條濫數而年深無過者移登州自是多全活者宋史
宋高宗紹興四年詔特旨處死情法不當者許大理寺奏審○明印潛曰人君立法可以斷庶獄人之有罪一斷以祖宗成法無自處死之理王言一出臣下奉承之不暇明知其非而不敢言者多矣高宗此詔可為世法補義○植按元史世祖謂宰臣曰朕或怒有

罪者使汝殺汝勿殺必違回一二日乃覆奏即此意也

宋呂若仁曰黃兌剛中嘗為子言頃為縣尉每遇檢屍雖盛暑亦先飲少酒捉鼻親視人命至重不可避少臭穢使人橫死無所申訴也官箴

金世宗時黃久約授磁州刺史磁近山素多盜既獲而款服者審錄官或不時至繫者多以杖殺或死獄中久約惻然曰民雖為盜而不死于法可乎乃盡請識之而後刑吏治學

元奕赫抵雅爾丁為郎中一日與同列共議獄有異其

權衡一書

慎獄

十二

說者雅爾丁曰公等讀律苟不能變通以適事宜譬之醫者雖熟於方論而不能切脉用藥則於疾痛奚益哉識者服其為名言元史

元英宗初鉄木迭兒怨四川平章趙世延屬其黨誘世延從弟誣告之逮世延繫獄拘囚再歲其弟自以所言涉誣亡去丞相拜住為言其無辜乃得釋因著令原告逃亡百日不出則釋待對者

明太祖吳元年命左丞相李善長等詳定律令諭之曰立法貴在簡當使人易曉若條緒繁多或一事而兩端可輕可重如貪之吏得以貪緣為奸則所以禁殘

暴者反以賊良善非良法卿等宜悉心參究凡刑名條目逐口來上吾與卿等面議酌之庶可為久遠之法二條錄綱目

明仁宗時虞謙為大理卿凡法司及四方所上獄再四參復必求其平嘗語人口彼無憾斯我無憾矣明史

明宣宗時戶部尚書夏原吉雅量厚德為時所服嘗夜閱文書嘆息筆欲下而止者再三夫人怪而問之曰適所批者終歲大辟也吾筆一下生死決矣是以慘沮不忍下也讀史筆記

宣德中全椒章惠知温州之平陽縣奉公愛民凡百公

權衡一書

慎獄

十三

務不差隸卒勾攝止用粉板背上繪刻隸卒甲乙為次傳遞勾攝題其板曰不貪不食與民有益人隨牌至庶免譴責人咸信服不敢稽違由是案牘清簡因圖空虛詩話

明宣正間松江太守趙豫居官慈惠每見訟者非急事則諭之曰明日來始皆笑之遂有松江太守明日來之語不知訟者乘一時之忿經宿氣平或眾為譬解因而獲息者多矣比之鉤鉅致人而自名英察者所存何啻霄壤集植按集中又載海剛峯瑞為應天巡撫蔡春臺國熙為兵備意主博擊豪強因而刁

風四起有投匿名狀者曰告狀人柳詒告為勢吞血產事極惡伯夷叔齊兄弟二人倚父孤竹君歷代聲勢發掘許山墳塚被惡來告發惡又賄求嬖臣魯仲連得免今某月日逸出惡兄柳下惠捉某獲禁孤竹水牢日夜痛加炮烙極刑逼獻首陽薇田三百餘畝有弊無交崇侯虎見証竊思武王至尊尚被叩馬羞辱何況區區螻蟻激切上告海公見狀頗悔前事訟黨少解夫以剛峯之賢猶有此弊足知濫准詞狀之非美事矣

明呂坤字叔簡官刑侍有刑戒八章一日五不打老不

權衡一書

慎獄

十三

打幼不打病不打衣食不繼不打人打我不打二日五莫輕打宗室莫輕打官莫輕打生員莫輕打上司差人莫輕打婦人莫輕打三日五勿就打人急勿就打人忿勿就打人醉勿就打人隨行遠路勿就打人跑來喘急勿就打四日五且緩打我怒且緩打我病且緩打我醉且緩打我見不真且緩打我不能處分且緩打五日三莫又打已校莫又打已夾莫又打要枷莫又打六日三憐不打嚴寒酷暑憐不打佳晨令節憐不打人方傷心憐不打七日三應打不打尊長該打與卑幼訟不打百姓該打與衙役訟不打工役

舖行該打爲修私衙及買辦白用物不打八日三禁打日禁重杖打禁從下打禁佐貳非刑打偶鈔

明天啟時顧大章爲刑部員外有遼陽失五城及京營巡捕日以邏奸細爲事稍有蹤迹率論死絕無左驗者二百餘人所司英敢讞多徙官去囚未死者僅四之一大章言於尚書王紀曰以一身易五十人命且甘之矧一官乎卽日會讞繫三人餘悉移大理釋放紀大嗟服

明崇禎二年汪喬年爲青州知府廊廡置土銼十餘令訟者自炊候鞠吏無敢索一錢二條明史葉

權衡一書

慎獄

十四

武進諸國祥爲湖州添設武守寬平簡易清守不濫北柵姚姓者妻以久病亡其父告壻毆死公准其詞不發行下午命駕北柵衆役不知所之突入姚姓家妻尚未殮也驗無毆死狀呼告者薄責而釋之不費一錢而訟已了矣知葉

太常博士李處厚知廬州有人毆死者處厚往驗悉糟藏灰湯之法不得傷跡老書吏獻計以新赤油繳日中覆之以水沃屍其跡必見如其言果傷跡宛然智○本朝河東制府王公士俊曰獄貴初情傷憑細檢遲則變生速則事定余三任州縣所定命案不下

百餘惟於當場研取確情從未入堂錄囚一遇命案單騎前赴兼裝數日樞從僕二人刑書二人幹役二人快頭二人作伴一人皂隸四人令遠離一步以杜私弊公案離檢所不過丈餘至則先問兩造口辭卽令作伴同兩造及地保公同驗檢不厭其詳所報傷跡先錄草單俟三詞合同方親至檢所逐一加驗稍有疑惑令伴作復驗果見傷跡兇具相符然後親註傷格如犯証俱齊卽先錄鄉保口詞再錄証見再錄死者之親衆供畫一始取兇犯口詞或一人或兩三人細細研鞠分別何人造意何人先下手何人傷

權衡一書

慎獄

十五

致命務求顯末了然確定首從不可模糊所傷械物迅卽追起不可姑緩果無遁情再複問各犯翻駁盡致果無反覆令刑書誦口詞與各犯仔細傾聽書押畢卽將兇犯重杖其不行解散助毆加功者亦加重杖以紓生者之忿以慰死者之心各犯應釋者釋應保者保應羈者羈務于當場研決不得遲滯牽累返署後卽行申報密卽申敘招看覆核妥協俟憲批下日卽行點解斷不從書役之言以不迫限爲遷延之役也夫不於堂上對簿則主唆起滅之奸弊易絕不待久遠起解則殺人正克之供吐難移此余數年親

歷者也。如檢驗時。兇犯脫逃。或所去不遠。卽令隨獲。幹役刻卽追捕。倘于一二日度。其可獲。卽在彼處坐候了局。或已遠。卽懸賞緝捕。仍于當場將各犯口詞。照前錄定。歸署候獲犯之日。先行客審。然後質對。立卽起解。所謂遲則變生。速則事定者如此。吏治學

葉南巖刺蒲州時。有群閭者。訴于州。一人流血被面。腦幾裂。公見之。惻然。時家有刀。齎藥。公卽自搗藥。令昇至幕廳。委一誼厚廳子及幕官曰。宜善視之。勿令傷風。此人死。汝輩責也。其家人不令前。乃略加審覈。罪狀收其仇家于獄。餘皆釋之。友人問其故。公曰。凡

人爭鬪。無好氣。此人死。卽償命者。一人寡人之妻。孤人之子者。幾人于証。連係破家者。幾人。此人愈特一鬪毆罪耳。且人情欲訟。勝雖于骨肉。亦甘心焉。吾所以不令其家人相近也。史。梳按朝廷之有法律。猶六籍之有春秋。所以禮天下之功罪。而平其衡者。莫要于是。蓋律集歷朝之良法。而例隨時事。爲張弛。其精微廣大。雖刑書也。而性命之理存焉矣。自約法三章以後。如漢文之除肉刑。漢宣之原首匿。魏之寬女戮。周之免赦前唐。宗除答背之刑。宋祖恤獄繫之犯。歷代賢君。未有不欽欽于此者。世儒菲薄法家。不肯

謹讀不知識決之際。毫有出入。民命所懸。亦已之官。後所係。而事非素請。僅資內幕。迨至案干上駭。茫然失據。則官之去留。民之生死。將有不能兩全之勢。此時交戰互持。寤寐不寧。悔之尚可追乎。若夫律設大法。禮順人情。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古人罪疑惟輕。法外原情。良有以也。世有樂居強幹。草菅民命者。好生之意。旣已漸滅。冥冥之中。必將有所以償之。可不戒哉。

審寬嚴之宜

春秋莊公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肆眚者蕩滌瑕垢之稱也。舜典曰：「眚災肆赦。」呂刑曰：「五刑之疑有赦。」五刑之疑有赦，周官司刺掌赦宥之法。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蠢愚。未開肆大眚也。大眚皆肆則廢天討。虧國典縱有罪，虛無惡人幸以免矣。故諸葛孔明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斯得春秋之旨。胡傳

周赧王時，趙奢為趙田部吏，收租稅。平原君家不肯出，奢以法治之，殺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之。奢因

權衡一書

慎獄

六

說曰：「君子趙為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制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是無趙也。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強，而君為貴戚，豈輕于天下耶？」平原君以為賢。史記

漢文帝時，張釋之為廷尉。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屬廷尉治問。曰：「縣人來，問蹕匿橋下，久之以為行已過，即出見乘御車騎，即走耳。」廷尉奏：「當一人犯蹕，當罰金。」帝怒，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且方其時，上使立誅之，則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

平也。一傾而天下用法皆為輕重，民安所措其手足？良久，上曰：「廷尉當是也。」其後有人盜高廟坐前玉環，釋之奏當棄市。上大怒，釋之謝曰：「法如是足也。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之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坏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久之，乃許。廷尉史記。魏主獻時，王肅曰：「人命至重，難生易殺，是以聖賢重之。昔漢文帝欲殺犯蹕者，張釋之曰：『方其時，上使人誅之，則已。今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不可傾也。』臣以為大失其義。廷尉，天子之吏也，猶不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以或謬乎？斯重于為己，而輕于為君，不忠之

權衡一書

慎獄

九

甚者也，不可不察。綱目

漢地節二年，以于定國為廷尉。定國乃迎師學春秋，身執經北面，傳弟子禮。其決疑平法，務在哀鰥寡，罪疑從輕，如審慎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冤。漢書

植按：于定國罪疑從輕，如審慎之心，此獄獄之法也。如刑官之用夾棍，不過訊問耳。命益大察，失口不承，不得已而用之。然招承之時，正須加意審察于失事之情形，相驗之傷痕，必一一稔符，方成信據。若但以嚴刑為取供之具，則三水之下，何求不得焉？忍無辜愚民，斷恨

就戮。且初審之時。傷痕如何。供情如何。皆在問官耳。中目前全在此時。虛心體察。以盡其情。若招案已定。描寫兇惡之狀。如繪小民。經嚴審後。不敢忍刑。再辯。必復依樣供招。至供招相合。則雖于張聽之。亦以為可殺。而殺之者何人耶。嗚呼。可不慎哉。

漢卓茂哀平間為客令。人有言部亭長受有米肉遺者。茂辟左右問之曰。亭長為從汝求乎。為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人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耶。今鄰里長老。尙致饋遺。此乃人道所以相親。况吏與民乎。吏顧不當乘威力強請。

權衡十書

慎微

二十

求耳。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人口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于是人納其訓。史懷其恩。後漢書

漢鍾離意遷堂邑令。縣人防廣為父報仇繫獄。其母病死。廣哭泣不食。意憐傷之。乃聽廣歸家。使得殯殮。丞掾皆爭意曰。罪自我歸。義不累下。遂遣之。廣殯母訖。果還入獄。意密以狀聞。廣竟得以減死論。孝經衍義

漢明帝永平十四年。楚王英有罪。廢徙丹陽。自殺是時。

窮治楚獄。遂至累年。坐死徙者以千數。而繫獄者尚數千人。英黨顏忠。王平。辭引曲成侯劉建等。建等辭未嘗與忠平相見。侍御史寒朗試以建等物色。獨問忠平。而二人錯愕。不能對。朗知其詐。乃上言。建等無姦。專為忠平所誣。疑天下無辜類多如此。帝曰。卽如是。忠平何故引之。對曰。忠平自知所犯不道。故多虛引。冀以自明。帝曰。卽如是。何不早奏。對曰。臣恐海內別有發其姦者。帝怒曰。吏持兩端。促提下。捶之。左右方引去。朗曰。願一言而死。帝曰。誰與其為。章對曰。臣獨作之上。曰。何以不與三府議。對曰。臣自知當必族。

權衡十書

慎微

三十

滅不敢多汙染人。上曰。何故族滅。對曰。臣考事一年。不能窮盡奸狀。反為罪人訟冤。故知當族滅。然臣所以言者。誠冀陛下。一覺寤而已。臣見考囚在事者。咸共言妖惡大故。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又公卿朝會。陛下問以得失。皆長跪言。舊制大罪禍及九族。陛下大恩。裁止一身。天下幸甚。及其歸舍。日雖不言。而仰屋竊嘆。莫不知其多冤。無敢猶陛下言者。臣今所陳。誠死無悔。帝意解。詔遣朗出。後二日。車駕自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千餘人。時天旱。卽下雨。馬后亦為帝言之。

由是多所降宥

漢元嘉初崔實作政論有曰爲國之法有似治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梁肉也以德教除殘是以梁肉治疾也以刑罰治平是以藥石供養也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其銜四牡橫犇皇路險傾方將排鞅馳驅以救之豈暇和鳴鸞清節奏哉山陽仲長統嘗見其書嘆曰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座側二條綱目

漢桓帝時賈彪嘗爲新息長小民困貧多不養子彪嚴爲其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刦害人者北有婦人

權衡一書

慎獄

三

殺子者彪出案發而掾吏欲引南彪怒口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案驗其罪城南賊聞之亦面縛自首數年間人養子者千數僉曰賈父所長生男名爲賈子生女名爲賈女後漢書漢建安二年滿寵爲許令故太尉楊彪收付縣獄尚書令荀彧少府孔融等並囑寵但當受詞勿加考掠寵一無所報考訊如法數日求見太祖言之曰楊彪考訊無他詞語當殺者宜先彰其罪此人有名海內若罪不明白必大失民望竊爲明公惜之太祖卽日赦出彪初或融聞考掠彪皆怒及因此得了更善寵魏志

宋裴松之曰陽公積德之門身爲名臣終有愆負猶宜保祐况淫刑所濫而可加其楚掠乎若理應考訊荀孔二賢豈其妄相請屬哉寵以此爲能審吏之用心耳雖有後善何解前虐本注

漢諸葛亮治蜀頗尚嚴峻人多怨者法正謂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願君緩刑弛禁以慰此州之望亮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暗弱自焉以來有累世之恩文法羈縻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君臣之道漸以凌替寵之以位位極則

權衡一書

慎獄

三

賤順之以恩恩極則慢所以致傲實由于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爲治之要于斯著矣○有言丞相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臣衡吳漢不願爲赦先帝亦言吾聞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赦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父子歲歲赦有何益于治乎及費禪爲政始事姑息蜀遂以削目吳中書典校呂壹姦罪發露收繫廷尉顧雍往斷獄壹以囚見雍和顏色問其辭狀臨出又謂壹曰君意得無欲有所道壹叩頭無言時尚書郎懷敘面詈辱壹

齊書曰官有正法何至于此

北朝魏韓麒麟為齊州刺史在官寡于刑罰從事劉普慶說曰明公仗節方夏無所誅斬何以示威麒麟曰人不犯法何所戮乎若必須斷斬以立威名當以卿應之普慶慙懼而退

北史

隋開皇中趙綽為大理丞處法平允刑部侍郎辛亶嘗衣緋褱俗云利于官上以為厭惡斬之綽曰據法不當死臣不敢奉詔上怒甚謂綽曰卿惜辛亶而不自惜也命高頴將綽斬之綽曰陛下寧殺臣不得殺辛亶至朝堂解衣當刑上使人問謂曰竟何如對曰執

權衡一書

慎獄

語

法一心不敢惜死上乃釋之時上禁行惡錢有二人
在市以惡錢易好者上令悉斬之綽進諫曰此人坐
當杖殺之非法上曰不關卿事綽曰陛下不以臣愚
暗置在法司欲妄殺人豈得不關臣事上曰撼大木
不動者當退對曰臣與感天心何論動木御史柳或
復上奏切諫上乃止

隋書

唐貞觀元年青州有謀反者逮捕滿獄詔崔仁師等覆
按之仁師至悉去桎械與飲食湯沐止坐其魁首十
餘人孫伏伽謂仁師曰足下平反者多恐人情貪生
見其徒侶得免未肯甘心耳仁師曰凡治獄當以仁

恕為本豈可自規免罪知其免而不為伸耶萬一誤
有所縱以一身易十囚之死亦所願也及勅使至更
訊諸囚皆曰崔公平恕無枉請速就死無一人異詞
者

貞觀元年以上以選人多詐冒資蔭敕令自首不首者死
未幾有詐冒事覺者上欲殺之大理少卿戴胄奏據
法應流上怒曰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乎對曰勅者
出於一時之喜怒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也
陛下忿選人之多詐欲殺之既而知其不可復斷
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上曰卿能執法朕

權衡一書

慎獄

語

復何憂

貞觀中自張蘊古之死法官以出罪為戒時有失入者
又不加罪上嘗問大理卿劉德威曰近日刑網稍密
何也對曰此在主上不在群臣律文失入減三等失
出減五等今乃失入無辜失出獲罪是以吏各自免
競就淡文陛下儻一斷以律則此風立變矣上悅從
之由是斷獄平允

三條綱目

唐嗣聖七年李日知為司刑丞嘗免一死囚少卿胡元
禮異判殺之與日知往復至於再三元禮怒遣府吏
謂曰元禮不離刑曹此囚無活法日知報曰日知不

離刑曹此囚無死法竟以兩聞日知果直大唐新語

則天時徐有功為侍御史賈孝誼妻龐為其奴婢以妖崇敬為夜解因告以厭詛給事中薛季昶鞠之龐當死子希城訟冤有功明其枉季昶劾有功黨惡逆當棄市有功方視事令史泣以告有功曰豈獨吾死而諸人長不死耶安步去后召詰曰卿比斷獄多失出何耶對曰失出臣小過好生陛下大德后默然龐得減死

唐穆宗時柳公綽為山南東道節度使行部至鄧縣吏有納賄舞文二人同繫獄縣令以公綽素持法謂必

權衡一書

慎獄

三

殺貪者公綽判曰賍吏犯法法在姦吏壞法法亡誅舞文者唐書二條新

唐太和十五年以崔郾為鄂岳觀察使郾初至陝以寬仁為治或經月不答一人及至鄂嚴峻刑罰或問其故郾曰陝土瘠民貧吾撫之不暇尚恐其驚鄂地險民雜慄狔為姦非用威刑不能致治政貴知變蓋謂此也

唐宣宗教坊使祝漢貞滑稽敏給寵冠諸優一日拒掌談諧頗及外事上正色曰我畜養爾曹止供戲笑耳豈得輒預朝政耶會其子坐賍流之樂工羅程善琵琶

有寵殺人繫獄眾工為請日程負陛下萬死然臣等惜其絕藝不復得奉宴遊矣上曰爾曹所惜者羅

程藝朕所惜者高祖太宗法竟杖殺之二條綱目

唐李封為延陵令吏人有罪不加杖罰但令裹碧頭巾

以辱之隨所犯輕重以日數為等級日滿乃釋吳人著此服出入者以為大耻皆相勸厲無敢犯稅賦常

先諸縣竟去官不捶一人唐書

梁開平四年左金吾大將軍冠彥卿入朝有民不避道

投諸欄外而死彥卿自首梁主以彥卿有功臣以私財遺死者家以贖罪御史崔沂劾奏請論如法彥卿

權衡一書

慎獄

三

分析謂令從者舉置欄外不意誤死梁主欲以過失論沂奏在法以勢力使令為首下手為從不得歸罪從者不關而故毆傷人加傷罪一等不得為過失乃貶彥卿為遵擊將軍綱目

宋太宗時胡則提舉江南路銀銅場鑄錢監得吏所匿

銅數萬勛吏懼且死則曰馬伏波哀重囚而縱之吾豈重負而輕數人之生乎籍為美餘不之罪

宋真宗時馬亮知潭州屬縣有亡命卒剽劫為鄉閭患

人共謀殺之事覺法當死者四人亮成貸之曰為民去害而反坐以死罪非法意也二條宋史

真宗嘗有兵士作過於法合死特貸命決脊杖二十改配其兵士高聲呼喚乞劍不服決杖從人把捉不得遂奏取進止傳宣云須決杖後別取進止處斬尋決訖取旨真宗云此只是怕罪杖既決了便送配所莫問智囊

真宗時燕肅侍郎知明州俗悍輕喜鬪肅推先毆者雖無傷必加以罪後毆者非折跌支體皆貸之于是鬪者為息晰獄

宋仁宗初蒞政問宰臣曰四方奏獄來上不知所以裁之如之何則可呂文靖公夷簡進曰凡奏獄必出于

權衡一書

慎獄

天

疑疑則從輕可也帝深以為然刑史

仁宗初民有覬見財而賊其二子長被剄死幼走免事發獄成以母年八十法當留侍推官林從周議曰使無賴子居老母側以凌其幼孤必無全理且惠奸不可孤孫雖釋使侍可也莊獻太后讀奏未畢遽頷之曰人情當如此命配海外廣東

宋文彥博為御史監軍黃德和之誣劉平降虜也以金帶賂平奴使附已說以証平家二百口皆械繫詔彥博鞠治得實德和黨援盛謀翻其獄遣他御史來彥博拒不納曰朝廷慮獄不就故遣君今案具矣宜亟

還事或弗成彥博執其咎德和并奴卒就誅

宋周惇頤以舅鄭向任為分寧主簿有獄久不決惇頤至一訊立辨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調南安軍司理參軍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臨吏也眾莫敢爭惇頤獨與之辯不聽乃委手版歸將棄官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逵悟囚得免

宋趙開兼宣撫處置使司疏通錢引民以為便宣司獲偽引三十萬蓋五十人張浚欲從有司議當以死開白浚曰相君誤矣使引偽為加宣撫使印其上即為真

權衡一書

慎獄

天

賂其徒使治幣是相君一日獲三十萬之錢而起五十人之死也浚稱善悉如開言宋史

宋大觀元年蔡京怨劉逵以蘇州盜鑄事陷逵婦兄章經兄弟遣開封尹李孝壽鞠之株連者千餘人強抑使承死者甚眾京猶以為緩遣侍御史沈疇御史蕭服往代疇至蘇即日決釋無左証者七百人歎曰為天子耳目司而又傳會權要殺人以苟富貴乎遂聞實平反以聞京大怒貶疇監信州酒稅服羈管處州而經竟竄海島續綱目

宋張九成授鎮東軍僉判民冒讎禁提刑張宗臣欲逮

捕數十人九成爭之宗臣曰此事左相封來九成曰
主上優下恤刑之詔公不體聖意而觀望宰相耶即
投檄歸宋史

宋胡運桂開慶間為鉛山主簿時私釀禁甚嚴有婦訴
姑私釀者運桂詰曰汝事姑孝乎曰孝曰既孝可代
汝姑受責以私釀律答之政化遂行智囊

宋徽宗時李孝壽為開封尹有舉子為僕所凌忿甚具
牒欲送府同舍生勸解久乃釋戲取牒效孝壽花書
判云不勘案夾杖二十僕明日持詣府告其主僕尹
書判私用刑孝壽即追至備言本末孝壽幡然曰所

權衡一書

慎獄

三

判正合我意如數與僕杖而謝舉子時都下數千人
無一僕敢肆者

宋高登紹興中為富川主簿攝獄事有囚殺人守欲奏
我曰陰德可為登曰陰德豈可有心為之殺人者死
而可幸免則被死之冤何時銷宋史

宋晏元獻公罷相守洛有一舉子行囊中有失稅之物
為僕夫所告公曰舉人應舉孰無所携未可深罪若
奴告主此風胡可長也但送稅院倍其稅仍治其奴
罪而遣之智囊

元至正二十一年春冊上尊號議大赦天下張雄飛諫

曰古人言無赦之國其刑必平故赦者不平之政也
聖明在上豈宜數赦帝嘉納之語雄飛曰大獵而後
知善射集議而後知能言汝言是朕從汝

元世祖時或告漢人毆傷國人及太府監屬盧甲盜剪
官布帝怒命殺以懲眾董文忠言則曹子因罪當死
者已有服辭猶必詳讞是豈可因人一言遽加之重
典宜付有司閱實以俟後命乃遣文忠及近臣突滿
分覈之皆得其誣狀遂詔原之帝因責侍臣曰方朕
怒時卿曹皆不敢言非董文忠開悟朕心則殺二無
辜之人必取議中外矣太府監屬奉用物諸文忠泣

權衡一書

慎獄

三

謝曰鄙人賴公復生文忠曰吾素非知子所以相救
于危急者蓋為國平刑豈望子見報哉却不受

元林興祖至治中知鉛山州鉛山素多造偽鈔者豪民
吳友文為之魁友文奸黠悍鸞因偽造致富乃分遣
惡少四五十人為吏于有司伺有欲告之者輒先事
戕之前後殺人甚眾奪人妻女為妾民銜冤不敢訴
者十餘年興祖至官曰此害不除何以牧民即張榜
禁偽造者且立賞募民首告俄有告者至伴以不實
斥去又有告獲偽造二人并贓者乃勒之款成友文
自至官為之營救興祖命并執之須臾來訴友文者

百餘人擇其重罪一二事鞫之。獄立具。逮捕其黨悉寘之法。三條元史

明初吳履為南康丞。民王瓊輝仇里豪羅玉成執其家人笞辱之。玉成兄子玉汝不勝悲集少年千餘人圍瓊輝家。奪之歸。縛瓊輝道鐘之濱死。乃釋去。瓊輝兄弟五人庭訴。斷指出血誓與羅俱死。履念獄成當連千餘人勢不便。乃召瓊語之曰。獨羅氏圍爾家耶。對曰。千餘人日千餘人皆辱爾耶。日數人耳。日汝憾數人而累千餘人可乎。且眾怒難犯。倘不顧死盡殺爾家。雖盡捕伏法亦何益于爾。瓊輝悟頓首唯命。履乃

權衡一書

慎獄

三

捕箠者四人於瓊輝前杖數十流血至踵。命羅對瓊輝引罪拜之事遂解。智集

明平湖陸光祖初為海令。游有富民枉坐重辟數十年。相沿以其富不敢為之白。陸至訪實。即日破械出之。然後聞于臺使者。使者曰。此人富有聲。陸曰。但當問其枉不枉。不當問其富不富。果不枉。夷齊無生理。果枉。陶朱無死法。臺使者甚器之。集解

明賀仲軾字景瞻為鎮江守。時丹陽姜志禮以忤魏黨罷歸。一日部劄逮趙家宰南星。招中並無姜應勘問。而尾後書姜志禮三字。院檄下道府提勘。公曰。姜係

四品京堂。不奉旨誰敢擅提。具文回道。嚴駁。公曰。固知不行提必得罪。然以此獲罪所不敢辭。若今日奉時局異日以擅提四品京堂罪予子何辭。禍莫若正卒守之不移。孫徵君集

明崇禎十四年戊寅。道周初刑部尚書劉澤深擬道周章成再奏不允。因上言。道周之罪前兩疏已嚴矣。至此惟有論死死之際臣不敢不沓也。自來論死諸臣非封疆則貪酷未有以建言誅者。今道周無封疆貪酷之失而有建言蒙戮之名。于周道得矣。非我皇上覆載之量也。且皇上所疑者黨耳。黨者見諸行事。

權衡一書

慎獄

三

道周具疏空言一二臣工始未嘗不相與也。今且短之斥之。烏有所謂黨耶。去年行刑時忽奉旨停免。今皇上豈有積恨於道周。萬一轉圜動念而臣已論定噬臍何及。敢仍以原擬上。上從之。明紀事本末

明耿恭簡公定力為益州守。有男子婦死而論抵者。牘曰。婦嘗夫獸畜。庭訊之。則曰。嘗僕為獸畜所生耳。遂援筆續二字于牘。蓋婦嘗姑婢律故應死也。

○鞠真卿守潤州。民有鬪毆者。本罪之外別令先毆者出錢以與後應者。小人斬財兼以不憤輸錢于敵人。其後終日紛爭相視無以先下手者。二條智囊

折難斷之獄

春秋莊公元年五月。夫人孫于齊。桓公之欲姜氏與焉。爲魯臣子者。義不共戴天矣。嗣君夫人所出也。思如之何。徇私情則害天下之大義。舉王法則傷母子之至恩。此國論之難斷者也。經書夫人孫于齊。恩義之輕重審矣。梁人有繼母殺其父者。而其子殺之。有司欲當以大逆。孔季彥曰。文姜與弑魯桓。春秋去其姜氏。宜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人。以爲允。故通于春秋。然後能權于天下之事矣。孫者。顯之詞。使若不爲人子所逐。以全恩也。胡傳。植按。通考載梁人娶後

權衡一書

慎獄

孟

妻後妻殺夫。其子又殺之時。孔季彥過梁。梁相曰。此子當以大逆論。季彥曰。昔文姜與弑魯桓。春秋去其姜氏。傳曰。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夫絕不爲親。即凡人耳。且夫手殺重于知情。知情猶不得爲親。則此下手之時。母名絕矣。方之古義。是子宜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不得爲殺母而論以大逆也。梁相從之。此胡氏所引之說也。

漢陳留富有富翁。年九十。取田客女爲妾。一交接而死。後生男。大女謂其母曰。我父年尊。一宿斯須。何因有子。汝小家淫泆。欲汙我種。類乎爭財。數年。州郡不決。丞

相丙吉。思惟良久。言。曾聞真人無影。老翁子亦無影。

又不耐寒。可共試之。時八月。取同年小兒解襪之。此兒獨啼言寒。又並日中行。後獨無影。遂以財與之也。偶。植按。丙吉之事。不可知其有無。以理論之。老翁子無影。此其說非也。形影相附。雖一草一木。皆然。况於人乎。惟不耐寒之說。則理之可信者。故聊存以備一說。

漢潁川有富室。兄弟同居。婦皆懷妊。長婦胎傷。弟婦生男。長婦遂盜取之。爭訟三年。州郡不能決。丞相黃霸令走卒抱兒去。兩婦各十步。叱令自取。長婦抱持甚

權衡一書

慎獄

孟

急。兒大啼。叫弟婦恐致傷害。因而放與。而心甚懷愴。霸曰。此弟子也。責問乃伏。植按。事與此同者。李崇之爲揚州。陳祥之爲惠州。是已。魏書。李崇爲揚州刺史。先是壽春縣人荀泰有子三歲。遇賊亡。失數年後。見在同縣趙奉伯家。泰以狀告。各言已子。並有鄰証。郡縣不能決。崇曰。此易知耳。令二父與兒各在別處。禁經數旬。然後遣人告之曰。君兒遇患。向已暴死。有教解。禁可出。奔哀也。泰聞卽號咷悲不自勝。奉伯咨嗟而已。崇乃以兒還泰。詰奉伯詐狀。卽款服。智藥明。陳祥知惠州。郡民有二女。嫁爲比鄰者。姊素不孕。

一日妹生子而姊之妾適同時產女。詭言產子夜燒妹傍舍。乘亂竊其兒以歸。妹覺之。往索弗予。訟于府。無証。詳伴自語。必殺此兒。事即了耳。乃置甕水堂下。密諭一卒。謹視兒。而叱左右。詐為投兒。狀亟逐二婦。使出其妹。失聲爭救。不可得。顛仆堂下。而姊竟去。不顧。祥即斷兒歸妹。而杖姊妾。

漢沛郡有富翁子。纔三歲。失其母。有女適人。甚不賢。翁病困。為遺書。悉以財屬女。但遺一劍。云兒年十五。以此還之。其後又不與劍。兒詣郡陳訴。太守何武錄女及婿省其手書。顧謂掾吏曰。此人因女性強。梁婿復

權衡一書

慎獄

義

貪鄙畏殘害其兒。又計小兒得此財。不能全護。故且與女俾守之耳。夫劍者所以決斷。限年十五者。度其子智力足以自居。又度此女必復不還其劍。當關州縣得見中轉展其思慮。深遠如是。故悉奪取財與兒。日敵女惡。婿溫飽十年。亦已幸矣。論者大服。智。植按此翁即不遺劍。亦當如此。剖決蓋理有一定。劍不足憑。而書亦不足恃也。垂崖事與此同。宋史張詠知杭州。有民家子與姊婿訟家財。婿言父臨終。此子方三歲。故見命掌賞。且遺書令異日以十之三與子。餘七與婿。詠覽之。索酒酌地曰。汝妻父智人也。以

子幼故託汝荷。以七與子。則子死汝手矣。亟命以七給其子。而三給婿。人皆服其明斷。

齊傅琰為山陰令。有賣鍼賣糖老妪。爭團絲。來詣琰。琰

不辨。覈縛團絲于柱。鞭之。密視有缺屑。乃罰賣糖者

二野父爭雞。琰各問何以食雞。一人云粟。一人云豆

乃破雞得粟。罪言豆者。齊。植按智囊游顯公之斷

蒲團。堅孤集錢若府之斷寄鶯。襲此智也。元江淮省

平章游顯公有城中銀店。失一蒲團。後于僻家認得

僻不服。爭詈不置。游行馬至。問其故。嘆曰。一蒲團值

幾何。失兩家好。杖蒲團七十。棄之可也。及杖得銀星

權衡一書

慎獄

義

遂罪其僻。明萬曆中。錢若廢守臨江。多異政。有鄉人持鶯入市。寄店中。他往還。索鶯店主。賴之云。群鶯我鶯耳。鄉人訟于郡公。令人取店中鶯計四隻。各以一紙給。筆視分四處。令其供狀。人無不驚訝。已退食。使人問鶯供狀。否。答曰。未少頃。出下堂視之。曰。狀已供矣。因指一鶯曰。此鄉人鶯也。蓋鄉人鶯食野草。糞色青。店鶯食穀粟。糞色黃。店主伏罪。元魏李惠長于思察。雍州廳事有燕爭巢。鬬已累日。惠令人掩獲。試命紀綱斷之。並辭惠。乃使人以弱竹彈兩燕。既而一去一留。惠笑謂吏屬曰。此留者自計為

策功重彼去者既經楚痛望無心群下服其聰察
書。植按此亦小慧也。假令兩皆去或卒皆不去
又何以斷之。況人又非燕所可。此皆性有緩急情有
廢意一詐百詭難以意測。拘此為斷安知無誤耶。備
一說可耳。

隋于仲文初為安國太守有任杜田家各失牛後得一
牛兩家俱認州郡久不決益州長史韓仲良曰于安
國少年聰察可令決之仲文曰此易解耳乃令二家
各驅牛群至乃放所認者牛遂向任氏羣中又使人
微傷其牛任氏嗟惋杜氏自若仲文遂謂詰杜氏服

法衡一書

慎獄

壬

罪而去北史

唐天后時有下邳人徐元慶者父為縣尉趙師韞所
殺卒能手刃父讐束身歸罪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
而旌其間且請編之於令。柳宗元曰臣竊謂此議
過矣若元慶之父之誅獨以其私怨虐于非辜而元
慶能以戴天為大耻即死無憾執事者宜有慙色將
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師韞之誅不愆于法則
非死于吏也死于法也法其可讎乎讎天子之法而
戕奉法之吏執而誅之又何旌焉且其議曰人必有
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讎其亂誰救是惑於禮也甚矣

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讎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
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讎之又安得親親相讎也
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父受誅子復
讎此推刃之道復讐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斷兩下相
殺則合於禮矣請下臣議附于令斷斯獄者不宜以
前議從事柳文。植按綱目唐元和六年富平人梁
悅報父仇殺秦果自詣縣請罪韓愈議曰律無復仇
之條非缺文也蓋不許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
訓許之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故聖人丁
寧其意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其意將使法吏一斷

權衡一書

慎獄

元

于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宜定其制曰凡復
父讎者事發具事申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
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于是杖悅一百流循州此舉
得之矣

唐寶曆三年京兆府有姑鞭婦至死者奏請斷以償死
刑部尚書柳公綽議尊嚴卑非關也且其子在以妻
而戮其母非教也遂減死論補義

宋太宗端拱中廣安軍民安崇緒告其繼母馮為父知
逸所離今馮奪父資產欲與已子大理定崇緒訟母
罪死太宗疑之判大理寺張昺固執前斷遂下臺省

議徐鉉議謂崇緒詞理雖繁但當定其母馬曾離與
不曾離右僕射李昉等議曰崇緒為馬強占田業親
母阿蒲衣食不克所以論訴若從法寺斷死則知逸
何辜而絕嗣阿蒲無地而托身臣等參詳田業並令
歸崇緒馬亦令與蒲同居終身供侍不得有闕焉不
得擅自貨易莊田并本家親族亦不得來主崇緒家
務如是則男雖庶子有父業可安女雖出嫁有本家
可歸阿馬終身亦不乏養詔從昉等議衍義○植按
此案邱氏疑未知阿馬曾離與否又疑所謂已子者
或知逸所生乎或前夫之子乎抑或阿馬再嫁所生

權衡一書

慎獄

罕

乎審是前子固不當得安氏田業若再嫁有所生則
馬無復歸安氏之理而謂似與昉所議皆未必為得
所辨似為有理然愚考昉斷內及其本家親族則是
已離而歸其本家非再嫁有所生也崇緒以庶子而
告其繼母欲與已子則是阿馬非與嫡子而與前夫
之子也情詞甚析昉之議固無可駁
宋真宗時戚里有分財不均者更相訟又入官自訴張
齊賢曰是非臺府所能決臣請自治上俞之齊賢坐
相府召訟者問曰汝非以彼所分財多汝所分少乎
曰然命具款乃召兩吏令甲家人乙舍乙家人入甲舍

貨財無得動分書則交易之明日奏聞上大悅曰朕
固知非君莫能定也宋史

宋包拯知天長縣有盜割人牛舌者主來訴拯曰第歸
殺而審之有來告私殺牛者拯曰何為割牛舌而又
告之盜驚服宋史○植按史所載龍圖公已案只此一
事世所傳皆取他人之事附致之耳又宋史載穆衍
宰華池國老談花載張詠鎮永興斷割牛舌事皆與
此同似又取希仁之事而附之昌叔乖厓矣

宋王罕知澶州有狂婦數訴事出語無章却之則悖罵
前守每叱逐之罕至獨引至前委曲徐問久稍可曉

權衡一書

慎獄

罕

乃本為人妻無子夫死妾有子遂逐婦而據家貨屢
訴不得直因憤恚發狂罕為治妾而反其貨婦尋愈
宋仁宗時梓州妖人白彥歡依鬼神以詛殺人獄具以
無傷為疑梁適駁曰殺人以刀或可拒而詛可拒乎
是甚于刃也卒論死宋史
宋韓億知洋州大校李甲以財豪于鄉里兄死誣其兄
子為他姓賂里嫗之貌類者使認為已子又醉其嫂
而嫁之盡奪其貨嫂姪訴于州積十餘年未有白其
寃者公至又出訴公取前後案牘視之皆未嘗引乳
母為證一日盡召其黨至庭下出乳醫示之眾皆服

罪子母復歸如初。智囊

宋歐陽晦知端州桂陽監。民有爭舟而相毆至死者。獄久不決。公自臨其獄。出囚坐庭中。去其桎梏而飲食之。食訖悉勞而還于獄。獨留一人于庭。留者色動惶。顧公曰。殺人者汝也。因不知所以。然公曰。吾視食者皆以右手持匕而汝獨以左。今死者傷在右肋。此汝殺之明驗也。囚卽涕泣曰。我殺也不敢以累他人。公之決獄多如此。歐陽文集

宋神宗時呂陶爲銅梁令。民龐氏姊妹三人冒隱幼弟田弟壯。愬官不得直。貧甚。傭奴於人。及是又愬陶。一

權衡一書

慎獄

聖

問三人服罪。弟泣拜願以田半作佛事。以報陶曉之。日三姊皆汝同氣。方汝幼時適爲汝主之耳。不然盡爲他人所欺。與其捐半供佛。何若遺姊復爲兄弟。顧不美乎。弟又泣拜聽命。

宋神宗時李南公知長沙縣。有婆婦携兒以嫁。七年兒族取兒婦。謂非前子。訟于官。南公問兒年。族曰九歲。婦曰七歲。問其齒。曰去年毀矣。南公曰男八歲而亂。尙何爭乎。命歸兒族。宋史

宋元豐中宣州民葉元以同居兄亂其妻而殺之。又殺兄子而強其父與嫂約契。不訟于官。鄰里發其事。州

以情理可憫。爲上請。審判院奏欲貸其死。上曰。罪人已前死。姦亂之事特出。葉元之口不足以定罪。且下民無知。抵法冒禁。固宜哀矜。然以妻子之愛。旣殺其兄。仍戕其姪。又罔其父背逆天理。傷害人倫。宜以毆兄至死律論。行義補

宋蔡京在告。有某氏嫁兩家各有子。後二子皆顯達。爭迎養其母。成訟。執政不能決。持以白京。京曰。何難第問母所欲。歸遂一言而定。

宋韓彥古。世忠子也。知平江府。有士族之母訟其夫前妻之子者。以衣冠扶掖而來。乃其嫡子也。彥古曰。事

權衡一書

慎獄

聖

休頗重。當畧懲戒之母。曰。業已論訴。願明公據法加罪。彥古曰。若然。必送獄。汝年老。必不能對理。姑留扶掖之子。就獄與証。徐議所決。母良久曰。乞文狀歸家。俟其不悛。卽再告。理由是不敢復至。二條

宋辛元龍尉京邑。時万侯高之孫與岳武穆家爭田。歲久不決。府委元龍斷。積案如山。元龍並不省視。卽判云。武穆一代忠臣。万侯高助槍逆賊。雖藉其家。不足以謝天下。尙敢與岳氏爭田乎。田歸于岳。分界于火合邑。稱快。日記。植按事有不。必以界券定者。亦識事之權也。子署海豐。日有李氏一屋兩售。而鬻主要

証已亡。買主皆同族。又皆其左右鄰也。事已多年。官經數任。或驗其券。或問其鄰。或核價值之多寡。年月之先後。積案數映。皆無確據。予曰。此當論情。以親疎為先後。可也。判曰。買賣之法。先儘同姓。後儘地鄰。鄰均以族疎。不問親券。皆實糧。皆清價值。年月互有出入。可俱勿問也。案乃定。

宋劉宰授泰興令。有姑。想婦不養者二。召二婦并姑置一室。或餉其婦。而不及姑。徐伺之一婦。每以已饌饋姑。姑猶呵之。其一反之。如是累日。遂得其情。宋史

宋羅點守平江。有主訟其逐僕欠錢者。審問得實。而僕

權衡一書

慎獄

器

狡黠欲汗其主。自陳嘗與主之侍妾通。點知其誣。乃判云。奴既負主錢。又私其婢。事雖無証。即共自供。合從姦斷。責還所負。外徒配施行。所有女使。俟主人有詞。日另究聞者快之。堅鄰

宋杜杲知六安縣。有嬖其妾者。治命與二子均分。二子謂妾無分法。杲書其牘曰。傳云。子從父令。律曰。違父教令。是父之言為令也。父令子違。不可以訓。然妾守志。則可。或去。或終當歸。二子部使者季衍。覽之。擊節曰。九州三十三縣令之最也。

宋嘉泰中高定子知夾江縣。鄰邑有爭田十餘年不決。

部使者以屬定。子定子察知。偽為質劑。其人不。服。定子曰。嘉定改元。詔三月。始至縣。安得有嘉定元年正月文書耶。兩造遂決。宋史

元宜彥昭為平陽州判官。天大雨。民與軍爭登。各認己物。彥昭裂而為二。並驅出。使卒踵其後。軍忿。譟不已。民曰。汝自失登。於我何與。卒以聞。彥昭杖民。令買簦償軍。智植按智囊又載。范部為浚儀令。二人挾絹于市。互爭。令斷之。各分一半。去遣人密察之。有一喜一愠之色。於是擒喜者。又顧南文獻。周憲使傳云。永樂中。周薪為浙江按察使。有訴爭雨傘者。甲曰。我傘

權衡一書

慎獄

器

也。乙曰。我傘也。彼奪之。所言記驗皆同。新命剖之。各持其半。去陰遣人尾其後。甲曰。我始欲助汝傘價之半。得非汝利耶。乙曰。傘本我物。寧能低價屬汝。于是甲就縛。正其罪。三事所見。畧同。亦析奸之一術也。

明洪武四年。端復初為刑部尚書。用法平。杭州飛糧事覺。逮繫百餘人。詔復初往治。分鞫諸囚。合其辭。參焉。真偽立得。明史

明周新為浙江按察使。初往。道上蠅蚋。迎馬而聚。尾之。見一暴屍。惟小木布巾在。及至任。令人市布得印誌。同者鞠之。乃剗布商賊也。悉以其贓。召布商家給

之家人大驚始知其死于賊嶺南文獻

明仁宗時魯僂為福建僉事理冤濫世宗張漳民周允

文無子以姪後晚而妾生子因析產與姪屬以妾子

允文死姪言兒非叔子逐去盡奪其貲妾訴之徵召

縣父老及周宗族審置妾子羣兒中咸指兒類允文

遂歸其產明史

明成化間華亭民有母再醮後生一子母歿二子爭欲

葬之質之官知縣某判其狀云生前再醮全無戀子

之心死後歸墳難見前夫之面令後子收葬雪濤談叢

植按蔡京之問母所欲為迎養也以定爭葬則此為

權衡一書

慎獄

哭

鐵案矣惜不傳其姓名

明南昌祝守漸以廉能名寧府有鶴為民犬昨死府卒

訟之云鶴有金牌乃出御賜祝公判云鶴帶金牌犬

不識字禽獸相傷豈干人事竟縱其人又兩家牛鬪

一牛死公判云兩牛相爭一死一生死者同享生者

同咎智業

明大司農張晉為刑部時民有與父異居而富者父夜

穿垣將入取貲其子以為盜也瞋其入撲殺之及取

燭視屍則其父也吏議欲誅其子不知其為父欲釋

無誅則有子殺父名久不能決晉奮筆曰殺賊可恕

不孝當誅子有餘財而使父貧為盜不孝明矣殺之

燕都市中神史

潮州趙三與周生約往南都貿易及期趙先登舟因

太早假寐舟中舟子張潮利其金潛移舟僻處沉趙

而復周生至謂趙未來候之久呼潮往促潮叩趙門

呼三娘子因問三官何久不來趙妻孫氏驚曰出門

久矣豈尚未登舟耶潮復周周甚驚異與孫分路遍

尋三日無踪周懼累因具牘呈縣縣尹疑孫有他故

害其夫久之有楊評事者聞其牘曰叩門便叫三娘

子定知房內無夫也以此坐潮罪潮乃服

權衡一書

慎獄

聖

李亨為鄆令民有業園者茹初熟隣人竊而鬻于市

民追奪之兩訴于縣亨命傾其茹于庭笑謂鄰人曰

汝則盜矣果為汝茹肯于初熟時并摘其小者耶遂

伏罪二條智業

成都守蘇水魯永清決訟如流門外架屋數椽鍋竈

皆備訟者至寓居之一見即決飯未嘗再炊有魯不

解擔之誼適有以姦訟者一曰和姦一曰強姦梟長

不能決以屬魯蓋欲試其決也魯令隸有力者去婦

衣諸衣皆去獨裹衣婦以死自持隸無如之何魯曰

婦苟守貞衣且不能去况可他犯耶供作和姦訟遂

立決耳。按康熙某年間。陳名失官陝西同州牧。有

婦携兒之野。與種瓜男相。于是婦抱幼兒男抱二

巨瓜。鳴之官。婦云過瓜棚而見。謂男云竊瓜見獲而

反噬也。陳問婦供。叱其以竊証。奸令留兒先出。已乃

問男供。令抱兒併瓜去。男抱兒起不復能兼挈二巨

瓜。左右展轉間。陳乃叱之曰。爾男子不能兼兒與瓜。

彼婦人既挈兒能竊爾二巨瓜耶。嚴詰之。遂伏姦狀。

咸陽張君綸炳。爲予道之云。

鄭洛書知上海縣。嘗于履端謁郡。歸泊海口。有沉屍

壓以石磨。忽見之。歎曰。此必客死。故莫余告也。遣人

權衡一書。真獄。

偵之近村民家。有石磨失其牡。執來相脗合。一訊。卽

伏。果江西賣卜人。歲晏將歸。房主利其財而殺之。

孫寶爲京兆尹。有賣饅饅者于都市。與一村民相逢。

擊落皆碎。村民認賠五十枚。賣者堅稱三百枚。無以

証。公令別買一枚。秤之。乃都秤碎者細拆。分兩賣者

乃服。二條。智囊。

雪難白之冤

春秋僖公十年。初晉獻公伐虢。得驪姬。生二子。長曰奚

齊。稚曰卓子。驪姬欲爲亂。故謂君曰。吾夜者夢夫人

趨而來。曰。吾苦畏胡。不使大夫將衛士而衛冢乎。公

曰。孰可使曰。臣莫尊于世子。則世子可。故君謂世子

曰。汝其將衛士而往衛冢乎。世子曰。敬諾。築宮。官成

驪姬又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饑。世子之

官已成。則何爲不使祠也。故獻公謂世子曰。其祠世

子祠。已祠。致福于君。君曰。而不在。驪姬以酖爲酒。築

脯以毒。獻公曰。來。驪姬曰。世子已祠。故致福于君。君

將食。驪姬跪曰。食自外來者。不可不試也。覆酒于地

而地實。以脯與犬。犬死。驪姬下堂而啼呼曰。天乎。天

乎。國子之國也。子何遲于爲君。君喟然嘆曰。吾與汝

未有過切。是何與我之深也。使人謂世子曰。爾其圖

之。世子曰。吾君已老矣。已昏矣。吾若此而入自明。則

驪姬必死。驪姬死。則吾君不安。吾寧自殺以安吾君

矣。刎脛而死。傳。植按。申生之冤。古今莫不知之。

而獻公不悟此蔽于所溺也。後世之蔽于物者多矣。

蔽于利者十之三。蔽于聽者十之五。蔽于恃已。蔽于

意疎者十之七。祛其所蔽。則明矣。故秦鏡之下。無遁

權衡一書。真獄。

哭

影虛衷之斷少覆盆

昭公二十有七年。楚殺其大夫卻宛。卻宛直而和國人。悅之。耶將師爲右領。與費無極比而惡之。令尹子常。賄而信譏。無極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于子氏。子惡曰。令尹將必來辱。吾無以。醉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日宣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醉之及。餐。日。惟諸門左。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爲子。不利。甲在門矣。子必無往。令尹使視卻氏。則有甲焉。不往。召耶將師而告之。遂令攻卻氏。且蕪之。子惡聞。

權衡一書

真獄

至

之遂自殺也。國人弗熱。令曰。不蕪卻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管焉。或取一乘杆焉。國人投之。遂弗蕪也。左傳。植按此亦難白之冤也。然國人皆能信之。則亦何。不可白之有。特令尹用賄智昏。而因譏蔽明。使不有。已見而以國人之心爲耳目。何冤獄之有。

北朝魏柳慶。領雍州別駕。有賈人持金二十飭詣京師。交易。寄人停止。每欲出行。常自執管鑰。無何。緘閉不。異而失之。謂主人所竊。郡縣訊問。主人遂自誣服。慶。疑之。乃召賈人曰。卿鑰恆置何處。對曰。恒自帶之。慶。日。頗與人同宿。平日無與人同飲。平日日者曾與一。

沙門再度酖。宴醉而晝寢。慶曰。主人特以痛自誣。非。盜也。沙門乃真盜耳。卽遣吏捕沙門。乃懷金逃匿。後。捕得。盡獲所失金。周書

唐李靖爲岐州刺史。或告其謀反。高祖命一御史案之。御史知其誣罔。與告事者行數。告失。告狀。驚懼。異。常鞭撻。行典乃求告事者別疏。一。唐新。卽日還以聞。高祖大驚。靖不坐。唐新。唐崔思兢。則天朝。或告其再從兄宣謀反。付御史張行。爰按之。告者先誘藏宣妾。而云妾將發其謀。宣乃殺。之。投屍洛水。行爰按。署無狀。則天令重按。奏如初。則。

權衡一書

慎獄

至

天怒曰。崔宣若實曾殺妾。反狀自明矣。不獲妾如何。自雪。行爰懼。逼思兢訪妾。思兢乃於中橋南北多置。錢帛。募匿妾者。署無所聞。而其家每竊議事。則告者。輒知之。思兢揣家中有同謀者。乃伴謂宣妻曰。須。三百疋。僱刺客殺告者。而侵晨伏于臺前。須臾見館。客舒姓至臺。賂閣人以通告者。告者遂稱崔家欲刺。我。思兢乃要館客於天津橋。罵曰。無賴險獠。崔家破。家必引汝同謀。何路自雪。汝幸能出崔家妾。我遣汝。五百緡歸。足成百年之業。不然。亦殺汝必矣。其人。悔。謝乃引主告者家搜獲其妾。宣乃得免。晉書

唐垂拱中湖州佐史江琛取刺史裴光判書割字合

文理詳為徐敬孝反書以告差使推光款書是元書

疑語非光語前後三使從不能決勅令張楚金楚金

憂悶仰臥西廳日到向看之字似補作平音則不覺

令喚州官俱集索一甕水令琛投書水中字字解散

琛叩頭伏罪

朝野僉載

唐李沂公勉鎮鳳翔有屬邑畊夫得馬蹄金一甕送於

縣署宰慮公藏主守不嚴因使寘于私室信宿視之

皆為塊矣甕金出土之際鄰社悉來觀驗遂有變更

靡不驚駭以狀聞于府宰不能自明遂以易金伏罪

權衡一書

慎微

至

爵獄上聞沂公覽之亦怒時袁相國滋在幕中悅首

畧無辭對李公詰之袁相曰甚疑此事未了沂公曰

換金之狀極明若言未了當別有所見非判官莫探

情偽袁相曰諾俾發獄府中案問乃閱甕間得二百

五十餘塊遂于別肆索金鑄與塊形相等始秤其

半已及三百勸矣詢其負擔人力乃二農夫以竹昇

至縣境計其金數非二人以竹擔可舉明其卽路之

時已化為土矣於是羣疑大豁宰獲清雪

太平廣記

唐李德裕出鎮浙右有井路寺主事僧訴交代得常住

什物被前主事僧隱用却常住金若干兩引証前數

輩皆有通相交割文字鞠成具獄公疑其未盡微以

意揣之人乃具實以聞日居寺者樂于知事積年以

來空交分兩文書其實無金眾以其孤立欲乘此擠

排之公曰此固非難也乃立召梵子數乘命開連僧

人對事咸遣下簾子令門不相對命取黃泥各模前

後交付下次金物以憑証據僧既不知形段竟模不

成皆一一伏罪

桂苑談叢

研訊之法卽如交金必有同見之人必有交付之所

必有若干錠件之數且必有現金之程色必有所交

之年月必有貯金之器具且既有人必有某人携持

權衡一書

慎微

至

某人稱受之姓名既有年月必有或早或晚之時侯

倘事實則眾口僉同倘不實則彼此互異况既有文

書則紙之長短濶狹墨之新舊濃淡蟲蛀折痕之有

無可疑字畫筆法之有無同異推而求之無不可立

得其間者余每訊疑事得之此中為多隔別問供三

面詰實常不待原告與被告辨而原告之與原告已

互相矛盾原告之與原告証已兩相爭論卽原告之與

原告証已通相爭怨自相攻訐者多矣贊皇已事願同

志神明而妙用之

劉宗龜鎮南海有富商于泊船江岸門樓中見一妙

姬殊不避人。遂乘便言某黃昏常詣宅矣。姬微哂。既
曉。果啟扉以伺。此子未及赴約。有盜者入行。姬即
欣然就之。盜謂其見擒。以庖刀刺之。遺刀而逸。其家
亦未之覺。商客子旋至。方入戶。即踐其血。仆地。以手
捫之。遂走出。徑登舟。解維而去。其家跡其血。至江岸。
人云。其日有某客船。一夜徑發。即差人追及。拷掠備
至。具實吐之。惟不招殺人。其家以庖刀納于府主矣。
府主乃下令。日某日大設合境。庖丁宜集。毬場以俟。
屠者既集。乃傳令。日今日既已可翌日至。乃各留刀
於厨而去。府主命取諸人刀。以殺。人刀換下一口來。

權衡一書

慎獄

孟

早各令諸衙請刀。諸人皆認本刀而去。又詰以何人
刀。即曰。此合是某乙者。命擒之。則已竄矣。於是以他
酒之合處死者。代商人子。侵夜斃于市。竄者伺知之。
不一兩夕。果歸。即擒之。具首殺人之咎。遂置於法。商
人子以姦罪杖背而已。玉堂閒話
宋同敬中在西京時。有僧暮過村。求寄宿。主人不許。於
是權寄宿主人外車廂。夜有盜自牆上扶一婦人。襲
衣而出。僧自念不為主人所納。今主人家亡其婦及
財。明日必執我。因亡去。誤墮簪并。則婦人已為盜所
殺。先在井中矣。明日主人踪跡得之。執詣縣。僧自証。

賜誘與俱亡。懼追者。因殺之。投井中。暮夜不覺。失足
亦墜。雖在井旁。不知何人取去。獄成。獨獄中以贖不
獲。致疑。乃引僧問。得其實對。敏中密使吏出訪。吏
食村店。店姬聞自府中來。問曰。僧之獄何如。吏給之
曰。昨已答死矣。姬曰。今獲賊何如。曰。已誤決此獄。雖
獲賊。亦不問也。姬曰。言之無傷矣。婦人者。乃村中少
年某甲所殺也。指示其舍。吏就舍中掩獲之。案問具
服。并得其贓。僧乃得出。智業

權衡十書

慎獄

孟

宋王安禮知開封府。邏者連得匿名書。告人不軌。所涉
百餘家。帝付安禮。曰。亟治之。安禮驗所指。皆畧同。最
後一書。加三人有姓薛。安禮喜曰。吾得之矣。呼問。
薛曰。若豈有素不快者耶。曰。有。持筆求售者。拒之。鞅
去。其意似見銜。即命捕訊。果其所為也。即梟其首
于市。不逮一人。京師謂為神明。宋史
□道州營道縣。村婦養姑孝。姑寡居二十年。因食婦
所進肉而死。鄰人訴其厝毒。縣牒尉薛大奎往驗。婦
不能措詞。情志悲痛。願即死。薛疑其非。是反覆扣質。
婦曰。尋常得魚肉。必寘厨內。柱穴間。貴其高燥。且近
如此。歷年已多。今不測。何以致斯變。薛趣詣其所。見
柱有蠹朽處。劈取而視。乃蜈蚣無數。結育于中。慨然。

曰害人者此也。以實告縣婦得釋。史。植按誤死於毒之事。智囊所載有三。皆獄獄者所當知也。一明張御史曷成化中知鉛山縣。有賣鯖者。性嗜鯖。一日自市歸。饑甚。妻烹鱠以進。恣啖之。腹痛而死。隣保謂妻毒夫。械繫踰年。公至。疑中鱠毒。召漁者捕鱣。得數百。勸悉置水甕中。有昂頭出水二三寸者。公與之。召此婦而烹焉。而出死。因與食。饒下咽。便稱腹痛。俄仆地死。婦寃遂白。一明單縣有田作者。其婦餉之。食畢死。翁故曰婦意也。陳于官。不勝筮楚。遂誣服。自是天久不雨。許襄毅公進時。官山東曰。獄其有冤乎。乃出獄。

元鄧文原。延祐五年為江南浙西道廉訪司。有吳興民夜歸巡邏者。執之繫亭下。其人遁去。有追及之者。刺其脅。仆地。明旦家人得之以歸。比死。其兄明受。去者何如人。曰。白帕青衣長身者也。其兄懇于官。有司問直初更者。曰。張福兒。執之使服焉。械繫三年。文原錄之。曰。福兒身不滿六尺。未見其長也。刃傷右脇。而福兒素用左手。傷宜在左。何右傷也。鞠之。果得真殺人者。而釋福兒。

元王約。仁宗時為御史。京民王氏。仕江南而沒。有遺腹子。其女育之年十六。乃愬其姊。匿貨若干。有司責之。急約視其贖。曰。無父之子。育之成人。且不絕王氏祀。姊之恩。居多。誠利其貨。罕育之。至今日耶。改前議而斥之。

元楊不花。仁宗時。僉河東廉訪司事。民有殺子以誣怨者。獄成。不花諫之。曰。以十歲兒受十一創。且彼以谷殺怨。必盡其力。何創痕之淺。反不入膚耶。遂得其情。平反出之。元史。

明畢安仁。字德夫。洪武初。朝廷始立提刑按察司。上選安仁為副使。巡浙東。金華民有訟其邑丞受白金者。安仁詰之。曰。頗聞爾丞賢。爾細民也。奈何犯分而訟。

之卽圖其金短長圓方形來民圖上藏屏復命諸左證圖之人各不同安仁日是非証耶衆環目相顧無一語遂以其罪抵訟者告訐之風爲衰錄曹名臣錄

明劉季篾建文中爲刑部侍郎河陽逆旅朱趙二人異室寢朱怨家誤殺趙有司疑朱殺之考掠証服季篾獨日是非夙讎且其裝無可利者特緩其獄竟得殺趙者揚州民胡某賊夜入其室殺人遺刀屍傍刀有私識則其鄰蘇氏也官捕鞠之蘇氏曰家失此刀久矣不勝掠証服季篾使人懷刀潛察其鄰一童子識之曰此吾家物也眞盜乃得明史

權衡一書

慎獄

堯

明正德中殷雲霽知清江縣民朱鑑死于文廟西廡中莫知殺之者忽得匿名書曰殺鑑者某也某素讎鑑衆謂不誣雲霽曰此嫁賊以緩治也密問左右與鑑狎者誰對曰胥姚明乃集羣胥于堂曰吾欲寫書各呈若字視明字類匿名書詰之曰爾素狎鑑奈何殺之明大驚曰鑑將販于蘇獨吾候之利其貲故殺之耳神史

明王世貞命官校捕七盜逸其一盜首妄言逸者姓名俄縛一人至稱冤乃令置盜首庭下差遠而呼縛者跪塔上其足躡絲履盜數後窺之世貞密呼一隸蒙

縛者首使隸肖之而易其履以入盜不知其易也卽指絲履者世貞笑曰爾乃以吾隸爲盜卽釋縛者智植按訊盜不難于獲而難于審不難于供而難于確余署海豐日有刦船一案其黨自首於前令按名拘繫余至閱其贖所失銀錢若干而別無贓船中僅一老婦與木屐百隻而男客數人先逃去此其失盜之情形也及提訊初不承命首人証之咸以刑方隨口供認而所認上盜情形各不同所供船中情形亦不符予心疑之刑胥稟曰訊大案非可任其狡展也宜以失盜情形問之首盜卽以首盜所供問之衆盜

權衡一書

慎獄

堯

不承則嚴訊之勿任黠賊奸狡則供協矣余日有是乎始付獄已而審訪得主名因別案小竊喚至人置一處併訊以此案一問卽承伏所供船上情形如繪再訊餘盜供僉同獄立具提獄中囚問之卽首人亦翻然變供矣細鞠其情蓋捕役畏比而知丁首有免罪例始買囑一人出首輒取素無行者以實之旣而首人避誣扳之罪執之愈堅諸人難目前之刑亦遂以自誣也余顧向者刑胥乃惶恐長跼請罪爲重懲捕役及首人而釋諸人于獄使何者如刑胥言情罪旣具將所謂臬陶聽之猶以爲死有餘辜者矣余乃

益惕然懼也

明周季侯宗建爲仁和令。多異政。有人娶婦。奩貲甚厚。一賊混入。匿床下。衆不知。惟新人見之。而不敢言。比婿入。將寢。始附耳語曰。床下有人。婿大驚。搜出賊。乃詭云。女約我來。持奩貲同奔。何負心至此。婿疑其真。訟於令。周不令婦到官。先問賊。賊堅辨。周命監之。越數日。客取一妓如新婦狀。呼賊出。謂曰。渠既與汝同謀。他往。今可面質。賊指妓強扳。季侯怒曰。人且不識。安有是事。以賊抵罪。婿疑始釋。一縣稱快。

堅齋集

楊茂清知貴池縣。遇事明決。時涇縣有王贊者。通青

權衡一書

慎獄

李

陽富室周鑑金。而欲陷之。預構一丐婦。蓄之。鑑至索金。輒殺婦。誣鑑訊者。以鑑富爲嫌。莫敢爲白。御史以事下郡。郡檄清往按。問其獄。詞曰。知見何。不指里。儻而以五十里外。麻客乎。役既被毆。暈地。又何能辨。麻客姓名引爲之證。乎其妻伏贊背。護贊。又何能及。贊死乎。已乃訊證人。稍稍吐實。詰旦至屍所。益審。召民則贊門有溝。溝布掠爲橋。陽出婦與鑑爭。墮橋而死。贊乃語塞。而鑑得免。

高子業初任代州守。有諸生江樺。與儻人爭宅址。將開陰刃。族人江孜等匿二尸。圖誣儻人。儻人知之。不

時閱全界以宅。樺埋尸室中。數年。樺兄千戶樺枉殺

其妻。樺族妻家訟樺。并誣樺殺孜事。樺拷死。無後。其弟槃襲樺職。訟上監司。臺付子業。再鞠。業問樺以孜等尸所在。樺對曰。得殺孜埋尸其室。不知所在。曰。得何事。殺孜。樺愕然對曰。爲樺爭宅址。曰。爾與同宅居。平對曰。異居。曰。爲爾爭宅址。殺人埋尸。已室有斯理。乎。問吏曰。搜尸。樺室否。曰。未也。乃命搜樺室。掘地得二尸於樺居。所刃跡宛然。樺伏罪。州人曰。十年冤獄。一旦得雪。

陳騏爲江西僉憲。初至。夢一虎帶三矢。登其舟。覺而

權衡一書

慎獄

李

異之。吉安女子許嫁。庠生女富而夫貧。女家恆周給之。其夫感激。每告友周彪。彪家亦富。問女美。貧士親迎時。彪與爲伴。即途中貧士遇盜。死。士父疑女家嫌其貧。使人故要殺於路。訟之官。問者按女有奸。謀殺夫。騏呼其父問之。但云女與人有奸。而不得其主名。使穩婆驗其女。又處子。乃謂其父曰。故子交與誰。最密。曰。周彪。騏因思曰。虎帶三矢而登舟。非周彪乎。况彪又伴其親迎。夢爲是矣。越數日。偽移檄吉安。取有學之士修郡志。而彪名在焉。既至。騏設饌以飲之。酒半。獨召彪。後堂屏左右引手歎息。陽謂之曰。人言汝

殺貪士而取其妻。吾憐汝有學。且此獄一成不可復反。汝當吐實。吾救汝。彭錯愕戰慄。跪而悉陳。錄其詞。潛令人捕同謀者一詎而獄成。

○有人因他適。回見其妻被殺於家。失其首。奔告妻族。妻族以婿殺女。訟于郡。主刑掠誣服。獨一從事疑之。謂使君曰。人命至重。須一再窮之。且為夫者。誰忍殺妻。縱有隙而害之。必為脫禍計。或推病弱。或托暴亡。今存屍而棄首。其理甚明。請為更誠。使君許之。從事乃遷此繫于別室。仍給酒食。然後遍勘在城。作作行人。令各供近來與人家安厝墳墓多少文狀。既而一

權衡一書

慎獄

空

一詰之曰。汝等與人家舉事。還有可疑者乎。中一人曰。某于一豪家舉事。共言殺却一奶子。於牆上昇過。凶器中甚似無物。見在某坊發之。果得一婦人首。令訴者驗認。則云非是。遂收豪家鞠之。豪家款伏。乃是與婦私好。殺一奶子。兩首而葬之。以婦衣衣其身。屍而易婦以歸。畜于私室。其獄遂白。

○臨海縣有女。窺見一生韶美。悅之一。賣妻在傍。曰。此吾鄰家子也。為小娘子執伐。成佳偶矣。賣妻以女意誘生。生不從。賣妻有子無賴。因假生夜往。女不能辨。一日其家舍客夫婦。因移女而以女榻。寢之夜有人

斷其雙首。以去。明發以聞於縣。令以為其家殺之。而彙裝無損。殺之何為。乃問榻向寢誰氏。曰。是其女。令曰。知之矣。立逮其女。作威震之。曰。汝奸夫為誰。曰。某秀才。連生至。曰。賣妻語有之。何嘗至其家。又問女。秀才身有何記。曰。臂有痣。視之。無有。令沉思。曰。賣妻有子乎。逮其子。視臂有痣。曰。殺人者。汝也。刑之。即自輸服。蓋其夜捫得駢首。以為女有他奸。殺之。生由是得釋。五條智囊。

本朝黃思湖。為鄒城令。一日捕壯獲逃至。訊其窩。供稱縣前酒店石文玉家。傭工三月。舉其家內外屋室廚

權衡一書

慎獄

空

竈暨男女人數。並左鄰何木鐸。右鄰王三。無不歷歷如繪。黃疑之。假如廁命。帶與傍伺候。乃密遣一差。喚石文玉等。見石年少。何肥而髯。王三則一老翁也。訊之。皆錯愕。不知所從來。黃因諭之曰。吾即喚質對。喚石則何前喚何。則石前勿自誤。乃陸座帶逃人再問。遂命押文玉等八。因喚石而何乃前。問曰。爾窩逃人某有之乎。何曰。無有也。逃。輒指何曰。我在汝家傭工三月。汝尚賴耶。黃命石前。問逃人曰。爾識此人否。逃人曰。此石之鄰佑。不甚記真也。黃命石等退。笑謂逃人曰。豈有傭工三月而不識主人者乎。必捕壯教

爾當實言。逃人慙謝供實。重責之。福惠全書

權衡一書

慎獄

壺

諸難窮之姦

春秋昭公二十有四年。初季公鳥娶妻于齊鮑文子。生申公鳥。死季公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其室。及季嬖與襄人擅通。而懼乃使其妾扶已以示秦遘之妻曰。公若欲使余。余不可而扶余。又訴于公甫。曰。展與夜姑將要余。秦姬以告公之。公之與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于下。而執夜姑使速殺之。左傳。植按此所謂難窮之姦也。後世有類此者四事。一筆談。宋包孝肅尹京兆有緇民犯法。當杖春。吏受賕。與之約曰。今見尹。必付我責狀。汝第呼辯。我與汝分此罪。

權衡一書

慎獄

壺

既而包引四問畢。果付吏責狀。囚如言分辯不已。吏大聲呵之曰。但受春杖。出去何用多言。包謂其市權斥吏杖之七十。特寬囚罪以阻吏勢。不知為其所賣。卒如所約。一智囊明伊庶人為王時。以殘暴歷見糾于臺使者。事迫行十萬金于嚴嵩。得小緩及嵩敗家。始乃遣軍卒十輩。造嵩家。脅償金。嵩置酒款之。好語曰。所惠金十萬。實無之。僅得半耳。而又半費。請以二萬金償。因盡以上所賜金。有印識者。子之既去。聞于郡曰。有江盜劫吾家二萬金去矣。速掩之。可獲也。郡發卒追得金。悉捕軍卒下獄。論死。又浙中有子毆七

十歲父而墮其齒者。父以齒訟諸官。子雖其逆一名訟。既問計許以百金。師始首曰。大難事。子固請許。留三日思之。至次日忽謂曰。得之矣。辟人當耳語。若子傾耳相就。師遽嚙之。斷其半輪。子大驚。師曰。勿呼。是乃所以脫子也。然子須善藏。俟臨鞠乃出。既庭質遂以父嚙耳墮齒為辨。官謂耳不可以自嚙。老人齒不固。嚙而墮。良是。竟免其子。一堅。蘇集。鹽場土豪某。有別業三楹。塔前掘一深池。中積水。外繚以垣。凡負債者縛置池中。名曰水牢。一人首之。官初蒞任。批准勘豪知之。謂胥能緩數日。吾事濟矣。於是立召丐者。

權衡一書

慎獄

空

繪者。髹者。斃者。裝潢者。煥然一新。上懸名人畫。柱皆有聯。堂中雜几案。交牀池。蓄金魚。凡器玩盆花。畢備外。扇以鑰。及官來勘。豪力辨。並無水牢。受害者引官往豪若為不得已狀。始啟戶。訴云。某處彼他往。則債不復償。因拉入書室。坐數日。耳官入室。所見殊精雅。水中金魚悠然自得。乃怒首者云。汝負彼債。反誣以罪。吾署中汲燕得日坐此處。亦樂之。汝反以為因圖乎。遂直土豪而責首者。子謂若子之聽訟。不過情理兩字。而小人之情偽。愈出愈奇。自昔稱折獄者。必曰包公。事案之不必出于孝肅者。無不假其名曰包公。

斷案。吏之得金分罪。則孝肅先墜。小人街中矣。况夫鬼。趙沙。城萬變。請張情理。可信而適為小人所欺者。豈少哉。故子嘗謂學與仕。皆愈久愈諳。無有窮期。不可有一毫自是意。如日詰姦非難。請以此數事。參之鄭子產。晨出過東匠之間。聞婦人之哭也。撫其御之手而聽之。有問遣吏執而問之。則手絞其夫者也。異日其御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其聲懼。凡人于其親愛也。始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哭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奸也。論衡

權衡一書

慎獄

空

漢末國淵字子尼。為魏郡太守。時有投書誹謗者。魏太祖疾之。欲必知其主。淵請留其本書。而不宣露其書。多引二京賦。淵勅功曹曰。此郡既大。今在都輦。而少學問者。其簡開解年少。欲遣就師。功曹差三人。臨遣引見。訓以所學。末及二京賦。問物之書也。世人忽畧。少有其師。可求能讀者。從受之。又密諭旨。旬日得能讀者。遂往受業。吏因請使作箋。比方其書。與投書人。

同手收攝案問具得情理

魏高柔文帝時爲廷尉護軍營士賈禮近出不還營以爲亡表言逐捕沒其妻盈及男女爲官奴婢盈連至州府稱冤自訟莫有省者乃辭詣廷尉柔問曰汝何以知夫不亡盈垂泣對曰夫少單特養一老嫗爲母事甚恭謹又哀兒女撫視不離非是輕彼不顧室家者也柔重問曰汝夫不與人有怨讎乎對曰夫良善與人無讎又曰汝夫不與人交錢財乎對曰嘗出錢與同營士焦子文求不得時子文適坐小事繫獄柔乃見子文問所坐言次日汝頗留舉人錢不予文曰

樓衡一書

慎獄

突

自以單貧初不敢舉人錢物也柔察子文色動遂曰汝舉實禮錢何言不耶子文惟知事露應對不次柔曰汝已殺禮便宜早服子文於是叩頭具首殺禮本未埋葬處所遣往掘得其屍詔書復盈母子爲平民

魏志

晉陸雲字士龍初補浚儀令人有見殺者主名不立雲錄其妻面無所問十許日遣出客令人隨後謂曰其去不出十里當有男子候之與語便縛來既而果然問之具服云與此妻通共殺其夫聞妻得出欲與語

近縣政遠相要候於是一縣稱其神明

晉書

北齊任城王高潛領并州刺史時有婦人臨汾水流衣

有乘馬人換其新靴馳而去者婦人持故靴詣州言之潛召居城諸嫗以靴示之婦曰有乘馬人于路被賊劫害遺此靴焉得無親屬乎一嫗撫膺哭曰兒昨着此靴向妻家如其語捕獲之時稱明察史北植按此與魏楊津之事畧同見諸要皆以詐逆詐可欺老嫗輩博明察之名而已恃此爲誚奸之術恐不堪數試也

樓衡一書

慎獄

突

元魏司馬悅爲豫州刺史時有上蔡董毛奴者齋錢五千死在道路郡縣疑民張堤爲劫又于堤家得錢五千堤懼拷掠自誣言殺獄既至州悅觀色察言疑其不實引見毛奴兄靈之謂曰殺人取錢當時狼狽應有所遺此賊竟遺何物靈之云惟得一刀鞘而已悅取鞘視之曰此非里巷所爲也乃召州城刀匠示之有郭門者前曰此刀鞘門手所作去歲賣與民董及祖悅收及祖詰之曰汝何故殺人取錢而遺刀鞘及祖欸引靈之又于及祖身上得毛奴所着皂襦及祖伏法書魏植按訊大獄不在于口之欸承而在于據相符又不在干按事取供而在于無心暗合于蒞羅定時先是有民陳飛兆被殺田寮經二載未得主

名子至。檢其屍。疑有姦狀。先問別勒其母兄及妻。僉供無有。問素有讎仇乎。有相好時往來者乎。其妻沉吟曰。供有黃阿安者。積竊刺字。嘗來尋夫共語。前官未之聞。故未嘗疑及此也。予立拘安至。作色叱問。即悚然言。知情。問所以。曰。與飛兆盜其鄰人牛。而分受不均。致開。故殺以滅口耳。予曰。陳自在田寮守禾。將是爾利其財物。服之何同。竊耶。安即力辯。伊田寮中。此夕止牛。忽被一幅何財物之有。牛患被者。貧人結布縷禦寒。非常有物也。予引其兄。問伊弟寮中所。有供相同。已而起出其刀。則久藏茅屋草蓋中。血痕

依然。所盜之牛。亦於買主牽來。案遂定。夫牛患被一語。非身至其間。親睹其物。何能斷口道出。若或使之者。刀與牛人所共見。而此無心吐出之一言。則予所信以定讞者也。

北朝魏定州流人解。賔兄弟。坐事俱徙揚州。弟思安背役亡歸。慶賓懼後役追責。規絕名貫。乃認城外死屍。詐稱其弟爲人所殺。迎歸殯葬。又有女巫楊氏。自云見鬼。說思安被害之苦。慶賓又誣疑同軍兵蘇顯甫。李蓋等所殺。經州訟之。二人不勝楚毒。各誣服獄。將決。竟刺史李崇疑而停之。密遣二人非州內所識。

者。僞從外來。詣慶賓告曰。僕住在北州。去此三百里。有一人見過。寄宿夜中。共話。疑其有異。便即詰問。乃云。是流兵背役。姓解。字思安。時欲送官。苦見求及稱有兄慶賓。今住揚州。相國城內。嫂姓徐。君脫於憊。爲往告報。見申委曲。家兄聞此。必相重報。若往不復送。官何晚。是故相造。君欲見顧。幾何。當放賢弟。若其不信。可見隨看之。慶賓慨然失色。求其少停。此人具以報崇。攝慶賓問之。引伏。因問蓋等。乃云。自誣。數日之間。思安亦爲人細送。崇召女巫視之。鞭笞一百。魏書

隋開皇初。裴政爲左庶子。右庶子劉榮。性甚專固。時武職交番通事舍人趙元愷。作辭見帳。未及成。太子有旨。催促榮語。元愷云。但爾口奏。不須造帳。及奏。太子詰榮。榮便推諱。云。無此語。太子付政推問。會有附榮者。言政欲陷榮。推事不實。太子召政責之。政奏曰。凡推事。有兩一察情。一據証。審其曲直。以定是非。臣察劉榮位高任重。終令實語。元愷蓋是纖介之愆。計理不須隱諱。又察元愷受制於榮。豈敢以無端之言。妄相點累。二人之情。正相似。正愷引崔蒨等爲証。蒨等狀。亦與元愷符同。察情既敵。須以証定。臣謂榮語元愷事。必非虛。太子亦不罪榮。而稱政平直。隋書

唐貞觀中左丞李行廉弟行詮前妻子忠蒸其後母遂私將潛遁云勅追入內行廉不知乃進狀奉勅推詰峻急其後母詐以領巾勒項卧街中長安縣詰之云有人詐宜勅喚去一紫袍人見留數宿不知姓名勒項送至街中忠惶恐私就下問被不其人之執送縣尉王璲引就房內推問不承璲先令一人代案釋下聽之令一人報云長使喚璲鎖房門而去子母相謂曰必不得承并私密之語璲至開門案下人亦起母子大驚並具承伏法朝野僉載。植按智囊賊首王和尚攀出同夥有多應亨多邦牢者曉悍倍於他盜招服已久忽一日應亨母從兵道告辨一紙准批下州中引王和尚為証王公守仁曰此必王和尚受財許以辨脫耳乃于後堂設案臬臬圖內藏一門子喚三盜俱至案前覆審預戒皂隸報以寅賓館有客公卽舍之而出少頃還入則門子從臬下出口聽得王和尚對二賊云且恐兩夾棍俟為汝脫也三盜惶遽叩頭請死二事同一法也後世襲用頗多且有託神廟公審將犯對紫兩柱間取其聲響易聞而密置人聽之者然如街中幻戲取捷一時非眼疾手快或反為識者所笑

貞觀中衡州板橋店主張迪妻歸寧有衡州三衛楊真等三人投宿五更早發夜有人取三衛刀殺張迪其刀却納鞘中真等不之知至明店人追真等覩刀有血痕囚禁拷訊真等遂自証上疑之差御史蔣恒覆推恒命總追店人十五以上畢至為人不且散惟留一老婆年八十以上晚放出令獄典密覘之曰婆出當有一人與婆語者卽記取姓名勿令漏泄果有一人共語卽記之明日復爾其人又問婆作何推勘如是者三日並是此人恒追集男女三百餘人就中喚與婆語者一人出餘並放散問之具伏云與迪妻姦殺有實奏之勅除侍御史朝野僉載。唐咸通初有天水趙和者任江陰令以折獄著聲時有楚州淮陰農其東鄰拓腴田數百畝資鏹未滿因以莊券質於西鄰貸緡百萬至期備財贖契先納八百緡期明日以殘貨換券所隔信宿因不徵納緡之籍明日齋餘鏹至西鄰不認訴於縣縣為追勘無以証明東鄰不勝憤乃越江而南訴於趙宰宰曰縣政地卑且復逾境何計奉雪東鄰冤泣不已趙曰第止吾舍試為思之越宿日計就矣乃召捕賊之幹者數輩齎牒至淮壩口有嘯聚而寇汀者案劾已具言有同

惡者在某處居。名姓形狀。具以西鄰指之。請借送至。此先是鄰州條法。惟持刀截江。無得藏匿。追牒至彼。果擒以還。趙厲聲謂曰。幸耕繼口。活何爲。趙江四朗。叫淚隨叩頭見血。如不勝寬者。趙曰。所查幸多金寶。錦絲。非農家所蓄者。汝宜籍產以辦之。因意解且。不虞東鄰之越訟也。乃言稻若干斛。莊客某甲等納。到者。細絹若干匹。家機所出者。錢若干貫。東鄰贖契。者。銀器若干件。匪某煨成者。趙率大喜。卽再審其事。謂曰。如果非冠江者。何爲諱。東鄰所贖八百千。遂引。訴鄰偶証。於是慙懼祈死。趙令借往本土檢付契書。

權衡一書

慎獄

畜

然後寘之于法。

唐關

唐新鄉縣令裴子雲。好奇策。部人王敬虔。遺留牯牛六頭于舅李進處。養五年。產犢三十頭。敬自戊所還。索牛進云。兩頭已死。只還四頭。老牛敬忿之。投縣陳牒。子雲令送敬付獄。敬追盜牛賊李進。進惶怖至縣。叱之曰。賊引汝同盜牛三十頭。藏汝家。與賊共對。乃以布衫籠敬頭。立南牆下。進急乃吐款云。三十頭牛。總。是外甥。牛所生。實非盜得。雲遣去布衫。進見曰。此。是外甥也。雲曰。若是。卽還他牛。進默然。雲曰。五年養。牛辛苦。與數頭。條並還敬。一縣服其精察。朝野。金載。植。

按宋史內載。劉宰授泰興令。鄰邑有租牛縣境者。租戶於主有連姻。因喪會竊券而逃。他日主之子征其租。則曰牛鬻久矣。子累年訴於官。無券可質。官又以異縣置不問。至是。訴於宰。宰曰。牛失十載。安得一旦復之。乃召二句者。勞而語之。故託以他事。繫獄鞫之。句者自詭盜牛以賣。遣詣其所。驗視租戶曰。吾牛固某氏所租。句者辭益力。因出券示之。相持以來。盜券者。憮然爲歸。牛以租事。與此畧同。又本朝徐勣。康熙二十九年。授順德令。一日晨起視事。有少年泥首堂下。問之曰。新會人也。年二十五矣。婦翁嫌吾貧。不吾

權衡一書

慎獄

畜

室也。勣曰。汝聘乎。曰。白金五兩。媒與之。勣曰。雖然。不能越境治。盡歸直乎。少年以頭擊柱。血被面。勣哀之。乃繫少年。僞若獲盜者。牒新令。取查黨。逮其婦翁至。則曰。吾婿也。恨不與婦。故誣我。勣曰。吾固知若婿之無良也。若與五十金。吾爲若絕之。且曰。借若女來。越三日。金至。女亦至。笑曰。五十金中人產也。婿不貧矣。吾僦舍西郊。令完婚。起具花燈鼓吹。去傳爲嘉話。見廣東志。此亦用裴子雲之智。而末後完娶一着。尤變化不測。歸於成人之美。非但斷決之能已也。

唐李傑爲河南府尹。有寡婦告其子不孝。子不能自理。

但云得罪於母死所其心傑察其狀非不孝子謂寡婦曰汝寡居惟有一子今告之罪至死得無悔乎寡婦曰子無賴不順母寧復惜乎傑曰審如此可買棺木來取兒尸因使人覘其後寡婦既出謂一道士曰事了矣俄持棺至傑尚冀有悔再三喻之寡婦執意如初道士立於門外密令擒之一訊承伏與寡婦私通常為兒所制故欲除之傑放其子杖殺道士及寡婦便同棺盛之國史。植按宋史包恢知隆興府有母想子者年月後狀作疏字恢疑之呼其子至泣不言及得其情母婦居與僧通惡其子諫以不孝坐之

權衡一書

慎獄

美

狀則僧為之也。因責子侍養。跣步不離。僧無由至。母乃託夫諱。日入寺作佛事。以籠盛衣帛。因納僧于內。以歸。恢知之。使人要之。置籠公庫。遂旬吏報籠中臭達於外。恢命沉于江。語其子曰。為汝除此害矣。事與此亦畧同。

後周慕容彥超為秦寧節度使。好聚斂。在鎮常置庫。質錢。有奸民為偽銀以質者。主吏久之乃覺。彥超陰教主吏夜穴庫垣。盡徙其金帛於他所。而以盜告。彥超即榜於市。使民自言所質以償之。民爭以所質物自言。已而得質偽銀者。五代史

宋仁宗時。李若谷守并州。民有訟叔不認其為姪者。欲擅其財。累鞠不實。李令民還家。毆其叔。叔果訟姪。毆逆。因而正其罪。分其財。智業

宋英宗時。李兌知鄧州。富人榜僕死。繫頸投井中。而以縊為解。兌曰。既赴井。復自縊。耶。必吏受賂。教之。訊而果然。吏治學

宋李南公為河北提刑。有班行犯罪。下獄。之不服。閉口不食者百餘日。獄吏不敢詰訊。南公曰。吾能立使之食。引出問曰。吾以一物塞汝鼻。汝能終不食乎。其人懼。即食。因其服罪。蓋彼善服氣。以物塞鼻。則氣結。

權衡一書

慎獄

老

英懼此亦博物之也。智業

宋江寧推官元絳。攝上元令。甲與乙被酒相毆。擊甲歸。臥夜為盜。斷足。妻稱乙告里長。執乙詣縣。而甲已死。絳勸其妻曰。歸治而夫喪。乙已服矣。陰遣信。謹吏述其後望。一僧迎笑。切切私語。絳命取僧繫廬下。詰妻奸狀。即吐實。人問其故。絳曰。吾見妻哭不哀。且與傷者共席而禱。無血汗。是以知之。安撫使范仲淹表其材。知永新縣。豪子龍聿。誘少年周整。飲博。以技勝之。計其貲。折取上腴田。立券。久而整母始知之。訟于縣。縣索券為證。則母手印存。弗受。又訟於州。于使者擊。

登聞鼓皆不得直。絳至母又來訴。絳視券呼謂聿曰。券年月居印上是。必得周母他贖尾印而撰偽券。續之耳。聿駭謝。即日歸整田。

宋程顥舉進士。調上元主簿。郭民有借兄宅居者。發地得瘞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顥問幾何年。曰四十年。彼借居幾何。曰二十年矣。遣吏取十千視之。謂訴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即遍天下。此皆未藏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不能答。為晉城令。富人張氏父死。有老叟踵門曰。我汝父也。子驚疑莫測。相與詣縣。叟曰。身為醫。遠出治疾。而妻生子。貧不能養。以與張。

權衡一書

慎獄

天

顥質其驗。取懷中一書進。其所記曰。某年某月。抱兒與張三翁家。顥問張時。纔四十。安得有翁稱。叟駭謝。宋范純仁知河中諸路錄事。參軍宋僖年暴死。純仁使子弟視喪。小斂口鼻血出。純仁疑其非命。按得其妾與小吏奸。因會宴毒斃肉中。純仁問食肉在。第幾巡。日豈有既中毒而尚能終席者乎。再訊之。則僖年素不食飽。其日毒斃肉者。蓋妾與吏欲為變獄。張本以逃死。爾貴僖年醉歸。毒於酒而殺之。遂正其罪。三條宋史元汪澤民延祐中。為平江路總管府推官。有僧淨廣與他僧有憾。久絕往來。一日邀廣飲。弟子急欲得師財。

且苦其錮楚。潛往他僧所殺之。明日訴官。他僧不勝。考掠乃証服。三經審錄。詞無異結。案待報澤民取行。克刀視之。刀上有缺。工姓名召工問之。乃其弟子刀也。一訊吐實。即械之。而出他僧。人驚以為神。元史植按。有人欲驗一殺人刀。雜置眾刀中。此一刀獨有蠅聚其上。此亦法之宜知者。

元于文傳。延祐中。為烏程縣尹。有富民張甲之妻王無子。張納一妾于外。生子未晬。王誘妾與兒來。尋逐妾殺兒。焚之。文傳聞而發其事。得死兒餘骨。王厚賄妾之父母。買鄰家兒。為妾所生。兒初不死。文傳令妾抱。

權衡一書

慎獄

天

兒乳之。兒啼不就乳。妾之父母吐實。乃呼鄰婦至。兒見之。躍入其懷。飲之。即乳。王遂伏辜。元胡長孺至大中。為寧海縣主簿。民荷溺器糞田。偶觸軍卒衣。卒扶傷民。且碎器而去。竟不知主名。民來訴。長孺陽怒其誣。械于市。俾左右潛偵之。向扶者過焉。戟手稱快。執詣所。諒狀而償其器。二條元史張昇知閬州。日有婦人夫出。數日不歸。忽有人報萊園井中有死人。婦人驚往視之。號哭曰。吾夫也。遂以聞官。公令屬官集里鄰。就井驗。是其夫與否。眾皆以井深不可辨。請出屍驗之。公曰。眾皆不能辨。婦人獨。

何以知其是夫收付所司鞠問果姦人殺其夫而婦

人與同謀者神史

明黃佐周憲使傳永樂中廣東周新為浙江按察使一

日視篆忽旋風吹異業至前左右言城中無此木獨

一僧寺有之去城差遠新悟曰此必寺僧殺人埋其

下也冤魂報我矣發之得婦人屍人稱神明文獻

明王士嘉建文中為大同山陰知縣善決疑獄有齋錢

百緡臥樹下失之者士嘉曰此樹為祟吾將治之趨

駕出民傾城往視偵不往者果得盜代王內藏失物

戶局如故士嘉曰此必狙公教狙竊之乃陳幣于庭

權衡一書

呼群狙過伺而觀之果有狙攫去詰其主皆服人以

為神明史

明王佐守平江政聲第一尤長聽訟小民告捕進士鄭

安國犯酒佐問之鄭曰非不知冒刑憲老母飲藥必

酒之無灰者佐憐其孝放去復問酒藏床脚笈中告

者何以知之豈有出入而家者乎抑而奴婢有出入

者乎以幼婢封追至前得與民奸狀皆杖脊遣聞者

稱之神○植按智囊又載馬光祖知處州禁民捕蛙

一村民將生瓜切作蓋剗虛其腹實蛙於中黎明持

入城為門卒所捕械至庭公心恠之問汝何時捕此

蛙答曰夜半間有人知否曰唯妻知公疑妻與人通

逮妻鞠之果然蓋人欲陷夫而奪其妻故使妻教夫

如此又先誡門卒以故推得公遂寘奸淫者于法二

事皆于所控之外得事外之情而適在情中者粗表

人但斷犯酒捕蛙則已矣

明石璞英宗時遷江西按察使善斷疑獄民娶婦三日

歸寧失之婦翁訟塔殺女誣服論死璞禱于神夢神

示以麥字璞曰麥者兩人夾一人也此明械囚趣行

刑囚未出一童子窺門屏間捕入則道士徒也叱曰

爾師令爾偵事乎童子首實果二道士匿婦槁麥中

權衡一書

立捕論如法

明謝士元天順中知建昌府民懷券訟田宅士元叱曰

偽也券今式而所訟乃二十年事民驚服

明雍泰成化中除吳縣知縣有民妾亡去妾父訟夫密

殺女匿屍太湖石下泰使人驗之并詰曰彼密殺汝

女汝何以知匿所且此非兩月屍必汝殺他人女冀

得賂耳一訊而服三條明史

明南京刑部典史王宗一日當直忽報其妾殺死於舍

館宗奔去旋來告問官欲罪宗考掠終無異詞既數

月都察院會審事檄浙江道御史楊逢春楊示約某

夜二更時。鞠王宗獄。如期鞠之。猝命隸云。門外有覘視者。執以來。果獲兩人。甲云。彼挈某伴行。不知其由。乃舍之用刑。究乙乙具服。言與王宗館主人妻。亂為其妾。所窺殺之以滅口。即置於法。而釋宗。楊曰。若日間則觀者衆矣。何由踪跡其人人非切已事。肯深夜來瞰耶。史稗。植按陸雲之令。凌儀蔣恆之推血刀。與此同一用心。而各有其妙。陸之妙。在十許日方遣出。却于十里許候之。以日久則不能不問。而近縣又不敢遽來故也。蔣之妙。在止留一婆。晚則放出一連三日。以獨留則不能不問。再三則愈不能不問。故也。王

痕比前此經見之形痕。比則易見。比則難欺。彼件工輩。或以脂掩傷。或以脂做傷。稍有可疑。必即其所報之處。詰其是傷之實。從容詳審。而令其比以呈我。則思過半矣。芸案書生。忽作栗堂長吏。乍聞命案。不無驚疑。况飯頃之際。臭穢畏惡之時。非稔熟洗冤諸錄。而實究其所以然之理。死寃生屈。判之當下。徒恃三木。何求不獲。可不慎乎。
明錢藻。僉兵密雲。有二京軍。刦人于通州。獲之。不服。州以白藻。二賊恃為京軍。出語無狀。藻乃移甲于大門之外。獨留乙。鞫問數四。聲色甚厲。已而握筆作百許字。若錄乙口語。狀遣去。隨以甲入給之。曰。乙已吐實。事由於汝。乙當生汝當死矣。甲不意其給也。忿然曰。乙本首事。何委於我。乃盡白乙首事。狀藻出乙訊之。遂論如法。日下舊聞
蘇渙知衡州時。未陽民為盜所殺。而盜不獲。尉執一人。指其盜。渙察而疑之。問所從得。曰。弓手見血衣。草中呼其儕視之。得其人以獻。渙曰。弓手見血衣。當自取之。以為功。尚肯呼他人。此必為姦。訊之。而服。他日果得真盜。
民有利姪之富者。醉而拉殺之於家。其長男與妻相

惡欲得奸名並除之乃操刃入室斬婦首并取拉殺者之首以報官時知縣尹見心方于二十里小道上官問報時夜已三鼓從燈下視其首一首皮肉上縮一首不然即詰之日兩人是一時殺否答曰然日婦有子女乎日有一女方數歲見心日汝且寄獄俟旦鞫之別發一票速取其女來女至則攜入衙以果食之好言細問得其情父子服罪

□漂水人陳德娶妻林氏餘家貧備于臨清林積積自活久之為左鄰張奴所誘意甚相睦歷三載陳德積數十金業以歸離家尚十五里天暮且微雨德慮懷

權衡二書

慎獄

金

實為累乃藏金於水心橋第三柱穴中徒步抵家而林適與張叩聞夫叩門聲匿床下既夫婦相同勞苦因敘及藏金之故此晨往而張已收後屏出先掩有之矣林心不在夫既聞亡金疑其誑怨詈交作時署縣事者晉江吳復有能聲德為訴之吳笑日汝以腹心向妻不知妻別有腹心也拘林至嚴訊之林呼枉德心憐妻願棄金吳叱日汝詐失金戲官長乎置德獄中而釋林以歸隨命吏人之黠者為巧容造林察之得張與林私問慰狀吳並擒治事遂白一云此明永樂中廣東周新按察浙江時事三條

京師有盜劫一家遺一冊旦視之盡富室子弟名書云某日某甲會飲某地議事或聚博挾娼凡二十條以白於官按冊捕至皆跣跑少年也良以為是各父母亦頗疑諸兒皆不逞事豈信耶及群少飲博諸事悉實蓋盜每偵而籍之也少年不勝榜毒誣服訊賄所在浪言埋郊墟外東南角頭發之悉獲諸少相顧駭愕本妄語何為爾遂結案伺火一指揮疑之沉思良久日吾左右中一稱職察馬耳何得每訊斯獄輒侍側因復引囚鞫問數四察將必至猝呼而問且日爾欲漬膚耶呼取炮烙具鞫叩頭日公勿張皇恐外

權衡二書

慎獄

金

漏逸賊願屏左右乃日初不知事本末惟盜略如每治斯獄必記公與囚言馳報耳今聚以伺我當悉擒以自贖指揮令數兵與往悉執之遂伏法神史
□松江太守李某性廉明發奸如神有婦人詰其夫通海作亂李問婦與夫為結髮否婦言夫雖結髮然謀反事大恐禍及妻孥故出首李日當即拘究婦出李乃判狀封付吏日狀雖准且莫行牌三日內有人攬問此事即拘來見我三日果有人問前日婦人首夫事狀已面准何不行拘吏給之曰牌已送簽少待即出因入白守守命拘其人令吏持所封狀來使自開

狀中判曰婦告夫世所無來問者是姦夫其人見之失色守嚴訊之果與婦奸而誣陷其夫者遂并婦正法堅集

彭節齋為江西經畧使有人招一尼教又刺繡女忽有娠父母究問云是尼也告官屢驗皆是女形有人教以猪脂油塗其陰令犬舐之已而果露男形再舐愈出彭判為妖物奏聞斬之堅集○植按一書載明有巡按御史年少美姿容初赴任士女爭出視御史忽指婦女羣中一少尼令執訊人皆駭之既而訊實固男子也或問何以知之曰男子之喉有結骨而女

子母之吾見其伸頸外視而喉骨見知為奸耳此可與節齋事互參○又按宋史和凝嘗取古今史傳聽訟斷獄辨雪冤枉等事著為疑獄集其子囂因增益亭類表上之今倣其意用為斷案之助若龍圖斷案等書傳會無實者不敢攔入

補錄

宋仁宗慶曆時淮南有王倫者嘯聚其黨頗擾郡縣平日久守令或有棄城而出者事定朝廷議功罪富鄭公在樞密凡棄城者請論如法范文正參預大政爭以為不可今淮南郡縣徒有名耳其城壁非如邊塞難責城守神宗寬仁故棄城者得以減死論既退鄭公忽謂文正曰六丈當欲作佛耶范公曰主上富於春秋吾輩輔道當以德若使人主輕於殺人則吾輩亦不得容矣鄭公嘆服神史

望軒一書 慎獄

敦厚 日五

報德

春秋隱公三年。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羣臣賴本馮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爲賢。使主社稷。才兼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于鄭。八月庚辰。穆公卒。殤公

權衡一書

敦厚

即位。君丁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

成公三年。晉荀罃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貨諸諸中以出。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荀罃善視之。如實出已賈人口。吾無其功。敢有其賈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齊。左傳

漢高帝六年。始剖符封功臣爲徹侯。封陳平戶牖侯。平辭曰。臣非魏無知安得進。上曰。子可謂不肯本矣。乃賞無知。綱目

漢李善本李元蒼頭也。建武中疫疾。元家相繼死沒。惟

孤兒繼始生數旬。而貲財千萬。諸奴婢欲謀殺續。分其財產。善深傷李氏而力不能制。乃潛負續逃亡。隱山陽瑕邱界中。親自哺養。乳爲生。潘推燥居濕。備嘗艱勤。續雖孩抱。奉之不異長君。有言輒長。跪請白。然後行之。續年十歲。善與歸本縣。修理舊業。告奴婢于長吏。悉收殺之。鍾離意薦善行狀。光武詔拜善及續並爲太子舍人。

漢廉范字叔度。永平初。隴西太守鄧融辟范爲功曹。會融爲州所舉。案范知事。譴難解。欲以權相濟。乃托病求去。融大恨之。范東至洛陽。變名姓。求代廷尉獄卒。

權衡一書

敦厚

二

未幾。融果徵下獄。范得衛侍左右。盡心勤勞。融怪其貌類范而殊不意。乃謂曰。卿何以似我。故功曹耶。范訶之曰。君因厄。脅亂耶。後融繫出。病困。范隨而養視。及死。竟不言身自將車送喪至南陽。葬畢乃去。

漢桓帝時。李固既死。梁冀露固尸于四衢。令有敢臨者。加其罪。固弟子汝南郭亮。年始成童。遊學至洛陽。乃左提章鉞。右秉鉄鎖。詣闕上書。乞收固尸。不許。因往臨哭。守喪不去。夏門亭長呵之曰。李杜二公爲大臣。不能安上納忠。而與造無端。卿曹何等腐生。公犯詔書。干試有司乎。亮曰。亮含陰陽以生。戴乾履坤。義之

三條後漢書。

懼衡一書

敦厚

三

漢晉
春秋

目

座宜得自奉酒食。

新刊
全載

權衡一書

敦厚

四

家一日務

均辭令起舞。王遂去。明年登第。久之爲河東轉運使。務均懼而竄。及文潞公爲縣。以他事捕務均。務均急。徂投王。王已爲御史中丞矣。乃封一錠銀至縣。令塋務均之父。事遂得解。植按漢書。蒯通曰。臣之里婦與里之諸母相善也。里婦夜亡。始以爲盜。怒而逐之。婦晨去。過所善諸母。語以事而得之。里母曰。汝安行。我今令而家追汝矣。即東。繼請火于亡肉家曰。昨暮夜犬得肉。手闔相殺。請火治之。亡肉家遮迫呼其婦。故里母非談說之士也。東繼乞火。非還婦之道也。然物有相感。事有適可。章惠之事。其得此

權衡一書

敦厚

五

意乎

朱趙蕃受學于劉清之。清之守衡州。乃求監安仁縣軍酒庫。因以卒業。至衡而清之罷。蕃即句詞從清之歸。其後真德秀書之國史曰。蕃于師友之際。蓋如此肯負國乎。宋史

元趙一德。新建人。初被俘至燕。爲鄭留守家奴。號忠幹。至大元年。一日拜請其主鄭阿思蘭及其母澤國太夫人曰。一德自去父母。得全生依門下者三十餘年矣。雖思親刻骨。未嘗敢言。今父母已老。脫有不幸。則永爲天地間罪人矣。因伏地涕泣。不能起。鄭母子皆

感動。許之歸。期一歲而返。至家。父兄已沒。惟母在一。德卜地塋。二樞畢。欲少留事母。懼得罪。如期還。鄭母子嘆其孝。即裂券縱爲良。一德將辭歸。會阿思蘭以冤被誅。詔簿錄其家羣奴各亡去。一德獨奮詣中書。訴枉狀。得昭雪。還其所籍。太夫人勞一德。因分美田廬遺之一。德謝曰。一德雖鄙人。非有利於是也。重哀吾主無罪受戮。故留以報主。今老母八十餘。得歸侍養。主之賜已厚矣。何以田廬爲。遂不受而去。元。植按陳平之推無知。廉范之事。鄧融徐晦之報楊憑。此即保主師生之義也。以朝廷大分言之。均爲王臣同

權衡一書

敦厚

六

是君恩。不容私言報施。以人心大義言之。既嘗受人之恩于衆人中。獨爲知己。則此中耿耿。自不容已。雖以人合。亦性所宣矣。溫公有言。受人恩而不忍負者。其爲子必孝。爲臣必忠。蓋民生于三。父生之。君賜之。師成之。古人求忠臣于孝子之門。爲其恩義之明也。漢祖曰。可謂不肯木矣。李中丞曰。不負楊臨賀背負國乎。亦謂其恩義之明也。既明于恩義。未有報知己而不報其君者。亦未有報知己而反欺其君者。若于身所受成之地。淡焉漠焉。以爲能絕黨與。遠私恩。而惟乃心王家。致身無憾者。幾見陸氏荒庄而能爲唐

室。篤。臣。者。乎。然。則。受。爵。公。朝。謝。恩。私。室。吾。不。為。也。彼。則。非。欺。曰。以。舉。人。者。言。之。則。大。公。以。受。知。者。言。之。則。忘。本。

隱惡

春秋桓公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假不言。以言以非假也。非假而曰假。諱易地也。穀梁。魯山東之國。與祊為鄰。鄭畿內之邦。許田近地也。以此易彼。各利于國。而聖人乃以為惡而隱之。獨何欺。曰利者人欲之私。義者天理之公。湯沐之邑。朝廟之地。私相貿易。而莫之顧。是有無君之心。而廢朝覲之禮。有無親之心。而棄先祖之地矣。故聖人。以是為國惡而諱之也。胡傳。秦繆公亡善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餘人。吏逐得欲法之。公曰。君子不以畜產害人。吾聞食善馬。

肉不飲酒。傷人。乃皆賜酒而赦之。三百人者。聞秦擊晉。皆求從。皆推鋒爭死。以報食馬之德。于是繆公虜晉君以歸。史記。

楚莊王宴羣臣。命美人行酒。日暮酒酣。燭滅。有引美人之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趣火來上。視絕纓者。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奈何。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命左右曰。今日與寡人飲。不絕纓者。罰羣臣盡絕。纓而上火。盡歡而罷。居三年。晉與楚戰。有一臣常在前五合五獲首。却敵卒得勝。王怪問之。曰。蔣雄。乃夜絕纓者也。楚辭。

漢景帝卽位吳楚反聞袁盎以太常使吳吳王欲殺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盎軍中袁盎自其爲吳相時有從史盜愛盎侍兒盎知之弗泄人有告從史乃亡歸盎驅自追及遂以侍者賜之復爲從史及盎使吳見守從史適爲守盎校尉司馬乃悉以其裝齎置二石醇醪會天寒士卒饑渴飲醉西南陬卒皆臥司馬夜引盎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盎弗信曰公何爲者司馬曰臣故爲從史盜君侍兒者盎乃驚謝以刀決帳道從醉卒直隧出遂歸報史記漢丙吉居相位上寬大好禮讓按之有罪謫不稱職輒

權衡一書

敦厚

九

子長休告終無所案驗吉馭史嗜酒嘗醉歐丞相車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復何所容西曹地恐之此不過汙丞相車茵耳遂下之也此馭史習知邊塞事嘗出適見驛騎持赤白囊還郡發奔命書馳來至馭史因隨驛騎至公車刺取知敵人雲中代郡還歸府見吉白狀因曰恐所入邊郡二千石長吏有老病不任兵馬者宜可豫視吉善其言召東曹按邊長吏科條其人未已詔召丞相御史問以敵所入郡吏吉具對御史大夫卒遽不能逆知以得謔讓而吉見謂憂邊思職吉乃嘆曰士

亡不可容能各有所長嚮使丞相不先聞馭吏言何見勞勉之有漢書

漢陳實時歲荒民儉有盜夜入其室止于梁上實陰見乃起自整拂呼子孫正色訓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以成性遂至于此梁上君子者是矣盜大驚自投于地歸罪實徐譬之宜克已反善令遺絹二疋自是一縣無盜後漢書晉郭舒鄉人盜食舒牛事覺來謝舒曰卿儼所以食牛耳餘肉可共啖之世以此服其弘量晉書植按舒爲王澄別駕荆土士人宗族嘗因酒忤澄澄怒叱左右

權衡一書

敦厚

十

棒厥舒厲色謂左右曰使君過醉汝輩何敢妄動澄恚曰別駕狂耶詎言我醉因遣指其鼻炙其眉頭舒跪而受之澄意少釋厥遂得免後爲王敦參軍敦聽督護繆坦以武昌城西地爲營太守樂凱曰百姓久買此地種菜自贍不宜奪之敦大怒凱懼不敢言舒曰公聽舒一言敦曰平子以卿病狂故指鼻炙眉頭舊疾復發耶舒曰古之狂也直周昌沒黯朱雲不狂也昔堯立誹謗之木舜置敢諫之鼓然後事無枉縱公爲勝堯舜耶乃逆折舒使不得言何與古人相遠敦曰卿欲何言舒曰繆坦可謂小人疑誤視聽奪人

私地以強陵弱。晏子稱君曰：可臣獻其否以成其可。是以舒等不敢不言。敦即使還地。衆咸壯之。余謂舒之直亮如此。而有容物之量。乃異于世之守雌尚柔者。不然則和光同塵。其失與躁競等何足貴也。

齊世祖時。使太子家令沈約撰宋書。約多載孝武明帝諸鄙瀆事。上遣左右謂約曰：孝武事迹不容頓爾。我昔經事明帝。卿可思諱惡之義。于是多所省除。齊書

唐貞觀四年秋。禁上書告訐者。上謂羣臣曰：朕開直言之路。以利國也。而比來上封事者多。奇人細事。自今復有爲是者。朕當以讒人罪之。宋范仲淹曰：太宗

權衡一書

敦厚

二

欲聞直言而惡告訐。可謂明且遠矣。此爲君爲長之道也。綱目

唐開元中。頒賜邊軍纈衣。製于宮中。有兵士于短袍中得詩曰：沙場征戍客。寒苦若爲眠。戰袍親手作。知落阿誰邊。蓄意多添線。含情更著綿。今生已過也。重結後生緣。帥進之。明皇命以詩遍示六宮。曰：有作者勿隱。一宮人自言萬死。卽以嫁得詩人。仍謂之曰：我與汝結今生緣。邊人皆感泣。集

唐長慶元年。右補闕楊汝士與禮部侍郎錢徽掌貢舉。西川節度使段文昌翰林學士李紳各以書屬所書。

進士及榜出。二人所屬皆不預。文昌言于上曰：今歲禮部殊不公。所取皆以關節得之。上命覆試。鄭朗等十人而貶徽等。或勸徽奏二人屬書。上必詰。徽曰：苟無愧心。得喪一致。奈何。奏人私書。豈士君子所爲耶。取而焚之。時人多之。綱目

梁葛侍中周鎮充之日。嘗遊從此亭。公有亭頭。甲者善騎射。胆力出人。偶因白事。召入時。諸姬妾並侍。內一姬國色也。甲目之不已。葛公有所顧問。至於再三。甲方流眄。竟忘其對。公微哂之。或有告甲者。甲方懼慮。有不測。公知其憂甚。以溫顏接之。未幾拒唐師於河

權衡一書

敦厚

三

上公乃召甲謂曰：汝能陷此陣否。甲曰：諾。卽攬轡起乘。與數十騎馳赴敵軍。斬首數十級。大軍繼之。唐師大敗。及凱旋。乃令姬具飾資粧直數千緡。召甲告之曰：汝立功河上。吾知汝未婚。今以某妻兼署列職。此女卽所目也。甲固稱死罪。不敢承命。公卒與之。玉堂宋錢宣靖公若水推官同州。有富民亡其女奴。女奴父母訟於州。州命錄事參軍鞠之。錄事實貸于富民。不獲。乃劾富民父子共殺女奴罪。應死。公疑其獄留數日。不決。錄事諂曰：若愛富民錢。欲出其罪。卽公笑謝。密使人訪求女奴得之。則免富民父子于死。知州以

公雪冤死者數人。欲為論奏其功于朝。公固辭曰。若水但求獄事。正人不冤耳。論功非本心也。且朝廷若以此為若水功。當置錄事于何地耶。錄事詣公叩頭請謝。公曰。獄情難知。偶有過誤。何謝也。白抄子集

宋韓魏公為丞相。每見文字有攻人隱惡者。即手自封之。未嘗使人見。魏公知歐陽永叔不以繁辭為孔子書又多以文中子為可取。中書相會累年。未嘗與之言及厚德錄

宋英宗戶部侍郎彭思永。始就舉。持數劔為資。同舉者過之。出而玩。或墜其一於袖間。眾相為求索。思永曰。

權衡一書

敦厚

三

數止此耳。客去。舉手揖。劔墜于地。眾皆服其量。宋伊川程子每見人論前輩之短。則曰。汝輩且取他長處。近思錄或以鄒浩極諫得罪。疑其賣直。程子曰。君子之于人。當于有過中求無過。不當于無過中求有過。冬夜

宋王韶知鄂州。宴客出家姬奏樂。客張績醉挽一姬。不前。將擁之。姬泣以告。韶徐曰。未出汝曹。娛客而令失歡。如此。令酌大盃罰之。談笑如故。人亦服其量。宋史宋晉內翰饒嘗與謝降受詔。試中書吏而大臣有以簡屬饒。不發視而焚之。且曰。發而言之。不亦傷刻薄乎。

厚德錄

明屠杆石先生。義為浙中督學。持法嚴。羣小望風。搜諸生過失。按湖時。一生宿娼家。保甲擒抵署門。無敢解者。門開。携以入。保甲大呼。言狀。屠伴不聞。理文書。自如。保甲膝行。漸前。離兩鬢。頗遠。屠以役判其臂曰。放秀才去。門役喻其意。潛趨下。引出保甲。不知也。屠昂首曰。秀才安在。保甲回顧失之大驚。不能言。與大杖三十。荷枷。娼則逐去。保甲倉皇語人口。向殆執鬼諸生咸唾之。而感先生曲全。自是刁風頓息。而此士卒自懲。用貢為教官。習囊

權衡一書

敦厚

古

明成化中。陳壽在諫垣。指陳時政得失。無隱。惟不善彈劾。曰。吾父戒我勿作刑官。枉人而言官。枉人尤甚。顧可輕耶。先進遺風

宋過

秋襄公二十一年秋晉欒盈出奔楚。范宣子殺羊舌虎等七大夫。囚伯華叔向籍偃。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爲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于君無不行。求救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晉侯問叔向之罪于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于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驛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謨。

權衡一書

敦厚

五

訓明微定保夫謀而寡過。志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子爲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爲。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左傳

漢桓帝時陳實爲郡功曹。時中常侍侯覽託太守高倫用吏實知非其人。倫詰實曰。此人不宜用。而侯常侍不可違實。乞從外署。不足以虛明德。倫從之。于是鄉論怪其非舉。實終無所言。倫後破徵乃謂人曰。吾前爲侯常侍用吏。陳君密持教還。而于外白署。比聞

議者以此少之。陳君可謂善則。君過則稱已者也。實固自引愆。由是天下服其德。後漢

唐興元元年。議者言韓滉聚兵修城。陰蓄異志。上疑之。以問李泌。對曰。滉公忠清儉。貢賦不絕。撫鎮江東。盜賊不起。所以修城爲迎寇之備耳。此乃人臣忠篤之慮。奈何更以爲罪乎。滉性剛嚴。不附權貴。故多謫毀。臣敢保其無他。上曰。他議洵洵。卿弗聞乎。對曰。臣固聞之。其子臯爲郎。不敢歸省。正以謫語沸騰。故也。泌退。遂上章請以百口保滉。他日又言于上曰。臣之上章。非私于滉。乃爲朝廷計也。上曰。如何。對曰。今天下

權衡一書

敦厚

六

旱蝗。關中米斗千錢。倉廩耗竭。而江東豐稔。願陛下蚤下臣章。以解朝衆之惑。而諭韓臯使之歸覲。令滉速運糧儲。此朝廷大計也。上卽下泌章。令臯歸覲。面諭之曰。卿父比有謫言。朕不復信。關中之糧。宜速致之。臯至。泥感悅。卽日發米百萬斛。聽臯留五日。卽還朝。自送至江上。風濤而遣之。陳少遊聞之。亦貢米二十萬斛。會陳少遊卒。大將王韶欲自爲留。後滉使謂之曰。汝敢爲亂乎。卽日全軍渡江。誅汝矣。韶懼而止。上聞之喜。謂李泌曰。滉不惟安江東。又能安淮南。真大臣之略。卿可謂知人。綱目

唐崔膺性狂張建封愛其文以為客隨建封行營夜中
大叫驚軍軍士怒欲食其肉建封藏之明日置宴監
軍曰某有與尚書約彼此不得相違建封曰唯監軍
曰某有請請崔膺建封曰如約遠巡建封又曰某亦
有請却請崔膺座中皆笑後乃得免補國史

南唐周業為左街使信州刺史木之子也與禁帥劉有
隙昇元中金陵告災業方潛飲人家醉不能起唐主
聞之顧親信施仁望曰率衛士十人詣災所見其馳
救則釋不然就戮于牀仁望既往亟召業家語之業
大怖奔見仁望仁望留之泊火息復命至便殿門會

權衡一書 敦厚 七

劉先至亦將白災事仁望揣劉意不能蔽業遽排劉
越次見主曰火不為災業誠如聖旨主曰戮之乎仁
望曰業父本方臨敵境臣未敢即時奉詔主撫几大
悅曰幾誤我事仁望自此大獲獎用智囊

宋真廟時有卜者上封事言于宮禁上怒令捕之繫獄
因籍其家得朝士往還書尺上曰此人狂妄臣僚與
之遊從可付御史獄案劾王文正公旦得之以歸翌
日獨對曰臣看卜者家藏文字皆箐命選日草本無
言及朝廷事臣亦會令推步星辰其狀尚存因出以
奏曰果行乞以臣此狀同問上曰卿意如何公曰臣

不欲因卜視賤流累及朝臣上乃解公至政府即時
焚去繼有大臣欲囚而擯之上令中使再取其狀公
曰得旨已焚焚之矣厚德錄

李文和都尉好士一日召從官呼左右軍官妓置會夜
半臺官論之楊文公以告王文正不答退以紅箋書
小詩遺文和且以不得與會為恨明日真宗出章疏
文正曰臣嘗知之亦遺詩恨不得往也太平無象此
其象乎上意遂解稗史

寇準在藩鎮生辰造山棚大宴又服用僭侈為人所奏
帝怒謂王旦曰寇準每事欲效朕可乎旦徐對曰準

權衡一書 敦厚 大

誠賢能無如駭何真宗意遂解曰此正是駭耳遂不
問宋史

宋丁崖州謂險詐然亦有長者言真宗嘗怒一朝士再
三語及輒稍退不答上作色曰如此耐問輒不應
謂進曰雷霆之下臣若更加一言則齏粉矣真宗嘉
納神史

宋韓魏公嘗言王昭德絕不類內官往年執政賈昌朝
陳執中惡歐陽公欲因張氏事深治之令蘇世昌鞠
獄不成蘇曰不如鍛鍊仍乞不錄問昭德為勘官正
色曰上令某監勘正欲盡公道耳鍛鍊何等語耶歐

陽公遂得脫

宋張文懿公士遜在相位。陳亮佐罷。叅知政事。有挾怨

上言。亮佐欲反。復有誣諫官陰附宗室者。遜置二奏。上前且言。檢言動搖朝廷。若一聞。亮則臣亦不能自保矣。上寤。置告者于法。誣諫官事亦寢。二條厚

宋紹聖元年。廷試進士李清臣。發策以爲可。則囚。否則

革。惟當之爲貴。其意絀。元祐之政也。蘇轍疏諫。內有

昭帝變漢武之政。章帝鑒光武顯宗之失。語帶攬奏。

大怒曰。安得以漢武比先帝。轍下殿待罪。衆莫敢救。

范純仁從容言曰。武帝雄才大畧。史無貶詞。轍以比

權衡一書

敦厚

尤

先帝非謫也。陛下親事之始。進退大臣。不當如訶斥。

奴僕。帝曰。人謂秦皇漢武純仁。曰。雖所論事與時也。

非人也。帝爲之少霽。轍平日與純仁多異。至是謝曰。

公佛地位中人。也。竟出知汝州。結焉

四明桂彥良洪武初爲正字。郊祝文有子我字上怒。

將罪主者彥良進曰。湯祀天曰。小子子履。武祭天曰。

我將我享。儒生泥古不通。煩上譴呵。遂得釋。青溪

明永樂五年冬。廣東布政徐奇進香至京師。載嶺南土

物。將遺廷臣。有得奇所列單目以進。上闕之。特召楊

士奇問曰。何獨無爾名。對曰。奇前爲都給事。初赴廣

東。衆作詩文贈之。而臣以病未作。土物之饋。蓋答詩

文耳。臣不病。亦必賦詩。則今單目亦必有名。然諸臣

終未知受否。且單內土物。不過藤枕。藤簟。合香丸之

類。皆微物。無重貨。必無他意。上曰。汝言是。取單目付

中官。燬之一。無所問。哀談

本朝奏與柳敬亭以說平話。擅名。吳梅村嘗爲之立傳。

順治初。馬進寶鎮海上。招致署中。一日侍飯。馬飯中

有鼠矢。怒甚。取置案上。俟飯畢。欲窮治膳夫。進寶殘

忍酷虐。殺人如戲。柳憫之。乘間取鼠矢。啖之曰。是黑

米也。進寶既失其矢。遂已其事。集

權衡一書

敦厚

千

成美

春秋宣公十有五年。晉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
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
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
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殺。而反
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
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
受命以出。有死無貲。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
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
求。楚子舍之以歸。左傳

權衡一書

敦厚

主

晉趙宣子言韓厥于晉侯曰。其為人。不黨。治衆不亂。臨
死。不恐。晉侯以為中軍尉。河曲之役。趙宣子之車十
行。韓獻子戮其僕人。曰。韓獻子必死矣。其主朝昇
之。而尊戮其僕。誰能待之。役罷。趙宣子觴大夫。爵三
行。曰。二三子可以賀我。二三子曰。不知所賀。宣子曰。
我言韓厥于君。言之而不當。必受其刑。今吾車失次。
而戮之僕。可謂不黨矣。是吾言當也。說苑
楚虞邱子薦叔敖于莊王。王以為令尹。少焉。虞邱子家
干法。叔敖執而戮之。虞邱子喜。入見于王。曰。敖果可
使持國政也。奉法而不黨。施刑而不軌。可謂公矣。燕

王曰。夫子之賜也。楚橋

漢王生者。善為黃老言。處士也。嘗召居廷中。三公九卿
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職解。顧謂張廷尉為我結鞶。
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或謂王生曰。獨奈何。廷辱張
廷尉。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于張廷尉。張廷
尉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尉。使跪結鞶。欲以重之。諸
公聞之。賢王生而重張廷尉。史記
漢昭帝初立。殿中常有怪。一夜。羣臣相驚。霍光召尚符
璽郎。欲收取璽郎。郎不肯授。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
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

權衡一書

敦厚

主

衆人莫不多光。
漢桓帝時。皇甫規欲求退。數上病。不見聽。會友人喪。至
規越界迎之。因令客密告并州刺史胡芳。言規擅遠
軍營。當急舉奏。芳曰。威明欲避第仕途。故激發我耳。
吾當為朝廷受才。何能申此子計耶。綱目二條
漢靈帝初。復治鉤黨。張儉得亡命。困迫遁走。望門投止。
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後流轉東萊。止李篤家。外
黃令毛欽。操兵到門。篤引欽謂曰。張儉知名天下。而
亡非其罪。縱儉可得。寧忍執之乎。欽因起撫篤曰。適
伯玉恥獨為君子足下。如何自專。仁義篤曰。篤雖好

義明廷今日載其半矣欽嘆息而去後漢書

漢汝南太守王龔植才愛士嘗進郡人黃憲陳蕃等憲

不屬蕃到龔不即見乃留記謝病而去龔怒使除其

錄功曹袁閭進曰蕃既以賢見引不宜退以非禮龔

改容謝曰是吾過也乃復厚遇禮之治安纂要

漢茅容字季偉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夷踞相對容獨

危坐愈恭郭林宗行見之而奇其異遂與共言因請

寓宿旦日容殺雞爲饌林宗謂爲已設饌而以供其

母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因

勸令學卒以成德

權衡一書

敦厚

孟

漢孔融聞人之善若出諸己言有可采必演而成之面

告其短而退稱所長薦達賢士多所獎進知而未言

以爲已過故海內英俊皆信服之二條後漢書

晉戴淵字若思少好遊俠不拘操行遇陸機赴洛船裝

甚盛遂與其徒掠之若思登岸據胡床指揮同旅皆

得其宜機察見之知非常人在船屋上遙謂之曰卿

才器如此乃復作胡即若思感悟流涕投劍就之機

與言深相賞異遂與交

晉胡毋輔之爲中庶子嘗過河南門下飲河南騶王子

博箕坐其旁輔之叱使取火博曰我卒也惟不乏吾

事則已安復爲人使輔之因就與語嘆曰吾不及也

薦之河南尹樂廣廣召見甚悅之擢爲功曹其甄拔

人物若此二條晉書

唐嗣聖二十年張易之等怨魏元忠乃譖元忠嘗言太

后老矣不若挾太子爲久長太后怒下元忠獄昌宗

密引鳳閣舍人張說賂以美官使証元忠說許之太

后名說入宋璟謂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黨邪

陷正若獲罪流竄其榮多矣若事有不測璟當叩閣

力爭與子同死萬代瞻仰在此舉也及入太后問之

說未對昌宗從旁迫趣說使速言說曰陛下視之在

權衡一書

敦厚

孟

陛下前猶逼臣如是況在外乎臣實不聞元忠有是

言太后曰說反覆宜并繫治之他日更引問說對如

前元忠得免貶高要尉流說嶺表綱目

唐貞元中劉玄佐不朝帝密詔韓滉諷之及過汴玄佐

素懼滉修屬吏禮滉辭不敢當因結爲兄弟入拜其

母置酒設女樂酒行滉曰宜早見天子不可使夫人

白首與新婦子孫填宮掖也玄佐泣悟滉以錢二十

萬緡爲玄佐辦裝又以綾二十萬緡軍玄佐入朝滉

薦可任邊事新唐書

唐元和中有新授湖州錄事參軍未赴任遇盜告敕文

解悉無子。遂于近邑求丐。時裴晉公在假。微服出遊。遂至湖斜之店。問及行止。糾言發涕。零曰。某主京數載。授官江湖。遇寇盜盡。唯殘微命。此猶細事。爾其如其聘某氏。字黃娥。將娶而未親。連遭部族強以致之。獻于上。相裴公矣。裴時衣紫袴。謂之曰。某即晉公親校也。試爲予偵。遂問姓名。而往。糾復悔之。恐致禍。寢不安席。遲明。有頴衣吏稱令公召糾。倉卒與俱。往至第。竊視之。則昨日紫衣押牙也。囚首過再。三。中令曰。昨見所話。誠心惻然。今聊以慰其憔悴耳。卽命箱中官誥授之。已再除湖斜矣。喜躍未已。公又曰。黃娥

權衡一書

敦厚

重

可于飛之任也。特送行裝千貫。與偕赴任所。玉堂閑話

唐末士子崔郊。姑有婢。端麗。郊竊愛之。他日。舊婢于襄陽司空于頔。得錢四十萬。因寒食出遊。婢見郊。立于柳陰下。郊因作詩贈之。曰。公子王孫逐後塵。綠珠垂淚滴羅巾。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疾郊者。錄詩以示頔。頔名郊。執其手曰。詩公所作。耶。四十萬小哉。何不蚤言。因以婢贈之。國憲家談

江南李氏時有縣令鍾離君。與鄰縣許令爲婚。女將出適。買一婢從嫁。一日。其婢執箕箒治地堂前。熟視處。惻然淚下。鍾離君怪問之。婢泣曰。幼時我父于此

穴地爲毬窩。道我戲劇。歲久而穴處未改。鍾離君驚問其故。婢曰。我父政前縣令。身死家破。我遂落民間。更賣爲婢。鍾離君呼牙儉問之。復望于老吏。具得其實。遽以書抵許氏。曰。吾買得前令之女。義不可久。辱當輟簾。簾先求好嫁之。更一年。別爲吾女營辦。許答書曰。蓬伯玉恥獨爲君子。君何自專仁義。願以前令之女配吾子。君女當別求良配。于是前令之女遂歸許氏。鴻書。○植按宋史。高宗朝。淮西安撫陳規。嘗爲女求從婢。得一婦。甚閑雅。怪而詢之。乃雲夢張貢士女也。亂離夫死。無所託。誓身求活。規卽輟女。奩嫁之。聞

權衡一書

敦厚

三

者感泣。又明史。袁施邦曜嘗買一婢。令洒掃至東隅。捧筆凝視而泣。怪問之。曰。此先人御史宅也。時墮環玆地。不覺淒愴耳。邦曜卽分嫁女。資擇士人歸之。此二事頗相類。

宋曹彬侍中討蜀。初克成都。有獲婦女者。彬悉閉于第一第。竅以度食。曰。是將進御。當密衛之。泊事寧。咸訪其親以還之。無者嫁之。厚德錄

曹彬知徐州日。有吏犯罪。既具案。逾年而後杖之。人莫知其故。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其舅姑必以婦爲不利。而朝夕督言之。使不能自存。吾故緩其事。

然法亦未嘗屈也。宋史

宋士人賡作韓魏公書。謁蔡君謨。蔡心疑之。然士頗豪。與三千緡。因回書遣四兵送之。併致果物于魏公。士至京謁公。以其故請罪。公徐曰。君謀手段小。恐未足了公事。復作書令見夏太尉。子第有不然者。公曰。士能爲我書。又能動君。謨其才器亦不凡矣。至關中。夏竟官之。筆談

宋蘇東坡元祐間。出帥錢塘。視事之初。部商稅務。押到。匿稅人南劍州鄉貢進士吳味道。以二巨卷作公名銜封至京師。蘇侍郎宅。公呼訊其卷中何物。味道恐

權衡一書

敦厚

志

變而前曰。味道忝目鄉薦。鄉人集錢爲贖。以百千就置建陽紗。得二百端。因計道路所經馬務。盡行抽稅。則至都下。不存其半。竊計當今負天下重名而愛獎士類。惟內翰與侍郎耳。遂假先生名銜。緘封而來。不知已臨鎮此邦。罪實難逃。公熟視笑呼。掌牋奏吏令去舊封。換題新銜。問至東京。竹竿巷。并手書子由書一紙付之曰。先輩這回將上天去也。無妨。明年味道及第來謝。長公外紀

宋理宗浙西制置使袁詔。父爲郡小吏。夫妻俱近五十。無子。其妻資遣之。往臨安置妾。既得妾。察之有憂色。

且以麻束髮。外以絲飾之。問之。泣曰。妾故趙知府女也。家四川。父歿。家貧。故鬻妾以爲歸葬計耳。卽送還之。其母泣曰。計女聘財未足。以給歸費。且用破矣。將何以酬汝。徐曰。賤吏不敢辱娘子聘財。盡以相奉。且以囊中貲與之。遂獨歸。告妻以故。且曰。吾恩之無子命也。我與汝周旋久。若有子。汝豈不育。必待他婦人乃育哉。妻亦喜曰。君設心如此。行當有子矣。明年生詔。宋史

權衡一書

敦厚

天

忘已

春秋成公二年。召敗齊師于鞌。齊師歸。范文子後入。武
子曰。無為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
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
知免矣。卻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
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見勞之如卻伯。對
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變何力之有焉。樂伯見公亦
如之。對曰。燮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左傳
齊晏子之晉。見反裘負芻。息于塗者。以為君子也。使人
問焉。曰。曷為而至此。對曰。齊人累之名曰越石父。晏

權衡一書

敦厚

元

子曰。請遽解左驂以贖之。載而與歸。至舍弗辭而入。
越石父怒。請絕。晏子使人應之曰。晏未嘗得交也。今
免子于患。吾于子猶未邪也。越石父曰。吾聞君子屈
乎不已知者。而仲乎已知者。吾是以請絕也。晏子乃
出見之。曰。請也。見客之容而已。今也見客之志。晏子
遂以爲客。客人有功。則德德則驕。今晏子功免人于
厄矣。而反屈下之。此令功之遼也。呂氏春秋
孔子觀周廟。而有敬器焉。孔子問守廟者曰。此爲何器。
對曰。蓋爲右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右坐之器。滿則覆。
虛則欹。中則正。有之乎。對曰。然。孔子使子路取水而

試之。喟然嘆曰。嗚呼。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
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挹而損之。子路曰。
損之有道乎。孔子曰。高而能下。滿而能虛。富而能儉。
貴而能卑。智而能愚。勇而能怯。辨而能訥。博而能淺。
明而能闇。是謂損而不極。易曰。不損而益之。故損自
損而終故益。說苑

周貞定王十六年。趙襄子使新稚穆子伐狄。勝之。取左
人中人。襄子方食。而有憂色。侍者曰。狄之事大矣。而
主之色不怡。何也。襄子曰。夫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
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無所

權衡一書

敦厚

手

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君子曰。趙氏其昌乎。
惟有道之主。爲能持勝。大事記
魏武侯謀事。而當懷臂疾言于廷曰。大夫之慮。莫如寡
人與。立有間。再三言。李悝趨進曰。昔者楚莊王謀事
而當有大功。退朝而有憂色。左右曰。王有大功。退朝
而憂色。敢問其說。王曰。仲虺有言。不穀說之曰。諸
侯之德。能自爲取師者。王能自取友者。存其所擇而
莫如已者。亡今以不穀之不肖也。羣臣之謀。又莫吾
及也。我其亡乎。曰。此霸主之所憂也。而君獨伐之。其
可乎。武侯曰。善。呂氏春秋

周赧王時齊田單將攻狄往見魯仲連仲連曰將軍攻狄不能下也單曰單以卽墨餘卒破燕復齊今攻狄而不下何也弗謝而去遂攻狄三月不克單乃懼問仲連仲連曰將軍在卽墨織黃綬爲士卒倡曰無可往矣宗廟亡矣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莫不揮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淄上之娛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單明日厲氣循城立于矢石之所援枹鼓之狄人乃下綱目

赧王時信陵君無忌既奪晉鄙兵進擊秦軍遂救邯鄲

權衡一書

敦厚

至

存趙使將將其軍歸魏而獨與客留趙趙王計以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有自功之色客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忘人有德于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于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于趙則有功矣于魏則未爲忠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竊爲公子不取也于是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掃除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自言罪過以負于魏無功于趙趙王侍酒至暮口不忍言五城以公子退讓也史記

權衡一書

敦厚

至

等爲列侯綱目

漢趙孝字長平父普王莽時爲田禾將軍任孝爲郎每告歸常白衣步擔嘗從長安還上郵亭亭長先時聞孝當過以有長者客掃洒待之孝既至不自名長不肯內因問曰聞田禾將軍干當從長安來何時至乎孝曰尋到矣于是遂去

漢淳於恭王莽末遭賊寇百姓莫事農桑恭常獨力田耕鄉人止之曰時方淆亂死生未分何空自苦爲恭曰縱我不得他人何傷墾耨不輟二條後漢書

漢劉昆爲江陵令縣有火災昆向火叩頭火尋滅後爲

弘農太守虎皆負子渡河。光武帝聞而異之。徵為光祿勳。帝問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對曰：「偶然耳。」帝嘆曰：「長者之言也。」

建武四年，隗囂遣馬援奉書入見。初到，良久，中黃門引入。帝在宣德殿南廡下袒幘坐，迎笑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慚。」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矣。」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陛戟而後進。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

權衡一書

敦厚

重

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守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二條晉唐彬與王濬共伐吳。彬屯據衝要，為衆軍前驅。每設疑兵，應機制勝。陷西陵樂鄉，多所擒獲。自巴陵沔口，以千計。其所聚莫不震懼。倒戈肉袒，彬知賊寇已殄。孫皓將奔至建業，二百里稱疾遲留，以示不競。果有先到者，爭物後至者，爭功。時有識者莫不高彬此舉。

晉王濬伐吳，既降孫皓，白以功大而為王渾父子所抑，屢為有司所奏。每進見，陳其攻伐之勞及見枉之狀。

或不勝忿憤，徑出不辭。益州護軍范通謂濬曰：「卿功則美矣，然恨所以居美者未盡善也。」濬曰：「何謂也？」通曰：「卿旋旆之日，角巾私第，曰：『不言平吳之事。』若有問者，輒曰：『聖主之德，羣帥之力。』老夫何力之有焉？」此蘭生所以屈廉頗。王渾能無愧乎？濬曰：「吾始體鄧艾之事，畏禍及不得無言，末不能遺諸胸中，是吾福也。」二條

權衡一書

敦厚

重

元魏賈思伯為侍講，領身禮士，雖在街途，停車下馬，接誘恂恂，曾無倦色。客曰：「公今貴重，寧能不驕？」思伯曰：「衰至便驕，何常之有？」當世以為雅談。魏書

周達奚武天和三年，轉太傅，行常單馬。左右止一兩人而已。外門不施戟，恒畫掩一扉。或謂武曰：「公位冠軍，后功名蓋世，出入儀衛，須稱具瞻，何輕率若是？」武曰：「子之言非吾心也。吾在布衣，豈望富貴不可顧忌乎？昔且天下未平，國恩未報，安可過事威容乎？」言者慙而退。周書

隋文帝嘗從容命高穎與賀若弼言及平陳事。穎曰：「卿先獻十策，後于蔣山苦戰破賊，臣文吏耳，焉敢與大將軍論功。」帝大笑。時論嘉其有讓。隋書

宋張橫渠先生在京師，坐虎皮說周易，聽從甚衆。一夕

二程先生至。論易。次日橫渠撤去虎皮。曰。吾平日爲諸公說者。皆亂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近思錄。○植按此朱子贊之。所謂勇撤臯比者也。不知者見其謙。知者見其勇。

明徐存齋督學浙中。時年未三十一。生文用頽苦孔之。卓徐勒之。批云。杜撰。置四等生。將領責。執卷請曰。大宗師見教。誠當。但苦孔之卓。楊子法言。非生杜撰也。徐起立曰。本道僥倖太蚤。未嘗學問。今承教多矣。改置一等。一時稱其雅量。智齋

權衡一書

敦厚

重

補錄

漢朱麗。性好人倫。勤于長養。每稱述多過其才。人怪問之。統曰。當今雅道陵遲。善人少。惡人多。方欲興風俗。長善道。不美其譚。將爲善者少矣。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便有志者自厲。不亦可乎。

南北朝明山賓。將貨所駕車牛。既受錢。語買主曰。此牛經患漏蹄。治差已久。恐後脫發。無容不用。語買主遽追取錢。即還之。阮孝緒聞而歎曰。此言足使還淳反朴。激薄停流矣。

宋司馬溫公。間居西京。一日命老兵賣所乘馬。語曰。此

權衡一書

敦厚

重

馬夏。日有肺病。當先語之。老兵爲之竊笑。

宋周必大。監安府和劑局。局內失火。延燒民家。逮吏論死。未報。必大問吏曰。假使火自官致。當得何罪。吏曰。當除籍爲民。必大遂自誣。伏坐。失官。吏得免死。

張知常。在上庠。日偶他出。有同舍生發篋。盜其金十兩。學師集同舍檢得之。公不認曰。非吾金也。同舍生夜袖金還公。公憐其貧。復以半與之。

明徐文貞公階。宴客。一客取金杯置帽中。公見之。席罷。左右告公。少杯。公曰。已收矣。其人酒酣潦倒。帽杯落地。公佯不知。使得仍置帽中。六條人譜

晉祖遜有胡奴曰王安。遜甚愛之。及紹之誅。安嘆曰。豈可使士雅無後乎。乃往就市觀刑。遜庶子道重始十歲。安竊取以歸。匿之。變服爲沙門。竟以全其祀。

宋趙鄰義好學著述。太宗擢知制誥。逾月卒。子東之亦以職事先死。塞下家極貧。三女皆幼。僕趙延嗣者。義不忍去。竭力營衣食以給之。十餘年。三女皆長。延嗣未嘗見其面。乃之京師。訪舍人之舊。謀嫁三女。見宋翰林白楊侍郎徽之。發聲大哭。具道所以。二公驚謝曰。吾被衣冠。而不能恤故人之孤。不逮汝遠矣。即迎三女歸京師。求良士嫁之。延嗣乃去。但徠先生石守

權衡一書

敦厚

三七

道爲之傳

明沈孟淵。永樂間人。能詩。好周人之急。嘗有一貧士來謁。飯罷。以手探其懷。不已。問之曰。某袖銀二十兩。適解衣置公堂中。爲從者取去。奈何。孟淵曰。子勿言。吾家奴未必有此。乃吾爲公藏之耳。出銀二十兩還之。貧士歸。以此貿易致富。既二十年。將死。囑其子曰。吾之晚歲。沈公所賜也。吾雖無耻死。不可以不報。命其子封銀四十兩。并禮物往謝。孟淵曰。汝父平生未及門。安有此金。堅却不受。聞者高之。

明楊鐵崖。避地松江。嘗有一貴遊子。既破產。流落海上。

數踵先生門。一日竟持先生所構倪雲林畫出。左右欲發之。先生曰。吾哀其困。使往見一達官。以書畫爲介耳。非盜也。其務掩人過如此。

麻城贈兵部侍郎劉公仲輔。自少仁恕。與贈夫人董母初婚之夕。家尚貧。有偷兒入室。公驚起視之。乃所識人。曰。汝耶。想以貧故至此。即檢夫人首飾數事給之。令去。曰。我終不言。後夫人白首偕老。當聞其人爲誰。公曰。已許不言矣。及公歿。有一族子觸棺哭甚哀。人始疑爲前偷兒。而今有善行。蓋愧而改耶。裨史

權衡一書

敦厚

三八

裕量 目六

恩怨不校

春秋莊公十有三年冬。莊公將會平桓。曹子進曰。君之意何如。莊公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曹子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莊公曰。諾。于是會平桓。莊公升壇。曹子手劍而從之。管子進曰。君何求乎。曹子曰。城壞壓境。君不圖與。管子曰。然則君將何求。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管子傾曰。君許諾。桓公曰。諾。曹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已盟。曹子標劍而去之。要盟可

權衡一書

裕量

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仇而桓公不怒。公羊傳

文公六年。晉賈季奔狄。趙宣子使史墨逆其孥。夷之蒐。賈季戮史墨。史墨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史墨曰。不可。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夫子禮于賈季。我以共寵。故怨無乃不可乎。盡其孥與其器用財賄。親帥扞之。送致諸境。左傳
漢塞侯直不疑為郎事文帝。同舍有告歸。誤持同舍郎金去。已而金主覺。妄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而告歸者來。而歸金前郎亡金者大慙。以此稱為長者。史記。朱子門人問不疑誣金事。曰。初須與他人至

誠說是無看如何。化解便休。若是硬執。只得還他。若皆不與之解說。人才誣便還。則是以不善與人而自為善。其心有病矣。金書

漢何武為揚州刺史。九江太守戴聖。禮經號小戴者也。行治多不法。前刺史以其大儒優容之。及武行部。錄囚徒有所舉。以屬郡。聖曰。後進生何知。乃欲亂人治。皆無所決。武使從事廉得其罪。聖懼自免。後為博士。毀武于朝廷。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而聖于賓客為羣盜。得繫廬江。聖自以于必死。武平心決之。卒得不死。自是後聖慙服。武每奏事至京師。聖未嘗不造門謝。

權衡一書

裕量

思漢書

二

漢建初八年。拜班超為西域將兵長史。別遣衛侯李邑護送烏孫使者。邑到于賓。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超聞之。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責邑。令詣超受節度。超即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或謂超。邑前毀君。何不緣詔書留之。更遣他吏送侍子乎。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邑毀超。故今遣之。內省不疚。何邨人言快意。留之非忠臣也。綱目
漢桓帝時。劉寬字文僈。嘗行。有人失牛者。乃就寬車中

認之寬無所言。下駕步歸。有頃。認者得牛而送還。叩頭謝曰。慙負長者。隨所刑罪。寬曰。物有相類。事容脫誤。幸勞見歸。何爲謝之。州里服其不校。後漢書漢靈帝時。蓋勳爲漢陽長史。時武威太守倚恃權貴。恣行貪暴。從事蘇正和案致其罪。涼州刺史梁鵠畏懼貴戚。欲殺正和。以免其負。乃訪于勳。勳素與正和有讐。或勸勳因此報隙。勳曰。謀事殺良。非忠也。乘人之危。非仁也。乃諫鵠曰。夫繼食鷹隼。欲其驚鷙而烹之。將何用哉。鵠從其言。正和詣勳求謝。勳不見。曰。吾爲梁使。君謀不爲蘇正和也。怨之如初。後漢書○植按宋

權衡一書

裕量

三

史。漢隱帝寵作坊。使賈延徽延徽與魏仁浦並居。欲併其第。屢譖仁浦。幾至不測。及周祖入汴。有擒延徽授仁浦者。仁浦謝曰。因兵戈以報怨。不忍爲也。力保全之。當時稱其長者。夫蓋勳不乘危。魏仁浦不因亂。以此風世。猶有素無德怨。乘人之危而下石者。其人何如人哉。主權遣陸遜討丹陽山寇。平之。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枉取民人。遜後詣都。言次稱式佳吏。權曰。式自君而君薦之。何也。遜對曰。式意欲養民。是以自遜若遜復毀式以亂聖聽。不可長也。權曰。此誠長者之事。顧

人不能爲耳。吳志

蜀楊戲性素簡畧。大司馬蔣琬與言論時。不應答。或搆戲於琬曰。公與戲語而不見應。戲之慢上不亦甚乎。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而從後言古人之所誠也。戲欲贊吾是耶。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戲之快也。蜀志

魏兖州刺史王昶名其兄子曰默。曰。沉子曰。渾曰。深爲書戒之曰。吾以四者爲名。欲爾曹顧名思義。不敢違也。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能屈以爲伸。讓以爲得。弱以爲強。鮮不遂矣。人或毀已。當退而求之。於

權衡一書

裕量

四

身若已有。可毀則彼言當矣。無可毀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於彼。妄則無害於身。又何報焉。綱目晉劉伶字伯倫。嘗醉與俗人相忤。其人懷袂奮拳而往。伶徐曰。雞肋不足。以安尊拳。其人笑而止。晉僞趙石勒制法令甚嚴。諱胡尤峻。以參軍樊坦清貧。擢授章武內史。既而入辭。勒見坦衣冠敝壞。曰。樊參軍何貧之甚也。坦性誠樸。率然對曰。頃遭羯賊無道。資財蕩盡。勒笑曰。羯賊乃爾暴掠耶。今當相償耳。坦大懼。叩頭泣謝。勒曰。孤律自防。俗士不關卿輩老書生也。賜車馬衣服。裝錢三百萬。以勵食俗。勒召武鄉

者舊赴襄國。既至。與鄉老齒坐。飲。初。勅與李陽隣居。歲常爭。漚麻池。通相毆擊。至是。謂父老曰。李陽壯士也。何以不來。漚麻自是有衣之恨。孤方崇信于天下。寧讐匹夫乎。乃使召陽。既至。勸與酣。詭引陽臂笑曰。孤往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因拜參軍都尉。

二條
晉書

元魏爾朱榮之祖代勤。為領民令長。曾謂山而獵。部民射獸。誤中其髀。代勤乃令拔箭。竟不推問。曰。此既過。誤何忍加罪。部內聞之。咸感其意。

魏書

隋仁壽三年。龍門王通教授河汾之間。楊素甚重之。或

權衡一書

裕量

五

諧通於素曰。彼實慢公。公何敬焉。素以問通。通曰。使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預焉。素待之如初。通嘗曰。聞訪而怒者。讒之國也。見舉而喜者。佞之媒也。絕囹去媒。讒佞遠矣。

唐嗣聖十八年。周以婁師德同平章事。師德寬厚清慎。犯而不校。其弟除代州刺史。將行。師德謂曰。吾兄弟榮寵過盛。人所疾也。將何以自免。弟曰。自今雖有人唾某面。某拭之而已。庶不為兄憂。師德慨然曰。此所以為吾憂也。人唾汝面。汝怒。汝也。而汝拭之。則逆其意而重其怒矣。夫唾不拭。自乾。當笑而受之耳。○狄仁

傑之入相也。師德實薦之。而仁傑不知。意頗輕之。太

后嘗問仁傑曰。師德賢乎。對曰。為將能謹守邊陲。賢則臣不知。又曰。師德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太后曰。朕之知卿。乃師德所薦也。亦可謂知人矣。仁傑既出。嘆曰。婁公盛德。我為其所包容久矣。

二條
綱目

則天后謂狄仁傑曰。卿在汝南。有善政。然有諍卿者。欲知之乎。謝曰。陛下以為過。臣當改之。以為無過。臣之幸也。諍者乃不願知。后嘆其長者。

唐書

○植按宋史。泰知政事呂蒙正。初入朝堂。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

權衡一書

裕量

六

泰政耶。蒙正陽為不聞。而過之。同列不能平。詰其姓名。蒙正遽止之。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忘。不若母知之為愈也。二賢所見相似。皆相度也。

唐開元初。張嘉貞為天兵軍使。入朝。有告其奢僭。賕賄者。按驗無狀。上欲反坐告者。嘉貞奏曰。今若罪之。恐塞言路。使天下之事無由上達。其人遂得減死。上以嘉貞為忠。用為同平章事。○植按不因毀已而以私害公者。唐如馮延巳。宋如郭進。元如耶律楚材。德業不必同。皆足與前賢媲美者。綱目。周太祖時。唐以馮延巳為相。大理卿蕭儼惡延巳為人。數上疏攻之。

會儼坐失入人死罪。鍾謨李德明輩欲殺之。延巳曰。儼誤殺一婦人。諸君以爲當死。儼九卿也。可誤殺乎。獨上言儼有直聲。今所坐已會赦。宜從寬宥。儼由是得免。續綱目。宋太祖將郭進嘗有軍校誣訟進不法。事未上。詰知其情。送進令殺之。會北漢來伐。進謂其人曰。汝敢論我信有胆氣。今貴汝罪。汝能掩殺敵兵。當卽薦汝如敗。可自投河東。其人踴躍赴戰。大致克捷。進卽以聞。乞遷其職。元耶律楚材任事。權貴不得志。燕京路長官石林咸得卜。激怒皇叔幹。真使奏楚材有異志。蒙古主察其誣。逐其使者。已而咸得卜爲

權衡一書

裕量

七

人所訴。命楚材鞫治。楚材奏曰。此人倨傲。故易招謫。今方有事南方。他日治之未晚也。蒙古主私謂近侍曰。楚材不較私讐。真寬厚長者。汝曹當效之。

唐代宗時。盜發郭子儀父冢。捕之不獲。人以魚朝恩使之子儀入朝。朝廷憂其爲變。及見上。上語及之子儀。流涕曰。臣久將兵。不能禁暴。軍士多發人冢。今日及此。乃天譴非人事也。朝廷乃安。朝恩又嘗邀子儀遊章敬寺。或告曰。將不利于公。將士願衷甲以從者三百人。子儀不許。但從家僕數人往朝恩。驚問其故。子儀以所聞告。且曰。恐煩公經營耳。朝恩撫膺流涕曰。

非公長者得無疑乎。綱目

宋李相沆秉鈞日。有狂生扣馬獻書。歷訴其短。李遜謝曰。俟歸家當得詳覽。生隨公馬後。肆言曰。居大位不能康濟天下。又不能引退。久妨賢路。寧不愧于心乎。李但于馬上蹶蹶再三曰。屢求退。以主上未賜允。終無忤色。緣厚德

宋祥符間。寇準數短王旦。旦專稱準。帝謂旦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旦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缺失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帝以是愈賢旦。中書有事。送密院。達詔格。準

權衡一書

裕量

八

以事上聞。旦被責。第拜謝。堂吏皆見罰。不踰月。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達詔格。堂吏欣然。呈旦。旦令送還密院而已。準大慙。謝準罷樞密使。托人私求爲使相。旦驚曰。將相之位。豈可求耶。吾不受私請。準深憾之。已而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平章事。準入見。謝曰。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帝具道旦所以薦者。準愧歎以爲不可及。宋史

宋富文忠公弼少日。有訴者如不聞。或問之。荅曰。恐罵他人。曰。斥公名。云富某。荅曰。天下安知無同姓名者。○植按一書載陶梅林云。卒然逢人怒罵之時。

生病。痛有父兄所不及。戒師友所不及。規者都波和。盤托出此際。正須返觀速改。不可草草聽過。此語甚得。反已之理。未詳何時人。

宋尹洙與孫甫好辨論對榻語。幾月未嘗一言及劉湜。甫問曰。湜按師魯欲致于死。而師魯未嘗一言及湜。何也。洙曰。湜與洙本未嘗有不足之意。其希用事者。意欲害洙。乃湜不能自樹立耳。洙何恨乎。信陽子

宋紹聖初。范純仁貶嶺南。每戒子弟。毋得小言不平。聞諸子怨章惇。必怒止之。江行赴貶。所舟覆。沃純仁出衣盡溼。顧諸子曰。此豈章惇爲之哉。純仁性夷易寬。

權衡一書

祿量

九

簡不以聲色加入。誼之所在。則挺然不少屈。嘗曰。吾平生所學。得之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以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親睦宗族。未嘗須臾離此也。每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貴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已則昏。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已。恕已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也。宋史

明夏忠靖公原吉。德量汪洋。人莫測其際。巡視淮陰。慰于野馬驚而逸。從者求之未還。公遙謂過客。寄聲尋馬者。客不應。且詈之。從者執以見公。公笑釋之。有進士戲乘公輜。戒告公公曰。有志言者。慚退。呂尚書震。

爲子乞官。上以問公。對曰。震先朝有守城功。宜量予一官。或語公曰。彼昔奏公公寧忘之乎。曰。某自得罪。彼何與。平江恭襄陳公瑄。靖難時。嘗欲害公公。後薦恭襄總漕。運又內贊其所請。以濟國事。二公深自敬服。公嘗曰。處有事。當如無事。處大事。當如小事。若先自張皇。則中便無主矣。鴻書

明王璟。正德末。吏部侍郎。爲諸生時。夜讀書。有嫌家持槍隔窓刺之。公走避。得免。月下窺知。爲某閹三十餘年。未嘗告人公。後顯貴。其人以儀馬差累。求救于公。公畧無難色。但笑曰。某日夜若刺我死。誰當救汝。此

權衡一書

祿量

十

後慎勿害人。其人感泣謝罪。其厚德如此。明宣城徐翁尚書元太父。官浙江某縣典史。偶以言忤巡按御史。受辱。朴責。羞憤自免。歸時。尚書與弟通政元氣皆失學。翁每流涕。忽忽不樂。因述受朴直指事。復流涕不已。尚書兄弟乃發憤下帷。相繼登第。尚書謁選。得某府推官。卽直指之家也。心私喜得報父怨。瀕行。置酒。戚友畢集。候翁出稱觴。翁稱疾堅不起。尚書入跪問故。且言此行。冀得報夙怨。何反不樂爲。翁曰。此吾所以病也。吾爲小吏。當日誠不爲無過。但直指稍過當耳。且緣渠朴責。激而罷歸。教子以有今日。

則直指乃吾恩人非仇也汝思報怨吾所以病汝往當以吾言開心告之盡指夙嫌否則非吾子也尚書唯唯翁乃起盡歡而罷時直指久失職家居聞尚書來恐甚郊迎盡禮尚書首述父命誓無芥蒂自是情好甚洽翁躋大耋三子皆成進士兩登九列焉二條池北

與有御史以事責罰一吏吏告免偶曰人生何處不相逢御史怒曰是何言之不倫耶重加責決後御史得罪縲絏鎮撫司獄一吏日具酒食甚恭問之則微笑而已又曰人生何處不相逢御史偶省前吏所言扣

權衡一書

裕量

士

之即其人也遂成莫逆後御史超遷吏適為其屬官多所倚仗云集

寵辱不驚

春秋昭公二十有三年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叔孫聞之去衆與兵而朝士彌牟謂韓宣子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其讐叔孫必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邾邾君亡國將焉歸所謂盟主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用盟主乃弗與士伯聽其辭而想諸宣子乃皆執之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過邾館以如吏先歸邾子士伯曰以藹藹之難從者之病將館子于都叔孫旦而立期焉乃館諸箕范獻子求貨于叔孫使請冠焉取其冠法而與之兩

權衡一書

裕量

士

冠日盡矣為叔孫故申豐以貨如晉叔孫曰見我吾告汝所行貨見而不出吏人之與叔孫居于箕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生○植按晉之于叔孫也先欲以之與邾既而皆執之使過邾館而又先歸邾子既而賜以館于都所以辱之者至矣而叔孫絕無懼怯之意求免之心至于上求其貨下請其吠狗皆不與申豐為之行貨亦見而不出是非卓有所見而確有所守者何能如是書曰行人不失職也

秦時張耳陳餘皆大梁人餘年少父事耳秦滅魏懸金

賈耳餘耳餘乃變名姓俱之陳爲里監門以自食里
吏嘗有過答餘餘欲起耳聽之使受答吏去耳乃引
餘之桑下而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
欲死一吏乎

漢張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亡匿下邳嘗步游
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
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歐之爲其老強忍下
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爲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
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
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

權衡一書

稭量

三

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日後
五日早會五日鷄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
去日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
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爲帝王師矣遂去
不復見且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二條史記

漢韓信爲布衣時貧無行常從人寄食淮陰少年有侮
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衆辱之曰信
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胯下于是信熟視之俛出胯
下滿伏一市人皆笑信以爲怯及信爲楚王召辱已
之少年令出胯下者以爲楚中尉告諸將曰此壯士

也方辱我時我寧不能殺之耶殺之無名故忍而就
於此史記韓信云與劉滅項之功謀則首推留侯戰
則首利淮陰然其蘊藉處乃在圯上胯下忍之時用
大哉陳餘不欲受答而待蹠于張耳便不能忍故終
無成功鴻書

漢桓帝時鉅鹿孟敏荷甕墮地不顧而去郭泰見而問
之對曰甕已破矣視之何益泰以爲有分決勸令游
學後爲名士綱目

郭林宗止魏德公家作粥一啜怒訶之曰沙不可食三
進三訶德公無變容林宗曰今乃知子之心遂友善

權衡一書

稭量

古

之偶鈔

蜀張翼爲庠序都督持法嚴吏帥劉胄作亂翼舉兵討
胄胄未破會被微嘗還羣下咸謂宜便馳騎卽罪翼
曰不然吾以蠻夷蠢動不稱職故還耳然代人未至
吾方臨戰場當運糧積穀爲滅賊之資豈可以黜退
之故而廢公家之務乎于是統攝不懈代到乃發馬
忠因其成基以破殄胄丞相亮聞而善之蜀志
晉桓伊善音樂有蔡邕柯亭笛常自吹之王徽之赴召
京師素不相識遇伊于岸上過便令人謂伊曰聞君
善吹笛試爲我一奏伊是時已貴顯素聞徽之名便

下車據胡牀爲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去客主不交一言晉晉

唐諫議大夫孫伏伽嘗爲令史及貴戚于廣坐自陳往事一無所隱目○伏伽拜御史時先被內旨而制未出歸卧于家無喜色頃之御史造門子弟驚曰伏伽徐起見之時人稱其有量新唐書

唐貞觀十八年上聞洛州刺史程名振善用兵召問方畧嘉其才敏勞勉之名振失不拜謝上試責怒以觀其所爲名振謝曰疎野之臣未嘗親承聖問適方心思所對故忘拜耳舉止自若應對愈明辨上乃嘆曰

權衡一書

裕量

左

謾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未以爲然引設叅軍事每與談論自晝達夜至街亭之戰謾違亮節度致敗乃收殺之綱目

吳主權以諸亮恪等輔太子登登使侍中胡綜作賓友目曰英才卓越則諸葛恪精識時機則顧譚凝辯宏達則謝景微學甄微則范慎羊術私駁綜曰元遜才而疏子思精而狠叔發辯而浮孝敬深而隘而術卒以此言見咎不爲恪等所親後四人皆敗吳人謂術之言有徵江表傳

魏正始中夏侯玄何晏孫資俱有盛名欲交傳假假不

執耶蒙正曰臣非執蓋陛下未諒爾固稱其人可使餘人不及臣不欲用卿道矣隨人主意以害國事同列諫息不敢動上退謂左右曰蒙正氣量我不如既而卒用其人果稱職

宋呂端拜叅知政事時趙普在中書嘗曰吾觀呂公奏事得嘉實未嘗喜遇抑挫未嘗懼亦不形於言真台輔之器也宋史

宋天禧元年以王曾兼會靈觀使曾辭不受上意不懌遂罷政事王旦在告閑之曰王君介然他日德望勳業甚大願予不得見耳或請其故曰王君昨讓觀使

權衡一書

裕量

去

雖拂上旨而詞直氣和予無所懼且始被進用已能如是我自任政事二十年每進對稍忤即蹙蹙不能自容以是知其偉度矣續綱目

天禧初向敏中進右僕射是日翰林學士李宗諤當對帝曰朕自卽位未嘗除僕射今命敏中此殊命也敏中應甚喜又曰敏中今日賀客必多卿往觀之勿言朕意也宗諤既至敏中謝客門闌寂然使人問庖中今日有親賓飲宴否亦無一人明日具以所見對帝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

宋樞密副使狄青奮行伍十餘年而貴是時面涅猶存

仁宗嘗勅青傳藥除字青指其面曰陛下以功擢臣不問門第臣所以有今日由此涅耳臣願留以勤軍中不敢奉詔

宋端明殿學士劉奉世徽宗朝屢遭貶黜嘗云家世惟知事君內省不愧忤士大夫公論而已得喪常理也譬如寒暑加人雖善攝生者不能無病正須安以處之三條宋史

宋朱文公熹方與諸生講論有報視職罷祠者先生畧起視之復坐講論如初辭色更爲和平翼旦諸生始知有指揮統文

權衡一書

裕量

七

宋慶元二年制秘閣修撰朱熹官寬處士蔡元定于道州元定不辭家卽就道熹與從游者百餘人伐別蕭寺中坐客興嘆有泣下者熹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交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元定杖屨同共子沉行三千里脚爲流血無幾微見言而續綱目

元蕭綱世祖時授陝西儒學提舉不赴省憲大臣卽其家具宴爲賀使一從史先詣軒舍軒方汲水灌園從史至不知其爲軒也使飲其馬卽應之不拒及冠帶迎賓從史見軒有懼色軒殊不爲意元史

明祭酒李時勉因除庭樹被罰是日方坐東堂開試卷

而錦衣官校猝至前卽掩卷起身免冠解帶受縲綬合監師生來觀者皆驚愕失色先生神色自若徐呼諸生近前與語曰某人某處講是某處非某人今次稍勝前某人比前不及因頷索馬曰還校定高下出榜譯畢乃行已而枷至監前監生三千餘人上疏救解事乃釋釋史

明沈周書無所不覽文學左氏詩學白居易蘇軾陸游字學黃庭堅尤工于畫評者謂爲明世第一所居有水竹亭館之勝圖書鼎彝充仞錯列四方名士過從

權衡一書

裕量

大

無虛日有郡守徵書工繪屋壁人疾周者入其姓名遂被攝或勸周謁貴遊以免累曰往役義也謁貴遊不更辱乎卒供役而還已而守入覲銓曹問曰沈先生無恙乎守不知所對漫應曰無恙見內閣李東陽曰沈先生有贖乎守益愕復漫應曰有而未至守由倉皇謁侍郎吳寬問沈先生何人寬備言其狀乃向時書壁者也比還謁周里舍再拜引咎索飯飯之而去明史

喜慍不形

春秋僖公二十有四年。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其出也。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之。及人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居者為社稷之守。行者為羈縻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君者。國君而警匹夫。懼者甚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左傳。○植按。文公之于頭須。始以沐辭也。其心尚不無芥蒂于往事。及後而遽見之。則成心化矣。荆人有遺弓者。而不肯索。曰。荆人遺之。荆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聞之。曰。去其荆。而可矣。老聃聞之。曰。去其

權衡一書

孫量

尤

人而可矣。春秋。○植按。山孔子則曰。人遺之人得之。化其楚而見愈大矣。由老子則僅曰。遺之得之。是復成何等言語。意義乎。詞有求深而反失者。此其一也。漢桓帝時。劉寬雖在舍卒。未嘗疾言。遜色。夫人欲試寬。令恚。伺常朝會。裝嚴已訖。使侍婢奉肉羹。翻污朝衣。婢遽收之。寬神色不異。乃徐言曰。羹爛汝手乎。其性度如此。後漢書。漢末北海管寧。少時與華歆為友。嘗共鋤菜。見地有金。寧揮鋤不顧。歆提而擲之。人以此知其優劣。綱目。蜀建興十二年。以蔣琬為尚書令。時新喪元帥。遠近危

疎。琬拔處羣僚之右。既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眾望漸服。蜀志

晉孫登性無恙。怒人或投諸水中。欲觀其怒。登既出。便大笑。晉書。○植按。登非無怒也。其視人之侮已。皆不屑與計。曰。是何足論。仍付之一笑而已。柳下之不恭。想當如是。

晉衛玠字叔寶。風神秀異。好言玄理。嘗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慍之容。晉孝武時。謝安任玄等。既破苻堅。有驛書至。安方對客。因基看書。既竟。便攝放牀上。了無喜色。基如故。客問

權衡一書

孫量

干

之徐荅云。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心喜甚。不覺展齒之折。其矯情鎮物如此。晉謝萬嘗與蔡系。送客于征虜亭。與系爭言。系推萬落床。冠帽傾脫。萬徐拂衣就席。神意自若。坐定。謂系曰。卿幾壞我面。系曰。本不為卿面計。然俱不以介意。時亦以此稱之。三條晉書。魏高允為中書令。游雅曰。余與高子遊處四十年。未嘗見其喜慍之色。其言納納。不能出口。昔崔司徒嘗謂其豐才博學。一代所推。所乏者矯矯風節耳。余亦以為然。及司徒得罪。詔指臨責。聲嘶股栗。殆不能言。高

子獨敷陳事理辭義清切人主爲之動容此非所謂
矯矯者乎宗愛用事威振四海王公以下趨庭望拜
高子獨升階長揖此非所謂風節者乎夫人固未易
知管仲所以致勳於鮑叔也制日
齊沈麟士嘗行路鄰人認其所著屐麟士曰是卿屐耶
卽跳而返鄰人得屐送前者還之麟士曰非卿屐耶
笑而受之
梁劉訐自少至長無喜愠之色每于可競之地輒以不
競勝之或有加陵之者莫不退而愧服二條南史
唐高宗時裴行儉平都支遮旬獲瓊寶不貨番酋將士

權衡十書

裕量

王

願觀焉行儉因宴偏出示坐者有碼碯盤廣二尺文
彩粲然軍吏趨跌盤碎惶恐叩頭流血行儉笑曰爾
非故也何至是色不少吝書新唐○植按厚德錄宋韓
魏公知北都有中外親獻玉盞一隻表裏無纖瑕可
指蓋絕寶也公以百金答之開醺召漕使頭官將用
之酌酒過勸坐客俄爲吏將誤觸檣倒玉盞俱碎坐
客皆愕然吏將伏地待罪公神色不動笑謂坐客曰
物破亦自有時謂吏將口汝誤也何罪之有二公之
量相同

唐上元初劉仁軌爲左僕射戴至德爲右僕射皆多劉

而鄙戴有一老婦陳牒至德方欲下筆老婦顧左右
曰此劉僕射戴僕射左右以戴言急就前曰此是不
解事僕射却將牒來至德笑令授之戴在職無異述
當朝似不能言及薨後高宗嘆曰自吾喪至德無所
復聞當其在時事有不是者未嘗放我過因出前後
所陳章奏盈篋閱而流涕朝廷始追重之國史
唐宦者魚朝恩于國子監高坐講易盡言鼎卦以挂元
載王綬是日百官皆在綬不堪其辱載怡然朝恩退
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也國史○植按喜怒不形
德之美也而厚貌深情者卽假其似君子所以惡秀

權衡一書

裕量

王

紫也觀人律身于此俱不可無辨
宋馮道與趙鳳同在中書鳳有女適道仲子以飲食不
中爲道夫人譴罵趙今婢長號知院者來訴凡數百
言道都不答及去但云傳語親家翁今日好雪舊氏
錄○植按此所謂不痴不聾不作阿婆阿翁者也一
語不答萬事俱息真可名之爲頑鈍老子
明白沙陳公甫訪定山莊果定山擊舟送之維揚一士
人同汎數十里士人素滑稽是日極肆談鋒盡社席
衰昵之事人不堪聞故以是爲二老困定山怒不能
忍幾至厲聲色白沙則當其談時若不聞其聲及其

既去若不識其人定山大服之金臺紀問○植按釋家有云山鬼之伎倆有限老僧之不聞不見無窮白沙深于禪殆此意乎然此生必亦有小才人非不可以理奪者使程朱處之恐未必如是

明楊文懿公守陳成化間以洗馬乞假覲省行次一驛其丞不知為何官與之坐而抗禮卒然問曰公職洗馬日洗幾馬公漫應曰勤則多洗懶則少洗俄一御史至公門人也踞而起居丞乃蒲伏階下百狀乞憐公亦不較賢爽

明王文成鄱陽之戰與同志坐中軍談學諜者走報前

權衡一書

裕量

三

軍失利先生出見之退而就坐談說如初神色自若頃之走報賊兵大潰先生又出見之退而就坐談說如初神色自若斯文正統

明徐存齋在浙時有二生爭貢譁于堂下公閱卷自若已而有二生遞貢譁于堂上公亦閱卷自若頃之召而謂曰我不欲使人爭亦不能使人讓諸生未讀教條乎本道亦在教條中諸生但照教條行事而已其持大體皆此類智囊

造次不亂

春秋定公十有八年冬公薨季文子言于朝曰使我殺嫡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壇帷復命于介既復命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左傳○歸父以君命出未反而君薨在聘禮有執圭復命于殯之文今君薨家造方寸宜亦亂矣而造次顛沛不失禮焉非志于仁者不能也胡傳

權衡一書

裕量

五

昭公二十有三年魯人取邾師邾人懇于晉晉執魯行人叔孫婁使與邾大夫坐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邾又夷也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請使當之不敢廢周制故也乃不果坐使各居一館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如始至左傳

齊晏子與崔杼盟其辭曰不與崔氏而與公孫氏者受其不祥晏子俛而飲血仰而呼天曰不與公孫氏而與崔氏者受此不祥崔杼不悅直兵造胸勾兵鉤頸謂晏子曰子變子言則齊國吾與子共之子不變子言則今是已晏子曰崔子子獨不為夫詩乎詩曰莫莫葛藟延于條枚凱弟君子求福不回要且可以回而求福乎子惟之矣崔杼曰此賢者不可殺也罷兵而去晏子受綏而乘其僕將馳晏子無良其僕之手

曰安之勿失節疾不必生徐不必死鹿生于山而命懸於厨小嬰之命有所懸矣晏子可謂知命矣命也者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也就之未得去之未失國士知其若此也故以義爲之決而安處之呂氏春秋

漢成帝建始三年關內大雨四十餘日京師民相驚言大水至奔走相蹂躪老弱號呼長安中大亂大將軍鳳以爲太后與上及後宮可御船令吏民上城避水左將軍王商獨曰自古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城郭今何因當有大水一日暴至此必訛言不宜重驚百姓上乃止有頃稍定問之果訛言上于是美壯商之固

權衡一書

移量

三

守數稱其識綱目

漢建武十一年來歙與蓋延等攻王元嬰安破之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歙未殊馳召蓋延延見歙因伏悲哀不能仰視歙叱奸臣虎牙何敢然今使者中刺客無以報國故呼巨卿歙相屬以軍事而反效兒女子涕泣乎亦雖在身不能勒兵斬公耶延收淚強起受所誠歙自書表曰臣夜人定後爲何人所賊傷中臣要害臣不敢自惜誠恨奉職不稱以爲朝廷羞夫理國以得賢爲本大中大夫段熲骨鯁可任願陛下裁察又臣兄弟不肖終恐被罪陛下哀憐數賜殺督投筆

抽刀而絕帝聞大驚省書攬涕喪還洛陽乘輿稿素弔送後漢書

蜀延熙七年帝遣費禕救漢中光祿大夫來敏詣禕別求共圖基于是羽檄交馳人馬擐甲嚴駕已訖禕與敏留意對戲色無厭倦敏曰向卿觀試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辨賊者也禕至敵遂退蜀志

晉簡文帝崩桓溫入赴山陵止新亭大陳兵衛呼謝安及王坦之欲于坐害之安神色不變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見既見溫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板安從容就席坐定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

權衡一書

移量

三

壁後置人耶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耳遂笑語移旦坦之與安初齊名至是方知坦之之劣

晉王獻之字子敬嘗與兄徽之共在一室忽然火發徽之遽走取履獻之神色恬然徐呼左右扶出夜即齋中而有偷人入其室盜物都盡獻之徐曰偷兒青瑣我家舊物可特置之晉書

宋王彧字景文爲揚州刺史明帝既有疾慮一旦晏駕皇后臨朝景文以后兄恐歲暮不爲純臣遣使送藥賜死敕至之夜景文正與客棊叩函看已復置局下神色怡然不變方與客思行爭劫竟斂子納奩畢徐

日奉勅見賜以死方以勅示客酒至未飲門客焦度
怒曰大丈夫安能坐受死州中文武可數百人足以
一奮景文曰知卿至心若見念者為我百口計乃墨
啓者謝謂客曰此酒不可相勅自仰而飲之白史
北朝魏趙昶為相府典籤大統九年清水氏酋李鼠仁
憑險作亂周文將討之先求可使者遂令昶使焉見
鼠仁喻以禍福羣凶或從或否其逆命者復將加罪
于昶昶神色自若辭氣彌厲鼠仁感悟遂相率降
北朝魏裴粲歷正平恒農二郡太守高陽王雍會以事
屬粲粲不從雍甚為恨後因九日馬射收畿內太守

權衡一書

裕量

毛

皆赴京師雍時為州牧粲修謁雍合怒待之粲神情
閒適舉止抑揚雍目之不見解顏後宣武聞粲善自
標置欲觀其風度令傳詔就家急召之須臾間使者
相屬合家惶懼不測所以粲更怡然神色不變帝嘆
異之時僕射高澄以外戚之貴勢傾一時朝士見者
咸望塵拜謁粲候望惟長揖而已及還家人尤責之
粲曰何可自同凡俗也又曾詣清河王懌下車始進
便屬暴雨粲容步舒雅不以沾濡改飾擇乃令人持
蓋覆之嘆謂左右曰何代無奇人北史
梁大寶二年侯景既克建康太子大器神明端凝于景

黨未嘗屈意所親竊問之太子曰賊若未見殺吾雖
陵慢呵叱終不敢害若見殺時至雖一日百拜亦無
益也又問殿下居困阨而神貌怡然何也太子曰若
諸叔能滅賊賊必先見殺然後就死若其不然賊亦
殺我以取富貴安能以必死之命為無益之愁乎及
難顏色不變徐曰久知此事嗟之晚矣綱目
唐魏元忠為御史中丞為來俊臣所搆將就刑神色不
動前死者宗室子三十餘尸相枕藉于前元忠顧曰
大丈夫行居此矣俄救鳳閣舍人王隱客馳騎免死
傳聲及于市諸囚歡叫元忠獨堅坐左右命起元忠

權衡一書

裕量

元

日未知實不既而隱客至宣詔已乃徐謝亦不改容
唐寶曆二年裴度知政事左右忽白失中書印問者失
色度飲酒自如頃復白已得之度亦不應或問其故
曰此必吏人盜之以印書券耳急之則投諸水火緩
之則復還故處人服其識量綱目憲宗嘗以玉帶賜
裴度臨薨却進門人作表皆不如意公令子弟執筆
口占曰內府之珍先朝所賜既不敢將歸地下又不
合留在人間聞者嘆其簡切而不亂錄
太和九年王守澄惡宦者田全操等六人李訓鄭注

因遣分詣鹽靈等道巡邊。詔六道使殺之。會訓敗六道得詔皆廢不行。全操等還京師。追念訓注之謀。揚言我入城。凡儒服者盡殺之。乘驛疾驅而入京城。詔言寇至。民驚走。諸司敗散。鄭瑄李石在中書。瑄謂石曰。耳目頗異。宜出避之。石曰。宰相位尊望重。人心所屬。不可輕也。今事虛實未可知。堅坐鎮之。庶幾可定。若宰相亦走。則中外亂矣。且果有禍亂。避亦不免。瑄然之。石坐視文案。沛然自若。勅使傳呼閉皇城諸司門。左金吾衛大將軍陳君賞曰。賊至閉門。未晚。請徐觀其變。不宜示弱。至哺乃定。是日坊市惡少年皆望

權衡一書

裕量

元

皇城閉。即欲剽掠。非石與君賞鎮之。京城幾再亂矣。梁開平二年。淮南張顥徐溫弑其帥度使楊渥。顥集將吏于府庭。列白刃。厲聲問曰。嗣王暴薨。軍府誰當主之。三問莫應。氣色益怒。幕僚嚴可求前密啟曰。軍府至大。四境多虞。非公主之不可。然今日則恐太速。顥曰。何也可。求曰。劉威陶雅皆先王之等。夷必不肯為。公下不若立幼主。輔之。諸將孰敢不從。顥然。可求因屏左右。急書一紙。置袖中。應同列請使宅。賀衆莫測其所為。既至。可求跪讀之。乃太夫人史氏教也。大要言先王創業艱難。嗣王不幸早世。隆演次當立。諸

將宜無負楊氏善輔道之詞。自叨切顧。氣色皆沮。以其義正。不敢奪遂奉王弟隆演。稱留後。既罷副都統。朱瑾詣可求曰。瑾年十六七。即橫戈躍馬。衝犯大敵。未嘗畏懼。今日對顯。不覺流汗。公面折之。如無人。乃知瑾匹夫之勇。不及公遠矣。因以兄事之。既而顯知可求陰附溫。夜遣盜刺之。可求知不免。請為書辭。府主盜執刀臨之。可求操筆無懼。色盜見其詞旨忠壯。曰。公長者。吾不忍殺。掠其財以復命。晉天福七年。彰義節度使張彥澤貪殘不法。李濤等伏閤極論。語甚切至。濤端笏前。迫殿陛。論辨聲色俱厲。

權衡一書

裕量

子

上怒連叱之不退。乃貶彥澤龍武大將軍。至開運三年。彥澤降契丹。引兵入大梁。滅晉。濤謂人曰。吾與其逃于溝瀆。而不免。不若往見之。乃投刺謁彥澤。曰。上疏請殺太尉人李濤。謹來請死。彥澤欣然接之。謂濤曰。舍人懼乎。濤曰。濤今日之懼。亦猶足下昔年之懼也。嚮使高祖用濤言。事安至此。彥澤大笑。命酒飲之。濤引滿而去。旁若無人。綱目。宋仁宗初立。貶冠準雷州司戶。丁謂遣中使齎敕就賜。以錦囊貯劍。揭于馬前。示將誅戮狀。至道州。衆皆惶恐。不知所為。準方與郡官宴飲。神色自若。使人謂之。

日朝廷若賜死願見敕書中使不得已乃授救準拜于庭升階復宴至暮乃罷

宋薛簡肅公奎帥蜀日民有得偽蜀時中書印者夜以錦囊掛之西門門者以白蜀人隨者以萬計皆恂恂出異語且觀公所爲公顧主吏藏之畧不取視民乃止

宋康定間元昊寇邊韓魏公琦領四路招討駐延安忽夜有人攜匕首至卧內遶寨韓帳公起坐問誰何曰某來殺諫議又問曰誰遣汝來曰張相公遣我來蓋是時張元夏圖正用事也魏公復就枕曰汝携匕首

權衡一書

卷五

三

去其人曰某不忍願得金帶足矣遂取帶而去明日魏公亦不治此事

宋程伊川先生常渡江中流船與舟中皆懼先生獨正襟安坐如常問之曰心存誠敬耳伊川大觀元年九月疾革門人進曰先生平日所學正今日要用先生力疾微視曰道著用便不是其人未出寢門而先生歿

宋陳東以貢入太學欽宗卽位率其徒伏閣上書請誅蔡京等六賊以謝天下明年復率諸生伏宣德門下上書請復用李綱高宗卽位召東至未得對會李綱

罷乃上書乞留綱而罷黃潛善汪伯彥會布衣歐陽澈亦上書言事潛善遂以語澈怒高宗言不亟誅將復鼓衆伏闕書獨下潛善所府尹孟庾召東議事東請食而行手書區處家事字畫如平時已乃授其從者曰我死爾歸致此于吾親食已如廁吏有難色東笑曰我陳東也畏死即不敢言已言肯逃死乎頃之具冠帶出別同邸乃與澈同斬于市東初未識綱特以國故至爲之死識與不識皆爲流涕

宋紹興三十一年金主亮大舉入寇劉琦將王權軍潰于昭關帝召楊存中至內殿議禦敵之策因命存中

權衡一書

卷五

三

就陳康伯議欲航海避敵康伯延之入解衣置酒帝聞之已自寬明日康伯入奏曰聞有勸陛下幸粵趨閩者審爾大事去矣盍辭以待之一日帝忽降手詔曰如敵未退散百官康伯焚詔而後奏曰百官散主勢孤矣帝意既堅康伯乃請下詔親征

宋嘉定中蒙古圖金中都既久內外援絕留守完顏承暉乃辭家廟作遺表付尚書省令史師安石書之皆論國家大計及平章政事高琪姦狀且謝不能終保都城之罪從容若平日盡出財物召家人分給之舉家號泣承暉神色泰然方與安石舉白引滿既破酒

取筆與安石訣最後倒寫二字投筆曰速爾謬誤得非神志亂耶謂安石曰子行矣安石出門聞哭聲復還問之已仰藥死矣元史本末

明張介福少受學於許衡二親早終遂無仕進意繼介必以禮張士誠入吳有卒犯其家危坐不爲起刀斫面仆地醒復取冠戴之坐自若卒怪以爲異物走去明史

明弘治壬子浙江鄉試日大雨如注號舍漂流諸生避雨擁擠公堂按察某令逐之諸生聞然擊以瓦礫監臨大懼欲易日再試劉忠宣公大夏曰非制且雨勢

樓衛十書

卷五

五

驟必晚霽令武弁立案上傳呼諸生自度試文可決第者留否則縱出諸生出者雲湧監臨懼其盡出及雨止晚霽請燭者尚八百餘人及揭榜得新建王文成公守仁副都御史孫忠烈公燧按察副使胡端敏公世寧忠宣處事鎮定如此堅標集

嘉靖間東南倭亂蘇城戒嚴忽傳寇從西來已過許墅太守率衆登城急令閉門鄉民避寇者萬數騰踴門外號呼震天在同知環憤然曰未見寇而先棄良民謂牧守何有事環請當之乃分遣縣僚洞開六門納百姓而自仗劍帥兵坐接官亭以遏西路鄉民畢

入良久倭始至所全活甚衆智○植按堅報集載任公以同知禦倭晝夜力戰其示兒書云兒輩莫愁人生自有定數惡滋味嘗些也有受用苦海中未必不是極樂園也讀書孝親無遺父母之憂便是常常聚首矣何必一堂兒輩千言萬語只是教我回衙何風雲氣少兒女情多倭賊流毒多少百姓不得安家爾父領兵不能誅討蓄積衰革此其時也安能作楚囚對爾等相泣闔閭問耶此後時事不知如何幸而承平父子享太平之樂期做好人不幸而有意外之變只有臣死忠妻死節子死孝咬定牙關大家成就一

樓衛一書

卷五

五

箇是而已汝母可以此言告之不必多話四月廿四日太倉城西伏枕書公之志節素定如此宜其冠亂猝來能毅然爲民司命也哉○又按昔人格言有云大事難事看擔當逆境順境看襟度臨喜臨怒看涵養羣行羣止看識見夫觀人處事之法必平時能龍辱不驚喜愠不形而後臨變能造次不亂若涵養識見不足而言襟度擔當難矣哉

才華不露

春秋昭公二十有八年。晉魏獻子曰。昔叔向適鄭。酸蔑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于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醴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皐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汝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左傳

漢武帝時。兒寬為廷尉文學卒史。時張湯為廷尉。盡用文史法律之吏。寬以儒生在其間。見為不習事。不署

權衡一書

祿星

重

曹除為從史。數年。會廷尉時有疑奏。已再見卻矣。株史莫知所為。寬為言其意。株史因使寬為奏。奏成讀之。皆服。湯大驚。召寬與語。乃奇其材。以為株及湯為御史大夫。舉侍御史。漢書

漢末北海郡原嘗遊學八九年而歸。師友以原不飲酒。會米肉送之。原曰。本能飲酒。但以荒思廢業。故斷之耳。今當遠別。可一飲。于是共飲。終日不醉。綱目

晉魏舒少時。遲鈍質朴。不為鄉里所重。從叔父衡有名。當世亦不之知。使守水碓。舒亦不以介意。年四十餘。對策升第。遷為後將軍鍾毓長史。毓每與參佐射。舒

為畫簾而已。後遇朋人。不足以舒。滿數。舒容範開雅。發無不中。舉坐愕然。莫有敵者。毓歎而謝曰。吾之不足以盡卿才。有如此射矣。豈一事哉。及為相國參軍。府朝碎務。未嘗見是非。至于廢與大事。眾人莫能斷者。舒徐為籌之多。出眾議之表。文帝深器重之。

晉王湛有隱德。宗族皆以為癡。兄子濟詣湛。見牀頭有周易。請言之。湛因剖析玄理。微妙濟所未聞也。濟才氣豪邁。無子姪之敬。既聞其言。乃歎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之罪也。武帝每見濟。輒調之曰。卿家癡叔死。未濟常無以答。及是對曰。臣叔殊不癡。因稱

權衡一書

祿星

美

其美

晉褚裒少有簡貴之風。桓彝見而目之曰。季野有皮裡春秋。言其外無臧否。而內有所褒貶也。三條

宋武帝以徐羨之為司空。羨之起布衣。又無術學。直以局度。一旦居廊廟。朝野推服。沉密寡言。不以憂喜見色。頗工奕。基觀戲。常若未解。當世倍以此推之。嘗與傅亮謝朓宴聚。亮稱才學。博議羨之。風度詳整。時然後言。鄭鮮之嘆曰。觀徐傳言論。不復以學問為長。史

齊張鏡少與光祿大夫顏延之鄰居。頗談議。飲酒喧呼。不絕。而鏡靜翳無言聲。後延之于籬邊。聞其與客語。

敢胡床坐聽辭義清玄延之心服謂賓客曰彼有人焉由是不復酣呼齊書

唐裴琰之為同州司戶年少不主曹務刺史李崇義內輕之曰三輔事繁子盍求便官勿留此琰之唯唯吏白積案數百崇義讓使趣斷琰之曰何至逼人乃令吏連紙進筆為省決一日畢既與奪當理而詞筆動妙崇義驚曰子何自晦成吾過耶由是名動一州號霹靂手新唐書

宋肅王與沈元用同使北館于燕山憫忠寺暇日同行寺中有唐人碑辭皆偶儷凡二千餘言元用素彊記

權衡一書

裕量

三

卽朗誦一再肅王不視且聽且行若不經意元用歸欲矜其敏取紙追書之不能記者闕之凡闕十四字書畢肅王視之卽舉筆盡補其闕無遺者又改謬誤四五處置筆他語畧無矜色元用駭服老學菴筆記

改過不吝

春秋襄公三十有一年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毀鄉校如何子產曰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且吾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棄之也然明日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左傳

周威烈王時朱昭公當出亡謂其御曰吾被服而立侍御者數十人無不曰吾君麗也吾發言動事朝臣數

權衡一書

裕量

三

百人無不曰吾君聖也內外不見吾過是以亡也乃改操易行二年而美聞于宋宋人迎而復之大事記漢范丹傳西門豹性剛佩韋以自戒董安平性緩佩弦以自警偶鈔

晉元帝時頗以酒廢事王導以為言帝命酌引觴覆之于此遂罷治安纂要

晉王述性急為累嘗食雞子以筯刺之不得便大怒擲地雞子圓轉不止便下牀以屐齒踏之又不得嘆甚援納口中齧破而吐之既躋重位每以柔克為用謝奕性粗常忿述極言罵之述無所應而壁而已居半

日奕去始復坐人以此稱之晉書

晉周鮪之子處膂力絕人不修細行鄉里患之處嘗問

父老曰今時和歲豐而人不樂何耶父老嘆曰三害

不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曰南山白額虎長橋蛟

并子爲三矣處曰若所患止此吾能除之乃射虎殺

蛟遂從陸機陸雲受學篤志讀書砥節勵行比及基

年州府交辟綱目

宋陳瑩中元豐間爲禮部點校官與范淳夫同舍論顏

子不遷不貳伯淳有之瑩中問伯淳誰也淳夫曰不

識伯淳耶公謝實未知自是常自愧乃引葉公之事

權衡一書偶鈔 祿量 无

宋胡文定公少時性急嘗怒一兵士至視殿之兵輒抗

拒無可如何遂回書室中作小冊盡寫經傳中文有

寬字者于冊上觀玩從此遂不性急矣

宋張南軒從善之亟朱先生嘗與之閒坐所見什物之

類放得不是所在并不齊整處先生謾言之雖夜後

亦即時令人移正之二條朱子語類

明成化中費鸞湖宏在史館與同年閻中某對奕爭勝

戲擊其頰某不悅然絕不見于言第疎薄之費悔口

至門長跪請罪某絕不出費封翁聞其事封寄一竹

板令鸞湖自扑鸞湖持父書及板登某之堂白扑者

三次某始出抱首而哭曰公尚有父督責我求督責

我者不可得也自是歡好如初集

明陸光祖爲吏部黜陟白山絕不關白臺省時孫太宰

丕揚在省中以專權劾之既落職辭朝遇孫公因揖

謂曰承老科長見教甚荷相成但今日吏部之門囑

托者衆不專何以申公道老科長此疏實誤也孫沉

思良久曰誠哉吾過矣即日草奏自劾失言而力薦

陸陸由是復起時兩賢之

明葛端肅公守禮嘉靖中以秦左伯入覲有小吏注考

老疾當罷公復爲請留太宰曰計簿出自藩伯何自

忘也公曰邊吏去省甚遠注考徒據文書今親見其

人甚壯正堪驅策方知誤注過在布政何可使小吏

受枉大宰驚服曰誰能干吏部堂上自實過誤即此

是賢能第一矣二條

閻士劉乙嘗乘醉與人爭妓女既醒慚悔乃集書籍

中凡飲酒致失買禍者編以自警題曰百悔經自後

絕飲至于終身兩異

補錄

周皇帝續幼孤育於外祖章孝寬嘗與諸外兄博奕孝寬以其惰業督以嚴訓續幼孤特有之績曰我無庭訓不能克躬厲已何以成立深自感激命左右自杖三十于是精心好學涉畧經史

唐郭子儀初與李光弼俱爲安思順牙將不相能雖同席不交言後子儀代思順爲將光弼恐見誅跪請曰死所甘心但乞貸妻子子儀趨堂下握其手曰今國亂主辱非公不能定僕豈敢懷私忿哉因涕泣勉以忠義即薦爲節度使遂同破賊無纖毫猜忌

權衡一書

秘量

聖

宋呂文懿公辭相歸里有鄰人醉詈之呂不爲動但誠僕曰醉者勿與較逾年其人犯醉禁獄公聞之悔曰吾存心于厚不謂養成其惡也

宋呂原明晚年習靜雖警恐顛沛未嘗少動自赴單守過山陽渡橋橋壞輟人俱墜浮于水而先生安坐轎上神色不動

宋呂榮公言思善分明四字非有道者之言也無好人三字非有德者言之也後生戒之

宋韓魏公平生不識有恩怨說到小人忘恩負義欲傾害正人處詞氣和平如道常事

宋范文正公每飲酒後問夫人曰比來飲酒時何如對曰全無失禮更覺加謹公自謂加謹處乃是爲酒所動遂絕飲

宋趙槩與歐陽修同在史館槩厚重寡言修屢輕之趙不以屑意會修甥女淫亂事覺語連修與甥亂上怒甚羣臣無敢言者槩獨上言修以文學近臣不可輕譏以閭房曖昧之事臣與修蹤跡素疎修之待臣亦淺所惜者朝廷大體耳

宋謝上蔡多恐怖每于危堦上蹈險以習之

口蔡齊喜酒通判濟州時日飲醇酎往往至醉時太夫

權衡一書

秘量

聖

人年高頗憂之賈存道爲詩示公曰聖君恩重龍頭選慈母年高鶴髮垂君寵母恩俱未報酒如成病悔何追公矍然起謝之自是非親客不對酒終身未嘗至醉

人譜

○植按譜內又載曹月川詩云養性勿貪昏性水成家宜戒破家湯又陳成卿衛生集云醒時所必不敢爲醉則恐爲之醒時所必不敢言醉則恐言之故飲而能節者謂之太和湯謂之忘情友飲而不能節者謂之柔魔謂之甘毒

錢起新曰人言知過悔過尙是虛事須是補過補得二分方改得一分補得二分方改得二分

人譜

宋至和中。范景仁爲諫官。趙開道爲御史。以論陳公事有隙。熙寧中。介甫執政。恨景仁數毀之于上。且曰。陛下問趙抃知其爲人。他日上以問開道。對曰。忠臣上曰。卿何由知其忠。對曰。嘉祐初。仁宗違豫。鎮首請立皇嗣以安社稷。豈非忠也乎。既退。介甫謂開道曰。公不與景仁有隙乎。開道曰。不敢以私害公。而去景仁。元西臺侍御馮翼。字君輔。嘗與一蒙古御史並馬行。蒙古馬肥。常先一箭。馮馬老弱。策莫前。道遇一醉達達。用策捶馮馬。前行御史亟呼曰。監察御史爲人捶憲度墜矣。亟捕追捶者勿貨。馮謝以無有。前行御史怒。

權衡十書

裕量

四三

曰。我妄言耶。馮曰。某本疎遠下僚。朝廷擢寘言路。天下大事。未有所建明。而先與醉人競曲直。故不欲耳。諸同寮曰。繼此有言。我輩得與聞也。已而成廟陪京。駕下。公朝服拜道左。進疏十事。皆天下大事。朝廷從諫行之。

明兵部侍郎王偉。由職方郎中。因少保于公薦。陞是職。未幾伺于公過。誤密奏之。景皇信任于公方專。召入以偉奏授之。且曰。吾自知卿卿勿介也。既出。偉下堂迎問曰。今日聖諭爲何事。公曰。姑人語之。既入復請。乃笑曰。老夫有不是處。賢弟當面言之。未敢不從。何。

忍至此。乃出奏示之。偉惶愧跣跣無地。

元季倪元鎮。既却張士信之請。一日。士信與諸文士遊太湖。聞小舟中有異香。曰。此必一勝流。急傍舟近之。乃元鎮也。士信大怒。即欲手刃之。諸人力爲營救。然猶鞭之。元鎮竟不以一言。人問君被窘辱。而一語不發。何也。元鎮曰。一說便俗。

明楊鐵崖。在松江。嘗遊盤龍塘。夜抵普門寺宿。盜盡竊去所畜物。黎明。家人往白之。先生賦詩不輟。語客曰。老鐵在是。區區長物。又奚恤。衆服其量。釋史。

權衡十書

裕量

一

治家 日五

事親

春秋昭公十有九年許悼公瘞飲太子止之藥卒

左傳

曰我與夫弑者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也吳泣欲

弑嗑不容粒未踰年而死穀梁止進藥而藥殺則

曷為加弑焉耳譏子道之不盡也藥正子春之視疾

也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加一

衣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公羊

周老萊子孝奉二親行年七十作嬰兒戲身著五色斑

斲衡一書

治家

二

爛之衣嘗取水上堂詐跌仆卧地為小兒啼弄雛於

親制欲親之喜小學

魯閔子騫早喪母父娶後妻生二子疾惡子騫以蘆花

衣之父察知之欲逐後母子騫日母在一子寒母去

三子單父善之而止遂成慈母韓詩

曾子芸瓜而誤斬其根曾皙怒援大杖擊之曾子仆地

有頃蘇寢然而起進曰曩者參得罪於大人大人用

力教參得無疾乎退屏鼓栗而歌欲令曾皙知其平

也孔子聞之告門人日參來勿內也曾子自以無罪

使人謝孔子孔子日舜之事父也索而使之未嘗不

在則求而殺之未嘗可得小箠則待大箠則走以迺
暴怒也今汝委身以待暴怒殺身以陷父不義不孝
就是六乎

伯俞有過其母笞之泣母日他日笞子未嘗泣今泣何

也對日俞得罪笞嘗痛今母之力不能使痛是以泣

說苑

漢光武時江革少失父獨與母居遭天下亂盜賊並起

革負母逃難備經險阻常採拾以為養數遇賊或劫

欲將去革輒涕泣求哀言有老母詞氣愿款有足感

動人者賊以是不忍犯之或乃指避兵之方遂得俱

權衡一書

治家

二

全於難轉客下邳貧窮裸跣行備以供母便身之物

莫不畢給

漢安帝時汝南薛包好學篤行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

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杖不得已廬于舍外

旦入而灑掃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晨昏不廢積

歲餘父母慙而還之後服喪過哀既而弟子求分財

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日與我

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日吾少時所

居意所戀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日我素所服食身口

所共也若子數破其產輒復賑給

漢蔡順字君仲。少孤。養母。常出求薪。有客卒至。母望順。不還。乃嗟。其指順。卽心動。棄薪。馳歸。跪問其故。母曰。有客急來。吾嗟。指以悟汝耳。母終未及葬。里中災火。將逼其舍。順抱伏棺。柩號哭。叫天。火遂越燒他室。太守韓崇。召爲東閣祭酒。母平生畏雷。自亡後。每有雷。震順。輒圓塚泣曰。順在此。崇聞之。每雷。輒爲差車馬到墓所。三條後漢書

魏王脩年七歲。喪母。母以社日亡。來歲鄰里社。脩感念哀甚。鄰里爲之罷社。魏志

晉文帝之喪。武帝既除服。然猶素冠蔬食。哀毀如居喪。

權衡一書 治家

三

者群臣請易服復膳。詔曰。每念不得終苴經之禮。以爲沉痛。况食稻衣錦乎。朕本諸生家。傳禮來久。何至一旦易此情于所天。可試省孔子答宰我之言。無事紛紜也。遂以疏素終三年。綱目

晉王祥性至孝。早喪親。繼母朱氏不慈。數譖之。由是失愛於父。每使掃除牛下。祥愈恭謹。父母有疾。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母嘗欲生魚。時天寒水凍。祥解衣將剖水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持之而歸。母又思黃雀炙。復有黃雀數十飛入其幕。復以供母。鄉里驚嘆。以爲孝感所致。晉書 ○植按小學宋羅仲素論瞽瞍底

像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云祇爲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了翁聞而善之。曰。唯如此。而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彼巨欸其君子。弑其父。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余謂王祥之事繼母。可謂如此義。

晉李密字令伯。父早亡。母何氏更適人。密見養于祖母。事祖母以孝。聞其侍疾。則泣涕。謂急日夜不解帶。膳飲湯藥。必自口嘗。仕蜀爲大將軍主簿。太子洗馬。奉使聘吳。吳主與羣臣汎論道義。謂羣爲人弟。密曰。願爲人兄。吳主曰。何以爲兄。密曰。爲兄供養之日長。吳主與羣臣皆稱善。蜀平後。以祖母年老。心在色養。晉

權衡一書 治家

四

武帝徵爲太子洗馬。詔書累下。郡縣逼遣。密乃上書。畧曰。臣以險癘。夙遭閔凶。祖母劉躬親撫養。至於成立。而劉夙嬰疾病。常在牀蓐。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亦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爲命。臣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于陛下之日長。報養劉年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庶劉僥倖。卒保餘年。帝覽表曰。客不空有名也。嘉其誠款。賜奴婢二人。下郡縣供養其祖母。奉膳。鴻書 ○植按鴻書以此條出華陽國志。今考漢魏叢書內華陽國志。與此詞畧不同。或亦劉氏有所增刪。其文耶。書

中凡如此類者多有亦不能盡正矣

晉王哀字偉元父儀爲文帝司馬東關之役帝問于眾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儀對曰責在元帥帝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耶遂引出斬之哀痛父非命未嘗西向而坐示不臣朝廷也於是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廬于墓側旦夕嘗至墓所拜悲號涕淚著樹樹爲之枯及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並廢蓐我之篇

晉劉殷七歲喪父哀毀過禮服喪三年未曾見齒曾祖母王氏在堂以供養無主齊王攸辟爲掾征南將軍

權衡一書

治家

五

羊祜召參軍事皆以疾辭同郡張宣子勸殷就徵殷曰當今二公皆晉之棟樑也吾方希達如棟樑耳不憑之豈能立乎吾今王母在堂既應他命無容不竭盡臣禮便不得就養子與所以辭齊大夫良以色養無主故耳宣子曰如子所言豈庸人所能識哉遂以女妻之後永嘉之亂沒于劉聰仕至侍中太守錄尚書事

二條

晉沈勁以其父克死於逆亂志欲立功以雪舊耻及燕人逼洛陽陳祐守之兵不過二千勁自表求配祐効力詔補長史令自募壯士得千餘人以行屢以少擊

衆摧破燕軍而洛陽糧盡援絕祐自度不能守乃以救許昌爲名留勁以五百人守之勁喜曰吾志欲致命今得之矣燕陷洛陽勁死之宋司馬光曰沈勁耻父之惡致死以滌之變凶逆之族爲忠義之門可謂能爲子矣綱目

晉陶侃每飲酒有定限嘗微有餘而限已竭佐吏殷浩等勸更少少進侃懷懷良久曰年少會有酒失亡親見約故不敢踰

晉王延西河人事親色養夏則扇枕冬則以身溫被隆冬盛寒體無全衣而親極滋味

二條

權衡一書

治家

六

晉范宣年十歲能誦詩書嘗以刀傷手捧手改容人問痛耶答曰不足爲痛但受全之體而致毀傷不可處耳書晉植按范宣之捧手改容以爲全受之體毀傷足悲而匹夫匹婦乃有以割股爲孝者豈其親所忍聞乎况有藉以邀名者益不可問矣明史藁洪武二十七年山東日照民江伯兒母病禱岱嶽神殺子以祀帝大怒曰父子天倫至重禮父服長子三年今小民無知滅倫害理亟宜治罪遂逮伯兒杖戍命禮官議旌表例禮臣上議人子事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有疾則托之醫藥至於呼天告神又懇切之至

人子所當爲也。臥冰割股。上古未聞。倘父母止有一子。或割股而喪生。或臥冰而致死。使父母無依。宗祀永絕。反爲不孝之大愚昧之徒。務爲詭異以眩俗。希求旌表。規避里徭。割股不已。至於割肝。割肝不已。至於殺子。違道傷生。莫此爲甚。自今父母有疾。療治弗愈。不得已而臥冰割股。亦聽其所爲。惟不在旌表之列。此議得之。

宋何子平。除海虞令。縣祿惟以養母一身。而妻子不犯一毫人。或疑其儉薄。子平日希祿。本在養親。不在爲己。母喪去官。哀毀踰禮。母至哭踊頓絕。方蘇。值大明

權衡一書

治家

七

末。東土饑荒。繼以師旅。八年不得營葬。晝夜號泣。常如祖枯之日。冬不衣絮。暑辟清涼。日以米數合爲粥。不進鹽菜。所居屋敗。不蔽雨日。兄子伯興。採伐薪竹。欲爲葺理。子平不肯曰。我情事未申。天地一罪人耳。屋何宜覆。蔡興宗爲會稽太守。甚加矜賞。爲營塚梓

書宋

南齊庾黔婁。永元初。除屏陵令。到縣未旬。父易在家。遽疾。黔婁忽心驚。舉身流汗。卽日棄官歸家。家人悉驚。其忽至時。易疾始二日。醫云。欲知差劇。但嘗糞甜苦。易泄利。黔婁輒取嘗之。味轉甜滑。心愈憂苦。至夕每

稽顙北。辰求以身代。梁書

梁天監二年。馮翊吉。爲父爲原鄉令。爲姦吏所誣。逮詣廷尉。罪當死。玠年十五。搥登聞鼓。乞代父命。武帝疑人教之。使廷尉卿蔡法度訊之。玠曰。因雖愚幼。豈不知死之可憚。顧不忍見父極刑。故求代之。此非細故。奈何受人教耶。法度以聞。上乃宥其父罪。丹陽尹王志。欲於歲首。舉充純孝。玠曰。異哉。王尹何量。玠之薄乎。父辱子死。道固當然。若玠當此舉。乃是因父取名。何辱如之。固拒而止。綱目

權衡一書

治家

八

元魏辛少雍。祖紹先。性嗜羊肝。嘗呼少雍共食。及紹先卒。少雍終身不食肝。

元魏崔孝芬兄弟。孝義慈厚。弟孝暉等。奉孝芬盡恭順之禮。坐食進退。孝芬不命。則不敢也。鷄鳴而起。旦參顏色。一錢尺帛。不入私房。吉凶有須。聚對分給。諸婦亦相親愛。有無共之。孝芬叔振。旣亡之後。孝芬等承奉叔母李氏。若事所生。旦夕溫清。出入啟覲。家事鉅細。一以咨決。每兄弟出行。有獲財物。尺寸皆納李氏之庫。四時分資。李自裁之。如此者二十餘載。二條唐陳叔達。爲納言。高祖嘗賜食。得葡萄。不舉。帝問之曰。母病渴求之。不得欲歸奉之。帝因嘉賜。偶鈔

唐太宗生日。謂長孫無忌等曰。今日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承_下承_下下。永不可得。此子路所以有負米之恨也。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奈何以_綱。勞之日。更為宴樂。乎。因泣數行下。左右皆悲。○植按。閑家編。宋丞相趙汝愚。父彥遠。生朝必哭於廟。有欲為禮者。號泣而向之。元北麓處士李氏。自華常以不及終養。二親遇初度之日。號慟抵暮。家人不忍見。因諱言之。此皆唐太宗欲獻卻賀之心也。程子常言。人無父母生日。當倍哀痛。安忍置酒張樂。以為樂。若具慶者可矣。此人子所當知也。

權衡一書

治家

九

唐狄仁傑親在河陽。仁傑登太行山。反顧見白雲。謂左右曰。吾親舍其下。瞻_下。帳久之。雲移乃得去。

唐天寶中。曹王皋為衛州刺史。為觀察使辛京果謾劾。

貶潮州。楊炎為宰相。知_下。直復用為衛州刺史。初御

史覆訊。皋懼憂其_出。則因服入。乃衣冠貌言如平

常。及為潮。以遷入告。至是復位。乃言其實。_{唐二條新書}

唐崔邠為太常卿。故事。太常視事。大閱四部樂。都人縱

觀。邠自第親導母與公卿見者。皆避道。都人榮之。

唐孟郊為漂陽尉。有遊子吟云。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

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難將寸草心。報得三春

暉二條
偶鈔

宋司農少卿朱壽昌。字叔康。父異。守京兆時。妾劉有娠。為嫡母妬。害出嫁。民間生壽昌。數歲。乃還父家。母子相別。不相聞者五十年。壽昌既仕。行四方。求之。不得。與人言。輒流涕。熙寧初。知廣州軍。與家人訣。棄官入秦。誓不見母。不還。行次同州。避雨旅舍。見老婦。冒雨抱薪而來。投舍。莫日。吾兒壽昌。安知母如此之苦乎。壽昌愕然。問故。乃知為生母也。年已七十餘矣。壽昌乃同母所生弟妹皆歸。為買田宅居之。居數年。母卒。壽昌哭泣幾喪明。_{蘇氏家語}

權衡一書

治家

十

宋太宗時。李虛已知遂州。以南郊恩。封群臣母妻。虛已

請罷其妻。封以授祖母。詔悉封之。世以為榮。_{宋史}

宋王曾為參知政事。改葬叔太子中舍宗元叔母嚴氏。

自言幼孤。叔父母育之。詔贈宗元工部員外郎。嚴氏

懷仁縣太君。又歐陽修少孤。其叔父教之學。既貴。乞

以一官回贈。以報其德。詔從之。乃自員外郎贈郎中。

後世以為美談。_錄○植按。推事父之孝。以及諸父

推友弟之愛。以及猶子。非二事也。故附錄之。

宋黃山谷。性至孝。身雖貴。顯奉母盡誠敬。每夕為親

溺器。_{偶鈔}

宋徐積事母至孝。朝夕冠帶定省。從胡翼之學。所居一室。寒一衲。裹毀粟飲水。翼之饋以食。弗受。以父名石。至終身不用石器。行遇石則避而不踐。或問之曰。吾遇之則怵然傷吾心。不忍加足其上耳。宋史

顏氏家訓曰。有蔡朗者。父名純。遂呼尊為露蔡。偶鈔

植按此亦事親之一事也。雖曰二名不偏諱。嫌名不諱。若直呼嫌名于親前。於心安乎。東坡祖名序。故為人作序。皆作敘字于義得矣。

宋淳熙十四年十月。太上皇崩。帝號慟擗踊。踰二日不進膳。謂王淮等曰。晉孝武魏孝文。實行三年喪。服何

禮衛一書

治家

士

妨聽政。司馬光通鑑所載甚詳。淮對曰。晉武雖有此意。後來在官中止。川深衣練冠。帝曰。當時群臣不能將順其美。光所以譏之。自我作古。何害。于是詔曰。朕當衰服三年。群臣自遵易月之令。百官五上表請帝還內聽政。不許。十一月。帝始以白布巾袍視事。于延和殿。朔望詣德壽宮。則衰經而杖如初。十五年夏四月。詔高宗主于太廟。下詔曰。朕比下令。欲衰經三年。群臣屢請御殿易服。故以布素視事。內殿雖有俟過。祔廟勉從所請之詔。然攷諸典禮。心實未安。行之終制。乃為近古宜體此意。勿復有請。續綱目

宋謝枋得曰。詩蓼莪之四章。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形容父母愛子之心盡矣。生我如天之生物也。鞠我如地之養物也。拊我者撫摩其心體。察其肥瘠。憂其疥癬也。畜者謹其出入。察其起居。藏之堂奧之中。不敢縱之門庭之外。惟恐其疾病也。長者如南風之長萬物。調和其身體。資養其血氣。日夜望之長大。育者涵養其德性。發舒其志氣。開導其聰明。日夜望其成人也。顧者父母行而兒不隨。則回顧之也。復者兒行而父母不隨。則追喚之也。腹者懷抱於腹間也。

禮衛一書

治家

士

父母有所往。懷抱其子而不忍舍。父母自外歸。既入門。懷抱其子而未肯置也。人能深思九字之義。必不忘父母之恩矣。孝經衍義。植按經文誰不解讀。經登山一為詮發。頓覺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如此。元扈鐸早孤。育于伯父及壯事伯父如所生。伯父老無子。鐸為買妾。歲餘產一女。其妾性不慧。熟兼壓女死。久之伯父卒。遺腹生一男。鐸憐前失告其母及妻妹。護視之。已常中夜審察。不敢安寢。弟能食常自抱哺。與同卧。起十年不少怠。元史

元至順三年。河北廉訪使僧家奴疏曰。自古求忠臣必

於孝子之門。今官於朝者十年不省親者有之。非無思親之心。實由朝廷無給假省親之制。而有擅離官次之禁。古律諸職官父母在三百里外。三年聽一給定省假。二十日無父母者。五年聽一給拜墓假。十日以此推之。父母在三百里以至萬里。宜計道理遠近。定立假期。其應省親。而不省親者。坐以罪。若詐冒假期。規避以去。其罪與詐奔喪者同科。詔廷臣議行之。元史。○植按帝王之孝。錫類為大。允李虛已之移封。行僧家奴之省觀。皆止仁與孝之事也。然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即教忠之道。亦何以逾此。

明趙祥。永樂中。父亮為金山衛百戶。祥年十四。被倭掠。國王知為中國人。召侍左右。改名元貴。遂仕其國。有妻子。然心未嘗一日忘中國也。屢詔王入貢。宣德中。與使臣偕來。上疏乞賜歸侍養。天子方懷柔遠人。不從其請。但許給驛暫歸。仍還本國。祥抵金山。獨其母在。不能識。日果吾兒。則耳陰有赤痣。驗之信。抱持痛哭。未幾別去。至日本。啟以聖意。王允之。仍令入貢。祥乃復申前情。詔許裝職歸養。母子相失二十年。又有華夷之限。竟得遂其初志。祥事母克備。甘旨母寢疾。三載朝夕不離側。及卒哀毀骨立。

明鍾同。父復歷翰林編修。與劉球善。球上封事。復與其謀。妻勸止。球遂獨上。奏竟死。居無何。復亦病卒。妻淡悔之。每號輒曰。早知爾。曷若與劉公偕死。同幼聞母言。即感奮。思成父志。景泰二年。舉進士。明年授御史。遇事敢言。懷獻太子既卒。與郎中章綸約。疏請復儲。已而京師有災異。同乃上疏論時政。因及復儲。綸疏繼上。俱下獄。考訊。六年八月。帝乃制巨梃。就獄中杖之。同竟死。英宗復位。亟歎同忠。臣贈大理左寺丞。成化中。賜諡恭愍。從祀忠節祠。與球聯位。竟如同。初志。明沈周字啟南。奉親至孝。父歿。或勸之仕。對曰。若不知。

母氏以我為命。耶奈何。干升斗祿。離膝下。母與鄰媼飲。歡媼家被火。無所棲。周延與母居。奉之若母。先後巡撫王恕彭禮。咸禮敬之。欲留幕下。並以母老辭。三條。明史。明憲宗時。廣東布政彭韶。巡撫朱英。前後疏薦陳獻章。學行。至京師。朝廷用故事。勅吏部考試。會疾。不果赴。上疏略曰。臣母以貧賤早寡。俯仰無聊。殷憂成疾。老而彌劇。使臣遠客異鄉。臣母之憂。臣日甚。愈憂。愈病。愈病。愈憂。憂病相仍。理難長久。臣又以病軀。憂老母。年未暮。而氣已衰。心有為而力不逮。夫內無攻心之

疾則外不見從事之難。上有至仁之君。則下多曲全之士。願乞養病終養。疏上帝親闕者再三。明日授翰林檢討。俾親終疾愈。仍來供職。

白沙子集

明王世名。父良。與族子俊同居。爭屋為俊毆死。世名年十七。恐殘父屍。不忍就理。乃伴聽其輪田議。和凡田所入。輒易價封識。後有所僂。亦伴受之。而潛繪父像懸密室。繪已像于旁。帶刀侍。朝夕泣拜。且購一刃。銘報讎二字。母妻不知也。服闋為諸生。及生子數月。謂母妻曰。吾已有後。可以死矣。一日。俊自外醉歸。世名挺刃迎擊之。立斃。出號于眾。入白母。即取前封識者。

權衡一書

治家

五

諸吏請死。時萬曆九年二月。去父死六年矣。知縣陳某曰。此孝子也。不可置獄別館之。而上其事于府。府檄金華知縣汪大受來訊。世名請受死。大受曰。檢屍有傷。爾可無死。曰。吾惟不忍殘父屍。以至今日。不然何待六年。乞放歸辭母。絕吭。父柩前因號哭。誓死不食。屍將抵家。其母迎而泣。世名曰。身固父之遺也。以父之遺為父死。雖離母得從父矣。何憾。頃之大受至。令人舁致父棺。將開視之。世名見之大慟。以頭觸階石。血流殷地。大受及諸旁觀者。咸為隕涕。乃令舁其柩去。陳令欲白上官。免檢屍。以全孝子。世名曰。此非

法也。非法無若何。以生為遂。不食死。妻俞氏撫孤三載。自縊而殉。旌其門曰孝烈。

明史

明耿氏天臺云。孝乞兒者。丐子也。行乞吳市中。吳門有貴人。月夜道橋上。聽其下有哥唱聲者。下覷之。則丐子也。坐一老嫗石塊上。以所丐得酒。捧金而跪進焉。唱蓋以侑云。貴人訝詰之。丐子嚙曰。饑寒人聊為阿母歡耳。貴人嗟嘆良久。歸後時時人窺之。見所娛其母者多類是。自此諸貴人每宴。輒置餘豆間。曰。以待孝乞兒也。

開家編

○植按晉陶潛作孝傳。自天子至於庶人。錄十有八人而已。宋曾鞏錄古孝子為一編。以

權衡一書

治家

六

教子弟。亦可謂學之務本者。而世傳二十四孝之說。或行而過中。或言之失實。未識子固之編。有是否乎。予所錄孝子之事。若干條。至於全受全歸。天親一理。或移孝以作忠。永錫類而不廋。有不斤斤于溫清定省之文。而乃足孝親之大者。散見各篇。在人自得之耳。

教子

春秋桓公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適冢始生。即書於冊。與子之法也。與賢者貴於得人。與子者定於立嫡。經書子同生。所以明與子之法。正國家之本。防後世配適奪正之事。胡傳

漢賈誼疏曰。古之士者。太子廼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齋肅端冕。見之南郊。見於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王幼在襁抱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傳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

權衡一書

治家

七

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同聞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衡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廼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學。既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諄諄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愧。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

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所以

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齊。趨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見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厨。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使趙高傳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卽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豈惟胡亥之性惡哉。抑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天下之命縣于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教。諭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教諭。則化易成。

權衡一書

治家

六

也。關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漢書。植按帝王訓儲以正國本。其事至重。與士庶人之教子似不宜並舉。然古者太子齒於學宮。不欲其以貴驕人。而自爲異其義深矣。况儲君之貴。教法特詳。凡一言一動一食一息。無不有師保之訓。迪而成就之。苟士庶之家而能教子如此。則何不克家之有哉。此所以不分而合之大意也。
漢孝景季年。萬石君石奮歸老於家。過宮門闕。必下車趨。見路馬必執馮。子孫爲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

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譴讓。爲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申申如也。僅僕。所新如也。建元二年。以長子建爲郎中令。少子慶爲內史。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希廁。身自浣滌。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之。以爲常。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請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曰。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乃謝罷慶。慶及諸子入里。

權衡一書

治家

九

門趨至家。史記

漢馬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通輕俠客。援在交趾。還書。誡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政法。此吾所大惡。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謹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女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愛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爲謹勅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尙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類鶩者也。

不成反類狗者也。後漢書

漢鄧禹。內行淳樸。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修整閭門。教養子孫。皆可以爲後世法。綱目

蜀後主立子璿爲皇太子。卻正爲秘書郎。大司農孟光。問正。太子所習讀。並其性情。好尚。答曰。奉親虔恭。夙夜匪懈。有古世子之風。接待群僚。舉動出於仁恕。光曰。此皆家戶所有耳。吾今所問。欲知其權畧智調。如也。今天下未定。智意爲先。儲君讀書。寧當效吾等。竭力博議。以待訪問。如博士探策。講試以求爵位。耶。當務其急者。正深謂光言爲然。蜀志

權衡一書

治家

二

北齊邢峙。爲國子助教。以經入授皇太子。厨宰進太子食。菜有邪蒿。峙令去之。曰。此菜有不正之名。非殿下宜食。文宣聞而嘉之。北史
唐太宗自立太子。治遇物則誨之。見其飯。則曰。汝知稼穡之艱難。則常有斯飯矣。見其乘馬。則曰。汝知其勞而不竭其力。則常得乘之矣。見其乘舟。則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民猶水也。君猶舟也。見其怠于木下。則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貞觀二十二年。上作帝範十二篇。以賜太子。曰。君體建親。求賢審官。納諫去讒。成盈崇儉。賞罰務農。閱武崇文。綱目

唐王珪子敬直。尚南平公主。是時諸主下嫁。以帝女貴。未嘗行見舅姑禮。珪曰。主上循法度。吾當受公主謁。見豈爲身榮。將以成國家之美。於是與夫人坐堂上。主執笄盤饋。乃退。其後公主降。有舅姑者。偕婦禮本干。珪新唐書。

唐高宗上元元年。大酺。上御翔鸞閣觀之。分音樂爲東。西。朋。使雍王賢主東。朋。周王顯主西。朋。角。勝。爲樂。郝處俊諫曰。二王春秋尚少。志趣未定。當推梨讓棗。相親如一。今分二朋。遞相誇競。非所以崇禮義。勸敦睦也。上瞿然曰。卿遠識。非衆人所及。遽止之。綱目

權衡一書

治家

主

唐河東節度使柳公綽。在公卿間。最名有家法。中門東。有小齋。自非朝謁之日。每平旦。輒出至小齋。諸子仲。郢輩。皆束帶晨省于中門之北。公綽決私事。接賓客。與弟公權及群從弟。再會食。自旦至暮。不離小齋。燭。至則命子弟一人。執經史。躬讀一過。訖乃講議。居官。治家之法。或論文。或聽業。至人定鐘然。後歸寢。諸子。復昏定于中門之北。凡二十餘年。未嘗一日變易。其。遇饑歲。則諸子皆疏食。曰。昔吾兄弟。侍先君爲丹州。刺史。以學業未成。不聽食肉。吾不敢忘也。姊妹妹姪。有孤嫠者。雖疎遠。必爲擇婚嫁之。皆用刻木。姓。韋。纈。

又絹爲資裝。嘗言。必待資裝豐備。何如嫁不失時。及公綽卒。仲郢一遵其法。事公權如事公綽。非甚病。見公權未嘗不束帶。爲京兆尹。鹽鐵使。出遇公權。于通衢。必下馬端笏立。候公權過。乃上馬。公權暮歸。必束帶迎候于馬首。公權屢以爲言。仲郢終不以達官有。小改。公綽居外藩。其子每入境。郡邑未嘗知。既至。每出入。常於戟門外下馬。呼幕賓爲丈。皆許謁拜。未嘗笑語。款治。小學

權衡一書

治家

主

唐宣宗大中二年。萬壽公主適起居郎鄭顯。舊例以銀裝車。帝令依外命婦以銅裝車。仍詔公主執婦禮。皆如臣庶之法。誠以勿得輕夫族。預時事。顯弟觀嘗得危疾。上遣使視之。還問公主何在。曰。在慈恩寺觀戲。場上怒歎曰。我惟士大夫家。不欲與我家爲昏。良有以也。亟召公主責之。曰。豈有小郎病。不往視。乃觀戲乎。唐書

唐昭宗時。以郗氏爲溫州刺史。柳氏自公綽以來。世以孝弟禮法爲士大夫所宗。玘嘗識其子弟。曰。凡門地高。可畏。不可恃也。立身行己。一事有失。則得罪重于他人。死無以見先人于地下。此其所以可畏也。門高。則驕心易生。族盛。則爲人所嫉。懿行實材。人未之信。

小有疵類。衆皆指之。此其所以不可恃也。故膏粱子弟。學宜加勤。行宜加勵。僅得比他人耳。○柳玘又著書戒其子弟曰。壞名災已辱先。喪家其失尤大者五。其一。自求安逸。靡甘澹泊。苟利于己。不恤人言。其二。不知儒術。不悅古道。情前經而不耻。論當世而解。願身既寡。知惡人有學。其三。勝已者厭之。倂已者悅之。惟樂戲談。莫思古道。聞人之善。嫉之。聞人之惡。揚之。浸漬頹僻。銷刻德義。紆裾徒在。廝養何殊。其四。崇好優游。耽嗜麴蘖。以銜杯爲高致。以勤事爲俗流。習之易荒。覺已難悔。其五。急於名宦。匿近權要。一資半

權衡一書

治家

三

級。雖或得之。衆怒群猜。鮮有存者。余見名門右族。莫不由祖先忠孝勤儉。以成立之。莫不由子孫頑率。奢倣以覆墜之。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如燎毛。言之痛心。爾宜刻骨。小學

後唐明宗時。張昭爲都官員外郎。時皇子就尚奢侈。昭疏諫曰。臣請諸皇子宜各置師傅。令屈身師事之。講論道德。使一日之中。止記一事。一歲之內。所記漸多。每月終。令師傅具錄。聞奏。或皇上謁之時。陛下更令侍臣問十中得五。爲益良多。博識安危之理。深知成敗之由。明宗覽疏而不用。宋史

周王溥在相位。父祚以宿州陽樂使家居。每公卿至。必首謁祚。置酒上壽。溥朝服趨侍左右。坐客不安席。輒引避。祚曰。此豚犬耳。勿煩諸君起。○植按。泗水燕談。宋諫議大夫陳省華生三子。皆登進士第。晚年與燕國夫人馮氏俱康寧。長子堯叟知樞密院。次子堯佐直史館。少子堯咨知制誥。每對客。三子列傍。客不自安。省華曰。學生輩立侍常也。昔賢家法之嚴。蓋往往如此。

朱范魯公質爲宰相。從子杲嘗求奏遷秩。質作詩曉之。其畧曰。戒爾學立身。莫若先孝弟。怡怡奉親長。不敢

權衡一書

治家

三

生驕易。戰戰兢兢。造次必於是。戒爾學干祿。莫若勤道藝。嘗聞諸格言。學而優則仕。不患人不知。惟患學不至。戒爾遠耻辱。恭則近乎禮。自卑而尊人。先彼而後已。相鼠與茅鴟。宜鑒詩人刺。戒爾勿放曠。放曠非端士。周孔垂名教。齊梁尚清議。南朝稱八達。千載穢青史。戒爾勿嗜酒。狂藥非佳味。能移謹厚性。化爲凶險類。古今傾敗者。歷歷皆可記。戒爾勿多言。多言衆所忌。苟不慎樞機。災厄從此始。是非毀譽間。適足爲身累。舉世重交游。擬結金蘭契。忿怨容易生。風波當時起。所以君子心。汪汪澹如水。舉世好承奉。昂昂

增意氣。不知承奉。旨以爾爲玩戲。所以古人疾惡。與戚施。舉世重游俠。俗呼爲義氣。爲人赴急難。往往陷囚繫。所以馬援書。慙慙或諸子。舉世賤清素。奉身好華侈。肥馬衣輕裘。揚揚過閭里。雖得市童憐。還爲識者鄙。我本羈旅臣。遭逢堯舜理。位重才不充。戚戚懷憂畏。深淵與薄冰。蹈之惟恐墜。爾曹當憫我。勿使增罪戾。閉門歛踪跡。縮首避名勢。位難久居。畢竟何足恃。物盛則必衰。有隆還有替。速成不堅牢。亟走多顛隕。灼灼園中花。早發還先萎。遲遲洲畔松。鬱鬱還晚翠。賦命有疾徐。青雲難力致。寄語謝諸郎。躁進

權衡一書

治家

三五

徒爲耳。小學

宋胡瑗治家甚嚴。門整肅。尤謹內外之防。兒婦雖父母在。非節朔不許歸寧。子弱冠。常侍立左右。客至則供茶湯。偶鈔

宋劉摯兒時。父居正課以書。朝夕不少間。或謂君止一子。獨不可少寬耶。居正曰。正以一子不可縱也。宋史

宋呂榮公名希哲。字原明。中國正獻公之長子。正獻公居家簡重寡默。不以事物經心。而中國夫人性嚴有法。鮮甚愛公。然教公事事循規矩。甫十歲。祁寒暑雨。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坐也。日必冠帶以見長

者。平居雖甚熱。在父母長者之側。不得去巾襪。縛袴衣服。惟謹。行步出入。毋得人茶肆酒肆市井里巷之語。鄭衛之音。未嘗一經于耳。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一接于目。正獻公通判潁州。歐陽公適知州事。焦先生千之伯強。客文忠公所。嚴毅方正。正獻公招延之。使教諸子。諸生少有過差。先生端坐召與相對。終日竟夕。不與之語。諸生恐懼畏伏。先生方畧降詞色。時公方十餘歲。內則正獻公與中國夫人教訓如此。之嚴。外則焦先生化導如此之篤。故公德器成就。大異衆人。公嘗言。人生內無賢父兄。外無嚴師友。而能

權衡一書

治家

三五

有成者少矣。○榮公張夫人待制諱盥之之幼女也。最鍾愛。然居常至微細事。教之必有法度。如飲食之類。飯羹許更益魚肉不更進也。時張公已爲待制。河北都轉運使矣。及夫人嫁呂氏。夫人之母申國夫人。姊也。一日來視女。見舍後有鍋釜之類。大不樂。謂申國夫人曰。豈可使小兒輩私作飲食。壞家法耶。其嚴如此。

宋晁氏因以道申戒子弟。皆有法度。羣居相呼外姓尊長。必曰某姓第幾叔若兄。諸姑尊姑之夫。必曰某姓姑夫。某姓尊姑夫。未嘗敢呼字也。其言父黨交遊必

日某姓幾丈亦未嘗改呼字也當時故家舊族皆不能若是二條小學

元王恂為太子贊善裕宗問以心之所守恂曰許衡嘗言人心如印板惟板本不差雖摹千萬紙皆不差本既差則摹之於紙無不差者裕宗深然之元史

明太祖洪武元年立世子標為太子有司請倣元制設中書令以太子為之上曰元人事不師古官惟其類且吾子年幼學問未充所宜親師重傳講習治理識達機務使知治國平天下之道何必效彼作中書令乎及置東官官悉以李善長劉基等兼之上曰朕於

權衡一書

治家

主

東官官不別設悉取廷臣勲德老成兼之者老成舊人動有典則且軍旅未息朕若有事外出必留太子監國若設府僚太子或有事故聽斷不明與卿等不合必謂府寮導之嫌疑由是而生矣又特置賓客諭德等官妙選名儒為之欲不時追隨左右以輔成太子德性

明永樂七年車駕巡北京命侍講楊士奇等輔太子監國太子留意文事問士奇以古人為詩高下優劣何如對曰詩以言志明夏喜起之歌南風解慍之詩唐虞之君其志尚矣後世漢高帝大風歌唐太宗雪耻

百王之作所尚者霸力非王道也漢武秋風辭志氣已衰如隋煬帝陳後主所為則萬世戒也殿下欲娛意文詞兩漢詔令自有可觀非獨文詞高古亦可裨益治道至如詩無益之詞不足為也二條治家要

明憲宗時東官內官覃吉溫雅誠篤知大體通書史議論持正輔道東官大學中庸論語諸書皆口授動作舉止悉道以正暇則開說五府六部政事及天下民情農桑軍務以至宦者專權蠹國情弊悉直言之曰吾老矣安望富貴但願天下有賢主足矣上嘗賜東官五難吉言不當受天下山河皆主所有何以莊為

權衡十書

治家

主

徒勞民傷財為左右之利耳竟辭之東官出講必使左右迎請講官講畢則語諸官云先生喫茶局丞張端不以為然吉日尊師重傳禮當如是東官嘗隨內侍念蒿里經吉適至東官駭曰老伴來矣即以孝經自携吉跪曰主得無念經乎曰否讀孝經耳其見憚如此明紀全載

明王陽明示子敬曰幼兒曹聽教誨勤讀書要孝弟學謙恭循禮義節飲食戒遊戲勿說謊勿貪利勿任情勿鬪氣勿責人但自治能下人是有志能容人是大量凡做人在心地心地好是良士心地惡是凶類譬

如果心猶蒂蒂若壞果必墜吾教汝全在是汝諦聽勿輕棄仲史

明胡氏廬山曰凡視必以禮母視邪色母窺人之隱母視人之私書母上于面而做母下于帶而憂母傾而姦母流動邪眄回轉四顧為睚眦伺之態凡聽必以禮母側聽母聽淫聲與長者語必肅恭以聽與人並坐不可聽人私語凡入人家母竊聽內人之言凡容貌必端莊凝重整齊嚴肅母傾邪放縱偷情倨傲母急遽粗厲母易盈易歉輕喜輕怒輕訾輕笑輕信輕疑平居之容舒遲而溫和會講之容肅邀

權衡一書

治家

无

而端莊凡食必以禮有時有節相推相讓母耻惡食母爭較多少美惡揀擇去取母急于求飽如放飯搏飯揚飯之類是也母因味美而貪食如恣口掠食固獲重挾流歎吸炙之類是也母犯人之厭惡如飲而流殘食而刺齒魚肉已匿口者復反於器致人穢而不食之類是也母賤主人之食如讓食而唾投與狗骨之類是也母得聞飲食之聲如齧骨吃食之類是也有不可不飽者如專席請召與尊者賢者賜之類是也有不能飽者如臨喪如見殘疾餓殍可哀矜之類是也夫飲食人之大欲古人於此等處必致謙

權衡一書

治家

子

養廉無一毫不以禮自節乃克已工夫至要切者也凡對飲須是同類不可與非其人而飲凡飲須是人家中設筵不可入酒肆而飲凡喪未除及臨人家吊哭不可飲凡遇天變震怒及凶荒時歲不可恣飲凡侍尊長不宜恣飲凡臨大事不宜恣飲尤宜早起晏眠不可當晝而寢夜寢必後長者既寢則勿言勿語斬截邪思妄念以齋其心勿伏勿尸收斂手足以肅其躬則心安神定夜氣自清開家編植按此數條者曲禮之遺小學之精也教子之道以是為要故錄之

嚴宗

春秋文公四年夫人風氏薨。風氏僖公之母。莊公妾也。而稱夫人。自是嫡妾亂矣。以妾媵為夫人。徒欲尊寵其所愛而不虞卑其身。以妾母為夫人。徒欲崇貴其所生而不虞賤其父。卑其身則失位。賤其父則無本。

胡傳

襄公六年。莒人滅鄆。穀梁子曰。莒人滅鄆。非滅也。立異姓以蒞祭祀。滅亡之道也。公羊赤曰。莒女有為鄆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或曰。鄆取莒公子為後。罪在鄆子。今直罪莒而舍鄆。何哉。曰。莒人以其子為鄆後。與

權衡一書

治家

三

黃歇進李園之妹於楚王。呂不韋獻邯鄲姬於秦公子。其事雖殊。其欲滅人之祀而有其國。則一也。春秋所以釋鄆而罪莒。宋張栻曰。原民之生。莫不有父母之親。兄弟之愛。以至於宗支之屬。釐分縷析。血脈貫通。此性之所具。而天之所為也。聖人立姓以別其系。嚴宗以謹其承。亦固夫性之自然。理之所不可易者而已。苟強離其所系而合于其所不可合。是豈性也哉。故神不歆非祀。民不祀非族。春秋書莒人滅鄆。謂其先無血食之理也。孝經衍義成公十有五年三月乙巳。仲嬰齊卒。嬰齊者。公子遂之

子公孫歸父之弟也。歸父出奔齊。魯人往傷其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此可謂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者。以後歸父則弟不可為兄。嗣以後襄仲則以父字為氏。亦非矣。胡傳

按孫以王父字為氏。嬰齊子遂之子。當稱公孫。今魯人以後其兄歸父則歸父之子。仲遂之孫。當書仲孫。嬰齊君子言思可道。作事可法。書曰。仲嬰齊為其不可道。不可法也。孝經衍義

漢宣帝元康元年夏五月。追尊悼考為皇。考立寢廟。宋范鎮曰。宣帝于昭帝為孫。則稱其父為皇。考可也。然議者終不以為是者。以其以小宗而合大宗之統也。

權衡一書

治家

三

程子曰。為人後者。謂其所後者為父母。而謂其所生者為伯叔父母。此天地之大義。生人之大倫。不可得而變易者也。然所生之義。至尊至大。雖當專意于正統。豈得盡絕於私恩。是以先王制禮。既明大義。降其服以正統。猶然不以正統之親疎而皆為齊衰。不杖期以別之。則所以明其至重。而與諸伯叔父不同也。宣帝稱其所生為皇。考亂倫失禮。固已甚矣。而後之議禮者。又不能推所生之至恩。以明崇尊之正禮。乃欲奉以高官大國。但如期親尊屬故事。則亦非至當之論也。要當揆量事體。別立殊稱。若曰。皇伯叔父。

某國大王而使其子孫襲爵奉祀則於大統無嫌貳之失而在所生亦極尊崇之道矣然禮謂為人後者為其父母云者猶以父母稱之何也日既為人後則所生之父母者今為伯叔父母矣然直日伯叔父母則無以別於諸伯叔父母而見其為所生之父母故其立文不得不爾非謂既為人後而猶得以父母名其所生之父母也

蜀諸葛喬字伯松瑾第二子也本字仲慎初亮未有子求喬為嗣瑾敬孫權遣喬來西亮以為已嫡子故改其字焉及諸葛恪見誅於吳子孫皆盡而亮自有胃

權衡一書

治家

三

喬故喬子攀還為瑾後志。植按此可為以姪繼後之法今人有無子而不以兄弟之子為子者有既有子而不肯復還為兄弟之子者有兄弟之子自不肯復還其親者或所見之私或以利為利遂至不可復問矣

唐武德元年徐世勣降賜姓李氏宋范祖禹日古者天子建國賜姓命氏所以別其族類之所出子孫各本於其祖不可改也漢高祖賜婁敬姓為劉鄩無稽甚矣而唐世遂以為法或遂以遺族異類為同宗然則古之賜姓者別之而後之賜姓者亂之也夫天親

不可以人為而欲強同之豈理也哉綱目宋狄青為樞密使有狄梁公之後持梁公畫象及告身十餘通詣青獻之以謂青之遠祖青謝之曰一時遭際安敢自附梁公厚贈而還之通鑑植按南史齊何昌寓為吏部尚書嘗有一客姓閩求官昌寓謂日君是誰後答日子騫後昌寓聞扇掩口而笑謂坐客日遙遙華胄觀此益知狄公之賢

宋英宗治平二年詔議崇奉漢王典禮翰林學士王珪等相視莫敢先發司馬光議畧云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顧私親若親愛之心分於彼則不得專於此秦

權衡一書

治家

三

漢以來帝王有自旁支入承大統者或推尊其父母以為帝后皆見非常時取議後世臣等竊以為漢王宜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尊以高官大國燕國襄國僊遊並封太夫人攷之古今為宜稱於是王珪等即以光議上中書奏漢王當稱何親名與不名珪等議漢王子仁宗為兄于皇帝宜稱皇伯而不名歐陽修引喪服大記以為為人後者為其父母降服三年為期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改也若本生之親攷稱皇伯歷攷前世皆無與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乃詔有司博求典故以開

入而未定。呂誨范純仁呂大防固爭。以爲王珪議是不報。中書請明詔中外。以皇伯無稽。夫不可稱。今所欲定者。正名號耳。至於立廟。京師干亂。統紀之事。皆非朝廷本意。帝意不能不問。中書然未即下詔也。既而皇太后手詔中書。宜尊濮王爲皇夫人。爲后皇帝稱親。帝下詔。謙讓不受。尊號但稱親。即國立廟。以皇子宗僕爲濮國公。奉祠事。仍令臣民避王諱。時論以爲太后之追崇。及帝之謙讓。皆中書之謀也。舊綱。植按。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降服爲期之說。禮喪大記無此文。蓋儀禮之說也。誤相緣襲。不可不知。

明太祖始與儒臣議修玉牒。欲祖朱文公。一日見徽州有姓朱者。爲典史。問其爲文公後乎。對曰非也。宸衷頓悟。彼一典史尚不祖朱子。而我國家又可祖乎。竟却衆議。視唐世安祖老子。識量高出前古。言靖

明世宗卽位。詔群臣議上興獻王及母妃謚號。尚書毛澄會公卿疏曰。漢成帝立定陶王爲嗣。以楚王孫繼定陶。師丹善其合禮。今宜考孝宗而母慈壽興獻宜仍舊謚。號上令更議。大學士楊廷和等議以程順濮議最爲得禮。不報。刑部主事張璁上疏曰。廷議欲考孝宗而叔興獻者。拘於定陶濮王陳說耳。漢哀宋英

育之宮中。皆有家人父子之道。今皇上以倫序當立。循繼統之文。非爲孝宗子也。稱興獻以叔。鬼神且不安矣。稱聖母爲叔母。得不爲皇上臣乎。謂皇上以繼統而尊崇其親。則可。謂以繼統而自絕其親。則不可。惟別立興獻廟。隆以帝禮。聖母以子貴。尊與帝匹。庶全父子之倫。而不失尊親之孝矣。嘉靖三年。南京刑部主事桂萼上正大禮疏。言皇上爲入繼之主。與爲人後者不同。當考興獻而母興國太后上。乃召萼及璁等至京。集議大禮。既而諸臣交疏入諫。不聽。于是學士豐熙侍郎何孟春給事張璠等二百二十餘

人跪左順門陳諫。上怒。命妹爲首者八人下詔獄。編修楊慎等又撼奉天門哭。聲震闕上。宸怒益逮。慎等下獄。廷杖戍邊。降謫有差。於是尊獻皇帝。日皇考恭穆憲皇帝。興國太后。日聖母章聖皇太后。讀史筆記。按宋之濮園。明之興國。皆以入繼大統。尊崇本生異議。紛然。歐陽修之濮議。及論濮安懿王劄子。本原經術。猶不若張莊之論之阿也。程氏之作濮議。與曾氏之作爲人後議。各有所主。而楊廷和毛澄等所引據者。程氏之議也。臣獨有取於曾氏之議焉。曾氏卽本儀禮喪服子夏傳。如之何而可爲之後。同宗則可爲後

之文。以解爲其父母報之義。其說以爲自古爲人後者不必皆親昆弟之子。族人之同宗者皆可爲之。則有以大功小功昆弟之子而爲之者矣。有以總麻祖免無服昆弟之子而爲之者矣。若當從所後者爲屬。則亦當從所後者爲服。則于其父母有宜爲大功爲小功爲總麻爲祖免爲無服者矣。而聖人制禮。皆爲其父母期。使足以明所後者重而已。非遂以謂當變其親也。親非變。則名固不得而讓矣。曾氏此段尤爲辨晰。蓋儀禮之云爲其父母。立文甚明。則施於詔策。宜謂本生父某國王於私。公義固無毫髮之憾也。

聰之說最謬者。如漢哀帝立爲皇嗣。育之宮中。猶有父子之道等語。此非大夫學士之言也。所爲入經大統者。以始祖太祖之故而尊其所後之父母。豈待平日養育始有父子之道哉。若如聰言。收養異姓。卽有父子之道。何必同宗野哉。聰也。定陶恭皇。但稱皇而不稱帝。與獻帝既稱帝而復欲稱皇。以禮揆之。則稱帝甚於稱皇。且魏祚所謂宜稱尊號曰皇考。猶云皇之考耳。惟去其本生之號。是以有兩統二父之嫌。如曰皇本生考。則何傷乎。施皇於考之上。爲從其子之稱。加諡於皇之上。是追尊之爲皇也。漢哀帝之親。

稱尊號曰恭皇。安帝之親。稱尊號曰孝德皇。并非魏相。冠皇字於考上之稱矣。稱爲興獻帝者。特又甚焉。廷和與澄等。始爭帝號不得。後僅以不稱皇字。別於正統之親。同其不得已。而抑以末矣。孝經○植按。父子天性也。兄弟之子。爲大宗之後。大義也。以所後爲父母。而不顧其私親。所以上嚴大宗之統。而不以私恩掩公義。仁之至義之盡也。然降服至於期而不可再貶。又所以存其父子之實。以遂人子親親之心。而不以大義廢私恩。此禮以義起而非聖人不能修之者矣。若記之所謂其父母云者。特其立詞之。

文。不得不然。豈真與之以父母之名。而令其有二本乎。以程子之議爲斷。庶聚訟可息。然衍義所云。皇本生考。不沒其本生之實。復不至有二父之嫌。揆之於禮。蓋卽降服必期之義乎。視夫稱皇稱帝。亂于天統。以遂其私者。固不可同日而語也。攷嘉靖元年。猶稱本生父興獻帝。三年。猶稱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本生母章聖皇太后。而旋即諭去本生之號。則是稱皇稱帝。而本生之號。且不欲存也。議禮之家。可奈攷焉。明嘉靖時。襄莊王厚頤。事嫡母王太妃。及生母潘太妃。至孝。潘卒。殯之東偏。王太妃曰。汝母有子。社稷是賴。

無以我故避正寢。厚頰泣曰：臣不敢以非禮加臣母。

明史

本朝呂種玉曰：同姓通譜見于史者，自晉以前未之有也。晉書石苞傳：曾孫模沒于寇，石勒以與模同姓，俱出河北，引模為宗室，特加優崇，位至司徒。南史侯瑱傳：侯景以瑱與已同姓，託為宗族，待之甚厚。晉書孫旂傳：旂子弼及弟子髦、輔、瑛四人並有史才，稱于當世。遂與孫秀合族。南史周弘正傳：諂附王偉，與周石珍合族。石珍建康之廝隸也，為梁制局監，降侯景者。舊唐書李義甫傳：義甫既貴之後，自言本出趙郡，始

權衡一書

治家

堯

與諸李序昭穆而無賴之徒苟合，藉其權勢，拜伏為兄叔者甚眾。李輔國傳：宰相李揆，山東甲族，見輔國執子弟之禮，謂之五父。凡此史皆書之以志其非。今人好與人同姓通譜，不問其家世，但見勢位富厚者輒附之。昔唐有士人姓方，好矜門第，但姓方貴人必認為族。或戲之曰：豐邑方相何親也？遂曰：再從伯氏戲者笑曰：既是方相姪，正堪嚇鬼。蓋豐邑坊造冥器之所也。言○植按：本一而後情可聯，道合而後義相親。豪放者樂言交結，謹樞者憚於異同，遂有勢味相倚結為兄弟者。其流至嚙指飲血，援死黨以擾鄉國。

比燕朋而素公是此大誼也。又有誰何之人，纔一謀面，不問素履，遽認同懷者，然而名則損，德心實泰。越彼此原無相關之意，不知於義何取乎？甚則朝方同氣，暮已與戎，明若鷹行，陰則蠅射，不知又于事何益乎？至於上攀下援，失身敗行，抑又下焉。嘗見有好認宗誼者，一人笑語之曰：君何人斯？彼何人斯？君屈為兄弟行可矣。未識彼有父兄，君何以稱之？又未識君有子姪，于彼更何以稱之？耶？嗚呼！人不類，則名不正，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亦可以已矣。

權衡一書

治家

罕

定陶

春秋閔公二年。晉侯使公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里克諫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若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票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退而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教之以軍旅。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修己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左傳

謹衡一書

治家

望

會王世子於首止。秋八月。諸侯盟於首止。書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首止之盟。美之大者也。王將以愛易世子。桓公有憂之。控大國。扶小國。會于首止。以定其位。太子踐阼。是為襄王一舉。而君臣父子之道皆得焉。故曰美之大者也。胡傳

襄公三十有一年。子野卒。毀也。立散歸之姊齊歸之子。

公子稠。穆叔不欲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非適嗣。何必姊之子。武子不聽。卒立之。于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左傳

文侯封太子擊於中山。三年。使不往來。舍人趙倉唐

進稱曰。為人子三年不聞父問。不可謂孝。為人父二年不問子。不可謂慈。君何以遣人使大國乎。太子曰。願之久矣。未得可使者。倉唐曰。臣願奉使。侯何嗜好。太子曰。侯嗜晨冠。好北犬。于是乃遣倉唐。縶北犬。奉晨冠。獻於文侯。文侯悅曰。擊愛我。知吾所嗜。知吾所好。召倉唐而見之。曰。擊無恙乎。倉唐曰。唯唯。如是者三。乃曰。君出太子而封之。國君名之。非禮也。文侯怵然。為之變容。問之子之君無恙乎。倉唐曰。臣來時。拜送書于庭。文侯顧指左右曰。子之君長孰與是。倉唐

謹衡一書

治家

望

曰。禮擬人。必于其倫。諸侯無偶。無所擬之。曰。長大孰與寡人。倉唐曰。君賜之外府之藥。則能勝之。賜之斥帶。則不更其造。文侯曰。子之君何業。曰。業詩。文侯曰。子詩何好。曰。好晨風。黍離。文侯自讀晨風。曰。敝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日子之君以我忘之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文侯復讀黍離。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日子之君怨乎。曰。不敢時思耳。文侯於是遣倉唐。賜太子衣一襲。勅倉唐以雞鳴時至。太子起。

拜受賜。發篋視衣。盡顛倒。太子曰。趣早駕。君侯召擊也。倉唐曰。臣來時不受命。太子曰。君侯賜擊衣。不以爲寒也。欲召擊。無誰與謀。故勅子以雞鳴時至。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遂西至謁文侯。大喜。乃置酒而稱曰。夫遠賢而近所愛。非社稷之長策也。乃出少子。奉封中山。而復太子擊。故曰。欲知其子視其友。欲知其君視其所使。趙倉唐一出而文侯爲慈父。而擊爲孝子。說苑

漢高帝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呂后恐。使呂澤強要留侯曰。爲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

權衡一書

治家

星

顧上有不能致者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爲上侮謾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令太子爲書。卑詞安車。召使。辨士固請。宜來。來以爲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一助也。于是呂后使人奉太子書。卑詞厚禮。迎此四人。漢十二年。上疾甚。愈欲易太子。留侯諫。不聽。叔孫太傅稱說引古今。以死爭。上作許。猶欲易之。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問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大驚曰。吾求公數載。公避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遊乎。

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請死。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頗公幸卒調護太子。門人皆爲壽。已畢。趣去。上召戚夫人指示曰。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史記

漢元帝愛山陽王康。數稱其材。及寢疾。數問尚書。以景帝時立膠東王故事。史丹以親密臣得侍疾。候上間獨寢時。直入臥內。頓首伏青蒲上。涕泣言曰。皇太子以嫡長立。積十餘年。名號繫于百姓。天下莫不歸心。臣子今者道路流言。爲國生意。以爲太子有動搖之

權衡一書

治家

星

議。審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爭。不奉詔。臣願先賜死。以示群臣。上意感悟。喟然太息曰。無有此議。且皇后謹慎。先帝又愛太子。吾豈可違指。駢馬都尉安所受此語。丹即却頓首曰。臣愚妄聞罪當死。上曰。納謂丹曰。吾病寢加。不能自還。善輔導太子。毋違我意。丹嗟喟而起。太子由是遂定。綱目
漢神爵字景伯。順帝時。使監太子于承光宮中。中常侍高梵從中單駕出迎太子。時太傅杜喬等疑不欲從。惶惑不知所爲。乃手劍當車曰。太子國之儲副。天命所繫。今常侍來。無詔。信何以知。非奸耶。今日有死

而已。允辭。不蒙許。地還奏之。詔報太子乃得去。喬退而歎息。悅臨事不惑。帝亦嘉其特重。稱善者良久。後漢書

漢末劉表受後妻之言。愛少子琮。常不悅于長子琦。琦每欲與諸葛亮謀自安之術。亮輒拒塞。未與處。璽琦乃將亮游觀後園。共上高樓。伏晏之閒。令人去梯。因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口。入于吾耳。可以言未。亮答曰。君不見巾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感悟。陰見出計。遂得為江夏太守。蜀志

權衡一書

治家

翼

中外歸心。殿下但以年長居東宮。無大功以鎮服海內。今劉黑闥散亡之餘。眾不滿萬。以大軍臨之。勢如拉朽。殿下宜自擊之。以取功名。因結納山東豪傑。庶可自安。於是太子請行。○宋范祖禹曰。立子以長不以功。以德不以衆。古之道也。晉獻公使申生伐東山。里克入而諫。君出而勉太子以孝。君子曰。善處父子之間矣。王勸導東宮。當勸建成以孝友。則儲位安矣。秦王有定天下之功。高祖稱欲立之。能為太伯。不亦善乎。乃使擊賊以立威。結豪傑以自助。是導之爭也。禍亂何從而息乎。○植按。立子以嫡長。平世所

以守經也。傳位于有功。亂世所以通變也。高祖不早斷於中。而徂於故常。遂有喋血之變。雖事勢相激而成。詎不由始事之未善哉。然非功如世民而長。匹嫡又恐亂常。此禍是以不可不慎也。

唐狄梁公在相口。中宗幽房陵。則天欲立武三思為儲嗣。一日問群臣可否。眾皆稱賀。公退而不答。則天曰。無乃有異議乎。對曰。有之。昨陛下命三思募武士。歲時之間。數百人。及命廬陵王代之。數日之間。應者十倍。臣知人心未厭唐德。則天怒。令策出。又一日。則天謂公曰。我夢雙陸不勝者。何對曰。雙陸不勝。宮中無

權衡一書

治家

翼

子也。復命策出。又一日。則天有疾。公入問。閣中。則天曰。我夢鸚鵡雙翅折者。何對曰。武者陛下之姓。相王廬陵王則陛下之羽翼也。是可折乎。時三思在側。怒發赤色。則天以公屢言不奪。一旦感悟。遣中使密召廬陵王。矯衣而人。人無知者。乃召公坐于簾外。而問曰。我欲立三思。群臣無不可者。惟侯卿一言。從之。則與卿長保富貴。不從。則無復得與卿相見矣。公從容對曰。太子天下之本。本一搖而天下動。陛下以一心之欲。輕天下之動。哉。太宗百戰取天下。授之子孫。三思何與焉。昔高祖寢疾。令陛下權親軍國。陛下奄有

神器數十年。又將以三思爲後。如天下何。且與母執親子。與姪執近。立廬陵王。則陛下萬歲。後享唐之血食。立三思。則宗廟無祔姑之禮。臣不敢愛死。以奉制。陛下其圖焉。則天感泣。命裴旻使廬陵王拜公曰。今日國老與汝天子。公哭於地。則天命左右起之。拊公背曰。豈朕之臣實社稷之臣也。已而奏曰。還宮無儀。孰爲太子。復置廬陵王于龍門。備禮以迎。中外大悅。范文集

唐肅宗卽位。將立太子。以宋王成器嫡長。平王隆基有功。疑不能決。成器辭曰。國家安則先嫡長。危則先有

權衡一書

治家

聖

功。苟違其宜。四海失望。臣死不敢居平王之上。上乃立隆基爲太子。

唐天寶十五年。肅宗子建寧王倓。性英果。有才畧。從上自馬嵬北行。屢逢寇盜。倓自選驍勇。居上前。後血戰以衛上。軍中皆屬目。上欲以爲元帥。李泌曰。建寧誠元帥。才然廣平兄也。若建寧功成。豈可使廣平爲吳太伯乎。上曰。廣平家嗣也。何必以元帥爲重。泌曰。廣平未正位東宮。今天下艱難。衆心所屬。在於元帥。若建寧大功。旣成。陛下雖欲不以爲儲副。同立功者。豈可已乎。太宗上皇卽其事也。乃以廣平王倓爲元帥。

諸將皆屬倓。聞之。謝泌曰。此固倓之心也。

唐貞元中。或告大長公主淫亂。且爲厭禱。上大怒。幽之禁中。切責太子。太子懼。請與蕭妃離。昏上召李泌告之。且曰。舒王近已長立。孝友溫仁。泌曰。陛下惟一子。奈何欲廢之。而立姪。且陛下所生之子。猶疑之。何有於姪。舒王雖孝。自今陛下宜努力。勿復望其孝矣。上曰。卿不愛家族乎。對曰。臣惟愛家族。故不敢不盡言。若畏陛下盛怒。而爲曲從。陛下明日悔之。必尤臣云。吾任汝爲相。不力諫。使至此。必復殺而子臣老矣。餘年不足。惜若冤殺臣子。使臣以姪爲嗣。臣未知得歆

權衡一書

治家

吳

其祀乎。因嗚咽流涕。上亦泣曰。事已如此。奈何。對曰。此大事。願陛下審圖之。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國者。且陛下不記建寧之事乎。上曰。建寧叔實冤。肅宗性急。故耳。泌曰。臣昔爲此。故辭歸。誓不近天子左右。不幸今日復爲陛下相。又觀茲事。且其時先帝嘗懷危懼。臣臨辭日。因誦黃台水辭。肅宗乃悔而泣。上意稍解。乃曰。貞觀開元。皆易太子。何故不亡。對曰。承乾謀反。事覺。太宗使其舅與朝臣數十人鞠之。事狀顯白。然當時言者。猶云願陛下不失爲慈父。使太子得終天年。太宗從之。肅宗廢魏王泰。陛下旣知肅宗急而

建寧寃則願陛下湮成其失從容三日寃其端必
釋然知太子之無他矣若果有其跡願陛下如貞觀
之法并廢舒王而立皇孫則百代之後有天下者猶
陛下子孫也至於武惠妃譖太子瑛兄弟殺之海內
寃憤乃百代所當戒又可法乎且太子居少陽院未
嘗接外人預外事安得有異謀彼譖人者巧詐百端
雖有手書如晉愍懷衷甲如太子瑛猶未可信况但
以妻母為累乎幸賴陛下語臣臣敢以家族保太子
向使楊素許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圖
定策之功矣上曰為卿遷延至明日思之必抽笏叩

權衡一書

治家

兗

頭泣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矣然陛下還
宮當自審勿露此意於左右露之則彼皆欲樹功於
舒王太子危矣上曰具曉卿意間一日上聞延英殿
獨召泌流涕曰非卿切言朕今悔無及矣太子仁孝
實無他也泌拜賀因乞骸骨三條綱目
貞元末王叔文以茶待詔東宮太子因論政事及宮市
之弊曰寡人見上將極言之坐皆趨贊叔文獨默然
既罷太子日向君無言何哉叔文曰太子之事上非
視膳問安無與也且陛下在位久有如小人間之謂
殿下收厭羣情則安解乎太子謝曰非先生不聞此

言由是重之新唐書。植按叔文之言至言也人雖非
而言則是故君子不以人廢言

唐順宗病不能語王叔文與牛美人用事權震中外憚
廣陵王雄府欲危之帝詔中書舍人鄭絪草立太子
詔綱不請輒書曰立嫡以長跪白之帝領乃定新唐書
宋寇準罷知青州太宗召還入見帝曰朕諸子孰可以
付神器者準曰陛下為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官不
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惟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
帝俛首久之屏左右曰襄王可乎準曰知子莫若父
聖曆既以為可願即決定於是立襄王為皇太子廟

權衡一書

治家

平

見還京師之人擁道喜躍曰少年天子也帝聞之不
懌召寇準謂曰人心遽屬太子欲置我何地準再拜
賀曰此社稷之福也帝悟入語后嬪官中皆前賀復
出延準飲極醉而罷宋史
太宗不豫宣政使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參知政事
李昌齡知制誥胡旦等謀立故楚王元佐太宗崩李
皇后令繼恩召昌齡端知有變即約繼恩入書閣鎖
閉使人守之而入皇后問曰官車已宴駕立嗣以長
順也今將如何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為今日今始棄
天下可遽違命有異議耶乃奉太子至福寧殿與宗

竊立垂簾引見群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降階率群臣拜呼萬歲。宋史。宋呂中曰。繼恩以奄宦起禍於內。昌齡等以大臣羽翼于外。高斯之謀合矣。幸而呂端臨時應變。足以制其奸。而遏其謀。及其平立。殿下升視。乃拜。尤其智識之過人也。慮不及此。安知萬歲巷皇子不召。沂靖忠王府皇子乎。太宗稱端大事不糊塗。可謂知端矣。讀史筆記。宋仁宗時。群臣以儲位未建。為言。帝未之允。司馬光上疏曰。向者臣進。豫建太子之說。意謂即行。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為此不祥之

草詔有濮安懿王之子。猶朕子也之句。聞見近錄。宋治平三年。時帝久疾。韓琦入問起居。因進言曰。陛下久不視朝。願早建儲。以安社稷。帝領之。琦請帝親筆指麾。帝乃書曰。立大王為皇太子。琦曰。必賴王也。煩聖躬更親書之。帝又批於後曰。賴王項琦。即召學士承旨張方。平至福寧殿。草制。帝憑几言。言不可辨。方平復進筆。請書其名。帝力疾書之。太子既立。帝因泣然。淚下文。彥博退。謂琦曰。見上顏色否。人生至此。雖父子亦不能不動也。續綱目。植按古三代之時。天子之元子。公卿大夫之嫡子。莫不於諸子之中。或嫡或長。擇一人以立後。此宗子所以建。而宗廟之禮。宗支之法。與封建之典。世祿之制。相為表裏。而不廢也。自秦廢封建。而卿大夫以下。立子之法不行。故獨詳于天子諸侯。而餘不及焉。夫父子非人所得間。君臣非分所當違。而春秋善首止之盟。留侯援四皓之輔。史丹為青蒲之泣。李泌抑建成之功。蓋宗社之所關者重。雖英主不敢違眾。而昵其愛也。至於鄭綱書立嫡之文。王珪草猶子之詔。張方平進書名之筆。卓乎有大臣風焉。若司馬光所謂。小人無遠慮。倉卒立所善。夜半出寸紙。天下莫敢違。則古今利害之情。盡于數

言尤後世之州鑒也。

友恭之誼

春秋隱公元年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姜氏當武公存時常欲立段矣。及公既沒。姜以國君嫡母主乎內。段以寵弟多才。居乎外。國人必悅而歸之。恐其終將軋己爲後患也。故投之大邑而不爲之所。縱使失道以至於亂。然後以叛逆討之。則國人不致從姜氏不敢主。而大叔屬藉當絕。不可復居父母之邦。此鄭伯之志也。春秋推見至隱。首誅其意以正人心。

隱公五年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兄弟先公之子不稱公子。貶也。書盟書帥師而稱兄弟者。罪其有寵愛之私。

書出奔書歸而稱兄弟者。責其薄交恭之義。考於事而春秋之情可見矣。年者。傷也。弟也。僖公寵愛異於他弟。施及其子。猶與嫡等。襄公繼之。遂成篡弑之禍。故聖人於年來聘。特變文書弟以示貶焉。鄭語來盟。黑背帥師。皆罪其私也。書曰於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於弟。陳光弔楚而稱弟。不念鞠子哀矣。盜殺衛縶而稱兄。其亦不念天顯矣。秦鍼宋辰。皆責其薄也。二條明傳

僖公二十有四年王將以狄代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太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

叔之不感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管蔡邠霍魯衛毛
聃部雍曹滕畢原鄭邠文之昭也邠晉應韓武之穆
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
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韝
鄭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牆外禦
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
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王弗聽左傳

權衡一書

治家

三

漢趙孝王莽末天下亂人相食弟禮為賊所得孝聞
之即自縛詣賊曰禮久餓羸瘦不如孝肥飽賊大驚
並放之謂曰可且歸更持米糲來孝求不能得後往
不入廬二條後

漢書

漢明帝封皇子六人為王親定其封域裁令半楚淮陽
馬后曰諸子食數縣於制不已儉乎帝曰我子豈宜
與先帝子等歲給二十萬足矣綱目
漢繆彤字豫公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產及各娶妻諸
婦遂求分異又數有鬪爭之言彤深懷憤歎乃掩戶
自緹曰繆彤汝修身謹行學聖人之法將以齊整風
俗奈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

遂更為敦睦之行安帝時仕中牟令

漢桓帝時姜肱字伯淮與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行著
聞其友愛天性嘗共卧起及各娶妻兄弟相戀不欲
別寢以係嗣當立乃遁往就室二條後

漢書

晉王祥弟覽母朱遇祥無道覽年數歲見祥被楚撻輒
涕泣抱持至於成童每諫其母其母少止凶虐朱屢
以非理使祥覽輒與祥俱又虐使祥妻覽妻亦趨而
共之朱患之乃止

晉咸寧中大疫庾亮二兄俱亡次兄毘復危殆瘳氣方
熾父母諸弟皆出次於外亮獨留不去諸父兄強之

權衡一書

治家

五

乃曰亮性不畏病遂親自沃侍晝夜不眠其間復撫
柩哀臨不輟如此十有餘旬疫勢已歇家人乃反毘
病得差亮亦無恙父老咸曰異哉此子守人所不能
守行人所不能行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始知疫
癘之不能相染也二條

晉書

晉庾亮為河南兵曹有寡姊在家時洛中物價翔貴難
致口腹庾嘗於公堂懸已饌以餉其姊謬云所愛小
男以餉之同官初甚鄙笑後知之感而嘉歎零陵
晉右僕射鄧攸永嘉末沒於石勒勒過泗水攸乃以牛
馬負妻子而逃又遇賊掠其牛馬步走擔其兒及其

弟子緩度不能兩全乃謂其妻曰吾弟早亡惟有一息理不可絕止應自棄我兒耳幸而得存我後當有子妻泣而從之乃棄其子而去之卒以無嗣時人義而哀之爲之語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弟子緩服攸喪三年

晉周顒性寬裕而友愛過人弟嵩嘗因酒瞋目謂顒曰君才不及弟何乃橫得重名以所然蠟燭投之顒神色無忤徐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耳

晉書

宋元嘉初吐谷渾王阿柴有子二十人疾病命諸子各獻一箭取一箭授其弟慕利延使折之慕利延折之

權衡一書

治家

至

又取十九箭使折之不能折阿柴乃諭之曰汝曹知之乎孤則易折衆則難摧汝曹當戮力一心然後可以保國寧家

綱目

北齊顏之推曰有人民而後有夫婦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兄弟一家之親此三者而已自茲以往至於九族皆本於三親焉故於人倫爲重者也不可不篤兄弟者分形連氣之人也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後裾食則同案衣則傳服學則連業遊則共方雖有悖亂之人不能不相愛也及其壯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雖有篤厚之人不能不少衰也

婦姒之比兄弟則疎薄矣今使疎薄之人而節量親厚之恩猶方底而圓蓋必不合矣惟友弟深至不爲旁人之所移者免夫

顏氏家訓

植按一書載有兄弟詩云同氣連枝各自榮些須言語莫傷情一回相見一

同老能得幾時爲弟兄又云兄弟同居忍便安莫因毫末起爭端眼前生子又兄弟留與兒孫作樣看語有至性不厭三復

元魏楊播家世醇厚並敦義讓昆季相事有如父子旦則聚于廳堂終日相對未嘗入內有一美味不集不食廳堂間往往帷幔隔障爲寢息之所時就休偃還

權衡一書

治家

至

共談笑椿年老曾他處醉歸津扶持還室仍假寐閣前承侯安否椿津年過六十並登台鼎而津嘗旦暮參問子姪羅列階下椿不命坐津不敢坐椿每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飯椿還然後共食食則津親授匙箸味皆先嘗椿命食然後食津爲肆州椿在京宅每有四時嘉味輒因使次附之若或未寄不先入口一家之內男女百口總服同爨庭無間言

魏書

周楚國公豆盧寧初未有子養弟永恩子勣及生子讚親屬皆請讚爲嗣寧曰兄弟之子猶子也吾何擇焉遂以勣爲世子世以此稱之

周書

隋吏部尚書牛弘有弟曰弼好酒而酗嘗因醉射殺弘
駕車牛弘還宅其妻迎謂之曰叔射殺牛矣弘問之
無所怪問直答曰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忽射殺牛
大是異事弘曰已知之矣顏色自若讀書不輟隋書
唐英公李勣貴為僕射其姊病必親為然火煮粥火焚
其髮姊曰僕妾多矣何為自苦如此勣曰豈為無人
耶顧今姊年老勣亦老雖欲數為姊煮粥復可得乎
學小唐魏徵以定王禮當封一子縣男徵請封孤兄子叔慈
帝愴然曰此可以勵俗即許之新唐書

權衡一書

治家

五

唐王珪奉寡嫂盡禮家事咨而後行敬撫孤姪雖其子
不過也蘇氏家語
唐玄宗素友愛近世帝王莫能及初即位為長枕大被
與兄弟同寢聽朝罷多從諸王遊在禁中拜跪如家
人禮飲食起居相與同之薛王業嘗有疾上親為煮
藥火燕上榻左右驚救之上曰但使飲此而愈幾何
足惜玄宗禁約諸王不得與群臣交結開元八年
駙馬都尉裴虛已與岐王範遊宴私挾讖緯坐流新
州離其婚上待範如故謂左右曰吾兄弟自無間但
趨競之徒強相託附耳吾終不以此責兄弟也綱目

唐李光進弟光顏先娶而母委以家事及光進娶母已
亡弟婦籍貲貯約管鑰于叔光進命反之曰弟違事
姑且嘗命主家事不可改因相持泣如初唐書
唐宣宗敦睦兄弟作雍和殿於十六宅數臨幸置酒作
樂擊毬盡歡諸王或有疾親至卧內存問憂形於色
唐昭宗時威武節度使王潮以弟審知為觀察副使有
過猶加捶撻審知無怨色潮寢疾舍其子而命審知
知軍府事綱目二條
宋呂汲公在相位其兄晉伯自外郡代還相與坐東府
堂上夫人自廊下降趨謁以二婢掖侍而前晉伯

權衡一書

治家

卒

遽曰宰相夫人不須拜微仲解其意叱二婢使去夫
人獨拜于赤日中盡禮而退晉伯舉不領勞問者歎
服其家法之嚴何氏語林
宋司馬溫公與其兄伯康友愛尤篤伯康年將八十公
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曰得無饑
乎天少冷則撫其背曰衣得無薄乎
宋伊川程子曰今人多不知兄弟之愛且如閭閻小人
得一食必先以食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口重於已
之口也得一衣必先以衣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體
重於已之體也至於犬馬亦然待父母之犬馬必異

乎已之犬馬。獨愛父母之子。却輕于已之子。甚者至若仇敵舉世皆如此。惑之甚矣。

宋張子曰。斯干詩。言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言兄弟宜相好。不要相學也。人情患在施之不見報。則輟故恩。不能終不要相學已施之而已。三條小學

宋鄭綺。婺州浦江人。以肅睦治家。九世不異爨。四世孫

德珪。德璋。孝友。天至。晝則聯几。案夜則同衾。寢德璋

素剛直。宋亡。仇家遂陷以死罪。當會逮揚州。德珪哀

弟之見誣。乃陽謂。彼欲害吾也。何預爾事。即治行

德璋。追至諸暨。兄弟相持。頓足哭爭。欲就死。德珪默

權衡一書

治家

室

計阻其行。遂給以無往。夜半從間道逸去。德璋復追

至廣陵。德珪已斃于獄。德璋聞之。慟絕者數四。厝骨

歸家廬墓。再期。每悲號。烏鳥皆翔集不食。宋史。植按

明史。葉洪武十四年。明惟庸以罪誅。有訴鄭氏交通

者。吏捕之急。兄弟六人爭欲行。湜竟往。仲兄濂方以

事至京。逆謂曰。吾兄長。當任罪。湜曰。兄年老。吾自往

辦。二人爭入獄。太祖召見。勞之曰。有人如此。肯從人

為逆耶。宥之。立擢湜為福建左叅議。然則鄭氏之孝

義。蓋世。躋其美。而所遭之有幸。不幸。固不必計哉。

元延祐間。蔚州吳思達。兄弟六人。嘗以父命析居。思達

為開平縣主簿。父卒。還家治葬畢。會宗族泣告其母曰。吾兄弟別處十餘年矣。今多破產。以一母所生。忍使兄弟苦樂不均耶。即以家財代償其逋。更復共居。

權衡一書

治家

室

倡隨之道

春秋隱公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嚭來歸惠公仲子之
贈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官考者始成而祀也孟子入
惠公之廟仲子無祭享之所為別立官以祀之非禮
也故因其來贈而正名之曰仲子之贈因其考官而
正名之曰仲子之官而夫人家妾之分定矣

隱公二年九月紀履緌來逆女冬十月伯姬歸於紀按
穀梁子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魯哀公問冕而
親迎不已重乎孔子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為宗廟社
稷主君何謂已重乎文定厥祥親迎於渭造舟為梁

權衡一書

治家

聖

不顯其光則世子而親迎也韓侯娶妻厥父之子韓
侯迎止於蹶之里則諸侯而親迎也有夫婦然後有
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夫婦人倫之本也書履緌
逆女以志變常胡傳

桓公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女九月齊侯送姜氏於謹公
會齊侯於謹夫人姜氏至自齊元吳澄曰逆女書議
不親迎而使公子翬也送姜氏書議齊侯親送之也
會謹書議不親迎而親會齊侯也夫人至不書翬以
至謹魯桓初使翬迎而中自受姜氏於謹也孝經
桓公十有一年冬王姬歸于齊按周制王姬嫁于諸侯

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禮亦隆矣春秋書王姬

下嫁為與列國之女同辭而不異乎曰陽倡而陰
和夫先而婦從天理也雖以王姬之貴其當執婦道
與公侯大夫士庶人之女何以異哉自秦而後至謂
列侯尚公主使男事女夫屈於婦逆陰陽之位故王
陽條奉世務指此為失而長樂王回亦以其弊至父
母不敢畜其子舅姑不敢畜其婦人倫悖於上風俗
壞於下其流至此然後知春秋重訓之義大矣

僖公三十有一年冬杞伯姬來求婦何書見婦
人不可預國事也王后之詔命不施于天下夫人之

權衡一書

治家

聖

教令不施於國中婚姻大事也見獨無君乎而夫人
主之也故書為婦人亂政之詞胡傳
僖公三十有三年初晉曰季使趙盾見冀缺釋其妻饁
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
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
事如祭仁之則也文公以為下軍大夫左傳
哀公十有二年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孟子云者諱取同
姓也禮取妻不取同姓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厚男
女之別也忍取同姓以混男女之別典禮之大本喪
矣胡傳植按別族正以昌後嚴宗乃以尊祖如繁族

大姓之家。姓雖相同。本枝各別。原不必爲一祖之裔。然姓既同矣。禮重厚別。何可預倫。至于立繼之事。先親後母。以親族爲一本。莒郈之事。不必言。卽姓同而枝各別。旣不必爲一祖之裔。而緣以亂宗。又豈可乎。故異姓爲子。同姓爲婚。二事當勒石家廟。永爲後型。非但遵朝廷功令已也。

曾子喪妻。終身不娶。其子元請焉。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已。尹吉甫以後。妻殺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庸知其免於非乎。漢王吉之子駿。妻死不娶。或問之。駿曰。德非曾參。子非曾元。亦何敢娶。開家編

權衡一書

治家

奎

漢文帝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席坐。及坐。卽署長布席。袁盎引却慎夫人坐。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旣已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與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卽厚賜之。陛下所以爲慎夫人適。所以禍之。陛下獨不見人說乎。於是上乃悅。召語慎夫人。賜盎金十斤。史記

漢宣帝時。王吉言。夫婦人倫大綱。天壽之萌也。世俗嫁娶太早。未知爲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夭。漢書

漢梁鴻。字伯鸞。勢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鴻並絕不就。

同縣孟氏有女。狀肥而黑。力舉石臼。擇對不嫁。鴻聞而聘之。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妻乃跪床下請罪。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中者。今衣綺羅。傅粉墨。豈鴻所願哉。光曰。以觀夫子之志耳。乃更爲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字之曰德耀。名孟光。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爲業。後適吳。依大家。舉伯通居廡下。爲人賃舂。每歸。妻爲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伯通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乃舍之於家。後漢書

權衡一書

治家

奎

晉太尉郗鑒使門生求女婿于王導。導令就東廂。徧觀子弟。門生歸。謂鑒曰。王氏諸少並佳。然聞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在東床坦腹食。獨若不聞鑒。曰。此正佳婿耶。訪之。乃羲之也。遂以女妻之。晉書

晉吳隱之將嫁女。謝石知其貧。遣女必當率薄。乃令移廚帳。助其經營。使者至。方見婢牽一犬賣之。此外蕭然無辦。世說

晉安帝時。西秦王乾歸以焦遺爲太子太師。遺子華至。孝乾歸欲以女妻之。辭曰。娶妻者欲與之共事。二親也。今以王姬下嫁蓬茅之士。臣懼其關於中饋也。乾

歸日卿之所行古人之事孤女不足以強卿乃以為

尚書郎綱目

唐李祐爵位既高公卿多請婚其女祐皆拒之一日大會幕寮言將納壻眾謂必貴戚名族及登宴寂然酒半祐引末坐一將謂曰知君未婚敢以小女為托即席成禮他日或請其故祐曰每見衣冠之家締婚大族其子弟習于淫奢多不終我以韜鈴致位自求其偶何必仰高以博虛望聞者以為卓識智囊

宋范文正公將為子純仁娶婦或傳以羅為幃幔者公聞之不悅曰羅綺豈幃幔之物耶吾家素清儉安得

權衡一書

治家

李

亂吾家法敢持至當火之於庭問家編

宋神宗即位詔以昔侍先帝恭聞德音以舊制士大夫之子有尚帝女者輒皆升行以避舅姑之尊豈可以富貴之故屈人倫長幼之序宜詔有司革之以厲風俗於是著為令仍命陳國長公主行舅姑之禮宋史
宋元祐時宣仁太后為哲宗納后侍講范祖禹上言曰皇帝納后所宜先知者有四一日族姓二日女德三曰隆禮四曰博議古之帝王所為昏姻必大國諸侯先聖王之後勳賢之裔不然則甥舅之國也不以微賤上敵至尊故其福祚盛大子孫蕃昌昔黃帝娶於

西陵之女是為嫫母子孫皆有天下舜娶堯之二女

釐降焉大禹娶塗山是生夏啟子孫享國四百七十餘年成湯娶于有莘氏子孫有天下六百餘年周世有賢妃太王娶太姜王季娶太任文王娶太姒太姜炎帝之後也大任太昊之後也太姒大禹之後也武王亦娶于姜是生成王周有天下三十餘世八百餘年其基本蓋由此也故族姓不可不貴三代之興皆有賢妃其亡皆有嬖女夏之興也以塗山其亡也以末喜商之興也以有娥其亡也以妲己周之興也以姜嫄其亡也以褒姒皆聖賢所紀詩書所載秦漢

權衡一書

治家

李

以後婚姻多不正無足取法惟後漢顯宗明德馬后唐太宗文德長孫后皆有后德出于勳賢之家其餘敗亂足以為戒而已然閨門之德不可著見必視其世族觀其祖考察其家風參以庶事亦可知也昔漢大臣議立高帝子齊王皆曰王母家驕鉤惡戾虎而冠者也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長者乃立代王是為文帝為漢賢主亦由母家仁善也故女德不可不先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臣今與眾官討論講議皆約先王之禮參酌其宜不為過隆至於鄙惡之禮或雜戎狄之俗或習

委巷之風。下自世俗。上流官禁。有涉於此者。願一切屏絕之。以正基本。以先天下。故禮不可不隆。古者天子聘后。上公逆之。諸侯主之。故春秋書祭公來。遂逆王后於紀。夫國有大事。大臣不容不預聞也。進言者必曰。此陛下家事。非外人所預。自古誤人主者。多由此言也。天子以四海爲家。中外之事。孰非陛下家事。大臣無不可預之理。且陛下用一執政。進一近臣。必欲協天下之望。況立皇后以母天下乎。臣恐陛下。一日降詔。曰。立某氏爲皇后。則大臣雖有所見。亦難乎論議矣。今陛下之所選。莫若出某氏。宣問大臣。

權衡一書

治家

卷

若聖志既定。衆議僉同。則無不同矣。故議不可不博。臣幸備勸講。職在以帝王之事。裨益聖德。故敢獻其所聞。治家

宋周恭叔未三十。見伊川。持身嚴苦。塊然一室。未嘗窺牖。約議母黨之女。登科後。其女復贅。遂娶焉。愛過常人。伊川曰。願未三十時。亦做不得此事。性理

宋劉庭式字得之。未第時。議娶鄉人之女。既約。未納幣。庭式乃及第。女以病喪。明女家貧甚。不敢復言。或勸納其幼女。庭式笑曰。吾心已許之矣。豈可負吾初心哉。卒娶之。生數子。後死。庭式不肯復娶。蘇軾問之曰。

哀生於愛。愛生於色。今君愛何從生。哀何從出乎。庭式曰。吾知喪吾妻而已。吾若綠色。生愛。綠愛生哀。色衰愛弛。吾哀亦忘。則凡揚袂倚市。自挑而心招者。皆可以爲妻也。耶。嗚呼。深感其言。宋史

明任昂洪武時。拜禮部尚書。廣東都指揮使狄崇王臻。爲次妻。乞封下。廷臣議。昂議曰。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妾不可爲。嫡魯莊公妾成風。僖公母也。稱爲夫人。春秋非之。哀公庶子。則之母。嬖將立爲夫人。使宗人毀夏獻其禮。對曰。無之。古者夫人沒。貴妾攝內事。不得稱夫人。爲庶子而貴。推恩其母。亦不得稱夫人。

權衡一書

治家

卷

以並嫡也。崇璠所奏。非禮。不可許。從之。明史

明印濟曰。宋制。令男子十三以上。並聽昏嫁。臣以爲十三亦爲太早。宜定制。男女十歲以上。方許聘定。男必十六。女必十四。方許嫁娶。而男女之年齒。亦必畧相當。男可長於女。女不可過長於男。川蜀民風。男僅數齡。即娶倍長之。又宜行禁革。以蕃生育之性。絕淫泆之端。衍義

明張受先。崇禎戊辰。舉進士。時士人登第後。多易號娶妾。故京師諺曰。改箇號。娶箇小。或有勸受先娶妾者。愴然曰。甫釋褐。而即背糟糠。吾不忍爲也。冬夜

植按堅鄒集湯沂樂沐釋褐時見同年多娶妾者作
買妾行云東鄰買妾費萬錢西鄰亦不減十千半爲
身衣置羅綺半爲首飾收花鈿歸來裝束盛膏沐夜
夜歡聲徹華屋自言龍虎得同登管取鴛鴦不孤宿
張姑李姊日來往賈酒烹羔會親黨不知荆市糟糠
人欲寄寒衣正補紉此歌真切婉摯讀至末句令人
愴然

補錄

漢鄒均兄爲縣吏頗受僥倖均諫不聽乃脫身爲傭歲
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以復得爲吏受賕終
身捐棄兄感其言遂爲廉潔

宋周文燦性敦友愛其兄嗜酒仰燦爲生一日乘醉毆
燦鄰人不平而告之燦怒曰兄未毆我如何離問我
骨肉也司馬溫公嘗書其事以示人

宋任盡言事母至孝母老多疾未嘗離左右思母得疾
之由或以飲食或以燥溼或以言語稍多或以憂喜
稍過于是朝暮候視無毫髮不盡五臟六腑中事皆

洞見曲折不待切脉而後知故用藥必効張魏公欲
辟之力辭曰盡言假使得一神丹可以長生必持以
還母不以獻公也况能舍母而與公軍事耶
宋劉永相摯家法儉素閨門雍睦凡冠巾衣服制度自
先世以來常守一法不隨時增損故承平時其子弟
雜處士大夫間望而知爲劉氏

明吳康齋從父官京師奉父命歸娶既娶共往謁父然
後收同室

明劉璉嘗與兄猷連棟隔壁猷夜間呼之猷不應良
从方答猷怪問之曰向未著衣帽故也

篤親目四

宗族

春秋文公七年。宋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蔭矣。蔭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爲比。况國君乎。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携貳。若之何去之。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其大夫。左傳

漢宣帝時。疏廣疏受請老。賜金遣歸。歸鄉里。日令其家賣金供具。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或勸以爲子

權衡一書

篤親

孫立產業者。廣曰。吾豈老諱。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今子孫勤力其中。足以供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爲贏餘。但教子孫怠惰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衆之怨也。吾既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于是族人悅服。制目
魏楊邁素重宗支。臨卒。惟以宗支圖授子。曰。他無慮。惟宜珍此耳。偶鈔

唐張公藝九世同居。麟德中。高宗封泰山。幸其宅。召張

公藝問其所以能睦族之道。公藝請紙筆。以對。乃書

忍字百餘。以進。其意以爲宗族所以不協。由尊長衣

食。或有不均。卑幼禮節。或有不備。更相責望。遂爲乖

爭。苟能相與忍之。則家道雍睦矣。學小○植按。前賢讓

公藝以爲忍之一道。非所以對高宗者。自別是一說。

公藝所言者。睦族耳。族大人多。責望不齊。忍字實得

敦睦之要。若人君每有所問。皆必遷就其詞。以爲能

匡君之過。恐亦無此入告之體。又按天祿識餘云。公

藝書忍字。以進。其意美矣。而未盡善也。居家馭衆。當

令紀綱法度。截然有章。乃可行之永久。若使姑婦勃

權衡一書

篤親

二

谿奴僕放縱。而爲家長者。僅含默隱忍而已。此不可一。朝居。而況九世乎。此論足濟公藝所未及。則治家者所宜知也。

唐李昉家。數世未分家。三百口。資財悉歸一庫。每月計口給餉。偶鈔

陳兢。江州德安人。陳宜都王叔明之後。家十三世同

居。長幼七百口。不畜僕妾。上下嫗睦。人無間言。每食

必羣坐。廣堂未成人者。別爲一席。有犬百餘。亦置一

槽共食。一犬不至羣。犬亦皆不食。淳化元年。知州康

獻上言。兢家常苦食不足。詔本州每歲貸粟二千石。

宋史

宋王文正公自政府出歸鄉焚黃未至近邑先投遠狀或以為太過公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敢不盡禮乎既至家搜其外庫惟有絹三千匹令掌吏錄親戚及間里知舊自大及小散之皆盡曰宗族鄉黨見我生長幼學壯仕為我助喜我何以報之神史

宋大中祥符四年十二月越州言會稽縣民裴承詢同居十九世家無異爰詔旌表其門間屈指今二百三十六年其號義門如故也嘗有人至其村故廳事猶在族人雖異居同在一村中世推一人為長有事取

權衡一書

萬親

三

決則坐于廳事有竹簞亦世相授受族長欲撻有罪者則用之歲時會拜同飲咸在至今免役不知十九世而下今又幾世聯謀

宋范文正公為叅知政事時告諸子曰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汝母躬執爨而吾親甘旨未嘗充也今而得厚祿欲以養親親不在矣汝母亦已早世吾所最恨者忍令若曹享富貴之樂也吾吳中宗族甚眾於吾固有親疎然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疎也苟祖宗之意無親疎則饑寒者吾安得不恤也自祖宗來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得至大官若獨享富

貴而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今何顏入

家廟乎於是思創俸賜常均於族人並置義田宅云

學○錢公輔義田記曰范文正公平生好施與擇其

親而貧疎而賢者咸施之方貴顯時置負郭常稔之

田千畝號曰義田以養濟羣族之人日有食歲有衣

嫁娶昏葬皆有贍擇族之長而賢者主其計而時其

出納焉日食人一升歲衣人一緡嫁女者五十千再

嫁者三十千娶婦者三十千再娶者十五千葬者如

再嫁之數蓋勿者十千族之聚者九十口歲入給稻

八百斛以其所入給其所聚沛然有餘而無窮屏而

權衡一書

萬親

四

家居俟代者與焉仕而居官者罷莫給此其大較也公雖位充祿厚而貧終其身歿之日身無以為殮子無以為喪惟以施貧活族之義遺其子而已斯文

宋伊川程子曰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收世族立宗子法○又曰宗子法

壞則人不自知來處以至流轉四方往往親未絕即

不相識今且試以一二巨公家行之須是且如唐時

立昭院仍不得分割祖業使一人主之○又曰凡人

家須月為一會以合族古人有花樹韋家宗會法可

取也每有族人遠來亦一為之吉凶嫁娶之類更復

相與爲禮使骨肉之意常相通骨肉日疎者只爲不相見情不相接耳

宋蘇軾曰欲民和親其道必始于宗族臣欲復古之小宗以收天下不相親屬之心古者有大宗有小宗故禮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古者諸侯之子弟異姓之卿大夫始有家者不敢禰其父而自使其嫡子後之則爲大宗族人宗之雖百世而宗子死則爲之服齊衰九月故曰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別子之庶子又不得禰別子而自使其嫡子爲後則爲小宗小宗五世之外則無服其繼禰者親兄弟爲之服其繼祖者從兄弟爲之服其繼曾祖者再從兄弟爲之服其繼高祖者三從兄弟爲之服其服大功九月而高祖之外親盡則易宗故曰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小宗四與大宗爲五此所謂五宗也

抵立宗之道嫡子既爲宗則其庶子之嫡子又各爲其庶子之宗其法止于四而其實無窮自秦漢以來天下無世卿大宗之法不可以復立而其可以收合

權衡十書

篤親

五

天下之親者有小宗之法存而莫之行此甚可惜也今天下所以不重族者有族而無宗也有族而無宗則族不可合雖欲親之而無由今莫若復小宗使族人相率而尊其宗子宗子死則爲之加服犯之則以其服坐貧賤不敢輕而富貴不敢以加之冠婚必告喪必赴此非有所難行也夫良民之家士大夫之族亦未必無孝弟相親之心而族無宗子莫爲之糾率其勢不得相親是以世之人有親未盡而不相往來冠婚不相告死不相赴而無知之民遂至于父子異居而兄弟相訟然則王道何從而興乎

權衡十書

篤親

六

宋蘇轍策曰昔太祖太宗敦睦九族以先天下此時宗室之衆無幾也是以合族于京師今世歷五聖宗室之盛祿廩多于百官而子孫之衆官室不能受自生齒以上皆養於縣官長而爵之嫁娶喪葬無不仰給于上日引日長有未知所止者夫古者天子七廟以人子之愛其親推而上之至于其祖由祖而上至于百世宜無所不愛無所不愛則宜無所不廟苟推其無窮之心則百世之祖皆廟而後爲稱也聖人知其不可故爲之制七廟之外非有功德則遞毀何者恩之所不能及也何獨至于宗室而不然臣聞三代之

間公族有親未絕而列于庶人者兩漢之法帝之為王王之庶子猶有為侯者自侯以降則庶子無復爵土蓋有去而為民者有自民而復仕于朝者至唐亦然臣以為今宗室宜以親疎貴賤為差以次出之使得從仕比于異姓擇其可用而試之以漸凡其祿秩之數遷敘之等黜陟之制任子之令與異姓均其不在為吏者則出之近郡使得占田治生與士庶比今聚而養之爵祿既有所不足給而使其賢者老死無所施不賢者戚戚至無以為生甚非計之得也而議者或以為宗室之親布之四方懼其啟奸人之心

權衡一書

舊規

七

臣竊以為不然古之帝王好疑而多防雖父子兄弟不得尺寸之柄幽囚禁錮齒于匹夫者莫如秦魏然秦魏皆數世而亡其所以亡者劉氏項氏司馬氏而非其宗也故為國者苟失其道雖秦越人皆得謀之苟無其繫雖宗室誰敢觀者惟陛下蕩然與之無疑使得以次居外如漢唐之故

治要

宋崇寧初分置敦宗院於三京以居疎冗選宗子之賢者蒞治院中或有尊行治之者頗以為難趙令郊初除南京敦宗院登對上問治宗子之畧對曰長于臣者以國法治之幼于臣者以家法治之上稱善令郊

侯至宗子率教未嘗擾人京邑頗有賴焉智囊宋陸九齡弟九韶九淵九齡治家有法閭門百口男女以班各供其職閭門之內嚴若朝廷其家累世義居一人最長者為家長一家之事聽命焉歲選子弟分任家事凡田疇租稅出納庖費賓客事各有主者九韶以訓戒之詞為韻語晨興與家長率眾子弟謁先祠畢擊鼓誦其辭使列聽之子弟有過家長令眾子弟責而訓之不改則撻之終不改度不可容則言之官府屏之遠方朱史宋陳居仁俸入之餘置義莊以濟族黨之貧者偶鈔

權衡一書

舊規

八

元張問八世不異爨家人百餘口無間言日使諸女諸婦各聚一室為女紅工畢飲貯一庫室無私藏幼稚帶泣諸母見者即抱哺一婦歸寧留其子眾婦共乳不同號為已兒兒亦不知孰為已母也問兄顯卒即以家事付弟聚聚辭曰叔父行也叔宜主之問曰姪宗子也姪宜主之相讓既久卒以付聚縉紳之家自謂不如元史

明浦江鄭氏自其祖綺教子孫勿異爨至濟傳十世食指至千餘人田賦各有所司凡出納雖絲毫必有簿籍可覆無放私者諸婦惟事女工不使與家政子

馴厚孝謹執親喪哀毀三年不御酒肉家畜兩馬一馬出則一馬爲之不食家值施慶居喪亦三年不御酒肉其所感如此太祖嘗問鄭濂治家所以長久之道對曰不聽婦人言上深嘉之

明劉宰字子平每月旦必浴湯餅會族人曰今日之集

非以酒食爲禮也尋常宗族不睦多起於情意不相通今月必會飲有善相告有過相規有故相抵牾者彼此相見亦相忘於杯酒從容問豈小補哉有不至者必再三招之曰寧適不來微我弗顧蘇氏家語○植按堅瓠集云劉漫塘先生嘉靖間人

權衡一書

爲親

九

明陳建宗藩議曰親者難處而疎者易裁以成王爲君輔以周公猶不能無管蔡之亂况春秋叔季衰微之際其能制藩侯之恣橫耶麻秦懲羹吹鑪公族惟食租衣稅遂至孤立而亡漢興鑒之大封同姓王三庶孽分天下半卒起七國之禍漢室幾危曹魏畧同羸秦西晉畧同漢氏唐宋天潢雖封公侯亦止食租衣稅又且聚處京師是以祿山朱泚爲孽而諸王駢首就刃女直陷汴而趙氏舉族北遷禍斯烈焉然二代之法疎屬皆得隨才授官有累遷至卿相者宋中葉又立宗學教養科舉選用一視進士使宗室得盡其

才斯又法制之善也我朝藩國歲祿萬石不典兵民

一切鑒前代而爲之制親王之子則爲郡王歲祿二千石親王郡王皆世世襲封焉郡王子爲鎮國將軍歲祿一千石郡王孫爲輔國將軍歲祿八百石曾孫爲奉國將軍歲祿六百石玄孫則爲鎮國中尉歲祿四百石五世孫則爲輔國中尉歲祿三百石六世孫而下則世封奉國中尉其祿米亦二百石焉若親王郡王將軍中尉之女則又有郡主縣主郡君縣君之封而其祿米亦有八百六百四百三百二百之差焉又有冊封及宮室婚姻喪葬諸費皆給于官焉又有

權衡一書

爲親

十

厨役齋郎校尉鋪排等役皆編于民焉親親之恩可謂遠過前代矣然國家財賦不如多而宗室之生無窮以一王府計之國初止親王一人今則分封郡王多至數十府分封將軍中尉多至數百千府近大學士桂萼與地圖紀河南歲賦二百餘萬宗室頒祿止至百萬他省可知繼此更十世數十世之遙將盡天下之財不足以給且府第宏鉅每一冊封併遷民居又爭趨利祿廣收妾媵甚至花生螟育莫可究詰此近日豐林王有定子女以杜宗室之詐之請也朱子嘗言法惟天子之子則裂地而王之其王之子

則嫡者一人繼王庶子則皆封以侯惟嫡子繼侯其
 餘諸子皆無封故數世之後皆與庶人無異不免躬
 耕農畝之事如漢光武初年自販米是也朱子所言
 漢法與成周封建之法大抵相同蓋聖王立為五服
 之制定為五世之澤服盡則恩澤不容于不斬雖懷
 無已之情其如理勢之難何哉區區私憂過計謂宜
 限其妾媵別其嫡庶宗室年非四十無子者不得置
 妾有妻之子妾之子不得封嫡妻子封不過三人庶
 妾子封不過一人庶所謂定子女以杜宗室之詐此
 最首策也宋制雖親王亦不襲封今郡王獨不可除

權衡一書

篤親

二

襲封之制乎宋宗室多居一院今將軍而下獨不可
 為同門異室之制乎祖訓襲封郡王減半支給今襲
 封親王獨不可亦從此例乎祖訓靖江王府減正支
 子孫不封郡王今以初封親王之子方許封郡王其
 襲封親王之子盡止封將軍乎宋制有孤遺俸給以
 待祖免而下之親今宗室自鎮國中尉而下皆與親
 王無服與朝廷疎遠盡止月給孤遺俸三四石斯亦
 足以贍其生乎宋制又設為宗學選疎屬資質明敏
 者教之使並得從事科舉今盡倣行其法而稍寬其
 取中之數庶宗室有才者皆為國家之用而不至虛

生乎凡此皆親親之殺尊賢之等天理人情事勢之
 不容已者也嶺南文獻

權衡一書

篤親

七

外親

春秋僖公二十有一年冬公伐邾三十有三年公伐邾取訾婁須句風姓邾人戚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成風爲之言于公公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禮也左○按左氏傳如是固得崇則紀魯小寡之禮何以書取乎不請於王命而專爲母家報怨是以亂易亂非所以爲禮也昔平王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詩人刺之夫子錄焉僖公以成風之有功于已也越禮以尊其身違義以報其怨殘民動衆取人之邑曾是以爲可乎胡傳

權衡一書

篇親

主

襄公二十有九年城杞晉平公杞出也故命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古之建國者必親九族然有父族而後及母族有母族而後及妻族平公不能修文襄悼公之業尊獎王室恤宗周之闕輕棄諸姬可謂知本乎城杞之役亦不待貶絕而可見矣胡傳魏盧度世爲濟州刺史無鹽房崇吉母傳度世繼外祖母兄之子婦也兗州刺史申纂妻賈氏崇吉之姑女也皆老病憔悴而度世推計中表致其供恤每覲見傳氏跪問起居隨時奉送衣被食物亦存賑賈氏供其服膳及子伯源昶等並循父風遠親疎屬叙爲甚

行長者莫不畢拜致敬北史

晉城陽太守梁柳皇甫謐從姑子也當之官人勸謐餞之謐曰柳爲布衣時遇吾吾送迎不出門食不過鹽菜貧者不以酒肉爲禮今作郡而送之是貴城陽太守而賤梁柳非吾心所安也晉書

唐姚崇外甥任奕任吳少孤養于崇家崇每與兒孫會集曰外甥非疎但別姓耳遣與兒孫連名蘇氏家語

明周氏海門曰三族之親人共知之而禮所當守一毫不可踰越本族無論矣母族稱舅者卽母之兄弟雖疎遠亦當侍坐妻族之禮曾見孔叢子曰妻之父母

權衡一書

篇親

古

爲外舅姑拜之可知妻之諸父則以親配德年以上拜之可也幼于已者拜之可也此出于人情而可常者也姑夫之親似在三族之外然姑者父之姊妹也姑之夫卽與伯叔等雖疎遠亦難並行並坐嘗聞會稽陶氏石簪官至祭酒尊矣而見疎遠之姑夫行不並行坐必侍坐或強之少假決不肯觀此可以作則陶家編

鄉鄰

春秋僖公十有三年冬。晉薦饑。使乞糴於秦。秦伯謂子桑與諸平。對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携。携而討焉。無衆必敗。訓百里與諸乎。對曰。天灾流行。國家代有。救灾恤鄰。道也。行道有福。平鄭之子豹在秦。請伐晉。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秦于是輸粟于晉。自雍及絳。命之曰汎舟之役。左傳

定公五年。歸粟于蔡。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穀梁

○植按。諸侯無粟。諸侯歸之。則睦鄰之義。鄉鄰無粟。鄉鄰儲而濟之。則冷比之誼。大小不同。其道一也。

權衡一書

篇觀

五

漢高帝十二年。上還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諸母。子弟佐酒。道故舊。爲笑樂。酒酣。上擊筑自歌。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老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千秋萬歲後。吾魂魄猶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爲朕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綱目

漢張湛。矜嚴好禮。動止有則。居處幽室。必自修整。雖遇妻子。若嚴君焉。及在鄉黨。詳言正色。三輔以爲儀表。建武初。爲左馮翊。告歸平陵。望寺門而步。主簿進曰。明府位尊德重。不宜自輕。湛曰。禮下公門。執路馬。孔

子于鄉黨。恂恂如也。父母之國。所宜盡禮。何謂輕哉。漢陳實。在鄉閭。平心率物。其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歎曰。寧爲刑罰所加。不爲陳君所短。

漢王烈。字彥方。以義行稱。鄉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也。烈聞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聞其過。是有恥惡之心。既懷恥惡。必能改善。故以此激之。後有老父遺劍于路。行道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劍。怪而問其姓名。以事告烈。烈使推求。乃先盜牛者也。

權衡一書

篇觀

六

諸有爭訟。曲直將質之於烈。或至塗而反。或望廬而還。其以德感人若此。三條後漢書

蜀楊玠。仕至顯官。隨王衍歸唐。以老致仕。歸長安。舊居多爲隣里侵占。子弟欲詣府訴玠。玠自批狀尾云。四隣侵我。我從伊。必竟須思。未有時試。上舍元殿。基望秋風。秋草正離離。子弟不敢復言。天中記

宋趙閱道。少保。寬厚長者。與物無忤。家於三衢。所居甚隘。弟姪有欲悅公意者。厚以直易鄰翁之居。以廣公第。公聞不樂。曰。吾與此翁三世爲鄰。忍棄之乎。命亟還翁居。而不迫其直。稗史

○植按。堅瓠集載。有人賣宅。

將行賦詩志別云。只爲青蚨不濟身。故廬業已屬東鄰。可憐今夜猶爲主。纔到明朝便作賓。燕雀有情還戀舊。犬猶隨我不知貧。慙慙嗚咽門前柳。他日經過陌路人。鬻業之情如是。願置業者還一誦之也。

朱淳熙八年冬。下朱熹社倉法於諸路。初熹上言。乾道四年。民艱食。熹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賑貸。夏受粟於倉。冬則加息計米以償。自後隨年斂散。歛蠲其息之半。大饑則盡蠲之。凡十有四年。以原數六百石還府。見儲米三千一百石。以爲社倉。不復收息。每石止收耗米三升。以故一鄉四五十里間。雖遇歉年。民

權衡一書

篤親

七

不。缺。食。詔。下。其。法。于。諸。路。其。法。以。十。家。爲。甲。甲。推。一。人。爲。首。五。十。家。則。推。一。人。通。曉。者。爲。社。首。其。逃。軍。及。無。行。之。士。與。衣。食。不。缺。者。並。不。得。入。甲。其。應。入。甲。者。又。問。其。願。與。不。願。願。者。開。具。一。家。大。小。口。若。千。大。口。一。石。小。口。五。斗。五。歲。以。下。者。不。預。置。籍。以。貸。之。其。以。濕。惡。不。實。還。者。有。罰。○。植。按。朱。子。居。崇。安。縣。之。開。耀。鄉。每。歲。春。夏。之。交。家。戶。開。糶。牟。利。細。民。發。廩。強。奪。動。相。賊。殺。幾。至。挺。變。朱。子。率。鄉。人。置。社。倉。以。賑。貸。之。社。倉。之。米。初。請。於。府。者。六。百。石。及。以。原。米。還。府。儲。米。至。三。千。一。百。石。遂。爲。後。此。無。窮。之。利。初。行。每。石。收。

息米二斗。及納還原米。每石止收耗米三升。而鄉民之食其惠者益大已。吾儕若鄉正宜倣而行之。○。又按朱子之法。濕惡不實還者有罰。爲有力者言之也。然亦有無力者。余宰和平日。每歲社倉出納。令利穀常留十之三。不入報上冊。內社中有亡故貧難疾病鰥寡不能償者。覈實就此相權。而以意免之。穀數所增雖少。而民則不病。後有盡報者。不得不嚴行征比。遂累及民間矣。余意鄉黨間不能不給。而其人又必不能還倉者。亦于利穀中權爲之補苴可也。

朱子婺州金華縣社倉記曰。淳熙二年。呂伯恭訪余於

權衡一書

篤親

六

屏山之下。親於社倉發斂之政。喟然嘆曰。此周官委積之法。隋唐義廩之制也。然子之穀取之有司。而諸公之賢不易遺也。吾將歸而屬諸鄉人士友。相與糾合。而經營之。使閭里有賑恤之儲。而公家無備合之費。不又愈乎。然在恭既歸。即登朝廷。不三年而卒。遂不果爲。其門人潘君叔度。慨然出家穀五百斛。爲之金華縣之安期里。斂散以時。規畫詳備。一都之人賴之。○。斯文。○。朱子曰。凡鄉之約。四。一曰德業相勸。二曰過失相規。三曰禮俗相交。四曰患難相恤。衆推有齒德者一人。

爲都約正有學行者二人酌之約中月輪一人爲直月都副正不與置三籍凡願入約者書于一籍德業可勸者書于一籍過先可規者書于一籍五月掌之月終則以告于約正而授于其次○德業相勸德謂見善必行聞過必改能治其身能治其家能事父兄能教子弟能御童僕能肅政教能事長上能睦親故能擇交遊能守廉介能廣施惠能受寄託能救患難能導人爲善能規人過失能爲人謀事能爲衆集事能解難爭能決是非能興利除害能居官舉職業謂居家則事父兄教子弟待妻妾在外則事長上接朋

權衡一書

篇觀

元

友教後生御童僕至于讀書治田營家濟物畏法令謹租賦好禮樂射御書數之類皆可爲之非此之類皆爲無益石件德業同約之人各自進修互相勸勉會集之日相與推舉其能者書于籍以警勵其不能者○過失相規過失謂犯義之過六犯約之過四不修之過五犯義之過一日誦博圖訟謂縱酒喧競博謂賭博財物關謂關毆罵詈訟謂告人罪惡意在害人誣賴爭訴得已不已者若事于負累及爲人侵損而訴之者非二日行止踰違踰禮違法衆惡皆是三曰行不恭遜侮慢齒德者持人短長者恃強凌大

者知過不改聞諫愈甚者四日言不忠信或爲人謀事陷人于惡或與人要約退卽背之或妄說事端熒惑衆聽者五日造言誣毀誣人過惡以無爲有以小爲大面是背非或作嘲咏詆名文書及發揚人之私隱無狀可求及喜談人之舊過者六日營私太甚與人交易傷于倍刻者專務進取不恤餘事者無故而好干求假貸者受人寄託而有所欺者犯約之過一曰德業不相勸二曰過失不相規三曰禮俗不相成四曰患難不相恤不修之過一日交非其所交不限士庶但凶惡及游惰無行衆所不齒者而已朝夕

權衡一書

篇觀

子

與之遊處則爲交非其人若不得已而暫往還者非二曰游戲怠惰游謂無故出入及謁人止務閒適者戲謂戲笑無度及意在侵侮或馳馬擊鞠而不賭財物者怠惰謂不修事業及家事不治門庭不潔者三曰動作無儀謂進退太疎野及不恭者不當言而言及當言而不言者衣冠太華飾及全不完整者不衣冠而入街市者四曰臨事不恪主事廢忘期會後時臨事怠慢者五曰用度不節謂不計有無過爲多費者不能安貧非道營求者石件過失同約之人各自省察互相規戒小則密規之大則衆戒之不聽則會

集之日。直月以告於約。正約正以義理誨諭之。謝過請改。則書於籍。以俟其爭辨。不服與終不能改者。皆聽其出約。○禮俗相交。禮俗之交。一曰尊幼。輩行二曰造請拜揖。三曰請召送迎。四曰慶弔贈遺。尊幼輩行凡五等。曰尊者謂長于已二十歲以上。在父行者曰長者。謂長于已十歲以上。在兄行者曰敵者。謂年上下不滿十歲者。長者為稍長。少者為稍少。曰少者謂少于已十歲以下者。曰幼者謂少于已二十歲以下者。造請拜揖凡三條。曰凡少者幼者于尊者長者歲首冬至四孟月朔。辭見賀謝。皆為禮見。皆具門狀。

禮術一書

尊親

主

用幘頭。公服腰帶靴笏。無官具名紙。用幘頭欄衫。腰帶繫鞋。惟四孟通用帽子。皂衫腰帶。凡當行禮而有恙。故皆先使人白之。或遇雨雪。則尊長先使人諭止。來者此外候問起居。贊疑白事。及赴請名。皆為燕見。深衣涼衫皆可以尊長令免。即去之。尊者受謁不報。歲首冬至具已名勝子。令子弟報之。如其服長者歲首冬至具勝子報之。如其服餘令子弟以已名勝子代行。凡敵者歲首冬至辭見賀謝相往還。門狀名紙同上。惟止服帽子。凡尊者長者無事而至少者幼者之家。惟所服深衣涼衫道服背子可也。敵者燕見亦然。

曰凡見尊者長者。門外下馬。俟於外次。乃通名。凡見人入門。必問主人食否。有他客否。有他幹否。咸無所妨。乃命展刺。有妨則少俟。或且退後。皆放此。主人使將命者先出迎客。客趨入至廡間。主人出降階。客趨進。主人出之升堂。禮見四拜而後坐。燕見不拜。旅見則旅拜。小者幼者自為一列。幼者拜則跪而扶之。少者拜則跪扶而答其半。若尊者長者齒德殊絕。則少者幼者堅納拜。請尊者許。則立而受之。長者許則跪而扶之。拜訖則揖而退。主人命之坐。則致謝訖。揖而坐。退則主人送于廡下。凡相見。主人語終不更端。

禮術一書

尊親

主

則告退。或主人有倦色。或方幹事。而有所俟者。皆告退可也。後皆放此。若命之上馬。則三辭許則揖而退出。大門乃上馬。不許則從其命。凡見敵者。門外下馬。使人通名。俟于廡下。或廳側。禮見則再拜。稍少者先拜。旅見則特拜。退則主人請就階上馬。徒行則主人送于門外。凡少者以下則先遣人通名。主人具衣冠以俟。客入門下馬。則趨出迎揖升堂。來報禮則再拜謝。客止之則止。退則就階上馬。客徒行則迎于大門之外。送亦如之。仍隨其行數步。揖之則止。望其行遠乃入。曰凡尊長于道皆徒行。則趨進揖。尊長與之。

官則對否則立于道側以俟尊長已過乃揖而行或皆乘馬于尊者則迴避之于長者則立馬道側揖之俟過乃揖而行若已徒行而尊長乘馬則迴避之凡徒行遇所識乘馬者放此若已乘馬而尊長徒行望見則下馬前揖已過亦然過既遠乃上馬若尊長令上馬則固辭遇敵者皆乘馬則分道相揖而過彼徒行而不及避則下馬揖之過則上馬遇少者以下皆垂馬後不及避則揖之而過彼徒行不及避則下馬揖之于幼者則不必下可也請召迎送凡四條曰凡請尊長飲食親往投書禮薄則不必書專召他客則

之以器授執事者遂執至以獻上客上客受之復置卓子上主人西向再拜上客東向再拜與取酒東向跪祭進飲以盃授贊者遂拜主人答拜若少者以下為客飲畢而拜則主人跪受如常上客酢主人如前儀主人乃獻眾賓如前儀惟獻酒不拜若眾賓中有齒爵者則特獻如上客之儀不酢若婚會姻家為上客則雖少亦答其拜曰凡有遠出遠歸者則迎送之少者幼者不過五里敵者不過三里各期會于一處拜揖如禮有飲食則就飲食之少者以下俟其既歸又至其家省之慶弔贈遺凡四條曰凡同約有吉事則慶之冠子生子與薦登科進官之屬皆可賀婚禮雖曰不賀然禮亦曰賀娶妻者蓋但以物助其賓客之費而已有凶事則弔之喪墓水火之類每家只家長一人與同約者俱往其書問亦如之若家長有故或與所慶弔者不相接則其次者當之曰凡慶禮如常儀有贈物用幣帛酒食果實之屬眾議量力定數多不過三五千少至一二百如情分厚薄不同則從其厚薄或其家力有不足則同約為之借助器用及為營幹凡弔禮問其初喪未易服則率同約者深衣而往哭弔之凡弔尊者則為首者致辭而旅拜敵以

下則不拜。主人拜則答之。少者以下則扶之。不識者則不弔。不識死者則不哭。且助其凡百經營之事。主人既成服。則相率素幘頭。素襦衫。素帶。皆以白生紗絹爲之。具酒果食物而往奠之。死者是敵以上。則拜而奠。以下則奠而不拜。主人不易服。則亦不易服。主人不哭。則亦不哭。情重則雖主人不變不哭。亦變而哭之。賻禮用錢帛。衆議其數。如慶禮及薨。又相率致賻。俟發引。則素服而送之。如賻禮或以酒食犒其役夫及爲之幹事。及卒哭。及小祥。及大祥。皆常服弔之。曰。凡喪家不可具酒食衣服。以待弔客。弔客亦

不可受。曰。凡聞所知之喪。或遠不能往。則遣使致奠。就外次。衣弔服。再拜哭而送之。唯至親篤友爲然。過其年。則不哭。情重則哭。其墓。右體停相交之事。直月主之。有期日者。爲之期日。當糾衆者。督其違慢。凡不如約者。以告于約。約之且書于籍。○患難相恤。患難之事。七。一曰水火。小則遭人救之。甚則親往。多率人救。且弔之。二曰盜賊。近者同力追捕。有力者爲告之。官司其家貧。則爲之助出贖資。三曰疾病。小則遣人問之。甚則爲請醫藥。貧則助其養病之費。四曰死喪。關人則助其幹。○乏財則賻贈借貸。五曰孤弱。

孤遺無依者。若能自贖。則爲之區處。稽其出納。或關于官司。或擇人養之。及爲求婚。姻貧者協力濟之。無令失所。若有借貸之者。衆人力爲之辦理。若稍長而放逸不檢。亦防察約束之。無令陷于不義。六曰誣枉。有爲人誣枉。通惡不能自伸者。勢可以聞于官府。則爲言之。有方畧可以救解。則爲解之。或其家因而失所者。衆共以財濟之。七日貧乏。有安貧守分而生計大不足者。衆以財濟之。或爲之假貸置產。以歲月償之。右患難相恤之事。凡有當救恤者。其家告于約。正急則同約之。近者爲之告約。正命直月徧告之。且爲

之糾集。而程督之。凡同約者。財物器用。車馬人僕。皆有無相假。若不急之用。及有所妨者。則不必借。可借而不借。及踰期不還。及損壞借物者。論如犯約之過。書于籍。鄰里或有緩急。雖非同約。而先聞知者。亦當救助。或不能救助。則爲之告于同約。而謀之。有能如此者。則亦書其善于籍。以告鄉人。○以上鄉約四條。本出藍田呂氏。今取他書及附已意。稍增損之。以通于今。而又爲月旦集會讀約之禮。如左。方曰。凡預約者。月朔皆會。朔日有故。則前期三日。別定一日。直月報會者。所居遠者。惟赴並朔。又遠者。歲一再至可也。

直月率錢具食。每人不過一二百。孟朔具果酒三行。麤飯一會。餘月則去酒果。或直設飯可也。會日風興。約正副直月。本家行禮。若會族能皆深衣。俟于鄉校。設先聖先師之像于北壁下。無鄉校則別擇一寬閒處。先以長少叙拜于東序。凡拜尊者跪而扶之。長者跪而答其半。稍長者俟其俯伏而答之。同約者如其服而至。有故則先一日使人告于直月。同約之家子弟雖未能入籍。亦許隨眾序拜。未序拜亦許侍立觀禮。但不與飲食之會。或別率錢畧設點心于他處。俟于外次。既集以齒爲序。立于門外。東向北上。約

權衡一書

篤親

毛

正以下出門西向。南上。約正與齒最尊者正相向。揖迎八門至庭中。北面皆再拜。約正升堂上香降。與在位者皆再拜。約二升降皆自阼階。揖分東西向立。如門外之位。約正三揖。客三讓。約正先升。客後之。約正以下。升自阼階。餘人升自西階。皆北面立。約正以下。西上。餘人東上。約正少進。西向立。副直月次其右。少退。直月引尊者東向。南上。長者西向。南上。皆以約正之年推之。後放此。西向者其位在約正之右。少進。餘人如故。約正再拜。凡在位者皆再拜。此拜尊者尊者受禮如儀。惟以約正之年爲受禮之節。退北壁下。

南向東上立。直月引長者東面。如初禮退則立于尊者之西。東上。此拜長者。拜時惟尊者不拜。直月又引稍長者東向。南上。約正與在位者皆再拜。稍長者答拜。退立于西序。東向北上。此拜稍長者。拜時尊者長者不拜。直月又引稍少者。東面北上。拜約正。約正答之。稍少者退立于稍長者之南。直月以次引少者。東北向西北上。拜約正。約正受禮如儀。拜者復位。又引幼者。亦如之。既畢揖各就位。同列未講禮者。拜于西序。如初頃之約正揖就坐。約正坐堂東南向。約中年最尊者坐堂西南向。副直月次約正之東南。向西

權衡一書

篤親

天

餘人以齒爲序。東西相向。以北爲上。若有異爵者。則坐于尊者之西。南向東上。直月抗聲讀約一過。副正推說其意。未達者許其質問。于是約中有善者。眾推之有過者。直月糾之。約正詢其定狀于眾。無異辭。乃命直月書之。直月遂讀訖。善籍一過。命執事以記過籍。編呈在坐。各默觀。一過既畢。乃食。食畢少休。復會于堂。或說書。或習射。講論從容。諸論須有益之事。不得陳道神怪邪僻悖亂之言。及私議朝廷州縣政事得失。及揚人過惡。違者直月糾而書之。至脯乃退。集。○聽兩雜紀。鄉人叔坐以齒。雖貴爲鄉大夫。居鄉

亦皆謙退曰鄉黨莫如齒。考之禮一命齒于鄉再命齒于族三命則不齒于族此貴貴之義也予謂鄉之薦紳同輩叔齒可也苟非其人而亦以齒尊之不幾于失禮乎呂氏鄉約曰非士類者不以齒斯為得之矣。堅集

宋陸九淵曰社倉固為農之利然年常豐田常熟則其利可久苟非常熟之田一遇歉歲則有散而無斂來歲乃無以賑之莫若兼置平糴一倉豐時糴之使無價賤傷農之患關時糴之以推富民閑廩騰價之計析所糴為二每存其一以備歉歲代社倉之匱實長

權衡一書
利也性理

偽報

无

明鳳陽皇陵初建時量度界限所司奏民家墳墓在旁者當外徙高皇曰此墳墓皆吾家舊鄰里不必外徙如在陵城者春秋掃禮民出入無禁。戒齋漫筆

太祖十二年定致仕官居鄉禮惟於族內序尊卑其外祖家及妻家亦序尊卑若筵宴則設別席不許坐於無官者之下如與異姓致仕官會則序爵爵同則序齒其與異姓無官者相見不須答禮庶民以官禮謁見敢有凌侮者論如律。明紀全載植按明祖此制所以重國體亦以嚴士氣也不知此而但言雍睦其樊必

至于和光同塵務為媚悅非惟比之匪人上將衰朝廷而羞天下之士此中道所以為貴也

明魏驥蕭山人正統中為南京吏部尚書景泰元年致仕家居憂國及民老而彌篤蕭山故多水患有宋時縣令楊時湖堤遺跡驥倡修堤山石巖卑公諸塘堰梓江湖興潤利鄉人賴之成化七年御史梁昉言于朝帝嘉其遺行人存問賜羊酒及卒賜祭葬如禮其子完以驥遺言請開辭營墓乞以其金賑饑民帝憮然曰驥臨終遺命猶恐勞民可謂純臣矣許之蕭山民德驥不已詣闕請祀于德惠祠以配楊時制曰可

權衡一書

萬報

三

明史

明嘉靖中侍郎王廷相言備荒之政莫善于義倉然倉立于州縣窮鄉小民難于就粟請置為社會一鄉約二三百家為一會第其上下中下戶捐粟各貯于倉如社倉之法推鄉中有德者為社長善處事能會計者副之每年隨時散餼人其息之五以益之歲饑則發其粟以賑其會之窮者推此而里為之會第令登記冊籍以備有司稽考既無官府鈎校之難而給貸一聽民便倘賑之法無善於此。治安纂要植按本朝雍正二年粵撫年公希堯社倉條約一凡鎮市團寨有烟

戶數百家。則立爲一社。近處零星烟戶。可附入。或鄉村有數十家者。可數村合爲一社。如有巨族繁盛者。可一姓二姓及素相親愛者。聽其自爲一社。一每社紳衿里耆。公議老成殷實二人。一爲社正。一爲社副。將名報縣存案。不得差役行查滋擾。社正社副設簿二本。送縣鈐印。收時將捐穀姓名數日填明簿內。正副公同驗收。各畫一押。以杜推諉。一社倉內無論紳衿貢監人等。概照田畝捐積。每畝不過歲捐一升。必令乾潔。勿以糠粃充數。一堆貯穀石。必擇高燥之地。墻垣堅固。無風烟盜賊之虞者。事係創始。捐穀之外。

權衡一書

篇親

三

另納建倉工料錢數文。一捐穀照常之外。如有好義多捐者。聽若數人或一人。能捐建倉房者。官給扁旌。門一。豐年勸捐。凶歲停止。其孤寡之家。僅有田數畝。糊口並社內有死喪疾病之戶。應免捐貯一穀石。久貯易致霉爛。每歲四五月間。有不給之人。社正副酌量減朴力田者。准其借貸登簿。公同僉押。不得私相授受。十月責令還倉。若有臘月借貸。令其六月還倉。每石加息不許過一斗。出入平量。勿得浮面游手。不務業者。不准借給。如有強借及不肯還倉者。社正副稟官究追。一社正副諸事務。須秉公服衆。勿得營私。

圖利出入不公。倘有作樂狗情。虛取挪移捏借等事。許同社士民稟官查實。另行遴委。以上社倉之法。樂利非止一端。如每年捐貯所出有限。數年之後。積果漸多。一遇歲饑。便可分給。只如自家囤積。一般一利。也有穀貯倉久留霉爛。貧民告貸。俱有重利。今窮檐得免重息。穀石又不紅朽。二利也。遇少收之歲。凡同捐積。理當均分。但殷實家端不賴此。應聽周給貧人。先及宗族。次及親知。以及孤寡老幼。乃于救荒之時。仍寓周恤之義。三利也。再如一邑之中。收穫豐歉不一。此矧無庸發散。不妨卽以平價出糶。彼鄉收貯原

權衡一書

篇親

三

銀至冬買補。以熟濟荒。恤鄰救災。四利也。最爲詳協。明萬曆間。尙書丁清惠公。賓最寬厚。有一門生。好以刻薄謀產。公貽書戒之曰。產業將貽之子孫。須得之光。明待之。仁厚。斯可垂之永久。若以產業爲冤業。非惟爲子孫作馬牛。直爲子孫作蛇蝎耳。又以扇寫古詩云。一派青山景色幽。前人田產後人收。後人收得休歡喜。又有收人在後頭。門生不敢復橫。堅氣集。又趙尙書某家。與常省元某園相近。趙百計謀之。省元立券作詩于後。有曰。蘭亭禊事。今非晉。桃源神仙也笑秦。園是主。八人是客。問君還有幾年身。

尚書懸還其券又韻語晨鐘黃岩有顯者奪民山訟之時高材爲令批其牘曰一片青山一片金百年人有萬年心鴻溝未必常爲陵倏忽浮雲變古今踏遍青山山轉我開山不語奈山何若無山下壘壘塚料得爭山人更多此皆警切之語足以醒世者也

明海虞嚴相公訥營大宅於城中度基已就獨民房一楹錯入未得方圓其人醫酒腐而房其世傳也司工者請厚價乞之必不可憤而訴公公曰無庸先營三而可也工既興公命每日所需酒腐皆取辦此家且先資其直其人夫婦拮据日不暇給又募人爲助已

權衡一書

篤親

三

而鳩工愈衆獲利愈豐所積米豆充物屋中缸使俱增數倍屋隘不足以容之又感公之德自愧其初之抗也遂書券以獻公以他房之相近者易焉房稍寬其人大悅不日遷去○植按此近機心矣然藉此以成就其人而爲之立家亦猶有可取者

明尙書楊公翁德冠一時鄰家構舍侵其甬溜墜其庭公不問曰晴日多雨日少也或又侵其址公有善天之下皆王土更過些兒也不妨之句九朝野記

明鹿太公正太常伯順父也恩命三錫年登八旬每出入安步閑中卽往返百餘里亦止一僕一騎無異布

衣時曰吾幸未億庶幾與里行故舊遇諸塗何可使其引避將無挾兒輩尊寵於車上侮哉孫微君集
長沙有朝士某還鄉賓至鼓吹喧闐以迎有父執來謂朝士曰翁素好誦詩近誦得何詩父執曰近誦孫鳳洲贈歐陽圭齋一詩乃朗吟曰圭齋原是舊圭齋不帶些兒官樣回若使他人居二品門前簫鼓鬧如雷朝士默然明日賓至門庭寂如○植按仕宦人不可無官體不可有官氣躬爲民表而棄越已甚偶踞高位而妄自尊崇其失均耳卽居鄉亦然

權衡一書

篤親

焉

僕從

春秋僖公二十有三年。初。晉公子重耳之及于難也。從者狐偃。趙衰。顓頊。魏武子。司空季子。道。曹僇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左傳。直按人生五倫。而外僕從最要。故觀人者。往往于其所使。知其能否。不得其人。鮮不債事者。晉文之得反其國。從者之力居多。故首錄之。

漢宋則字元矩。為郡陵令。子年十歲。與倉頭共弩射。蒼頭弦斷。矢激誤中之。即死。奴叩頭就誅。則察而恕之。穎川荀爽深以為美。後漢書。○植按明史。葉隆慶時。尚

權衡一書

寫觀

三

書馬森父俊晚得子。家僅抱之墜。頌焉。俊給其妻曰。我誤也不之罪。踰年而舉。森此可與朱元矩並美。○晉顧榮與同僚宴。飲見執炙者。貌狀不凡。有欲炙之色。榮割炙啖之。坐者問其故。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及趙王倫敗。榮被執。將誅。而執炙者為督率救之得免。晉書

○陶潛為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為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南史

唐蕭穎士開元中擢進士第。性急躁。忿舉無其比。嘗

使一傭僕杜亮。每一決責。便至瘡瘍。平復遵其指。使如故。或勸亮曰。子傭夫也。何不擇善主而受苦。若是亮曰。愚豈不知。但愛其才。學博。與以此戀戀不能去。卒至于死。朝野全載。○植按奴之報主。如李善王達之徒。見報小人而有君子之德。尚矣。愛才如此。傭亦非復僕役中人也。故附存之。

宋韓魏公夜作書。侍兵持燭。偶仰顧。燭然公鬚。公遽以袖麾之。作書如故。少頃。圓視則別易其人矣。公恐主吏鞭之。亟呼曰。勿易渠。今已解持燭矣。

宋富弼治家嚴謹。以宰相致仕居家。對夫人如賓客。子

權衡一書

寫觀

三

孫不冠帶不見。子舍女僕戒不得互相往來。閨門肅如也。二條

元許魯齋先生在中書。日命牙僧僱一僕。特選一能應對閑禮節者。公却之曰。特欲老實耳。他日領一蓬首。圻面愚騷之人來。遂用之。僧請其故。曰。諺云。馬騎上等馬。牛用中等牛。人使下等人。馬上等能致遠。牛中等易馴。人下等良善。若其聰明過我。則我反為所使矣。如司馬溫公家一僕。三十年止。稱君實秀才。燕子瞻學士來謁。聞而教之。明日改稱大丞相。公驚問。僕以實對。公曰。好一僕。被蘇東坡教壞了。這便是蘇

子 輟耕錄

明魯文恪公鐸爲舉人時。屬遠行。遇雨雪泥濘。夜止旅舍。宿憐馬卒寒苦。卽令臥之。矣。下固賦詩云。半破青衫。弱稚兒。馬前怎得浪驅馳。凡由父母皆爲子。小異問問我。却誰事。在世情皆可笑。恩從吾。勿未難推泥。途還藉來朝力。伸縮相加莫漫疑。先進遺風○植按世傳有賣子二詩。未知何人之作也。語特凄其。養汝如雛鳳。年荒值幾錢。辛苦當自愛。不比在娘邊。哭盡眼中血。灑汝身上衣。業緣如未斷。猶望夢來歸。

明阿寄者。淳安徐氏僕也。徐氏昆弟析產而居。伯得一

權衡一書

篤親

三

馬仲得一牛。季寡婦得阿寄。時年五十餘矣。寡婦泣曰。馬則乘牛則耕。老僕何益。寄嘆曰。主謂我不若牛馬耶。乃畫策營生。示可用狀。寡婦盡脫簪珥。得白金十二兩。昇寄入山。販漆期年。而三其息。謂寡婦曰。主無憂。富可致矣。歷二十年。積資巨萬。爲寡婦嫁三女。婚二子。齋聘皆千金。又延師教二子。輸貲爲太學生。自是寡婦財雄一邑。及寄病且死。謂寡婦曰。老奴牛馬之報盡矣。出枕中二籍。則家巨細悉均分之。曰。以此遺兩郎君。可世守也。既沒。或疑其有私竊。啟其篋。無一金之蓄。所遺一姬一兒。僅微溫掩體而已。

葉

□李一松。婢妾詩云。梅香苦。梅香之苦。憑誰訴。赤腳蓬頭。年復年。青春漸漸忙中過。汲水昏隨虎隊行。拾薪曉踏雞聲破。夜績無更。身上衣。採桑空望蠶絲吐。剪燭成灰。恨怎消。見花血淚盈盈墜。飲食烹調戒勿嘗。不諳食性頻遭怒。昏倦欲眠不得眠。事冗日長半饑餓。勤家未必主翁憐。淡粧亦被嬌娘妬。纖毫有犯罪莫逃。壽手老拳。不知數羅幃。內外冷煖分。咫尺風光相翠負。殘灯明滅更漏長。破絮無溫。片板卧。開眼他鄉。無六親。自悲自泣。憂滿肚。草談錄○植按一書載貧

權衡一書

篤親

美

家婢自訴詩云。貧家一婢。任驅馳。不說旁人怎得知。壁脚風多寒徹骨。厨頭柴濕淚拋珠。梳粧娘子嫌湯冷。上學書生罵飯遲。打掃堂前猶未了。房中又喚抱孩兒。亦善道人情者。

補錄

齊晏平仲。敝車羸馬。以朝。桓子以爲隱君之賜。晏子曰。自臣之貴。父族無不乘車者。母族無不足衣食者。妻族無凍餒者。齊國之士。待臣舉火者。三百餘人。此爲隱君之賜乎。彰君之賜乎。

漢劉寬嘗留客。遣蒼頭市酒。去久不還。客大不堪。及至。公罵之曰。畜產。客去後。公入問奴無恙否。人問其故。曰。罵畜產。辱莫甚焉。吾懼其自殺耳。

唐陽城孝友。不忍與其弟異處。有寡妹。依城以居。甥年四十餘。癡不能如人。常與弟負之以遊。城之妹夫亡。

雜衛一書

篤親

无

在他處家貧。不能奔喪。城親與其弟昇尸以歸。葬于其居之側。往返千餘里。

朱程大中前後五得任子。以均諸父子孫。嫁遣孤女。必盡心力。所得俸錢。分贈親戚之貧者。其姊之夫死。公迎姊以歸。教養其子。同于己子。既而姊之女又寡。公懼姊之悲傷。又取甥女歸養之。時官小祿。薄克已爲義人。以爲難。

宋司馬溫公營獨樂園。園丁呂直。性愚。公以直名之。春時。士人遊園。園丁得茶錢十千。一日來納。公公曰。此自汝錢。可持去。再四欲留之。公怒。遂持而去。反顧曰。

只端明不愛錢者。後十許日。公見園中新創一井亭。問之。乃前園丁十千所造也。

宋程明道先生平生與人交。無隱情。雖僮僕必託以忠信。故人亦不忍欺之。常自涇州還。奴持金詣京師。買用物。計金之數。可當二百千。奴無父母妻子。同列聞之。且駭且誚。既而奴持物如期而歸。衆始嘆服。

宋黃兼濟于每歲收成時。以錢三百緡收糴。俟來年新陳未接之際。糴與細民。價例不增。升斗如故。在已無損。小民得濟。益州知府張詠極稱道之。

胡仲堯累世同爨。至數百口。構學舍以教子弟。朝夕。

雜衛一書

篤親

早

講貫聚書數萬卷。

陳克菴常謂其子戴曰。吾藉祖宗餘慶。官二品。祿入之產。汝何可獨享。其分十之六爲思遠庄。乃捐田百四十畝于公家。公卒後。貧甚。族人欲以田還其子。子不可曰。先人行義。戴取而私之。獨不愧於心乎。

揚州蔡璉建育嬰社。募衆協舉。其法以四人共養一嬰。每月人出銀一錢五分。遇路遺子女。收至社。所有貧婦。領乳者。月給工食銀六錢。每逢月望。給兒給銀。考其肥瘠。以定賞罰。三年爲滿。待人領養。十條。

慎交 目三

朋友之交

春秋桓公三年夏齊侯衛侯胥命於蒲。胥命者相命也。

命近正也。公羊傳○按春秋朋友道衰兄弟婚姻之

國盟詛非久而兵已歷境者比比也。齊衛相要以言

而不盟自後亦不聞有相侵伐之事。聖人所深嘉也。

此亦所以正朋友之倫。孝經行義

襄公二十有九年吳季子札來聘遂聘于鄭。見子產如

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謂子產曰鄭之政

權衡一書 慎交

必及于子為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衛說蘧

瑗史狗史繇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

有患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

于三族乎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

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于難

左傳

鮑叔死管仲舉上衽而哭之泣下如雨從者曰非君

父子也此亦有說乎管仲曰非子所知也吾嘗與鮑

子負販于南陽吾三辱于市鮑子不以我為怯知我

之欲有所明也鮑子嘗與我有新說王者而三不見

聽鮑子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之不遇同君也鮑子嘗

與我臨時分貨吾自多取者三鮑子不以我為貪知

我之不足于財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士為

知己者死而况為之哀乎。說苑

漢朱暉與同郡陳柱交善柱早卒有遺腹子友與嘗哀

之及司徒桓虞為南陽太守召暉子驥為吏驥辭驥

而薦友虞嘆息遂召之。後漢書

漢吉字子陽與貢禹為友吉為廣州刺史禹彈冠待

薦語曰王陽在位貢禹彈冠。偶鈔

漢陳重字景公少與同郡雷義為友俱學魯詩顏氏春

權衡一書 慎交

秋太守張雲舉重孝廉重以讓義前後十餘通記明

年義舉孝廉俱拜尚書郎義代同時郎受罪以此黜

退重見義去亦以病免義歸舉茂才讓于陳重刺史

不聽義遂佯狂被髮走不應命鄉里為之語曰膠漆

自謂堅不如雷與陳

漢范式字巨卿少遊太學與汝南張邵為友二人並告

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

子焉乃共赴期日後期方至元伯具白母請設饌以

候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爾何相信之審耶對

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至日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

別二條後

漢末司馬德操嘗造龐德公伯其出德操徑入其室呼

德公妻子連作黍徐元直常來就我與龐公談須臾

德公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襄陽記

魏將軍張遼與其護軍武周有隙遼見刺史溫恢求交

胡質質辭以疾遼出謂質曰僕委志于君何以相辜

如此質曰古人之交多取知其不貪奔北知其不怯

聞流言而不信故可終也武伯南身為雅士往者將

軍稱之不容於口今以睚眦乃來嫌隙况質才薄豈

能終好是以不願也遼感言復與周平魏志

權衡一書

慎交

三

吳孫策與周瑜同年相友善瑜推道南大宅舍策升堂

拜母有無通共吳志程普頗以年長數陵侮瑜瑜折

節容下終不與校普後白敬服而親重之乃告人曰

與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英雄記

晉阮藉嵇康並高才遠識少有契者山濤初不相識一

與會晤便為神交偶鈔

隋秘書監劉子翼有學行性剛直朋友有過常面責之

李百藥常稱劉四雖復罵人人終不恨綱目植按梁

書劉苞性利而直與人交面折其罪退稱其美情無

所隱子翼之行蓋亦如此

唐魏元同與裴炎締交雖祁寒暑雨不失期而能善保

終始時號耐久朋偶鈔

宋范文正公在睢陽遣堯夫到姑蘇檄麥五百斛堯夫

時尙少既還舟次丹陽見石曼卿問寄此久何也曼

卿曰兩月矣三喪在淺土欲瘞之而北歸無可與謀

者堯夫以所載麥舟付之單騎自長蘆捷徑而去到

家拜起待立良久文正公曰東吳見故舊乎曰曼卿

為三喪未舉方留滯丹陽時無郭元振無可告者文

正曰何不以麥舟付曰已付之矣稗史

宋司馬君實范景仁二公相得約曰吾與子生同志死

權衡一書

慎交

四

當同傳天下之人亦莫敢優劣之君實又嘗語人曰

吾與景仁兄弟也但姓不同耳偶鈔粵東糧道陶公

正中嘗言僚友人合也然周旋既久當其別去輒覺

此中殷然不能自已足知雖以人合實有天合之理

此議發前人所未及世有言異姓兄弟而此中漠

然不相聞者正不知朋友實有手足之意耳

宋哲宗時鄒浩將論事以告其友宗正寺簿王回曰

事有大於此者乎子雖有親然移孝為忠亦太夫人

素志也及浩再還人莫敢顧回歛交遊錢與浩治裝

往來經理且慰安其母還者以問逮詣詔獄眾為之

懼回居之吳如獄上除名停廢回即從步出都門行
數十里其子追及問以家事不答○初陽翟田畫議
論慷慨與鄒浩以氣節相激厲浩既得罪竄新州畫
迎諸塗浩出涕畫正色責之曰使志完隱然官京師
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願
君勿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為者未止此也浩茫然自
失謝曰君賜我厚矣續編

權衡一書

慎交

五

猶為輕典○炳子是渙然○植按田畫之于鄒浩○尹
焯之于蘇軾○皆以道義相箴切乃友道之大者○覺推
宅指國猶是尋常

謝良佐見伊川先生辭歸○尹和靖焯送焉○問曰何以教
我○謝子曰吾徒從先生見行則學聞言則識譬如有
服鳥頭者其始筋力倍常一旦鳥頭力去將如之何
尹子反以告先生先生曰可謂益友矣性理
宋紹興中有代北人衛輅尉地在行伍中與楊和王存
中結義往投謁楊一見甚懽事以兄禮欵曲殷勤兩
日後忽疎之來則見于外室衛大失望過半年疑為

人所譖告辭又不得通乃遮道陳狀楊畧不與語但
判云執就常州于本府某莊內支錢一百貫衛無可
奈何又不識楊莊所在正徬徨旅邸遇一客自云程
副將便道往常州陪君往取之既得錢相從累日情
好無間迨遲至代郡倩衛買田我欲作一窟於此衛
為經營得膏腴千畝居久之乃言曰吾本無意于斯
此盡出楊相公處分初慮公貪小利輕舍鄉里當今
兵革不用非展奮功名之秋故遣我追隨為辦生計
悉取券相授約直萬緡黯然而別智業
宋侯可字無可輕財樂義急人之急愛人之憂與田顏

權衡一書

慎交

六

為友顏病重千里求醫未歸而顏死目不瞑人曰其
待侯君乎且歛而可至拊之乃瞑顏無子不克葬可
辛勤百營露衣相役卒葬之方天寒單衣以居有饋
白金者顧顏之妹處室舉以給其奩具宋史
明嘉靖尚書吳廷舉在太學時兄事羅玘玘病痢僕死
自煮藥飲之負以如廁一晝夜數十反玘嘗語人曰
獻臣生我明史○植按友之益於人也學之所得藉
以辨難事之所疑藉以商確義之所在賴以激發過
之所失賴以規戒至於同升之義若雷陳通財之義
若管鮑共患之義若朱暉之于陳揖王回之于鄒浩

使。但。不。居。鹿。聚。屈。指。多。人。而。于。數。者。無。一。可。恃。得。無。
自。顧。甚。孤。乎。且。人。自。幼。同。井。閭。共。筆。硯。者。若。而。人。長。
而。年。誼。世。執。仕。而。同。官。僚。采。者。若。而。人。往。往。貌。同。心。
異。迹。衆。實。孤。一。則。不。能。擇。人。而。友。不。若。已。一。則。我。不。
先。施。而。素。心。未。乎。也。試。屈。指。目。前。人。有。能。相。信。如。范。
式。者。乎。神。交。如。山。濤。者。乎。耐。久。如。元。同。者。乎。若。猶。未。
也。擇。人。而。訂。同。心。請。自。今。日。始。

寅協之誼

春秋文公七年。晉襄公卒。晉人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
子雍。繼而背先蔑。立靈公。以禦秦師。先蔑奔秦。先蔑
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太子猶在。而外求君。此
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攝。卿以往。可也。何
必子同官。爲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弗聽。及亡。荀
伯盡送其孥。及其器用財賄于秦。曰。爲同寮故也。

襄公十有三年。晉荀罃士魴卒。悼公蒐于縣上。以治兵。
使士句將中軍。辭曰。伯游長。昔臣習于知伯。是以佐
之。非能賢也。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士句佐之。使韓

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韓
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
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新軍無帥。晉侯難其人。使其什
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于下軍。禮也。晉國之民。是以
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
皆讓。欒黶爲汰。弗敢違也。型善也夫。

襄公十有七年。宋皇國父爲太宰。爲平公築臺。妨於農
收。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諷曰。澤門之皙。
實與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朴以
行。築者而扶其不勉者。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

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三條左傳

魏文侯時韓借師於魏以伐趙。文侯曰：趙兄弟也，不敢

聞命。趙借師以伐韓，對亦如之。二國皆怒已，而知文侯以諂於已也，皆朝於魏。綱目

趙王歸自澠池，以蔣相如功大，拜為上卿，位在廉頗右。

頗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每朝時常稱病，望見頗引車避匿。于是舍人相與諫曰：廉

君宜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庸人尚羞之，況將相乎？相如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

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獨畏廉將軍哉？

衛一書 慎交 九

顧吾念之，強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

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勢不相生，吾所以為此者，先國

家之急而後私讐也。頗聞之，肉袒負荊，因賓客至門

謝罪，卒相與驩，為刎頸之交。

漢曹參微時與蕭何善，及為將相，有隙。至何且死，所推

賢惟參。參代何為漢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蕭何

約。史記

漢光武初，賈復部將殺人於潁川。太守寇恂戮之，復以

為耻。過潁川，欲殺恂。恂知之，不欲與相見。弟子谷崇

曰：崇將也，得帶劍侍側，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

蔣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為自也。乃敕屬縣

盛供具，一人皆兼兩人之饌。恂出迎於道，稱疾而還。

復勒兵欲追之，而將士皆醉，遂過去。恂遣谷崇以狀

聞，帝乃徵恂，使與復結友而去。

漢建安二十年，孫權攻合肥，張遼欲及其未合，逆擊之。

樂進等莫對，遼怒，將獨出。李典素與遼不睦，慨然曰：此國家大事，顧君計何如耳。吾豈可以私憾而忘公

義乎？請從君。而出。于是夜募敢從之士，明旦陷陣，衝

壘入至麾下，權大驚走。綱目

宋謝方明為丹陽尹，轉會稽太守。方明承代前人不

易其政，必宜改者，則漸變使無迹可尋。南史○植按：漸變

前人使無迹可尋，非惟掩人之失，亦革弊以漸之意

也。地方積弊，必當革易，舊政關茸，必當整頓，固不待

言。然或刻棧前人，短以暴一己之長，居心刻巧，治

名一時，又或初至一方，利病未悉，率爾更張，反致叢

弊。此皆仕途之大病也。余在粵正署六任，地方積弊

無不立革，然未嘗一紙申揭上官，亦不假多為告條

揚播，但人取我去，諄諭吏人奉行如是而已。亦竊效

方明之意。

宋泰始二年，臺軍統軍殷孝祖死，眾謂沈攸之當代為

統督時建安王休仁遣江方帥等赴赭圻攸之以爲
孝祖既死明日不攻則示之弱方與各位相亞必不
爲已下軍政不一致敗之由也乃帥諸軍主詣方與
曰事之濟否惟在明旦一戰不捷則大事去矣諸人
或謂吾應爲統自卜懦薄幹畧不如卿今輒相推但
當相與戮力耳方與甚悅許諾諸軍主或尤攸之攸
之曰吾本欲共濟艱難以安國活家豈計各位之升
降而自惜異同哉明日方與帥諸軍進戰大破南軍

綱目

唐貞觀初杜如晦房玄齡共筦朝政每議事帝所玄齡

權衡一書

慎交

士

必曰非如晦莫善之及如晦至率用玄齡策也蓋如
晦長于斷而玄齡善謀兩人深相知故能同心濟謀
以左右帝孝經

唐狄仁傑初爲并州法曹同府參軍郭崇質母老且疾

當使絕域仁傑謂曰君可貽親萬里憂乎諸長史蘭

仁基請代行仁基咨美其誼時方與司馬李孝廉不

平相語曰吾等可少愧矣則相待如初新唐書

唐開元初姚崇宋璟相繼爲相崇善應變成務璟善守

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協心輔佐使賦役寬平刑

罰清省唐世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

唐建中三年朱滔王武俊等反時李抱真馬燧數以事
相恨望怨隙遂深不復相見及武俊逼趙州抱真分
麾下二千人戍邢州燧大怒欲引兵歸李晟說燧曰
李尚書以邢趙連壤分兵守之誠未有害今公遽自
引去衆謂公何燧悅乃單騎造抱真勸與釋憾結
歡會洛州刺史田昂請入朝燧奏以洛州隸抱真李
晟軍先隸抱真又請兼隸燧以示協和

唐長慶二年宣武押牙李齊作亂詔以韓充鎮宣武兵
馬使李質擒殺之以充未至權知軍務時牙兵三
千人日給酒食力不能支質曰若韓公始至而罷之

權衡一書

慎交

士

則人情大去矣不可留此弊以遺吾帥卽令罷給而
後迎充綱目

宋嘉祐六年以曾公亮同平章事以歐陽修參知政事

時韓琦爲首相法令典故問公亮文藝之事問修三

人同心輔政百官奉法循理朝廷稱治續綱目

宋伊川程子或問簿佐令者也簿所欲爲令或不從柰

何曰當以誠意動之今令與簿不和只是爭私意令

是邑之長若能以事父兄之道事之過則歸已善則

惟恐不歸于令積此誠意豈有不動得人近思錄

宋呂氏童蒙訓曰同僚之契交承之分有兄弟之義至

其二孫亦世講之前輩專以此爲務。今知之者少矣。

又如舊舉將及嘗爲舊任按察官者。後已官雖在上。前輩皆辭避坐下坐。風俗如此。安得不厚乎。小學

元桑哥用事。奏上都留守司錢穀多失實。召留守刺忽

耳賀仁傑廷辨。仁傑曰。臣漢人。不能禁吏戢姦。致錢

穀耗傷。臣之罪。刺忽耳曰。臣爲長印在。臣手事。未有

不關白而能行者。臣之罪。帝曰。以爵讓人者。有之。未

有爭引咎歸已者。置勿問。

元唐希憲行北京省事。朝廷降鈔買馬六千五百。希憲

遣買于東州。得羨餘馬千三百。希憲曰。上之則若自

衛。則與他郡之不及者。以其直還官。二條

明王陽明先生仕刑曹。適提牢。觀諸吏。蔡豕惻然曰。囚

以罪繫者。猶然飯之。此朝廷浩蕩恩也。若曹乃取以

豢豕。是幸獸食人食矣。遂令屠豕。分給諸囚。後同里

有官刑部。語及其事者。先生顰蹙曰。此余少年不學

子。乃以爲美談耶。其人未達曰。當日憑一時意見。揭

揭然爲此。置堂卿於何地。祇此便不仁矣。賢矣

朋黨之論

春秋隱公元年。冬十有二月。祭伯來。祭伯。畿內諸侯。爲

王卿士。來朝於魯。而直書曰來。不與其朝也。人臣義

無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境。所以然者。杜朋黨之原。

爲後世事。君而有二心者。之明戒也。胡傳

唐憲宗嘗問李絳。人言外間朋黨太盛。何也。絳對曰。自

古人君所共惡者。莫若朋黨。故小人譖君子者。必曰

朋黨。蓋言之則可惡。尋之則無迹。以此目之。則天下

之賢人君子。無能免者。此東漢之所以亡也。願陛下

深察之。夫君子固與君子合。豈可必使之與小人合。

權術一書 慎交 古

然後謂之非黨耶。綱目

宋慶曆三年。以歐陽修知諫院。初。范仲淹之貶饒州。修

及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見逐。羣邪目之曰黨人。于

是朋黨之論起。修乃進朋黨論。以爲君子以同善爲

朋。小人以同利爲朋。皆自然之理也。然小人無朋。惟

君子則有之。小人所好者。祿利。所貪者。財貨。當其同

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及其見利而爭先

或利盡而反相賊害。雖兄弟親戚。不能相保。君子則

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

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

一故爲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續制

宋熙寧初滕甫修起居注帝召問治亂之道對曰治亂之道如黑白東西所以變色易位者朋黨汨之也帝曰卿知君子小人之黨乎曰君子無黨譬之草木綱繆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柏也朝廷無朋黨雖中主可以濟不然雖上聖亦殆帝以爲名言續制○植按歐陽修言小人無朋滕甫則言君子無黨合二人之言始足盡君子小人之情蓋中立不阿者大抵心乎君國者也故恒以公忠爲實協綱繆相附者約皆志乎

權衡一書

慎友

主

權利者也故恒以偏私成排擠二人之言所以異而實同也唐李德裕謂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他物不能自起故正人一心事君而邪人競爲朋黨甫之言蓋出於此

宋劉安世曰前世已然之事蓋有真朋黨而不能去亦有非朋黨而不能辨者此治亂消長之機也東漢之衰姦人先以黨事誅戮禁錮天下之賢者而在朝皆小人也故漢以之亡此所謂非朋黨而不能辨者也唐之季世牛李之徒迭進相毀巧相傾覆而善人君子廢斥無餘其所用者皆庸鄙不肯也故唐以之亂

此所謂真朋黨而不能去者也蓋君子之進則至公引類以報國小人之進則徇私立黨以固寵黨之與類相似而不同辨之不早遂生亂階此正人所以常被誣而小人所以常得志也性理

宋戴少望云洪景盧楊廷秀爭配享俱出可謂無黨朱子曰不然要無黨須分別得君子小人分明某嘗謂凡事都分做兩邊是底放一邊非底放一邊是底是天理非底是人欲是卽守而勿失非卽去而不留此治一身之法也治一家則分別一家之是非治一邑則分別一邑之邪正推而一州一路以至天下莫不

權衡一書

慎友

主

皆然若不分黑白不辨是非而猥曰無黨是大亂之道也語類

明萬曆二十二年罷文選郎中顧憲成成歸講學于東林東林故楊時書院也士之文名有風節者皆歸之當道畏其議論于是舉朝分爲二黨東林以憲成王圖爲首非東林以顧天峻湯賓尹爲首兩黨互相攻訐大學士葉向高疏曰臣惟天下之治亂必有其形治非豐亨豫大之謂也朝政清明庶官輯睦卽謂之治亂非禍變搶攘之謂也法紀夷陵人心離競卽謂之亂邇者建言諸臣意見稍分門戶遂立藩籬既樹

舉。隙。彌。開。始。而。臭。味。繼。而。參。商。又。繼。而。水。火。矣。始。而。旁。觀。繼。而。佐。闕。又。繼。而。操。戈。矣。株。連。蔓。引。枝。節。橫。生。遂。使。盡。言。無。諱。之。朝。友。憂。白。馬。清。流。之。禍。一。何。諸。臣。之。失。計。也。夫。天。下。議。論。有。一。時。而。定。者。有。一。時。未。必。定。而。俟。之。日。後。則。自。定。者。有。爭。辨。而。明。者。有。愈。辨。愈。不。明。而。置。之。不。辨。則。又。自。明。者。楊。薪。止。沸。不。如。去。薪。而。自。熄。諸。臣。何。不。思。乎。乃。若。朝。廷。若。臣。下。之。紀。綱。威。令。所。自。出。也。言。一。事。必。決。一。事。之。從。違。毋。因。一。事。而。滋。盈。庭。之。議。言。一。人。必。斷。一。人。之。用。舍。毋。因。一。人。而。開。羣。枉。之。門。如。當。去。不。去。當。留。不。留。當。決。斷。不。決。斷。

推衡一書

慎友

志

聚之使爭養之使闕。奏牘日多事端日起。職此之故。誠宜發諸臣之疏。敕下部院評其是非。曲直中有顛錯謬戾量處一二以警將來。則黑白分明人心震肅矣。
請史筆記

補錄

齊范雲少與王暕善。雲起新宅成。移家始畢。暕卒。下官舍屍無所歸。雲以東廂給之。移屍自門入。躬自含殮。時以為難。

唐白敏中在長慶間。王啓再秉文衡。意欲以第一人處之。嫌其與賀拔甚為交。因客令親知導意。敏中如教。既而恐造門左右辭以他適。敏中聞之。躍出見甚。悉以實告。且曰。一第何足為榮。乃至輕負至交。相與歡醉。或以語啓。啓曰。吾比只得敏中。今當更取甚矣。遂以第一人處甚。而敏中居三。

權衡一書

慎友

太

宋尹師魯以貶死。其子朴方襁褓。韓魏公收而養之。既長。聞于朝。命以官教之。如子朴年少。有才所為。或過舉。魏公輒懸師魯像哭之。謝罪悔過乃已。

荀巨伯遠看友人疾。值寇賊攻郡。友人語巨伯曰。吾今死矣。子可去。巨伯曰。遠來相視。子令我去。敗義以求生。豈荀巨伯所為耶。賊既至。謂巨伯曰。大軍至一郡盡空。汝何人而敢獨留。巨伯曰。友人有病。不忍委之。寧以我一身代友人命。賊相謂曰。我輩無義之人。不可以入有義之國。遂率師還。一郡獲全。

肅神目三

神祇

春秋桓公五年秋大雩。大雩者何。旱祭也。何以不言旱。言雩則早見。言旱則雩不見。何以書。記災也。公羊傳

桓公六年。楚武王侵隨。隨侯將追楚師。季梁止之曰。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今民僇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肥腍。粢盛豐備。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

權衡一書

肅神

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務其三時。修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于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之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左傳

僖公三十三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記禮者曰。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禮行于郊。而百神受職焉。魯諸侯何以有郊。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于天下。命魯公世祀周公。以天子禮樂。是故魯君于孟春乘大輅。戴狐貉。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也。以人臣而用天子之禮。可乎。是成王

過賜而魯公伯禽受之。非也。聖人于春秋欲削而不存。則無以志其失。為後世戒。悉書之乎。則歲事之常。有不勝書者。是故因禮之變。而書于策。或以卜。或以時。或以望。或以牲。或以牛。于變之中。又有變焉者。悉書其事。而謂言偃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哀矣。望祭也。有虞氏受終而望。周于類。巡狩而望。困于柴。皆天子之事也。今魯不郊而猶望。猶者可以已之詞也。胡傳

昭公元年。晉侯有疾。叔向問公孫僑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為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

權衡一書

肅神

產曰。實沈參神也。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禳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霜雪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禳之。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為焉。左傳

後魏自入中國以來。雖順用古禮。祀天地宗廟百神。而猶循其舊俗。所祀明神甚眾。太武時崔浩請存合於祀典者五十七所。其餘重複及小神悉罷之。文獻通考唐武后萬歲通天元年。封華嶽為金天王。玄宗開元十三年。封東嶽為天齊王。天寶九載。封中嶽為中天王。南嶽司天王。北嶽安天王。十六載。封四瀆俱為王。十

入載封四海俱爲王五嶺俱爲公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加五嶽以帝號。宋陳淳曰泰山在唐封爲天齊王宋以東方主生加仁聖二字封帝帝只一帝而已安得有山而謂之帝今立廟儼然人形垂旒端冕衣裳而坐又立后殿於其後不知又是何山可以當其配而爲夫婦耶泰山魯封內惟魯公可以祀今隔一江一淮與南方地脈絕不相涉而在在州縣皆立東嶽行祠亦失于講明之故。衍義

程子曰六天之說起於識書鄭玄之徒從而廣之甚可笑也帝者氣之主也東則謂之青帝南則謂之赤帝西則謂之白帝北則謂之黑帝中則謂之黃帝豈有上帝而別有五帝之理此因周禮言祀昊天上帝而後又言祀五帝亦如之故諸儒附此說又曰六天之說正如今人說六子乾坤之外甚底是六子譬如人之四肢只是一體耳學者大惑也

宋哲宗元祐七年詔侯郊祭畢集官詳議典禮以聞禮部尚書蘇軾言書曰肆類于上帝禮于六宗望于山川備于群神舜之受禪也自上帝六宗山川群神莫不畢告而獨不告地祇豈有此理哉武王克商庚戌柴望柴祭上帝也望祭山川也一日之間自上帝而

及山川必無南北郊之別也而獨畧地祇豈有此理哉臣以此知古者祀上帝并祀地祇矣何以明之詩之序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此乃合祭天地經之明文而說者乃以比之豐年秋冬報也曰秋冬各報而皆歌豐年則天地各祭而皆歌昊天有成命也是大不然豐年之詩曰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無疆于秋可也歌于冬亦可也昊天有成命之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單厥心肆其靖之終篇言天而不及地須以告神明也未有歌其所不祭祭其所不歌也臣以知周之世祀上帝則地祇在焉歌天而不歌地所以尊上帝故其序曰郊祀天地也議者乃謂合祭天地始于王莽不足爲法臣竊謂禮當論其是非不當以人廢謹按後漢書郊祀志建武二年初制郊祀于洛陽爲圓丘八階中又爲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向西上此則漢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唐天寶元年二月敕曰凡所祀享必在躬親朕不親祭禮將有闕其皇地祇宜就南郊合祭是月二十日合祭天地於南郊自後有事于圓丘皆合祭此則唐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今議者欲冬

至祀天。夏至祀地。蓋以爲用四時禮也。臣請言周禮與今禮之別。古者一歲祀天者二。一明堂享帝者一。四時迎氣者五。祭地者二。享宗廟者四。此十五者皆天子親祭也。而又朝日夕月四望山川社稷五祀及群小祀之類亦皆親祭。此周禮也。太祖皇帝建隆初郊先享宗廟乃祀天地。自真宗以來三歲一郊。必先有事景靈官享太廟乃祀天地。此國朝之禮也。蓋古者天子出入儀物不繁。兵衛甚簡。用有節而宗廟在太門之內。朝諸侯出爵賞必于太廟。不止時祭而已。故歲歲行之。率以爲常。至于今非復如古之簡易也。今

之所行皆非周禮。三年一郊非周禮也。先郊二日而告原廟一日而祭太廟非周禮也。郊而肆赦非周禮也。優賞諸軍非周禮也。自后妃以下至文武官皆得廕補親屬非周禮也。此皆不改而獨于地祇則曰周禮不當祭于圜丘。此何義也哉。是時蘇軾主合祭之說從之者五人。劉安世主分祭之說從之者四十人。既而朝廷再令詳定。安世復議畧云。蘇軾謂合祭圜丘於禮爲得。臣等謹按周禮天子親祀上帝凡九國朝三歲一郊。固已疎濶。豈可因循謬誤不加攷正。古者求神以類。天陽物也。地陰物也。歲月日時方位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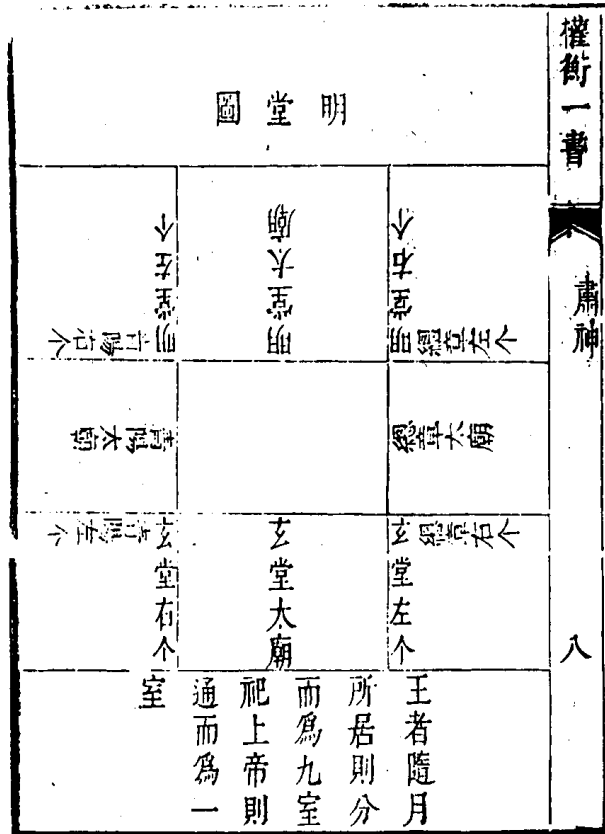
器樂舞皆從其類。今議者于聖人成法則棄而不行。猥用王莽不經之說。至引夫婦同牢私褻之語。潰亂天地。又引昊天有成命之詩以爲證。臣等竊詳此詩終篇未嘗有合祭之文。序乃後儒之詞。亦謂成周之世。園丘方澤各歌此詩以爲樂章耳。如潛之序曰。季冬獻魚。春薦鮪也。豐年之序曰。秋冬報也。噫嘻之序曰。春夏祈穀于上帝也。如此之類。不知爲一祭耶。抑二祭也。若郊祀賜予乃五代姑息之弊法。聖朝寬仁不欲遽罷。若分而爲二。何所不可議者。乃欲因此造爲險語以動上聽。又引禍福殃咎之說。却持朝廷必

欲從已甚。無謂也大抵臣等所守乃先王之正禮。而蘇軾之議皆後世之便宜。權之與正決不可合。伏望聖慈詳審其當。方送同議官簽書其徒馳告軾曰。若劉承旨議上決恐難答。時蘇轍爲門下侍郎。遂白轍令請罷議。安世議狀竟不得上。宋朱子曰。古時天地定是不合祭。日月山川百神亦無同合。一時祭享之禮。當時禮數也。減儀從也。省必是天子躬親行事。豈有祭天便將許多百神一齊排作一堆都祭。只看郊臺階級兩邊是踏道。中間自二排下都是神位。更不通看。又曰。天地合祭于南郊。更

太祖不別立廟室千五六百年無人整理
 或問朱子而今郊祀也都祀許多帝曰周禮說上帝是
 總說帝說五帝是五方帝說昊天上帝只是說天鄭
 氏以昊天上帝為北極看得不是恁地北極星只是
 言天之象且如太微是帝之庭紫微是帝之居紫微
 便有太子后妃許多星帝庭便有宰相執法許多星
 又有天市亦有帝座處便有權衡秤斗星又問今郊
 祀也祀太一曰而今都重了漢時太一便是帝而今
 添了許多都成十帝如一國三公尚不可况天而有
 十帝

權衡一書 肅神 七
 又曰論明堂之制者非一某竊意當有九室如井田之
 制東之中為青陽太廟東之南為青陽右个東之北
 為青陽左个南之中為明堂太廟南之東即東之南
 為明堂左个南之西即西之南為明堂右个西之中
 為總章大廟西之南即南之西為總章左个西之北
 即北之西為總章右个北之中為玄堂太廟北之東
 即東之北為玄堂右个北之西即西之北為玄堂左
 个中是太廟太室凡四方之太廟異方所其左个右
 个則青陽之右个乃明堂之左个明堂之右个乃總
 章之左个也總章之右个乃玄堂之左个玄堂之右

今乃青陽之左个也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太廟
 太室則每季十八日天子若焉古人制事多用井田
 遺意此恐也是問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
 配上帝帝只是天天只是帝却分祭何也曰為壇而
 祭故謂之天祭于屋下而以神祇祭之故謂之帝
 又曰明堂想只是一个三間九架屋于五條文
 圖如後



朱熹言于其君曰。今州郡封域不減古之諸侯。而封內名山大川。未有望祭之禮。其有祠廟。亦是民間所立。淫誣野鄙。非復古制。乃舍其崇高深廣。能出雲雨之實。而偃僂拜伏于土木偶人之前。以求其所謂滋養潤澤者。於義既無所當。又性牢器服。一切循用流俗。褻味燕器於禮。又無所稽。至于有山川而無祠廟者。其歲時祈禱。遂不復祭。于山川而反求諸淫祀之鬼。則尤無義理。而習俗相承。莫知其繆。衍義

宋馬端臨曰。禮經言郊報天。而主日以配。月然則周之郊。以后稷配天之外。從祀惟日月而已。明堂則鄭氏

註謂所祀者五方五帝及五人帝。五官配以文王武王而已。不祀他神也。自秦漢以來。郊禮從祀之神漸多。晉大興中。賀循言郊壇之土尊卑雜位。千五百神。唐圜丘壇位上帝配帝。以及從祀。通計七百餘座。然圜丘所祀者。昊天其從祀者。天神而已。于地祇人鬼無預也。自漢末始有合祭天地之禮。魏晉以來。則圜丘方澤之祀。未嘗相溷。宋承五代之弊。改一番郊祀。賞賚繁重。國力不給。于是親祀之禮。不容數舉。遂以后土合祭于圜丘。而海岳鎮瀆山川。仰陵壇隰。原衍皆在從祀之列。于是祭天從祀始及地祇矣。至仁宗

皇祐二年大饗明堂。蓋以親郊之歲。移其祀于明堂。而其禮則合祭天地。並祀百神。蓋雖祀于明堂。而所行實郊禮也。然既曰明堂。則當如鄭氏之註。及歷代所行。故以太昊炎帝黃帝少昊顓頊五人。帝勾芒祝融后土蓐收玄冥五官神。侑祀五帝。于是祭天從祀。又及人鬼矣。中興以來。國勢偏安。三歲親祀。多遵皇祐明堂之禮。然觀儀註所具神位。殿上正配四位。東朶殿自青帝至南嶽十三位。西朶殿自白帝至北嶽十二位。東廊自北斗至北隱二百卅八位。西廊自帝座至哭星一百七十五位。又有衆星一百五十八位。

共五百七十位。則比晉賀循所言。纔三之一。唐圜丘所祀三之二耳。然晉唐未嘗雜祀地祇人鬼。而位數反多。此則以圜丘方澤明堂所祀合爲一祠。自五帝五官海岳以至原隰。而位數反少。殆不可曉。文獻通考元泰定間。馬合謀爲彰德路總管。厚重廉介。事神甚虔。嘗日黍稷。匪聲明德。惟馨敢不敬乎。值歲旱。齋沐步禱于白龍潭。須臾甘雨大降。按神治幽而人治明。神豈不據民而降之福哉。然幽明相與。全賴誠敬。以感通之。蓋神猶人也。譬如我于是人。落落莫莫。素不相淡。本非肺腑之交。一旦有急叩門而請。欲其不遺。

餘力以相。伏焉。交。凌。言。深。豈。不。難。之。歟。余。雖。奉。職。無。似。然。敬。神。之。心。自。盟。不。取。朔。望。司。香。務。四。更。戒。行。五。更。謁。廟。春。秋。享。祀。務。散。齋。七。日。致。齋。三。日。遇。有。祈。請。凜。凜。森。森。臨。之。在。上。質。之。在。旁。不。敢。散。越。心。志。也。竊。見。百。爾。君。子。多。奉。行。故。事。毫。無。誠。敬。甚。者。并。故。事。而。畧。之。其。謂。之。何。史治學

明洪武元年。各處城隍神。皆有封府。曰公。州曰侯。縣曰伯。三年。乃正祀典。詔天下城隍神。主止稱某府州縣城隍之神。前時。爵號一切。革去。未幾。又令各處城隍廟。內屏去。閒雜神道。廟舊有泥塑像。在正中者。以水

權衡一書

肅神

土

浸之泥。在正中壁上。却畫雲山圖。神像在兩廊者。泥在兩廊壁上。此令一行。千古陋習。一新。惜今之有司。多不達此。往往塑為衣冠之像。甚者。又為夫人以配之。遂使皇祖明訓。托之空言。可罪也。神史
洪武三年。詔曰。永惟為治之道。必本于禮。考諸禮典。如五嶽五鎮。四海四瀆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號。歷代有加。朕思之。則有不然。夫高山廣水。自天地開闢。以來。以至于今。英靈之會。皆受命上帝。幽微莫測。豈國家封號之所可加。責禮不經。莫此為甚。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僭差。今命依古定制。凡嶽鎮海瀆。

並去其前代所封之號。止以山水木名稱其神。衍義
太祖祀南郊。禮成。謂侍臣曰。敬天不獨嚴而有禮。在有其實。天以子民之任。付于君。為君者。欲求事天。必先恤民。恤民者。事天之實也。治安

明成化中。詔撰三清樂章。徐溥等言。漢祀五帝。儒者猶非之。況三清。乃道家妄說耳。一天之上。安得有三大帝。且以周柱下史李耳當其一。以人鬼列天神。矯誣甚矣。明史

明嘉靖時。方獻夫應詔議禮。疏曰。按祭天。圜丘祭。地方丘之說。出於周禮。大司樂曰。冬至至于地上之圜丘。

權衡一書

肅神

二

奏之。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奏之。則地祇皆出。可得而禮矣。祭天南郊。祭地北郊。之說。蓋起於漢儒。匡衡曰。祭天于南郊。就陽之義也。祭地于北郊。即陰之象也。鄭康成輩。遂因之。以周禮然考之。五經而無文。質之先王之行。事而不合。按禮運之言曰。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于國。所以列地利也。又曰。禮行于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于社。而百貨可極焉。以地對社。以郊對國。以定天對列地。是明以郊祭天。社祭地。而無方丘北郊祭地之說也。郊特性之言曰。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向于

北牖下答。答之義也。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法于天。取財于地。是以尊天而親地也。又曰。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于南郊。就陽位也。于郊。故謂之郊。郊所以明天道也。以就陽對答陰。以明天對神地。以尊天對親地。是亦明以郊祭天。社祭地。而無方丘。北郊祭地之說也。祭法之言曰。燔柴于泰壇。祭天也。瘞埋于泰圻。祭地也。是亦未嘗言北郊也。禮器之言曰。因名山升中于天。因吉土饗帝于郊。是亦未嘗言北郊也。且祭天于郊。故謂之郊。安得祭地亦謂之郊乎。又以先主之行事質之。舜之攝位也。

類于上帝。禋于六宗。矣。望于山川。徧于群神。矣。未聞祭地之事也。望于山川。即祭地也。武王之大事。于商也。類于上帝。宜于冢土。矣。未聞祭地之事也。宜于冢土。即祭地也。其既事而退也。柴于上帝。祈于社。矣。未聞祭地之事也。祈于社。即祭地也。周公之祭于洛邑也。丁巳。用牲于郊。牛二。戊午。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未聞祭地之事也。社于新邑。即祭地也。蓋嘗思之王者尊天。故祭于郊。遠所以尊之也。親地。故祭于社。近所以親之也。祭天于郊。北而曰就陽。祭地于社。南而曰答陰。此陰陽之大義也。祭天先燔于壇。祭地先

埋于圻。此上下之大分也。非必南北郊為陰陽。而高丘下澤為上下也。此先王制禮之意也。或曰。諸侯則有社。矣。謂之祭地。可乎。曰。古者天子封土五色。以立大社。其命諸侯。惟以方色之土。子之使歸而立社。則諸侯之國有社。而無五色之土。是諸侯可以謂之祭土。不可謂之祭地也。春秋傳曰。天子祭天。諸侯祭土。猶之宗子祭父。支子不得祭父。而可以祭母。父尊故也。古之王者祭地。有王社。又有大社。大社謂之后土。謂之冢土。謂之泰圻。謂之大示。未有方丘。北郊之事也。至漢武帝始有其具。秦時汾陰后土之祠。而匡

衡遂為南北郊之議。新莽始有天地同祭。祖妣並配之說。而後世遂為以祖配地之儀。夫聞尊祖配天之說。矣。未聞尊祖配地之說也。古者祭天地之大神。必配以人鬼。以通其氣。如五帝配以伏羲神農黃帝少昊顓頊。社配以勾龍氏。稷配以后稷氏。虞夏商周郊天各配以其祖。夫祭五帝。社稷配以前代之人鬼。祭天配以其祖。若別有祭地之禮。則安得不聞配地之神乎。是知社即祭地。勾龍氏嘗平水土。有功于地者也。後世有易以夏禹者。亦有功于地者也。是即配地之神也。其配則知其主矣。又按宋儒胡宏曰。古者

祭地于社。猶祀天于郊。故秦誓曰。郊社不修。而周公祀于新邑。亦先用二牛于郊。後用太牢于社也。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血祭祭社稷。而別無地祇之位。四圭有邸。舞雲門以祀天神。兩圭有邸。舞咸池以祀地祇。而別無祭地之說。則郊對社可知。後世既立社。又立北郊。失之矣。嘗因是說考之。周禮大宗伯典瑞司服。大司樂鼓人等篇。凡言社。即不言地。言地。即不言社。曲禮月令諸處亦然。又小宗伯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兆五帝于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兆山川邱陵墳衍各因其方。若有祭地北郊之事。則當日兆五帝于四郊。兆后土于北郊。夫山川邱陵墳衍且序之不憚煩。安得兆地之大壇而獨缺乎。是知右社即兆地之位。故朱子曰。周禮只說祀昊天上帝。不說祀后土。五峯言無北郊。只社便是祭地。此說却好。據此則以宏說爲是矣。又按橫渠張載亦曰。大社祭天下之地祇。王社祭京師之地祇。載宋儒知禮者也。而其言若此。亦可信矣。然則國丘方澤之說非乎。曰。國丘不見于五經。北郊不見于三禮。元儒袁桶已言之矣。若如周禮。則一歲九祭天。二祭日月。四時四望山川邱陵墳衍各祭于其方。國丘必求自然之山。方

澤必求水鍾之地。可行乎。嘗見我朝初儒臣所著存心錄。編次國丘方丘。朝日夕月。專祀天神。專祀地祇。社稷等壇。儀節繁多。精義未著。洪武十年。更社稷于闕右。去繁就簡。一壇合祀。以奉二神。洪武十一年。令于京師之南。創大祀殿。合祀皇天后土。又命太常卿每歲祭天地于首春。正三陽交泰之時。故臣嘗曰。今之南郊。本祀天而配以地。猶大社本祭地而配以稷。知稷之不可以對地。而可以配地。則知地之不可以對天。而亦可以配天也。夫理有輕重。事有緩急。法古爲重。法古可也。違祖爲重。則違祖可也。惟聖明鑒之。嶺南○植按古者天地分祭。見于周禮。禮之經也。後世以一歲兩祀爲勢所難行。故天地合祭。因合祭而及于地祇。人鬼禮之變也。勢不能分。而變爲合祭。猶不至廢地祇之祀。亦猶可也。因合祭而謂天地各祀之爲不經。則恐未必然矣。如獻夫所引胡氏之說。宋楊氏以爲有正祭告祭之分。正祭則有國丘之祀。因事告地。則祭社亦可。記曰。天子將出。類于上帝。宜于社之類。此告祭也。祭各有義。不可以一說拘也。然各持一是者。皆博引以濟其說。故備存之。俟論禮者有所考正焉。

明盛發授啟請除土地夫人書曰伏睹本學重建地靈祠于戟門之外其神本無有也使誠有之是豈不知廉耻者哉今肖像之設夫婦偶坐楚楚裙似之飾盈盈朱粉之施侍從旁立男女雜處禮曰男子居外女子居內又曰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雖近世風俗之弊亦未嘗無男女之別至于閭閻細民中或過之其妻猶避而不出豈有身為神明妻乃不知內外之分呈身露面據案並食以饗士大夫蓮豆之薦反不若閭閻匹婦乎幽明雖殊禮制則一司世道者宜亟去之此書可為各鄉本境土神之笑

詳談
餘

權衡一書

肅神

七

本朝顧炎武曰世人多以碧霞元君為泰山之女後之人人知其說之不經而曲引黃帝造玉女之事以附會之不知當日所以褒封固實以為泰山之女也今考封號雖自宋時而泰山女之說西晉以前已有之晉張華博物志文王以太公望為灌壇令期年風不鳴條文王夢見有一婦人甚麗當道而哭問其故曰我東海泰山神女嫁為西南婦欲東歸灌壇令當吾道太公有德吾不敢以暴風疾雨過也文王明日召太公三旦夕果有疾風驟雨去者皆西來也文王乃拜太公為大司馬此一事也于寶授神記後漢胡

母班嘗至泰山之側為泰山府君所召令致書于河伯云至河中流扣舟呼青衣當自有取書者果得達復為河伯致書府君此二事也列異傳記蔡文事又以天帝為泰山神之外孫自漢以來不明乎天神地祇人鬼之別一以人道事之于是封嶽神為王則立寢殿為王夫人有夫人則有女而女有婿又有外甥矣山東攷古錄○植按天曰神地曰祇而以人鬼事之此後世淫祠所以多也既為人鬼則有形象衣冠如泰山神之冕旒天后夫人之冠帔是也有形則有籍貫姓名且或求其人以實之如文昌星之為張仲

權衡一書

肅神

八

世居梓潼是也有姓名則有語言文字如陰陽文之類是也且即有生辰月日如各郡邑城隍之有壽誕是也詎以滋訛誕以傳誕求之史冊則無文考之祀典則多妄而其他符之夢寐起自妖言繼人筆之于書姦徒藉以惑世者所在而然矣愚婦纖兒易惑難解小者耗財大者蠹俗士君子大聲疾呼以救之尚恐不能一悟顧可隨流而溺哉

春秋哀公十有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公誄之曰。昊

天不弔。不慙遺一老。卽屏子一人以在位。皃皃予在
 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左傳。○植按杜預云。仲尼旣
 告老去位。猶書卒者。魯之君臣宗其聖德。殊而異之。
 余謂此卽廟祀之所由始也。

齊崔祖思初爲都昌令。隨青州刺史垣護之。堯廟。廟有蘇侯神偶。坐護之口。唐堯聖人。而與蘇侯神共坐。今欲正之。何如。祖思曰。使君若蕩清此坐。則是堯廟重。去四凶。由是諸雜神並除。南史

權衡一書

肅神

十九

唐禮樂志。凡籩以石鹽菜魚。栗栗榛菱芡之實。鹿脯。白餅。黑餅。粿。餌。粉。粢。豆以菹菹醢醢。菁菹鹿醢。芹菹兔醢。荀菹魚醢。脾析菹豚胎。飽食粢食。中祀之籩。無粿餌。粉。粢。豆。無飽食粢食。小祀之籩。無白餅。黑餅。豆。無脾析菹豚胎。凡用皆四者。籩以石鹽棗實。栗黃鹿脯。豆以芹菹兔醢。菁菹鹿醢。用皆二者。籩以栗黃牛脯。豆以葵菹鹿醢。用皆一者。籩以牛脯。豆以鹿醢。用牛脯者。通以羊。凡籩。籩皆一者。籩以稷。籩以黍。用皆二者。籩以黍稷。籩以稻粱。實。粿以大羹。餅以肉羹。此籩豆。簠。簋。甄。鉶之實也。

新唐書

○杭按。明洪武時。崔亮奏。

知特牲器用陶匏。周禮籩人。凡祭祀供簠簋之實。疏曰。外祀用瓦簋。今祭祀用磁。已合古意。而鹽正之屬。與古簠簋登豆異。皆宜易以磁。惟籩以竹。詔從之。又本朝廣東龍門令蕭大成。文廟禮樂器圖考曰。太羹煮肉汁。不用鹽醬。和羹鹽醬肉汁。黍米稷米。稻米梁米。皆揀完潔。蒸爲飯。形鹽。周禮所謂刻爲虎形之類。是也用潔淨白鹽。菜魚菜乾也。周禮謂之醢。將大魚鹽醢。晒乾。臨祭溫水洗淨。酒浸片時。鹿脯用鹿肉。酒滷炙脯。如無以羊或鹿。麋代。棗栗榛菱芡。俱揀完潔。或乾或鮮皆可。如無代以阳服。荔枝核桃蓮實之類。

權衡一書

肅神

平

黑餅用蕎麥粉白餅用麥麩造皆內用砂糖爲餡印作圓龍餅子韭薤用擇淨生韭切去本末取中四寸淡用芹薤擇淨生芹菜菁薤擇淨蔓菁菜皆切長段畧經沸湯淡用笋薤用乾笋煮過切長片淡用醃醃用猪脊脰肉切小方塊鹽酒薑椒茴香料物調和作酢鹿醃用鹿肉兔醃用兔肉魚醃用魚肉各切小方塊造法同醃醃其法每淨肉一觔用鹽春秋二兩五錢夏三兩冬二兩淨葱一兩五錢香油一兩薑椒茴香末各一錢脾所用牛百葉去黑皮切細條沸湯撈過鹽酒拌勻或以羊代豚胎豕肩上的肉糗餌用白粳

米粉蒸熟印作餅粉養用白糯米粉蒸熟杵成糍糕
切方塊宛食周淨曰糯米粉飯用羊膏油同煮熬化
與飯拌勻後食周淨白糯米粉飯用羊膏油同煮熬化
碎與飯拌勻皆用磁蓋印在豆內余每見祭品雖陳
而造不如法者居多故錄之

元戊申歲春釋奠致胙于世祖世祖曰孔子廟食之禮
何如張德輝對曰孔子為萬世王者師有國者尊之
則嚴其廟貌修其時祀其崇與否于聖人無所損益
但以此見時君崇儒重道之意何如耳世祖曰今而
後此禮勿廢○世祖嘗問德輝曰孔子歿已久今其

權衡一書

肅神

主

性安在對曰聖人與天地終始無往不在殿下能行
聖人之道性卽在是矣世祖然之元史

明太祖詔革天下神封畧曰忠臣烈士雖可加以封號
亦惟當時為宜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
差今依古定制凡歷代忠臣烈士亦依當時初封以
為實號後世溢美之稱皆與革去庶幾神人之際名
正言順於理為常用稱朕以禮祀神之意補義
明答祿與權洪武初請祀三皇畧曰伏羲神農黃帝號
稱三皇以德大業被千萬世堯舜禹湯文武承其道
為說孔子顏曾思孟傳其道為學統以續其業學以

傳其心三皇繼大立極為萬世宗今社稷宗廟山川
之神皆得享祭三皇獨闕非所以崇德報功也帝遂
下禮官議行之并建帝王廟且遣使者巡視歷代諸
陵寢設守陵戶二人三年一祭其制度皆自此始

明太祖時崔亮為禮部尚書國家一切禮制援引故實
考證詳確帝嘗謂亮先賢有言見其生不忍見其死
聞其聲不忍食其肉今祭祀省牲于神壇甚過心殊
未安亮乃奏考古省牲之儀遠神壇二百步帝大喜
明林鶚天順間為蘇州知府先聖像剝落鶚曰塑像非
古也昔太祖于國學用木主命改從之或以毀聖像

權衡一書

肅神

主

為疑鶚曰此豈真聖像耶古人席地而坐正不如此
明成化中有虎臣者貢入太學上言天下士大夫過先
聖廟宜下輿馬從之

明弘治九年王雲鳳為祠祭郎中請天下府州縣學校
悉立名宦鄉賢祠遂為定制五條明史

明程敏政孔廟祀典議曰邇者言官欲黜文廟從祀諸
賢之有罪者詔禮部集議謹上讀聖賢一唐貞觀二
十一年始以左邱明等二十二人從祀孔子廟庭蓋
是時聖學不明議者拘于舊註疏謂釋奠先師如詩
有毛公禮有高堂生書有伏生之類而併及馬融等

行之至今臣攷歷代正史馬融初應鄧騭之召爲秘書。歷官南郡太守。以貪濁免官。髡徙朔方。自刺不死。又不拘儒者之節。前授生徒。後列女樂。爲梁冀草奏殺忠臣李固。作西第頌以美冀。爲正直所羞。卽是觀之。則衆醜備于一身。五經爲之掃地。後世乃以其空言目爲經師。使俯坐於孔子之庭。臣不知其何說也。劉向初以獻賦進。喜誦神僊方術。嘗上言黃金可成。鑄作不驗。下吏當死。其兄陽城侯救之。獲免。所著洪範五行傳。最爲舛錯。使箕子經世之微言。流爲陰陽術家之小技。賈逵以獻頌爲郎。不修小節。專一附會。

討賊肅又爲司馬師畫策以濟其惡。若好人佞已。乃其過之小者。杜預所著亦止有左氏經傳集解。其大節亦無可稱。如守襄陽。則數饋遺洛中貴要。給人曰。懼其爲害耳。非以求益也。伐吳之際。因所廢之議。盡殺江陵之人。以吏則不廉。以將則不義。凡此諸人。其於名教得罪。非小而議者謂能守其遺經。以待後之學者。臣竊以爲不然。夫左邱明公羊高穀梁赤之于春秋。伏勝孔安國之于書。毛萇之于詩。高堂生之于儀禮。后蒼之于禮記。杜子春之于周禮。秦火之後。非此九人。則幾乎息矣。此其功之不可泯者。若融等又不過訓詁此九人之所傳耳。況今理學大明之後。易。用程朱詩。用朱子書。用蔡氏春秋。用胡氏。又何取于漢魏以來駁而不正之人。使安享天下之祀哉。至于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滂。五人。雖若無過。然其所行亦未能以寬聖門所著。亦未能以發聖學。五人得預崇祀。則漢唐以來當預者尚多。臣愚乞將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八人。僞僞罷祀。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滂。五人。各祀於其鄉。后蒼在漢初。說禮數。萬言。號后氏曲臺記。戴聖等皆受其業。蓋今禮記之書。非后氏則不復傳於世矣。乞加封爵與女。

邱明等一體從祀則僞儒免欺世之名賢者受專門之祀而情文兩得矣一孔子弟子見於家語自顏回而下七十六人家語之書出於孔氏當得其實而司馬遷史記所載多公伯寮秦冉顏何三人文翁成都廟壁所畫又多遠煖林放申枨三人先需謂後人以所見增益殊未可據臣考宋祁易論語註疏申枨孔子弟子在家語作申續史記作申黨其實一人也今廟庭從祀申枨封文登侯在東廡申黨封臨川侯在西廡重復無稽一至於此且公伯寮愬子路以沮孔子乃聖門之蠹螾而孔子稱煖為夫子決非及門之

禮制一書

禮制

五

士林放雉嘗問禮然家語史記邢昺註疏俱不載諸弟子之列秦冉顏何亦為字畫相近之誤如申枨申黨者但不可考耳臣愚以為申枨申黨位號宜存其一公伯寮秦冉顏何遠煖林放五人既不識于家語七十子之數宜罷其祀若煖放二人不可無祀則祀煖於衛祀放于魯或附祭于本處鄉賢祠以見優崇賢者之意亦庶乎名實相符而不舛於禮也一洪武二十九年行人司楊砥建議請黜楊雄進董仲舒太尉嘉納其言而行之然荀况楊雄實相伯仲而况以性為惡以禮為偽以子思孟子為亂天下子張子

夏子游為賤儒故程子有荀卿過多楊雄過少之說今言者欲併黜况之祀宜也然臣竊以為漢儒莫若董仲舒唐儒莫若韓愈而尚有可議者一人文中子王通是也通之言行先儒之論已多大約以為僞經而不得比於董韓云爾臣請斷以程朱之說程子曰王通隱德君子也論其粹處殆非荀楊所及若續經之類皆非其作然則程子豈私於通哉正因其言之粹者而知其非僞經之人耳朱子曰文中子論治體處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爽似仲舒而純不及又曰韓子原道論諸篇若非通所及者然終不免文士之

禮制一書

禮制

五

習利達之求若覽觀古今之變措諸事業恐未若通之精到懇切而有條理也至於河汾師道之立出於魏晉佛老之餘迨今人以為盛則通同豪傑之士也今董韓並列從祀而通不與疑為闕典臣又按宋儒自周子以下九人同列崇祀而尚有可議者一人安定胡瑗是也瑗之言行先儒之論已詳大約以為少著述而不得比于濂洛云爾臣亦請斷以程朱之說程子詳看學制曰宜建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如胡瑗張載邵雍使學者得以矜式朱子小學書亦倚載瑗事以為百世法臣以為秦漢以來師道之立

未有過。瑗者禮有道有德于教于學者死則為樂祖。祭於諸宗鄉先生沒則祭于社。若通瑗兩人之師道。百世如新。使同列祀于學宮。最得禮意。一自唐宋以來。以顏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享坐堂上。而顏子之父顏無繇。曾子之父曾點。子思之父孔鯉。皆坐廡下。臣考之禮。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若以為此乃論傳道之功。則自古及今未有外人倫而言道者。恐諸賢於真冥之中。必有不安於心。臣考元至順三年。嘗封顏無繇杞國公。孟子之父孟孫氏亦嘗封邾國公。臣愚乞下有司。各處廟學別立一祠。中祀啟聖王。以杞國

之義不為虛文矣。斯文。植按聖廟祀典。明嘉靖九年所議。正大要本之此議。考自漢高帝十二年。過魯始以太牢祀孔子。平帝元始初。追謚孔子曰褒成宣尼公。章帝元和二年。始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于闕里。魏正始七年。始以太牢祀孔子于辟雍。以顏淵配。元魏文成帝詔宣尼廟別始有。晉行薦享之禮。唐貞觀二年。從房玄齡等議。以孔子為先聖。顏回為先師。四年。詔州縣皆作孔子廟。開元八年。以國科弟子。閔子騫等為十哲。並從祀。曾參坐于十哲之次。二十七年。追謚孔子為文宣王。贈弟子為公侯伯。宋元豐七年。始以孟子配食。大觀二年。始以子思從祀。咸淳三年。始以顏曾思孟並配孔子。而升子張于十哲之內。元至順元年。始加復聖宗聖述聖亞聖之稱。明嘉靖九年。始易像為木主。稱先師先賢其所定位。次蓋因史記而參之家語者也。史記家語所不同者。家語有申續續或作續。而無申根。史記有申黨。亦無申根。司馬貞史記索隱。謂文翁祠中有申根。申黨。而無續與黨。鄭康成碑論語。謂申根即申續。後漢王政云。無申黨之欲。是以根為棠。總之續或作續。黨或作棠。實即申根也。蓋正時始定為一人。家語有縣望。史記無之。

而別有鄭單家語有鄭國史記無之而別有薛邦說者謂單郎即鄭國也家語有琴牢陳亢史記無之而別有顏何秦冉蓋正時始定鄭單鄭國琴牢陳亢之祀而革去顏何秦冉又史記有公伯寮文翁圖有林放蘧伯玉釐正時革去公伯寮而改祀林蘧二子于其鄉先儒祀典自貞觀二十一年始以卜子夏同左邱明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孔安國毛萇杜子春戴勝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鄭眾盧植鄭玄服虔范甯共二十二人從祀宋元豐七年始以荀况楊雄韓愈從祀淳祐元年始以周子二程

禮衛一書

肅神

元

張子朱子從祀景定二年始以張栻呂祖謙從祀咸淳三年始以邵子司馬光從祀元皇慶二年始以許衡從祀至順元年始以董仲舒從祀明正統九年始以楊時從祀正統元年始以胡安國蔡沈真德秀從祀八年以吳澄從祀自洪武二十九年黜楊雄不祀嘉靖九年黜戴聖以下八人不祀改祀鄭眾以下五人于其鄉並黜荀况吳澄而以后蒼王通歐陽修胡瑗陸九淵增入從祀至隆慶五年以薛瑄從祀萬曆十三年以王守仁陳獻章胡居仁從祀四十四年以羅從彥李侗從祀崇禎末年以宋儒周張二程邵朱

六子進稱先賢位列公穀之上本朝康熙五十一年齊朱子于十哲五十五年以范仲淹從祀雍正二年命廷臣集議復祀者六人選瑗林放顏何秦冉漢鄭康成晉范甯增祀者二十人縣置牧皮樂王千公都子萬章公孫丑蜀漢諸葛亮宋尹淳魏了翁黃幹陳淳何基王柏元趙復金履祥許謙陳浩明羅欽順蔡清本朝陸龍其也敬聖之祀自宋咸平三年封孔子父叔梁紇齊國公元至順元年加為啟聖王釐正時初祀啟聖而改祀顏無繇曾點孔鯉並孟孫氏配享以先儒程珦朱松蔡元定從祀萬曆二十三年

禮衛一書

肅神

子

又以周子父輔成從祀孟孫氏不傳其名或曰名激字公宜然不見于經云本朝雍正元年增封先師五代王曾改啟聖祠為崇聖祠又以張子父迪增入從祀

明萬曆十三年大學士申時行議從祀疏曰皇上重道崇儒德意屢下部議乃請獨祀布衣胡居仁臣切以為未盡也彼誠嘗王守仁陳獻章者除所謂偽學霸儒不足深辨其謂各立門戶者必離經畔聖如老佛莊列之徒而後可若守仁言致知出于大學言良知本於孟子獻章言主靜沿于周程皆祖述經訓羽翼

聖真發其自創一門戶耶。事理浩繁。茫無下手。必于中提示切要。以啟關鑰。在宋儒已然。故其爲教曰仁。曰敬。亦各有主。獨守仁。獻章爲有門戶哉。其謂禪家宗旨者。必外倫理。遺世務而後可。今孝友如獻章。出處如獻章。而謂之禪可乎。氣節如守仁。文章如守仁。功業如守仁。而謂之禪可乎。其謂無功聖門者。豈必著述而後謂功耶。蓋孔子嘗刪述六經矣。然又曰。子欲無言。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門人顏淵最稱好學矣。然又曰。于吾言無所不說。曰。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夫聖賢于道。有以身心發明者。比于以言發明。

其功尤大也。其謂崇王則廢朱者。不知道固互相發明。並行而不悖。蓋在宋時。朱與陸。聲氣相攻。兩家弟子。有如仇隙。今並祀學宮。朱氏之學。昔既不陸廢。今獨以王廢乎。大抵近世儒者。襲衣博帶。以爲容。而究其實用。往往病于拘曲。而無所建樹。博物洽聞。以爲學。而究其實得。往往徂于見聞。而無所體驗。習俗之沉痾久矣。今誠祀守仁。獻章。一以明真儒之有用。而不安于拘曲。一以明實學之自得。而不專于見聞。斯于聖化。豈不大有裨乎。若居仁之純心篤行。衆議所歸。亦宜併祀。昔人有云。衆言淆亂。折諸聖。伏惟聖

明裁斷主持。益此三賢。列于薛瑄之次。以昭熙代文運之隆制。曰。可。自沙。○植按陳王之從祀說者。不無遺議。故錄其原疏于此。以俟後之君子考焉。

明丹陽縣東關三里外。有閭閻然。萬曆乙丑。進士荆某所建也。上塑漢昭烈暨關張比肩坐。顏曰三義。荆與董宗伯同年友。適至。張席閣上。飲甚歡。酒半。以書額請文敏。唯唯。然文敏留半月。以書法于者。皆欣然應之。終不及書額。荆復介某爲言。文敏曰。二傑翼漢。誼雖兄。弟分乃主臣。並坐竊所未安。某非恠惜毫素。弟吾輩詞臣。肩昧書之無乃貽誚千古乎。一時服公高

識。○
本朝諸人。獲曰鄉賢名宦祠。不惟有司不當私其人。雖子孫亦不當私其祖父。成化中。給事王徽。剛直有大節。論宦官牛玉言甚激烈。謫普安州判。將卒。屢戒其子欽佩曰。鄉賢祠甚雜亂。吾恥居其中。切不可入。又弘治中。劉健爲相。時河南有司欲以其封翁入鄉賢。劉謝曰。吾郡鄉賢祠有二程。夫子在吾父何敢並焉。夫祖父無明德。而強俎豆以來。訾詆是辱之。非榮之也。近日士大夫及封翁。無一不入鄉賢。木主委積。列之案下。此鄉官司。非鄉賢祠矣。○植按祀之不

合于經。又有人鬼而以天神事之者。忠臣烈士之祠是也。其不在勤事定國有功德之列者。無足論。即合于禮經。所宜俎豆。亦必名正言順。使當之者樂受。而稱之者得實。斯秩祀矣。如蜀漢之有關公。稟浩然之正氣。立忠貞之大節。學在春秋。志吞吳魏。豈非千古偉人。然一言以蔽之曰。大漢忠臣而已。今不著其賊視魏。犬視吳之特識。而稱曰伏魔。不表其乃心漢室之蓋懷。而尊曰大帝。曰帝君。以公之明于春秋。稟然大義。而以臣僭君。公其安乎。沒其忠純之實跡。而別為怪妄無稽之謬說。稱公者其忍乎。褒寵忠賢。不厭權衡一書。肅神。三。

過厚而辨正名實。亦不厭過詳。凡此之類。願與秉禮之士共訂之。

祖宗

春秋桓公八年。春正月己卯。烝。夏五月丁丑。烝。烝者何。冬祭也。春日祠。夏日禴。秋日嘗。冬日烝。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亟也。亟則黷黷則不敬。君子之祭也。敬而不黷。疏則怠。怠則忘。士不及茲四者。則冬不喪。夏不葛。公羊傳。

閔公二年。吉禘于莊公。程氏曰。天子曰禘。諸侯曰祫。其禮皆合祭也。禘者禘其所自出之帝。為東向之尊。其餘皆合食于前。此之謂禘。諸侯無所出之帝。則止于太祖之廟。合羣廟之主以食。此之謂祫。天子禘諸侯。

權衡一書

肅神

三

祫大夫享。庶人薦。上下之殺也。成王追念周公有大勲勞于天下。賜魯公以天子禮樂。使用諸太廟。以上祀周公。魯于是乎有禘祭。春秋中所以言禘。不言祫也。然則可乎。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有事者時祭。大事祫也。合羣廟之主。食于太廟。升僖于閔之上也。閔僖二公親則兄弟。分則君臣。以為逆祀者。兄弟之。不先君臣禮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

文公五年。葬我小君成風。仲子雖聘。非惠公之嫡也。春秋之初。尚以為疑。故別為立官。而羽數特異。此雖非

禮之正。然不附于姑。猶有辨焉。至是成風書葬。乃有二夫人附廟。而亂倫易紀。無復辨矣。故禮之失。自成風始。三條

漢哀帝時中壘校尉劉歆議曰。孝武皇帝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業。爲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爲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爲武世宗。此孝宣帝所以發德音也。禮記王制及春秋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禘。七月而禋。諸侯五日而禘。五月而禋。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

權衡一書

肅神

差

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故于殷太甲爲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由是言之。宗無數也。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臣愚以爲不宜毀。上從之。漢書

唐開元四年秋八月。遷中宗于別廟。伊闕人孫平子上言。春秋譏魯躋僖公。今遷中宗于別廟。而祀睿宗正。與魯同。兄臣于弟。猶不可躋。況弟臣于兄乎。若以兄

弟同昭。則不應出兄。置于別廟。願下羣臣博議。遷中宗入太廟。太常博士陳貞簡馮宗藹獻以爲七代之廟。不數兄。弟殷代或兄。弟四人相繼爲君。若數以爲代。則無祖。禘之祭矣。今睿宗之室。當亞高宗。故爲中宗。特立別廟。非躋睿宗于中宗之上也。時論多是平子議。久不決。獻頌之從祖兄也。故頌卒從其議。平子謫都城尉。綱目。植按新唐書。陳貞簡等議有曰。古者兄弟不相爲後。殷之盤庚。不序于陽甲。漢之光武。不嗣于孝成。而晉懷帝亦繼世祖而不繼惠帝。蓋兄弟相代。昭穆位同。至其當遷。不可兼毀二廟。荀卿子曰。

權衡一書

肅神

美

有天下事七世。謂從禘以上也。若傍容兄弟上毀祖考。則天子有不得事七世者矣。孝和皇帝有中興之功。而無後。宜如殷之陽甲。出爲別廟。附睿宗以繼高宗。據此則貞簡援古據禮。亦非苟以逢時者。但所議中宗出爲別廟。似未若馬氏通典同堂異室之說爲善耳。

唐天寶八載制。國家系本仙宗。業承聖祖。自今以後。每禘祫並于太清宮。聖祖前設位序正。上以明陟配之禮。欽若玄宗。下以盡虔恭之誠。無遠至道。宋胡寅曰。唐非李昞之裔。而以昞爲祖。孝子慈孫。豈忍爲也。

使。聘。而。果。祖。也。猶。非。所。自。出。之。帝。不。得。與。合。食。之。享。
况。非。其。祖。而。加。之。祖。考。之。上。是。有。兩。姓。之。廟。也。此。唐。
世。典。禮。之。大。失。而。當。時。無。一。人。言。者。君。好。諛。而。臣。獻。
諂。故。雖。以。他。人。為。祖。而。終。不。得。知。又。况。其。餘。乎。文。獻。通。考
玄宗時。崔沔為祕書鑒。是時太常議加宗廟邊豆。沔曰。
祭祀上矣。古者飲食必先嚴獻。未有火化。故有毛血。
之薦。未有麴孽。故有玄酒之奠。後王作為酒醴。犧牲。
以致馨香。故有三牲八簋五齊九獻。神道主敬。可備。
而不敢廢也。雖曰備物。而飾制存焉。鉅俎邊豆。簠簋。
尊彝之貨。皆周時俱。其用通宴饗賓客。而周公與毛。

權衡一書

肅神

毛

血玄酒同薦于先祖。晉盧湛家祭禮所薦皆晉時常。
食不純用古。此聖賢變文而通其情也。然當時飲食。
不可闕于祭明矣。國家清廟時享禮饌具設。周制也。
園寢上食時膳。備列漢法也。他珍極焉。職貢來祭。致。
遠物也。有新必薦。順時令也。苑囿躬稼所收。蒐狩親。
發所中。莫不薦而後食。盡誠敬也。若此至矣。無以加。
矣。太羹玄酒也。盛于古器。和羹常饌也。盛于時器。毛。
血盛于盤。玄酒盛于尊。未有薦時饌而用古器者。由。
古質而今文。便事也。故加邊豆。未足盡天下美物。而。
措諸宗廟。徒近侈耳。魯丹桓宮之楹刻其桷。春秋非。

之。班。固。稱。墨。家。出。于。清。廟。是。以。貴。儉。然。清。廟。不。奢。舊。
矣。太常所請。臣所未安。新唐書○植按古今祭器祭品。
之異。此議備之。

孟蜀太子賓客李邕年七十。享祖考。猶親滌器。人或代。
之不從。曰。無以達追慕之誠也。蜀家編

宋咸平元年。判太常禮院李宗諤言。太祖孝明后。稱伯。
考伯妣之非。下禮官議。議曰。按春秋正義。臧魯僖公。
云。禮父子異昭穆。兄弟昭穆同。此明兄弟繼統。同為。
一代。又魯隱桓繼及。皆當穆位。又尚書盤庚。有商及。
王。史記云。陽甲至小乙。兄弟四人相承。故不稱嗣子。

權衡一書

肅神

毛

而曰及王。明不繼兄之統也。又唐中唐皆處昭。仁敬。
文武昭穆同為一世。伏請太祖室曰皇伯考妣。太宗。
室曰皇考妣。每大祭。太祖太宗昭穆同位。祝文並稱。
孝子。又曰。按祭統曰。祭有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
長幼親疏之序。而無亂也。公羊傳。公孫嬰齊為兄歸。
父之後。春秋謂之仲嬰齊。不言仲孫。明不以子為父。
孫。晉賀循議。兄弟不合繼位。昭穆云。商人六廟。親廟。
四。並契湯而六。比有兄弟四人。相襲為君者。便當上。
幾四廟乎。如此四世之親。盡無復祖禰之神矣。溫嶠。
議兄弟相繼繼主夾室之事。云若以一帝為一世。則。

思。能。順。于。義。無。否。玄。宗。朝。禘。祫。皇。伯。考。中。宗。皇。考。唐。宗。同。列。于。穆。位。德。宗。亦。以。中。宗。為。高。伯。祖。晉。王。道。荀。崇。議。太。宗。無。子。則。立。支。子。又。曰。為。人。後。者。為。之。子。無。兄。弟。相。為。之。文。所。以。合。至。親。取。遠。屬。者。蓋。以。兄。弟。一。體。無。父。子。之。道。故。也。竊。以。弟。不。為。兄。後。子。不。為。父。孫。春。秋。之。深。旨。父。謂。之。昭。子。謂。之。穆。禮。記。之。明。文。也。又。按。太。宗。享。祀。太。祖。二。十。有。二。載。稱。曰。皇。弟。此。不。易。之。制。又。安。可。追。改。乎。唐。立。宗。謂。中。宗。為。皇。伯。考。德。宗。謂。中。宗。為。高。伯。祖。則。伯。氏。之。稱。復。何。不。可。臣。等。參。議。自。

權衡一書

肅神

說

今。合。祭。日。太。祖。太。宗。依。典。禮。同。位。異。坐。皇。帝。于。太。祖。仍。稱。皇。子。餘。並。遵。舊。制。嘉。祐。年。仁。宗。將。祔。廟。初。禮。院。請。修。廟。室。孫。抃。等。以。為。七。世。之。廟。據。父。子。而。言。兄。弟。則。昭。穆。同。不。得。以。世。數。之。若。以。一。君。為。一。世。則。小。乙。之。祭。不。及。其。父。故。晉。之。廟。十。一。世。而。六。世。唐。之。廟。十。一。世。而。九。世。國。朝。禘。祫。同。太。祖。太。宗。同。居。昭。位。南。向。與。宗。居。穆。位。北。向。大。行。神。主。祔。廟。請。增。為。八。室。以。備。天。子。事。七。世。之。禮。史。○。植。按。此。宋。人。廟。制。之。大。畧。也。兄。弟。同。代。之。廟。蓋。多。增。之。室。而。同。為。一。世。宋。伊。川。程。子。曰。自。天。子。至。于。庶。人。五。服。未。嘗。有。異。皆。至。

權衡一書

肅神

早

高。祖。服。既。如。是。祭。祀。亦。須。如。是。其。疏。數。之。節。未。有。可。考。但。其。禮。必。如。此。七。廟。五。廟。亦。只。是。祭。及。高。祖。大。夫。士。雖。或。三。廟。二。廟。一。廟。或。祭。寢。廟。則。雖。異。亦。不。害。祭。及。高。祖。祭。禘。而。不。及。祖。非。人。道。也。性。理。又。曰。冠。昏。喪。祭。禮。之。大。者。今。人。都。不。理。會。對。獮。皆。知。報。本。今。士。大。夫。家。多。忽。此。厚。于。奉。養。而。薄。于。先。祖。甚。不。可。也。某。嘗。修。六。禮。大。畧。家。必。有。廟。廟。必。有。主。月。朔。必。薦。新。時。祭。用。仲。月。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禘。忌。日。遷。主。祭。于。正。寢。凡。事。死。之。禮。當。厚。于。奉。生。者。人。家。能。存。得。此。等。事。數。件。雖。幼。者。可。使。漸。知。禮。義。學。小。宋。朱。子。曰。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大。夫。士。降。殺。以。兩。而。祭。法。又。有。適。士。二。廟。官。師。一。廟。之。文。大。抵。士。無。太。祖。而。皆。及。其。祖。考。也。其。制。皆。在。中。門。外。之。左。外。為。都。官。內。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天。子。太。祖。百。世。不。遷。一。昭。一。穆。為。宗。亦。百。世。不。遷。二。昭。二。穆。為。四。親。廟。高。祖。以上。親。盡。則。毀。而。遞。遷。昭。常。為。昭。穆。常。為。穆。諸。侯。則。無。二。宗。大。夫。又。無。二。廟。其。遷。毀。之。次。則。與。天。子。同。儀。禮。所。謂。以。其。班。祔。檀。弓。所。謂。祔。於。祖。父。者。也。三。代。之。制。其。詳。雖。不。得。聞。然。其。大。畧。不。過。如。此。文。集。

或問昭之爲言明也。以其南面而向明也。曰其爲向明何也。曰此不可以空言曉也。今且假諸侯之廟以明之。蓋周禮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則五廟皆在公宮之東南矣。其制則孫毓以爲外爲都宮。太祖在北。二昭二穆。以次而南。是也。蓋太祖之廟始封之君居之。昭之北廟二世之君居之。穆之北廟三世之君居之。昭之南廟四世之君居之。穆之南廟五世之君居之。廟皆南向。各有門堂寢室而牆宇四周焉。太祖之廟百世不遷。有餘四廟則六世之後每一易世而一遷。其遷之也。新主附于其班之南。廟南廟之主遷于

權衡一書

廟神

聖

北廟北廟親盡則遷其主于太廟之西夾室而謂之祧。凡廟主在本廟之室中皆東向。及其祫于太廟之室中則惟太祖東向。自如而爲最尊之位。羣昭之入乎此者皆列于北。廟下而南向。羣穆之入乎此者皆列于南。廟下而北向。南向者取其向明。故謂之昭。北向者取其深遠。故謂之穆。蓋羣廟之列則左爲昭而右爲穆。祫祭之位則北爲昭而南爲穆也。曰六世之後二世之主既祧則三世爲昭而四世爲穆。五世爲昭而六世爲穆。乎曰不然也。昭常爲昭。穆常爲穆。禮家之說有明文矣。蓋二世祧則四世遷昭之北廟六

世祧昭之南廟矣。三世祧則五世遷穆之北廟。七世祧穆之南廟矣。昭者祧則穆者不遷。穆者祧則昭者不動。此所以祧必以班尸必以孫而子孫之列亦以爲序。若武王謂文王爲穆考成王謂武王爲昭考則自其始祧而已然而春秋傳以管蔡郕霍爲文之昭邛晉應韓爲武之穆則雖其既遠而猶不易也。豈其交錯彼此若是之紛紛哉。曰廟之始立也。二世昭而三世穆。四世昭而五世穆。則固當以左爲尊而右爲卑矣。今乃三世穆而四世昭。五世穆而六世昭。則是右反爲尊而左反爲卑矣。而可乎。曰不然也。宗廟之

權衡一書

廟神

聖

制但以左右爲昭穆而不以昭穆爲尊卑。故五廟同爲都宮則昭常在左穆常在右而外有以不失其序。一世自爲一廟則昭不見穆不見昭而內有以各全其身必大祫而會于一室然後序其尊卑之次。則凡已毀未毀之主又畢陳而無所易。惟四時之祫不陳毀廟之主則高祖有時而在穆其禮未有考焉。意或如此則高之上無昭而特設位于祖之西。禰之下無穆而特設位于曾之東也。歟。曰然則毀廟云者何也。曰春秋傳曰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說者以爲將納新主示有所加耳。非盡徹而皆去之也。曰

然則天子之廟其制若何。曰唐之文祖虞之神宗高之七世三宗其詳今不可考。獨周制猶有可見。然而漢儒之記又已有不同矣。謂后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王故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者諸儒之說也。謂三昭三穆與大廟之祖而七文武爲宗不在數中者劉歆之說也。雖其數之不同然其位置遷次宜亦與諸侯之廟無甚異者。但如諸儒之說則武王初有天下之時后稷爲太祖而組紺居昭之北廟太王居穆之北廟王季居昭之南廟文王居穆之南廟猶爲五廟而已。至成王時則組紺祧王季遷而武王祧至康王時則太王祧王季遷而成王祧至昭王時則王季祧武王遷而康王祧自此以上亦皆且爲五廟而祧者藏于太祖之廟至穆王時則文王親盡當祧而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于西北而謂之文世室于是成王遷昭王祧而爲六廟矣。至共王時則武王親盡當祧而亦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于東北謂之武世室于是康王遷穆王祧而爲七廟矣。自是之後則穆之祧者藏于文世室昭之祧者藏于武世室而不復藏于太廟矣。如劉歆之說則周自武王克商卽增立二廟于二昭二穆之上以祀高圉亞圉如前通遷至

于懿王而始立文世室于三穆之上。至孝王時始立武世室于三昭之上。此爲少不同耳。曰然則諸儒與劉歆之說孰爲是。曰前代說者多是劉歆愚亦意其或然也。曰祖功宗德之說尙矣。而程子獨以爲如此則是爲子孫者得擇其先祖而祭之也。子亦嘗考之乎。曰商之三宗周之世室見于經典皆有明文而功德有無之實天下後世自有公論若必以此爲嫌則秦政之惡夫子議父臣議君而除諡法者不爲過矣。且程子晚年嘗論本朝廟制亦謂太祖太宗皆當爲百世不遷之廟以此而推則知前說若非記者之誤則或出于一時之言而未必其終身之定論也。曰然則大夫士之制奈何。曰大夫三廟則視諸侯而殺其二然其太祖昭穆之位猶諸侯也。適士二廟則視大夫而殺其一官師一廟則視大夫而殺其二然其門堂寢室之備猶大夫也。曰廟之爲數降殺以兩而其制不降何也。曰降也。天子之山節藻梲複廟重檐則諸侯固有所不得爲者也。諸侯之黜墜斷磬大夫有不得爲者矣。大夫之倉楹斷楠士又有不得爲矣。曷爲而不降哉。獨門堂寢室之合然後可名于宮則其制有不得而殺耳。蓋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生也

與宮而死不得異廟。則有不得盡其事生事存之心者。是以不得而降也。曰。然則後世公私之廟。皆為同堂異室。而以西為上者何也。曰。由漢明帝始也。夫漢之為禮畧矣。然其始也。諸帝之廟。皆自營之。各為一處。雖衍其都宮之制。而昭穆之位。不復如古。然猶不失其獨尊一廟之尊也。至于明帝。不知禮義之正。而務為抑損之私。遺詔藏主于光烈皇后更衣別室。而其臣子不敢有加焉。魏晉循之。遂不能革。而先王宗廟之禮。始盡廢矣。降及近世。諸侯無國。大夫無邑。則雖同堂異室之制。猶不能備。獨天子之尊。可以無所

權衡十書

肅神

聖

不致顧乃。格于漢明。非禮之禮。而不得以致其備。物之孝。蓋其別為一室。則深廣之度。或不足以陳鼎俎。而其合為一廟。則所以尊其太祖者。既褻而不嚴。所以事其親廟者。又厭而不尊。是皆無以盡其事生事存之心。而當世宗廟之禮。亦為虛文矣。宗廟之禮。既為虛文。而事生事存之心。有終不能以自己者。于是原廟之儀。不得不盛。然亦至于我朝。而後都宮別殿前門後寢。始畧如古者宗廟之制。是其沿襲之變。不惟窮鄉賤士。有不得聞。而自南渡之後。故都淪沒。權宜草創。無復舊章。則雖朝廷之上。禮官博士。老師宿

儒亦莫有能知其原者。幸而或有一二知經學古之人。乃能私議而竊嘆之。然于前世。則徒知訕孝惠之輪非。責叔孫通之舞禮。而于孝明之亂命。與其臣子之苟從。則未有正其罪者。于今之世。則又徒知論其惑異端。徇流俗之為陋。而不知本其事生事存之心。有不得伸於宗廟者。是以不能不自致于此也。抑嘗觀於陸佃之訛。而知神祖之嘗有意於此。然而考于史籍。則未見其有紀焉。若曰。未及營表。故不得書。則後日之乘史筆者。即前日承詔討論之臣也。所宜深探遺旨。特書總序。以昭示來世。而畧無一詞及之。豈

權衡十書

肅神

聖

天未欲使斯人者。復見二帝三王之盛。故尼其事。而齋其傳耶。嗚呼惜哉。或問又書程子禘說。後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程子曰。禘其祖之所自出。始受姓者也。其祖配之以始祖。配也。文武必以稷配。後世必以文王配。所出之祖。無廟于太祖之廟。禘之而已。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以所出之祖配天也。周之后稷。生于姜嫄。姜嫄以上。更推不去也。文武之功。起于后稷。故配天者。須以后稷。嚴父莫大于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帝即天也。聚天之神

而言之則謂之上帝此武王祀文王推父以配上帝也若是成王祭上帝則須配以武王配天之祖則不易雖百世惟以后稷配上帝則必以父若宣王祭上帝則亦以厲王雖聖如堯舜不可以爲父雖惡如幽厲不害其爲所生也故祭法言有虞氏宗堯非也如此則須舜是堯之子苟非其子雖授舜以天下之重不可謂之父也如此則是堯養舜以爲養男也禪讓之事蔑然矣以始祖配天須在冬至一陽始生萬物之始祭用圜丘器用陶匏藁秸服用大裘而祭宗祀九月萬物之成父者我之所自生帝者生物之祖故推以爲配而祭於明堂也本朝以太祖配於圜丘以廟配於明堂自介甫此議方正先所祭五帝又祭昊天上帝以廟配之大祖而上有億順翼宣先嘗以億祀之矣介甫議以爲不當祀順以下祀可也何者本朝推億祖爲始已上不可得而推也或難以億祖無功業亦當祀以是言之則英雄以得天下自己力爲之並不得與祖德今天下基本盡出於此人安得謂無功業故朝廷復立億祖廟爲得禮介甫所見終是高於世俗之儒某未見此論時諸生亦有發難以爲億祖無功德者某答之曰誰教他會生得好子孫人

皆以爲戲談而或笑之今得楊子直所錄伊川先生語所謂今天下基本皆出於此人安得謂無功業乃與某言然契天下百年不決之是非於此乎定矣又曰君子將營宮室先立祠堂於正寢之東爲四龕以奉先世神主旁親之無後者以其班祔置祭器具祭器主人晨謁於大門之內出入必告正至朔望則參俗節則獻以時食有事則告或有水火盜賊則先救祠堂遷神主遺書次及祭器然後及家財易世則改題主而遷遷之宋禮

又曰欲立一室廟小五架屋以後架作一長龕堂以板隔截作四龕堂堂置位牌堂外用簾子于小祭祀時亦可只就其處大祭祀則請出或堂或廳上皆可○又曰排祖先時以客位西邊爲上高祖第一高祖母次之曾祖祖父皆然其中有伯叔伯叔母兄弟嫂婦無人主祭而我爲祭者各以昭穆論如祔祭伯叔則祔于曾祖之旁一邊在位牌西邊安伯叔母則祔曾祖母東邊安兄弟嫂妻婦則祔於祖母之旁伊川云曾祖兄弟無主者亦不祭不知何所據而云伊川云只是以義起也○問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二廟官師一廟若只是一廟只祭得父母更不及

祖無乃不盡人情曰位卑則流澤淺其理自然如此
文蔚曰今雖士庶人家亦祭三代如此却是違禮曰
雖祭三代却無廟亦不可謂之僭古之所謂廟者其
體面甚大皆是門堂寢室勝如所居之宮非如今人
但以室爲之○又曰溫公祭自曾祖而下伊川以高
祖有服所當祭今見于遺書者甚詳此古禮所無創
自伊川所以使人盡孝敬追遠之義語類

李晦叔問宗子之家主祭故庶子止以其姓祭于宗子
之家是不可以有二主也今人若兄弟異居相去遠
遠欲各祭其父祖亦謂不可以二主乎曰兄弟異居

權衡一書

肅神

兇

廟初不異只合兄祭而弟與執事或以物助之爲宜
向見說前輩有如此而相去遠者則兄家設主弟不
立主只於祭時旋設位以紙榜標記逐位祭畢焚之
如此似亦得禮之變○又與黃子耕曰祭禮極難處
竊意神主惟長子得奉祀之官則以自隨影像則諸
子各傳一本自隨無害也集文○植按本朝呂種玉言
靖云昔者儒先君子有云影像一髮不似則是他人
矣蓋古人止祀木主無畫像之事然畫像傳之已久
子孫豈可廢之但焉得有虎頭傳神無一髮不似乎
苟有三分五分之似卽此可以想見吾親而可以他

人視之乎賢子孫于一觀之頃豈無倏然愾然之心
思所以修身飭行冀無忝於所生則畫像之存斷不
可廢此論亦足發明朱子影像一條意

或問俗節之祭如何曰韓魏公處得好謂之節祠殺於
正祭○又曰祭儀以墓祭節祠爲不可然先正皆言
墓祭不害義理又節物所尙古人未有故止於時祭
今人將節隨俗燕飲各以其物祖考生存之日蓋嘗
用之今子孫不廢此而能忽然于祖宗乎○又曰籩
豆簠簋之器乃古人所用故當時祭享皆用之今以
燕器代祭器常饌代俎肉楮錢代幣帛是亦以生平

權衡一書

肅神

幸

所用是謂從宜也衍義

宋馬端臨曰諸儒言廟制者莫詳於晦菴之說其大概
謂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太祖百世不遷以
下六廟親盡則毀而遞遷昭常爲昭穆常爲穆昭
則羣昭皆動而穆不移穆則羣穆皆移而昭不動
且引書穆考文王詩率見昭考及左傳文之昭也武
之穆也以爲証蓋文爲穆則文之孫及玄孫皆穆其
子與曾孫皆昭也武爲昭則武之孫及玄孫皆昭其
子與曾孫皆穆也既創此六廟之後其新陟王之升
祔者昭入於昭穆入於穆截然不可紊亂立廟之制

也。然愚以為此制必繼世以有天下者皆父死子立而後可。若兄終弟及則其序紊矣。姑以晦菴之圖考之。其圖自武王至於幽王皆定六廟三昭三穆之位。然自懿王之前皆父傳之子。其序未嘗紊也。懿王崩孝王以共王之弟懿王之叔繼懿王而立。故晦菴廟圖宣王之世則以穆懿夷為昭。共孝厲為穆。夫穆王於世次昭也。共王為穆王之子。於世次穆也。懿王為穆王之孫。則繼穆王而為昭是也。孝王為共王之弟。而以繼共王為穆。雖於世次不紊。然弟而據孫之廟矣。至夷王為懿王之子。世次當穆而圖反居昭。厲王為夷王之子。世次當昭而圖反居穆。則一孝王立而夷厲之昭穆遂至於易位。於是晦菴亦無以處此不遇。即其繼立之先後以為昭穆而不能自守其初說矣。又况宣王之世所祀合始於昭王。今因孝王廟其間昭王雖未當祀而已在三昭三穆之外。則雖名為六廟而所祀止於五世矣。然此所言者昭穆祧遷之紊亂不過一代而已。前乎周者為商。商武丁時所謂六廟者祖丁南庚陽甲盤庚小辛小乙是也。然南庚者祖丁兄子陽甲盤庚小辛小乙又皆祖丁子也。姑以祖丁為昭言之。則南庚至小乙皆祖丁子屬俱當

為穆。是一昭五穆而武丁所祀上不及曾祖未當祧而祧者四世矣。後乎周者為唐。唐懿宗時所謂六廟者憲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是也。然穆宗宣宗皆憲宗子。敬宗文宗武宗又皆穆宗子。始以憲宗為昭言之。則穆宜為穆。敬文武為昭。是四昭二穆而懿宗所祀上不及高祖未當祧而祧者三世矣。蓋至此則不特昭穆之位偏枯而祧遷之法亦復紊亂。若必欲祀及六世則武丁之時除太祖之外必創十廟。懿宗之時必創九廟。而後可。且繼世嗣位者既不能必其為弟為子而創立宗廟之時亦安能預定後王之入廟者或穆多昭少如殷或昭多穆少如唐之時哉。則立廟之制必合於將升祔之時施行營創。屬乎昭者於太祖廟之左建之。屬乎穆者於太祖廟之右建之。方為合宜。而其地又拘于中門之內。創造煩擾非所以寧神明對偶偏枯又無以尊觀瞻。似反不如漢唐之每帝建廟各在一所。東都以來之同堂異室共為一廟之混成也。愚故曰七廟之制諸儒皆能言之。而歷代不能如其制者昭穆之位太拘故也。文獻○植按朱子所議者廟中昭穆一定之叙也。馬氏所言者兄弟相及難必之數也。昔唐遷中宗於別廟。孫平

子爭之。然中廢止二帝廟祀。猶易處也。果如殷代之
兄弟。四人廟制。又當如何。惜當時朱子未議及之意。
者。禮以義起。倘事處其難。則馬氏之說。固有可參者。
乎。愚意兄弟同代之廟。或從同堂異室之制。四時之
祭祀。則各祀親盡之後。遷則同遷。議禮之家。宜博考
而折衷之。

元董俊歲時廟祭。非疾病。跪拜必盡禮。子雖孩乳。亦使
之序。拜曰。祀以孝先也。禮宜如是。

元順帝時。武宗一廟。未立后主。配享伯顏為右丞相。問
太常博士遂魯曾曰。先朝既以真哥皇后無子。不為

權衡一書

五

立主。今所立者。明宗母乎。文宗母乎。對曰。真哥皇后
在武宗朝。已膺玉冊。則為武宗皇后。明宗文宗母。固
為妾也。今以無子之故。不為立主。以妾后為正官。是
為臣而廢先君之后。為子而追封先父之妾。豈可復
蹈慕容垂之失乎。集賢學士陳顥素疾魯曾。乃曰。唐
太宗冊曹王明之母為后。亦二后也。豈不可乎。魯曾
曰。堯之母為帝母。庶妃堯立為帝。未聞冊以為后。而
配魯皇。上不法堯舜。而法唐太宗耶。眾服其議。遂以
真哥皇后配焉。
元史二條

明孝宗十七年。憲宗生母孝肅皇后崩。蓋裕陵。先是上

召輔臣劉健等議。祔葬禮。健等對曰。先年奏議已定。
孝莊太后居左。今大行太皇太后居右。合祔裕陵。配
享英廟。其實漢以前。惟一帝一后。唐始有二后。宋有
三后。並祔者。上曰。二后已非。三后尤為非禮。謂遷對
日。三后一繼立。一所生母也。上曰。孝穆太后朕生身
母。別祀于奉慈殿。今欲奉太皇太后于仁壽宮前殿。
他日奉孝穆太后于後殿。歲時祭享。一如太廟。不敢
少缺。卿等其詳議之。眾推吳寬曰。魯頌姜嫄閔宮。
春秋考仲子之宮。皆為別廟。自漢唐以來。亦然。宋始
有並祔祭者。其禮已謬。然皆諸帝繼室。生前作配。非

權衡一書

肅

五

後世子孫嗣位。追尊所生之比。惟宋李宸妃。沒仁宗。
悲痛乃追尊。祔祭。雖出至情。實為非禮。不足為法。疏
入。上曰。大義深恩。並行不悖。令奉慈殿中室。奉孝肅
皇太后。左奉孝穆皇太后。中外稱合禮焉。
明紀全載○植
按嘉謀錄。英宗后錢氏。無子。貴妃周氏。實生憲宗。憲
宗即位。宦者夏時倡言。錢太后久病。不當上尊號。獨
尊上生母為皇太后。輔臣李賢彭時爭不可。曰。朝廷
所以服天下心。惟綱常。今獨隆所生。損聖德。不細。閣
傳仁壽宮。旨曰。子為帝母。爾太后固當。豈有無子而
稱太后者。此宣德中自有例。彭時曰。今日事與宣德

中興。宣德中。胡皇后表稱疾讓位。居別宮。故正統中。尊號不得加焉。且宣皇晚年。每以爲憾。曰。此朕少年事大誤。與宋仁宗廢郭后事同。可鑒也。今名分固在。安得引此爲比。若臣子諛從。如得罪天下。萬世何卽欲全聖孝。獨兩宮同尊。爲宜。于是議始定。及錢太后崩。議合。葬裕陵。內臣復洵洵爲危言。憲宗恐傷周太后心。亦未允。彭時面請。居錢太后于左。虛右。以待將來。卽兩全無傷。于是閣學士商輅劉定之等。帥百官伏文華門哭不起。聲聞大內。母后爲感動。得溫旨諭。如議乃退。然則是禮之協。賴李賢彭時力持于前。而

劉健謝遷將順于後。蓋私情易溺。而大義難泯。若任已意。而拂公是。則悅心雖在一時。其能免于後世之議者鮮矣。

明嘉靖中。孝烈后升祔。祧仁宗。萬曆改元。穆宗升祔。復祧宣宗。禮部尙書于慎行謂非禮。作太廟祧遷考。言古七廟之制。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劉歆王肅並以高曾祖。祧及五世六世。爲三昭三穆。其兄弟相傳。則同堂。異室。不可爲一世。國朝成祖既爲世室。與太祖俱百世不遷。則仁宗以下。必實歷六世。而後三昭三穆始備。幸宗與睿宗兄弟。武宗與世宗兄弟。昭

穆同。不當各爲一世。世宗升祔。距仁宗止六世。不當祧仁宗。穆宗升祔。當祧仁宗。不當祧宣宗。引晉唐宋故事爲據。其言辨而覈。事雖不行。識者服其知禮史蒙

補錄

宋熙寧二年十一月三十日冬至。嫌其御殿視朝。乃在晦日。帝謂侍臣。若當郊祀。歲奈何。或言景祐三年十一月晦冬至。郊祀乃在十五日。帝疑其不經。宋敏求奏。當時以月晦祀天。為非。宜移月十五日甲子。故詔書曰。月既華于黃鍾日。且臨于甲子。修史者病于太質。刪去詔文。遂無考據。臣家有其日報狀。可以照驗。即取以進。帝稱善。蓋公家自祖宗以來。至熙寧中。報狀皆全故也。

宋大中祥符以來。東封既崇。封爵遂濫。凡天下神祇。古

權衡一書

肅神

五七

今義烈威降。勅進封。或奉冊尊號。延于南渡。歲日無虛。及至前元。濫觴益甚。岳岱皆帝。川瀆同王。如楚之三閭大夫。屈原。漢之漢壽亭侯。關羽。商之夷齊。趙之晏杵。各號王公。讀典系彝。莫此為極。高皇既一天下。悉令革去。山川仍其本土之號。賢達用其當時之官。五岳四瀆。并各城隍土偶。俱令毀壞。今之岳廟。及郡縣城隍。多有係在。不知自何時重塑。抑當時庸懦有司。奉行未盡耶。

州縣城隍廟。莫詳事始。前輩謂既有社。不應復有城隍。故唐李陽冰。謂城隍神祀典無之。惟吳越有耳。然京

城中都城隍廟。太和中李德裕所建。李白作韋鄂州碑。謂大水浸淫。城郭抗辭正色。言于城隍。其應如响。杜牧為韋州刺史。有祭城隍祈雨文。而許遠亦有駕井鷁。翔危堞。神護之語。則不獨吳越為然。燕湖城隍祠。建于吳赤烏二年。南齊慕容儼。梁武陵王。祀城隍廟。皆書于史。則又不獨唐而已。今其祀幾遍天下。至于神之姓名。則又遷就附會。各指一人。鎮江慶元。寧國太平。襄陽興元。以為周勃。真州六合。以為熙布。和州為范增。興國軍為姚弋仲。耳目所不接者。尚缺如也。淳熙間。李異守龍舒。有德于民。去郡。遂相傳必為

權衡一書

肅神

五八

城隍神矣。尤淺妄不經。

明景泰五年七月。寧德旱甚。禱雨龍湫。疏文未善。忽浮出片紙。取視。乃至正間禱雨文也。眾為誦之。須臾大雨如注。其詞云。某等俯陳蟻悃。仰讀龍顏。乞鑒凡心。願舒聖眼。言念生居在世。治本千農。蒙天地覆載之恩。感雨露滋濡之德。春耕夏耨。敢辭塗足之勤。秋穫冬藏。實切資身之望。不期茲歲。忽值恒暘。爰從九夏之初。逮及三秋之始。已經六旬。不雨。忍見千里揚塵。石燕停飛。商羊絕舞。致泉源之既竭。慨旱魃之為凶。知作孽自我。蒸民故降災。實由上帝。敢深修省。特申

禱詞度擇某時恭請龍湫格求聖水願施甘雨稍救
枯苗伏望龍顏大悅賜涓滴千金瓶龜壻全消霽霧
霏于隴畝膚賦實粟之詠預占大有之祥垂佑我民
廷續乃命

明王圻曰佛氏入中國始鑄金爲像以後又爲土木之
偶後世祀先聖亦以塑像不知始何時考史開元八
年改顏子等十哲爲坐像則前此固有爲塑像者但
宣聖坐而諸賢皆立至是乃改立爲坐耳按晦菴先
生跪坐拜說間成都府學有漢時禮殿諸像皆席地
而跪坐猶是文翁當時琢石所爲則先聖先師之置

權衡一書

肅神

五九

像蓋自漢以來已有此矣和史

王圻曰史記孟子列傳不書其生卒歲月予嘗觀孟氏
譜云孟子周定王三十七年四月二日生即今二月
二日赧王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卒即今十一月十
五日壽八十四和史植按定王無三十七年自赧王上
推八十四年亦不在定王時此譜殆不足據也又按
朱子論語序說引史記世家云孔子以魯襄公二十
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生哀公十六年壬戌四
月巳丑卒年七十三按周之十一月即今之九月其
日則古今曆法不必同亦難核考然今祀典以八月

二十七日爲孔子生日周之十一月何以爲今之八
月耶諸家辨駁互相糾正究難信其不誣也

宋張南軒云古不墓祭非畧也知鬼神之情狀不可以
墓祭也神主在廟墓以藏體魄而祭之于義何居然
詩云惟桑與梓必恭敬止以父母之所植猶致敬焉
况體魄之所藏乎于路去晉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
吾聞之也去國則哭于墓而後行反其國不哭奠墓
而入孔子葬泗上子貢廬于冢六年晉武帝欲詣文
帝陵群臣以秋暑恐帝感動傷推帝曰得奉瞻山陵
體氣自佳耳父母墳墓所在豈容忽然和史植按祭于

權衡一書

肅神

六十

廟與祭於墓固有正俗之別然于孫致祭之心于彼
乎于此乎常無所不致其情况今人能建宗祀者甚
少若過墟而不哀或但入廟而不省墓人子之心其
安乎否耶廟祭之後仍祭于墓當並行爲可

應天目三

災變之變

春秋隱公三年春王二月日有食之。夫經書日食三十
六去之千有餘歲。而精曆算者所能考也。其行有常
度矣。有常度。則災而非異矣。然日者眾陽之宗。人君
之表。而有食之災。咎象也。或妾婦乘其夫。或臣子背
君父。或政權在臣下。或夷狄侵中國。皆陽微陰盛之
證。故春秋必書以戒人君。不可忽天象也。

隱公五年螟蟲食苗。心曰螟。食葉曰螽。食節曰賊。食根

權衡一書 應天

曰。蠱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春秋書螟。記災也。聖
人以是為國之大事也。故書。

隱公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震電者陽
精之發。雨雪者陰氣之凝。雷未可以出。電未可以見。
而大震電。此陽失節也。雷既出。電已見。則雪不當復
見。而大雨雪。此陰氣縱也。陽失節。而陰氣縱。公子翬
之讒兆矣。鍾巫之難萌矣。春秋災異必書。雖不言其
事。應而事應。具存。惟明于天人相感之際。悟應之理。
則見聖人所書之意矣。三條 胡傳

桓公八年冬十月雨雪。建國之月未霜而雪。書異也。程傳

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恒

星者列星也。如雨言眾也。人事感于下。則天變動于
上。前此五國連衡。旅拒王師。後此齊桓晉文。更霸中
國。政歸盟主。而王室遂虛。漢成帝永始中。亦有隕星
之異。而五侯擅權。賊莽居攝。漢之宗支。掃蕩幾盡。天
之示人顯矣。

僖公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
雨。六月雨。穀梁子曰。不雨者。勤雨也。每時而一書。閔
雨也。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歷時而總書。不憂雨也。
不憂雨者。無志乎民者也。按詩稱。僖公。儉以足用。寬

權衡一書 應天

二

以愛民。務農重穀。則誠賢君也。其有志乎民。審矣。故
冬不雨而書。春不雨而書。夏不雨而書。以著其勤也。
文公以練祭。則緩于作主。以宗廟則世室。屋壞以敷
政。則四不視朔。以邦交則三不會盟。其無志乎民。審
矣。故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而書。自正月不
雨。至于秋七月。而書。以著其慢也。

僖公十有四年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沙鹿晉地也。卜偃
曰。期年必有火。咎國幾亡。晉沙鹿崩。于前書。獲晉侯
于後。雖不指其事。應而事應。具存。三條 胡傳

僖公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隕石于宋五。○唐高宗時。隕

石十八于馮翊高宗問曰此何祥也朕欲悔往修來以自戒若何于志寧對曰春秋隕石于宋五內史過曰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雖然陛下無災而戒不害為福也名臣奏議

僖公二十有一年夏大旱公欲焚巫尪臧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貶食省用務穡貴分此其務也巫尪何為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為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左傳

僖公三十有三年十有二月隕霜不殺草李梅實○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記隕霜不殺草何為記之也曰

權衡一書

應天

三

此言可殺也夫宜殺而不殺則李梅冬實天失其道草木猶犯之而況君子是故以天道言四時失其序則其施必悖無以統萬象矣以君道言五刑失其用則其權必喪無以服萬民矣其論隕霜殺草則李梅冬實蓋除惡于微慮患于早之意也

宣公七年夏公會齊侯伐萊秋公至自伐萊大旱及者內為志會者外為主伐萊齊志也公與齊侯俱不務德合黨連兵恃強凌弱是以為此舉也軍旅之後必有凶年民以征役怨咨之氣感動天變而旱乾作矣成公元年二月無冰寒極而無冰者常燠也按洪範傳

曰豫恒燠若此政事舒緩網紀縱弛之象成公幼弱政在三家公室不張故當洞陰沍寒而常燠應之天人一理也萬物一氣也觀于陰陽寒暑之變以察其消息盈虛此制治于未亂慎于微之意也三條胡傳

成公五年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辟重曰辟傳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不可遂以告而從之

權衡一書

應天

四

左傳○左氏載絳人之語於禮文備矣而未記其實也古之遭變異而外為此文者必有恐懼修省之心主于內若成湯以六事修身高宗克正厥事宣王側身修行欲銷去之是也從舉其文而無實以先之何足以弭災變乎胡傳

成公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水冰何休曰木者少陽幼君大臣之象冰者凝陰兵之類也冰脅木者君臣將執于兵之微未幾而有沙隨君即之事天人之際休咎之應焉可誣也胡傳

襄公九年春宋災樂喜為司城以為政使伯氏司里

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陳畚揭。具縵缶。備水器。量輕重。蓄水潦。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表火道。使華臣具正徒。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使華閔討右官。官庀其司。向戌討左。亦如之。使樂適庀刑器。亦如之。使皇鄭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使西組吾庀府守。令司官巷伯儆官。二師令四鄉正敬享。祝宗用馬于四牖。祀盤庚于西門之外。左傳

權衡一書

應天

五

執兵柄。以弱公室。故數月之間。數有大變。申豐者季氏之宰也。不肯端言其事。故歸咎藏水之失。夫山谷之水藏之也。周用之也。徧亦古者本末備舉。變調之一事耳。謂能使四時無愆。伏婁苦之變。則亦誣矣。
昭公十有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大辰心也。心為明堂。天子之象。其前星太子。後星庶子。李星加心。象天子嫡庶將分爭也。後五年。景王崩。王室亂。劉子單子立王猛。尹氏召伯立子朝。歷數載而後定。至哀十三年。有星孛于東方。不言宿名。者不加宿也。當是時。吳人僭亂。憑陵上國。日敝于兵。故氛祲所指。在于東方。假

手越人。吳國遂滅。天之示人顯矣。二傳
昭公十有八年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鄭裨竈言于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瓊華玉璣。鄭必不火。子產弗與。壬午。宋衛陳鄭皆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左傳
○裨竈所言。蓋以象推。非妄也。而鄭不復火者。子產當國。方有政令。此以德消變之驗。吉凶禍福。固有可移之理。古人所以必先人事而後言命也。

權衡一書

應天

六

昭公二十有五年。有鸛鵒來巢。傳曰。鸛鵒不踰濟。魯所無也。故書曰。有巢者。去穴而巢。陰居陽位。臣逐君象也。鸛鵒宜穴處于下。而巢居于上。季孫宜臣居于家。而主祭于國。反常為異之兆。能以德消。則無其應矣。胡傳
昭公二十有六年。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誥。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祝史之為。無能補也。公說乃止。左傳
定公二年冬十月。隕霜殺菽。穀梁子曰。菽舉重也。未可

以殺而殺舉重可殺而不殺舉輕其象則刑罰不中
之應胡傳

哀公六年是歲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昭王
使問於周太史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祭之可移
於令尹司馬昭王曰除腹心之疾而置諸股肱何益
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天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
祭左傳

楚莊王見天不見妖而地不出孽則禱于山川曰天其
忘予與此能求過于天必不逆諫矣安不忘危故能
終而成霸功焉

權衡一書

應天

七

齊大旱之時景公召羣臣問曰天不雨久矣民且有饑
色吾使人卜之祟在高山廣水寡人欲少賦歛以祠
靈山可乎羣臣莫對晏子進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
靈山固以石爲身以草木爲髮天久不雨髮將焦身
將熱彼獨不欲雨乎祠之無益景公曰不然吾欲祠
河伯可乎晏子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河伯以水爲
國以魚鼈爲民天久不雨水泉將下百川竭國將亡
民將滅矣彼獨不用雨乎祠之何益景公曰今爲之
奈何晏子曰君誠避宮殿暴露與靈山河伯共憂其
幸而雨乎于是景公出野暴露三日天果大雨說苑

周敬王四十年災或守心心宋之分野也景公憂之司
星子韋曰可移于相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于民

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于歲公曰歲儼民困吾誰爲
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災或宜有動
于是候之果徙三度史記

趙簡子問于翟封荼曰吾聞翟雨穀三日信乎曰信又
聞雨血三日信乎曰信又聞馬生牛牛生馬信乎曰
信簡子曰大哉妖亦足以亡國矣對曰雨穀三日蚩
風之所飄也雨血三日鷺鳥擊于上也馬生牛牛生
馬雜牧也此非翟之妖也簡子曰然則翟之妖奚也

權衡一書

應天

八

對曰其國數散其君幼弱其諸卿貨其大夫比黨以
求祿爵其百官肆斷而無告其政令不竟而數化其
士巧貪而有怨此其妖也說苑

漢文帝五年二月地震宋胡寅曰文帝之時有此大異
何也曰天地之變非一端也盡以爲人事致之則牽
合附會泥而不通盡以爲氣數適然則言人修德正
事反災爲祥者亦不少矣要之爲天下主父天母地
父母震怒聲色異常人子當祗栗恐懼思所以平格
不當指爲情性所發而遂已也文帝之時雖有此異
然帝方躬修德化節用愛人此所以雖有其異而無

其應與

漢建平二年以朱博爲丞相。臨廷受策。有大聲如鐘。鳴殿中。以問李尋。尋曰。此洪範所謂鼓妖者也。人君不聽爲衆所惑。空名得進。則有聲無形。不知所從。生宜退丞相。以應天變。上不聽。二傳綱目

漢哀帝時。息夫躬建言。災異屢見。恐有非常之變。可遣大將軍行邊。敕武備。斬一郡守。以立威應變。上以問丞相王嘉。嘉對曰。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細微。猶不可詐。況于上天神明。而可欺哉。天之見異。所以勅戒人君。欲令覺悟。反正。推誠行善。民

權衡一書

應天

九

心悅而天意解矣。治安其要

漢宋均爲九江太守。郡多虎患。前太守常募設檻。奔而猶多殘害。均到郡。下記屬縣曰。江淮之有虎。猶河北之有難豚。今爲民害。咎在殘吏。而勞歷張捕。非憂恤之本也。其務退奸貪。進忠善。可一去。檻阱除。削課制。

後虎相與東渡江。虎苑

唐武后以杜景佺同平章事。后嘗季秋出梨華示宰相。以爲祥。衆賀曰。陛下德被草木。故秋再華。周家仁及行葦之比。景佺獨曰。陰陽不相奪倫。實卽爲災。故曰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凄風。秋無苦雨。今草木黃

落而不復華。積陰陽也。竊恐陛下有德施令有所虧。衆臣位宰相。助天治物。治而不和。臣之咎也。頓首請罪。后曰。真宰相也。新唐書

唐開元七年五月朔日。食。上素服。以候變。徹樂減膳。命祭。緊因賑。饑乏。勸農功。宋璟奏曰。陛下勤恤人隱。此誠蒼生之福。然臣聞日食。修德。月食。修刑。親君子遠小人。絕女謁。除讒慝。所謂修德也。君子耻言浮于行。苟推至誠。以行之。不必數下制書也。綱目

明皇時。山東大蝗。民或于田旁焚香膜拜。設祭而不敢殺。姚崇奏遣御史督州縣捕而瘞之。議者以爲蝗衆

權衡一書

應天

十

多。除不可盡。明皇亦疑之。崇曰。今蝗滿山東。河南北之人流亡。殆盡。豈可坐視食苗。曾不救乎。借使除之不盡。猶勝養以成災。明皇乃從之。盧懷慎曰。殺蝗太多。恐傷天和。崇曰。昔楚莊吞蛭而疾愈。叔敖殺蛇而福來。奈何不忍于蝗。而忍人之饑死乎。若使殺蝗有禍。崇請當之。大唐新語

唐建中初。朱泚反。陷京師。德宗走奉天。神策軍節度使李晟討之。軍渭橋。焚賊守。歲占爲軍憂。已而從舍。賓佐皆入賀。晟流涕曰。天子野次。臣下知死敵而已。天象高遠。何庸知及。克長安。將佐入賀。晟謂之曰。向非

相拒。及聞五星之躔縮也。無常一退舍。動色相慶。脫復守歲。吾軍不戰自潰矣。諸將謝不及。嘉謀

唐五行志論曰。三代之後。術數之士興。而為災異之學者。務極其說。至舉天地萬物動植無大小。皆推其類而附之。于五物曰五行之屬。至其變怪非常。失其本性。則推以事類吉凶影響。其說尤為委曲繁密。蓋王者政得其道。則天地順成。萬物茂盛。若政失其道。民被其害而愁苦。則天地之氣。沙三光錯行。陰陽寒暑失節。以為水旱蝗螟。風雹雷火。山崩水溢。泉竭雪霜。不時雨。非其物。或發為氛霧虹霓。光怪之類。此天地

權衡一書

應天

土

災異之大者。皆生于亂政。而考其所發。驗以人事。往往近其所失。而以類至。然時有推之不能合者。豈非天地之大。固有不可知者耶。若其諸物種類。不可勝數。下至細微。家人里巷之占。有考于人事而合者。有漠然而無所應者。語曰。迅雷風烈。必變。蓋君子之畏天也。見物有反常。而為變者。失其本性。則思其有以致而為之戒懼。雖微不敢忽。而已至為災異之學者。不然。莫不指事以為應。及其難合。則旁引曲取。而遷就其說。蓋自漢儒董仲舒劉向。與其子歆之徒。皆以春秋洪範為學。而失聖人之本意。至其不通也。父子

之言自相戾。可勝嘆哉。新唐書

宋大中祥符時。天下大蝗。使人于野得死蝗。帝以示大臣。明日。執政遂袖死蝗進曰。蝗實死矣。請示于朝。率百官賀。王且獨不可。後數日。方奏事。飛蝗蔽天。帝顧且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為天下笑耶。

宋慶曆三年。京師旱。王素請帝禱于郊。帝曰。太史言月二日當雨。今將以且日出禱。素曰。臣非太史。然度是日必不雨。帝問故。曰。陛下知其且雨。而禱之。應天不以誠。故臣知其不雨。帝曰。然則明日。詣醴泉觀。素曰。醴泉之近。猶外朝耳。豈憚暑不肯遠出耶。帝竦然更

權衡一書

應天

主

詔詣西太乙宮。命素扈從。日甚熾。埃氛翳空。比輿駕還。未薄城。天大雷電。而雨。宋史

嘉祐六年六月朔日。食。司天言當食六分之半。食四分。而雨。羣臣欲援至和例。稱賀。同判禮部司馬光言曰。之所照。周徧華夷。雲之所蔽。至為近狹。雖京師不見。四方必見。若天意若曰。人君為陰邪所蔽。災患甚明。天下皆知其憂危。而朝廷獨不知也。食不滿分者。乃曆家術數。不精當治其罪。亦非所以為賀也。帝從之。續綱目

宋英宗時。大雨霖。災異數見。論者歸咎濮議。及廷對。或

謂以五行傳簡宗廟水不涸下為證必擢上第李清臣曰此漢儒附會之說也吾不之信民間豈無疾痛可上者乎即條對言天地之大譬如一人一身腹心肺腑有所攻塞則五官為之不寧民人生聚天地之腹心肺腑也日月星辰天地之五官也善立天地之異者不止其異止民之疾病而已宋史

宋壽皇時歲旱禁中祈雨有應一日引筆執入見恭父奏云此因陛下至誠感通然天人之際共近如此若他事一有不至則其應亦當如此願陛下深加聖慮則天下幸甚恭父斯語頗得大臣體朱子語錄

權衡一書

應天

主

宋陸九淵曰昔之言災異者多矣如劉向董仲舒李尋京房翼奉之徒皆通乎陰陽之理而陳于當時者非一事矣然君子無取焉者為共著事應之故也夫旁引物情曲指事類不能無偶然而合者然一有不合人君將忽焉而不懼孔子於春秋著災異不著事應者實欲人君無所不謹以答天戒而已性理
元許衡曰或問天變曰胡氏一說好如父母嗔怒或是子婦有所觸瀆而怒亦有父母別生嗔惱時為子者皆當恐懼修省此言殊有理廣近思錄
至元三十年有星孛于帝座帝憂之夜召不忽木入

禁中問所以銷天變之道奏曰風雨自天而至人則棟宇以待之江河為地之限人則舟楫以通之天地有所不能者人則為之此人所以與天地參也且父母怒人子不敢疾怨惟起敬起孝故易震之象曰君子以恐懼修省詩曰敬天之怒又曰遇災而懼三代聖王克謹天戒鮮有不終漢文之世同日山崩者二十有九日食地震頻歲有之善用此道天亦悔禍海內又安此前代之寇讎也願陛下下法之因誦文帝日食求言詔帝悚然曰此言深合朕意可復誦之遂詳諭欵陳至四鼓元史

權衡一書

應天

古

明弘治十一年京師西直門有熊入城守衛者不覺兵部尚書馬文升乞嚴武備以防不虞郎中何孟春謂同列曰熊之為兆亦宜慎火未幾城內在處有火災禁中亦火乾清宮災或問之孟春曰予不曉占書宋人紹興已酉永嘉災前數日有熊至城下州守高世則曰熊於字能火郡中宜慎火果延燒官民房舍蓋憶此事而云耳不意竟驗也續文獻通考
弘治十六年雲南晝晦地震命侍郎樊瑩巡視奏黜監司以下三百餘人戶部員外席書上疏言災異係朝廷不係雲南如人元氣內損然後瘡瘍發四肢朝廷

元氣也。雲南四肢也。豈可舍致毒之源。專治四肢之末。今內府供應數倍往年。齋醮寺觀無停日。皇親奪民田。宦官增遣不已。大臣賢者未起用。小臣言事請者未復。文武官傳陞名器。大濫災異之警。偶泄雲南。欲以遠方外吏當之。此何理也。乞陛下以臣所言。獎政一切釐革。他大害當祛。大政當舉者。悉令所司條奏。而興革之時。不能用。明史

祥瑞之徵

春秋桓公三年有年。宣公十有六年冬大有年。程子曰。書有年紀異也。人事順于下。則天氣和于上。桓弒君而立逆天理。亂人倫。水旱凶災乃其宜也。今乃有年。故書其異。宣公為弒君者所立。其惡有間。故大有年則書之。全。十二公多歷年所。豈無豐年而不見于經。是仲尼于他公皆削之矣。獨桓有年。宣大有年。則存而不削者。緣此二公獲罪于天。宜得水旱凶災之譴。今乃反常。故以為異。然則天道亦借乎桓宣享國十有八年。獨此二年書有年。他年之歉可知也。而天

理不差信矣。此一事也在。不修春秋。則為慶祥。君子修之。則為變異。故自先儒說經者。多列于慶瑞之門。至程氏發明與旨。然後以為記異。此得於意言之表者也。胡傳

漢高祖初為亭長。嘗被酒夜徑澤中。有大蛇當徑。高祖拔劍斬之。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何哭。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為赤帝子斬之。故哭。嫗忽不見。後人告高祖。乃心獨喜。白負諸從者。日益畏之。史。論曰。劉季斬蛇事。必有之。至於老嫗夜哭。赤白帝子之說。乃當時假託神怪。以聳天下之心。

故揭旂以應之。即勝廣。鱗魚狐鳴之故。智也。若夫高祖之能成帝業者。則在於寬仁大度。知人善任。使所由別於羣雄也。故善言受命之符者。以德不以怪。以人。不以神。讀史筆記

漢宣帝本始元年四月。鳳凰集膠東。四年五月。鳳凰集北海。地節二年四月。鳳凰集魯。元康四年。神爵集長樂宮。神爵二年。鳳凰甘露降集京師。四年十月。鳳凰集杜陵。五鳳三年。京兆尹張敞奏。臣敞舍有鵠。鵠飛上丞相府吏多。知鵠鵠者。問之。皆陽不知。丞相問議上奏。後知從臣。敞舍來。乃止。甘露元年四月。黃龍見。

權衡一書

應天

七

三年。鳳凰集新蔡。○宋胡寅曰。宣帝之時。天地變異。刑殺過差。一歲之間。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至二百餘人。不得稱為太平決矣。鳳凰何為數來哉。豈宣帝自喜其政。臣下有窺見其微意者。故乎言祥瑞以侈耀之。而帝亦以此自欺也。歟。以張敞所論鵠鵠觀之。亦可見矣。

漢永平六年。春二月。王洛山出寶鼎。詔曰。祥瑞之降。以應有德。方今政化多辟。何以致茲。易曰。鼎象三公。豈公卿奉職。得其理耶。其賜三公帛五十匹。九卿二千石半之。先帝詔書。禁人上事言聖。而問者章奏頗多。

浮詞自今。若有過稱虛譽。尚書皆宜抑而不省。示不為語。子出也。

漢延熹九年。夏四月。河水清。襄楷上疏曰。按春秋以來。及古帝王。未有河清。臣以為河者諸侯位也。清者屬陽。濁者屬陰。河常濁而反清者。陰欲為陽。侯欲為帝也。唯京房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今天垂異。地吐妖。人病疫。三者並時。而有河清。猶春秋麟不當見。而見孔子書之以為異也。書奏不省。

北魏宣武帝正始二年。有芝生於太極殿。侍中崔光上表曰。氣蒸成菌。生于墟落。濕積之地。不當生于殿堂。

權衡一書

應天

八

高華之處。今忽有之。誠足異也。夫野木生朝。野鳥入廟。古人皆以為敗亡之象。今西南二方。兵革未息。郊甸之內。大旱踰時。民勞物悴。莫此之甚。願陛下側躬聳意。推新聖道。節夜飲之樂。養方富之年。則魏祚可以永隆。皇壽等於山嶽矣。于是魏主好宴樂。故光言及之。

唐貞觀二年。詔非大瑞不得表聞。上曰。比見羣臣屢上祥瑞。夫家給人足。而無瑞不害。為堯舜百姓愁怨。而多瑞不害。為桀紂後魏之世。吏焚連理木。煮白雉而食之。豈足為至治乎。乃詔曰。今大瑞聽表聞。餘申所。

司而已。嘗有白鵲巢于寢殿槐上。合歡如葉。左右稱賀。上曰。我嘗笑隋煬帝好祥瑞。瑞在得賢。此何足賀。命毀其巢。

唐開元十三年。上謂宰臣曰。春秋不書祥瑞。惟記有年。敕自今州縣勿得更奏祥瑞。

唐太和末。杜棕鎮鳳翔。有五色雲。見岐山近法門寺。監軍狄奏之。棕曰。雲物變色。何常之有。未幾獲白兔。監軍又狄奏之。棕曰。野獸未馴。且宜畜之。旬日而斃。監軍不悅。畫圖獻之。及鄭注代棕。奏紫雲見。又獻白雉。是歲遂有甘露之變。棕判度支。文宗謂曰。李訓鄭注。

權衡一書

應天

九

皆因瑞以售其亂。乃知瑞物非國之慶。卿在鳳翔。不奏白兔。真先覺也。對曰。昔河出圖。伏犧畫卦。洛出書。大禹叙疇。皆有益于人。故是尚也。至禽獸草木之瑞。何時無之。劉聰築逆黃龍三見。李龍暴虐得蒼麟。白鹿以駕芝蓋。以是觀之。瑞豈在德。願陛下專以百姓富安爲國慶。自餘不足取也。上善之。他日謂宰相曰。時和歲豐。是爲上瑞。嘉禾靈芝。誠何益於事。遂詔諸邑有瑞。皆勿以聞。亦勿申牒所司。七條
宋司馬光爲開封府推官。交趾貢異獸。謂之麟。光言真偽不可知。使其真。非自至不足爲瑞。願還其獻。宋史

宋李譙帥永興。僞爲蟾芝以獻。徽宗疑曰。蟾動物也。安得生芝。命漬盆水。一夕而解。坐問上。敗散官。宋史○植按。徽宗于此事。可謂明也。已天下僞物。可以水漬而解者。非一。因此可以起悟。

元成宗時。河東守臣獻嘉禾。大臣欲奏以爲瑞。不忽木語之曰。汝部內所產。盡然耶。惟此數莖。豈獨惟此數莖耳。不忽木曰。若如此。既無益于民。又何足爲瑞。遂罷遣之。

元文宗時。司徒香山言。陶弘景胡笳曲。有負展飛天曆。終是甲辰君之語。暗合陛下生年紀號。實受命之符。

權衡一書

應天

十

乞錄付史館。頒示中外。詔翰林集賢諸儒。臣議咸謂。唐開元間。薛謨進武后鼎銘。云上天降鑒。方建隆基。爲玄宗受命之符。姚崇表賀。宋司馬光言。其抹偶就之文。以爲符瑞。此小臣之諂。而宰相實之。是侮其君也。今弘景之曲。雖於生年紀號。若偶合者。然陛下應天順人。紹隆正統。無待旁引曲說。以爲符命。從其所言。恐啓讖緯之端。非所以定民志也。事遂寢。二條
明太祖時。羣臣嘗以甘露降。作頌以獻。上曰。人之常情。好祥惡妖。然天道至微。若恃祥不戒。祥未必爲吉。觀妖能懲妖。未必皆凶。凡人懼則戒心。常存。喜則侈心。

易。縱。朕。德。不。逮。惟。圖。修。省。之。不。暇。敢。以。此。著。甘。露。論。以。示。羣。臣。

明。永。樂。十。六。年。陝。西。民。獻。玄。兎。羣。臣。上。表。賀。及。獻。詩。上。哀。其。詩。及。表。賜。書。論。太。子。曰。偶。耀。州。民。獻。玄。兎。羣。臣。爭。上。表。獻。詩。頌。美。夫。人。君。能。敬。天。恤。民。致。勤。于。理。則。有。以。感。召。和。氣。屢。致。豐。年。海。宇。清。明。生。民。樂。業。此。國。家。之。瑞。也。彼。一。物。之。異。常。理。有。之。而。喋。喋。若。此。夫。好。直。言。則。德。日。廣。好。諛。言。則。過。日。增。爾。將。來。有。宗。社。生。民。之。寄。觀。此。即。瞭。然。而。情。不。能。遁。矣。二條治安纂要

永。樂。時。俞。士。吉。為。左。僉。都。御。史。帝。命。視。浙。江。民。瘼。還。上。

權。衡。一。書

應。天

主

聖。孝。瑞。應。頌。帝。曰。爾。為。大。臣。不。言。民。間。利。病。乃。獻。諛。耶。擲。還。之。尋。出。知。襄。陽。府。○。曹。縣。獻。駒。虞。榜。葛。刺。國。麻。林。國。進。麒麟。禮。部。尚。書。呂。震。請。賀。帝。曰。天。下。治。安。無。麒麟。何。害。貴。州。有。政。使。蔣。廷。瓚。言。班。師。詔。至。思。南。大。巖。山。有。呼。萬。歲。者。三。震。言。此。山。川。效。靈。帝。曰。山。谷。之。聲。空。虛。相。應。理。或。有。之。震。為。國。大。臣。不。能。辨。其。非。又。欲。因。之。進。媚。豈。君。子。事。君。之。道。耶。明史○。植。按。宋。史。羅。從。彥。嘗。曰。君。子。在。朝。則。天。下。常。治。蓋。君。子。進。則。常。有。亂。世。之。言。使。人。主。多。憂。而。善。心。生。故。治。小。人。在。朝。則。亂。蓋。小。人。進。則。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樂。而。

急。心。生。故。亂。此。言。與。成。祖。之。意。相。表。裏。然。則。災。祥。之。間。即。以。觀。忠。佞。之。情。可。也。

權。衡。一。書

應。天

主

辰象之學

春秋昭公七年晉平公謂伯瑕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公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左傳

辨物篇曰二十八宿者東方曰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

斗牛須女虛危室東壁西方曰奎婁胃昂畢觜參南方曰東井與鬼柳七星張翼轸所謂宿者日月

五星之所宿也所謂五星者一曰歲星二曰熒惑三

曰鎮星四曰太白五曰辰星機槍慧孛句柱枉矢蚩

尤之旗皆五星盈縮之所生也說文植按歲星木也

權衡一書

應天

星

熒惑火下三星土金水也機槍以下乃五星之變

漢律歷志曰東七十五度角十二度九氐十五房五心

五尾十八箕十一北九十八度斗二十六牛八女十

二虛十危十七營室十六壁九西八十度奎十六婁

十二胃十四昂十一畢十六觜二參九南百一十二

度井三十三鬼四柳十五星七張十八翼十八軫十

七辰者日月之會建所指也星紀初斗十二度大雪

中牽牛初冬至一明終于婺女七度玄枵初婺女八

度小寒中危初大寒二月終于危十五度諏訾初危

十六度立春中營室十度雨水月終于奎四度

降婁初奎五度驚蟄中婁四度春分月終于胃六

度大梁初胃七度清明中昂八度穀雨月終于畢

十一度實沈初畢十二度立夏中井初小滿月終

于井十五度鵠首初井十六度芒種中井三十一度

夏至月終于柳八度鵠火初柳九度小暑中張三

度大暑月終于張十七度鵠尾初張十八度立秋

中翼十五度處暑月終于軫十一度壽星初軫十

二度白露中角十度秋分月終于氏四度大火初

氏五度寒露中房五度霜降月終于尾九度析木

初尾十度立冬中箕七度小雪月終于斗十一度

權衡一書

應天

星

漢書○植按天無體以二十八宿為體故天之度以宿

度也星不動與天為運故星之度以日之退于天也

言辰象者宜先知此又按宋史赤道宿度西七宿則

畢十七觜一參十共八十一度較多一度南七宿則

鬼三共百一十一度較少一度與此不同蓋兩宿間

當度之星術家或屬此或屬彼畧有差殊故也

堪輿書云星紀吳越也玄枵齊也諏訾衛也降婁魯也

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鵠首秦也鵠火周也鵠尾楚也

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疏云十二分野蓋古

受封之日歲星所在之辰而國屬焉吳越同年度受

卦故曰星紀之次天文考

天文志曰。中宮北極五星。勾陳六星。皆在紫宮中。北極辰也。其紐星天之樞也。天運無窮。三光迭耀。而極星不移。故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北極大星。太乙之座也。第一星主月。太子也。第二星主口。帝王也。第三星主五星。廉子也。所謂第一星者。最赤明者也。中星不明。主不用事。右星不明。太子憂。勾陳後宮也。大帝之正妃也。大帝之坐也。北四星曰女御宮。八十一御妻之象也。勾陳口中一星曰天皇大帝。其神曰耀魄寶。主御羣靈。秉萬神圖。抱極樞四星曰四輔。所以輔佐

權衡一書

應天

五

北極而出度授政也。大帝上九星曰華蓋。所以覆蔽大帝之坐也。蓋下六星直曰杠。蓋下五星曰五帝內坐。設叔順帝所居也。客星犯紫宮中坐。大臣犯主。華蓋杠旁六星曰六甲。所以分陰陽而紀節候。故在帝旁。所以布政教而授人時也。極東一星曰柱下史。主記過。古有左右史。此之象也。柱史北一星曰女史。婦人之微者。主傳漏。故漢有侍史。傳舍九星。在華蓋上。近河。賓客之館。主胡人入中國。客星守之。備姦使。亦曰胡兵起。傳舍南河中五星曰造父。御官也。一日司馬。或曰伯樂。星亡。馬大貴。西河中九星如勾狀曰鈞

星。伸則地動。天一星在紫宮門右。樞星南。天帝之

神也。主戰鬪。知人吉凶者也。太一一星在天一南相近。亦天帝神也。主使十六神。知風雨。水旱兵革。饑饉疾疫。災害所生之國也。紫宮垣十五星。其西蕃七。東蕃八。在北斗北。一曰紫微。大帝之坐也。天子之常居也。主命主度也。一曰長垣。一曰天營。一曰旂星。爲蕃衛。備蕃臣也。宮闕兵起。旂星直。天子出。自將宮中兵。東垣下五星曰天柱。建政教。懸日月法之所也。常以朔望之日。懸禁令于天柱。以示百官。周禮以正歲之月。懸法象。魏此之類也。門內東南維五星曰尚書。主

權衡一書

應天

五

納言。夙夜咨謀。龍作納言。此之象也。尚書西二星曰陰德。陽德。主周急振無。宮門左樞星內二星曰大理。主平刑斷獄也。門外六星曰天牀。主寢舍。解息燕休。西南角外二星曰內厨。主六宮之飲食。主后妃大人。與太子宴飲。東北維外六星曰天厨。主盛饌。北斗七星輔一星在太微北。七政之樞機。陰陽之元本也。故運乎天中。而臨制四方。以建四時而均五行也。魁四星爲璇璣杓三星爲玉衡。又象爲號令之主。又爲帝車。取乎運動之義也。又魁第一星曰天樞。二曰璇。三曰璣。四曰權。五曰玉衡。六曰開陽。七曰搖光。一至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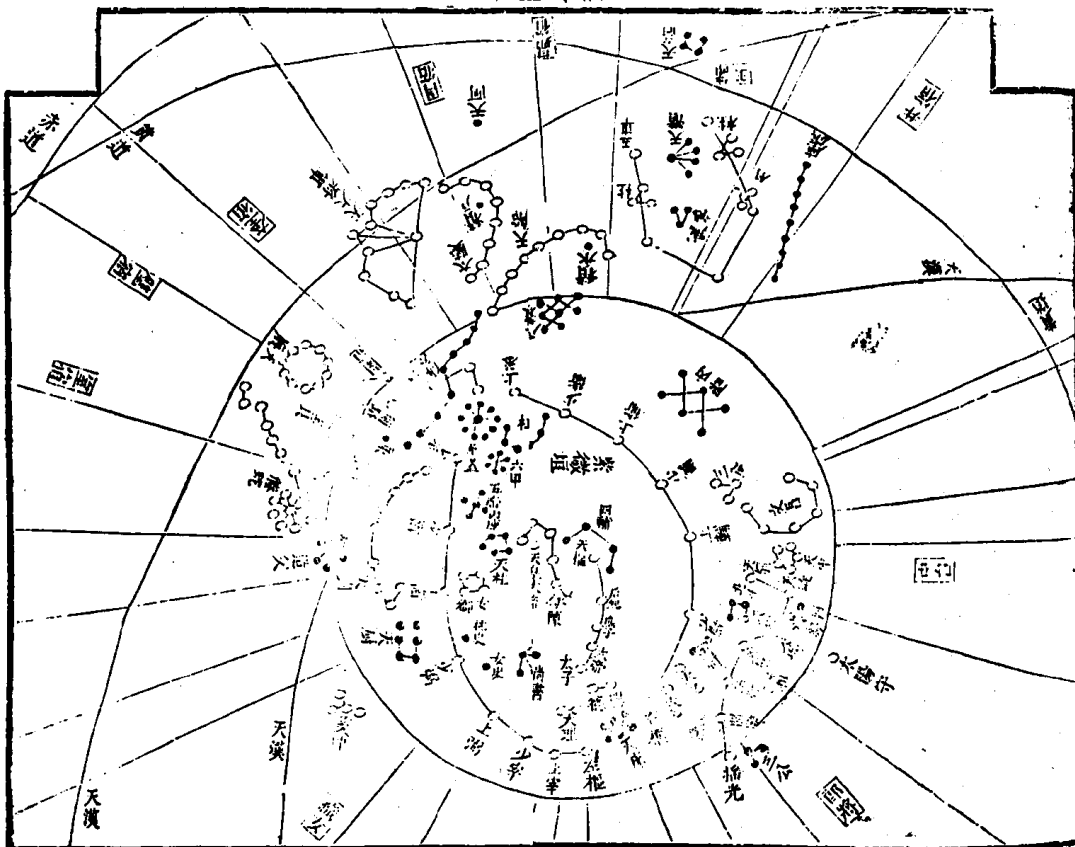
為魁五至七為杓魁中四星為貴人之半曰天理也
輔星傳乎開陽所以佐斗成功也又曰丞相之象也
七政星明其國昌不明國殃斗旁欲多星則安斗中
少星則人恐輔星明而斗不明臣強主弱斗明輔不
明主強臣弱也杓南三星及魁第一星西三星皆曰
三公宣德化調七政和陰陽之官也○文昌六星在
北斗魁前天之六府也主集計天道一曰上將大將
建威武二曰次將尙書正左右三曰貴相太常理文
緒四曰司課司中司隸賞功進五曰司命司怪太史
主威咎六曰司寇大理佐理寶所謂一者起北斗魁

前近內階者也明潤大小齊天瑞臻文昌北六星曰
內階天皇之階也相一星在北斗南相者總領百司
而掌邦教以佐帝王安邦國集眾事也其明吉太陽
守一星在相西大將大臣之象也主戒不虞設武備
也非其常兵起西北四星曰勢勢腐刑人也天牢六
星在北斗魁下貴人之牢也主警過禁暴淫隋書

紫微垣圖

北七宿內。奚仲。騰蛇。王良。策。閣道。傅路。天廄。七星。
西七宿內。天大將軍。太陵。天舡。五車。八穀。五星。南
七宿內。座旗。天高。天河。三星。俱附此圖內。

二十八星圖



志曰天有三垣紫微太微天市列其中外而羅宿各七為二十八野十二辰分焉三垣二十八野與天並運而一定不移者其經星也日月五星謂之七曜運于列宿而無定在者其緯星也客星瑞星妖星則其出無常處見無定在焉三垣為帝居天市明堂位也太微朝廷位也紫微官寢位也明堂者天子巡狩之居也宮寢者燕息之居也故天市太微皆名帝座而紫微者帝朝夕在焉故獨稱帝七曜必遵黃道歷天街歲一受事于太微而出猶大臣必受命于朝廷以行其職也二十八宿分列四方各守其野率諸經星以

權衡一書

應天

元

拱紫微之帝猶郡國百司各效其職以承天子者也。○周天以紫微為中其紐星天之樞也勾陳宮寢也。有四輔以輔佐北極有三公柱史女史五尚書大理朝廷之庶司列焉上有華蓋蓋有杠蓋下五帝座在焉蓋以覆蔽帝座也環之蕃星十五是曰紫宮門外有天床內厨主寢膳開道絕漢抵離宮司遊幸蓋後有傳舍賓郎也此紫微之次也北斗為帝車運于中央臨制四鄉杓所指大角直斗指以建時節定十二月之紀也。治安天文志曰太微天子庭也五帝之座也亦十二諸侯府

也其外蕃九卿也南蕃中二星間曰端門東曰左執法廷尉之象也西曰右執法御史大夫之象也執法所以舉刺凶姦者也左執法之東左掖門也右執法之西右掖門也東蕃四星南第一曰上相其北東太陽門也第二星曰次相其北中華東門也第三星曰次將其北東太陰門也第四星曰上將所謂四輔也西蕃四星南第一星曰上將其北西太陽門也第二星曰次將其北中華西門也第三星曰次相其北西太陰門也第四星曰上相亦曰四輔也東西蕃有芒及動搖者諸侯謀天子也執法移則刑罰尤急月五

權衡一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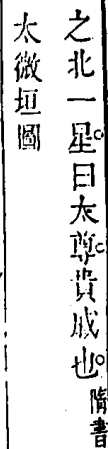
應天

手

星入太微軌道吉西南角外三星曰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明堂西三星曰靈台觀臺也主觀雲物察符瑞候災變也左執法東北一星曰謁者主贊賓客也謁者東北三星曰三公內坐朝會之所居也三公北三星曰九卿內坐主治萬事九卿西五星曰內五諸侯內侍天子不之國者也辟雍之禮得則太微諸侯明黃帝坐一星在太微中舍樞紐之神也天子動得天度止得地意從容中道則太微五帝坐明且以光黃帝坐不明人主求賢士以輔法不然則奪勢四帝坐四星四星挾黃帝坐東方星者帝南方星赤帝西

三

三千三百二十三天應



志曰太微者天子外廷。蕃臣十東相西將中曰端門。門之右爲內屏。屏之上五帝座在焉。其左面帝座而列者五諸侯三公九卿列焉。後聚一十五星蔚然曰郎位。一大星郎將統之。武賁常陳列侍其後。所以宿衛天子守禁籙也。此太微之次也。治安

天文志曰。攝提六星。直斗杓之南。主建時節。何禮祥。攝提爲楯。以夾擁帝席也。主九卿。明大三公。恣客星入之。聖人受制。西三星曰周鼎。主流亡。大角一星。在攝提間。大角天王座也。又爲天棟。正經紀。北三星曰帝席。主宴獻。酢梗河三星。在大角北。梗河者天矛也。

權衡一書

應天

言

一曰天鋒主胡兵。又爲喪。故其變動。應以兵喪也。星亡其國有兵謀。招搖一星。在其北。一曰矛楯。主胡兵。占與梗河畧相類也。招搖與北斗杓間曰天庫。星去其所。則有庫開之祥也。招搖欲與棟星梗河北斗相應。則胡常來受命于中國。招搖明而不正。胡不受命。玄戈一星。在招搖北。其所主與招搖同。或曰主北夷。客星守之。胡大敗。天槍三星。在北斗杓東。一曰天鉞。天之武備也。故在紫宮之左。所以禦難也。女牀三星。在其北。後宮御也。主女事。天棊五星。在女牀北。天子先驅也。主忿爭與刑罰。藏兵亦所以禦難也。槍格皆

以備非常也。一星不具。國兵起。東七星曰扶筐盛桑

之器。主勸蠶也。七公七星。在招搖東。天之相也。三公之象。主七政。貫索九星。在其前。賤人之牢也。一曰連索。一曰連營。一曰天牢。主法律。禁暴強也。主一星爲門。欲其開也。九星皆明。天下獄煩。七星皆明。獄五星大。赦動。則斧鑕用。中空則更元。天紀九星。主貫索。東九卿也。九河主萬事之紀。理怨訟也。明則天下多辭訟。亡則政理壞。國紀亂。散絕則地震。山崩。織女三星。在天紀東端。天女也。主果蓏絲帛珍寶也。王者至孝。神祇咸喜。則織女星俱明。天下和平。大星怒角。布

權衡一書

應天

言

昂貴。東足四星曰漸臺。臨水之臺也。主暑漏律呂之事。西足五星曰輦道。王者嬉游之道也。漢輦道通南北宮。其象也。○天市垣二十二星。在房心東北。主權衡。主聚衆。一曰天旂。庭主斬戮之事也。市中星衆潤澤。則歲實。熒惑守之。戮不忠之臣。彗星除之。爲徙市。易都。客星入之。兵大起。出之。有貴喪。市中六星。臨箕曰市樓。市府也。主市價律度。其陽爲金錢。其陰爲珠玉。變見各以所主占之。北四星曰天斛。主量者也。斛西北二星曰列肆。主寶玉之價。市門左星內二星曰車肆。主衆賈之區。帝坐一星。在天市中。候星西。天庭

也光而潤則天子吉威令行候一星在帝座東北主
伺陰陽也明大輔臣強四夷開候細微則國安亡則
主失位移則不安宦者四星在帝坐西南侍主刑餘
之人也星微吉明則凶非其常宦者有憂斗五星在
宦者南主平量仰則天下斗斛不平震則歲穰宗正
二星在帝座東南宗大夫也彗星守之若失色宗正
有事更號令也動則天子親屬有變客星守之貴人
死宗星二在候星東宗室之象帝輔血脉之臣也客
星守之宗人不和東北二星曰帛度東北二星曰屠
肆各主其事宗人四星在宗正東主錄親疏享祀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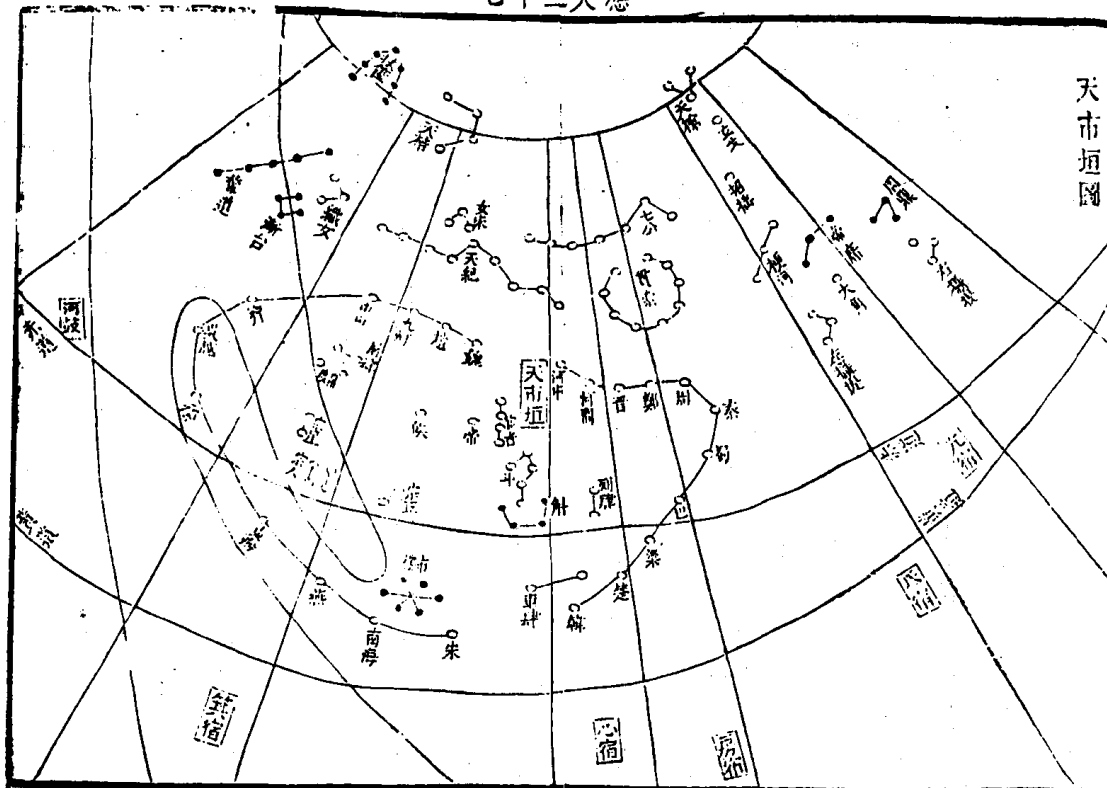
權衡一書

應天

三

人有序則如綺文而明正動則天子親屬有變客星
守之貴人死

應天三十七



志曰。天市環之二十二星。列國也。中有帝星。宦者。候星。入漢派白潢河。宗星在焉。貫索以司刑獄。七公天紀。列於圖外。以司律令。平刑獄。此天市之次也。治安天文志曰。東方角二星。為天闕。其間天門也。其內天庭也。故黃道經其中。七曜之所行也。左角為天田。為理主刑。其南為太陽道。右角為將主兵。其北為太陰道。蓋天之三門。藉房之四表。其星明。大王道太平。賢者在朝。動搖移徙。王者行。亢四星。天子之內朝也。總攝天下。奏事聽訟。理獄錄功者也。一曰疏廟。主疾疫。星明。大輔納忠。天下寧。人無疾疫。動則多疾。辰四星。王

權衡十書

應天

彗

者之宿官。后妃之府。休解之房。前二星適也。後二星妾也。將有衛役之事。氏先動。星明。大則臣奉度。人無勞。房四星。為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亦四輔也。下第一星。上將也。次次將也。次次相也。上星上相也。南二星。君位。北二星。夫人位。又為四表。中間為天衢之大道。為天闕。黃道之所經也。南間曰陽。環其南曰太陽。北間曰陰。間其北曰太陰。七曜由乎天衢。則天下平和。由陽道。則主早喪。由陰道。則主水兵。亦曰天駟。為天馬。主車駕。南星曰左驂。次左服。次右服。次右驂。亦曰天廐。又主開閉。為蓄藏之所由也。房星明。則王者

明。驂星大。則兵起。星離。則人流。又北二小星曰鉤。鈴房之鈴。鍵天之管籥。主開藏。鍵天心也。明而近房。天下同心。遠則天下不和。王者絕後。房鉤鈴間有星。及疏拆。則地動。河清。心三星。天王正位也。中星曰明堂。天子位。為大辰。主天下之賞罰。天下變動。心星見。祥。星明。大。天下同。暗。則主暗。前星為太子。其星不明。太子不得代。後星為庶子。後星明。庶子代。心星變黑。大人有變。直則主失勢。動則國有憂。急角搖。則有兵。離。則人流。尾九星。後宮之場。妃后之府。上第一星。后也。次三星。夫人。次星嬪妾。第三星旁有一星。名曰神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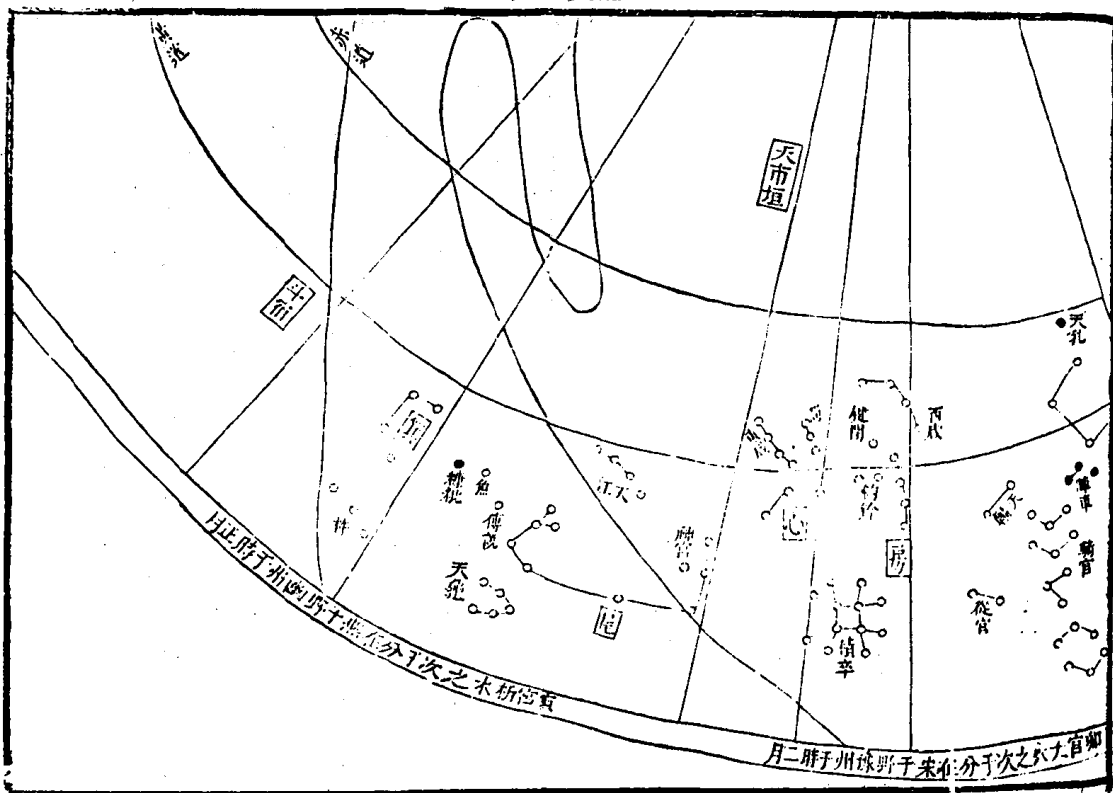
權衡十書

應天

彗

解衣之內室。尾亦為九子。星色欲均。明大小相承。則後宮有叙。多子孫。星細暗。后有憂疾。疏遠后失勢。動搖。則君臣不和。就聚。則大水。箕四星。亦後宮妃后之府。亦曰天津。一曰天雞。主八風。凡日月宿在箕。東壁翼軫者。風起。又主口舌。主客。蠻夷胡貊。故蠻胡將動。先表箕焉。星大明。而則殺。熟內外有差。就聚細微。天下憂。動則蠻夷有使來。動不出二日。大風。庫樓十星。其六大星為庫。南四星為樓。在角南。一曰天庫。兵甲之府也。旁十五星。三三而聚者。柱也。中央四小星。衡也。主陳兵。又曰天庫空。則兵四合。東北二星曰陽

二十四天應



曰東宮蒼龍七宿角直大角帝庭之所指角者兵爭
之象也器府附之庫樓附之積卒附之止爭莫如禮
九曰䟽廟禮所自出也氏爲天根天子之露寢也房
天子之後宮鍵閉鈎鈐兩咸以防淫而謹內也亦爲
天駟馬祖之所祀也心爲明堂天子象房第之內首
正心也尾主后妃叙邵于王所尾而受之以箕示婦
道也

文志曰北方南斗六星天廟也丞相太宰之位主褒
賢進士稟受爵祿又主兵一曰天樓南二星魁天梁
也中央二星天相也北二星杓天府庭也亦爲天子

衡一書

應天

三

壽命之期也將有天子之事占于斗斗星盛明王道
平和爵祿行芒角動搖天子愁兵起移徙其臣逐牽
牛六星天之關梁主犧牲事其北二星一日卽路一
日聚火又日上一星主道路次二星主關梁次三星
主南越搖動變色則占之星明大王道昌關梁通牛
貴怒則馬賁不明失常穀不登細則牛賤小星亡牛
多疫須女四星夫少府也須賤妾之稱婦職之卑者
也主布帛裁製嫁娶星明天下豐女功昌國充富小
暗則國藏虛動則有嫁娶出納裁製之事虛二星彖
宰之官也主北方主邑居廟堂祭祀祝禱事又主死

喪哭泣危三星。主天府天庫架屋。餘同虛占墳墓四星。屬危之下。主死喪哭泣。為墳墓也。星不明。天下旱動。則有喪。營室二星。天子之宮也。一日玄宮。一日清廟。又為軍糧之府。及土功事。星明。則國昌。小不明。祠祀鬼神不亨。動則有土功。兵出野。離宮六星。天子之別宮。主隱藏休息之所。東壁二星。主文章。天下圖書之秘府也。主土功。星明。王者興。道術行。國之君子。星失色。大小不同。王者好武。經士不用。圖書隱。星動。則有土功。○鰲十六星。在南斗南。鰲為水蟲。歸太陰。有星守之。白衣會。主有水令。農丈人。一星在南斗西南。老農主稼穡也。狗二星。在南斗魁前。主吠守。天田九星。在牛南。羅堰三星。在牽牛東。堰馬也。以壅蓄水源。灌漑溝渠也。九坎九星。在牽牛南。坎溝渠也。所以導達泉源。疏盈瀉溢。通溝洫也。九坎間十星。曰天池。一日三池。一日天海。主灌溉事。九坎東列星北。一星曰齊。齊北二星。曰趙。趙北一星。曰鄭。鄭北一星。曰越。越東二星。曰周。周東南北列二星。曰秦。秦南二星。曰代。代西一星。曰晉。晉北一星。曰韓。韓北一星。曰魏。魏西一星。曰楚。楚南一星。曰燕。其星有變。各以其國。秦代東二星。南北列。曰離。離圭衣也。瑜玉飾。皆婦人之

服星也。虛南二星。曰哭。哭東二星。曰泣。哭泣皆近墳墓。泣南十三星。曰天壘城。如貫索狀。主北夷丁零匈奴。敗曰四星。在虛危南。知凶災。他星守之。機兵起。危南二星。曰蓋屋。治宮室之官也。虛梁四星。在蓋屋南。主園陵寢廟之所也。非人所處。故曰虛梁。室南六星。曰雷電。室西南二星。曰土功。吏主司過度。壁南二星。曰土公。土公西南五星。曰磬。磬南四星。曰雲雨。皆在壘壁北。羽林四十五星。在營室南。一日天軍。主軍騎。又主製王也。壘壁陣十二星。在羽林北。羽林之垣壘也。主軍衛為營壘也。五星有在天軍中者。皆為兵起。熒惑太白辰星尤甚。北落師門一星。在羽林南。北者宿在北方也。落。天子之藩落也。師。眾也。師門猶軍門也。長安城北門。曰北落門。以象此也。主非常以候兵。有星守之。虜入塞中。兵起。其西北有十星。曰天錢。北落西南一星。曰天綱。主武帳。北落東南九星。曰八魁。主張禽獸。客星入之多。盜賊入。魁西北三星。曰鉄鎖。一日鉄鉞。有星入之。皆為大臣誅。○天箭八星。在南斗柄西。主關閉。建星六星。在南斗北。亦曰天旗。天之都關也。為謀事。為天鼓。為天馬。南二星。天庫也。中央二星。市也。鉄鎖也。上二星。旗脚也。斗建之間三

光道也。星動則人勞。月暈之。蛟龍見。牛馬疫。月五星犯之。大臣相譖。臣謀主亦為開梁不通。有大水。東南四星曰狗國主。鮮卑鳥九沃且。熒惑守之外夷為變。太白逆守之。其國亂。客星犯守之。有大盜。其王且來。狗國北二星曰天雞主。候時。天弁九星在星北。市官之長也。以知市珍也。星欲明。吉。星犯守之。糴貴。囚徒起兵。河鼓三星。旗九星在牽牛北。天鼓也。主軍鼓主。鉄鉞一曰三武主。天子三將軍。中央大星為大將軍。左星為左將軍。右星為右將軍。左星南星也。所以備開梁而距難也。設守阻險。知謀微也。左旗九星。

權衡一書

應天

吳

在鼓左旁。鼓欲正直而明。色黃光澤。將吉。不正為兵憂也。星怒馬貴。動則兵起。曲則將失計。奪勢。旗星戾亂相陵。旗端四星。南北列曰天桴。鼓桴也。星不明漏刻失時。離珠五星在須女北。須女之藏府女子之星也。星非故後宮亂。客星犯之後宮凶。虛北二星曰司命北二星曰司祿。又北二星曰司危。又北二星曰司非。司命主舉過行罰。祿不祥。司祿增年延德。司危主驕佚亡下。司非以法多就私。瓠瓜五星在離珠北。主陰謀主後宮。主果食。明則歲熟。微則歲惡。后失勢。非其故則山搖谷多水。旁五星曰敗爪。主種。天津九星。

橫河中。一日天漢。一日天江。主四瀆津梁。所以度神通四方也。一星不備。津關道不通。星明動則兵起。微而參差。則馬貴。若死星亡。若徙。河水為害。或曰水賊稱王也。東近河邊七星曰車府。主車之官也。車府東南五星曰人星。主靜眾庶。柔遠能邇。一日臥星。主防淫。其南三星曰杵。東南四星曰杵臼。主給軍糧。客星入之。兵起。天下聚米。天津北四星如衛狀。曰奚仲。古車正也。廢蛇二十二星在營室北。天蛇星。主水蟲。星明則不安。客星守之。水雨為災。水物不收。王良五星在奎北。居河中。天子奉車御官也。其四星曰天駟。旁

權衡一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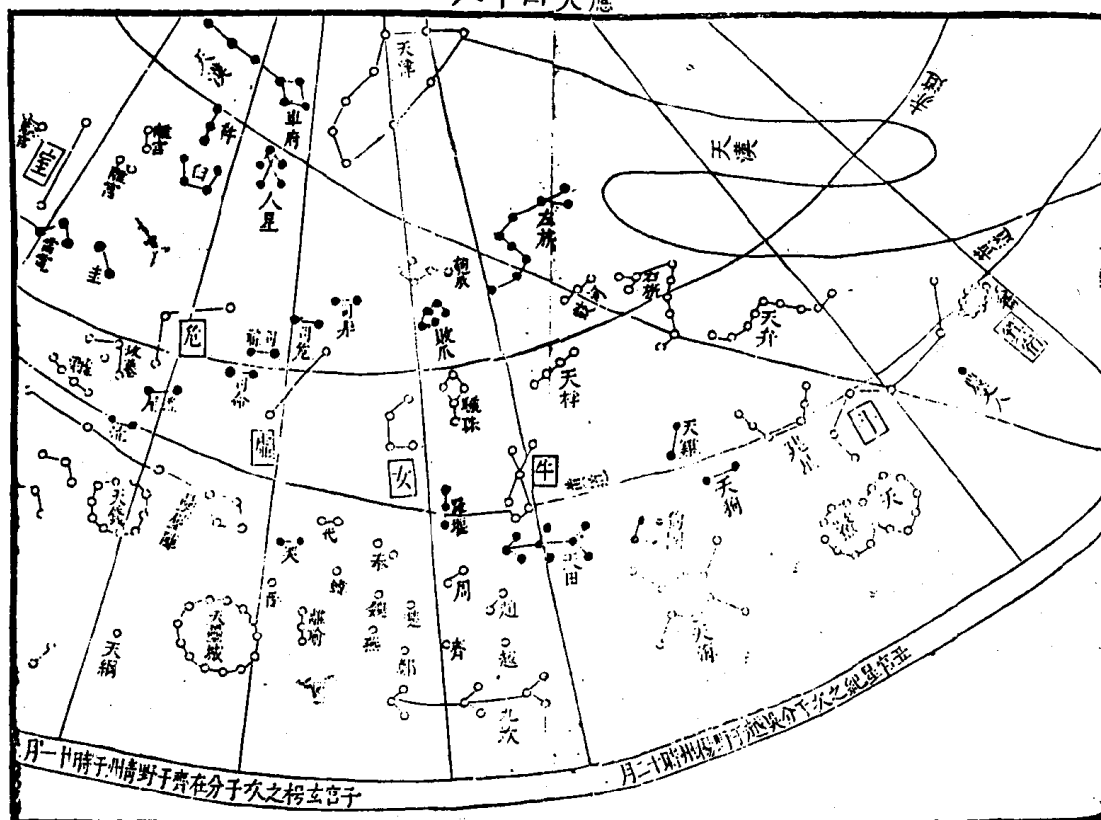
應天

望

一星曰王良。亦曰天馬。其星動為策馬。車騎滿野。亦曰梁為天橋。主禦風雨水道。故或占車騎。或占津梁。客星守之。橋不通。道前一星曰策星。王良之御策也。主天子之僕。在王良旁。若移在王良前。居馬後。是為策馬。則車騎滿野。同道六星在王良前。飛道也。從紫宮至河神之所乘也。一日閣道。主道里。天子游別宮之道也。傳路一星在閣道南旁。別道也。東壁北十星曰天廐。主馬之官。若今驛亭也。主傳令置驛。逐漏馳驚。謂其行急疾。與晷漏競馳也。隋書

北七宿圖

應天八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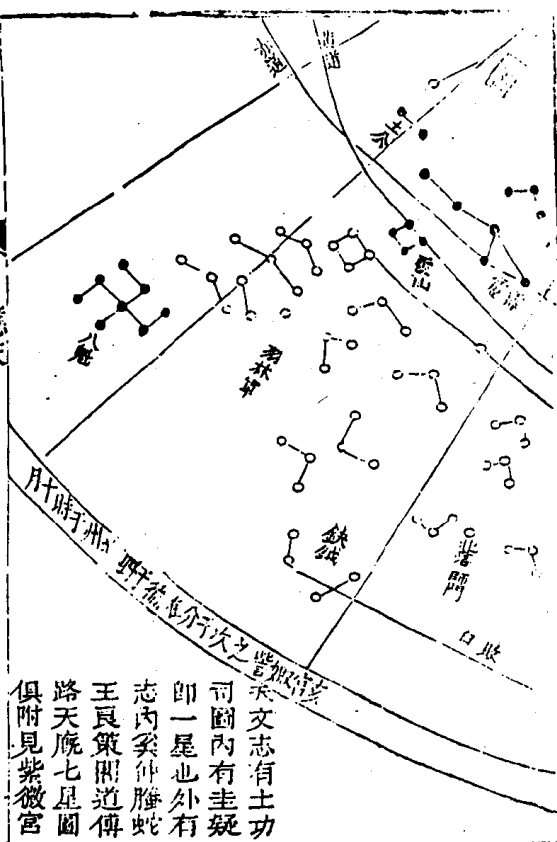


權衡一書

應天

兇

志曰北宮玄武七宿承箕者斗也斗以量度官用丞相太宰之位也國家所重者民事故牛女繼之重耕織也牛農丈人耕驪珠女獻工也故天門附之羅堰九坎天海附之尚水利也天雞天狗附之教樹畜也織女主蠶織蘇果故瓠瓜狀筐附之女匏盛則受之以虛故主死喪哭泣謹女戒也虛則危丘墓附之室以農畢見營建之所視也故離宮屬之壁壘土公附之室成而壁立焉東壁圖書之秘府也文事也治安天文志曰西方奎十六星天之武庫也一日天豕亦曰封豕主以兵禁暴又主溝瀆而有四星所謂天豕目



亦曰大將欲其明。奎角動則有兵。又曰奎中星明水
大出。婁三星爲天獄。主苑牧犧牲。供給郊祀。明則郊
祀大享。多子孫。胃三星。天之厨藏。主倉廩。五穀府也。
明則和平。倉實。昂七星。天之耳目也。主西方。主獄事。
又爲旄頭。胡星也。又主喪。昂畢間爲天街。天子出旄
頭。畢畢以前驅。此其義也。黃道之所經也。昂明則天
下平。獄平。昂六星皆明。與大星等。大水。七星黃。兵大
起。一星亡。爲兵喪。搖動有大臣下獄。及有白衣之會。
大而數盡動。若跳躍者。胡兵大起。一星獨跳躍。餘不
動者。胡欲犯邊境也。畢八星。主邊兵。主弋獵。其大星

權衡一書

應天

平

曰天高。一曰邊將。主四夷之尉也。星明大則遠夷來
貢。天下安。失色則邊亂。一星亡。爲兵喪。動搖邊城兵
起。附耳一星。在畢下。主聽得失。伺愆邪。察不祥。星盛
則中國微。有盜賊。邊候驚。外國反。關兵連年。若移動
伎。議行。月入畢多雨。觜觿三星。爲三軍之候。行軍之
藏府。主葆旅。收飲萬物。明則軍儲盈。將得勢。動而明
盜賊羣行。葆旅起。參十星。一曰參伐。一曰大辰。一曰
天市。一曰鉄鉞。主斬刈。又爲天獄。主殺伐。又主權衡。
所以平理也。又主邊城。爲九譯。故不欲其動也。參白
獸之體。其中三星橫列。三將也。東北曰左肩。主左將。

西北曰右肩。主右將。東南曰左足。主後將軍。西南曰
右足。主偏將軍。故黃帝占參應七將。中央三小星曰
伐。天之都尉也。主胡鮮卑戎狄之國。故不欲明。七將
皆明。大。天下兵精也。王道缺。則芒角張。伐星明。與參
等。大臣皆謀。兵起。參星失色。軍散敗。參芒角動。搖邊
候。有急。天下兵起。又曰有斬伐之事。參星移。客伐主。
參左足入玉井中。兵大起。秦大水。若有喪。山石爲怪。
參星差戾。王臣貳。○奎南七星曰外屏。屏南七星曰
天溷。厠也。屏所以障之也。天溷南一星曰土司空。主
水土之事。故又知禍殃也。客星入之。多土功。天下大

權衡一書

應天

平

疾。婁東五星曰左更。山虞也。主澤藪竹木之屬。婁西
五星曰右更。牧師也。主養馬牛之屬。二更秦爵名也。
天倉六星。在婁南。倉穀所藏也。星黃而大。歲熟。西南
四星曰天庾。積厨粟之所也。天囷十三星。在胃南。困
倉廩之屬也。主給御糧也。星見則困倉實。不見卽虛。
天廩四星。在昂南。一曰天廩。主畜黍稷。以供饗祀。春
秋所謂御廩。此之象也。天苑十六星。在昂畢南。天子
之苑囿。養禽獸之所也。星明則牛馬盈。希則死。苑西
六星曰芻蕘。以供牛羊之食也。一曰天積。天子之藏
府也。苑南十三星曰天園。植果菜之所也。畢附耳南

八星曰天節。主使臣之所持者也。天節下九星曰九州。殊口曉方俗之官。通重驛者也。畢柄西五星曰天陰。參旂九星在參西。一曰天旂。一曰天弓。主司弓弩之張。候變禦難。玉井四星在參左足下。主水漿。以給厨。西南九星曰九斿。天子之旂也。玉井東南四星曰軍井。行軍之井也。軍井未達。將不言渴。名取此。屏二星在玉井南。屏爲屏風。客星入之。四足蟲大疾。天廁四星在屏東。溷也。主觀天下疾病。天矢一星在廁南。色黃則言。他色皆凶。軍市十三星在參東南。天軍貿易之市。使有無通也。野雞一星主變怪。在軍市中。軍

權衡一書

應天

星

市西南二星曰丈人。丈人東二星曰子。子東二星曰孫。○天將軍十二星在參北。主武兵。中央大星。天之大將也。外小星。吏士也。南一星曰軍南門。主誰何出入。太陵八星在胃北。陵者墓也。太陵卷舌之口。曰積京。積京主大喪也。積京中星衆。則諸侯有喪。民多疾。兵起。太陵中一星曰積尸。明則死人如山。天軀九星在太陵北。居河中。一曰舟星。所以濟不通也。亦主水。旱不在漢中。津河不通。客彗星出人之爲大水。有兵中一星曰瑞水。候水災。昂西二星曰天街。三光之道。主伺候關。中外之境。天街西一星曰月。卷舌六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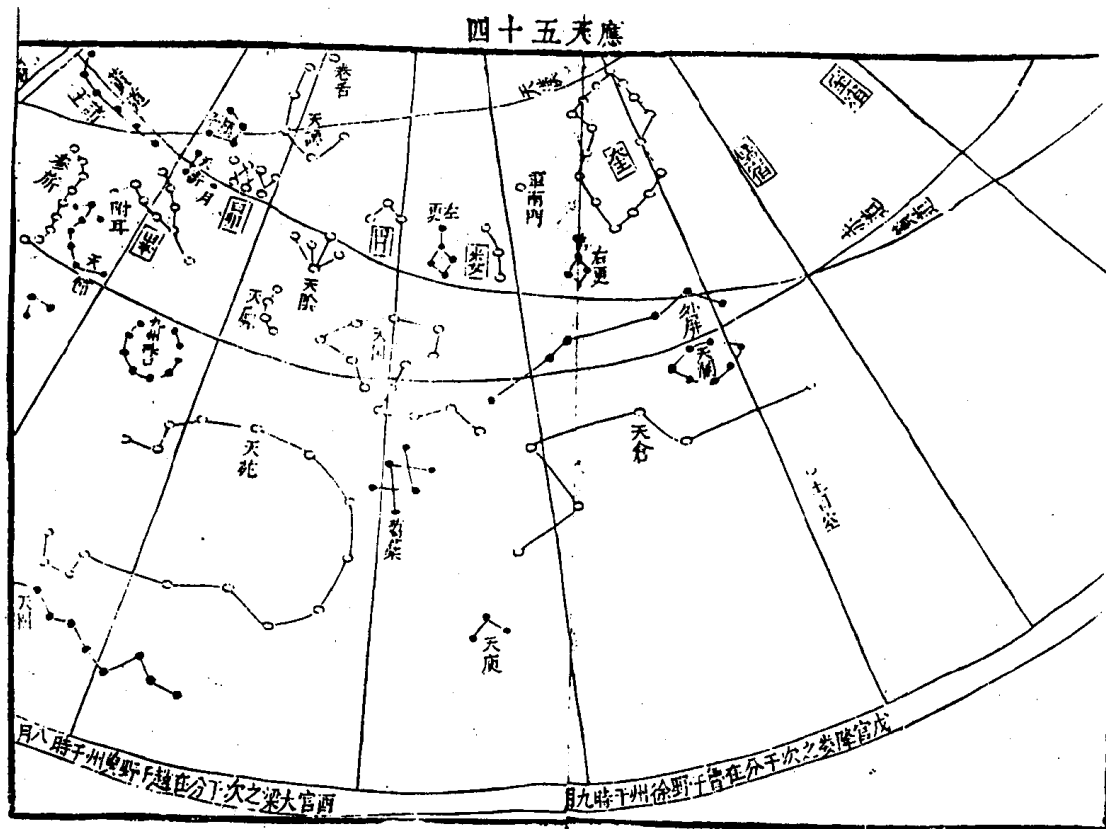
在昂北。主口語。以知佞讒也。曲者吉。直而動。天下有口舌之害。中一星曰天譏。主巫醫。五車五星。三柱九星在畢北。五車者。五帝車舍也。五帝坐也。主天子五兵。一曰主五穀豐耗。西北大星曰天庫。主太白。主秦。次東北星曰獄。主辰星。主燕趙。次東星曰天倉。主歲星。主魯衛。次東南星曰司空。主填星。主楚。次西南星曰卿星。主熒惑。主魏。五星有變。皆以其所主占之。三柱一曰三泉。一曰休。一曰旂。天子得靈臺之禮。則五車三柱均明。其中五星曰天潢。天潢南三星曰咸池。魚囿也。月五星入天潢。兵起。道不通。天下亂。咸池明。

權衡一書

應天

星

有龍墮死。猛獸及狼害人。若兵起。五車南六星曰諸王。察諸侯存亡。其西五星曰厲石。金若客星守之。兵動。北八星曰八穀。主候歲。八穀一星亡。一穀不登。天開一星。在五車南。亦曰天門。日月所行也。主邊事。主開閉。芒角有兵。五星守之。貴人多死。隋書



權衡一書

應天

志曰。西宮白虎七宿文事必有武備。故奎爲武庫。軍南門附之。營壘也。王良附之。策附之。車騎也。武事本乎耕牧。婁主孳牲。胃主倉囤。園苑附之。廩囤附之也。昂主刑獄口閭也。卷舌讒附之。又爲旄頭陰國也。畢爲邊兵。昂畢之間爲天街。分華夷也。諸王附之。九州城附之。背爲行軍藏府。座旗附之。參主殺伐。軍井附之。屏與市附之。弧矢附之。皆軍用也。治安要

天文志曰。南方東井八星。天之南門。黃道所經。天之亭候。主水衡事。法令所取平也。王者用法平則井星明而端。列鉞一星附井之前。主伺淫奢而斬之。故不欲

天大將軍太陵
天船五車八穀
五星圖俱附見
紫微宮

其明明與星齊則用鉞于大臣。月宿井有風雨與鬼五星。天目也。主視明察姦謀。東北星主積馬。東南星主積兵。西南星主積布帛。西北星主積金玉。隨變占之。中央星爲積尸。主死喪禍祀。一曰鉄鑽。主謀斬鬼。星明大穀成。不明百姓散。動而光上。賦歛重徭役多。鑽欲其忽。忽然不明。則兵起。大臣誅。柳八星。天之厨宰也。主尙食和滋味。又主雷雨。七星。一名天都。主衣裳文繡。又主急兵盜賊。故欲星明。星明王道昌。闇則賢良不處。天下空。天子疾。張六星。主珍寶宗廟所用及衣服。又主天厨飲食賞賚之事。星明則王者行五禮。得天之中。動則賞賚。翼二十二星。天之樂府。主俳倡戲樂。又主夷狄。遠客貿易之貨。星明大禮樂興。四夷賓動。則蠻夷使來。離徙則天子舉兵。軫四星。主冢宰輔臣也。主車騎。主載任有軍出入。皆占于軫。又主風。主死喪。軫星明則車駕備。動則車騎用。轄星傳軫兩旁。主王侯左轄爲王者同姓。右轄爲異姓。星明兵大起。遠軫凶軫轄舉。南蠻侵車無轄。國主憂。長沙一星。在軫之中。主壽命。明則主壽長。子孫昌。東井西南四星。曰水府。主水之官也。東井南垣之東四星。曰四瀆。江河淮濟之精也。狼一星。在東井東南。

狼爲野將。主侵掠。色有常。不欲變動也。角而變色動。搖盜賊萌。胡兵起。躁則人主不靜。馳聘天下。北七星。曰天狗。主守財。弧九星。在狼東南。天弓也。主備盜賊。常向于狼。弧矢動移。不如常者。多盜賊。胡兵大起。狼弧張害及胡。天下乖亂。又曰天弓張。天下盡兵。弧南六星。爲天社。昔共工氏之子句龍。能平水土。故祀以配社。其精爲星。老人一星。在弧南。一曰南極。常以秋分之旦。見于景。春分之夕。而沒于丁。見則化平。主壽昌。亡則君危。常以秋分候之南郊。柳南六星。曰外厨。厨南一星。曰天紀。主禽獸之齒。稷五星。在七星南。稷農正也。取百穀之長。以爲號也。張南十四星。曰天廟。天子之祖廟也。客星守之。祠官有憂。翼南五星。曰東區。蠻夷星也。軫南三十二星。曰器府。樂器之府也。青邱七星。在軾東南。蠻夷之國號也。青邱西四星。曰土司空。主界域。亦曰司徒。土司空北二星。曰軍門。主營候豹尾威旂。○東井鉞前四星。曰司徒。主候天地日月星辰變異。及烏獸草木之妖。明主聞災。修德保福也。司怪西北九星。曰坐旗。君臣設位之表也。坐旗西四星。曰天高。臺榭之高。主遠望氣象。天高西一星。曰天河。主祭山林妖變。南河北河各三星。夾東井一曰

天高。天之闕門也。主關梁。南河曰南成。一曰南宮。一曰陽門。一曰越門。一曰權星。主火。北河曰北成。一曰北宮。一曰陰門。一曰胡門。一曰衡星。主水。兩河成間。日月五星之常道也。河戌動搖。中國兵起。南河南二星曰闕。主官門外象魏也。五諸侯五星。在東井北主刺。戒不虞。又曰理陰陽。察得失。亦曰主帝心。一曰帝師。二曰帝友。三曰三公。四曰博士。五曰太史。此五者常為帝定疑議。星明大潤澤。則天下大治。芒角則禍在中。五諸侯南三星曰天鐸。主盛饘粥以給貧餒。積水一星在北河西北水河也。所以供酒食之正。

權衡一書

應天

美

也。又積薪一星。在積水東。供庖厨之正也。水位四星。在東井東。主水衡。客星若水火守犯之。百川流溢。軒轅十七星。在七星北。軒轅黃帝之神。黃龍之體也。后妃之主士職也。一曰東陵。一曰權星。主雷雨之神。南大星女主也。次北一星夫人也。屏也。上將也。次北一星妃也。次將也。其次諸星皆次妃之屬也。女主南小星女御也。左一星少民。少后宗也。右一星大民。太后宗也。欲其色黃小而明也。軒轅右角南三星曰酒旂。酒官之旂也。主饗宴飲食。五星守酒旂。天下大醺。有酒肉財物賜。若爵宗室。酒旂南三星曰天相。丞相之

象也。軒轅西四星曰耀耀者烽火之耀也。邊亭之警

候少微四星。在太微西。士大夫之位也。一名處士。亦天子副主。或曰博士官。一口主衛掖門。南第一星處士。第二星議士。第三星博士。第四星大夫。明大而黃則賢士舉也。月五星犯守之處。士女主憂。宰相易南四星曰長垣。主界域。及胡夷。熒惑入之。胡入中國。太白人之九卿謀。○權按象緯自有專官。祿祥易涉附會。非君子所當窮辨也。惟三垣二十八宿。則不可不知其畧。考史家天文志。晉書為最。以太宗屬李淳風成之。其學精。故獨詳且確耳。隋書又為補其遺漏。而天文之大畧已具。然非圖不足繪其方位之次。非實驗之不能得其行度變易之迹。余偶得此圖。故為併附之。而祭變以定占。因類以善應。則主于無所不謹焉可也。

權衡一書

應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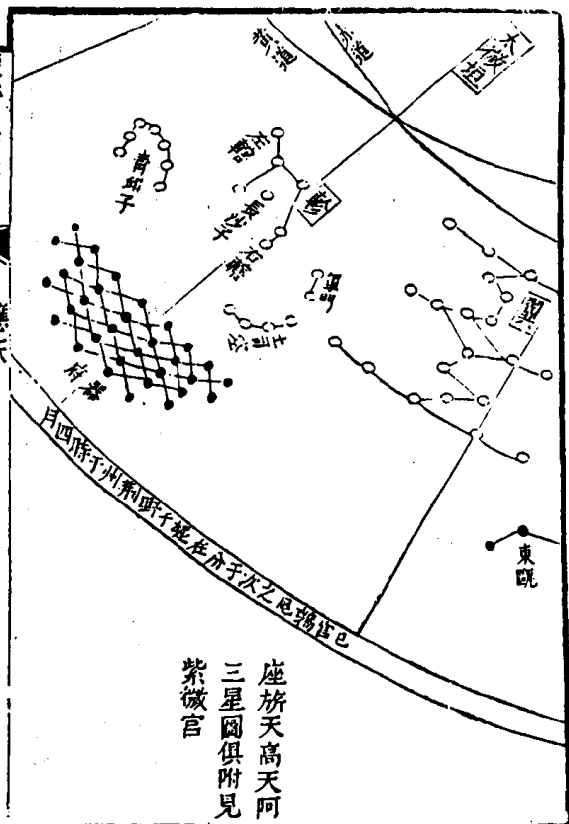
美

南七宿圖

辨井田封建之所取平也。九州城附之。五諸侯南河
 北河附之。鬼主祠祀事。天祚附之。柳爲天厨。又爲宴
 饗禮始飲食。而備于玉帛文章。星主衣裳。張主珍寶。
 賓祭之事具舉矣。天相附之。天廟天稷附之。翼天子
 之樂府也。制禮作樂。遠人來賓。舟車之用廣焉。故軫
 主車騎。任載車騎以備戰陣也。則又始于角焉。凡
 此經星常宿。皆有州國宮官府物類之象。七曜所躔。伏
 見早晚。留行順逆。掩合陵犯。變色芒角。越次動搖。各
 以其類命占。及乎彗孛飛流。薄食暈譎。背珖抱珥。虹

應天

卒



輿迅雷妖風怪雲變氣皆陰陽之精其本在地而天發于天者也。天垂象而聖人則焉。人事失于地而變見于彼焉。因其分國察其妖祥勤其修救而天官備矣。治要

唐天文志曰。近代諸儒言星土者。或以州。或以國。虞夏秦漢郡國廢置不同。周之興也。王畿千里。及其衰也。僅得河南七縣。今又天下一統。而直以鶉火為周分。則疆場舛矣。七國之初。天下地形。雖韓而雄魏。魏地西距高陵。盡河東。河內。北固漳。鄴。東分梁。宋。至于汝南。韓據全鄭之地。南盡潁川。南陽。西達號畧。距函谷。

權衡一書

應天

奎

固宜。陽北連上地。皆綿亘數州。相錯如繡。考雲漢山河之象。多者或至十餘宿。其後魏徙大梁。則西河合于東井。秦拔宜陽。而上黨入于輿鬼。方戰國未滅時。星家之言。屢有明效。今則同在幾旬之中矣。而或者謂據漢書地理志。推之是守甘石遺術。而不知變通之數也。新唐書

宋洪氏若齊隨筆曰。十二國分野。上屬二十八宿。其為義多不然。前輩固有論之者矣。其甚不可曉者。莫如晉天文志。謂自危至奎為娵訾。于辰在亥。衛之分野也。屬并州。且衛本受封于河內。商虛。後徙楚邱。河內

乃冀州所部。漢屬并州。隸其他邑。皆在東郡。屬兗州。于并州了不相干。而并州之下。所列郡名。乃安定。天水。隴西。酒泉。張掖。諸郡。自係涼州耳。又謂自畢至東井為實沈。于辰在申。寔之分野也。屬益州。且魏分晉地。得河內。河東。數十縣。于益州亦不相干。而雍州為秦。其下乃列雲中。定襄。鴈門。代。太原。上黨。諸郡。蓋又自屬并州。及幽州耳。謬亂如此。而出于李淳風之手。豈非蔽于天而不知地乎。文獻通考○植按。漢甘公名申。著星經一卷。一星為一國。而隋丹元子步天歌。于三垣二十八宿。句中有言。言下有象。然分而考之。猶未易

權衡一書

應天

奎

見其全也。余偶得此圖。與晉天文志相合。故分繪以附。用便于按圖考義者。然則之可為七小圖合之。仍為一大圖。惟人所自將。藉以尋甘公丹元之遺云。

補錄

明王圻曰天地之氣積于陽而其情外明者謂之日氣積于陰而其魄含景者謂之月體主于地精浮于天者謂之星五行之精是謂五緯列居錯峙各有所受于日光故字從日生日之周天以歲計月以朔計歲惑火星二年一周天木歲星十二年一周天土鎮星二十八年一周天惟太白金星水辰星常附于日速而先日昏見西方遲而後日晨見東方

朱晦菴云真武非是有一个神人披髮者乃玄武之稱也蓋以角星為角心星為心尾星為尾是為青龍參

權衡一書

權衡

權衡

星有四角如虎故為白虎翼星為翼軫星如項下駝井星如冠為朱雀玄武即魁之異名北方色黑故曰玄真宗時諱玄字改為真有甲能捍禦故曰武其實只是龜之一物耳北方七宿如龜形騰蛇在虛危之下蛇火屬也丹家借此以喻身中水火相交遂繪為龜蛇蟠虬之狀世俗不知其故乃以玄武有龜蛇二將耳神史

權衡一書 卷三十一

孫澤王植輯錄

辨妄

辨淫祀之非

春秋哀公六年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為祟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雎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天道矣其不失國宜哉左傳

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會長老問民所疾苦長老曰苦為河伯娶婦豹問其故對曰鄴三老廷椽常歲賦歛百姓錢數百萬用其二三十萬為河伯娶婦與祝

權衡一書

辨妄

巫共分其餘當其時巫行祝人家女好者云是當為河伯婦即聘取洗沐之為治新衣治齋宮河上張緹絳帷女居其中卜日浮之河始浮行數十里乃沒以故多持女遠逃亡民人俗語曰即不為河伯娶婦水來漂沒溺其人民云豹曰至為河伯娶婦時幸來告語之吾亦往送女至其時豹往會之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里父老皆會以人民往觀之者二三千人其巫老女子也已年七十從弟子女千人所立大巫後豹曰呼河伯婦來至前豹祝之顧謂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嫗為入報河伯得更求好女

後日送之。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姬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姬何人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頃曰。弟子何人也。復使一人趣之。凡投三弟子。豹曰。巫姬弟子是女子也。不能自事。煩三老爲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豹簪簪磬折。嚮河立待良久。長老更傍觀者皆驚恐。豹顧曰。巫姬三老不來還。奈之何。復欲使廷椽與豪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流血。地色如死。灰。豹曰。且留待之。須臾。豹曰。廷椽起矣。狀河伯留客之久。若昏罷去歸矣。鄴吏民大驚恐。從是不敢復言爲河伯娶婦。史記 褚先生 ○明祁順曰。豹之所爲。以暴易

暴非化民善政也。不教而殺謂之虐。使豹于其時。集官屬豪長父老而告之曰。大河之神是爲河伯。過水患福生靈。乃其職也。今爲之娶婦。以死于河。傷人害政。豈神本心乎。宜罷斯舉。以安百姓。設令河伯爲禍。某獨當之。于是爲文以告河伯。撤絳幃。釋新婦。召三老。廷椽巫姬于庭。數其罪而責焉。擇其倡謀者而誅焉。可也。何至投巫姬弟子于河。至三至四而後已哉。聖賢之道。固不如此。漢南 漢光武時。宋均爲九江太守。浚道縣。有唐后二山。民共祠之。衆巫遂取百姓男女。以爲公姬。歲歲改易。旣而

不敢嫁娶。前後守令莫敢禁。均乃下書曰。自今以後。爲山娶者。皆娶巫家。勿擾良民。于是遂絕。後漢。植按宋均令娶巫家。化民禁偽之術。祇此便是。視西門豹之以諸爲虐。過之遠甚。

漢會稽俗多淫祀。好卜筮。民一以牛祭。巫祝賦歛受謝。民懼被祟。不敢拒逆。是以財盡於鬼神。產置於祭祀。太守第五倫到官。先禁絕之。椽吏皆諫。倫曰。夫建功立事。在敢斷。爲政當信經義。經言淫祀無福。非其鬼而祭之。誦也。律不得屠殺少齒。令鬼神有知。不妄飲食民間。使其無知。又何能禍人。遂移書屬縣曉諭。百

姓民不得有出門之祀。有屠生輒行罰。民初恐怖。倫救之。愈急。後遂斷。無復有禍祟矣。漢汝南鰲陽有於田得麋者。其主未往取也。商車十餘乘。經澤中行。望見麋。著繩因持去。持一鮑魚置其處。有頃。其主往。不見所得麋。反見鮑魚。澤中非人道路。怪其如是。大以爲神。轉相告語。治病求福。多有效驗。因爲起祠。舍衆巫數十。帷帳鐘鼓。方數百里。皆來禱祀。號鮑君神。其後數年。鮑魚主來歷祠下。尋問其故。曰。此我魚也。當有何神。上堂取之。遂從此壞。漢汝南汝陽彭氏墓。路頭立一石人。在石獸後。田家老

母到市買數片餌。暑熱行疲。頓息石人下。小憩。遣一
片餌去。行道人有見者。適會問。客聊謂之。石人能治
疾。愈者來謝之。轉語頭痛者。石人頭。腹痛者。摩其
腹。亦還自摩。他亦如此。凡人病自愈者。因言得其福
力。號曰賢士。輜輶帷帳絳綵。絲竹之音。聞數十里。數
年亦自歇。俗通三條風

漢周舉。遷并州刺史。太原一郡。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
龍忌之禁。至其亡月。咸言。靈不樂舉火。由是士民
每冬中。輒一月寒食。莫敢烹爨。老小不堪。歲多死者。
舉既到州。乃作甲書。以置子推之廟。言盛冬去火。殘

權衡一書

辨妄

四

損民命。非賢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還溫食。于是衆
惑稍解。風俗頗革。後漢書○按清明前禁火。謂之寒食
者。蓋蒼龍大火。司令懼火旺。故禁火以抑之。周禮司
烜氏。仲春以木鐸。狗火禁于國中。禮記郊特牲。季春
出火。爲禁火。禁火之義。昭然可徵。俗以介子推爲據。
按左傳史記。並無子推被焚事。惟周舉傳。太原士民
冬輒寒食一月。則似子推寒食。乃在于冬。而并州俗
以子推五月五日焚死。乃不舉餽寒食。則似子推焚
死。又在子夏矣。集堅孤

梁天監中有請封禪者。著作佐郎許懋曰。舜柴岱宗。是

爲巡守。而鄭玄引孝經鉤命訣云。封於泰山。考績燔
燎。禪於梁父。刻石紀號。此緯書之曲說。七十二君。燔
人之前。世賢民。淳安得泥金檢玉。結繩而治。安得鐫
文告成。妄亦甚矣。若聖主不煩禪。若凡主不應封。
禪。秦皇嘗封泰山。孫皓嘗封國山。皆由主好名。於上
臣阿旨。於下。非盛德之事。不可爲法也。衍義補

梁蕭琛。字彥瑜。爲吳興太守。郡有項羽廟。甚有靈驗。遂
于郡聽事。安牀幕。爲神坐。公私請禱。前後二千石。皆
于聽事祀。而避居他室。琛至著。復登聽事。聞室中有
叱聲。琛厲聲曰。生不能與漢祖爭中原。死據此聽事。

權衡一書

辨妄

五

何也。竟遷于廟。南史○植按堅瓠集。烏江有項王廟。舟
行必祭。否則有厄。一人題詩云。君不君。臣不臣。嗟
今空自作威靈。平分天下。曾嫌少一陌金錢。值幾文。
題畢。舟行竟無他故。此詩與彥瑜之意正同。

唐武德三年。晉州人吉善行。自言於羊角山。見白衣老
父曰。爲吾語唐天子。吾爲老君。吾而祖也。詔于其地
立廟。宋范祖禹曰。唐祖老子。由妖人之言。而諸諛者
附會之。高祖啓其原。高宗明皇扇其風。遂用方士之
言。而躋之于上帝。卑天誣祖。悖道甚矣。綱目

高宗幸汾陽宮。秋仁傑爲知頓使。長史李冲玄。以道

出如女祠俗言盛服過者致風雷之變更發卒數萬
改馳道仁傑曰天子之行風伯清塵雨師灑道何如
女避耶止其役帝壯之曰真丈夫哉及持節江南巡
撫使吳楚俗多淫祠仁傑一禁止凡毀千七百房止
留夏禹吳太伯季札伍員四祠而已新唐書

唐貞元中咸陽人上言見白起云請為國家捍禦西陲
既而吐蕃入寇邊將敗之上以為信然欲于京城立
廟贈司徒李泌曰今將帥立功而陛下褒賞白起臣
恐邊將解體矣且立廟祈禱將長巫風今杜郵有舊
祠請詔尊之則不致驚人耳目矣上從之綱目

權衡十書 辨妄 本

南梁時王神念為青州刺史性剛正所至禁止淫祠石
鹿山臨海有神廟頗惑民妖巫挾以為奸神念亟令
毀撤人咸危懼勸止神念勿阻風俗以正史治學

宋開寶中李惟清為涪陵尉民向淫祀病不療治聽
於巫覡惟清擒大巫笞之民以為及禍他日又加華
焉民知不神然後教以醫藥稍變風俗宋史

宋天聖二年禁江南邪巫先是洪州俗尚鬼多巫覡惑
民凡已之所資假神而言無求不得知州夏竦索部
中幾二千家勒令還農毀其淫祠以聞詔江浙荆湖
閩廣凡挾邪術害人者悉禁絕之綱目

大聖中王清昭應宮災太后曰先帝嘗奉此宮極天下
之力今一旦灰燼皆守御者不謹所致詔付御史臺
推勘皆欲戮之御史中丞王曙上疏曰昔魯桓僖宮
災孔子以為相傳親盡當毀也漢遼東高廟災及高
園便殿災董仲舒曰高廟不當居陵旁故天災今王
清之興不合經意先帝信方士邪巧之說盡耗財用
無紀今天焚之乃戒其侈而不經也上與太后感悟
乃薄守衛者罪釋史

權衡十書 辨妄 七

宋朱子曰某一番歸鄉里有所謂五通廟最靈怪眾人
捧擁謂禍福立見居民繞出門便帶紙片入廟祈祝
而後行士人之過者必以名紙稱門人某人謁廟某
初還被宗人煎迫令去不往是夜會族人往官司打
洒有灰乍飲遂動臟腑終夜次日又偶有一蛇在堦
旁眾人闐然以為不謁廟之故某告以臆臆是食物
不著關他甚事莫枉了五通中有某人是向學之人
亦來勸往云亦是從衆某告以從衆何為不意公亦
有此語某幸歸此去祖墓甚近若能為禍福請即塋
某于祖墓之旁甚作類語○權按淫祠固不當祀即正

神而祭不以正。猶淫祀也。余任羅定日。署左有金公祠。蓋國初死王事者。州佐金芳也。相傳神最靈。或形見。新收至必祭。否必病。無不傳。性醴將事。前收陳君永浩。初至不祭。果病。不肯祭。病益劇。不得已而祭。乃愈。子菴任。固不信也。已而亦病。久不痊。衆勸予必祭。且曰。節士也。祭何傷。予曰。不然。惟節士故無以祭爲也。且不祭而病者。何爲如牧。不牧。惟以豕羊媚金公。卽保無恙。是以飲食故底茲也。如牧。尙知字民勤。于事金公。特以不歆我而崇之。是以私作威如世之。以賄狗者。然金公且不足自庇。祭何爲。竟不祭。旋亦愈。予乃謂勸者曰。向者因官久缺。入案牘繁。而子性頗急。不善自恤。此病因也。無端以不道之名加節士。寧不使含冤身後耶。

朱子每見人說世俗神廟可怪事。必問其處形勢如何。問如淫祠。自有感應。如何便會無。曰。昔一僧要破地獄人教。他念破地獄咒。徧無討這咒處。一僧云。遍觀法界。性四句便是。或云。只是一切。惟心造。曰。然。問道理有正則有邪。有是則有非。鬼神之事亦然。世間有不正之鬼神。謂其無此理。則不可。曰。老子謂以道蒞天下者。其鬼不神。若是王道修明。則此等不正

之氣都消樂了。語類

宋嘉定間。洪咨夔知龍州。毀鄧艾祠。更祠諸葛亮。告其民曰。母事仇讐。而忘父母。史○植按吏治學古。編宋仁宗時。孫愉知蔡州。毀吳元濟像。以其祠祀斐度。二公所見正同。

朱何時。文天祥同年進士也。遷臨江軍司理參軍。郡獄相傳。舊斬一寇。屍能行一里許。衆神之。塑爲肉身。畢陶時至。取故牘閱。此寇嘗掠殺數人。曰。如此可爲神乎。命鞭之。沉于水。人服其明。

朱黃震通判廣德。其俗有自嬰桎梏。自拷掠。以徼福于

神者。震見問之。乃兵卒責自狀其罪。卒曰。本無罪。震曰。爾罪多。不敢對人言。特告神。以免罪耳。杖之。示衆。二條

宋史

明永樂十五年。建洪恩靈濟宮于北京。祀徐知證及其弟知謬。成化二十二年。重加尊號。伯曰金闕上帝。仲曰玉闕上帝。神父加封聖帝。神母加封元后。弘治元年。禮部侍郎倪岳言。金闕上帝。玉闕上帝。神父聖帝。神母元后。金闕元君。玉闕元君。誕妄不經。一年數祀。不無煩黷。且維皇上。帝主宰于天。而兄弟並稱上帝。其僭已甚。况父母及姐。而受隆名。稱帝稱君。僭擬益

甚所有名號。乞依永樂中封者爲正。以後加增一切祭祀俱宜罷革。○明黃虞稷云。知證知謬。本吳徐溫子溫養子知誥卽帝位。稱唐封知證爲江王。知謬爲僖王。知誥卒。子景立。改元保大二年二月。開始亂。王延義延政連兵相攻。景因其亂。遣查文徽滅循。發兵攻建州。擒王延政。福州爲李仁達所據。查文徽陳覺等請乘勝取仁達。景以王崇文爲招討使。王建封爲副使。益兵會討。仁達送款于吳越。吳越兵救之。覺等爭功進退不相應。諸軍皆潰。其後福州詐言吳越戍兵殺仁達。遣人請建州節度使查文徽。文徽與劍州

權衡一書

辨妄

十

刺史陳誨。下舟閩江。趨應之。伏兵發。文徽被擒。誨與越人戰。勝之。考景前後遣將攻閩者。具載於史。未嘗有知證知謬領兵之事。則所云屯兵金鰲峰下者。妄也。且知謬之死。在知誥昇元三年五月。于時景未卽位。猶未加兵于閩。惟知證之卒。在景保大五年三月。而陳覺等之敗。亦在是月。又與明年化去之言。戾至云兄弟相繼。則尤妄之妄矣。二百年來。淫祀矯誣。無有能正之者。倪岳等亦但言其篡臣逆子。不宜載祀典。未能舉史傳事實始末。以証流傳之訛。宜當時之不能盡革也。日下

舊聞

明陸貞山公祭所居前有小廟。吳俗以禮五通神謂之五聖。陸病甚。卜者謂五聖爲祟。家人請祀之。陸怒曰。天下有名爲正神。爵稱侯王。而輩母妻就人家飲食者乎。且尙詐取人財。人道所禁。何況于神。此必山魈之類耳。今與神約。如能禍人。宜加某身某三日不死。必毀其廟。家人咸懼。至三日病稍間。陸乃命僕椒廟焚其像。陸竟無恙。○明弘治間。蘇州郡守曹鳳。禁五通神。廟像拆毀無遺。一愛妾忽得奇疾。良醫莫能奏績。妾忽張目譁語曰。吾乃五通神。民間敬信。汝今禁吾。汝之高曾祖考某某等。吾俱追至今。當拘妾及

權衡一書

辨妄

十

汝矣。曹雖不爲所惑。然能呼祖考之名。亦心疑之。或薦醫士王貫爲診視。進藥二劑。令連服之。神思頓清。再二劑而愈。昨之亂言。俱屬烏有。豈醫生所云痰迷心竅。智過鬼神者歟。○舊傳明祖既定天下。大封功臣。夢兵卒千萬羅拜殿前。曰。我輩從征。沒于行陣。請加恩恤。高皇曰。汝多人。無從稽考姓氏。但五人爲伍。處處血食足矣。因命江南家立尺五小廟祀之。俗稱五聖祠。後日漸蕃衍。吳之上方山尤極淫侈。娶婦資錢。奴百出。吳人驚信若狂。簫鼓畫船。賽者相屬于道。巫覡淫宰。聞委雜陳。計一日費數百金。本朝

睢州湯公斌。巡撫江南。深痛惡俗。康熙乙丑。奏請毀之。奉有俞旨。并檄各省。如江南土木之俑。或昇炎火。或投濁流。五聖祠遂斬無孑遺。脈脈

明弘治中。王雲鳳出爲陝西提學。臺長汪公謂之曰。君出振風紀。但盡分內事。勿毀淫祠。禁僧道。雲鳳曰。此正我輩事。公何以云然。公曰。君見得真。確則可見之。不真而一時慕名爲之。他日。妻妾子女有疾。不得不禱祀。一禱祀。則傳笑四方矣。雲鳳歎服。智。植按汪公所云。非謂淫祠宜崇。僧道宜信也。天下事。必有灼然真見。確乎不援之守。而後不爲浮言所動。不爲詭

權衡一書

辨妄

十三

迹所驚。如其未能則寧厚于自治。嚴其在我者。而無蹈襲前人餘論可也。此亦所謂一事而兼收二義者也。又按雲鳳初以剛直聞。而其後乃媚劉瑾。至請刻瑾所行新例。爲後世法。殆所謂見之不真。而慕名爲之者。宜汪公以此戒之歟。

本朝。書曰。皇天后土。皇大也。后厚也。古后厚通用。世塑后土爲婦人像。謬矣。月令云。其神后土。注云。顓帝之子孫。祭法曰。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祠以爲社。左氏傳曰。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此豈婦人哉。

又曰。大孤山狀如一隻履。小孤山狀如一瓣香。相對有彭浪磯。今以小孤山爲小姑。彭浪爲彭郎。娶小姑爲妻。江行者過其廟。皆致敬焉。可笑甚也。二條 四錄

權衡一書

辨妄

十三

明神姦之妄

春秋莊公十四年六月甲子。傳取殺鄭子及其二子。而納厲公。初。內蛇與外蛇。鬪于鄭南門下。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公間之。問于申繆。繆曰。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餒。以取之。妖山人與也。人無繫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故有妖。

莊公三十二年有神降于莘。號公使祝應宗區史。區史焉。神賜之土田。史曰。號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于民。將亡。聽于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號多涼德。其何土之能得。二條左傳

權衡一書

辨妄

古

昭公七年鄭良霄既誅國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弔帶卒。國人益懼。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子孔及良止。伯有以撫之乃止子太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太叔曰。公孫洩何為。子產曰。說也。以厲故立後非正故並立洩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曰伯有猶能為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于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

能憑依于人。以為淫厲。況良霄我先君穆公之冑。子

良之孫。子耳之子。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憑厚矣。而強死能為鬼。不亦宜乎。左傳補按伯有為厲之事。伊川以為別是一理。蓋強死者其心不死。則其氣不散。或則有之。然亦乘人心之驚疑。而有所憑依。則然至有所歸。亦必散矣。若以為人皆有鬼。甚而以為托生。又甚而以為輪迴。則妄不足信。阮宣子云。人死有鬼。衣服亦有鬼。耶張橫渠云。人之精明者。能為厲。秦皇獨不罪趙高。唐太宗獨不罰武后。耶。二語足以破的矣。

權衡一書

辨妄

主

昭公十有九年鄭大水。龍鬪于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為禱焉。子產弗許。曰。我闕龍弗我覲也。龍闕我獨何覲焉。禱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于龍。龍亦無求于我。乃止也。左傳

齊景公出獵。上山見虎。下澤見蛇。歸召晏子而問之。曰。今日寡人出獵。上山則見虎。下澤則見蛇。殆所謂不祥也。晏子曰。國有三不祥。是不與焉。夫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今上山見虎。虎之室也。下澤見蛇。蛇之穴也。如虎之室。如蛇之穴。而見之。曷為不祥也。

子貢問孔子死人有知無知也。孔子曰：吾欲言死者有知也，恐孝子順孫妨生以送死也；欲言無知也，恐不孝子孫棄不葬也。賜欲知死人有知將無知也，死徐自知之，猶未晚也。說苑

戰國有獻不死藥于荆王。謁者操以入，中射之士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怒，欲誅中射士。中射士曰：臣聞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臣，是死藥也。王乃不殺。偶植按一書云：鍾生好仙，每向人曰：做得半日仙人而死亦所取目此語括盡古今多少痴人。
權衡一書 辨妄 末

周宋毋忌、正伯僑、充尚、羨門子高，最後皆燕人為方仙道。形解銷化，依于鬼神之事。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不能通然，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自齊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渤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蓋嘗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為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

秦始皇二十八年，齊人徐市等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僊人居之，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僊人。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高要，使韓終、侯公、石生求僊人，不死之藥。三十五年，盧生說始皇曰：臣等求芝奇僊藥者，常弗遇，類物有害之者。方中人主時為微行，以辟惡鬼，惡鬼辟，真人至。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則害于神。真人者，入水不濡，入火不熱，陵雲氣，與天地長久，今上治天下，未能恬淡，願上所居宮，勿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始可得也。于是始皇令行所幸，有言其

處者罪死。既而侯生、盧生相與謀，以為始皇為人，天性剛戾自用，未可為求僊藥。于是乃亡去。始皇大怒，曰：韓終去，不報徐市等費，以巨萬計，終不得藥，徒姦利相告，日聞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于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三十七年，出遊上會稽，望于南海，還過吳，北至邗，邪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費多恐譴，乃詐曰：蓬萊藥可得，然常為大蛟魚所苦，故不得去。願請善射與俱，見則以連弩射之。始皇至平原津而病，崩于沙丘平臺。史記

秦使徐福入海求神異物。還爲僞詞曰：臣見海中大神言曰：汝西皇之使耶？臣答曰：然。汝何求？曰：願請延年益壽藥。神曰：汝秦王之禮薄，得觀而不得取。即從臣東南至蓬萊山，見芝成宮闕，有使者銅色而龍形，光上照天。于是臣再拜問曰：宜何資以獻？海神曰：以令名男子若振女，與百工之事，即得之矣。秦皇帝大悅，遣振男女三千人，資之五穀種，種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廣澤，止王不來。史記○植按：異域志：徐福所王，即今之日本國也。

漢武帝元光二年，李少君以祠竈却老方見上，上尊之。

權衡一書

辨妄

大

少君匿其年及生辰，善爲巧發奇中。言祠竈則致物，而丹砂可化爲黃金。蓬萊仙者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于是天子始親祀竈，遣方士入海求神仙。久之，少君病死。天子以爲化去不死，而海上燕齊怪迂之士多更來言神仙事。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卒，少翁以方夜致鬼，如王夫人之貌。天子自帷中望焉，于是乃拜少翁爲文成將軍，以客禮之。文成又勸上爲臺室，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乃爲帛書以飯牛，伴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書，元狩四年。

誅之。方士樂大敢爲大言，處之不疑。見上言曰：臣常往來海上，見安期、羨門之屬，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也。然臣師非有求人，人自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爲親屬，以容禮待之，則可使通言也。乃拜大爲五利將軍，封樂通侯，以衛長公主妻之，齎金十萬斤，上親幸其第。貴震天下。元鼎五年，大裝爲入海求其師，乃之泰山，上使人隨驗，無所見，而大妄言見其師，方又多不售。坐誣罔腰斬。元鼎六年，公孫卿言見仙人跡，緱氏城上，上親往視，問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對曰：仙者非有求。

權衡一書

辨妄

无

人主。人主自求之，其道非寬假神不來。言神事如迂誕，積以歲月，乃可致也。上信之。元封元年春正月，帝如緱氏，祭中嶽，遂東巡海上，求神仙。夏四月，封泰山。禪肅然。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于是上欣然。庶幾遇之。復東至海上，欲自浮海求蓬萊。羣臣諫莫能止。東方朔曰：夫仙者得之自然，不必躁求。若其有道，不憂不得。若其無道，雖至蓬萊，見仙人亦無益也。陛下第還宮，靜處以須之。仙人將自至。上乃還。二年，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于是幸東萊，留宿數日，無所見。卿又言仙人好樓居，于是上令

長安甘泉作諸臺觀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蓋廣諸宮室太初元年十月帝如泰山東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仙者莫驗然蓋造異近之征和四年乃悉罷諸方士候神人者後上每對羣臣自嘆向時愚惑爲方士所欺天下豈有仙人蓋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

漢永始三年復泰畤汾陰五時陳寶祠是時上頗好鬼神方術之屬上書言祭祀方術得待詔者甚衆祠祭費用多谷末說上曰臣聞明于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

權衡一書

辨妄

干

不遵五經之法言而或稱奇怪鬼神及有仙人服食不終之藥遙興輶輦黃治變化之術者皆姦人惑衆扶左道懷詐僞以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繁風捕影終不可得是以明王拒而不聽聖人絕而不當惟陛下拒絕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朝廷上善其言

綱目

漢桂陽太守汝南李叔堅少時爲從事在家狗人立行家言當殺之叔堅云犬馬論君子狗見人行效之何傷叔堅見縣令還解冠帽上狗戴持走家大驚時復云誤觸冠冠纓扭著之耳狗於庭前蓄火家蓋怔忡

復曰兒婢皆在田中狗助蓄火幸可不煩鄰里此有何惡里中相罵卒言無狗怪不肯殺後數日狗自暴死卒無纖介之異凡變怪皆婦女小人愚而善畏欲信其說類復裨增文人亦不證察與俱悼懾邪氣承虛故速咎徵者叔堅者心固于金石妖至而不懼自求多福壯矣乎通風俗植按智囊魏元忠事同此唐魏元忠未達時一婢出汲方還見老猿于厨下看火婢驚白之元忠徐曰猿慙我無人爲我執爨甚善嘗呼蒼頭未應狗代呼之又曰此孝順狗也乃能代我勞嘗獨坐有羣鼠拱手立其前又曰鼠機就我求食

權衡一書

辨妄

王

乃令食之夜中鶴鷄鳴其屋端家人將彈之又止之曰鶴鷄晝不見物故夜飛此天地所育不可使南走越比走胡將何所之其後遂絕無怪漢王克曰世謂死人爲鬼有知能害人人物也物亦物也物死不能爲鬼人死何故獨能爲鬼人所以生者精氣也死而精氣滅能爲精氣者血脉也人死血脉竭人無耳目則無所知故葬育之人比于草木夫精氣去人豈徒與無耳目同哉天地開闢人皇以來隨壽而死若中年夭亡以億萬數計今人之數不若死者多如人死輒爲則道路之上一步一鬼也人且

死見鬼宜見數百千萬滿堂盈庭填塞巷路不宜徒見一兩人也。天地之性能更生火不能使滅火復然能更生人不能令死人復見夫爲鬼者人謂死人之精神如審鬼者死人之精神則人見之宜徒見裸袒之形無見衣帶被服也何則衣服無精神人死與形體俱朽何以得貫穿之乎生人所以言語吁呼者氣括口喉之中動搖其舌張歛其口故能成言人死口喉腐敗舌不復動何能成言夫人之怒也用氣其害人用力用力須筋骨而強強則能害人忿怒之人呵吁于人之旁口氣喘射人之面雖勇如賁育氣不害

權衡一書

辨妄

三

人夫死骨朽筋力絕手足不舉雖精氣尚在猶响吁之時無嗣助也何以能害人也。論植按前世論鬼者無精于此阮宣子張橫渠之說皆山此出

吳大皇帝權末年臨海羅陽縣有神自稱王表周旋民間語言飲食與人無異然不見其形又有一婢名紡績太元元年權遣中書郎李崇齋羅陽王印綬迎表表隨崇俱出與崇及所在郡守令長談論崇等無以易所歷山川輒遣婢與其神相問秋七月崇與表至權爲立第舍數使近臣齋酒食往表說水旱小事往往有驗十一月權寢疾二年二月表亡去夏四月權

薨志興晉孫盛曰國將興聽于民將亡聽于神權年老志衰謾臣在側廢嫡立庶以妾爲妻可謂多涼德矣而僞設符命求福妖邪將亡之兆不亦顯乎。注本志晉阮脩字宣子嘗有論鬼神有無者皆以人死者有鬼脩獨以爲無曰今見鬼者云若生時衣服若人死有鬼衣服亦有鬼耶論者服焉。晉書晉樂廣嘗有親客久渴不復來廣問其故客曰前在坐蒙賜酒方欲飲見盃中有蛇意甚惡之既飲而疾于時河南聽事壁上有角漆弓畫作蛇廣意盃中蛇即角影也復置酒于前處謂廣曰酒中復有所見否答

權衡一書

辨妄

三

曰所見如初廣乃告其所以然客豁然意解沈疴頓愈。晉書植按堅瓠集宋元符中張子頴常見目前光閃中有白衣人如佛者遂奉佛斷葷酒而體漸瘳多病大醫汪壽卿見之授以大丸藥數十小丸藥千餘約于十日內服完既服五六日漸見白衣人變爲黃而光不見矣便思飲酒食肉十日後全無所見而病愈壽卿曰公脾受病爲肺所剋心乃脾之母心氣不固則多疑故有所見吾以大丸實脾小丸實心肺爲脾之子既不能勝其母則病自去耳由二事觀之妖異之事多以疑成極怯無識之人又從而傳會增添

則其實矣。張子曰：獨見獨聞，雖小異怪也，出於疾與妄也。共見共聞，雖大異誠也，出於陰陽之正也。夫耳受之辭，隔垣即許，目擊之事，百幻俱銷。君子信目而不信耳，見影務追其形，妄聞必無所遁。弓蛇之疑，白衣佛之幻，足為鑒矣。

梁昭明太子瑒，下貴嬪，有道士云：此地不利長子，請厭之。乃為臘鵝及諸物理于墓側。宮監鮑邈之有寵于太子，晚而見疎，乃密啓梁主云：太子有厭禱，梁主遣檢掘，得鵝物大驚，將窮其事。徐勉固諫而止。但誅道士，由是太子終身慚憤，不能自明。宋司馬光曰：君

權衡一書

辨妄

雷

子之干正，道不可少頃離也。不可跬步失也。以昭明之孝武帝之慈，一染嫌疑之迹，身以憂死罪，及後昆求吉得凶，不可湔滌，可不戒哉！是以誕誕之士，奇邪之術，君子遠之。

魏孝文太和五年，沙門法秀以妖術惑眾，謀作亂于平城。收掩擒之，加以籠頭鐵鎖，無故自解。魏人穿其頸骨，視之曰：若果有神，當令穿肉不入。遂穿以狗，二日而死。綱目

周盧光為京兆郡舍，先是數有妖怪，前後郡將無敢居者。光曰：吉凶由人，妖不妄作。遂入居之，未幾光所乘

馬忽升聽事，登然南首而立，食器無故自破，光並不以介懷。其精誠守正如此。北史

隋妖賊宋子賢，潛謀作亂，將為無遮佛會，因舉火襲擊乘輿。事泄，鷹揚郎將以兵捕之，夜至其所，逮其居，但見火坑，兵不敢進。郎將曰：此地素無坑，止妖妄耳。乃進，無復火矣。遂擒斬之。智囊

唐貞觀中，西域獻胡僧咒術，能死生人。太宗令於飛騎中，揀壯勇考試之。如言而死，如言而生。帝以告太常卿傅奕，奕曰：此邪法也。臣聞邪不犯正。若使咒臣，必不得行。帝召僧咒奕，奕初無所覺。須臾，胡僧忽然自

權衡一書

辨妄

雷

創若為所擊者，便不復蘇。唐時天竺方士婆娑，自言有長生之術。太宗頗信之，發使詣婆娑，羅門諸國採藥，竟不就。乃放還。高宗即位，復詣長安，上復遣歸。謂宰相曰：自古安有神仙？秦皇漢武求之，卒無所成。果有不死之人，今皆安在？李勣對曰：此人再來，容髮衰白，已改于前。何能長生？竟未及行而死。綱目。檀按：言鮪載司馬溫公示道士有云：借令真有蓬萊山，未免亦居天地間。君不見太上老君頭似雪，世人浪說駐紅顏。與高宗之言，李勣之對，可以相為印証。

唐韓愈為潮州刺史。初至。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產。且盡。民以是窮。數日。愈自往視之。令其屬秦濟。以一羊一豚投溪。水而視之。曰。昔先王既有天下。烈山澤。罔繩擣刃。以除虫蛇惡物。為民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德薄不能遠。有則江漢之間。尚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況湖嶺之間。去京師萬里哉。鱷魚之涵淹卵育于此。亦固其所。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之。況禹跡所披。揚州之近地。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貢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鱷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

權衡一書

辨妄

美

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鱷魚悍然不。安溪潭。據處食民畜。熊豕鹿麋。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抗。拒爭為長雄。刺史雖駑弱。亦安肯為鱷魚低首下心。佞佞脫脫。為吏民羞。以論活于此也。且承天子命。以來為吏。固其勢不得不與鱷魚辨。鱷魚有知其聽刺史。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蟳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鱷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鱷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而徙于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不能至。七日不能至。是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鱷

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冥頑不靈而為民物害者。皆可殺。刺史則選拔民。操強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祝之夕。暴風震電。起海中。數日水盡。潮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患。新唐書。植按宋史。陳堯叟為潮州通判。民張氏子與母濯于江。鱷魚尾而食之。母弗能救。堯佐聞而傷之。命二吏擎小舟。操網往捕。鱷至。暴非可網得。至是鱷弭受網。作文示諸市。而烹之。人皆驚異。夫韓公能驅之以文。而鱷遂徙。陳公更捕之以網。而鱷且烹。然則鱷非

權衡一書

辨妄

美

惟不暴亦且不靈矣。要非理足生識。而心切為民鮮。有不妄信而多畏者。唐憲宗好神仙。山人柳泌云。能令長生藥。上服之日。加煤湯。起居舍人裴濟上言曰。去歲以來。所在多薦方士。借令真有神仙。彼必深潛巖壑。惟畏人知。凡候伺權貴之門。以大言白術。奇伎驚眾者。皆不軌。狗利之人。豈可信其說。而餌其藥耶。夫藥以愈疾。非朝夕常餌之物。况金石酷烈有毒。又益以火氣。殆非五藏所能勝也。古者君飲藥。臣先嘗之。乞令獻藥者先餌。一年則真偽可辨矣。上怒。貶泌為江陵令。及上崩。柳泌

伏誅綱目

五代唐主李景初立時有神降博羅縣民家與人言禍福輒中縣吏張遇賢請之甚謹神曰遇賢是羅漢可留事我時嶺南盜賊起羣盜千餘人未有所統問神當為主者神言遇賢遂共推為帥稱王收元攻剽嶺外問神所嚮神曰當過嶺取虔州遂襲南康據白雲洞造宮室有衆十餘萬連陷諸縣景遣嚴恩邊鎬率兵攻之遇賢問神神不復言羣盜皆懼遂執遇賢以降五代

宋真宗時孔道輔為寧州軍事推官有蛇出天慶觀真權衡一書辨妄天

武殿中一郡以為神州將帥官屬往奠拜之欲上其事道輔徑前以笏擊蛇碎其首觀者初驚後莫不嘆服史○植按元史呂思誠泰定中為景州蓀縣尹天早道士持青蛇曰虛師各小青謂龍也禱之即雨思誠以其惑人殺蛇逐道士雨亦隨至遂有年又稗史云都勾有柳王祠其像猙獰深目廣頤人享之盛羅牲醴拜祝畢出而闔戶從隙處窺之見青巨蛇從神口躍出食盡仍入口少不復輒得禍祀者踵接吉安陳僉憲過而問之曰吾當為一方除崇命具饗又設麵包中藏寸刃蛇食如前未幾有饗神者蛇不復出

公令毀像蛇斃神腹崇遂滅此二公即孔公之勇也朱范仲淹一日携子純仁訪民家民舍有鼓為妖坐未幾鼓自滾至庭盤旋不已見者股慄仲淹徐謂純仁曰此鼓久不擊見好客至自來誦經耳令削槌擊之其鼓立碎外史

陸氏舊聞蔡京以道人王老志見徽宗老志熟視上曰頗記老臣否上亦自記嘗夢遊帝所有仙官贊拜者共面目即老志也恩禮遂渥此蓋方術家幻惑人之事耳墨莊漫錄載東坡先生知揚州一夕夢在山林間忽見一虎來噬公方驚怖有一紫袍黃冠以袖障

權衡一書辨妄天

公叱虎使去及旦有道士投謁曰昨夜不驚畏否公叱曰鼠子敢爾木欲仗汝存吾豈不知汝夜來術耶道士慚懼而退東坡蓋有以識此矣有史宋張子曰今就世俗之言評之如人死皆有知則慈母有深愛其子者一旦化去獨不一一憑人言語託人夢寐存恤之耶言能福善禍淫則或小惡反遭重罰而大慈反享厚福不可勝數又謂人之精明者能為鵬秦皇獨不罪趙高唐太宗獨不問武后耶又謂衆人所傳不可全非自古聖人獨不傳一言耶聖人或容不言自孔孟而下苟况楊雄范仲淹韓愈學亦未

能及聖人亦不見畧言者以爲此數子又或偶不言
今世之稍信實亦未嘗有言親見者

宋伊川程子曰今日雜信鬼神異說者只是不先燭理

若于事上一理會則有甚盡期須只于學上理會
通思。植按鬼神之事虛妄爲多事上似亦不可無
理會蓋于事先考其實而後妄可破惑可解也余任
羅定時內署舊有供神小屋連數楹人曰地素不寧
以神鎮之也予以非敬遠之義遷之各于其廟而置
幕舍其前右隔一墻則貯穀小倉在焉幕友以遷廟
及人言故皆惴惴然未數月忽哄言夜有磚擲入中

權衡一書

辨妄

三

屋瓦有聲次日則傍晚即然皆瞪然相視至不敢就
寢予曰或暑後居民乎次日察之蔬園成畦一老園
夫守之耳予因視所擲磚蓋碎土坯有燒痕者也時
予方僦碾夫十餘人在鄰倉碾米支解曰密遣家人
物色是夕碾夫向倉後大芭蕉樹下便坐倉中鼠從
瓦際下食蕉聲颯颯然碾夫拆舊灶坯擲之再三未
已而幕友又譁于室矣予笑謂之曰駭生疑疑生懼
若輩胸中自起滅耳何神鬼之有因語之故且戒碾
夫而數友之寢大酣

宋胡寅曰或問雷震何爲而然者有形耶有神耶曰先

傳嘗明其理矣可以神言不可以形論非如異端所

謂龍車石斧鬼鼓火鞭怪誕之雜信也故其言曰陰
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霆雖聖人
復起不能易矣曰世人所得雷斧者何物也曰此猶
星隕而爲石也本乎天者氣而非形偶隕於地則成
形矣然而不盡然也曰雷之破山壞廟折樹殺人者
何也曰先儒以爲陰陽之怒氣也氣鬱而怒方爾奮
擊偶或值之則遭震矣然而不盡然也曰電之閃爍
激疾如金蛇飛騰之狀何謂也曰光之發也光適映
雲際則如是不當乎雲之際而在同雲之中則無是

權衡一書

辨妄

三

矣凡天地造化之迹苟不以理推之必入于幻怪僞
誕之說而終不能明故君子窮理之爲要也理性植
按斯文正統明劉基曰有夫耕于野震而死或曰畏
哉是獲罪于天天戮之矣口噤誣哉何觀天之局也
一夫有罪天將自戮之乎惡用是司牧者爲也曰天
鑒于民有隱隱焉人罰弗能及也而震以威之微顯
闡幽神道也曰惡是何言也古帝制刑因罪之輕重
而前後之又不致專而聽于天曰天討也今日天又
白以震戮人罪吾不知天之自戮者以何等罪乎謂
其積之極人不能勝而戮之耶則天下之不孝不忠

不慈不順。賊義而戕仁。倚勢而行。姦人言而獸心。陰
慘而陽和。檀威作福。誅害正直。而迫于司寇之誅。者
不爲不多矣。豈司雷者有所畏乎。乃不一有戮而庸
夫平戮焉。豈天道耶。必不然矣。曰。然則雷何物也。曰。
雷者天氣之鬱。而激而發也。陽氣圓于陰。必迫。迫極
而逆。逆而聲爲雷。光爲電。猶火之出燭也。而物之當
之者。柔必穿。剛必碎。非天之主。以此物擊人。而人之
死之者。適逢之也。不然。雷所震者。大率多于木石。豈
木石亦有罪。而震以威之耶。此論發明遭震之理。甚
晰。

權衡一書

辨妄

朱子。上封事。明義理。以絕神姦。曰。天有顯道。厥類惟
彰。人之禍福。皆其自取。未有不爲善而以謫。禱得福
者也。未有不爲惡而以守正得禍者也。況帝王之生。
實受天命。以爲郊廟社稷神人之主。苟能修德行政。
康濟兆民。則災害之去。何待于禳福祿之來。何待于
禱。如其反此。則獲罪于天。人怨神怒。雖欲避惡鬼。以
來真人。亦無所益。又况先王制禮。自天子至于庶人。
報本享親。皆有常典。牲器時日。皆有常度。苟禮之所
不載。卽神之所不享。其或恍惚之間。如有影響。乃是
心無所主。妄有憂疑。遂爲巫祝妖人。乘間投隙。以逞

權衡一書

辨妄

三

其姦欺誑惑之術。其術既行。則其爲禍。又將無所不
至。苟非致精學問。以明性命之理。使此心洞然無所
疑惑。當有卽有。當無卽無。則亦何据以秉禮執法。而
絕姦妄之言乎。
又曰。如起風。倣雨。震雷。閃電。花生。花結。非有神而何。自
不察耳。才見說鬼。神事。便以爲怪。世間自有箇道理。
如此。不可謂無特。非造化之正耳。此爲得陰陽不正
之氣。不須驚惑。所以夫子不語怪。以其明有此事。特
不語耳。南軒說無。便不是。又曰。釋氏謂人死爲鬼。
鬼復爲人。如此。則天地間只是許多人。來去。去。更
不由造化。生生都廢却。無此理也。曰。然則羊叔子識
環之事。非耶。曰。史傳此等事。極多。要之不足信。便有
也不是正理。問世間有鬼神。鬼依言語者。蓋屢見
之。未可全不信。本卷何以曰。師巫降言。無此理。又好
談鬼神者。假使實有。聞見亦未足信。或是心病。或是
目病。外書却言不信。神怪不可被猛撞出來。後如何
處置。曰。神怪之說。若猶未能自明。鮮有不惑者。學者
惟當以正自守。而窮理之有無。久當自見。得讀書
講明義理。到此等處。雖有不同。姑闕其疑。以俟他日
未晚也。

宋嘉定間。包恢知建寧。閩俗以九月祠五王生日。靡金帛。傾市奉之。恢曰。彼非犬豕。安得一日而五千同生。非不祥者乎。而等畏之。若是。眾感悟。爲之衰止。

宋胡頴。紹定中。湖南提點刑名。性不喜邪佞。尤惡言神異。所至毀淫祠數千區。以正民俗。衡州有靈祠。吏民夙所畏事。頴撤之作來諭堂。奉母居之。嘗謂道州教授楊允恭曰。吾夜必瞑坐此室。察影響。咸無有。允恭對曰。以爲無則無矣。從而察之。則是又疑其有也。頴甚善其言。爲廣東經畧。安撫使。潮州僧寺有大蛇。能驚動人。前後仕于潮者。皆信奉之。已而旱。咸咎守不

權衡一書

辨妄

雷

敬蛇神。故致此守。不得已詣焉。已而蛇蜿蜒而出。守大驚。得疾旋卒。頴至廣州。聞其事。傲潮州令僧昇。蛇至。至則其大如柱。而黑色。載以闌檻。頴令之曰。爾有神靈。當三日見變。怪過三日。則汝無神矣。既及期。蠢然猶衆蛇耳。遂殺之。毀其寺。並罪僧二條。宋史
明鉛山縣有羊角巫者。能咒人死。前令長。每優禮之。其法書人年甲于木。極取生羊。向龔道一擊。羊仆人死。成化中。張昂爲令。知之不發。一日有老婦訴巫殺其子。昂遣人捕巫。巫在山已覺。謂其徒曰。張公正人。吾不能避。吾命盡矣。乃束手就縛。至杖百。數無損。反

傷杖者手。昂釋其縛。謂曰。汝能咒杖者死。復咒之。生吾。卽有汝。試之不驗。遂收之獄。夜半烈風。飛石屋瓦。索索若崩。昂知巫所爲。起正衣冠。焚香肅坐。及旦。取巫至庭。衆皆以巫神人。咸請釋之。昂不許。厲聲叱巫。巫悚懼。忽墮珠一顆。光燄燭庭。又墮法書一帙。如掌大。昂會屬焚其書。碎其珠。問曰。今欲何如。巫不答。卽仆而死。衆請昇出之。昂曰。未也。躬往瘞于獄中。壓以巨石。時暑月。越三日發視。腐矣。智囊

明莆田周公瑛。知廣德。日有道士作法。能使童子舞。公摘樹葉置童子懷中。戒曰。汝第舞。但樹葉落地。則答。

權衡一書

辨妄

重

汝矣。于是道士百計作法。童子凝然不動。蓋童子心以守葉爲主也。以是見人心有主。則不動。陸山錄
黃郡侯盧某。嘗行江中。會顛風起。舟師危之。頻呼楠木大王。盧問故。對曰。此地有楠木精。往往鼓弄風波。破舟頽命。盧歸。撰文牒報水府。畧曰。象窮魍魎。轉深鑄鼎之思。誠格神明。欲下然犀之照。雖川靈之失網。故令尾大者。不掉。彼風師亦助虐。其與首惡者何殊。仍期三日。以木來。屆期。忽一木自樊口。昂首奔至。盧命縛之。登岸。時正戢郡學。卽用作明倫堂柱。堅齋集
本朝翰林冉觀祖。一本論曰。乾爲父。坤爲母。而萬物生。

父乾道母坤道。而子生天地者。本之大公。父母者。本之至真。真故一也。世俗惑於異說。曰人胎完期滿。鬼神爲之送其魂。不送則不生。嗚呼。魂何物。而自外來哉。言魂始於易。易曰。游魂爲變。謂死而魂氣游散。非徙之他。而復生也。譬之劍有鋒。鋒因劍。其謂劍亡而移其鋒。以利他劍。可乎。蘭有香。香因蘭。蘭朽而留其香。以植他蘭。可乎。今以形骸。傳名。則棄之屬毛離。棄之思等之。居停主人。泛泛萍水之遇。是非千萬。其本者哉。夫天下不常有之物。不可解之事。能遁吾目。而不能遁乎理。父母生子。而曰外來者。託處其

權衡一書

辨妄

美

間。且指其人以實之。此皆以人。先有異說。橫於胸臆。或少年恍惚。寡寐之際。偶有可疑。遂附會以成其說耳。執人而謂之曰。爾不受氣于父母。其人必拂然怒。又執而譽之曰。爾爲某高人。貴客所托生也。其人必怡然喜。此其見是知二五不知爲十也。仁人孝子之心。必有不欲聞此說者。文測

本朝吳震方曰。誌傳雷州府有雷公廟。每歲鄉人造雷鼓。雷楔雷車。送入廟。且禁魚雞同食。立有雷震。又傳雷出英靈岡。秋日伏地中。狀如虺。或取而食之。皆訛也。今府右雷山。先有陳姓者。雷雨後。拾一巨卵。得小

兒長而神靈。其子孫皆陳姓。聚居山下。立廟此山。歲時守令親往祭之。以爲常典。非雷神也。況自有天地來。卽有雷。豈至此而始有神乎。且在覆載中。者無地無雷。豈獨神于雷州乎。日月風雲雷雨之神。皆天子得祀之。何得太守獨祀雷乎。蓋郡與山偶名。雷若如前說。則高州有電。白縣亦當祀電。神乎。雜記。植按妖怪之迹。神鬼之說。仙異之傳。法術之幻。皆事之足以惑人。而其顯然可信之迹。亦或有最真最確。不可以尋常盡者。剛愎之士。執以爲不足信。則其事或已載諸史傳矣。且或見諸目前矣。以我之不信。而欲易

權衡一書

辨妄

美

天下確信之心。以我之獨見。而欲空天地間無窮之迹。非惟于勢有所不能。亦于理有所不盡也。然則將隨人而漫信之乎。曰非也。以我見我聞者。爲實。以共見共聞者。爲據。然後卽此而加以窮理之功。實知有者。不足爲怪。而疑者。不妨姑闕。則神姦之妄。庶或可明。其餘假託倚附。而肆爲詐僞之端者。亦不難燭之以理。而直窮其誣如斯而已矣。

社詐偽之端

春秋文公二年大率于太廟。躋僖公逆祀也。于是夏父弗忌為宗伯。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君子以為失禮。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左傳。○植按古人言鬼神皆以陰陽之氣。屈伸往來者言之。惟左氏好言鬼。如弗忌見鬼。且言新大故小。有是理乎。此正易所謂載鬼一車者歟。昭公八年。石言于晉。魏榆晉侯問于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甦焉。不然。民所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譏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

權衡一書

辨妄

妄

室崇修。民力彫盡。怨讟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于是晉侯方築虎和之宮。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左傳。齊景公為露寢之臺。成而不通焉。柏常騫曰。為臺甚急。臺成君何為不通焉。公曰。然。梟昔者鳴。其聲無不為也。吾惡之甚。是以不通焉。柏常騫曰。臣請覆而去之。公曰。何其曰築新室。為置白茅焉。柏常騫夜用事。梟一鳴不復聞。公使人視之。梟當陛布翼伏地而死。公曰。子之道若此。其明也。亦能益寡人壽乎。對曰。能。公曰。亦有徵兆之見乎。對曰。得壽地且動。公喜。令百官

趙具之。所求柏常騫出。遭晏子于途而告之。晏子曰。嘻。亦善矣。能為君請壽也。雖然。吾聞之。惟以政與德順乎。神為可以益壽。今徒祭可以益壽乎。然則福

各有見乎。對曰。得壽地將動。晏子曰。騫昔吾見維星絕樞星散地。其動汝以是乎。柏常騫俯有聞仰而對曰。然。晏子曰。為之無益。不為無損也。薄賦歛。無費民。且令君知之。說苑

秦二世元年。陳勝吳廣誅起兵。廼行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勝廣喜。念曰。此敎我。元威衆耳。廼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

權衡一書

辨妄

妄

腹中卒。買魚烹食。得書。固已怪之矣。又間令廣之次近所旁。叢祠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卒皆夜驚恐。旦日。卒中往往指目勝廣。勝廣因激怒其衆。殺兩尉。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收兵而攻蕪。漢文帝時。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上。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宜立祠上帝。以合符應。于是作渭陽五帝廟。其明年。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書闕下。獻之。平言上曰。闕下有寶玉氣來者。已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壽。平又言。臣候日再中。居頃之日。卻復中。于是始更以十七年為元年。今天下大亂。人有上書

告平所言神氣事皆詐也。下平吏治誅夷平。史記

漢建武初，涿郡太守張豐及祭遵等擊之。豐功曹孟宏

執豐降。初，豐好方術，有道士言豐當為天子，以五絲

囊裹石繫豐肘，云石中有玉璽，豐信之。遂反，既執，當

斬，猶曰：「肘石有玉璽。」遵為椎破之，豐乃知被詐。仰天

嘆曰：「當死，無所恨。」後漢書

魏青龍三年，壽春農民妻自言為天神所下，當營衛帝

室，觸邪納福。飲人以水，及以洗創，或多愈者。于是立

館後宮，下詔稱揚，甚見優寵。及明帝疾，飲水無驗，于

是殺焉。魏志

權衡一書

辨妄

罕

梁太清元年，魏侯景以河南叛，附于梁。先是正月乙卯，

梁主夢中原牧守皆以地來降，旦見朱異告之，異曰：

「此宇內混一之兆也。」及景使丁和至，稱景定計，實以

正月乙卯。梁主愈神之然，意猶未決。朱異謂拒而不

納，恐絕後來之望。梁主乃以景為大將軍，封河南王。

○宋胡寅曰：「夢固非一端，武帝之夢想所生也。至國

家大計，當以義理斷其可否，豈有憑一夢而決者乎？」

帝既不能自克，朱異又諂以成之，且正月丙午高歡

卒，而侯景以辛亥降。西魏方圖豫襄廣充等數州，乙

卯距辛亥纔四日，豈暇定南歸之計？丁和蓋已聞有

夢或朱異告之，朝帝曾不察，而益神其事。蓋貪欲蔽

心，故莫能見也。綱目

唐貞觀中有婆羅門僧言得佛齒所擊，前無堅物。于是

士女奔奏其處，如市傳奕方臥病間之，謂其子曰：「吾

聞金剛石至堅，物莫能敵，惟羚羊角破之，汝可往試。」

焉。僧藏勝甚固，求良久乃得見。出角叩之，應手而碎。

觀者乃止。國史○植按：五代史後唐明宗時，有僧遊

西域，得佛牙以獻。明宗以示大臣，學士趙鳳言：「世傳

佛牙水火不能傷，請驗其真偽。」因以斧斫之，應手而

碎。是時宮中施物已及數千，因碎之而止。二公皆智

足，察奸而勇，足赴之者也。

唐弘道元年，綏州白鉢余埋銅佛于地中，久之草生，其

上給鄉人曰：「吾于此數見佛光，集眾掘地果得之。」因

曰：「得見聖佛者百疾皆愈。」遠近赴之，數年歸信者眾。

遂謀作亂，據城平縣，稱皇帝，置百官，遣將軍程務挺

王方翼討之，擒鉢余，俘黨悉平。綱目

唐姜撫自云年已數百歲，玄宗時供奉承恩於諸州採

藥，及修功德州縣收率，越望風塵，學道者乞容立於

門庭，不能得也。有荆岩者，頗通南北史，知近代人物

嘗語撫，撫簡躁不為之動。若因過而問曰：「先生年幾

權衡一書

辨妄

罕

何撫曰公非信士何暇問年。若曰既不能言甲子。先生何朝人也。曰梁朝人也。若曰梁朝絕近。亦非長年之人。不審先生仕梁為何官。而隱居曰吾為西梁州節度使。若叱之曰何得誑妄。上欺天子。下惑世人。梁在江南。何處得西梁州。只有四千四百鎮。四征將軍何處得節度使。撫愠恨數日而卒。○植按新唐書姜撫言服長春藤使白髮還。則長生可致。又言終南山有旱藕。餌之延年。狀類葛粉。右驍衛將軍甘守誠能詔藥石曰常春者千歲草也。旱藕杜蒙也。方家久不用撫易名以神之。民間以酒漬藤飲者多。

權衡一書

辨妄

聖

暴死撫內慙。悻悻請求蔡年山。遂逃去。然則撫誠詐人。設無荆若甘守誠之識。則其逃也必且以為仙去矣。唐天寶中。縣氏縣太子陵仙鶴觀。每年九月三日。夜即有道士一人上仙。張竭忠為令。不信。命勇士執兵夜覘之。三更後見黑虎入觀。衛一道士射之不死。乃弃道士而去。其年遂無上仙者。明日令大獵石穴中。格殺數虎。得金簡玉籙冠帔。髮甚多。皆前時上仙者也。觀遂廢為陵使之居。虎苑

唐肅宗寶應元年。楚州言尼真如恍惚登天。見上帝。賜以寶玉十二枚。云中國有災。以此鎮之。羣臣表賀。○

宋范祖禹曰。堯命重黎。絕地天通。蓋惡巫覡矯妄而誣天罔民也。肅宗父子不相信。妖由人興。故姦偽得以惑之。獲寶不一月而二帝崩。吉凶之驗亦可觀矣。○明邱潛曰。妖人假物以售其姦。偽明理之君必不為所惑。蓋寶玉之物皆生於地。何由而上於天。天者氣而已。所能生者渾然之質。而何能成彫刻奇巧之形。以是折之。則妖人無所容其偽矣。補行義

權衡一書

辨妄

聖

而焚之。其下錐去積壤十四畝。議者偉焉。○植按晉書魏舒時。陳留周震累為諸府所辟。辟書既下。公輒喪亡。僉號震為殺公。緣莫有辟者。舒乃命之而竟無患。識者以此稱其達命。忠公之識足以相方矣。唐寶曆中。亳州云山聖水。服之愈宿疾。自洛及江西數十郡。爭施金往汲。李德裕在浙西。命于大市集人置釜。取其水煮猪肉五斤。祝云。若聖水也。肉當如故。須臾肉爛。自此人心始定。妖亦尋敗。智叟唐會昌中。晉陽令狄惟謙。清正愛民。甚有惠政。時適大旱。公竭誠以禱。無應。有女巫郭者。善符水厭勝之術。

嘗出入宮掖。自稱為天師。眾請迎之。女巫口當為飛符於上帝。請雨三日。公嚴齋潔。禱三夕不應。又請再禱七日。不應。公誠愈虔。巫怒曰。庸瑱官人不知禮。天不肯雨。將奈之何。遂索馬求去。公大怒。坐堂上。叱曰。左道女子。妖惑已久。當須斃此。敢言歸乎。叱左右背杖三十。投之潭水。遂設席焚香。端笏白禱。忽有雲如蓋。四合。暝晦大雨如注。于是士民白山擁公以下。州將初怒其專殺女巫。及是感其精忱。表言其事。制書褒美。賜錢五十萬。外史 唐有邵先客。至延康四五代。為國道師。而錫紫服。泊死。

權衡一書

新妄

留

自京歸。墓麻姑山。云是屍解也。然悉為邱龍松栢相望。詞人經過。必當興詠。幾千首矣。忽有一少年。偶題一絕。不言姓字。但云天婦遊人耳。後來觀其所刺。無復為文。且鄧氏之名。因斯稍減矣。詩曰。鶴老芝田雞在籠。上清那與俗塵同。既言白日昇仙去。何事人間有殞官。雲溪友議

石晉魏州冠氏縣。華林僧院。有鐵佛長丈餘。中心且空。一旦云。鐵佛能語。徒眾稱讚。聞于鄉縣。士眾雲集。施利填委。時高宗鎮鄴。命衙將尚謙驗其事。有三傳張駱。請與偕行。與縣鎮計遣院僧盡赴道場。駱潘闢僧

房見地。有穴引至佛座下。乃令謙立于佛前。駱由穴入。佛室身中。厲聲具說。僧過即遣人擒僧。取其經首。數人上聞。戮之。智果

唐李淳風作推背圖。五季之亂。人有倖心。其學益熾。宋藝祖即位。始詔禁識書。懼其惑民。志以繁刑辟也。然圖傳已數百年。民間多有藏本。不復可收拾。有司忠之上。曰。不必多禁。正當混之耳。乃命取舊本。自已驗之外。皆棄其次。而經書之凡為百本。使與存者並行。于是傳者莫知其孰真。孰偽。間有存者。不復驗。亦棄弗藏矣。程史

權衡一書

新妄

留

宋太宗時。李至獻畫牛。畫則噴草欄外。夜則歸臥欄中。莫曉其故。僧贊寧曰。此幻藥所畫也。倭國有蚌蜃和色。著物畫見。夜隱。沃焦山有石。磨色染物。畫隱。夜見。鈔偶

宋張詠知成都時。民間謠言。有白頭翁。午後食人兒女。一郡驚然。至暮路無行人。既而得造訛者戮之。民遂帖息。詠曰。妖譌之興。沴氣乘之。妖則有形。譌則有聲。止譌之術。在乎識斷。不在乎厭勝也。宋史 ○植按。諺云。來說是非者。即是是非人。此言可通之。祛妄乖厓而外相類者二事。一辨惑錄云。宋王沂公曾作郡時。訛

言有怪物夜飛下食小兒者。遠近相恐。未昏則提戶滅燭。匿童穉以黃薪煮爐置門。用爲厭勝。公聞之。戒微巡之吏。悉令屏去。有爲先倡者。捕而重笞。逐出於境。民情遂安。妖詭乃止。一智叢隆慶中。吳中以狐精相眩。怪幻不安。亦多病厲。居民鳴鑼守夜。偶見一貓一鳥。無不狂吠。有道人自稱能收狐精。鬻符懸之。有驗。太守命擒此道人。鞠之。卽以妖法剪紙爲狐精者。斃諸杖下。妖頓止。

宋大中祥符元年。有天書降于承天門。大赦改元。羣臣皆賀。獨龍圖閣待制孫奭言于帝曰。以臣愚所聞。天

權衡十書

辨妄

異

何言哉。豈有書也。帝默然。及封泰山。禪社首。羣臣爭奏祥瑞。真復上言。方今野鵬山鹿並形。奏簡秋旱冬雷。率皆稱賀。將以欺上天。則上天不可欺。將以愚下民。則下民不可愚。將以惑後世。則後世不可惑。夫國將興。聽于民。將亡。聽于神。陛下何爲而不思也。帝嘉其忠。而不能從。續綱目

宋程珣知冀州時。宜祿區希範既誅。鄉人忽傳其神降言。當爲我南海立祠。于是迎其神以往。至冀。珣使詰之曰。比過潯潯。守以爲妖。投祠具江中。逆流而上。守懼。乃更致禮。珣使復投之。順流去。其妄乃息。宋史○植

按智叢明。漢俗崇釋信。鬼鶴慶元化寺。稱有活佛。歲時士女會集。動數萬人。平以金泥其面。林司寇慶憲副雲南。因按鶴慶。命焚之。父老爭言。犯之者能致雹損稼。後命積薪舉火。果雹卽止。火發無他。遂焚之。得金數百兩。悉輸之。官代民償。迨社公蓋得大中之意者也。

宋程頤爲鄆縣主簿。南山僧舍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爲政者畏其神。莫敢禁止。先生始至。詰其僧曰。吾聞石佛成現。光有諸曰。然戒口俟復現。必先白吾職事。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

權衡十書

辨妄

異

自是不復有光矣。伊洛淵源錄

宋陳瓘爲越州僉判。蔡卞爲帥。卞嘗爲公語。張懷素道術通神。雖飛禽走獸。能呼遣之。至言孔子誅少正卯。彼嘗諫以爲大旱。漢祖成阜。相持彼屢登高觀戰。不知其歲數。殆非世間人也。公竊笑之。及將往。四明懷素且來會。稽下留少侯。公不爲止。曰。子不語怪力亂神。以不可訓也。斯近怪矣。州牧旣甚信重。士大夫又相語合下。民從風而靡。使真有道者。固不顧此。不然。不識之。未爲不幸也。後二十年。懷素敗。多引名士。或欲因是染公。竟以尋求無迹而止。智叢

宋元豐中。陳州蔡仙姑。能化丈六金身。常設淨水。至者必淨目。而人有廖縣尉。一日率其部曲。約洗一目。及入以洗目視之。實運臺上金佛。巍然以不洗目視之。大竹籃中。一老嫗。箕踞而坐。乃叱下擒之。○植按妖異之事。真者罕見。而作偽以欺人者甚多。余嘗有堂姪病。歷醫不愈。或曰。贊皇人時姓曾。救一狐仙。感其意。與爲伉儷。育子矣。以符治疾。輒驗。姪因遠致之。請余試觀其術。是夕。選客室共坐。時就燭書數字焚之。卽止燭。閉門靜候。少頃。門有聲。蓋數百里一瞬至矣。門微啟。復閉。驟風蕭然。刮四座。來一人。聲雄而啞。

權衡十書

辨妄

異

自稱姓顏。千年猴精也。仙姑畜爲僕。主人字到命。先行耳。時諭令還。速仙姑。卽去。少頃。門再有聲。來一人。女子也。聲弱而長。自稱仙姑婢也。姑哺乳小舍。未能來。奴能代之。旋言病所由。留符而去。衆悚然異。而信之。余曰。若等信在先。故無不信。余先不之信。乃今更無可疑矣。且向者吾與之手語。目語。若見之耶。當仙僕至。向余揖。余目而目之。指而指之。彼不知也。仙奴至。語次。余亟搖手止之。終日俯瞰之。彼又不知也。風可以衣而撲。聲可以習而兩。我語彼。彼不我見。則彼與若均耳。何足信。木幾其術果破。堂姪病亦如故。

宋欽宗靖康初。尙書右丞孫傅。因讀邱濬感事詩。有郭京楊適劉無忌之語。于龍衛中得京。好事者言。京能施六甲法。可以生擒金二將。而掃蕩無餘。其法用七千七百七十七人。朝廷深信不疑。命爲成忠郎。使自募兵。無問技藝能否。但擇年命合六甲者。所得皆市井游惰。旬日而足。敵攻益急。京談笑自如。云擇日出兵三百。可致太平。直襲擊至陰山。乃止。金人攻通津。宣化門。何桌數趣京出師。京徙期再三。一日盡令守禦人下城。勿得竊窺。因大啟宣化門。出攻金師。京與張叔夜坐城樓上。金兵分四翼。謀而前。京兵敗走城。

權衡十書

辨妄

異

門急閉。京白叔夜曰。須自下作法。因下城引餘衆南遁。金兵遂登城。城陷。帝如金營請降。京沿路稱撒豆成兵。假幻惑衆。至襄陽。有衆三千餘。屯洞山寺。欲立宗室爲帝。會有自京城來者。具說京誤國事。張思正囚京刺殺之。續綱

元虞集弟榮。延祐中爲湘鄉州判官。有巫至其州。稱神降告其人曰。某方火。卽火。又曰。明日某方火。民以火告者。榮皆赴救。至達晝夜。告者數十。寢食盡廢。縣長吏以下。皆迎巫至家。厚禮之。又曰。將有大水。且兵至。州大家皆盡室逃。榮得切火卒一人。訊之。盡得巫黨。

所爲坐捕盜司召巫鞠之無敢施鞭笞者樂謂卒曰此將爲大亂安有神乎急治之盡得黨與數十人羅絡內外果將爲變者同僚皆不敢出視曰君自爲之榮乃斷巫並其黨如法一時吏民始服儒者爲政若此元史

明景泰中有僧約衆期焚身錢鏹全集至時果就火士民擁迎巡按御史聞之來視至則令止炬扣所願三四不應令人升柴棚察之僧但攢眉墜淚凝手足坐不動不言御史命之下亦不能乃諸髡縛在新上加以緇袍而麻葉禁其口耳伺其甦訊得之乃知歲如

權衡一書

辨妄

至

此先邀厚施比期取一愚兒當之遂抵於辟

明唐六如寅雅不喜燒煉一日有術士求見具述其妙唐云有此妙術何不自爲而貶及鄙人耶士云術雖吾有而仙福不易今君有此福而遇吾有此術合而爲之鮮不濟矣唐笑曰吾有空房在此城頗僻靜吾但出仙福君爲修煉煉成而各分之無不可者其人猶未悟出一扇求詩唐大書於扇曰破布衫巾破布裙逢人便說會燒銀君何不自燒些用擔水河頭賣與人始慚而去二條

明嘉靖時藍道行方士也以扶鸞術見帝帝大信幸之

有所問輒密封遣中官詣壇焚之所答多不如旨帝告中官穢褻中官懼交通道行敬視而後焚之答具如旨帝喜嚴嵩之放還謂知道行所爲厚賄帝左右發其怙寵不法事下詔獄死

明戚賢嘉靖間授歸安知縣縣有蕭總官廟報賽無虛日會久旱賢禱不應沉木偶于河居數日舟過其地木偶躍入舟舟中人皆驚賢徐笑曰是特未焚耳趣焚之潛令健隸入岸傍社祠戒之曰水中人出械以來已果獲數人蓋奸民募善泅者爲之也二條

明西吳許宇遠萬曆乙未歲巡撫八閩時閩中一山寺

權衡一書

辨妄

至

素稱靈剎凡宦族姬妾以求嗣至者閨扉守鑰獨宿殿中有絳服真人與合遂得妊屢往屢驗莫窺其詐者許公聞而心疑之覓一妓作良人婦往宿誠之日夜如有遇可偵所從來及所自往頂上潛以煤記之妓如其言見一僧從懺佛蒲團下絳衣而出淫之復入蓋僧通廢殿中以蒲團覆之衆莫覺也許公次日昧爽笑至寺衆僧俱長跪迎謁公命去其冠見一黑頂者立鞠拷之得其狀遂屠寺中僧焚梵宇二條

金陵有賣藥者載大士像將藥從大士手中過有留於手不下者則許人服之日獲千錢有少年子旁觀

欲得其術人散後邀飲酒家不付酒錢竟出酒家如不見也如是者三賣藥人叩其法曰此小術耳君許相易幸甚賣藥人曰我無他大士手是磁石藥有鐵屑則粘矣少年曰我更無他不過先以錢付酒家約客到絕不相問耳彼此大笑而罷智業

□時有僧異貌能絕粒瓢衲之外絲粟俱無坐微商木筏上旬日不食不饑商試放其筏中流又旬日亦如之乃相率禮拜競相供養曰無用供養我某山寺頭陀以大殿毀欲從檀越乞布施作無量功德因出疏令各占甲乙畢仍期某月日入寺相見及期眾往詣

權衡十書

辨妄

聖

寺絕無此僧殿即毀亦無乞施者方與僧駭之忽見伽藍貌酷似僧懷中有簿即前疏眾神異之喜施千金後乃知始塑像時因僧異貌遂肖之作此伎倆其不食乃以乾牛肉鬻大數珠數十顆暗噉之皆奸僧所為也智○明祝枝山前聞戴好僧煉指之術蓋割婦人乳頭之皮包于指上復加藥件和牢然後燒之則內肉了不痛也凡煉頂燒臂刺血之類必皆有術而此事亦可備訊鞠之一知集堅

□閭鄉一村僧見田家牛肥碩日伺牛在野置鹽已首俾牛飮之久遂開習僧一夕至田家泣告曰君牛乃

吾父後身父以夢告我我欲贖歸主驅牛出牛見僧即舐僧首主遂以牛與僧僧歸殺牛九其肉置空竹杖中以坐開不食欺人焉後有孟知縣者詢僧便溺始窮其詐智業

□江東村落間有藥祠其始巫祝附託以興妖里民信之相與營葺土木寢盛有惡少年不信一夕被酒入廟肆言詆辱巫駭愕不知所出謀詣少年告之曰汝質明復入廟詈辱如前凡廟中所有酒肴舉啖之斯須則為受械祈哀之狀庶不敗吾事今先賂汝錢五萬少年許諾翼日果復來廟廷袒裼喧嘩極口醜詆

權衡十書

辨妄

聖

傷民大驚觀者如堵少年徐舉所祀酒肴盡飲啗之無何俯躬如受繫者叩頭謝過忽黑血自口湧出七竅皆流即仆地死里人益神之祈禳雲集越數月其黨以分財不平詣都首告乃捕治引伏稗史

明神宗生母李太后父家封武清侯莊烈帝時大學士薛國觀請勅助戚助軍餉首及武清詔借四十萬武清侯銘誠不能應官督之急銘誠死督其子國安國安死繫其家人諸戚曉人人自危會皇五子疾亟李太后憑而言帝懼悉還李氏產復武清爵而皇五子竟殤或云中人搗乳媼獻五子言之也明史○植按

鬼神憑人而言。世或有之。然于理則無。史云。中人構乳媼教五子言之也。推此可以知其餘。

明季蘇郡城外。夜有羣火出林間。或水上而聚散不常。聞傳鬼兵至。愚民鳴金往逐之。亦有刺中者。且視之。藁人也。所過米麥一空。咸謂是鬼。攝去村中。先有乞食道人傳說其事。勸人避之。或疑此道人乃為賊遊說者。度鬼火來處。伏人伺而擒之。果提船水手。所為搜得油紙筒。即水面物。眾驚頓息。○植按。事屬偽妄。又非若神姦之迹。足以滋疑。而明主。皆士有時受欺者。何也。見理不明。而心有所懼。則易惑。勝私無力。

權衡一書

辨妄

蓋

而意有所貪。則易迷。往往事外灼然。而事中之人。則眩之事。後豁然。而當事之時。則營之。改。以。勝。私。學。之至要也。

正異教之失

春秋昭公二十年。齊侯疾。遂疝。期而不廖。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即據與。商。欵。言于公曰。是祝史之罪也。盍誅于祝。固史。器以辭。賓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于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于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祝。陳言不悞。祝史不祈。公曰。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動無違事。共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襄國受其福。其適遇于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

權衡一書

辨妄

蓋

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始尤以西。其為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于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左。○植按。釋老之惑人也。智者之惑。惑其論說之動聽。世人之惑。惑其福利之祐人。春秋時。雖無其人。而晏子此語。實先劈其肩矣。故有錄之。

青范。稱少。篤學。多所通覽。時以浮虛相扇。儒雅日替。聲以爲其源。始于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于桀紂。乃若。

論曰王何茂秦典文不遵禮度將辭浮說波蕩後生使縉紳之徒翻然改轍遂令仁義幽淪儒雅空虛禮壞樂崩中原傾覆古之所謂言偽而辯行僻而堅者其斯人之徒歟策紂暴虐正足以喪身覆國爲後世鑒戒耳豈能回百姓之視聽哉吾固以爲一世之禍輕歷代之罪重自喪之釁小迷衆之愆大也晉書武帝太康中王戎爲司徒王衍爲尚書令皆善清談宅心事外朝野爭效慕之謝鯨畢卓等相與任放醉狂裸體不以爲非由是天下皆尚浮誕廢放職業裴頠著崇有論以釋其蔽然習俗已成亦不能救也其後晉室傾覆元帝東度而流風終不能改桓溫北伐與寮屬登平乘樓望中原嘆曰遂使神州陸沉百年邱墟王夷甫諸人不得辭其責矣治安植按自魏正始中尚書何晏好老莊書與夏侯玄王弼之徒祖尚虛無謂六經爲聖人之糟粕天下遂慕效成風訖于兩晉極于蕭梁梁結習爲歷代之患陶弘景詩曰平叔狂散誕夷甫坐談空不悟昭陽殿化作單于宮王衍之見害于石勒也將死顧而言曰嗚呼吾曹雖不如古人向使不祖尚浮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夫浮虛之害遠在家國而近在一身豈非

後世之洞鑒哉

宋景平初魏主熹立天師道場明邱澄曰道家之法其源出于老子大旨去健羨處冲虛而已無上天官符籙等事漢末張道陵始創其法至寇謙之自言嘗遇老子降命繼陵道爲天師賜以雲中音誦科誡之書此後世齋醮科儀所由起也授以玉女服氣導引之法此後世辟穀修養所由起也又言老子玄孫李譜文授以圖籙真經刻召百神此後世符籙召之術所由起也銷鍊金丹雲英八石玉漿此後世烹煉金藥之技所由起也崔浩上書神其事魏主親備發駕而受符籙焉自是陶弘景趙歸真杜光庭之徒又從而推行張大之而其尤悖者謂道士爲天師嗚呼萬乘帝王僅得以爲天之子而一介方士乃得以爲天之師則吳天上帝反北面而受其教也豈有此理哉其流遂蔓延于天下後世流而爲淫巫小術無復五千言之餘意厥後二人皆不幸綱目矯誣上天天亦惡之歟

宋元嘉八年西域來耶跋摩至建康文帝引見問曰常欲持齋不殺不獲從志何以教之跋摩曰道在心不在事且帝王與匹夫異匹夫身賤名劣無可及若

不克已苦躬將何爲修帝王以四海爲家萬民爲子

出一嘉言則士庶咸悅布一善政則神人以和刑不

天命役無擾民如此持齋亦已大矣寧在關半日之

餐全一會之命然後爲道耶帝撫几稱善外史

齊竟陵王子良精信釋教范縝盛稱無佛子良問曰君

不信因果何得有富貴貧賤答曰人生如樹花同發

隨風而散自有拂簾幌墜于茵席之上自有關籬墻

落于糞溷之中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

是也貴賤雖殊途因果竟在何處子良不能屈縝

退論其理著神滅論以爲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

權衡一書

辨妄

美

神之于質猶利之于刀未聞刀之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南史

梁武帝天監十六年罷宗廟牲牢薦以蔬果大通元年

舍身于同泰寺中大通元年舍身于同泰寺羣臣以

錢一億萬奉贖還宮大同三年修長干寺阿育王塔

出佛爪髮舍利幸寺設無碍食大赦中大同元年講

佛書于同泰寺太清元年舍身于同泰寺梁王常蔬

食至太清三年侯景圍城蔬茹俱絕乃食雞子○宋

胡寅曰古之時禽獸皆逼人矣聖人教之網罟佃漁

則爲民除患而因以制禮然其教戒甚備則愛物之

心亦可見矣自佛以不殺爲教則犬豕牛羊皆吾宿

世祖考眷屬也信而行之莫甚于梁武果有報應福

利則梁之國祚靈長臣忠于孝叛亂不作壽考無期

斯爲驗矣乃一切不然禍亂既興骨肉相圖太平之

民十喪八九然則向者茹蔬不殺之功果何在耶梁

武行事殆天啓之使破敗昭著以警後世歟又曰佛

固爲賢然亦人耳卽其心有道其骨毛爪齒若何而

能神其徒乃云有五色珠琲附而生焉名曰舍利子

云是精氣所結也是物也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病不

可療無益生人梁武敬信之篤至幸寺設齋輿得護

權衡一書

辨妄

美

持然不免餓死佛力果安在哉唐武德九年太史令傅奕上疏曰佛在西域言妖路遠

漢譯胡書悉其假托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游

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賦僞啓三途謬張六道遂使愚

迷妄求功德不憚科禁輕犯憲章且死生天壽由于

自然刑德威福關之人士貪富貴賤功業所招而愚

僧矯詐皆云有佛竊人主之權擅造化之力其爲害

政良可悲矣自漢以前初無佛法君明臣忠祚長年

久今天下僧尼數十萬請令匹配卽成十萬餘戶

產育男女十年長養一紀教訓可以足兵詔百官議

之乃命有司沙汰天下僧尼道士女冠其精勤練行者遷大寺觀庸猥龕穢者勒還鄉里京師留三寺二觀諸州各留一所

唐景雲二年上召天台道士司馬承禎問以陰陽數術對曰道者損之又損以至于無為安肯勞心以學數術乎上曰理身無為則高矣如理國何對曰國猶身也順物自然而心無所私則天下理矣上嘆曰廣成之言無以過也尋許還山

唐中宗以來貴戚爭營寺度僧富戶彊丁削髮避役姚崇上言佛圖澄不能存趙鳩摩羅什不能存秦齊襄

權衡一書

辨妄

辛

梁武未免禍殃何川妄度姦人使壞正法玄宗從之沙汰萬二千餘人及崇卒遣令曰佛以清靜慈悲為本而愚者駕經造像冀以求福昔周毀經像而修甲兵齊崇塔廟而弛刑政一朝合戰齊滅周興汝曹勿效兒女子終身不寤追薦冥福道士見僧獲利效其所為尤不可延之于家

唐憲宗時功德使上言鳳翔法門寺塔有佛指骨相傳三十年一開開則歲豐人安來年應開請迎之上從其言元和十四年佛骨至京師留禁中三日歷送諸寺王公士民瞻奉舍施惟恐弗及刑部侍郎韓愈上

權衡一書

辨妄

奎

表諫曰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黃帝以至禹湯文武皆尊而百姓安樂當是時未有佛也漢明帝始有佛法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舍身為寺家奴竟為侯景所逼飢死臺城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佛本夷狄之人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假如其身尚在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于境不令惑眾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豈宜以入宮禁乞付有司投諸水火永絕

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佛如有靈能作禍福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得表大怒將加愈極刑裴度崔羣救之貶潮州刺史綱目

唐元和中白居易出守杭州入山禮謁道林禪師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白曰三歲孩兒也解恁麼道師曰三歲孩兒道得八十老人行不得悅心集

唐裴晉公不信術數不喜服食每語人曰鷄猪魚蒜遇着則食生老病死時至則行因話錄

唐宣宗好神仙遣使迎道士軒轅集于浮羅山至長安

問曰長生可學乎對曰王者所欲而崇德自然受大遐福何處更求長生留數月求還山乃遣之

宋陳搏隱于華山太平興國中來朝遣中使送至中書

宋琪等從容問曰先生得玄默修養之道可以教人乎搏曰搏山野之人於時無用亦不知神仙黃白之事吐納養生之理非有方術可傳假令白日冲天亦何益于世今聖上博達古今深究治亂正君臣協心同德興化致治之秋勤行修錄無出于此琪等以聞上益重之史○植按釋老之教前哲力排而深屏之者勿論已即以其徒之言考之如邨跋摩所謂帝王

權衡一書

辨妄

奎

四海為家不在闕半日之餐全一禽之命知此則梁武蔬食之惑可破也司馬承祜云順物自然而心無所私天下可理軒轅集云王者屏慾崇德自然受大遐福何處更求長生陳希夷云假令白日上昇亦無益于世知此則冠簾之趙歸真導引鍊藥之妄可析也是其人皆深知二氏之無益治道特有所托而述焉而入告之言如此殆所謂現身說法者耶即以其言還訂其書而悠謬之說荒遐無稽者衆矣至道林所云諸惡莫作衆善奉行者似為得之然其言不無遺憾夫惡不可作而或以非惡為惡善所當行而或

以似善為善矧名味實得無多誤乎此君子所以大君敬而貴窮理也

宋太宗時詔求直言王禹偁上疏言五事四曰汰汰僧

道使疲民無耗夫古者惟有四民兵不在其數蓋古井田之法農即兵也自秦以來戰士不服農業是四民之外又生一民故農益困然執干戈衛社稷理不可去漢明之後佛法流入中國度人修寺歷代增加不蠶而衣不耕而食是五民之外益一而為六矣假使天下有萬僧日食米一升歲用絹一疋是至儉也猶月廢三千斛歲用萬緡何況五七萬輩哉不曰民

權衡一書

辨妄

奎

盡得乎臣愚以為國家度人衆造寺多矣計其費耗何啻億萬先朝不豫捨施又多佛知有靈豈不崇福事佛無效斷可知矣願陛下深鑒治本亟行沙汰如以嗣位之初未宜驚駭此輩且可二十年不度人修寺使自銷錄亦救弊之一端也宋史宋司馬光于學無所不通惟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史又曰世信浮屠誑誘凡有喪事無不供佛飯僧云為死者減罪資福使生天堂受諸快樂不為者必入地獄劉燒春磨受諸苦楚殊不知死者形既朽滅神亦飄散雖有劉燒春磨且

無所施。又况佛法未入中國之前。人固有死而復生者。何故都無一人。談人地獄。見所謂十王者耶。此其無有而不足信也明矣。小學

慶曆中。士大夫好修佛學。往往為偈頌。以發明禪理。溫公為解禪偈六篇。云。文中子以佛為西方聖人。信如文中之言。則佛之心可知矣。今之言禪者。好為隱語。以相迷。大言以相勝。使學之者。俛俛然益入於迷妄。故予廣文中子之言而解之。作解禪偈六首。若其果然。雖中國可行。何必西方。若其不然。則非予之所知也。傷日忿怒。如烈火。利欲如鋸鋒。終朝長戚戚。是名。

權衡一書

辨妄

奇

阿鼻獄。顏回在陋巷。孟軻養浩然。富貴如浮雲。是名。極樂國。孝弟通神明。忠信行蠻貊。積善來百祥。是名。作因果。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路。行之誠且久。是名。不壞身。道德修一身。功德被萬物。為賢為大聖。是名。菩薩佛言。為百世師。行為天下法。久人不可揜。是名。尤明藏。當時稱其精理。賢矣。

宋明道程子曰。通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即君臣而君臣。在所嚴。以至為夫婦。為長幼。為朋友。無所為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須臾離也。則毀人倫去四大者。其戾于道也遠矣。釋氏之學。

權衡一書

辨妄

奇

已矣

程伊川先生云。某家治喪。不用浮圖。在洛亦有一二人。家化之。

謝顯道。歷舉佛說與吾儒同處。問伊川先生。先生曰。係地同處。雖多。只是本領不是一齊。差却。上四條近思錄

朱胡致堂氏。實曰。佛何以謂之邪耶。不親其親。而謂異姓為慈父。不君世主。而拜其師。為法王。棄其妻子。而以生績為罪垢。是淪三綱也。視父母為怨仇。則無憫隱。滅類變形而不恥。則無羞惡。取人之財。以得為善。則無辭讓。同我者。即賢。異我者。即不肖。則無是非。是。

絕四端也。三綱四端。天命之自然。人道所由立。而釋氏至卑。掃除自以爲至道。安得不謂之邪。人生物也。佛不言生而言死。人事皆可見也。佛不言顯而言幽。人死然後名之鬼。佛不言人而言鬼。常道所以然者。理也。佛不言理而言幻。生之後死之前。所當盡心也。佛不言此生而言前後生。見聞思議皆實證也。佛不以爲貴而言耳目所不際。思議所不及。至善之德。盡于乾坤也。佛不知其盡而言天之上地之下。與八荒之外。若動若植。無非物也。佛不恤草木之榮枯。而憫飛走之輪轉。百骸內外。無非形也。佛不除手足而除

權衡一書

辨妄

妄

髮鬚不廢。入髮而防一竅。等慈悲也。佛獨不慈悲。父母妻子而慈悲。虎狼蛇虺等棄舍也。佛獨使人棄捨其財。以與僧而不使僧棄捨其所取之財。以與人。河山大地。未嘗可以法空也。佛必欲空之。而屹然沛然。卒不能空。兵刑災禍。未嘗可以呪度也。佛必欲度之。而伏屍百萬。烈焚淪沒。卒不獲度。此其說之疎漏。畔戾而無據之大畧也。非邪。而何世儒所以相與推尊之者。無乃有三蔽乎。一曰惑。二曰懼。三曰貪。賢智之士。則曰吾豈有惑食懼。如愚夫之所期歟。蓋將求佛所謂無上法。第一義者。悟徹此心耳。嗚呼。堯舜禹湯

交武之德。衣被天下。仲尼子思孟軻之道。昭覺萬世。其原本于一心。其效乃至于此。不可禦也。今乃曰。是未足以盡吾本心。豈不猶食五穀而曰。不足以飢。登太山而曰。不足以崇者乎。假曰。孔孟有未言者。故佛言之。佛言其妙。所以出世。而孔孟言其粗。所以應世耳。其心則一也。然則以耳聽。以目視。以口言。以足行。飢而食。渴而飲。冬而裘。夏而葛。旦而動。晦而息。皆孔孟日用之常。佛老何不一概反之。而亦與之同乎。名曰出世。而其日用。與世人無異。鳥在其能出乎。或者曰。如子所言。皆僧之弊。非佛本旨也。則應之曰。黃河

權衡一書

辨妄

妄

之源。不揚黑水之波。桃李之根。不結松栢之實。仲尼父子君臣之道。經紀乎億千萬載。豈有弊耶。惟彼之妄作。而有弊也。是故曼衍其說。張皇其法。防以戒律。而詛以鬼神。侈以美觀。而要以誓願。托之于國王宰官。劫之以禍福。善惡其害源之所達。而禍波之所浸。千有餘年。喪人之心。失人之身。被人之家。亡人之國。漂泊滔樓。而莫之援也。豈曰弊而已乎。或者猶曰。佛之意。亦欲引人爲善。使人畏罪。而不爲惡。善而爲之。豈不有助於世。何聞之深也。則應之曰。善者無惡之稱也。無父無君者。惡乎。善乎。自非喪心者。不以爲非。

惡執與有父有君之爲善乎。子悅其言而不覈其事。過矣。又曰釋氏之書五千四百八十八卷。吾嘗閱其目。則曰論曰戒曰懺曰贊曰頌曰銘曰記曰序曰錄。多雜出于僧人所爲。而以經稱者。纔一千餘卷。僧人所常誦味舉唱者。又亦六七品而止耳。蓋其論心則謂耳。目口鼻之用。喜怒哀樂之變。皆非本體之妙也。論身則謂假合暫聚。生老病死。無非苦惱。雖以食狼虎飽鴟鵂而可也。論生死則謂有前世之來。後世之往。人與狗彘羊牛。相爲輪轉而不息也。論世界則謂天之上。有堂地之下。有獄日月之中。有宮園星辰之域。

權衡一書

辨妄

突

有里數而宇宙之衆。如河沙微塵者。蓋不可勝計也。論塵物則羽毛介鱗。皆前生之親愛宗族。而含靈蠢動。蚊蚋螻蛄。與佛不殊。亦欲化之使登正覺也。其于秉彜天命。則以爲愛慾所鍾。因而滋積。無足貴者。故視父母兄弟妻子。猶警毒之可惡也。其所親厚。則以他人爲慈父法嗣。凡九州四海。殊根異質。不問賢否。苟同于我者。皆眷屬也。其論覆載之內。可見之物。可名之事。則等之寐夢幻詭。灑影電露。舉非堅久真實。不必爲也。其論鬼神。則記其狀貌。叙其種類。知其嗜慾年壽。得其居處名類。縱口而論。極筆而書。不自以

爲怪也。佛既言之。又付囑之。僧遂演說而推廣之。所以其書至五千四百八十八卷之富。夫既以空虛寂滅爲道之至矣。雖人倫之重。乾坤之大。照臨之顯。山河之著。猶將掃除殄滅。洞然不立。則凡于形象當一毫無有。今乃建大屋聚徒衆。又以其遺書營置儲貯。烏在其爲空乎。不能空其言說之迹。而欲空並育之萬有。烏知其可乎。文獻通考

權衡一書

辨妄

突

筆之于書。轉相欺誑。大抵多是剽竊老子列子意思。變換推衍以文其說。天般若經卷帙甚多。自覺支離。故節縮爲心經一卷。切嚴經只是強立一兩箇意義。只管疊將去。數節之後。全無意味。若圓覺經本初亦能幾何。只鄙俚甚處。以是其餘乃增益附會者耳。佛學其初只說空。後來說動靜支蔓。既甚達磨遂脫然不立文字。只是默然端坐。便心靜見理。此說一行。前而許多皆不足道。老氏亦難爲抗衡了。今日釋氏其盛極矣。但程先生所謂攻之者執理反出其下。吾儒執理既自卑污。宜乎攻之而不勝也。○又曰老氏保

全其身底意思多。釋氏又全不以其身為事。自謂別有一物不生不滅。歐公言老氏養生。釋氏畏死。其說亦好。氣聚則生氣散。則死順之而已。釋老則皆悖之者也。○釋氏論曰。釋氏言之精者。皆竊取莊列之說。以為之。宋景文公。子唐書李蔚等傳。既言之矣。蓋佛之所生去中國絕遠。其書文字音韻。皆累數譯而後通。而所謂禪者。又出于口耳之傳。而無文字之可據。以故人人得竄其說。以附益之。其四十二章遺教法華金剛光明之類。所言不過清虛綠業之論。神通變見之術而已。及惠遠僧肇之流。乃始稍竊莊列之言。以相之。如楞嚴所謂自聞。卽莊子之意。而圓覺所謂四大各離。今者妄身常在何處。卽列子所謂精神入其門。骨髓反其根。我尚何存者也。凡若此類。不可勝舉。然其說皆萃于書首。其玄妙無以繼之。然後佛之本真。乃見如結壇誦咒。二十五輪之類。以至干大力金剛。吉盤茶鬼之屬。則其粗鄙俗惡之狀。校之首章。重玄極妙之指。蓋水火之不相入矣。至于禪者之言。始亦出于晉朱清談論議之餘。習而稍務反求靜養。以默証之。或能頗出神怪。以銜流俗而已。如一葉五花之識。隻履西歸之說。雖未必實有是事。然亦可

見當時所傳止于如此也。其後間有聰明才智之士。自覺其陋。于是更出已意。蓋求前人之所不及者。以陰佐之。而盡諱其怪幻鄙俚之談。于是其說超然直若出乎道德性命之上。而惑之者遂以為果非堯舜周孔之所能及矣。然其虛夸詭譎之情。淫巧僞浮之態。展轉相高。日以益盛。則又反不若其初清閒靜默之說。猶為彼善于此也。且佛書本皆胡語。譯而通之。則或以數字為中國之一字。或以一字為中國之數字。而今所謂偈咒句齊字偈了無餘欠。至于所謂二十八祖傳法之書。則又頗協中國音韻。或用唐詩聲律。自其徒之稍黠如僧洪拙者。則已能知其謬。而強為說以文之。以是推之。則亦不必問其理之是非。而其增加詭偽迹狀。明白益無所逃矣。全書

宋朱子崇安縣學田記曰。崇安縣故有學而無田。淳熙七年。知縣事趙侯始至。卽圖所以為飲食外遠之計者。而未知所出也。一日。視境內浮屠之籍。其絕不繼者凡五。而其田不耕者凡若干畝。乃喟然嘆曰。吾知所以處之矣。于是悉取而歸之。學歲入租米二百二十斛。而士之肄業焉者。得以優游卒歲。而無乏絕之慮。余惟浮屠氏之說。亂君臣之禮。絕父子之親。淫誣

鄙詐以蠱誘一世之人而納之于禽獸之域固先王之法之所必誅而不以聽者也。顧乃肆然蔓延于中國。豐屋連甍。良疇接畛。以安且飽而莫之或禁。是雖盡逐其人。奪其所據。而悉歸之學。使吾徒之學為忠孝者。得以毋營于外。而益進其業。猶恐未足以勝其邪說。況其荒墜蕪絕。偶自至此。又欲封植而永久之。可乎。趙侯取之。可謂務一而兩得矣。斯文朱真德秀曰。百家之學。惟老子所該者眾。今據其易知者言之。曰慈曰儉曰不敢。為天下先。曰無為。為民自化。好靜。民自正。無事。民自富。無欲。民自樸。無情。民自清。此近理之言也。曹參文帝以之治漢。陸君子有取焉。曰玄牝之門。為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此養生之言。而為方士者祖焉。曰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此陰謀之言也。范蠡用之以取吳。張良本之以滅項。而言兵者尚焉。曰大道廢。有仁義。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此矯弊之言。而放蕩者宗之。至其以事物為粗迹。以空虛為妙用。蒙莊氏因之以荒唐繆悠之詞。譁于世。而清談者倣之。自其近理者言之。固在所可取。然皆吾聖人之所有也。下乎此。

則一偏一曲之學。其弊有不勝言者。養生之說。則神仙方藥之所自出也。陰謀之術。則申商韓非之所本也。放蕩之害。至劉伶阮籍而甚。清談之禍。至王弼何宴而極。皆以惑世亂主。斷喪生民。鄧老莊之學。初未至此。然本原一差。其流必有其焉。以是言之。楊若由堯舜周孔之道。為無弊哉。或謂自漢以來。有黃老之稱。黃帝亦聖人也。其道與老子均乎。曰。此猶醫師之宗。神農巫步之祖。大禹非其傳之正也。或又謂文帝用黃老。而天下安。武帝用儒術。而海內耗。則儒術果不遺黃老矣。曰。非也。清靜慈儉。老子之所長。而文帝用之。故其效如此。然亦富之而未及教之也。使其用孔子之道。則其功成豈止是哉。若武帝之于儒術。特崇其名而已。而所以教耗生民者。則神仙刑名兵家之罪。儒術何與焉。大學宋馬端臨曰。道家之術。雜而多端。先儒之論。備矣。蓋清淨一說也。煉養一說也。服食一說也。符籙又一說也。經典科教。又一說也。黃帝老子列禦寇莊周之書。所言者。清淨無為而已。而畧及煉養之事。服食以下所不道也。至赤松子魏伯陽之徒。則言煉養而不言清淨。盧生李少君樂大之徒。則言服食而不言煉養。

張道陵冠謙之之徒。則言符籙而不言煉養服食。至杜光庭而下。則專言經典科教。于是清淨無爲之說。畧不能知其旨趣。雖煉養服食之書。亦未嘗過而問焉矣。然俱欲冒以老氏謂之宗主。而行其教。蓋嘗卽數者而詳其是非。如清淨無爲之言。曹相國李文靖師其意而不擾。則足以致治。何晏王衍樂其誕而自肆。則足以致亂。蓋得失相半者也。煉養之說。歐陽文忠公會刪正黃庭。朱文公嘗稱參同契。二公攘斥異端。不遺餘力。獨不以其說爲非。山林獨善之士。以此養生。全年固未嘗得罪于名教也。至于經典科教之

權衡一書

辨妄

蓋

說盡鄙淺之庸言。黃冠以此逐食。常欲與釋子抗衡。而其說較釋氏不能三之一。爲愚未爲甚鉅也。獨服食符籙二家。其說本邪僻謬悠。而惑之者。羅禍不淺。樂大李少君于古張津之徒。以此殺其身。柳泌趙歸真之徒。以此禍人。而卒自嬰其戮。張角係思呂用之之徒。遂以此敗人。天下國家。然則柱史五千言。曷嘗有是乎。蓋愈遠而愈失其真矣。文獻通考元邱處機。太祖時方西征。日事攻戰。處機每言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殺人。及問爲治之方。則對以敬天愛民爲本。問長生久視之道。則告以清心寡欲爲要。

太祖深契其言。

元廉希憲世祖拜中書平章政事。時方尊禮國師八思巴。帝命希憲受戒。對曰。臣受孔子戒矣。帝曰。汝孔子亦有戒耶。對曰。爲臣當忠。爲子當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

元吳澄爲翰林學士。有旨集善書者。粉黃金爲泥。寫藏經。詔澄爲序。澄曰。福田利益。雖人所樂聞。而輪迴之說。不過謂爲善之人。死則上通高明。其極上與日月齊光。爲惡之人。死則下淪污穢。其極下與沙蟲同類。其徒遂爲薦拔之說。以惑世人。今列聖之神。上同日

權衡一書

辨妄

蓋

月何庸薦拔。且自國初以來。凡爲經。追薦不知幾舉。若未效。是無佛法矣。若已效。是認其祖矣。撰爲文辭。不可以示後世。

英宗時。拜住爲丞相。有言佛教可治天下者。帝問之。對曰。清淨寂滅。自治可也。若治天下。舍仁義則綱常亂矣。四庫全書

明劉若曰。浮屠氏設爲禍福之說。亦巧于致人者。人情無不愛其親。而謂其冥之中。欲加以罪。孰不惻然動心。故中材之人。波馳蟻附。若目見其死者。拘于囹圄。受笞楚而望救。雖有篤行守道之親。亦文致其罪。

以告哀于土偶木備之前。彼固自以為孝而不知其為大不孝。豈不哀哉。○植按佛之所謂經咒亦不過道其所道耳。何以梵口誦誦遂謂足以識罪資福。况吾儒之六經四書其精微廣大孰不知之。若聚醇學之士端坐而熟讀之。豈反不如焚書之利益而未聞有其說者何也。况彼之梵曲鄙歌自唱自和且飲食謔浪于其中。于人亦有何關涉。而靡靡者陷溺而不返。豈不惑哉。

明末樂中大儒吳與弼高弟鄭伉謂釋氏毀支體滅人倫罪即不容誅何待讀書而後辨其謬哉。

權衡一書 辨妄
明成化時南京兵部尚書王恕言。天地止一壇。祖宗止一廟。而佛至千餘寺。一寺立而移民居且數百家。費內帑且數十萬。此外也。二條明史案
明胡居仁曰。老氏既說無。又說杳杳冥冥。其中有精。混沌沌。其中有物。則是所謂無者不能無矣。釋氏既曰空。又說有。有真性在天地間。不生不滅。超脫輪迴。則所謂空者不能空矣。此老釋之學。所以顛倒錯謬。說空說虛。說無說有。皆不可信。廣近思錄
明弘治十七年二月。有旨朝陽門外修建延壽塔。並嚴宇廊廡。命內閣撰勅。令太監監造。大學士劉健等言。

佛老之事。無益于世。有損于民。祖宗朝僧道有定員。寺觀有定額。所以治天下者。堯舜周孔之道而已。今寺觀相望。僧道成羣。齋醮不時。賞賚無算。謂其能祈福消災。庇民護國。近年以來。災異迭見。不知其所祈者何福。所消者何災。護國庇民。其功何在。乃造為延壽之名。上惑聖聽。嘗聞堯舜之壽。皆過百歲。當時未有僧道塔寺。不知誰與延之。况塔寺之費。動以數萬。若省修建之財。為賑濟之用。即可以活百萬生靈之命。豈非延壽一大功德哉。伏望陛下收回成命。將前項塔寺。即為停止。其勅書免令臣等撰擬。上曰。卿等

權衡一書 辨妄
言是其即停止。

明世宗欲撤太善佛殿。建太后宮。夏言請勅有司。以佛骨瘞之中野。世宗曰。朕思此物。智者以為邪穢。必不欲觀。愚者以為奇異。必欲尊奉。今雖埋之。將來豈免竊發。乃焚之于通衢。毀金銀佛像。凡一千六十九座。佛骨佛牙。凡一萬三千餘觔。二條明史案
明魏校嘉靖初。為廣東提學副使。悉廢諸佛寺。斥其產。過曹溪。焚大鑒衣。取鉢碎之。曰。無使惑後人。
明萬曆時。意大里亞國人利瑪竇。至京師。初西洋諸國奉天主耶穌教。而耶穌生于如德亞。西行教于歐羅

巴其始生在漢哀帝元壽二年庚申閏一千五百八
十一年至萬曆九年辛巳瑪寶始汎海九萬里抵廣
州之香山澳其教遂沾染中土其徒有王豐肅者居
南京專以天主教惑眾禮部郎中徐如珂惡之其徒
又自誇風土人物遠勝中華如珂乃召兩人校以筆
劄令各書所記憶悉舛謬不相合乃倡議驅斥帝令
豐肅等俱遣赴廣東聽還本國久之遷延不行而一
時好異者咸尚之士大夫如徐光啓李之藻輩首好
其說且爲潤色其文詞故其教驟興

明莊烈帝頗崇信二氏御史劉之勃言仙佛之道大要

權衡一書

辨妄

天

清淨慈悲陛下取其清淨者以治心慈悲者以救世
是則大聖人作用非真向繼流羽客祈禱祐也近者
傳聞爲營殿閣修齋醮方今天下兵荒流移滿道土
木齋醮之費實足救億萬人身命乞斥以養飢民佐
軍需疏出時論題之三條明

本朝冉觀祖立命論曰予少閱袁了凡所論立命之學
喜其言有根據書一格懸之壁日以功過自程及漸
體會孔孟之書始覺了凡之言無所當也夫學者治
心居敬窮理以求欲之不前而猶患其潛滋今乃爲
之勸曰行功幾何而得某報譬商賈持籌居某貨而

利幾倍以此營營於心其不至人欲錮蔽天理消亡
者幾何而司造化之權者隨其願以酬之豈其然乎
予尤怪了凡惑於數使異端得售其術竟陷溺而不
返也夫談數者以衆人而符於甲爽於乙以一人而
符於前爽於後其常也孔生談皇極數固有驗豈無
一爽者乎雲谷僧之點者故爲慰勉之語謂積德行
善命自我立其將來與孔生之數符則委咎於爲善
之未篤也數爽則致慶於爲善之有功也此異端誑
誘之故智而了凡不之覺及其科名子息壽考皆得
諸望外不悟孔生之數不驗而惟信雲谷之言有微

權衡一書

辨妄

天

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了凡之謂矣文淵
本朝韓莢曰禪學之所以爲非禪者能然皆吾儒之爲
之也傳英言于太宗曰佛入中國熾兒幻夫模象莊
老以文飾之蓋唐人取經至京使僧人翻譯必使文
士潤色如心經後注玄奘譯于志寧許敬宗薛元超
李義府等潤色潤色者萃集寺中某爲佛某爲阿難
設爲問答一收再收取莊列之言更加幻杳而止然
其所撰者莊老猶未敢顯然以周孔佐之也而沉溺
已久恣無忌憚至有宋而益不可制矣如蘇轍註老
子後序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

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佛法也。六祖謂不思善。不思惡。則喜怒哀樂之未發也。蓋中者佛性之異名。和者六度萬行之總目。其說一出。軾極贊之。以爲奇特。而一時程門高弟。如呂大臨之論未發。游酢之論歸仁。楊時之從僧常總問性善。謝良佐之言知覺皆不能篤于其師說。以入于禪。曾杲黠者也。窺吾儒之意。已動而易入也。則詔楊之門人張九成曰。左右既得把柄在手。開導之際。當改頭換面。隨宜說法。使殊塗同歸。則世出世間。所不恨矣。自此凡張氏所論著。皆陽儒而陰釋。視蘇氏之顯然以儒佛爲同。

乃大盛。其指一陸氏也。然終賴程朱之說具在。故一時後先起而闢者。有章懋。羅欽順。呂原。魏校。崔鉉。顧憲成。馮從吾。高攀龍。諸君子。而王氏之學。訖不能相勝。考經。○植按。釋氏之學。無論其無父無君。言情行濁。爲正學之蝨賊。今但卽其教。還一則之使人人如爾出家。則人類絕矣。人人如爾托鉢。則衣食匱矣。人人如爾茹素。則禽獸逼人矣。人人如爾聚居梵剎。則上木煩興。而工作者亦復無人矣。人人如爾不生不滅。則造物無權。而神鬼輪迴之妄說。又自相矛盾矣。若曰。吾以自完耳。原非以之治世。亦非可概之他人也。則爾何不潛踪空谷。絕人之境。以全其虛寂之本體。而涵跡朝市。爲且既無益人家國事。則歷代之所爲崇奉于爾者。亦何取于爾。諸兒爲而坐享之不辭也。彼僻淫邪道之詞。雖百變而其理必窮。

補錄

明王圻曰。浮屠氏設立天堂地獄之說。蓋嘗考之實非。中國有此陰府之事。佛國在極西之境。其所居謂之天堂。猶後世天朝天關之稱。其犯法者。皆掘地為窟。室以處之。謂之地獄。亦猶南宋王子業囚其諸王。為地牢之類。其法有剉燒春磨之刑。如書所載。九黎三苗之為者。閻羅則其刑官也。金剛則其衛士也。皆皆國聖人之制。學佛者不察。謂施于已死之後。其所謂夜叉羅剎鬼國者。皆西方之土名。如史所稱狗國羅施鬼國者。世相流傳。不考本始。予故為表見之。釋史

權衡一書

辨妄

權衡一書

卷三十二

深澤王植鄭錄

任官日四

薦擢之公

春秋襄公三年。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讐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于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于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于是能舉善矣。稱其讐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

昭公二十有八年。晉魏獻子為政。分祁氏之田以為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為三縣。司馬彌牟為鄆大夫。賈

權衡一書

任官

一

辛為祁大夫。司馬烏為平陵大夫。魏戊為梗陽大夫。智徐吾為塗水大夫。韓固為馬首大夫。孟丙為孟大夫。欒霄為銅鞮大夫。趙朝為平陽大夫。僚安為楊氏大夫。謂賈辛司馬烏為有功于王室。故舉之。謂智徐吾趙朝韓固魏戊徐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其四入者皆受縣。而後見于魏子。以賢舉也。魏子謂成鱗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為黨乎。對曰。何也。戊之為人。也遠不忘君。近不偪同。居利思義。在約思純。有守心而無滯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夫舉無他。惟善所在。親疏一也。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為義。左傳

漢武帝時鄭當時字莊每朝候上之問悅未嘗不言天下之長者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之也嘗引以爲賢于己未嘗名吏與官屬言若恐傷之聞人之善言進之上惟恐後山東士諸公以此翕然稱鄭莊史記

漢建武時黃門侍郎陰興好施接賓然門無俠客與同郡張宗上各鮮干衰不相好知其有用猶稱所長而達之友人張汜杜禽與興厚善以爲華而少資但私之以財終不爲言是以世稱其忠平後漢書漢順帝時宦官競賣恩勢惟大長秋良賀清儉退厚及

權衡一書

任官

二

詔舉武猛賀獨無所薦帝問其故對曰臣生自草茅長于宮掖既無知人之明又未嘗交知士類昔衛鞅因監景以見有識知其不終今得臣舉者匪榮伊辱是以不敢綱目

魏初毛玠與崔琰典選舉用皆清正之士天下士莫不以廉節自厲時有長吏還者垢面麻衣常乘柴車魏武嘆曰孤之法不如毛尚書治要

晉羊祜歷職二朝任典樞要嘉謀讜議皆焚其草故世莫聞凡所進達人皆不知所由或謂祜慎密太過者祜曰拜官公朝謝恩私門吾所不取也晉書○植按宋

史太宗時李昉小心循謹居中書日有求進用者雖知其材可取必正色拒絕之已而擢用或不足用必和顏溫語待之子弟問其故曰用賢人主之事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絕之使恩歸于上若不用者既失所望又無善辭取怨之道也又沂國公王曾進退士人莫有知者范仲淹嘗問曾曰明揚士類宰相之任也公之盛德獨少此耳曾曰夫執政者恩欲歸已怨將誰歸又哲宗相范純仁凡薦引人材必以天下公議其人不知自純仁所出或曰爲宰相豈可不牢籠天下士使知出于門下純仁曰但朝廷進用不

權衡一書

任官

三

失正人何必知出于我耶四公公忠之心相同其言亦互相發也

晉山濤爲吏部居選職十有餘年所奏甄拔人物各爲題目時稱山公啟事晉書

齊張緒領揚州中正長沙王晃屬選用吳興聞人色爲州議曹緒以資藉不當執不許晃使固請緒正色謂晃使曰此是身家州鄉毀下何得見逼齊書

齊謝朓字玄暉好獎人才會稽孔頴祖有才筆未爲時知孔珪嘗令草讓表以示朓朓嗟吟良久手自折簡寫之謂珪曰士子聲名未立應共獎成無惜齒牙餘

論南史

梁天監六年徐勉為吏部尚書勉既用尺牘兼善辭令雖文案填積坐客竟清惠對如流手不停筆常與門人夜集客有求官勉正色答曰今夕止可談風月不宜及公事故時人服其無私

唐憲宗相裴均器局峻整人不敢干以私嘗有故人自遠詣之均厚遇之其人乘間求京兆判司均曰公才不稱此官均不敢以私告公

元和中元義方言李絳私其同年明月上以詰絳曰人于同年固有情乎對曰同年乃四海九州之人偶同

權衡一書

任官

四

科第情于何有宰相職在量才授任若其人果才雖在兄弟子姪之中猶將用之況同年乎避嫌而棄才是乃便身非徇公也上曰善

宋太宗時戚綸知鄆州樂于薦士每一奏至數十人皆知名當世

宋王旦為相于用人不以名譽必求其實其所引薦人未嘗知其後公薨史官修實錄得內出章奏乃知朝廷之士多公所薦

日樞相陳堯叟奏曰舊者是故相蘇易簡男王旦女婿上顧公曰卿女婿也公不對乃歛身少却及出陳

公曰相公何不一言言則者及第矣公笑曰上親臨軒試天下士至公也某為家宰自薦親屬於兗旒之前士子盈庭得不失體陳公愧謝

宋天聖中王曾為相多所薦拔尤惡僥倖帝問曾曰比臣僚請對多求進者曾對曰惟陛下抑奔競而崇恬靜庶幾有難進易退之人矣

宋杜祁公衍在吏部始視銓事一日選者三人爭某闕公以問吏吏受兩賕對曰當與甲乙不能爭遂授他闕居數日吏教丙訟甲負某事不當得公悟召乙問之乙謝曰業已得他闕不願爭公不得已與丙而笑

權衡一書

任官

五

曰此非吏罪乃吾未知銓法耳因命諸曹各具格式科條以白問曰盡乎曰盡矣明日收諸吏無得升堂使坐曹聽行文書而已由是與奪一出于公翕然聲動京師

同年進士。領坊價銀兩。例取京官印結。交部吏不能無費。余曰是可變而通也。謁部郎岳君綸。請問取結意。曰防偽冒也。余曰假令今日沒結。明日乃一人領銀。何由辨真偽乎。岳曰君意如何。曰請于領銀時。即面呈結。結真則人亦無偽。何如。岳曰可。次日余呈結。即領銀。諸結交部吏者。反後之時。取京官結。亦不能無費。同門生馬君維翰。未得結。無憑具領。余曰是亦可變而通也。請于少宗伯李公某曰。結用防偽冒也。植有結。則非偽矣。馬某無結。請即以植更保馬某可乎。他日有偽。則問之植。植偽。則問植之結官。何如。李

權衡一書

任官

六

曰。可是日諸無結者。皆獲領銀如數。于是知諸因循舊例。皆官不及察。或無人請而變通之也。後既仕常。以此爲意。事可行則行之。不使吏得上下其手。而陋規遂不行。

宋皇祐五年。孫抃爲御史中丞。舉吳中復爲監察御史。抃未始識其面。或問之。抃曰。昔人恥爲呈身御史。今豈薦識面臺官耶。續綱目

宋伊川程子云。韓持國服義最不可得。一日。願與持國范夷叟泛舟于潁昌西湖。須臾客將云。有一官負上書謁見大資。願將爲有甚急切公事。乃是求知已。願

云大資居位。却不求人。乃使人倒來求已。是甚道理。夷叟云。只爲正叔大執求薦章。常事也。願曰不然。亦爲會有不求者。不與求者與之。遂致人如此。持國便服。近思錄。植按持國韓維字也。

宋司馬光入相。薦劉安世爲秘書省正字。謂之曰。知所以相薦乎。安世曰。獲從公遊舊矣。光曰。非也。光居閒。足下持節問訊。不絕光位。政府足下獨無書。此光所以相薦也。冬夜箋記

宋廖德明歲當薦士。朝貴多以書託之。公曰。此國家公器也。悉不取。封還之。性理

權衡一書

任官

七

宋度宗相程元鳳之在政府也。一契家子求貳令。元鳳謝之曰。除授須由資其人。累請不許。乃以先世爲言。元鳳曰。先公疇昔相薦者。以某粗知恬退故也。今子所求躐次。豈先大夫意哉。矧以國家官爵報私恩。某所不敢有。嘗遭元鳳論列者。其後見其可用。更薦拔之。每曰。前日之彈劾。成其才也。今日之擢用。盡其才也。宋史

明正德時。許襄毅進掌銓。取人先行檢氣節。于杜奔競。抑請託。尤嚴行取。推官熊鳳文至。文選門不脫文選。短其傲進。曰爲推官已。能不屈。鳳文選使爲御史。肯

要強乎卒用為御史時逆瑾禍成進爵正色不倚一切請託不行有賄瑾致囑者瑾亦難之治要明鑄印局額設大使副使各一員食糧備士二名及滿將補投考者不下數千人請托者半之當事者每難處分費宏為禮部尚書于食糧二名外預取聽缺者四人習字者四人擬次第補授可逾十數年由是投考及請托者皆絕迹智囊

選舉之道

春秋桓公五年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仍叔之子云者譏世官非公選也帝王不以私愛害公選故仕者世祿而不世官伊陟象賢復相太戊丁公世美入掌兵權見太公于呂假不以世故疑之也崇伯殛死禹作司空蔡叔既囚仲為卿士亦不以父故廢之也惟其公而已矣及周之衰小人得政視朝廷官爵為已私援引親黨分據要途施及童稚賢者退處于華門老身而不用春秋書武氏仍叔之子欲其深省之也胡傳趙襄子之時以任登為中牟令上計言于襄子曰中牟

有士曰瞻吾已請見之襄子見而以為中大夫相國曰意者君耳而未之日耶為中大夫若此其易也襄子曰吾舉登也已耳而日之矣登所舉吾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終無已也呂氏春秋植按宋史寇準在相位用人不以次同列頗不悅他日又除官同列因吏持例簿同進準曰宰相所以進賢退不肖也若用例一吏職耳此與襄子之意正同

漢孝武時董仲舒策曰今世長吏多出于郎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貴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非積日累久之謂也今則累

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臣愚以為使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其貢不肖者有罰則諸侯二千石皆盡心于求賢天下之士可得官使也而又無以日月為功實試賢能為上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董文

魏文帝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晉依魏氏

九品之制內官吏部尚書司徒左長史外官州有大中正郡國有小中正皆掌選舉凡吏部選用必下中正徵其人居及祖父官名文獻通考○植按九品中正之官設之州縣即鄉舉里選之遺意後世亦可倣而行

權衡一書

任官

十

之但貴得其人耳

魏明帝時劉質以世多進趨廉遜道闕乃著崇讓論以矯之其畧曰在官之人賢明者亦多矣豈皆不知讓賢為貴直以時皆不讓習以成俗故遂不為耳人臣初除皆通表上開名之謝章所由來尚矣使各思推賢能而讓之讓之文付主者掌之三司有缺擇三司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為一公缺三公豫選之矣四征缺擇四征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為一征缺四征豫選之矣在朝君子各以讓能舉賢為先務則羣才衆出能不殊別功莫大于此晉書○植按此論既勸其

臣以明讓又可由所讓賢否以知其人而見舉之多者即可儲為異日之用一物而衆善備焉宋舉官自代之制蓋用是道

魏盧毓為吏部尚書明帝謂之曰選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毓對曰名不足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慕善畏教然後有名非所當疾也愚臣既不足以識異人又主者正以循名責實為職但當有以驗其後耳毓論選皆先性行而後言才黃門李豐嘗以問毓毓曰才所以為善也故大才成大善小才成小善今稱之有才而不能為善是才不中器也

權衡一書

任官

上

豐等服其言魏志○植按粵撫楊公永斌常勉屬員曰人之言才必曰才力須知才字與力字不相離才而能盡其力可收上才之效若上才而不用其力與無才同耳名言可與虛公並傳

貞觀二十一年上如翠微宮與州進士張昌齡獻頌上嘉之昌齡與王公瑾皆有文名王師旦知貢舉皆黜之上怪無二人名詰師旦對曰二人雖有才華然其體輕薄若置之高第恐後進效之傷陛下雅道也上曰善讀史筆記

唐廣德元年禮部侍郎楊瑄上疏曰古之選士必取行

實自隋煬帝始置進士科。猶試策而已。至高宗時。考
功員外郎劉思立始奏進士加雜文。明經加帖括。從
此成俗。公卿以此待士。長老以此訓子。其明經則誦
帖括。以僥倖。又令舉人投牒自應。如此欲其返淳朴
崇廉讓。何可得也。請置孝廉科。令縣令取行著鄉閭
學知經術者薦之于州。刺史考試。升之于省。任占一
經。問經義二十條。對策三道。上第注官。中第出身。下
第罷歸。其道率亦非理。國所資望。與明經進士並停。
○宋胡寅曰。緒所條其詳不可見。立爲之法曰。凡應
經義科者。有司問以十條。令隨所占經。引先儒之說。

權衡一書

任官

三

兩家至三。宋而主其善者。或有已見。則附于後。勿矜
詞藻。惟務直述。每條以三百字止。如此則人之習經
者。可見其通塞矣。對策。惟問以前代故事。有疑難無
折衷者。以五道爲率。每道亦以三百字止。而勿問時
事。以杜其誣諛之態。如此則人之習史者。可見其深
淺矣。若夫投牒自應。最壞人才之本也。欲革此者。于
鄉里必慎。選守令于庠序必慎。選師儒。察其譽毀。觀
其言行次第而薦之可矣。綱目

唐德宗時。陸贄上言。前代有鄉舉里選之法。長吏辟舉
之制。臣請百司之長。及兩省供奉之職。并因察舉勞

能須加獎任者。並宰臣叙議。以開其餘臺省僚屬。並
委長官選擇。指陳才實。以狀上聞。一經薦揚。終身保
任。名于除書之內。具開舉授之由。得賢則進。考增秩
失實則加罪。連坐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
佐僚。務求得人。無易于此。治安

唐文宗時。李石用儲益判度支。而益坐莊三千餘緡。緊
獄石按之曰。臣始以益頗曉錢穀。故用之。不知其貪
乃如是。上曰。宰相但知人。則用有過。則懲如此。則人
易得。卿所用。人不掩其惡。可謂至公。從前宰相用人
好曲蔽其過。不欲人彈劾。此大病也。乃貶益爲梧州

權衡一書

任官

主

司戶綱目

後唐天成中。和凝爲翰林學士。知貢舉。是時進士多浮
薄。喜爲諛諂。以動主司。主司每放榜。則圖之以棘。閉
省門。絕人出入。以爲常。凝微棘開門。而士皆肅然。無
譁。所取皆一時之秀。稱爲得人。

明宗時。張文寶知貢舉。請下學士院。作詩賦爲貢舉格。
學士寶夢微張礪等所作。不工。乃命尚書右丞李燁
爲之。譁笑曰。予少舉進士。登科蓋偶然耳。後生可畏。
來者未可量。假令予復就禮部試。未必不落第。安能
與英俊爲准。格開者多共知體。二條五
代史

宋真宗復舉官目代之制常參官及節度觀察防禦刺
史少尹畿赤令并七品以上清望官授訖三日內上
表讓一人自代在內者于閣門投下在外者附驛以
聞其表付中書門下每官閣則以見舉多者量而授
之治安

宋嘉祐時進士相習為奇僻鈎章棘句寢失渾淳歐陽
修知貢舉尤以為患痛裁抑之榜出時所推譽皆不
在選澆薄之士侯修晨朝羣聚詆斥之街司邏卒不
能止至為祭文投其家卒不能求其主名置干法然
自是文體少變宋○植按一書載劉幾程試累為第

權衡一書

任官

南

一驟為險怪之語翕然成風歐公深惡之有舉人論
曰天地軋萬物首聖人發歐公曰必劉幾也戲續之
曰秀才刺試官刷一大朱筆橫抹之謂之紅勒帛後
數年公為御試考官試堯舜性之賦有曰靜以延年
獨高五帝之壽動而有勇形為四罪之誅公大稱賞
及唱名第一乃劉幾易名輝也歐公起衰之效如此
宋范文正公用士多取氣節而畧細故如孫威敏滕達
道皆所素重其為帥日辟置幕客多取謫籍未卒復
人或疑之公曰人有才能而無遇朝廷自應川之若
其實有可用之材不幸陷于吏議不因事起之遂為

廢人矣故公所舉多得士習養

宋神宗篤意經學深憫貢舉之弊遂議更法直史館蘓
軾曰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法在于責實使君
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責實之政則得史卒隸未嘗
無人况學校貢舉乎至于貢舉或曰鄉舉德行而畧
文章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舉唐故事采譽
望而罷襮封或欲變經生帖墨而考大義此數者皆
非也夫欲興德行在于君人者修身以格物審好惡
以表俗若欲設科立名以取之則是教天下相率而
為偽也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上以廉

權衡一書

任官

主

取人則弊車羸馬惡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者無所
不至自文章言之則策論為有用詩賦為無益自政
事言之則詩賦論策均為無用然自祖宗以來莫之
廢者以為設法取士不過如此也矧自唐至今以詩
賦為名臣者不可勝數何負于天下而必欲廢之帝
他日問王安石對曰今人材乏少且其異論紛然不
能一道德故也一道德則修學校修學校則貢舉法
不可不變若謂此科嘗多得人自緣仕進別無他途
其間不容無賢若謂科法已善則未也今以少壯時
正當講求天下正理乃閉門學作詩賦及其人官世

事皆所不習。此種法。壞人才。殊不知古今欲追復古制。則患于無漸。宜先除去聲病。偶對之文。使學者得專意經術。于是改法。罷詩賦帖經墨義。士各占治易詩書周禮禮記一經。兼論語孟子中書撰大義。頒行試義者。須通經有文采。乃為中格。不但如明經墨義。粗解章句而已。宋○植按。燕軾以變法為非。安石以科法未善。夫安石欲變學。究為經術。其法較昔為善。後世無以易之矣。然後之為經術者。亦何嘗講求天下正理。仍不過閉門學作試義耳。其于經史之精義。聖賢之正脈。經濟之實學。實能究心者。幾何人。無他。取之僅以文。而閱文之法。又不足以盡文故也。竊謂軾之所言。亦有可採者。大抵之以文。是已。何不本鄉舉里選之意。先核其素行。以正其本。乎。首場經書二三場雜作。是已。然經必至四學者。精力未能多構。而創襲苟簡之弊。叢即閱者。原不甚重之也。表判用駢儷之體。無論能此者。頗少。不免臨場揣摩。千手雷同之弊。即果有能者。亦徒為浮詞。而于事理少所發明。法律未嘗究心。豈有用之學哉。竊欲于首場減其經之二。而以盡題之蘊。為工二場。性理史論各一判。以明律為主。而不必四六之體。至表原非今所用者。

可弗以試士也。三場之五策。當加意遠闢。必以實學實用為佳。勿以諛詞曲說參之。又必每場分編字號。考官三次分閱。各為去取。而後總裁官通計三場中式者。各若干卷。而令取之。是所謂責實之道焉。果士皆務實。而後經術之效可收也。神宗更新學制。有司立為約束。過于煩密。劉摯上疏。以為學校為育才首善之地。教化所從出。非行法之所。即不可無法。亦有禮義存焉。治天下者。遇人以君子長者之道。則下必有君子長者之行。而應乎上。若以小人犬彘遇之。彼將以小人犬彘自為。而況以此行于學校之間乎。宋○植按。科場防閑之法。其來久矣。考唐人無糊名之例。得以兼收舉。雖未必無私。實亦合于舉爾所知之意。然其時已有鈎校苛切之失。故舒元興上言。宰相公卿由此出。有司乃以隸人待之。羅棘遮絕。疑其為奸。非所以求忠直也。自唐以後。日以基嚴。不知朝廷取士。名曰求賢。士人方就賢路。而隸人賤役。且喝呼搜索。解衣檢裝。疑為盜竊。姦究之行。而重辱之。然後取而加諸士民之上。使之居位而治人。則守道潔已之士。有不甘乎此者。徒使鑽營之徒。聲氣之弊。奇徑異寶。愈以詭密而叵測。元許衡

謂科目之法愈煩而士之進于此者愈巧以至有編摩字樣期于必中者此固古今之通弊也朱子曰天下須是放開做使恢恢有餘地如此乃三代公心不然即極防範之方不足盡天下之變也此言所宜三復

元祐初劉摯爲尚書左丞與同列奏事論人才摯曰人才難得能不一性忠實而才識有餘上也才識不逮而忠實有餘次也有才而難保可藉以集事又其次也懷邪觀望隨時改變此小人也終不可用哲宗及宣仁后曰卿常能如此用人國家何憂

權衡一書

任官

太

宋哲宗時司馬光奏曰爲政得人則治然人之才或長于此而短于彼臣備位宰相職當選官而議短見狹若專引知識則嫌于私若止循資序未必皆才欲乞朝廷設十科取士一日行義純固可爲師表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二日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舉有官人三日智勇過人可備將帥科舉文武有官人四日公正聰明可備監司科舉知州以上資序五日經術精通可備講讀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六日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同經術舉人七曰文章典麗可備著述科同經術舉人八曰善聽獄訟盡公得實科舉有

官人九曰善治財賦公私俱便科舉有官人十日練習法令能斷諸獄科舉有官人應職事官自尚書至給舍諫議寄祿官自開府儀同三司至大中大夫職自觀文殿大學士至待制每歲須于十科內舉三人仍具狀保任中書世籍記之異時有事須材卽執政按籍隨事試之有勞又著之籍內外官闕取嘗試有效者隨科受職其人任官無狀坐以謬舉之罪所貴人人重春所舉得人

宋史

宋呂與叔欲奏立四科取士曰德行曰明經曰政事曰文學德行則待州縣舉薦下三科却許人投牒自試

權衡一書

任官

尤

明經如春秋則兼通三傳禮則通三禮樂則盡通諸經所說樂處政事則如試法律等及行移決判事又定爲試辟試則以事授之一年看其如何辟則令所屬長官舉辟

宋于全書

宋光宗時趙汝愚請倣今法補學徒及諸州學教養課試升貢之法下有司條上朱熹著私議曰古大學之教先于格物致知而考校之法又以九年知類通達強立不返爲大成蓋天下之理皆學者所當知而理之載于經者固各有官而不苟相混也況今樂亡禮闕二載所記已非正經而治經者又類舍其所難而

適其所易。僅窺其一。而不及其餘。則于天下之事。宜有所不能盡通其理者矣。若諸子之學。同出于聖人。各有所長。而不能無所短。其長者。固不可不學。而所短者。亦豈可不精擇為趨舍哉。至于諸史。則該古今。與亡治亂得失之變。而禮樂制度。天文地理。刑法兵制。之屬在焉。皆當世所須。而不可闕者。今一旦欲盡通其理。勢固有所不能。惟合所當讀之書。分年而課試之。使天下之士。各以三年而共通其三。四之一。則亦若無甚難者。今欲諸經各立家法。主註疏而討論諸儒先之說。附焉以易書詩為一科。子年午年試之。周

權衡一書

任官

三

禮儀禮及二書禮為一科。卯年試之。春秋三傳為一科。百年試之。皆兼大學論語中庸孟子論則分諸子為四科。分年附焉。策主諸史時務傳焉。以次分年。如經子之法。則士無不通之經。無不習之史。德成材達。可為世用矣。西史

明高皇帝初設制科。九流雜職。登僧道。亦得與賓興。多有登第者。識小編載洪武辛未榜。服吳言信。以抄錄局副使中式。宣德癸丑。狀元曹鼐。以泰和典史魁大廷。正統壬戌。李森。以都察院吏。鄭溫。以松陵驛丞。聯捷。步辰。燕山衛小旗汪甫。禮部辦事官。舒庭謨。景泰庚

午順天解元劉宣。乃盧龍衛軍聯捷。甲戌翰林院譯字官吳禎。天順甲申。劉淳亦譯字官。又欽天監天文生馬愈。成化乙未。錦衣小旗李旻。戊戌山東舊縣驛丞譚溥。聯捷辛丑。翰林衛軍李旦。甲辰岷州衛吏王瑤。富峪衛總旗張綸。皆以雜流登第。不知此例廢于何時。使雜職遺賢。不克躬逢盛典。為可憾也。教職登鼎甲者。萬曆壬辰狀元侯官翁正春。丙辰榜眼江夏賀逢聖。○景泰四年癸酉科。順天鄉試中式二百五十名。雜流中式之多。幾四十人。內儒士十人。翰林院譯字官一人。吏部聽選官一人。戶部書算一人。工部

權衡一書

任官

注

承差一人。刑部都吏一人。衛令史一人。衛吏十人。太醫院醫士四人。欽天監天文生二人。武生一人。軍餘九人。衛舍人三人。軍一人。燕山衛小旗一人。可見立賢無方之意。聖錄○植按用人不拘其類。而流品不可不清。取才不拘其地。而素行不可不嚴。制科者取士之一途耳。此外如諸臣之特薦。鄉里之公舉。賢良方正之名。博學鴻詞之選。皆可以得人。何必盡不齊之品。悉束以制科一途。而又雜取各色之人。乃謂立賢無方乎。然世方以科。為正途。而九流雜職。素不敢自比於學校之選。偶一行之。或亦振勵人心之一

事狀

明洪熙時鄭府審理命建朝言進賢莫重于科舉然選

來應舉者率記誦浮文未嘗究心修己治人之道一

旦僥倖往往率意任情民受其弊自今宜令有司先

審訪博古通今行止端重年過二十五者入試試則

選其文辭典雅議論切實者會試九加慎選庶幾士

務實學可得賢才之用上即敕行之議更

明禮部尚書姚夔奏南京兵部尚書李賓等奉敕賑濟

流民謹令官員子弟納米送監讀書將使士風日趨

于陋宜別為處置憲宗曰祖宗設大學教育人才非

權衡一書

任官

三

由科貢者不得濫送且天下財賦所出其途孔多學

校豈出錢穀之所禮部議是共勿許明紀

明黃孔昭成化中為文選郎中故事選郎率閉門謝客

孔昭曰國家用才猶富家積粟粟不盡積豈足贖饑

才不預備安能濟用苟以深居絕客為高何由知天

下才俊公退遇客至輒延見訪以人才書之于冊除

官以其才高下配地繁簡由是銓叙平允共以私干

者悉拒之

明高拱練習政體負經濟才所建曰皆可行其在吏部

欲遍識人才授諸司以給使署賢否誌爵里姓氏月

要而歲會之倉卒舉用皆得其人又以時方憂邊事

請增置兵部郎以備總督之選山侍郎而總督山總

督而本兵中外更番邊材自裕又以兵者專門之學

非素習不可應卒儲養本兵當自兵部司屬始宜慎

選司屬多得智謀才力曉暢軍旅者久而任之勿選

他曹他日邊方備督撫之選皆于是取之更各取邊

地之人以備司屬如銓司分省故事則題覆情形可

無扞格並重其賞罰以鼓勵之凡邊地有司其責頗

重不宜付雜流及選謫者皆報可著為令

明孫丕揚萬曆中拜吏部尚書挺勁不撓百僚無敢以

權衡一書

任官

三

私干者獨患中貴請謁乃創為掣籤法大選急選悉

聽其人自掣請寄無所容一時選人盛稱無私然銓

政自是一大變矣三條明

明皇甫庸曰宋制科先命從官各舉平日所為文五十

篇于學士院中選而後名試弘治癸丑以前凡選庶

吉士必先期呈所為文於內閣謂之投獻後諱其名

廢不用近舉○植按取人之法鄉舉里選尚矣次莫

如考其平日之文以為臨時之衡糊名鎖院非所以

得人也或以為太煩然翰苑之臣優游玉署盍以此

分任之

建官之制

春秋昭公十有七年。鄒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鄒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太皞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于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啟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鵙鳩氏司馬也。鳴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鵙鳩氏司事也。五

權衡一書

任官

五

鳩鳩民者也。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爲九農正。扈民無滯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于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于鄒子而學之。左傳

漢以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公。不常置。而常以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爲三公。武帝時。罷太尉。置大司馬。成帝復改御史大夫爲司空。哀帝又改丞相爲大司徒。後漢因之。而復改大司馬爲太尉焉。○唐以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公。貞觀中。又立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師。位三公上。常闕不置。宋承唐制。三師三公常爲加官。而大

師則爲異數。惟趙普以開國元勳。文彥博以累朝耆

德。方特拜政和中。詔以三師古無此稱。合依三代爲三公。真相之任。司徒司空周之六卿。太尉秦主兵之官。皆非三公。並宜罷之。仍考周制。立三少爲次相之任。而太尉則以之。趙武階焉。○明太祖初罷太尉。以下官。而李善長徐達以元勳。加太師太傅。嘗設四輔官。位尚書上。聘耆儒白衣徑爲之。無何亦罷。至仁宗始復置公孤。自後三公常爲贈典。文臣限三孤以爲常云。

漢初置相國。惠帝時改爲左右丞相。至光武以相權過

權衡一書

任官

五

重。罷丞相太尉官不置。而以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爲三公。尋改大司馬爲太尉。○漢初尚書與中書謁者黃門皆屬少府。以士人爲之。武帝始用宦者主中書。典文字章奏。至宣帝用弘恭爲中書令。石顯爲僕射。專典樞機。遂爲樞要之任。成帝初。罷中書宦官。置尚書五人。僕射一人。掌圖書秘記章奏。光武時增置尚書員。始參決政事。而以侍中黃門屬宦官。帝鑒新莽之禍。既不任三公。常以尚書攝行。自是尚書遂爲政府之任。明帝卽位。以東平王蒼爲驃騎將軍。錄尚書事。自是三公非錄尚書者不預政矣。○魏文帝置

中書監令並掌機密其後或置丞相或相國或司徒而中書獨爲宰相之任晉始置門下省以侍中總樞要隋改中書爲內史侍中爲納言○唐初置三省爲宰相之任尚書省統會衆務門下省主規駁中書省主制冊每有軍國大事則中書出命門下封駁尚書省受而行之以中書令侍中尚書令爲三省長官旋以太宗嘗爲尚書令乃以左右僕長尚書省後三省官又稱同中書門下三品及平章事永淳中郭待舉岑長倩始以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稱自後卽僕射侍中中書令獨名銜必同平章事乃爲真相開元

權衡一書

任官

美

初改稱僕射爲丞相中書爲紫微省門下爲黃門省侍中爲監○宋制三省並列于外別于禁中置中書爲政事堂與樞密院對掌大政是爲兩府而其命官以同平章事領相職參知政事副焉元豐中定官制罷平章事參知政事復設中書門下尚書三省如唐官以左右僕射爲宰相政和間更稱太宰少宰靖康罷如故乾道七年詔宰相總百揆事無不統而僕射之名未稱改左右僕射爲左右丞相○明太祖以胡惟庸僭逆罷丞相革中書省而分其政于六尚書成祖始建內閣于東角門內召解縉黃淮等處其中與

謀議因是有內閣之名及仁宗添置殿閣學士加至三孤領尚書職然其時部尚書相頗頗乘政閣學士官五品而已其後乃以部侍郎入又其後復以部尚書入由是內閣權出六尚書上遂始端揆之隆矣唐太宗始置弘文館乾封以後名文士元萬頃等草諸文詞常于北門候進止時人謂之北門學士玄宗置集賢院初制翰林待詔以張說張九齡等爲之掌四方表疏批答應和文章既又以中書務劇選文學之士號翰林供奉與集賢院學士分掌制詔書敕後又改供奉爲學士別置學士院專掌內命凡拜免將相

權衡一書

任官

美

號令征伐皆用白麻其後選用益重號爲內相蓋古者絲綸密勿之地有中書尚書郎典之自中書尚書黃門既顯任爲端揆稱政府則內庭制命之柄必有所歸亦其勢也○宋翰林學士掌內制制誥赦救圖書乘輿行幸則侍從以備顧問○明太祖初置翰林院設學士二員講讀學士各一員其屬則有侍講侍讀五經博士典籍侍書待詔外又設修撰編修檢討以爲史官學士代言之官講讀經筵之職五經博士典籍則前代秘書之屬侍書待詔則前代供奉之名而史官則前代著作起居之任也自成祖別設內閣

專知制誥備顧問預機務仁宗又易以文淵閣大學士華蓋謹身武英三殿之稱于是翰林僅爲文苑英華之地而閣學士遂處中書鈞衡之任

漢制御史大夫副于丞相府有御史中丞副御史大夫在殿中蘭臺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振舉內外以肅法紀唐制御史大夫一人中丞二人共屬有三院一口臺院侍御史隸焉二曰殿院殿中侍御史隸焉三曰察院監察御史隸焉明都察院之制有左右都御史卽大夫之職其屬有十三道各設監察御史分掌各布政司事然六部屬皆

權衡一書

任官

夫

書其部而御史則書其道不繫于都察院實爲朝廷耳目之司自宰相以下皆得言其過秦漢皆置諫議大夫唐置左右補闕左右拾遺宋置諫院改補闕爲左右司諫拾遺爲左右正言○秦始置給事中爲給事內廷加官之號漢因之宋元豐中始定職專掌封駁凡制敕有不便準故事封駁○明不置諫官特設六科給事凡章奏出入咸必經由以封駁兼諫諍之職與御史並稱言責之官秦罷侯置守初以御史監理諸郡謂之監察御史漢惠帝遣御史監三輔郡察詞訟所察事凡九條其後諸

州皆置監察御史文帝時乃遣丞相史出刺並督察御史武帝時止御史置十三部刺史以六條察官吏成帝時何武言刺史秩六百石而臨二千石失位次之序乃罷刺史更置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九卿哀帝建平二年以朱博言罷州牧復置刺史桓靈之季復有州牧之置而袁紹之徒皆各稱州牧擅兵一方○唐分天下爲十道置巡察使已改按察又改採訪處置使又改曰觀察使有軍旅之地置節度使高宗永徽以後都督帶使節者始謂之節度使謂其兵爲方鎮○宋于各路置轉運使提點刑獄有四司曰帥

權衡一書

任官

元

正知州軍者也曰漕主漕運曰憲主提刑曰倉主糧儲各自建臺置僚佐○元于天下置行中書省省有左右丞各路有宣慰廉訪等官○明制分天下爲十三布政司司設布政總一方承流宣化之任又設都指揮使掌軍旅按察使司承核衆時而立謂之三司其各府關要地方以布政司察議僉事等官巡鎮之謂之道布政卽古州牧之制其屬有參政參議分理一省糧儲屯田兵備等事按察卽古採訪提刑之職漢于郡國置刺史武帝時始遣使者衣繡衣持斧節行郡國發兵督捕盜賊所至得擅誅二千石以下順帝

漢安元年遣杜喬周舉等八人分行州郡表賢良顯忠勤其貪汙有罪者刺史二千石驛馬上之黑綬以下便輒收舉○唐太宗時遣循遠良等二十二人以六條巡察四方黜陟官吏○宋太祖鑒藩鎮之失始令文臣知州事而于邊方用兵處特令大臣出爲安撫經畧使節制軍務而武臣僅稱都知統制○明初未有巡撫提督之設永樂十九年以天下布按官多苟且溺職敕大臣十三員各同給事中一員巡行天下考察官吏遂有巡撫之名初嘗遣尚書侍郎都御史少卿等官景泰中並改稱都御史兼理軍務其邊

權衡一書

任官

辛

鎮地方兼制數省稱提督總制等名以尚書大臣出兼都御史爲之掛印將軍以下皆受節制○漢之刺史本以代監察御史之職然其居部以九歲既自比于州郡遂不復有風厲之威故漢安元年復有八使之遺并得察及刺史而刺史僅與州縣等至唐遂以刺史爲太守而別有黜陟使以巡察之明初以舉劾之任責之按察使然布政按察領頭鼎立遂以因循苟簡于是歲遣御史一巡按之得以舉察貪吏如八使之制而于地方有戎旅時遣大臣按視卽緇衣之職後遂設爲巡撫都御史焉明世軍門巡撫之設實

徵宋人經畧安撫之制

秦漢諸侯以封地爲三十六郡郡置守丞尉監縣置令長漢因秦制凡天子都郡置尹及丞他郡置守及丞邊郡丞爲長史而郡尉佐守典武職甲卒秩比二千石其侯王國置相比守景帝時更郡守爲太守郡尉稱都尉焉其縣萬戶而上置令秩千石至六百石萬戶而下置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唐制近畿之州爲四輔其餘有十望十緊及上中下之差縣有赤縣畿縣望縣緊縣上縣中縣下縣七等之差改太守爲刺史而監治爲都督玄宗時制選京

權衡一書

任官

辛

官有才識者除都督刺史都督刺史有政蹟者除京官○宋除赤縣畿縣外四千戶爲望縣三千戶以上爲緊二千戶以上爲上縣千戶以上次之不滿千戶又次之五百戶以下爲下太祖始令文臣知州軍事或出刺近判州事得以專達謂之通判○明太祖成祖時最重守令之選其給由者令各條本處民情自行具奏于鴻臚引見之日徑赴進呈入條治○植按歷代官制異同之處得失之故昔人已有成書無庸掇拾惟其建置改易之大畧亦稽考論斷所必資不可不知也

漢武帝時董仲舒對策言養士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教化之本原也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子才如興太學立學校之官。元朔元年公孫弘為學官與太常臧博士平等議請為太常博士置弟子五十人令郡國縣邑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有好學敏遜不持所聞者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復其身。唐初立周公孔子廟于國學貞觀六年罷周公祠以孔子為先聖增創學舍千二百間高麗百濟高昌吐蕃諸國酋長皆遣子弟入學。宋仁宗時始命州縣皆立學置學官治安。植按古者

權衡一書

任官

重

立學置官聚天下之士咏誦講習于澤宮而飲射讀法朝夕羣萃而卒業焉而因即其所以祀先師先聖是因學以立廟非止以廟為學也後世學舍草荒生徒星散明倫一堂廣文假以作衙署廩膳有給諸生取以穀婦子遂相緣以聖廟為學官而官與士子皆不復考置官之初意焉得復有師友觀摩之益哉蒞是官者當考其始而思之

宋羅文質公撰遼堯錄稱仁宗明道中宰相欲除二親為正言司諫帝謂祖宗法度臺諫官須宸選若自大臣除則大臣過失誰敢言者仁宗此言可以為萬

世法池北偶談

宋朱子曰唐六典載東宮官制甚詳如一小朝廷置詹事以統衆務則猶朝廷之尙書省也置左右二春坊以領衆局則猶中書門下省也左右春坊又皆設官有各率其屬之意崇文館猶朝廷之館閣贊善大夫猶朝廷之諫議大夫共官職一視朝廷而為之降殺此等制度猶好今之東宮官屬極苟簡左右春坊舊制皆用賢德者為之今遂用武弁之小有才者其次惟有講讀數員而已如贊善大夫諸官又但為階官非實有職業神宗以唐六典改官制乃有疎畧處如

權衡一書

任官

重

又曰自秦置守尉監漢有郡守刺史如今監司專主按察至漢末令刺史掌兵遂侵郡守之權兼治民事而刺史之權獨重後來或置或否其嘗說不用許多監司每路只置一人復刺史之職正其名曰按察使令舉刺州縣官吏其下却置判官數員以佐之如轉運判官專主財賦刑獄判官專主盜賊農田判官專主婚姻之類而刺史總之稍重諸判官之權資序視通判而刺史視太守判官有事欲奏則刺史為之發奏刺史不肯發則許判官自徑申御史臺尚書省以

分刺史之權蓋刺史之權獨專則又不便若其人昏濁則貽害一路百姓無出氣處故又須畧重判官之權諸判官下却置數員屬官如職幕官之類如此則重權歸一太守自治州事而刺史則舉刺一路豈不簡徑省事而無煩擾耗蠹之弊乎二條語類

有少年試教官朱子曰如今最沒道理是教人懷牒來試討教官某嘗經歷諸州教官都是未生髮鬚入學多是老大底人如何服他某思量須是立定制非四十以上不得任教官又云須是罷堂除及註授教官却請本州鄉先生爲之如福州便教林少穎這般人

行者或來選之光或罷歸之後皆可延致果有能其職者則如永樂十八年前從善等已事見察不次擢用以示激勸地望不同則必自愛其學行素優則士樂從其教而擢用有附有司亦敬信而不敢棄之師道立則善人多士風其益上乎

明萬曆元年編修張位以前代皆有起居注而本朝獨無疏言臣備員纂修竊見先朝政事自非出于詔令形諸章疏悉湮沒無考鴻猷茂烈鬱而未章徒使野史流傳用僞亂真今史官充位無以自効宜日分數人入直凡詔旨起居朝端政務皆據見聞書之待內閣裁定爲他年實錄之助庶國典備職業舉張居正善其議奏行焉明史

察吏之法

春秋隱公三年尹氏卒。尹氏志世卿。非禮。爲後鑒也。功臣之世。世其祿。世卿之官。嗣其位。祿以報功也。故其世可延位。以尊賢也。故其官當擇。制傳。吳延陵季子游于晉。人其境。曰。嘻。暴哉國乎。入其都。曰。嘻。力屈哉國乎。立其朝。曰。嘻。亂哉國乎。從者曰。夫子之入晉境。未久也。何其名之不疑也。季子曰。然。吾入其境。田畝荒穢。而不休。雖增高。吾是以知其國之暴也。吾入其都。新室惡。而故室美。新牆卑。而故牆高。吾是以知其民之屈也。吾立其朝。君能視而不下問。

權衡一書

任官

美

其臣善伐。而不上諫。吾是以知其國之亂也。說。植。按此古今察吏之至要也。不觀之此。而但言才具者。或不免病民。但言辨事者。猶恐其擾民。漢宣帝拜刺史。守相。親見。問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常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嘆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以爲太守吏民之本也。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厲。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佚則選諸所表。以次用。

之故漢世良吏。于是爲盛。漢書

漢建武六年秋八月晦日食。執金吾朱浮上疏曰。昔堯舜之盛。猶加三考。大漢之興。亦累功敘。吏皆積久。至長子孫。而問者守宰數見。換易迎新。相代疲勞。遠路。爲其視事。日淺未足。略見其職。既加嚴切。人不白保。迫于舉劾。懼于刺譏。故爭飭詐僞。以希虛譽。斯所以致日月失行之應也。願陛下遊意于經年之外。望治于一世之後。天下幸甚。帝采其言。自是牧守易代頗簡。

唐貞觀二年上曰。爲朕養民者。惟在都督刺史。朕嘗書。

權衡一書

任官

老

其名于屏風。坐臥觀之。得其在官善惡之跡。皆注于名下。以備黜陟。縣令尤爲親民。不可不擇。乃命五品以上各舉堪爲縣令者。以名聞。唐開元十三年上封泰山還。至宋州宴後官。謂張說曰。懷州刺史王邱儼。牽之外。一無他獻。魏州崔沔。供帳無錦繡。示我以儉。濟州裴耀卿。表數百言。莫非規諫。如三人者。不勞人以市恩。真良吏矣。顧謂刺史冠此。日比亦屢有以酒饌不豐。訴于朕者。知卿不借譽于左右也。自舉酒賜之。由是以邱爲尚書左丞。沔爲散騎侍郎。耀卿爲宣州刺史。三條綱目

唐德宗時遣黜陟使庾何等十一人行天下。陸贄說使
者請以五術省風俗。八計聽吏治。三科登俊。又四賦
經財。實六德。保罷察。五要簡官。事五術曰聽諸誦審
其哀樂。納市價觀其好惡。訊簿書考其平訟。覽車服
等其儉奢。省作業察其起舍。八計曰計戶口豐耗以
稽撫。字視墾田贏縮以稽本末。視賦役薄厚以稽廉
冒。視案籍煩簡以稽聽斷。視囚繫盈虛以稽決滯。視
姦盜有無以稽禁禦。視選舉衆寡以稽風化。視學校
興廢以稽教導。三科曰茂異賢良。幹蠱四賦曰閭閻
以莫稅。度產以差征。料丁壯以計庸。占商賈以均利。

六德曰敬老慈幼。救疾恤孤。賑貧窮。任失業。五要曰
廢兵之冗食。蠲法之撓人。省官之不急。去物之無用。
罷事之非要。

唐穆宗時李渤拜考功員外郎。終當校考。渤自宰相
而下升黜之曰宰相。倪文昌植不推至公。陳先王道
德。又不振被舊典。士之邪正。混然無章。比幸驪山。不
先事以諫。陷君子過。俛與學士杜元穎等。請考中下
御史大夫李絳。左散騎常侍張惟素。右散騎常侍李
益。諫幸驪山。鄭覃等諫改游。得事君之禮。請考上下
崔元畧。當考上下。前考于鞏。不實。請降中。中大理卿

許李同任。罷者應。中下然項陷劉闢。棄家以歸。宜
補厥過。考中中少。監裴通職事。修舉考應。中上以
封母舍。適而追所。請中下。奏入。不報。唐書
唐宣宗獵于死北。遇樵夫。問其縣令。為誰。曰李行言。為
政如何。曰性執。有強盜數人。匿軍家。索之。竟不與。盡
殺之上。歸帖其名于。裴殿之。柱及除海州刺史。入謝
上賜之金紫。取帖示之。朝日

周范質在中書。銓品人物。凡清資華級。未嘗虛授于人。
延士大夫。講貫世務。以觀器識。顯德中。殿中侍御史
柴自牧。右補闕裴英。同謝質。質語及民間利病。因謂

自牧曰。嘗歷州縣乎。自牧對以數任職事。次問英。英
唐相贊之後。以門第自負。乃曰。徒勞之役。惟英偶免。
質怒曰。質雖不才。借位宰相。坐政事堂。與諫官御史。
論生民疾苦。非戲言也。浮薄之徒。安可居諫署。英慚
懼而退。明日質具奏其事。英遂授散秩。國老
朱姚鉉。至道初。為河東轉運使。上言曰。伏見諸路官吏。
或強明溢事。惠愛及民者。則必立教條。除其煩擾。然
狡胥之輩。非其所便。候其罷官。悉藏記籍。害公憲政。
莫甚于此。語曰。舊令尹之政。必告新令尹。欲望所在。
官吏有經畫利濟事。可長久者。受代日。錄付新官。俾

之遵守若事有灼然便聽上聞俟報改正詔從之
宋○植按守令親民之官民命之所寄也而一節之
中或數百里不得一賢一邑之中或數十年不得
一賢幸有潔已愛民貞心辨事者華弊與方且悉
心整頓條理秩然而後官或不得其人則闕尤不諳
者不免蒙蔽于人多欲持才者又不難更張自我不
惟前人一片血心頓成往事卽地方一點起色又屬
虛文豈不深可惜哉若令去任之員將舊政可行者
分條記錄一付新任一報上官不但彼胥束手有益
民事卽上司亦可以此覈前官之賢否悉地方之利
權衡一書 任官

病果有循卓實跡者又可益以爲國得人用備薦廟
誠激勸之要務也

元皇慶元年御史中丞郝天挺言先帝卽位之時大事
初定故于左右三五有功之人爵之太高遂使近倖
之徒因而相襲王公師保接迹于朝春秋云服之不
喪身之災也朝廷名器重則升斗之祿足以鼓舞豪
傑名器濫則雖日拜卿相而人不勸矣又言國初設
官在內須三十月在外須三周歲考其殿最以爲黜
陟比者省院臺部之臣久者一二歲少者三五月甚
有旬日之間屢遷數易者奔走往來之不暇何暇宜

風布化泰理機務哉乞自今惟大臣可爲開選授其
餘內外大小官屬必候任滿方許超遷續綱
明洪武五年敕中書命有司考課必有學校農桑之績
違者降罰已而莒州日照知縣馬亮考滿無課農興
學之效而長于督運命黜之山西汾州考平遙主簿
成樂能振辦商稅上日恢辦是額外取民也主簿職
在佐理縣政撫安百姓豈以恢辦爲能州之考非是
命吏部移文訊責明事

明陳修洪武初拜吏部尚書借侍郎李仁許考舊典參
以時宜按地制僻爲設官煩簡凡庶司黜陟及課功

權衡一書

任官

舉

覈實之法皆精心籌畫銓法秩然其後令人觀官各
舉所知定內外封贈密叙之典自淳山李信始天下
朝正官各造事蹟文冊圖畫土地人民以進及立機
用吏員法自崑山余煥始嚴唐六典自五府六部都
察院以下諸司設官分職之制編集爲書曰諸司職
掌定吏役考滿給繇法以爲司勳府縣首領選監生
能文章者兼降州縣官及學正教諭自泰興翟善始
三年一朝考覈等第自沂水杜澤始明史
明永樂十八年擢教授前從善林長懋教諭徐永達並
爲翰林編修○陳建曰我祖宗最重學官之選凡

導東宮纂修校文必參用之曾經保薦及卓行者輒授翰林春坊六科清華之選劉枬文貞之薦僕習聞其起家學官道理明執守正故當時以起家學官爲重而士之名世皆發身其中以勵世磨鈍有此具也近則視學官日輕不過借以處老耄例貢無復有進擢之望而士亦以卑腐自甘不復砥礪何異人才之不及于古哉尚史筆記

明李裕成化中爲吏部尚書故事考察日有四曰老疾口罷軟曰貪酷曰不謹裕言人才質不同偏執類酷遲鈍類軟乞立才力不及一途以寓愛惜人才意帝

權衡一書

任官

畢

善之遂著爲令

明世宗時南京兵部侍郎萬鐘應詔陳八事中言人邪正相應而形迹易混其大較有四人主所取于下者曰任德曰任事曰恭順曰無私而邪臣之姿強吳好紛更巧途迎肆攻訐者其迹似之人主所惡于下者曰避事曰沽名曰朋黨曰矯激而正臣之守成法師公議體羣情規君失者其迹似之察之不精則邪正倒置而國是亂矣此不可不慎也二條明史

明少保胡世寧爲左都御史時富考察執政請禁私謁公言臣官以察爲名人非接其貌聽其言無以察其

心之邪正才之短長若屏絕士夫徒按考語則毀譽失實而求激揚之當難矣上是其言不禁劉枬乘政柄而不肯閉門謝客者明宣宗時則楊榮見續按憲宗時則黃孔昭見選與胡公所見皆同不惟其人而但以屏絕士夫爲公則門閉而賄通者何所不有哉故察吏者當先察察吏之人選舉者亦當先選選舉之人人得則無法非法古帝開四門而所咨惟九官十二牧有以夫

明周嘉謨光宗時爲吏部尚書時上官註考率用四六僣語多失實嘉謨請以六事定官評一日守二日才

權衡一書

任官

畢

三曰心四曰政五日年六曰貌各注其實毋飾虛詞帝善行之明史

用人之常

春秋襄公九年。楚子將伐晉。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頽能而使之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共卿讓于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于教。其庶人力于農穡。商工皂隸。不知遷業。韓厥老矣。智罃稟焉以爲政。范旬少于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韓起少于欒黶。而欒黶士魴上之。使佐上軍。魏絳多功。以趙武爲賢。而爲之佐。君明臣忠。上讓下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左傳

齊桓公知穽威。將任之以政。羣臣爭譏之曰。穽威衛人。

權衡一書

任官

器

也。去齊不遠。君可使人問之。問之而果賢。用未晚也。公曰。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以其小惡。忌其大美。此世所以失天下之士也。乃夜舉火而爵之爲卿。韓子

魏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教寡人曰。家貧思良妻。口饑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二子何如。對曰。卑不謙尊。

疎不謀戚。臣在闕門之外。不敢當命。文侯曰。先生臨事勿讓。克曰。君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文侯曰。先生就舍。吾之相定矣。乃以魏成爲相。史記

魏文侯攻中山。樂羊將。已得中山。還反報文侯。有喜功

之色。文侯命主書曰。羣臣賓客所屬書。操以進主書。若舉兩儀以進令。將軍視之。盡難攻中山之事也。將軍還走。北而再拜曰。中山之舉也。非臣之力。君之功也。說苑

漢陳平。因魏無知。求見漢王。乃拜平爲都尉。使爲膠。乘典護軍。絳侯灌嬰等咸譏平曰。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臣聞平家居時。盜其嫂。今令護軍。多受諸將金。漢王疑之。名讓魏無知。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而無益于勝敗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楚漢相攻。臣進奇

權衡一書

任官

器

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否耳。且盜嫂受金。又何足疑乎。漢王乃拜平爲護軍中尉。

漢五年。高祖置酒洛陽南宮。曰。列侯將相。言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妬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與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高祖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策帷幄之中。決勝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餽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

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為我擒也

史記

晉孝武時符堅強盛邊境數被侵寇朝廷求文武良將可鎮禦北方者謝安以兄子玄應舉中書郎却起雖素與玄不善聞而嘆之曰安適舉親明也玄必不負所舉才也時咸以為不然趙口吾嘗與玄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履屐間亦得其任所以知之晉書

權衡一書

任官

卷

宋太祖將北討沈慶之固陳不可上使徐湛之等難之慶之曰治國譬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訪婢陛下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上大笑宋

唐德宗時韓滉久在二浙所辟僚佐各隨其長無不得人嘗有故人子謁之滉考其能一無所長然與之宴竟席末嘗左右視因使監庫門其人終日危坐吏卒無敢妄出入者

唐憲宗問宰相玄宗之政先理而後亂何也崔羣對曰玄宗用姚崇宋璟盧懷慎韓休張九齡則理用宇文融李林甫楊國忠則亂故用人得失所繫非輕人皆以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為亂之始臣獨以為開元二十四年罷張九齡相專任李林甫此理亂之

所分也○宋范祖禹曰崔羣之言豈徒有激而云哉其可謂至言矣

綱目

唐李吉甫同平章事謂中書舍人裴垕曰吉甫流落江淮踰十五年一旦蒙恩至此思所報德惟在進賢而朝廷後進罕所接識君有精鑒願悉為我言之垕取筆書三十餘人數月之間選用畧盡當時翕然稱得人

治安

唐宣宗時黨項擾邊上欲擇帥而難其人從容與翰林畢誠論邊事誠援古據今具陳方畧上悅曰不意頗牧近在禁庭卿其為朕行乎誠欣然奉命遂以為鄆

權衡一書

任官

卷

寧節度使未幾誠招諭黨項降之

梁開平三年吳越擊淮南兵破之吳越王錢鏐嘗游府園見園卒陸仁章樹藝有智而志之及淮南圍蘄州使仁章通信入城果得報而還

綱目

宋呂蒙正為相夾袋中有冊子四方人謁見必問其有何人才客去隨疏之或一人而數人稱必賢也朝廷用賢取之囊中故官各稱職

厄史

宋曹瑋久在秦州累章求代真宗問王旦誰可代瑋者旦薦樞密直李及上即以及知秦州衆疑及雖謹厚有行檢非守邊才韓億以告旦旦不答及至秦州將

吏亦心輕之。會有屯戍禁軍。白晝擄婦人銀釵於市。吏執以聞。及方坐觀書。召之使前。畧加詰問。其人服罪。及不復下吏。亟命斬之。復觀書如故。將吏皆驚服。不日聲譽達于京師。億聞之。復見且而具道其事。且稱且知人之明。且笑曰。戊卒為盜。主將斬之事。常也。烏足為異。且之用及非為此也。夫以曹瑋知秦州。七年。羌人襲服瑋處邊事。已盡其宜矣。使他人往。必矜其聰明。多所變置。敗瑋之成績。所以用及者。但以度。宋記

權衡一書

任官

果

宋至和二年。以文彥博富弼同平章事。及宜制。士大夫相慶于朝。帝遣小黃門覘知之。語翰林學士歐陽修曰。古之命相。或得諸夢卜。今朕用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于夢卜哉。修頓首賀。會契丹使者耶律防至。王德用與射于玉津園。防曰。天子以公典樞密。而用富公為相。將相皆得人矣。續綱目。○植按續開見近錄。王素之子。諱曰先公。尹京一日。以府事對仁宗。留之曰。朕有一事。要與卿議。今待命一相。誰人為可。先公曰。臣安敢薦人。但不因內臣言宮女不知姓名者。是好宰相。上曰。除非富弼也。文忠拜相之由如此。

流品之清

春秋昭公六年。宋華合比出奔衛。左氏曰。宋寺人柳有寵。太子佐惡之。華合比請殺之。柳聞。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合比。宋公寵信閹寺殺世適庶而父子之恩絕。逐華合比而君臣之義廢。刑人之能敗國亡家。亦可畏矣。猶有任趙高以亡秦。信恭顯十常侍以亡漢。寵王守澄田令孜以亡唐。而不知鑒覆車之轍者。不亦悲乎。胡傳

漢館陶公主為子求郎。明帝不許。而賜錢千萬。謂羣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後漢書

權衡一書

任官

果

周盧愷為小吏部大夫。時染工王神歡者。以賂自進。冢宰宇文護擢為計部下大夫。愷諫曰。古者登高能賦。可為大夫。求賢審官。當須詳慎。今神歡出自染工。更無殊異。徒以家富自通。遂與搢紳並列。實恐鵲翼之刺。聞之外境。護竟寢其事。北史唐宣宗時。有醫工劉集。交通禁中。上敕鹽鐵補場官柳仲郢。上言。醫工術精。宜補醫官。若委務銅鹽。何以課其殿最。且場官賤品。非特敕所宜。親上遽賜絹遺之。

他日見仲鄧勞之曰卿論劉集事甚佳綱目

宋太祖時教坊使衛德仁求外官且援同光故事求領

郡上曰用伶人為刺史此莊宗失政豈可效之耶幸

相擬上州司馬上曰上佐乃士人所處資望甚優亦

不可輕授此輩但當於樂部遷轉耳補義

宋仁宗天聖二年待詔王元度奏勸真宗御書得紫服

佩魚上曰先朝伎術官無得佩魚所以別士類也乃

令別改又令諸司吏人及伎術官出身者勿得任提

刑及知州軍治安

元至正中有以善音樂得幸者有旨用為崇文監丞采

權衡一書

任官

手

爾爾直班它擬一人以開帝怒曰選法盡由中書省耶

采爾爾直班頓首曰用倖人居清選臣恐後世議陛下

今選他人臣之罪也省臣無與焉帝乃悅元史

明洪武元年禁宦官預政典兵上謂侍臣曰吾見史傳

所書漢唐末世皆為宦官敗壞未嘗不為之惋嘆其

在宮禁止可使之供灑掃給使令而已豈可預政典

兵漢唐之禍雖宦官之罪亦人主寵愛之使然何使

不得典兵預政雖欲為亂其可得乎二年命吏部定

內侍諸司官制上曰朕觀周禮閭寺未及百人後世

至踰數千卒為大患今雖未能復古亦當為防微之

計古時此輩所治止于酒漿醢醢司服守祀今朕亦

不過以備使令可謂附其宜勿令過多又顧侍臣曰

求善良于中涓百無一二用為耳目即耳目蔽用為

腹心即腹心病服之之道但當使之畏法不可使之

有功有功則驕恣畏法則檢束明紀事本末

明陸文裕公樹聲為山西提學時晉王有一樂工甚愛

幸之其子學讀書前任副使考送入學公到任即行

文黜之晉王再四與言公云寧可學官少一人不可

以一人汚學官堅不從智囊

權衡一書

任官

至

補錄

周公置常伯。至秦始皇。改爲丞相史。典殿中章奏。謂之侍中。而置黃門郎。散騎中常侍。爲之副。黃門郎亦曰給事。其中常侍散騎。則或以寺人爲之。自是郎中屬僚。參用士寺二流。後漢稱黃門郎爲侍郎。至靈帝始置侍中寺。魏文帝合散騎常侍爲一官。而改用士人。又分侍中太僕之職。置殿中監。自是士人給事者居侍中寺。黃門令中常侍諸寺人。則皆居殿中監。晉武帝始改侍中寺。稱門下省。亦曰北省。至宋文帝。遂以侍中爲相職。隋文帝改侍中。稱納言。唐玄宗始改門

權衡一書

任官

五十二

下省。爲黃門省。侍中改稱監。

周公始置司會。秦始皇改爲少府史。主發行殿中書。謂之尚書。蓋卑員也。漢武帝始置尚書令。以統諸尚書。及屬郎。與中書宦官共典樞機。其任與周之卿士相並。至成帝設僕射。及左右丞。爲尚書令屬。置尚書臺。光武又分諸尚書爲六曹。各置侍郎。郎中爲之貳。遂以令僕及六尚書爲八座。晉武帝改尚書臺爲省。亦曰南省。遂以尚書令爲相職。隋文帝以令僕係相職。不與六曹同。乃以左右丞及六曹爲八座。分屬郎爲二十四司。各添設員外郎。以佐郎中。隋煬帝又各置

主事。以副員外。共二十四司。吏部四司。一曰選曹。即

今文選司是也。置自漢之常侍曹。二曰封司。即今駢封司是也。本漢武帝因古執秩之官而置。三曰勳曹。即今稽勳司是也。本宇文泰因周禮司勳之職而設。四曰功曹。即今考功司是也。亦漢光武所置。戶部四司。一曰民曹。二曰計曹。三曰金曹。四曰倉曹。並魏文帝所置。禮部四司。一曰儀曹。即今儀制司是也。本宇文泰所置。二曰祠曹。即今祠祭司是也。本魏文帝所置。三曰客曹。即今主客司是也。本漢成帝所置。四曰膳曹。即今精膳司是也。本晉文帝所置。兵部四司。一

權衡一書

任官

五十三

曰武兵曹。即今武選司是也。本魏文帝所置。二曰職方曹。即今職方司是也。本宇文泰所置。三曰駕曹。即今車駕司是也。四曰庫曹。即今武庫司是也。並魏文帝所置。刑部四司。一曰賊曹。本漢光武所置。二曰都官曹。本漢成帝所置。三曰比曹。亦魏文帝所置。四曰門曹。本宇文泰所置。工部四司。一曰起曹。即今營繕司是也。本漢光武所置。二曰虞曹。即今虞衡司是也。虞衡本周禮建官。三曰水曹。即今都水司是也。虞水二司。並亦魏文帝所置。四曰屯曹。即今屯田司是也。亦本漢成帝所置。隋煬帝又設尚書左右司。郎中員

外以副左右丞。謂之都官。唐罷尚書令。惟設僕射以下官。宋神宗升左右丞爲執政。左右丞遂居六尚書之上矣。高宗罷左右僕射。惟設左右丞以下官。

明六卿之設。雖祖周官。而六部之名。實沿唐制。但唐之六部爲尚書省之屬曹。明六部爲六尚書之公署。唐以爲省名。今以爲官名。爲不同耳。唐尚書之制。都堂在中尚書令。左右僕射。左右丞。各一人。居之。吏戶禮三部在東。兵刑工三部在西。每部尚書左右侍郎各一人。各統四司。六部之外。又有左右二司。每司各有郎中員外。分理庶務。署擬文案。則有主事。今之六部。

權衡一書

任官

李四

卽唐六尚書之官。但戶刑二部屬官比唐制加多耳。又如唐中書省有令有侍郎。中書舍人屬官頗多。今止中書舍人而已。唐門下省有給事中等官。今革門下省。改通政司。止存其屬給事中。分六科而已。唐御史臺有御史大夫。御史中丞。屬有三院。臺院侍御史。隸焉。殿院殿中侍御史。隸焉。察院監察御史。隸焉。今改御史臺爲都察院。華侍御史。殿中御史。止存監察御史。分道理事。特唐三院之一耳。唐有學士院。翰林院。集賢院。弘文院。今皆革去。止存翰林院。其餘諸司。減省于唐不能悉數。

苑之官。周公始設內史。掌出納王命。外史掌典文籍。

小史掌方國之志。秦始皇亦置博士。掌故。漢文帝以御史中丞仍掌秘書。武帝設蘭臺石渠二署。置太史令。掌天文國史。卽今東閣學士也。又設秘書。掌秘書。卽今文淵閣學士也。成帝加校書郎。章帝加秘書郎。桓帝加秘書監。獻帝加秘書丞。魏明帝加著作郎。北齊南洋加正字。隋煬帝加秘書少監。唐太宗始置起居郎于門下省。高宗又置起居舍人于中書省。時謂左右史。唐玄宗加修撰。編修檢討。

宋明故事。朝廷有合撰。樂章贊頌。敕葬跋祭文。夏國人

權衡一書

任官

王五

使到驛。設教坊白話。刪潤經詞。及回答高麗書。並送秘書省。官撰益學士代王言。掌文典冊。此等瑣細文字。付之館職。既足以重北門之體。且所以試初進翰墨之才。異時內外制闕人。多于此取之。所謂館職儲材。意蓋本此。

永樂初。選翰林文學之臣六七人。入直文淵閣。參典機務。詔冊制誥皆屬之。而謄副繕正。則中書分直更入。事竣輒出。宣德間。三楊諸先生始置厨饌于閣之東。偏而選能書者處以閣之西。小房謂之西制敕房。諸學士則居閣之東。五楹專管誥敕。具稿定正于閣老。

乃付中書繕進。謂之東詒。敗虜而帶知詒。勅銜。則惟閣老與諸學士而已。中書等官不敢僭也。至今詒勅。閣老悉委中書序班譯字等官。依樣畫葫蘆矣。顧頊始置樂正。以教胄子。殷湯始置王世子六傅。周公加以庶子。秦始皇始置詹事府。詹事洗馬家令。魏文帝始置侍講舍。人北齊分置門下典書二坊。卽唐之左右春坊。以庶子掌之。隋文帝初置中允。卽今之贊善。唐高宗始置賓客。諭德。率更令。玄宗始置少詹事。文宗始置侍講。

周禮春官宗伯之屬有御史掌贊書。戰國時秦趙會渾

權衡一書

任官

五

池。各命御史書鼓瑟擊缶之事。淳于髡謂齊王曰。御史在前則上古皆爲記事之官也。秦漢以來始糾察風憲。秦置御史大夫。以爲御史之率。故曰大夫。通政司所以出納王命。爲朝廷之喉舌。宣達下情。廣朝廷之聰明。于政體關係最重。洪武永樂間實封皆御前開拆。故奸臣有事卽露。自天順間有投匿名奏本。言朝廷事者。于是始有關防。然其時但拘留進本人在官候旨。意出卽縱之。未嘗窺見其所奏事也。後不知始于何年。乃有拆封類進。及副本備照之說。一有訐奏左右內臣。外戚大臣者。未進而機已泄。被奏者

往往經營倖免。奏者多以虛言受禍。所以關防奸黨。通達下情之意。遂無復存矣。

自周以上。天子六卿。卽爲六軍之將。至春秋末。田氏專齊。始分將相之任。秦始皇并天下。始置衛尉以掌禁兵。置中尉以掌京兵。置校尉以掌遣兵。置衛卒以掌東宮兵。置郡尉縣尉以掌郡縣兵。置太尉以統都尉。太尉與丞相御史爲三公。位爲上將矣。漢光武以後。太尉雖掌武事。不復典兵。魏文帝始稱大將爲都督。後周又稱總管。唐太宗置經畧使。招討使。係行軍將衛。不常置也。唐宗始以節度使典方鎮兵。玄宗以宰

權衡一書

任官

五

相領節度。不之鎮。則置留後代將矣。晉泰始中。王景文爲中書令。兼管內樞密。此其名之始也。後唐莊宗分中書兵房置樞密院。與宰相分秉朝政。凡文事出中書。武事出樞密。謂之二府。宋開寶中以曹彬爲樞密使。領忠武軍節度。樞密帶節度自此始。太平興國中。以石熙載爲戶部尚書。充樞密使。文職正官充使自此始。釋史

足民

井地之遺

春秋宣公十有五年。初稅畝。古者藉而不稅。初稅畝。非正也。古者三百步爲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以今之與民爲已悉矣。古者公田爲居。井甽慈莊盡取焉。穀梁傳漢初建都。召天下名族。與之關中田宅。其後豪強占田踰侈。官收百一之稅。而民反輸豪強大半之賦。至武

權衡一書

足民

帝時。董仲舒上議曰。自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買賣。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錫之地。荒淫越制。踰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而不困。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兼并之路。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治安○植按。限田之議。始此。後哀帝時。師丹請爲名田及奴婢限。以均貧富。孔光何武議。請諸侯王皆得名田國中。列侯名田長安。公主名田縣道。及關內侯吏民名田。皆毋過三十頃。王莽時。更名天下田曰王田。不得買賣。其男口不滿八

權衡一書

足民

二

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與九族鄉黨。北魏孝文帝時。用給事中李安世之言。詔均民田。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奴婢依良。丁牛一頭。受田三十畝。限至四牛。有賣買者。不得賣其分。亦不得過其分。唐初。定授田之制。丁男十八以上者。授田一頃。其八十畝爲口分。二十畝爲永業。永業之田。樹棗栗及所宜之木。田多可以足其人者。爲寬鄉。少者爲狹鄉。其地有厚薄。歲一易者。倍授之。凡他徙及貧無以葬者。得賣世業田。自狹鄉而徙寬鄉者。得并賣口分田。後周世宗嘗夜談書。見唐元稹均田圖。慨然嘆曰。此致治之本也。王者之政。自此始。乃詔頒其圖。使吏民先習知之。期以一歲。大均天下之田。宋神宗時。用王安石策。行方田法。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畝爲一方。歲以九月。縣委令佐分地計量。隨陂原平澤而定其地。因赤淤黑墮而辨其色。方量畢。以地及色。參其肥瘠。而分五等。以定其稅。凡方田之角。立土爲峰。植其野所宜木。以封表之。有方帳。有莊帳。有甲帳。有戶帖。其分烟析產。典賣割移。官給契。縣置簿。皆以所方之田爲正。理宗時。賈似道爲公田法。將官民田產逾限之數。抽三分之一。回

買充公田。欲得千萬畝之田。歲收六七百萬之粟。以足軍儲。以上或不果行。或以授民而罷。或行之未久而法弊云。

宋張橫渠先生慨然有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為急。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為辭。然茲法之行。悅之者眾。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之未行耳。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共買田一方。畫為數井。上不失公

權衡一書

足民

三

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欵法。廣儲畜。興學校。成禮俗。救舊恤忠。敦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近思錄。○或問朱子曰。橫渠謂世之病井田難行。一以亟奪富人之田為辭。然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于今果何如。曰。講學時且急講。若欲行之。須有機會。經大亂之後。天下無人田盡歸官方。可給與民。如唐口分世業。是從魏晉積亂之極。至元魏及北齊後周。乘此機方做得。苟悅漢紀一段。正說此意。甚好。若平世則誠為難行。性理。○植按井田機會。不必大亂之後。如墾荒亦其一端也。

雍正癸丑。粵中大講墾荒之政。制府鄂公。總撫楊公。永斌主其事。而糧道陶公正中專理之。所定規條。每墾地一百二十五畝。為一號。墾戶出資招佃。五夫耕之。夫給屋一間。日有食。農器足用。家有餘口。則分別貸以食。而責償次年。五家共給牛三頭。通力合作。墾成之日。以二十五畝分之。五夫為世業。百畝輪租。墾戶前三年所收穀。佃得十之六七。而業主得其三四。四年以後。始均分。定疆界。通水源。規畫詳盡。貧富相資。其制蓋得井田遺意矣。

宋朱子井田類說曰。漢文帝十三年六月。除田租。荀悅

權衡一書

足民

四

論曰。古者什一而稅。以為天下之中正也。今漢民或百一而稅。可謂鮮矣。然豪強富人。占田逾後。輸其賦大半。官收百一之稅。民收大半之賦。官家之惠優于三代。豪強之暴酷于亡秦。是上惠不通。威福分于豪強也。孝武時。董仲舒嘗言。宜限民占田。至哀帝時。乃限民占田不得過三十頃。雖有其制。卒不得施。然三十頃有不平矣。且夫井田之制。宜於民衆之時。地廣民稀。勿為可也。然欲廢之于寡。立之于眾。土地既富。列在豪強。卒而規之。並起怨心。則生紛亂。制度難行。由是觀之。若高帝初定天下。及光武中興之後。民人

稀。少。立。之。易。矣。就。未。悉。備。井。田。之。法。宜。以。口。數。占。田。為。立。科。限。民。得。耕。種。不。得。買。賣。以。贍。貧。弱。以。防。兼。并。且。為。制。度。張。本。不。亦。宜。乎。雖。古。今。異。制。損。益。隨。時。然。網。紀。大。畧。其。致。一。也。本。志。曰。古。者。建。步。立。畝。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方。一。里。是。為。九。夫。八。家。共。之。一。夫。一。婦。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為。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為。廬。舍。山。入。相。友。守。望。相。接。疾。病。相。救。只。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更。耕。之。換。易。其。處。其。家。眾。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此。比。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有。賦。有。稅。賦。謂。計。口。斂。財。稅。謂。公。田。什。一。及。王。商。虞。衡。之。入。也。賦。供。車。馬。兵。甲。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費。稅。給。郊。社。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事。之。費。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田。中。弗。得。有。樹。以。妨。五。穀。力。耕。數。耘。收。穫。如。寇。盜。之。至。環。廬。種。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蔬。殖。於。疆。畔。雞。豚。狗。豕。無。失。其。時。女。修。蠶。織。五。十。則。可。以。衣。帛。七。十。則。可。以。食。肉。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鄉。萬。二。千。五。百。戶。比。長。位。下。士。自。此。以。上。稍。登。一。級。至。鄉。為。

大。夫。矣。於。是。開。有。序。而。鄉。有。序。序。以。明。教。庠。以。行。禮。而。示。化。焉。春。令。民。畢。出。於。野。其。詩。曰。同。我。婦。子。盍。彼。南。畝。田。饒。至。喜。冬。則。畢。入。於。邑。其。詩。云。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春。將。出。民。閒。胥。平。且。坐。於。右。塾。比。長。坐。於。左。塾。畢。出。而。後。歸。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班。白。不。提。挈。何。休。曰。晏。出。後。時。者。不。得。入。冬。則。民。既。入。婦。人。同。巷。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功。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燭。火。同。工。拙。而。合。習。俗。也。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而。相。與。歌。咏。以。言。其。情。是。月。餘。子。亦。在。序。室。未。征。役。為。餘。子。入。歲。入。小。學。學。六。甲。四。方。五。行。書。計。之。事。始。知。家。室。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王。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其。有。秀。異。者。移。於。鄉。學。鄉。學。之。秀。移。於。國。學。學。於。小。學。諸。侯。歲。貢。小。學。之。秀。者。於。天。子。學。於。大。學。其。有。秀。者。命。曰。造。士。行。同。而。能。偶。別。之。以。射。然。後。爵。命。焉。孟。春。之。月。羣。君。將。散。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採。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于。天。子。三。年。耕。則。餘。一。年。之。畜。九。年。耕。餘。三。年。之。食。二。十。七。年。餘。九。年。食。然。後。至。德。流。洽。禮。樂。成。焉。書。曰。天。秩。有。禮。天。罰。有。罪。故。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罰。而。制。五。刑。建。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地。

方一里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衆。衆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地四井爲邑。邑四爲邱。邱十六井。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邱爲甸。六十四井。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干戈等具。是謂司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坑塹城池邑居園囿街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謂之千

權衡十書

足民

七

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戎馬車徒千戈。素具春振旅。以蒐夏拔舍。以苗秋治兵。以獮冬大閱。以狩於農隙。以講事焉。五國爲屬。屬有長。十國爲連。連有帥。三十國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爲州。州有牧。連帥比年簡車。卒正三年簡徒。羣牧五年大簡輿徒。此先王爲國立武足兵之大略也。書○植按此本漢書班固志。何休注而增刪修定之。又曰子約疑井田之法。一鄉一遂爲一萬有餘夫。多溝洫川澮。而匠人一同爲九萬夫。川澮溝洫反少者。此

以地有遠近。故治有詳略也。鄉遂近王都。人衆稠密。家家勝兵。不如此則不足以盡地利而養民。且又縱橫爲溝洫川澮。所以寓設險之意。而限車馬之衝突也。故治近爲其詳。若鄉遂之外。則民少而地多。欲盡開治。則民力不足。故其治甚略。晉郤克帥諸國伐齊。晉人曰。必盡東其畝。齊人曰。惟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云云。蓋鄉遂之畝。如中間是田。兩邊是溝。向東直去而前。復有橫畝向南。一東一南。十字相交。在此所以險阻多。而非車馬之利也。○問鄉遂爲溝洫。用貢法都鄙爲井田。行助法。何以如此分別。曰古制不

權衡十書

足民

八

明亦不曉。古人是如何。遂人溝洫之法。田不井授。而以夫數制之。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以令貢賦。便是用貢法。又曰鄉遂雖用貢法。然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中下出斂法。則亦未嘗拘也。又曰豐鎬去洛邑三百里。長安所管六百里。王畿千里。亦有橫長處。非若今世之爲圖畫方也。恐井田之制亦是類此。不可執畫方之圖以定之。○直卿問古以百步爲畝。今如何。曰今以二百四十步爲畝。百畝當今四十一畝。又曰小司徒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

五黨爲州五州爲鄉五鄉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鄣五鄣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制田里之法也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此鄉遂出兵之法也故曰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既一家出一人則兵數宜甚多然只是權衡王室如今禁衛相似不令征行也都鄙之法則凡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然後出長轂一乘甲士二人步卒七十二人以五百一十二家而共只出七十五人則可謂甚少然有征行則發此都鄙之兵悉調者不用而用者不悉調此二法所以不同而貢

輕車用馬馳者更有二十五人將重車在後用牛載糗糧戈甲衣裝見七書如魯頌公徒三萬亦具其說矣○又曰載師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此卽是田稅然遠近輕重不等者蓋近處如六鄉排門皆兵其役多故稅輕遠處如都鄙井法七家而賦一兵其役少故稅重所謂十二者是并雜稅皆無過此數也都鄙稅亦只納在采邑語類朱趙惠曰鄉遂之地在國中遂人所職是也都鄙之地在野外匠人所職是也遂人治野夫間有遂凡一夫所受之田間必有遂也遂廣深各二尺遂上有徑徑之廣可容牛馬行亦所以通行于國都也十夫爲溝十夫千畝之田也溝之深廣倍于遂溝上有畛畛之廣可容大車百夫有洫百夫萬畝之田也洫之廣倍于溝洫上有涂涂之廣可容乘車一軌千夫有澮千夫十萬畝之田也澮之廣二尋深二仞澮上有道道之廣可容車二軌萬夫有川萬夫百萬畝之田也川以達于畿畿亦遂之境也每百夫之田爲一經界十夫之田同一遂百夫之遂凡十而皆有溝溝有九而皆橫百夫之田萬畝外其洫直千夫之田十萬畝外

其澮橫此鄉遂之大略也。小司徒乃經土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甸爲縣。四縣爲都。每邱之地縱橫各三溝。四邱之田爲一甸。十字中爲四洫。冬官考工記。匠人爲溝洫。此畿內采地制井田異于鄉遂。故匠人以一井至一同言之。則以開方之法而言。遂人以一夫至萬夫言。則以車連屬而言也。孟子○植按書益稷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夏制不可考註取周官明之大全爲之圖亦以周制爲說古人畎遂溝洫縱橫之制卽此可得其畧圖如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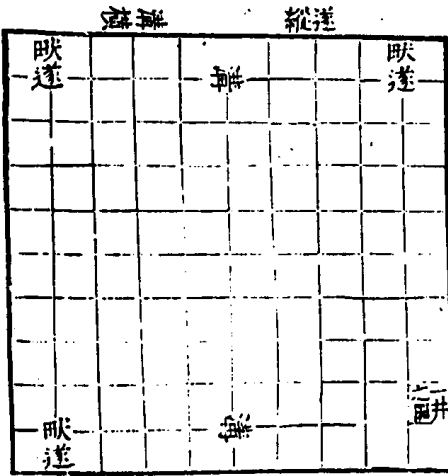
權衡一書

足民

士

每一日當一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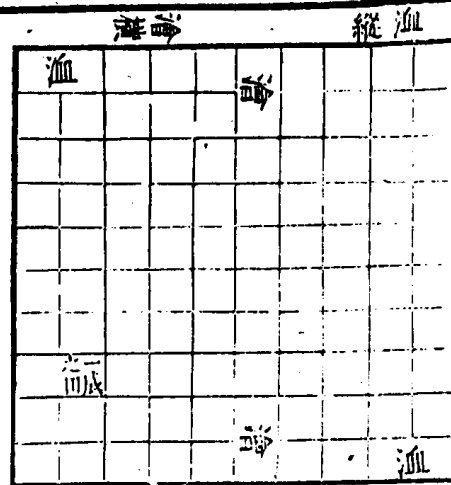
百井謂之二成



一成之田。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九遂入一溝。九溝入一洫。

每一日當百井

百成謂之一同



一同之田。方十里爲一成。間廣八尺深八尺。曰洫。方百里爲一同。間廣二尋深二仞。曰澮。九澮共入大川。一同之田。其遂九千溝九百。洫九十澮九尚書大全

權衡一書

足民

士

宋馬端臨曰。井田未易言也。周制凡授田。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二百畝。再易之地三百畝。則土田之肥瘠所當周知也。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則民口之衆寡所當周知也。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七人。則其民之勤怠又所當周知也。農民每戶授田百畝。其家衆男爲餘夫。年十六則別受二十五畝。士工商受田五十畝。乃當農夫一人。每口受二十畝。則其民之或長或少。或爲士。或爲商。或爲工。又所周知也。爲人上者。必能周知閭里之利病。詳悉如此。然後授受之際。可以無憾。蓋古之帝王分土

而治外而公侯伯子男內而孤卿大夫所治不過百里之地。皆世其土。子其人。於是取其田疇而伍之。經界正。井田均。穀祿平。貪夫豪民不能肆力以違法制。汙吏黠胥不能舞文以亂簿書。竊意當時有國者。授其民以百畝之田。壯而界老而歸。不過如後世大富之家。以其祖父所世有之田。授之佃客。程其勤惰。以爲子奪校其豐齒。以爲收貸其東阡西陌之利。病皆其少壯之所習聞。雖無事乎考覈而奸傲自無所容矣。降及戰國諸侯。地廣人衆。考覈難施。法制墮弛。奸傲滋多。至秦人盡廢井田。任民所耕。不計多少。而隨其所占之田。以制賦矣。漢既承秦。而卒不能復三代井田之法。何也。守令之遷除。其歲月有限。而田土之還授。其奸傲無窮。是以晉太康時。雖有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之制。而史不詳言其還受之法。未幾五胡雲擾。則已無所究詰。直至魏孝文始行均田。然其立法之大槩。亦不過因田之在民者而均之。不能盡如三代之制。一傳而後。政已圯亂。齊周隋因之。得失無以大相遠。唐太宗口分世業之制。亦多踵後魏之法。且聽其買賣而爲之限。至永徽而後。則兼井如故矣。接其本原。皆由乎地廣人衆。罷侯置守。不私其土。世

其官之所致也。文獻通考宋建炎三年。廣州教授林勳。上本政書十三篇。言國朝兵農之政。率因唐末之故。今農貧而多失職。兵驕而不可用。是以饑民實率。類爲盜賊。宜效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占田五十畝。其有羨田之家。毋得市田。其無田與游惰未作者。皆驅之使隸爲農。以耕田之羨者。而雜糴錢穀。以爲什一之稅。宋二稅之數。視唐增至七倍。今本政之制。每十六夫爲一井。提封百里。爲三千四百井。率稅米五萬一千斛。錢萬二千緡。每井賦二兵。馬一匹。率爲兵六千四百人。馬三千四百匹。歲取五之一。以爲上番之額。以給征役。無事則又分爲四番。以直官衛。以給守衛。是民凡三十五年而役使一遍也。悉上則歲食米萬九千餘斛。錢三千六百餘緡。無事則減四分之一。皆以一同之租稅供之。匹婦之貢絹三尺。綿一兩。百里之縣。歲收絹四千餘匹。綿三千四百斤。非蠶鄉。則布六尺。麻二兩。所收視絹綿率倍之。行之十年。則民之口。筭官之酒。酷與凡茶鹽香礬之權。皆可弛以予民。其說甚備。書奏以勲爲桂州節度掌書記。勲又獻比較書二篇。大抵謂桂州地東西六百里。南北五百里。以古尺計之。爲方百里。

之國四十當墾田二百二十五萬二千八百頃有田夫二百四萬八千出米二十四萬八千斛蘇卿大夫以下四千人祿兵三十萬人今桂州墾田萬四千二百頃丁二十一萬六千六百一十五稅錢萬五千餘緡苗米五萬二百斛有奇州縣官不滿百員官兵五千一百人蓋土地荒蕪而游手末作之人衆是以地利多遺財用不足皆本政不修之故朱熹甚愛其書東陽陳亮亦曰勲為此書考古驗今思慮周密世之爲井田之學無有加于勲者宋史○植按本政書洵可謂思慮周密然百里之縣歲取米五萬一千斛錢萬二

權衡一書

足民

圭

千緡絹四千餘匹綿三千四百斤邱氏以爲取民過重則減亦有之爲井田之學者存以備參可也

明李待問限田疏有云限田之說蓋因井田之不可復而思以齊一天下其說始于漢董子既而爲代田爲度田爲均田宋室又爲方田公田然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南北地利懸殊卽一縣土田攸異等而上之三十金才得一畝等而下之止取承稅卽數頃可以無償得也至于小畝大畝之異田皮田骨之分繫長度短彌難一律此地地之可商者也縉紳之子爲士爲庶官爵之等時降時升將朝暮而品位遞更抑奮

沒而多寡驟興舉其始而禁其末則非法必寸寸尺尺而度之日不足矣此人事之可商者也有限之法必有匿于限之內又有逃于限之外勢必逐戶而覈逐地而按逐人而按戶有詭寄瓜分之殊地有越邑隔郡之別尋聲步影引繩批根首告之門一開擾弊終無紀極此限田之可商者也限田所溢旣以歸諸公家而溢田所耕仍必責之貧庶彼推出者必非良畝而任耕者豈易承當將膏腴投袂而爭磽瘠探湯而避責之則遜爲無力不責之則賦何從供此餘田之可商者也限議一建隨在直省必講求乎限之數

權衡一書

足民

圭

經畫乎限之宜綜覈乎限之人糾懲乎逃限詭限之法以從來未有之事大爲一番稽覆戶籍之紛錯田畝之擾攘恐隸首之算日煩而豪強之蠹日積此酌田之可商者也每年按田索賦尙多展轉爲道此法一倡退田之家將曰田已報官吾何敢管受田之家又曰田未予屬予何責賦中間展轉詭秘之情盡是捱延觀望之事此餉務之可商者也今歲稱奇荒矣此項係棉比梳爬之事勞民易動饑民易乘奸民易借有司奉行未必人人盡善借端生擾爲患方大此時事之可商者也續南文獻○植按天下有一利必有一

弊○非○酌○之○盡○善○必○相○倚○而○伏○因○井○田○難○復○而○為○限○田○
之○令○亦○師○古○之○良○法○然○豪○強○之○兼○并○強○而○為○之○立○制○
可○也○還○人○而○梳○櫛○之○還○畝○而○累○量○之○則○不○可○也○立○法○
不○得○不○嚴○嚴○則○易○擾○不○嚴○又○不○如○勿○行○也○防○弊○不○得○
不○密○密○益○生○好○不○密○又○不○如○勿○舉○也○卽○利○求○弊○去○弊○
存○利○非○高○世○之○才○歷○事○之○識○鮮○不○終○悔○嗚○呼○豈○易○言○
哉○

田賦之法

春秋哀公十有二年春用田賦田以出粟為主而足食
賦以出車為主而足兵周制宅不毛者有里布無職
事者征夫家漆林之稅二十而五則弛力薄征當以
農夫爲急而增賦竭作不使末業者獨幸而免也今
二猶不足而用田賦是重困民農而削其本何以爲
國近世議弛商賈之征達於時政者范仲淹欲先省國
用首寬農民後及商賈知春秋譏田賦之意矣胡傳
魯定公問于顏回曰子亦聞東野畢之善御乎對曰善
則善矣然其馬將必佚公曰何以知之對曰以政知

之昔者帝舜巧于使民造父巧于使馬舜不窮其民
力造父不窮其馬力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
東野畢之御也升馬執轡銜體正矣步驟馳騁朝禮
畢矣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而猶乃求馬不已臣以
此知之公曰吾子之言其義大矣願少進乎回曰烏
窮則咏歌窮則矍人窮則詐馬窮則佚自古及今未
有窮其民而無危者也家語

魏文侯出遊見路人反裘而負芻曰胡爲反裘而負薪
對曰臣愛其毛李充曰臣恐其裘盡而毛無所持矣
明年東陽上計錢十倍大夫畢賀文侯曰此非所以

貨也。譬無異夫。及。農而負薪者也。將受其毛。不知其裏盡而毛無。所附今吾田地不加廣。士民不加衆。而錢十倍。吾恐民窮而國之裏敝也。何以賀爲。乃召吏而戒之。而盡弛其賦之重者。以便民。治安○植按元董文用牧羊之說。明高皇養蜂之悟。見後皆本之此。可謂善喻。

漢章帝時。秦彭拜山陽太守。興起稻田數千頃。每于農月。親度頃畝。分別肥瘠。差爲三品。各立文簿。藏之鄉縣。于是奸吏無所容詐。吏治學古編○植按親度頃畝。分別肥瘠。此魚鱗冊諸法之權輿也。

權衡一書

足民

九

元魏延昌末。楊津爲華州刺史。先是受調絹疋。尺度特長。在事因緣。共相進退。百姓苦之。津乃令依公尺度。其輸物尤善者。賜以杯酒。而少劣者。亦爲受之。但無酒以示其耻。于是人競相勸。更勝舊日。魏書

唐武德七年初。定均田。租庸調法。丁中之民。給田一頃。篤疾減十之六。寡妻減七。皆以什之二爲世業。入爲口分。每丁歲入租粟二石。調隨土地所宜。綾絹。純布。歲役二旬。不役則收其庸。日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調。三旬租調俱免。水旱重霜爲災。什損四以上。免租。損六以上。免調。損七以上。課役俱免。

凡民貲業。分九等。百戶爲里。里爲鄉。四家爲鄰。四鄰爲保。在城邑者爲坊。田野爲村。食祿之家。無得與民爭利。工商雜類。無預士伍。男女始生。爲黃。四歲爲小。十六爲中。二十爲丁。六十爲老。歲造計帳。三年造戶籍。綱○植按新唐書。唐制度。田以步。其間一步。共長二百四十步。爲畝。百畝爲頃。不予語類云。有口則有口分。有田則有世業。

唐德宗建中元年。始作兩稅法。自玄宗末。租庸調之法壞。及至德兵起。人戶凋耗。版圖空虛。吏按籍追促。轉相逋亡。新舊相積。百姓竭膏血。不足輸。皆徙他處。爲

權衡一書

足民

三

浮戶。楊炎作相。乃請爲兩稅法。先計州縣每歲所用。及上供之數。而賦于人。量出制入。戶無主客。以見居爲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爲行商者。在所州縣。稅三十之一。稅率以大曆十四年。墾田之數爲準。而夏秋兩入之。置稅使。而尚書度支總焉。○陸贄疏曰。國朝著令。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法制均一事。有定制。夫欲拯弊者。時弊則但理其時法。弊則全革其法。國家賦役之法。行之百年。兵興之後。漸墮經制。此所謂時之弊。非法弊也。兩稅之立。惟以資產爲宗。曾不悟資產之中。有藏于襟懷囊篋。物雖貴。

而人莫能窺有積于場園倉庫雖輕而衆以為富
有流通蓄息之貨數雖寡而計日收處有廬舍器用
之資價雖高而終歲無利必欲一槩計估算計是使
務輕費而樂轉徙者恆脫于番稅教本業而樹居產
者每因于徵求也○宋馬氏曰賦稅必視田畝乃古
今不易之法三代皆授人以田而未嘗別有戶口之
賦自魏武平袁紹乃令田每畝稅粟四升每戶輸絹
二匹綿二兩而戶口之賦始重晉又增為絹三匹綿
三兩而唐因之以定租庸調沿授田之名而實則以
戶賦田之去來無常而戶賦之重者不可復輕遂至

權衡一書

足民

三

重為民病自兩稅之法行而此弊革矣豈可以其出
于楊炎而少之乎

唐明宗天成元年勅應納夏秋稅子先有省耗每斗一
升今後祇納正稅不量省耗

二條治
安集要

唐路王清泰元年以左藏見財失實故以劉昫判三司
昫命判官高延賞鈎考窮覈皆積年逋欠之數姦吏
利其徵責勾取故存之昫具奏其狀且請察其可徵
者急督之必無可償者悉蠲之乃詔長興以前戶部
及諸道逋租三百二十八萬咸免勿徵貧民大悅而
三司吏怨之

綱目

晉天福四年勅諸道節度使刺史不得擅加賦役及縣
邑別立監徵所納田租委人戶自稟量

吳順義中宋齊邱為員外郎上策曰江淮之地唐季以
來戰爭之所今兵革乍息黎甿始安而必科以見錢
折以金銀此非民耕鑿可得也必與販以求之是為
教民棄本逐末耳宜搯絹紬之價蠲丁口之調以便
民朝議喧然以為虧損官錢不少齊邱致書于徐知
誥曰今督民見錢與金銀而求國富庶所謂權籌救
火撓水求清欲火滅水清豈可得乎知誥得書曰此
勸農上策也即行之自是不十年間野無閑田桑無

權衡一書

足民

三

隙地二條治
安集要

宋太祖令諸州受民租籍不得稱分毫合勺銖厘絲忽
錢必成文絹帛成尺粟成升絲綿成兩薪蒿成束金
銀成錢

孝經
衍義

宋李允則再守長沙時湖湘之地下田藝稻穀高田水
力不及一委之榛莽允則出令曰將來并納粟米稗
草湖民購之襄州每一斗一束至湘中為錢一千自
爾競以田藝粟至今湖南無荒田粟米妙天下
宋仁宗時武秀為蒙陰令經制有方規畫有法催科不
苛賦亦早辦民愛如父母○按武秀所為經制規畫

未知何道也。今催科之稱善者。率用滾單。然趙甲李乙殊村各壤。一單共列。不且率天下而路哉。余前官河南時。于滾單行鱗次挨滾之法。先按明業戶住址。或城或鄉。即于所住處。備造村冊。村內有根業戶。其姓名住址及糧數。分晰註明。依次遠近。彙冊一本。酌量或十戶或五戶共列一單。于封篆時。照冊詳填單內。糧多者領單。俟開徵日。按村封發。分領滾催交單。既便催完。亦易如有悞單。按村摘拘。比一儆十。毋庸差催。如業戶住居他縣。則藉關照催納。業戶買賣田畝。遷徙屋宅。即令稟明註冊。瞭如指掌。一勞永逸。殊

權衡一書

足民

三

屬簡易。至欲造村冊。即于析編保甲時。先刻條款式。單量村多寡。發村保散給業戶。自填糧數。姓名住址。仍交村保彙繳。官自核對實徵。冊數目相符。捐費造冊。則絕無煩擾矣。吏治學

宋熙寧初。執政以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詔學士議。司馬光與王珪。王安石同見。安石言。國用不足。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光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歛耳。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此蓋桑弘羊欺武帝之

言太史公書之以見其不明耳。宋史

宋程琳為三司使。日議者患民稅多名目。恐吏為奸。欲除其名而合為一。琳曰。合為一而沒其名。一時之便。後有興利之臣。必復增之。是重困民也。議者雖唯唯。然當時猶未知其言之利。至蔡京行方田之法。盡併之。乃始思其言而吞嗟焉。續綱目

宋南渡以後。役法久壞。民苦不均。乾道中。金華松陽民汪灌等。首倡義度。其時里正一歲之役。長短相覆。無慮費三十萬。乃自實其貲為三等。定著役之差。次于籍。眾割田公之。以其粟佐常役者。役先後視籍田多

權衡一書

足民

三

寡視等。他日戶升降。則告於眾。而進退之。歲三月。眾畢會。挈豕醢酒。舊里正以授新里正。成禮而退。而役以大平名之。日義役。後三十年。役之訟不抵于有司。俗大懽洽。郡守呂帶上其事。詔旌之以風時。葉適為令。愧之曰。民誠義。吾有司之失義甚矣。自是所在推行之。治安纂要

宋有官斛規制。始于賈似道。元至正間。中丞崔或上言。其式口狹底廣。出入之間。盈虧不甚相遠。遂行于時。言○植按斛制不取底面正方。而上銳下平。所以杜浮收之弊。然高槩重量。巧取多方。今江南收糧。將槩

之一端實釘于斛之一角米注入斛一幹其際則浮米盡去亦良法也。至新舊交代之際風扇晒晾刻求多端寅協之好動成訐訟今粵中不許風扇止照一米二穀之例而稍裕之除微爛腐朽不任碾春者應行買賄外餘取倉之上中下各一石合碾公量以每穀一石得糙米五斗為率如不足者計數酌補所碾碎米并作米算入亦良法也。此皆可為成式。元至元中書右丞盧世榮以貨利得幸乃建議曰我立法治財視常歲當倍增而民不擾也翰林學士董文用陽問曰此錢取於右丞之家耶將取之于民耶

權衡一書

足民

三

取于右丞之家則不敢知若取諸民則有說矣牧羊者歲常兩剪其毛今牧人日剪其毛而獻之則主者固悅其得毛之多然而無以避寒熱即死且盡毛又可得哉民財亦有限取之以時猶惧其傷殘也今盡刻剝無遺猶有百姓乎世榮不能對元史
明高皇帝初制以天下之墾田定天下之賦稅有二等徵以夏曰夏稅徵以秋曰秋糧夏稅農桑絲也秋糧有本色有折色二稅所入各以其地產為供遠州以折色輸解定天下之田有二曰官田以官則起科曰民田以民則起科而上下又各以其宜為差○洪武

十四年詔天下編賦役黃冊以百一十戶為里分為十甲推丁糧多者為糧長歲役里長一人管轄一里之事里各以戶為主田各歸其戶而詳其舊管新收開除實在之數具于冊以起賦役每十年一橫造
洪武二十年遣國子生武淳等分行天下度實田畝隨所在稅糧多寡定為九區區設糧長四人集耆民履畝丈量圖其田之方圓曲直美惡寬狹若丈尺書主名及田四至如魚鱗相比次彙為冊謂之魚鱗圖與黃冊相表裏圖以田為主田各歸其都圖履畝而籍之諸原版墳衍一濕腴沃瘠鹵之故畢具為之經而

權衡一書

足民

三

土田之訟質焉黃冊以戶為主田各歸其戶而詳其舊管新收開除實在之數為之緯而賦役之法從焉○按魚鱗圖所重在田則圖為經人為緯黃冊所重在戶則人為經田為緯冊以定役而將其登下之數圖以經田而握其常定之券法至詳矣及其做也有司定賦役利于冊之便令田得隨人以為開除收實田既隨人則去其在所而與圖不合寢久則圖不足據而欺隱影射飛灑詭寄之奸百出矣皆緣賦役冊以田從戶之所致也誠令制天下之田自縣郊以外履其田之上下硤腴一而當一若二而當一三而當

一以爲則。足若干頃。爲一甲。而封其域。積甲之十。以爲圖界。其四封由是。積圖成都。積都成鄉。積鄉成縣。定以爲版。永無移易。歲按其糧。以爲役書。有實實則更。其主名十年一造。而不得出入其田。如是則甲之田。皆其左右里圖之田。又皆其鄉之左右村民世相習。知其田之區域。糧而不得以爲奸。卽有逃死而田之在其圖甲者。故無恙也。是可以正版籍。可以一賦。後可以杜奸欺。可以抑兼并。可以恤貧困。何事限田均稅之紛紛爲哉。二條

周忱宣德初巡撫江南。始至召父老問通賦故。皆言

行一

豪戶不肯加耗。并微之細民。民貧逃亡。而稅額益缺。忱乃創爲平米法。令大小戶出耗必均。又請勸工部頒鐵斛。下諸縣準式。革糧長之大人小出者。忱見諸縣收糧無圖局。糧長卽家貯之。曰此致通之由也。遂令諸縣于水次置圖。圖設糧頭。圖戶各一人。名轄收至六七萬石以上。始立糧長一人。總之名總收。民持帖赴圖。官爲監納。糧長但奉期會而已。置撥運綱運二簿。撥運記支撥起運之數。預計所運京通諸倉耗。以次定支。綱運聽其填註。剝淺諸費。歸以償之。支撥羨餘存貯在倉。曰餘米。次年餘多則僅加六徵。又次

年加五徵。初太祖平吳。盡籍其功臣子弟莊田入官。後惡富民豪井坐罪沒入田產。皆謂之官田。按其家租籍征之。故蘇賦獨重。忱乃與知府況鍾。曲算累月。減至七十二萬石。他府以次減。民始少甦。又置濟農倉。詳照內賑貸之外。歲有餘羨。凡綱運風漂盜奪者。皆借給於此。秋成抵數還官。其修圩築岸。開河濬湖人支口糧。以爲農事不責償。耕者借貸必驗中下事力。及田多寡給之。秋與糧並賦。凶歲再賑。不償者後不復給。定爲條約以聞。終忱在任。江南數大府小民不知凶荒。兩稅未嘗逋負。忱之力也。時漕運軍民相半。

權衡十書

足民

三

軍船給之官。民則僦舟。加以雜耗。率三石致一石。經年往復。失農業。忱與襄平伯陳瑄議。民運至淮安。或爪洲水次交兌。漕軍運抵通州。淮安石加五斗。爪洲又益五升。其附近并南京軍未過江者。卽倉交兌。加與過江米及視並。與折米五合。兌軍或後期阻風。則令州縣支麻米。設廠爪洲水次。運米貯之。量支餘米給守者。由是漕費大省。民間馬草歲運兩京。勞費不訾。忱請每束折銀三分。南京則輕齎。卽地買納。京師百官月俸。皆持俸帖赴南京。值米賤。帖七八石。僅易銀一兩。忱請檢重額。官出極貧下戶。而稅准折。

納金花銀每兩當米四石。解京兌俸民山甚少而官給長足。嘉定崑山諸縣歲納布疋抵糧一石例重三斤比解則以縷粗見斤者十八九。忱言凡布縷益細則布益輕。然價益高。今既貴其重勢不容細。若求其細理又必輕乞自今不拘輕重務取長贖如式從之。正統初淮揚災鹽課虧勅忱巡視奏令蘇州諸府撥餘米一二萬石運揚州鹽場聽抵明年田租。竈戶上私鹽給米時米貴鹽賤官得積鹽民得食米公私大濟。歷宣德正統間朝廷委任益專忱以此益發舒見利害必言言無不聽。明史

權衡一書

足民

三

周公忱巡撫時慮民賦之窘以布折之法既具試之某邑公行察之有某姬方織公曰折布良苦姬曰便且善昔吾賦併於一時吾食且罄今吾食吾粟以事吾布至春而輸之食既足力亦不匱公察其便然後行之各府其委曲詳審如此。稗史

明自永樂徙都北平漕江以南粟四百萬石輸京師諸所為糧則既多不等戶工二部所派存留起運該納之科又歲不同吏緣為奸而殷實戶為糧長者久充不易力能為細民重輕得陽浮科歛之民大累苦都御史韓雍撫江西因疏請糧長得以里甲為差大獲

公食充諸糧月部所下京版派單若諸當輸納者蓋其則刻布之自千石以至升斗無不均一故頭緒易尋分派易曉而諸里甲派銀亦具數條布山野細民粗知布算者皆曉然賦役派納之數身自行納即宿奸巨猾莫之能欺也天下倣行之稱韓都例治安○植和平任內考前令張象乾會行易納糧單緣和邑有地糧有丁口銀地糧中又有本色米遇閏有原額有增加鄉民往往不盡知問之吏不無以完作欠以少改多之弊乃發單與民內開各名下舊管田地若干該糧米若干新收開除各若干實在若干其糧

權衡一書

足民

三

米每一斗該納丁糧共銀若干本米若干遇閏某項增若干某項止納原額一目如指掌雖童男發婦可自計數赴納或田土有買賣可即時過割改領新單此印韓都例也余緣川之每印發一單限吏止取紙張錢三文民頗便之云

明嘉靖十年大學士張居正上言安民之道在察其疾苦今尚有一事為民害者帶徵稅糧也夫百姓財力有限一歲之入僅足供一歲不幸歲歉目前尚不能辨豈復有餘力更完累歲積逋乎有司避責往往將今年所徵抵完舊逋即今年所欠又為將來帶徵矣

况徵輸額緒繁多。年分消。惟小民竭脂膏。胥吏飽。經甚者。不肖有司。因而漁獵。夫與其股民以實。好貪之橐。孰若盡蠲。以施。蠲蕩之恩。乞諭戶部。覈萬曆七年以前積負。悉行蠲免。將見年正額。責令盡完。在百姓易辨。在有司易徵。是官民兩利也。上從之。詔下中外。大悅。明紀事本末

明世廟時。吉安安福縣。糧四萬二百一十石。而虛糧乃至七千石。有奇。民困甚。鄒文莊守益。大患之。言于朝。刻狀于藩臬。撫按。請丈量。府推官危嶽。閱簡冊。詢土宜。備得其根影。以為丈量莫善於鄉。有其人。莫不善。

權衡一書

足民

三

于吏與其事。今鄉有人焉。可矣。于是禮士之公正。善為算者。使尸其事。分野授任。布令陳教。三其籍。以防奸。四其壤。以定則。十其衆。以同好惡。五其會。以廣耳目。一之於神明。以戒心志。歸次挨丈。而時以匹馬。從二吏往。視且核之。賦竟平。嘉慶○植按丈量之說。君子難之曰。擾民也。然果有虛糧病民。為一勞永逸之計。不得不清其源。惟在得其人。且行之有法耳。夫丈量委之鄉人。則耳目相習。無所容其私善矣。鄉人自丈既畢。時從一二人。輕騎而往。抽一二段覆核之。則弊端可弭。無所售其欺。亦善矣。愚謂莫如泰以剗公。

方田之法。見非鄉人以逐段分量之。吾以大段總量之。或因其山川道路自然之界。至或另立上峰木石。先正其疆域。而後總丈。此一區之田。以核之。鄉人自丈。再為之除。其印堽山林陂塘。及瘠肉不毛。不在應丈之內者。以覈其實。而合以計之。數符則止。不符則將此區之田。某段未清。令各業主。自相搜查。而以賞罰從其後。如是則事不甚繁。民不甚勞。而奸弊可杜。虛糧可清。亦任事者之所宜知也。

明都御史歐陽鐸。嘉靖間。撫南畿。既熟探其利弊。以蘇松田僅伯仲。而季畝五升。伯十五倍之。宜遭課之多。

權衡一書

足民

三

也。乃令府州縣各總其畝之額。請于上。科則不易。而比其最重。與其最輕者。稍以耗推移之。重而不能損者。為遞減耗米。派輕資折除之。以陰見輕。輕而不能加益者。為徵本色。遞增耗米。加乘之。以陰見重。與蘇守王儀推行之曰。徵一法。于是諸郡糧雖不得減。而得均。民大便之。述遺皆復。方法之行。豪右便其議。大學士顧鼎臣曰。徵一法行。吾家增輸且千石。然為百室藏千石矣。因當為國遠慮。不可易也。而法行。明一條額法。通府州縣一歲中夏稅秋糧存留起運額若干。均得里甲土貢雇募加額銀若干。通為一條總。

徵而均支之。其徵收通一縣丁糧均派之而下帖于民。備載一歲中所應納之數于帖。大都。不雜。名色。吏無所措手。人知帖所載。每歲並輸。可省糧長收頭諸弊。故其法行至今。二條。前安集要。

重民之事

春秋隱公七年夏。城中邱。九年夏。城郕。伊川程子曰。春秋之文。一意在示人。如土功之事。無大小。莫不書之。其意止欲人君重民力也。春秋綱領。齊管仲告桓公曰。凡為國。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則民無所游食。民無所游食。則必農。民事農。則田墾。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管仲言于桓公曰。聖人之處國也。必于不傾之地。而擇地形之肥饒者。左右經水。若澤內為落。渠之寫。因大川而注焉。地高則溝之下。則隄之夾。水四道。禾稼不傷。歲埤增之。樹以

荆棘以固其地。以備決水。民得其饒。是曰流膏。治安纂要。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有令名。至襄王時。與羣臣飲酒。王為羣臣祝曰。令吾臣皆如西門豹之為人臣也。史起進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西門豹不知用。是不智也。知而不與。是不仁也。仁智未之盡。何足法也。于是以史起為鄴令。遂引漳河。溉鄴。以富魏之。河內民歌之曰。鄴有賢令。今為史公。決漳水。今灌鄴。旁終古。為田。今生稻梁。名臣奏議。韓欲罷秦。無令東伐。乃使水工鄭國。間說秦。令整涇水。

自中山西邸狐口爲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覺秦欲殺鄭國曰始臣爲開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爲然卒使就渠渠就用注填闕之水溉澤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訖一鍾于是關中爲沃野秦以富強史記

漢文帝時晁錯上疏曰明主貴五穀而賤金玉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以粟爲賞罰至於粟有所滯可時赦勿收農民租帝納其言

漢元光中大司農鄭當時引渭穿渠起長安並南山下

權衡一書

是民

重

至河三百餘里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可得溉益肥關中之地二條治安黎要

漢太始二年趙中大夫白公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餘頃因名白渠民歌之曰田于何所池陽谷口舉錡爲雲決渠爲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億萬之口漢書

魏鄭渾爲陽平沛郡二太守郡界下濕患水滂百姓饑乏渾于蕭相二縣界興陂過開稻田初郡人皆以爲不便渾曰地勢洿下宜溉灌終有魚稻經久之利此

豐民之本也遂躬率吏民興立工夫一冬間皆成比年大收民賴其利號曰鄭陂轉爲山陽魏郡太守其治放此又以郡一百姓苦乏材木乃課樹榆爲籬並益樹五果榆皆成藩五果豐實民得財足用饒魏志

唐聶夷中少貧苦精於古體有公于家詩云種花滿西園花發青樓道有一禾生去之爲惡草又咏田家詩云父耕原上田子廩山下荒六月禾未秀官家已修倉又云鋤田當日午汗滴禾下土誰念盤中餐粒粒皆辛苦又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剗却心頭肉我願君王心化爲光明燭不照綺羅

權衡一書

是民

美

筵只照逃亡屋皆言近意遠合三百篇之旨言○後

唐明宗問宰相馮道今歲雖豐百姓賒足否道曰農家歲凶則死於流殍歲豐則傷於穀賤豐凶皆病者惟農家爲然臣記進士聶夷中詩二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剗却心頭肉語雖鄙俚曲盡田家情狀農于四民之中最爲勤苦人主不可不知也唐主悅命左右錄其詩常諷誦綱目

宋淳化中臨津令黃慈上書請於河北諸州作水利田自言閩人閩地種水田緣山築泉倍費功力今河北州軍陂塘甚多引水溉田省功易就乃以何承矩爲

屯田使。慙充判官。於凡河北諸州。水所聚處。大墾田。發諸州兵。萬八千人。給其役。於雄莫等州。與墾六百里。置斗門。引浚水灌漑。初年種稻。值霜早。不成。次年方熟。初承矩建議。沮之者衆。武臣耻於營農。羣議益甚。幾于罷役。至是議者乃息。堯浦蜃蛤之饑。民賴其利。衍義補

宋仁宗皇祐五年。後苑寶政殿刈麥。帝謂輔臣曰。朕作此殿。不欲植花。歲以種麥。庶知稽事不易也。宋史

慶曆中。參政范仲淹。上書言東南水利曰。江南有圩田。每一圩方數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門閘。旱則

權衡一書

足民

美

開閘引江水之利。潦則閉閘拒江水之害。旱潦不及。爲農美利。曩時兩浙未歸朝廷。蘇有營田軍七八千。專爲田事。謀河築堤。以減水患。于時民間錢五十文。糴白米一石。自皇朝一統。不復修舉。夫東南之大利。米石至六七百文。足至一貫。視舊蓋十倍矣。又京東西路卑濕積潦之地。作者國家特令開決。水患大減。今罷役數年。漸復湮塞。請每歲秋。敕諸路轉運司。下所屬視農田物力之宜。或開河渠。或築堤堰。或濬陂塘。可爲旱淹備者。本州計工歲于十一月間。興役半月而罷。具江狀以聞。治安纂要

宋京西唐鄧間。經五代之亂。田廢不治。土曠民飢。嘉祐

中。議廢唐爲縣。時趙尙寬爲唐守。上言。土曠可闢。民穉可招。而州不可廢。乃按圖記得。濮召信臣。陂渠故迹。修復三陂。一渠。溉田萬餘頃。又教民自爲支渠。數十轉。相灌浸。歲餘。流民自歸。及淮北湖南之民。至者二千餘戶。悉以荒田計口授之。又貸官錢爲買牛種。比三年。榛莽盡爲膏腴。時忠守令數易。監司上其狀。乃詔增秩再任。以旌之。治安纂要○本朝河東制府王公士俊曰。自漢趙過。爲搜粟都尉。教民用牛耕田之法。而牛必需。民貧不能自辦。牛官爲之營。考宋世俵牛

權衡一書

足民

美

遺制。每一夫給牛一頭。墾田五十畝。俟田已成熟。遠限五年。近限三年。悉令還官。又以給後之新墾者。率生免其造報。嚴察倒斃盜賣諸弊。立法頗詳。至前明洪武時。給天下屯牛。共二十五萬五千六百六十四隻。仍歲課孳生數目。造報。然其後法制漸弛。原額漸歸。乃有則稽覈之疎也。余現行開墾。解俸給牛。廣爲設法。小村各予一牛。大村另酌。孳生必報。亦趙尙寬輩遺意耳。善後之圖。同事尙其勗之。史治舉古編宋熙寧中。詔講求水利。於潯令郊。宜言。蘇州環湖地卑。多水。沿湖地高。多旱。故古人治水之迹。縱則有浦橫

則有塘。又有門。堰徑。而基布之。今總二百六十餘。所欲畧循古人之法。七里爲一縱浦。十里爲一橫塘。又因出土以爲堤岸。度用夫二十萬。蘇之田畢治矣。又論治低田之法。曰。古人于環湖卑下之地。爲縱浦。以通于江。又于浦之東西。爲橫塘。以分其勢。其塘浦濶者二三十丈。深者二三丈。淺者猶不下一丈。蓋欲取土以爲堤岸。使高厚足禦湍悍之流。故古之堤岸高者二丈。低者一丈。偕令大水。江河之水。高於民田五七尺。而堤岸復出于塘浦之上三五尺。故雖大水不能據侵民田。又言古人田各有圩。圩各有長。每年

權術一書

足民

堯

率逐圩之人。修築浚治。故低田之隄防常固。旱田之溝浦常通。歷久墮壞。或田戶利行舟之便。破其圩岸。以爲淫浜。或張捕魚蝦。而漸破古隄。或一圩雖完。而圩無力。而連延墮壞。或貪官同圩。而出力不齊。或公私相害。而因循不治。此低田之所以廢也。治安元至正十二年。丞相脫脫言。京畿近水。地利召募江南人耕種。歲可收粟麥百萬餘石。不煩海運。京師足食。元主從之。于是立分司農司。以右丞悟良哈台左丞烏古孫良禎兼大司農卿。西自西山。南至保定。河間。北抵檀州。東及遷民鎮。凡官地及原管各處屯田。悉

從分司農司立法。佃種給鈔五百萬錠。以供工價。牛具農器穀種之川。又畧倣前集賢學士虞集議。見韓于江淮召募能種水田及修築圍堰之人。各千人。爲農師。降空名勅牒十二道。募農民百人者授正九品。二百人者正八品。三百人者從七品。就以領其所募之人。所募農夫。人給鈔十錠。期年散歸。遂大稔。日。明太祖吳元年。上出視園丘。世子從行。帝因命左右導之。遍歷農家。觀其居住飲食器用。謂之曰。汝知農之勞乎。夫農惟樹五穀。身不離畝。手不釋耒耜。終歲勤動。不得休息。其所居不過茅茨草榻。所服不過練

權術一書

足民

罕

裳布衣。所飲食不過草根糲飯。而國家經費皆其所出。故令汝知之。凡一居處服用之間。必取之有制。用之有節。若復加以橫斂。則民不勝其苦矣。廣業洪武中。著令。凡天下各處開闢陂池河渠。可引水灌田。以利農者。各府縣及水利官。以時濬治。又分遣國子監生及人才。分詣天下郡縣督修水利。治安明徐貞明萬曆中。爲給事中。上水利議。謂神京據上游。兵食宜取之畿甸。今皆仰給東南。豈西北古稱富強。地不足以實廩。而練卒乎。夫賦稅所出。括民脂膏。而軍船夫役之費。常以數石致一石。東南之力竭矣。又

河流多變。運道多梗。竊有隱憂。間陝西河南故渠廢。堰在在。有之。山東諸泉引之。率可成田。而畿輔諸郡。或支河所經。或澗泉自出。皆足以資灌溉。北人未習水利。惟苦水害。不知水害未除。正由水利未興也。蓋水聚之則爲害。散之則爲利。今順天眞定河間諸郡。桑麻之區。半爲沮洳。由上流十五河之水。惟泄于貓兒一灣。欲其不泛濫而壅塞。勢不能也。今誠于上流疏渠濬溝。引之灌田。以殺水勢。下流多開支河。以泄橫流。其淀之最下者。留以蓄水。稍高者。皆如南人築圩之制。則水利興。水害亦除矣。至于永平灤州。抵滄

權衡一書

足民

聖

州慶雲地。皆萑葦。土質膏腴。元虞集欲於京東瀕海地。築塘捍水。以成稻田。若倣集議。招徠南人。俾之耕藝。北起遼海。南濱青齊。皆良田也。宜特簡憲臣。假以事權。勿阻浮議。需以歲月。不取近功。或撫窮民而給其牛種。或任富室而緩其征科。或選擇健卒。分建屯營。或招徠南人。許其占籍。俟有成績。次及河南山東陝西。庶東南轉漕可減。西北儲蓄常充。國計永無絀矣。及貞明被謫。至潞河。終以前議可行。著潞水客談。以畢其說。畧曰。西北之地。旱則赤地千里。潦則洪流萬頃。惟雨暘時若。庶樂歲無饑。此可常恃哉。惟水利

興而後旱潦有備。利一。中人治生。必有常稔之田。以國家之全盛。獨待哺于東南。豈計之得哉。水利興。則餘糧棲畝。皆倉庾之積。利二。東南轉輸。其費數倍。若西北有一石之入。則東南省數石之輸。久則蠲租之詔可下。東南民力庶得稍甦。利三。西北無溝洫。故河水橫流。而民居多沒。修復水田。則可分河流。殺水患。利四。西北地平曠。寇騎得以長驅。若溝澮盡舉。則田野皆金湯。利五。游民輕去鄉土。易于爲亂。水利興。則業農者依田里。而游民有所歸。利六。招南人以耕西北之田。則民均而田亦均。利七。東南多漏役之民。西

權衡一書

足民

聖

北罹重徭之苦者。以南賦繁而役減。北賦省而徭重也。使田墾而民聚。則賦增而北役可減。利八。沿邊諸鎮有積貯。轉輸不煩。利九。天下浮戶。依富家爲佃客者。何限。募之爲農。而簡之爲兵。屯政無不舉矣。利十。塞上之卒。土著者少。屯政舉。則兵自足。可以省遠募之費。甦班戍之勞。停攝勾之苦。利十一。宗祿浩繁。勢將難繼。今自中尉以下。量祿之田。使自食其土。爲長子孫計。則宗祿可減。利十二。修復水利。則倣古井田。可限民名田。而自昔養民之政。漸可舉行。利十三。民與地均可倣古比閭族黨之制。而教化漸興。風俗自

美利十四也已而順天巡撫張國彥副使顧養謙行之薊州永平豐潤玉田皆有效及貞明還朝御史蘇贊力言其說可行復獻議謂治水與墾田相濟未有水不治而田可墾者請濬河以決水之壅疏渠以殺旋之勢撤曲防以均民之利帝並下貞明勘議貞明乃躬歷京東州縣相原隰度土宜周覽水泉分合條列事宜以上戶部尙書畢鏞等力贊之因採貞明議疏爲六事請郡縣有司以墾田勸惰爲殿最聽貞明舉効地宜稻者以漸勸率宜黍稷者如故不遽責其成召募南人給衣食農具俾以一教十能墾田百

權衡一書

足民

望

畝以上卽爲世業子弟得寄籍入學其卓有明効者做古孝弟力田科量授鄉導之長墾荒無力者貸以穀秋成還官早潦則免補縣民壯役止三月使疏河芟草而墾田則募專工帝悉從之其年九月貞明乃先詣永平募南人爲倡至明年二月已墾至三萬九千餘畝而奄人助戚之占開田爲業者恐水利興而已失其利也爭言不便帝惑之御史王之棟繼輔人也遂言水利必不可行且陳開濬浹不便者十二帝乃諭令停役貞明識敏才練有經世志京東水田實百世利事初興卽爲浮議所撓論者惜之

明史

○植按西北水利言者非一而行之往往不終且或言其不便者何也予嘗考之蓋槩以西北之地爲可行水利者其見之或有不審而率以水利爲不可行于西北者皆無志于經國足民而以私計撓公事者也考南北之田質性頗異南田性多黏固其土亦厚故田塍厚僅數寸而開圳出水之所終歲不毀北方土疏而多沙雖經丈之堤水入則潰其土亦薄水浸之久則力盡而不反不茂此其一也然廢土黑墳之地亦往往有之因以築圩而畜水未始不可易北爲南烏可盡廢也南北之水源委頗異南方之水多水

權衡一書

足民

望

之委且旁有所束其流不甚激其源之從來既遠故終歲不竭而其引之也頗易北方之水近水之源方冬春水涸雖近河之田常不贍而遠者益難及夏潦一至則勢激而多壅近河之地先受其害其去也又常不數時而涸故下流所資亦無多此其一也然能相其形勢而以南方蓄水治田之法行之或開支河之流或爲溜水之塘使來者不甚速而去者不甚速又未始不可易北爲南烏可盡廢也或者又謂南方之水多夾山而行故兩岸常固北方多沙淤之性其流易移此成田有難易者一南方之田不盡恃水而

山多之處。常藉山溜水。以爲母塘。藉樹蔭山。以蓄積水。北地平衍。卽有水難爲蓄。此成田有難易者。又一南方水利既久。同舊爲新。其事易舉。北方創始無基。又事非素習。一切畜水取水之法。農車器具之用。皆有未備。此成田有難易者。又一南方田土既厚。可以不糞。而糞之則有石灰牛骨之法。皆北方所未知。北方旱地須糞既多。已不易得。水田之糞。又必多于旱田。則取之無資。此成田有難易者。又一南方天時多暖。雨時常多。雨于春時尤多。故畜秧時田常及時。北方春雨最稀。值雨多則水田未利。而旱田先害。然

終歲亦不多雨。此成田有難易者。又一。此數者皆未嘗非也。然河之易移者雖多。而其可行者亦不少。水之難畜者雖多。而其可蓄者亦間有。創始雖難。而不有創也。何以有田。雨陽雖異。而水之便者。卽可代雨。至于作糞肥田。又有存乎其入。而槩以爲難者。又何說也。總之水利之興。實百世之利。而興利之事。必非常之人。卽不能盡西北如東南。而多一畝水田。卽多一民食用。紛紛者不過懼東南漕儲派于西北。而敢爲煩言。是則小人之見而已。

明左光斗萬曆間。以御史出理屯田。言欲使旱不爲災。

澇不爲害。惟有興水利一法。因條上三四十四議。曰。因天之時。因地之利。因人之情。曰。議濬川。議疏渠。議引流。議設壩。議建閘。議設陂。議相地。議築塘。議招徠。議擇人。議擇將。議兵屯。議力田。設科。議富民。拜爵。其法。率然具備。詔悉允行。水利大興。北人始知藝稻。明

本朝許繼會。嘗過辰陽船溪驛。見農家取水灌田。巧而且逸。其法。先于溪旁築石成隘。上流水至隘。勢極奮迅。乃設竹車二。製如車輪。大可二丈。縛數節竹筒。緣于兩輪。其筒向內一面。截口受水。每筒相距三尺。

許兩筒中間。編縛竹板一扇。以遏流水。所以激輪。使旋者全在此。蓋水勢迅。則衝扇行。而輪乃隨之以轉。每激一扇。後扇繼來。旋而上升。則筒中滿水。已至車頂筒口。向下水卽下。傾于其傾處。剝大竹受之。接引入田。雖遠可到。農家無舉手之勞。而田已畢溉矣。大江以南。水勢平衍。則不可用。有潮汐之地。亦可做而爲之。紀程。○植按。此水車一名天然車。粵中多有之。以木石截河蓄水。以水激輪。費省而功多。北方由高趨下之溪河中。予欲做而爲之。

輸將之義

春秋宣公十有五年。初稅畝。古者上下相親。上之于下。則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惟恐民食之不給也。下之于上。則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恐公田之不善也。世衰道微。上下交惡。民惟私家之利。而不竭力以奉公。上惟邦賦之入。而不惻怛以利下。水旱凶災相繼而起。公田之入薄矣。所以廢助法而稅畝乎。胡傳○植按。書初稅畝。雖譏變法之始。而民之不知急公義。亦存焉。同一書法也。人君讀之。當思作法之涼。人民讀之。當知輸將之義。

權衡一書

足民

墨

漢何武弟顯家有市籍。租常不入。縣數負其課。市衙夫求商捕辱顯家。顯怒。欲以吏事中商。武曰。以吾家租賦繇役。不為眾先。奉公吏。不亦宜乎。武卒。白太守召商為卒吏。州里聞之。皆服焉。漢書
□高繼成先生有田百畝。租入必先輸賦。曰草莽中。惟此為君臣之義。偶鈔

權衡一書 卷三十四

深澤王植輯錄

恤荒 目二

積貯

春秋宣公十有五年。饑。春秋饑歲多矣。書于經者三。而宣公獨有其二。何也。古者三年耕。餘一年之畜。九年耕。餘三年之食。雖有凶旱。民無菜色。是歲雖饑。錄而遽至於饑者。宣公為國不務其本。府庫竭。倉廩匱矣。天降饑饉。亦無以振業貧乏。左傳
齊糴賤。桓公恐五穀之歸于諸侯。欲為百姓藏之。問于管子。對曰。今者夷吾過市。有新成園。京者二家。君請

權衡一書

恤荒

一

式壁而聘之。公從之。民爭為園京。以藏穀。智囊
周威烈王時。魏李悝謂文侯曰。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困貧。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熟。上熟其收自四。餘四百石。中熟自三。餘三百石。下熟自倍。餘百石。故上熟則上糴三。而舍一中熟。則糴二。下熟則糴一。使民適足。價平則止。小饑則發小熟之所斂。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饑則發大熟之所斂。而糴之。故雖遭饑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取有餘而補不足也。行之魏國。國以富強。漢書
漢宣帝時。耿壽昌奏。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

而糴穀貴時減價而糴名曰長平倉民便之綱目○本朝彭鉅曰壽昌長平之法甚善也而卒不可行者何哉天下之病莫難於官與民市而吏胥與於其間則弊日滋焉始而糴之至于攤戶以派輸及其散之又將計戶而責領而斗頭之平尖出入之留難有不勝其弊者夫常平之法出于李愐之平糴然戰國之時人主自爲其國計故爲之有濟後世徒委之吏胥之手欲無股剝難矣此明帝欲立常平而劉般以爲外有利民之名內實侵剋百姓正謂此也讀史筆記隋開皇五年度支尚書長孫平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

權衡一書

恤荒

三

麥一石以下貧富爲差儲之當社委社司檢校以備凶年名曰義倉○宋胡寅曰賑饑莫要乎近其人隋義倉取之于民不厚而置倉于當社饑民其得食也後世義倉之名固在而置倉于州郡一有凶饑無狀有司固不以上聞也良有司敢以聞矣比及報可文移反復給散艱阻監臨胥吏相與侵沒其受惠者大抵城郭之近力能自達之人耳居之遠者安能扶老携幼數百里以就命合之廩哉必欲有備無患當以隋氏爲法而擇長民之官行邵農之法輔以救荒之政本末具舉民饑其有廖乎綱目

權衡一書

恤荒

三

宋真德秀建陽縣賑糴倉記曰建陽縣自諸侯用始置倉藏米幾四干石市直翔則糴平則止民歌舞之未幾而大弊實慶元年劉侯克莊實來覈舊藏不能五之一乃斥經費之餘財凡三千餘緡爲糴本迄明年秋積米凡四千斛有奇懼來者莫之繼書其倉之兩扉曰聊爲吾民留飯盃豈無來者乎斯文正貌元世祖時高伯溫爲長清縣尹建義倉百餘各儲粟百二十斛出納以時境內豐旱民樂其業吏治學古編明正統初侍郎周忱撫南畿奏定濟農倉之法南畿諸郡蘇賦最重松常次之民輸官及耕作多舉債于富家而倍納其息至傾產鬻子女不足償于是民益逃亡租稅益虧忱至謀所以濟之會郡大稔朝廷許以官鈔平糴且勸賑以待饑忱乃與蘇守兄鍾松守趙豫常守莫愚力謀行之蘇得米三十萬石松常次之貯於各縣日濟農明年早饑盡發不足贍乃益思廣爲之備先是各府糧當輸者糧長里胥多厚取于民不卽輸官忱令于水次置場細民徑自送場視舊減三之一又三府當進糧一百萬貯南京倉給北京軍職月俸計耗六斗致一石忱與僉等謀日夜能于南京受俸與來此道里均也省耗六十萬石以入濟農

無患饑矣。乃請于朝。許之。蘇州得米四十餘萬。益以各場儲積。及前平糴所儲。凡六十餘萬。有奇。松常二郡次之。忱曰。是不獨濟農。凡運米有欠失。及修圩岸有乏食。亦可于此給。借如是。則民免舉債。以利罪并之豪農。民無失所。田畝治。賦稅足矣。是冬具以聞。報可。令諸縣各廣倉。以貯擇縣官公廉有威。與民之賢者。掌其籍。及出納。每歲蒔插之際。于中下二等戶。驗給之。秋成償官。諸條約皆忱親為規畫。明年江南又大旱。而民不知饑。前安集要

明邱濬曰。天下大勢。江以南。山澤所生。舟楫通利。雖饑

權衡一書

推荒

四

猶可自食。或不至亂。其大江以北。若兩淮。若山東。尚可通運。惟山西。陝右之地。地氣高寒。一遇荒歲。所資者草葉木皮。其民最易流亡。此為人主所尤當加念也。計莫若廣設常平。當豐穰之年。以官錢多收諸穀。為備。歲易其陳。以給支官軍月糧。而留其新者。儲之。屬有饑饉。得以賑給。而又開導商於入關之舊路。按河船入渭之故道。分江南漕粟之餘。以助之。或遇荒歉。舟漕陸輦以往。亦先事而備之計也。治安纂要。植按。明季果以泰晉饑饉。流民嘯聚。釀成大亂。瓊山此言何見之早也。當事者凡遇籌國久長之計。有類此者。

往往以空言視之。至君子不幸獲譏。微之名。而國家已有不及悔之事矣。故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

明隆慶五年。山西巡撫靳學顏疏言。今預備之倉。一曰官倉。蓋發官錢以糴者也。一曰社倉。蓋收民穀以充者也。夫社倉。卽義倉。蓋始于隋。長孫平。唐藏。唐之徒。唐又最盛。計天下積至數千萬以上。推其故。唐義倉之設。歲自王公以下。皆有入。是以其積獨多。所謂法令之行。自貴近始也。宋則准各正稅二十。而取其一為社。蓋富者必田多。田多則稅多。稅多則社入多。亦

權衡一書

推荒

五

唐意也。其出也。中歉賑極貧。大歉賑中戶。又大歉焉。乃及于富室。所謂恩澤之加。自無告始也。夫民之飢而為盜。其害必先中于貴有力之家。臣請下之各省。以唐宋斂穀之法為則。限明春盡報各府。已前見貯之數。以品其盈虛。于明年冬。巡計一歲二倉新收之穀。驗其功能。著而為令。歲歲修之。在官倉者。時其豐歉。而散斂之利。歸于官。民有大飢。則以賑之。在民倉者。時其豐歉。而散斂之利。歸于民。雖官有大役。亦不許借。此藏富于民。卽藏富于官之道也。治安纂要

賑恤

春秋襄公二十有四年大饑。古者救災之政。或發廩以賑之。或移粟以通用。或徙民以就食。或為粥。蓋以救餓。卒或興工作以聚失業之人。緩刑舍禁。弛力薄征。索鬼神除盜賊。弛射侯而不燕。置廷道而不修。殺禮物而不備。雖有旱乾水溢。民無菜色。所以脩之者如此。其至是年秋有陰沴之災。而冬大饑。蓋所以賑業之者。有不備矣。胡傳

漢武時。汲黯為謁者。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比屋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

權衡一書

權衡

六

南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賑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史記

漢韓韶為龐長時。餘縣多被寇盜。廢耕桑。流入縣界。求索衣糧者甚眾。韶愍其饑困。開倉賑之。所廩膳萬餘戶。主者爭謂不可。韶曰。長治溝壑之人。而以此伏罪。含笑入地矣。太守素知韶名德。竟無所坐。後漢書

唐開元二十九年。立賑饑法。制曰。承前饑饉。皆待奏報。然後開倉。道路悠遠。何救懸絕。自今。委州縣及採訪使。給詔奏聞。綱目

高宗時。河南北旱。遣御史中丞崔謐等分道賑給。侍御

史劉思立上疏曰。麥秀蠶老。農事方殷。聚集參迎。妨廢不少。既緣賑給。須立簿書。本欲安存。更成繁擾。伏望且委州縣賑給。疏奏。謐等遂不行。集海

唐元和七年。憲宗謂宰相曰。卿輩屢言淮浙去歲水旱。

近有御史自彼還。言不至為災。事竟如何。李絳對曰。

臣按淮浙諸道奏狀。皆云水旱。人流求設法招撫。其意似恐朝廷罪之者。豈肯無災而妄言災耶。此蓋御

史欲為姦諛。以悅上意耳。願得其主名。按致其法。上

曰。卿言是也。國以人為本。聞有災。當急救之。豈可復

權衡一書

權衡

七

疑之耶。因命速蠲其租稅。綱目

唐鄭穀夫。因民饑。採芡而食。作詩云。朝携一筐出。暮

携一筐歸。十指欲流血。且急眼前饑。官倉豈無粟。粒

粒藏珠璣。一粒不出倉。倉中群鼠肥。偶鈔

後周淮南饑。世宗命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世

宗曰。民吾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不為之解哉。安在

責其必償也。史抄

宋淳化五年。饑。先是京西饑。民相率持杖投券富室。取

其粟。皆坐強盜棄市。知秦州張榮獨取為首者杖脊。餘悉從杖。以其事聞。帝感悟。下詔褒之。至是遣使十

七人分詣諸道巡撫。帝謂之曰：彼皆平民，因饑取餼糧以圖活命耳。宜悉從末減，不可與強盜同科。

宋明道二年，歲大旱，蝗食草木幾盡。范仲淹請遣使循行，未報。日請開日官掖中，半日不食，當何如？帝惻然，乃命陳執中、安撫京東、仲淹、安撫江淮。二條續綱目

宋富弼知青州，兼京東路安撫使。河朔大水，民流就食。弼勸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廩，得公私廩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缺寄居者，賦以祿，使卽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仍書其勞，約他日爲奏，請受賞率五日，輒遣人持酒肉飯糧慰藉。出

權衡一書

恤荒

八

于至誠，人人爲盡力。山林陂澤之利，可資以生者，聽流民擅取，死者爲大塚，葬之。目曰：叢塚。明年麥大熟，民各以遠近受糧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爲兵者萬計。帝聞之，遣使褒勞，拜禮部侍郎。弼曰：此守臣職也，辭不受。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爲粥食之，蒸爲疾疫，反相蹈藉，或待哺數日不得粥而仆，名爲救之，而實殺之。自弼立法，簡便周盡，天下傳以爲式。宋史

皇祐二年，吳中大饑，時范仲淹領蘇西發粟及募民輸餉爲術甚備。吳人喜，競渡，好爲僇事。仲淹乃縱民競渡，大守日出宴于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遊，又

召諸佛寺主守，諭之曰：卽歲工價至賤，可以大興土木，於是諸寺工作并興。又新倉廩，更舍，日役千夫，監司劾奏杭州不恤荒政，游宴興作，傷財勞民，公乃條奏。所以如此，正欲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使工技傭力之人皆得仰食于公私，不致轉徙溝壑耳。是歲杭饑而不害。智囊

宋司馬旦，光之兄也。知祁縣，天大旱，人乏食，群盜剽劫富家巨室，至以兵自衛。旦召富者開以禍福，于是爭出粟減值以糴，猶不失其贏。饑者獲濟，盜患亦弭。宋史

宋司馬光疏曰：臣聞降勅災傷州軍，如人戶委是家貧。

權衡一書

恤荒

九

偷盜斛斗，因而盜財者，與減等斷放。臣按周禮：荒政十有二，散利、薄征、緩刑、弛力、舍禁、去幾、率皆推廣大之恩，以利于民。獨於盜賊，愈加嚴急，所以然者，蓋以饑饉之歲，盜賊必多，有不知治體，將爲小仁者，少加寬縱，則盜賊公行，更相劫奪，鄉村大擾，不免廣有收捕，重加刑辟。今若明降勅文，是勸民爲盜也。百姓乏食，雖嚴刑峻法，以除盜賊，猶恐冬春之交，饑民嘯聚，不可禁禦。又况降勅以勸之，臣恐國家始于寬仁，而終於酷暴，意在活人，而殺人更多也。文獻通考

按張榮之從輕，所以恤民，而溫公之請嚴，所以止亂。饑民

迫於求生投券取粟尚知畏法故可輕也亂民偷盜斛斗因而盜財事同劫奪所當嚴也且當其強取之初不嚴不足以懲亂及其事定論罪不輕非所以體情

宋程師孟慶曆中知楚遂二州屬歲大饑公行部以常平粟賑民猶不足即奏發倉以濟之吏勸須報公曰本道至都五千里報至則民殍矣遂活饑民四十餘萬神史

宋滕元發甫知郾州歲方饑乞淮南米二十萬石為備時淮南京東皆大饑元發召城中富民與約曰流民

權衡一書

權衡一書

十

且至無以處之則疾疫起併及汝矣吾得城外廢營地欲為席屋以待之民曰諾為屋二千五百間一夕而成流民至以次授地井甕器用皆具以兵法部勒少者炊壯者樵婦女汲老者休民至如歸上遣工部郎中王古按視廬舍道巷引繩基布肅然如營陳古大驚圖上其事有詔褒美蓋活萬人云

宋治平間河北凶荒繼以地震民無粒食往往賤賣耕牛以苟歲月時劉渚知澶州盡發公帑錢買牛明年通民歸無牛可耕價騰十倍渚以所買牛依元直賣與故河北一路唯澶州民不失所二條

智囊

宋趙閱道作熙寧中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湧貴諸州

皆榜衢路禁人增米價閱道獨榜云有米者任增價糴之于是諸商輻輳米價更賤民無餓死也曾鞏日熙寧八年夏吳越大旱知越州趙公先為書問屬縣舊所被饑鄉民能自食者有幾當原于官者幾人溝防構築可假民使治之者幾所庫錢倉粟可發者幾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幾家僧道士食之羨粟書于籍者其幾具存使各書以對而謹其備州縣吏錄民之孤老疾弱不能自食者二萬一千九百餘人以告故事歲原贖人當給粟三千石而止公歛富人輸

權衡一書

權衡一書

十

及僧道士食之羨者得粟四萬八千餘石佐其費使自十月朔人受粟日一升幼小半之憂其眾相蹂也使受粟者男女異日而人受二日之食憂其且流亡也于城市郊野為給粟之所凡五十有七使各以便受之計官為不足用也取吏之不在職而寓於境者給其食而任以事不能自食者有是具也能自食者為之告富人無得問糴又為之出官粟得五萬二千餘石平其價予民為糴粟之所凡十有八使糴者自便如受粟又使民完城四千一百丈為工三萬八千計其傭與錢又與粟再倍之民取息錢者告富人縱

予之而待官爲責其饋藥男女者使人得收養之明年春大疫爲病坊處疾病之無歸者募僧二人屬以視醫藥飲食令無失所有死者使在處隨收瘞之法廩窮人盡三月當止是歲盡五月止公于此時早夜憊心力不少懈事巨細必躬親給病者藥食多出私錢民不幸罹旱疫得免于轉死雖死得無失殮埋皆公力也

會文集

會輦有故舊議調給授之際有淹速有均否有真偽有會集之擾有辨察之煩措置一差皆足致斃又群而處之氣久蒸薄必生疾病且不過使人能得旦暮之

權衡一書

恤荒

三

食而就食州縣必相率而去其故居不若總會廩給之月日所費幾何而賜之以錢貸之以粟爲得各復其業而不失常生之計與專意以待二升之廩於上而勢不暇乎他爲者相去甚遠

孝經

宋辛棄疾知隆興府兼江西安撫時江右大饑詔任責荒政始至榜通衢口閉糴者配強糴者斬次令盡出公家官錢銀器召官吏儒生商賈市民各舉有幹實者量借錢物逮其責領運糴不取子錢期終月至城下發糴於是連樁而至其直自減民賴以濟

宋史

按史又載度宗時撫州饑起黃震知其州單車疾馳

中道約富民耆老集城中毋過某日至則大書開糴者籍強糴者斬揭于市坐驛舍署文書不入州治不抑米價價日損此卽幼安意而稍通之妙在期會富民使自相傳布不待家喻而戶曉也

宋仁宗時趙滋知雄州昇丹嘗大饑舊米出塞下不得過三斗滋曰彼亦吾民也令出米無所禁

宋史

宋朱子浙東奏狀臣昨所奏募饑民修水利一事未蒙施行近日巡歷又得親見所至原野蕭條惟是有陂塘處則其苗之蔚茂秀實無以異於豐歲于是竊歎益知水利之不可不修自謂若得奉承明詔悉力經

權衡一書

恤荒

三

營令逐村逐堡各有陂塘之利則民永無流離餓殍而國家亦永無蠲減糴濟之費

宋呂祖謙曰周禮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日散利是發公財之已藏者二曰薄征是減民租之未輸者此兩者荒政之始三日緩刑者民迫於饑寒不幸有過失緩其刑辟以哀矜之四曰弛力者平時用民力不過三日今則弛之以休息民力五日舍禁謂山林虞衡皆舍去其禁恣民取之六曰去幾謂去關防之嚴禁使百貨流通商賈求市此是救荒之要術七日省禮謂凡禮文可省者省之如有幣無牲之類八

日殺哀謂凡喪紀之事一皆減損專理會荒政九日
蕃樂謂歲荒民饑常受民之憂所以閉藏樂器而不
作十日多昏謂凶荒之年殺禮多昏使男女得以相
保十一索鬼神謂靡神不舉並走群望之類前既言
緩刑十二又言除盜賊是經權皆舉處不幸民有過
固可哀矜至于姦民亦有伺變竊發者凶荒之歲民
心易動一夫叫呼萬夫皆集故以除盜賊終之以止
亂之萌二條孝經衍義

權衡一書

恤荒

西

則皆發之厚德錄

元至元二年張弘範守大名歲大水漂沒廬舍租稅無
從出弘範輒免之朝廷罪其專擅弘範請入見進曰
臣以為朝廷儲小倉不若儲之大倉帝曰何說也對
曰今歲水潦不收而必責民輸倉庫難實而民死亡
殆盡明年租將安出曷若活其民使不至逃亡則歲
有恆收非陛下大倉乎帝曰知體其勿問元史
元袁介字可潛有踏災行云有一老翁如病起破衲襤
褸瘦如鬼曉來扶向官道傍哀告行人乞錢米時予
捧檄離江城邂逅一見憐其貧倒囊贈與五升米試

權衡一書

恤荒

去

問何故為第民老翁答言聽我語我是東鄉李福五
我家無本為經商只種官田三十畝延祐七年三
初賣衣買得犁與鋤朝耕暮耘受辛苦要還私債輪
官租誰知六月至七月雨水絕無潮又竭欲求一點
半點水却比農夫眼中血滔滔黃浦如溝渠農家爭
水如爭珠數車相接接不到稻田一旦成沙塗官司
八月受災狀我恐微糧弊官棒相隨鄰里去告災十
石官糧望全放當年隔岸分吉凶高田盡荒低田豐
縣官不見高田早將謂亦與低田同文字下鄉如火
速逼我將田都首伏只因與我不肯首却把我田批
作熟太平九月開早倉主首貧乏無可償男名阿孫
女阿惜遇我嫁賣賠官糧阿孫賣與運糧戶即日不
知在何處可憐阿惜猶未嫁向湖州山客去我今
年已七十奇饑無口食寒無衣東求西乞度殘喘無
因早向黃泉歸旋言旋拭腮邊淚我忽驚慚汗沾背
老翁老翁勿復言我是今年檢田吏堅鳳植按集
中又載明景泰五年周文襄忙賑饑作二詩致朝士
云蕭蕭匹馬過長安滿目饑民不可看十里路埋千
百塚一家人哭兩三班犬豕骸骨形將朽鴉啄骷髏
血未乾寄語當朝諸宰輔缺人聞着也心酸艱難百

姓實堪悲。大小人民總受饑。五日不燒。三日火。十家
關閉。九家。籬隻。驚。祇。換。三。升。穀。斗。米。能。求。八。歲。兒。更
有。南。般。堪。嘆。處。地。無。芳。草。樹。無。皮。此。與。哀。作。皆。詩。中
之。流。民。圖。也。

明永樂初。劉辰為江西參政。歲饑。勸富民貸饑者。調其
從役。以為之息。官為立券。期年而償。明史

明洪熙元年。上聞徐淮山東民多乏食。召大學士楊士
奇等草詔。免稅糧之半。士奇曰。此事可令戶部工部
與聞。上曰。有司慮國用不足。必持不決之論。即令士
奇就西閣樓書詔。上覽畢。命用璽。遣使齎行。顧士奇

權衡一書

恤荒

七

日卿今可語二部。朕已悉免之矣。左右言。地方千餘
里。其間未必盡無收。宜有分別。庶不濫恩。上曰。恤民
寧過厚。為天下主。乃與民寸寸計較耶。明紀

明景泰中。淮徐饑。死者相枕藉。山東河北流民。猝至時
都。御史王。茲。撫。兩。淮。不。符。報。亟。發。廣。運。倉。賑。之。近。者
飼。以。粥。遠。者。給。之。米。力。能。他。就。食。者。為。裝。遣。之。鬻。孥
者。為。贖。還。之。即。空。廩。六十。楹。處。流。民。之。病。者。擇。醫。四
十。人。分。治。之。死。為。叢。塚。瘞。為。窮。晝。夜。竭。精。慮。事。皆。曲
當。所。任。使。委。曲。戒。諭。出。至。誠。人。人。為。盡。力。所。全。活。數
十。萬。人。具。疏。聞。且。待。罪。初。流。民。奏。至。上。于。樓。橋。上。讀

之大驚曰。饑死百姓矣。其奈何。已得茲奏。發廩。大喜
曰。好都御史。不然。我百姓饑死矣。治安

明嘉靖八年。大理寺評事林希元上疏。政。言。畧。言。救
荒。有。二。難。曰。得。人。難。審。戶。難。有。三。便。曰。極。貧。民。便。賑
米。次。貧。民。便。賑。錢。稍。貧。民。便。賑。貸。有。六。急。曰。垂。死。貧
民。急。體。粥。疾。病。貧。民。急。醫。藥。病。起。貧。民。急。湯。水。既。死
貧。民。急。葬。瘞。遺。棄。小。民。急。收。養。輕。重。繫。囚。急。寬。恤。有
三。權。曰。權。借。官。錢。以。糶。糶。權。興。工。作。以。助。賑。權。貸。牛
種。以。通。變。有。六。禁。曰。禁。侵。漁。禁。攘。盜。禁。遏。糶。禁。抑。價
禁。宰。牛。禁。度。僧。有。三。戒。曰。戒。遲。緩。戒。拘。文。戒。遣。使。上

權衡一書

恤荒

七

以其切于救民。皆從之。明紀

明陳齊巖知開州。萬曆己巳大水。府下有司議賑。公倡
議。極。貧。穀。一。石。次。貧。五。斗。務。沾。實。惠。放。賑。時。編。號。執
旗。魚。貫。而。進。雖。萬。人。無。敢。譁。者。公。自。坐。倉。門。小。柵。執
筆。點。名。視。其。衣。服。容。貌。於。極。貧。者。暗。記。之。庚。午。春。上
司。行。牒。再。賑。極。貧。者。書。吏。稟。出。示。另。報。公。曰。不。必。也。
第。出。前。點。名。冊。中。暗。記。極。貧。者。還。開。喚。領。鄉。民。咸。以
為。神。蓋。前。領。賑。時。不。暇。莊。點。盡。見。其。態。故。也。○是。冬
倉。穀。幾。盡。撫。軍。命。各。州。縣。支。在。庫。銀。二。千。兩。糶。穀。時
穀。價。騰。踊。石。銀。六。錢。各。縣。派。大。戶。領。糶。價。五。錢。每。石

賠已一錢。耗費復一錢。災傷之餘。大戶不堪。公堅不行。竟被參。以災年僅免。至庚午秋。穀價減至三錢餘。方支銀大戶分糴。報價三錢。後減至二錢五分。大戶請扣除餘銀。公笑應之曰。寧增穀勿減銀也。比上年所買多穀二千餘石。而大戶無累。賠報上司。外餘穀七百餘石。則盡以給流民之復業者。先是本州土城崩塌數十處。議填修。更請役鄉夫。公不許。會有兩年被災流民。聞已蠲荒糧。思還鄉井。因遍出示招撫云。亟歸種麥。官當賑爾。乃出前大戶所糴餘穀。刻期給散。另出四五小牌于各門一里外。令各將盛穀袋裝。

土到城上填崩塌處。總甲于面上用印倉中驗印發穀。再賑而城已修完。○植按本朝雍正四年。直隸水災。賑濟奉文。行各貧戶。皆聖其門旁尺許。墨書本戶姓名。口數。官勘查時。以此核冊。中所造虛實。必不能欺。亦良法也。

□葉石林夢得在武昌。歲值水災。京西尤甚。浮殍不可勝計。令盡發常平所儲以賑。惟遺棄小兒無收養者。皆患既長。或來識認。葉閱法例。凡傷災遺棄小兒。父母不得復取。遂作空券數千具。載本法。即給內外廂保伍。凡得兒者。皆使自明所從來。書券給之。官為名。

記凡全活三千八百人。智囊

補錄

事始曰唐開元二十二年。詔京城乞兒。官置病坊。給廩食。亦曰悲田院。此貧于院之始。按唐會要曰。開元五年。宋景等奏。悲田院養病。從長安以來。置使專知。所稱悲田。乃開釋教。此是僧尼職掌。至二十三年。乃分置于諸寺。

事物紀原曰。建隆四年三月。詔諸州屬縣。各置義倉。官所收二稅。每石別輸一斗。貯之以備凶荒。給與人民。惠民之法。莫善于常平。司馬溫公曰。此三代聖人之法。非李惲耿壽昌所能為也。陳止齋曰。周禮以年之上

權衡一書

權衡

二十

下出欽法。蓋年下則出。恐穀貴傷民也。年上則欽。恐穀賤傷農也。即常平之法矣。孟子曰。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殍而不知發。檢字一本作欽。蓋狗彘食人食。粒米狼戾之歲也。法當欽之。塗有餓殍。凶歲也。法當發之。由此而言。三代之時。無常平之名。而有常平之政。特廢于衰周耳。真非耿李所為也。釋史

權衡一書 卷三十五

深澤王植輯錄

因地 日三

都城

春秋桓公九年春。紀季姜歸於京師。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公羊傳

周文王都豐。武王遷鎬。相去僅二十餘里。鎬即今陝西長安縣也。是謂關中。至成王營洛邑。為東都。至平王遂遷居洛邑。今河南洛陽縣也。秦都咸陽。今陝西咸陽縣。漢都洛陽。旋遷長安。東漢都洛陽。蜀都成都。今

權衡一書

因地

四川成都府。魏都洛陽。以長安譙許昌鄴洛陽為五都。吳都鄂。今湖廣武昌府。後遷建業。建業晉改名建康。今江寧府是也。晉都洛陽。東晉都建康。宋齊梁陳並都建康。梁元帝及後梁蕭瑒。又別居江陵。北魏都雲中。今山西懷仁縣。後遷洛陽。北齊都鄴。今河南彰德府。西魏後周俱都長安。隋都長安。後遷洛陽。曰東都。唐都長安。梁都汴。今河南開封府。後唐晉漢周俱都汴。宋都汴。南宋遷臨安。今浙江杭州府。元都大都。今順天府。明都建康。後遷都燕。燕即大都也。偶鈔周幽王為犬戎所殺。於是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幽王。

太子宜曰。是謂平王。以奉周祀。王立東遷于洛邑。
○宋蘇軾曰。周之失計。未有如平王之繆也。自平王
至于亡。非有大無道者也。以觀王之神聖。諸侯服享。
然終以不振。則東遷之過也。今夫富民之家。所以遺
其子孫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敗。至于乞假以生。然
終不敢讓田宅。今平王舉文武成康之業。而大棄之。
此一敗而鬻田宅者也。夏商之王。皆五六百年。其先
王之德。無以過周。而後王之敗。亦不減幽厲。然其未
亡也。天下宗之。不如東周之名存而實亡。是何也。則
不鬻田宅之效也。使平王收豐鎬之遺民。而修文武

權衡一書

因地

二

成康之政。以形勢臨諸侯。齊晉雖強。未敢貳也。而秦
何自霸哉。
漢婁敬說。帝都關中。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

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亡。洛陽東有成臯。西有殽澠。背
河向洛。其固亦足恃也。上問張良。良曰。洛陽雖有此
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非用兵之
國也。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
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
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
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敬說是也。

上卽日西。漢中綱目

漢諸葛亮至京口。因觀秣陵山阜。嘆曰。鍾山龍盤。石城
虎踞。此帝王之宅。
補義

朱初因周漢之舊都于汴。開寶九年。太祖幸洛陽。南郊
事畢。欲留都。羣臣咸諫。弗聽。晉王光義言。非但帝曰。
遷河南。未已。終當居長安耳。光義問。故帝曰。吾欲西
遷。據山河之勝。以去冗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也。
光義固請還汴。太祖不得已從之。因嘆曰。不出百年。
天下民大亂矣。
○景祐中。范仲淹論建都之事。
曰。洛陽險固。而汴為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卽有事。

權衡一書

因地

三

必居洛陽。富漸廣儲蓄。繕宮室。
宋史

朱慶曆二年。契丹聚兵幽薊。聲言南下。朝議請城洛陽。
呂夷簡曰。此子囊城郢計也。使契丹得渡河。雖高城
深池。何可恃耶。我聞契丹畏壯侮怯。景德之役。非乘
輿濟河。則未易服也。宜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
謀。帝從之。建大名為北京。卽真宗駐蹕之所。城焉。識
者建之。綱目。植按。范公言有事居洛陽。平居而為
先事之防。豫道也。呂公言濟河都大名。禦敵而為自
強之計。遠識也。義各有當。未可妄議。
宋徽宗熙寧四年。于京畿四面置輔郡。以類。言為南輔。

以襄邑縣建名輔州為東輔鄭州為西輔澶州為北
輔詔四輔屏翰京師兵力不可偏重可各以二萬人
為額○以邱濟曰自古建都者皆於四近之地立為
輔郡所以為京師屏翰也漢以京兆左馮翊右扶風
為三輔唐以華州同州鳳翔為輔宋徽宗時亦于畿
郡立為四輔焉漢唐都長安宋都汴梁皆去邊地遠
遠非若我朝都燕自以都城為北邊捍蔽請如漢唐
宋故事以宣府為北輔俾守國之北門東以永平為
輔以守松亭一帶關隘及遼左要害西以易州為輔
或真定以守紫荆一帶關隘南以臨清為輔坐鎮牌

權衡一書

四地

四

河而總扼河南山東之衝又自此而南屯兵於徐州
以通兩京之咽喉每處屯重兵一二萬過京師有事
則調發焉行義補

朱建炎初李綱嘗言車駕巡幸之所關中為上襄陽次
之建康為下陛下縱未能行上策猶當且適襄鄧示
不忘故都以繫天下之心不然中原非復我有車駕
還闕無期矣帝乃諭兩京以還都之意既而有詔欲
幸東南避敵綱極言其不可且曰自古中興之主起
于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起于東南則不能
復中原而有西北蓋天下精兵健馬皆在西北若委

中原而棄之豈惟金人將乘間以據內地盜賊亦將
蠡起為亂還闕不可得況欲治兵勝敵以歸二聖哉
夫南陽光武之所興有高山峻嶺可以控扼有寬城
平野可以屯兵西鄰關陝可以召將士東達江淮可
以運穀粟南通荆湖巴蜀可以取財貨北距三都可
以遣救援暫議駐蹕乃還汴都策無出于此者今順
流而適東南固甚安便第恐一失中原則東南不能
必其無事雖欲退保一隅不可得也○建炎三年御
史中丞趙鼎上言經營中原當自關中始經營關中
當自蜀始欲幸蜀當自荆襄始吳越介在一隅非進

權衡一書

四地

五

取中原之地荆襄左顧川陝右控湖湘而下瞰京洛
三國所必爭宜以公安為行闕而屯重兵于襄陽通
江浙之粟以資川陝之兵經營大業計無出此綱目
○植按二公所見大同後孝宗時陳同甫上中興策
其說本此

明太祖初下承石時處士陶安入見帝問攻取之策安
曰金陵古帝王之都龍蟠虎踞阻以長江之險若取
而有之據其形勝出兵以臨四方何向不克上是之
明年取金陵乃命劉基卜吉于鍾山之陽在舊城東
白下門外之二里許東北盡鍾山之趾周五十餘里

為新城。盡據山川之勝。及得天下。遂都之。○邱濬曰。江南形勝之地。莫若金陵。自孫吳都此。而後晉宋齊梁陳南唐。凡七代皆居之。然止于偏安。我明太祖初。雖建都于南。及太宗靖難。復定都北平。以成有明一代之盛。則東南雖財貨之區。而當下流委輸之地。形勢或有所不足也。治安

明北京。即舊元燕都也。高皇帝初克元。以為北平布政司。而封燕王于此。及成祖入踐大統。廷臣言北平乃龍興之地。北枕居庸。西峙太行。東連山海。沃野千里。山川形勢。足以控制天下。誠萬世帝王之都也。上遂

權衡一書

治地

六

定都。而以金陵為南京。治安○明謝肇淛五雜俎云。燕山建都。自古未嘗有此議也。豈以其地逼近邊塞耶。自今觀之。居庸障其背。河濟襟其前。山海扼其左。紫荆控其右。雄山高峙。流河如帶。誠天造地設。以待我國王者。且京師建極。如人之元首。然後須枕藉而前。須縣遠。自燕而南。直抵徐淮。沃野千里。齊晉為肩。吳楚為腹。閩廣為足。浙海東環。滇蜀西抱。正所謂扼天下之吭。而拊其背者也。日下

險要

春秋成公九年。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邱。渠邱城惡。衆潰。奔莒。莒人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莒無備。故也。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左傳

襄公二年。冬。仲孫蔑會晉荀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城。遂城虎牢。虎牢。鄭地。巖險。聞于天下。猶虞之下陽。趙之上黨。魏之安邑。燕之榆關。吳之西陵。蜀之漢樂。地有所必據。城有

權衡一書

治地

七

所必守。故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大易之訓也。城郭溝池。以為固。亦君子之所謹也。守天子之土。繼先君之世。不能設險守國。將至于遷。潰滅亡。故城虎牢。而不繫于鄭。程氏以為責鄭之不能守也。其聖人以待衰世之意耶。胡傳

魯辛寬見繆公曰。臣而今而後。知吾先君周公。不若太公望封之知也。昔者太公望封于營邱之渚。海阻山高。險固之地也。是故地日廣。子孫彌隆。吾先君周公封于魯。無山林谿谷之險。諸侯四面以達。是故地日削。子孫彌殺。辛寬出。南宮括入見。公曰。今者寬也。非

周公其辭若是也。南宮括對曰：君獨不聞成王之定成周之說乎？其辭曰：惟余一人營居于成周，惟余一人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故曰：善者得之，不善者失之。古之道也。夫賢者豈欲其子孫之阻山林之險以長為無道哉？小人哉，寬也。春秋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宋尹起莘曰：秦在諸侯為後封之國，終春秋之世，所以莫能肆虎狼之暴者，皆晉之力能制其命也。晉據形勢之要，表裏山河，屏蔽東諸侯之國，秦雖有狡焉思啓封疆之意，固不能舍近而攻遠也。自三家分

權衡一書

因地

八

晉重以魏特謬，遂失河西。秦始得以蠶食山東，卒併天下。向使晉國不分，則以全力制秦，秦豈能越晉而併天下哉？況晉國既分之後，韓、魏、趙各以一國之力，尙能抗秦。若三國為一，必無秦患。則先王遺制，猶有存者。故夫王澤之斬自秦，併天下始。秦併天下自三家分晉，始此固天地之大機也。綱目

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乎河山之固也！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而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

之殷紂之國，左孟門而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伐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敵國也。武侯曰：善。通鑑。植按：棄險者，潰春秋所譏恃險者，仁亦背賢所請。知其一而不知，更有一說，適去謬而得舛矣。此二義兼收之意也。

漢三年，項羽既破彭越，還拔滎陽，遂圍成臯。漢王逃去，欲捐成臯以東，而屯滎洛以拒楚。酈生曰：王者以民為天，而民以食為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聞其下藏粟甚多，楚拔滎陽，不堅守敖倉，乃引而東，此天所

權衡一書

因地

九

以資漢也。願急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杜太行之道，距蜚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王乃復謀取敖倉。綱目。漢永初四年，羌夷反亂，殘破將軍鄧騭，欲棄涼州，并力北邊。乃會公卿集議，騭曰：譬如衣敗壞，一以相補，猶有所完。不然，將兩無所保。公卿皆以為然。郎中虞詡言于大尉張禹曰：若大將軍之策，不可者三。先帝開拓土宇，勞而後定，今憚小費舉而棄之一也。涼州既棄，即以三輔為塞，園林單外，二也。諺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涼州土風壯猛，便習兵事，今羌胡所以不敢

入據三輔。爲心腹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其士民所以摧鋒執銳。無反顧之心者。爲臣屬于漢故也。今割而棄之。民庶安土重遷。必生異念。如卒然起謀。因天下之饑。敝驅氏羌。爲前鋒。席卷而東。則函谷以西。關陵舊京。非復漢有三也。諸君論以補衣。猶有所完。謂恐其道食。凌結而無限極也。禹以爲然。謂因說禹。網羅涼土。雄傑引其收守子弟于朝外。以勸勵答其功勤。內以拘制防其邪計。禹善其言。更集四府。皆從謂議。于是辟西川豪傑爲掾屬。拜牧守長吏子弟爲郎。以安慰之。綱○彭鈺曰。涼州爲秦隴西鄙。控制羌

權衡一書

因地

一

夷涼州。乘則三輔。爲邊矣。三輔失。則安之乎。當時公卿阿謬言。舉以爲然。及謂言其利害。若夢者之知寤也。乃詔謂者。復所從民。繕城郭。置驛。引河爲屯田。涼州復安。天下事固在處置之得宜耳。錄史
梁天監初。柔然侵魏。魏詔車騎大將軍源懷行北邊。指授規畧。以便宜從事。懷以爲用夏制夷。莫如城郭。還至恒代。案視要害之地。欲東西爲九城。及儲糧積仗之宜。犬牙和救之勢。凡五十八條。表上之。曰。今定鼎成周。去北遙遠。代表諸國。頗或外叛。宜準舊鎮。東西相望。令形勢相接。築城置戍。分守要害。勸農積粟。警

急之日。隨便剪討。彼遊騎之寇。終不敢攻城。亦不敢越城南出矣。魏主從之。綱目

唐景龍二年。朔方總管張仁愿。築三受降城。初朔方與突厥以河爲境。時然吸悉衆西擊突騎施。仁愿請乘虛奪取漠南地。于河北築三城。首尾相應。以絕其南寇之路。六旬而成。以拂雲祠爲中城。距東西城各四百餘里。皆據津要。于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候。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度山。收牧減鎮。兵數萬人。仁愿建城不置。壅門守具。或問之。仁愿曰。兵貴進取。寇至當并力出戰。回首望城者。斯之安用。守備生其退悞之

權衡一書

因地

土

心也。綱目○明邱濬曰。按朔方軍。卽今河套地。唐初與突厥以河爲界。則回嘗守河矣。而仁愿所築三受降城。皆在黃河北。史謂中城南直朔方。意今河套之地。西城南直靈武。意今寧夏之地。東城南直榆林。意今在綏雲之間。夫古人之守江也。必守淮。而河亦然。蓋據其要害。使無敢渡河南侵。所謂扼其吭而制之者也。觀于宋棄靈州而元吳卒爲西邊之梗。我明失套而西邊爲之艱食。則仁愿之爲謀得矣。治安
宋吳淑至道中。遷職方員外郎。時諸路所上閏年圖。皆爲儀司掌之。淑上言。周禮職方氏掌天下圖籍。漢祖

入關蕭何收秦籍由是周知險要請以今年所納
圖上職方又州郡地里大牙相人向者得畫一州地
形則何以傳合他郡望令諸道轉運使每年十年各畫
本路圖一上職方所與天下險要不規庸而可知九
州輪廣如指掌而斯在從之宋史

宋真宗咸平四年李繼遷反陷清遠靈武孤危議者皆
以靈武城板難守判承興軍何亮上安邊書曰靈武
地方千里表裡山河拾之則戎狄之利廣且饒一患
也自環慶至靈武凡千里西域諸戎合之為一二患
也與北馬之所生匈奴猖獗無匹馬南來皆取足于

權衡一書

個地

主

西戎夏賊桀點桀西戎不得貢則馬無自來矣三患
也請築薄樂耀德二城以通河西倘道靈武居絕塞
之外不築此二城為唇齒與舍靈武何以異哉帝名
羣臣議棄守未決五年繼遷攻靈州援絕城陷繼遷
遂據有西夏之地治安

宋康定初鄜州判官种世衡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
寬州請因廢壘而興之以當寇衝從之夏人屢來爭
世衡且戰且城然處險無泉議不可守鑿地百五十
尺見石工辭不可穿世衡命得石一畚酌百錢卒得
泉以濟城成賜名清澗世衡開營田募商賈通貨財

城遂富實積

宋南渡時金師既退朝議于邊江過設兵防張浚曰如
此則備多而力分昔楚漢交兵時漢軍微過關楚
不敢越境而西而太原未陷枯罕兵不敢渡河即其
事也豈必環數千里之地盡守之以兵而後為快哉
于是命韓世忠屯楚州圖淮陽劉光祖屯合肥招北
軍張俊楊沂中練舟師建康規盱眙岳飛屯襄陽窺
中原而浚時出視師撫循之治安

宋淳祐元年余玠帥蜀築招賢之館于府左供張一如
帥所居播州冉氏兄弟璉璞有文武材隱居蠻中前

權衡一書

個地

主

後閫帥辟名堅不肯起問玠賢遂詣府上謁玠賓禮
之居數月無所言玠乃為設宴以微言挑之卒默然
明日更闕別館以處之且日使人窺其所為兄弟終
日不言惟對踞以堊畫地為山川城池之形起則漫
去如是又旬日請見玠屏人曰某兄弟辱明公禮遇
思有少裨益非敢同衆人也為今日西蜀之計其在
徙合州城乎玠不覺躍起執其手曰此玠志也但未
得其所耳曰蜀形勝之地莫若釣魚山請徙諸此若
任得其人積粟以守之賢于十萬師遠矣巴蜀不足
守也玠大喜曰玠固疑先生非淺士也審以其謀聞

子朝請不次官之城成蜀賴以安宋史

元太祖時遣札八兒使金人特居唐之塞治鉄鋼關門布鉄蒺藜百餘里守以精銳札八兒既還報太祖遂進師距開百里不能前召札八兒問計對曰從此而北黑樹林中有間道騎行可一人臣向嘗過之若勒兵銜枚以出終夕可至太祖乃令札八兒驅騎前導自募入谷黎明諸軍已在平地疾趨南口金鼓之聲若自天下金人猶睡未知也比驚起已莫能支矣開既破中都大震元史

新知錄云國家大有一統東盡遼左西極流沙南越海

權衡一書

國地

十南

表北極沙漠南京並建以京畿府州直隸六部分天下爲十三布政司統諸府若州若縣都司衛所錯置交制爲府一百四十四爲州三百二十二爲縣一千一百五十有四我朝幅幘廣矣夫洪荒之世無論自禹分天下爲九州北直隸山西屬冀陝西屬雍四川梁山東爲青爲徐爲兗河南爲豫冀交南直隸江西浙江福建廣東雲南皆揚湖廣荆而廣西貴州正朔猶未加也周之時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而其餘聲教猶未及也三代之疆域可考已漢時蘇武使匈奴其牧羝處則陝西鎮番

權衡一書

國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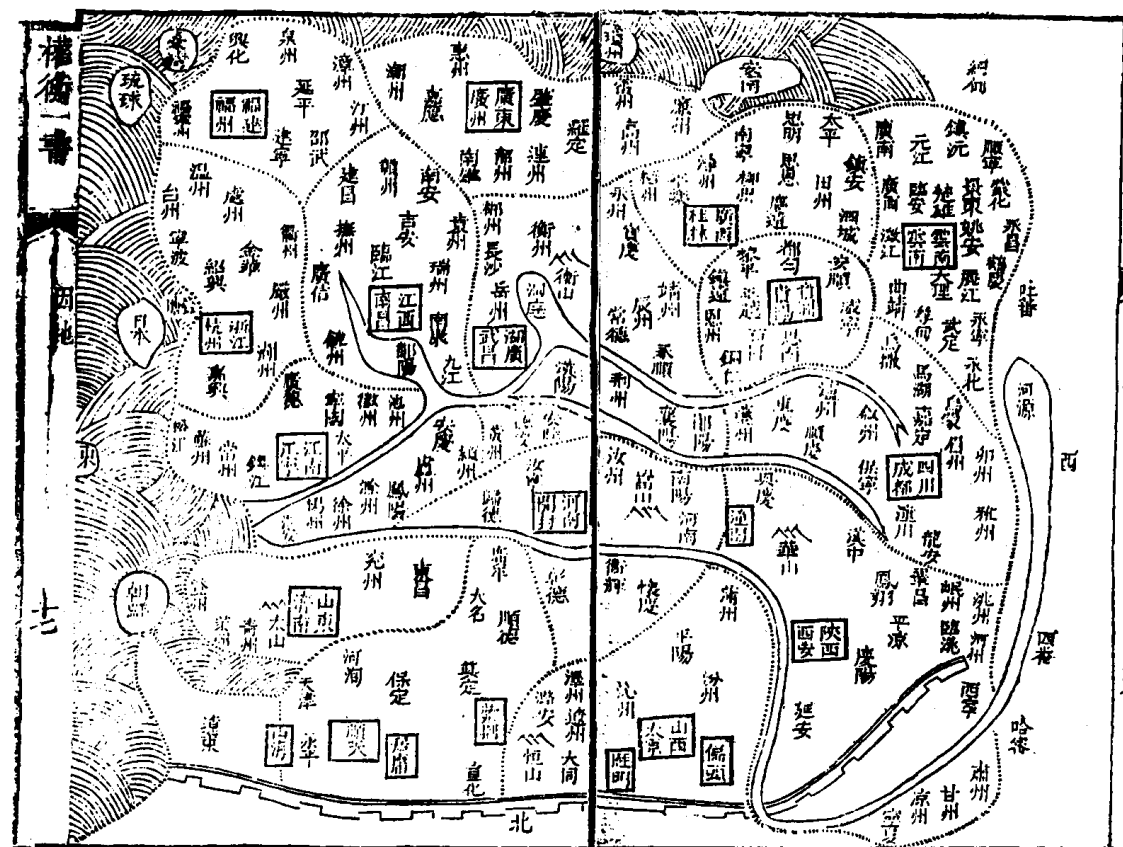
十

衛也山因以蘇武名昭君嫁匈奴其墓處則山西大同府也西地多自草此家獨青買捐之請棄珠崖則廣東瓊州府也入海地方千里漢之疆域可考已唐南詔雄鎮于蒙氏則雲南諸夷也維州浸陷于吐蕃則四川諸夷也遼中葉盡河北而失之宋燕雲淪沒于遼金則北直山西也西夏竊據于興州則陝西寧夏也及南渡胥中原而棄之唐宋之疆域可考已今日之盛豈非亘古獨隆者乎然天下大勢譬人一身京師元首也而朝廷政令出焉則心也四方四體也薊門遼陽上谷雲朔者肩背也河渠咽喉也伊洛湘漢江淮之間腹也齊魯秦晉左右手也關蜀腋也交廣滇粵足也肩背欲厚咽喉欲通腹欲實左右手腋欲強足無跌盤相承而奉元首以聽命于心而心與元首又精神所聚會以運用百體而榮衛注焉然後形氣充悅而外邪不好書○植按天下全勢東極渤海南至南嶺西界西夷諸國而北京則天子自爲守也由京而右則自山西陝西四川至雲南而極山京而左則自山東江南浙江至福建而極閩東滇西則以兩粵爲濱海之國其河南江西湖廣貴州四省皆不鄰邊隅而三省皆山險俗雜且鄱陽洞庭二湖

所。歸。惟。河。南。平。坦。四。達。語。正。而。風。近。古。此。其。所。以。爲。
中。州。也。今。錄。十。五。國。之。圖。如。左。其。各。省。府。分。所。在。有。
不。能。盡。確。者。姑。缺。之。

十五省輿地圖

權衡一書 圖地



興築

春秋隱公七年夏城中邱。春秋凡用民必書其所興作。不時害義。爲罪矣。雖時且義。亦書見勞民爲重事也。人君而不知此義。則知慎重于用民力矣。傳○汪克寬曰。莊二十九年新延廐。三十一年築臺于邱。三十二年城小穀。僖二十年新作南門。文七年城郛。哀五年城毗。六年城郛。皆以春。此城中邱。九年城郛。桓五年城祝邱。莊三十一年築臺於薛。襄七年城費。十五年城成郛。定十三年築蛇淵園。哀三年城啟陽。四年城西郛。皆以夏。莊元年築王姬館。三十一年築臺。

權衡一書

國地

六

千秦文十六年毀泉臺。成十八年築鹿園。皆以秋。是不時也。桓十六年城向。莊二十九年城諸及防。文十二年城諸及鄆。宣八年城平陽。成四年城郛。九年城中城。襄十二年城防。十九年城西郛。城武城。定六年城中城。十四年城其父及霄。十五年城漆。皆以冬。修城得農隙之時。定公墮郛費以弱私家。僖公會齊桓存三亡國。以興滅繼絕。仲孫蔑會晉城成周。以藩王室。皆合於義。而亦書之。幸經行義宣公十有一年。楚令尹蒍艾獵城沂。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董功。命日分財用。平板幹。稱春築。程土物。議遠。

遷暑基址。具儼糧度。有司事三旬而成。不愆于素。

昭公三十有二年。城成周。晉士彌平計丈數。櫛高卑。度厚薄。勿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財用。書帳糧。以令役于諸侯。屬役賦丈書。以授帥。而效諸劉子。韓簡子臨之。以爲成命。二條

荆莊王欲伐陳。使人視之。使者曰。陳不可伐也。莊王曰。何故。對曰。城郭高。溝洫深。蓄積多也。寧國曰。陳可伐也。夫陳小國也。而蓄積多。賦斂重也。則民怨上矣。城郭高。溝洫深。則民力罷矣。與兵伐之。陳可取也。莊王聽之。遂取陳焉。呂氏春秋

權衡一書

國地

元

周章孝寬鎮玉壁汾州之北。生胡抄掠。而地入于齊。無方誅剪。孝寬欲當其要處。築一大城。乃于河西徵役徒十萬。甲士百人。遣開府姚岳監築之。岳以兵少。爲難。孝寬曰。計成此城。十日卽畢。既去。晉州四百餘里。一日剗平。二日爲境。始知設令晉州徵兵。二日方集。謀議之。自積三日。計其軍行。二日不到我之城。隍足得辦矣。乃令築之。齊人果至。南首疑有大軍。乃停留不進。其夜又令諸村所在縱火。齊人謂是軍營。遂收兵自固。版築克就。卒如孝寬言。北史唐貞元十三年。上以方渠合道水波。皆吐蕃要路。欲城。

之使問邠寧節度楊朝晟須幾何兵對曰邠寧足以城之上曰邠城塩州用兵七萬今三城尤逼敵城如此何也對曰今發本鎮兵不旬日至出其不意而城之敵謂吾衆不減七萬不敢輕來不過三旬吾城已畢敵雖至城旁草盡不能久留敵退則運芻糧以實之此萬全之策也若大集諸道兵踰月至虜亦集衆而來必與我爭勝負未可知何暇築城哉上從之朝晟分軍爲三各築一城三日三城成軍還至馬嶺吐蕃始出追之相距數日而去治安

周世宗顯德三年詔展外城先立標幟今冬農隙興板

權衡一書

國地

子

築東作動則罷之更俟次年以漸成之且令自今墾埋皆出所標七里之外其標內俟分畫衙衛倉場營屏之外聽民隨便築室民先侵衙衛爲舍皆直而廣之網○明邱濬曰世宗此舉爲之以漸立之以準使民不疲于用力而豫知所避就凡有營繕皆可準此爲法不但展城一事也補衍義

宋慶曆初范文正公仲淹於慶州城大順以據要害奪賊地而耕之其城大順也一旦引兵出諸將不知所向軍至柔遠始號令告其地處使往築城至於版築之用大小畢具而軍中初不知賊以騎三萬來爭公

戒諸將戰而賊走追勿過河已而賊果走追者不渡而河外果有伏賊失計乃引去於是諸將服公不可及歐陽文集

宋開寶戊辰初修汴京大其城址曲而宛如蚓結焉初趙中令鳩工奏圖取方直四而皆有門坊市經緯其間井井繩列上覽而怒自取筆塗之命以幅紙作大圈紆曲縱斜旁注云依此修築時人咸莫之測多病其不宜于觀美及政和間蔡京擅國亟奏廣其規以便宮室苑囿之奉凡周旋數十里一撤而方之如矩靖康時粘罕幹離不揚鞭城下有德色曰是易攻下

權衡一書

國地

主

令植砲四隅隨方面擊之城既引直一砲所望一壁皆不可立竟以此失守沉幾遠賂至是始驗程史宋莫濛知揚州陞辭高宗以城圯命濛增築濛至州規度城圍分授諸將各刻姓名于甃堞間懸重賞激勵閱數月告成宋史

補錄

明設九邊以限內外。洪武初立重鎮六。曰宣府。曰大同。曰甘肅。曰寧夏。曰遼東。曰大寧。永樂增設薊州。正統間增設榆林。固原。是為九邊。兵書王驥巡邊至甘肅。見烽堠不飭。軍無紀律。歎曰。邊防如此。何以捍禦。翼日大集轅門。斬都指揮一人。徇于衆。因謹斥堠。嚴部伍。軍容肅然。又以甘州官軍冗濫。徒費糧餉。乃選留二萬五千。餘還本衛。更番代上。于是兵得休息。民減輸輸。釋史一。

權衡一書卷三十六

深澤王植輯錄

詰戎目五

軍制

春秋成公元年三月。作邱甲。益兵也。古者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邱。四邱為甸。甸地方八里。旁加一里為成。所取于民者。出長轂一乘。此司馬法一成之賦也。唐太宗問李靖。楚廣與周制如何。靖曰。周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為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然則一邱所出。十有八人。積四邱而共一乘耳。今作邱甲者。即邱出一甲。是一甸之中。共

權衡一書

詰戎

百人為兵矣。則未知其所作者。三甸而增一乘乎。每乘而增一甲乎。賦雖不同。其實皆為益兵。

襄公十有一年。作三軍。三軍魯之舊也。若有侵伐。諸卿更帥以出。事畢則將歸于朝。車復于甸。甲散于邱。卒還于邑。將皆公家之臣。兵皆公家之衆也。文宣以來。政在私門。襄公幼弱。季氏益張。廢公室之三軍。而三家各有其一。是以謂之作。其明年季孫宿救台。遂入鄆。又其後享范獻子。而公臣不能具三綱。民不屬公。可知矣。春秋書其作令。以見兵權不可去公室也。二條

明

漢定天下。踵秦置材官于郡國。而京師有南北軍之屯。南軍以衛宮禁北軍以衛京城。武帝時北軍內增七校尉。而千光祿勳增置期門羽林之屬。為宮掖衛。皆天子禁軍也。其在郡國之兵。各隨其地之宜。平地川車騎山林險阻。川材官。川澤用樓船。于是巴蜀三河。潁川諸郡。國獨有材官。上郡北地隴西諸郡。國有車騎。而廬江潯陽會稽諸郡。國有樓船。以至臨淄之弩手。荆楚之劍客。各推其土之所宜。而肄習焉。有事則以羽檄虎符徵之。凡民自二十三為正卒。五十六而免。謂之更賦。治安纂要

權衡一書

卷一

魏大統十六年。柱國宇文泰。籍民之才力者。為府兵。身租調庸。一切蠲之。以農隙講閱戰陣。馬畜糧備。六家供之。合為百府。每府一郡將主之。分屬二十四軍。有十二大將軍。各統開府二人。開府各領一軍。綱目

唐府兵之制。起自西魏後周。而備于隋。唐興因之。武德初。始置軍府。以驃騎車騎兩將軍府領之。析關中為十二道。皆置府。三年。更以道為軍。軍置將副各一人。以督耕戰。以車騎府統之。六年。以天下既定。遂廢十二軍。改驃騎曰統軍。車騎曰別將。居歲餘。十二軍復而軍置將軍一人。軍有坊。置主一人。以檢察戶口。勸

課農桑。太宗貞觀十年。更號統軍為折衝都尉。別將為果毅都尉。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為上。千人為中。八百人為下。府置折衝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長史兵曹別將各一人。校尉六人。士以三百人為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為隊。隊有正十人。為火。火有長火備六。馱馬。凡火具。烏布幕。鐵馬孟布槽。鉦鑼鑿碓。筐斧鉞鋸。皆一。甲牀二。鏃二。隊具火鑽一。習馬繩一。首羈足絆。皆三人具。弓一矢三十。胡祿橫刀。礪石。大鱗毬帽。毬

權衡一書

卷二

裴行騰皆一麥飯九斗米二斗。皆自備。并其介冑戎具。藏于庫。有所征行。則視其入而出給之。其脊上宿衛者。惟給弓矢橫刀而已。凡民年二十為兵六十而免。其能騎而射者。為越騎。其餘為步兵。其隸于衛也。左右衛皆領六十府。諸衛領五十至四十。其餘以隸東官六率。凡發府兵。皆下符契。州刺史與折衝勘契。乃發。若全府發。則折衝都尉以下皆行。不盡則果毅行。少則別將行。當給馬者。官予其直市之。新唐書

唐武后長安二年。始置武舉。亦以鄉飲酒禮送兵部選。用文獻通考

唐建中四年陸贄奏曰王畿四方之本也太宗列府兵分隸禁衛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承平漸久武備寢微今朔方太原之衆遠在山東神策六軍之兵繼出關外官苑之內備衛不全萬一將帥之中又如朱滔希烈竊發郊畿未審陛下何以備之綱目

德宗與李泌議府兵泌因爲上歷叙府兵之由且言府兵平日皆安田畝每府有折衝領之折衝以農隙教習戰陣國家有事徵發則以符契下其州及府參驗發之至所期處將帥按閱有教習不精者罪其折衝

權衡一書

結成

甚者罪及刺史軍還賜勳加賞便道罷之行者近不踰時遠不經歲高宗以劉仁軌爲流河鎮守使以圖吐蕃於是始有久戍之役武后以來承平日久府兵漸墮爲人所賤百姓耻爲之又牛仙客以積財得宰相邊將效之誘戍卒以繒帛寄府庫晝則苦役夜繫地牢利其死而沒入其財戍卒還者十無一二其殘虐如此然未嘗有外畔內侮殺帥自擅者誠以顧戀田園惡累宗族故也自張說募長征兵謂之曠騎李林甫爲相又奏募人爲兵兵不土著又無宗族不自重惜忘身徇利禍亂自生向使府兵不廢安有此上

陵下替之患哉補義

貞元三年上問李泌以復府兵之策對曰今歲卒戍東西者十七萬人計歲食米二百四萬斛國家比遭饑荒經費不充就使有錢亦無粟可糴未暇復府兵也上口然則亟減戍卒歸之何如對曰陛下誠用臣言可不減戍卒不擾百姓糧食皆足府兵亦成上曰果能如是何爲不用對曰此須急爲之過旬月則不及矣今吐蕃久居原隴之間以牛運糧糧盡牛無所用請發左藏惡繒染爲絲纈因黨項以市之計十八萬匹可致六萬餘頭命諸冶鑄農器糴麥種分賜緣邊

權衡一書

結成

五

軍鎮募戍卒耕荒田而種之約麥熟倍償其種其餘據時價五分增一官爲糴貯來春種禾亦如之沃土久荒所收必厚戍卒獲利耕者浸多糴價必賤名爲增價實比今歲所減多矣且邊地官多闕請募人入粟以補之可足今歲之糧上皆從之因問曰卿言府兵亦集何也對曰舊制戍卒五年而代今旣因田致富必不思歸及其將滿下令有願留者卽以所開田爲永業家人願來者本貫續食遣之不過數番則戍卒皆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臨之是變關中之疲敝爲富強也上喜曰如此天下無復事矣名臣奏議

宋太祖懲唐以來藩鎮之弊分遣禁旅戍守邊城立更戍法以均勞逸自是將不得常其兵而兵無常隸之將皆趙普之謀也蕭史

宋有禁兵有廂兵有鄉兵宋祖初鑒累朝藩鎮跋扈之弊詔殿前侍衛二司各閱其驍勇者及下式樣于諸州盡選其驍銳者送京師充宿衛謂之禁軍其留鎮諸州者以分給使役為廂軍其選于戶籍或應募使之團結訓練為所在防守則曰鄉兵蘇軾定軍制策曰漢有踐更之卒而無管田之兵有事則以虎符調發郡國之兵至于事已而休則渙然各復其故其

權衡一書

韓氏

六

兵雖不知農而不至弊者未嘗聚也唐置十六衛府兵天下之府八百餘所而屯于關中者五百然皆無事則力耕而積穀故兵雖聚于京師而亦不至于弊者未嘗無事而食也今天下之兵不耕而聚于京畿三輔者以數十萬計皆仰給于縣官天下之財近自淮甸遠至于吳蜀莫不盡取以歸于京師晏然無事而三司之用猶苦其不給其弊皆起于不耕之兵聚于內而食四方之貢賦而又有循環往來屯戍于郡縣者大自藩府小至縣鎮皆有京師之兵夫費莫大于養兵養兵莫大于征行今出兵而戍郡縣遠者或

數千里月廩歲支之外又日供其芻糧三歲而一遷往來紛紛無以異于數十萬之兵三歲而一出征也臣愚以為郡縣之土兵可以漸訓而陰奪其權土兵日以多則禁兵自天子扈從之外無所復用內無屯聚仰給之費而外無遷徙供餽之勞費之省者又已過半矣治安

朱韓魏公嘗從容議及養兵慨然曰養兵雖非古然積習已久不可廢之又自有利處不為不便昔者發百姓戍邊無虛歲父子兄弟有生死離別之苦觀杜甫石壕吏一篇其弊乃至此後世既收拾強悍無賴者

權衡一書

韓氏

七

養之以為兵良民雖稅歛稍厚而終身保骨肉相聚之樂此豈小事又其練習戰陣而豪悍可使安得與農民同日道也賢奕

朱康定元年范仲淹為戶部郎中兼知延州先是詔分邊兵總管領萬人韓韓領五千人都監領三千人寇至禦之則官卑者先出仲淹曰將不擇人以官為先後取敗之道也于是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分為六各將三千人分部教之量賊眾寡使更出禦賊宋史朱皇祐中富弼言臣頃因河北水災農民流入京東者至十餘萬臣既憫其濱死又防其為盜遂募其仇健

者以爲廂兵。既而選尤壯者得九指揮。教以武技。已類禁軍。今止用廂軍。俸廩而得禁軍之用。可使效死戰鬪。而無驕橫難制之患。此當世大利也。衛義

宋歐陽修論軍中選將。劄子曰。伏見唐及五代及乎國朝。征伐四方。立功行陣。其間名將多出軍卒。臣謂只于軍中自可求將。凡求將先取近下禁軍。至廂軍中。年少有力者。不拘等級。因其技同者。每百人團爲一隊。而教之。較其技精而最勇者。百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爲隊將。合十隊將而又教之。較其技精而最勇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爲裨將。合十

權術一書

詰戎

八

裨將而又教之。則當擇其有識見知變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爲大將。此一人之技勇。乃萬人之選。而又粗知變通。因擇智謀之佐以輔之。以爲萬人之將。可也。然後別立軍名。而爲階級之制。每萬人爲一軍。以備宿衛。有事則行師出征。無事則坐威天下。此選勇將訓衛兵之一法。歐陽

文集

宋李綱云。古者自伍兩卒旅。積而至于二千五百人爲師。又積而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其將帥正長皆素具故平居恩威足以相服。行陣制節足以相使。若身運臂臂使指。無不可者。所以能禦敵而成功。今宜法古。

五人爲伍。中擇一人爲伍長。五伍爲甲。別選一人爲甲正。四甲爲隊。有隊將正副二人。五隊爲部。有部將正副二人。五部爲軍。有正副統制官。節制統制官有都統。節制都統有大帥。皆平時選定。閑居則閱習。有故則出戰。非特兵將有以相識。而恩威亦有以相服。又置賞功司。凡士卒有功。卽時推賞。後有不實。坐所保將帥。其敗將逃卒必誅。臨陣死敵者寬主帥之罰。使必以實告。而優恤之。又納級計功之法。有可議者。如選鋒精騎陷陣却敵。神臂弓強弩勁弓射賊于數百步外。豈可責以斬首級哉。若此類宜令將帥保明。

權術一書

詰戎

九

全軍推賞。智。植按宋史。載李綱立軍法。五人爲伍。伍長以牌書同伍四人姓名。二十五人爲甲。甲正以牌書伍長五人姓名。百人爲隊。隊將以牌書甲正四人性名。五百人爲部。部將以牌書隊將正副十人性名。二千五百人爲軍。統制官以牌書部將正副十人性名。平日依新法團結。有所呼召。使令按牌以遣。此其閑居閱習有事出戰之大畧也。
宋吳璘選諸將卒以功有薦才者。璘曰。兵官非嘗試難知其才。以小善進之。則僥倖者獲志。而邊人宿將之心怠矣。宋史

明太祖內設錦衣等十二衛以衛宮禁留守等四十
八衛以衛京城上十二衛爲親軍而京城之衛分屬
五軍都督府遇有征行則調發之其在天下之兵隸
于衛所而總于各省之都指揮使司○按明親軍十
二衛以衛宮禁五府四十二衛以衛京城又以錦衣
一衛領校尉力士主禁廷鹵簿儀仗之事諸衛皆世
官錦衣則不時兼刑獄以嚴禁衛焉其諸衛兵凡有
事征討則詔總兵佩將印領之既旋則上所佩印于
朝軍歸于衛將歸于第權自上操不敢有所擅調其
錦衣假權以制親軍親軍之衆勢又足以制錦衣而

權衡一書

詰戎

合親軍錦衣與五府兵又適當蓋取其彼此以相
羈維也其外郡邑之兵各隨地省要以爲多寡而京
師約宿兵三十餘萬畿內約二十餘萬盡諸邊之兵
不過此而括諸省之兵亦不克當此以至山東河南
萬全大寧輪操則不三輔而意有管營別設司馬不
樞密而鈐攬有事而出本兵請符定帥不開府折衝
而勢張則太祖所設爲居重馭輕之制萬世久安長
治之道者其思深其慮遠矣○又按太祖于京師置
衛六十于畿甸設衛五十餘天下設都指揮使司二
十一留守衛二百九十一守禦屯田群牧千戶所二

百十有一千夷服設宣慰安撫長官司十五番夷都
司衛所百十有七其天下衛所皆經以三分城守七
分屯田之法每以五千六百入爲衛衛置前後左右
中五所所一千一百二十人千戶領之一百一十二
人百戶領之每百戶所設總族二名小族十名其在
屯者每名給田二十畝納租六石而餘以自給天下
餉兵之糧大抵皆出于屯太祖嘗自稱我養兵百萬
而不費朝廷粒粟者此也

明正統土木之變兵部尙書于謙言京師軍馬分隸五
軍等營不相統御一有調發乃挑選湊撥以行兵將

權衡一書

詰戎

士

不相知難以應敵今于見操軍精選得勝兵十五萬
分十大團營操之各設都督統焉其管隊把總大小
總兵官各量其才器以克遇團操臣等時出點閱呼
其把隊卽各將本隊卒驗其誠認與否較其武藝使
將知卒之強弱軍熟將之號令遇有警急皆調原統
管軍以行從之團營之法始此二條治
明陳建制兵議曰制兵之法莫善乎兵寓于農莫不善
乎兵養于官成周井田之法尙矣周官小司徒乃會
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
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此先王所因農事而

定軍令者也。居則比閭族黨州鄉之民。行則爲伍兩卒旅軍師之衆。欲其恩足相恤。義足相救。容服相別。聲音相識。兵農無彼此也。馬端臨曰。周官小司徒。伍兩卒旅軍師之法。此教練之數也。司馬井邑邱甸之法。此調發之數也。教練則不厭其多。雖小國勝兵數萬。可指顧而集也。調發則不厭其簡。甸六十四井。家可任者一千二百八十人。而所調止七十五人。是十六次方調發一人也。教練必多。則人皆習于兵。草調發必簡。則人不疲于征戰。此古者用兵制勝之道也。蘇軾曰。三代之兵。不待擇而精。蓋兵出于農。有常數。

而無常人。國有事。要以一家而備一正卒。民各推其家之壯者。以爲兵。使之足輕險阻。而手易器械。聰明足以赴旗鼓之節。強銳足以犯死傷之地。千乘之衆。而人人足以自捍。故殺人少而成功多。費用省而兵卒強。後世兵民既分。兵不得復還爲民。于是始有老弱之卒。徒爲無益之費。而不可使戰。由是言之。寓兵于農。則兵可強。費可省。無將帥專兵之虞。無募兵潰亂之禍。今承平玩愒。軍衛尤甚。欲兵足民安。則有民壯一事。可因今法而稍損益焉。愚嘗備員臨江府。原無衛所。止附郭清江縣。編有機兵八百餘名。設置教

場四時操練。一如軍制。或有寇警。則督捕官卽率以往。無養兵之費。而亦足以過寇安民。但今民壯貼戶。皆是朋合別圖。丁糧顧募。頂役不若隨其里甲編定。如一圖十甲一百戶。卽編民壯一百名。圖甲內人戶有多寡大小者。隨爲增減。小戶丁單糧寡者。二三戶朋編一名。就如里甲之制。十年一次輪班聽役。除有非常大寇警。方盡起用之。次警則酌量起用。以次一二班週而復始。小警則用本班。至十年一界造冊。圖甲內人戶丁糧。或有消長。民壯之數。亦隨增減。如此則雖不必拘拘于井田府兵。而得寓兵于農之意。簡

易經久之法。無過于此。嶺南文獻明王來聘崇禎四年中武會試時帝銳意重武。遣詞臣倪元璐等闕取百人。視文榜例分三甲。傳臚錫宴。欽定一甲三人。來聘居首。卽授副總兵。武榜有狀元自來聘始也。旣拜命。泣涕曰。上重武若此。欲吾儕效命疆場耳。不招驅殺賊。何以報上恩。後遂死。孔有德之難。明李邦華崇禎時爲兵部尚書。時京營弊多端。而占役虛冒尤甚。占役者。其人爲諸將所役。一小營至四五百人。且有賣閒包操諸弊。虛冒者。無其人而諸將及

勳戚庵寺豪強以蒼頭目選鋒壯丁月支厚餉邦華核還占役萬計清虛日千餘人三大營軍十餘萬強半皆老弱故事軍缺聽人告補皆以賄得邦華必親試非年壯力強者不收自是軍鮮冒濫三營選鋒一萬壯丁七千餉厚他軍而疲弱不異邦華下令每把總兵五百月自簡五人年必二十五以下力必二百五十斤以上技必兼弓矢火炮月一解送以補選鋒壯丁之缺壯丁咸踴躍三大營領六副將又分三十六營官以三百六十七人計所用掾史皆積猾邦華按罪十餘人又行歲二考察之令諸奸為戢營馬額

二萬六千至是止萬五千而他官例得借用總督協理及巡視科道又例有坐班馬邦華首減已班馬他官借馬者不許發濫借為希營將三百六十聽用者稱是每一官缺請託紛至邦華悉杜絕行計日省成法每小營各置一簿月上事狀于協理以定殿最舊制三大營外復設三備兵營管三千人餉視正軍而不習技擊無所事事邦華核去四千餘人又汰老弱千疏請歸併三大營不復另設由是戎政大釐明史

陣伍

春秋桓公五年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為魚麗之陣先偏後伍伍承彌縫左傳詳見杜預曰司馬法車戰二十五乘為偏以車居前以伍次之乘偏之隙而彌縫其闕漏也五人為伍此蓋魚麗陣法衍義昭公元年晉仲行穆子敗無終及群狄于太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請皆卒乃毀車以為行五乘為三伍每乘步卒七十二人為五陣以相離兩于前前陣名下伍于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以誘之狄人笑之未陣而薄之大敗之左傳按此舍車用步之

始唐李靖曰魚麗先偏後伍乃車步而無騎謂之左右拒言拒禦而已苟吳伐狄舍車為行則騎多為便惟務奇勝也治安司馬穰苴曰五人為伍十伍為隊一軍凡二百五十隊餘奇為握奇故一軍以三千七百五十人為奇兵隊七十有五以為中壘守地六千尺積尺得四里以中壘四面乘之一面得地三百步壘內有地三頃餘百八十步正門為握奇大將軍居之六纛五麾金鼓府藏輜積皆中壘外餘八千七百五十人隊百七十五分為八陣八陣各有千九十四人六陣各減一人以

為陣之部署舉一軍則千軍可知。宋蒯越曰。司馬法五人為伍。五伍為兩。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二百五十取三焉。而為奇。其餘七以爲正。四奇四正。而八陣生焉。夫以萬二千五百人。而均之八陣之中。宜其有奇而不齊者。是以多爲之曲折。以盡其數。以極其變。鈞聯蟠屈。各有條理。衍義補

後漢諸葛孔明。推演黃帝八陣之製。爲八陣圖。壘石于魚復平沙之上。爲行縱橫各八。凡六十有四陣。唐太宗問八陣之法于李靖。曰。四頭八尾。觸處爲首。數起于五。而終于八。其說何如。靖曰。臣按黃帝始立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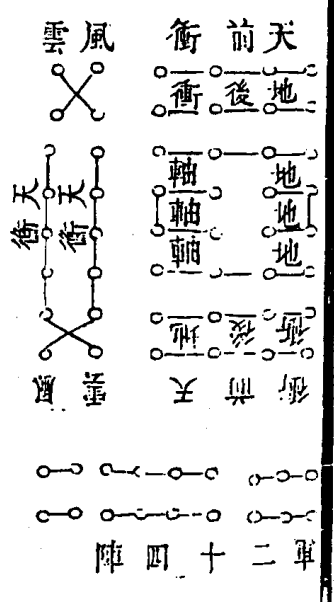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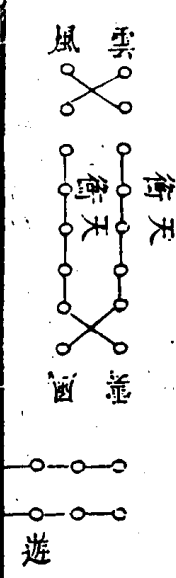
權衡一書

詰戎

十六

井之法。因以制兵。井分四道。八家處之。其形井字。開方九焉。五爲陣法。四爲間地。此所謂數起于五也。虛其中。中央大將居之。環其四面。諸部連繞。此所謂數終于八也。及乎變化制敵。則紛紛紜紜。亂而法不亂。混混沌沌。形圓而勢不散。此所謂散而成八。復而爲一也。

圖如左



右見于魚復之石磧。六十四陣。每行皆八。蓋變黃帝握奇之圖。以爲方列也。四正皆以四陣。疊之爲八。四隅各以四陣。爲風雲風取其迅捷。雲取其掩蔽。蓋設伏掩擊之師也。風雲行則左右之衝應之。凡陣之前

權衡一書

詰戎

十七

後衝無定位。各以當敵之來者。爲前衝。天地二疊。以當其前。風雲二角。爲奇以出敵後。俟前衝入吾伏內。則次衝繼之急。則前衝又繼之。其在後者。則據險爲老營。而各有風雲四隊。以伏其外。防人之掩襲。則我軍之內家固矣。若遊軍二十四隊。則鉞騎選鋒。主將所臨時出奇而用者也。今世不知其妙。妄傳有截割湊插之文。及陣既成列。而用遊軍以躡敵。乃可制勝。則皆不知而爲之詞者也。若所爲虎翼龍勝。鳥翔蛇蟠之類。則各因其地形。而爲陣勢。以從之。安在其絕割抽撥而爲之哉。按八陣風雲天地龍虎鳥

蛇之名無非以愚天下之人使不吾測其實則起于伍而已陣者伍之聚八陣皆自伍法以積之耳嘗潛心其法每陣皆八而兩疊之一為前拒一為後應而當其左右角者即為奇以設伏而抄敵之後其在後陣為老營為制脚而後之左右角即夾之各以前四為伏後四為援則敵之自後而襲我者無有矣而其左右脇陣各八則接應遊微之兵也每以敵之來者為首其他陣之制脚遊微應援皆如之其前鋒既接則我前之左右角各以其四而前伏以其四而接援俟我正隊誘敵而來既入伏裡則砲號一起前鋒反

權衡一書

詰友

尤

奇為正無不勝矣前可以戰後可以守左右可以出奇設伏首尾相應虛實相生論者謂其四頭八尾觸處為首又曰如常山蛇此誠有得于八陣之妙者也要之知所為伍法則知所為陣法知所為陣法之奇正分合變化虛實則八陣六花二伍之法皆在其中矣治安
朱子曰八陣之法每軍皆有用處天衝地軸龍飛虎翼蛇鳥風雲之類各為一陣有專于戰鬪者有專于衝突者又有纏繞之者衍義
唐太宗問于李靖曰卿所制六花陣法出何術乎靖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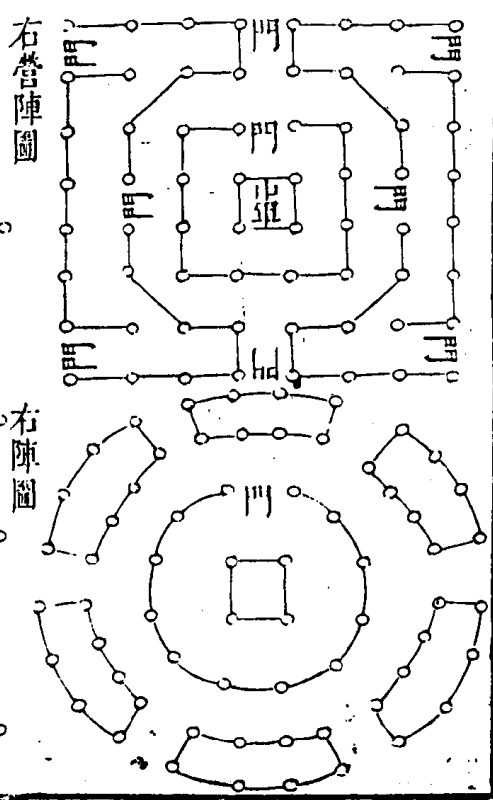
臣所本諸葛亮八陣法也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間落鈎連曲折相對古制如此臣為圖因之外盡之方內環之圖是成六花耳○按衛公六花陣其營落仍以八八六十四為法其出之則以六陣環其外而中之二層十有六點為中軍也其隊數參用古法步與騎車三者相兼步隊百人騎隊二十五人車隊七十五人車曰駐隊步曰戰鋒隊騎曰跳盪隊合中外凡七軍故杜佑通典又稱七軍陣其教閱恒用三萬人安營布陣皆如之治安宋熙寧八年神宗論近臣曰諸葛亮八陣圖李靖變為六花陣使人不能曉

權衡一書

詰友

尤

之大抵八陣即九軍九軍者方陣也六花陣即七軍七軍者圓陣也蓋陣以圓為體方陣者內圓而外方圓陣即內外俱圓矣故以方圓物驗之則方以八包一圓以六包一此九軍六花陣之大體也又曰營陣本出于一法特止曰營行曰陣在奇正言之則營為正陣為奇也又論營陣法謂為將者少知將兵之理八軍六軍皆大將居中大將營則心也諸軍四體也運其心智以身使臂以臂使指攻左則右救攻右則左救前後亦然則軍何由敗宋史
圖如左



唐高宗御武成殿問兵家三陣衆未對員半千進曰臣

權術十書 詰戎

聞古者星宿孤虛天陣也山川向背地陣也偏伍彌縫人陣也臣謂不然夫師以義出沛若時雨得天之時爲天陣足食約費且耕且戰得地之利爲地陣舉三軍士如子弟從父兄得人之和爲人陣捨是則何以戰帝曰善新唐書

唐大曆中馬燧爲河中節度使造戰車冒以狻猊象列戟于後行以載兵止則爲陣或塞險阨以遏奔衝器械無不犀利補衍義

宋太祖每御講武殿親臨教閱其法刻木爲箭鏃裏以穗耐命強者兩兩相射避即捶之取其不避者又以

木槌爲馬櫛施諸韋稍俾馳騎相擊取其尤勝者各分等級以遷隸之自是師旅皆精銳○太宗淳化五年召天武士卒教射于殿庭弓力有至石三斗以引強平射者爲上等艱于引滿者別爲一等其諸淺軟者又爲一等各量其材力而遷隸之至道元年又聞禁旅有挽強至一石五斗連三十發而有餘力又令騎兵步兵各數百東西列陳挽強發弩視其進退發矢如一容止中節上曰此殿庭間數百人耳猶兵威可觀况堂堂之陳數萬成列者乎

宋咸平四年吳淑請復古車戰之法曰匈奴所長者騎

權術十書 詰戎

兵也苟非連車以制之則何以禦其奔突宜取常用車接其衝軋駕以牛車上置鎗以刃外向列士卒于車外賊至射之乃出騎兵擊之此制虜要術也戰之用車一陣之鎧甲也出則藉此爲所居之地入則以此爲所居之宅故人心有所依而不懼二條文

宋郭進帥延安使人教兵久不就乃擇諸技習金鼓屯營者六十四人使人教一隊頃刻而成治安纂要

宋熙寧五年詔以涇原路蔡挺爲教陣隊于崇政殿引見仍頒諸路其法五伍爲隊五隊爲陣陣橫列騎兵二隊亦五伍列之其出皆以鼓爲節東草象人而射

焉中者有賞。馬步皆前三行鎗刀。後二行弓弩附隊。以虎蹲弩床子弩各一射。與擊刺迭出。皆聞金。即退。預籍人馬之強者。隱于隊中。遇可出。則別出。為奇。帝以其點閱周悉。常有出野之備。故令頒行。

熙寧七年。以新定結隊法。付趙鼎。鼎奏曰。置陣之法。以結隊為先。李靖以五十人為一隊。每三人自相得者。結為一小隊。合三小隊為一中隊。合五中隊為一大隊。餘押官隊頭副隊頭。左右偏將。五人。即克五十。並相依附。今聖制。每一大隊合五中隊。五十人為之中隊。合三小隊。九人為之小隊。合三人為之。亦擇心意。

權衡一書

詰戎

圭

相得者。又選壯勇善槍者一人。為所願。令自擇如已。藝心相得者二人。為左右。備自選勇悍者一人。為引戰。又選軍校一人。執刀在後。為擁隊。凡隊內一人用命。二人應援。小隊用命。中隊應援。中隊用命。大隊應援。大隊用命。小隊應援。如逼撓觀望。不即赴救。致有陷失者。本隊委擁軍校。次隊委本轄隊將。審觀不救。所由斬之。其有不可救。或赴救不及。或身自受敵。體被重創。但非可救者。皆不坐。其說雖與古同。而用法尤為精密。至百人為都。五都為營。五營為軍。十軍為廂。自廂都指揮使而下。各有節級。有員品。亦周制之。

比長間胥族師黨正之任也。宋史二條

宋李綱請造戰車。曰。靖康間。獻車製者甚眾。獨總制官張行申者可取其造車法。用兩竿。雙輪。推竿則輪轉。兩竿之間。以橫木筧之。設架以載巨弩。其上施皮籬。以捍矢石。繪神獸之象。弩矢發于口中。而窺其目。以望敵。其下施甲裙。以衛人足。其前施鎗刀兩重。重各四枚。上長而下短。長者以禦人也。短者以禦馬也。其兩旁以鐵為鈎索。止則聯屬。以為營。其出戰之法。則每車用步卒二十五人。四人推竿。以運車。一人登車望敵。以發弩矢。二十人執牌弓弩。長鎗。斬馬刀。列車。

權衡一書

詰戎

圭

之兩旁。重行行五人。凡遇敵。則牌居前。弓弩次之。鎗刀又次之。敵在百步內。則偃牌。弓弩間發。以射之。既逼近。則弓弩退。後鎗刀進。前鎗以刺人。而刀以斬馬。足賊退。則車徒鼓噪。相聯以進。及險乃止。以騎兵出兩翼。追擊以取勝。其布陣之法。則每軍二千五百人。以五分之一。凡五百人為將佐衛兵及輜重之屬。餘二千人為車八十乘。欲布方陣。則面各用車二十乘。車相聯。而步卒彌縫于其間。前者其車向敵。後者其車倒行。左右者其車順行。賊攻左右而掩後。則隨所攻而向之。前後左右。其變可以無窮。而將佐衛兵及。

輜重之屬皆處其中。方圓曲直。隨地之便。行則鱗次。以爲陣止。則鈎聯。以爲營。不必開溝塹築營壘。最爲簡便。而完固。○植按宋史。崇寧二年。熙河轉運使李復先奏曰。今日之用兵。與古不同。古者征戰有禮。多由正塗。故車可行而敵不敢輕犯。今之用兵。盡在極邊。下砦駐軍。各以保險爲利。車不能上。又戰陣之交。一進一退。車不能及。一被追襲。遂非已有。臣屢觀戎馬之間。雖糗糧衣服器械。不能爲用。況于車乎。觀此。足知車戰之利害。

宋紹興中韓世忠獻克敵弓。高宗曰。此弓最爲強勁。雖

權衡一書

詰戎

舌

重甲亦須洞徹。得萬人習熟。何可當也。後楊存中以克敵弓。雖勁而病。蹶張之難。乃增損舊制。爲馬黃弩。制度精密。彼一矢未竟。而此發三矢矣。○治安。植按漢虞詡討羌。使二十強弩。共射一人。無不應弦而倒。宋太宗討李繼遷。令多設強弩。及戰。萬弩齊發。賊無所施其技。十六合而抵其巢。弩之強利如此。克敵馬黃之制。必有知其畧者。軍中不可不備。
宋吳玠每戰。選勁弓強弩。命諸將分番迭射。號注隊。矢連發不絕。繁如雨注。敵不能當。○智業

宋吳玠立疊陣法。每戰以長鎗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強

弓次強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至百步內。則神臂先發。及七十步。強弓弩併發。敵或入及走。則刀斧長鎗格鬪。追奔次陣。亦如之。凡陣以拒馬爲限。鐵鈎連之。有傷。則騎兩翼蔽于前。而更代之。陣成而騎退。諸將皆疑。玠曰。此古來伍令也。得耳。戰遺意。無出于此。士心定。則能持滿敵。雖銳不能當也。紹興十一年。與金將胡盞迺以疊陣番休。士殊死鬪。金以騎突之。其伍不動。神臂所及。貫甲穿胸。敵大敗走。○讀史。本朝廣西巡撫李公紱。防吳璘疊陣遺意。爲山路連環三疊陣。施于深山鳥道之地。蓋山路逼仄。難施

權衡一書

詰戎

三

拒馬。長鎗亦非所宜。故以意變法。每戰以五子礮在前。每礮一尊。以藤牌十名護之。如賊至一里之內。卽放五子礮。如賊從旁出。近在百步之內。則藤牌礮手讓出山路。卽用連環鎗。其法以兩人爲一疊。肩隨馬翅而進。三疊爲一層。前一層二人伏地放鎗。第二疊二人跪膝放鎗。第三疊二人立放。其伏地必用交鎗。交者前有雙歧。可以立地者也。三疊六鎗齊放。放訖時。每疊二人左人左旋。右人右旋。直至隊末。第二層六人進行一步。照前放鎗。放訖退。同三層以後俱同。每五十八人一隊。大旗一桿。健卒二人掌之。礮手五人。護

礮藤牌十人。鳥鎗每層六人。五層共三十人。五層之末。督戰紅旂二人。鼓手一人。每兩隊為一路。更番代進。每代亦以鼓為節。凡山路多者。數路並進。大將居中一路。前用五子礮二尊。護藤牌二十人。以攻動敵。左右旁路。神將領之前。用五子礮一尊。藤牌十人。或分三路。或四五路。如須暫退。即將大旂礮手牌手撤回。每隊之後。以後為前。望本營緩緩而退。其鳥鎗五層三十人。隨于隊後。倘敵有追兵。照前接次放鎗。惟不用進步。即以漸退歸。不致奔北也。穆堂外藁

圖如左

權術一書

詰

手

山路連環三疊陳圖

每五十人為一隊

牌五人	伏跪立	伏跪立	伏跪立	伏跪立	紅旂二人
礮五人	鎗鎗鎗	鎗鎗鎗	鎗鎗鎗	鎗鎗鎗	紅旂二人
牌五人	伏跪立	伏跪立	伏跪立	伏跪立	紅旂二人
六	六	六	六	六	

每二隊為一路

宋魏勝守海州。自創如意戰車。數百兩。砲車數十兩。車上為獸面木牌。大槍數十。垂砲幕軟牌。每車用二人。推轂可蔽五十人。行則載輜重器甲。止則為營。排搭如城壘。人馬不能近。遇敵又可以禦箭簇。列陣則如意車在外。以旂蔽障。弩車當陣門。其上置床子弩。矢大如鑿。一矢能射數人。發三矢可數百步。砲車在陣中。施火石砲。亦二百步。兩陣相近。則陣間發弓弩箭。砲近陣門。則刀斧鎗手突出。交陣則出騎兵兩嚮掩擊。得捷。援陣追襲。少却則入陣間。稍憩士卒不疲。進退俱利。伺便出擊。慮有拒遏。預為解脫計。夜習不使

權術一書

詰

手

人見以其製上于朝。詔諸軍遵其式造焉。宋史

宋孝宗乾道四年。幸茅灘教閱。連三鼓。舉黃旂變方陣。

五鼓。舉白旂。變圓陣。次二鼓。舉赤旂。變銳陣。青旂變直陣。畢。事上大悅。宋史

○植按此足見昔人變陣之法。宋嘉定間。名將張威初在行伍。以勇進充偏裨。每戰輒克。金人憚之。荆鄂多平川廣野。威曰。是騎兵之利也。

鐵騎一衝。吾步技窮矣。乃意創法。名撒星陣。分合不常。聞鼓則聚。聞金則散。騎兵至則聲金。一軍分為數十。藏金人隨而分兵。則又鼓而聚之。倏忽之間。分合數變。金人失措。然後縱擊之。以此輒勝。威御軍紀律。

嚴整。兵行常若銜枚。罕聞其聲。宋史○本朝廣西巡撫李公綏。藤牌撒星陣法。說云。藤牌蓋仿岳武穆麻扎刀遺制而為之者也。麻扎刀第斫馬足。今藤牌入陣亦專斫敵兵馬足。麻扎刀入敵陣勿仰視。非有藤牌護其身。何以入。特傳文未詳耳。南方多山。利步戰。又弓弩為鎗。宜遠不宜近。宜平原不宜山谿。若方員曲折。無往不宜。必用短兵。短兵之技。藤牌為善。余每讀宋史張威撒星陣。以為施之藤牌為宜。後聞有人談國初事云。順治十五年。海寇犯鎮江。官軍出城陣于江口。海寇巨艦抵岸。遙聞掌號聲。寇蟻附而立。集于

權衡一書

詰戎

天

沙洲約數千人。省執藤牌。通為一圓陣。若聚數千牌為一牌。兵隱不見。官軍馳馬往衝。將近百步。輕馬引弓射之。矢不能入。寇屹然不動。官軍鳴金徐退。復鼓而進。如是三衝之。寇陣寂然。徐聞其陣中播鼓甚急。約十數聲。寇一齊吶喊。分為五陣。官軍方愕視。其中陣復播鼓。五陣齊吶喊。分為二十五陣。其中陣復播鼓。各陣吶喊。分為無數陣。睇視之。則皆五人為伍。飛奔而來。官軍射之不中。遽薄我陣。徑斫馬足。馬驚望城回奔。寇隨以入。城遂陷。余謂此即撒星陣也。余倣其意。以為今陣。其法以六百二十五人為一營。一營

權衡一書

詰戎

天

分為五軍。每軍一百二十五人。一軍又分為五隊。每隊二十五人。中軍一隊。守備一員。主之。輔以千總二員。大纛一人。金鼓二人。牌十人。挑刀十人。居中督陣。二十五人常聚不散。餘四隊各用百總一員。牌手二十四人。前左右翼各一軍。後左右翼各一軍。四軍各以把總一員。百總四員。主之。每軍用牌手一百二十五人。一軍亦分五隊。初合陣時。中軍居中。前左右翼二軍環抱于前後。左右翼二軍環抱于後。共為一圓陣。牌皆外向。以禦鎗箭。外一層牌手伏地。二層跪。三層以內皆立。使牌後聚而上。眾牌渾成一牌。名曰渾天陣。如敵兵用騎來衝。衝不至三十步內。俱不得動。俟一再衝後。中軍播鼓。一齊吶喊。變為五陣。名曰五星陣。必俟三衝者。一以挫彼兇鋒。一以蓄我銳氣也。陣定時。中軍再播鼓。再吶喊。每陣散為五陣。共散為二十五陣。名曰小撒星陣。陣定時。又播鼓吶喊。每陣又各散為五陣。俱五人為伍。前左右翼五十陣。向前奔殺。中軍二十陣繼之。後軍五十陣又繼之。如後有敵兵。則後軍回兵向後。左及右有敵。亦向之。名曰大撒星陣。凡敵騎步。用弓箭來衝者。皆以渾天陣徐徐變陣應之。如敵用馬上火鎗火礮。及步下火銃火礮者。

敵至一里之外。卽搥鼓變陣。蓋敵可及一里。且非牌所能當。故須分隊速進。地近則敵無所施。隊散則敵不能中也。凡遇敵先以游兵數十騎當敵。衝至敵陣前百步而旋。歸本陣之後。方衝至時。敵必施放兵器。卽知是用弓箭。是用鎗礮。而因以應之。凡散皆以鼓聚。皆以金鳴。金一遍則大撒星陣。聚爲小撒星陣。鳴金二遍則小撒星陣。聚爲五星陣。鳴金三遍則五星陣。復聚爲渾天圓陣。和堂外集○杭按今演藤牌陣。持牌之兵。皆用虎皮色紋。亦所以驚敵馬而奔之也。併參之。

元世祖時。西域人亦思馬善造礮。從攻襄陽。未下。因相地勢。于東南隅置礮。重一百五十觔。機發聲震天地。所擊無不摧陷。入地七尺。呂文煥遂以城降。後元兵渡江。宋兵擁舟師迎戰。元于北岸陳礮。擊之。舟悉沉沒。明太祖攻郡縣。常用之。號褒陽礮。○按火器之用。史載始于宋之火毬。火箭。及元攻宋。始有礮。則火器前時未有也。明成祖征交趾。得神鎗火器。立神機營。統之。自是傳習其器之大者。有紅夷大砲。虎蹲。大發。槓。仰。明機之類。小者。烏鎗。火箭。火毬。火磚。漫天噴筒之類。其火有毒。火烈。火逆。煙之類。蓋火之用備矣。然

輕便利用者。莫如烏鎗。明戚繼光平倭。以烏鎗手列爲隊伍。後敵來百餘步外。半爲火鎗所擊。其有乘險而來者。則槍牌手出禦之。而火鎗手有所恃。以爲固不致慌忙。是以所至有功。治要明邱濬曰。昔馬隆作偏箱車。地廣則爲鹿角車。路狹則爲木屋。施于車上。所謂鹿角車者。以車爲營。而人居其中。架鎗刀於車上。如鹿角然也。今世有獨輪車。民間用以搬運者。一夫推之。或用一二人以前挽。若因其制而改以爲戰車。一可以戰。二可以前拒。三可以爲營。四可以防衝突。五可以載軍裝。六可以昇病卒。

權衡一書
逢險阻則昇以行。遇急難則棄而去。大率一車用卒五人。一人推而二人挽。二人執兵仗以輔之。凡五人者。之食具衣裝。皆載其中。夜則環以爲營。可免士卒立柵挑塹之擾。補義明劉天和嘉靖十五年。總制三邊軍務。兵車皆雙輪。用二十人。遇險輒困。又行遲。矢無所蔽。以故輒敗。天和倣前總督秦鏐。雙輪車上置砲槍斧戟。廂前樹後貌牌。左右虎盾。連二車。蔽三四十人。一人輓之。推且翼者。各二人。戰則護騎士。其中敵遠施火器。稍近發弓弩。又近乃出短兵。敵敗則騎兵追。以練諸邊將士。

明嘉靖中。戚繼光爲參將。守台金嚴三郡。至浙時。見衛所軍不習戰。而金華義烏兵稱悍。請召募三千人。教以擊刺法。長短兵迭用。由是繼光一軍獨精。又以南方多蔽澤。不利馳逐。乃因地形制陣法。審步伐。便利一切。戰艦火器器械。精求而更置之。戚家軍名聞天下。隆慶初。總理薊州昌平保定三鎮練兵事。議以邊卒木強。律以軍法。將不堪。請募浙人爲一軍。用倡勇敢。許之。浙兵三千至。陣郊外。天大雨。自朝至日中。旻植立不動。邊軍大駭。自是始知軍令。繼光乃議立車營。車一輛。用四人推挽。戰則結方陣。而馬步軍處其中。又製拒馬器。體輕便利。遇寇騎衝突。寇至火器先發。稍近則步軍持拒馬器排列而前。間以長鎗。笏寇奔。則騎軍逐北。又置輜重營隨其後。而以南兵爲選鋒。入衛兵主策應。本鎮兵專戍守。節制精明。器械犀利。薊門軍容遂爲諸邊冠。二條明戚繼光禦倭于閩浙。以南方多山澤。乃結伍爲鴛鴦三才之陣。伍以牌一。笏一。長鎗一。鉅矛之類。二二伍爲隊。隊以方圓牌各一。居前以蔽箭鏃。次二狼筈以救牌。次二長鎗以救牌。笏。次四短兵鉅矛之類。以救鎗。殺賊其形如人字。隊長督之。堵而進。隊失一人而不

得敵一人者。隊皆死。以其隊之聯比如鴛鴦。故謂鴛鴦陣。其地濶則伍人爲陣。牌於中。左笏右鎗夾之以進。二短兵輔其左右。爲三才陣。每遇敵如前法置陣。而三疊之。如吳璘疊戰之法。謂之戰隊。次射隊。砲隊。每賊至百步之內。則砲先發。次三十五步。則弓弩射之。賊稍却。或進近二十步。則戰隊牌手徑入。稍久則次疊繼進。以出其前而更休焉。其設伏出奇及騎兵。則主將臨時自制之。戚繼光論操練之法。曰。今之兵知合不知分。知進不知退。不論衆寡。俱團作一堆。前者遇敵後不能應。須習

委陣法。番休遞上及退。亦須逐堆抽代。若收之無法。則爲敵所乘。古之陣法有方圓曲直銳皆因地而異。用若但于武場操演而不視地之宜。有何益乎。法宜于過山。卽習登踰之法。過水卽習涉行之法。過衢街卽習巷戰之法。過林麓卽習設伏搜伏之法。過田塍卽習分行合部之法。至于營陣營者止之陣也。陣者行之營也。凡平日訓練軍士。號令營陣俱照臨陣一樣。其戰也。卽以平時所習練者用之。則操一日有一日之效。熟一件得一件之益。若場中所演。通是虛套。所習非所用。何爲哉。

威繼光禦敵北方請立車營以十座爲額每座戰車二十八輛車上安大佛狼機二川軍二十名爲奇正二隊以更番節力烏鎗長刀藤牌弓箭畢具一以束部伍一以聯營壁一以禦弓箭代甲冑敵騎衝突不敢逼所謂運有足之策策不秣之馬而所制勝則全在干火器云

三條治安纂要

本朝廣西巡撫李公綏有桂臨陣法因海操舊圖斟酌去取爲陣凡八一日二龍戲珠陣我師衆而兩面圍敵者用之二日五行六花陣我師寡而四面受敵者用之三日六疊進步陣見可而進以逼敵者用之四

權衡一書

詰戎

焉

日六疊回鎗陣知難而退以整衆殿後者用之五日三才陣卽常山蛇舊法後倚山而前對敵者用之六日風雷捲地陣敵旣敗而追奔者用之七日九宮八卦陣卽黃帝握奇之法統屬大兵于平原曠野當大敵者用之此陣爲諸陣之主雙分外八隊直引而前卽爲二龍戲珠合外八隊爲四合中四隊爲一卽爲五行六花排鎗前進卽爲進步連環礮陣居中卽爲夾鎗礮合外八隊爲四合中四隊爲二層卽爲六疊左四隊當左翼右四隊當右翼中四隊橫列于中卽爲三才以馬隊在前餘隊齊進卽爲風雷捲地所

謂一以貫之者也八曰天圓地方陣亦卽九宮八卦之法以二隊當一兩方折如矩虛四正以開門凡安營者用之其法每逢操期用中軍營馬一隊金黃大纛一桿隨本撫軍啟行馬隊二隊弓箭二隊火礮二隊藤牌二隊烏鎗六隊每隊大纛一桿一字長蛇陣魚貫而行至教場演武亭前旂分左右站隊用令字旂二桿以作探馬大黃旗一桿在將臺發令兩隊站齊號礮三聲掌號起營中軍營從中道而下朝上站立餘隊點鼓前進分左右而下一字站立馬兵在前次弓箭次火礮次藤牌次烏鎗又次烏鎗又次烏鎗

權衡一書

詰戎

焉

各排俱面朝演武亭站立鳴金一聲隊齊是爲二龍戲珠陣少時探馬飛至隊伍前報有警招旂一下號礮一聲掌號三聲火礮二隊退入中間而南而立再掌號三聲牌手二隊左隊左轉由左邊火礮原站地方轉入中間左隊火礮之後右隊右轉亦如之鳴金一聲站齊再掌號三聲左隊馬兵迤東南斜擺左隊弓箭手隨之右隊馬兵迤西南斜擺右隊弓箭手隨之鳴金一聲站齊再掌號三聲左二隊烏鎗迤東北斜擺右二隊烏鎗迤西北斜擺末一隊烏鎗往牌後正中橫擺鳴金一聲站齊卽成五行六花陣賊兵四

面齊攻。陣中弓箭鎗礮四面齊發。賊兵敗走。鳴金一聲。弓箭鎗礮齊止。中軍掌號三聲。馬兵左右立牆。火礮一層。藤牌一層。鳥鎗三層。共五層。俱一字擺開。弓箭由兩傍歸至末後一層。卽成六疊進步陣。鳴金一聲。站齊。號礮一聲。招旗一下。中軍營掌號三聲。點鼓進兵。疊陣。頭疊火礮齊出。一字擺開。招旗一下。號礮一聲。火礮齊放。放完。左隊左旋。右隊右旋。轉至弓箭之後。掌號三聲。二排藤牌齊出。鳴金一聲。站齊。招旗一下。號礮一聲。一齊喊殺。鳴金一聲。一齊蹲伏。再鳴金一聲。左右分旋。至火礮之後。再掌號則三排鳥鎗。

權衡一書

詰戎

三

鳴金站齊。招旗號礮進步。鳴金分旋。俱同前。次四排鳥鎗。次五排鳥鎗。次六排弓箭。亦俱同前。此時第一排前近帥旂。再照前法打連環回步鎗。回至將臺。卽爲六疊回鎗陣。掌號三聲。拆營。左邊馬隊。往右旋。至左合隊。鳴金一聲。站齊。右邊馬隊。往左旋。至右合隊。鳴金一聲。站齊。掌號三聲。左邊弓箭。往左旋。至左馬隊前合隊。鳴金一聲。站齊。掌號三聲。右邊弓箭。往左旋。至右馬隊前合隊。鳴金一聲。站齊。掌號三聲。藤牌從中而退。至中軍營隊伍前合隊。鳴金一聲。站齊。掌號三聲。鳥鎗從中而退。左歸左邊。弓箭隊前合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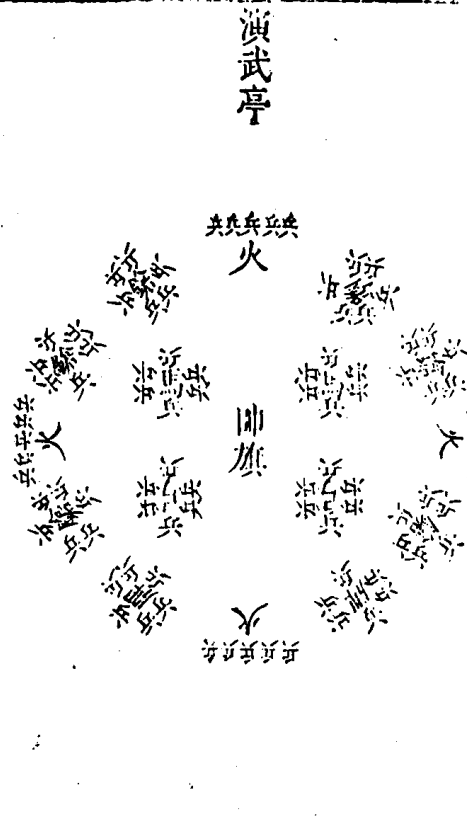
權衡一書

詰戎

七

右歸右邊。弓箭隊前合隊。鳴金一聲。站齊。掌號三聲。二排鳥鎗。從中而退。分左右在弓箭隊伍前合隊。鳴金一聲。站齊。掌號三聲。三排鳥鎗。從中而退。在藤牌隊前合隊。鳴金一聲。站齊。掌號三聲。火礮分左右在鳥鎗隊前合隊。鳴金一聲。站齊。卽成三才陣。號礮一聲。招旗一下。掌號三聲。左右火礮齊出。各一字擺開。鳴金一聲。站齊。招旗一下。號礮一聲。攻左則右應之。左右兩邊火礮齊放。放完。掌號三聲。左右鳥鎗齊出。俱照一字擺開。鳴金一聲。站齊。招旗一下。號礮一聲。鳥鎗齊放。放完。掌號三聲。鳥鎗俱退歸原站處。所。鳴金一聲。站齊。招旗一下。號礮一聲。攻右則左應之。攻中則左右齊應之。皆如前放完。振七風雷捲地陣。掌號搖鼓。馬步弓箭。火礮藤牌。鳥鎗共爲七層。搖旗吶喊。跑馬控弦。鎗礮齊攻。直至演武亭前。鳴金一聲。卽止。各隊伍俱朝上站齊。中軍營掌號點鼓。從中而歸。中營而俱朝外站立。仍分左右兩隊。左隊右旋。至左邊中間站立。而俱朝外。右隊左旋。至右邊中間站立。而俱朝外。伍隊俱照左右挨次。分乾坎艮震巽離坤兌。朝外站立。卽成九宮八卦陣。俟隊伍站齊。着百隊一名。手執令旂。飛馬至演武亭稟閱操。或免或不免。

第七變九宮八卦陣圖



權衡一書

第八變天圓地方陣圖



凡演陣先演領旗蓋營伍定制每隊大纛一桿領兵五十人一纛所領分爲十小旗小旗五人中以一人爲領旗繫小旗於背餘四人之坐作進退悉從之故演陣法先令將弁教千把千把教領旗領旗熟再教全隊則易于指授○演陣先熟行列務令每行相距五尺乃行問容行如連環進步陣鎗手已放鎗者隨身往復旋轉中間不致擁擠也五尺不須弓丈但此行領旗與彼行領旗橫手相接中間所接即五尺之地○陣內鳥鎗最要凡執鎗裝藥夾繩揭蓋舉鎗照把俱演至得心應手甚至心手相忘乃爲熟練不熟

權衡一書

續

望

則臨時倉卒或藥多藥少或繩長繩短或未裝烘藥或未揭引蓋在家居無事時即將空鎗演習演陣時自然放則齊放止則齊止○兵丁須習單刀南方山多若兵行山路之間深林密箐左右逼近弓箭鳥鎗皆無所施故取鳥鎗弓箭手必兼習單刀其法弓箭手使帶插袋而舞鳥鎗手使負鳥鎗而舞必用一手刀者蓋須空左手護插袋護鳥鎗也○礮于軍中最要而惟五子礮靈速應手迭用不窮其法用好鐵百二十斤煉至六十斤造爲母礮再用五十斤煉至十五斤造爲子礮五枚各重三斤母礮背開一闕以子

礮入之。裝藥于子。五子互換。終日不息。舊法礮口之上有實中星一。以定準頭。今於礮腰之上。漆一虛中星。由虛窺實。其直益準。然尤須量遠近。以爲高低。今增梢尺一根。以鐵爲之。長二尺一寸。與礮架平。滿尺放之。可及一里。減尺而低一寸。後低前高。則及一里一分。低二寸。則及一里二分。稍低至三寸而止。每礮用礮手五人。一人爲礮頭。專主扶立。毋礮擇膽氣壯。而目力巧者爲之。須先令料估演試。就平地演之。遙指一木一石。或牆或岸。料估爲若干里。再以步弓量之。是否相合。演至百估百合。而後視法精。其不平之

權衡一書

詰城

聖

地。或近高遠低。或近低遠高。皆令料估習熟。餘四人止。令裝子礮火藥。行則二人抬礮。一抗架。一負火藥。其裝藥之法。亦令演習。每一礮。率用火藥鉛子各二兩。移堂外藥

邊政

春秋昭公二十有二年。叔鞅如京師。王者以天下爲家。則以京師爲室。京師者本也。京師爲室。王畿爲堂。諸夏爲庭。戶四夷爲藩籬。治外者先自內。治遠者先自近。本亂而未治者否矣。明傳

秦始皇三十三年。蒙恬于西北斥逐匈奴。單于不勝。秦北徙。盡收河南地。並河以東。屬之陰山。因河爲塞。築長城。因邊山險。堙谿谷。可繕者。治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明邱濬曰。長城之築。非獨秦皇。昭王時已於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矣。亦非盡秦築也。

權衡一書

詰城

聖

趙自代并陰山下。至高闕爲塞。燕自造陽至襄平。亦皆築長城。而秦之後。若魏若北齊若隋。亦皆築焉。蓋天以山川險隘。限夷狄。有所不足。增而補之。亦不爲過。然內政不修。而區區于外侮之禦。至竭天下之財。以興無窮已之功。是則不知所務矣。衍義補

漢文帝時。鼂錯上備邊疏曰。高后以來。隴西三困于匈奴矣。臣聞用兵之法。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邱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邱陵。曼衍相屬。平原曠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

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陣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荏荈竹箭。草木蒙龍。技葉茂接。此矛鋌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聲相失。此士不習勒之過也。百不當一。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無矢同。中不能入。與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過也。五不當一。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

權衡一書

詰義

四六

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饑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兵弗能克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錯。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箭木箭弗能支也。下馬地關。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以一擊十之術也。然帝

王之道。出于萬全。今降胡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弩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將之。卽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裏。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帝嘉之。治要。龍錯又上言。古之置邊縣。以備敵也。凡民之家。此者宜使五家爲伍。伍爲之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爲連。推而至於十連爲邑。邑有假侯。皆擇其邑之賢才。習地形。知民心者爲之。平居以習民於射。而教其應敵之法。服習既成。勿令遷徙。使其幼則同遊。長則同

權衡一書

詰義

五

事。夜則聲相知。足以相救。晝則目相見。足以相識。以是而勸以厚賞。威以重刑。則前死不還踵。皆爲勝卒矣。○本朝彭鉅曰。按錯所言。本於管子內政之法。實周人伍兩卒旅之制。而在後世保甲之法是也。宋王介甫嘗欲用此。以代京兵。而制敵不知此法。止宜十邊郡。而不可行于腹裏之地。腹裏民習耕種。不知戰鬪。散處鄉落。無故而使之編戶排門。強以操弓荷矢之事。官吏歲時拘聚。而演習之。廢時失業。而其武藝之成者。又無所用之。勢不得不走險而爲盜賊。此無益而有害者也。若乃邊鎮之地。旦夕有胡寇之警。人

有顧家室衛妻子之心。即無朝廷爲之督率。彼方自署長副。立約束。荷戈而從之。誠使並邊之民耕屯塞下者。勿取其租。悉以保伍之法。編之使其自相團練。賊至有能禦敵得殺者。賞如邊卒之令。有願隸軍者。許以二十年得還其籍。別丁有代者。許之。夫人之所以不肯從軍者。以老不得退。死而又刺其子孫。是以朝廷難於得軍。在邊籍者。至孱弱無聊。而又不肯斥之使去。兵愈多。餉愈匱。而我軍曾無一可當敵者。此坐自困之道也。讀史筆記

權衡一書

謹表

吳

郡縣者。悉遣還之。誠心懷撫。信賞分明。由是羌皆順服。乃去烽燧。除候望。邊方晏然無警。

北魏文成帝時。冀州刺史源賀上言。今北狄遊魂南寇。負險疆場之間。猶須防戍。自非大逆。赤手殺人。其坐賊盜及過誤。應入死者。皆可原宥。謫使守邊。則已斷之體。受更生之恩。徭役之家。蒙休息之惠。魏主從之。久之。謂羣臣曰。吾用賀言。一歲所活不少。增兵亦多。卿等人人如賀。朕何憂哉。

唐嗣聖十八年。周以郭元振爲涼州都督。先是涼州南北境。不過四百餘里。突厥吐番。頻歲奄至城下。百姓

苦之。元振始於南境峽口。置和戎城。北境磧中。置白亭軍。控其衝要。拓州境千五百里。自是寇不復至。城下又令甘州刺史李漢通。開置屯田。盡水陸之利。軍糧支數十年。元振善撫御。在州五年。夷夏畏服。令行禁止。牛羊被野。路不拾遺。

唐玄宗時。朔方河東節度使王忠嗣。專以持重安邊爲務。常曰。太平之將。但當撫循訓練士卒。不可疲中國之力。以邀功名。軍中日夜思戰。忠嗣多遣間諜。見可勝。然後興師。故出必有功。既兼兩道節制。自朔方至雲中。邊陲數千里。要害之地。悉置城堡。斥地各數百

權衡一書

謹表

吳

里。每互市。高估馬價。諸胡聞之。爭以馬求市。由是虜馬少。唐兵益壯。

唐永泰元年。李抱真爲澤潞節度副使。以荒亂之餘。土瘠民困。無以贍軍。乃籍民每三丁。選一壯者。免其租徭。給弓矢。使農隙習射。歲暮都試。行其賞罰。比二年。得精兵二萬。

唐德宗初年。馬燧爲河東節度使。河東騎士單弱。燧悉召收馬廐。役得數千人。教之數月。皆爲精騎。造甲必爲長短三等。稱其所衣。以便進趣。又造戰車。行則載甲兵。止則爲營陣。或塞險以遏奔衝。器械無不精利。

居一年得選兵三萬

唐太和四年李德裕爲西川節度使蜀自南詔入寇一方殘弊德裕至鎮作籌邊樓圖蜀地形南入南詔西達吐蕃日召老於軍旅習邊事者訪以山川城邑道路險易廣狹遠近未踰月皆若身嘗涉歷奏乞鄭滑五百人陳許千人以鎮蜀陳士卒并堡郭積糧儲以備邊蜀人粗安

唐景福元年以楊行密爲淮南節度使時孫儒降兵多蔡人行密選其尤勇健者五千人厚其廩賜以皂衣蒙甲號黑雲都每戰使之先登陷陣四鄰畏之又以

權衡一書

詰戎

平

用度不足欲以茶鹽易民布帛掌書記高勗曰兵火之餘十室九空又漁利以困之將復離叛不若悉我所有而鄰道所無者相與貿易以給軍用而還守令課農桑數年之間倉庫自實行密從之田頴聞之曰賢者之言其利遠哉

綱目

宋瓦橋關北與遼爲鄰素無關河之阻太宗時何承矩守澶州始議因陂澤之地瀦水爲塞欲自相度悉其謀泄乃築愛景臺植蓼花日會僚佐汎舟置酒作蓼花吟數篇令座客屬和畫圖刻石傳至京師人謂何宅使愛蓼花不知其經始塘泊也慶曆熙寧中相繼

開濟於是自保州西北沉遠深東盡滄州泥柘海幾八百里悉爲瀟瀟倚爲籬籬

宋雄州北門外居民極多墾城甚窄刺史李允則欲大展北城而以遼人通好嫌於生事門外有東嶽祠允則出白金爲大香爐及他供器道以鼓吹居人爭獻金帛故不設備爲盜所竊乃大出募賞所在張榜捕賊甚急久之不獲遂聲言盜自北至移文北界與版築以護神祠不踰旬而就人亦不怪之今雄州北關城是也既浚濠起月堤歲修葺事召界河戰棹爲競渡縱北人遊觀而不知其習水戰也州北舊多陷馬

權衡一書

詰戎

平

坑城下起樓爲斥候望十里白罷兵後人莫敢登允則曰南北旣講和矣安用此爲命撤樓夷坑爲諸軍蔬圃浚井疏洫列畦隴築短垣縱橫其中植以荆棘而其地益阻隘因治坊巷徙浮屠北原上州民旦夕登望三十里下令安撫司所治境有隙地悉種榆久之榆滿塞下顧謂僚佐曰此步兵之地不利騎戰豈獨資屋材耶

智囊

宋曹瑋在秦州時環慶屬荒田多爲邊人所市致單弱不能自存因沒彼中瑋盡令還其故川後有犯者遷其家內地所募弓箭手使馳射較強弱勝者與田二

頃再更秋穫課市一馬必勝甲然後官籍之則加五十畝至三百人以上則爲一指押要害處爲築堡使自塹其地爲方田環之立馬社一馬死衆皆出錢市馬開邊濠率令漢廣丈五尺山險不可塹者因其峭絕治之使足以限敵後皆以爲法宋史

宋寶元初知涇州經畧安撫使夏竦條上十事一教習強弩以爲奇兵二羈縻屬羌以爲藩籬三詔明廝羅并力破賊四度地勢險易遠近砦柵多少而增減屯兵五詔諸路互相應援六募土人爲兵以代東兵七增置弓手壯丁以備城守八併並邊小砦以完兵力

權衡一書

詰戎

圭

九聽關中民入粟贖罪以贍邊計十損並邊冗兵冗官以紓饋餉朝廷多采川之治安

宋康定元年兼知延州范仲淹以民遠輸勞苦請建鄜城爲軍以河中府同華州中下戶租稅就輸之春夏徙兵就食可省糴十之三他所戒不與詔以爲原定軍仲淹又修承平永平等砦稍招還流亡定堡障通斥埃城十二砦于是羌漢之民相踵歸業續綱目趙元昊反仲淹上攻守之策其守策曰久守之計須用土兵土兵諳山川習戰鬪遠勝東兵宜於便要城寨招置土兵卽遷其家剛集之緣邊無稅之地聽耕之

聚居一堡與城寨相應賊小至使弓箭手與土兵禦之可得若大舉則二旬之前必知其謀二邊軍馬盡可招呼駐于堅城緣邊山阪重複彼之大兵必循大川而行俟得勝我兵沮而不出方敢散掠我若持重不戰則彼重兵行川路中糧草無所給牛羊無所獲不數日人馬困斃彼之重兵更不敢越險不得已而散兵捕掠我於山谷村落伏精銳以待之使彼散無所掠聚不得戰則必自退我乃出兵以乘其斃此守之要也其攻策曰計陝西四路兵幾三十萬非不多也然分守城寨每歲不過二萬餘歲歲設備常如寇

權衡一書

詰戎

圭

至不知賊之果犯何路也賊則不然種落散居忽爾點集動號十餘萬以攻我一處何得不敗我若復用此計使彼勞而我逸則取勝必矣請於鄜延環慶涇原路各選將佐步二萬騎三千以新定陣法訓練精勇觀賊之閒而出擾之假若鄜延一軍先出賊必大集應我我據險守要不與之戰不越旬日彼自困弊則環慶之師又出焉彼來拒禦則又以涇原之師乘間而入彼則奔命之不暇部落携怨三五年間山界可以盡取此春秋時吳用三師破楚之策也此攻之要也治安

宋仁宗時張亢知鄜州上疏請令各路以馬步軍八千以上至萬人擇才位兼高者為總領其下分為三將一為前鋒一為策前鋒一為後陣每將以健勇將佐三兩人分屯要害之地敵小入則一將出大入則大將出又量敵數多少使鄰路出兵應接此所謂常山蛇勢也昨延州之敗蓋由諸將自守不相應援請令邊臣預定其法敵寇某所則某將為先鋒某將出某所為奇兵某出某所為聲援某城若相近出敢死士某所設覆都司巡檢則各扼要害又令鄰路取某路出應仍潛用旂幟為號臣在山外策應未嘗用本指

權衡一書

結

五

揮旂號自以五行支干別為引旂若甲子日本軍相遇則先見者張青旂後見者以緋旂應之此是干相生其干相克及支相生克亦如之若不預為之號必誤軍事

宋史

宋神宗世衡所置青澗城逼近敵境守備單弱芻糧俱乏世衡以官錢貸商旅使致之不問所出入未幾倉廩皆實又教吏民習射雖僧道婦人亦習之以銀為的中的者輒與之既而中者益多其銀重輕如故而的漸厚且小矣或爭徭役輕重亦令射射中者得優處或有過失亦令射射中則免之由是人人皆射富強

甲于延州○植按宋史○沈括知延州悉以別賜錢為酒命廛市良家子馳射角勝有軼羣之能者自起酌酒以勞之邊人勸激執弓傳矢惟恐不得進越歲得徹札超乘者千餘皆補中軍義從威聲雄他府二人之見正同

宋趙鼎知延州以異時蕃兵提空簿漫不可考因議湮其手屬歲饑分蕃兵願刺手者貸常平穀一斛于是人人願刺因訓練以時精銳過于正兵神宗聞而嘉之

宋史

宋乾道五年陳俊卿以兩淮備禦未設民無固志萬一

權衡一書

結

五

寇至倉猝渡兵恐不及事請于揚州和州各屯三萬人預為家計仍籍民家三丁者取其一以為義兵授之弓弩教以戰陣農隙之日給以兩月之食聚而教之沿江諸郡亦用其法諸將渡江則使之城守以備緩急且以陰制州兵頗煩之患其兩淮諸郡守臣但當擇才不當復論文武計資歷捐以財賦許辟官吏畧其小過責其成功要使大兵屯要害必爭之地待虜至而決戰使民兵各守其城相為犄角以壯聲勢帝意亦以為然詔即行之然竟為衆論所持俊卿尋亦去位不能及其成也

續綱目

○植按三丁取一即李

抱真所行於澤潞者也。今近邊郡邑中善弓弩鳥鎗能騎射技藝者所在而有。往往散無統一。不能有為。或迫於饑寒。不能自存。甚者流為非類。反為民害。殊可惜也。如令按里舉報。試其能否。取堪為義勇民兵者。免其徭役。給以廩餼。每邑量置千人。或數百人。選其尤者。假以職銜。使為之長。而教練之。每冬餘官為操閱。定賞罰焉。無事則令之防盜。有事又可以禦敵。亦寓兵于民。防邊弭盜之一道也。

宋葉適。寧宗時兼江淮制置使。措置屯田。遂上堡塢之議。初淮民被兵驚散。日不自保。適遂于墟落數十里

權衡一書

諸議

美

內依山。水險要為堡塢。使復業以守。春夏散耕。秋冬入堡。凡四十七處。又度沿江地。創三大堡。石跋則屏蔽采石。定山則屏蔽靖安。瓜步則屏蔽東陽。下蜀西護溧陽。東連儀真。緩急應援。首尾聯絡。每堡以二千家為率。教之習射。無事則戍以五百人。一將有警。則增募新兵。及抽摘諸州禁軍二千人。并堡塢內居民通為四千五百人。共相守戍。而制司於每歲防秋。別募死士千人。以為劫砦焚糧之用。宋史

宋嘉熙元年。以孟珙為四川宣撫使。珙招集散民為寧武軍。以降人回鶻愛里八都魯為飛鵲軍。蓋蜀政之

弊。為條班諸郡縣。且曰。不擇險要立砦。則難責兵。以衛民。不集流離安耕種。則難責民。以養兵。乃立賞罰。以課殿最。俾諸州奉行之。尋兼夔州路制置屯田。調夫築堰募農。給種秬歸至漢口。為屯二十田。十八萬八千餘頃。又創南陽竹林兩書署。以處襄漢四川流寓之士。以李庭芝權施州建始縣。庭芝訓農治兵。選壯士雜官軍。教之期年。民皆知戰守。善馳逐。無事則植戈而耕。敵至則悉出而戰。珙下其法于所部行之。

宋淳祐二年。以余玠為四川制置使。自蜀地殘破。遺民

權衡一書

諸議

毛

咸不聊生。監司戎帥各專號令。蕩無法度。玠至。大更弊政。遴選守宰。築招賢館于府左。士之至者。玠不厭接見。隨其材而任之。遂于利閬城大獲山。以護蜀口。蓬州城營山。渠州城大良平。嘉定城舊治。瀘州城神臂山。其他因山為壘。基布星列。氣勢聯絡。屯兵聚糧。為必守計。民始有安土之心。二條續

明正統中。王忠肅公翱提督遼東軍務。至廣寧。不踰月。巡邊自山海關直抵開源。高牆垣。深溝塹。五里為堡。十里為屯。烽燧斥堠。珠連壁貫。千里相望。簡閱行伍。老弱者更改之。貧窮者賑給之。鰥寡者婚配之。謂邊

境。不。可。以。法。律。治。詞。訟。無。問。輕。重。量。情。以。布。粟。贖。罪。
在。邊。十。數。年。間。措。置。積。銀。萬。餘。兩。糧。數。萬。石。馬。千。餘。
匹。邊。用。充。足。械。器。鮮。明。軍。士。飽。煖。人。樂。於。戰。稗史
明。民。壯。之。役。始。于。天。順。初。令。邊。民。有。強。壯。願。報。効。者。募
為。土。兵。收。附。近。衛。所。給。與。戰。馬。器。械。秋。冬。操。練。支。與
口。糧。春。夏。務。農。住。支。免。其。本。戶。糧。五。石。差。二。丁。以。供
給。之。後。行。於。陝。西。諸。邊。得。丁。壯。五。千。餘。名。邊。藉。以。雄
焉。治安

明。成。化。八。年。以。余。子。俊。巡。撫。延。綏。邊。自。虜。居。河。套。數。掠
邊。榆。林。堡。守。備。單。弱。子。俊。躬。行。相。視。得。其。要。領。疏。言

權衡一書
請戒
奏

國。初。守。東。勝。為。邊。久。而。廢。弛。虜。得。以。入。居。套。乃。始。置
榆。林。堡。地。無。險。阻。虜。時。入。犯。請。于。榆。林。厚。修。守。備。乃
可。守。于是。東。起。清。水。營。之。紫。城。寨。西。至。寧。夏。之。花。馬
池。延。袤。二。千。餘。里。每。二。三。里。則。為。敵。臺。砦。堡。連。比。不
絕。於。中。空。處。築。短。牆。橫。一。斜。二。如。散。月。狀。以。為。偵。虜
避。箭。之。所。凡。為。堡。十二。崖。砦。八。百。一。十九。墩。九。十五。
置。衛。榆。林。堡。邊。內。曠。地。為。田。立。衛。學。以。教。軍。中。子。弟
榆。林。俗。不。習。藝。圃。乃。招。入。教。種。植。自。是。蔬。果。與。內。地
等。皆。悉。心。經。畫。為。之。榆。林。遂。為。重。鎮。讀史
明。正。德。十。二。年。南。贛。賊。首。有。謝。志。山。藍。天。鳳。池。大。鬚。等。

于是福建江西湖廣廣東之界方千里皆亂巡撫王
守仁至以前者多調狼達土軍糜費踰萬乃使四省
兵備官于各屬弩手打手機快中選驍勇有胆力者
縣千人少或八九百選最者優廩餼署為將領其兵
備原額官軍汰老弱三分之一各縣賢能官統之專
守城隘於是各縣屯戍既足防守而兵備召募者又
可應變出奇盜賊漸知所畏。明紀事本末

明嘉靖間東南倭警漕臺鄭曉奏倭寇類多中國人其
間儘有勇智可用者每苦養身無策遂甘心從賊為
之嚮導乞命各巡撫官于軍民白衣中每歲查舉勇

權衡一書
請戒
奏

力智謀者數十人與以有勇名色月給米一石令其
無事則率人捕盜有事則領兵殺賊有功則官之如
此不惟中國人不為賊用且有將材出于其間其從
賊者諭令歸降如才力可用一體立功敘遷不然數
年後或有如盧循孫恩黃巢王仙芝者益至滋蔓難
撲滅矣。智囊

屯收

春秋昭公三年。楚子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對曰。恃險與馬。是三始也。四嶽三塗。陽城太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與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爲固。左傳○植按此重馬之始也。而曰恃險與馬。不可以爲固。古人之不尚力如此。

漢文帝從鼂錯言。募民徙塞下。錯復言。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甚大

權衡一書

精義

卒

惠也。○明邱濬曰。此後世定屯耕邊塞之始。蓋中國所以不得其安者。以外有邊防之擾。而邊防所以無擾者。以守禦得人。有其人而食不給。與無人同。然邊防之食。道路遠。輸將難。率數十倍而致其一。錯謂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爲當世之急務者。此也。

漢宣帝神爵元年。後將軍趙充國。將兵擊先零羌。充國言。擊虜以殄滅爲期。願罷騎兵屯田計度。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者。可二千頃以上。田事出賊人。二十畝。至四月。草生發。騎就草爲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蓄。省大費。且條上留田便宜十二事。帝問

虜聞兵罷。丁壯相聚。攻擾田者。及道上屯兵。復殺掠人民。將何以止之。充國復奏。北邊自燉煌至遼東。乘塞列障。有吏卒數千人。所數大衆攻之。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勢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使部曲相保。塹壘木譙。校聯不絕。便兵。勞傷。具烽火。幸通勢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二條衍

漢中平以來。民棄農業。諸軍並起。率乏糧穀。機則寇畧。飽則棄餘。尾解流離。無敵自致者。不可勝數。東祗請建置屯田。曹操從之。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于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倉廩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

權衡一書

精義

卒

運糧之勞。綱目

漢建興十二年。丞相亮悉大衆。由斜谷出。與司馬宣王對于渭南。亮每患糧不繼。使已志不伸。是以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汭瀆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蜀志

魏正始四年。司馬懿督軍伐吳。欲廣田蓄穀。爲滅賊資。乃使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艾以爲昔破黃巾。爲屯田積穀于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且田且守。歲完五百萬斛。以爲軍資。六七年間。可得十萬衆。五年之食。以

此乘吳無往不克。從艾計遂北臨淮水。自鍾離西。南橫石以西。盡泚水四百餘里。五里置一營。營六十人。且佃且守。兼修廣淮陽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潁大治諸陂。于潁南北穿渠三百餘里。澆田二萬頃。淮南淮北皆相連。接農官兵田。阡陌相屬。每東南有事。大軍興。衆泛舟而下。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衍義補齊主演皇建元年。置屯田。初。齊境糴費左丞蘇芝建議。修石龍等屯。自是淮南軍防足食。平州刺史嵇晔建議。開督亢陂。置屯田。歲取稻粟四十萬石。北境周贍。又于河南置懷義等屯。以給河南之費。自此稍止轉。

韓衛一書

詩

奎

輪之勞。綱目

宋端拱二年。置折中倉。聽商人輸粟京師。優其直。給江淮鹽。其後西師興。又令商人輸芻粟塞下。增其直。令江淮荆湖給以願末鹽。治安

宋仁宗慶曆中。知諫院余靖言。詩書以來。中國養馬蕃息。故事不獨於戎狄也。秦之先曰非子。居犬邱。好馬。及畜養息之。周孝王使主馬于渭汧之間。馬大蕃息。犬邱今之興平。渭汧今之秦隴州界也。衛文公居河之湄。以建國。而詩人歌之曰。騶牝三千。衛則今之衛州也。左氏云。冀之北。禹之所生。今鎮定并代其地也。

漢之太原樓煩皆出名馬。即今之并嵐石隰界也。唐以沙苑最爲宜。馬即今之同州也。開元中。置七坊。四十八監。半在秦隴。綬銀則知牧馬之政。修之由人不在于地。臣竊見今之同州及太原以東。相衛郡洛皆有馬監。其餘州軍牧地七百餘所。乞于羣牧使副都監判官等內。遣一人往監收舊地。相度水草豐茂。去處放牧。務令蕃息。庶幾數年之後。馬畜蕃盛。衍義補宋陝西河東。顯舊官自搬運。置務拘賣兵部員外郎范祥始爲鈔法。令商人就邊郡入錢。售鈔請鹽。任其私賣得錢。以實塞下。省數十郡搬運之費。○明邱濬

韓衛一書

詩

奎

曰。折中糧草。以贍邊兵。中納金銀。以實官庫。無起倩丁夫之擾。無冒涉水陸之虞。官得用而民不告勞。商得利而民不淡食。誠安邊足用良法也。治安

明洪武十八年。大學士朱訥上守邊策。言。今海內既安。惟沙漠未遵聲教。若窮迫遠。擊恐士馬疲費。糧運艱難。陛下爲子孫萬世計。惟有善我備邊之策耳。備邊在乎足食。足食在乎屯田。今於諸將中。選其智勇者。數人分屯諸邊。每將以東西五百里爲制。首尾相應。以時訓練。遇敵則戰。寇去則耕。此長久安邊之策也。上從其言。今諸將繕諸邊屯田。並令商人得耕種塞。

下入穀中鹽

洪武二十七年冬立陝西四川茶馬法時駙馬都尉歐陽倫使西域冒禁仰賜死其法嚴令行如此○按自唐世回紇人貢始有以馬易茶之例至宋始置茶馬司蓋夷人嗜乳酪多需茶性通利彼不得茶則死背我則不得茶故以是偶廢之且彼得茶不足為我害我得馬足以為我利此計之得者也明祖于天下茶利皆弛以予民無權法而獨於川陝嚴為之禁市馬故也此可為法矣二條續史筆記

明永樂中楊砥為太僕寺卿兼苑馬寺定牧馬法請令

權衡一書

諸戎

畜

民五丁養種馬一匹每十匹立羣頭一人五十馬立羣長一人養馬家歲調租糧之半而薊州以東至山海諸衛土地寬廣水草豐美其屯軍人養種馬一匹租亦免其半帝命軍租盡蠲之餘悉如其議于是馬大蕃息明史

明初鹽法倣宋人開中之令每引納銀八分而支鹽於場永樂中乃令商人輸粟于邊粟二斗五升支鹽一引於是富商大賈白于三邊出財力招遊民墾種荒田自築墩臺立堡伍塞下豐實甘肅寧夏之間粟石直銀二錢邊以大裕時有計利者曰商人每引輸粟

二斗五升是以銀五分得鹽一引請更法輸銀運司

引可四錢是鹽一引可得粟二石致八倍之利弘治時戶部尚書葉淇奏行之于是商賈皆徙家於淮以就鹽千里沃壤化為荆蕪邊儲悉資輓運米一石直銀五兩邊以大困治安

明胡居仁曰屯田之法須如古者井田官買田為之分成區域每區所入可食六七人令軍入移家就佃選賢能為之師修明戰法敦尚仁義有事則戰無事則耕非惟可免饋運可以漸復井田居業錄

明制以蜀茶易番馬資軍中用久而寢弛奸人多挾私

權衡一書

諸戎

奎

茶關出為利番馬不時至楊清乃請重行太僕苑馬之官嚴私通禁盡籠茶利于官以報致諸番番馬大集屯牧政修軍用亦漸足明史

逸計

春秋哀公元年。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惡莫如盡。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爲仇讎。于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之外。吳其爲沼乎。左傳

權衡一書

結成

矣

秦滅五國。卽墨大夫見齊王建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百萬。今三晉大夫不便秦。而在阿鄆之間者。百數。王收而與之。數萬之衆。使收晉故地。卽臨晉之關可入矣。鄆鄆大夫不欲爲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數。王收而與之。數萬之衆。使收楚故地。卽武關可入矣。如此則齊威可立。秦國可亡。豈特保其國家而已哉。王不聽。至王賁自燕南攻齊。齊粹入臨淄。民莫敢格者。建遂降。綱目

漢王二年。遣張耳與韓信擊趙。趙王成安君陳餘聚兵井陘口。號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信耳

乘勝而去國遠。關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視糧。士有饑色。樵蕪後燬。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道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壁勿與戰。彼前不得闚。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使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于麾下。石必爲二子所擒矣。成安君嘗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不聽廣武君策。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

權衡一書

結成

矣

漢高帝十一年。淮南王英布反。上召故楚令尹薛公問之。對曰。使布出于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于中計。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于下計。陛下高枕而卧矣。上曰。何謂上計。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何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口。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于越。身歸長沙。陛下安枕而卧。漢無事矣。上曰。是計將安出。對曰。布故驢山之徒。自致萬乘之主。此皆爲身不顧後。爲百姓萬世慮者也。必出下計。上曰。善。

漢景帝時。七國反。吳王之初發也。吳臣田祿伯爲大將。

軍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他奇道難以就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吳王太子諫曰王以及為名此兵難以藉人藉人亦且反王奈何吳王即不許田祿伯吳少將桓將軍說王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不下直棄去疾西據洛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無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即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吳王問老將老將曰此少年摧鋒之計可耳安知大慮乎于是王不用桓將軍

史記

卷之

卷之

漢建安五年曹操東計劉備田豐說袁紹曰曹劉連兵未可卒解公舉軍而襲其後可一往而定紹辭以子疾豐舉杖擊地曰嗟乎遭難遇之時而以嬰兒病失其會惜哉事去矣操擊備破之備奔冀州操還官渡紹乃議攻許豐曰曹操既破劉備則許下非復空虛且操善用兵眾雖少未可輕也今不如以久持之外結英雄內修農戰然後簡其精銳乘虛進出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三年可坐克也今釋廟勝之策而決成敗于一戰若不

如志悔無及也紹不從綱目
漢建興六年魏夏侯楙為安西將軍鎮長安諸葛亮于南鄭與羣下議司馬懿延日聞夏侯楙少主婿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楙聞延奄至必乘船逃走長安中惟有御史京兆太守耳橫門邸閣與散民之穀足周食也比東方合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亦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以為此縣危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故不用延計魏畧

史記

卷之

卷之

隋大業九年楚公楊玄感起兵黎陽謀計于李密密曰愚有三計惟公所擇今天子出征遠在遼外地去幽州懸隔千里公擁兵出其不意長驅入薊直扼其喉前有高麗退無歸路不過旬月資糧必盡舉麾一召其眾自降不戰而擒此計之上也又關中四塞天府之國雖有衛文昇不足為意今宜帥眾經城勿攻輕費鼓行務早西入天子雖還失其襟帶據險臨之攻當必克萬全之勢此計之中也若隨近逐便先向東都唐禕告之理當固守引兵攻戰必延歲月勝負殊未可知此計之下也玄感曰不然公之下計乃上策

矣。今百官家口並在東都。若不取之。安能動物。且經城不拔。何以示威。密計遂不行。唐書

唐太宗親征高麗。至安市城。高麗延壽惠真帥兵十五萬救之。上曰。今為延壽策有三。引兵直前。連城為壘。據險食粟。掠吾牛馬。攻之不可猝下。欲歸則泥濘為阻。坐困吾軍。上策也。拔城中之衆與之宵遁。中策也。不度智能。來與吾戰。下策也。彼必出下策。成擒在吾目中矣。高麗有對盧。年老習事。謂延壽曰。秦王命世之才。舉海內之衆而來。不可敵也。為吾計者。莫若頓兵不戰。曠日持久。分遣奇兵。斷其運道。糧食既盡。求

權衡一書

詩成

手

戰不得欲歸。無路乃可勝也。延壽不從。范氏曰。對盧之謀。正太宗所謂上策者。使延壽從之。則唐師豈不殆哉。

唐嗣聖初。英公李敬業起兵揚州。魏思溫說敬業曰。明公以匡復為辭。宜帥大衆鼓行而進。直指洛陽。則天下知公志在勤王。四面響應矣。薛仲璋謂金陵有王氣。且大江天險。足以為固。不如先取常潤。為定霸之基。然後北向。以圖中原。進無不利。退有所歸。此良策也。思溫曰。山東豪傑。以武氏專制。憤惋不平。聞公舉事。皆蒸麥為糧。伸鋤為兵。以俟南軍之至。不乘此勢。

以立大功。乃更蓄縮。欲自謀巢穴。遠近聞之。其誰不解體。敬業不從。綱目

宋靖康元年。金幹商不聞京師。朝廷日輸金幣千金。而金人需求不已。李綱言。金人貪婪無厭。兇悖日甚。其勢非用師不可。且敵兵號六萬。而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已二十餘萬。彼以孤軍入重地。猶虎豹自投陷穽中。當以計取之。不必與角。一旦之力。若扼河津。絕餉道。分兵復畿北諸邑。而以重兵臨敵。營堅壁。勿戰。俟其食盡力疲。然後以一檄取晉書復三鎮。縱其北歸。半渡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帝深然之。會姚平仲

權衡一書

詩成

主

將兵夜襲金營。不克而遁。遂罷綱以謝金人。綱目

宋咸淳十年。汪立信為荆湖制置。知江陵府。時襄陽被圍。危急。乃移書賈似道云。為今日之計者。其策有三。夫兩郡何事乎。多兵宜盡出之。江干以實。外禦筭兵。帳見兵可七十餘萬人。老弱柔脆。十分汰二。為選兵五十餘萬人。而沿江之守。則不過七千里。若距百里而屯。屯有守將。十屯為府。府有總督。其尤要害處。輒三倍其兵。無事則泛舟長淮。往來游徼。有事則東西齊奮。戰守並用。刁斗相聞。餽餉不絕。互相應援。以為聯絡之固。還宗室親王忠良有幹用大臣立為統制。

分東西二府以泄之爲率然之勢此上策也久拘聘使無益于我徒使敵得以爲辭請禮而歸之許輸歲幣以緩師期不二三年邊遽稍休藩垣稍固生兵日增可戰可守此中策也二策果不得行則天敗我也若銜壁與櫬之禮請脩以俟似道得書大怒斥之後元兵入建康或惡立信于伯顏以其二策及其死告伯顏嘆息久之曰使果用我安得至此命求其家厚卹之曰忠臣之家也宋史

元憲宗時大舉伐宋攻釣魚山朮速忽里言于帝曰川蜀之地三分我有其二所未附者巴江以下數十州

權衡一書

詰戎

三

而已地削勢弱兵糧皆仰給東南故死守以抗我師蜀地巖險重慶合州又其藩屏皆新築之城依險爲固今頓兵堅城之下未見其利易若城二城之間選銳卒五萬令宿將守之與成都舊兵相出入不時擾之以牽制其援師然後我師乘新集之銳用降人爲鄉導水陸東下破忠涪萬夔諸小郡平其城俘其民俟冬水涸置唐三峽不日可下出荆楚與鄂州渡江諸軍合勢如此則重慶合州孤危無援不降即走矣諸將以其言爲迂卒不用及世祖卽位問之撫掌曰當時若從此策東南其足平乎元史

補錄

宋高宗建炎元年始頒樞密院教閱法專習制禦摧鋒破敵之藝五軍各置旂號前軍緋旂飛鳥爲號後軍皂旂龜爲號左軍青旂蛟爲號右軍白旂虎爲號中軍黃旂神人爲號又別以五色物號制招旂分旂舉招旂則五軍以旂相應合而成陣舉分旂則五軍以旂相應分而成隊左右前却或分藏爲伏或分出爲奇皆舉旂爲號更鳴小金應鼓備瞻望不及者預約伏藏之所緩鳴小金卽止急鳴應鼓卽急兵出陣趨戰急鳴小金卽伏兵出宋史

權衡一書

詰戎

三

明潘起鵬萬歷末年爲象山令禦海寇倉卒應變皆有實用若防寇事宜二十五條曰廣積貯謂常平兼社倉也曰勸借貸謂城外莊穀當貸人免貲盜也曰足水用謂浚井泉也曰謹塘報偵報須得實否則貽誤非淺宜置簿爲賞罰也曰清奸細嚴查浮踪可疑之人也曰全鄉民許鄉民帶糧入城避難也曰剪盜資除近城莊村樹木使不得藉以攻城且不得蔽匿也曰增險要城內最高處宜踞城壑宜濬也曰守四門擇紳衿有才望者每門正一人副二人使得便宜行事也曰守週城城設敵臺每五十步一座每臺以一

隊長統二十人。城每牌二人。或三人。每十隊以一旗
總統之。每三十牌設巡警二人。查怠情違犯者。報明
行法也。曰審四擊。宜知賊人聲東擊西。聲畫擊夜之
意。所守不得擅離。又預傳告急號令。東鍾西鼓。南鑼
北角。聞聲往救也。曰防五乘。慮賊乘我之怠之倦之
忽之疎之無備也。曰禁喧。器夜間更鼓傳警之外。應
安靜以聽賊之聲息也。曰懲煽惑。勿以訛言輕動。有
先走者。則行法也。曰壯軍膽。隨其外攻。備其內守也。
曰應緊。着賊來逼城。動手不可稍遲。亦勿先棄矢石
於無用也。曰立旗幟。一隊懸一旗。隊長司之。書所統

二十人。姓名有急。則隊長執而搖之。使人知來援也。
曰置燈籠。緩則三垛置一燈籠。夜燃長明燈。急則梁
置一燈。絕於城外。離地八尺。我可見賊。不使賊見我
也。曰置廚竈。緩則尚可家食。急則一隊二十人共一
竈。不得越隊也。曰備懸簾。綿被氈毯之類。懸於梁上。
可蔽雨露。且當砲矢也。曰備器械。隨人所便。時所宜
必利。必全。有力者自備。無則官給之。價也。曰備工匠。
各工匠編入丁壯。便用也。曰現需物。油燭石灰。亂石
木板。竹篙鐵器。木桶鐵鈎。雨具之類。一皆當備也。曰
編土兵。有力者爲上。多用之。無力及奴隸僱倩之人。

原無固志。勿以債事也。曰申軍令。選二人爲總領。二
十人爲巡視軍標。餘俱爲旗總。隊長隊長。統土兵二
十人。十隊長以旗總統之。旗總統於軍標。以職守定
上下。不率者以軍法行事也。新會縣志○植按此亦一時
之隊伍也。而應變之軍制亦在其中。

制勝上五

謀畧

春秋文公十六年楚大饑庸人率羣蠻叛楚麇人帥百
濮聚于選將伐楚于是申息之北門不啟楚人謀徙
于阪高為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
庸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
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侵庸
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囚子楊恣三宿而逸曰庸師衆
羣蠻聚焉不如復大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曰

權衡一書

制勝

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
蚡冒所以服陞陽也又與之遇七遇皆北庸人曰楚
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駟會師于臨品分為
兩隊以伐庸羣蠻從楚子盟遂滅庸左傳
襄公九年晉楚爭鄭晉悼公帥諸侯伐鄭鄭人恐乃行
成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
不然無成智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吾三分
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着
愈于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乃許鄭成後三駕而楚
不能與爭左傳○植按宋胡安國曰善為國者不師善

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智武子明于善陣之法以佐
晉悼公屢與諸侯伐鄭楚懷救之而不與之戰楚師
遂屈得善勝之道矣予謂後此若伍員之多方以誤
楚高賴之聲言掩襲賀若弼之時豫以誤陳俱見王
朴之輕兵以擾唐見經師智堂之畧者也

襄公十有八年晉侯伐齊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
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旃而疏陣之使乘
車者左實右偽以旃先與曳柴而從之齊侯畏其衆
也乃脫歸左傳○明甘雨曰此皆詐為兵多以恐齊故
齊侯不戰而畏兵法所謂疑兵也使敵人伺候其情

權衡一書

制勝

二

因而薄之則兵勢既分反以致敗許苑
昭公二十一年華氏叛宋宋公討之華登以吳師救華
氏敗于鴻口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公欲出厨人濮
日吾小人可藉死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乃徇日揚
徽者公徒也衆從之華氏北復仰之厨人濮以裳褰
首而荷以走日得華登矣遂敗華氏于新里左傳○植
按新唐書李密與王世充戰世充陰索貌類密者使
縛而匿之戰方酣使牽類密者過陣諜日獲密矣士
皆呼萬歲密軍亂遂潰世充用厨人濮之智也何無
忌之于何濬之王文成之于宸濠俱見後又因而神明

以用之。

定公四年吳敗楚師于柏舉。追及清發。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鬪。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闕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大敗楚人。五戰及郢。左傳。

定公十有四年五月。吳伐越。越子句踐禦之。陳于檣李。句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劍于頸。而辭曰。二君有治臣。奸旂鼓。不敢于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勁也。師屬之曰。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闔廬傷將指。卒于陘。左傳。植按國語。

權衡一書

制勝

三

越伐吳。吳子軍于江北。越子軍于江南。越子乃中分其師為左右軍。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為中軍。明日將舟戰于江。及昏。乃令左軍銜枚。泝江五里。以須亦令右軍銜枚。踰江五里。以須夜中。乃令左軍右軍涉江。鳴鼓中水。以須吳師聞之大駭。曰。越人分為二師。將以夾攻我。乃不待旦。亦中分其師。將以禦越。越王乃令其中軍銜枚潛涉。不鼓不譟。以襲攻之。吳師大北。越人左軍右軍乃遂涉從之。又大敗之。然則越人固善于用智者哉。

齊景公時。晏嬰薦田穰苴。以為將軍。穰苴曰。臣素卑賤。

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以監軍。公使莊賈往。苴與

莊賈約曰。且日中會于軍門。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日中而賈不至。苴仆表決漏。入行軍勒兵。申明約束。約束既定。夕時賈始至。苴曰。何後期為。賈曰。親戚送之。故留。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今敵國深使士卒暴露于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昧百姓之命。皆懸于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莊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未及。遂斬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振慄。久之。公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今使者馳。云何。對曰。當斬。使者大懼。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之。乃斬其僕車之左駟馬之左驂。以徇。三軍遣使者還報。然後行。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撫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饗士卒。而自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出赴戰。晉師聞之。罷去。遂取封內所亡故境。引兵歸。

權衡一書

制勝

四

齊孫子武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于是出宮中美女得百八十八人。孫子分為二

景公尊為大司馬。

齊孫子武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可試以婦人

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為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鉄鉞即三令五申之于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加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願勿斬也孫子曰臣已既受命為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

以刑用其次為隊長于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于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為將

史記

周顯王時孫臏同齊使之齊客田忌所忌數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乃謂忌曰君第重射臣能令君勝忌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及臨質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驕與彼上驕取君上驕與彼中驕取君中驕與彼下驕既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

史記

宋高宗嘗問勝敵之術于吳璘璘曰弱者出戰強者

繼之高宗曰此孫臏三戰之法一敗而二勝也宋史齊田忌進孫臏於威王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于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敵于魏也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于桂陵大破梁軍後十五年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

上將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三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于此樹之下于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涓乃自刎曰遂成監子之名

史記

周赧王時燕樂毅伐破齊潛王出奔燕引兵圍即墨

墨人推川單爲將。頃之燕昭王卒。惠王立。與樂毅有隙。田單乃縱反間于燕。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以伐齊爲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卽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惟恐他將之來。卽墨殘矣。燕王以爲然。使騎劫代樂毅。乃宣言曰。吾惟懼燕軍之剽所得齊卒。置之前行。與我戰。卽墨敗矣。燕人間之。如其言。城中人見之。皆怒。堅守。惟恐見得。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塚墓。僂先人。可爲寒心。燕軍盡掘塚墓。燒死人。卽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怒自十倍。單知士卒之可用。乃身

權衡一書

制勝

七

操版插與士卒分功。妻妾編于行征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于燕。單又收民金。得千鎰。令卽墨富。遂燕將曰。卽墨卽降。願毋虜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由此益懈。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爲絳綵衣。畫以五采。龍文。束兵刃于其角。而灌脂束葦于其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燕怒而奔。燕軍夜大驚。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卽收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爲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遂夷殺其將騎劫。

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畔燕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爲齊。史○植按田單之意。不過欲彼急我急。乘而擊之耳。然步步用詐。誦亦甚矣。甚而至于掘塚。僂先。吾不知其何忍而出此也。夫以術教人爲虐。與身爲之同。縱使士氣靡喪。難以振作。然鼓以忠義。激以賞罰。率以躬先。皆其道也。何爲而不仁至此。單之制勝。惟火牛一事。差見謀畧。餘固不足道矣。

漢二年。魏王豹反。漢與楚約和。漢以韓信爲左丞相。擊魏。魏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爲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既渡。軍襲安邑。魏王豹驚。

權衡一書

制勝

八

引兵迎信。信遂虜豹。定魏爲河東郡。漢王遣張耳與信俱引兵東北擊趙代。破代兵。欲東下井陘。擊趙趙成安君陳餘聚兵井陘口。號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從間路絕其輜重。深溝高壘。堅壁勿與戰。不聽。信乃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草山而望趙軍。誠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其裨將傳檄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祥應曰。諾。信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趙軍望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之旗鼓。鼓行出井陘口。

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于是信張耳持旗鼓走水上軍。復疾戰。趙果空壁爭漢旗鼓。還信耳。信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收。信所出騎兵二千騎共侯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勝。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大驚。以為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遁走。于是漢兵夾擊。斬成安君泜水上。禽趙王歇。諸將効首虜休畢賀。因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陣。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

機衡一書

制勝

九

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為戰。今平之生地。皆走。寧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善。非臣所及也。漢王乃立張耳為趙王。拜韓信為相國。擊齊。西楚亦使龍且將。號稱二十萬救齊。與信夾濰水陣。韓信乃夜令人為萬餘囊。滿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史記。漢建武三年。馮異與赤眉賊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

赤眉同伏于道側。旦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少出兵以救之。賊見勢弱。遂悉眾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眾遂驚潰。追擊大破之。後漢。漢永平十六年。竇固使假司馬班超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到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踈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此必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睹未萌。況已著耶。乃召侍卒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卒惶恐曰。到已三日。去此三十里。超乃閉侍卒。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西域。今虜使到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如今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為豺狼食矣。為之奈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虜使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眾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于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眾曰。善。初夜。遂將吏士往奔使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使舍後。日見火然。皆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弓弩夾。

機衡一書

制勝

二十

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西域。今虜使到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如今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為豺狼食矣。為之奈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虜使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眾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于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眾曰。善。初夜。遂將吏士往奔使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使舍後。日見火然。皆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弓弩夾。

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譟。使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衆百許人悉燒死。明日乃還。告郭恂。恂大驚。既而色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椽雖不行。班超何心。覆擅之乎。恂乃悅。超於是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曉告撫慰。遂納于爲質。還白竇固。固大喜。具上超功。效以超爲軍司馬。令遂前功。因復使超使于竇。欲益其兵。超願將本所從三十餘人。曰。竇國大而遠。如有不虞。多益爲累耳。是時于寘王廣德。雄張南道。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超既至于寘。廣德禮意甚疎。且其俗

權術一書

制勝

士

信。至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騶馬。急求取以祠我廣德。乃遣使就超。請馬。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卽斬其首。以送廣德。因責讓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卽攻殺匈奴使者。而降超。重賜其王以下。因鎮撫焉。于是諸國皆遣子入侍。綱目

漢安帝元初二年。羌寇武都。鄧太后以虞詡有將帥之畧。遷武都太守。羌衆數千。遮詡于陳倉嶠谷。詡卽停車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旁縣。詡因其兵。散曰。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

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虞。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詡曰。虜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爲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強。勢有不同。故也。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詡乃令軍中使強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爲矢力弱。不能至。并力急攻。詡於是使二十強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震退。詡因出城奮擊。多所傷殺。明日悉陳其兵衆。令從東郭門。山北郭門。入貿易衣服。回

權術一書

制勝

士

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詡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於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虜果大奔。因掩擊大破之。斬獲甚衆。由是敗散。詡乃占相地勢。築營壁二百八十所。招還流亡。假賑貧人。開通水運。始到郡。戶裁盈萬。二三年間。遂增至四萬餘戶。鹽米豐賤。十倍于前。後漢書。植按。明史葉傳友。德攻蜀斗山寨。令軍中人持十炬。然于山上。蜀兵驚遁。增竈遺智也。漢靈帝時。蒼梧桂陽賊攻郡縣。零陵太守楊璇乃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于車中。繫布索于馬尾。又爲兵車。專轂弓弩及賊。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

得視因以火燒布布然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軍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羣盜波駭破散梟其渠帥羣境以清綱目

中平初任尚代班雄屯三輔臨行虞翻說尚曰今計逐寇賊三州屯兵二十萬棄農桑疲征役而未有功兵法弱不攻強徒不逐飛自然勢也今虜皆騎馬日行數百里來如風雨去如絕弦以步追之勢不相及今莫如市馬尚即上言用其計以輕騎鈔擊斬首四百級獲牛馬甚衆文獻通考

漢初平三年袁紹擊公孫瓚于界橋瓚兵三萬甚銳紹綱目

令趙義領精兵八百先登強弩千張夾承之瓚輕其兵少縱騎衝之義兵伏柝下不動未至數十步一時同發譟呼動地大敗瓚軍斬其將嚴綱綱目○植按周訪之聞鼓乃進張弘範之鳴金撤障俱見皆本之此而各有其妙

建安十三年曹操東下孫權遣周瑜魯肅等與劉備迎擊于赤壁時操軍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鬪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一建旌旗預備走舸繫于幕尾先以

書遺操詐云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着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大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頭之烟燄漲天人馬燒弱死者甚衆瑜等率輕銳繼其後雷鼓大進北軍大壞操引軍走過泥潭道不通悉使羸兵負草填之多蹈藉而死天又大風劉備周瑜水陸並進追至南郡操軍死者大半綱目

建安二十四年曹公爭漢中地運米北山下黃忠引兵欲取之過期不還趙雲將數十騎出圍迎視值曹公

樓衛一書

制勝

古

揚兵大出雲遂前突其陣且鬪且却公軍敗已復合追至圍張翼欲閉門拒守而雲入營更大開門偃旂息鼓公軍疑雲有伏兵引去雲雷鼓震天惟以戎弩射公軍公軍驚駭自相蹂踐墮漢水中死者甚衆先主明旦自來至雲營圍視昨戰處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趙雲別傳

吳呂蒙領漢昌太守與關羽分土接境及代魯肅初至陸口外倍修恩厚與羽結好後羽討樊蒙上疏曰羽討樊而多留脩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衆還建業以治病爲名羽聞之必撤脩兵盡赴

襄陽大軍浮江晝夜馳上。襲其空虛。則南郡可下。而羽可擒也。遂稱病篤。權乃露檄召蒙還。陰與圖計。羽果信之。稍撤兵。以赴樊。權聞之。遂行先遣蒙在前。蒙至尋陽。盡伏其精兵。曉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是故羽不聞知。遂到南郡。傅士仁、糜芳皆降。蒙入據城。盡得羽及將士家屬。皆撫慰之。且稱使親近有恤者。老問所不足。給醫藥。饑寒者賜衣糧。羽還在道。數使人與蒙相聞。蒙輒厚遇之。使周游城中。家家致問。或手書示信。羽人還。私相叅訊。咸知家門無恙。見待過于平時。

權衡一書

制勝

五

故羽吏士皆無異心。會權尋至。羽乃走麥城。父子俱被獲。

吳諸葛恪。吳主權欲試以事。令守節度。節度掌軍糧穀。文書繁猥。非其好也。恪以丹陽山險。民多果勁。雖前發兵。徒得外縣平民而已。其餘險遠。莫能擒盡。屢自求乞。為官出之三年。可得甲士四萬。眾議皆以為難。恪盛陳其必捷。權乃拜恪丹陽太守。恪到府。遺書四部屬城長吏。令各保其疆界。明立部伍。其從化平民。悉令屯居。乃分約諸將。羅兵兩阻。但繕繕籬。不與交鋒。候其穀稼將熟。輒縱兵交刈。使無遺種。舊穀既盡。

新田不收。平民屯居。畧無所入。于是山民饑窮。漸出降。首恪乃復救下曰。山民去惡從化。皆當慰恤。徒出外縣。不得嫌疑。有所執拘。曰陽長胡伉。得降民周遺。遺舊惡民。因迫暫出。內圖叛逆。伉縛送于恪。恪以伉違教。遂斬之。以徇。民聞。伉坐執人被戮。知官唯欲出之而已。于是老幼相携而出。歲期人數。皆如本規。吳志。晉咸寧中。涼州刺史楊欣為虜所沒。帝每有西顧之憂。臨朝嘆曰。誰能為我討此虜。通涼州者乎。朝臣莫對。馬隆進曰。陛下若能任臣。臣能平之。帝曰。必能滅賊。何為不任。願卿方畧。何如耳。隆曰。臣請募勇士三千。

權衡一書

制勝

六

人無問所從來。率之鼓行而西。稟陛下威德。曉虜何足滅哉。帝許之。乃以為武威太守。隆募限能力。引弩三十六鈞。弓四鈞。立標簡試。自旦至中。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因請自至武庫。選仗并給三年軍資。隆于是西渡溫水。虜樹機能等以眾萬計。或乘險以遏隆前。或設伏以截隆後。隆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鹿角車。營路狹則為木屋。施于車上。且戰且前。弓矢所及。應弦而倒。奇謀間發。出敵不意。轉戰千里。與樹機能大戰。斬之。涼州遂平。太康初。南虜成奚每為邊患。隆帥軍討之。虜據險拒守。隆令軍士皆負農器。

將若田者虜以隆無征討意御衆稍怠隆因其無備進兵擊破之畢隆之政不敢爲寇

晉周訪征杜弼及募訪與賊隔水賊衆數倍自知力不能敵乃密遣人如樵採者而出于是結陣鳴鼓而來大呼曰左軍至士卒皆稱萬歲至夜令軍中多布火而食賊謂官軍益至未曉而退訪謂諸將曰賊必引退然終知我無救軍當還掩襲宜促渡水北既渡斷橋訖而賊果至隔水不得進于是遂歸湘州賊帥杜曾爲寇元帝命訪擊之訪有衆八千進至沌陽使將軍李恒督左甄許朝督右甄訪自領中軍高張旂幟

權衡一書

制勝

七

曾畏訪先攻左右甄會勇冠三軍訪甚惡之自于陣後射雉以安衆心令其衆曰一甄敗鳴三鼓兩甄敗鳴六鼓自旦至申兩甄皆敗訪聞鼓音選精銳八百人自行酒飲之勅不得妄動聞鼓音乃進賊未至三十步訪親鳴鼓將士皆騰躍奔赴會遂大潰訪夜追之鼓行而進遂定漢沔二條晉書晉安帝時桓玄既敗西走江陵遣何澹之等固守湓口何無忌等義軍既至賊列艦距之澹之空設羽儀旂幟在舫而別在他船無忌曰澹之不在此舫固不須言也既不在此則戰士必弱我以勁兵攻之必可禽

也禽之之日彼以爲失其軍主我徒成謂已得賊師我勇而彼懼懼而薄之破之必矣遂往攻之即禽此舫因鼓噪倡曰已斬何澹之矣賊徒及義軍並以爲然因縱兵賊衆奔敗宋書

義熙八年太尉劉裕襲荊州都督劉毅王鎮惡請給百舫爲前驅晝夜兼行揚聲言毅弟兖州刺史劉蕃至至豫章去江陵城二十里捨船步上舫留一二人對舫岸上立六七旂旂下置鼓語所留人計我將至城便鼓嚴令若後有大軍狀又分遣人燒江津船艦鎮惡徑前襲城未至五六里毅乃覺之城中兵散毅走

權衡一書

制勝

七

出猛死十三年劉裕遣鎮惡伐秦鎮惡沂渭而上乘蒙衝小艦行船者皆在艦內秦人但見艦進驚以爲神至渭橋鎮惡令軍士食畢皆持仗登岸後者斬既登即密使人解放舟艦渭水迅急條忽不見乃論士卒白此爲長安北門去家萬里舟楫衣糧皆已隨流人進戰而勝則功名俱顯不勝則該肯不返無他岐矣乃身先士卒衆騰踴爭進大破秦兵遂入長安秦主泓出降綱目

宋檀道濟救滑臺至歷城以資運竭乃還時人降魏者具說糧食已罄于是士卒憂懼莫有固志道濟夜唱

籌量沙以所餘少米散其上及旦魏兵謂資糧有餘故不復追以降者為妄斬以狗時道濟兵寡弱軍中大懼道濟乃命軍士悉甲身自服乘輿徐出外圍魏軍懼有伏不敢逼乃全軍而返南史○植按晉太興三年祖逖將韓潛與後趙將桃豹分據東川故城相守四旬逖以布囊盛土使千餘人運以餽潛又使數人擔米息于道豹兵逐之即棄而走豹兵久飢以為逖士眾豐飽大懼宵遁道濟益用此計也人心之妙智者畧同迹不相襲而悟可相生人知道濟之唱籌量沙而不知本于祖逖之布囊運土何也

權衡一書

制勝

元

元魏孝昌四年雍州刺史蕭寶寅反攻馮翊尚書僕射長孫稚討之左丞楊侃謂稚曰險要守禦已固不如北取蒲坂渡河而西入其腹心置兵死地則華州之圍不戰自解長安可坐取也稚曰子之計則善矣然今薛修義圍河東薛鳳賢據安邑宗正珍孫守虞坂不得進如何可往侃曰珍孫行陣一夫可為人使安能使人河東治蒲坂西逼河封疆多在郡東脩義驅民西圍郡城其家皆留舊村一旦聞官軍至皆有內顧之心勢必望風自潰矣稚乃使其子彥與侃帥兵北渡據石錐壁命送降名者各還村俟臺舉三烽亦

舉烽相應無應烽者乃賊黨也當進擊居之以所獲賞軍于是村民轉相告語雖實未降者亦詐舉烽一宿之間火光遍數百里賊圍城者不測各自歸脩義鳳賢俱請降稚克潼關遂入河東寶寅出奔綱目魏主子攸永安初葛榮將向京師眾號百萬爾朱榮率精騎七千馬皆有副倍道兼行東出滏口時眾寡非敵議者謂無制賊之理葛榮列陣數十里箕張而進榮潛軍山谷為奇兵分督將以上三人為一處處有數百騎揚塵鼓譟使賊不測多少又以人馬逼戰刀不如棒客勒軍士馬上各齎袖棒一枚至戰時不聽

權衡一書

制勝

子

斬級以棒棒之而已慮廢勝遂也號令嚴明將士同奮榮身自陷陣出于賊後表裏合擊大破之于陣禽葛榮餘眾率降榮以賊徒既眾若即分割恐其疑懼或更結聚乃普告勸各從所樂親屬相隨在所居止于是羣情喜悅數十萬眾一朝散盡待出百里之外乃始分道押領隨便安置掘其渠帥量才授用新附者咸安時人服其處分機速永安二年爾朱榮令侯淵討韓樓配卒甚少或以為言榮曰侯淵臨機設變是其所長若總大眾未必能用淵遂廣張軍聲多設攻具親帥數百騎深入樓境去

藪百餘里。值賊馬步萬餘。淵潛伏以乘其背。大破之。虜其卒五千餘人。尋還其馬。仗縱令入城。左右諫之。淵曰。我兵既少。不可力戰。須為計以離隙之度。其已至。遂帥騎夜進。昧旦叩其城門。穰果疑降。卒為淵內。應遂遁走。追擒之。二條

隋煬帝嗣位。漢王諒謀作亂。其將喬鍾葵圖代州。詔朔州刺史楊義臣救之。義臣自以兵少。悉取軍中牛驢。得數千頭。復令兵數百人。傳一鼓潛驅之。淵谷間。義臣晡後復與鍾葵軍戰。兵初合。命驅牛驢者疾進。一時鳴鼓塵埃。張天鍾葵軍不知以為伏。發因而大。

權衡一書

制勝

壬

潰縱擊破之

唐兵圍洛陽。夏主建德悉眾來援。諸將請避其鋒。郭孝恪曰。世充窮蹙。垂將面縛。建德遠來助之。此天意欲兩亡之也。宜據武牢之險以拒之。伺間而動。破之必矣。記室薛收曰。世充府庫充實。所將皆江淮精銳。但乏糧食。故為我持建德自將遠來。亦當挫其精銳。若縱之至此。兩寇合從。轉河北之粟以饋洛陽。則戰爭方始。混一無期。今宜分兵守洛陽。深溝高壘。勿與戰。大王親帥驍銳先據成皋。以逸待勞。決可克也。建德既破。世充自下。不過二旬。兩主就縛矣。世民從之。由

權衡一書

制勝

壬

是夏主迫于武牢。不得進。謀告曰。建德伺唐牧馬于河北。將襲武牢矣。世民乃北濟河。南臨廣武。而還。故留馬千餘匹。牧于河渚。以疑之。建德果悉眾出牛口。置陣亘二十里。鼓行而進。諸將皆懼。世民升高望之。謂諸將曰。賊起山東。未嘗見大敵。今度險而驚。是無紀律。逼城而陣。有輕我心。我按兵不出。彼勇氣自衰。陣久卒飢。勢將自退。迫而擊之。無不克矣。建德列陣。自辰至午。士卒饑倦。皆坐列。又爭飲水。世民命宇文士及將三百騎。經建德陣西。馳而南上。建德陣動。世民曰。可擊矣。帥輕騎先進。大軍繼之。直薄其陣。方戰。世民率史大柰等卷旆而入。出於陣後。張唐旗。幟。夏兵見之大潰。遂輸建德。○植按。是時凌敬言于建德曰。大王宜悉兵濟河。攻取懷州。河陽。從重將守之。遂建旂鼓。踰太行。入上黨。徇汾晉。趣薄津。蹈無人之境。拓地收兵。則關中震懼。而鄭國自解矣。建德不能用。以至于亡。然則智謀之士。無時不有。凌敬之策。即孫臏所以救趙者。其如建德之不用何哉。

唐武德元年。秦王世民伐秦薛仁果。至高塘。仁果使宗羅喉將兵拒之。世民堅壁不出。諸將請戰。世民曰。我軍新敗。士氣沮喪。賊恃勝而驕。有輕我心。宜閉壘以

待之彼驕我奮可一戰而克也乃令軍中曰敢言戰者斬相持六十餘日仁果糧盡所部多降世民乃命梁實營于淺水原以誘之羅喉大喜盡銳攻之數日世民度其已疲謂諸將曰可以戰矣使羅王陣于原南羅喉併兵擊之玉幾不能支世民乃引大軍自原北出其不意自帥驍騎陷陣羅喉軍潰世民帥騎追之寶圭叩馬苦諫世民曰破竹之勢不可失也遂進圖之仁果將士多叛計窮出降得其精兵萬餘人諸將皆賀因問曰大王一戰而勝遂舍步兵又無攻具直造城下衆皆以爲不克而卒取之何也世民曰羅

權衡一書

制勝

重

朕所將皆隴外驍將悍卒吾特出其不意而破之斬獲不多若緩之則皆入城仁果撫而用之未易克也急之則散歸隴外折墟虛弱仁果破膽不暇爲謀此吾所以克也衆皆悅服

唐遣趙郡王孝恭李靖伐梁主蕭銑時峽江方漲諸將請俟水落靖曰兵貴神速今吾乘江漲掩其不備此必成擒不可失也孝恭乃帥戰艦三千餘艘東下銑果不備孝恭等拔其荆門宜都二鎮屢破其兵進至夷陵入江北銑以罷兵營農宿衛纔數千人聞唐兵至倉卒徵兵未集乃悉見兵出拒戰孝恭將擊之靖

曰彼救敗之師策非素立勢不能久不若且泊南岸緩之一日彼必分兵歸守兵分勢弱乘其懈擊之獲不勝矣若急之則併力死戰楚兵剽銳未易當也孝恭不從出戰果敗銑衆委舟收掠軍資靖見其衆亂縱兵奮擊大破之乘勝直抵江陵入其外郭大獲舟艦靖使散之江中諸將皆曰破敵所獲當藉其用奈何棄以資敵靖曰蕭銑之地南山嶺表東距洞庭吾懸軍深入若攻城未拔援兵四集吾表裏受敵進退不獲雖有舟楫將安用之今棄舟艦使塞江而下援兵見之必謂江陵已破未敢輕進往來覬伺動淹旬

權衡一書

制勝

重

月吾必取之矣援兵見之果疑不進遂圍江陵銑內外阻絕乃出降諸將言梁將帥拒圖死者請籍其家以賞將士靖曰王者之師宜使義聲先路彼爲其主鬪死乃忠臣也豈可同之叛逆之科乎于是城中安堵秋毫無犯南方州縣聞之皆望風款附

綱目

唐調露元年大總管裴行儉討突厥先是饋糧數爲虜鈔軍餒死行儉曰以謀制敵可也因詐爲糧車三百乘車伏壯士五輩齎陌刀勁弩以羸兵挽進又伏精兵踵其後虜果掠車羸兵走險賊驅車就水草解鞍牧馬方取糧車中而壯士突出伏兵至殺獲殆盡自

是糧車無敢近者。大軍次單于北。暮已立營塹壕。既周行。儉更命徙營高岡。吏白士安堵不可擾。不聽。促徒之比。夜風雨暴至。前占營所水深丈餘。眾莫不駭。嘆問何以知之。行儉曰。自今弟如我節制。勿問我所。以知也。新唐書

唐張守珪為瓜州刺史。督眾完故城。坂築方立。虜奄至。眾失色。珪曰。瘡痍之餘。詎可矢石相礪。須權以勝之。遂置酒城上。會諸將作樂。虜疑有備。不敢攻。引去。珪縱兵擊之。偶鈔

唐天寶十五年。真源令張巡起兵雍邱討賊。賊將令狐

權衡一書

制勝

三

潮攻雍邱。潮與巡有舊。于城下相勞苦。如平生。潮因說巡曰。天下事去矣。足下堅守危城。欲誰為乎。巡曰。足下平生以忠義自許。今日之舉。忠義何在。潮慙而退。圍守四十餘日。朝廷聲聞不通。大將六人自巡以兵勢不敵。且上存亡不可知。不如降賊。巡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帥將士朝之。人人皆泣。引六將於前。責以大義。斬之士心益勸。城中矢盡。巡縛藁為人千餘。被以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得矢數十萬。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所潮營。潮軍大亂焚壘而遁。追奔十餘里。至德二年賊將

權衡一書

制勝

三

尹子奇復寇睢陽。巡出戰。晝夜數十合。屢摧其鋒。而賊攻圍益急。巡於城中夜鳴鼓嚴隊。若將出擊者。賊聞之。達旦徹備。既明。巡乃寢。兵絕鼓。賊以飛樓破城中。無所見。遂解甲休息。巡與南霽雲雷萬春等十餘將各將五十騎開門突出。直衝賊營。斬賊將五十餘人。殺士卒五千餘。人巡欲射子奇而不識。刻蒿為矢。中者。意謂巡矢盡。走。白子奇。乃得其狀。使霽雲射之。中其左目。幾獲之子奇乃走。已而子奇復徵兵數萬。攻睢陽城中。食盡。士卒消耗至千六百人。皆飢病不堪。闕張巡乃修守具。賊為雲梯。勢如半虹。置精卒二百於其上。推之臨城。欲令騰入。巡預于城潛鑿三穴。候梯將至。一穴中出大木。末置鉄鈎。鈎之使不得退。一穴中出一木柱。之使不得進。一穴中出一木末置鉄籠。盛火焚之。賊又以鈎車鈎城上柵閣。巡以大木置連鎖大環。拔其鈎而截之。賊又造木驢攻城。巡鎔金汁灌之。賊又以土囊積柴為磴道。欲登城。巡潛以松明乾蒿投之。積十餘日。使人順風持火焚之。巡之所為皆應機立辨。賊服其智。不敢復攻。久之。食茶紙雀鼠皆盡。病不能戰。城陷。巡與許遠俱被執。子奇問曰。聞君每戰。背裂齒碎。何也。巡曰。吾志不逆賊。但力

不能耳。遂死之。巡行兵不依古法教戰陣。令本將各以其意教之。人問其故。巡曰。今與胡虜戰。雲合烏散。變態不恒。數步之間。勢有同異。臨期應待。在于呼吸之間。而動詢大將事。不相及。非知兵之變者也。故吾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人口為戰。不亦可乎。推誠待人。無所疑慮。臨危應變。出奇無窮。號令明賞罰。信與眾共。甘苦寒暑。故下爭致死力。

唐至德二年。史思明等引兵十萬寇太原。李光弼麾下精兵皆赴朔方。餘眾不滿萬人。諸將皆懼。議修城以待之。光弼曰。太原城周四十里。賊垂至而興役。是先

權術一書

制勝

毛

自固也。乃帥士民于城外鑿壕以自固。作塹數十萬。眾莫知所用。及賊攻城。光弼用以增壘。城壞輒補。月餘不下。思明乃還。驍銳為遊兵。戒之曰。我攻其北。則汝潛趨其南。有隙則乘之。而光弼軍令嚴整。雖寇所不至。警邏亦不少懈。賊不得入。賊將周摯復趣北城。光弼登城望曰。賊兵多而不整。不足畏也。不過日中。保為諸君破之。召諸將問賊陣何方最堅。曰。西北隅。命郝廷玉當之。又問其次。曰。東南隅。命論惟貞當之。令諸將曰。爾輩望吾旂而戰。吾旂旂緩。任爾擇利。吾急。旂旂三至地。則萬眾齊入。死生以之。少退者斬。又

以短刀置鞞中。曰。戰危事。吾國之三公不可死。賊手萬一不利。諸軍死敵。我自到。不令諸君獨死也。再戰。廷玉奔還。光弼驚命取其首。廷玉曰。馬中箭。非敢退也。易馬遣之。僕同懷恩小奴。光弼又命取其首。懷恩更前決戰。光弼連賜其旂。諸將齊進。致死呼聲動天地。賊眾大潰。思明及摯皆遁去。乾元二年。光弼代郭子儀為兵馬元帥。光弼治軍嚴整。始至。號令一施。士卒壁壘。旌旂精彩。皆變。冬十月。與史思明相持于河陽。思明有良馬千餘匹。每日出于河南渚浴之。循環不休。光弼命索軍中乳馬。得五百匹。繫其駒而出之。

權術一書

制勝

夫

思明馬見之。悉浮渡河。盡驅入城。思明怒。泛火船欲燒浮橋。光弼先貯百尺長竿。以巨木承其根。植裹鐵。又置其首以迎火船。而父之船不得進。須臾自焚。盡思明屯兵于河清。欲絕光弼糧道。光弼軍于野水渡。以備之。既夕。還河陽。留兵千人。使將雍希顥守其柵。日賊將高延暉率日越皆萬人敵也。至勿與戰。降則俱來。諸將莫論其意。皆竊笑之。既而思明果謂日越。日本光弼長于憑城。今出在野。汝以鉄騎宵濟。為我取之。不得則勿反。日越將五百騎晨至柵下。問曰。司空在乎。希顥曰。夜去矣。日越曰。失光弼而得希顥。吾

必死矣。遂請降。希顓與之俱見光弼。光弼厚待之。任以心腹。高延暉聞之。亦降。或問光弼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思明常恨不得野戰。聞我在外。以為可必取。日越不獲。我勢不敢歸。延暉才過于日。越聞日越被寵。任必思奪之矣。

唐懿宗咸通元年。浙東賊裘甫作亂。眾至三萬。詔以王式為浙東觀察使。發諸道兵討之。先是賊謀入越州。軍吏匿而飲食之。及是。或詐引賊將來降。實貌虛實。式悉捕斬之。警夜周密。賊始不知。我所為。命諸縣開倉廩以賑貧乏。或曰。軍食方急。不可散也。式曰。非汝

權術一書

制勝

无

所知。官軍少騎卒。式曰。吐蕃回鶻比配江淮者。其人習險阻。便鞍馬。果籍管內。得數百人。皆从羈旅。因餒甚。式既犒飲。又賜其家。皆泣拜。謹呼願效死。悉以為騎卒。使騎將石宗本將之。又奏得龍陵監馬二百匹。于是騎兵足。或請為烽燧以誦賊。式笑而不應。選懦卒使乘健馬。少給之兵。以為候騎。眾怪之。不敢問。于是聞諸營見卒及土團子弟得四千人。使導諸軍分路討賊。令之曰。勿爭險易。毋焚廬舍。毋殺平民。以增首級。脅從者募降之。得賊金帛。官無所問。自是諸軍與賊十九戰。賊連敗。復大破之于南陳館。賊委棄輜

權術一書

制勝

三

帛盈路。昭義將跌跌。令士卒敢顧者斬。遂圍之。賊城守甚堅。三日凡八十三戰。賊請降。式曰。賊欲少休耳。益謹備之。賊果復出。又三戰。甫等從百餘人出降。離城數十步。官軍疾趨斷其後。遂擒之。械甫送京師。斬之。諸將請曰。某等生長軍中。幸從破賊。然私有所不論者。敢問公之始至。軍食方急。而遽散之。何也。式曰。此易知耳。賊聚穀以誘饑人。吾給之食。則彼不為盜矣。且諸縣無守兵。賊至則倉穀適足資之耳。不置烽燧何也。式曰。烽燧所以趣救兵也。今兵盡行。無以繼之。徒驚士民。使自潰亂耳。使懦卒為候騎。而少給兵何也。式曰。彼勇卒操利兵。遇敵且不量力而鬪。鬪死則賊至不知矣。昔拜曰。非所及也。三條網目。宋乾德二年。以秦再雄為辰州刺史。再雄辰州人。武健有奇畧。蠻黨畏服。宋主擢為刺史。使自辟吏。予以租賦。再雄感恩誓死。至州日。訓土兵得三千人。皆能被甲渡水。歷山飛壘。捷如猿猴。又選親校二十人。分使諸蠻。以傳朝廷懷徠之意。莫不從風而降。續綱目。宋雍熙三年。張齊賢知代州。遣兵入寇。齊賢約潘美以并師來會戰。間使為遼人所得。既而美使至云。師出至北井。得密詔不許出戰。已還州矣。齊賢曰。賊知美

之來而不知美之退。乃開其使客室中。夜發兵二百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西南三十里。列戰。然芻遠。兵遙見火光。中有旂幟。意謂并師至矣。駭而北走。齊賢先伏兵二千于土垠。皆掩擊大敗之。宋史

宋曹瑋知渭州時。年十九。嘗出戰小捷。敵引去。瑋偵敵去已遠。乃緩驅所掠牛馬輜重而還。敵聞瑋逐利行遲。師又不整。遽還兵來襲。將至。瑋使諭之曰。軍遠來必甚疲。我不乘人之急。請休。恐士馬少。選決戰。敵方甚疲。皆欣然解嚴。歇良久。瑋又使諭之。歇定可相馳矣。于是鼓軍而進。大破之。因謂其下曰。吾知敵已疲。

虎符一書

制勝

三

故為貪利以誘之。比其復來。幾行百里矣。若乘銳以戰。猶有勝。負。遠行之人。小憩則足痺。不能立。人氣亦關。吾以此取之。瑋在軍。得人死力。平居甚暇。及用師。出入若神。一日。張樂飲僚吏。中坐失瑋所在。明日徐出視事。而賊首已擲庭下矣。賈同造瑋。瑋欲按邊。邀與俱。同問從兵安在。曰。已具。既出。就騎見甲士三千。環列。初不聞人馬聲。同大破服。智囊

宋仁宗時。狄青善騎射。常為先鋒。臨敵。被髮帶銅面具。出入賊中。皆披靡莫敢當。尹洙為經畧判官。與談兵。善之。薦于經畧使韓琦。范仲淹。曰。此良將材也。二人

待遇甚厚。仲淹以左氏春秋授之。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耳。青折簡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法。由是益知名。宋史

秋。青在涇原。常以寡當衆。密令軍中聞鉦一聲則止。再聲則嚴陣。而陽却聲止。即大呼馳突。士卒皆如命。嘗遇敵未接。遽聲鉦。士卒皆止。再聲再却。敵大笑曰。孰謂秋天使勇。鉦聲止。忽前突之。敵兵大亂。相蹂多死。追奔數里。前臨深澗。敵忽墜過山。岨青遽鳴鉦而止。敵得引去。時將佐悔不追擊。青曰。奔命之兵。忽止而拒我。安知非謀。軍已大勝。殘寇不足貪也。儂智高反。邕州詔以青為宣撫使。及行。日不過

虎符一書

制勝

三

一驛所至。州輒休士。一日至潭州。遂立行伍。明約束。軍人有奔逆。旅萊一把者。立斬。以徇。于是一軍肅然。時智高還守邕州。青懼崑崙關險阨。為所據。乃按兵不動。下令賓州。具五日糧。休士卒。值上元節。令大張燈燭。首夜宴將佐。次夜宴從軍官。三夜饗軍校。首夜樂飲徹曉。次夜大風雨。二鼓時。青忽稱疾。暫起如內。久之。使人諭孫沔。令暫主席行酒。少服藥。乃出。數使勸勞座客。至曉。客未敢退。忽有馳報者云。夜時三鼓。元帥已奪崑崙關矣。青既渡。喜曰。賊不知守此。無能為也。已近邕州。賊方覺。逆戰于歸仁舖。青登高望之。

賊據坡上我軍薄之青使步卒居前匿騎兵于後賊使驍勇當前盡執長鎗前鋒孫節戰不利死之將士畏青莫敢退青登高山執五色旗應騎兵為左右翼出其後斷賊軍為三旋而擊之左者右者右者左已而右者復左左者復右賊不知所為賊之標牌軍為馬軍所衝突皆不能駐鎗立如束我軍又縱馬上鉄連枷擊之遂皆披靡智高焚城遁去○南俗尚鬼青征儂智高時大兵始出桂林之南道旁有廟神甚靈異青遣駐節而禱之因祝曰勝負無以為據乃取百錢自持之與神約果大捷則投此錢盡錢而左右諫曰

權術一書

制勝

三

倘不如意恐阻師青皆不聽萬眾方登視已而揮手一擲百錢皆而于是舉兵歡呼聲震林野間青亦大喜顧左右取百釘來即隨錢疎密布地而帖釘之加以青紗籠手自封焉曰俟凱旋當謝神取錢其後平邕州還師如言取錢幕府士大夫共視乃兩面錢也○青為延州指揮使黨項犯塞時新募萬勝軍未習戰陣遇寇多北青一日盡將萬勝旗號付虎翼軍使出戰賊望其旗易之全軍徑趨為虎翼所破智囊宋政和五年晏州夷酋卜漏反以趙過為湖南招討使滑據輪轉大圖其山崛起數百仞林箐深密壘石為

樹木柵當道罕阮附仆巨枋以守適接視其旁山崖壁特峭絕賊恃之無守備適命巡檢神文直等軍其下而身當賊衝番軍進攻之未且鼓而進久則止賊拒戰不得息反直所部多思黔土下者自險而山多生猱適遣土丁捕之得猱數十頭束其尾灌以膏蠟縛于猱背暮夜復遣土丁負猱登崖鎖乃縱梯引下人人銜枚羣猱蟻負而上比鷄鳴友直等悉登擁刀斧穿箐入及賊柵出火燃炬猱狂跳賊廬舍皆茅竹猱窺其上火發賊號呼奔撲猱益驚火益熾官軍鼓噪破柵適望見火麾軍躡雲梯攻其前

權術一書

制勝

三

兩軍相應賊擾亂不復能抗赴火墮崖死者不可計斬數千人卜漏笑圍走追獲之晏州平○植按晉殷浩北伐江道為長史取鷄數百繫以長繩足帶火驅放過塹飛集敵營皆然浩由是大破羗人而還种友直之用猿亦江道用鷄之意也語其藍木則皆自田單火牛而來○宋張浚幼有大志及為熙河幕官徧行邊壘覽山川形勢時時與舊戍守將握手飲酒問祖宗以來守邊舊法及軍陣方畧之宜故一旦起自疎遠當樞筦之任悉能通知邊事本末宋史

宋曲端為涇原都統。日張魏公浚嘗按視其軍。端執摠以軍禮見。營中聞無一人公異之。謂欲點視。端以所部五軍籍進。公命點其一。部端於延閣開籠。縱一鴿往而所點之軍隨至。公為愕然。既而欲盡開。于是悉縱五鴿。則五軍頃刻而集。戈甲煥燦。旂幟精明。公大加獎異。神史

宋建炎三年。韓世忠為浙西制置使。守鎮江。與兀朮相持黃天蕩。以海艦進泊金山下。預以鐵縵貫大鈎。授驍健者。明旦敵舟操而前。世忠分海舟為兩道。出其背。每絕一縵。則拽一舟沉之。兀朮窮蹙。祈請甚哀。僅

韓衛一書

制勝

三

得遁去。紹興二年。廣西賊曹成擁餘眾在郴郡。世忠既平閩寇。旋永嘉。若將就休息者。忽由處信徑至豫章。連營江濱數十里。羣賊不虞其至。大驚。世忠遣人招之。成以其眾降。得戰士八萬。紹興四年。金人與劉豫合兵。分道入侵。世忠自鎮江濟師。俾統制解元守高郵。候金步卒。親提騎兵駐大儀。當敵騎。會魏良臣使金。世忠撤炊爨。給良臣有詔。移屯平江。良臣疾馳去。世忠度良臣已出境。即上馬。令軍中日視吾報。所獨于是移軍次大儀。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聞鼓即起。擊良臣至金軍中。金人聞世忠師退。喜甚。引兵

至江口。距大儀五里。副將撻孛也擁鐵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旗色與金人旗雜。出金軍亂。我軍迭進。背冤軍各持長斧。上搥人胸。下砍馬足。敵被甲陷泥淖。世忠麾勁騎四面蹂躪。人馬俱斃。遂擒撻孛也等二百餘人。宋史

宋建炎初。宗澤以岳飛為統制。而謂之曰。爾智勇材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飛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飛由此知名。飛詣河北招撫使張所。所問之曰。爾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藥枝曳柴。

韓衛一書

制勝

美

以敗刺。莫敢採樵。以致技皆謀定也。所矍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也。紹興初。張俊討盜李成。飛請為先鋒。抵東城。成將馬進出城布陣。飛設伏。以紅羅為幟。上刺岳字。選騎二百隨幟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發。進大敗走。飛使人呼曰。不從賊者坐。吾不汝殺。坐而降者八萬人。遂大破成。復江州。成降劉豫。紹興四年。飛兼荊襄制置使。李成據襄陽。迎戰。左臨襄江。飛笑曰。步兵利險阻。騎兵利平曠。成左列騎。江岸右列步兵。地雖眾十萬。何能為。舉鞭指王貴曰。爾以長槍步卒擊其騎。兵指牛皋曰。爾以騎兵擊其步兵。合戰。馬應

槍而斃後騎皆擁入江步卒死者無數成夜遁遂復襄陽紹興五年岳飛奉命討楊太而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顧川之何如耳乃先遣使招諭之其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戰萬無生理不如往降必善遇我遂降飛表授佐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指佐背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千歸湖中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激誓以死報時張浚以都督軍事至潭州參政席益疑飛玩寇欲以聞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何可易言益慚而止黃佐襲周倫若殺之會朝旨召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浚欲俟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八日可破賊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是以難若因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托使孤立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酋浚許之飛遂如鼎州黃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既降賊腹心潰矣表授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乃復遣歸湖中兩日欽說全琮劉銳未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遣去是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太負固不服方浮舟湖

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水爲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壘積舟輪碍不行飛亟擊之賊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太勢窮投水死飛入賊壘餘賊驚曰何神也俱降飛親行諸砦慰撫之縱老弱歸田籍少壯爲軍果八日而捷書至潭浚嘆曰岳侯神算也紹興九年與金人議和大赦至鄂州飛上書力陳其非有願定謀于全勝期收地于兩河唾手燕雲終欲復讐而報國誓心天地尚令稽首以稱藩之語秦檜大怒遂成警蹕十年飛擊走金兀朮于郢城時兀朮以拐子馬萬五千來飛戒步卒以麻札刀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飛軍追至朱仙鎮大破之時兩河豪傑李通等帥衆歸飛由是金人動息山川險要飛皆得其實中原盡磁湖澤際晉絳汾隰之境皆期日興兵與官軍會其所揭旗以岳爲號自燕以南金人號令不行兀朮欲僉軍以抗飛河北無一人應者金將烏陵思謀素驍桀亦不能制其下但諭之曰毋輕動岳家軍來卽降耳金將王鎮崔慶韓常

等皆來約降。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龍府，與諸君痛飲耳。」方指日渡河，而秦檜欲盡淮以北與金和。諷臺臣請班師。飛一日奉十二金字牌，乃憤惋泣下，東面再拜曰：「十年之力，廢于一旦矣！」乃自鄆城引兵還。而河南新復府州皆復為金有。或謂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殉。卒夜宿，民開門願納，無敢入者。軍雖凍死不折屋，餓死不啗掠。卒有疾，飛躬為調藥。諸將遠戍，飛遣妻問勞其家。死事者哭之，而有其孤，或以子婚其女。凡有頒犒，分給軍吏，秋毫

權衡一書

制勝

元

不私飛善，以少擊衆，嘗以八百人破羣盜王善等五十萬衆于南薰門，以八千人破曹成十萬衆于桂嶺。其戰元戎于順昌，則以背覓八百于朱仙鎮，則以五百皆破其衆十餘萬。凡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故有戰無敗。猝遇敵不動，敵為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

續編

紹興十年，金人歸三京，劉錡充東京副留守，所部皆攜其挈將駐于汴家，留順昌至渦口方食。暴風拔坐帳，錡曰：「此賊兆也。」主暴兵即下令兼程而進，未至順昌三百里，金人果敗盟來侵。錡與將佐舍舟陸行，先趨

城中，謀報金人入東京，知府事陳規見錡，問計。錡問知城中有米數萬斛，乃議歛兵入城為守禦計。召諸將計事，皆曰：「金兵不可敵也，請以精銳為殿，步騎遮老少，順流還江南。」錡曰：「吾本赴官留司，今東京雖失，幸全軍至此，有城可守，奈何棄之？敢言去者，斬！」乃鑿舟沉之，示無去意。真家寺中積薪于門，戒守者曰：「脫有不利，即焚吾家，毋辱敵手也。」分命諸將守諸門，明拆塹，募土人為間標。于是軍士皆奮，時守備一無可恃。錡于城上躬自督勵，取偽齊所造癡車以輪轅埋城上，又撤民戶扉周匝蔽之。城外有民居數千家，悉

權衡一書

制勝

罕

焚之。凡六日，粗畢，而金兵薄城。初，錡傳城築羊馬垣，穴垣為門，至是蔽垣為陣，金人縱矢皆自垣端軼著于城，或正中垣上，錡用破敵弓翼以神臂強弩自城上或垣門射敵，無不中。敵稍却，復以步兵邀擊，溺河死者不可勝計。破其鐵騎數千，金兵益盛，移砦于東村。錡遣驍將闞充募壯士五百人，夜斫其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辨髮者輒殲之。金兵退十五里。錡復募百人以往，或請銜枚，錡笑曰：「無以枚也。」命折竹為籥，如市井兒以為戲者，人持一以為號，直犯金營。電所燭，則皆奮擊，電止則匿不動。敵衆大亂，百人者

聞吹聲卽聚金人益不能測終夜自賊積尸盈野兀
尤在汴開之卽索靴上馬不七日至順昌諸將謂宜
乘此勢具舟全軍而歸錡曰敵營甚通而兀尤又來
吾軍一動彼蹙其後則前功俱廢矣錡募得曹成等
二人諭之曰遣汝作間事捷重賞第如我言敵必不
殺汝今置汝綽路騎中汝遇敵則佯墮馬爲敵所得
敵帥問我何如人則曰太平邊帥子喜聲妓朝廷以
兩國講好使守東京閑逸樂耳已而二人果對如前
兀尤喜卽置穢車砲具不用而械送成等還錡兀尤
至城下責諸將喪師皆曰南朝用兵非昔之比元帥
臨城自見錡遣耿訓以書約戰兀尤怒曰劉錡何敢
與我戰以吾力破汝城直用靴尖趨倒耳訓曰太尉
非但請戰且謂太子必不敢濟河願獻浮橋五所濟
而大戰兀尤曰諾遂明錡果爲五浮橋于潁河上敵
由之以濟錡遣人毒潁上流及葦中戒軍士雖渴死
毋得飲于河飲者夷其族時天大暑敵遠來疲餒錡
士氣閒暇敵晝夜不解甲錡軍皆番休更食羊馬垣
下敵人馬餒渴食水草者輒病往往困乏方晨氣清
涼按兵不動逮未申時敵力疲氣索忽遣數百日出
西門接戰俄以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以銳斧

犯之敵大敗兀尤拔營北去方大戰時自辰至申敵
敗錡以拒馬木障之少休城上鼓聲不絕乃出飯羹
坐餉戰士如平時敵披靡不敢近食已撤拒馬木深
入斫敵又大破之兀尤平日所持以爲強者十損七
八遂還汴史朱○朱子曰大要臨陣在番休疊上分一
軍爲數替將戰則食第一替人既飽遣之入陣便食
第二替人第一替人力將困卽調發第二替人往代
第三替亦如之只管如此更番則士常飽健而不至
于困乏劉信叔錡順昌之勝時極暑探報人至云敵
騎至矣信叔令一卒擐甲立之烈日中少頃問甲熱
乎曰熱矣可著手乎曰熱甚不可著手矣時城中軍
亦不多信叔嘗有宿戒遇戰則分爲數替于是下令
軍中依次飲食士卒更番而上又多合暑藥往者歸
者皆飲之故能大敗敵人蓋方我甲士甲熱不堪若
手則敵騎被甲來者其熱可知又未免有困餒之患
于此擊之是以勝也衍義
劉錡順昌之戰戒甲士帶一竹筒中實以煮豆入陣則
剖葉竹筒狼籍其豆于下敵馬餓聞豆香低頭食之
又多爲竹筒所滾脚下不得地以故士馬俱斃紹興
三十一年金主亮入寇劉錡在揚州命盡焚城外居

屋。川。石。灰。盡。白。城。壁。書。曰。完。顏。亮。死。于。此。亮。見。而。惡。之。遂。居。龜。山。寺。人。衆。不。可。容。是。以。生。變。智囊

紹興中逆亮至江北掠民船指麾共衆欲濟我舟伏于七寶山後令曰旂舉則出江先使一騎偃于山之頂伺其半濟忽山上卓立一旂舟自山下河中兩旁突出大江人在舟中踏車以行船但見船行如飛而不見有人虜以爲紙船也舟中忽發一霹靂礮蓋以紙爲之而實之以石灰硫黃礮自空而下落水中硫黃得水而火作自水跳出其聲如雷紙裂而石灰散爲煙霧昧其人馬之目人物不相見吾舟馳之壓賊舟

龍衝一書

制勝

聖

人馬皆溺大敗之文獻通考

紹興三十一年金主率大軍臨采石朝命李顯忠代王權葉義問被旨命虞允文往蕪湖趣顯忠交權軍且犒師采石允文至采石權已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我師三五星散解鞍束甲坐道傍皆權敗兵也允文謂坐待顯忠則誤國事遂立招諸將勉以忠義曰金帛告命皆在此待有功樂曰今既有主請死戰或曰公受命犒師不受命督戰他人壞之公任其咎乎允文叱之曰危及社稷吾將安避時敵兵實四十萬馬倍之宋軍纔一萬八千允文乃命諸將列大陣不動

分戈船爲五其二并東西岸而行其一駐中流藏精

兵待戰其二藏小港備不測部分甫畢敵已大呼金主亮操小紅旂麾數百艘絕江而來直薄宋軍軍小却允文入陣中撫統制時俊之背曰汝膽畧聞四方立陣後則見女子耳俊卽揮雙刀出士殊死戰中流官軍以海鰐船衝敵舟皆平沉敵日暮未退會有潰軍自光州至允文授以旂鼓從山後轉出敵疑援兵至始遁又命勁弓尾擊追射大敗之允文犒將士謂之曰敵今敗明必復來夜半部分諸將分海舟縋上流別遣兵截楊林口明旦敵果至因夾擊之復大戰

權衝一書

制勝

聖

焚其舟三百亮乃趁瓜州宋史○廣義云允文書生也

將命犒師見事危勢迫故不顧犒制之小嫌以成退敵之大功以宿將之才而勝敵于豫備者易以書生之見而勝敵于倉卒者難續綱目

朱開禧二年北伐命畢再遇取泗州招撫司尅日進兵金人聞之閉權塲塞城門爲備再遇曰兵以奇勝當先一日出其不意泗有東西兩城再遇令陳戈旂舟楫于石匣下如欲攻西城者乃自以麾下兵從陟山徑趨東城南角先登守城者開北門遁西城猶堅守再遇立大將旂呼曰大宋畢將軍在此爾等中原遺

民也。可速降。于是兩城皆定。除鎮江副都統制金兵七萬。在楚州城下。三千守淮陰糧。又載糧三千艘泊大清河。再遇。謀知之。曰。敵衆十倍。難以力勝。可計破也。乃遣統領許俊。開道趨淮陰。夜二鼓。銜枚至敵營。各携火潛入。伏糧車間。五十餘所。聞哨聲舉火。敵警擾奔竄。生擒金將二十三人。再遇謂諸將曰。楚城堅兵多。敵糧草已空。所慮獨淮西耳。乃引兵赴六合。金人至竹鎮。距六合二十五里。再遇登城。偃旂鼓。伏兵南土門。列弩手土城上。敵方臨濠。衆弩俱發。宋師出戰。聞鼓聲。城上旂幟並舉。金人驚遁。追擊大敗之。既

權衡一書

制勝

望

而紇石烈都統合兵進攻。城中矢盡。再遇令人張青蓋往來城上。金人意其主兵官也。爭射之。須臾矢集樓牆如蝟。獲矢二十餘萬。紇石烈引兵退。○開禧中。金人入寇。諸將用兵皆敗。惟再遇數有功。敵常以水櫃敗我。再遇衣縛菜人數千衣。以甲冑持旂幟戈矛。儼立成行。昧爽鳴鼓。敵人驚視。亟放水櫃。旋知其非實也。甚沮。乃山師攻之。敵大敗。又嘗引敵與戰。且前且却。至于數四。視日已晚。乃以香料煮黑豆布地上。復前搏戰。佯爲敗走。敵乘勝追逐。其馬已饑。聞豆香。就食鞭之。不前。我師反攻之。敵人馬死者不勝計。

又嘗與敵對壘。度敵兵至者日衆。難與爭鋒。一夕拔營去。慮來追。乃留旂幟于營。並縛生羊置其前。二足于鼓上。擊鼓有聲。敵不覺爲空營。及覺欲追。則已遠矣。○植按再遇之放水櫃。卽司馬福觸網之智也。見其縛羊。卽劉鄩結芻之智也。見其前人已試之智。後人倣而用之。遂足出奇而制敵。就謂法古易愚乎。然此智之小者也。若夫握不戰之幾。審天下之勢。而運神明之妙。則又有制勝之微權。而不徒以機變爲能者。是乃大將之才。古今不多指屈矣。

權衡一書

制勝

望

元兵逼宋少帝于崖山。或請先用砲。張弘範曰。火起則舟散。不如戰也。明日因分其軍。軍共東南北三面。弘範自將一軍。相去里餘。下令曰。宋舟潮至。必東遁。急攻之。勿令得去。聞吾樂作。乃舉遙令者。斬先麾北面一軍。乘潮而戰。不克。李恒等順潮而退。樂作宋將以爲且宴。少懈。弘範舟師犯其前。衆繼之。豫構戰樓于舟尾。以布幕障之。命將士負盾而伏。令曰。聞金聲起。戰先金而妄動者死。飛矢集如蝟。伏盾者不動。舟將接鳴金。撤障。弓弩火石交作。頃刻并破七舟。宋師大潰。元史

陳友諒既陷太平。據上流。遣人約張士誠同侵建康。或勸上自將擊之。上曰。敵知我出。以偏師綴我。而大軍順流直趨建康。半日可達。吾步騎急回。百里趨戰。兵法所忌。乃召康茂才謂曰。二寇相合。為患必深。若先破友諒。則東寇膽落矣。汝能速之。使來乎。茂才曰。家有老閹者。舊嘗事友諒。令往必信。遂令閹者齎書乘小舸徑至偽漢軍中。許以內應。友諒果信之。甚喜。問康公曰。今何在。口見守江東橋。又問橋何如。曰。木橋也。賜食遣還。囑曰。吾即至。至則呼老康為號。閹者還告上曰。賊落吾彀中矣。乃使人撤木橋。易以鐵石。一

卷一書

制勝

吳

宵而成。馮勝常遇春率三萬人伏于石灰山側。徐達等軍于南門外。揚琨駐兵大勝港。張德勝朱虎率舟師出龍江關外。上總大軍于盧龍山。令持幟者偃黃幟于山之右。偃赤幟于山之左。戒曰。寇至則舉赤幟。聞鼓聲則舉黃幟。伏兵皆起。是日友諒果引舟師東下。至大勝港。水路狹。遇揚琨兵。即退出大江。徑以舟衝江東橋。見橋皆鐵石。乃驚疑。連呼老康莫應。始覺其詐。即分舟師千餘向龍江。先遣萬人登岸立柵。勢甚銳。時酷暑。上度天必雨。令諸軍且就食。時天無雲。忽風起西北。雨大至。赤幟舉。諸軍競前拔柵。友諒麾

軍來爭。戰方合。適雨止。命發鼓。鼓聲震。黃幟舉。伏發。徐達兵亦至。舟師並集。內外合擊。友諒軍大敗。乘勝逐之。遂復太平。

智囊

明洪武八年。元太尉納哈出寇遼東。趨金州。不利。引兵退出城南十里外。沿柞河。道歸都指揮葉旺。策其將退。先引兵趨柞河。自連雲島至窟駝寨。十餘里。緣河疊水為牆。以水淋之。經宿皆凝。沍。隱然如城。戴釘坂於沙中。設陷馬。奔于平地。伏兵以待之。命老弱卷旗登兩山間。戒以聞砲。即壁旗。馬雲于城中。亦立大旗。令指揮周鶚及吳立等各嚴兵以候。已而虜騎至。旺

卷一書

制勝

吳

等俟其過城南。砲發。伏兵四起。兩山旌旗蔽日。鼓聲雷動。矢石雨下。納哈出倉皇北奔。趨連雲島。遇水城。馬不能前。皆陷入。奔中遂大潰。雲於城中亦出兵追擊。納哈出僅以身免。

明紀事本末

明廖永忠從伐陳友諒。攻江州。州城臨江。守備甚周。永忠搗城高下。造橋于船尾。名曰天橋。以船乘風倒行。

橋傳于城。遂克之。洪武四年。從湯和率舟師伐蜀。兵至壘塘。開山峻水急。蜀人設鐵索。飛橋橫據。開口舟不得進。永忠密遣數百人。舁小舟。踰山渡。出其上。

流人持楔。楔帶水筒。以禦饑渴。蜀山多草木。命將士

皆衣青蓑衣魚貫出崖石間度已至率精銳出墨葉渡夜五鼓分兩軍攻其水陸寨黎明蜀人始覺盡銳來拒永忠已破其六寨會將士昇舟出江者一時并發上下流夾攻大破之

明宣德二年柳慶蠻帝朝烈等掠臨桂諸縣命山雲佩征蠻將軍印往鎮討破之賊保山嶺山峻險挂木于藤纍石其上官軍至輒斷藤下木石無敢近者雲夜半束火牛羊角縱之賊謂官軍至亟斷藤比明木石且盡衆謀而登遂盡破之

明陶魯弘治中進湖廣左布政使兼廣東按察副使領

權衡一書

制勝

吳

嶺西道事人稱為三廣公魯善撫士多智計謀定後戰盤池公署後為亭其中不置橋夜則召部下計事以版度一人語畢令退如是凡數人乃擇其長而參伍用之故常得勝筭而機不洩羽書卿至戎裝宿戒聲色不動審賊可乘潛師出城中夜合圍曉輒奏凱賊善偵終不能得要領

明鐵鉉建文初為山東叅政燕兵攻濟南鉉與盛庸等乘城禦之盡毀其攻具城壞輒畫布為帷夜舉之遠望若城而潛版築其內燕兵初不敢逼既而覺之發大石礮鉉書太祖高皇帝牌懸城上相顧不敢發燕

王憤甚堰濟水灌城城中人大懼鉉曰無恐賊且就縛令守陣軍士皆哭已而羣呼願降乃出千人城外伏地請命請退兵十里無擾百姓燕王大喜亟下令退軍受降軍中皆懽呼明日燕王乘駿馬張蓋鼓吹徐行過橋及堯城鉉預戒壯士伏城上候燕王入城下人呼萬歲則城上人急下鐵板而別設伏撤橋盡殲燕衆王甫及城城下人遽呼千歲板驟下中王馬首王大驚急取他馬走橋下伏發斷橋橋倉卒不可斷王鞭馬得疾馳去鉉率衆掩擊大敗之夜復與庸等斫其營燕兵潰走乘勢奮擊斬獲無算遂復德州

權衡一書

制勝

手

四條明史

明永樂十七年劉江為左都督鎮守遼東巡視諸島相度地形以金州衛金線島西北之望海壩地高可望諸島寇所必繇實濱海襟喉之地請築城堡立烟墩瞭望一日瞭者言東南夜舉火有光江計寇將至亟遣馬步官軍赴壩上小堡備之令犒師秣馬以都指揮徐剛伏兵于山下百戶姜隆帥壯士潛燒賊船截其歸路乃與之約日旂舉砲鳴伏兵奮擊不用命者斬翌日倭賊二千餘人乘海鱗直逼壩下登岸魚貫而行如入無人之境江被髮舉旂鳴砲伏兵盡起為

兩翼而進。賊大敗。橫屍草莽。餘衆奔櫻桃園空堡中。官兵環而攻之。將士將入堡。勦殺江不許。故開西壁以縱之。俾兩翼夾攻。生擒數百。斬首千餘級。有遁入繭者。悉爲隆所縛。無一人得免。師還。諸將請曰。明公見敵意思安閒。及臨陣披鎧而戰。追賊入堡。不殺而縱之。何也。江曰。寇遠來必饑。且勞。我以逸待勞。以飽待饑。固兵家治力之法耳。賊始魚貫而出。爲長蛇陣。故作真武陣。以鎮服之。賊既入堡。有死之心。我師攻之。寧無傷乎。故縱之出路。而後掩擊。即圍城必缺之意耳。此皆在兵法。諸君未察乎。

權衡一書

制勝

至

明天順初。韓襄毅公雍征廣東峒賊。憂其險阻難下。方食躊躇。適新會丞陶魯直膳在側。公顧之。問曰。丞揣我何意。魯曰。得非謀賊耶。雍曰。然。丞能爲我擊賊否。曰。匪直能且易耳。公怒曰。吾部下文武百千人。熟視無可當吾寄者。若妄言合。魯不拜。抗言曰。夫賊難攻者。非賊難也。我難其攻賊者也。公特未悉我能耳。公異之。改容問曰。若所將幾何而辨。曰。三百人足矣。公曰。何少也。曰。兵在精不在多。公曰。唯汝擇。魯乃標式曰。孰能力舉百鈞。大射二百步者。軍士凡十五萬。其比于式者。纔二百五十人。日未也。復下令募數日。

始足魯乃爲別將。日操練陣法。勞以牛酒。甘苦共之。士樂爲死。率以先登。大破賊。斬首無算。所得賊穴中。金帛悉分給三百人。已無與者。賊聞陶家軍至。不遁。即降。無敢抗語。有之一夫決萬夫避。況三百人乎。修

襄毅

明王越成化時總督軍務。一口率延綏總兵許寧等出榆林襲虜帳。將至。風暴起。塵翳目。衆皆恐。一老卒前曰。天贊我也。去而風。使敵不覺。歸遇敵。還處我下。風擊之。蔑不勝矣。越遽下馬拜之。擢爲千戶。分兵爲十。覆而身率王等張兩翼。薄其營。大破之。焚其廬帳。而

權衡一書

制勝

至

還。一夕大雪。方圍爐飲。諸伎擁琵琶侍。一小校調敵還。陳敵情。未竟。越大喜。曰。若寒乎。酌金卮飲之。命彈琵琶侑酒。卽以金卮賜之。語畢。益喜。指伎絕麗者。目之曰。若得此。何如。校皇恐謝。越大笑立。與之校。所至爲盡死力。明史

明正德中。許達授樂陵知縣。時流賊劉七齊彥名焚屠城邑。達慨然爲戰守計。縣無城。督民版築。不踰月。城成。使民于屋外築牆。高過其簷。啟圭竇。才容人。家令一壯者執刃伺于竇內。餘皆入隊伍。令曰。守吾令。視吾旗鼓。違者軍法從事。又募死士伏巷中。洞開城門。

賊果至。旂舉伏發。竄中人皆出。賊大驚走。斬獲無遺。後數犯。數却之。遂相戒不敢近。明史 ○檣按一本賊至下。有火無所施。兵無所加。二語更足見其佈置之妙。非苟爲勤民者。

年王守仁討汀州賊藍天鳳等。未至賊巢三十里。駐兵夜募鄉兵善登山者四百人。各執一旗。賞鏡砲。由間道攀崖上險。分布近賊巢左右極高山頂。伏覘賊度。我兵至險。舉砲火應。又預遣人率壯士。緣崖上險。奔發其滾木礮石。守仁率兵進至十八面隘。賊方憑險迎敵。忽聞近巢諸山頂砲聲如雷。烟焰

權衡一書

制勝

聖

漲天守仁麾兵進逼之。賊大驚失措。謂官兵已盡得其巢穴。遂棄險走。我兵乘勝驟進。指揮謝昇馬廷瑞兵由間道先入焚賊巢。賊退無所歸。大奔潰。遂破橫水大巢。明紀事 ○王陽明以勘事過豐城。聞逆濠之變。兵力未具。亟欲迴流趨吉安。舟人聞濠發千餘人來劫。公畏不敢發。公拔劍藏其耳。遂行。薄暮度不可前。潛覓漁舟以微服行。留麾下二人服已冠服居舟中。濠兵果犯舟。得僞者知公去遠。乃罷。公至中途恐濠遠出。乃爲間諜。假奉明廷密旨。行令兩廣湖襄都御史及兩京兵部各命將出師。暗伏要害地方。以俟。

權衡一書

制勝

書

寧府兵至襲殺。復取侵人數輩。各將公文置衿衣絮中。將發間。又捕捉僞太師家屬至舟尾。令其覘知。復佯怒欲斬。而故縱之。令其奔報。濠獲優果于衣中。搜得公文。遂遲疑不發。公至吉安。調度兵糧。相備始傳檄徵兵。暴濠罪惡。又故示自守不出之形。以候之。濠果使人探公不出。乃留兵萬餘守省城。而自引兵東下。公聞濠已出。遂促各府兵刻期會于豐城。時濠兵已圍安慶。衆議宜急往救。公謂九江南康皆已爲賊所據。而南昌城中精悍萬餘。食貨重積。我兵若抵安慶。賊必回軍死圍安慶之兵。僅足自守。必不能出而夾攻。賊令南昌兵絕我糧道。九江南康合勢撓搆。而四方之援。又不可望。事其危矣。今我師驟集。先聲所加。城中必恐。并力急攻。其勢必下。此孫子救輪趨魏之計也。偵者言新舊廩伏兵萬餘。以備犄角。公遣兵從間道襲破之。潰卒入城。城中知王師南集。皆大駭。遂一鼓下之。濠聞我兵至豐城。即欲回舟。李士實諫以爲必須徑往南京。既登大寶。則江西自服。濠不聽。遂解安慶之圍。移兵泊阮子江。爲歸援計。公聞濠兵且至。召衆議之。衆云宜歛兵入城。堅壁待援。公曰不然。彼聞巢破。膽已喪矣。先出銳卒。要其情歸一挫其

銳將不戰而潰。所謂先聲奪人之氣也。乃指授伍文定等方畧。先以遊兵誘之。復伴北。以致之。俟其爭前趨利。然後四面合擊。伏兵並起。又慮城中宗室或內應。爲變。親慰諭之。出給告示。凡屬從皆不問。雖嘗受賊官職。能逃歸者。皆免死。能斬賊徒歸降者。皆給賞。使內外居民及鄉導人等。四路傳布。又分兵攻九江。南康。以絕其援。于是羣力並舉。逆首就擒。○當與寧王戰。正銳值風不便。我兵少挫。急令斬取先却者頭。知府伍文定等。立于銳砲之間。方奮督各兵。殊死抵戰。賊兵忽見一大牌書寧王已擒。我軍昇得縱殺。

權衡一書

制勝

奎

一時驚擾。遂大潰。次日賊兵既窮。促宸濠思欲潛遁。見一漁船。隱在蘆葦之中。宸濠大聲呼渡。漁船移棹。請渡。竟送中軍諸將。尙未知也。其神運每如此。智囊明茅坤雅好談兵。猛賊據鬼子諸砦。殺陽朔令。朝議大征。總督應檄以問坤。坤曰。大征非兵十萬不可。餉稱之。今猝不能集。而賊已據險爲備。夫計莫若鵬勦。倏入。殲其魁。他部必警。謀自全。此便計也。賴善之。悉以兵事委坤。連破十七砦。明史明休寧吳成器。繇吏員爲餘姚主簿。時胡梅林用兵之際。聞倭至。紹興欲擇能者往探。縣令已遣丞丞懼不

欲行。吳大言曰。探一信。便畏縮。況交鋒耶。丞以告令。令壯其言。薦于院。胡公召見。問吳簿能探賊乎。曰。能。公曰。若果能往。當以某部二千人畀汝。聽汝指揮。吳曰。不須如許。但容某自選擇。乃可從之。于教塲立格。得五百人。帥以往。見所過山村。俱束裝謀遁。吳諭云。無畏。大兵隨至矣。但爾曹須從我戒。衆唯唯聽命。吳指山間草積。謂曰。爾若遁此。皆非汝有。今與汝約。以砲聲爲號。爲我舉火焚之。我爲爾殺賊。衆許諾。夜半至陶家畝。探知倭船十三隻泊河下。羣倭擁掠。旣飽。聚飲村中。樓婦人而臥。乃分遣五百人殲其守船者。

權衡一書

制勝

美

從其舟。連舉大砲。山民如約。皆舉火。倭于夢中聞砲聲。驚起。則火光燭天。疑大兵至。爭竄至河下。已失舟方。徬徨。幸免。吳率衆呼譟。而至。斬獲數百級。倭自此絕。不敢犯紹興。胡公上其功。累升至僉事。
明王晉溪。現在本兵時。適湖州孝豐縣湯麻九反。勢頗猖獗。御史以聞。事下兵部。晉溪呼齋。本人至。大言數之曰。湯麻九不過一毛賊。只消本處數十大夫縛之。何足奏報。欲朝廷發兵。殊傷國體。巡按不職。考察卽當論罷矣。資本人回。傳流此語。皆以本兵爲翫寇。相聚憂之。賊知朝不發兵。遂恣劫掠。不設備。先是戶部

爲查處錢糧差都御史許延光在浙晉溪卽請密敕許公討之授以方畧許令彭憲副總提民兵數千出其不意乘夜往賊方撈掠回相聚酣飲兵適至卽時擒斬遂平之二修智囊

衡一書

制勝

孝

料敵

春秋隱公九年北戎侵鄭鄭伯患戎師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君爲三覆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殲戎師大奔

桓公五年秋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爲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鄧子元請爲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爲

權衡一書

制勝

孝

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鬪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支固將先奔既而萃于王卒以集事從之曼伯爲右拒祭仲爲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爲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戰於緇葛命二拒曰旂動而鼓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令以攻之王卒大敗

昭公二十三年吳人伐周來楚蓬越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周來子瑕卒楚師燔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夏徵舒而頑頗與許蔡夾楚政楚令尹

死其師。燔七國同役而不同心。若分師以先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極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致陣整旅。吳子從之。戊辰晦。戰於雞父。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爭之。吳為三軍以繫於後。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奔。楚師大奔。

昭公三十年。子問于伍員曰。伐楚何如。曰。楚執政眾而乖。莫適任患。若為三師以肆焉。一師至彼。必皆出。

權衡一書

制勝

堯

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肆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于是乎始病。

左傳

楚莊王伐陳。吳救之。雨十日。十夜晴。左史倚相曰。兵必夜至。甲列壘。壞彼必薄我。何不行列鼓以待之。吳師至。楚見成陳而還。左史倚相曰。追之。吳行六十里而無功。王罷卒。癸果擊之大敗。吳師。說苑

周赧王四十五年。范雎說秦王曰。以秦國之大。士卒之勇。以治諸侯。譬走韓盧而搏蹇兔也。乃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穰侯越韓魏而攻齊。非計也。今

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則王之尺也。今夫韓魏者。中國之慮。而天下之樞也。王若鞬必親中國。以為天下樞。以威楚趙。楚趙附齊。必懼矣。如是則韓魏因可虜也。王曰。善。○林之奇曰。六國六倍於秦。而卒為秦并者。以秦知天下之勢也。秦所以知者。實出於范雎遠交近攻之策。取韓魏以執天下之樞。其遠交齊楚也。故二十年不加兵於楚。四十年不加兵於齊。而近攻韓魏。更出通入。殆無虛歲。韓魏無齊楚之援。不得不折而入於秦。韓魏既折而入於秦。燕齊所以相繼而亡也。夫欲平天下。必先察其難易。

權衡一書

制勝

卒

之勢。故唐憲宗欲平藩鎮。張弘靖以為先淮蔡而後魏博。周世宗欲平天下。王朴以為先江南而後河東。皆善察于天下之勢也。黃史

漢建武五年。張步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淄。相去四十里。耿弇進軍二城之間。

視西安城小而堅。臨淄雖大。實易攻。乃敕諸校。後五日會攻西安。藍聞之。晨夜警備。至期夜半。弇勸諸將皆蓐食。會明至臨淄城。護軍荀梁等爭之以為攻臨淄。西安必救之。攻西安。臨淄不能救。不如攻西安。弇曰。不然。西安聞吾攻之。日夜為備。方自憂何暇救人。

臨淄出不意而至必警。揚攻之一日必拔。拔臨淄即西安孤所訓擊一而得二也。遂攻臨淄。半日拔之。入據其城。張藍聞之與其衆亡歸劇。

綱目

建武八年帝自征隗囂召馬援問之援因說囂將帥有土崩之勢兵進有必破之狀又於帝前聚米爲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軍衆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曲折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明日遂進軍至第一囂衆大潰

後漢書

建武十年隗囂將高峻久不下光武遣寇恂往降之恂至峻第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將誅之

權衡一書

制勝

空

諸將皆諫恂不聽遂斬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則固守峻惶恐即日開城門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

綱目

漢靈帝時黃巾餘黨韓忠復據宛拒朱儁儁鳴鼓攻其西南賊悉衆赴之儁自將精卒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乞降諸將欲聽之儁曰兵有形同而勢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耳今

海內一統獨黃巾造逆納降徒開逆意非長計也因急攻之不克登土山望之顧謂司馬張超曰吾知之矣賊外圍固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不如撤圍并兵入城忠見圍解勢必自出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既解圍忠果出因擊破之

後漢書

漢建安初魏太祖征張繡一朝引軍退繡自追之賈詡曰不可追也追必敗繡不從敗還詡謂曰促更追之更戰必勝繡信之果以勝還問詡曰繡以精兵追退兵而公曰必敗以敗卒擊勝卒而公曰必克悉如公言何其反而皆驗也詡曰此易知耳將軍雖善用兵

權衡一書

制勝

空

非曹公敵也軍雖新退曹公必有斷後故知必敗曹公攻將軍無失策力未盡而退必國內有故已破將軍必輕軍速進留諸將斷後諸將雖勇亦非將軍敵故雖用敗兵而戰必勝也繡乃服

魏志

建安十一年袁紹子尙熙奔遼東尚有數千騎或勸操遂擊之操曰吾方使公孫康斬送尙熙首不煩兵矣引還康果斬尙熙首送之諸將問其故操曰彼素畏尙熙吾急之則併力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

綱目

晉鄧艾與郭淮合兵拒蜀將姜維維退淮因西擊羌艾曰賊去未遠或能復還宜分諸軍以備不虞于是留

屯白水北三日。維遣廖化自白水南向艾結營。艾謂諸將曰。維軍卒還。吾軍人少。法當來渡而不作橋。此維使化持吾令不能還。維必有東襲取洮城洮城在水北去艾屯六十里。艾即夜潛軍徑到維果來渡而艾先至據城得以不破。魏志

宋泰始三年。魏將軍慕容白曜侵宋。至無鹽欲攻之。將佐皆以爲攻具未備不宜遽進。司馬酈範曰。輕軍深入豈宜淹緩。且申纂必謂我軍來速不暇攻圍將不爲備。今出其不意可一鼓而克。白曜從之。引兵僞退。夜進攻之。拔無鹽殺申纂。欲盡以其人爲軍賞。範曰。

權衡一書

制勝

卷

齊形勝之地。宜遠爲經畧。今人心未洽。遠城相望。皆有拒守之志。非以德信懷之。未易平也。白曜曰。善。皆免之。將攻肥城。範曰。肥城雖小。攻之引日。勝之不益。軍勢不勝。足挫軍威。彼見無鹽之破。不敢不懼。若飛書喻之。不降則散矣。白曜從之。肥城果潰。得粟三十萬斛。一句中拔四城。威震齊土。朱刺史沈文秀遣使迎降。範曰。文秀室家墳墓皆在江南。擁兵數萬。城固甲堅。強則拒戰。屈則遁去。今無朝夕之憂。何遽求援。且其使者覩下色。愧語煩志怯。必挾詐以誘我。不可從也。不若先取歷城。克盤陽下梁鄒平樂陵。然後案。

兵徐進。不患其不服也。白曜乃止。文秀果不降。

東魏天平四年。高歡督諸軍伐魏。遣司徒高敖曹攻上洛。大都督竇泰攻潼關。而白將軍蒲坂造三浮橋欲渡河。魏宇文泰軍廣陽謂諸將曰。賊倚吾三面作浮橋。以示必渡。此欲綴吾軍使竇泰得西入耳。泰屢勝而驕。冀之必克。克泰則歡不戰自走矣。諸將皆曰。不如分兵禦之。泰曰。賊雖作橋。未能徑渡。不過五日。吾取竇泰必矣。乃聲言欲保隴右。而潛軍東出。竇泰猝聞軍至。渡河。宇文泰擊破之。士卒皆盡。竇泰自殺。歡撤浮橋而退。二條綱目

權衡一書

制勝

卷

唐開皇初。帝嘗問高穎取陳之策。穎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土熱。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微微士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禦守。足得廢其農時。彼旣聚兵。我更解甲再三。若此。賊以爲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登陸而戰。兵氣益倍。上行其策。由是陳人益微。隋書。植按開皇九年。賀若弼謀攻京口。先以老馬多買陳船而匿之。買敵船五六千艘。置於廣內。陳人視之以爲中國無船。又令緣江防人交代之際。必集廣陵。大列旗幟營帳。被野陳人以爲隋兵大至。急發兵爲備。旣而知之不復設備。又緣江時。

獵人馬喧譟。及是。濟江陳人。遂不知覺。韓擒虎將五百人。自橫江。皆濟采石。守者皆醉。遂克之。此卽高穎之策也。

唐貞元二年。吐蕃尚結贊。兵踰隴岷。李晟遣其將王。必將驍勇三千。伏于汧城旁。誠之曰。虜過城下。勿擊其首。俟見五方旗。武豹衣。乃其中軍也。出其不意。擊之。必大捷。必用其言。尚結贊敗走。僅而獲免。

貞元三年。吐蕃尚結贊。請和曰。渾侍中信厚。聞于異域。必使主盟。遂遣瑛與盟于清水。瑛發長安。李晟深戒之。以盟所爲。備不可不嚴。張延賞言于上曰。晟不欲

權衡一書

制勝

奎

盟好之成。故戒瑛以嚴備。我有疑彼之形。則彼亦疑我矣。盟何繇成。上乃名瑛切戒。以指誠待虜。勿爲猜疑。瑛奏吐蕃決以辛未盟。延賞集百官。稱詔示之曰。李太尉謂和好必不成。今盟日定矣。晟聞之。泣曰。吾生長西陲。備諸虜情。所以論奏。但恥朝廷爲大戎所侮耳。將盟吐蕃。伏精騎數萬于壇西。瑛等皆不知入。幕易禮服。虜伐鼓三聲。大譟而至。瑛自幕後出。偶得他馬乘之。虜縱兵追擊。唐將卒死者數百人。是日上謂諸相曰。今日和我。息兵社稷之福。柳渾曰。戎狄豺狼。非盟誓可結。今日之事。臣切憂之。李晟曰。誠如渾

言上變色曰。柳渾書生。不知邊計。大臣亦爲此言耶。皆頓首謝。是夕韓遊瓌表言。虜初盟。上大驚。謂渾曰。卿書生。乃能料敵如此。其審耶。初尚結贊惡李晟。馬燧。渾瑊。日去三人。則唐可圖也。于是離間李晟。因馬燧以求和。欲執渾瑊以賣燧。使并獲罪。因縱兵直犯長安。會失渾瑊而止。

梁開平四年。晉王存勗。救鎮州。次于高邑。周德威言于晉王曰。賊勢甚盛。宜按兵以待其衰。王曰。吾孤軍遠來。救人之急。三鎮烏合。利于速戰。公乃欲按兵持重。何也。德威曰。鎮定之兵。長于守城。短于野戰。吾所恃

權衡一書

制勝

奎

者。騎兵。利于平原曠野。可以馳突。今壓城壘門。騎無所展。其足且衆。寡不敵。使彼知吾虛實。則事危矣。王不悅。退臥帳中。諸將莫敢言。德威往見張承業曰。大王驟勝而輕敵。不量力而務速戰。今去賊咫尺。所限者一水耳。彼若造橋以薄我。我衆立盡矣。不若退軍高邑。誘賊離營。彼出則歸。彼歸則出。別以輕騎掠其饋餉。不過踰月。破之必矣。承業入褰帳撫王曰。此豈王安寢時耶。周德威老將。知兵。其言不可忽也。王蹶然而興曰。子方思之。梁兵有降者。詰之曰。王景仁方造浮橋。王謂德威曰。果如公言。遂退保高邑。德威乃

與別將史建塘李嗣源將精騎三千歷梁門而訢之王景仁等悉衆而出德威等轉戰而北至高邑南李存璋以步兵陣于野河之上梁兵橫亘數里競前奪橋李建及力戰却之戰自已至午勝負未決晉王欲先登德威叩馬諫曰觀梁兵之勢可以勞逸制之未易以力勝也彼去營三十餘里雖挾揆糧亦不暇食日昃之後饑渴內迫矢刃外交士卒勞倦必有退志我以精騎乘之必大捷今未可也王乃止至晡梁軍未食果引却德威疾呼曰梁兵走矣晉兵大譟爭進梁兵驚怖存璋引步兵乘之斬首二萬級河朔大

權衡一書

制勝

卷

震三條
綱目

宋淳化中李繼捧爲定難軍節度使陰與第繼遷謀叛朝廷遣李繼隆率兵討之繼隆夜入綏州欲徑襲夏州或謂夏州賊帥所在我兵少恐不能克不若先據石堡以觀賊勢繼隆曰不然我兵既少若徑入夏州出其不意彼亦未能料我衆寡若先據石堡衆寡一露豈能復進乃引兵馳入撫寧縣繼捧猶未覺遂進攻夏州繼捧狼狽出迎擒之以歸

宋靖康二年副元帥宗澤與金人戰金人大敗退却數十餘里澤計敵衆十倍我今一戰而却勢必復來使

悉其鐵騎夜襲吾軍則危矣乃募徙其軍金人夜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憚澤不敢犯

宋史

制勝下

肆應

春秋莊公十年。齊師宋師次于郕。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乃自郕門竊出。蒙皐比。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齊師乃還。

成公十有六年。戰于鄆。陵。楚晨歷晉軍而陣。軍吏患之。范旬趨進曰。塞井夷竈。陣于軍中。而疏行首。晉楚惟天所授。何患焉。二條左傳

齊桓公伐山戎。道孤竹國。前阻水。淺深不可測。夜黑迷。

權衡一書

制勝

一

失道。管仲曰。老馬善識途。放老馬于前而隨之。遂得道。行山中無水。隰明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一寸而僅有水。乃掘地。遂得水。以管仲之聖而

隰朋之智。不難於師。老馬與蟻。今人不知。以其愚心而師聖人之智。不亦過乎。智囊

漢末劉瓛為揚州刺史。高為城壘。多積木石。編作草苫。

數千萬枚。益貯魚膏。數千斛。為戰守備。建安十三年。孫權率十萬眾。攻圍合肥城。百餘日。時天連雨。城欲崩。于是以苫覆之。夜燃脂照城。外視賊所作。而為備。賊以被走。

漢末程昱。東阿人。黃巾起。縣丞王度反。應之。吏民負老幼。東奔梁邱山。度出城西五六里止屯。昱因謂縣中

大姓薛房等曰。度等得城。郭不能居。其勢可知。此不過欲虜掠財物。非有攻守之志也。何不相率還城。而

守之。吏民不肯從。昱謂房等。愚民不可計。事乃密遣數騎。舉幡東山上。令房等望見。因大呼言。賊已至。便下山趣城。吏民奔走隨之。昱遂與之共守。度等來攻。

昱擊破之。二條魏志

漢末曹操征馬超。軍每渡渭。輒為超騎所衝。突營不得立。地又多沙。不可築壘。婁子伯說公曰。今天寒。可起

權衡一書

制勝

二

沙為城。以水灌之。可一夜而成。公從之。乃多作練囊。以運水。夜渡兵作城。比明城立。由是公軍盡得渡渭。曹賜傳

漢建安十七年。濡須之戰。孫權乘大船來觀軍。公使弓弩亂發。箭著其船。船偏重。將覆。權因迴船。復以一面受箭。箭均。船平。乃還。魏略

晉太康元年。王濬自成都率軍攻吳。吳人于江險積要害之處。並以鐵鎖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拒船。先是。羊祜獲吳間諜。具知情狀。濬乃作大筏數十。方百餘步。縛草為人。披甲持杖。令善水者

以後先行。我遇鐵錐。雖斃。若我。又作火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鎖。燃炬燒之。須臾。溶液斷絕。于是船無所礙。晉書

吳遣賀齊將軍討山賊。賊中有善禁者。每當交戰。官軍刀劍不得拔。弓弩射矢多還。自向齊曰。吾聞金有刃者。可禁。蟲有毒者。可禁。其無刃之物。無毒之蟲。則不可禁。彼必是能禁吾兵者。必不能禁吾無刃物。乃多作勁木白楮。選有力精卒五千人。為先登。盡捉楮山賊。恃有善禁者。了不設備。于是官軍以白楮擊之。彼禁者皆不得行。擊殺萬計。抱朴子

權衡一書

制勝

三

晉帝奕時。代王什翼犍擊匈奴劉衛辰。河水未合。命以蒿絕約。流漸俄而冰合。然猶未堅。乃散蒿于其上。冰草相結。有如浮梁。兵乘以渡。衛辰不意。兵猝至。遂西走。綱目

晉徐道覆盧循妹夫也。初。道覆密欲裝衆艦。乃使人伐船材于南康山。至始興。減價賤賣。居人貧賤。賣衣物而市之。贖石水急。出船甚難。皆備之。如是者數四。故船版大積。而百姓弗之疑。及道覆舉兵。按賣券而取之。無得隱匿者。乃并力裝之。旬日而辦。晉書
劉宋桓祗初為廣陵相。義熙十年。亡命司馬國璠兄弟。

自北徐州界。潛得過淮。夜率百許人。緣廣陵城入。祗一被射。傷股。語左右曰。賊乘暗得人。欲掩其不備。但打五鼓。懼之。曉必走矣。賊聞鼓鳴。直謂為曉。乃奔散。追殺百餘人。南史

宋元嘉中。宗慤隨交州刺史檀和之等。攻林邑。林邑王傾國來拒。以具裝被象前後無際。士卒不能當。宗慤曰。吾聞獅子威服百獸。乃製其形。與象相禦。象果驚奔。衆因潰散。遂克林邑。宋書

齊建武四年。將軍魯康祚侵魏。齊魏夾淮而軍。魏長史傅永曰。南人好夜斫營。必于淮中置火。以記淺處。乃

權衡一書

制勝

四

夜分兵為二部。伏于營外。又以懸貯火。密使人于深處置之。戒曰。見火起亦然。之是夜。康祚等果引兵斫承營。伏兵夾擊之。康祚等走。趨淮水。火既競起。不知所從。溺死及斬首數千級。綱目。植按。綱目又載。梁乾化四年。遣兵侵吳。吳人擊敗之。梁之渡淮而南也。表其可涉之津。霍邱守將朱景浮表于木。徙置深淵。及梁兵敗。還視表而涉。溺死大半。事與此同。
東魏侵魏時。齊神武起沙苑。周太祖遣達奚武追之。武從三騎。皆衣敵人衣服。至日暮。去營百步下馬。潛聽得其軍號。因上馬。歷營若警夜者。有不如法者。往往

捷之具知敵之情狀以告太祖周書

東魏刺史高仲密之叛右丞張亮與大司馬斛律金守河陽周文帝于上流放火船欲燒河橋亮乃備小艇百餘皆載長鎖鎖頭施釘火船將至即馳小艇以釘釘之引鎖向舫船不得及橋橋全亮之計也北史

北魏大統十三年常孝寬鎮玉壁東魏高歡傾山東之衆伐魏至玉壁圍而攻之晝夜不息孝寬隨機拒之歡于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孝寬縛木接樓以禦之歡鑿地爲十道孝寬掘長塹邀之每穿至塹輒擒殺之塞柴投火以皮排吹之在地道內者亦皆灼爛

權衡一書

制勝

五

歡以攻車撞城孝寬絳布爲幔隨其所向懸空張之車不能壞歡又縛松麻于竿灌油加火以燒布焚樓孝寬作長鉤遙割之歡于城四面穿地中施梁柱縱火燒之柱折城崩孝寬隨處壁木欄以捍之敵不得入又奪據其土山歡智勇俱困因發疾解圍去

梁太清二年侯景之圖臺城也百道俱攻喧聲震地作木驢數百攻城城上投石礮之景更爲尖頂石不能破羊侃作雉尾炬灌以膏蠟盡檣焚之景又驅士民于城東西起土山城亦築土山以應之太子宣城王以下皆親負土希鍾于山上起樓四丈募敢死士

分配二山晝夜交戰會大雨城內山崩賊乘之垂入侃令多擲火爲城以斷其路徐于內築城賊卒不能進景上山稍逼城樓將軍柳津命作地道以取其土山崩壓賊且盡二修綱目

魏恭帝三年陵州獠叛江州刺史陸騰討之獠固山爲城攻之難拔騰乃陳伎樂于城下一面獠棄兵攜妻子觀之騰潛師三面俱上遂平之綱目○植按新唐書武德初吐谷渾寇邊敕柴紹討之虜據高射紹軍雨矢士失色紹安坐遣人彈琵琶使二女子舞虜疑之休射觀紹伺其懈以精騎從後掩擊虜大潰而去二

權衡一書

制勝

六

事相去未久柴紹亦有所倣而爲之乎

後周時陳將侯瑱等圍逼湘州周令賀若敦渡江赴救初土人亟乘輕船載米粟及籠雞鴨以餉瑱軍敦患之乃僞爲土人裝船伏甲士于中瑱軍人望見遂來爭取敦甲士遂擒之又敦軍數有叛人乘馬投瑱瑱輒納之敦乃別取一馬牽以趨船令船中逆以鞭鞭之如是者再三馬便畏船不上後伏兵于江岸使人乘畏船馬以招瑱軍詐云投附瑱便遣兵迎接競來牽馬馬既畏船不上伏兵發盡殺之此後實有饋餉及奔填者猶謂敦之詐並不敢受北史

隋蔡王智積楊玄感反城門為賊所燒智積乃更益火賊不得入隋書

唐高崇文為將兵卒練習器用無缺憲宗命其討劉闢卯受命辰即行偶鈔

唐昭宗時馬殷遣李唐攻道州賊劉崇結伏兵千隘擊破之唐曰蠻所持者山林耳乃因風燔林光燭天地羣蠻驚遁遂拔道州綱目

□甯丹任洪州毛鶴叛倉卒無禦敵之器丹乃造蒺藜棒一千具並于棒頭以鐵釘釘之如蝟毛車夫及防援官健各持一具其棒疾成易辦川亦與刀劍不殊

權衡一書

制勝

七

梁開平三年楊渥將周本陳章圍撫州吳越王錢鏐遣其弟錡鏐救之淮兵為水柵環城以銅鈴繫網沉水中斷潛行者水軍卒司馬福多智而善水行乃先以巨竹觸網淮人聞鈴聲遂舉網福乃過入城中其出也亦然乃取其軍號內外夾攻號令相應淮人以為神速大敗之

梁貞明元年莊宗入魏劉鄩以謂晉兵悉從莊宗赴魏而太原可襲遂結草為人執以旅帳以駭負之往來城上而潛軍出黃澤關襲太原晉兵望梁壘旂幟往

來不知其去也以故不追二條五代史

貞明五年遣賀瓌攻晉德勝南城百道俱進以竹竿膠舩十餘艘蒙以牛革設埤堦戰格橫于河流以斷晉救兵晉王自引兵救之不能進城將陷晉王積金帛于門募能破膠舩者衆莫知為計李建及諸選效節敢死士得三百人被鎧操斧帥之乘舟至流矢雨集建及使操斧者入膠舩間斧其竹竿又以木翼載薪沃油然火于上流縱之隨以巨艦鼓譟攻之膠舩隨流梁兵焚溺者殆半瓌解圍走

貞明中吳越王鏐遣其子傳瓘擊吳吳人拒之戰于狼

權衡一書

制勝

八

山吳船乘風而進傳瓘引舟避之既過自後隨之吳回船與戰傳瓘使順風揚灰吳人不能開目及船舫相接傳瓘使散沙于已船而散豆于吳船豆為戰血所漬吳人踐之偃仆因縱火焚吳船吳兵大敗

末帝使王瓚拒晉兵瓚夾河築壘造浮梁饋運相繼晉將李存進亦造浮梁于德勝或曰浮梁須竹竿鐵牛石困我皆無之何以能成存進以蒿竿維巨艦繫于上山巨木踰月而成人服其智三條綱目

宋乾德五年曹翰會王仁贍圍賊呂翰于嘉州翰棄城走是夕賊還結衆圍城約以三鼓進攻曹翰諜知之

戒。掌。漏。者。止。擊。二。鼓。賊。衆。不。集。至。明。而。遁。追。襲。大。破。之。續。綱。

宋初江南池州人樊若水嘗舉進士不第遂謀北歸乃漁釣采石江上數月募小舟載絲繩維南岸疾棹抵北岸以度江之廣狹因詣閣上書言江南可取狀開寶七年召拜右贊善大夫及議南征遣使往湖南造黃黑龍船以大艦載巨竹短白荆南而下遣八作使郭守濟等率丁匠營之議者以江濤險壯恐不能就乃于石碑口試造之移至采石三日橋成不差尺寸從知古之請也宋史

權衡一書

制勝

九

宋咸平二年契丹入寇攻遂城城小無備守將楊延昭業子也集衆登陴固守會大寒汲水灌城上旦悉爲冰堅滑不可上契丹乃引去續綱
真宗時李允則知滄州北敵圍城城中無礮石乃鑿冰爲礮敵解去智囊

朱寶元中黨項犯邊有明珠族首領驍悍最爲邊患種世衡爲將欲以計擒之聞其好擊鼓乃造一馬持戰鼓以銀裹之極華煥密使諜者陽賣之後乃釋驍卒數百人戒之曰凡見負銀鼓自隨者并力擒來一日羌首負鼓而出遂爲世衡所擒智囊○植按此卽張巡

所以識尹子奇者也。會好鼓而卽以餌之亦見因敵用智之妙。

宋靖康初金粘沒喝攻太原悉破諸縣獨城中以張孝純王稟固守不下其攻城之具曰砲石洞子爲車偏橋雲梯火梯每攻城先列大砲三十座凡舉一砲鼓聲齊發砲石入城者大於斗樓櫓中砲無不壞者總管王稟先設虛柵下又置糠布袋在樓櫓上雖爲所壞卽時復成粘罕填濠之法先用洞子下置車轉輪上安居木狀如屋形以生牛皮縵上又以鐵葉裹之人在其內推而行之節次相續凡五十餘輛用運土

權衡一書

制勝

十

木柴薪其填濠先用大板薪次以薦覆然後置土在上增覆如初王稟每見填卽先穿壁爲竅致火礮在內俟其薪多卽便放燈于水中其燈下水尋木能然濕薪火既漸盛令人鼓鞴其焰亘天令不能填濠其驚車如鷲形下亦用車輪冠之以皮鐵使數十百人推行欲上城樓王稟于城中設跳樓亦如鷲形使人前倒又不能進其雲梯火梯亦用車輪其高一如城樓王稟隨機應變終不能攻智囊

朱建炎中李光知宣州劇盜賊方攻朝京門列砲具立

石對樓光命編竹若簾揭之砲至卽反墜不能傷取
極木爲撞竿椅女牆以禦對樓賊引却

宋紹興元年王德討秀州賊邵青諜言將用火牛德笑
曰是古法也可一不可再今不知受此成擒耳先命
合軍持滿陣始交萬矢齊發牛皆反奔賊衆殲焉
紹興中金人趨京師所過城邑欲立取之是時天寒城
池皆凍金卒藉冰梯城不攻而入郭永在大名聞之
先弛豪魚之禁人爭出漁冰不能合金人城下睥睨
久之而去

宋孟宗政權棗陽軍嘉定十二年金完顏訛可擁步騎

權衡一書

制勝

上

傳城宗政棗盛沙以覆樓棚列甕清水以隄火募
砲手擊之一砲輒殺數人金人選精騎二千號弩子
手擁雲梯天橋先登又募鑿銀礮石工晝夜填城運
茅葦直抵圍樓下欲焚樓宗政先燬樓棚深坑防地
道創賊棚防城隕穿才透卽施毒烟烈火鼓鞀以
薰之金人室以濕氈折路以剌土城頽樓陷宗以撤
樓爲薪架火山以絕其路列勇士以長鎗勁弩備其
衝距樓陷所數丈築偃月城翼傳正城金人摘強兵
披厚鐵鎧衫鐵面而前又濕氈濡華蒙火山覆以冰
雪擁雲梯徑抵西北圍樓登城城中軍以長戈舂其

喉殺之敵勇士自下夾擊金兵墜死燎燭連不得志

卒以捷聞宋史

宋嘉熙間江西峒丁反萬安令黃炳鳩兵守備忽五更
報寇至炳遣巡尉領兵迎敵衆皆曰男腹奈何炳曰
第速行飯且至矣炳乃率吏帶攜竹籬木桶沿市民
門呼曰知縣買飯時人家晨炊方熟厚酬其直負之
以行于是炳兵皆飽餐一戰破寇機警

宋沅州蠻叛荆湖制置遣兵討之蠻以竹爲箭傳以毒
藥血濡縷立死官軍畏之莫敢前乃束藁人羅列城
堦蠻見之以爲官軍萬矢俱發伺其矢盡乃出兵攻

權衡一書

制勝

上

之直擣其穴智囊

元大德五年羅鬼女子蛇節反詔劉國傑討之戰失利
國傑令人持一盾布釘其上俟陣合卽棄盾僞遁賊
果逐之馬奮不能止迴盾皆倒國傑鼓之賊大敗
元李黼爲江州路總管至正十一年盜起游兵至境急
檄諸鄉落聚木石于險塞處遇賊歸路倉卒無號乃
墨士卒面紋之出戰黼身先士卒大呼陷陣也孫帖
木兒繼進賊大敗鄉丁依險阻乘高下木石殺獲二
萬餘黼還謂左右曰賊不利于隘必由水道以舟薄
我乃以長木數千肩鐵椎千杪暗植沿岨水中逆刺

賊舟謂之七屋樁會西南風起賊舟數千揚帆順流鼓譟而至舟遇樁不得動進退無措備帥將士奮擊發火翎箭射之焚溺死者無算二條元史

明初吳中用兵所在多列砲石自固王行私語所知曰兵法柔能制剛若植大竹于地繫布其端砲石至布隨之低昂則人不能害而砲石無所用矣後常遇春取平江果如其法明史

明太宗以北兵渡淮時無一帶之楫有人于囊中取乾猪脾十餘內氣其中環在腰間洄水而南徑奪舟以濟青溪暇筆

權術一書

制勝

主

明景泰初大同都督郭登封定襄伯以八百騎破敵騎數千登度敵且復至今軍士齎酒羊豕楮錢偽祭塚見敵佯走敵爭飲食死者甚衆登為將兼智勇紀律嚴明料敵制勝動合機宜常以意造機地龍飛天網鑿深塹覆以土木如平地敵入園中發其機自相撞擊頃刻皆陷明史

明正德中流賊劉七等泊狼山下蘆人有應募獻計用火攻名火老鴉燕藥及火于蘆水中發之又為製形如鳥喙持之入水以喙鑽船而機發之以自運轉轉透船可沉試之已破一船賊駭謂江南兵能水中

被船神兵也乃舍舟登山遂為所蹙智囊

明朱榮元天啟初為四川左布政使會奢崇明反榮元等分陣守賊障葦裝竹牌鉤柳間城壘土山上架蓬葦伏弩射城中榮元用火器擊敗之賊四面立望樓高與城齊榮元命死士突出擊斬三賊帥燔其樓忽自林中大譟數千人擁物如舟高丈許長五十丈樓數重牛革蔽左右置板如平地一人披髮仗劍上載羽旗中數百人各挾機弩發矢旁翼兩雲樓曳以牛俯瞰城中城中人皆哭榮元曰此呂公車也乃用巨木為機關轉索發礮飛千鈞石擊之又以大砲擊牛

權術一書

制勝

古

牛返走乃敗去○同時李樞巡撫貴州首安邦彥攻貴陽城日夕分番馳突以疲官兵城中出精卒突賊賊驚却乃為三丈樓臨城用婦人雞犬厭勝術樓烹雞襍斗米飯投餉雞犬而張虎豹皮于城樓以蔽之乃得施砲石夜絕死士燒其樓賊盡死賊又作竹籠萬餘土壘之高踰睥睨樓悉撤大寺鐘樓建城上賊棄籠去官軍乃出境之

明崇禎時賊李自成等圍滁州南京太僕寺卿李覺斯等禦之賊死無算乃裸淫村婦女數百斷其頭露下私為厭勝術城上發砲輒作或暗不鳴覺斯等取圖

輸外嚮砲乃可用二條明史纂

□丁大用征嶺南京軍乏食掠得寇稻以刀盛爲杵春邊鄙老卒笑其拙教于高阜擇淨地坎之如白然然茅鍛令堅實乃置稻其中伐木爲杵以春智囊

慎重

春秋莊公十年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從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僖公二十有七年晉文公謀元帥趙衰曰郤穀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君其試之乃使郤穀將中軍

成公十有六年戰于鄆陵晉欒鍼見子重之旌請曰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于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臣對曰口好以暇今兩國治戒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焉公許之使行人執盥承飲造于子重曰寡君之使使鍼御持矛是以不得攝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于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受而飲之左傳

秦王政三年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嘗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幕府爲士卒費日擊

牛饗士習騎射。烽火多聞。謀爲約曰。匈奴卽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者斬。如此數歲。亦不亡矢。然匈奴以爲怯。雖趙邊亦以爲吾將怯。趙王讓李牧。牧收如故。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將。出戰數不利。邊不得固。畜復請李牧。牧稱疾不出。王乃復強起使將。兵收曰。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收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爲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于是乃選車騎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十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來入牧。乃多爲奇陣。張左右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單

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漢文帝後六年。匈奴大入邊。宗正劉禮軍霸上。祝茲侯徐厲軍棘門。河內守周亞夫軍細柳。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迎送。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及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若無何。上至。又不得入。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吏謂從屬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于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

請以軍禮見。天子爲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羣臣皆驚。上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于亞夫。可得而犯耶。稱善者久之。兵罷。拜亞夫爲中尉。二條

吳楚反。景帝拜周亞夫太尉。擊之。發至霸上。趙涉遞說曰。吳王懷輯死士久矣。知將軍且行。必置人殺池阮。匿之間。且兵事尚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雒陽。間不過差一二日。直入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爲將軍從天而下也。太尉如其計。至雒

陽。使吏搜殺淹間。果得吳伏兵。乃請涉爲護軍。而東北走昌邑。吳攻梁。急梁數使使求救。亞夫不許。又懇于上。上使告亞夫。救梁。亞夫不奉詔。而使輕騎出淮。絕吳楚兵後塞。其懷道堅壁。不戰。軍中夜驚。內相攻擊。擾亂至帳下。亞夫堅臥不起。頃之。復定。吳奔壁東南。陳亞夫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楚士卒多饑死。叛散。乃引而去。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濞棄軍亡走。楚王戊自殺。漢景帝時。匈奴入雁門。上郡李廣爲上郡守。嘗從百騎出。卒遇匈奴數千騎。廣騎欲馳還。廣曰。吾去大軍數

十里今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爲大軍之誘不敢擊今諸將曰前未刻匈奴陳二里所令皆下馬解鞍以示不追匈奴有白馬將出護其兵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之而復解鞍令士皆縱馬臥會暮虜兵終怖之不敢擊夜引而去

漢武帝時李廣程不識俱以將兵有名當時廣行無部伍行陣就善水草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自衛幕府省約文書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陣擊刁斗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亦未嘗遇害然匈奴畏李廣之畧士卒亦多樂從廣而苦程不

權衡一書

制勝

元

識○宋司馬光曰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否言治衆而不用法無不商也故曰兵事以嚴終然則效程不識雖無功猶不敗倣李廣鮮不覆亡哉

先零罕開皆西羌種各有豪數相攻擊成仇漢宣帝元康四年先零羌楊玉等背畔趙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將者對曰無踰于老臣者矣上問度當用幾何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畧充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方渡河恐爲虜所遮夜遣三枝脚放先渡營陳畢乃盡渡虜數百騎來出入軍旁充國曰吾士馬倦不可馳逐而此皆

驍騎又恐其爲誘兵也擊虜以殄絕爲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遣騎候則望陋中無兵乃引兵進充國常以遠斥候爲務行必爲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自武帝初罕開旁塞富兒使弟欲爲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初罕開旁塞富兒使弟雕庫來告都尉曰先零將反後數日果反都尉欲留雕庫爲質充國以爲無罪遣歸告種豪大兵誅有罪者明白自別毋取并滅能相捕斬除罪賜錢有差充國欲以威信招降罕開及叔畧者解散虜謀徵其疲劇乃擊之時內郡兵屯者六萬人矣酒泉太守辛武

權衡一書

制勝

三

賢奏請分兵齎糧出擊罕開天子下其書充國以爲一馬自負三十日食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虜據前險守後阨以絕糧道必有傷危之患且先零首爲畔逆宜捐罕開開昧之過先零之誅以震動之議者咸以爲先零兵盛而負罕開之助不先破罕開則先零未可圖也天子遂敕充國進兵充國上書曰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善戰者致人而不致于人卽罕羌欲爲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以佚待勞持勝之道也今釋致人之術而從爲人所致之道臣愚以爲不便先零欲畔故與罕開解仇常欲先赴

罕開之。意以堅其約。今虜馬肥食足。擊之恐不能傷。適使先來。得施德于罕。老堅其約。令其黨。迫勝多。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慮。不二三歲而已。先誅先零。則罕開之。屬不煩而服。不服。涉正月。擊之上。從充國計。充國乃引兵至先零。虜久屯聚。解弛。望見大軍。棄車重。欲渡湟水道。阨狹。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速。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虜溺死數百。降斬五百餘人。兵至罕地。令軍毋燔聚落。芻牧田中。罕羌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豪靡忘來。自歸充國。賜飲食。遣還。論種人。時羌

權衡一書

制勝

主

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請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遂上屯田便宜十二事。詔罷兵。獨充國留屯田。神爵二年。羌若零等共斬楊玉以降。

漢光武為大司馬時。部分吏卒。皆言願屬大樹將軍。謂馮異也。為人謙退。不伐。救吏卒。非交。戰受敵。常行諸營之後。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故軍中號曰大樹將軍。

漢建武五年。蕭茂救周建。于番惠。馬武為茂建所敗。奔過王霸營。大呼求救。霸閉營堅壁。軍吏皆爭之。霸曰。茂兵精銳。其衆又多。吾吏士心恐。而捕虜與吾相持。

兩軍不一。此敗道也。今閉營固守。示不相援。賊必乘勝輕進。捕虜無救。其戰自倍。如此。茂衆疲勞。吾承其敝。乃可克也。茂建果悉出。攻武合戰。良久。霸乃開營。後出精騎襲其背。茂建前後受敵。敗走。霸武各歸營。茂建復聚兵挑戰。霸堅臥不出。方餐士作倡樂。茂雨射營中。中。霸前酒樽。霸安坐不動。軍吏皆曰。茂前日已破。今易擊也。霸曰。不然。蕭茂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數挑戰。以徼一時之勝。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也。茂建既不得戰。乃引還營。其夜建兄子誦反。開城門拒之。建于道死。茂奔下邳。

權衡一書

制勝

主

建武中。征虜將軍。潁陽侯。祭遵。為人廉約。小心。克己。奉公。賞賜盡與士卒。約束嚴整。所在吏民。不知有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臨終。遺戒。薄塋。問以家事。終無所言。其後。朝會。帝每嘆曰。安得憂國奉公如祭征虜者乎。

七條

光武大司馬吳漢。性強。力每從征伐。帝未安。恒側足而立。諸將見戰陣不利。或多惶懼。失其常度。漢意氣自若。方整厲器械。激揚吏士。帝時遣人觀大司馬何為。還言。方修戰攻之具。乃嘆曰。吳公差強人意。隱若一敵國矣。每當出師。叩受詔。夕即引道。初無辭。機之日。

整不敢攻城乃引還吳志

故能常任職以功名終後漢。朱子曰古之名將能立功名者皆是謹重周密乃能有成如吳漢朱然終日欽欽常如對陳須學這樣底方可如劉琨恃才傲物驕恣奢侈卒至父母妻子皆爲人所屠要做大功名底人越要謹密未聞粗魯濶畧而能有成者全書漢末孫堅領豫州刺史當進軍討董卓堅與官屬會飲于魯陽城東卓遣步騎數萬人逆堅輕騎數十先到堅方行酒談笑敕部曲整頓行陣無得妄動後騎漸益堅徐罷坐導引入城乃謂左右曰向堅所以不即起者恐兵相蹈藉諸君不得入耳卓兵見堅士衆甚

入謁其陳其狀太祖悅謂禁曰將軍在亂能整有不
可動之節雖古名將何以加之魏志
吳西陵督步闢以城降晉陸抗救西陵諸軍築嚴圍目
赤谿至于故市內圍闊外禦晉兵衆甚苦之諸將諫
曰今宜乘銳攻闢何事于固以攷士民之力抗曰此
城勢固糧足凡備禦之具皆抗宿規今反攻之不可
猝拔北兵至而無備表裏受難何以禦之諸將請不
已抗欲服衆心聽令一攻果無利于是備固始力晉
楊肇帥兵來救都督俞贊忽亡詔肇抗曰贊舊吏知
吾虛實吾常慮夷兵素不簡練若敵攻固必先此處
敗夜遁抗欲追之而慮闢伺間于是但令鳴鼓若將
追者肇衆旬懼悉去遂拔西陵誅闢綱目
蜀諸葛孔明與司馬懿治軍渭濱克日交戰司馬戎服
莅事使人視武侯獨乘素輿羽扇綸巾指揮三軍隨
其進止司馬嘆曰諸葛君可謂名士矣世說
晉羊祜都督荊州軍事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披甲鈴
晉永嘉元年西陽夷賊抄掠江夏太守楊珉每請督將
議拒賊之計騎督朱伺獨不言珉曰將軍何以不

何答曰。諸人以古擊賊。何惟以力耳。取又問將軍前。後擊賊。何以併勝。何曰。兩敵共對。惟當忍之。彼不能。忍。我能忍。是以勝耳。取大笑。二條

北朝魏韓顯宗與齊戰。斬其將高法援首。顯宗至新野。帝曰。何不露布也。對曰。臣頃見鎮南將軍王肅獲賊二三人。驢馬數匹。皆為露布。臣在東觀。私每晒之。近雖仰憑威靈。得摧虜兵。寡力弱。擒斬不多。尤而效之。其罪彌甚。帝曰。如卿此勲。誠合茅社。北史

南朝梁沈林子為建武將軍。統軍前鋒。伐姚泓。敗其偽將姚紹。時諸將破賊。皆多其首級。而林子獻捷書至。

權衡一書

制勝

重

每以資聞。武帝問其故。林子曰。王者之師。有征無戰。豈可復增。張勇獲以示誇誕。武帝曰。是所望于卿也。鴻書

梁天監六年。魏中山王英。衆數十萬。攻鐘離。于邵陽洲兩岸為柵。柵數百步。跨淮。通道。于是梁主命常叔救鐘離。受曹景宗節度。豫救景宗曰。常叔卿之鄉望。宜善敬之。景宗見叔。禮甚謹。梁主聞之。曰。二將和師。必濟矣。三月。淮水暴漲。叔使馮道根等乘艦。擊魏洲上軍。盡殪。別以小船載草。灌膏。焚其橋。風怒。火盛。煙塵晦冥。死士拔柵斫橋。倏忽俱盡。軍人奮勇。無不一。

當百。魏軍大潰。羣帥爭先告捷。叔獨居後。世尤以此賢之。

梁承聖二年。蕭詧為湘州刺史。與王僧辨等共討陸納。頃之。納請降。求送妻子。詧曰。此謀也。必將襲我。乃客為之。備納果夜以輕兵繼至。鼓譟。軍中皆驚。詧坐胡床于壘門。望之。畧無懼色。徐部分將士擊之。獲其一艦。納退保長沙。二條

唐武德六年。輔公祏反。詔趙郡王孝恭為行軍元帥。討之。將發。大饗士。杯水變為血。坐皆失色。孝恭自如。徐曰。禍福無基。惟所名耳。顧我不負于物。無重諸君憂。

權衡一書

制勝

美

公祏禍惡貫盈。今仗威靈。以問罪。杯中血乃賊臣授首之祥。乎盡飲罷。衆心為安。後舉公祏生擒之。新唐書唐憲宗討吳元濟。以李愬為唐鄧節度使。愬至唐州。知士卒憚戰。謂之曰。天子知愬柔儒。故使附循爾曹。戰非吾事也。衆始信而安之。愬親行視士卒。傷病者存恤之。不事威嚴。淮西人輒愬不為備。愬謀襲蔡州。表請益兵。詔以步騎二千給之。愬遣大將馬少良將十餘騎巡邏。獲驛將丁士良。釋其縛。署捉生將。士良言于愬曰。吳秀琳據文城柵。官軍不敢近者。陳光洽為之謀也。請為公擒之。遂擒光洽。以獻。秀琳以柵降。愬

引兵入據其城。其將李憲有才勇。愬更其名曰忠義。而用之。于是軍氣復振。人有欲戰之志。賊中降者相繼。愬聞其有父母者。皆給粟帛而遣之。衆皆感泣。愬每得降卒。必親引問。委曲山是。賊中險易遠近虛實。盡知之。厚待吳秀琳與謀取蔡。秀琳曰。非得李祐不可。秀琳無能爲也。祐有勇畧。守輿橋欄。時帥士卒刈麥于張柴村。愬遣史用誠以三百騎伏林中。誘而擒之。以歸。將士譙後之。愬釋縛待以客禮。時名祐及李忠義屏人語。至夜分。諸將多諫愬待祐益厚。士卒亦不悅。愬諒先達于上。不及救。乃持祐以泣曰。

權衡一書

制勝

志

豈天不欲平賊耶。乃械祐送京師。密奏若殺祐則無以成功。詔以還。愬乃令佩刀巡警出入帳中。舊軍令合賊謀者屠其家。愬除其令。使厚待之。謀反以情告。愬益悉賊虛實。嘗遣兵攻閬中。不利。衆皆悵恨。愬獨喜。乃募敢死士者三千人。號曰突將。朝夕自教習之。使常爲行備。將攻吳房。諸將曰。今日往亡。愬曰。吾兵少不足戰。宜出其不意。彼以往亡不吾虞。正可擊也。遂往克其外城。而還。李祐言于愬曰。蔡之精兵皆在洞曲。守州城者皆羸卒。可以乘虛直抵其城。比賊將聞之。元濟已成擒矣。愬然之。乃命祐及李忠義。

帥突將三千爲前驅。自與監軍將三千人爲中軍。李進誠將三千人殿其後。軍出不知所之。愬曰。但東行六十里。襲張柴。盡殺其戍卒。命士少休。食乾精。整羈勒留兵鎮之。以斷明山救兵。又分兵以斷泐山及諸道橋梁。復夜引兵諸將請所之。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諸將皆失色。監軍哭曰。果落祐計。時大風雪。人馬凍死者相望。人人自以爲必死。然畏愬莫敢違。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至州城。時官軍不至。蔡州城下三十餘年故蔡人不爲備。四鼓愬至。祐忠義鑲其城以先登。衆從之後。守門卒留擊柝者傳夜如故。雞鳴。

權衡一書

制勝

志

雪止。愬入居元濟外宅。或告元濟曰。官軍至矣。元濟不信。及聞號令。日常侍傳語。始怯曰。何等常侍能至於此。率左右登牙城拒戰。愬計元濟且望救于董重質。乃訪其家。厚撫之。遣其子持書諭重質。重質遂單騎詣愬降。攻牙城。燒其南門。執元濟。檻送京師。諸將請曰。始公敗于明山而不憂勝于吳房。而不取冒大風甚雪而不止。孤軍深入而不怯。然卒以成功。皆衆人所不論也。敢問其故。愬曰。明山不利。則賊輕我不爲備矣。取吳房。則其衆奔蔡。併力固守。故存之以分其兵。風雪陰晦。則烽火不接。不知吾至。孤軍深入。則。

人皆致死。戰自倍矣。夫視遠者不顧近。慮大者不計細。若矜小務恤小敗。先自撓矣。何暇立功乎。衆皆服。唐僖宗時。卬州牙官阡能作亂。衆至萬人。蜀中羣盜羅洋。肇句胡僧。羅夫子韓求。各聚衆數千。應之。官軍數與賊皆敗。陳敬瑄遣高仁厚討之。未發前一日。執阡能之謀者仁厚。溫言問之。對曰。某村民阡能因其父母妻子。令詞事。非願爾也。仁厚曰。誠如是我何忍殺汝。汝歸但語阡能云。高尙書來日發。所將止五百人。無多兵也。然我活汝一家。汝爲我潛語寨中人云。僕射憫汝曹皆良人。爲賊所制。故使尙書來救汝。汝若

權衡一書

制勝

元

授兵迎降。當書汝背爲歸順字。遣汝復舊業。所欲誅者阡能等五人耳。謀曰。此皆百姓心上事。尙書盡知而赦之。其誰不聽命。遂遣之。賊伏兵千人于野橋。箐邀官軍。仁厚謂知之。引兵圍之下。令勿殺遣人釋戎服入賊中。告諭賊大喜。爭授兵請降。仁厚悉撫諭書其背。使歸寨中。餘衆爭出降。洋肇走。其衆執之以來。仁厚謂降者曰。不欲卽遣汝歸。爲前途諸寨未知吾心。藉汝曹爲我前行。過諸寨示以背字。告諭之。乃取洋肇旂倒繫之。每五十人授以一旂。使前走。楊旂疾呼曰。羅洋肇已擒。大軍行至。汝曹速如我出降。立得

爲良人。無事矣。各寨皆爭出降。執句胡僧。斬韓求。羅夫子。奔阡能寨。與謀決戰。未定。執旂先驅者至。能欲出兵。衆皆不應。明旦諸寨呼譟爭出。羅夫子自到。衆縛阡能迎官軍。仁厚出軍凡六日。五賊皆平。破瑄奏以仁厚爲行軍司馬。討峽路盜韓秀昇等。仁厚名耆老。詢以山川蹊徑。及賊寨所據。喜曰。賊精兵盡在舟中。使老弱守寨。而資糧皆在寨中。此所謂重戰輕防。其敗必矣。乃揚兵江上。爲欲涉之。賊晝夜禦備。仁厚潛遣勇士千人。攻焚其寨。賊救之不及。資糧蕩盡。仁厚復募善游者。鑿其舟底。相繼皆沉。乘賊惶惑。遣

權衡一書

制勝

辛

兵邀擊。且招之。賊衆執秀昇以降。東川節度楊師立反。詔以仁厚爲留後。將兵討之。至德陽。師立遣其將鄭君雄拒之。仁厚列寨圖之夜。二鼓君雄等出勁兵掩擊。城北副使寨楊茂言不能禦。帥衆走。諸寨聞之皆走。仁厚聞之大開寨門。設炬火照之。自帥士卒爲兩翼。伏道左右。賊至見門開不敢入。還去。發伏擊之。東川兵大敗。仁厚念諸寨皆走。當死者衆。乃召牙門官張韶諭之曰。爾速遣數十人分道追走者。自以爾意諭之曰。僕射幸不知汝曹速歸。來旦牙叅如常勿憂也。韶素名長者。衆信之。皆還。唯茂言走至張把乃

追及之。詰旦諸將牙集。仁厚謂茂言曰。昨聞副使走至張把。有諸對曰。昨日聞賊攻中軍。僕射已去。遂策馬參隨。既審其虛。復還寨中矣。曰。仁厚與副使俱受命討賊。若仁厚先走。副使當此下馬行軍法。代總軍事。然後奏聞。今副使既先走。又為欺圖。理當如何。茂言拱手曰。當死。仁厚曰。然。命扶下斬之。諸將股栗。仁厚乃設伏。敗君雄等。進圍梓州。久不下。乃為書射城中。遣其將士曰。仁厚不忍城中玉石俱焚。為諸君緩師十日。使諸君自成其功。如其不然。四面俱進克之。必矣。鄭君雄遂斬師立出降。

權衡一書

制勝

三

周太祖天平節度使高行周。有勇而知義。功高而不矜。策馬臨敵。叱咤風生。平居與賓客宴集。侃侃和易。人以是重之。三條綱目

宋乾德三年。兩川軍亂。宋主責王全斌等。黠貨殺降之罪。王仁贍等歷詆諸將。莫以自免。獨曰。清廉畏慎。不負陛下者。曹彬一人耳。彬之還也。橐中惟圖書衣衾。又能戢下。遂以為宣徽南院使。彬在朝廷。未嘗忤旨。亦未嘗言人過失。位兼將相。不以等威自異。遇士夫於途。必引車避之。下吏每白事。必冠而後見。居官俸人給宗族無餘積。君子謂彬仁恕。簡慎。能保功名。守

法度。為宋良將第一。續綱目

宋皇祐四年。儂智高反。以孫沔為廣南安撫使。沔益發騎兵。求武庫精甲。參知政事梁適折之曰。勿張皇。沔曰。前日惟亡備。故至此。今指期滅賊。非可以微倖勝。乃欲示鎮靜耶。夫實備不至。而貌為鎮靜。危亡之道也。居二日。才與兵七百。沔憂賊渡嶺而北。乃檄湖南。北曰。大兵且至。其繕治營壘。多其宴犒。賊疑遂不敢北侵。宋史。植按。孫沔以實備不至。而貌為鎮靜。為危亡之道。此名言也。好言持重。而不知變者。宜以此砭之。

權衡一書

制勝

三

元伯顏深畧。善斷。將二十萬眾伐宋。若將一人。諸帥仰之。若神明。事畢還朝。歸裝惟衣被而已。未嘗言功也。史元

明洪武十四年。沐英從將軍傅友德取雲南。梁王遣平章達里麻以兵十萬距于曲靖。英乘霧趨白石江。霧霽。兩軍相望。達里麻大驚。友德欲渡江。英曰。我兵懼為所扼。乃率諸軍嚴陣。若將渡者。而奇兵從下流濟出其陳後。張疑幟山谷間。人吹一銅角。元兵驚擾。英急麾軍渡江。以善泅者先之。長刀斫其軍。軍却。畢濟。塵良久復縱鐵騎。遂大敗之。生擒達里麻。明史

仁義

春秋開公元年齊人救邢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救在京師則罪列國子突救衛是也救在夷狄則罪諸侯狄救齊吳救陳是也救在遠國則罪四鄰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是也救而不速救者則書所次以罪其慢叔孫豹救晉次于雍榆是也救而不敢救者則書所至以罪其怯齊侯伐我北鄙圖成公救成至遇是也兵者春秋之所重獨至于救兵而書法若此聖人之情見矣例專

僖公十有九年宋人圖曹子魚言于宋公曰文王聞崇

權衡一書

制勝

重

德亂而伐之軍三旬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蓋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

僖公二十有五年冬晉侯圖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謀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實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二傳左傳

襄公十有九年晉士句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古之爲師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境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可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利人之難

以成其私欲者衆矣士句乃有惻隱之心謂齊侯卒而還不亦善乎或曰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爲士句者宜憚帷而歸命乎介則非矣使士句未出晉境如是焉可也已至齊地則進退在士句矣况喪必不可伐非進退可疑而待請者故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善之也制勝

昭公十有五年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圖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爲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

權衡一書

制勝

雷

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過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圖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始修而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左傳越王句踐之伐吳也各有獻醇醪酒一器者王使人注上流使士卒飲下流味不加味而卒戰自力列女傳

周威烈王時吳起問魏文侯賢往歸之文侯問諸李克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弗能過也于是文侯以爲將擊秦拔五城起爲將臥不設席行不騎

乘親舉贏糧與士卒批下者同衣食分勞苦卒有病
症者起為吮之卒母聞而哭之或問之對曰往年吳
公吮其父其父戰不還踵遂死于敵吳公今又吮其
子妾不知其死所矣通鑑

秦昭襄王三十二年楚以荀況為蘭陵令况嘗與臨武
君論兵于趙孝成王前王曰請問兵數况對曰數在
附民夫仁人之兵上下一心三軍同力臣于君下于
上若子弟之事父兄若千臂之插頭目而覆胸腹也
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
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

權衡一書

制勝

要

之節制不可以當湯武之仁義王曰善綱目

漢孝景時魏其侯寶嬰為大將軍賜金千斤嬰陳之廊
廡下軍吏過輒令裁取為用金無入家者史記

漢光武建武二年遣偏將軍馮異代鄧禹送至河南敕
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
元塗炭無所依訴將軍今奉辭討諸不軌非必畧地
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闘然好虜掠
卿本能御吏士愈自修敕無為郡縣所苦異頓首受
命引而西所至布威信羣盜多降綱目

晉羊祜為平南將軍增修德信以懷柔初附每與吳人

交兵克日方戰不為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誦許之
策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人有畧吳二兒為俘者
祜遣送還其家吳將陳尚潘景來寇祜追斬之美其
死節而加殯斂景尚子弟迎喪祜以禮遣還祜出軍
行吳境刈穀為糧皆計所使送絹償之吳人翕然悅
服稱為羊公不之名也祜與陸抗相對使命交通抗
嘗病祜饋之藥抗服之無疑心人多諫抗抗曰羊叔
子豈醜人者晉書

唐天寶六年帝方事石堡城詔問攻取計于王忠嗣忠
嗣奏言吐蕃舉國守之若頓兵堅城下費士數萬然

權衡一書

制勝

要

後可圖恐所得不償所失請厲兵馬待機取之帝意
不快會董延光建言請下石堡詔忠嗣分兵應接忠
嗣不得已為出兵而士無賞格延光不說李光弼曰
有如一城不捷歸罪大夫大夫先受禍矣忠嗣曰吾固審
得一城不足制敵失之未害于國吾恐以數萬人命
易一官哉明口見責不失一金吾羽林將軍歸宿衛
不者黔中上佐耳光弼謝曰大夫乃行古人事光弼
又何言新唐書

唐昭宗時江西節度使鍾傳圖撫州天火燒其城士民
譙驚諸將請急攻之傳曰乘人之危非仁也刺史危

全諷聞之謝罪聽命

肅宗時王都反唐遣招討使王晏球將兵討之定州守備固伺察嚴店主遣使促攻城晏球與使者聯騎巡城謂之曰城高峻如此借令主人使外兵登城亦非梯衝所及徒多殺精兵無損于賊不若食三州之租愛民養兵以俟之彼必內潰唐主從之既而馬讓能開門納官軍都舉族自焚晏球在定州城下日以私財饗士自始攻至克城未嘗戮一卒入朝唐主美其功晏球謝久頌饋運而已

唐明宗時楚王殷六軍副使王環每戰身先士卒與衆

權衡一書

制勝

毛

同甘苦嘗置鍼藥于座右戰罷索傷者于帳前自傳治之士卒隸麾下者相賀曰吾屬得死所矣故所向有功

晉天福中唐主徐知誥卽位江淮豐稔兵食有餘羣臣爭言北方多難宜出兵恢復舊疆唐主曰吾少長軍旅見兵之爲民害深矣不若復言使彼民安則吾民亦安矣又何求焉漢主遣使如唐謀共取楚分其地唐主不許

綱目

宋開寶七年遣曹彬將兵伐江南自王全斌平蜀多殺無辜宋主每恨之至是誡彬曰江南之事一以委卿

權衡一書

制勝

吳

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煩急擊也城陷之日慎無殺戮設若困圍則李煜一門不可加害且以劍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潘美等皆失色江南旣破一日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願諸將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爲誓明日彬卽稱愈又明日城陷自出師至凱旋士衆畏服兵不血刃

綱目

宋韓魏公卒有私逃者按法當死卒曰老母久病近在數舍間常恐不得見誠知擅去當誅一見死無恨矣

公惻然以便宜釋之軍中感泣偶鈔宋神宗時王安石閣邊端使王韶爭熙河章惇出湖北熊本入瀘夷郭達掠交趾天下騷動蘓軾代張方平草上書曰臣聞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夫聖人之兵出于不得已也後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已故其幸而不勝則禍小不幸而勝則禍深漢唐秦隋之已事可見已臣以爲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赫然耳目之觀耳至于遠方之民肝腦屠于白刃筋骨絕于餓餉流離破產鬻男賣子呼號哭泣之聲

陛下必不得而見也。譬猶屠殺牛羊，割縛魚鱉，食之甚美。死者甚苦。使陛下見之，必將投箸而不忍食。況于用人之命，以為耳目之觀乎？且軍興之後，橫歛隨作，民窮而無告，其勢不為大盜不止，邊事方深，內患復起，則勝廣之形將在于此。治安

宋紹興十年，韓世忠使王勝等復海州。父老袁金帛以犒軍，勝不受。世忠每出軍，必戒以秋毫無犯。軍之所過，耕夫皆荷鋤而觀。續綱目

元太宗時，彰德既下，木華黎之弟帶孫怒其反覆，驅老幼數萬欲屠之。嚴實曰：「此國家舊民，吾兵力不能及。」

權衡一書

制勝

元

為所脅從，果何罪耶？帶孫從之，繼破濮州，復欲屠之。實言：「百姓未嘗敵我，豈可與執兵刃者同戮？不若留之以供芻秣，漢人免者又數萬，其後于曹楚邱定陶上黨皆然。」元史

明太祖命徐達常遇春帥師伐張士誠，集諸將佐諭之曰：「自大亂以來，豪傑並起，所在據割。西有陳友諒，東有張士誠，皆連地千里，擁衆數十萬，觀二人所為，志不在民，不過貪富貴，劫奪寇攘而已。友諒已敗滅，獨士誠浙西姑蘇諸郡未下，故令卿等討之。卿等宜戒飭士卒，毋使擄掠，毋妄殺戮，毋發邱壙，毋毀廬舍，聞。」

士誠弟莊姑蘇城外，慎勿侵敗其墓。諸帥務相輯睦，勿縱左右凌士，卒大抵克敵者，必以成功為效。樹德者，必以廣恩為務。卿等勉之。

洪武元年，上命諸將進取元都，諭大將軍徐達等曰：「朕與公等帥衆渡江，誓除禍亂，以安天下。士卒舍父母妻子，戰鬪於矢石之間，百死一生，久未休息，朕每念之，惕然于中，非得已也。今中原之民，久為羣雄所苦，死亡流離，徧于道路，故命爾等帥師北征，拯民水火。昔元祖人主中國，子孫怠荒，固恤民艱，天厭棄之，君則有罪，民復何辜？前代革命之際，兵戈相加，視如仇。」

權衡一書

制勝

早

警朕實不忍爾諸將帥克城之日，勿擄掠，勿焚蕩，勿妄殺人，必使市不易肆，民安其生。片元之宗戚皆善待之，庶成朕伐罪救民之志。有不恭命，必罰無赦。二條

明紀事本末

明太祖將胡大海善用兵，每自誦曰：「吾武人，不知書，惟知三事而已：不殺人，不掠婦女，不焚毀廬舍。以是軍行遠近爭附之。」明史

用間

春秋僖公二十四年。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二十五年春。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檄以赴外。殺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僖公二十有五年。秦晉伐邽。楚闕克屈。禦寇以申息之師。戍商密。秦人過析隈。入而繫輿人。以圖商密。昏而傅焉。宵坎血。加書偽與子儀于邊。盟者商密人懼曰。秦取析矣。戍人反矣。乃降秦師。秦師因申公子儀息公子邊以歸。

權衡一書

制勝

望

文公十有三年。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乃使魏壽餘偽以魏叛者。執其帑于晉。使夜逸。請自歸于秦。秦伯許之。履士會之足于朝。秦伯師于河西。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爲戮。無益于君。不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乃行。繞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既濟。魏人譟而還。秦人歸其帑。三條昭公二十有二年。晉荀吳畧東陽。使師偽釋者負甲以息于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左傳○植按用間之術。

已具于春秋。宋祖之以少年僧殆唐。卽禮至仕邢之意也。曹瑞和世衡之間。棘藪野利天都等。卽秦人坎

血偽盟之智也。劉鄩之鬻油交州。李彥仙之遣士入陝。卽荀吳偽釋之舊也。然傳詳其事。而經無與詞。他日曰。軍旅之事。吾未之學也。蓋可知矣。

周赧王末。秦伐韓。軍于闕與。趙王召廉頗樂乘問之。皆曰。道路險狹難救。趙奢曰。其道遠險狹。譬之猶兩鼠鬪于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奢將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軍武安西鼓噪勒兵。武安屋瓦皆振。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

權衡一書

制勝

望

安。奢立斬之。堅壁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入奢善食而遣之。間以報秦。將秦將大喜。奢既已遣間。乃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至。去闕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奢曰。內之。歷曰。秦人不意趙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奢曰。請受令。歷請刑。不許。歷復請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奢許諾。卽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遂解闕與之圍而歸。趙王賜奢爲馬服君。以許歷爲國尉。史記○植按趙奢因秦之間而易之爲已用。秦與

間皆不知覺此孫子所謂以間者也

秦莊襄王三年伐魏魏王患之使人請信陵君以為上將軍諸侯聞之皆遣兵救魏信陵君遂率五國之師敗蒙驁於河外追至函谷關而還秦既敗使人行萬金以間信陵君求得晉鄙客令說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復為將諸侯皆屬天下徒聞信陵君不聞魏王矣秦王又數使人賀信陵君得為魏王未也魏王信之使人代將

漢三年項王與范增急圍滎陽漢王患之乃用陳平計間項王項王使者來為大牢具舉欲進之見使者佯

權衡一書

制勝

聖

驚愕曰吾以為亞父使者乃反項王使者更持去以惡食食項王使者使者歸報項王項王乃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之權范增大怒願賜骸骨歸卒伍行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

史記

漢建安十六年馬超韓遂等反曹操自將擊之間計于賈詡詡曰離之而已操曰解遂請與操相見操與遂有舊于是交馬語移時不及軍事但說京都故舊相手歡笑既罷超等問遂公何言遂曰無所言也超等疑之他日操與遂書多所點竄如遂改定者超等愈疑遂操乃與克日會戰大破走之

綱

植按智囊東

魏將段瑒據宜陽遣其揚州刺史牛道恒煽誘邊民

常孝寬患之乃遣諜訪道恒書跡令善學書者習之因偽作道恒與孝寬書論歸欵意又為洛陽燒述若燈下書者還令諜人送瑒瑒得書果疑道恒不用其謀遂相繼被擒此與魏公同意

唐張相潯富於權畧昭宗朝統帥討太原失律謀班師路由平陽收守姓張蒲帥王珂之大校也珂變詐難測潯深忌之張于一舍郊迎既駐郵亭令張使君升廳茶酒設食畢復命茶酒不令暫起至張燈乃許辭去自旦及暮不交一言口中咀少物遙觀一如交

權衡十書

制勝

器

談之狀珂性多疑動有警察時偵事者已密報之云敕使與相國密話竟夕珂果疑召張問之對曰並不交言王殊不信謂其不誠戮之六師乃假途歸京了無紆

閑話

梁劉鄩少事青州王師範梁太祖西攻鳳翔師範乘梁虛遣人分襲梁諸州縣鄩乃使人負油甕城中悉視兖州城中虛實出入之所油者得羅城下水甕可入鄩乃以步兵五百從水甕入襲破之梁遣葛從周攻鄩鄩乃悉簡婦人及民之老疾不足當敵者出之獨與少壯者同辛苦分衣食堅守以待外援久之援不

至人心願離副使王彥淵踰城而奔守陴者多逸鄰
乃遣人陽語彥淵曰副使勿多以入出非吾素遣者
皆勿以行又下令城中曰吾遣從副使者得出否者
皆族城中皆感奔者乃止已而梁兵聞之果疑彥淵
非實降者乃斬之城下出是城守益堅五代

宋太祖乾德初開唐主暉嗜佛法乃選少年僧有口辨
者南渡見唐主論性命之說唐主信重謂之一佛出
世由是不復以治國守邊為意續綱目唐後主令侍
中林仁肇出鎮武昌倚為長城太祖欲先取上游兵
帥多憚仁肇未即遣之于時後主弟齊王達質于關

權衡一書

制勝

聖

下太祖嘗密令親信往武昌僧院竊取仁肇全身真
既至挂于便殿召齊王視之曰卿識此人否對曰臣
不識然有類臣江南林仁肇上曰正是耳近有表并
進此像言相次歸朝朕將遣使迎之齊王不省其謀
亟使人間行歸白其事由是君臣猜疑仁肇不明而
卒野說馬門植按兵不厭詐故孫子有用間之說而臨
敵制變者或用之然仁義之師以義不以利況萬乘
之主乎宋祖生長軍旅習于誑詐而不以為非視周
世宗之不殺嚴續德多矣

宋李謙溥有招收將劉進勇力絕人數以少擊衆并人

患之以蠟丸書讒進陽遣其兄晉帥趙贊得之以聞
太祖詔謙溥械送闕下謙溥曰此反間也願以闔門
保之太祖得奏遽釋進厚賜金帛遣之厚德植按
知開視用間尤難宋史周世宗時淮南平唐主畏宋
太祖威名用間于世宗遣使遣太祖書饋白金三千
太祖悉輸之內府間乃不行太祖之知間如此固宜
不為并人所眩

宋曹瑋知渭州馭軍嚴明善用間周知虜動靜有告戍
卒叛入夏州者瑋方對客弈瑋遽曰吾使之也夏人
聞之即斬叛者投其首境上宋史

權衡一書

制勝

吳

曹南院知渭州夏人撓邊有智將棘鞬與渭對壘宿兵
十餘萬夏人歲遣數百騎精銳覘視兩界曹忠鞬智
勇令探騎伺彼巡邊兵來適棘鞬病踰月不能起曹
乃于界首設一大祭贈賻器物照耀原野用祝版云
大宋具位曹某昭告于夏國郡護某人公累以蠟書
約提所部歸我大宋待公之來不期天喪吉人事無
終始今百騎守塞下望其兵近即舉火自燒并所用
銀器千餘兩悉棄而遁歸夏兵盡掠祝版祭器而去
後旬日夏國殺棘鞬其下二十餘帳反側不安率衆
內附拓地數百里神史

李允則知雄州。一日民有訴爲契丹民毆傷而遁者。允則不治與傷者錢二千。衆以爲快。逾月幽州以其事來詰答。以無有益他謀。欲以瞰人爲質。驗比得報以爲妄。乃殺謫。宋史

宋時元昊有腹心將號野利王。天都王者。各統精兵。最爲毒害。種世衡謀欲去之。野利嘗令浪理賞乞娼娘。三人詣世衡乞降。世衡知其詐。曰。與其殺之不若囚。以爲間。留使監稅。出入騎從甚寵。有紫山寺僧法崧。世衡察其堅朴可用。延至門下。誘令冠帶。因出師以獲賊功。白于帥府。表授三班借職。充指揮使。又爲力

權衡一書

制勝

聖

辦其家事。凡居室騎從之具。無不備。崧醕酒狎博。無所不爲。世衡待之愈厚。崧既感恩。一日世衡忽怒。謂崧曰。我待汝如子。而陰與賊連。何相負也。械繫數十日。極其楚痛。崧終不怨。曰。崧丈夫也。公聽奸人言。欲見殺。有死耳。嘉半年。世衡察其不負。爲解縛沐浴。延入臥內。厚撫謝之。曰。汝無過聊和試耳。欲使爲間。其苦有甚于此者。汝能爲我卒不言否。崧泣允之。世衡乃草遺野利書。書蠟致納衣間。密縫之。仍囑之曰。此非演死不得泄。若泄時當言負恩不得成將軍之事也。又以書施一幅。棗一。部遺野利。野利見棗。雖度必

有書索之。崧目左右。又對無有。野利乃封信上元昊。元昊召崧并野利至數百里外。詰問遺書。崧堅執無書。至盡楚極苦。終不說。又數日。私召至其官。乃令人問之。曰。不速言死矣。崧終不說。乃命曳出斬之。崧乃大號而言曰。空死不了將軍事矣。吾負將軍。吾負將軍。其人急追問之。崧于是褫袖衣。取書進入。移刻命崧就館。而陰遣愛將假爲野利使。使世衡。世衡疑是元昊使。未卽相見。只令官屬日卽館舍勞問。問及興州左右。則詳至野利所部。多不悉。適擒生番數人。世衡令千際中密覘之。生番因言使者姓名。果元昊使。

權衡一書

制勝

吳

乃引見使者。厚遣之。世衡度使返。崧卽還。而野利報死矣。世衡既殺野利。又欲并去天都。因設祭壇。上書祭文于版。述二將相結。有意本朝。悼其垂成而敗。其祭文雜紙幣中有敵至急。焚之以歸。版字不可遽滅。敵得之以獻元昊。天都亦得罪。智○植按說苑。鄭桓公將欲襲鄆。先問鄆之辨智果敢之士。書其姓名。擇鄆之良臣而與之。爲官爵之名而書之。因爲設壇于門外。而理之。蠶之以假。若盟狀。鄆君以爲內難也。盡殺其良臣。桓公因襲之。此又曹種二人之藍本也。然曹州因棘耦之病而祭。何以必于界上。種世衡因

野利之死而祭何以并及天都皆無中生有理所易識者使敵有知問之明則亦殆矣此如障眼法足以欺愚而不足以眩智世無敵手遂令二子成名恐亦不堪屢試也

宋元豐間劉舜卿知代州。遣遣諜夜盜西關鎖去。舜卿亦不問。密易舊鋪而大之。數日虜諜送盜者。并以鎖還。舜卿曰。吾未嘗亡鎖也。命加於門。則大數寸。并盜還之。虜大慚沮。因誅諜者。鴻書

宋紹興中。劉光世在淮西。軍無紀律。張魏公爲都督。奏罷之。命參謀呂祉往廬州節制。光世頗得軍心。祉儒

權術一書

制勝

兇

者不知變繩束。顧嚴諸軍忿怨。統制鄺璠率衆縛祉渡淮。歸劉豫。魏公方宴僚佐。報忽至。滿座失色。公色不變。徐曰。此有說。弟恐敵覺耳。因樂飲至夜分。乃爲蠟書。遣死士持遺璠言。事可成。成之速。全軍以歸。敵得書。疑璠分隸其衆。遂賴以安。齊○植按劉鄩之于王彥溫。曹武穆之于張魏公。之于鄺璠。皆乘其未信而疑之。乘其未合而離之。談笑之頃。片紙隻字之勢而定。叛制敵易於反掌。是以智爲勇者也。

宋紹興二年。岳飛奉詔招撫嶺表賊曹成。成不從。飛奏羣盜力強。則肆暴。力相則就招。苟不畧加勦除。盜起

之衆未可遽殄。許之。飛入賀州境。得成諜者。縛之。帳下飛出。帳調兵食。吏曰。糧盡矣。奈何。飛陽曰。姑反。茶陵已而顧諜若失意狀。頓足而人陰令逸之。諜歸告成。成大喜。期翌日來追。飛命士煮食。潛趨遠嶺。未明已至太平場。破其砦。成據險拒。飛兼麾兵掩擊。賊大潰。紹興七年。飛知劉豫結粘罕而兀朮惡劉豫。可以間而動。會軍中得兀朮諜者。飛陽責之曰。汝非吾軍中人。張斌耶。吾向遣汝至齊約誘。致因太子汝往不復來。吾繼遣人問齊。已許我。今冬以會合。冠江爲名。致四太子于清河。汝所持書。竟不至。何背我耶。諜異

權術一書

制勝

平

緩死。即詭服。乃作蠟書。言與劉豫同謀。誅兀朮事。因謂諜曰。吾今貸汝復遣。至齊問舉兵期。封股納書。戒勿泄。諜歸以書示兀朮。兀朮大驚。馳白其主。遂廢豫。

宋

宋李彥仙爲石壕尉。初金人得陝。用降者守之。使招集散亡。彥仙陰遣士屬其間。金人不覺。乃引兵攻其南郭。夜潛師薄東北隅。所納士內應。濶而入。復陝州。史○植按唐建中時。李元平知汝州。募工徒治城。李希烈陰使壯士數百人應募。繼遣其將將數百騎。突至城下。應募者應之于內。縛元平去。事頗類此。然彼賊

智耳鳥足道哉

明。天順初。韓雍討大藤峽。賊至峽口。儒生里老數十人。伏道左。願為導。雍見。即罵曰。賊敢給我。叱左右縛斬之。左右皆愕。既縛。而袂中利刃出。推問果賊也。悉支解。剗腸。分掛林箐。林中累累相屬。賊大驚沮。

明史

明嘉靖中。沈都督希儀。初為右江寨將。右江城外五里。即賊巢。賊謂者耳。日徧官府。即圍園中稍動色。賊在溪洞數百里外。輒知之。希儀至。顧令熟徭恣出入。嬉遊城中。而求得與徭通商販者數十人。厚撫之。使為

權術一書

制勝

至

謂。于是賊動靜聲息。顧往往為我所先得。毋出勦。即肘掖親近。不得聞。至期。鳴號。則諸兵立集。聽令。令曰。出某門。旗頭即引諸軍。實行。問旂頭。旗頭自不知。頃之。徇營賊衆至。戰方合。而伏又左右起。賊大敗去。已賊寇他所。官軍又已先至。雖絕遠。村聚賊度。官軍所不至者。寇之軍又未嘗不在。賊驚以為神。即官軍亦不知。希儀何目得之也。所賜勦必其劇巢。無安殺得婦女牛畜。果鄰巢者。悉還之。唯陰助賊者。還軍立勦。曰。若奈何。陰助賊賊。或刀弩而門。則者曰。罰若牛五。若奈何。刀弩。則我師。于是皆驚服。無敢陰助賊及。

門。賜者。常欲勦一巢。乃佯臥病。所部人問病。謝不見。

明日入問。希儀起曰。吾病思鳥獸肉。若輩能從我獵乎。即起出獵。去賊一二里而止。營軍中。乃知非獵也。計擒其尤黠猾善戰者。支解懸城門。見者股慄。常以甚風淒雨。天色冥冥。夜察諸賊所止宿。散遣人齎火若炮。衣囊。與草色同。潛巢賊中。夜炮舉。賊大駭。曰。老沈來矣。挈妻子逃至山頂。見婦女。咷往。往寒凍死。或觸崖石死。妻子相怨。汝作賊何利。乃至此。明謂之。則寂無人。已相聞。愈益驚。陰測之。則老沈固在。寨府不出也。自此賊膽落。或易面為熟徭矣。後熟徭既皆

權術一書

制勝

至

聞公威信。征調他巢。雖懼。不敢不往。甚而大雨。徭懼失期。汨溪水以應。論者以為自廣西為將。韓觀山雲之倫。能使徭不為賊。希儀則使徭人攻賊。前此未有也。○希儀初至。令熟徭得出入城中。因厚賞其黠者。使為謀。後漸令徭婦人見其妻。資以酒食。緡帛。其夫常以賊情告者。則陰厚之。諸徭婦利賞。爭勸其夫輸賊情。或自入府言之。以故賊益無所匿形。常扶諫者。馬平徭魁也。累捕不得。有報扶諫。逃鄰賊三層巢者。希儀潛率兵勦之。則又與三層賊往。劫他所。希儀盡俘三層巢妻子。歸。希儀俘賊妻子。盡以畀徭。

擇術目五

曆法

春秋文公元年。於是閏三月。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

哀公十有二年。冬十有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螽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曆過也。條左

漢興庶事草創。襲秦正朔。用顓頊曆。而晦朔月見弦望

權衡一書

擇術

一

以詐行爲哉。然我有問。彼亦有問。在我者欲其行于彼。在彼者又欲其不得行于我。故設問非難。能用爲難。用問非難。能知尤難。非善用問者。未必能知問。而能知問者。或不屑瑣瑣于用問。記曰。用人之智。去其詐。有以哉。

十則一日之分也。與長相終長九寸百七十一分而終復三復而得甲子。夫律陰陽九六爻象所從出也。故黃鍾紀元氣之謂律。律法也。莫不取法焉。與鄧平所治同。于是皆觀新星度。日月行。更以推算。如閏平法。乃詔遷用鄧平所造八十一分律曆。罷廢尤疏遠者十七家。復使曆官淳于陵渠復覆太初曆晦朔弦望皆最密。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陵渠奏狀遂用鄧平曆。漢志

魏崔浩修國史。集諸術士。考較漢元以來日月薄蝕五星行度。并譏前史之失。別爲魏曆。以示高允。允曰。善。

權衡一書

擇術

二

言遠者必先驗于近。且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東井。此乃曆術之淺事。今譏漢史而不覺此謬。恐後之譏今。猶今之譏古。浩曰。所謬云何。允曰。按星傳。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十月日且在尾箕。昏没于申南。而東井方出于寅北。二星何得背日而行。是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于理。浩曰。欲爲變者何所不可。君獨不疑三星之聚。而怪二星之來耶。允曰。此不可以空言爭。宜更審之時。坐者咸怪。後歲餘。浩謂允曰。先所論者在不經心。及更考究。果如君語。乃以前三月聚于東井。非十月也。衆乃歎服。北史

宋天文志云。吳王蕃者。廬江人。爲中常侍。依乾象法而制渾儀。立論考度曰。前儒舊說。天地之體狀如鳥卵。天包地外。猶殼之裏黃也。周旋無端。其形渾渾然曰渾天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五百八十九分度之百四十五。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二端謂之南極北極。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亦三十六度。兩極相去一百八十二度。半強。繞北極徑七十二度。常見不隱。謂之上規。繞南極七十二度。常隱不見。謂之下規。赤道帶天之絃。去兩極各九十一度。少強。黃道日之所行也。半在赤道外。半在赤道內。與赤道東交于角。

權衡一書

擇術

三

五少弱。西交于奎十四少強。其出赤道外極遠者。去赤道二十四度。斗二十一度是也。其入赤道內極遠者。亦二十四度。井二十五度是也。日南至在斗二十一度。去極百一十五度。少強是也。日最南去極最遠。故景最長。黃道斗二十一度。出辰入申。故日亦出辰入申。日晝行地上百四十六度。強。故日短。夜行地下二百一十九度。少弱。故夜長。自南至之後。日去極稍近。故景稍短。日晝行地上度稍多。故日稍長。夜行地下度稍少。故夜稍短。日所在度稍北。故日稍北。以至于夏至。日在井二十五度。去極六十七度。少強。是日。

最北去極最近景最短黃道井二十五度出寅入戌故日亦出寅入戌日晝行地上二百一十九度少弱故日長夜行地下百四十六度強故夜短自夏至之後日去極稍遠故景稍長日晝行地上度稍少故日稍短夜行地下度稍多故夜稍長日所在度稍南故日出入稍南以至于南至而復初焉斗二十一井二十五南北相覺四十八度春分日在奎十四少強秋分日在角五少弱此黃赤二道之交中也去極俱九十一度少強南北處斗二十一井二十五之中故景居二至長短之中奎十四角五出卯入酉故日亦出

卯入酉日晝行地上夜行地下俱百八十度半強故日見之漏五十刻不見之漏五十刻謂之晝夜同書宋唐太史令李淳風作麟德曆至開元中日食比不合乃詔僧一行作新曆曰大衍其法本於易之蓍策以卦當歲以爻當月以策當日以天地之二始位剛柔以卦天地之二終紀閏餘以卦氣定七十二候以中星正二十四氣以晦朔正日月之會以日度正周天之數時善曆算者瞿曇謨忽不得與言其非乃詔日官于靈臺課候大衍十得七八麟德三四餘無取焉遂詔行之治安纂要

宋至道二年屯田員外郎呂奉天上言按經史年曆雖有編聯周秦以前多無甲子司馬遷雖詳言歲次詳求朔閏則與經傳都不符合乃言周武王元年歲在乙酉唐兵部尚書王起撰五位圖言周桓王十年歲在甲子四月八日佛生常星不見又言孔子生于周靈王庚戌之歲卒于周悼王四十一年壬戌之歲皆非是也後人因循莫敢改易臣竊以史氏凡編一年則有一十二月月有晦朔氣閏則須與歲次合同苟不合同何名歲次臣探索百家用心十載乃知唐堯卽位之年歲在丙子迄太平興國元年亦在丙子凡

三千三百一年矣虞夏之間未有甲子可證成湯既沒太甲元年始有二月乙丑朔旦冬至伊尹祀于先王至武王伐商之年正月辛卯朔二十有八日戊午二月五日甲子昧爽又康王十二年六月戊辰朔三日庚戌肅王命作冊畢自堯卽位年距春秋魯隱公元年凡一千六百七年從隱公元年距今年凡一千七百一十五年從太甲元年距今年凡二千七百三十二年從魯莊公七年四月辛卯夜常星不見距今年凡一千六百八十一年從周靈王二十年孔子生其年九月庚戌十月庚辰兩朔頻食距今年凡一千

五百四十五年。從魯哀公十六年四月乙丑孔子卒。距今年凡一千四百七十二年以上。並據經傳正文。用古曆推校。無不符合。乃知史記及五位圖所編之年。殊為濶畧。臣考商王小甲七年二月甲申朔旦冬至。自此之後。每七十六年一得朔旦冬至。此乃古曆一節。每節積月九百四十。積日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率以為常。直至春秋魯僖公五年正月辛卯朔旦冬至。了無差爽。用此為法。以推經傳。縱小有增減。抑又經傳之誤。皆可以發明也。古曆到齊梁以來。或差一日。更用近曆校課。亦得符合。伏望許臣撰集成書。

權衡一書

擇術

六

藏秘書府 宋史

至道二年。司天楊文鑑上言。新曆甲子。請以百二十年。事下有司。以其無所依據。議寢不行。太宗曰。支干相承。雖止于六十。倘再周甲子。成上壽之數。使期頤之人。得見所生之年。不亦善乎。遂詔新曆甲子。所紀百二十歲。宋○按宋曆既為定式。不知何時又止留六十也。但年過六十。不見所生。便覺婆然有物化之感。太宗之慮深矣。集錄宋朱子曰。要看曆數子細。只王蕃渾天說一段。極精密。便是說一箇現成天地了。其術以為天居地上。見者

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地下亦然。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而嵩高正當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當嵩高之上。又其南十二度為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為春秋分之日道。又其南三十四度為冬至之日道。南下去地三十一度而已。是夏至日北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去極九十一度。冬至去極一百一十五度。此其大率也。南北極持其兩端。其天與日月星宿斜而迴轉也。語類又曰。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遲。一日繞

權衡一書

擇術

七

地一周無餘。而常不及天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餘分之積五千九百八十八。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得六。不盡三百四十八。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九百四十分分之三百四十八。是一歲月行之數也。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者。歲之常數也。故日行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為氣盈。月行而

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爲朔虛合氣盈朔虛而問生焉。一歲問率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三歲一問則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單一。五歲再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十有九歲七問則氣朔分齊是爲一章。

或問天道左旋。日月右行。如何。曰。自疏家有此說。人皆守定。張子說日月皆是左旋。說得好。蓋天行甚健。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起度端。終度端。無贏縮。正恰好。被天進一度。則日爲退一度。二日

權衡一書

擇術

八

天進二度。則日爲退二度。積至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則天所進過之度。又恰周得本數。而日所退之度。又恰退盡本數。遂與天會而成一年。月行遲一日一夜。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行不盡。比天爲退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至二十七日半強。而一周天與初躔合。又行二日有奇。爲二十九日半強。與日會。進數爲順天。而左退數爲逆天。而右曆家以進數難算。以退數算之。此是截法。故謂之右行。取其易見。日月之度耳。乃云日行遲。月行速。此錯說也。曆家若順算。則那相去處。度數多。蔡季通云。西域有九軌曆。

是順算。○又曰。天無體。二十八宿便是天體。隨天而定。日月五星則皆隨天左轉。而緩急各不同。不隨天而定也。橫渠少遲則反右之說。極精。如以一大輪在外。一小輪載日月在內。大輪轉急。小輪轉慢。雖都是左轉。只有急有慢。便覺日月似右轉了。禮記月令疏云。二十八宿及諸星皆循天左行。一日一夜一周天。一周天之外。更行一度。其說可証。

又曰。曆家說天有五道。而今止將黃赤道說。天正如一員匣相似。赤道是那匣子相合縫處。在天之中。黃道一半在赤道之內。一半在赤道之外。東西兩處與赤

權衡一書

擇術

九

道相交。度却是將天橫分爲許多度。數會時是日月在黃道赤道十字路頭相交處。撞着望是月與日正相向。如一箇在子一箇在午。日所以食于朔者。月常在。下日常在上。既是相會被月在下面遮了。故日食望時月食。謂之闕虛。蓋火日外影。其中實闕。到望時恰當着其中開處。故月食。○元黃瑞節曰。春秋疏云。日月同處。則日被月映。而形鬼不見。故食。朔則交會。故食必在朔。然而每朔皆會。應每月皆食。杜預云。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小有盈縮。故有雖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者。又云。日月異道。交互

相錯月之一周必半在日道裡。從外而入內半在日道表。從內而出外。或六人七出。或七人六出。凡十三出入而與日會。曆家謂之交道。通而計之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有一交。唐一行議云。日行黃道。月有九道。其所行之道。遇交則有薄蝕之變也。至于合朔如合璧。則不食。其交不軌道。則食也。故驗日食者。必以日躔月道之交驗之耳。五代王朴云。自古相傳。皆謂近交則日月有食。殊不知日月之相掩。與閭虛之相射。其理有異。今據諸家之說。所謂九道者。青道二。赤道二。白道二。黑道二。與黃道而九月不行黃道。止行

權衡一書

擇術

十

八道。但此八道斜出入于黃道之內。外故謂之九道。月一歲凡十三次經天。則二十六次出入于黃道之內。外一次經天。則一次入一次出。或六次入七次出。或七次入六次出。各十三出入也。此二十六次出入于黃道之時。有二十四次皆不與日會。惟有兩次與日會。故疏云。通計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有一交也。于此時方有食。然而有食有不食者。或日月同道之際。道有分數。故食亦有分數。或小有盈縮。遂從邊而過。故有不食也。若以定法論之一歲兩交。當兩食而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唐二百九十年食

百餘何也。此杜預所謂有雖交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者也。朱子與王朴之說。合日月之相掩與閭虛之所射。是日月食之理也。三條曆所以數差。古今豈無人考得者。日看來都只是不曾推得定。旋將曆去合那天之行。不及則添些。過則減些。以合之。所以一二年又差。如唐一行大衍曆。當時最謂精密。只一二年後便差。只有李通說得好。當初造曆。便合并天運所躔之度。都算在裡。幾年後。躔幾分。幾年後。躔幾度。將這躔數都算做正數。直推到盡頭。如此庶幾曆可以正而不差。今人都不曾得

權衡一書

擇術

十一

簡大統正。只管說天之運行有差。造曆以求合乎天而曆愈差。元不知天如何會有差。自是天運行合當如此。此說極是。類○植按。摩天之說。日月之行。置閭之理。左旋之論。交食之法。歲差之故。皆天行之大者。合觀朱子數條。皆所謂知曆理者。也不以此正其本而屑屑于數之是求。則術士事耳。元世祖命王恂郭守敬作新曆。恂言。曆家知曆數。不知曆理。願得通天道。知曆理。大臣如許衡者。總之。曆宜精。于是命衡領太史院。而郭守敬於曆象特精。端任之。守敬言。司天莫大於測景。古今曆以唐一行所造

大衍爲稱首。則以唐開元間。令南宮說行天下測景。所歷地最廣也。今國家一統。疆宇比唐過之。宜遣使四往測景。而測驗莫先于儀表。今司天儀本皇祐中汴京所造。與大都規環不協。比量南北。極差四度有奇。又表石年深偏側。請別創儀表。相比覆於。是創簡儀。仰儀。及諸儀。各臻其妙。又以天樞附極而動。昔人常展管候之宿度。餘分終未得其。二線測餘分。纖微可考。又作仰規覆矩圖。異方渾蓋圖。日出入永短圖。與諸儀互相參驗。遣監候官十四人。分道行測。景東至高勾驪。西極流池。南踰朱崖。北盡鐵勒。凡二

傳會之誤。守敬之言曰。曆法之作。凡以步日月之躔。離候氣朔之盈虛而已。昔人立法。謂必求上古之日。至所謂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者。爲上元。以爲曆本。謂之千歲之日。至此大謬不然者也。夫自開闢以來。不知日月五星。始于何始。世代遼邈。乃剪截其數。爲日法。以傳會之。此歷代積年日法。所爲互異也。夫七政運行。進退自有常度。苟原始要終。候驗周密。使杪忽不爽。則近可驗遠。安在舍目前簡易之法。而求之億萬年不可知之始哉。故其作曆。卽以至元辛巳爲元。推而步之。杪而分分而刻刻而日。皆以百爲率。取二至遠近日晷。附其極者。以爲二至。中者以爲二分。餘遞求之。以爲氣應。以冬至距朔之日爲閏應。以歲實加氣應。卽來歲之冬至也。以歲實加閏應。滿朔實去之。卽來歲之閏餘也。上考往古。則每百年長一。下驗將來。則每百年消一。可謂簡而明約而備得。自然之妙矣。夫曆之所以易差者。以宿度之未真。古人通積其餘分。以爲太半少。故其分杪。皆以約計而積之。非真然也。守敬立表。皆以兩線測其分杪。可實計多寡焉。蓋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乃其常數。然天運常有餘。而歲運常不足。其差甚微。既遠方

知晉虞喜以爲五十年退一度何承天以爲太過進之而又不及劉焯折取二家中數爲七十五年折之近似矣而天有自然之運以已意斷之可乎守敬測景驗氣減周歲爲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分二十五秒加周天爲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七十五秒強弱相減差一分五十秒積六十六年有奇而退一度定爲歲差之法天運之可驗者莫顯於日月之交食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言其平行也二十九日有奇而會言其經朔也殊不知日者陽之精行南陸而盈行北陸而縮月者陰之精近日而行疾遠日則行徐古者算止用經朔故月一大一小日食或在朔二月食或在望之前後漢魏以後日食多在晦其弊蓋坐此守敬一以辰集時刻所在之日爲定期而月之大小從焉凡此皆順其自然之理而爲之所以非諸家可及

明太祖初造戊申大統曆一如元法博士元統言今曆以大統爲名而積分皆緣授時之舊自至元辛巳至洪武甲子積一百又四年天數漸差請以洪武甲子歲冬至爲曆元更定曆以宣一代之制報可擢統爲監正統欲不用消長之法監副李德芳爭之上曰二

說皆難憑獨驗七政交會行度無差者爲是乃詔築觀星臺於雞鳴山而回回曆別于雨花臺令隔遠各候驗以課疏密回回曆多疏乃罷之而一依授時法推算如初安條治洪武中解大紳繕上封事云治曆明時授民作事但伸播植之宜何用建除之謬方向煞神事甚無謂孤虛宜忌亦且不經東行西行之論天德月德之云臣料唐虞之曆必無此等之文所宜著者日月之行星辰之次仰觀俯察事合逆順七政之齊正此類也書肆說鈴明嘉靖初光祿少卿管監事華淵言曆所以差由天周有餘而日周不足也日之差驗于中星堯冬至昏昂中而日在虛七度躔玄枵之子今冬至昏室中日在箕三度躔析木之寅計去堯三千餘年而差者五十五度矣再以黃赤道考之至元辛巳改曆之冬至赤道歲差一度五十秒今退天三度五十二分五十秒矣黃道歲差九十二分九十八秒今退天三度二十五分七十四秒矣是以正德戊寅日食庚辰月食時刻分秒起復方位類與推算注臣伏揆善治曆者三家漢太初以鐘律唐大衍以蓍策元授時以晷影而晷影所因者本也欲正曆不登臺測景皆空言憶見耳

伏望許臣暫住朝參督同中官正周廉及掄選疇人子弟請曉本業者及冬至前詣觀象臺晝夜推測日記月書至來年冬至以驗二十四氣分至合朔日躔月離黃赤二道且中昏中七政行度視元辛巳所測差次具錄以考驗所差昔班固作漢志言治曆有三專門之裔明經之儒精算之士伏乞勅訪能知曆理如楊雄精曆數如邵雍智巧天授如僧一行郭守敬者令詳定歲差以成一代之制治安纂要○植按宿之有度日月之有道皆曆家之借名以便測望推算者也文獻通考宋中興天文志云天本無度因日之行一

權衡一書

擇術

其

晝一夜所躔闊狹強名曰度二十八宿亦未始有度也沈氏筆談曰二十八宿多者三十三度小者止一度蓋推曆者既分天爲三百六十五度有奇于是以當度之星記之今所謂距度星者是也非不欲均也黃道所由當度之星止有此而已中興志又云日月之所行有遲有速難以一術御也故因其合散分爲段數每段以一色名之欲以別算位而已曆家遂以爲實有九道可唾也此皆言曆所當知者不然鮮不爲其所眩矣

卜筮

春秋襄公九年穆姜薨於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隨史曰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于周易曰隨元亨利貞今我婦人而與于亂罔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姦不可謂貞有四德皆隨而無咎我皆無之能無咎乎必死于此弗得出矣左傳

昭公十有二年南蒯之將叛也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以爲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卽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黃中

權衡一書

擇術

七

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筮雖吉未也○明王世貞曰傳中所引占筮之言率多牽合附會獨此正而有理得易之旨苑評○植按筮以前民用事之不合於理者無庸筮事合於理而猶有疑則假此以決之而已後世于爻象之外強分以五行益之以神將附之以生尅又舍象象本文而別爲邵徂之詞以雜之四聖之本旨蕩然矣况胸有成見而牽合以爲附會非諂諛之游詞則支離之妄論在恒儒皆知其謬而賢智

者或溺之何也

齊景公病水一日夜夢與二日闕而不勝晏子朝公曰
吾夢與一日闕不勝我其死也晏子對曰請召占夢
者立於闕使以車迎占夢者至曰曷為見召語之故
占夢者曰請反其書晏子曰無反書公無所病病者
陰也日者陽也一陰不勝二陽公病將已居三日公
病大愈且賜占夢者曰此非臣之功也晏子教臣對
也公召晏子將賜之晏子曰占夢者以臣之言對故
有益使臣身言之則不信矣此占夢者力也公使兩
賜之晏子春秋

權衡一書

擇衡

漢武帝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取婦乎五行家曰可
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叢辰家曰大凶曆家
曰小山天人家曰小吉太乙家曰大吉辨訟不決以
狀聞制曰避諸死忌以五行為主取于二行者也

史記

漢嚴君平卜筮于成都市以為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
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龜筮為言利害與人子
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于順與人臣言依于忠各因
勢導之以善

漢元帝時京房治易事梁人焦延壽延壽嘗曰得我道

以匹身者必京生也房說長干災變分六十卦更直
日用事以寒溫風雨為候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後
卒及于難○班固曰幽贊神明通合天人之道者莫
著乎易春秋然于貢猶云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
得而聞已矣漢興惟陰陽言災異者孝武時有董仲
舒夏侯始昌昭宣則眭孟夏侯勝元成則京房翼奉
劉向谷永哀平則李尋田終術此其納說時君著明
者也察其所言仿佛一端假經設誼依託象類或不
免乎億則屢中仲舒下吏夏侯因執眭孟誅戮李尋
流放此學者之大戒也京房區區不量淺深危言刺

權衡一書

擇衡

十九

譏構怨強臣亦不密以失身悲夫二條
晉成帝時顏含為光祿勳以老遜位郭璞嘗欲為之筮
含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已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
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著龜致仕二十餘年
九十二歲而卒晉書

晉康帝時高詡善天文燕王就嘗謂曰卿有佳書而不
見與何以為忠蓋詡曰臣聞人君執要人臣執職執
要者逸執職者勞是以後稷播種堯不與焉占候天
文晨夜甚苦非至尊之所宜親陛下將安用之詡默
然綱目

魏主珪于九月甲子晦進軍討賀麟太史令晁崇奏曰
不吉帝曰何也對曰紂以甲子亡兵家忌之帝曰紂
以甲子亡周武不以甲子勝乎崇無以對帝進軍戰
于義臺大破之北史

宋文帝時魏三築白臺樂平王丕夢登其上四顧不見
人命術十董道秀筮之曰吉丕默有喜色至尙書令
劉潔謀立丕潔誅丕以憂卒道秀亦坐棄市高允聞
之曰夫筮者皆當依附父象勸以忠孝王之問也道
秀宜曰窮高爲亢易曰亢龍有悔又曰高而無民皆
不祥也王不可以不戒如此則王安于上全于下

權術一書

擇術

三

矣道秀反之宜其死也

唐貞觀五年有司言皇太子冠用二月吉請造兵備儀
仗上曰東作方興宜改十月少傅蕭瑀奏聽陰陽書
不若二月上曰吉凶在人若動依陰陽不顧禮義吉
可得乎循正而行自與吉會農時急務不可失也
唐建中元年術士桑道茂上言陛下不出數年暫有離
宮之厄臣望奉天有天子氣宜高大其城以備非常
上命京兆發丁夫數千雜六軍之士築奉天城至貞
元五年上與李泌論及盧杞泌言杞奸邪致有建中
之亂上曰建中之亂術士豫請城奉天此蓋天命非

權術一書

擇術

主

杞所致也泌曰天命他人皆可言之惟君相不可言
蓋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則禮樂政刑皆無所用
矣○尹起莘曰桑道茂請城奉天不三四年果有朱
泚之亂德宗幸奉天果獲濟然則治亂皆前定歟是
不然術士之言不中者多矣其億而中者千百之一
二也德宗因是之言一切歸之氣數不復反已自咎
嗚呼朱泚之反也以道茂言修奉天城而後全不知
李懷光之反也亦曾以人言修梁州城否乎何亦得
全也由是觀之術士之言亦億中而已矣綱目
自至和嘉祐以來費孝先以術名天下士大夫無不

作卦影而應者甚多獨王平甫不喜之嘗謂曰占卜
本欲前知而卦影于事後何足問耶偶鈔
宋上蔡謝氏曰邵堯夫精易之數事物之成敗始終人
物之禍福修短算得來無毫髮差錯如指此屋便知
起于何時至某年月日而壞無不如其言然二程不
貴其術堯夫喫不過一日問伊川曰今歲雷從甚處
起伊川曰起處起如堯夫必用推算某更無許多事
節即默然性○植按性理或問朱子曰先生須得堯
夫先知之術先生人之曰吾之所知者患廸吉從逆
凶滿招損謙受益若是明日晴後日雨吾又安能知

耶。朱子之語。正程子之意。又按宋史。雍智慮過人。遇事能前知。程頤嘗曰。其心虛明。自能知之。當時學者。因雍超詣之識。務高雍所爲。至謂雍有玩世之意。又因雍之前知。謂雍于凡物聲氣之所感觸。輒以其動而推其變焉。于是據世事之已然者。皆以雍言先之。雍蓋未必然也。讀此。可以得堯夫之真矣。

朱子贈徐端叔命。彼日世以人生年月日時所值支幹納音。推知其吉凶壽夭窮達者。其術雖若淺近。然學之者。亦往往不能造其精微。蓋天地所以生物之機。不越乎陰陽五行而已。其屈伸消息錯綜變化。固

權衡一書

擇術

主

已不可勝窮。而物之所賦。賢愚貴賤之不同。特昏明厚薄毫釐之差耳。而可易知其說哉。徐君嘗爲儒。則嘗知是說矣。其用志密微。而言之多中也。世之君子。倘一過而問焉。亦足以知夫得于有生之初者。其誠與分量。固已如是富貴榮顯。固非貪慕所得致。而貧賤禍患。固非巧力所可辭也。直道而行。致命遂志。則或徐君之助也。雖然。與人子言。依于孝。與人臣言。依于忠。天壽固不貳矣。必脩身以俟之。乃可以立命。徐君其亦謹其所以言者哉。文集

廖德明少夢調大乾開者。索刺出諸袖。視其題云。宣教

郎廖某。遂覺後登第。以宣教郎宰閩。思前夢恐官止此。不欲行親友相勉。爲質之朱文公。公沉思良久。因指案上物曰。人與器不同。如筆止能爲筆。不能爲硯。劍止能爲劍。不能爲琴。故其成毀久遠。有一定不易之數。惟人不然。有朝爲鼎。暮爲舜者。故其吉凶禍福。亦隨而變。難以一定言。今子赴官。但當力行所聞。前夢不足介意。廖後官至正郎。智囊

明徐存永嘗言。其王父諱梯。與同里宋姓者。所生年月日時盡同。少同學。同食餼於庠。同無子。至四十九歲而宋卒。徐恨不敢出戶。其後乃相繼舉三子。仕至縣

權衡一書

擇術

主

今年八十餘。始卒。後事乃大不同。又文大士。密縣人。與會城路慶雲者。同年月日時生。以此相善。大士父爲通州守。與母夫人皆壽考。路則起家寒微。幼卽孤。大士以文名。當時路僅能識之。無。又先大士死十年。大士生。二子。路一子。沒于水。生平無一同者。惟大士食餼之年。路得補藩司。祿差相似耳。然則星命之說。可盡信哉。聞小

明有日者。謁王直卿云。善算星數。知人禍福。直卿曰。吾有一大算。數書曰。惠也。古從逆凶。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大學曰。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

而入者亦悖而出此數。巨古今不差。豈不優于子算數乎。唐曜○植按星命卜筮之術。無論疎于術者不能驗。即精於術者亦無必驗之理。何者。天下一定者。理不齊者數也。陰陽之運五行之變。參伍錯綜而莫知其所以然。夫是之謂數。故天度之運行可定也。而猶有歲差。聖世之位育其常也。而猶有災變。使其可齊。卽已非數矣。且以術之最驗者言之。假令知命之必貴。遂可自荒其業。坐待顯榮乎。知命之必富。遂可奢用無節。隨其暴殄乎。知命之必壽。遂可淫縱戕伐。不自保惜乎。非是則亦何庸預知爲况。又必不能皆是之謂數焉而已。

堪輿

春秋宣公八年冬十月巳丑葬我小君僖公。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雨不克葬。禮也。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左傳○植按定公十有五年九月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左氏亦曰雨不克葬。事禮也。唐呂才之敘葬義取于此下同。昭公十有二年鄭簡公卒。將爲葬陰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崩。弗毀則日中而崩。子太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于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爲遂弗毀日也。左傳

唐貞觀十五年以上以近世陰陽雜書訛僞尤多。命太常博士呂才刊定上之才皆爲之敘。質以經史其叙宅經曰近世覲巫妄分五姓如王張爲商武庚爲羽似取諧韻至于以柳爲宮以趙爲角又復不類或同出一姓分屬宮商或複姓數字莫辨微羽此則事不稽古義理乖僻者也。敘祿命曰祿命之書多言或中人乃信之。然長平坑卒未聞共犯三刑南陽貴士何必俱當六合今亦有同年同祿而貴賤懸殊其命其胎

而壽夭。災異此皆祿命不驗之著明者也。其叙葬曰。古者卜葬。蓋以朝市遷變。泉石交侵。不可前知。故謀之龜筮。近代或選年月。或相墓田。以爲窮達壽夭。皆因卜葬所致。按禮天子諸侯大夫葬。皆有月數。是古人不擇年月也。春秋九月丁巳葬定公。而不克葬。戊午日下。是乃克葬。是不擇日也。鄭荏簡公。司墓之室。當路毀之。則朝而哭。不毀則日中而哭。子產不毀。是不擇時也。古之葬者。皆于國都之北。兆域有常處。是不擇地也。今以妖巫妄言。遂于躡踴之際。擇地。選時。以希富貴。或云辰日不可哭泣。遂堯爾而對弔客。或

權衡一書

擇術

美

云同屬忌于臨墳。遂吉服不送。其親傷教敗禮。莫斯爲甚。識者以爲確論。

唐宣宗欲作五王院。以處皇子之幼者。召術士柴嶽明。使求其地。對曰。臣庶遷徙不常。故有禍福之說。陰陽書本不言帝王家也。上善其言。賜以束帛。二條細目

宋仁宗將修東華門。太史言太歲在東。不可犯也。上批太史狀曰。東家之西。即西家之東。西家之東。即東家之西。太歲果安在。即日修之。續問見錄

宋司馬光曰。今人葬不厚于古。而拘於陰陽禁忌。則甚焉。相山川岡壟之形勢。考歲月日時之干支。以爲子

孫貴賤貧富。壽夭賢愚。皆繫焉。非此地。非此時。不可葬也。舉世惑而信之。於是喪親者。往往久而不葬。夫人所貴於身後。有子孫者。爲能藏其神骸耳。其所爲乃如是。曷若無子孫。死於道路。猶有仁者見而殮之。耶人之貴賤貧富。壽夭繫於命。賢愚繫于人。固無關預於葬。就使皆如葬師之言。爲人子者。方當哀窮之際。何忍不顧其親之暴露。乃欲自當福利耶。昔子諸祖之葬也。家甚貧。不能具棺槨。自太尉公而下。始有棺槨。太尉公將葬。族人皆曰。葬者家之大事。奈何不詢陰陽。此必不可。吾兄伯康無如之何。乃日詢於陰

權衡一書

擇術

三

陽則可矣。安得良葬師。族人曰。近村有張生者。良兄乃召張生。許以錢二萬。張生野夫也。聞之大喜。兄曰。汝能吾用言。吾俾爾葬。不用吾言。將求他師。張生曰。惟命是聽。於是兄自以已意。處歲月日時。及墳之淺深。廣狹。道路所從出。皆取便於事者。使張生以葬書緣飾之。曰大吉。以示族人。皆悅。無違異者。今吾兄年七十九。以列卿致仕。吾年六十六。忝備侍從。宗族之從仕者。二十有三人。視他人之僅用葬書。未必勝吾家也。前年吾妻死。棺成而歛。裝辦而行。墳成而葬。未嘗以一言詢陰陽家。迄今亦無他。頃爲諫官。嘗奏乞

世宗天下葬書。當時執政。莫以為意。今茲昔論。庶幾後世子孫。葬必以時。知葬書不足信云。賢矣

朱伊川程子曰。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地美則其神靈安。其子孫盛。然則何謂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乃其驗也。而拘忌者。惑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甚者。不以奉先為計。而專以利後為慮。尤非孝子安。拊之用心也。惟五患者。不得不慎。須使異日不為道路。不為城郭。不為溝池。不為貴勢所奪。不為耕犁所及。近思錄○植按。諺云。一命二運三風水。四積陰功五讀書。或各其先後次序之失宜。予謂此。

權衡一書

權衡

天

有一層緊於一層之義。如人之富貴福澤。豈云倖獲。此其命之所賦者然也。但天無生來之科甲。世無童年之卿相。此其命雖富貴。必運行至此。而後顯者也。然使兆域未安。先人之神。焉知凶悔不為後嗣之殃。故風水亦要矣。若山地雖美。心地不尤。所謂此地不靈。是無地理。此地若靈。是無天理者是也。故積德尤要。至於積德雖深。而家少書香之澤。素無父兄之教。雖欲貴顯得乎。故讀書更要。如五行之敘終于土。五事之敘重于思。可僅以一二三四為先後乎。諺言雖淺。試共參之。

宋朱子為同安主簿。日民以有力強得人善地者。索筆題曰。此地不靈。是無地理。此地若靈。是無天理。後得地之家。不昌。堯山堂

明陳獻章曰。地理之說。有專主吉凶應驗言者。術家是也。有專闢吉凶應驗言者。東萊是也。有雖知吉凶應驗之理。不可無。而不泥于其術者。程子是也。術家專取必于術。故其說泥。東萊專闢其術。故其說偏。不若程子謂神靈安。則子孫盛。以上色草木占地之美惡。則既不遺乎地理。而又不眩乎吉凶。如此方為通論。至朱子師友之間。論議尤多。大抵本程子之說。而又

權衡一書

擇衡

堯

兼取術家所長。地理至是。無餘蘊矣。思以為吉人得吉地。吉地獲吉應。此常理也。若凶人得吉地。吉地獲凶應。譬諸僭偽篡奪。雖得之。必失之。當其始謀之。遂便如得吉地。獲吉應。及其卒也。凶殃隨之矣。以此推之。術家之說。雖泥。然亦不可謂無此理也。白沙子集
□空青先生風水論云。陽宅有三十六祥。居家尚理義。一也。子孫耕讀。二也。儉勤。三也。無峻宇雕牆。四也。六婆不入門。五也。無俊僕。六也。每聞紡績聲。七也。能睦鄰族。八也。早完官稅。九也。庭除灑掃。十也。門外多土。君子十一也。閨門嚴肅。十二也。尊師重賢。十三也。宴

容有節無長夜之飲十四也不延妓女至家十五也。不敢暴殄天物十六也。居喪循禮十七也。交易分明十八也。女人不登山入廟十九也。祭祀必恭必敬二十也。幼者舉動必稟命於家長廿一也。故舊窮親在座廿二也。閑人謙婉廿三也。家僮無鮮衣惡食廿四也。不喜爭訟廿五也。不信禱養廿六也。不聽婦人言廿七也。寢興以時廿八也。不聞嬉笑罵詈聲廿九也。婚娶不慕勢利三十也。田宅不求方圓三十一也。主人有先幾遠慮三十二也。務養元氣三十三也。座右多格言莊語三十四也。能忍三十五也。常畏清議畏

權衡一書

擇術

三

法度畏陰陽三十六也。三十六祥全者鬼神福之子孫保之否則下手速修所以移門換向趨吉避凶之真訣也。戒卷

本朝褚人獲曰宋壺山謙父贈地師云世人盡知穴在山豈知穴在方寸間好山好水世不欠苟非其人尋不見我見富貴人家墳往往墓時本貧賤迫其富貴力可求人事極時天理變前靠口占云你也看我也有天然地一段重重包裹在中間不須錢買無人見錢水部仁夫詩云華山本不為親謀大半多因富貴求肯信人間好風水山頭不在在在在頭集

相術

春秋文公元年二月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于魯國。左傳荆有善相人者所言無遺策聞于國莊王見而問焉對曰臣非能相人也能觀人之友也觀布衣也其友皆孝弟純謹畏令如此者其家必日益身必日榮矣所謂吉人也觀事君者也其友皆誠信有行好善如此者事君日益官職日進此所謂吉臣也觀人主也其朝臣多賢左右多忠主有失皆交爭証諫如此者國

權衡一書

擇術

三

日安主日尊天下日服此所謂吉主也莊王善之于是疾收士日夜不懈遂霸天下。春秋荀子曰相人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古者有姑布子卿今之世梁有唐舉相人之形狀顏色而知其吉凶天祥世俗稱之故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術正而心隨之形相雖惡而心術善無害為君子也形相雖善而心術惡無害為小人也君子之謂吉小人之謂凶長短小大善惡形相非吉凶也蓋帝堯長帝舜短文王長周公短仲尼長子弓短昔者衛靈公有臣曰公孫呂身長七尺面長三尺焉廣三寸鼻目

斗具而名動天下。楚之孫叔敖期思之鄙人也。突禿長左。而以楚霸。樂公子高微小短瘠。行若將不勝。其衣然白公之亂也。子西子期皆死焉。樂公誅白公定。楚國如反手耳。長短小大。美惡形相。豈論也哉。荀子。魏何晏等方用事。自以爲一時才傑。人莫能及。晏聞平原管輅明術數。請與論易。鄧颺在座。謂輅曰。君自謂善易。而語不及易中詞義。何也。輅曰。夫善易者不言易也。晏笑而贊之曰。可謂要言不煩。因謂輅曰。試爲作一卦。當作三公。不。又問連宵夢青蠅數十來集鼻上。何也。輅曰。元凱輔舜。周公佐周。皆以和惠謙恭。享

有多福。今君侯位尊勢重。而懷德者鮮。畏威者衆。殆非小心求福之道。願君侯哀多益寡。非禮不履。然後三公可至。青蠅可驅也。颺曰。此老生之常談。輅曰。老生者。見不生。常談者。見不談。輅舅聞之。責其言太切。輅曰。與死人語。何所畏耶。舅怒以爲狂。及晏等誅夷。輅舅謂輅曰。爾前何以知何鄧之敗。輅曰。鄧之行步。筋不束骨。脉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此爲鬼躁。何之視候。魂不守宅。血不華色。精爽煙浮。容若槁木。此爲鬼幽。二者非遐福之象也。綱目

庭曰。亂幽州者。此胡薤也。及討奚契丹。敗張守珪。執如京師。九齡署其狀曰。穰苴出師。首誅莊賈。孫武習戰。猶戮宮嬪。守珪法行于軍。祿山不容貸死。帝不許赦之。九齡曰。祿山狼子野心。有逆相宜。卽事誅之以絕後患。帝曰。卿無以王衍知石勒而害忠良。卒不用。帝後在蜀。思其忠。爲泣下。且遣使祭于韶州。厚幣卹其家。新唐書

唐僧一行嘗語人曰。吾得古人相人之法。以洪範五福六極爲主。觀其所由。察其所安。可得大槩。若其人忠孝仁義。所作所爲。言行相應。顛沛造次。必歸于善者。吉人也。若不忠不孝不仁不義。言行不相應。顛沛造次。必歸于惡者。凶人也。吉人必獲五福之報。凶人必遭六極之刑。縱不在其身。必在子孫。不但于風骨氣色中料其前程休咎也。史○植按。一行言吉人獲五福之報。其理精矣。然未免析德福而二之。考洪範五福之中。攸好德居其一。蓋德卽福也。爲善最樂。俯仰泰然。視終日營營。心勞日拙。言福孰大焉。又五福不言貴意者。貴履危機。名位雖崇。而禍福惟其自取。不可直謂之福耶。此理甚微。又在一行相法之外。

初晉陽相者周玄豹嘗言。唐主貴不可言。天成二年。唐

主欲召詣闕趙鳳曰玄豹言已驗矣無所復詢若置之京師則輕躁狂險之人必輻輳其門爭問吉凶自古術士妄言致人族滅者多矣非所以靖國家也乃就除光祿卿致仕綱目

南唐趙王李德誠鎮江西有日者自稱世人貴賤一見輒分王使女妓數人與其妻滕國君同粧梳服飾立庭中請辨良賤客俯躬而進曰國君頭上有黃雲羣妓不覺皆仰視日者因指所視者爲國君南唐近事

宋李師中字誠之始仕州縣邸狀報包拯知政事或云朝廷自此多事矣師中曰包公何能爲今鄆縣王安

權術一書

擇術

三

石者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亂天下必斯人也後二十年言乃信宋史

宋楊和王沂中閒居時微行郊外遇一相字者王以所携杖大書地作一畫相者起拜曰土上加一畫王字也閣下何微行至此宜自愛重王笑索紙筆手批賞錢一百千令於明日向司帑者支取司帑伴不認叱曰汝何人敢以賡帖來脫錢相者具言其故且大聲稱屈于是司謁者與同輩賺錢五千與之相者泣詈而去王聞之召司帑問曰此真吾所批汝豈不識耶司帑頓首曰固識之但彼藝術者流一言偶中卽獲

厚賞倘向人誇詡更添胡說則王將滋謗矣且吾正已居王爵何所復用相爲王大悅撫其背曰爾言是也卽以賞相者錢賞之雜錄

宋朱子曰天地之理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必闇闇則難測推此以觀天下之人凡其光明正大疎暢洞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爲威如雨露之爲澤如龍虎之爲猛而麟鳳之爲祥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而其依阿淟淞回互隱伏糾結如蛇蚓瑣細如蟻蝨如鬼蜮狐蠱如盜賊詛咒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治要

權術一書

擇術

三

○植按形容君子小人之情狀莫精于此卽此可以知相人之法

明袁珙相人卽知其心術善惡人不畏義而畏禍患往往因其不善導之于善從而改行者甚多爲人孝友端厚待族黨有恩自號柳庄居士明史
明袁忠徹二婿一爲盜死於獄一覆舟死於水二女皆寡于家忠徹每爲人談相妻必叱云相婿之目何在忠徹曰吾能人相不能天相集堅
吳處厚論心相有三十六善焚香讀書一也有剛有柔二也慕善近君子三也安分知命四也不近小人

五也。委曲行方便事。六也。能治家。七也。不厭人乞覓。八也。能改過。九也。不逐惡。食殺十也。問事不驚。張十一也。與人期不失信。十二也。不改行。易操。十三也。夜臥不便。睡著十四也。馬上去不回頭。十五也。無作奸作惡。十六也。不談亂。不談閭閻事。十七也。作事周匝。十八也。不忌人恩。十九也。有大量。二十也。揚善掩惡。廿一也。急難中濟人。寬慰人。廿二也。不助強欺弱。廿三也。不忘故舊。廿四也。爲事與衆同之。廿五也。知人詐僞。含容之。廿六也。得人物。每事慚愧。廿七也。語有序。廿八也。當人語次不先起。廿九也。喜言善事。三十

也不嫌惡衣食。三十一也。不面訐人。三十二也。省約惜福。三十三也。知人飢渴勞苦。三十四也。不念舊惡。三十五也。常思退步。結果三十六也。全者福祿令終。不全禍福半之故。相形不如相心。求人相不如自相。集灼艾。○植按史之所傳。如管輅之干何。鄧曲江之于祿山。承之于荆公。可謂相術之神驗者矣。然何鄧之好辯無誠。多言妬前。傳殷固知其必敗。下必以相也。荆公之不近人情。偏執輕信。蘇洵呂誨諸君子皆知其亂政。亦不必以相也。况如祿山之奸惡驕詐。尤識者所易知。何俟其身有逆相而後知其必叛且曲。

江不直決之以理。規之以法。而兼逆相以爲說。故明皇亦得以王衍石勒之言拒之。至遣祭郵家已無救于逆亂之禍矣。豈非相不宜言之一証乎。夫挾術以遊四方者。所遇不知幾何人。所言不知幾何事。其于億萬人中。不能無一二之或驗者。勢則然耳。倘此二人係當塗有力者。喜其說而樂爲之標揚。則食耳附聲。原無定識之流。方且易惑難解。何難傳會增益。以傳播之。然即使果驗。亦不過能預道其所有而非能益其所無。救其所敗。亦何取于此輩善諛善詛之口。而反歸功于彼乎。予于技術之事。亦嘗涉獵其書。且有試之而亟驗者。然反之于心。負之以理。終不敢自信。而旋復棄之。夫小道可觀。致遠恐泥。斯言豈欺予哉。

五行

春秋昭公九年夏四月陳災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于座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水火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陳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左傳

漢董仲舒五行對曰天有五行木火土金水是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為冬金為秋土為季夏火為夏木為春土者火之子也五行莫貴于土土之于四時無所命者不與火分功名五音莫貴于宮五

權衡一書

擇衡

庚

味莫美于甘五色莫貴于黃繁○明王圻曰陽東生陰西息南陽熾北陰極陰陽之定位也而西金克東木北水制南火陽不勝陰如此君子小人之道于此見矣史○木朝禘人獲曰五行之生皆有至理惟金生水為難明草木子曰金者石中之精液水出石中故曰金生水也素問樞式曰水自西而東流西金位也故曰金生水明即仁寶曰金為氣母在天為星在地為石星為氣之精石為氣之形水生于氣之聚也天地之氣交則石生雲而星降雨矣按天文志以星動搖而為風雨之候石津潤而為雨下之徵此非金

生水而氣化之義歟堅瓠集

漢京房云寅中有生火亥中有生木巳中有生金申中有生水丑中有生土戌中有死火未中有死木辰中有死水易○植按術家有五行發用者其說金生在巳木生在亥水土生在中火生在寅而其攸分十二日長生日沐浴日冠帶日臨官日帝旺日衰日病日死日墓日絕日胎日養故歷九位而為其墓如生於巳者墓于丑是也故巳中有生金丑中有死金魏張揖曰甲乙為幹幹者日之神也寅卯為枝枝月之靈也博雅○植按天幹十甲乙木也丙丁火也戊己土

權衡一書

壬

也庚辛金也壬癸水也地支十二亥子水也寅卯木也巳午火也申酉金也辰戌丑未土也以四時十二月分之可見宋濂溪周子曰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朱子曰五行者質具于地而氣行于天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而水木陽也火金陰也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而木火陽也金水陰也性理宋洪邁曰六十甲子納音原其所以得名皆從五音所生有條不紊端如貫珠蓋甲子為首而五音始于宮

宮土生金。故甲子爲金。而乙丑以陰從陽。商金生水。故丙子爲水。而丁丑從之。角木生火。故戊子爲火。徵火生土。故庚子爲土。羽水生木。故壬子爲木。而已丑辛丑癸丑各從之。至于甲寅則納音起于商。商金生水。故甲寅爲水。角木生火。故丙寅爲火。徵火生土。故戊寅爲土。羽水生木。故庚寅爲木。宮土生金。故壬寅爲金。而五卯各從之。至甲辰則納音起于角。角木生火。故甲辰爲火。徵火生土。故丙辰爲土。羽水生木。故戊辰爲木。宮土生金。故庚辰爲金。商金生水。故壬辰爲水。而五巳各從之。宮商角既然。惟徵羽不得居首。

于是甲午復如甲子。甲申如甲寅。甲戌如甲辰。而五未五酉五亥亦各從其類。容齋○植按納音五行者。天干配以地支。其說甲子乙丑金也。丙寅丁卯火也。戊辰巳巳木也。庚午辛未土也。壬申癸酉金也。甲戌乙亥火也。丙子丁丑水也。戊寅巳卯土也。庚辰辛巳金也。壬午癸未木也。甲申乙酉水也。丙戌丁亥土也。戊子巳丑火也。庚寅辛卯木也。壬辰癸巳水也。甲午乙未金也。丙申丁酉火也。戊戌巳亥木也。庚子辛丑土也。壬寅癸卯金也。甲辰乙巳火也。丙午丁未水也。戊申巳酉土也。庚戌辛亥金也。壬子癸丑木也。甲寅

乙卯水也。丙辰丁巳土也。戊午巳未火也。庚申辛酉木也。壬戌癸亥水也。
洪範五行曰。木之屬于德爲仁。于時爲春。于方爲東。于色爲青。于音爲角。于職爲肝。火之屬于德爲禮。于時爲夏。于方爲南。于色爲赤。于音爲徵。于職爲心。土之屬于德爲信。于時爲季。于方爲中央。于音爲宮。于職爲脾。金之屬于德爲義。于時爲秋。于方爲西。于色爲白。于音爲商。于職爲肺。水之屬于德爲智。于時爲冬。于方爲北。于色爲黑。于音爲羽。于職爲腎。偶鈔
明王圻曰。生克制化。制者緣生中有克。克中有用也。凡

生中有克者。如木生火。火盛則木爲灰。燼火生土。土盛則火被遏滅。土生金。金盛則草木不生。金生水。水盛則金必沉溺。水生木。木盛則水爲阻滯。蓋雖生而反忌。此所謂生中有克。凡克中有生者。如木克土。土厚則喜木克。是爲秀。譬山林土克水。水盛則喜土克。是爲尊。譬堤防水克火。火盛則喜水克。是爲既濟。成功。火克金。金甚則喜火克。是爲鍛鍊。全材。金克木。木盛則喜金克。是爲斧斤。鑿削。蓋因克以爲美。所謂克中有用。故稱之曰制者。乃不拘于生克之中也。釋史
子圻又曰。十干化五行。眞氣之說。洪文敏載鄭景實之

諸謂取歲首月建之干所生如甲巳丙作首丙屬火
火生土則甲巳化土他皆放此術土云遇龍則化者
龍辰也甲巳得戌辰戌屬土故化土乙庚得庚辰庚
屬金故化金丙辛以降皆然史稱○植按術家云甲巳
化土乙庚化金丙辛化水丁壬化木戊癸化火此五
行化真氣之說也

旺相休囚說曰當生者旺所生者相生我者休克我者
囚我克者死如春則木旺火相水休金囚土死也囚
者孤休者虛如春木旺金至此則衰而無助故孤水
爲木之母子實則母虛故春而水虛也

權衡一書

擇術

三

相合說曰十干之合甲與巳合乙與庚合丙與辛合丁
與壬合戊與癸合以上五千與下五千陰陽相配者
也十二支之合子與丑合寅與亥合卯與戌合辰與
酉合巳與申合午與未合皆指掌圖之正相對者也
十二支三合之局申子辰水局巳酉丑金局寅午戌
火局亥卯未木局辰戌丑未成土局蓋以生旺死爲
一局也如申爲水之長生子爲水之旺辰爲水之墓
故也惟土局以四土自相合

刑冲破害說曰十二支之刑曰寅刑巳上巳刑申申寅
丑戌未相侵子刑卯上卯刑子辰午酉亥自相刑寅

刑巳午自刑戌刑未巳午未皆南方也寅午戌火也
故曰寅午戌今刑在火申刑寅子刑卯辰自刑寅卯
辰皆東方也故曰申子辰今在東鄰亥自刑卯刑子
未刑丑亥子丑皆北方也巳刑申酉自刑丑刑戌申
酉戌皆西方也故曰金剛刑西木歸根總之金剛火
強各刑其方水流趨東木落歸根四語盡之十二支
之冲與害曰子午相冲丑未相冲寅申相冲卯酉相
冲辰戌相冲巳亥相冲皆掌指圖之斜相對者也子
未相害丑午相害寅巳相害卯辰相害申亥相害酉
戌相害皆掌指圖之穿心相對者也助其所合而害

權衡一書

擇術

望

其所冲十二支之破曰子酉相破戌未相破申巳相
破午卯相破辰丑相破寅亥相破蓋陽日後三辰陰
日前三辰是也三條
陽德祿馬說曰十干之德云甲巳德寅乙庚申丙辛戌
癸在巳論丁壬亥位取日德此取納甲之意如寅申
甲木則甲以寅爲德而甲與巳合甲陽專而已陰從
之故甲巳之德皆在寅也巳中丙火則丙以巳爲德
而辛從之戊癸土也從火後以生金故與丙辛同○
十干日祿甲祿居寅乙祿居卯丙戌祿居巳丁巳祿
居午庚祿居申辛祿居酉壬祿居亥癸祿居子亦納

甲之意也。○十干驛馬寅午戌馬居申申子辰馬至寅巳酉丑馬在亥亥卯未馬在巳皆三合第一位之冲也。○植按干支之變五行生克盡之爲制爲化亦不外生克之義。刑冲被害則因類以盡變不必皆有確然之義矣。若德與祿馬之類稱此不一而足皆不免附會錯雜。繆固不通之失。問其何以關于善惡吉凶則恐未必可解亦未必皆驗也。

地支藏干歌云。子宮癸水在其中。丑土癸辛巳土同。寅宮甲木兼丙火。卯宮乙木獨相逢。辰藏乙戊三分癸。巳宮庚金丙戊叢。午宮丁火并巳土。未宮乙巳丁共

權衡一書

擇術

星

宗申宮庚金壬水在西宮辛金獨與隆戌宮辛金并丁戌亥藏壬甲是真踪。○植按子午卯酉之藏癸丁乙辛五行之以類相從所謂納甲者也。寅申巳亥之藏甲庚丙壬辰戌丑未之藏戊己與此同。寅申巳亥之藏丙壬庚甲則五行之長生所在也。如寅卯爲木木生火而火獨生于寅不生于卯者寅爲春旺時故懷火胎而以寅爲雜木以卯爲純木也。辰戌丑未之藏癸丁辛乙則五行之墓所在也。巳午之藏戊己則以火不能生金而生土以生金也。其辰戌丑未之藏乙辛癸丁則因子午卯酉之類從此而承接其氣

權衡一書

擇術

星

蓋土分旺于四季者各十八日故四季月中辰中有餘木戌中有餘金丑中有餘水未中有餘火也。年起月法曰甲巳之年丙作首乙庚之歲戊爲頭丙辛之歲從庚起丁壬壬位順行流惟有戊癸何方覓甲寅之上好追求假如甲巳之年正月爲丙寅二月丁卯是也。日起時法曰甲巳還加甲乙庚丙作初丙辛從戊起丁壬庚子居戊癸何方發壬子是真途假如甲子之日子時爲甲子丑時爲乙丑是也。○植按二歌詞異而理同如甲日之子時爲甲則順推寅時爲丙矣乙庚之正月爲戊則逆追其前之十一月爲

丙矣。餘以類求二而一也。生克類曰命家云生我者爲印克我者爲正官七煞我生者爲傷官食神我克者爲財助我者爲比肩比劫又云若問陰見陰比肩共食神偏財又偏印七煞是同羣若問陰見陽比劫共傷官正財還正印正官是當權六壬家云生我者爲父母我生者爲子孫克我者爲官鬼我克者爲妻財比和者爲兄弟。○植按名雖不同只是生克二字。明楊慎曰子鼠丑牛十二屬之說朱子謂不知所始余以爲此天地自然之理非人能爲也日中有金雞乃

酉之屬月中有玉兔。乃卯之屬日月陰陽互藏其宅也。古篆已字作蛇形。亥字作豕形。餘可推而知矣。集○本朝新入獲曰地支屬十二物。人言取其不全者。然庶物豈止十二不全哉。明即仁寶云。地支在下各取其足。爪於陰陽上分之。如子雖屬陽。上四刻乃昨夜之陰。下四刻今日之陽。鼠前足四爪。象陰後足五爪。象陽也。丑屬陰。牛蹄分也。寅屬陽。虎五爪。卯屬陰。兔四爪。且缺唇也。辰屬陽。龍五爪。巳屬陰。蛇舌分且無足也。午屬火。馬蹄圓。未屬陰。羊蹄分也。申猴五爪。酉雞四爪也。戌狗五爪。亥猪蹄分也。又云子為陰

權術一書

擇術

吳

極幽潛隱晦以鼠配之。鼠藏迹也。午為陽極顯明剛健以馬配之。馬快行也。丑為陰也。俯而慈愛生焉。以牛配之。牛有舐犢未為陽也。仰而秉禮行焉。以羊配之。羊有跪乳。寅為三陽陽勝則暴。以虎配之。虎性暴也。申為三陰陰勝則黠。以猴配之。猴性黠也。日生東而有西酉之雞。月生西而有東卯之兔。此陰陽交感之義。故日卯酉為日月之私門。辰巳陽起而動作。龍為盛蛇次之。故龍蛇配焉。龍蛇變化之物也。戌亥陰歛而潛寂。狗司夜猪鎮靜。故狗猪配焉。狗猪持守之物也。又戴冠筆記浙江參政左贊曰。十二生肖俱以

足上趾爪奇耦分配。或以子肖鼠鼠足爪前耦後奇。何也。予曰。可見取象極精。蓋子乃陰極生陽。又在夜半。萬物皆息之時。惟鼠獨動。若陰中有陽。靜中有動。丑牛牛蹄分為耦。寅虎虎五爪為奇。餘無不然。獨巳肖蛇蛇罔無足。又何取義。蓋巳在月乃純陽之月。在時又純陰之時。故用蛇以象之。蛇乃陰物。且舌分不用其足。而象已著。易曰乾為馬。坤為牛。馬蹄圓牛蹄拆。亦此義也。集

權術一書

擇術

吳

曆忌釋曰。伏者何也。金氣伏藏之日也。四時代謝皆以相生。立春木代水。水生木。立夏火代木。木生火。立冬水代金。金生水。惟立秋以金代火。金畏火。故至庚日必伏庚者金也。從夏至後第三庚為初伏。第四庚為中伏。立秋後初庚為末伏。謂之三伏。本條堅怡菴雜錄云。佛老有七七之名者。蓋取十干循環。至七則克制。如甲子至第七日庚午。甲遇庚克制。庚子至第七日丙午。庚遇丙克制。更以十二支論之一日子至第七日遇午為冲。一日丑至第七日遇未為冲。以其相克相冲。故作善事為之禳解。集○植按五行之生。其理至精。其變無窮。前特就術家所習而不察者。一舉其概耳。大雅勿之道也。

補錄

宋范文正公嘗得一宅基堪與家謂曰此當世出卿相公曰誠有之不敢以私一家即捐其基建學今蕪州府學是也

宋楊慈湖嘗謂真西山曰希元有志于學顧未能忘富貴利達何也希元恍然莫知所謂慈湖曰子嘗以命試日者故知之夫必去是心而後可以語道希元曰先生于某可謂愛之深而教之篤矣

明趙端肅公錦頗經營風水一日謂人曰吾昨念之富貴之家能致地師千里之外有佳山水處又能出重

權衡一書

擇術

四八

貴以購之其人不可又能以勢力強之得善地已必將富貴得富貴已又將得善地如環無端千百世不絕皆人與地為政遂以手指天曰此老將安所事耶因一笑而罷

明邵文潔公以讚嘗買山卜葬其母輜車已發矣賣主復有後言公曰吾將以安親體今人情未調即親靈未安遂扶柩復歸于寢至其人悔謝然後營兆焉
宣城沈寵嘗卜葬地與師得一穴歎美不置及啟土見有遺棺與師欲棄之水寵心不忍欲更擇地埋之寵又不可亟命掩之復為立碑以識焉

人識

權衡一書

擇術

四九

西洋歷法曰天有九重最上第一重為宗動天二重為恒星天三重為土星天四重為木星天五重為火星天六重為太陽天七重為金星天八重為水星天九重為太陽天
鈔○植按晉天文志金星水星一日移一度一月移一宮一歲一周天火星二日移一度二月移一宮二歲一周天木星十二日移一度一歲移一宮十二歲一周天土星二十八日移一度二十八月移一宮二十八歲一周天又歷家謂日徑七百五十里月徑六百里日道依天月下於日一萬一千五百里是以月徑六百里之廣猶日徑七百里之大每遇同道同度則月掩日光而無餘分此以天分九重似與上二說相表裏但今仰瞻恒星歷歷分明而謂下有七重之天以蔽之同一天而分為九重各自為行於理皆不可信然今言歷者率言西洋歷法矣故姑存而辨之

明王圻曰九峯蔡氏謂三代雖正朔不同然皆以寅
起數。蓋朝覲會同。頒曆授時。則以正月朔行事。至紀
月之數。皆以寅爲首也。愚謂夏不改正。商不改月。周
則改正。以示統改。月以隨正。如春秋所書。閏霜無冰。
雨雪震電之月。孟子所稱七八月。歲十一月十二月。
正月辛亥日南至之文。皆其証也。我朝周洪謨作周
正辨疑。一主蔡氏。謂春秋所書。凡因事而繫月者。皆
夏時也。定元年冬十月。閏霜殺菽。僖三十三年冬十
二月。閏霜不殺草。則謂二霜以過。殺與不殺而書。桓
十四年正月無冰。成元年二月無冰。則謂二冰以正。

權衡一書

擇術

五十二

月無可藏。與二月無可出。而書桓八年冬十月雨雪。
謂雨雪之上。恐有缺文。或有大字。隱九年三月大雨
震電。則謂建辰之月。雷雨三日。以爲非常過度。故繫
震電于大雨之下。他如七八月旱者。夾在孟仲秋之
交。十一月十二月。紅梁成者。斷在歲終之候。其援引
証據。自謂無可疑。不知皆其說之師心者也。至于左
傳所紀正月辛亥日南至之類。則謂周末世亂。道路
榛蕪。左氏不知周制。而妄爲之說。則幾于妄矣。
唐李氏七十二候。呂不韋載于呂氏春秋。漢儒入于月令。
與六經同傳不朽。後魏載之于曆。欲民皆知。以驗氣。

序。然其禽獸草木。多出北方。蓋以漢前之儒。皆江北
人也。故江南老師宿儒。亦難盡識。

月令。仲夏之月。日長至。仲冬之月。日短至。今世反稱冬
至爲長至。曹子建冬至獻襪頌。表云。伏見舊儀。國家
冬至。獻履。賁襪。所以迎福。踐長。崔浩女儀云。近古婦
人。常以冬至。上履襪于舅姑。踐長至之義也。愚謂冬
至。日極短。而漸舒。短極。卽謂之短至。至極之至也。漸
舒。卽謂之長至。至到之至也。

先王順時以授民。啟閉以爲節。分至以爲中。推閏定時
而成歲。以周天之數考之。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

權衡一書

擇術

五十二

一日之行也。一日經一度。一年則餘五度四分度。
一小月又餘六度。則每歲日行于天。餘十有一度四
分度之一。是餘十有一日四分日之一也。三年卽餘
三十三日四分日之三。三年一閏。而餘三日四分日
之三。五年再閏。而少三日四分日之三。十九年七閏。
謂之一章。總餘二百一十三日四分日之三。十九乃
餘七閏。計二百一十日。尚餘三日四分日之三。積至
八十一章。然後盈虛之數終而復始矣。
造曆之法。以氣盈朔虛。日月五星。推布揆算。非至精至
神之人。不能也。若夫授以成算。則中人可爲。今取其

易知併所聞于靈臺者便知起年定閏立春節氣之
畧亦易易耳。○定年歌九年二月半便是正月一謂
前九年二月十五日即今年正月初一日也共九十
七箇半月計二千八百八十日六甲子轉四十八周
○定閏月歌要知來歲閏七算冬至餘更看大小盡
決定不差遲謂以今年冬至後餘日爲率如十一月
二十二日冬至則本月尚多八日來年當閏八月如
十二月小當閏七月若冬至在上旬則以望日爲斷
○定立春歌今歲先知來歲春但隔五日三時辰謂
如甲子日子時立春則來年巳巳卯時立春其刻

權衡一書

擇術

五十二

以後節氣法推之。○節氣歌節氣與中氣但有半月
隔若要仔細推兩時零五刻如正月甲子日子初初
刻立春則巳卯日寅正一刻雨水餘皆倣此。○又歌
云要知明歲之春分相衝對食前九輪謂前九年甲
子日春分甲食丙子衝午即丙午日春分二十四氣
亦倣此食者甲食丙乙食丁丙食戊丁食巳戊食庚
巳食辛庚食壬辛食癸乙衝則子丑寅卯辰巳衝午未
申酉戌亥是也

置閏之法其先則三年一閏者三繼以兩年一閏者一
續又三年一閏者二繼以兩年一閏者一如是經七

閏然後天日月相會之氣朔無欠無餘所謂一章也
惟曆家必于三十三月左右方置一閏然補前借後
必各得一月之半則後月節氣乃在此月之中而中
氣不在其月于是乎閏在矣是固天然恰會當此置
閏非人可移前徙後強置之于所不當之月也然則
先儒所謂置一閏而有餘則留所餘之分以起後此
固可通而謂置兩閏不足則借下之日以終始者于
法室矣

權衡一書

擇術

五十三

歲差法天動物也進退盈縮未免小有不齊一定之法
不可拘也劉焯取虞何二家中數定以七十五年時
以爲善矣至唐而復差僧一行定以八十三年時評
合天矣至宋元之交而復差許衡郭守敬定以六十
六年時以爲精矣至今又復有差一定之法可執哉
況法亦自有權宜者如定歲之法四基餘一日一日
之數分于四基則二至之定每疑于絲忽之間須酌
量以定無常準者定日之法一日變爲九百四十畫
以氣有不盡之數難分也每月三十日二氣盈四百
一十一畫二十五秒一朔虛四百四十一畫積盈虛
之數以成閏則定朔必視四百四十一畫之前後以
爲臆胸故定朔疑于一畫之間要亦須酌量以定無

原缺

樹型目二

后妃

春秋桓公十有三年。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曰。必濟師。楚子辭焉。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徂于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及鄢。亂次以濟。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

權衡一書

樹型

敗之。莫敖縊于荒谷。莊公四年。楚武王伐隋。將齊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鄧曼嘆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徒無虧。王薨于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于楠木之下。

僖公二十有三年。晉公子重耳。出亡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爲不可。謀于桑下。將行。垂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

之醒以戈逐子犯。左傳

楚夫人鄭詹者。成王之媵也。王登臺臨後宮。宮人皆仰視。詹直行不顧。王曰。行者顧。吾與汝千金。不顧。又曰。顧。吾以汝爲夫人。不顧。又曰。顧。吾封汝父兄。亦不顧。于是王下臺而問曰。夫人重位也。千金厚利也。一顧可得。而竟不顧。何也。詹曰。妾聞婦人以端顏正體爲容。大王在臺上。而妾顧。是犯禮也。告以夫人之尊。示以千金之重。而妾顧。是貪利也。犯禮而貪利。何以事王。王曰。善。遂立以爲夫人。

權衡一書

樹型

齊孝公夫人孟姬。從公遊于瑯琊。馬奔車碎。公使駟馬立車載之。姬使御者舒帷以自障。而使傅母應曰。妾聞妃后踰闕。必乘安車。輜輶下堂。必從保傅。進退則鳴環珮。內飾且結組綢繆。野處則帷裳擁蔽。所以正心一意。自欽制也。今立車無輶。非所敢受命也。野處無衛。非所敢久居也。二者失禮多矣。夫無禮而生不若蚤死。使者馳以告公。更取安車。然後乘而歸。二條楚莊王聽朝罷。樊姬下堂而迎之。曰。何晏也。得無饑倦乎。莊王曰。今日聽忠賢之言。不知饑倦也。樊姬曰。王之所謂忠賢者。誰歟。曰。沈尹筮也。樊姬掩口而笑。王曰。何也。對曰。妾得執事櫛十有一年矣。未嘗不逢人。

求美人而進之于王也。與妾同列者十人。賢于妾者二人。妾豈不欲擅王之寵哉。不敢私願。微衆美也。今沈令尹相楚數年矣。未嘗見進賢而退不肖也。又焉得爲忠賢乎。莊王旦朝以樊姬之言告沈令尹。令尹避席而進。孫叔敖叔敖治楚三年而楚國霸。韓詩外傳

楚昭王之母曰伯贏。吳之入于郢也。昭王亡于野。闔閭入其宮處焉。伯贏持刀而逆之曰。妾聞天子天下之表。公侯一國之儀也。夫婦之道。人倫之本。王教所甚嚴也。諸侯外淫者絕。卿大夫外淫者放。士庶人外淫者官。今君王棄儀表之行。縱亂亡之欲。犯誅絕之事。

權衡一書

三

其何以行。令訓民妾聞生而辱不如死而榮。吾其死也。吳王慚而退舍。伯贏與其保阿閉永巷。不釋兵者三旬。吳王退。王還國乃復寢。

楚王遊禰社之臺。望雲夢而樂。語其二姬曰。吾與子生同樂。死同歸矣。蔡姬許諾。越姬不可。曰。昔先君莊王淫于樂三年而改之以勤政。卒伯天下。妾以君王將法諸而娶卿子。以死可得死乎。且君之取婢子也。未嘗約以死。妾不敢聞命。楚子曰。善。而終。蔡姬久之。楚子救陳。病于師。越姬聞之曰。昔王要妾以死。妾非難于死也。懼荷死成君之過也。然心既許之矣。妾聞

之信者不自負其心。遂自殺。王讓位于三弟而薨。三弟曰。母信者子必仁。乃迎越姬之子章而立之。是爲惠王。二條

齊有婦人極醜。無雙號曰無鹽女。其爲人也。曰頭深目。長壯大節。昂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胸。皮膚若漆。行年三十。無所容。自詣宣王。嬪一見。謂調者曰。願備後宮之掃除。于是宣王乃名而問之。但揚目銜齒。舉手拊膝曰。殆哉。殆哉。王曰。願遂聞命。無鹽女對曰。大王之君國也。西有衡秦之患。南有強楚之讐。內聚奸臣。衆人不附。春秋四十壯男不立。一旦山陵崩弛。社

權衡一書

四

稷不定。此一殆也。漸臺五重。金玉琅玕。翡翠珠璣。幕絡連飾。萬民罷極。此二殆也。賢者伏匿于山林。諂諛强于左右。邪僞立于本朝。諫者不得通入。此三殆也。酒漿沈湎。以夜續朝。女樂俳優。縱橫大笑。外不修諸侯之禮。內不秉國家之治。此四殆也。于是宣王喟然嘆曰。痛乎。無鹽君之言。吾今乃一聞之。于是立停漸臺。女樂退。詔諫去。雕琢選兵馬。實府庫。招進直言。擇吉日立太子。拜無鹽君爲王后。而國大安者。醜女之力也。新序

齊閔王出遊至東郭。百姓盡觀。宿病女採桑不顧。王怪

之。召而問焉。對曰。妾受父母教。採桑不受教。觀大王。王曰。此奇女也。惜哉。宿瘤女曰。婢妾之職。慎德勤事。苟稱任使。宿瘤何傷。王悅曰。此賢女也。命載之女。曰。使妾不受父母之教。而隨大王。是奔女也。大王又安用之。王大慙。歸使使者以金百。僦聘為后。王告諸夫人。曰。昨日出遊。得一聖女。今至。斥汝屬矣。諸夫人皆怪之。盛服以待。及至。宿瘤也。宮中皆掩口而笑。工曰。無笑。不飾耳。夫飾與不飾。固相去十百也。女曰。昔者堯舜桀紂。俱天子也。堯舜自飾以仁義。雖為天子。安于節儉。茅茨不翦。采椽不斲。後宮衣不衣采。食不重

權術十書

樹型

五

味。至今數千歲。天下歸善焉。桀紂自飾以暴虐。習為苛文。造為高臺深池。後宮蹈綺縠。弄珠玉。意非有鑒時也。身死國亡。為天下笑。至今千餘歲。天下歸惡焉。由是觀之。飾與不飾。相去千萬。何獨十百也。于是諸夫人皆大慙。閔王立以為后。出令卑宮室。填池澤。損膳減樂。後宮不得重采。期月之間。化行鄰國。諸侯朝之女死。而王怠政。其後燕遂屠齊。閔王走死。女學。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書未發。威后問使者曰。歲亦無恙耶。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使者不悅曰。臣奉使使威后。今不問王。而先問歲與民。豈先賤而後尊貴

者乎。威后曰。不然。苟無歲。何有民。苟無民。何有君。有舍本而問末者耶。乃進而問之曰。齊有處士鍾離子。無恙耶。是其為人也有糧者亦食。無糧者亦食。有衣者亦衣。無衣者亦衣。是助王養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葉陽子。無恙乎。是其為人哀鰥寡。卹孤獨。振困窮。補不足。是助王息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耶。撤其環填。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是皆率民而出于孝情者也。胡為至今不朝也。此二士不業。一女不朝。何以王齊國。子萬民乎。於陵子仲。尚存乎。是其為人也。上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

權術十書

樹型

六

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為至今不殺乎。周策

秦王使人獻玉連環于齊。君王后曰。齊人多智。能解此環乎。后取椎擊破之。謝使者曰。已解之矣。智囊。漢孝元帝幸虎園。關獸後。宮皆坐。熊佚出。圍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皆驚走。馮婕妤直前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上問人情。驚懼何故。前當熊對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座故身當之。帝嗟嘆。倍敬重焉。漢書。漢成帝嘗遊後庭。欲與班婕妤同。班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侍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妾。今欲同

釐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後趙飛燕姊弟貴。領後宮。于是譖告許皇后。班婕妤祝詛主上。許后廢處瑤室。官考問班婕妤。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尚未蒙福。為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愆。如其無知。恕之何益。故不為也。上善其對。赦之。婕妤恐久見危。乃求供養太后于長信宮。

漢明帝馬皇后。援之女也。初為貴人。嘗以皇嗣未廣。薦達左右。若恐不及。後宮有進見者。每加慰納。若數所寵引。輒增隆遇。及正位。宮闈愈自謙肅。好讀書。常衣

權衡一書

樹型

七

大練裙。不加緣。朔望諸姬主朝。請望見后。袍衣踈粗。以為綺縠。就視乃笑。后曰。此綰特宜。染色故用之耳。帝以后無子。以皇子旦命養之。后盡心撫育。勞瘁過于所生。章帝建初二年。上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會大旱。言事者以為不封外戚之故。太后詔曰。王氏五侯同日俱封。黃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夫外戚貴盛。鮮不傾覆。故先帝慎防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又言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今有司奈何。以馬氏比陰氏乎。吾為天下母。而身服大練。食不求甘。以為外親見之。當傷心自救。但笑言。太后素好儉。前過濯龍門上。

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故不加譴責。但紀歲月。冀以默愧其心。猶懼怠無憂。因忘家之慮。吾豈可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哉。帝省詔悲嘆。復重請之。太后曰。富貴之家。祿位重。豈猶再寶之木。其根必傷。吾計之熟矣。勿有疑也。上乃止。太后嘗詔三輔諸馬昏親有屬托郡縣干亂吏治者。以法聞。其有謙素義行者。輒假借溫言。賞以財位。其美車服。不遵法度者。便絕屬籍。遣歸田里。于是內外從化。被服如一。二

綱目
漢和帝后鄧氏。禹孫女。恭肅小心。動有法度。為貴人時。

權衡一書

樹型

八

常有疾。帝特令其母兄弟入視醫藥。辭曰。官禁至重。而使外舍人在內省。上令陛下有私幸之譏。下使賤妾獲不知足之謫。上下交損。誠不願也。每有燕會。諸姬競自修飾。貴人獨尚質素。其衣有與陰后同色者。即時解易。帝每有所問。常逡巡後對。帝數失皇子數。選進才人。及為皇后。郡國貢獻悉令禁絕。歲時但供紙筆而已。綱目按漢世賢后。無如馬鄧。明德之賢。信無間然矣。而鄧氏於和帝崩。館之後。貪立年少。以據臨朝之榮。卒使漢業衰落於奄寺之手。則鄧后為之禍階也。烏可概以馬鄧並稱。讀史

漢末孫策功曹魏騰以逆意見將殺之士大夫憂恐計無所出策母吳夫人乃倚大井而謂策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集方當優賢禮士拾過錄功魏功曹在公盡規汝今日殺之則明日人皆叛汝吾不忍見禍之及當先投此井中耳策大驚遽釋騰會稽典錄

元魏任城太妃孟氏任城王澄之母澄為揚州之日率衆出討梁姜慶真襲陷羅城長史章續倉卒計無所出孟氏勒兵登陴先守要便激厲文武慰安新舊勸以賞罰于是咸有奮心太妃親自巡守不避矢石賊不能尅卒以全城魏書

權衡一書

樹型

九

隋高祖時突厥嘗與中國交市有明珠一篋價值八百萬幽州總管陰壽白獨孤皇后市之后曰非我所須也當今戎狄屢寇將士罷勞未若以八百萬分賞有功者隋書植按獨孤后于坤德未為無漸立太子一誤尤大然全德之難類眉且然况閨幃乎凡此皆節取其長可也

隋王堅稱皇帝寶毅之女聞周主禪自投堂下撫膺太息曰恨我不為男子救舅氏之患毅及襄陽公主掩其口曰汝勿妄言滅吾族由是奇之及長以適唐公李淵列傳

唐長孫后嘗與上從容商畧古事因而獻替裨益弘多撫視庶孽逾于所生嘗采自古婦人得失事為女則三十卷又嘗著論譏漢明德馬后不能退抑親戚之權而徒戒其車如流水馬如游龍是開其禍敗之原而禁其末流也及沒宮司奏之上覽之悲慟○上嘗與后議賞罰辭曰此難之甚惟家之索妾婦人安敢與聞政事固問之終不對曰○太宗嘗朝罷自言殺却此田舍漢文德皇后問誰觸忤陛下太宗曰魏徵每庭辱我使我不得自由皇后退朝服立于庭太宗驚曰何為若是對曰妾聞主聖臣忠今陛下聖明故

權衡一書

樹型

十

唐太宗賢妃徐惠八歲自曉屬文太宗召為才人貞觀末數調兵討定四夷稍稍治宮室惠上疏極諫且言東成遼海西討崑邱捐有盡之農趨無窮之壑圖未獲之衆喪已成之軍故地廣者非常安之術也人勞者為易亂之符也又言翠微玉華等宮雖因山藉水無築構之苦而工力和儆不謂無煩有道之君以逸適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又言伎巧為喪國斧斤珠玉為蕩心醢毒侈麗纖美不可以不過志驕于業泰

體逸于時安其剴切精詣大畧如此帝善其言優賜之新唐書

唐穆宗崩太子卽位宦官欲請郭太后臨朝太后曰昔武后稱制幾傾社稷我家世守忠義非武氏比也太子雖少但得賢宰相輔之卿輩勿預朝政何患國家不安自古豈有女子爲天下主而能致唐虞之理乎取制書手裂之綱目植按后憲宗正妃汾陽王子儀之女孫也

唐中和四年李克用追黃巢還軍過汴州朱全忠因請入城置酒上源驛夜發兵圍攻之克用走還克用妻

權衡一書

樹型

士

劉氏多知畧左右先歸者以變告劉氏神色不動立斬之陰召大將約束謀保軍以還比明克用至欲勒兵攻全忠劉氏曰此當訴之朝廷若擅舉兵相攻則天下孰能辨其曲直且彼得以辭矣克用從之引兵去天復二年汴兵圍晉陽克用欲走保雲州李存信欲入北狄劉夫人曰王嘗笑王行瑜輕去其城死于人手奈何效之且一旦出城則禍變不測塞外可得至耶克用乃止居數日潰兵復集軍府復安綱目五代漢高祖起兵太原賞軍士帑藏不足克欲歛于民后李氏諫曰方今起事號爲義兵民未知惠而先奪

其食殆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今後宮所有悉出之雖其不足士亦不以爲怨也高祖爲改容謝之五代史

宋杜太后治家嚴毅有禮法太祖卽位拜太后于堂上衆皆賀太后愀然不樂左右進曰臣聞母以子貴今子爲天子胡爲不樂太后曰吾聞爲君難天子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則此位可尊苟或失取求爲匹夫不可得是吾所以憂也太祖再拜曰謹受教

宋仁宗曹皇后彬之孫也慶曆八年衛卒數人作亂夜越屋叩寢殿后方侍帝聞變遽起帝欲出后閉閣擁

權衡一書

樹型

士

持起呼都知王守忠使引兵入后度賊必縱火陰遣人挈水踵後果舉炬焚簾水隨滅之是夕所遣宦侍后親剪其髮諭之曰明日行賞用是爲驗故爭盡死力賊卽擗滅及英宗卽位感疾請后權同處分軍國事御內東門小殿聽政大臣日奏事有疑未決者則曰公輩更議之未嘗出已意頗涉經史多援以決事中外章奏日數十一一能記綱要簡樸曹氏及左右臣僕毫分不以假借官省肅然帝疾愈卽還政神宗立尊爲太皇太后帝致極誠孝后亦慈愛天至外家男子舊勿得人謁后春秋高弟侑亦老帝數言宜使

入見。久乃許之。因偕詣后閣。少焉帝先起。若令偕得伸親親之意。后遽曰。此非汝所當得。留趣遣出。帝嘗有意于燕劍。已與大臣定議。乃詣慶壽宮白其事。后曰。儲蓄賜予。備乎。鎧仗士卒。精乎。帝曰。固已辦之矣。后曰。事體至大。吉凶悔吝。生乎動得之。不過南面受賀而已。萬一不諧。則生靈所係。未易以言苟可取之。太祖太宗。收復久矣。何待今日。帝曰。敢不受教。二條宋史

權衡一書

樹型

三

中旨。王珪等弗預知也。蔡確思求媚于后。以自固。后從父高遵裕。坐西征失律。抵罪。因上言乞復遵裕官。后曰。遵裕靈武之役。塗炭百萬。先帝中夜得報。起環榻而行。徹旦不能寐。自是驚悸。馴至大故。遵裕得免刑誅。足矣。吾何敢顧私恩。而違天下公議乎。確悚慄而退。后召用故老名臣。罷廢新法苛政。舉邊岩之地。以賜西夏。于是宇內復安。有司請循天聖故事。帝后皆御殿。又請受冊寶于文德殿。后曰。母后當陽。非國家美事。況天子正衙。豈所當御。就崇政足矣。臨朝九年。人以爲女中堯舜。續綱目

宋帝賢妃高宗母也。從上皇北遷。聰明有智慮。初金人許還三梓官。太后恐其反覆。呼役者畢集。然後起。時方暑。金人憚行。太后慮有他變。乃陽稱疾。須秋涼。進發已而稱貸於金。使得黃金三千兩。以犒其衆。由是途中無間言。及還宮。帝或侍至夜分。未去。太后曰。且休矣。聽朝宜蚤。恐妨萬幾。又嘗謂兩宮給使。宜令通用。不然。則有彼我之分。而使人間言。易以入也。宋史

權衡一書

樹型

古

也。帝深異之。語大臣曰。金氏女言辭甚令。宜配冢嫡。以承祭祀。二條宋史

元世祖后弘吉刺氏。一日四怯薛官。奏割京城外近地。牧馬。帝既允。方以圖進。后至。帝前將諫。陽責太保劉秉忠曰。汝漢人。聰明者。言則帝聽。汝何爲不諫。向初定都時。若以地牧馬。則可。今俱分業。已定。奪之可乎。帝默然。命寢其事。十三年。平宋。帝以宋府庫物。置殿庭。召后視之。后一視。卽去。帝遣宦者追問。后欲何所取。后曰。宋人貯蓄。以貽子孫。子孫不能守。而歸于我。我又何忍取一物耶。元史

明高后馬氏仁慈有智鑒好書史太祖既克太平后率將士妻妾渡江及居江寧吳楚接壤戰無虛日親親甲士衣輶佐軍嘗語太祖定天下以不殺人為本太祖善之洪武元年冊為皇后初子興于數困帝幽室中后竊炊餅懷以餉帝肉為焦歲大疫嘗貯煨糲脯脩供帝無所乏絕而已不宿飽及貴帝德后至此之蕪荑豆粥源沱麥飯嘗對羣臣述后賢于唐長孫皇后問以語后后曰妾聞夫婦相保易若臣相保難陛下不忌妾同貧賤願無忌羣臣共艱難且妾何敢比長孫皇后也后勤于內治選女史日講說古訓誠諭

權衡一書

樹型

五

六宮以宋多賢后錄其家法朝夕省覽或言宋過仁厚后曰過仁厚不愈刻薄乎嘗謂帝曰法屢更必弊法弊則奸生民數擾必困民困則亂生帝嘆曰至言也命女史書于冊及疾急帝問所欲言曰願陛下求賢納諫慎終如始子孫皆賢臣民得所而已
明成祖后徐氏中山王達長女幼貞靜好讀書稱女諸生及為后常言南北累年戰鬪兵民疲敝宜與休息又言當世賢才皆高皇帝所遺陛下不宜以新舊問又言帝堯施仁自親始帝輒嘉納焉嘗召見諸命婦賜服鈔幣諭曰妻之事夫奚翅饋食衣服而已必

有助焉朋友之言有從有違夫婦之言婉順易入吾旦夕侍上惟以生民為念汝曹勉之二條明
明仁宗后張氏正統初尊為太皇太后帝年幼太后將宣廟宮中一切玩好之物悉令罷去裁禁內官不許差遣王振居中侍上太后令朝廷大政必付閣議數日必遣中官入閣問有何事來商確即以帖開某日中官某以幾事來議如此施行太后以所自驗之或王振自斷即召振責之以故振雖寵不敢肆嘗一日御便殿召英國公輔大學士士奇榮澤尚書淡入上東立輔等西下立左右女官佩刀劍侍太后問勞輔

權衡一書

樹型

六

等畢顧上曰此五人者先朝所簡遺皇帝凡有行必與之計非五人所贊成者不可行也頃之宣王振至俯伏太后色頓異曰汝侍皇帝多不法今賜汝死左右女官加刀振頸上跪為之請諸大臣皆跪太后曰皇帝年幼豈知此輩自古誤人國家我能聽帝登諸公留振此後不得重令干國事也正統六年天下安靖朝政清明皆太后之力讀史筆記

賢母

春秋僖公二十有四年。晉文公入于晉。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惟君在矣。惠懷無親。內外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爲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憖。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汝偕隱。遂隱而死。晉侯求

權衡一書

樹型

七

之不獲。以綿上爲之田。左傳

魯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歡之家。而主猶績乎。其母歎曰。魯其亡乎。使童子備官而未之聞耶。居吾語汝。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是故王后親織玄紵。公侯之大夫。加以絃綬。卿之內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古之制也。吾與而朝夕修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曰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子懼穆伯之絕嗣也。國語

魯母師者九子之母也。臘日休作者。名諸子前謂之曰。

禮婦人之義。父母死無歸寧。然吾父母之諸孤也。少

歲時之祀。禮不任治也。吾謁汝往監焉。許我乎。九子敬諾。乃名諸婦曰。婦有三從之義。今諸子許我矣。雖踰正禮。願與少子俱備。婦人出人之制。諸婦守房閨。夕吾反矣。于是少子僕而往。天陰還。失蚤至閭門。不下。魯大夫從臺上見而召問之。對曰。妾與諸婦期。夕入而蚤。不欲其失期也。大夫以爲知禮。言于公。以爲母師。兩史

孟子之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戲爲墓間之事。踴躍築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其嬉戲

權衡一書

樹型

六

爲賈街。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從舍學宮之旁。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此真可以居子矣。遂居之。孟子幼時。問東家殺猪何爲。母曰。欲啖汝。旣而悔曰。吾聞古有胎教。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乃買猪肉以食之。旣長就學。遂成大儒。小學

周赧王時。齊潛王失國。從者王孫賈失王處而歸。其母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汝今事王王走。汝不知其處。汝尚何歸。焉。賈乃入市呼曰。渾齒殺王。欲與我誅之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與攻渾齒。殺之。求潛王子德章立以

爲齊王綱目

楚江乙爲郢大夫。有人王宮盜者。令尹以罪乙請于王。而黜之。居無何。乙母亡布八尋。言于王曰。妾夜亡布八尋。令尹盜之。王曰。信然乎。母曰。令尹不身盜之也。乃使人盜之。王曰。如何。母曰。昔孫叔敖爲令尹。道不拾遺。門不閉關。而盜賊自息。今令尹耳目不明。盜賊公行。是故使盜得盜。妾之布。王曰。令尹在上。冠盜在下。令尹不知何罪焉。母曰。吁。大王何言之過也。昔妾之子爲郢大夫。王宮失盜。妾子坐而黜。妾子亦豈知之哉。令尹獨何人。而不以是爲過也。上不明。則下不

權衡一書

樹型

九

治相不賢。則國不寧。所謂國無人者。非無人也。無理人者也。王其察之。王曰。善。命償其布。賜金十鎰。母辭曰。妾豈貪貨。然令尹之治也。遂去不受。王曰。母智若此。其子必不思復召用。江乙女學

魏芒慈母者。魏孟氏女。芒卯之後妻也。前妻之子五人。皆不受厚遇。之猶不受。令所生子不得與之齒。終不受。于是前妻之中子犯法。母悲哀。欲上書請其罪。或問之曰。人不愛母。母何自苦如此。母曰。是其少孤也。父使妾爲之繼母。母之也。爲人母不能庇其子。可謂慈乎。親其子而偏其僻。可謂義乎。章遂上王高其義。

子得赦。自是五子親附其母。雍雍焉函。植按。函史又云。齊高義母。齊二子母也。有闕死于道。更捕殺者。遇二子執訊之。兄服曰。我殺之。弟曰。非兄也。我也。爭不決。言之相相不能決。言之王。王命召其母問焉。母泣而對曰。殺少者。相問之曰。少子人所愛。而云殺之。何也。母曰。少者妾子。長者夫前妻子也。夫且死。囑妾曰。善視之。妾諾之矣。今許人以諾而不信。殺其兄而活弟。是以愛廢公義。而欺死者也。子雖痛。可奈何。相人言于王。王高其義。皆赦之。此與魏八子之母。當時事亦畧同。

權衡一書

樹型

十

齊相田稷子。受下吏之賂。金百鎰。入遺其母。母曰。子爲相三年矣。祿未嘗有其多。若此者也。今安所得此。以實告母。曰。吾聞士修身潔已。不爲苟得。非義之獲。不計于心。不入于家。今君設官以待于厚祿。以奉子足矣。而沒于賂爲臣。不忠不孝。非吾子也。稷子慙。席藁謁王。請就誅。王高其母之義。以公金賜焉。舍稷子而復其位。函史

秦攻趙于長平。趙王使趙奢之子括。代廉頗爲將。其母上書言于王曰。括不可使。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爲將。身所奉飯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

數得賞賜盡以與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
今括一旦為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者王所賜
金帛歸藏于家而日買便利田宅父子異心願王勿
遣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母因曰王終遣之即有如
不稱妾得毋隨坐乎王許諾括果敗死王以括母先
言竟不誅

秦末陳嬰者故東陽令史東陽少年殺令聚數千人欲
立嬰為主嬰母謂嬰曰自吾為汝家婦未聞汝先世
之有貴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
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乃以兵屬項梁

權衡一書

樹型

主

史記

秦末王陵聚黨居南陽後以兵屬漢楚執其母欲以招
之其母因使者語陵曰漢王長者終得天下毋以我
故持二心遂伏劍而死○漢班彪曰嬰母知廢陵
母知興後漢書

漢韓信始為布衣時貧無行從南昌亭長寄食數月亭
長妻患之乃晨炊蓐食食時信往不為具食信亦知
其意怒竟絕去信釣于城下有一漂母見信饑飯信
竟漂數十日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
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及

信為楚王名母賜千金史記○植按哀王孫而進食豈
望報乎淮陰如知此義即勲名蓋世皆為人臣分內
之事何至以特功取忌而殞其軀也深母數言當與
圯上老人同一着眼是可以為信之母矣故列之賢
母

漢昭帝時京兆尹雋不疑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
有所平反活幾何人不疑多所平反母喜笑為飲
食語言異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為之不食故不疑為
吏嚴而不殘漢書

王莽時鄆郡海曲有呂母者子為縣吏犯小罪宰論殺

權衡一書

樹型

主

之呂母怨宰密規報仇母家素豐乃益釀醇酒買刀
劍衣服少年來酤者皆賒與之視其乏者輒假衣裳
不問多少數年財用稍盡少年欲相與償之母泣曰
所以厚諸君者非欲求利徒以縣宰枉殺吾子諸君
能哀之乎少年壯其意皆許諾遂招合亡命數千呂
母自稱將軍引兵攻破海曲執縣宰諸吏叩頭為宰
請母曰吾子不當死為宰所殺殺人當死又何請乎
遂斬之以祭子塚後以衆屬劉盆子後漢書
漢陸績為太守尹興門下僚時楚王英謀反事連續繫
洛陽詔獄績母自吳達洛陽無緣見績但作食饋之

續對食悲泣不自勝。使者問故。續曰。母來不得相見耳。問何以知之。續曰。此食母所餉也。吾母切勿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爲度。是以知之。使者以聞。特赦之。

漢中陳文矩妻李氏。字穆姜。有二男。而前妻四子。文矩卒。四子以母非所生。憎毀日積。穆姜撫字益隆。衣食資供。皆兼倍所生。或謂母曰。四子不孝甚矣。何不別居以遠之。對曰。吾方以義相導。使其自遷善也。及前妻長子與遇疾。母親調藥。膳恩情篤。密與疾久乃痊。于是呼三弟謂曰。繼母慈仁。我曹過惡深矣。

續衡一書

樹型

雷

遂將三弟詣南鄭獄。陳母之德狀已之。過乞就刑。辟縣言之于郡。郡守表異其母。蠲除家徭。遣散四子。許以修葺。後並爲良士。

漢建寧二年。大誅黨人。范滂自詣獄。其母就與之訣。滂白母曰。仲博孝。敬足以供養。滂從龍舒君顯也。歸黃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

漢書

吳孟仁少從南陽李肅學。母爲作厚褥大被將之。或問何也。母曰。兒幼何德。以致客學者。或貧無衣被。爲犬

被將之。庶得與賢者接氣。類乎後仁仕爲軍吏。不得志。貧夜雨。屋漏。起涕泣。謝母曰。弟自勉。因何詎非益入之除。鹽池司馬自潔清。躬結網捕魚。作鮓以遺母。母不受。曰。汝爲魚官。而以鮓遺我。豈處嫌之道哉。仁泣受命。卒著名。

南史

魏王經少貧苦。仕至二千石。母語之曰。汝本寒家子。仕至二千石。此可以止乎。經不能用。及爲尚書。遇高貴鄉公髦之難。司馬昭收之。并及其母。經涕泣謝母曰。不從母教。以至今日。母顏色不變。笑而謂曰。人誰不死。往所以止汝者。恐不得其所也。爲子則孝。爲臣則忠。有孝有忠。何恨之有。

續衡一書

樹型

雷

忠有孝有忠。何恨之有。女學

晉皇甫謐年二十。不好學。遊蕩無度。嘗得瓜菓。輒進所後叔母任氏。任氏曰。孝經云。三牲之養。猶爲不孝。汝今年餘二十。目不存教。心不入道。無以慰我。因嘆曰。昔孟母三徙。以成仁。曾父烹豕。以存教。豈我居不擇鄰。教有所闕。何汝魯鈍之甚也。修身篤行。自汝得之于我。何有。因對之流涕。謐感激就學。遂博綜典籍。晉陶侃母湛氏。父升聘爲妾。侃少爲縣吏。嘗監魚梁。以一坩鮓遺母。湛氏還鮓。以書責侃曰。爾爲吏。以官物遺我。非惟不能益吾。乃以憎吾憂矣。鄒陽孝廉范滂

寓宿于侃時大雪。湛氏乃徹所卧新薦。自剉給其馬。又密剪髮賣與鄰人。供餽饌。達聞之。嘆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侃竟以功名顯。

晉虞潭。永嘉末。爲南康太守。值杜陵構逆。率衆討之。母孫氏勉潭以必死之義。傾其資產以餽戰士。潭遂克捷。及蕞嶮作亂。潭假節征嶮。孫氏戒之曰。吾聞忠臣出孝子之門。汝當舍生取義。勿以吾老爲慮也。仍盡發其家僮。令隨潭助戰。買其所服環珮。以爲軍資。手時會稽內史王舒遣子允之爲督護。孫氏又謂潭曰。王府君遣兒從征。汝何爲獨不潭。卽以子楚爲督護。

權衡一書

樹型

重

與允之合勢。其憂國之誠如此。封武昌侯太夫人。加金章紫綬。

晉孝武時。朱序鎮襄陽。符堅遣苻丕率衆圍序。序母韓自登城。履行謂西北角當先受敵。遂領百餘婢并城中女丁築斜城二十餘丈。賊攻西北角。果潰。衆守新城。丕遂引去。襄陽人謂此城爲夫人城。

秦韋逞母宋氏。家世儒學。幼喪母。父授以周官音義。謂之曰。吾家世學周官。傳業相繼。此又周公制作。經紀典誥百官品物。備于此矣。吾今無男。可傳汝。可受之。無令絕世。宋氏諷誦不輟。屬天下喪亂。石季龍徙之。

山東宋氏與夫在徙中。推鹿車。背父所授書。到冀州。依富人程安壽。逞時年少。宋氏晝則樵採。夜則教逞。逞遂學成名。立仕。符堅爲太常。堅嘗幸太學。憫禮樂遺缺。博士盧壺對曰。廢學既久。書傳零落。比年綴撰五經。粗集。惟周官禮經未有其師。竊見太常常逞母宋氏。傳其父業。得周官音義。今年八十。視聽無闕。非此母無可以傳授後生。于是就宋氏立講堂。置生徒百二十人。隔絳紗幔而授業焉。號宋氏爲宣文君。周官學復行于世。

權衡一書

樹型

美

元魏孝昌三年。房景伯爲清河太守。景伯母崔氏。通經有明識。貝卽婦人列其子不孝。景伯白其母。母曰。民未知禮義。何足深責。乃名其母與之同。稱共食。使其子侍立堂下。觀景伯供食。未旬日。悔還求還。崔氏曰。此雖面慚。其心未也。且置之。凡二十餘日。其子叩頭流血。母涕泣乞還。然後聽之。卒以孝聞。

隋鄭善果。以父死王事。襲爵爲魯郡太守。每出聽事。母崔氏恒坐胡床于帳後。察之。聞其剖斷合理。歸則大悅。卽賜之坐。相對談笑。若行事不允。或晏腹怒。母乃終日不食。善果伏于床前。亦不敢起。母謂之曰。吾非怒汝。乃愧汝家耳。如汝先君忠勤之士也。在官清恪。

未嘗問私。以身殉國。吾亦望汝副其此心。汝既年小。而孤。吾寡婦。有慈無威。使汝不知禮訓。汝自童子承襲茅土。位至方伯。安可不思。而墜于公政內。則墜失家風。外則虧天子之法。吾死之日。亦何面目見汝。先人于地下乎。善果山此克已。號為清吏。隋書

唐王珪始隱居時。與房杜善。母李嘗曰。兒必貴。然未知所與遊者何如。人試與偕來。會玄齡等過其家。李窺見大驚。勅具酒食。盡歡喜曰。二客公輔才。爾貴不疑矣。

唐桓彥範之誅二張也。將起事。告其母。母曰。忠孝不並。

權衡一書

樹型

元

立義先國家可也。唐書

唐崔玄暉母盧氏。常戒玄暉曰。吾見姨兄屯田郎中辛玄馭曰。兒子從官者。有人來云。貧乏不能自存。此是好消息。若聞貴貨克足。衣馬輕肥。此是惡消息。吾嘗以為確論。比見親表中仕宦者。將錢物上其父母。父母但知喜悅。竟不問此物從何而來。必是俸祿餘資。誠亦善事。如其非理所得。此與盜賊何別。縱無大咎。獨不內愧于心乎。玄暉遵奉教誡。以清謹見稱。小學唐武宗時。李景讓母鄭氏。性嚴明。蚤寡。家貧。子幼。每自教之。宅後墻陷。得錢盈船。母祝曰。吾聞無勞而獲。身

之災也。天必以先君餘慶。矜其貧而賜之財。願諸孤學問有成。此不敢取。遂命掩而築之。景讓為浙江觀察使。有牙將。意杖之而斃。軍中憤怒。將為變。母聞之。出坐聽車。立景讓于庭而責之曰。天子付汝以方面。豈得以國家刑罰為喜怒之資。而妄殺無罪之人乎。萬一致一方不寧。豈惟上負朝廷。使垂白之母。啣羞入地。何以見汝之先人哉。命左右褫其衣。坐之。將撻其背。將佐皆為請。久乃釋之。軍中遂安。綱目

唐榮陽縣太君鄭氏。拾遺元稹母也。寬厚性成。持家二十五年。專用訓誡。去鞭朴。正顏色。以訓諸女。婦諸女

權衡一書

樹型

元

婦戰兢如履冰。正辭氣。以訓諸子孫。諸子孫愧恥若撻于市也。婢僕終歲不聞忿爭聲。童孺至成人。曾不識槓楚。閨門之內。熙熙如太古時。蓋漸于化云。函史唐監察御史李俞。母清素貞潔。俞請祿米。送至宅。母遣量之。賸三石。問其故。令史曰。御史例不樂。又問脚錢。幾日。御史例不還脚車錢。母怒。令送所賸米及脚錢。以責俞。俞乃追倉官科罪。諸御史皆有慚色。朝野宋种放。隱居終南。以講習為事。母亦樂道。薄滋味。淳化三年。陝西轉運使朱惟幹。言其才行。詔使召之。其母燕曰。嘗勸汝勿聚徒講學。果為人知。而不得安處。我

將棄汝深入窮山。汝稱疾不起。其母盡取其筆硯。焚之。與放轉居窮僻人迹罕至。宋史

宋陳堯咨守河南還。母馮夫人問曰。汝典名藩。豈有異政乎。堯咨慙謝無有。夫人意不悅。他日縱言用孔道。過客與堯咨射。無不嘆服。堯咨能者。夫人大怒曰。汝父訓汝以忠孝輔國家。今不務善政教化。而專一技自名。豈父之訓耶。杖擊之。金魚墜地下。百史

宋歐陽修四歲而孤。母鄭氏守節自誓。親教之。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修舉進士。試南宮第一。母謂曰。汝父爲吏。常夜燭治官書。屢廢而嘆。吾問之。則曰。死獄也。

權衡一書

樹型

无

我求其生不得耳。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憾。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修聞而服之終身。宋史

宋伊川程子曰。先公大中諱珦。夫人侯氏。謙順自牧。雖小事未嘗專。必稟而後行。治家有法。不嚴而整。不喜笞撻奴婢。視小戚。寬如見女。諸子或加呵責。必戒之曰。貴賤雖殊。人則一也。汝如是大時。能爲此事否。惟諸兒有過。則不掩也。常曰。子之所以不肖者。由母蔽其過。而父不知也。男子六人。所有惟二。然于教之之

道不少假。繞數歲行。或踏家人走前。扶抱夫人。未嘗不可。責曰。汝若安徐寧致。踏平食而罕羹。卽止之曰。幼求稱欲。長當何如。雖使令輩。不得以惡言罵之。故願兄弟生平。于衣服飲食。無所擇。不能惡言罵人。教之使然也。近思錄

宋劉安世母有賢名。安世除諫官。未拜命。入白母曰。朝廷不以兒不肖。使居言路。諫官須明目張膽。以身任國。脫有觸忤。禍隨立至。主上方以孝治天下。若以母老辭。當可免。母曰。不然。吾聞諫官爲天子評臣。汝父生平欲爲之。而弗得。汝幸居此地。當捐身以報國恩。

權衡一書

樹型

手

使得罪流放。無間遠近。吾當從汝所之。安世受命。是以正色立朝。面折廷爭。人目之爲殿上虎。開家宋尹焞師事程頤。嘗應舉。發策有誅元祐諸臣議。焞曰。噫。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頤曰。焞不復應進士舉矣。頤曰。子有母在。焞歸告其母。陳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頤聞之曰。賢哉母也。於是終身不就舉。

宋紹興十六年。慧星出西方。張浚將極論時事。恐貽母憂。母計氏訝其瘠。問故。浚以實對。母誦其父對策之語曰。臣寧言而死。于斧鉞不能忍。不言以負陛下。浚

意乃決。宋史二條

宋王陶郎中妻朱賢淑善教子。嘗謂諸婦曰：諸子有頂

薦者，婦不執炊，日侍姑側，諸婦各勉其夫，出外就學

四年間，五子俱中選，而履古登進士，里人言善教子

者，必曰王郎中家。廣東志

元世祖大將軍別的因母張嘗從容訓之曰：人有三成

人知畏懼，成人知羞耻，成人知艱難，成人否則禽獸

而已。元史

權衡一書

樹型

三一

權衡一書 卷四十一

深澤王植輯錄

成教 目三

婦德

春秋僖公二十有四年，初晉公子重耳奔狄，狄人以叔

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以叔隗妻趙衰，生盾，文公入

于晉，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趙姬請逆，與其母

子餘辭，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因請許

之，來以盾為才，固請于公，以為嫡子，而使其三子下

之以叔隗為內子而已下之。

成公二年，戰于鞏，齊師敗績，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

權衡一書

成教

一

敗矣，辟女子，女子問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

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齊侯，以

為有禮，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予之石，弗

襄公二十有三年，齊侯襲莒，莒子獲杞梁，齊侯歸，遇杞

梁之妻于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

于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敢與郊弔。齊侯弔

諸其室。三條左傳

晉叔姬者，羊舌子之妻，叔向叔魚之母也。羊舌子好直

不容于晉，夫而之三家之邑，邑人攘羊，遺之肉，羊舌

子不受，叔姬曰：夫子居晉，不容去而之三家之邑，又

不容是終無所容也。姑受之無逆其善意。羊舌子受之曰：以食賂若鮒矣。叔姬曰：不可。南方有鳥，其名曰乾雀，食其子不擇肉，子常不遂。今賂與鮒童子也，隨大人而化，不可食以不義之肉，不如瘞之。無何，獲羊之事作，都吏至，羊舌子曰：以吾求容于此，不敢無受也。然受而不敢食，瘞之矣。發視之，肉存焉而免。南史齊晏子爲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窺其夫，其夫爲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旣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

權衡一書

成教

二

子長八尺，乃爲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爲足矣。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爲大夫。晏子

楚老萊子耕于蒙山之陽，楚王駕至其門，曰：守國之政，孤願煩先生。老萊子曰：諾。其妻樵還，曰：子許之乎？老萊曰：然。妻曰：妾聞之，可食以酒肉者，可隨而鞭撻，可擬以官祿者，可隨而斧鉞，妾不能爲人所制，因共逃去。至于江南而止，曰：鳥獸之毛可積而衣，其遺粒足食也。仲尼嘗聞其論而感然改容焉。高士傳

魯照婆先生死，曾子與門人往弔之，見先生尸在牖下。

覆以布，被手足不盡斂，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曾子曰：斜引其被，則斂矣。照婆妻曰：斜而有餘，不蓋正而不足也。生時不斜死而斜之，非先生意也。曾子曰：先生之終也，何以爲謚？其妻曰：以康爲謚。曾君嘗飲授之以政，先生辭而不爲，是有餘貴也。若嘗賜之粟，先生辭而不受，是有餘富也。先生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于貧賤，不欣欣于富貴，求仁而得仁，求義而得義，其謚曰康，亦宜乎。曾子曰：唯斯人也，而有斯婦，形替遺編

權衡一書

成教

三

宋女宗者，鮑蘇之妻也。蘇仕衛三年，而他娶。女宗獨養

姑，不哀。嫂謂之曰：夫子有外好矣，何不去也？女宗曰：吾聞婦以專一爲貞，以善從爲順。禮有七去，姑爲之首。吾嫂不匡我以禮，而使吾爲見棄之行，非所聞也。宋公聞之，表其閭曰女宗。

齊攻魯，至郊，見婦人抱一兒，一兒而走，且及棄所抱。抱所携，執而問之，對曰：所抱者妾兄子，所棄者妾子也。力不能兩護，故棄之。齊將曰：母之痛子也，甚于心。棄而抱兄子，何也？婦人曰：已子私愛也。兄子公義也。亡兄子存妾子，幸而濟，謂義何故忍而棄吾子也？于是齊將使人言於君曰：魯未可伐也。山澤之婦，猶知

行義況士大夫乎請還師師還魯君賜是婦也東帛百端號曰義姑姊二條

楚王遣使持金百益至于於陵聘陳仲子仲子入謂妻

曰今日為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丈于前意可乎妻

曰夫子左琴右書樂在其中六結駟連騎所安不過

容膝食方丈于前所計不過向今以容膝之安一

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亂世害恐先生不保命也

於是出謝使者遂相與逃去商人灌園高士

秦發卒戍邊女子木蘭憫父年七代之行在邊十二年

始歸人無知者智囊

權衡一書

成教

四

漢扶風曹世叔妻班彪女也名昭字惠姬博學高才夫
早卒有節行法度兄同著漢書未就和帝詔昭踵而
成之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昭
念諸女方當適人而不漸訓誨不聞婦禮懼失容他
門取恥宗族乃作女誡七篇卑弱第一夫婦第二敬
慎第三婦行第四專心第五曲從第六和叔妹第七
其婦行篇畧曰婦德不必才明絕異也清閑貞靜守
節整齊行已有恥動靜有法是謂婦德婦言不必辨
口利辭也擇詞而說不道惡語時然後言不厭于人
是謂婦言婦容不必顏色美麗也幽沈塵穢服飾鮮

潔沐浴以時身不脂澤是謂婦容婦功不必工巧過

人也專心絜績不好戲笑潔齊酒食以奉賓客是謂

婦功後漢書○朱子答劉子澄曰向讀女戒見其言有

未備及鄙淺處伯恭亦嘗病之問嘗欲別集古語如

小學之狀為數篇其目曰正靜曰卑弱曰孝愛曰和

睦曰勤謹曰儉質曰寬惠曰謙學班氏書可取者亦

刪取之如正靜篇即如杜子美秉心忼忼防身如律

之語亦可入凡守身事夫之事皆是也和睦謂宜其

家人寬惠謂逮下無疾妬凡御下之事採經史子集

中事以經為先不必太多精擇而審取之尤佳也集文

權衡一書

成教

五

漢太原王霸字儒仲光武時連徵不仕初霸與同郡令
狐子伯為友後子伯為楚相而其子為郡功曹子伯
乃令子奉書于霸客去而久卧不起妻怪問其故霸
曰向見令狐子容服甚光舉措有適而我兒曹遂髮
歷齒未知禮則見客而有慙色父子恩深不覺自失
耳妻曰君少修清節不顧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君
之高奈何忘風志而慙兒女子乎霸崛起而笑曰有
是哉遂共終身隱逝

漢鮑宣妻桓氏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
故以女妻之裝送資貲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生

富驕習美餽。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既奉承君子。惟命是從。宜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悉歸侍御服飾。更着短布裳。與宜共挽鹿車歸鄉里。拜舅姑。禮畢。提甕出。汲修行。婦道鄉邦稱之。

漢河南樂羊子。嘗行路。拾遺金一餅。還以語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況拾遺求利。以污其行乎。羊子大慙。乃捐金于野。而遠尋師學。一年來歸。妻問故。羊子曰。久行懷思耳。妻乃引刀趨機而言曰。此織自一絲而累。以至于寸。累寸不已。

權衡一書

成教

遂至丈匹。今若斷斯機也。則損失成功。藉廢時月。夫子中道而歸。何異斷斯織乎。羊子感其言。復還終業。送七年不返。妻常躬勤養姑。又遠饋羊子。嘗有他舍雞。謬入園中。姑盜殺而食之。妻對雞不餐。而泣。姑怪問故。對曰。自傷居貧。使食有他肉。姑竟棄之。

漢酒泉龐涓。母趙氏之女也。字娥。父為同縣人所殺。而娥兄弟三人。時俱病。物故。喜以為莫已報也。娥陰懷感憤。乃潛備刀兵。常帷車以候。警家十餘年。不能得。後遇于都亭。刺殺之。因詣縣自首曰。父讐已報。請沈刑。錢竟遇赦。得免。太常張奐。以束帛禮之。

漢桓帝時。李固既策罷。知不免禍。乃遣子基。茲焚歸鄉里。時熒年十三。姊文姬為同郡趙伯英妻。賢而有智。密與二兄謀。豫藏區焚。託言還京。師人咸信之。有頃。難作。下郡收固三子。二兄受害。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乃將熒乘江東下。入徐州界。內令變名姓。為酒家傭。而成賣卜于市。各為異人。陰相往來。積十餘年。梁冀既誅。熒乃還鄉里。追服姊弟。相見。悲感傍人。既而戒熒曰。血食將絕。弟幸而得濟。豈非天耶。宜杜絕眾人。勿妄往來。慎無以一言加于。

權衡一書

成教

七

梁氏加梁氏則連主上禍重至矣。惟引咎而已。熒謹從其誨。後成卒。熒以禮葬之。每四節為上賓之位。而祀焉。五條後漢書

漢廣漢姜詩妻同郡龐盛之女也。詩事母至孝。妻奉順尤篤。母好飲江水。妻常泝流而汲。後值風。不時得還。母渴。詩責而遣之。妻乃寄止鄰舍。晝夜紡績。市珍羞。使鄰母以意自遺。其姑如是者久之。姑怪問鄰母。鄰母具對。姑感慙。呼還。恩養愈謹。姑嗜魚膾。又不能獨食。夫婦嘗力作。供膾。呼鄰母共之。舍側忽有湧泉。味如江水。永平三年。拜詩郎中。除江陽令。後漢書 ○桓按

史味如江水下。有每旦輒出雙鯉魚。常以供二母之膳。語余。僭爲芟之。夫舍側湧泉。理所有也。近江味。同理所有也。泉中有鯉。亦理所有也。而每旦有鯉。鯉必以雙。則後人附會之說耳。紀孝懿之行。而難以荒誕之談。使並其事之本實。而疑之此紀述之大弊也。或以爲至誠感神。非人意所及。余未敢以爲然。

漢李女曹娥。上虞人也。父盱能絃歌。爲巫祝。漢安二年五月五日。于縣江逆濤迎婆娑神。溺死。不得屍。娥年十四。乃沿江號哭。晝夜不絕聲。旬有七日。遂投江而死。至元嘉元年。縣長度尙改葬娥于江南。道傍爲立

權衡一書

成教

八

碑焉。後漢書

吳趙姬者。桐鄉令東郡虞遵妻也。遵既沒。大皇帝敬其文才。詔入官省。號曰趙母。作列女傳。解註賦數十萬言。將嫁女。臨去。救之曰。慎勿爲好女。曰。不爲好。可爲惡。耶母曰。好尙不可。爲其況惡乎。初潭集

魏司馬師。殺中書令李豐。豐弟翼爲兖州刺史。師遣使收之。翼妻荀氏曰。可及詔書未至。赴吳何爲。坐取死亡。左右可同赴水火者。爲誰。翼思未答。妻曰。君在大州。不知可與同死生者。雖去亦不免。乃止死焉。綱目晉羊琇妻辛氏。字恩英。魏侍中毘之女也。初魏文帝得

立爲太子。抱毘項謂之曰。辛君知我喜不。毘以告。憲英。憲英嘆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不戚。主國不可不懼。宜戚而喜。魏其不昌乎。弟敞爲大將軍。曹爽。叅軍。宣帝將誅爽。司馬魯芝率府兵斬關赴爽。呼敞同去。敞懼。問憲英曰。天子在外。太傅閉城門。人云將不利國家。于事可得爾乎。憲英曰。以吾度之。太傅此舉。不過以誅爽耳。敞曰。然則敞無出乎。曰。爲人執鞭而棄其事。不祥。且爲人任。爲人死。親昵之職也。汝從衆而已。敞遂出事。定之後。敞歎曰。吾不謀于姊。幾不獲于義。其後鍾會伐蜀。憲英謂就從子

權衡一書

成教

九

祐曰。會在事縱恣。非持久處下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及會將行。請其子琇爲叅軍。憲英憂曰。他日吾爲國憂。今日難至吾家矣。琇曰。請于文帝。不聽。憲英謂琇曰。行矣。戒之。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唯仁恕乎。會至蜀。果反。琇竟以全歸。

晉王渾妻鍾氏。字琰。魏太傅會孫也。能屬文。博覽記籍。美容止。善嘯詠。禮儀法度。爲中表所則。渾弟湛妻郝氏。亦有德行。琰雖貴門。與郝雅親。重郝不以賤下。琰鍾不以貴陵郝。時人稱鍾夫人之禮。郝夫人之法。云二條

崇南鄉縣民楊豐與息女香于田獲粟豐為虎所噬香年甫十四手無寸刃見父被傷舍命撲拳而擒虎頭豐因獲免太守聞之賜以穀帛旌其門

北魏馮太后寵任宦者符承祖祖用事時親姻爭趨附其從母楊氏為姚氏婦獨否常謂承祖母曰姊雖有一時之榮不若妹有無憂之樂與之衣服多不受強與之則曰我夫家世貧美衣服使人不安不得已或受而埋之與之奴婢則曰我家無食不能飼也常著敝衣自執勞苦承祖遣車迎之不肯起強使人抱置車上則大哭曰爾欲殺我由是符氏內外號為癡姨

權衡一書

成教

十

及承祖敗魏主見其貧敝特赦之

綱目

北魏崔巨倫有姊明慧有才行因患眼一目內外親族莫有求者其家議欲下嫁之巨倫姑趙國李叔胤之妻聞而悲感曰吾兄盛德不幸早世豈令此女屈事卑族乃為子翼納之時人嘆其義識

北史

唐太宗女襄成公主下嫁蕭銳有司告警別第辭曰婦事舅姑如父母異宮則定省闕止葺故第門列雙戟而已

新唐書

唐嗣聖間紀王慎女東光縣主楚媛適司議郎裴仲將相敬如賓姑有疾親嘗藥膳接遇姊如皆得歡心時

宗女皆以驕奢相尚謂之曰所貴于富貴者得適志也今獨守勤苦將何求楚媛曰幼而好禮今而行之非適志歟富貴儻來之物何足驕人眾皆慚服及武后徙慎于巴州道卒號慟嘔血不御膏沐者垂二十年

綱目

唐狄仁傑之為相也有盧氏堂姨居午橋南別墅姨止一子未嘗來都城仁傑因休假候盧姨安否因啓曰某今為相表弟有何樂願悉力從其言姨曰相自貴耳姨止有一子不欲令事女主仁傑大慙而退

松園雜錄

權衡一書

成教

十

優有綠衣秉簡謂之參軍者天寶末蕃將阿布思伏法其妻配掖庭因隸樂工是日遂為之侍宴者皆笑樂公主獨俛首舉目不視上問其故公主曰禁中侍女不少何必須此人使阿布思誠逆人耶其妻亦同刑人不合近至尊之座若果冤橫又豈忍使其妻與羣優雜處為笑謔之具哉妾雖至愚深以為不可上亦憫惻遂罷戲而免阿布思之妻

江行雜錄

唐元和九年以岐陽公主適杜棕公主上長女也杜氏大族尊行不翅數十人公主卑委怡順一同家人禮度二十餘年人未嘗以絲髮間指為貴驕始至與棕

謀曰上所賜奴婢卒不肯窮屈奏請納之悉自市寒賤可制指者自是閨門落然不聞人聲綱目

唐崔山南瑄曾祖王母長孫夫人年高無齒祖母唐夫人人事姑孝每旦備縱筭拜于階下卽升堂乳其姑長孫夫人不粒食數年而康寧一日疾病長幼咸萃宣言無以報新婦恩願新婦有子有孫皆得如新婦孝敬則崔氏之門安得不昌大乎

唐柳公綽妻韓氏相國休之曾孫家法嚴肅儉約爲縉紳家楷範歸柳氏三年無少長未嘗見其啓齒常衣絹素不用綾羅錦繡每歸親不乘金碧輿祇乘竹兜

權衡一書

成教

主

子二青衣步履以隨常命粉苦參黃連熊膽和爲丸賜諸子每永夜習學舍之以資勤苦二條小學

唐鄭義宗妻盧氏事舅姑甚得婦道嘗夜有強盜數十人持杖鼓譟踰垣而入家人悉奔竄惟姑獨在室盧冒白刃往至姑側爲賊捶擊幾死賊去家人問曰羣兇擾橫人盡奔逃何獨不懼答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仁義也昔宋伯姬守義赴火流稱至今吾雖不敏安敢忘義且鄰里有急尙相赴救況在于姑而可委棄乎萬一危禍豈宜獨生唐書

後漢隱帝時楚馬希萼將攻潭州其妻范氏諫曰兄弟

相攻勝負皆爲人笑不聽引兵趣長沙馬希廣遣兵破之希萼遁歸范氏泣曰禍將至矣余不忍見也赴井而死

周顯德中唐劉仁瞻幼子崇諫夜汎舟度淮爲小校所執仁瞻令殺之監軍使周廷構哭于中門以救之不許廷構復使求救于夫人夫人曰妾于崇諫非不愛也然軍法不可私名節不可虧若貸之則劉氏爲不忠之門妾與公何面目見將士乎趣命殺之然後成喪將士皆感泣綱目二條

五代時章太傅妻練氏章得象之高祖母也太傅建州

權衡一書

成教

主

人出兵有二人得罪欲斬之練氏不敢諫密使二人亡去後二人俱奔南唐爲將還攻建州時太傅死矣二將遣人厚以金帛謝練氏而授以一白旗曰吾將屠城請夫人植旗門首吾已戒士卒勿犯也練氏不受金帛并返其旗報之曰二君幸思舊德乞全此城必欲屠城者吾家與宋俱死耳不願獨生也二將乃止鴻書

宋魏國大長公主太宗女下嫁李遵勗賓客皆一時賢士大夫每燕集主必親視饗餼之節莊獻太后嘗賜金龍小冠辭不敢服訪以政事多語祖宗舊事以諷

遵鼎守許州。暴得疾。主亟欲往視。不待奏而行。從者
纔五六人。居夫喪。衰麻未嘗去身。服除不復御鮮華。
嘗燕禁中。仁宗親爲簪花。主辭曰。自誓不爲此久矣。
未幾病。目帝自臨視。問子孫所欲。主曰。豈可以母疾
而邀賞耶。賚白金三千兩。不受。續綱

宋范質玉堂閒話云。兗州有傭家婦。姓賀氏。里人謂之
賀織女。初爲婦。未浹旬。其夫出外傭工。數年方歸。歸
則數日復出。不聞一錢。濟其母。給其妻。所得刀椎之
利。別于他處。供給小妻。賀知之。每夫歸。但欣然承奉。
未嘗露聲色。其夫非理毆罵之。婦亦不之對。姑老且

權衡一書

成教

古

病。東餒切。骨則傭織以資之。所得傭直盡歸其姑。已
則寒不營衣。饑不飽食。姑又不慈。日肆凌虐。婦益加
恭謹。夫嘗携小妻至家。賀以女弟呼之。殷勤款洽。畧
無愠色。質爲婦二十餘年。其夫在家前後無半載。而
能勤力奉養。始終無怨。可謂賢孝矣。

宋曹修古知興化軍。卒于官。貧不能歸葬。賔佐贈錢五
十萬。妻欲受之。季女泣白其母曰。我先人在未嘗受
賔佐餽。遠奈何。以賻錢累其身。後母從之。盡却不受。
宋歐陽氏適廖忠臣。踰年而舅姑死于疫。遺女閨娘。纔
數月。歐陽適生女。同乳哺之。又數月。乳不能給。乃以

其女分鄰婦乳。而自乳閨娘。二女長成。歐陽于閨娘
每倍厚焉。女以爲言。歐陽曰。汝我女。小姑祖母之女
也。且汝有母。小姑無母。何可相同。因泣下。女愧悟。諸
凡讓姑。而自取餘忠臣後判清河二文。及笄。富貴家
多求姪氏。歐陽曰。小姑未字。吾女何敢先。且聘吾女
者。非以吾愛吾女乎。其問諸鄰人。卒以富貴家先閨
娘。簪珥衣服。器用罄其始嫁粧奩之美者。送之。送女
之具不及也。終其身如是。閨娘每謂人曰。吾嫂吾母
也。歐陽歿。閨娘哭之至嘔血。病歲餘。聞其哭者莫不
下淚。

權衡一書

成教

主

宋鄒嫫繼母之女也。前母兄娶妻荆氏。繼母惡之。飲食
常不給。嫫私以已食繼之母。苦役荆嫫。必與俱。荆有
過。誤嫫不令。荆知先引爲已罪。母每朴荆。則跪而泣。
曰。女他日不爲人婦耶。有姑若是。吾母樂乎。奈何。令
嫫氏父母。日戚憂女之眉。耶母怒。欲笞嫫。嫫曰。願爲
嫂受笞。嫂實無罪。母徐察之。後適爲士人妻。舅姑妯
娣姊妹。知其賢也。皆敬重焉。嫫歸寧。抱數月兒。嫂置
諸牀上。兒偶墜。火爛額。母大怒。嫫曰。吾卧于嫂室。不
慎。嫂不知也。兒竟死。荆慙悔。不食。嫫不哭。爲好語相
慰。曰。嫂作意耶。我夜夢此兒當死。不則我將不利。強

嫂食而後食。母後見女之得愛于夫家也。竟成慈母。然常病。嫂為蔬食三年。娛五子。四登進士。年九十三而卒。四條開

宋潼州王藻為府獄吏。每日携金歸。妻疑其鬻獄。因遣婢餽豚蹄十箇及歸。給云送十三具。藻怒婢竊。酷掠之。婢不勝痛。自誣服。妻曰。君日持錢歸。我疑為鍛鍊所得。姑以婢事試君。夫刑罰之下。何事不承。願自今勿以一錢來。不義之物。藻懼。然大悟。因題壁曰。從今不願持刀筆。放下歸來遊翠林。即施散所有入山遠遁。女學

櫛櫛一書

成教

夫

昌化章氏兄弟二人。皆未有子。兄先抱族人子育之。未幾妻生子。謂弟曰。兄既有子。安用所抱之兒。為幸。以予我。兄告其妻。妻曰。無子而抱之。有子而棄之人。謂我何。弟固請。嫂曰。無已。寧與吾所生者。弟不敢當。嫂竟與之後。二子皆成立。長曰。棚。季曰。棚。棚之子樵。棚謂之子。鑄。鑄皆相繼登第。遂為名族。問家

遼蕭氏意辛。適耶律奴。以孝謹稱。嘗與姊妹會。言及歡。魁可取夫寵。對曰。修己以潔。奉長以敬。事夫以柔。撫下以寬。母使君子見其輕易。此之謂禮法。自然取重。於夫以歡。魁獲寵獨不愧于心乎。遼史

櫛櫛一書

成教

宅

元韓太初妻劉氏。新樂人。太初仕元為軍。官引洪武七年。家徙和州。劉氏奉姑。甯氏以行至南宮。姑仆地傷腰。劉氏禱天刺臂血和藥。以進。遂愈。至瓜洲。姑復病。再進。再愈。至和州。一年。姑患風疾。不能起。便溺。劉氏親手扶拭。時盛暑。劉氏日夜揮逐蚊蠅。蛆生枕席。劉氏嚙之。蛆不復生。姑病尋愈。一日。姑忽病危。嚙劉氏手指。意欲永訣。劉氏不悟。刺指血和湯。以進。姑病驟愈。越月而卒。五年未得歸。墓。劉氏哀傷。如一日。問家

明少師姚廣孝。初為僧。其姊嘗戒之曰。汝既為和尚。當發慈悲心。蓋知其好殺也。及預靖難。姊嘆息謂人曰。

和尚慈悲。當如是耶。廣孝既貴。還吳。往見姊。姊拒之曰。貴人何用。至貧家為不納。廣孝乃易僧服。而往。姊堅不肯出。家人勸之。姊不得已。出立中堂。廣孝即連下拜。姊曰。我安用爾。爾拜許多。耶曾見做和尚。不了底。是甚好人。言畢。遂還戶內。不復再見。皇明補遺。按少師之姊。嚴氣正性。大義凜然。可與梁公之姨。俱稱女中夷齊。

明王世昌妻楊氏。弘治中。世昌兄坐事論死。世昌念兄為嫡子。請代其刑。時未并謀。于父母宗族曰。彼代兄死。為義士。我顧不能為義婦耶。願祈于上代夫死。

遂入京陳情救法司議夫婦並得釋

明黃善聰南京人年十三失母父販香為業憐其無依改男子裝從遊廬鳳間數年父死善聰變姓名曰張勝仍習其業有李英者亦販香自南京來與為伴侶同寢食者踰年不知其為女也後偕返南京往省其姊姊初不之識詰知其故怒詈曰男女亂羣辱我甚矣拒不納善聰以死自明乃呼鄰嫗索之果處子也相持慟哭立為改裝明日英來再約同往知為女快怏如失歸告母為求婚善聰不從曰若歸英如瓜李何鄰里交勸所執益堅官府聞之助以聘乃判為夫

續衡一書

成教

大

婦二修明

明康孝女濟源人父友賢年老無子擇王珏入婿女勸母納妻生子而乏乳女亦生女遂舍之乳其弟曰吾父老矣女可得而弟不可再得也母嘗避疾甚女嘗糞甘苦夫早沒誓不再適時人稱之

閨家

明唐儼全州諸生也父蔭郴州知州歸老得危疾儼年十二潛割臂肉進之疾良已及父歿哀毀如成人其後儼遊學于外嫡母寢疾儼妻鄧氏年十八奮曰吾婦人安知湯藥昔夫子以臂肉療吾舅吾獨不能療吾姑哉于是割脇肉以進姑疾亦愈儼聞母疾馳歸

則無恙久矣拜其妻曰此吾分也當急召我何自苦如此妻曰子事父婦事姑一也方危急時名子何及且事必待子安用婦為

明龔元亨受業王守仁張忠許泰誣其通宸濠被逮所司繫其妻李李無怖色曰吾夫尊師樂善豈他慮哉獄中與二女治府臬不輟事且白守者欲出之曰未見吾夫出安往按察諸僚婦聞其賢召之辭不赴已就見則曰服見手不釋麻臬問其夫學曰吾夫之學不出閨門在席間聞者悚然

明萬義姑名義韻寧波衛指揮僉事鍾女也幼貞靜善

續衡一書

成教

讀書兩兄武文皆襲世職戰死旁無期功之親繼母曹氏兩嫂陳吳皆盛年孀居吳遺腹僅六月姑旦暮拜天哭告曰萬氏絕矣願天賜一男續忠臣後我矢不嫁共撫之已果生男名之曰全姑喜曰萬氏有後矣乃與諸婆共守名閨來聘皆謝絕之訓全讀書迄底成立全嗣職傳子禧孫椿皆奉姑訓惟謹姑年七十餘卒姑之祖斌及父兄並死王事母及二嫂守貞數十年姑更以義若鄉人重之稱為四忠二節一義之門

明張挺然妻黃氏崇禎末賊帥白旺陷德安授挺然偽

掌旅黃泣止之不聽。賊令挺然取婦為質。黃携十歲兒。匿青山。皆挺然誘以利。劫以兵。且使親戚招之。皆不應。已而破砦焚已居。以窮黃。黃匿愈深。竟不可得。挺然寄兒金簪。兒以綰髮。黃怒。拔棄之。曰。何為以賊物汚首。久之賊敗。挺然走死。襄陽黃耕織以撫其子。鄉人義之。四條明史彙

蘇少婦姓崔氏。蘇兄弟五人。娶婦者四矣。聽女奴語。日有爭言。甚者鬪。操刃少婦始嫁。姻族皆以為憂。少婦曰。木石鳥獸。吾無如彼何矣。世豈有不可與之人哉。人問事四嫂。執禮甚恭。嫂有缺乏。少婦曰。吾有。

權衡一書

廣教

三

即以遺之。姑有役。其嫂者。嫂相視不應。命少婦曰。吾後進當勞。吾為之母家有骨肉之債。召諸子姪分與之。嫂不食。未嘗先食。嫂各以怨言告少婦。少婦笑而不答。少婦女奴以妯娌之言來告者。少婦皆之。尋以告嫂。引罪。裁餘四嫂。自相謂曰。五婦大賢。我等非人矣。乃相與和睦。終身無怨語。附家編

婦才

春秋僖公二十有三年。晉公子重耳過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于諸侯。得志于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早自貳焉。乃饋盤飧。寘璧焉。公子受飧反璧。昭公丁有九年。齊高發帥師伐莒。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六已為廢婦。及老。託于紀。鄒紡焉。以度而去之。及師至。則投諸外。或獻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縋而登。登者六十人。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共公懼。啟。

權衡一書

成教

三

西門而出。七月丙子。齊師入紀。二條左傳

楚野辨女者。昭氏之妻也。鄭簡公使大夫聘于荆。至狹路。有女乘車。轂擊折大夫車軸。大夫怒。將執而鞭之。女乃言曰。君子不遷怒。不貳過。今于狹路之中。妾已極矣。而子大夫之僕。不肯少引。是以敗子之車。而反執妾。豈不遷怒乎。不怒。僕而反怒。妾豈不貳過哉。周書曰。不傳鯀。今子列大夫而不為民表。釋怨于妾。豈不侮鯀。寡哉。吾聞。耳惜子之喪善也。大夫無以應。遂釋之。女學

齊女者。傷槐衍之女也。景公愛槐。懸木其下。曰。傷者。

衍醉而傷槐。女造髮子之門。請曰。妾聞之。明君之。圖也不損祿而加刑。不以私志害公法。不為六畜傷人民。不為野草傷禾苗。今妾父以社。請政。不勝。藥之味而傷槐。君以槐故欲殺之。妾恐傷執政之法。害明君之義。敢自投代死。晏子惕然。言于公而赦之。罷守槐之令。通史

漢武帝李夫人病篤。上自臨候之。夫人蒙被謝曰。妾久寢病。形貌毀壞。不可以見帝。願以王及兄弟為托。上曰。夫人病甚。殆將不起。一見我。屬托王及兄弟。豈不快哉。夫人曰。婦人貌不修飾。不見君父。妾不敢以燕

權衡一書

成教

至

嫡見帝。上曰。夫人第一見我。將加賜千金。而予兄弟尊官。夫人曰。尊官在帝。不在一見上。復言欲必見之。夫人遂轉嚮歔歔。不復言。于是上不悅而起。夫人姊妹讓之曰。貴人獨不可一見上。屬托兄弟耶。何為恨。上如此。夫人曰。所以不欲見帝者。乃欲以深託兄弟也。夫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愛弛則恩絕。上所以戀戀顧念我者。以平生容貌也。今見我毀壞。必畏惡。吐棄我。尚肯復追思。閱錄其兄弟哉。及夫人卒。上思念不已。

漢霍光與張安世謀廢立。議既定。使大司農田延年報

丞相楊敞。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延年起更衣。敞夫人遠從東廂。謂敞曰。此國大事。今大將軍議已定。使九卿來報君侯。君侯不疾應。與大將軍同心。猶豫無決。先事誅矣。延年更衣還。敞夫人與延年參語許諾。請奉大將軍教。令遂共廢昌邑王。立宣帝。二條漢書

漢袁隗妻馬融女也。字倫。有才辨。家世豐豪。資裝甚盛。初成禮。隗問之曰。婦奉箕帚而已。何乃過珍麗乎。對曰。慈親垂愛。不敢逆命。君若慕鮑宣梁鴻之高者。妾亦請從少君孟光之事矣。隗又曰。弟先兄舉世以為

權衡一書

成教

至

笑處。姊未適。先行可乎。對曰。妾姊高行。殊貌。未遭良匹。不似鄙薄。苟然而已。又問曰。南郡君學窮道奧。文擅詞宗。而所在動以貨財為損。何也。對曰。孔子大聖。不免貳叔之毀。子路大賢。猶有伯寮之愆。家君獲此固其宜耳。隗然不能屈。後漢書

漢蔡邕之女。年六歲。邕夜彈琴。弦絕。琰曰。二絃斷也。復故折一絃。琰曰。第四絃也。邕曰。偶中耳。琰曰。季札觀風。知四國興衰。師曠吹律。知南風不競。由是言之。安得不知乎。鈔。明王圻曰。蔡琰。邕女也。初適衛仲道。為胡騎所獲。在胡生二子。曹操曠歸。再嫁都尉董

祀不特再醮而已也。雖天生知音能辨琴絃之斷善書能文不忘父書之遺何係於四德哉。所謂大本已失其餘不足論也。鍾瑛孫也適王澤生濟渾嘗與之同坐濟過庭渾曰生子如此足慰矣。瑛笑曰若使新婦得配參軍生子不翅如此參軍渾弟淪也設心欲淪何其淫也不滿於夫可知矣。雖聰慧弘雅能文有識婦人何貴於此哉。二瑛收入列女傳是故顯其醜耳。稗史

魏許允婦阮氏賢明而醜允始見愕然交禮畢無復入意桓範勸之允入須臾便起顧謂婦曰婦有四德卿

權衡一書

成教

看

有其幾對曰新婦所乏惟容士有百行君有其幾允曰皆備婦曰百行以德爲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謂皆備允有慚色遂相親重允爲吏部郎選郡守明帝疑其所用非次召入將加罪阮氏謂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允領之而入帝怒詰之允對曰某郡太守雖限滿文書先至年限在後日限在前帝取前事視之乃釋遣出允之出爲鎮北也謂阮氏曰吾知免夫妻曰禍見于此何免之有允後爲景王所誅門生走告婦正在機神色不變曰早知爾耳門生欲藏其子婦曰無預諸兒事乃但移居墓所景王遣鍾會看之

若才藝德能及父當收兒以語母母曰汝等雖佳才具不多率胸懷與會語便自無憂不須極哀會止便止又可多少問朝事兒從之卒免其禍。魏氏春秋

吳李衡爲丹陽太守時瑯琊王休在治衡歎以法繩之妻習氏每諫衡衡不聽會休立衡憂懼不知所出妻曰瑯琊王素好善慕名方欲自顯於天下終不以私嫌殺君明矣可自回詣獄表列前失顯求受罪如此當逆見優饒非但直活而已衡從之果得無患又加威遠將軍授以榮戟。襄陽記

晉光熙元年五苓夷寇寧州刺史李毅病卒女秀明達

權衡一書

成教

重

有父風衆推領州事秀獎勵士要城固守城中糧盡矢鼠拔草而食之伺夷稍怠輕出擊破之綱目晉荀崧爲襄城太守爲杜會所困力竭食盡欲求救于故吏平南將軍石覽計無從出崧小女湛年十三乃率勇士數十人踰城突圍夜出且戰且前得入魯陽山自詣覽乞師又爲崧書與南中郎將周訪請援訪卽遣子撫帥三千兵會石覽共救崧賊聞兵至散走晉周顒母李氏字絡秀顒父浚爲安東將軍時嘗出獵遇雨過止絡秀之家會其父兄不在絡秀聞浚至與一婢于內宰豬羊具數十人之饌甚精辨而不聞人

聲浚怪使視之。獨見一女子甚美。固求為妾。其父兄不許。絡秀曰。門戶殄悴。何惜一女。遂生頗及嵩謨。而頗等既長。絡秀謂之曰。我屈節為汝家作妾。門戶計耳。汝不與我家為親親者。吾亦何惜餘年。頗等從命。由是李氏遂為方雅之族。二條晉書

晉王凝之妻謝氏。字道韞。安西將軍奕之女也。叔父安嘗內集。俄而雪驟。安曰。何所似也。安兄子朗曰。撒鹽空中。差可擬。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安大悅。晉書植按詩云。相彼雨雪。先集維霰。撒鹽空中。意即霰也。柳絮因風。則六出之花也。二語各有其妙。然閨中之

權衡一書

成教

美

義以內則女紅為才。吟嘯非所宜也。咏絮之慧。雖閨秀所首及。於以孫氏蕙蘭之語為正。

晉劉遐妻郗女也。曉果有文風。遐嘗為石季龍所圖。妻單將數騎。技出還于萬眾之中。晉書

符秦時。扶風寶酒妻蘇氏。名蕙。字若蘭。酒為安南將軍。鎮襄陽。携愛妾陽臺之任。蘇氏因織錦迴文。五采相宣。望心耀目。其錦縱廣八寸。題詩三千餘首。計八百餘言。縱橫反覆。皆成文章。其文點畫無缺。才情之妙。迥古邁今。名曰璇璣圖。發蒼頭讀。至襄陽。酒感而迎之。思好愈重。大唐新話。宋紹定三年。朱女郎淑貞手書。

璇璣圖有記云。璇璣者天盤也。經緯者星辰所行之道也。中留一眼者天心也。中一方太微垣也。乃叠字四言詩。其二方紫微垣也。乃四言迴文。二方之外。四正乃五言迴文。四維乃四言迴文。三方之外。四正乃交首四言詩。其文則不迴也。四維乃三言迴文。三方之經。以至外四經。皆七言迴文。詩可周流而讀也。北

梁劉孝綽三妹並有才學。第三妹適東海徐悱。文尤清拔。悱僕射徐勉子。及卒。妻為祭文。詞甚悽愴。勉本欲為哀文。既觀此文。于是闕筆。梁書

權衡一書

成教

毛

梁譙國夫人高京先氏女也。世為南越首領。部落十餘萬家。夫人幼賢明。多智畧。大同初。羅州刺史馮融為子寶聘。以為妻。融雖世為方伯。守牧他鄉。羈旅號令不行。至是。夫人戒約本宗。使從民禮。每共寶參決。詞訟雖親族。無所舍縱。自此政令有序。人莫敢違。遇侯景入廣州。都督蕭勃徵兵援臺。高州刺史李遷仕遣召寶。寶欲往。夫人止之曰。刺史被召援臺。乃稱有疾。請兵聚眾而後喚君。今者若往。必留質。追君兵眾。此意可見。願且勿行。以觀其勢。數日。遷仕果反。遣主帥杜平虜將兵入潯石。夫人曰。平虜入潯石。即與官軍

相拒勢未得還。遷仕在州。無能為也。若君自往。必有戰鬪。宜遣使詐之。界詞厚禮云。身未敢出。欲遣婦請參彼聞之喜。必無防慮。我將千餘人步擔雜物唱言輸賤。得至欄下。賊必可圖。寶從之。遷仕果不設備。夫人擊之大捷。遷仕逃走。夫人總兵與長城侯陳霸先會于灝石。還謂寶曰。陳都督大可畏。極得衆心。必能平賊。君宜厚資之。及寶卒。表大亂。夫人懷集百越。數州宴然。至陳永定二年。其子僕拜陽春郡守。後廣州刺史歐陽紇謀反。夫人發兵拒境。紇卒潰散。僕卒後。遇陳國亡。嶺東未有所附。數郡共奉夫人。號為聖

權衡一書

成教

夫

母保境安民。隋高祖遣總管韋洸安撫嶺外。遣陳主遣夫人書。諭以國亡。令其歸化。夫人慟哭。遣其孫瑰帥衆迎洸。嶺南悉定。高祖拜其孫蓋為高州刺史。喧羅州刺史。追贈寶譙國公。將夫人為譙國夫人。開幕府。置官屬。給印章。聽便宜行事。番州總督趙訥貪虐。諸狸獠多有亡叛。夫人上封事。論之上。遣推訥得其賊賄。竟致于法。勅委夫人招慰亡叛。夫人親載詔書。自稱使者。歷十餘州。所至皆降。隋書。唐平陽昭公主李氏嫁柴紹。初唐主李淵兵興。氏居長安。紹謂曰。尊公舉兵。今偕行則不可。留此則及禍。奈

何。李氏曰。君第行。我一婦人。易以潛匿。當自為計。紹遂行。李氏歸鄠縣。別墅散家資。聚徒衆。使其奴馬三寶說羣盜何潘仁。李仲文。向善志。邱師利等皆帥衆從之。狗盤屋武功。始平。皆下之。衆至七萬。淵使紹將數百騎從南山迎李氏。關中羣盜皆請降。氏與紹各置幕府。號娘子軍。

唐滕王極淫。諸官妻詐言妃喚。即行無禮。時典籤崔簡妻鄭氏初到。王遣喚。欲不去。則懼王之威。去則被辱。鄭曰。昔愍懷之妃。不受賊胡之逼。當今清泰。敢行此事。耶。遂入王中門外小閣。王在其中。欲逼之。鄭大斗

權衡一書

成教

完

左右曰。大王豈作如是。必家奴耳。取一隻履擊王頭。破抓面流血。妃聞而出。鄭氏乃得還。王大慙。旬日不視事。諸官之妻曾被王喚入者。莫不羞之。朝野僉載唐潘炎侍郎。德宗時。為翰林學士。恩渥極異。妻劉晏女也。京兆某有故。候伺累日。不得見。乃遺閤者三百緡。夫人知之。謂潘曰。豈有人臣而京兆願一謁。見遺奴三百緡。其危可知也。遽勸潘避位。子孟陽初為戶部侍郎。夫人憂惕。謂曰。以爾人材而在丞郎之位。吾懼禍之必至也。戶部解喻再三。乃曰。試會爾同列。吾觀之。因過招深熟者。客至。夫人垂簾觀之。既罷。會喜。

皆爾儔也。不足憂矣。問米虛慘。少年何人。日補闕。
杜黃裳夫人曰。此人全別。必是有名卿相。曲開

唐貝州宋氏五女。長若華。次若昭。次若倫。若憲。若旬。皆

警慧。善屬文。欲以學名家。若華著女論。語以教天下。

女子若昭。傳釋之。貞元中。李抱真表其才德。宗召入

禁中。呼為學士。若昭尤通練。歷憲宗。穆宗。敬宗三朝。

皆待以師禮。卒贈梁國夫人。女學

唐建中四年。李希烈陷汴州。復遣兵拒頂城。縣令李侃。

不知所為。其妻楊氏曰。寇至當守。力不足焉。職也。今

倉廩府庫皆足。百姓皆戰士也。重賞罰以令士。必濟。

權衡一書

成教

幸

于是召吏民告曰。縣令民主也。然滿歲則罷去。非若

吏人百姓墳墓斯存。願相與致死以守。忍失其身。而

為賊之人耶。眾皆泣許之。乃誓曰。以瓦石中賊者。與

之千錢。刀矢中賊者。與之萬錢。得數百人。侃率以登

城。楊氏親饗以食之。使侃與賊言曰。項城父老。義不

從賊。得吾城。不足以威。徒失利無益也。賊眾皆笑。忽

流矢中侃手。傷而歸。楊氏曰。君不在。則誰固守。死于

城。戰不猶愈于家乎。侃裹傷復趣城。賊散去。項城得

保全。東園

唐慎氏。北陵虔亭儒家女也。三史嚴灌夫。因游覽。遂結

姻好。同載歸。漸春。經十餘年。無嗣。息灌夫。乃拾其過

而出之。令歸。二浙慎氏。慨然登舟。為詩以決。灌夫。灌

夫。覽之。悽感。遂為夫婦。如初。詩曰。當時心事已相關。

雨散雲飛一餉間。便是孤帆從此去。不堪重上望夫

山。雲溪

唐會昌中。邊將張揆。防戍十有餘年。其妻侯氏。繡迴文

作龜形詩。詣闕進上。詩曰。揆離已是十秋強。對鏡那

堪重理粧。閒鴈幾迴修尺素。見霜先為製衣裳。開箱

疊練先垂淚。拂杵調砧更斷腸。繡作龜形獻天子。願

教征客早還鄉。敕賜絹三百疋。以彰才美。抒情

權衡一書

成教

幸

李學卿。黨長女。適巴長卿。巴氏貧甚。處之恬然。其姊

適富家鄒氏。嘗笑之。長女作詩云。誰道巴家窘。巴家

十倍鄒。池中羅水馬。庭下列蝸牛。燕麥分無數。榆錢

散不收。夜來添聚富。新月掛銀鈎。農下

宋冠萊公好歌。以綾帛賞歌者。侍兒蒨桃為詩呈公曰。

一曲清歌一束綾。美人猶自意嫌輕。不知織女機窓

下。幾度拋梭織得成。昨非卷

宋結興十二年。京東王知軍寓新淦之清泥寺。嘗燕客

中夕。散夫婦醉卧。俄有羣盜入。執諸子及羣婢縛之。

婢呼曰。王家司庫。鑰者藍姐也。藍姐即應曰。有勿驚。

主人盡付是輪乘席間大燭指引金銀酒器首輪盡數取去主人醒方知明發訴于縣藍姐密謂主人曰捕易也羣盜皆衣白妾乘燭時盡以燭淚汚其背當密令捕者以足驗後果皆獲○沂陽子曰張敞傳載赭汙盜衣裙執之此與暗合但彼緩而此急應且婦人尤難云機警

宋魯氏婦姜氏汀州寧化人夫死守節子不嫁紹定間寇破寧化晏依山爲砦賊遣人索婦女金帛晏召田丁諭曰汝嘗衣食我家念主母恩當用命不勝卽先殺我因解首飾悉與之田丁感激思奮晏自搥鼓使

權衡一書

成教

圭

詭辨鳴金賊遂退鄉人罕家寇砦者甚衆晏以家糧助不給歸者日衆又折砦爲五互四應援賊弗能攻凡活老幼數萬人事聞封恭人賜冠帔補其子爲承信郎開家

□汴人孫蕙蘭六歲喪母父教以詩書高朗秀慧詩詞清雅每有所作輒變其稿家人勸之則曰偶適情耳女子當習女紅織紅組紉以致其孝敬詞翰非所事也女學

明江西行省參知政事陶安妻喻名德常有賢行王師克集慶安移家就之喻邀母同行母不可喻曰四海

兵爭惟高城深池都會之地可以托身母從之陳友諒陷姑孰母以移居免人服其先見明史

明白瑾妻山陰葛氏女也瑾素弱葛善爲調節使讀書成化中以進士爲分宜令葛與俱往其次年瑾病踰時而庫貯銀數千兩鄰境有囚儂作亂者聚徒百人將劫取之縣故無城郭寇卒至諸簿丞挈家走匿葛獨分命家人力拒其兩門乃遷白公于他室埋其銀汚池中著公之服升堂以候賊賊至則陽爲好語相勞苦盡出其私藏釵珥衣服諸物以與賊賊謝而去不知陰已表識竟物色捕得之智囊

權衡一書

成教

圭

明秦良玉忠州人嫁石砮宣撫使馬千乘千乘死良玉代領其職爲人饒膽智善騎射兼通詞翰儀度嫺雅而馭下嚴峻每行軍發令戎伍肅然所部號白桿兵夙爲遠近所憚泰昌時賜三品服授其弟邦屏都司民屏守備天啓初加二品服予封誥子祥麟授指揮使奢崇明黨樊楚反重慶齎金帛結援良玉怒斬其使卽發兵奢崇明圍成都急賊啗土司厚利諸土司皆逗遛獨良玉鼓行而西長驅抵成都賊遂解圍去復授都督僉事充總兵官命祥麟爲宣慰使崇禎三年奉詔勸王出家財濟餉莊烈帝優詔褒美召見平

臺賜綵幣羊酒賦四詩旌其功十三年數敗羅汝才斬其魁東山虎擒其渠副塌天賊勢漸衰當是時督師楊嗣昌盡驅賊入川川撫邵捷春提弱卒二萬守重慶所倚惟良玉及張令二軍捷春使知州陸遜之按營量良玉語之曰邵公不知兵吾一婦人受國恩誼應死獨恨與邵公同死耳遜之咨以故良玉曰邵公移我自近去所駐重慶僅三四十里而張令守黃泥窪殊失地利賊據歸巫萬山顛俯瞰吾營鐵騎建瓴下張令必破令破及我我敗尙能救重慶急乎且督師以蜀爲壑無愚智知之邵公不以此時爭山奪

權衡一書

成教

壽

險令賊毋敢卽我而坐以設防此敗道也遜之深然之已而捷春移營大昌監軍萬元吉亦進屯巫山與相應援及全蜀盡陷良玉慷慨語其衆曰吾兄弟二人皆死王事吾以一孱婦蒙國恩二十年今不幸至此其敢以餘年事逆賊哉悉召所部約曰有從賊者族無赦乃分兵守四境賊逼招土司獨無敢至石砬者良玉竟以壽終

明史

某家娶婦之夕有賊來穴壁已入矣會其地有大木賊觸木倒破頭死燭之乃所識隣人倉皇間懼反餌禍新婦曰無妨令空一箱納賊屍于內昇至賊家門

首刳喉數下賊婦開門見箱謂是夫盜來之物欣然收納數日夫不還發視乃是夫屍莫知誰殺因寄座之而遁

智囊

本朝密雲汪叅將廣陵人也有僕王忠常往來酒肆李家相善李以女雲娘歸焉年十八矣汪解任將還維陽呼忠謀雲曰河北征途不靖請效軍人裝執弓矢以戒不虞可乎遂腰箭插矢乘駿馬以從時康熙已卯途遇十餘騎突至飛矢拂雲袖雲揮袖矢落又一矢到雲以手承之卽發而發中賊項仆地又出旅中天薨一騎餘皆散遁由是叅將抵家無寸箸之失叅

權衡一書

成教

畫

將子欲狎之雲曰有忠在何忍及此無若遣忠而納以禮我乃從公子喜過望遂厚給忠雲指示令去公子治吉席將納爲小星雲忽易戎服掣所佩刀出立堂上責公子曰爾家建高牙不能出奇報國乃恣行不義玷我貞素耶遂以刀擬公子且前且却曰有追我者我卽斷其頭如河北盜矣公子驚懷喪魄雲娘行及門門外已有奴控馬以待遂馳去不復返

鳳巖

婦節

春秋莊公十有二年紀叔姬歸於鄫莊公四年紀侯去

國叔姬至此始歸於鄫者紀侯方卒叔姬以宗廟在

鄫歸奉其祀也魯為宗國婦人有來歸之義紀亡不

歸於魯所謂全節守義不以亡故而虧婦道者也是

故其歸於鄫其卒其葬夫子存而弗割使與衛之共

姜同垂不朽胡傳

襄公三十年五月甲午朱災朱伯姬卒取卒之日加之

災上者見以災卒也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

避火乎曰婦人之義傳姆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

禮記一書

成教

聖

而死婦人以貞為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詳其事

賢伯姬也穀梁

定公四年冬吳入郢楚子取其妹季芊界我以出王奔

鄢鍾建負季芊以從楚子既入于郢將嫁季芊辭曰

所以為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以為

樂尹左傳

魯陶嬰者少寡養幼孤紡績為產魯人聞其義將求焉

嬰恐不得免作歌自明其詞曰悲夫黃鵠之蚤寡兮

七年不獲充頸獨宿兮不與衆同夜半悲鳴兮想其

故雄寡婦念此兮泣下數行嗚呼哀哉兮死者不可

忘飛鳥尚然兮况于貞貞魯人聞之曰斯女不可得

已遂不敢復求列女

魯人秋胡娶妻五日而官於陳三年而後歸見路旁有

女子採桑而美胡下車挑之曰料田不如逢年力桑

不如見郎吾有黃金百鎰願則與子相將婦拒不受

及胡抵家母呼婦出即採桑女也乃數胡之罪投河

而死宋錢穎詩曰即恩葉薄妾冰清即有黃金妾不

應假使偶然通一笑三年誰信守孤燈堅瓠集

梁高行者榮于色美于行夫蚤死不嫁梁貴人爭欲取

之不能得梁王聞之使相聘焉再三往高行曰妾夫

不幸先狗馬填溝壑妾養其幼孤難他適且婦人之

義一醢不改忌死而貪生棄義而從利何以為人乃

援鏡持刀割其鼻曰妾已刑矣所以不死者不忍幼

弱之重孤也且王之求妾者非以色耶刑餘之人殆

可釋矣相以報王王乃免丁徭號曰高行閨家

齊肅政為嚴仲子報讐刺殺韓相俠累因自皮面決眼

屠腸以死韓購問莫知誰子懸之千金政姊榮聞之

曰其是吾弟歟立起如韓之市伏尸哭極哀口是軹

涿井里所謂肅政者也士固為知死者死今乃以妾

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絕從妾其奈何畏殘身之誅終

滅賢弟之名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
有晉楚齊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及其姊亦烈女
也史記

漢陳孝婦年十六而嫁未有子其夫當行戍且行時屬
孝婦曰我生死未可知幸有老母無他兄弟備養吾
不還汝肯養吾母乎婦應曰諾夫果死不還婦養姑
不衰慈愛愈固紡績織紉以爲家業終無嫁意居喪
三年其父母哀其少無子而蚤寡也將取嫁之孝婦
曰夫去時屬妾以供養老母妾既許諾之夫養人老
母而不能卒許人以諾而不能信將何以立於世欲

權衡一書

成教

義

自後其父母懼而不敢嫁也遂使養其姑二十八年
姑八十餘以天年終盡賣其田宅財物以葬之終奉
祭祀淮陽太守以聞使使者賜黃金四十觔復之終
身無所與號曰孝婦小學

漢劉長卿妻桓同郡桓鸞女也甫生男而夫卒妻終不
歸寧男十五又天慮不免豫刑耳自誓宗婦流涕愍
之曰若家未有他意卽有之可因姑姊妹自表何自
苦如此對曰昔我先君五更學爲儒宗經爲帝師五
更以來男以忠孝顯女以貞順稱詩曰無忝爾祖故
自刖剪以明吾志決之不蚤懼無及也沛相表其閭

邑有祀膳焉國史

漢許升妻呂氏字榮升少爲博徒不理操行榮常躬勤
家業以奉養其姑數勸升修學每有不善輒流涕進
規榮父積忿疾升乃呼榮欲收嫁之榮嘆曰命之所
遭義無離二終不肯歸升感激自勵尋師遠學遂以
成名尋被本州辟命行至壽春爲盜所害刺史尹耀
捕盜得之榮迎喪于路聞而詣州請甘心警人耀聽
之榮乃手斷其頭以祭升靈後郡遭寇賊賊欲犯之
榮踰牆走賊拔刀追之曰從我則生不從則死榮曰
義不以身受辱遂殺之是日疾風暴雨雷電晦冥賊

權衡一書

成教

義

惶懼叩頭謝罪乃殯葬之
漢皇甫規之妻善屬文能草書規卒道卓聞其名聘以
輜輶百乘馬二十匹奴婢錢帛充路妻乃輕服詣卓
門跪自陳情辭甚酸慘卓使奴拔刀圖之而謂曰孤
之威教欲令四海風靡豈有不行于婦人乎妻知不
免乃立罵卓曰君羌胡之種毒害天下猶未足耶妾
之先人清德并世皇甫氏文武上才爲漢忠臣君親
非其超使走吏乎敢行非禮于汝君夫人耶卓乃引
車庭中以其頭繫輓鞭朴交下妻謂持杖者曰何不
重乎速盡爲惠遂死車下二條後

漢陰瑜妻。穎川荀爽女也。名采。年十七。適陰氏。產一女。而瑜卒。同郡郭爽。喪偶。爽以采許之。稱病篤。召采。采至。扶載以適郭。衛甚嚴。至郭。張四燈。請弄人共談。弄敬憚。不敢過。既達曙。較左右具沐。入室掩戶。令侍人避之。以粉書扉上曰。屍還陰。陰字未及成。以衣帶自經卒。函史

漢建安五年。丹陽督媽覽。丞戴員。殺太守孫翊。覽欲逼取翊妻徐氏。徐給之曰。乞須晦日。設祭除服。然後聽命。潛使所親語翊。舊將孫高。傳嬰等。與共圖覽。晦日設祭。徐哭泣盡哀。畢乃除服。薰香沐浴。言笑懽悅。覽

權衡一書

成教

甲

密覘無復疑意。徐呼高嬰置戶內。使人召覽入。適得一拜。徐大呼二君可起。高嬰俱出。共殺覽。餘人即就外殺員。徐氏乃還。綴經奉覽首以祭翊墓。綱目
魏曹爽從弟文叔妻。熊郡侯侯文寧之女。名令女。文叔蚤死。服闋。自以年少無子。恐家必嫁。已乃斷髮為信。其後家果欲嫁之。令女聞。即復以刀截兩耳。居止常依爽。及爽被誅。曹氏盡死。令女叔父上書與曹氏絕婚。強迎令女歸。時文寧為梁相。憐其少執義。又曹氏無遺類。異其意。阻乃微使人諷之。令女嘆且泣曰。吾亦惟之許之是也。家以為信。防之少懈。令女于是竊

入寢室。以刀割鼻。蒙被而臥。其母呼與語。不應。發被視之。血流滿床。席舉家驚惶。奔往視之。莫不酸鼻。或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棲弱草耳。何至辛苦乃爾。且夫家夷滅已盡。守此欲誰為哉。令女曰。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之時。尚欲保終。況今衰亡。何忍棄之。禽獸之行。吾豈為乎。甫皇

諡列女傳

梁龍德壬午歲。襄州都軍務鄒景溫。有勁僕。自恃拳勇。獨與妻策驢。至宋州東芒碭澤。有五六盜。自荒薄間躍出一夫。自後獲手交抱。搏而仆之。其徒遽扼其喉。

權衡一書

成教

甲

抽刃以斷之。僕隨身兵刃。畧無所施。蓋掩其不備也。唯妻在側。殊無惶駭。但橋而大呼曰。快哉。今日方雪吾之恥也。吾比良家子。遭其俘掠。以至於此。孰謂無神明也。賊謂其誠而不殺。與行李並二驢驅以南邁。近五六十里。達孤莊南而息焉。莊之門有器甲。蓋近戍巡警之卒也。其婦遂徑入村人之中堂。盜亦謂其謀食不疑也。乃泣拜其總首。且告其夫適遭屠戮之狀。總首聞之。潛召其徒。即時執縛。械送毫城。咸棄于市。其婦則反襄陽。還制為尼。誓終焉之志。王堂開話
隋李德武妻裴。字淑英。安邑公矩之女也。德武在隋。坐

事徙嶺南時嫁方齡歲矩表離婚德武與妻訣曰我方貶無還理君必僂他於于此長決矣答曰夫天也可背乎願死無他欲割耳自誓保婦持不許居不御薰澤後十年德武未還矩決嫁之斷髮不食矩知不能奪聽之後德武遇赦還為夫婦如初

新唐書

後魏倪氏涇州人許嫁彭老生家貧常自谷汲以養父母老生往犯之不從老生曰汝終不為吾婦耶女曰女道正終婦道正始禮未及成何得相辱老生苦相逼女變色堅拒老生怒而刺之女曰我所以執節自固正為君守身不敢苟從耳君乃見殺耶言訖而絕

權衡一書

成教

聖

老生遂論死詔旌其墓曰貞女

開家

唐房玄齡妻盧玄齡微時病且死謂曰吾病革君年少不可寡居善事後人盧泣入帷中剔一目示玄齡明無他玄齡疾愈禮之終身

新唐書

○植按盧夫人後有妬名或以為房公禮之故養成其性非夫人果妬也余謂夫人即妬無害其節取其長可也設有不妬而不知矢節者則亦何取哉

唐肅宗時德興縣有程氏女其父兄為盜所殺因掠女去隱忍十餘年手亦盡誅其黨剗其肝心以祭其父兄宋程迥為德興丞取春秋復讐之義頌之曰大而

得其正者也表之曰英孝程烈女

宋史

唐奉天寶氏二女生長草野幼有志操永泰中羣盜數千人剽掠其村落二女皆有容色長者年十九幼者年十六匿巖穴間曳出之驅迫以前臨徑谷深數百尺其姊先日吾寧就死義不受辱即投崖下而死盜方驚駭其妹繼之自投折足破頭流血羣盜乃捨之而去京兆尹第五琦嘉其貞烈奏之詔旌表其門閭永錫其家丁役

小學

唐賈直言父道冲以待詔得罪賜鴆直言給父拜神取鴆自飲使者貽愕以聞乃貸父死徙直言嶺南直言

權衡一書

成教

聖

以妻少與訣曰吾生死不可期汝少可亟嫁董不答引繩束髮封以帛使直言署其上曰非君手不解矣直言在嶺南二十年而反帛如故既見乃湯沐髮墮無餘

函史

唐趙州刺史高儼妻秦氏然吸賊破定州部至趙州長史以下開門納賊儼計無所出與秦氏仰藥而詐死昇至囑所良久囑以金獅子帶紫袍示之曰降我與爾官不降即死儼視而無言顧其妻秦氏秦氏曰受國恩報在此今日受賊一官何足為榮俱合眼不語經兩日賊知不可屈乃殺之

朝野僉載

唐有節婦甄氏年二十配夫張三載夫卒生一子甫五歲又卒或勸改節婦乃作歌以明志有云妾心一寸鐵不與紅爐滅妾心萬鈞石不觸洪波裂妾髮可剪妾頭可截妾心之白不可涅偶鈔

唐鄭康妻李氏年十七嫁康一歲而康死李守志不移夜夢一男子求為妻初不許後數夜夢之李曰豈容貌猶妍招此邪魔耶即斷髮垢面塵屑微衣自足不復夢備嘗甘苦守節終身制史白其操號堅正節婦開家編

南唐之平建州也大將余洪破妻鄭氏有色為亂兵所權衡一書成教

獲裨將王建峯逼以非禮鄭志不可奪脅以白刃亦不屈又命引所掠婦女後一人以食謂鄭曰汝懼乎鄭曰此身願登充君庖不可以非禮汚王竟不忍殺以獻大將查文徵查將以薦枕鄭大詈曰王師弔伐義夫節婦宜加旌賞王司徒出于卒伍固無足怪君侯知書為國上將當有以表率羣下風化遠方乃欲加非禮于一婦人以逞欲乎願遠見殺查大慚求其夫而付之樂善錄

周顯德初有王凝者家青齊之間為統州司戶參軍以疾卒于官家素貧一千尚幼妻李氏攜其子負其

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旅舍主人不許其宿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長嘆曰我為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為人執耶不可以一手并汚吾身即引斧自斷其臂見者為之泣下開封尹聞之白其事於朝官為賜藥封瘡厚恤李氏而答其主人五代史

宋周渭妻莫笏賢婦人也劉鋹撫五嶺政繁賦重渭避地北走不暇與笏訣二子孩幼笏尚少父母欲嫁之笏泣誓曰渭非久困者今遣難遠適必能自奮于是親蠶績確春以給朝夕二子皆卑婚娶興國二年渭

權衡一書成教

為廣南諸州轉運副使凡二十六年復相見朱昂著莫節婦傳紀其事宋史

宋申屠氏長樂人慕孟光之為人自名希光有詩才既適侯官秀才董昌絕不復吟食貧作苦宴如也郡中大豪方六一聞希光美心悅之乃使人誣昌陰重罪罪至族六一復陽為居間得輕比獨昌報殺妻子俱免因使侍者通殷勤強委禽焉希光具知其謀謬許之密寄其孤于昌之友人乃求利匕首掖以往好言謝六一因請盡夫而後成禮六一大喜使人以禮葬昌希光則偽為色甚艷粧入室六一既至即以匕首

刺之帳中六一立死因復殺其侍者二人至夜中詐謂六一暴病以次呼其家人至則皆殺之盡滅其宗因斬六一頭置囊中至昌黎所祭之明日悉召村民告以故且曰吾將從夫地下遂縊而死時靖康二年事智囊

宋王氏睢陽人趙子乙之妻也子乙蚤死王氏誓不改嫁靖康之亂自以年少有姿行節難保乃以聖土塗面髻頭散足負姑携幼子避地而南人無犯之者流離四年至溫陵徙居于莆終身清白

宋詹氏女紹興初年十七淮寇號一窠絳破蕪湖女嘆

權術一書

成敗

果

曰父子俱無生焉我計決矣頃之賊至執其父兄將殺之女泣拜曰妾雖隸隸願相從贖父兄命不然且同死無益也賊釋父兄縛女麾之曰亟走無相念我得侍將軍足矣從賊行數里過市東橋躍入水中死賊相顧駭嘆而去二條開

紹興二十二年金荊王烏祿為濟南尹妻烏林答氏儀

容整肅金主亮角之乃謂烏祿曰我不行上必殺王我當自勉不以相累也行至良鄉得問自殺續編

宋王貞婦臨海人元兵入浙家皆被害擁之而行至青風嶺醫指出血書石上曰雲山千古恨金石一生心

自投嶺下死郡守為立祠改名嶺曰清風偶鈔

宋潘氏字妙圓山陰人適同邑徐允讓甫三月值元兵圍城潘同夫匪領西賊得之允讓死于刃執潘欲辱之潘顏色自若曰我一婦人家破夫亡既已見執欲不從君安往願焚吾夫得盡一櫛即事君百年無憾矣兵從之乃為坎燔柴火正烈潘躍入烈燭而死家編

宋帝昀時趙卯發權通判池州元兵至卯發知不可守乃置酒會親友與飲訣謂其妻雍氏曰城將破吾守臣不當去汝先出走雍氏曰君為忠臣我獨不能為

權術一書

成敗

聖

忠臣婦乎卯發笑曰此豈婦人女子之所能也雍氏曰吾請先君死卯發笑止之明日乃散其家資與其弟姪僕婢悉遣之元兵薄城卯發晨起書几上曰國不可叛城不可降夫婦同死節義成雙與雍盛服同縊從容堂死宋史

元至正二十年房山縣大饑兵乏食執李仲義欲烹之

仲義妻劉氏聞之遽往涕泣伏地曰所執者吾夫也乞於憐之貸其生吾家有蓄一甕米一斗五升啗于地中可掘取之以代吾夫賊不從劉氏曰吾夫瘦小不可食吾聞婦人肥黑者味美吾肥且黑願就烹以

代夫死兵遂釋其夫而烹劉氏聞者莫不哀之元史
元韓氏保寧人年十七遭明玉珍兵亂慮為所掠乃偽
為男子服混處民間既而被虜居兵伍七年人莫知
其為女子也後遇叔父贖歸成都以適尹氏猶然女
身稱為韓真女同家編

明永樂間解縉胡廣同侍宴帝曰汝二人生同里同學
仕又同官縉有子廣女可妻之廣頓首曰臣妻方娠
未卜男女帝笑曰定女矣已果生女遂約婚既而縉
遭讒死子頑亮家徙遼東廣欲離婚女截耳誓曰薄
命之婚皇上主之大人面承之有死無二宣德初縉

權衡一書

成教

吳

家赦還女卒歸頑亮明史
明徐妙錦中山武寧王達女大姊適燕王即仁孝文皇
后次姊代王妃洪武末諸藩不靖代王被逮妙錦乃
焚香告天矢不適人齊戒潔清若事佛然及文皇后
崩妙錦時年二十有八文皇聞其賢且美欲聘為皇
后命內使女官往諭旨妙錦稱病辭匿不出女官直
抵病榻妙錦擁被呻吟堅不起女官內使既去復命
即創髮為尼文廟聞之竟虛中宮不復冊立洪熙改
元乃返初服宣德初皇太后張氏歆其節行欲一見
之遣女官將命至留都召赴京師及至皇太后以下

皆尊敬之官娥見之莫不悚然私相語曰此辭皇后
不為者也復遣內侍護送還第正統中卒年六十有
一嶺南文獻植按冬夜箋記妙錦作妙秀口當靖難時
金川門失守宮中火起傳言駕崩女憤痛曰當御正
殿以俟之奈何出此數日不食然則此女非惟高潔
之操足傲松筠即其學識亦千載僅見何意巾幗中
有此大賢哉

明溫州章文寶聘妻金氏未成婚先納妾有娠而文寶
病且死金氏請于父母往視之文寶一見即逝氏撫
妾守喪妾生子倫愛之如已出親教讀書通大義遣

權衡一書

成教

吳

就外傳後成進士景泰中官禮部侍郎氏嘗為詩見
志誰云妾無夫猶及見夫夫方殂誰云妾無子側室
生兒與夫似兒讀書妾辟繡空房夜聞啼鳥兒能
成名妾不嫁良人瞑目黃泉下集
明天順時汀州知府張寧有二妾一寒香姓高氏一晚
翠姓李氏皆端潔慧悟公老益愛重之及病將薨無
子諸姬年長者悉命出之二氏獨不忍去因泣請曰
妾二人有死無二幸及公目未眠願賜一閣同處且
封綸之弟留一寶以進湯粥誓以死殉公也遂引刀
各割其髮以示無他腸公命從之乃寂居小閣不與

外間通聲問者五十餘年。嗣子嘉秀舉嘉靖己丑進士。其畫錦歸也。二氏曰：妾等犬馬之齒已踰七旬，幸不辱先公于地下，令啟鑰則幡然變媼矣。遂奏開旌之曰：雙節。堯山堂外紀

明無錫成氏登封訓導尤輔妻也。輔遊學靖江，成從焉。江水夜溢，家人倉卒升屋，成整衣欲上，問爾等衣耶？衆謝不暇，成曰：安有男女裸而尚可俱生耶？衆號哭，請不應，厥明水退，坐死榻上。

寶妙善爲工部主事姜榮妾。正德中，榮以瑞州通判攝府事，華林賊起，寇瑞，榮出走，賊入城，執其妻及婢數人。

權衛一書

城

至

人問榮所在，時妙善居別室，急取府印開後廳投荷池，衣鮮衣。前日太守統援兵數千出東城捕爾等，旦夕授首，安得執吾婢？賊意其夫人也，解前所執數人，獨與妙善出城，適所驅隸中有盛豹者，父子被掠，其子叩頭乞縱。父賊許之，妙善曰：是有力，當以昇我。賊從之行數里，妙善視前後無賊，低語豹曰：我所以留汝者，以太守不知印處，欲藉汝告之。今當令汝歸，幸語太守，自此前行遇井，卽畢命矣。語畢呼賊曰：是不善昇，可仍縱之。易善昇者，賊又從之行至花塢，遇井，妙善曰：吾渴不可忍，可汲水置井傍，吾將飲。賊如

其言妙善至井，俯跳身以入，賊驚救不得而去。豹入城告榮，取印引至花塢，覓井果得妙善屍。事聞，詔建特祠，賜額貞烈。

明虞鳳娘，其姊嫁徐明輝而卒，欲聘爲繼室。女知泣謂父母曰：兄弟未嘗同妻，卽姊妹可知。父執不聽，女絕口不言，自經死。

明烈婦王氏，桐城高文學妻。文學蚤喪，父道美來弔，王哭之慟。父曰：無過哀，事有三等：在汝自爲之，王輟泣問之。父曰：其一從夫地下，爲烈次則冰霜，以事翁姑爲節。三則恒人事也。王卽鍵戶絕粒七日而逝。

權衛一書

城

至

明倪氏歸安人，許聘陳敏，敏從征不返，遙以死聞。踰五十載始歸，倪守志不嫁。至是成婚年六十一矣。時號曰白頭花燭。

明崇禎十七年，都城破，賊入宮，官人費氏年十六，自投井中，賊鉤出，見其姿容，爭奪之。費氏給曰：我長公主也，羣賊不敢逼。擁見李自成，自成命官審視之，非是以賞部校羅某者。費氏復給羅曰：我實天潢義難苟合，將軍宜擇吉成禮。羅喜置酒極歡，費氏懷利刀俟羅醉，斷其喉立死。因自詫曰：我一弱女子殺一賊帥足矣。遂自刎死。自成聞大驚，令收瘞之。六條明史

明季流賊張獻忠破荊州。名惠府樂戶數十行酒內有
瓊枝者。色藝出羣。獻忠命之歌曰。我雖賤。豈肯以歌
侑賊觴。毅然弗從。以刃挾之曰。汝枝止此耳。我不畏
死。奈我何哉。獻忠憐之。見問。植按。我不畏死一言。
何等勇決。何等慷慨。乃忠臣烈士所以置身立命。振
靡起懦之本領也。先儒謂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余
亦謂人不畏死。則何事不可為。不意于女樂口中發
之。亦奇矣哉。

權衡一書四十一卷

直隸總督
採進本

國朝王植撰。植有四書叅注。已著錄。是編雜採諸書
之言。而間斷以己意。分類四十子目。一百四十九
每一類為一卷。惟制勝分二子卷。故為四十一卷。
其曰權衡一書者。自序謂王充有論衡。蘇洵有權
書。衡論皆為一家之私意。而此一書則合古今之
嘉言而為之權衡也。然惟其為一家之言。故其析
理有定說。雖偏而不雜。植乃聚百家之言。連篇累
牘。繁而無章。忽似類書。忽似說部。其病正在不主
一家也。